目錄

[《龍槍編年史一．秋暮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4](#_Toc25828325)

[巨龍之禱文 4](#_Toc25828326)

[１─０一位老者 6](#_Toc25828327)

[１─１老友重聚．異變迭生 8](#_Toc25828328)

[１─２返回旅店．震驚．破裂的盟約 12](#_Toc25828329)

[１─３索蘭尼亞騎士．老人的派對 15](#_Toc25828330)

[１─４打開的門．黑暗中的逃亡 22](#_Toc25828331)

[１─５向佛林特告別．飛射的箭矢．羣星的訊息 24](#_Toc25828332)

[１─６洞穴中的一夜．意見衝突．坦尼斯下定決心 29](#_Toc25828333)

[１─７水晶杖的故事．奇怪的牧師．不祥的預感 33](#_Toc25828334)

[１─８搜尋真相．意料之外的答案 37](#_Toc25828335)

[１─９逃跑．白色的麋鹿 41](#_Toc25828336)

[１─１０闇黑森林．死物復活．雷斯林的魔法 46](#_Toc25828337)

[１─１１森林之王．平靜的插曲 51](#_Toc25828338)

[１─１２睡眠中的飛行．東方的濃煙．黑暗的回憶 56](#_Toc25828339)

[１─１３寒冷的黎明．藤橋．黑水 59](#_Toc25828340)

[１─１４龍人的囚犯 63](#_Toc25828341)

[１─１５逃亡．深井．乘著黑翼的死神 69](#_Toc25828342)

[１─１６傷心的選擇．最珍貴的禮物 73](#_Toc25828343)

[１─１７死亡之路．雷斯林的新朋友 77](#_Toc25828344)

[１─１８升降梯之戰．噗噗治咳嗽的祕方 83](#_Toc25828345)

[１─１９廢墟都市．撲撲大王 87](#_Toc25828346)

[１─２０撲撲大王的地圖．費斯坦但提勒斯的魔法書 94](#_Toc25828347)

[１─２１犧牲．再度崩壞的城市 98](#_Toc25828348)

[１─２２噗噗的禮物．可怕的景象 105](#_Toc25828349)

[２─１惡龍之夜 108](#_Toc25828350)

[２─２陌生人．被俘虜！ 111](#_Toc25828351)

[２─３奴工車隊．奇怪的老法師 116](#_Toc25828352)

[２─４救兵出現．費資本的法術 120](#_Toc25828353)

[２─５太陽詠者 126](#_Toc25828354)

[２─６坦尼斯和羅拉娜 131](#_Toc25828355)

[２─７道別．大夥的抉擇 133](#_Toc25828356)

[２─８懷疑．埋伏．新朋友 138](#_Toc25828357)

[２─９更加可疑．斯拉莫瑞 142](#_Toc25828358)

[２─１０皇家衛士．鐵鍊之室 148](#_Toc25828359)

[２─１１迷路．計劃．被出賣！ 151](#_Toc25828360)

[２─１２寶石的傳說．發現叛徒．泰斯的困境 156](#_Toc25828361)

[２─１３疑問．沒有答案．費資本的帽子 161](#_Toc25828362)

[２─１４馬它福羅．魔劍．白色羽毛 166](#_Toc25828363)

[２─１５龍騎將．馬它福羅之子 172](#_Toc25828364)

[婚禮 174](#_Toc25828365)

[修瑪之歌 178](#_Toc25828366)

[《龍槍編年史二．冬夜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180](#_Toc25828367)

[九英雄物語 180](#_Toc25828368)

[１─０神錘 184](#_Toc25828369)

[１─１白色有翼船．希望布滿在灰燼平原上 186](#_Toc25828370)

[１─２主人與龍之間．不情願的旅程 190](#_Toc25828371)

[１─３美麗之城塔西斯 192](#_Toc25828372)

[１─４被捕！英雄分離．不幸的分別 194](#_Toc25828373)

[１─５暴動．泰斯失蹤．阿爾瀚娜．星光 198](#_Toc25828374)

[１─６索蘭尼亞騎士．泰索何夫的真知眼鏡 204](#_Toc25828375)

[１─７註定無緣再見 210](#_Toc25828376)

[１─８逃出塔西斯．龍珠的故事 218](#_Toc25828377)

[１─９西瓦那斯提．進入夢中 223](#_Toc25828378)

[１─１０醒來的夢．未來的影像 228](#_Toc25828379)

[１─１１夢境結束．噩夢開始 233](#_Toc25828380)

[１─１２分享的經驗．羅拉克之死 236](#_Toc25828381)

[２─０冰裂斧之歌（註１） 241](#_Toc25828382)

[２─１冰河大逃亡 243](#_Toc25828383)

[２─２白龍．被俘虜！ 246](#_Toc25828384)

[２─３太陽詠者．羅拉娜的抉擇 254](#_Toc25828385)

[２─４死者之河．銀龍傳說 262](#_Toc25828386)

[２─５西悠瓦拉 266](#_Toc25828387)

[２─６追逐．別無選擇的計劃 269](#_Toc25828388)

[２─７黑暗的旅程 273](#_Toc25828389)

[２─８修瑪陵寢 276](#_Toc25828390)

[２─９坎德人驚異的發現 279](#_Toc25828391)

[２─１０西悠瓦拉的祕密 282](#_Toc25828392)

[３─１紅衣巫師和他棒透了的幻術！ 286](#_Toc25828393)

[３─２騎士審判 290](#_Toc25828394)

[３─３龍珠．卡拉蒙的擔保 296](#_Toc25828395)

[３─４冬季慶典來客 299](#_Toc25828396)

[３─５侏儒投石器 303](#_Toc25828397)

[３─６聖白石議會．重要的人 308](#_Toc25828398)

[３─７意料之外的旅程 314](#_Toc25828399)

[３─８派裏丘號．許久以前的記憶 318](#_Toc25828400)

[３─９坦尼斯被擄 322](#_Toc25828401)

[３─１０法王之塔．騎士冊封 324](#_Toc25828402)

[３─１１坎德人的好奇心．騎士出征 327](#_Toc25828403)

[３─１２平原上的死屍．泰索何夫的發現 331](#_Toc25828404)

[３─１３太陽升起．黑暗降臨 334](#_Toc25828405)

[３─１４龍珠．屠龍槍 339](#_Toc25828406)

[喪禮 345](#_Toc25828407)

[《龍槍編年史三．春曉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350](#_Toc25828408)

[坦尼斯的道別 350](#_Toc25828409)

[１─０永恆之人 351](#_Toc25828410)

[１─１難逃黑暗魔掌 353](#_Toc25828411)

[１─２追逐 357](#_Toc25828412)

[１─３凝聚的黑暗 362](#_Toc25828413)

[１─４「弟弟──」 366](#_Toc25828414)

[１─５歷史學者和法師 371](#_Toc25828415)

[１─６帕蘭薩斯 376](#_Toc25828416)

[１─７索蘭尼亞騎士指揮官 383](#_Toc25828417)

[１─８龍之誓約 388](#_Toc25828418)

[１─９勝利 392](#_Toc25828419)

[２─１春曉 398](#_Toc25828420)

[２─２失敗的處罰 403](#_Toc25828421)

[黑玫瑰騎士 408](#_Toc25828422)

[２─３陷阱── 410](#_Toc25828423)

[２─４平靜的間奏 416](#_Toc25828424)

[２─５「我殺死過他──」 420](#_Toc25828425)

[２─６阿波莉塔 425](#_Toc25828426)

[２─７貝倫．意料之外的幫助 429](#_Toc25828427)

[２─８黑潮 432](#_Toc25828428)

[２─９一根蠟燭 436](#_Toc25828429)

[３─１一位老人和一隻金龍 439](#_Toc25828430)

[３─２金色拱橋 443](#_Toc25828431)

[３─３神之鄉 448](#_Toc25828432)

[３─４永恆之人的故事 453](#_Toc25828433)

[３─５奈拉卡 457](#_Toc25828434)

[３─６坦尼斯的條件．加漢的調查 462](#_Toc25828435)

[３─７黑暗之後的神殿 467](#_Toc25828436)

[３─８黑暗之後 472](#_Toc25828437)

[３─９末日號角聲 476](#_Toc25828438)

[３─１０「戴上此冠者將君臨天下。」 481](#_Toc25828439)

[３─１１「潔思拉呼喚我──」 485](#_Toc25828440)

[３─１２還債 488](#_Toc25828441)

[３─１３奇蒂拉 492](#_Toc25828442)

[３─１４善良與邪惡的結局 496](#_Toc25828443)

[回家 501](#_Toc25828444)

[雷斯林的道別 502](#_Toc25828445)

# 《龍槍編年史一．秋暮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巨龍之禱文

塵世間的人們啊！請聆聽這賢者之聲──

有如蒼天的淚水，

洗去屠龍槍在歷史餘燼中所沾惹的塵埃與淚水；

在人類的語言與記憶都無法描述的古早年代里，

在這世界乍現的曙光中，

在三輪明月一無所知地自森林的懷中升起時，

巨大的龍神，恐怖又尊貴，

在克萊恩掀起了恐怖的戰爭──

在龍族籠罩的陰霾里，

一聲渴望光明的吶喊撼動人神，

在高懸的黑月冷視下，

一道奪目的光芒在索蘭尼亞的空中閃耀，

聖潔的騎士，用真誠與力量喚醒沉默的諸神，

鑄造出以無匹神力刺穿龍族魂魄的屠龍槍，

神槍的力量驅散龍族帶來的陰霾，

為初生的克萊恩帶來新的希望。

修瑪（註１），索蘭尼亞最偉大的騎士，

光明的締造者，史上最強的槍騎兵，

依著光明的指引，來到卡基斯山脈下，

抵達諸神昂立的地方，進到那空虛而沉寂的神殿，

他召來神槍的鑄造者，

藉著無以名狀的力量與毀天滅地的邪惡作戰，

將邪惡的執念逐回幽暗的龍喉中──

帕拉丁（註２），善良的神中之神；

在修瑪的身旁閃耀著聖光，

以強大神力加持修瑪手中的屠龍槍。

修瑪，偉大的騎士，在千月之光的照耀下，

封印了黑暗之後（註３），

也禁錮了她邪惡的爪牙；

在光明的大地之下，悲淒的亡靈國度里，

嘶吼的詛咒，一聲聲在虛空中飄蕩──

夢幻的年代（註４）在雷暴中結束，

富足的力量之年代隨之而來；

象徵光明與真理的王國，伊斯塔（註５），崛起於西方──

純白的高塔，與烈日爭輝的光耀，

宣告著邪惡的逝去。

伊斯塔，孕育著長治久安的王國，

如流星，在光明的天空中閃耀。

但在光芒普照中，伊斯塔教皇瞥見陰影；

夜晚的樹影，在地面詭譎地擾動，

月光洗滌下，溪水流著沉重的步伐；

他試著在卷軸、史書及咒語里，

找出修瑪所走的道路，

唯有如此，

他聖潔的手才能得到諸神的力量，

淨化這罪惡的世界！

但黑暗與死亡隨之而來，

諸神背棄了這個世界，

燃燒著天火的大山，如彗星般墜落在伊斯塔，

城市像火焰中的人骨般爆裂，

巖漿落在一度肥沃的土地，

大洋移位，洋底成荒漠，

克萊恩的道路就此崩毀，成了擺渡的冥河──

就這樣開始了絕望的年代，

曾經寬廣的道路從此糾結，

沙暴和颶風在城市的廢墟中肆虐，

平原和山脈成了吾輩的家園。

當舊神轉身離去，

吾輩對著空曠、陰暗的天空泣訴，

向著新的神祇哀求，

然而，天空冷漠依舊，

不曾傳來祂的任何回答──

【註】

１　修瑪──傳說中和銀龍合力擊敗黑暗之後塔克西絲的英雄。但目前索蘭尼亞騎士團只曾有一位同名騎士加入騎士團的證據。至於是否真有此豐功偉業，由於史料的喪失，亦漸漸成謎。

２　帕拉丁──身為善良之神的首領，在傳說中由祂在渾沌初開時，奉著神上之神的號令，率領眾多善神踏進這個世界。他的其中一個形象是身長七十二呎、神威無窮的白金龍。祂秉持著良善的守則，絕不直接介入俗世間的事務，因此，修瑪即是祂化身的這個說法，其實僅為誤傳。不過，史家可以確定的是，祂的力量確實在當時間接影響到歷史的走向。在克萊恩的天空中，祂的星座位在另一個名為「靈界之門」的星座之外，據說是在守護著該道門扉，不讓龍族重回世間。

３　黑暗之後──名為塔克西絲，最喜愛以美麗女祭司的外貌出現。在尚未有歷史記載時，由於祂明白人類的靈魂將是統治克萊恩的關鍵，因而掀起了「全聖之戰」（All-Saint War），迫使十八名神祇分成了三個陣營，彼此交戰。之後，其中一個形體為五頭彩龍的祂又掀起三次的「巨龍戰爭」，對這個世界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被修瑪封印的祂一直處心積慮地想要回到克萊恩，繼續祂的霸業。

４　克萊恩的史家將整個克萊恩的歷史分成了數個年代。這其中以一場史無前例、天崩地裂的大災難做為計數的元年，將所有的年分分成大災變前、大災變後。在約大災變前四千年前泛稱為「夢幻之年代」，包含了諸神創生、世界繁衍的歷史。大災變前四千年至兩千五百年則被稱為「光明之年代」。大災變前兩千五百年至大災變時期則被稱為「力量之年代」，此時克萊恩上的一切繁榮興盛，看來前景大好，但黑暗的陰影卻開始慢慢地潛伏，許多的因素都因此直接、間接地導致了悲慘的大災變。「黑暗之年代」始自大災變，終於大災變後三百二十年，此間克萊恩的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掙扎著在殘破的廢墟中重建家園和新秩序。自大災變後三三一年開始至今，被史家稱為「巨龍之年代」。

５　伊斯塔──奠基於大災變前一千一百年的王國，於大災變二八○年和同為人類所組成的索蘭尼亞王國結合。伊斯塔所擁立的教皇代表了宗教、心靈上的力量，索蘭尼亞的精銳騎士則成為王國的武裝力量，兩者的結合讓伊斯塔王國盛極一時。該王國的一切豐功偉業，皆被大災變於一夜之間徹底從地面上抹消。

## １─０一位老者

提卡．維蘭伸直背，嘆口氣，試著讓緊繃的肩膀放鬆下來。她把沾滿肥皂泡的抹布丟進水桶，環顧四周空蕩蕩的房間。

想讓這間老旅店維持一定的水準，成了一件愈來愈難做到的苦差事︰旅店所有的木質傢俱都維繫著許多人的珍愛與思念，但就算再多的愛與修補，也難以掩飾傢俱上斑駁的破洞與裂痕，當然更難避免顧客無意間坐在這些刺人的碎屑上。這個名叫「最後歸宿」的小旅店，並不像她在海文所看到的旅店那般華麗，但它的特色是舒適宜人。

旅店座落在一棵活生生的老樹上，老樹蒼老而濃密的枝葉將旅店輕擁入懷；牆壁和裝飾的雕刻是如此精緻，讓絕大多數的旅客分不出哪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哪些又是巧手的匠心獨運。旅店的酒吧有如溫暖且經過仔細拂拭的雕塑品，昂立在支撐它的大樹身上。沾著各種污漬的玻璃窗，讓整個房間籠罩在不停躍動的溫暖光線中。

隨著正午的逐漸逼近，陰影也開始跟著慢慢縮小。這座名為最後歸宿的旅店很快就要開門迎賓了。提卡滿意地環顧四周，每一張桌子都已擦拭乾淨，同時也上了蠟。她的工作只剩把地拖乾淨。她開始移開那些笨重的橡木椅，此時歐提克急急忙忙地從廚房里衝出來，渾身散發著一股食物的香氣。

「不管天氣如何，今天應該又是個賺錢的黃道吉日！」歐提克一邊說一邊努力地想將肥胖的身軀擠進吧臺後。他愉快地吹著口哨，拿出杯子，將它們整整齊齊的排好。

「我倒希望天氣再好些，生意再差些。」提卡挪動著椅子抱怨道。「我昨天差點走斷兩條腿，卻只換來寥寥無幾的感激和少之又少的小費！那羣人真是陰沉，看起來個個都神經兮兮的，真有種草木皆兵的感覺。我發誓，當我昨天不小心碰翻了一個杯子時，瑞塔克真的拔出了他的劍！」

「啐！」歐提克發出不屑的聲音。「瑞塔克是索拉斯的追尋者護衛。他們每個都是這樣緊張兮兮的，換作妳替韓德瑞克那個宗教狂工作的話，妳的神經可能會繃得更緊──」

「小聲點！」提卡警告他。

歐提克聳聳肩。「除非大神官會飛，否則他聽不見的。我能在他聽到我說什麼之前，察覺他靴子踏在樓梯上的聲音。」雖然嘴上這樣說，但提卡注意到他確實壓低了聲音。「聽我說，索拉斯的居民們已經快要承受不住這種壓力了，人們神祕地消失，天知道他們被帶到哪里去！真是個壞年頭。」他搖搖頭，但表情隨即又高興起來。「不過倒是個做生意的好時機。」

「直到他讓我們關門為止。」提卡幽幽地說道。她隨即抓起掃把，勤快地掃起地來。

「即使是神官們也得填飽肚子，用飲料把他們時常掛在口中的硫磺和火焰給沖下肚去。」歐提克輕笑道。「不停地教導民眾這批新神祇的各種豐功偉業一定很累，所以才讓神官每天都來造訪我們這兒。」

提卡停下了手邊的工作，靠在吧臺上說道，「歐提克，」她的聲音稍稍嚴肅了些，而且明顯地壓低。「我聽說另一則有關戰爭的謠言。北方的軍隊正在集結，鎮里又出現這些披著斗篷、在神官旁問東問西的神祕人物。」

歐提克饒富興味地看著眼前這個十九歲的少女，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臉頰。自從女兒神祕失蹤後，她對歐提克來說，就像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他拉了拉她的紅色捲髮。

「戰爭？哈！」他嗤之以鼻地說，「自從大災變後就一直有這些關於戰爭的傳聞。小女孩，謠言只是謠言罷了。說不定是那些神官故意假造這些傳聞，好讓人們保持警覺。」

「可是，」提卡的眉頭深鎖，「我覺得──」

這時，門開了。

提卡和歐提克立時機警地轉向門的方向。兩人居然都沒聽到半點腳步聲，這真是匪夷所思！除了鐵匠的屋子外，索拉斯的每棟建築物都是蓋在巨大的老樹枝幹上，最後歸宿旅店也不例外。在緊跟著大災變之後的混亂和恐懼後，鎮民們便決定在樹上定居。自此索拉斯就成了一座樹城，是克萊恩世界少數僅存的美景。堅固的木製吊橋連通了這五百人口的城鎮，城鎮的日常生活和各式交易都在離地極高的樹上進行。最後歸宿旅店是其中最大、最高的一棟建築，它離地有四十呎高，樓梯環繞著這棵老樹斑駁的外表。就像歐提克說的，他們可以在每一個客人上門前聽到他的腳步聲。

但是，這次提卡和歐提克都沒聽到這個老人的腳步聲。

老人站在門口，拄著根老舊的橡木柺杖，對著旅店四處打量。灰色破爛的斗篷遮住了他臉上的所有特徵，只露出一雙如獵鷹般的利眼。

「有什麼事嗎，老先生？」提卡一邊詢問這個陌生人，一邊和歐提克交換擔心的眼神；難道這傢伙是追尋者的間諜？

「啊！」老人眨了眨眼，「你們開張了嗎？」

「這個嘛──」提卡有些遲疑。

「當然當然，」歐提克臉上堆滿了笑容。「快進來吧！老先生。提卡，還不快給我們的客人找張椅子，他爬了這麼高之後一定很累了。」

「爬高？」老人抓抓頭，看了看四周，最後眼神落到腳下的地板。「喔！是啊！好多好多樓梯──」。他擠進了旅店中，開玩笑似地對著提卡揮了揮手杖。「妳忙妳的！小女孩兒，我自己可以找到座位的。」

提卡聳聳肩，抓起掃把繼續掃地，但目光仍然緊盯著這名老人。

老人站在整個旅店的正中央，打量著四周，像是要確認屋里每張桌椅的位置。旅店的大廳非常大，形狀有點像豌豆莢般環繞著老樹周圍，地板和天花板則由較小的枝椏支撐著。老者似乎對角落的火爐特別感興趣。火爐是大廳中唯一的石製擺設，明顯出自矮人工匠之手，似乎是刻意為了要讓整個火爐和大廳合為一體而雕塑出來的，它還能利用頂上的枝椏自然排煙。從高山運下來的木柴和松枝一捆捆地堆放在火爐旁──索拉斯沒有一個居民會想把自己所居住的大樹拿來當作燃料。後方有個得直落四十呎才能到得了廚房的通道，歐提克的顧客多半不認為這樣的設計稱得上方便，看來老人也難以茍同。

老人嘴里喃喃自語，看著大廳的各個角落。接著，讓提卡驚訝的事發生了。老者竟然丟下手杖，捲起袖子，開始重新排起整座大廳的擺設！

提卡把手邊的工作停了下來，倚著掃帚說，「您在做什麼啊？那張桌子一向都放在那邊的！」

原先有一張長而窄的桌子放在大廳中央，老人把它一路拖拉到緊靠著大樹幹、面對火爐的地方，接著他後退幾步，欣賞自己的傑作。

「就是這樣！」他喃喃說道，「應該要更靠近火爐才對。現在再拿兩張椅子來，這里得放六張才夠。」

提卡回過頭來看著歐提克，他似乎正要開口抗議，但就在此刻，廚房火光一閃，傳來大廚的驚叫聲，顯然廚房里的油漬又著火了。歐提克只好飛快地跑向廚房。

他擠過提卡身邊時說，「他人看起來不壞，只要他的要求別太過份，就照他說的去做。也許他是打算要開個派對什麼的。」

提卡嘆了口氣，依著老人的指示把兩張椅子搬到指定的位置擺好。

「現在，」老人精明地四處察看，「再搬兩張椅子，比較舒服的那種。請放到這里來，靠近火爐的位置，就是被影子遮住的地方。」

「哪來什麼影子啊！」提卡抗議道，「現在可是正午耶！」

「啊！」老人瞇起眼，「但是今晚這里就會有影子了呀！不是嗎？當火爐點起來的時候──」

「大──大概吧！」提卡無力地回答道。

「乖女孩，把椅子拿過來。我要在這里擺張椅子，就擺在這兒。」老人手指著火爐前的一個位置。「是給我自己的。」

「老先生，您是打算辦一場派對嗎？」提卡一邊把旅店里最舒服、最合適的椅子搬過來，一邊問道。

「派對？」這個說法對老人來說似乎相當新鮮，他笑道，「也對！女孩。這將是場克萊恩自大災變以來前所未有的派對！要好好準備哦！提卡．維蘭。」

他拍了拍她的肩膀，撫弄了一下她的頭髮，接著轉過身，一把老骨頭嘎吱響地坐了下來。

「一杯麥酒。」他點了飲料。

提卡裝了杯麥酒給他。直到開始掃地之後，才赫然想起──這老人怎麼會知道她的名字？

## １─１老友重聚．異變迭生

佛林特．火爐在一塊長滿青苔的大石頭上疲軟地躺下來，他的矮人老骨頭已經為他勞累夠久，也該讓它好好休息了。

「我根本就不該出來冒險的。」佛林特咕噥著看了看腳下的山谷。雖然四周沒有半點人影，他的聲音還是很大。多年獨自冒險的生涯養成他自言自語的習慣。他用雙手大力拍著膝蓋，激動地說，「如果我再有冒險的念頭，我他媽的就不是矮人！」

對一位在沁涼秋日下跋涉終日的年邁矮人而言，這塊被午後陽光溫暖的大石頭躺起來格外舒服。佛林特靜靜地躺著，讓陽光和思緒混合所產生的暖意沁入身心──他終於到家了。

他看著四周，目光搜尋著那些熟悉的景物。腳下的山脈構成盆地四周的屏障，整個盆地則沉浸在秋日色彩斑斕的景緻中。山谷中的樹林抹上了各式秋季的色彩，閃亮的金紅揉合了樹林後方卡若理山脈的淺紫色。湛藍的天空則完美地倒映在清澈的水晶湖中。林中緩緩飄出幾縷炊煙，而這也是索拉斯仍然存在的唯一證據。一縷混合了家鄉芬芳氣息的輕煙，慢慢將將山谷包圍起來。

佛林特坐定後，便拿起一根樹枝，順手抽出背包中的閃亮匕首，心不在焉地雕了起來。亙古以來，他的族人就有種將無生命物體順其己意雕塑的渴望（註１）。在退休之前，他曾是名鐵匠。當刀鋒觸及樹枝時，他的思緒飄向從隱在林間的煙囪中所飄出來的炊煙，雙手也跟著停止動作。

「我家里爐竈也早就熄了。」佛林特輕聲說道。他用力搖搖頭，對自己的多愁善感有些厭惡，使勁地削起木頭做為報復。他大聲地對自己喊道，「我的屋子空曠了好一段時日，屋頂搞不好已經開始漏水，把傢俱都給浸壞了。什麼鬼冒險！這是我做過最蠢的事。活了一百四十八歲（註２），我應該要學到教訓才對！」

「你永遠也學不到教訓的，矮人。」遠處一個聲音回答他，「就算你活到兩百四十八歲也不可能！」

佛林特丟掉手邊的樹枝，雙手冷靜地從匕首遊走到背後的斧柄上，同時朝小徑張望著。這個聲音很耳熟，是多年來他所聽到唯一熟悉的聲音。但他想不起來是誰。

佛林特瞇著雙眼注視著被落日餘暉所照耀的小徑，他注意到小徑上有人漫步而來，於是走到一株松樹的樹蔭下，好讓自己看得更清楚些。來者的步伐散發著滿不在乎的優雅，那是專屬精靈的優雅。但他卻有著人類壯碩的體魄和結實的肌肉，滿臉的落腮鬍更是人類纔有的特徵。在綠色的斗篷遮蔽下，佛林特只看到那人的褐色皮膚和紅褐色鬍鬚。他的肩上背著長弓，左邊腰際則掛了把長劍。他穿著軟皮靴，皮靴上有著精靈族喜愛的精緻雕飾。但在克萊恩的世界里，是沒有任何精靈會留著一臉鬍子的──沒有精靈會留鬍子，除了──

「坦尼斯？」佛林特對著逐漸走來的男子狐疑地問道。

「正是在下。」來者的滿臉鬍鬚中咧出一個大大的笑容。坦尼斯張開雙手，在佛林特來得及阻止之前，便將他從地上一把抱了起來。矮人緊緊地抱住朋友，但又突然想到自己貴為長者的尊嚴，便又使勁掙脫擁抱，落回地面。

「五年的日子還是沒辦法讓你懂得什麼叫禮貌，」矮人抱怨道，「特別是對像我這樣年高德劭的人，你竟然當我是袋馬鈴薯般給抱起來！」佛林特看了看小徑，「希望這一幕沒被熟人給瞧見。」

「我懷疑還有人會認得我們。」坦尼斯說道，饒有興味的打量著他的朋友。「時間對我們而言，不像對人類那麼有意義，這段時間對我們來說幾乎沒有影響。五年對他們來說是段很長的時間，但對我們來說就像幾分鐘一樣。」語畢，他笑了。「你一點也沒變。」

「對其他人而言就不一定了。」佛林特靠著石頭坐好，重新開始雕刻起來。他抬頭看著坦尼斯，「你幹嘛要留鬍子啊？你已經夠醜了，不是嗎！」

坦尼斯抓了抓下巴，「我所到過的某些地區，對具有精靈血統的人相當不友善。這鬍子是我父親給我的禮物，」他的口吻中帶著一絲諷刺。「在隱藏我的血統上頗有助益。」

佛林特咕噥了幾聲，他知道這不是事實。雖然這名半精靈不喜歡隨便動手，但也不是個會刻意躲避衝突的人。木屑繼續四處飛濺。

「我所到之處對任何血統的任何人都不友善。」佛林特把木頭拿在手里，開始檢查。「不過我們總算是到家了。那些都是過去式了。」

「我聽說的可不是這樣。」坦尼斯拉起斗篷，讓陽光照不到他的眼睛。「海文的高階追尋者任命一個叫韓德瑞克的傢伙，接掌索拉斯的大神官職務。這傢伙和他的新教派把索拉斯搞得天翻地覆。」

坦尼斯和老矮人心有靈犀地俯視著眼前的山谷。陽光逐漸暗淡，讓樹林中的住屋露出形跡來。晚風帶來陣陣家園的炊煙味，隱約還能聽見母親呼喚孩子回家喫飯的聲音。

「我沒聽說有這回事。」佛林特靜靜地說。

「宗教迫害──審訊──」坦尼斯的聲音在斗篷下聽來十分沉重。比佛林特記憶中還要來得深長低沉。矮人皺起眉頭，他的朋友在這五年中有了些變化，而精靈是從不改變的！不過，坦尼斯只算是個半精靈，他是一名因暴力而產下的子嗣。在克萊恩大災變後的日子里，在那些讓各族分崩離析的戰爭中，他的母親被人類的戰士強暴，也因而生下了他。

「審訊！據說這些審訊是針對那些不認同大神官觀點的人而來的。」佛林特從鼻子發出聲音。「我不相信追尋者的神，從來都不信。但我不會在街上大聲嚷嚷，自掃門前雪是我的生活方式。海文的高階追尋者們仍然是羣品德高潔且睿智的人士，只不過是索拉斯的這顆老鼠屎弄壞了一鍋粥──這倒讓我想起另一件事，你找到你所追尋的目標了嗎？」

「你是指有關古老真神的線索？」坦尼斯反問。「或者，你是問有關心靈上的平靜？我動身尋找的目標就是這兩樣。你是指哪一個？」

「我想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你找到了一個，另一個自然會隨之而來，」佛林特大聲說著。他把玩著手上的木頭，看來似乎對它的外形不太滿意。「我們是要一直站在這里聞著晚餐的香氣呢？還是要進城去好好喫頓晚飯？」

「走吧！」坦尼斯揮手示意。兩人朝著索拉斯前進，坦尼斯的步伐讓矮人不得不加快腳步才能跟得上。雖然離他倆上次共同冒險已有些時日，但坦尼斯仍然下意識地放慢了步伐，而佛林特也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

「你連一丁點線索都沒找到嗎？」佛林特追問。

「一點也沒有。」坦尼斯回答。「跟我們很久以前知道的一樣，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牧師和神父，侍奉的全是人們自己捏造出來的神。我也聽過一些關於治療的神跡，但全是騙局和障眼法，還好雷斯林教過我如何去分辨──」

「雷斯林！」佛林特呼了一口氣。「那個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的法師。他幾乎可以算是半個江湖藝人了。老裝著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又愛四處打聽不該知道的祕密。若不是他那個雙胞胎哥哥老是袒護他，他說不定早就被人家打得再也施展不出魔法了。」

坦尼斯慶幸鬍子遮住了自己的笑容。「我看這年輕人比你所想的更具有魔法天分。」他說，「而且你必須承認，他跟我一樣，始終不遺餘力地拯救那些被假道學牧師所矇蔽的人們。」他嘆了口氣。

「可是你也不曾因此得到任何感謝。」矮人自語道。

「是不多。」坦尼斯說，「就算他們心里明白那全是騙局，他們依舊需要一些信仰。那你的冒險呢？你不是要回老家去嗎？」

佛林特的表情嚴肅了起來，繼續踱步，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最後他低聲道，「我根本就不該回去的。」他抬頭望著坦尼斯，他那埋在湛密白眉下、幾乎讓人看不清的眼睛，暗示這是個令人不快的話題。坦尼斯心里明白，但還是追問下去。

「那麼，那些個矮人牧師的傳說呢？」

「全是一派胡言。根據長老們的說法，矮人牧師早就隨著三百年前的大災變神祕地消失了。」

「就像精靈牧師一樣。」坦尼斯輕聲說。

「我看到──」

「噓！」坦尼斯比了個警告的手勢。

佛林特隨即止步不前，「怎麼了？」

坦尼斯指了指，「就在那片樹叢中。」

佛林特盯著那片樹叢，開始動手卸下背後的戰斧。

落日的餘暉中反射出一道金屬的光澤。坦尼斯瞥到金光一閃，失去了蹤影，又隨即浮現。就在此時，太陽西沉了，夜空中留著一抹云彩，樹林漸漸被黑夜的陰影所籠罩。

佛林特死命地瞧。「我什麼也沒看見。」

「我看得見。」坦尼斯說。他一直凝視著最後看見金屬光澤之處，精靈視力讓他逐漸看清拿著金屬的生物，及其身上散發的溫暖紅光。這是唯有精靈纔看得見的景象。「什麼人？」坦尼斯喝道。

接著，一陣讓半精靈毛骨悚然的怪聲成了唯一的回答。那是種空洞的呼呼聲，剛開始很低沉，慢慢地音調逐漸拔高，最後變成一連串尖銳的嗚嗚聲。在這個聲音的環伺下，出現了另一個聲音。

「精靈旅者，趕快回頭吧！留下這個矮人。我們是佛林特．火爐吐在酒吧地板上的冤魂。我們是英勇戰死的嗎？」

控訴的聲音再次沸騰，嗚嗚聲也跟著變得更尖銳。

「不！我們是羞愧而死，因為沒能讓一個丘陵矮人醉倒，而從此被葡萄的怨靈所詛咒！」

佛林特氣得鬍子發抖。坦尼斯一邊大笑，一邊使勁抓著矮人的肩頭，不讓他一頭撞向前方的樹叢。

「都是被精靈視力給拆穿的啦！」冤魂的聲音變得充滿歡樂，「還有矮人的鬍子，看了讓人亂討厭一把的！」

「我怎麼會沒想到！」佛林特哀怨地說。「泰索何夫．柏伏特！」

樹叢里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接著，一個小小的身影出現在小徑上。是位坎德人，一種全克萊恩普遍覺得跟蚊子一樣討厭的種族。由於他們天生骨架就小，所以身長很少高過四呎。這名坎德人和佛林特一般高，但孩子氣和娃娃臉讓他看起來似乎要再矮一些。淡藍色綁腿及毛背心，與平淡無奇的長褲構成強烈的對比。褐色的大眼閃爍著促狹的眼神，笑容彷彿一路堆到了尖耳邊上。他略帶嘲弄地鞠了個躬，讓他最自豪且驕傲的馬尾巴蓋住自己的鼻子。隨即又笑著直起身來。坦尼斯看見的金屬反光是他腰間、肩上所背的眾多袋子上的金屬釦環。

泰索何夫倚著自己的胡帕克杖朝他們笑著。就是這枝杖製造出那些怪聲。坦尼斯曾看過不少坎德人半空揮舞著這種木杖，製造出嚇走敵人的尖銳嗚叫聲，他早該認出這聲音的。木杖的尾端十分尖銳，還包著銅衣；另一端則是呈分叉狀，裝著皮革製的投石器，這種組合是坎德人的獨特發明。胡帕克杖是用一整株柳條製成，雖然總被克萊恩世界的其它種族嘲笑，但它對坎德人而言不單是方便的工具和武器，同時更是他們的象徵。坎德人最著名的一句俗語──「所有新闢的道路都需要胡帕克杖」，而通常接著的下一句話會是──「而路，是永遠不會變舊的。」

泰索何夫突然張開自己的雙手，飛快地跑向前。

「佛林特！」這名坎德人緊緊地抱住矮人。佛林特有些尷尬，滿心不情願地回抱了一下，便立即後退一步。泰索何夫笑了笑，抬頭望向半精靈。

「你是誰啊？」他倒抽了口氣。「坦尼斯！你留了鬍子，我差點就認不出你來了！」他對著坦尼斯伸出短短的雙手。

「不，謝了。」坦尼斯笑著說，揮手示意坎德人站遠一點，「我還想留著我的錢包。」

佛林特突然間警覺了起來，摸摸口袋，「你這混蛋！」他大吼著撲向坎德人，兩人在一陣煙塵中互相扭倒在地上，坎德人的笑聲不曾停絕。

坦尼斯一邊微笑著，一邊試著將佛林特扶起來。突然間，他機警地回過身，但太遲了，他聽到馬鞍上釦環互相撞擊的銀鈴聲與馬匹的喘息聲。半精靈迅速將手放在腰間長劍的劍柄上，但他已然失去任何先機。

嘴里咒罵著，坦尼斯只能愣愣地看著騎者從樹林的林蔭中走出來。他騎在一匹四肢毛茸茸的小馬上，小馬彷彿為主人感到羞恥般地低下頭。騎者頭戴著類似軍用的頭盔，露出滿是斑點的灰色皮膚，似豬般的粉色雙眼盯著他們瞧。閃亮的盔甲遮不住穿戴者的臃腫身形。

一股特殊的氣味衝向坦尼斯，他感到一陣噁心。「大地精（註３）！」他想起對方的種族。他將長劍從腰間鬆開，踹了踹地上的矮人，矮人正巧打了個大噴嚏，翻身坐在坎德人身上。

「有馬！」佛林特說，一邊又打了個大噴嚏。

「看看你身後。」坦尼斯悄悄地回答。

佛林特聽出朋友話中的警告，連忙掙扎著站起身來。泰斯（親近的朋友們都這麼稱呼泰索何夫）很快地也跟著照做。

大地精挺直地坐在小馬背上，扁平的臉上帶著不屑的表情看著他們，粉紅的雙眼反射著落日的餘燼。

「兄弟們，看！」大地精說，他的通用語有著很濃的口音，「咱們在索拉斯對付的就是這種蠢貨。」

大地精背後的樹叢中傳來刺耳的笑聲，五名穿著簡陋制服的地精士兵很快地走了出來，牠們或左或右地站在首領坐騎兩旁。

「現在──」大地精彎下了腰。坦尼斯眼睜睜地看著牠的大肚子把馬鞍頭給完全遮住，眼前的景象讓他感覺恐怖，卻又覺得荒謬得可笑。「我叫修馬斯特．投德，是負責保護索拉斯不受外力侵擾的衛戍部隊首領。你無權在天黑後的小鎮內走動，你被捕了。」修馬斯特．投德用粗嘎的地精話告訴牠身邊的守衛。「如果你在他們身上搜到藍色水晶杖，把它交上來。」坦尼斯、佛林特、泰斯面面相覷。他們都懂得地精話，其中泰斯說得最好。會不會是他們聽錯了？藍色水晶杖？

「如果他們膽敢抵抗，」修馬斯特．投德特別加上最後一句，為了突顯效果，他改以通用語強調，「格殺勿論！」

一說完，牠便勒緊韁繩，讓坐騎掉頭朝鎮上飛奔而去。

「地精出現在索拉斯！新任大神官可有好戲看了！」佛林特迸出了幾句話。他用力抽出背後的戰斧，前後搖動了幾下。在確定自己找回平衡感之後，他以頂天立地的氣勢站在小徑中央，「很好！」他宣佈說，「上吧！」

「我奉勸諸位最好趕快撤退。」坦尼斯把斗篷甩向一邊的肩膀上，抽出了腰間的長劍。「我們剛從遠方回來。既餓又累，又錯過與許久不見的老友見面的時間。我們可不想被逮捕。」

「或被莫名其妙給宰了。」泰斯又添了一句。他沒有掏出任何武器，只是興味盎然地看著這些地精。

大概是被他們的氣勢所懾，地精慌張地對望著。其中一名地精偷偷瞄了首領剛剛離開的那條路一眼。這羣地精只懂得恐嚇無辜的農人和路過的商人，對付帶著武器且身經百戰的戰士可不是牠們的專長。然而地精對克萊恩其他種族的怨恨是股不可輕視的力量，牠們終於還是抽出了長彎刀。

佛林特大步跨向前，雙手緊握戰斧握柄，「除了溪谷矮人外，」他喃喃自語道，「這世界上我最討厭的就是地精！」

一名地精衝向佛林特，企圖將他撞倒，但矮人的斧頭以致命的準確及速度擊中了目標，地精的頭滾落在沙土上，身軀無力地倒下。

「你們這些低等生物到索拉斯來做什麼？」坦尼斯問道，同時技巧地格開地精笨拙的攻擊。雙方短兵相接，對峙了一陣，地精隨即被坦尼斯推開，「你們效忠大神官嗎？」

「大神官？」地精大笑起來，狂舞著手上的武器衝向坦尼斯，「我們的首領服從──」這個蠢才自個兒撞上坦尼斯的刀鋒，慘叫一聲，頹倒在地上。

「天殺的！」坦尼斯氣急敗壞地看著地上的屍體。「這個笨手笨腳的傢伙！我壓根兒沒打算宰了牠，我只想知道牠們幕後的主使人是誰啊！」

「你馬上就會知道我們的主人是誰，絕對比你預料得還快！」另一名地精大吼著衝向分心的半精靈。坦尼斯很快便轉身打落牠手上的武器。一腳踹中地精的肚子，把牠給踢得翻個筋斗。

第三名地精趁佛林特還沒站穩腳步時跳向他。佛林特踉蹌地退了幾步，試著重新抓回平衡。

泰索何夫的尖銳聲這時響了起來，「這些爛貨來者不拒，只要你記得丟給他們一些狗肉，他們就會永遠──」

「狗肉？」地精咆哮著放棄了佛林特，「換成坎德人的肉，你覺得如何？你這個大嘴巴！」地精跳向顯然沒佩戴任何武器的坎德人，紫紅色的雙手企圖要勒住他的脖子。泰斯無辜稚氣的表情沒改變，卻如閃電般地從背心里掏出匕首，一刀擲了出去。地精抓著自己的胸口，難以置信地倒了下去。此時，森林中傳來啪答啪答的腳步聲，其餘的地精四散逃逸。戰鬥已經結束了。

坦尼斯將手上的劍入了鞘，皺著眉頭看著地上這些臭味四溢的屍體──這讓他想起臭掉的魚。佛林特把斧刃上的黑色地精血揩去。泰斯難過地看著他殺死的地精屍體──它面朝下倒在地上，他的匕首就壓在屍體下面。

「我替你拿回來。」坦尼斯好心地說，打算將屍體翻過來。

「不用了，」泰斯做了個鬼臉。「我不要了。你知道的，那種氣味永遠都洗不掉。」

坦尼斯點點頭。佛林特把戰斧繫回背上，三個人又繼續朝著小鎮前進。

索拉斯的夜景隨著天色緩緩暗去而逐漸明顯，冷冽的夜空中，木柴燃燒的氣味讓人想起食物、溫暖，以及安全的地方。三個人加快腳步，許久都沒人出聲，每個人的腦海中都迴蕩著佛林特的話──地精，出現在索拉斯。

最後，永遠無憂無慮的坎德人忍不住笑出聲來。

「話說回來，」他說，「那把匕首其實是佛林特的──」

【註】

１　擅長手工藝是傳統對矮人的認知。

２　克萊恩上的矮人最多可以活到四百五十歲。

３　大地精（Hobgoblin），比一般熟知的地精（Goblin）身材略高，同樣都是渾身惡臭，智能低劣的生物。

## １─２返回旅店．震驚．破裂的盟約

最近幾乎每個索拉斯的居民，在黃昏時分都會努力抽空到最後歸宿旅店來，因為他們在人羣中會覺得比較安全。

索拉斯從很久以前便是旅客休息的中繼站──有些人從東北方的海文，也就是追尋者的首都前來；有些人則是從南方的精靈王國奎靈那斯提前來。偶爾也有人跋涉穿越阿班尼西亞的荒涼平原來到這里。在整個文明世界里，每個人都知道「最後歸宿」是旅者的避風港，同時也是消息的集散地。這三個好友的目的地就是這家旅店。

巨大的樹幹從樹林中螺旋攀升，旅店布滿污跡的彩色玻璃閃耀著光芒，人們談笑的聲音流瀉出窗外。懸掛在白楊樹枝上的油燈點亮著盤旋的階梯。雖然秋夜涼意襲人，但是這里的同伴以及溫暖的回憶，讓所有旅人都拋開了旅途上的辛勞和疲憊。

今晚旅店的生意十分興隆，三人必須不停地讓路給路過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坦尼斯留意到這些居民打量他們的眼光充滿狐疑，不像是五年前他們所會得到的歡迎眼光。

坦尼斯的臉色開始沉了下來，這跟他所想像的完全不同。在他過去住在索拉斯的五十年中（註1），他從沒感覺過這樣的壓力。想必有關追尋者腐化敗壞的傳言都是事實。

五年前，這些管自己叫追尋者（尋找新神的人）的人們還只是一盤散沙，他們只是一羣在索拉斯、海文、蓋特威這些地區推廣新宗教的牧師。坦尼斯相信這些人只不過是暫時迷失方向，他們本質上仍是誠實的好人。在接下來的歲月里，這些牧師因宗教的繁榮而地位提高，很快地，他們對克萊恩塵世間俗事的興趣遠超過對生死的執著。在人們的祝福聲中，他們接管了這些城鎮。

有人碰了碰坦尼斯的手臂，打斷他的思緒。他回過頭，看到佛林特指著底下。坦尼斯也隨之向下望去，只見守衛四人一組在巡邏著，他們全副武裝，自信滿滿地四處巡視。

「至少他們是人類，不是地精。」泰斯說。

「我遇到的那個地精在我提到大神官時，只是大笑，」坦尼斯微笑著。「看起來牠們似乎是為他人工作，不知道其中內情究竟如何？」

「也許我們的朋友會知道。」佛林特說。

「只要他們也在這里，」泰索何夫加上一句，「五年間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

「只要他們還活著，他們一定會來的。」佛林特低聲道。「我們曾經立下神聖的誓言，調查這世界是否真被邪惡滲透，並在五年後重聚，分享我們所知的一切。誰會想到邪惡竟然已經來到我們的家門口！」

「噓，小聲點！」幾名路人對矮人的話露出警覺的神色，坦尼斯搖了搖頭。

「最好別在這里談。」半精靈建議。

到了樓梯頂端後，泰斯使勁推開酒店大門。光亮、吵雜聲、熱氣，混和著歐提克最拿手的辣馬鈴薯味道直衝他們而來。這股混合的浪潮將他們團團包圍。歐提克仍然站在他們記憶中的吧臺旁，看來一點也沒變，除了可能變胖了些。旅店看來除了更舒服之外，倒也沒有多大的變化。

泰索何夫的目光迅速掃視了人羣一遍，便指著房間另一角大叫起來。其他事物似乎也沒有改變，角落是爐火照在一個金色、雕刻著龍翼的頭盔上所投射出來的閃光。

「是誰啊？」佛林特踮起腳，邊看邊問道。

「卡拉蒙，」坦尼斯回道。

「那雷斯林也應該在附近才對。」佛林特的聲音中充滿了暖意。

泰索何夫起身穿過重重人牆，朝目標邁進。他的小個子讓旁人幾乎不會注意到他，坦尼斯由衷希望這名坎德人別又從這些旅店顧客身上「借走」些什麼。那不完全算是偷竊，如果有人指責泰索何夫偷竊，他會很難過的。只不過坎德人有著無與倫比的好奇心，因此，許多別人的有趣玩意兒總會巧合地跑到泰斯口袋里。坦尼斯此時最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煩，他比了個手勢叫坎德人過來，示意有話要和他商量。

半精靈和矮人花了些工夫穿越人羣。幾乎每張椅子都有人坐，每張桌子也都被佔滿。找不到位置的人們則站著低聲交談。人們用陰沉、好奇，以及懷疑的眼光注視這三個人。雖然人羣中有幾個佛林特打鐵店的老顧客，卻沒人向他打聲招呼。索拉斯的居民有的是問題要煩惱，坦尼斯和佛林特此刻顯然被當成外人看待。

房間對面，也就是他們方纔看到反射著光芒的金色頭盔處，傳來一聲大吼。坦尼斯嚴肅的表情開始放鬆，因為他看見身形巨大的卡拉蒙，熱情地從地板上一把抱起小泰斯。

被眾多皮帶釦環所包圍的佛林特只能從卡拉蒙低沉的回應聲，與泰斯的尖銳招呼聲中想像發生了什麼事。「卡拉蒙最好留意他的錢包。」佛林特咕噥著，「或者重新數一數他的牙齒。」

矮人和半精靈終於擠過吧臺前的一長串人潮，卡拉蒙所坐的桌子是靠著樹幹擺放，坦尼斯不明白為何其他擺設都沒變，歐提克卻唯獨把這張桌子擺在這個奇怪的位置。但他很快就全然忘了這檔事，因為接下來輪到他接受大個子戰士的擁抱了。坦尼斯連忙把背後的長弓和箭袋挪開，免得被卡拉蒙壓成碎片。

「老朋友！」卡拉蒙的眼眶看起來泛著淚光。他似乎因為太過激動而說不出話來。坦尼斯也同樣說不出話，不過那全是因為卡拉蒙的雙臂把他抱得快要窒息的緣故。

「雷斯林呢？」他鬆了一口氣後便問道。這對雙胞胎從來不會分開的。

「在那邊。」卡拉蒙對著桌子的盡頭點點頭，然後皺了皺眉。

「只是，他變了。」戰士警告坦尼斯。

半精靈看著籠罩在陰影當中、樹幹本身不規則形狀所構成的角落。有短短的一瞬間，他因為火爐的光亮而看不見任何東西。接著，他在溫暖的火爐旁瞥見一個仍瑟縮在紅袍中的身影，兜帽遮去了他的臉孔。

坦尼斯突然覺得不願意單獨和這名年輕的法師談話，但是泰索何夫跑去找女侍，而佛林特此時正好被卡拉蒙從地板上抱起來，坦尼斯只好走到桌子的另一端。

「雷斯林？」他問，一陣不祥的預感襲來。

穿著長袍的身影抬起頭來。「坦尼斯？」那人回答著，同時把袍子的兜帽往後推。

看著眼前恐怖的景象，半精靈不禁倒抽一口氣，後退一步。

從陰影里轉向他的那張臉孔似乎只有在噩夢中才會出現。變了？！卡拉蒙說得未免也太含蓄了點！坦尼斯打了個寒顫。說「變了」根本不切實際！法師原本蒼白的皮膚變成病態的金色，在火光的照耀下閃爍著暗淡的金屬光澤，像是戴著嘲弄俗世的面具一般。臉上的肌肉彷彿融化掉似的，留下在陰影中更加輪廓分明的顴骨，而雙脣像是一條緊閉的黑線。但，真正讓坦尼斯深感恐懼而無法移開目光的，是這個男人的眼睛。因為那已不像是任何活物的眼神，原本該是圓形的黑色瞳孔被沙漏狀的物體代替，坦尼斯看過的藍色眼瞳如今閃著金色光芒！

「看來我的外表把你嚇著了。」雷斯林嘶啞地說道。他的雙脣似乎帶著淺淺笑意。

坦尼斯吞了口口水，坐在這個年輕人的對面，「天哪，雷斯林，你──」

佛林特從旁擠進坦尼斯身邊。「我今天被丟到空中的次數比──李奧克斯！」佛林特睜大了雙眼。「是哪個惡魔把你整成這樣？你被詛咒了嗎？」矮人吸了口氣，目不轉睛地看著雷斯林。

卡拉蒙坐在他弟弟旁邊，端起了他的麥酒，看著雷斯林，「要告訴他們嗎？」他低聲問道。

「無妨。」雷斯林說。法師嘶啞的話音讓坦尼斯感到一股寒意。這個年輕人輕柔而嘶啞地低語，彷彿這是他唯一能把聲音擠出來的方法。他修長而略顯神經質的手指，撥弄著眼前盤中幾乎絲毫未動的食物。

「記不記得五年前我們分別的時候？」雷斯林說。「我和我哥哥計劃要去的地方，甚至不能向我的好朋友們，也就是你們透露。」

輕柔的聲音似乎有幾許諷刺。坦尼斯咬住下脣。雷斯林從來沒有，這輩子都沒有過任何「好朋友」。

「我被大法師帕薩理安選中，接受試煉──」雷斯林繼續說。

「試煉！」坦尼斯有些驚訝地重復著。「但你太年輕了。你現在幾歲？二十嗎？試煉只有在這領域鑽研多年的法師才能──」

「所以你可以想像當時我有多驕傲。」雷斯林冷冷地說著，他對突然被打斷談話顯得有點惱怒。「我和我哥哥前往那個祕密處所，就是傳說中的『大法師之塔』。我在那里通過了試煉。」法師的聲音低了下來。「但也差點丟了命！」

卡拉蒙嗆咳了起來，顯然受到很大的情緒衝擊。「太可怕了！」大漢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在那恐怖的地方找到他，他躺在地上，嘴角溢血，氣若遊絲！我把他抱起來──」

「哥哥，夠了！」雷斯林的輕柔語音彷彿抽了他一鞭。卡拉蒙畏縮了一下。坦尼斯看見這名年輕法師的金色眼睛瞇了起來，雙拳緊握。卡拉蒙平靜了些，端起手中的麥酒猛灌，緊張不已地看著弟弟。這對雙胞胎之間，明顯有了新的緊張關係──

雷斯林深吸一口氣，接著開口，「等到我醒來的時候，」法師說，「我的皮膚變成這種顏色，這就是我所受創傷的標記。我的身體和我的健康被永遠地瓦解了。至於我的眼睛！我沙漏般的瞳孔讓我看穿時間的流逝，也讓我看到它的影響。坦尼斯，就連我看著你時，」法師低聲地說，「都可以看到你一點一滴地老去。在我眼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

雷斯林有如瘦弱雞爪般的手抓住了坦尼斯的手臂。半精靈被這冰冷的觸感嚇了一跳，正想把手抽回來時，那雙金色的眼眸和手卻快速的攫獲了他。

法師的身體向前傾，眼中閃著狂熱的光芒。「但我現在擁有力量！」他嘶啞地說，「帕薩理安說，總有一天我的力量可以改變這世界！我不但有了力量，而且，」他指了指，「我還有了馬濟斯法杖（註２）。」

坦尼斯轉過頭去，看見一根木杖倚在樹幹上，就在雷斯林可以輕易拿到的地方。與一般木杖看來大同小異，頂端是金色的龍爪，抓著一顆閃亮的水晶球。

「值得嗎？」坦尼斯輕聲問道。

雷斯林瞪了他一眼，嘴角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他把手從坦尼斯的手臂上移開，重新放回兩袖中。「當然值得！」法師啞著嗓子說。「力量是我一直渴望、現在也從沒間斷追尋的目標。」他又靠回樹幹上，陰影再度將他籠罩，直到坦尼斯只能看見金黃色的雙眼在火光中閃耀。

「來杯麥酒。」佛林特說。他舐了舐嘴脣，似乎想把苦澀的滋味給沖淡些。「那個坎德人呢？他剛剛不是去偷女侍的──」

「來囉！」泰斯愉悅的聲音大喊著。一名高挑的紅髮女郎來到他們面前，手上捧著滿盤子的酒杯。

卡拉蒙微笑了起來。「坦尼斯，」他大聲道。「猜猜看這是誰。佛林特，你也是。如果你們猜得中，這杯酒，我請客！」

好不容易逮到機會忘掉雷斯林不愉快的往事，坦尼斯仔細打量這位微笑著的女子。紅髮包圍住她的臉龐，綠色的眼睛閃露著淘氣的光芒，雙頰與鼻尖有淡淡的雀斑。坦尼斯記得那雙眼睛，至於其它部分則毫無印象。

「我放棄。」他說，「但，對我們精靈來講，人類容貌改變得太快，讓我們難以記得他們原先的模樣。我已經一百零二歲了，看起來卻和三十來歲的人類差不多。對我來說，這一百年就像只過了三十年一樣。我們離開時，這女人八成還只是個小女生。」

「當時我十四歲。」女郎笑著把酒杯放到他們面前。「卡拉蒙當年總說我是個醜丫頭，我老爸將來得付錢拜託別人才能把我嫁出去。」

「妳是提卡！」佛林特一拳捶在桌面上。「你這頭大水牛！請客！」他指著卡拉蒙說。

「不公平！」大漢笑著說，「她給你提示了！」

「嗯！看來時間證明他是錯的。」坦尼斯笑說，「在我所旅行過的這些地區當中，妳是我見過最美的女孩之一。」

提卡羞紅了臉。但臉色隨即又陰沉下來，「還有一件事，坦尼斯，」她從口袋里抽出一件圓筒狀的物品，「這個東西是要交給你的，事情不太對勁。」

坦尼斯皺著眉頭接過它。這是一個黑色木製的卷軸盒，外表打磨得光亮無比。他從里頭抽出一份文件，緩緩展讀著。看到熟悉的黑色字跡，他的心開始絞痛。

「這是奇蒂拉的信，」坦尼斯輕聲地說，清楚察覺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已經不太自然。「她不能來了。」

接著是一段時間的沉默。「這下糟了，」佛林特說。「誓約被破壞了，這會帶來黴運的。」他搖了搖頭。「這可是會帶來黴運的。」

【註】

１　克萊恩上的精靈壽命很輕易就可以超過一百五十歲，所以坦尼斯還算是個年輕人。

２　瑪濟斯法杖──這柄由桃花心木所製造的木杖頂端有龍爪所抓著的一顆水晶球。它實際的能力只受到持有者本身的能力限制。當持有的法師知道了這柄法杖的真實能力之後，他將可以藉此召來強大的力量。傳說中，當修瑪四處旅行的時候，一名叫作瑪濟斯（Magius）的法師在他身旁幫助他。他也在最後決戰中犧牲了生命。瑪濟斯法杖傳說中仍然有著這位法師的靈魂寄宿著。許多著名的法師都曾使用過這柄法杖，並且將它的能力又加以提升。

## １─３索蘭尼亞騎士．老人的派對

雷斯林側身向前。和卡拉蒙交換了個眼神，思緒彷彿正在他們之間無聲地交流。這是很少見的，因為唯有在極其危險的狀況下，才會讓兩人的血脈產生緊密連結。因為奇蒂拉是他們同父異母的姊姊。

「除非她受到其他誓言的約束，否則奇蒂拉不會隨便背棄承諾。」雷斯林大聲說出兩人共同的看法。

「她怎麼說的？」卡拉蒙問。

坦尼斯遲疑了一下，舔了舔乾澀的嘴脣。「服侍新主人的工作讓她無暇分身。她致上她的遺憾並祝福每一個人。特別是她深愛著的──」坦尼斯覺得喉嚨有些緊，乾咳了一聲，「她深愛著的弟弟們和──」他停了下來，把那張紙捲了起來。「就這樣。」

「深愛著的誰？」泰索何夫興奮地問道。「哎唷！」他瞪著剛剛踩了他一腳的佛林特。同時也注意到坦尼斯的臉紅了起來。「喔！」他這才發現自己蠢得可以。

「你聽得懂她在說什麼嗎？」坦尼斯問這對兄弟，「所謂的新主人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奇蒂拉在想什麼？」雷斯林聳了聳削瘦的肩膀。「距離我們上次在這間旅店看到她也已經五年了。史東和她一起往北走，之後我們再也沒聽到過有關她的任何音訊。至於所謂的新主人，我想我大概明白她為何無法遵守與我們之間的約定了：她畢竟是個傭兵，她宣誓效忠這個所謂的新主人了。」

「我想沒錯。」坦尼斯承認。他把紙捲收進卷軸盒里，抬頭看著提卡，「妳說事情不太對勁？告訴我是哪里不對。」

「今天早上稍晚的時候，有個人把信送過來。至少我認為他應該是個人。」提卡輕微地發抖。「他全身上下裹著各式各樣的服飾。連臉都遮得看不見。他說話帶著一種奇怪的腔調，還夾雜著詭異的嘶嘶聲。他說，『把這個交給一個叫坦尼斯的半精靈。』，我告訴他說，你已經有很多年不曾來過這里。那人說，『他會來的。』然後就離開了。」提卡聳聳肩。「我知道的就這些。坐在那邊的那位老先生也看到了。」她指著一名坐在火爐邊的老人，「你可以問問他可曾察覺到過其他特殊的異狀。」

坦尼斯回頭瞧見一名老人正對一個呆呆看著爐火的孩子說故事。佛林特拍了拍他的手臂。

「新來的這個傢伙可以告訴你更多東西。」矮人說。

「史東！」坦尼斯熱情地喊道，同時轉身面向門口。

所有人也跟著向問口，除了雷斯林之外，他又再度瑟縮回陰影之中。

門口站著的男人，穿著全套的盔甲及內襯鎖子甲，他挺直背脊，胸口的護甲上烙著玫瑰騎士的徽章。許多旅店內的客人都轉身盯著他，議論紛紛。這男子是一名索蘭尼亞騎士，然而北方的索蘭尼亞騎士名聲不佳，有關他們腐敗的傳聞甚至已經流傳到南方大陸來。幾個認出史東是索拉斯昔日居民的顧客回頭喝著悶酒，其他不認識的人則繼續瞪著他。在這樣的承平時期，看見一名全副武裝的騎士進到旅店來就很不尋常了，更別提他的盔甲看起來似乎是大災變時期的古物！

史東面對這些品頭論足，就像騎士參加爵位贈與般自然。他小心翼翼地理了理濃密的鬍鬚，這是索蘭尼亞騎士自古以來的象徵之一，但如今這象徵就跟他的盔甲一樣不合時宜。他以無比的驕傲背負索蘭尼亞騎士的稱號，當然也有足夠的技巧和劍術來捍衛這樣的自豪。雖然旅店中的人們無聲地凝視他，但在和騎士冰冷、自信的眼光交會後，沒有人敢冒出一句無禮的批評。

騎士為身後另一位高大的男人及另一位裹著厚重毛裘的女士開門。女人想必是向史東道了謝，因為騎士正以一種早已被這文明世界所遺忘的古禮，向她鞠躬回禮。

「瞧！」卡拉蒙讚歎地搖著頭。「光榮的騎士再次向美麗的公主伸出援手。天知道他是打哪兒找來這兩個落魄的傢伙？」

「他們是大平原上的野蠻人，」泰斯說。他站在一張椅子上向朋友們揮手。「他們的打扮是奎蘇族的服飾。」

顯然這兩名外地人拒絕史東更進一步的幫助，因為騎士再度頷首為禮後，便徑自轉身離去。他以一種懾人的傲氣穿過人羣，就像一名即將走向王座接受冊封的騎士一樣。

坦尼斯站了起來，史東第一個走向他，張開雙手將他環抱起來。坦尼斯也熱情回抱，隱然感覺到騎士粗壯的手臂也正激動地和他相擁。之後兩人各退一步，彼此對望一眼。

史東一點都沒變，坦尼斯這麼想。除了他憂傷的眼角又增添幾許皺紋，褐髮又增加更多風霜，斗篷上有著更多的磨損，古老的盔甲上也多了幾處污痕。但是騎士隱藏著所有驕傲和喜悅的鬍鬚依舊飄逸，盾牌仍然擦得雪亮，而他的棕眼在看到老友時，依然洋溢著溫情。

「你留了鬍子。」史東用感興趣的口吻說道。

接著騎士轉頭向卡拉蒙和佛林特打招呼，泰斯又去叫了更多的麥酒，提卡則得去服務其他顧客。

「你好，騎士先生。」角落傳來雷斯林的聲音。

當史東轉向雙胞胎中的弟弟打招呼時，他的臉沉了下來。「雷斯林？」

法師推掉他的兜帽，讓光線照在他臉上。史東的訓練有素讓他按捺住所有訝異，只露出少許不安，卻不由得睜大了眼。坦尼斯意識到這個年輕的法師從朋友的不安神情里得到許多病態的樂趣。

「我可以替你點些什麼東西嗎，雷斯林？」坦尼斯問道。

「不，謝了。」法師回答，他又再度縮回角落去。

「他幾乎不喫東西，」卡拉蒙擔心地說，「我想他可能只靠空氣維生。」

「有些植物真的只靠空氣就能活下去。」泰索何夫邊說邊和史東乾了杯酒，「我看過它們，它們漂浮在空中，用根部從空氣中吸取水分和養分。」

「真的？」卡拉蒙睜大了眼。

「我實在分不出你們兩個到底哪個比較笨。」佛林特不耐煩地說，「好了！現在人全到齊了。有什麼新消息嗎？」

「全部？」史東用疑問的眼光看著坦尼斯。「奇蒂拉呢？」

「她不能來。」坦尼斯簡短地回答。「我們原本還期望你能告訴我們更多內情呢！」

「我不清楚。」騎士皺著眉頭，「我們一同往北方旅行，當快要抵達舊索蘭尼亞時，我們就分道揚鑣了。她說她要去投靠她的遠親。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有關她的消息。」

「我想大概就只有這樣了。」坦尼斯嘆了口氣。「史東，你的親人呢？你找到你父親了嗎？」

史東開始訴說他前往索蘭尼亞的旅程故事，但坦尼斯並沒有專心聆聽，他的心思全懸在奇蒂拉身上。在所有的朋友中，她是他最盼望見到的人。經過五年的努力，在試圖忘卻她美麗的黑眸與促狹的微笑後，他發現自己對她的思念與日俱增。狂野、精力充沛、暴躁，這位女劍士擁有坦尼斯所沒有的一切特質。她是個人類，而精靈和人類間的愛情多半隻能以悲劇收場。但就像坦尼斯無法否認自己具有人類血統一樣，他也無法將奇蒂拉從心中逐出。他在腦中充斥著混亂的記憶下，試著仔細聆聽史東的故事。

「我聽說了許多傳言，有人說我父親已死，有人則說他還活著。」他的臉色暗了下來。「但就是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你的繼承權呢？」卡拉蒙問。

史東笑了，這笑容讓他驕傲的臉部線條輕鬆不少。「就穿在我身上，」他簡單地回答。「我的武器和我的盔甲。」

坦尼斯低頭看見騎士佩掛著一把古老卻鋒利依舊的雙手巨劍。

卡拉蒙站起身來端詳著這利器。「真美！」他說，「現今的武器已經沒有這樣的工藝水準了。我的劍自從上回和一隻食人妖（註１）戰鬥時便折斷了。泰洛斯．艾昂菲爾德今天幫我重新打造了一柄，但可花了我不少錢。看來你現在是個騎士囉？」

史東的笑容消失了。他滿心憐惜地輕撫著劍柄，彷彿對這問題充耳未聞。「根據傳說，這柄寶劍在我倒下後才會毀損，」他說，「這是我父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物──」

原先完全沒在聽的泰斯突然打斷他們的談話，「這些人是誰啊？」他用尖銳的語調問道。

坦尼斯抬頭看見方纔的兩名野蠻人與他們擦身而過，走向火爐旁的兩張椅子。那個男人是他所見過最高的人，六呎高的卡拉蒙站起身也只能到他肩膀，不過卡拉蒙大概有他的兩倍寬，手臂則是三倍粗。雖然他裹著平原部落所穿著的厚重毛皮，但仍看得出來他十分瘦削。他的臉色黝黑，卻隱約可以察覺他臉上泛著一種重病後或經年勞累所造成的蒼白。

方纔史東與她頷首為禮的女人，也就是他的同伴，全身上下都被毛皮緊緊裹住，以至於看不出什麼端倪來。她與同伴經過時都沒有再多看史東一眼，女人撐著一柄以蠻族風格綴飾著羽毛的手杖，男人則帶著一個飽經風霜的背包。兩人找了個靠近壁爐的位置坐下來，蜷縮在斗篷里，輕聲交談著。

「我看到他們在鎮旁的道路上徘徊。」史東說，「那女人看來精疲力竭，男人也好不到哪兒去。我把他們帶到這里來，告訴他們哪里可以找到食物和住宿的地方。他們是很驕傲的民族，在一般的狀況下多半會拒絕我的幫助，但他們又累又渴，況且又迷了路。還有，」，史東壓低聲音，「這些日子，路上有些東西，你不會想在夜里一個人獨自面對的。」

「我們遇到了些你所指的傢伙，好像在找一柄手杖什麼的。」坦尼斯嚴肅地說著。描述了和修馬斯特．投德的遭遇。

雖然史東對戰鬥的過程感到十分好笑，但是他仍搖了搖頭。「外面也有個追尋者的守衛問我有關手杖的事，」他說，「藍水晶做的，對吧？」

卡拉蒙點點頭，把手放在他弟弟臂上。「有名守衛把我們攔下來，企圖扣留雷斯林的手杖，如果你相信他們的說詞──『為了進一步調查』。我亮出了劍，他們三思之後便打了退堂鼓。」

雷斯林把手臂挪到哥哥碰不到的地方，臉上帶著嘲弄的笑容。

「如果他們真把你的手杖拿走，會發生什麼事？」坦尼斯問雷斯林。

法師從他帽簷的陰影中看向對方，金眸閃爍著光芒。「他們會死得很慘，」法師輕聲說，「而且不是死在我老哥的劍下！」

半精靈感到一陣寒意。法師低聲說的話比他哥哥大聲的吹噓還來得有威嚇力。「不知道這柄手杖暗藏什麼玄機，讓這些地精為了它不惜開殺戒？」坦尼斯若有所思地說。

「還有更糟糕的。」史東靜靜地說，他的朋友都靠攏過來。「據說北方有大軍正在集結。是一批由奇怪生物所組成的大軍。總之絕不是人類就對了。據說戰爭就快開打了。」

「為了什麼？和誰打？」坦尼斯問，「我也聽說了這些消息。」

「我也是，」卡拉蒙說，「事實上，我聽說──」

對話繼續下去，泰索何夫打了個哈欠，轉頭看向別處，對這些無聊的話題感到厭煩。坎德人開始在旅店里尋找新的有趣事物。他的眼光投向那個老人，老人仍對著爐火旁的小孩說著故事。泰斯注意到他的聽眾漸漸多了起來，連兩名野蠻人也在聽著。令他喫驚的是女人把她的兜帽取了下來，火光照耀在她的臉和頭髮上。坎德人讚嘆地看著，女人的臉有如大理石雕像，純潔、典雅、冷漠。

但真正吸引他目光的還是她的長髮。泰斯以前從來沒看過這樣的頭髮，特別是在皮膚多半黝黑的黑髮平原人身上。這女人的金髮在火光中閃耀著讓人為之目眩的光芒，沒有珠寶匠可以用金絲或銀線塑造出相同的美。

還有一個人也正專心聽著老人的故事。他穿著追尋者高貴的褐金袍子，坐在一張小圓桌旁，喝著溫熱的紅酒。他的身旁已經擺了好幾個空杯子，甚至在坎德人的注視下，他又叫了一杯。

「他就是韓德瑞克，」提卡在她朋友們身旁輕聲說著。「也就是大神官。」

那個男人再度瞪視提卡，一面大叫起來。她很快便擠到他身邊去。他對她大吼，抱怨服務不好什麼的。提卡似乎想頂嘴，卻咬住嘴脣一言不發。

老人的故事告了一個段落。小男孩嘆口氣。「老先生，您所說的有關古老真神的故事，都是真的嗎？」他好奇地問。

泰索何夫看到韓德瑞克皺了皺眉頭，坎德人希望他不要去打擾這個老人，於是他碰了碰坦尼斯的手臂，朝大神官的方向點點頭，表示可能快要有麻煩了。

眾人都轉過頭來，靜靜地看著，懾於平原女人的美麗。

老人的聲音明顯蓋過室內其他的談話聲。「孩子，是真的。」老人盯著那個女人和她高大的護衛。「你可以問問這兩個人。他們也有類似的故事。」

「你們也有故事嗎？」孩子渴望地轉過頭來，「可以告訴我嗎？」

女人注意到坦尼斯一行人正注視著她，隨即躲回陰影中，一臉警戒。她身旁的男人靠她更近，手握住武器要保護她。他瞪著這羣人，特別是全身上下都是武器的卡拉蒙。

「緊張的混蛋。」卡拉蒙咕噥著，手開始移向自己的劍柄。

「我可以了解為什麼，」史東說，「要當這種美女的貼身護衛可不好受。我從他們的對話中聽出來，這女人似乎是族里的貴族，那男的得負責保護她。不過，照他們眼神接觸的情形來看，其中關係似乎沒這麼單純。」

女人比了個手勢拒絕說道，「抱歉，」這羣夥伴們得集中精神才聽得見她說的話。「我不太會說故事，我沒這種天賦。」她說的是口音極重的通用語。

失望取代孩子臉上的渴望。老人拍了拍他的背，直視著女人的眼睛說，「不過，妳卻是個好歌者。酋長之女，唱首歌給這孩子聽吧！金月，妳知道要唱哪一首的。」

一把五絃琴憑空出現在老人手中，他將琴交到正驚訝地看他的女人手中。

「你──怎麼知道我是誰？」她問。

「這不重要。」老人慈祥地笑著。「酋長之女，為我們唱首歌吧！」

女人用顫抖的手接過那把五絃琴，她的同伴似乎想阻止，但她沒有反應，她的眼神怔怔地看著老人的黑眸。慢慢地，就像被催眠一般，她的手開始緩緩撥弄起琴絃。憂鬱的曲調傳遍整個酒吧，對話聲逐漸停歇，每個人都在注視著她。但她沒有絲毫感覺，她現在只為了老人而唱。

夏日炎炎，

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

貧窮出生的孩子，

被名為金月的公主看上。

她的父親貴為一族之長，

讓兩人的愛情如此漫長。

夏日炎炎，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

草原起伏著波浪，

天際透露著灰光，

酋長命令河風，

前往遙遠的東方。

曙光乍現時便要出發，

一切只為尋得偉大的魔法，

草原起伏著波浪，天際透露著灰光。

喔！河風啊！你去向何方？

喔！河風啊！秋天已到來。

我獨坐在河堤旁，

看著朝陽升上，

自遠山孤單地升上。

草原逐漸枯萎，

夏日之風停歇，

他終於歸來，

眼中卻有無盡的黑暗棲息。

他帶著一柄藍色手杖，

像冰河般閃亮。

草原開始枯萎，夏日之風停歇。

草原羣青枯萎，

像火焰般的枯黃，

酋長嘲笑河風的說法。

他命令人民拿起巖石，

擲向年輕的戰士。

草原羣青枯萎，像火焰般的枯黃。

草原一片凋零，

秋天已然來臨。

女孩站在愛人身邊，

任亂石掠過耳際，

手杖迸射藍光，

兩人就此消失不見。

草原一片凋零，秋天已然來臨──

當她彈完最後一個音節，整個旅店一片沉靜。她深吸了口氣，將五絃琴（註２）交還給老人，又躲回陰影中。

「多謝，親愛的。」老人微笑著說。

「現在我可以聽故事了嗎。」孩子天真地問。

「當然可以。」老人回答，坐回他的椅子里。「從前從前──偉大的真神帕拉丁──」

「帕拉丁？」孩子打斷了他的話，「我從沒聽過叫作帕拉丁的神。」

大神官所坐的方向傳出不屑的哼聲。坦尼斯看向他，他正氣得滿臉通紅。但老人似乎並沒留意到。

「帕拉丁是古老的真神之一，孩子。已經很久沒人膜拜祂了。」

「祂為什麼要離開呢？」孩子問。

「祂沒有離開呀！」老人回答，笑容中帶著憂傷。「眾人在大災變後遺棄了祂。人類把大災變所造成的破壞怪罪到諸神頭上，卻不曾反省自己。你聽過『巨龍之禱文』嗎？」

「喔！有啊！」男孩熱切地回答。「我最愛有關龍的故事了。雖然父親說龍根本不存在，但我相信牠們是存在的，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他們！」

老人的臉孔霎時間變得蒼老而哀傷。他輕輕摸著男孩的頭髮。「我的孩子，小心你許下的願望。」他輕聲地說，隨即又沉默下來。

「故事呢──」孩子又想了起來。

「喔！對了。曾經有這麼一次，帕拉丁聽到一個勇敢騎士的祈禱，他叫修瑪──」

「『巨龍之禱文』里的修瑪嗎？」

「是的，就是他。修瑪在森林中迷了路，他走了又走，直到完全絕望，因為他覺得永遠都回不去了。他轉向帕拉丁祈求指引，隨即他眼前便出現一隻白色麋鹿。」

「修瑪一箭射死了牠嗎？」

「一開始他確實想這麼做，卻下不了手，他無法對這麼漂亮的動物下毒手。接著麋鹿跳開了，並回頭望著他，好像在等待什麼。他日以繼夜地跟著這隻麋鹿，直到帶領他回到家鄉。於是他向諸神道謝，帕拉丁──」

「狗屁不通！」一個聲音大叫著，緊跟著響起椅子後退的聲音。

坦尼斯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抬頭看去。每個人都靜下來看著喝醉的大神官。

「狗屁不通！」大神官腳步踉蹌地指著老人。「異教徒！腐化我們的年輕人！老頭子，我會讓你在法庭上受審的！」追尋者退了一步，接著又走向前，驕傲地環顧四周。雖然口齒都已有點不清，但他仍然下了命令。「叫衛兵來！」他做了個誇張的手勢，「叫他們逮捕這個男人和那個唱怪歌的女人。很明顯她是個女巫！我要沒收她的手杖！」

追尋者東倒西歪地走向那女人，她不屑地看著他笨手笨腳地想要拿走那柄手杖。

「不行！」叫做金月的女人冷冷地說著。「這是我的，你不可以拿走它。」

「女巫！」追尋者發出不屑的哼聲，「我是大神官，我可以拿走任何東西。」

他再次試著拿走那柄手杖。女人高大的護衛站起身，「酋長之女說你不可以拿走這手杖！」他用力將大神官推開。

男人推得並不用力，但卻足夠讓醉倒的大神官完全失去平衡。他瘋狂地揮舞著手臂，試圖要穩住身體。大神官向前衝了幾步，卻衝過了頭，一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聖袍，栽進熊熊的火焰中。

火焰突然間冒了起來，傳來皮肉燒焦的臭味。大神官發出今人血液凍結的慘叫聲，讓全場的人都呆住了。他全身著火地站了起來，在旅店內四處狂奔！

坦尼斯和其他人都被這意外嚇得一動也不動。只有泰索何夫膽敢向前衝，試圖想要幫助這個痛苦不堪的傢伙。但是大神官正無助地揮舞雙手，試圖想撲滅吞噬身體和衣服上的火舌，矮小的坎德人似乎幫不上任何忙。

「接著！」老人一把搶過野蠻人手中的手杖，交給坎德人。「把他打倒，然後我們可以試著撲滅他身上的火焰。」

泰索何夫接過手杖，用盡全力一揮，正中大神官的腹部，那個傢伙立時倒地。人羣中傳來驚嘆之聲。泰索何夫緊抓著手杖，張大了嘴，呆視著眼前的奇景。

火焰立刻就被撲滅，這人的袍子看起來仍完整如新，皮膚看起來也毫無損傷。他坐了起來，臉上有著敬畏和恐懼的神情。他看著雙手和袍子，一點灼傷的痕跡都沒有。衣服上連煙燻的痕跡也沒有。

「這東西醫好了他！」老人大聲地宣稱。「就是這柄手杖！看！」

泰索何夫看著手上的手杖。它是用藍色水晶製成的，而且正閃耀著藍色的光芒！

老人開始大喊，「叫守衛來！抓住這個傢伙，抓住那兩個野蠻人！還有他們的朋友！我看到這些人和這個騎士一起進來的！」他指著史東。

「什麼？」坦尼斯跳了起來，「老傢伙，你瘋了嗎？」

「快叫守衛來！」話已經開始傳開，「你看到了嗎？那把藍色的水晶杖？我們終於找到了！現在他們會放過我們了。快通知守衛！」

大神官掙扎著站穩腳步，臉上神情大變。平原女人和她的同伴站了起來，神情充滿警覺和恐懼。

「可惡的女巫！」韓德瑞克的聲音憤怒地顫抖著。「妳用邪惡的法術治療我！我要用火焰洗淨我的肉身，妳將接受火焰洗淨妳的靈魂！」話一說完，旁人還沒來得及阻止，他便把手伸進火焰之中！雖然表情痛苦不堪，但他卻沒有叫出聲來。接著，大神官捧著焦黑的手，臉上帶著殉教的勝利神情，越過人羣，走出了旅店。

「你們得趕快離開！」提卡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來警告他們。「全鎮的人都在找這柄藍色水晶杖！那些戴著斗篷的人警告大神官，如果他們知道有人藏匿那柄水晶杖，他們就會摧毀索拉斯。鎮民會把你們交給守衛的！」

「可是這柄水晶杖不是我們的呀！」坦尼斯抗議道。他眼角看到那個老人又坐回自己的椅子，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並眨眨眼，對坦尼斯笑了笑。

「你認為他們會相信嗎？」提卡使勁地揮了揮手。「看那邊！」

坦尼斯環顧四周，每個人都兇惡地盯著他們。有人緊握著手上的酒杯，也有人把手放在劍柄上。底下傳來的叫喊聲讓他的注意力轉回到朋友身上。

「守衛已經來了。」提卡說。

坦尼斯立刻站了起來。「我們得從廚房逃走。」

「沒錯。」她點點頭。「這些人一時之間還不會想到那里。但你們要快。他們很快就能完全包圍這里。」

多年的分別並沒有讓這些朋友一起面對威脅時的默契喪失。卡拉蒙已經戴上了閃亮的頭盔，拔出劍，背起背包，並且開始扶著弟弟站起來。

雷斯林抓起手杖，開始離開位置。佛林特握著戰斧，皺眉看著周遭旁觀的人。他們似乎都不願貿然地攻擊這些全副武裝的冒險者，只有史東冷靜地繼續喝著麥酒。

「史東！」坦尼斯緊張地說。「我們得趕快離開這里！」

「逃走？」騎士看起來有點驚訝。「逃離這羣烏合之眾？」

「是的。」坦尼斯呆了一下，突然想起這名騎士的榮譽是不允許他逃避任何危險的，他得想個辦法說服他纔行。「那傢伙是名狂信者，史東，他也許會把我們全綁在火柱上活活燒死！而且，」他突然憶起，「我們還得保護那位女士！」

「當然！還有那位女士！」史東立刻站起來走向平原女子。「女士，我願為您效勞。」他禮貌地點頭，這騎士不願在任何場合表現出慌張的模樣。「看來我們都惹上了這個麻煩，您的手杖讓我們全陷入極度的危險當中，您的處境更是危機四伏。這里是我們土生土長的地方，我們對這個地區很熟。而你們呢，就我所知，只是外來客。能保護您及您英勇朋友的安全，是我們的榮幸。」

「快點！」提卡拉著坦尼斯的手臂。卡拉蒙和雷斯林已經站在廚房門口了。

「把坎德人抓過來。」坦尼斯告訴提卡。

泰索何夫呆呆地站著，看著手上的手杖光芒逐漸消失，又恢復成原先不起眼的暗褐色。提卡一把抓起他的馬尾巴，把他一路拎到廚房門口。泰斯尖叫著把手杖丟在地上。

金月很快便把它撿起來，緊緊抱著。雖然受到許多驚嚇，但她望向坦尼斯和史東的眼神依然清澈；很明顯地，她的頭腦正在快速運轉中。她的同伴用平原人的語言大聲說了幾句話，她搖搖頭，他則揮了揮手並皺起眉頭。接著她應了一聲，她的同伴立刻閉上嘴，臉色看起來十分陰沉。

「我們決定和你們一起走。」她用通用語對史東說。「多謝你們的幫助。」

「走這邊！」坦尼斯拉著他們，緊跟在提卡和泰斯後面走向廚房門口。他回頭看到有些羣眾走向前來，但動作並不積極。

廚子瞪著他們闖進廚房來，卡拉蒙和雷斯林已經站在出口處。所謂的出口只不過是一個地板上的洞，上面繫著一條牢靠的繩子，直垂至四十呎下的地面。

「啊！」泰斯笑道，「原來這就是麥酒上來、垃圾下去的地方。」他抓住繩子，輕易地就滑了下去。

「真對不起，」提卡對金月道歉，「但這是唯一的出口。」

「我可以爬繩子下去，」女人笑道，隨即又加上一句，「雖然我已經有許多年沒玩過這種把戲了。」

她將手杖交給同伴，靈巧地慢慢爬下去。等她到了地面，同伴便把手杖丟給她，自己也跟著滑了下去。

「小弟，你要怎麼下去？」卡拉蒙問，臉上充滿關切之情。「我可以背你──」

雷斯林眼中充滿憤怒。「我可以自己下去！」法師嘶聲道。在阻止他之前，他便跳下那個洞口。每個人都倒抽了一口氣，深怕看到這個法師摔成一團肉泥。但法師卻出乎意料輕緩地往下降，袍子舞動著，法杖頂端的水晶球閃耀著光芒。

「他讓我毛骨悚然。」佛林特對坦尼斯抱怨說。

「快點！」坦尼斯把老矮人推向繩子。佛林特滑了下去，卡拉蒙緊接在後，他的體重讓繩子嘎吱作響。

「我最後一個走。」史東說，他手上握著已經出鞘的劍。

「很好。」坦尼斯知道爭執是沒有用的。他把長弓和箭袋掛在背後，抓緊繩子滑了下來。突然間他的身體一個搖晃，一時間止不住下滑的速度，雙手的肌膚不斷的被繩子撕裂。在落到地面之後，他看著破裂、流血的肌膚，不禁感到有些挫折。但是沒時間去管這些了，他抬頭看到史東正滑下繩子。

提卡的臉出現在樓上開口處。「到我住的地方去！」她無聲地指著樹林的某個方向，便消失了。

「我知道怎麼走！」泰索何夫自告奮勇地說。「跟我來。」

他們跟著坎德人快速前進，耳邊傳來守衛爬上旅店階梯的聲音。不習慣在索拉斯的地面上行走的坦尼斯，很快就迷路了。他看著頭頂的天橋和街燈，幾乎完全失去方向；但是泰斯仍然信心十足地向前行。旅店的聲音漸漸消失了。

「我們今天會躲在提卡的屋子里過夜。」穿過樹叢時，坦尼斯悄悄地對史東說。「免得有人認出我們，搜查我們的老家。明天一早大家都會忘記這件事。我會把這些平原人帶回我家住幾天。然後我們可以把他們兩人帶到海文的追尋者評議會去，讓他們接受盤問。搞不好我也會跟著去，我對那柄水晶杖很好奇。」

史東點點頭，對坦尼斯露出他帶著憂鬱的少見笑容。「歡迎回家。」騎士說。

「你也是。」半精靈微笑著說。

接著，他們幾乎同時撞上了停下來的卡拉蒙。

「我猜我們到了。」卡拉蒙說。

在街燈下，可以看見泰斯像個溪谷矮人般敏捷地爬上樹。其他人也慢慢攀上，卡拉蒙扶著他弟弟爬樹。坦尼斯忍著雙手的疼痛，慢慢爬上樹葉漸漸稀少的樹幹上。泰斯則像個飛賊般矯捷無比地上了門廊，眼見四下無人，他便對其他人打了個安全的手勢。接著他看向門鎖，對自己笑了笑，從袋子里不知道拿出什麼東西，不一會兒就把門鎖給打開了。

「請進。」他用主人的口吻說。

他們全擠進這間狹小的樹屋，高大的野蠻人被迫得縮著頭，以免撞到屋頂。史東找了張椅子讓女子坐下來，高大的野蠻人很快站到她身後。泰斯將窗簾拉上，雷斯林則升起壁爐的火。

「保持警戒。」坦尼斯說。卡拉蒙點點頭。戰士已經站到窗口去，留意著窗外的動靜。街燈的光芒穿過窗簾投進屋中，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眾人陷入沉默，面面相覷。

坦尼斯坐下來，他轉頭看著那個女子。「那柄藍色水晶杖，」他靜靜地說，「治好了他，這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她有些遲疑。「我──我纔拿到它不久。」

坦尼斯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它們還留著被繩子撕裂的血跡和傷口。他對她伸出雙手，慢慢地，女子臉色蒼白地用手杖碰了碰他，手杖開始發出藍色光芒。坦尼斯感覺到一陣輕微的刺痛流過全身。他眼睜睜看著自己手上的血跡消失，傷口逐漸癒合，疼痛跟著完全消失。

「真正的醫療神力！」他讚歎地說！

【註】

１　和卡拉蒙作戰，並且把他的寶劍弄斷的是食人妖（Troll）。食人妖是通常出現在森林和地底的肉食性生物。牠們外表看起來十分瘦弱，卻擁有驚人怪力。食人妖走起路來雖然像老人般駝著背，但卻能夠爬樹、用極高的速度在任何地形下移動。牠們不畏死亡，擁有極佳的再生能力，被砍下的肢體甚至能繼續攻擊敵人。只有火和強酸能讓牠們無法再生。卡拉蒙和食人妖作戰後，還能活著談笑風生，可見其武藝之高強。

２　五絃琴在克萊恩是種很少見的樂器。笛子和各種不同的號角（軍隊最愛的樂器）是較為常見的樂器。

## １─４打開的門．黑暗中的逃亡

雷斯林在火爐旁坐了下來，在微弱火光照耀下揉搓著瘦弱的雙手。他的雙眼直視房里另一邊的藍色水晶杖，金眸發出似乎比火焰更炙熱的光芒。

「你覺得如何？」坦尼斯問。

「如果她是個雜耍藝人，那麼她的技術實在讓人佩服。」雷斯林若有所思地說。

「放肆！你竟敢污辱酋長之女！」高大的野蠻人雙眉緊鎖，朝雷斯林的方向跨了一大步。卡拉蒙喉中發出低吼聲，從窗旁走到弟弟背後。

「河風，」女人趁著他走近時，將手放上他的臂膀。「別這樣，他沒有惡意。他們不相信我們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又不了解我們。」

「我們也不認識他們。」男人低聲道。

「可以讓我檢查一下嗎？」雷斯林問。

金月點點頭，把水晶杖遞了出去。法師渴切地伸出瘦削的手要接下水晶杖。當雷斯林一碰到它時，瞬即迸發出一陣藍色閃光和劈啪聲，法師痛苦地大叫。卡拉蒙見狀便要衝前去，卻被弟弟給攔住。

「別誤會，卡拉蒙。」雷斯林忍痛說著，「這位女士和這事無關。」

女人也一臉疑惑地看著手執的水晶杖。

「這是怎麼回事？」坦尼斯問道。「一柄同時可以傷人，也可以醫人的手杖？」

「它只是知道誰是同類，誰不是而已。」雷斯林舔舔嘴脣，眼中發出光芒。「看著，卡拉蒙，拿起水晶杖。」

「我不要！」戰士像看見毒蛇般地往後退。

「拿著！」雷斯林命令道。

卡拉蒙不情願地伸出顫抖的手，手指愈靠近，他的手臂抖得愈厲害。他閉上眼睛，咬緊牙關，準備承受極度的痛苦。他把手放到水晶杖上，卻沒有發生任何異狀。

卡拉蒙驚訝地張開眼，抓起水晶杖把玩著，臉上露出笑容。

「看吧！」雷斯林像是正在宣佈答案的魔術師。「只有心地善良、人格純潔的人，」他的語氣中帶著明顯的諷刺口吻，「才能接觸這柄水晶杖。這的確是柄神聖的醫療之杖，擁有神的祝福。這不是魔法，我從沒看過具有醫療能力的魔法物品。」

「小聲點！」正站在窗邊監視的泰索何夫說。「大神官的衛兵來了。」他小聲說著。

沒人出聲。他們可以聽見地精走在天橋上的腳步聲。

「他們正在沿街搜索！」坦尼斯不可置信地說，耳邊同時傳來附近一間屋子的敲門聲。

「追尋者要進屋來！」一個聲音粗嘎地說。停了一會兒之後，同樣的聲音問，「沒人在家，我們要把門踢開嗎？」

「還是不要好了。」另外一個聲音說。「我們最好把狀況回報，叫大神官自己來踢門。如果門沒鎖上，我們就自己進去。」

坦尼斯目光轉移到正對面的大門上，他感覺自己背後的毛髮根根豎立。他明明記得進來的時候，已把門關上且栓好了──現在竟然開了一道小縫！

「大門──」他低聲說，「卡拉蒙──」

戰士快速地移動到門邊，伸出手去正要把門關好──

腳步聲停在門外。「追尋者要進屋來！」地精（註１）正打算用力敲門，卻驚訝地發現門輕輕一推便開了。

「這屋子沒人住，」其中一個傢伙說，「我們到下一間去吧。」

「格魯，你真是一點想像力都沒有，」另一名傢伙說，「這是我們拿些錢花花的好機會呀！」

一名地精從門縫里探進屋里，目光停在肩上放著法杖、靜坐一旁的雷斯林身上。地精咕噥幾聲，高興地笑了起來。

「喔！看看我們找到什麼！一柄手杖！」地精眼中閃著光芒。牠朝雷斯林走近一步，同伴則緊緊跟在後面。「把手杖交給我！」

「當然可以！」法師低聲說。他把法杖遞向前，「施拉克！」他說。突然間，法杖頂端的水晶球亮了起來。地精驚叫著遮住眼睛，笨拙地想抽出劍。說時遲那時快，卡拉蒙抓住牠們的脖子，轟的一聲把牠們撞在一起。兩個傢伙倒在地上，發出薰人的惡臭。

「死了嗎？」坦尼斯詢問正藉著法杖光芒低頭察看的卡拉蒙。

「看起來好像是。」大漢嘆了口氣。「我太用力了。」

「這下搞砸了。」坦尼斯沉重地說。「又多殺了兩個大神官的士兵，我們很難避過這風頭了。他一定會徹底搜查整座城鎮，我們得趕快離開這里纔行！你們兩個，」他轉頭看著兩名野蠻人，「最好也跟我們一起走。」

「不管我們去哪里。」佛林特氣惱地低聲抱怨道。

「你們原本要去哪兒？」坦尼斯問河風。

「我們原先是要到海文去。」野蠻人不情願地回答。

「聽說那兒有很多智者，」金月說。「我們希望他們能解釋這柄水晶杖的能力。還記得我唱的歌嗎？那是真的。這柄水晶杖救了我們的命。」

「你們等一下有的是時間慢慢聊。」坦尼斯打斷她的話。「這些衛兵如果沒有在指定的時間內回報，整個索拉斯的地精部隊都會湧到樹上來。雷斯林，熄滅你的光。」

法師念出另一個咒語，「杜拉克！」水晶的光芒閃動一下，隨即熄滅。

「我們要怎麼處理這些屍體？」卡拉蒙問，一邊用腳踢著地上的死屍。「提卡怎麼辦？她會不會也惹上麻煩？」

「把屍體留下來。」坦尼斯腦中念頭轉得飛快。「把門砍倒。史東，去弄翻幾張桌子。我們得讓現場看起來像是有人闖空門，然後和這些傢伙打了起來。這樣便不會為她惹麻煩了。提卡是個聰明的女孩，她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還需要食物。」泰索何夫說完立刻衝進廚房，開始把架上的麵包，或是任何看起來能喫的東西塞到自己的包包里，還丟給佛林特一整皮袋的酒。史東弄翻幾張椅子，卡拉蒙則把屍體擺得像是經過一番激烈的戰鬥。兩名平原人站在火焰逐漸熄滅的壁爐前，不知所措地看著坦尼斯。

「好了。現在呢？」史東問。「我們現在要去哪里？」

坦尼斯遲疑了一下，考慮了眼前所有可能的選擇。這兩名平原人來自東方，如果他們說的是實話，他們的族人打算處死他們，那麼他們就不會想往東方去。眾人也可以南行，到精靈國度去避難，但坦尼斯很不想回到自己的故鄉。他知道精靈對闖進神祕國度的陌生人絕不友善。

「我們朝北走。」他終於說了。「我們護送這兩位到下一個岔路口，到時再決定接下來要去哪里。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走往西南方的路去海文。我計劃再往北走，去調查一下傳言中北方大軍集結的真相。」

「或許還可以遇到奇蒂拉。」雷斯林低聲地說。

坦尼斯臉紅了起來。「這樣可以嗎？」他問道。

「雖然你不是我們之中最年長的，但卻是最有智慧的。」史東說，「就像以前一樣，我們會跟隨你。」

卡拉蒙點點頭，雷斯林已經走到門邊。佛林特扛著酒囊，嘴里嘟噥著。

坦尼斯感覺到一雙細柔的手碰觸他的臂膀。他回頭面對女子那雙清澈的眼睛。

「我們很感謝。」金月緩緩說道，似乎還不習慣表達感激之情。「你為了我們冒生命危險，而我們只不過是陌生人。」

坦尼斯笑著握住她的手。「我叫坦尼斯，那對兄弟是卡拉蒙和雷斯林。騎士名叫史東．布萊特佈雷德，扛著酒的是佛林特．火爐，我們厲害的小鎖匠叫泰索何夫．柏伏特。妳叫金月，他是河風。現在，我們不陌生了。」

金月若有所思地笑了笑。她輕拍坦尼斯的手臂，倚著再度顯得毫不起眼的藍色水晶杖，走出大門。坦尼斯看著她，接著抬頭看見河風像戴著面具般，毫無表情地瞪著他。

「喔！」坦尼斯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至少我們之中『大多數』不再是陌生人了。」

很快地，眾人在泰斯的帶領下走出這棟屋子。坦尼斯靜靜站在屋里，望著地精的屍體發呆。在經過多年的旅行之後，這一次本該是溫暖而幸福的歸鄉之旅。他懷念起舒適的屋子，想著原本計劃要做的事，要和奇蒂拉一起做的事。他想像著漫長的冬夜里，在旅店的壁爐前說著故事。回到家中，蓋著溫暖的毛毯談笑，一覺醒來，發現屋外已經被白雪覆蓋。

坦尼斯踢散餘燼，奇蒂拉不會回來了。地精入侵了這個平靜的小鎮。而他正為了躲避一羣宗教狂在半夜逃亡，或許永遠也沒機會回家了。

精靈一般是不會注意到時間流逝的，他們的時間單位是以百年計算。對他們來說，季節的更迭就像午後的陣雨。然而坦尼斯有一半的人類血統，他能感覺到變化，就像暴風雨前夕人類會感到不安一樣。

他嘆口氣，搖了搖頭，頭也不回地離開這間屋子，只留下半倒的門在風中不住地擺盪著。

【註】

１　這些四處出沒的地精是全身惡臭，擁有扁平的臉、闊鼻子、大嘴和尖耳朵的矮小妖怪。牠們生性邪惡，但是卻沒什麼戰鬥力。如果不是因為牠們數目眾多，恐怕根本沒有人會願意注意牠們。

## １─５向佛林特告別．飛射的箭矢．羣星的訊息

坦尼斯盪過樹枝，躍落地面。其他的人依偎在一起，躲避上方街燈所投射下來的光芒。一陣冷風從北方吹了過來，坦尼斯回頭看去，發現亮光原來是搜索隊的燈光。他趕快將兜帽戴上，快步向前走去。

「風向改變了，」他說。「明早會下雨。」在隨風搖曳的詭異燈光籠罩下，他環顧著這一小羣冒險者──金月的臉上透露著疲憊；河風看起來雖然堅強，但雙肩卻也不復之前的挺拔。雷斯林則靠在路邊的樹幹上，一邊發抖一邊喘息著。

坦尼斯面對寒風，不禁也縮起脖子。「我們得找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纔行。」他說。「得找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坦尼斯──」泰斯拉了拉半精靈的斗篷。「我們可以走水路，水晶湖的距離是最短的。湖的另一邊有許多洞穴可以藏身，我們明天也可以少走一點路唷！」

「好主意！但是，泰斯，我們沒有小船呀！」

「一切包在我身上。」坎德人露出微笑，小小的臉蛋和尖尖的耳朵讓他在微弱的光芒下，看起來頗有些邪惡感。坦尼斯知道泰斯對這一切只覺得刺激有趣，他實在很想好好教訓他一下，讓他明白現在的處境有多艱險。不過坦尼斯知道這麼做只是徒勞，坎德人永遠不會感覺到「恐懼」的。

「坐船是個好主意。」坦尼斯考慮了一下之後終於回答。

「你帶路。還有，千萬別讓佛林特知道，」他又加上一句，「我會料理這件事的。」

「好呀！」泰斯咯咯笑著跑回同伴聚集的地方。「大家跟我來。」他輕聲地說，隨即大步前進。佛林特鬍子底下嘀嘀咕咕的，蹣跚地跟了上去。金月也跟著矮人前進。河風銳利的目光掃視眾人一眼，也快步追上金月。

「我想他還是不信任我們。」卡拉蒙觀察道。

「如果是你，你會嗎？」坦尼斯反問大漢。卡拉蒙的金色龍盔反射著微弱的光線，風吹開外套，就能輕易瞧見里面的鎖子甲。結實的大腿旁懸掛著一把長劍，肩上掛著短弓和箭袋，腰帶上大剌剌地插著匕首，盾牌上滿布著大大小小戰役的痕跡；這名壯漢已經準備好面對任何挑戰了。

坦尼斯將目光移向一旁，看了佩掛早在三百年前就被眾人唾棄的騎士徽記，卻仍驕傲自豪的好友史東。由於平日過著嚴以律己的生活，又受到貧窮所帶來的折磨，再加上四處找尋摯愛父親的艱困旅程，讓只比卡拉蒙大四歲的史東，看起來遠比他的實際年紀要蒼老許多。雖然只有二十九歲，他看起來卻像是個四十歲的中年人。

坦尼斯心想，也許連我們都無法彼此信任。

「有什麼計劃呢？」史東問。

「我們要坐船走水路。」坦尼斯回答。

「喔，糟糕！」卡拉蒙輕笑道。「告訴佛林特了嗎？」

「還沒，讓我來吧。」

「我們要怎麼弄到一艘船？」史東懷疑地問道。

「你還是不要知道比較好。」半精靈說。

騎士皺起眉頭，他的眼光投向前方不遠處、正沿著陰影快步而行的坎德人。「我不喜歡這樣。一開始我們成了殺人犯，現在又要偷東西！」

「我不認為我殺了『人』。」卡拉蒙不屑地說。「地精纔不算是人呢！」

坦尼斯注意到騎士正瞪著卡拉蒙。「史東，我也不喜歡這樣，」他很快地說，希望能夠避免一場爭端。「但這是情非得已的啊！看看那些平原人，自傲是唯一讓他們勉強站著的理由。看看雷斯林吧──」他們看著在乾枯樹葉上行走的法師，他全身的重量幾乎都靠著法杖支撐，偶爾還會從脆弱的身軀中迸出咳嗽聲。

卡拉蒙的表情突然陰沉下來。「坦尼斯說的沒錯，」他輕聲地回答。「我老弟快撐不住了，我得去幫他纔行。」說完，他飛快地離開兩人，趕到穿著長袍、彎腰駝背的孿生弟弟身旁。

「老弟，讓我扶你。」他們聽到卡拉蒙低聲說。

雷斯林搖搖頭，站得更遠了些。卡拉蒙聳聳肩，縮回了手。但這位高大的戰士仍然跟在弟弟身旁，隨時準備扶住他。

「為什麼他要這樣犧牲自己呢？」坦尼斯輕聲地問。

「手足之情，血濃於水啊！」史東意味深長地說。原本似乎打算接下去，但當他抬頭看見坦尼斯的臉龐時，突然閉上了嘴。坦尼斯看到了那種表情，知道他在想什麼。手足親情是一出生就成了孤兒的坦尼斯所無法領略的一種感情。

「快走吧！」坦尼斯打破僵局。「我們已經落後他們很多了。」

很快地，他們離開了索拉斯，進入環繞著水晶湖的一大片松樹林中。坦尼斯依稀聽見身後傳來低微的叫喊聲。「牠們已經找到屍體了。」他猜。史東嚴肅地點點頭。突然之間泰斯像是變戲法般從黑夜中出現在他們眼前。「通往湖邊的小徑大約有一哩長，」泰斯說。「我在小路的盡頭等你們。」他比了個大概的方向，接著就在坦尼斯來得及回答之前消失了。半精靈再度回頭看了看索拉斯的方向，發現有愈來愈多的火光向這里移動。看情形，搞不好連道路都被封鎖了。

「坎德人呢？」佛林特一邊從樹林里擠出來，一邊問道。

「泰斯要到湖邊等我們。」坦尼斯回答。

「湖？」佛林特的眼神里有了警覺。「什麼湖？」

「佛林特，這附近只有一個湖。」坦尼斯說著，同時努力在史東面前忍住笑。「快點！我們趕緊去吧！」精靈視力（註１）讓他可以看見卡拉蒙和他弟弟的瘦弱身影消失在前面的樹林中。

「我以為我們只是要在樹林里躲上一陣子而已。」佛林特推開史東，直向坦尼斯抱怨。

「我們要坐船過湖。」坦尼斯開始向前。

「絕不！」矮人咬牙切齒地說。「我絕不坐船！」

「上次那件意外是十年前的事了耶！」坦尼斯惱怒地說，「我這次會叫卡拉蒙乖乖坐好。」

「絕對不行！」矮人不為所動地說。「絕不坐船，我發過誓了。」

「坦尼斯！」他身後傳來史東的聲音。「有火光。」

「該死！」半精靈停下腳步向後察看。他過了一會兒才適應樹林中閃爍的火光，要命的搜索隊已經開始搜查索拉斯以外的範圍了！他快步趕上前面的卡拉蒙、雷斯林和兩名平原人。

「有火光！」他盡量壓低聲音喊道。卡拉蒙回頭一看，開始咒罵起來。河風舉起手，表示聽到這個消息。「我想我們得再快一點纔行，卡拉蒙──」坦尼斯開始發號施令。

「我們會盡快的。」卡拉蒙不慌不忙地說，他正攙扶著弟弟，粗壯的手臂環抱著雷斯林瘦弱的身軀，幾乎是抱著他前進。雷斯林雖然不停地咳嗽，但仍勉強繼續前行。史東跟著坦尼斯走，在他們奮力撥開樹叢前進的同時，仍然可以聽到後方傳來佛林特生氣的喃喃自語聲。

「坦尼斯，他不會來的，」史東說。「佛林特自從上次差點被卡拉蒙害得淹死後，便怕坐船怕得要命。你上次不在場，沒看到他被撈上岸後的表情。」

「他一定會來的。」坦尼斯喘息著說。「他不可能放著我們這些後生小輩獨自去冒險，卻沒有他在一旁照料！」

史東搖搖頭，仍不相信坦尼斯所說的。

坦尼斯再度回頭看了一眼，然而這次卻看不見任何火光。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在森林深處，火光被樹叢遮住。雖然修馬斯特．投德的腦袋不大靈光，但想必也猜得出他們會藉由水路逃走。坦尼斯突然停下來，小心地避免撞到其他人。「前面怎麼了？」他低聲說。

「我們到了。」卡拉蒙回答。看到水晶湖廣大的湖面之後，坦尼斯終於鬆了一口氣。風在湖面吹起陣陣漣漪。

「泰斯呢？」他壓低了聲音問。

「在那里吧！」卡拉蒙指著岸邊一個不停浮動的物體。坦尼斯勉強看見一個紅色發熱的小身影坐在一艘大船中。

清澈的藍黑色夜空閃爍著星斗，血紅的明月努林塔瑞（註２）剛從湖面上升起，它在夜空中的同伴索林那瑞（註３）則已經高掛天際，在湖面上撒下銀色光輝。

「在這種月色下，我們的身影根本就是清清楚楚、無所遁形！」史東抱怨道。

坦尼斯勉強能看見泰斯正掉頭回來找他們。坦尼斯低頭在黑暗中摸索著石塊，他將找到的石塊丟向湖中，正好落在船前方幾碼處。泰斯看見坦尼斯的信號，很快便把船推上岸邊。

「你要我們全擠上這艘船？！」佛林特害怕地說著。「你這半精靈一定是瘋了！」

「這船夠大。」坦尼斯說。

「不，我不上船。就算這是傳說中塔西斯城的白翼船，我也不坐。我寧願留下來和大神官拚命！」

坦尼斯不顧矮人的憤怒，對著史東說道，「把每個人都弄上船，我們馬上過來。」

「別耽誤太久，」史東警告說。「追兵的聲音很接近了。」

「我聽得見，」坦尼斯嚴肅地說，「你快走吧！」

「那是什麼聲音？」金月詢問走向他們的騎士。

「地精的搜索隊。」史東回答。「牠們利用哨聲來保持聯絡，牠們已經進入樹林里了。」

金月點頭表示了解。回頭和河風用平原族語交談，繼續剛剛被史東所打斷的討論。高大的平原人皺起眉頭，指著樹林的方向。

史東明白，他正試著說服她離開這羣冒險者。他或許有能力帶著她在樹林里躲過這些地精的追捕，但是機會不大。

「河風，別說了！」金月斬釘截鐵地說道。河風臉上帶著怒氣，一言不發地走向船。金月嘆口氣，看著他的背影，臉上帶有深沉的憂傷。

「女士，有什麼是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嗎？」史東體貼地問道。

「沒有。」她回答道。接著她自顧自地說，「他雖然擁有我的心，但卻得聽命於我。年輕時，我們曾以為可以克服這一切。但是我畢竟當酋長之女太久了──」

「為什麼他不肯相信我們？」史東問道。

「他跟我的同胞一樣對你們有著很深的成見。」金月回答。「我們平原人不相信人類以外的種族。」她回頭看了看。「坦尼斯的鬍子掩飾不了他的精靈血統，何況你們之中還有矮人、坎德人。」

「那麼你呢，女士？」史東問。「妳怎麼會相信我們呢？妳難道沒有那些成見嗎？」

金月轉頭面對他，史東發現她的雙眼有如身後的湖面般漆黑、深邃。「當我還小的時候，」她低沉地說，「我是族里的公主，同時也是女祭司。他們把我當女神一樣崇拜，我自己也這麼認為，並且很珍惜他們的愛戴。但後來──」她安靜下來，眼神中彷彿充滿了回憶。

「後來呢？」史東輕聲地問。

「我愛上一個牧羊人。」金月回答，雙眼注視河風。她嘆了口氣，朝著船的方向走去。

史東看著河風涉水把船拉近岸邊，而卡拉蒙和雷斯林正好走到水邊。雷斯林緊緊摟著袍子，全身發抖。

「我不能把腳弄溼。」他嘶啞地說道。卡拉蒙沒有浪費時間說話，便像抱小孩般地將弟弟輕輕抱起來，放到船中。法師瑟縮在船的後方，連一句道謝的話也沒有。

「我會把它扶住的，」卡拉蒙對河風說。「你先進去。」河風遲疑了一下，還是爬上了船。卡拉蒙幫金月登上船，河風趁船隻搖晃時抓穩了她，以免她摔倒。兩名平原人坐在船的前半部，也就是泰索何夫的後面。

卡拉蒙轉頭看著正走近的騎士，「後面在幹什麼？」

「佛林特說他寧願燒死也不願上船，至少他死時會覺得很溫暖，不會覺得又溼又冷。」

「我去把他丟進船里好了。」卡拉蒙說。

「你只會讓事情更棘手，別忘了上回就是你差點把他給淹死。讓坦尼斯去想辦法，他比我們擅長溝通。」

卡拉蒙點點頭，兩人在寒風中靜靜地等著。史東看到金月正傾慕地望著河風，然而他似乎並不領情。泰索何夫在位置上不安地動來動去，正打算問些問題，卻被騎士嚴厲的目光所制止。雷斯林渾身發抖，試著壓抑一陣劇烈的咳嗽。

「我要去幫忙。」史東終於開了口。「哨聲已經愈來愈接近，我們再等下去就危險了。」但就在此刻，他看到坦尼斯和矮人握了握手，自己一個人跑向船。佛林特則繼續待在樹林邊緣。史東搖搖頭，「我就說矮人不會來的。」

「有句話說得好──『像個矮人一樣固執（註４）』。」卡拉蒙咕嚷著。「而且這傢伙有整整一百四十八年的時間讓自己變得更固執。」大漢傷心地搖搖頭。「我一定會很想念他的。他不只一次救了我的小命，讓我去找他，朝他下巴揮一拳，保證他分不出自己在船上還是在自家的牀上。」

坦尼斯喘著氣跑上來，正好聽到最後一句。「別這樣，卡拉蒙，」他說，「佛林特不會原諒我們這樣做的。別擔心，他要躲回山里去。上船吧，火光向這邊集中了，我們在樹林里留下的足跡連最笨的溪谷矮人都能看見。」

「沒必要讓每個人都弄得全身溼透。」卡拉蒙說，一手扶著船舷。「你和史東先上船，我負責把船推開。」

史東跳了進去，坦尼斯拍拍卡拉蒙的背，也爬進船里。戰士開始把船推進湖中，水淹到膝蓋時，岸上傳來一聲叫喊。

「等等！」這是佛林特的聲音，一個模糊的身影正沿著樹林邊緣狂奔。「等一下！我來了！」

「快停下來！」坦尼斯喊道。「卡拉蒙！等等佛林特！」

「快看！」史東起身指向樹林。火光開始從樹林里出現，地精士兵正拿著冒煙的火把衝出來。

「佛林特，有地精！」坦尼斯大喊，「在你後面！快跑！」老矮人頭也不回地向岸邊飛奔，一手按著頭盔唯恐它掉落。

「我掩護他！」坦尼斯取下肩上的弓，藉著精靈視力，他成了唯一能在火把的亮光下清楚分辨敵人位置的人。他把箭搭上弓弦，卡拉蒙穩住船身，坦尼斯起身瞄準帶隊地精的模糊身影，放了一箭，正中地精的胸口，地精直挺挺地倒下。其他地精則慢了下來，開始取出自己的弓箭。當坦尼斯的箭再度搭上弓弦時，佛林特已經跑到了岸邊。

「等等！我來了！」矮人突然間像塊石頭般沉入水中。

「抓住他！」史東大叫，「泰斯，快劃回去！就在那邊，看到了嗎？那些泡泡──」卡拉蒙的手在水中瘋狂地翻攪著找尋矮人的蹤影。泰斯試著要把船劃回岸邊，但船的重量遠超過他的負荷。坦尼斯這回沒能命中目標，他喘著氣咒罵著，隨即又掏了枝箭。地精開始蜂擁地衝向湖邊。

「我找到他了！」卡拉蒙抓著矮人的腰帶，一把將渾身滴水的佛林特給提起。「不要亂動！」他對正瘋狂揮舞著四肢的佛林特說著。但矮人已經完全失去理智，偏巧又有一枝箭射中卡拉蒙的鎖子甲，像根羽毛般地卡在那里。

「我受夠了！」卡拉蒙大喊，他肌肉發達的手臂一揮，把矮人給丟上正愈離愈遠的船。佛林特抓住船舷，但是下半身還在船外，史東拉著他的皮帶把他給提上船，整艘船劇烈地搖晃著。坦尼斯幾乎站不穩，被迫丟掉手上的弓，緊抓著船邊，避免掉進湖里。一枝地精放的箭射進船里，差點射穿坦尼斯的手。

「泰斯！劃回卡拉蒙身邊！」坦尼斯大喊。

「我沒辦法！」手忙腳亂的坎德人回答道。一枝亂揮的篙差點打到史東。

騎士連忙把坎德人抱離原先的位置，抓住了篙，平穩地把船撐回卡拉蒙可以上船的位置。

坦尼斯扶住戰士後回頭對史東大喊，「快離開！」騎士用盡力氣把篙插入水中，船如箭般地脫離了岸邊。地精憤怒地大喊著。箭枝落在船的四周，渾身溼漉漉的卡拉蒙在坦尼斯身旁坐了下來。

「今晚是地精的箭術練習時間。」卡拉蒙喃喃地說，一邊從鎖子甲上拔出箭來。「我們在水面上看起來有夠明顯的！」

坦尼斯摸索著剛剛丟掉的弓箭，卻看到雷斯林坐直了身。「低下頭！」坦尼斯警告道。卡拉蒙也開始撲向他弟弟。但法師卻怒目瞪視著他們，手伸進腰間的袋子里。他靈巧的手指掏出某種東西，此時身旁正好飛過一枝箭，雷斯林卻毫無反應。坦尼斯正想將他撲倒時，便看出他已經陷入施法的出神狀態中。如果這時打擾他，只會帶來可怕的後果。施法者會從此忘掉這法術，或是更糟；法術會產生無法預料的反撲。

坦尼斯咬緊牙關看著雷斯林，後者舉起枯瘦的手臂，讓手中的法術藥材緩緩地從指縫間掉落到船底。坦尼斯這纔看出這些神祕的藥材原來是沙子。

「阿茲．薩拉克．西努拉藍．克拉那威！」雷斯林喃喃念著，接著朝岸邊用右手畫了一道對等的弧形。坦尼斯回頭望向岸邊，地精們一個接一個地放下弓，倒了下去，彷彿是雷斯林親手碰觸了牠們似的，箭雨停了下來。站在較遠、不受影響的地精仍瘋狂地湧向岸邊。這時，史東已經將整艘船帶離了射程之外。

「小雷，幹得好！」卡拉蒙發自內心地說。雷斯林眨了眨眼，意識終於回到現實，接著就倒了下去。卡拉蒙扶住他，並且緊擁著他一陣子。不久雷斯林坐起身，深吸一口氣，又咳了起來。

「我沒事。」他低聲說，一邊掙脫卡拉蒙的擁抱。

「你對牠們施了什麼法？」坦尼斯一邊把落在船上的箭矢撿起來丟到湖中，一邊問道。有些地精會在箭頭上淬毒，把它們留在船上很危險。

「我讓牠們都睡著了。」（註５）雷斯林打著寒顫，從齒縫間擠出話來。「我現在得休息了。」他靠著船壁躺了下去。

坦尼斯注視這名年輕法師，雷斯林的確在技巧和能力上精進不少。但願我能信任他，半精靈心想。

船慢慢地滑過映滿星斗的湖面，萬籟俱寂中，只聽到船篙拍擊著水面的節奏，和雷斯林不停咳嗽的聲音。泰索何夫拿出方纔佛林特經過一陣慌亂後仍然帶著的酒囊，試著想讓溼透的矮人喝上一口，但佛林特瑟縮在船的一角，只顧著看著水面發呆。

金月將身上的毛皮擁得更緊些。她穿著族人常穿的鹿皮衣和褲子，皮靴也是用同樣柔軟的皮製成。當卡拉蒙把佛林特丟上船時，水花濺溼了她的衣服，鹿皮衣溼漉漉地緊貼著她。很快地她就開始發起抖來。

「披上我的外衣。」河風用他們的語言說著，並脫下自己的熊皮斗篷。

「不，」她搖搖頭。「你的燒還沒退，你也知道我從沒生過病，不過──」她抬頭看著他，嘴角含笑，「你可以抱著我，我們兩個的體溫可以讓我們度過這個寒夜。」

「酋長之女，這是上司對下屬的命令嗎？」河風故意取笑她，同時將她緊緊擁入懷中。

「是的。」她倚著他強壯的身體，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她抬頭看著滿天星斗，突然間屏住呼吸，身體僵硬了起來。

「怎麼了？」河風抬頭看著，同時問道。

其他在船上的人雖然不了解他們說的話，但是都看得出他們被夜空中的某樣事物所吸引。

卡拉蒙戳了戳弟弟，「小雷，怎麼啦？我什麼也沒看見呀！」

雷斯林直起身來，褪下兜帽，又劇烈地咳了起來。這一陣咳完後，他開始探視著夜空。突然間，他睜大眼睛，彷彿看見什麼不尋常的事物。雷斯林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臂，緊抓住坦尼斯的手，直到他被迫回頭來想要掙脫這束縛。「坦尼斯──」雷斯林嘶啞地說，彷彿連呼吸也快停止。「星座──」

「什麼？」坦尼斯被他蒼白的金色皮膚和炙熱的奇異眼神給嚇了一跳。「星座怎麼了？」

「不見了！」雷斯林勉強擠出一句話，又更劇烈地嗆咳起來。卡拉蒙緊緊抱著他，彷彿怕他散了一樣。雷斯林終於恢復了呼吸，用手揩拭嘴角。坦尼斯看見他手上沾滿暗紅色的鮮血。雷斯林深吸一口氣，開口說道。

「我們稱為『黑暗之後』及『英勇戰士』的兩個星座消失了。黑暗之後來到了克萊恩，而英勇戰士則是要來阻止祂。我們所聽到的一切邪惡傳言即將成真。戰爭──死亡──毀滅──」他的話語又被一連串的咳嗽所打斷。

卡拉蒙扶住他，「小雷，別這樣。」他安慰地說，「何必為了幾顆星星窮緊張呢！」

「不過是幾顆星星──」坦尼斯呆滯地重復道。史東再度撐起了篙，航向對岸。

【註】

１　精靈視力──這是克萊恩諸神賜與精靈的一項天賦。精靈們除了視力比其他種族要好之外，他們還具有在夜間視物的能力，也因此，讓他們成為克萊恩上最要命的弓箭手。

２、３　努林塔瑞（Lunitari）、索林那瑞（Solinari）：它們是克萊恩天空中肉眼可見的兩個月亮。紅色的努林塔瑞是紅袍中立法師的守護神，賜給他們力量。白色的索林那瑞則是白袍的善良法師的指導者，在行善之道上庇佑著他們。遠古的傳說中記載著，當「全聖之戰」即將開始之時，索林那瑞、努林塔瑞和努塔瑞（Nuitari）是分屬於三個陣營的不同神祇，祂們事先就預見到了這場逼迫諸神分裂的戰爭。由於對魔法共同的熱愛，祂們決定避開這場戰禍，離開諸神棲息的天空，轉而停留在更為靠近克萊恩的地方。三位神明各自挑選屬意的學生，教導他們魔法的力量，法師這種職業也從此誕生。至今，三位神明仍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在夜空中，賜與祂們所守護的法師們力量。

４　矮人們多半會把這個特質稱為「意志堅定」。每一位矮人都會頑固地聲稱，他們比其他人要更頑固。任何旁聽這爭執的人都會坐下來，深深地嘆氣。

５　雷斯林在此所施的法術是「睡眠術」（Sleep），這個法術可以讓相當數量的生物（生物等級愈低就愈多）陷入昏迷。只有在受傷時，這些生物才會醒過來，否則一般的噪音也不會造成任何影響。這個法術需要一撮細沙、玫瑰花瓣或是活蟋蟀。

## １─６洞穴中的一夜．意見衝突．坦尼斯下定決心

一陣冷風掠過湖面。烏云由北飄來，遮去星宿西沉後所留下的空洞。眾人都屈身躲在船中，把斗篷拉得更緊，任憑豆大的雨珠撒下。卡拉蒙加入撐篙的行列，他試著要和史東說話，但是騎士並不理睬，只是保持沉默，偶爾用索蘭尼亞語喃喃自語。

「史東！那邊！左手邊大石頭中間！」坦尼斯指著那個方向大叫著。

史東和卡拉蒙更使力地撐著篙，大雨讓辨別岸邊的陸標變得更加困難，有一段時間，他們甚至以為自己正航向無邊無際的黑暗當中。大石羣赫然出現，史東和卡拉蒙趕緊把船駛近岸邊。坦尼斯跟著跳入水中，把船拉靠近岸。大雨傾盆而下，每個人都又溼又冷。他們把全身僵硬、受到驚嚇的佛林特給抱了下來。河風和卡拉蒙把船藏到岸邊的樹叢里。坦尼斯帶領大家沿著碎石子路來到峭壁上的一個洞口前。

金月狐疑地看著這個洞口，表面上看來，它似乎只是個懸崖上的小開口，但里面的空間卻大得足以讓他們舒服地伸展四肢。

「好一個家呀！」泰索何夫四顧道。「就是沒什麼傢俱而已。」

坦尼斯對著坎德人微笑道，「我想能在這里過夜就不錯了，就算是矮人也沒理由抱怨。只要他敢，我就叫他回船上去睡。」

泰斯也露出微笑，看見坦尼斯恢復原先的樂觀真是不錯。他總覺得這位好友顯得心事重重，也優柔寡斷了些，不像以往（註１）那個果斷的天生領導者。幸好在他們踏上逃亡之路後，那種光芒又重新回到半精靈的眼中。他已經擺脫低潮，開始像以前一樣掌控全局。不管他是為了什麼而煩惱，他都需要這次冒險來幫他忘掉那些事。坎德人雖然一直不能理解坦尼斯內心的掙扎，不過他倒是很喜歡這次的冒險。

卡拉蒙抱著弟弟從船上下來，極其輕柔地將他放在洞穴溫暖的沙地上。河風則升起了火，潮溼的木柴劈啪響了一陣，終於冒出火舌，輕煙不斷往上升，由一個裂縫飄了出去。平原人用樹叢和斷落的樹枝把洞穴入口遮住，一來可遮掩火光，二來也能把雨阻隔在外。

他很稱職，坦尼斯看著這個野蠻人工作時想著，他幾乎可以成為我們的一員。坦尼斯嘆了口氣，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雷斯林身上。他跪在年輕法師的身旁，滿是關心的神情。雷斯林火光下蒼白的臉孔，讓坦尼斯想起多年前，他和卡拉蒙及佛林特將他從一羣正打算活活燒死他的暴民手中，驚險救出的往事。雷斯林那次本來打算拆穿一個騙光全村積蓄的虛偽牧師，但村民卻把怨氣出在他身上。就像坦尼斯對佛林特說的──人們總需要有些東西讓他們相信。

卡拉蒙在弟弟身旁忙進忙出，並為他蓋上厚重的斗篷。雷斯林的身體因為咳嗽而不斷抽搐，嘴角也流出血沫，他的眼中閃爍奇異的光芒。金月跪在他身邊，手中捧著一杯酒。

「你可以喝酒嗎？」她輕柔地問。

雷斯林搖搖頭，試著要開口，卻只能一邊咳嗽一邊推開她的手。金月抬頭看著坦尼斯。「不然，用我的水晶杖？」她問。

「不要。」雷斯林嗆咳道，作勢叫坦尼斯過來。然而即使坐在他附近，坦尼斯也只能勉強聽見法師的聲音，他說的話不停地被喘氣和咳嗽聲打斷。「水晶杖醫不好我的，坦尼斯。」他喘息道。「別把它浪費在我身上。如果它真是受到眾神祝福的物品──它的力量想必有限。為了換取我的魔力──我奉獻我的身體做為祭品。這種傷害是永遠的，無藥可救──」他的聲音漸漸變弱，眼睛也跟著合上。

一陣風吹進洞窟中，讓火舌突然竄動。坦尼斯正巧抬頭看見史東推開洞口的樹枝，帶著佛林特走了進來，兩人全身溼透；後者的腳步踉蹌，幾乎是被半拖著進來。史東把他丟到營火旁邊，自顧自地走開。史東對矮人已經失去耐性，坦尼斯也注意到──他對所有的人都去去耐性。坦尼斯對他投以關切，卻看到他的臉上表情陰沉。史東喜歡一切事物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奇異的天象，代表了自然秩序的混亂，讓他感到十分困擾。

泰索何夫用一條毯子蓋在正坐在地上發抖的矮人身上。矮人的牙關打顫，連頭盔都抖了起來，「船──船──」是他唯一說得出來的字。泰斯倒了一杯酒給他，矮人貪婪地喝著。

史東轉頭用厭惡的眼光瞧著佛林特。「我守第一班的夜哨。」他說完便走向洞口。

河風也站了起來，「我跟你一起守夜。」他說。

史東停了下來，慢慢地轉頭面對高大的平原人。坦尼斯可以看見騎士臉上的肌肉在火光下抽動著，嘴旁的法令紋愈來愈明顯。雖然身高沒有河風高，但騎士的高貴氣質與堅毅外表，讓他們倆的氣勢似乎不相上下。

「我是索蘭尼亞騎士的一員，」史東說。「我的承諾代表我的榮譽，我的榮譽就是我的生命。在旅店中我答應過要保護你和那女士的安全，你如果不相信我，就等於不相信我的榮譽，這是種莫大的侮辱，我無法容忍任何人這樣侮辱我。」

「史東！」坦尼斯站了起來。

騎士舉起手來阻止他，目光仍緊盯著平原人。「坦尼斯，不要阻止我。」史東說。「你們野蠻人用什麼武器戰鬥？刀？劍？」

河風漠然的表情絲毫沒有改變，他用深邃的黑眸打量著騎士，然後小心翼翼地說，「我不是懷疑你的榮譽，我也不知道你說的什麼城市和騎士──老實說，我很害怕。正因為我害怕，所以我的表現才變得如此。自從拿到藍色水晶杖後，我便持續處在這樣的恐懼中。我最擔心的還是無端被牽扯進來的金月。」平原人望向金月，眼中反射著火焰的光芒。「失去她，我只剩下一個軀殼。我怎敢大意──」他說不出話來。冷漠的面具被傷痛所取代。他雙膝一個不穩，軟了下去。史東連忙抓住他。

「你沒辦法信任我們，」史東說，「我可以體會，你累了，而且才大病過一場。」他和坦尼斯一起讓河風平躺在洞穴後方。「去休息吧，讓我來守夜。」騎士推開洞口的樹枝，一言不發地走入雨中。

金月靜靜地聽著方纔的對話，然後，她將兩人隨身攜帶的物品移到洞穴後方，跪在河風身旁。他緊擁著她，將自己的臉深深地埋在她如云般的金髮里。兩人裹著河風的皮毛斗篷，靜靜躺在洞穴的地板上，很快便沉沉睡去。金月幸福地把頭枕在戰士的胸膛上。

坦尼斯鬆了一口氣，回頭看著雷斯林。年輕的法師已經睡得很熟，口中有時會呢喃著無人能懂的咒語，雙手像是想抓住什麼似地揮舞著。坦尼斯轉頭望向其他人，泰斯盤腿坐在營火前，正仔細端看著剛才「找到」的東西。坦尼斯認得的東西有︰幾只發亮的戒指、少見的錢幣、蚊母鳥的羽毛、一段麻繩、一串珠鍊、肥皂做成的娃娃，和一枚哨子。其中一隻戒指看來很眼熟。戒指上的紋飾出自精靈的雕工，讓坦尼斯憶起腦中一個幾乎已經快要遺忘的身影。這是以純金打造，上頭雕刻著長春藤葉的精緻戒指。

坦尼斯靜靜朝坎德人走去，刻意放輕腳步，以免吵醒別人。「泰斯──」他拍了拍坎德人的肩膀，指了指面前的東西。「我的戒指──」

「你的？」泰索何夫張大眼睛，無辜地問道。「原來是你的啊！很高興我能替你找到它。你一定不小心把它忘在旅店里了。」

坦尼斯哭笑不得地拿回戒指，在坎德人身旁坐了下來。「泰斯，你有這個區域的地圖嗎？」

坎德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地圖嗎？當然有啊！」他把地上的寶物掃成一堆，丟進一個包包里。接著從另一個包包中拿出一個手工雕刻的卷軸盒，從盒子里抽出成堆的地圖來（註２）。坦尼斯以前便曾看過這些收藏品，但每次看到都還是免不了一陣驚訝。這些地圖畫在各種不同的材料上，從最好的紙到獸皮，甚至包括某種經過乾燥處理的葉子。

「坦尼斯，我以為你認得這里的每一棵樹呢！」泰斯翻閱著地圖，偶爾停下目光瀏覽自己最心愛的收藏。

半精靈搖搖頭，「我的確在這住了很多年。」他說，「但是我不知道這里的每一條小路和密徑。」

「你也不會找到太多這類通往海文的小路。」泰斯從地圖堆中抽出一張，「最快的路當然是穿越索拉斯山谷的海文大道。」

坦尼斯藉著快要熄滅的營火看著地圖。「你說的沒錯，」他說。「那條路不但是最快的，看來似乎也是前面幾哩路上唯一的途徑。我們的南北方都橫跨著卡若理山脈，沒有任何其他的小路。」坦尼斯皺著眉把地圖收好，還給泰斯，「大神官想必也很清楚這點。」

泰索何夫打了個呵欠。「那麼，」他說，一邊謹慎地把地圖收回盒子里，「這需要比我聰明的人才能想出解決之道，我只負責享受冒險的樂趣就好。」把盒子小心收回袋子里後，他像隻小動物般地蜷縮起來，安詳地睡去。

坦尼斯羨慕地看著他。雖然全身痠痛，但是壓力令他難以成眠。其他人幾乎都已經睡去，只剩下戰士在看顧著弟弟。坦尼斯走向卡拉蒙。

「睡一覺吧！」他低聲說。「我會幫你照顧雷斯林的。」

「不，」強壯的戰士回答。同時伸手將弟弟身上的斗篷理了理。「他可能會需要我。」

「但你得休息一下才行。」

「我會的。」卡拉蒙微笑道。「你自己好好休息吧，保姆大人。你的孩子們都睡著了，連矮人也不再發抖了。」

「不用看也知道。」坦尼斯說，「搞不好連索拉斯的大神官也聽得見他的鼾聲。兄弟啊！這樣的相聚真是大大出乎我們五年前所料！」

「又有什麼是我們料想得到的呢？」戰士輕柔地問道，同時低頭看著自己的弟弟。

坦尼斯拍拍他的肩膀，接著裹起自己的斗篷躺在地上。最後，終於沉沉睡去。

夜逐漸過去，對守夜的人來說很漫長，對熟睡的人卻很短暫。卡拉蒙接替史東，坦尼斯接替卡拉蒙。暴風雨整夜不停，風在湖面上掀起一波波白浪，閃電像著了火的樹枝般將夜空照亮，雷聲則持續不斷。直到清晨，風雨才逐漸停息。半精靈看著東方破曉，雨云卻仍低垂，天空中見不到朝日的蹤影。坦尼斯感到愈來愈沉重的壓力，北方的惡劣天候看來永無止境。秋天的暴風雨非常罕見，特別像是這麼劇烈的暴風雨，風勢也凜冽得不大尋常；一般風都是由大平原上吹來，吹的是東風，但這會兒竟然颳起了北風。由於他對天氣特別敏感，因此這和雷斯林所說，有關星座的事一樣令他感到困擾。雖然還只是清晨，但他已經體認到必須盡快撤離纔行。於是他二話不說，便進到洞穴里叫醒其他人。

洞穴在灰濛濛的清晨里看來有些霧茫茫的。金月和泰索何夫正在準備早餐，河風在洞穴後頭抖著金月的毛皮斗篷。坦尼斯注視著他──坦尼斯進來時他正想對金月說些什麼，但並沒有說出口，只是意味深長地看著她。金月臉色蒼白，看起來頗為困擾。坦尼斯猜想，河風一定是為了昨晚的失態而懊悔。

「我怕食物不夠了。」金月把麥片倒進滾水中，一邊說著。

「提卡的櫥櫃里東西不多。」泰索何夫抱歉地加上一句，「我們有一條麵包、一些牛肉乾、一塊奶酪，還有一些燕麥片。提卡一定是把存糧都喫光了。」

「河風和我也沒帶什麼乾糧，」金月說，「我們也沒料到會有這趟旅程。」

坦尼斯正準備要問她有關水晶杖和那首歌的故事，但大家已經聞香而來。卡拉蒙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他看著鍋子里的早餐，不敢置信地說，「就這些？只剩麥片？」

「晚餐還更慘呢！」泰索何夫微笑道。「你得勒緊腰帶了，反正你看起來也太胖了點。」

大漢無奈地大聲嘆息。

這頓寒酸的早餐在寒冷的清晨里，並沒有為大家帶來一絲愉悅的氣息。史東不願瓜分已經匱乏的食物，獨自一人到洞穴外去守衛。坦尼斯可以看見騎士坐在石頭上，憂鬱地盯視平靜的湖面。卡拉蒙很快就喫完自己那一份，又毫不客氣地喫掉弟弟的那份，趁著騎士走出去時再連他那份也解決掉。之後便若有所思地看著其他人的早餐。

「你還要喫嗎？」他指著佛林特的麵包問道。矮人對他怒目而視。泰索何夫看到他的眼神轉向自己的盤子，連忙把剩下的麵包塞進嘴里，差點就噎到。坦尼斯心想，至少這樣可以讓他暫時閉嘴，免得被坎德人尖銳的講話聲所幹擾。泰斯整個早上都在取笑佛林特，稱呼他海王子、船長，問他目前魚市場的價格、戴他們渡河要收多少渡船費等。佛林特終於忍不住對他丟了顆石頭，坦尼斯只好叫泰斯到湖邊去洗鍋子。

半精靈接著走到洞穴後方。「雷斯林，你現在覺得身體如何？」他問。「我們馬上就要出發囉！」

「好多了。」年輕的法師用他輕柔、虛弱的聲音回答，他正喝著一些自製的草藥。坦尼斯瞧見杯里冒著熱氣的液麪上，飄著幾片羽狀綠葉。藥的味道聞起來既酸又苦，雷斯林喝下去時不禁蹙眉。

泰索何夫快步奔回洞穴中，錫製的鍋盤叮噹作響。坦尼斯咬牙切齒，想警告坎德人小聲點，但隨即改變了念頭，反正說了也沒用。

佛林特看到坦尼斯臉上的表情，便從坎德人手上搶過鍋盤，然後打包。「留神點！」矮人低聲對泰索何夫道。「否則我就把你的馬尾綁在樹上，然後吊起來，警告其他的坎德人──」

泰斯伸手從老矮人的鬍子里拔了一些東西出來。「哇！看呀！」坎德人快樂地大喊。「海草耶！」佛林特大吼著撲向他，卻被泰斯敏捷地閃開了。

史東推開洞穴口的樹枝進來時，發出了沙沙聲。他的臉色十分難看。

「不要胡鬧！」史東說，他盯著佛林特和泰斯，氣得鬍子都發抖了。憤怒的眼光隨即轉向坦尼斯，「我在湖邊就能清楚聽見這兩個傢伙的聲音！這會讓全克萊恩的地精都殺過來的！我們得趕快離開這里纔行！往哪兒走？」

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下來。每個人都停下手上的事，轉頭看著坦尼斯──只有雷斯林例外。這名年輕法師正頭也不抬地用一條白布努力擦拭著杯子，彷彿對這件事毫無興趣。

坦尼斯嘆了口氣，抓了抓鬍子。「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索拉斯的大神官已經腐敗不堪了。他利用那羣無賴地精來控制這個地方，如果再讓他取得這柄水晶杖，一定會用來為己牟利。我們為了找尋真神的蹤跡努力多年，現在終於有了結果，我可不打算將它拱手讓給那個騙徒。提卡說她相信海文的高階追尋者應該仍對真相感興趣。也許他們能告訴我們這柄水晶杖的由來和真正的力量。泰斯，把地圖給我。」

坎德人從袋中倒出一堆東西，搞得一地亂糟糟之後才找到地圖。

「我們目前在這里，水晶湖的西岸（註３），」坦尼斯繼續說，「北方和南方的卡若理山脈分支，構成索拉斯山谷邊界。兩邊都無路可走，除了索拉斯南方的蓋特威大道──」

「那八成已被地精給看守住了，」史東喃喃道。「東北方還有些小路──」

「可是那得要渡過這個湖纔行！」佛林特害怕地說。

「是的。」坦尼斯繼續保持表情的鎮定，「得渡過湖纔行。但是這些路通往大平原，我不認為你們會想往那個方向去。」他看著金月和河風。「往西的路經過哨兵峯和陰影谷到海文，這顯然是唯一的路。」

史東皺起眉頭。「如果那里的高階追尋者也跟索拉斯那票人一樣腐敗呢？」

「那麼我們就繼續往南走，到奎靈那斯提去。」

「奎靈那斯提？」河風怒目而視。「精靈的領地？不行！那里是禁止人類進入的！再說，那條路是隱藏起來的──」

一個微弱、喘息的聲音打斷了討論。當雷斯林說話時，每個人都轉頭看著他。「我知道有條路。」他的聲調微弱卻帶些嘲諷，金色的眼眸在晨光中閃爍。「經過闇黑森林的路，可以直達奎靈那斯提。」

「闇黑森林？」卡拉蒙小心地重復了一遍。「不！坦尼斯！」戰士搖搖頭。「我寧可每天和活著的怪物作戰，但死的可不行！」

「死的？」泰索何夫連忙問道。「卡拉蒙，快告訴我──」

「泰斯，閉嘴！」史東打斷他的話。「闇黑森林是個瘋狂的提議。膽敢進去的人沒有一個能生還。你想把水晶杖當作祭品獻上嗎，法師？」

「等一下！」坦尼斯突然出聲。每個人都靜了下來，連史東也不再開口。騎士看著坦尼斯冷靜、若有所思的面孔，眼中藏著多年冒險的經驗和知識。騎士常常想，自己為何會甘於接受坦尼斯的領導？他怎麼說也不過是個半精靈雜種，既無貴族血統，身上穿戴的護甲也沒什麼名堂，更別提刻有光榮徽記得盾牌。但史東還是追隨著他，再也沒有任何人比坦尼斯更令他尊敬。

這一生對騎士來就像個不解之謎。除了誓死恪守著騎士信條而活外，沒有其他的理由能解釋。「Est Sularus oth Mithas──榮譽即吾命。」這守則把榮譽規範得比克萊恩的任何人都嚴謹，騎士信條成為七百年來無人能打破的真理，但是史東私底下擔心著，有一天，當最後一戰來臨時，騎士信條將會遇到無解的難題。他知道當這一天來臨時，坦尼斯會在他身邊，修正整個崩潰的價值觀。因為史東只是單純地遵守騎士信條，坦尼斯卻是以身作則。

坦尼斯的發言把騎士又拉回現實，「我必須提醒你們，這柄水晶杖不是我們其中任何人的『賞賜』。如果硬要說這柄水晶杖屬於任何人，那麼金月是理所當然的擁有者。我們不比索拉斯的大神官更有資格擁有它。」坦尼斯轉頭看著金月。「女士，妳的意思呢？」

金月看著坦尼斯和史東，接著望向河風。「妳知道我的想法。」他冷冷地說，「但，妳是酋長之女。」他站起身，不顧她懇求的眼光，走了出去。

「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坦尼斯問。

「他希望我離開你們，把水晶杖帶到海文去。」金月低聲說著。「他說你們會增加我們的危險，我們單獨行動會比較安全。」

「增加你們的危險！」佛林特忍不住爆發了。「我們不會待在這里，我也不會差點淹死，要不是──要不是──」矮人氣得說不出話來。

坦尼斯抓住他的手，「夠了。」他抓抓鬍子。「妳跟我們在一起會比較安全。妳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嗎？」

「我願意，」金月低聲回答。「──至少暫時是如此。」

「好的。」坦尼斯說。「泰斯，你認得路，就當我們的嚮導。千萬記住，我們不是來野餐的！」

「是的。」坎德人回答。他把隨身的大包小包掛在腰間和肩膀上，經過金月身邊時，還體貼地輕拍了她的手，接著走出洞口。其他人也很快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快步跟上。

「又要下雨了，」佛林特看著低垂的雨云咕噥道。「我應該留在索拉斯才對。」他開始走向前，不停地喃喃自語，同時調整背上的戰斧位置。坦尼斯一邊等著金月和河風，一邊笑著搖搖頭。至少有些東西是永遠不會變的，矮人就是其中之一。

河風把金月和自己的背包一起背上肩，「我今天早上已經把船給藏好了，」他又恢復毫無表情的那張面具。「以防我們會再次需要它。」

「好主意，」坦尼斯說，「謝了！」

「請走在前面，」河風比個手勢，「我殿後以便除去我們的足跡。」

坦尼思想再次感謝這個平原人，但河風已經轉頭開始他的工作。走上小徑，半精靈不禁搖搖頭；他聽見身後金月輕聲地以他們的語言問了句話，河風則簡單而粗魯回答了一個字。坦尼斯聽見金月嘆了口氣，接著所有的話聲都被河風掩飾足跡的沙沙聲給掩蓋過去。

【註】

１　坦尼斯和泰斯的第一次相遇是在索拉斯。當時有個惱怒的鐵匠指控這名坎德人偷東西。這鐵匠的名字叫作佛林特。

２　泰斯酷愛地圖的這個喜好是繼承自父親。並非所有坎德人漫遊的慾望都和收集地圖有緊密的連結。

３　索拉斯山谷就位在卡若理山脈的哨兵峯之中。這座山谷的最中央就是水晶湖。

## １─７水晶杖的故事．奇怪的牧師．不祥的預感

索拉斯山谷遍野的翠綠中蘊含著生命的脈動。在濃密樹林的廣被下，遍佈著灌木叢和爬藤類植物，地面上則交錯著惱人的纏腳藤。如果路過者一不小心，這些藤類就會迅速攀附而上，緊抓住受害者的腳踝不放，直到無辜的受害者被山谷中四處巡狩的肉食動物給逮獲為止。在這些肉食者享用晚餐的同時，纏腳藤也可以獲得它們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養分──鮮血。

他們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才披荊斬棘地清出一條通往海文大道的路。每個人都疲累飢渴、一身是傷，相較之下，眼前通往海文的平直泥土路便成了讓人振奮的景象。當他們踏上泥土路開始休息後，才發現整座森林就像被人摀住了嘴般地安靜。雖然他們好不容易抵達平坦的大道，卻沒人想要貿然離開樹叢的庇蔭。

「你覺得這樣安全嗎？」卡拉蒙從樹叢間的空隙窺探著。

「不管安不安全，這都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坦尼斯插嘴說道。「除非你會飛，或是你想回森林里待著。剛剛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走了幾百碼，照這樣的速度，我們大概得下星期才能抵達下個岔路口。」

大漢紅著臉辯白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抱歉，」坦尼斯嘆了口氣。他也眺向路的盡頭，樹林把路包圍得像座陰暗的長廊。「我跟你一樣也不喜歡這種情況。」

「我們要各自行動還是一起走？」史東冷酷地打斷了他認為毫無意義的對話。

「我們一起行動。」坦尼斯回答。隨後他又道，「但還是得有人先去勘察──」

「坦尼斯，交給我吧！」泰斯從坦尼斯的手肘底下鑽出來，自告奮勇地說。「沒有人會對一個獨自旅行的坎德人起疑心的。」

坦尼斯皺起眉頭，泰斯說的對，的確沒有人會懷疑他。每個坎德人天生都熱愛冒險，在克萊恩上四處遊歷，尋找刺激的事物。但是泰斯有個不好的習慣，只要遇到更有趣的事情，他很容易就會忘記原先的任務是什麼。

「好吧！」坦尼斯最後說。「但是，泰索何夫．帕伏特，照子放亮、機靈點。別到處亂跑。最重要的是──」坦尼斯直視他的眼睛，「不要打別人東西的歪主意。」

「除非那個傢伙是個麵包師傅。」卡拉蒙加了一句。

泰斯咯咯笑地擠出樹叢，踏上泥土路。手中的胡帕克杖在泥地上戳出一個個的洞，身上背著的袋子上下跳著。口中唱著坎德人的旅行之歌。

你心中真正愛著的是艘航行海上的船，

正停泊在我們的港灣。

我們替她清理甲板，替她揚起帆，

又替她擦乾淨兩舷的窗欄。

我們的燈塔為她閃爍，

我們的海灣溫暖。

我們駕駛她進入港灣，

不管是身陷暴風雨，或是平靜無波瀾。

水手站在港口上，

一個一個地排排站，

像渴望金子的矮人，

或是追求烈酒的半人馬。

深愛著她的，是所有的水手，

不論她在何處都蜂擁而來。

每個人都期待──

能夠與她生死相守。

聽到泰斯的歌聲，坦尼斯也不禁莞爾，直到聽不見泰斯的歌聲後，他才帶領大家走上大路。眾人都像在面對許多惡劣觀眾的演員般，戰戰兢兢地走出樹叢。對他們來說，克萊恩的每雙眼睛似乎都在盯著他們。

火紅樹葉下的濃密林蔭讓能見度不到幾呎，史東獨自走在隊伍的最前頭，坦尼斯知道，雖然他昂首闊步，內心卻正在強烈掙扎著。卡拉蒙和雷斯林則隨後跟上，坦尼斯關切地注視年輕的法師，擔心他的體力是否還能撐下去。

雷斯林剛踏出樹叢時有些不穩，現在看來則是十分正常。他一直手撐著法杖，另一隻手則拿著一本打開的書。坦尼斯起先還在猜想那是什麼書，隨即便明白那就是每一名法師必備的咒語書。每天心力交瘁地記憶這些威力強大的咒語，是所有法師的宿命。這些有著神奇威力的咒語一經施展，便會從腦海中消失得一乾二淨。每道法術都會消耗施法者的部分體力和意志力，直到法師精疲力竭，必須徹底休息過後，才能再施展這些法術。

佛林特快步跑到卡拉蒙身旁，兩人開始低聲爭執十年前的那樁劃船意外。

「就因為你想空手抓魚──」佛林特厭惡地咕噥道。

坦尼斯尾隨在後，和兩名平原人並肩而行。他轉而注意金月，發現在模糊的光線下，她臉上的線條看起來遠比她實際的年齡──二十九歲──要來得成熟。

「我們的愛情並不順利。」當他們並肩走著的時候，金月向他坦承。「河風和我相愛多年，但我族的傳統規定，戰士必須成就驚天動地的偉大功業後，纔有資格迎娶酋長之女。這對我們來說，是更大的阻礙──河風全家在多年前就因為拒絕祭拜祖先，而被趕出部落。雖然找不到支持的證據，但他的祖父還是堅持祭祀大災變前還存在的古老真神。」

「我的父親不願我委身下嫁，便派給河風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得找到真神存在的確實證據。當然，我父親壓根兒就不相信證據存在，他只希望河風會在這漫無目的的搜索中喪生，或是我在這段時間內移情別戀。」她看著身旁的高大戰士露出了微笑，但是他臉上卻面無表情，目光朝向遠方。她收起笑容，嘆了口氣，繼續低聲訴說她的故事。

「河風一去就是好幾年，我的生命因此變得毫無意義，我總以為我或許會因此死去。但就在一個星期前，他回來了。只剩下半條命，發著可怕的高燒。他踉蹌地走進我的帳篷，倒在我腳下，全身燙得嚇人。那時他手上抓著這柄水晶杖，我們試著撥開他的手，但即使陷入昏迷中，他也不願放手。」

「在高燒中他囈語著一個黑暗的地方，在一座傾圮已久的城市里，有位擁有黑色羽翼的死神。接著他便陷入狂亂的恐懼之中，僕人們被迫得將他綁在牀上。後來他作了個夢，夢中有個女人發著藍光。他說這女人在那座城市中醫好了他，並且給了他這柄水晶杖。當他想起這個女人之後，情緒也冷靜下來，高燒也跟著退了。」

「兩天前──」她停了下來。真的只有兩天嗎？感覺好像過了一輩子似的。她繼續說道。「他將水晶杖交給我父親，告訴他這是一個不知名的女神送給他的。我父親看著這柄水晶杖說，『金月，拿起它，令它展現出它的能力！什麼能力都行！』但什麼都沒發生。他把它丟回給河風，指控他是個騙子，命令人民用石頭將他活活砸死，以懲罰他的欺上之罪！」

金月的臉色變得蒼白，河風的臉上則罩上一層陰影。

「部落的人把他綁起來，拖到悔恨之牆去。」她現在的聲音只比呼吸聲大一點。「他們開始對他丟石頭。他看我的眼神中充滿了愛意，口中喊著即使死也不能讓我們分離。我無法忍受從此得獨自活下去的痛苦，於是我奔向他，石頭朝我們倆落下──」金月把手放上前額，似乎在忍受著記憶中的痛苦，坦尼斯注意到，在她平滑的皮膚上有道尚未痊癒的疤痕。「接著閃過一陣讓人眩目的光芒。等到我和河風能夠看清楚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站在索拉斯外面的道路上了。水晶杖那時仍發著藍光，然後暗淡下來，成了你現在看到的樣子。之後我們決定去海文找尋智者，解答有關水晶杖的問題。」

「河風，」坦尼斯疑惑地問道，「你對這個頹圮的城市記得多少？它在哪里？」河風沒有回答，他用眼角瞄著坦尼斯，思緒很明顯地飄向遠方。接著他轉而面向黑暗的樹林。

「半精靈坦尼斯，」河風最後終於開口。「這是你的名字嘛？」

「這是人類給我取的名字，」坦尼斯回答道。「我的精靈名字對人類來說又長又難念。」

河風皺起眉頭。「為什麼，」他問道，「別人稱呼你為半精靈，而不是半人呢？」

這個問題有如迎面一拳，坦尼斯幾乎可以看見自己倒在地上。他被迫得強自鎮定才能忍下這口氣。他知道河風問這問題一定有他的理由，不是真的要羞辱他。坦尼斯意識到，這是一種考驗。他小心地選擇自己所用的辭句。

「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半精靈只不過代表體內有一半精靈的血液，但半人卻代表殘缺不全。」

河風想了想，終於點點頭，開始回答坦尼斯的問題。

「我漫無目的旅行了很多年，」他回答說。「我經常不知道身在何處，只藉由月亮、太陽和星星指引方向。我的最後一段旅程像是場噩夢。」他沉默了一陣子。再度開口時，他像正置身於遠方一樣。「那是座曾經輝煌一時的城市，白色的建築物有著白色大理石柱。但彷彿有隻巨大的手將它扔下山崖，這座城市非常古老，城里也非常險惡。」

「乘著黑翼的死神。」坦尼斯輕聲地說。

「它像是從黑暗中出現的神祇一般，其他的邪惡生物膜拜它，不斷地尖聲嚎叫著──」平原人黝黑的皮膚變得蒼白，竟在清早的寒風中流下斗大的汗珠。「我說不下去了。」金月輕撫著他的手臂，他臉上緊張的神情很快就消失。

「在這樣的黑暗恐懼中，一個女人交給你這柄水晶杖？」坦尼斯追問。

「她治好了我，」河風簡單地說。「我當時快要死了。」

坦尼斯看向金月手上拿著的水晶杖。它表面上只是一柄毫不起眼的普通木杖，頂上雕刻著奇怪的紋飾，四周還纏繞著野蠻人最喜歡的羽毛。但是它曾發出藍色的光芒！他也曾經親眼目睹它的神蹟。這是古老眾神的禮物──為了幫助他們而在此刻出現嗎？還是邪惡的化身？他對這些野蠻人一點也不了解。坦尼斯想起雷斯林聲稱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碰觸這柄手杖。他搖搖頭，這聽起來是件好事，他試圖去相信它──

坦尼斯陷入沉思，他感覺到金月輕拍他的肩膀，抬頭一看卡拉蒙和史東正對他打著手勢，半精靈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和平原人已經落後許多。他立即向前跑去。

「怎麼回事？」

史東指了指前方，「我們的斥侯回來了。」

泰斯自前方跑來，一邊還揮著手。

「快躲進樹叢里！」坦尼斯命令道。每個人都飛快地躲進南邊的樹林里，只有史東沒有任何行動。

「快點！」坦尼斯抓住騎士的手臂。史東用力地甩開半精靈。

「我絕不藏頭縮尾地躲起來！」騎士冷冷地說。

「史東──」坦尼斯開口，試著壓抑高漲的怒火。他強忍下尖酸刻薄的指責，心中明白這麼做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他只能緊抿著嘴，耐心等著坎德人回來。

泰斯終於跑了回來，身上的袋子不停地跳躍著。「牧師！」他喊著。「一羣牧師，有八個！」

史東發出不屑的聲音。「我還以為是地精的戰鬥部隊呢！我相信我們可以輕易打發他們。」

「這可難說。」泰索何夫懷疑地說。「我看過克萊恩上的各種牧師，但是我從來沒看過這種的。」他低頭專心看著地面，彷彿在思考什麼。接著抬頭看著坦尼斯，褐色的眼眸中帶著難得的嚴肅。「你還記得提卡在索拉斯提過有關奇怪的人物，成天待在韓德瑞克身邊的那件事嗎？他們穿著厚重的袍子，全身上下包得密不透風。那羣牧師就是這副模樣！而且，坦尼斯，他們讓我有種很不祥的預感。」坎德人聳聳肩。「他們馬上就會來到這里。」

坦尼斯看著史東，騎士挑著眉。兩個人彼此都很清楚坎德人向來不知道什麼叫恐懼，但對其他生物的本質卻十分敏感。坦尼斯記憶中沒有任何東西曾讓泰斯有過「不祥的預感」，而他和泰斯曾一同到過許多兇險得難以想像的地方。

「他們來了。」坦尼斯說。他和史東、泰斯一同退入左方樹林的陰影中，遙望著那羣牧師徐徐走來。由於距離還太遠，坦尼斯分辨不出細部的穿著，但還是可以看出他們的步調十分緩慢，並拉著一輛小拖車。

「也許你該向他們問問路，史東。」坦尼斯低聲地說。「我們需要知道更多有關前面路況的消息。小心一點。」

「我會小心的。」史東笑著說。「我不會毫無意義地去送死。」

騎士靜靜地握住坦尼斯的手臂表示道歉，接著鬆開了古老劍鞘中的長劍。他走到路的另一邊，靠著一個破爛的柵欄，低下頭，彷彿是在休息。坦尼斯看了一下，轉身和泰索何夫一起走進樹林中。

「怎麼搞的？」看到坦尼斯和泰斯出現，卡拉蒙咕噥道。這名強壯的戰士調整了一下背著的武器，搞得鏗鏘作響。其他人則緊靠著躲在樹叢的陰影中，但是都能夠清楚地看見路上的狀況。

「噓！」坦尼斯跪在卡拉蒙和河風旁邊。「牧師。」他低聲道。「有一羣牧師走過來，史東要跟他們談話。」

「牧師！」卡拉蒙放心地坐了下來，但雷斯林的臉上露出不安。

「牧師，」雷斯林若有所思地說。「我覺得有問題。」

「為什麼？」坦尼斯問。

雷斯林在兜帽的陰影下斜眼看著半精靈。坦尼斯只能看到他深藏著智慧的金色眼眸。

「奇異的牧師。」雷斯林耐著性子解釋，像在跟小孩子說話一樣。「這柄水晶杖有著醫療的神奇功效，在大災變後全克萊恩就沒見過這種力量！卡拉蒙和我也在索拉斯看過這些神祕的牧師。這柄水晶杖和這些牧師以往不見任何蹤影，現在卻突然同時出現，你不覺得有些巧合嗎？也許這柄水晶杖真的是他們的。」

坦尼斯看著金月，她臉上也有著同樣的憂慮，她一定在想著同樣的事情。他又把眼光轉迴路上，看著牧師們緩慢地拉著拖車在路上前進，史東靠在柵欄上靜靜地摸著自己的鬍子。

眾人悄悄地等待著。天空烏云密佈，隨即下起斗大的雨點來。

「這下可好，下雨了。」佛林特咕噥著。「我像隻蟾蜍一樣待在樹叢中還不夠，這下還淋得全身溼透──」

坦尼斯瞪著矮人，佛林特又咕噥幾句就閉上了嘴。很快地，眾人除了雨點打在盾牌上和頭盔上的隆隆聲之外，就聽不見其他的聲音了。這是那種又溼又冷的雨點，連最厚重的斗篷都擋不住它的威力。雨點打在卡拉蒙的頭盔上，流下他的脖子。雷斯林開始咳嗽，每個人都警覺地看著他，他用手摀住了嘴，希望能壓低聲音。

坦尼斯跟泰斯一樣看著路上的景象。在過去的一百年的冒險經驗中，他也沒有見過這樣打扮的傢伙──全身覆蓋著長袍，長袍外又罩著厚重的斗篷；甚至連他們的手腳都裹著布，像是包紮傷口似的。當他們看見史東時，全都緊張地四處張望。有個傢伙瞪著眾人藏身的樹叢，每個人都只能看見他在布條間閃著奇異光芒的雙眼。

「你好！索蘭尼亞騎士。」帶頭的牧師用通用語向史東打招呼。他的聲音十分空洞，帶著嘶斯聲，不像人類的聲音。坦尼斯不禁打了個寒顫。

「這位兄弟，你好。」史東也用通用語回答。「我已經旅行了很長的一段路，你們是我遇到的第一羣旅人。我聽說了一些奇異的傳言，所以我想知道一些前面道路的消息。你們是從哪兒來的？」

「我們一開始是從東方來的，」牧師回答道。「但是這次我們是從海文過來。今天天氣實在很不適合旅行唷，騎士大人！也許這樣才會讓整條路都空無一人吧！如果我們不是有要事得辦，也不會在這種天氣出來。騎士大人，我們沒有在路上遇到，您一定是從索拉斯來的吧！」

史東點點頭，幾個站在後方的牧師面面相覷，交頭接耳了一陣子。帶頭的牧師回頭用一種奇怪的語言和他們交談。坦尼斯看著自己的同伴們，泰斯搖搖頭，其他人也一樣；沒有人聽過這種語言。「騎士，我對你所說的謠言很好奇。」

「據說北方有大軍集結。」史東回答道。「我想回我的故鄉索蘭尼亞，我可不想遇到一場意想不到的戰爭。」

「我們沒聽說這些謠言。」牧師回答道。「就我們所知，通往北方的路一切順暢。」

「哈！我猜這就是聽信醉漢的下場。」史東聳聳肩。「那麼是什麼重要的事情，讓弟兄們在這種天氣旅行呢？」

「我們在找尋一柄手杖。」牧師早有準備地回答。「一柄藍色的水晶杖。我們聽說有人在索拉斯看到它。你有聽說嗎？」

「有。」史東又靠回柵欄上，「我聽說索拉斯里有這樣的水晶杖，我也從同一個人口中聽到北方大軍集結的謠言。你認為我該相信這些故事嗎？」

這樣的回答看來讓牧師有點手足無措，四處張望著，似乎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

「你們為什麼要找一柄藍色水晶杖呢？就我看來，一柄普通的木杖會比較適合你們這些虔誠的教徒才對。」

「那是一柄擁有醫療能力的神聖之杖。」牧師難過地回答。「我們其中的一名弟兄病得很重，如果不能用這柄水晶杖給他祝福，恐怕就沒救了。」

「醫療？」史東挑起眉毛。「一柄有醫療能力的聖杖價值連城唷！你們怎麼會弄丟這種無價之寶呢？」

「我們沒有弄丟它！」牧師吼道。坦尼斯看到他裹著布條的雙手緊緊握了起來。「那是從我們的聖殿里被偷走的！我們追蹤這個該死的小偷來到一個平原上的野蠻人村落，卻沒找到他。我們聽說索拉斯有些怪事，所以我們不辭千里地趕過來。」他回頭指著那臺拖車。「我們這點小小犧牲和弟兄的痛苦比起來微不足道。」

「可惜我幫不上忙──」史東剛開口。

「我可以幫你！」坦尼斯身旁一個清澈的聲音說。他伸手阻止她，但是已經太遲了。金月已經從樹叢里站了起來，一路義無反顧地推開樹枝和雜草，頭也不回地走向大路。河風跳了起來，拚命地追著她。

「金月！」坦尼斯冒險地略略提高些音量。

她只是回答，「我一定得弄清楚纔行！」

牧師聽到了金月的聲音，彷彿有共識般地彼此點著頭。坦尼斯感覺有麻煩了，但在來得及說出任何話之前，卡拉蒙也跳了起來。

「這些平原人怎麼可以自己享受這麼多樂趣，而把我孤單地留在樹叢里！」卡拉蒙說，一邊推開擋路的樹枝跟著河風走向前。

「每個人都瘋了嗎？」坦尼斯抱怨道。他一把抓住正要快樂地跟著卡拉蒙跑出去的坎德人的領口。「佛林特，好好看著他。雷斯林──」

「坦尼斯，你不需要擔心我。」法師低聲說，「我一點也不想出去。」

「好，好。就待在這里。」坦尼斯站起來走向前，一股「不祥的預感」流遍全身。

## １─８搜尋真相．意料之外的答案

「我可以幫助你們。」金月清亮的聲音如同銀鈴般響起。她瞧見了史東驚訝的表情，也明白坦尼斯警告她的用意。

但這並不是一個弱女子歇斯底里的行為，金月不是這樣的女子。自從她的父親被病魔擊倒，無法清楚地講話和移動右半邊身子後，她實際掌握整個部落的統治權達十年之久。她曾率領戰士與鄰近的部落徵戰，也曾帶領他們度過和平的時光，更弭平了意圖奪權的政變。她知道這樣的行為充滿危險，且這些奇特的牧師讓她從骨子里感到一股寒意。但是很明顯地，他們知道有關這柄水晶杖的一些事情，而她得知道這些消息纔行。

「我就是藍色水晶杖的主人，」金月說，一邊接近為首的牧師，臉上充滿自傲的神情。「但我們不是小偷，這柄水晶杖是送給我們的。」

河風站到她身邊，史東則在另一旁站著。卡拉蒙從樹叢中走出，站在她的身後，一手放在劍柄上，臉上帶著期待的微笑。

「這是你的說法。」牧師的話中帶著奇異的嘶嘶聲。他看著她手中平淡無奇的手杖，眼中露出逼人的神采，接著伸出裹著布條的手想要撫摸它，但金月立刻將手杖抱得更緊些。

「這柄水晶杖是從一個非常險惡的地方帶出來的。」她說，「我可以盡我所能幫助你們那位瀕死的弟兄，但在你們證明這柄水晶杖確實為你們所有之前，我不會把它交給任何人。」

牧師遲疑了一下，回頭看著他的同伴們。坦尼斯注意到他們對腰上綁著的寬帶子做出緊張、可疑的手勢。坦尼斯也注意到這些不尋常的寬帶子底下有個奇怪的突起物，他可以確定這些突起物絕不會是祈禱用的經書。他絕望地咒罵著，希望卡拉蒙和史東會注意到這個狀況。但是史東看起來毫不在意，卡拉蒙則像是在跟他說笑。坦尼斯小心地舉起弓，將箭搭上弦。

牧師最後總算鞠了個躬，雙手放在袖中，以示讓步之意。「我們很樂意有這樣的榮幸讓您幫助我們可憐的弟兄。」他的聲音有些含糊不清。「我也希望您和您的同伴們能夠跟我們一起回到海文，我保證那里有證據足以讓你們相信水晶杖確實是我們的寶物。」

「這位弟兄，我們只想去我們要去的地方，」卡拉蒙吼道。

笨蛋！坦尼斯心想。半精靈曾考慮出聲警告他們，但終究還是決定別隨便露出行蹤，以免最惡劣的狀況真的發生。

金月隨著為首的牧師走向拖車，河風則跟在身旁。卡拉蒙和史東則站在拖車的正前方，饒富興味地看著。當金月和牧師到達拖車後面時，牧師伸出綁滿布條的手，把金月拉近拖車。她推開牧師的手，自己走向前去。牧師謙卑地低下頭，並將蓋著拖車的布掀了起來。金月拿著水晶杖向里頭瞧去。

坦尼斯隨即看見一連串的動作──金月大聲尖叫，拖車後發出一陣藍色閃光和一聲慘叫。她快步退後，河風則一個箭步擋在她身前。那名牧師舉起號角，吹出震耳欲聾的號聲。

「卡拉蒙！史東！」坦尼斯大喊，一邊舉起弓，「這是個陷阱──」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由上壓向他，將他擊倒在地。一雙強壯的手掐住了他的咽喉，將他的臉使勁按入地面潮溼的樹葉和爛泥中。那雙手找到了著力點，開始不停地收緊。坦尼斯掙扎著要呼吸，但是滿鼻塞滿爛泥、眼冒金星，他狂亂地想要拉開勒住脖子的手。但那雙手出乎意料地有力。坦尼斯覺得自己已經快要失去意識，絕望地最後一次嘗試掙開那雙手，接著他就聽到一聲哀嚎和巨大的撞擊聲。那雙手終於鬆開，坦尼斯身上的重物也被拖離。

坦尼斯掙扎著跪坐起來，痛苦地呼吸著。從臉上抹去汙泥之後，他看見佛林特手中拿著一截木棍。但矮人的眼光不是投向他，而是落在他腳下的屍體上。

坦尼斯跟矮人一樣露出驚訝的目光，接著半精靈也被恐懼凍結。牠根本不是人！有如薄膜的皮翅從背後伸出，牠有著爬蟲類的閃亮鱗甲，手足都長著鉤爪，但卻是用兩隻腳像人般直立地行走。這隻生物穿著構造復雜的盔甲，好讓牠可以使用翅膀。無論如何，還是這隻生物的面孔讓他感到不寒而慄──那不是他看過的任何生物的臉，不管是在克萊恩大陸上或是在最恐怖的噩夢中。這隻生物有著人的臉，但卻好像有某種可怕的力量硬將它扭曲成一張爬蟲類的面孔！

「天哪！」雷斯林喘息著爬到坦尼斯身旁，「這是什麼鬼東西？」

在坦尼斯來得及回答之前，他又從眼角瞥見一陣籃色閃光，並且聽到金月的呼救聲。

在金月往拖車里瞧的那一瞬間，她以為是某種惡疾導致人的皮膚變成了鱗片。她正走向前要用水晶杖碰觸那可憐的牧師時，躺在里頭的生物卻突然跳了起來，企圖奪走水晶杖。金月連忙後退，但那隻生物的動作相當迅速，爪子已經抓向水晶杖。突然一陣讓人目眩的藍色閃光亮起，那隻生物慘叫著後退，同時護住自己焦黑的爪子。河風則抽出了劍，挺身擋在酋長女兒面前。

但隨即她聽到他大聲地喘息，握劍的手無力地垂下，腳步踉蹌地後退，全失去了抵抗的力氣。就在此時，裹著布條的手由後往前抱住了她，長滿鱗甲的手摀住她的嘴。掙扎著想逃脫魔掌的她，從眼角看到河風面如死灰般看著拖車里的東西，胸口不斷大力起伏，彷彿看到噩夢成真一般。

金月體內有著驕傲戰士的血統，她反應迅速地朝背後牧師的膝蓋踢去。俐落的後踢擊碎牧師毫無防備的雙膝，並鬆開了抓住她的雙手。金月看準時機，回身用水晶杖朝著牠攻擊。她驚訝地看到牧師無聲地倒在地上，彷彿被卡拉蒙也難以匹敵的怪力打倒一般。她驚奇地看著手中的水晶杖，發現它閃耀著藍色光芒。但現在不是發呆的時候！其餘的怪物開始包圍她，她揮著手中發亮的水晶杖防止牠們靠近，但這樣能支撐多久呢？

「河風！」

金月的呼救聲讓河風從恐懼中驚醒過來，他轉身看見她揮舞著水晶杖退入森林中。他立刻從背後抱起一名牧師，用力將牠擲向地面，另一名牧師很快地撲向他，還有一個則撲向金月。

又一陣讓人目眩的藍色閃光。

在坦尼斯發出警告聲的前一秒鐘，史東便意識到這些牧師設下陷阱要抓他們，並且很快地抽出劍。他從老舊拖車的縫隙中看見一隻爪子想要奪取水晶杖。騎士迅速地跑向前去支援河風，但是他完全沒料到河風面對拖車中的生物時，竟會有這樣的反應。史東看到那隻生物抓著一柄戰斧衝向那個平原人，而河風卻踉蹌地退後著，完全沒有反抗的意思。河風只是呆呆地看著攻擊他的生物，武器在手中垂懸著。

史東用力將劍插進這隻生物的背後，牠慘叫著轉過身來，把劍從史東的手中奪去。在臨死的掙扎中，這隻生物抱住騎士，一起倒在路上的爛泥里。史東知道牠已經快要死去，開始試著克服碰觸到牠黏滑鱗片的恐懼，當他感覺到那隻生物變硬後，慘叫聲也隨之中斷。騎士立刻把屍體翻過身去，試著要拔出他的武器。拔不出來！他難以置信的瞪著，接著使盡全身力氣，甚至用上雙腳，都無法拔出這柄很快就被卡住的劍。他憤怒地朝著屍體揮出一拳，卻驚訝的發現它已經變成了石頭（註１）！

「卡拉蒙！」當另一名牧師揮舞著斧頭朝他衝來時，史東大喊道。他低頭想要躲過這一擊，卻感到劇烈的疼痛，鮮血流進雙眼中，令他無法視物。他跌了一跤，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壓倒在地。

卡拉蒙站在拖車前面，正當他準備去支援金月時，卻聽見史東的呼喊聲，接著兩名牧師衝向他。他用左手拔出一柄匕首，一手揮舞著短劍逼牠們保持距離。一名牧師向他撲來，卡拉蒙使勁一刀揮去。匕首深深地劃裂牧師的身體，緊接著他聞到了一股強烈的惡臭味，牧師的袍子上出現了一道綠色的可怕污跡。但這傷口似乎更激怒這個牧師。牠仍然不停地進逼，爬蟲般的下巴不斷滴著口水。卡拉蒙瞬間感到十分恐慌。他曾經和巨人、地精作戰過，但這些恐怖的牧師讓他毫無招架之力，令他感到十分無助。接此時他便聽到身旁傳來熟悉的低語聲。

「我來了，哥哥。」雷斯林冷靜的聲音進入他的腦海。

「也該是時候了。」卡拉蒙喘息道，一邊用武器逼退那隻生物。「這些牧師是什麼鬼東西呀？」

「別用武器刺他們！」雷斯林很快警告說。「他們會變成石頭。他們不是牧師，應該是某種人形的爬蟲類，所以牠們才會用那些袍子和斗篷來掩飾。」

雖然兩個人像是光和影的對比，但這對雙胞胎是極佳的戰鬥夥伴。他們作戰時很少互相交談，因為他們思想的交流比言語快得多。卡拉蒙放下了短劍和匕首，張開雙臂。那些生物看到卡拉蒙放下手中的武器，紛紛快速地衝向他，身上的袍子隨風飛舞。卡拉蒙對著眼前滿布鱗片和尖爪的景象不禁有些退縮。

「準備。」他對弟弟說。

「阿茲．薩拉克．西米拉藍．克拉那威！」雷斯林柔聲地說，並同時對著天空丟出一把沙子。那些生物停止了衝刺，睡眼惺忪地搖著頭，靜待魔法造成的睡眠將牠們吞沒──但牠們卻眨了眨眼，在一瞬間便恢復意識，繼續快速衝向前！

「魔法抗力！」雷斯林震驚地喃喃自語。但是那段魔法所造成的短暫暈眩，對卡拉蒙來說已經足夠。他抓住兩個牧師的脖子，把他們轟然撞到一起。屍體落在地上，隨即成為毫無生命的石像。卡拉蒙抬頭卻看到還有兩個牧師越過了地上同伴的屍體，手中的畸形長劍閃著邪異的光芒。

「站在我後面。」雷斯林嘶啞著聲音命令著。卡拉蒙彎身撿起了短劍和匕首，躲到弟弟身後。他擔心著弟弟的安全，卻也知道如果擋在中間，只會對弟弟施法造成妨礙。

雷斯林專注地瞪著那些牧師，牠們認出他是個法師，便互相交換著眼色，不敢貿然接近。一個趴在地上，爬到拖車下面；另外一個則奮勇跳向前，高舉著劍，希望能夠在法師施法前一劍刺穿他，或至少打斷他施法時所必要的專注。卡拉蒙緊張的喊出聲，但雷斯林似乎根本沒注意到這些事。他慢慢地舉起雙手，兩隻拇指併攏，其餘四指像翅膀般的向兩側張開，「凱爾．坦加思．米奧比雅！」魔力很快地通過他瘦弱的身軀，那生物立即被火焰給吞沒。（註２）

坦尼斯剛從起初的震驚中恢復，一聽到史東的呼救聲，立刻衝出樹叢趕向大路。他用長劍的刀面像根棒子似地擊向壓倒史東的牧師頭上，牠發出一聲尖叫，讓坦尼斯有機會把騎士拖進樹叢中。

「我的劍。」史東喃喃地說，臉上鮮血直流。他試著要把它擦乾，卻毫無作用。

「我們會幫你拿回來的。」坦尼斯承諾道，心里想著該怎麼做。看著路的另一頭，他發現還有更多的敵人蜂擁而來，坦尼斯突然覺得嘴里一陣酸苦。我們一定得離開這里！他強忍著心中的恐慌想道。他強迫自己停下來，深吸一口氣。接著轉頭面對跟上來的佛林特和泰索何夫。

「留在這里保護史東。」他指示說。「我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我們得躲回叢林中才行。」

不等他們回答，坦尼斯衝向路中央，此時正好雷斯林法術的火焰對著他噴來，他只好趴下躲避這陣高熱。

拖車和上面的乾草以及躲在底下的生物開始著火，冒出了濃煙。

「留在這里保護史東！」佛林特喃喃道，一邊抓緊手中的戰斧。至少目前從路另一頭來的敵人暫時沒注意到矮人、坎德人和受傷的騎士，牠們全將注意力集中在路上的兩羣戰鬥者身上。但佛林特知道被發現是遲早的問題。「想辦法幫幫史東！」他惱怒的對泰斯說。「至少讓自己有點用吧！」

「我在試，我在試了啊！」泰索何夫用受創的語調回答。「但是我沒辦法把血止住。」他用一條看起來比較乾淨的手帕擦著騎士的眼睛。「這樣你看得見嗎？」他著急地問。

史東呻吟著嘗試要坐起來，但是頭上的劇痛讓他又躺了下來。「我的劍──」他說。

泰索何夫四處搜尋著，直到他看到那把雙手巨劍插在一個石化的牧師背上。「好極了！」張大了眼睛的坎德人說。「看呀！佛林特！那是史東的劍──」

「我知道！你這個豬腦的笨坎德人！」佛林特叫著，同時看見一個牧師拔出武器跑向他們。

「我馬上就把它拿給你，」泰斯快樂地跪在史東旁邊說。「這要不了多久的！」

「不──」佛林特意識到坎德人沒看見衝殺過來的牧師。那隻怪物手中彎曲的長劍劃出一個弧形，對準矮人的頸部砍去。佛林特跟著揮出手中的戰斧，但就在那一刻，泰索何夫眼睛盯著史東的劍，想也不想地站了起來。坎德人的胡帕克杖敲中了矮人膝蓋的後方，讓他絆了一跤跌在史東身上。敵人的長劍白劃了一道圓弧，從大叫著跌倒的矮人頭上揮了過去。

泰索何夫聽到矮人的大喊，回頭看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景象──一個牧師正要攻擊佛林特，而矮人應該要勇敢地面對敵人，卻不知道為什麼面朝天空躺在地上。

「你在做什麼！佛林特？」泰斯叫著。他敏捷地用胡帕克杖打中敵人的腹部，再用它擊中對方的頭部，看著牠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看吧！」他氣惱地對佛林特說。「難道我每次都必須替你解決你的敵人嗎？」坎德人接著轉身走向史東的劍。

「替我解決敵人？！」矮人憤怒地吐出這幾個字，掙扎著要站起來，但頭盔蓋住他的眼睛，讓他什麼都看不見。佛林特好不容易把它推回原位，另一個牧師卻又撲向他，再度把他給撞倒。

坦尼斯看到金月和河風背對背的站著，金月用水晶杖逼退進犯的敵人，腳下躺著三具屍體，每具都有被水晶杖藍色火焰燒灼的痕跡。河風的短劍被卡在一個石化的牧師腹部，平原人很快的拿出他僅剩的武器──一把短弓，並立刻搭上一枝箭。那些生物暫時後退，用難解的語言交換意見。坦尼斯知道牠們一定想要集中攻擊河風，立即用刀面從後面敲中一個敵人，跟著反手對另一隻怪物揮出一劍。

「快來！」他對平原人叫道。「這個方向！」

一部分敵人轉向這一波新的攻勢，另一些則遲疑了一下。河風射出一箭，擊倒了一個敵人，接著他抓著金月的手，飛快地跑向坦尼斯，毫不遲疑地越過地上石化的屍體。

坦尼斯讓他們越過他，一邊用刀面攻擊敵人。「接住這把匕首！」他對跑過來的河風大喊。河風接住它，利用刀柄大力擊中一個敵人的下巴，打斷了牠的脖子。一陣藍色的閃光，金月又用水晶杖打中檔路的敵人。接著他們跑進了密林中。

木製的拖車猛烈地燃燒著。坦尼斯透過濃煙打量著道路的狀況。當他看到半哩外前後的路上都充斥著這些有翅膀的生物時（註３），不禁感到一陣寒意。路的兩邊都被切斷了，如果不能馬上逃入林中，他們要不了多久就會被包圍。

他立刻趕到他留下史東的地方，金月和河風已經到了這邊，佛林特也是。其他人呢？他在濃煙中四處看著，努力忍著不斷冒出的淚水。

「幫忙治好史東。」他對金月說。接著他轉頭面對佛林特，後者正努力拔出卡在石化屍體中的戰斧。「卡拉蒙和雷斯林呢？還有泰斯怎麼也不見了？我叫他待在這里──」

「該死的坎德人差點害死我！」佛林特爆發了。「我希望他被敵人帶走！我希望牠們拿他來餵狗！我希望──」

「天哪！」坦尼斯驚訝地喊道。他朝向最後看見雷斯林、卡拉蒙和坎德人的地方衝去，卻不小心跨過正用力拖著史東巨劍的泰斯。

「你怎麼拔出這把劍的？」坦尼斯驚訝地問道，同時因為周圍濃密的黑煙而劇烈地嗆咳著。

泰斯露出微笑，臉頰上掛著兩道因濃煙而流出的淚水。「那些屍體通通變成灰了。」他快樂地說。「哦！天哪！真是好好玩！我走過去拔劍，一開始拔不出來，我再試第二次──」

「現在不是說故事的時候！快回到大家身邊！」坦尼斯抓住坎德人，用力把他推向前。「你有沒有看到卡拉蒙和雷斯林？」

才說完，他便聽到卡拉蒙低沉的聲音在濃煙中說，「我們來了。」他一隻手臂抱著正在劇烈地咳個不停的弟弟。「我們把牠們打敗了嗎？」大漢興奮地問道。

「不，還沒有。」坦尼斯嚴肅地回答。「事實上，我們得要進森林里往南逃。」他也幫忙扶著雷斯林，三個人加快腳步回到聚集在路邊的同伴身邊。雖然他們都不斷地咳嗽著，但是卻很感激這些濃煙提供了足夠的掩護。

史東站了起來，臉色蒼白，但是頭上的疼痛已經消失，血也止住了。

「水晶杖治好了他嗎？」坦尼斯問金月。

她咳著說，「沒有完全醫好，但足夠讓他站起來走路了。」

「它有──限制。」雷斯林喘息著說。

「沒錯。」坦尼斯打斷了他們的話。「我們現在要向南方走，往森林里躲。」

卡拉蒙搖搖頭。「那個方向是闇黑森林──」他開口道。

「我知道！你要說，你寧願和活人作戰，」坦尼斯再度打岔道，「那你覺得和這些活生生的怪物作戰如何呢？」

戰士沒有回答。

「愈來愈多的怪物從前面和後面湧來，我們沒辦法應付下一波的攻勢。若不是情非得已，我們仍然可以避開闇黑森林。我知道有一條狩獵小徑通往『禱者之眼峯』，在那里我們可以看到通往每個方向的道路。」

「然後可以再往北走，走到不久前的那個洞穴中去。我們的船還藏在那里。」河風建議道。

「不！」佛林特用壓抑的聲音喊道。矮人立刻衝進樹林中，飛快地跑向南方。

【註】

１　這表示這怪物是巴茲（Baaz）龍人，也是龍人中體型最小、最普通的一種。巴茲龍人生有翅膀，但長袍或披風就足以將牠們的翅膀隱藏起來。由於牠們身材和外形最接近人類，所以牠們的老大經常任命牠們擔任間諜的任務。

２　雷斯林在本章中所施的法術是燃燒之手。魔法師施展這個法術時，必須將雙手拇指併攏，手掌對外張開。接著魔法師的手中將會噴出射程約五呎的扇形火焰，在火焰途徑中的生物都將被其燒傷，任何可燃的物體也會起火燃燒。

３　應該是西瓦克（Sivak）龍人，各種龍人中唯一擁有飛行能力的種類。

## １─９逃跑．白色的麋鹿

一行人使盡全力快速奔跑著，很快便抵達那條狩獵小徑。卡拉蒙一馬當先，手中拿著劍，注視著每個風吹草動。他弟弟緊跟在後，一隻手放在他身上，雙脣堅毅地抿著。其他人跟在後面，武器全都出鞘。

但是他們再也沒看到那些可怕的怪物。

「牠們為什麼不追殺我們呢？」佛林特在趕了一個多小時的路之後問道。

坦尼斯搔著鬍子，他也在思索同樣的問題。「牠們不需要追殺我們，」他最後終於開口，「我們已經被困住了。牠們一定封鎖了森林的每一個開口，除了闇黑森林之外──」

「闇黑森林！」金月柔聲重復道。「難道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不一定。」坦尼斯說。「我們可以從禱者之眼峯（註１）上來觀察。」

突然他們聽見前面的卡拉蒙大喊起來。坦尼斯跑向前去，看見雷斯林癱軟在地上。

「我沒事，」法師低聲說，「只是我得休息一下。」

「我們每個人都得休息一下。」坦尼斯說。

沒有回答，每個人都精疲力竭地坐了下來，不停喘著氣。史東閉上眼睛靠著一塊大石頭，他的臉色泛白，血塊凝結在鬍子和頭髮上，那傷口割得很深，邊緣已慢慢變成紫色。坦尼斯明白史東就算只剩一口氣，也不會開口抱怨。

「別擔心，」史東嘶啞地說，「讓我靜個幾分鐘。」坦尼斯緊握他的手一下，然後走到河風身旁坐下。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兩人都不開口，最後坦尼斯問道，「你以前和這些怪物交過手吧？」

「就在那座廢墟都市之中。」河風打了個寒顫。「當我看著拖車里面的怪物時，那些恐怖的記憶突然湧上心頭，至少──」他搖搖頭，對坦尼斯露出微笑。「至少我知道我沒有瘋，這些怪物的確存在，之前我還不大相信。」

「我可以想像。」坦尼斯喃喃道，「所以現在這些怪物已經散佈到克萊恩了！除非你說的廢墟都市就在這附近。」

「應該不是。我是從索拉斯東方的奎蘇部落來的，而那座都市離這里很遠，遠在我故鄉的大平原之外。」

「你猜那些怪物說牠們追蹤你，最後追到我們的部落來是什麼意思？」金月臉頰依偎著他的皮袖，手握著河風的手臂，緩慢地開口問道。

「別擔心。」河風握她的手說，「族里的戰士會料理牠們的。」

「河風，你還記得你本來要說什麼的嗎？」她追問道。

「是的，我還記得。」河風輕撫她金色的長髮回答道。他看著坦尼斯露出了笑容，坦尼斯在那一瞬間看穿了他毫無表情的面具，在他褐色的眼眸中看到了深藏的暖意。「半精靈，我對你致上最深的謝意，還有你所有的朋友們。」他的眼光看向每一個人。「你們救了我不只一次，而我是那麼地不知好歹。但是，」他停下來，「這些事情都這麼讓人難以相信！」

「我們會遇到更難以相信的事情。」雷斯林用莫測高深的聲音說。

這羣冒險者愈來愈接近禱者之眼峯，他們已經可以從路上看到它從森林的頂端逐漸升起。它岔開的雙峯看起來好像一雙緊握著、祈禱著的雙手，這也就是它名稱的由來。雨已經停了，森林中萬籟俱寂。大家開始覺得整座森林的生物好像都已經逃開，只留下一座死寂的森林。除了泰索何夫之外，每個人都感到不安，大家都不停地回頭觀望，難以遏止那種風聲鶴唳的感覺。

史東堅持擔任後衛，但是額上的疼痛讓他的腳步逐漸遲緩起來，並開始覺得頭暈想吐。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在做些什麼，只知道不斷地往前走，把一隻腳不停地放在另一隻腳前面，就像泰斯說過的機器人一樣。

泰斯的故事是怎麼說的？史東在一陣疼痛中試著回憶──三個機器人服侍著一名巫師，巫師召來惡魔抓走一個坎德人──就像所有坎德人的故事一樣，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史東又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前面。胡說八道，就像是旅店里那個老人說的故事一樣；那些有關白色麋鹿和古老真神帕拉丁的故事，以及那些有關修瑪的故事。史東雙手按住太陽穴，彷彿這樣可以讓他快要裂開的頭感覺好一點。修瑪──

從小史東就常常聽到修瑪的故事。他的母親是一名索蘭尼亞騎士之女，嫁給一位騎士。她只會說這個故事給小孩聽。史東的思緒轉向他的母親，痛楚讓他回憶起當他生病時，母親的溫柔撫慰。史東的父親將他們母子倆送上逃亡之路，因為他唯一的子嗣，將會被那羣企圖使索蘭尼亞騎士永遠消失的敵人視為目標。史東和母親在索拉斯定居了下來。史東很快地結交了些朋友，特別是一個名為卡拉蒙的孩子，這兩人都對武術感興趣。史東驕傲的母親認為這些人都不夠資格高攀他們，所以當她死於高燒時，身旁只有十幾歲的兒子。她命令男孩回到父親身邊，但父親究竟是否還活著，連史東都開始懷疑。

母親過世之後，史東在坦尼斯和佛林特的指導下，成了一名經驗豐富的戰士；這兩人非正式地收養了史東，就像他們同樣收養了雷斯林和卡拉蒙一樣。他們和喜愛旅遊的坎德人泰索何夫，偶爾還有雙胞胎同父異母的姊姊──渾身野性、美麗的奇蒂拉，一起護送著佛林特在阿班尼西亞平原上經營鐵匠的營生。

五年前，這些同伴決定分開去調查關於邪惡逐漸滋生的傳聞。他們立誓要重聚在最後歸宿旅店。

史東向北旅行到了索蘭尼亞，決定要找到他的父親，獲得他應有的繼承權；最後兩者都沒找到，只勉強保住了他的小命，以及父親的劍與盔甲。他這趟尋根之旅是一次令人難過的經驗。史東知道騎士團已經重新建立，但是一般人對騎士的仇視之深，令他感到震驚。修瑪，光明的締造者，也是第一個索蘭尼亞騎士。在夢幻之年代中擊退了黑暗的力量，開始了力量之年代。接著一般人相信，諸神放棄了人類，讓大災變降臨。人們請求騎士幫助他們，就像過去他們請求修瑪幫助他們一樣。但騎士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由天而降的夢魘，將克萊恩打成碎片。人們對著騎士哭喊，但騎士們根本幫不上忙；從此人們對騎士再也不能諒解。站在自家已成了廢墟的城堡前，史東發誓要恢復索蘭尼亞騎士的名譽，即使為此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但是他要如何藉由和一羣牧師作戰來恢復騎士的光榮呢？他憂鬱地想著，眼前的小徑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他絆了一跤，很快又重新站穩。修瑪曾經和龍作戰過──給我一隻龍，史東夢想著。他往上望去，眼前的景物開始朦朧起來，他知道自己快要暈過去了。他眨了眨眼睛，突然眼前的景物再次清晰起來。

眼前便是禱者之眼峯，他和他的同伴已經抵達古老、被冰河覆蓋的山腳下。他可以看見小徑蜿蜒著繞上蒼鬱的山峯，索拉斯的居民都利用這條小徑來前往山脈東坡上的野餐場地。此時小徑旁站著一隻白色麋鹿。史東睜大眼睛呆呆地看著，這隻麋鹿是騎士看過最美麗的生物。牠巨大的身軀比騎士狩獵過的任何麋鹿都要雄壯。牠驕傲地抬著頭，分岔的角像頂皇冠般閃耀著。牠褐色的雙眼襯著白色的毛皮顯得更有靈性，牠直視著騎士，像是認得他一般。接著牠輕搖了一下頭，快步朝西南方而去。

「停下來！」騎士嘶啞地吼著。

其他人立刻回頭，武器出鞘。坦尼斯走到史東身邊。「史東，怎麼了？」

騎士不由自主地將雙手放在疼痛欲裂的頭上。

「史東，抱歉，」坦尼斯說，「我不知道你這麼難受。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我們已經在禱者之眼峯的山腳下了。我馬上就爬上山──」

「不是！看那邊！」騎士抓住坦尼斯的肩膀，指著某個方向，「看到了嗎？白色的麋鹿！」

「白色的麋鹿？」坦尼斯搜尋著史東指的方向。「哪里？我沒看見──」

「就在那里。」史東低聲地說。他向前走了幾步，接近看來像是停下腳步在等他的麋鹿。麋鹿點點頭，又向前走了幾步，然後再度停下來看向騎士。「牠要我們跟著牠，」史東吸了一口氣。「就像修瑪一樣！」

其他人圍在騎士身邊，臉上的表情從深切的關心到明顯的嘲諷都有。

「我沒有看到任何顏色的麋鹿。」河風說，他的褐色眸子搜尋著森林。

「頭部外傷。」卡拉蒙像賣藥郎中般地點點頭。「別這樣，史東，坐下來休息一下──」

「你這個大白癡！」騎士對卡拉蒙大喊。「你的大腦掉到胃里，所以才會看不見那隻麋鹿。你搞不好還想把牠給射來當晚餐喫！我告訴你，我們一定得跟著牠！」

「頭部外傷造成的神志不清。」河風低聲對坦尼斯說。「這是很常見的。」

「我可不確定。」坦尼斯說。他考慮了幾分鐘，當他再度開口時，話中有著明顯的遲疑。「雖然我本身看不見那隻動物，但是我身邊有人看得見，所以我願意像那位老人敘述的故事一樣地跟隨他。」他的手不經意地撫摸著那隻雕有精緻長春藤圖案的戒指，想起為他而哭泣的金髮精靈女子。

「你是說，我們要跟著一隻我們看不見的動物前進？」卡拉蒙問，嘴巴張得大大的。

「這不是我們所做過最奇特的事，」雷斯林語帶嘲諷地說，「但那是旅店里老人說的故事，也是他害我們淪落到這般田地──」

「是我們自己選擇要蹚這趟混水的。」坦尼斯插嘴道。「我們原本把水晶杖交給大神官就可以走人，以前我們也靠著一張嘴逃過更險惡的狀況。我建議我們跟著史東，很明顯地，他是被挑選出來的，就像河風被選擇出來接收這枝水晶杖一樣──」

「但是這隻麋鹿根本不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卡拉蒙爭辯道。「你和我都知道森林的西方沒有任何道路。從來沒有人會去那邊！」

「這樣更好！」金月突然說，「坦尼斯說過，這些怪物一定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也許這就是出去的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跟著騎士。」說完她就轉身跟著史東離開，甚至根本不回頭看其他人的反應，很明顯她真的是慣於命令他人。河風聳聳肩，緩慢搖搖頭，但他和其他人還是跟著金月向前走。

騎士離開了常有人跡的小徑，在密林里朝著西南方走著。一開始，卡拉蒙似乎是對的──並沒有任何路。史東像個瘋子一樣披荊斬棘地前進。但突然間，一條平坦的大路出現在他們眼前。坦尼斯驚訝地看著。

「是誰或什麼動物清出了這條路？」他疑惑地問河風，後者也正狐疑地檢查著路面。

「我也不知道。」平原人回答道。「但是這條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那棵倒下的樹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才會像這樣深陷入泥土中，樹幹上也覆滿了青苔和藤類。但是除了史東的足跡之外，上面沒有任何跦絲馬跡。這里沒有任何人或動物走過的痕跡，為什麼它沒有被樹林掩蓋過去？」

坦尼斯回答不出來，也沒時間回答。史東拚命地往前衝，大家只能努力跟上，不讓他離開視線之外。

「地精、船、蜥蜴人、隱形麋鹿，接著會是什麼？」佛林特對坎德人抱怨道。

「我希望我也能看到麋鹿。」泰斯自作聰明地說。

「你可以讓人用力的打你的頭。」矮人說，「雖然我們可能看不出最後會有什麼差別。」

同伴們跟隨史東，他像是著魔般地爬著山坡，渾然不覺身上的創傷和痛楚。坦尼斯幾乎沒辦法跟上騎士，當他好不容易跟上時，看到史東眼中有著可怕的狂熱，騎士顯然尾隨著某種東西。這條路把他們帶往禱者之眼峯的山坡上，坦尼斯看出這條路帶他們通往兩個山峯之間的山谷，一個就他所知從未有人到過的地方。

「等一下！」他喘著氣試著要追上史東。時間幾近正午了，但太陽依舊被烏云掩蓋。「我們休息一下，我要從這邊看看下面的狀況。」他指著山峯邊的一顆大石頭。

「休息──」史東無神地復述。他呆呆地望向遠方，接著轉回頭來看著坦尼斯。「是的，我們可以休息。」他的眼中閃著異彩。

「你還好嗎？」

「很好。」史東心不在焉地在草地上漫步著，手輕柔地撫弄鬍鬚。坦尼斯不解地看著他，直到其他人都趕到這塊小平地上。

「我們要在這里休息。」半精靈說。雷斯林鬆了一口氣，虛脫地坐在地上。

「我要看看北方那條通往海文的路上有什麼異樣。」坦尼斯加了一句。

「我和你一起去。」河風說。

坦尼斯點點頭，兩人一起離開了大路，爬到路旁突起的大石頭上。當他們行走時，坦尼斯看著這名高大的戰士。他開始覺得與這名嚴肅、剛毅的平原人共事，是件十分自在的事。河風十分注重隱私，所以也特別尊重坦尼斯不願為人所知的一面。此刻的漫步對於坦尼斯來說，比起前晚不安的睡眠要舒服得多。他知道他的朋友們，因為彼此間非常熟識，所以都在猜測著他和奇蒂拉之間的關係──為什麼五年前他倉促地決定離開？五年後當她無法回來團聚時，他又為何表現得如此失望？河風當然不知道有關奇蒂拉的事，但坦尼斯知道，即使河風認識奇蒂拉，這對那個平原人來說也毫無差別。這是坦尼斯的私事，不是他該管的事。

當他們可以看見通往海文的道路之後，他們慢慢地走完最後的幾呎，直到走到溼漉漉的石頭邊緣為止。坦尼斯低頭向東方看去，這個角度可以清楚看見那條通往野餐場地的小路。河風指著那個方向，坦尼斯驚覺那條小徑上有許多怪物移動著！這說明了之前森林里為何會陷入一片不安的平靜中。坦尼斯緊抿雙脣，那些怪物一定是準備埋伏在那條路上。史東和他看到的白色麋鹿也許救了他們一命。但那些怪物要不了多久也會發現這條新出現的小徑，坦尼斯回頭看了一眼，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根本沒有任何新出現的小徑！原先來的方向只有濃密的森林，其他什麼也看不見。那條小徑在他們身後消失了！我一定看到海市蜃樓了，他心想，他將眼光轉向通往海文的路，上面聚集了不少怪物，看來重整隊形並未耗費牠們多少時間。他的眼光又轉向北方水晶湖平靜的湖面，然後視線延伸到地平線的那端。

他皺起眉頭，有什麼事情不對勁。他沒辦法立刻看出來，所以沒有馬上告訴河風，而是繼續看著天際。北方的烏云前所未見地濃密，地面上升起了灰色的煙柱直上云霄，就是這個！坦尼斯抓住河風的手臂，指著北方。河風瞇著眼睛，一開始看不見任何東西，而後他便看見直衝天際的黑煙。他濃密的雙眉緊鎖著。

「營火。」坦尼斯說

「數以百計的營火，」河風接著說。「戰爭的前兆。這是大軍紮營才會有的景象。」

「謠言終於獲得證實了，」當他們回來的時候，史東說，「北方的確有大軍集結。」

「但那是誰的軍隊？為了什麼？他們攻擊的目標？」卡拉蒙不可置信地大笑。「沒有人會為了這柄水晶杖派出一支部隊的。」戰士停了片刻。「應該不會吧？」

「水晶杖只不過是整件事情的其中一部分。」雷斯林嘶聲道。「別忘了那些消失的星座！」

「騙小孩的鬼話！」佛林特嗤之以鼻。他舉起空酒囊，搖了搖，嘆了口氣。

「我說的話不是騙小孩的，」雷斯林咬牙切齒地說，他像條蛇般從遍地樹葉上站起。「你最好尊重我說的話，矮人！」

「又出現了！那隻麋鹿！」史東突然說。他的目光對著一顆大石頭──可能對他來說並不是這樣。「我們該走了。」

騎士開始邁步，其他人急急忙忙收拾好東西跟著前進。他們沿著小徑愈爬愈高，道路像是突然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一樣。風向改變了。南方吹來一陣微風，帶著秋天野花的香味。當他們來到兩座山峯之間的凹槽時，它趕走了烏云，讓太陽露出云端。

時間已經到了下午。在他們開始攀爬史東堅持要走的兩峯間的凹槽前，他們短暫地休息了一會兒。史東仍堅持讓麋鹿領路。

「馬上就要到晚餐時間了。」卡拉蒙重重嘆了一口氣。「我可以喫下我的靴子！」

「我也覺得它們看起來很好喫。」佛林特貪婪地說，「希望那隻麋鹿是有血有肉的，這樣也許除了讓我們迷路之外，牠還可以有別的用途。」

「閉嘴！」史東暴怒地轉向矮人，雙拳緊握著。坦尼斯很快便站起來，拉住史東的肩膀。

史東瞪著佛林特，氣得鬍子發抖，接著他掙脫了坦尼斯，「該走了。」他低聲道。

當他們走進兩峯間的凹陷處時，可以清楚看見另一邊的蔚藍天空。南風呼呼地吹過頂上的山峯。他們謹慎地走著，腳下的小石頭讓他們絆倒了許多次。幸運的是，這里的空間十分狹窄，他們可以輕易靠住山壁保持平衡。

大約走了三十分鐘纔到達禱者之眼峯的另一邊。他們看著底下的山谷，腳底下豐潤的大草原上，青綠色的波浪高低起伏，一直延伸到另一端的森林外。頭上的蔚藍天空陽光溫和，烏云被拋在一邊。

多日以來，他們第一次覺得身上穿的大衣太過厚重，只有雷斯林依然在他紅色的斗篷底下發著抖。佛林特一整個早上都在抱怨陰冷的天氣和大雨，現在轉而抱怨陽光太過耀眼，讓眼睛睜不開；也太熱，讓他的頭盔跟著燙起來。

「我建議我們把矮人丟下山去。」卡拉蒙對坦尼斯吼道。

坦尼斯笑著說，「他會一路不停的抱怨，這樣會洩漏我們的行蹤。」

「底下哪有人聽得見他說話。」卡拉蒙寬厚的手指著山下的森林。「我打賭我們一定是第一羣俯看這山谷的活人。」

「第一羣『活人』，」雷斯林喘息著說。「老哥，這次你可沒說錯。因為你正指著闇黑森林。」

沒有人開口。河風不安地變換著姿勢；金月走到他身旁，張大眼睛看著底下的森林。佛林特清清嗓子，又閉上嘴摸著長長的鬍子。史東冷靜地看著這座森林，泰索何夫也同樣冷靜。

「看起來一點也不邪惡嘛！」坎德人興奮地說。他盤腿坐在地面上，拿著一支炭筆畫著地圖，試著要畫出往禱者之眼峯的路來。

「『外表』就像坎德人一樣，不可輕信。」雷斯林嘲諷地說。

泰索何夫皺起眉頭，想要回嘴，卻瞥見一旁坦尼斯的眼神，只好回頭專心畫畫。坦尼斯走向史東。騎士站在崖邊的一顆大石頭上，南風吹動他的長髮和破爛的披風。

「史東，那隻麋鹿呢？你現在還看得見牠嗎？」

「還看得見。」史東回答。他指著下方。「牠走過了那片草原；我可以看見那條路，直直地走進那邊的林中。」

「走進了闇黑森林。」坦尼斯喃喃道。

「誰說那里是闇黑森林？」史東面向坦尼斯。

「雷斯林。」

「啐！」

「他是個法師。」坦尼斯說。

「那麼他瘋了。」史東回答。他聳聳肩，「但如果你要待在這個山坡上就隨便你吧！我要像修瑪一樣跟著麋鹿，即使牠帶領我進入闇黑森林！」裹緊披風，史東跳下大石頭，開始沿著一條小路走下山坡。

坦尼斯對著其他人說，「麋鹿帶著他直接走進森林中。」他說。「雷斯林，你有多確定這座森林是闇黑森林？」

「半精靈，你覺得一個人能對一件事情有多確定？」法師回答。「我不確定我下一秒是不是還活著。但是你儘管可以走進那座從來沒有人活著出來的森林里。生命中最確定的就是死亡，坦尼斯。」

半精靈突然很想把雷斯林丟下山去！他轉而看著已經走到半山腰的史東──

「我決定跟著史東，」坦尼斯突然說。「要不要去你們自己決定，我不負任何責任。」

「我也要去！」泰索何夫把地圖收進卷軸盒里掙扎著站起來，快步跑到半精靈身旁。

「鬼話！」佛林特對著雷斯林皺眉，嘲笑地彈了彈手指，漫步到坦尼斯身旁。金月雖然臉色蒼白，但也毫不遲疑地跟了上去。河風更慢慢走向他們，臉上帶著若有所思的神色。坦尼斯鬆了口氣，他清楚這名野蠻人知道許多有關闇黑森林的可怕傳說。最後，雷斯林快步走向他們，把哥哥給嚇了一跳。

坦尼斯微笑打量著法師。「你為什麼要跟來呢？」他忍不住要問。

「因為你們會需要我的，半精靈。」法師嘶聲道。「還有，你認為我們還能去哪里呢？你帶領我們來到這麼遠的地方，已經沒有回頭的道理了。你給我們的選擇只有兩個：早死早超生，或者被凌遲至死。」他走下山坡，「哥哥，你要來嗎？」

當這對兄弟經過時，其他人不安地看著坦尼斯。半精靈覺得自己像個笨蛋。雷斯林當然是對的。他讓大家跟著來到這麼遠的地方，卻又試著讓這一切看起來是眾人自己的選擇，只不過是為了讓自己的良心好過些罷了。他生氣地撿起一塊石頭，丟下山坡。為什麼一開始就是他要帶頭呢？為什麼正當他只想找到奇蒂拉，對她說決定與她廝守到老的節骨眼上，竟得被迫捲入這事件當中呢？他也許就可以接受她屬於人類的弱點，就像接受自己的缺點一樣。

但是奇蒂拉沒有回到他身邊。她有了一個「新主子」。這也許就是他為什麼──

「嘿！坦尼斯！」坎德人的聲音傳了上來。

「我來了！」他喃喃地說。

當他們抵達森林邊緣時，太陽正好越過天頂。坦尼斯估計大概還有三到四個小時的陽光可以利用。如果那隻麋鹿繼續帶領他們在平坦的小徑上前進，也許在日落之前有機會走出這座森林。

史東舒適地坐在林蔭間休息，等待著同伴們。他們慢慢離開了草原，沒有人急著進入這座森林。

「麋鹿走進這邊。」史東站起身指著及腰的草叢說。

坦尼斯沒有看到任何足跡。他從幾乎快喝乾的水壺里喝了一口水，看著這座森林。就像泰索何夫說的，這座森林看起來一點也不邪惡，相反地，再經過了秋日的豔陽後，它的林蔭看起來還十分誘人。

「也許里面會有一些獵物。」卡拉蒙搖晃著膝蓋說。「當然不是麋鹿，」他著急地補上一句，「也許會有兔子之類的。」

「在闇黑森林里不要射擊任何東西、不要喫任何東西、不要喝任何東西。」雷斯林低聲說。

坦尼斯看著法師，他像沙漏般的眸子十分明顯。在強烈的陽光下，金色的皮膚閃爍著妖異光澤。雷斯林倚著他的手杖，彷彿怕冷似地發著抖。

「小孩子的枕邊故事。」佛林特喃喃地說，但是矮人的口氣缺乏自信。雖然坦尼斯知道雷斯林對這類事情有著特別敏感的感覺，但是他從沒看過他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雷斯林，你感覺到什麼了？」他小聲地問。

「這片森林里有著難以想像的強大魔法。」雷斯林喘息著說。

「邪惡嗎？」坦尼斯問。

「對那些心存邪惡的人來說，答案是肯定的。」法師這樣回答。

「那麼你是我們之中唯一需要害怕這座森林的人。」史東冷冷地告訴雷斯林。

卡拉蒙的面孔因憤怒而泛起紅暈，他的手伸向劍柄，史東的手也跟著伸向長劍。坦尼斯抓住史東的手臂，雷斯林則抓住哥哥的手。法師瞪著騎士，金眸閃著異彩。

「很快就會知道的。」雷斯林說，聲音小得像從牙縫里擠出來一樣。「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雷斯林用力倚著法杖，轉向哥哥，「你要跟來嗎？」

卡拉蒙憤怒地看著史東，接著跟在雙胞胎弟弟旁邊進入林中。其他人尾隨著他們，只留下坦尼斯和佛林特留在高聳搖擺的草叢中。

「我老得沒辦法來這一套了（註２），坦尼斯。」矮人突然說。

「胡說八道，」半精靈帶著笑容回答道。「你動起手來還老當益壯呢！」

「不，我不是指身體上的衰老，」矮人注視著起繭的雙手，「雖然我的身體也夠老的了，我是指心靈上的衰老。十幾年前，在其他人出生之前，你和我會毫不猶豫地走進施有魔法的森林。但是現在──」

「高興一點吧！」坦尼斯說。他試著要讓氣氛輕鬆點，雖然他也深深被矮人不尋常的憂鬱給困擾。自從離開索拉斯之後，他第一次仔細打量佛林特。矮人看起來蒼老──但他看起來一向都這麼老──埋藏在滿臉的大鬍子和低垂的眉毛下的臉孔上布滿了皺紋，像是塊舊皮革般；矮人也囉哩囉唆地抱怨著，但他向來是這麼愛抱怨，不同的是眼神──里面渴望冒險的火焰已經消失了。

「別讓雷斯林嚇著你了，」坦尼斯說。「我們今晚有的是時間可以圍在營火旁，嘲笑他的鬼故事。」

「我想也是。」佛林特嘆口氣。他靜了片刻，開口道，「總有一天我會拖累你的，坦尼斯。『我為什麼要和這個老矮人搞在一起呢？』我不希望會讓你這麼想。」

「因為我需要你呀！你這個愛嘮叨的老矮人！」坦尼斯說，把他的手放在彷彿背著重擔的老矮人肩上，指著森林中其他人的身影。「我需要你，佛林特。他們都是這麼──這麼年輕。你像塊磐石般穩固，讓我可以放心依靠著你。」

佛林特高興得漲紅了臉。他摸摸鬍子，用力清清喉嚨。「是呀是呀！不過，你總是這麼多愁善感。我們在浪費時間，我想要在日落前走出這個鬼氣森森的樹林。」他喃喃道。「真高興現在是白天。」

【註】

１　這是哨兵峯中最高的山峯。

２　以矮人來說，佛林特其實不算老，但是他的父親死得相當早。這點常常會讓他的心頭有著陰影。

## １─１０闇黑森林．死物復活．雷斯林的魔法

坦尼斯進入這座森林唯一的感想，就是慶幸能夠躲過秋老虎的艷陽威力。半精靈開始回憶所有聽說過關於闇黑森林的傳說──晚上在營火邊流傳的鬼故事，同時也沒忘記雷斯林的預警。但是坦尼斯還是覺得這座森林，比他去過的任何一座森林都要來得有活力。

這里沒有他們早先經歷過的死寂。小動物們快樂地交談著，鳥兒們在高枝上啾啾地叫著，有著多彩雙翼的昆蟲飛來飛去，樹葉搖晃著發出沙沙聲。沒有微風吹過，花兒卻搖曳生姿，彷彿植物也活了過來，能自己搖動一般。

隊伍的每個人進入森林時都如臨大敵，手放在武器上，隨時準備面對挑戰。經過一段小心翼翼不讓樹葉發出碎裂聲的旅程之後，泰斯說這樣「有點白癡」，於是大家都放鬆下來；只有雷斯林除外。

他們沿著一段平坦、明顯的路走了大概兩個小時。太陽慢慢西沉，影子也拖得愈來愈長。坦尼斯在森林中感到一陣祥和，他絲毫不怕那些有翼的怪物會跟到這里來。邪惡看起來與這座森林無緣，除非，像雷斯林說的一樣，每個人都會帶來自己心中的邪惡。坦尼斯看著法師，雷斯林低著頭單獨走著，森林中的陰影似乎全聚集在這個年輕的法師身上。坦尼斯感到一陣寒意，才發現太陽即將落下，氣溫也快速降低。現在已經是考慮紮營的好時機了。

坦尼斯拿出泰斯的地圖，藉著最後的一絲光線來仔細閱讀。這張地圖是出自精靈之手，地圖在他們所在之處標記著「闇黑森林」四個字。但是這座森林沒有明顯的界限，坦尼斯也無法確定到底現在是就在它里面，還是在更南邊的森林之中。雷斯林一定弄錯了，這里不可能是闇黑森林──坦尼斯這麼想。即使是，所謂的邪惡可能也只是法師的幻想。他們繼續走著。

很快地到了黃昏，此時的光暈會讓每樣東西看起來都有了生命。隊伍開始慢下腳步。雷斯林拖著腳步，呼吸愈來愈急促；史東的臉色灰白。半精靈正要叫大家停下來紮營，這時，彷彿聽見他的想法一樣，路的盡頭出現了一片綠油油的平坦草地。地上咕嚕咕嚕地冒出清澈的水，沿著一條小溪潺潺流著。草地上鋪滿了柔軟、誘人的青草；四周環繞著彷彿守衛著草地般的高大樹木。當他們看見這塊草地時，天色已呈暗紅，接著陽光消失得無影無蹤，夜晚籠罩了整個大地。

「不要離開這條路。」當隊伍中的夥伴開始走進這塊草地時，雷斯林說。

坦尼斯嘆氣道，「雷斯林，」他耐心地說著，「我們不會有問題的。這條路就在旁邊，距離不是很遠。來嘛！你也需要歇息，我們都很需要。看這邊，」坦尼斯舉起地圖，「我不認為這里是闇黑森林，根據地圖──」

雷斯林輕蔑地保持沉默，絲毫不理會那張地圖。其他同伴則不理法師，自顧自地離開小路，開始紮營。史東靠著一棵樹坐下來，痛苦地閉上眼睛。卡拉蒙盯著樹林中四處奔跑的小影子，不停地吞嚥著口水。卡拉蒙比了個手勢，泰索何夫立刻跑進森林里去找柴火。

法師看著他們，臉上浮起嘲諷的微笑。「你們這羣笨蛋，這里的確是闇黑森林，在今晚結束之前你們就會知道了。」他聳聳肩。「但就像你們說的，我需要休息。不過，我絕對不會離開這條路的。」雷斯林坐在路上，身旁放著法杖。

當其他人交換著有趣的眼神時，卡拉蒙不禁尷尬得臉紅起來。「啊！小弟，」大漢說，「來這邊啦！泰斯去找柴火了，也許我可以射隻兔子來打打牙祭。」

「別射任何東西！」雷斯林聲音突然大起來，讓每個人都嚇了一跳。「別在闇黑森林里傷害任何東西！不管是植物、樹、鳥，或是任何動物！」

「我同意雷斯林說的話。」坦尼斯說。「我們今晚得待在這座森林里，如果沒有必要，我不想傷害任何動物。」

「精靈從來不會想殺生。」佛林特咕噥道。「法師把我們嚇得半死，你又想把我們餓得半死。好吧！如果今晚有什麼東西攻擊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喫掉它！」

「你跟我的想法一樣，矮人。」卡拉蒙嘆口氣，走到溪邊喝水，希望能夠用水澆熄腹中的飢火。

泰索何夫抱著柴火回來。「我沒有砍柴，」他向雷斯林保證。「只是把地上的木柴撿起來而已。」

但即使是河風也沒辦法升起火來。「木柴都溼了。」他最後終於放棄，把火絨盒丟進背包里。

「我們需要一點光亮纔行。」佛林特在夜色的籠罩中不安地說。白天聽起來十分悅耳的聲音，現在聽來卻帶著無比的威脅和邪惡。

「你們該不會為了我所說的騙小孩故事而感到害怕吧！」雷斯林嘶聲道。

「纔不會！」矮人抗議道。「我只是不希望讓坎德人利用夜色亂動我的包包。」

「很好。」雷斯林用不尋常的輕柔聲音說。他念出命令的辭句，「施拉克！」純淨的白光從法杖上的水晶球撒下，光芒中帶著很重的陰氣；事實上，這光芒反而讓周遭的環境看起來更可怕。

「現在，你需要的光來了。」法師低聲說。他把法杖用力插入潮溼的地面。

這時坦尼斯突然發覺到，他的精靈視力消失了，他本來應該可以看到同伴在黑暗中暗紅色的溫暖影像，但是他們現在成了隱沒在漫天星夜中的陰影。半精靈沒有向其他人提起，但是原本令人舒坦的安詳感已被尖銳的恐懼所取代。

「我第一個值夜哨。」史東沉重地說。「我頭傷成這樣，最好別睡覺。我知道有人曾這樣做過，最後再也沒醒來。」

「我們得兩人一組來守夜。」坦尼斯說。「我跟你一起守第一班夜哨。」

除了雷斯林之外，其他人打開背包，開始在柔軟的草地上打起地舖。雷斯林坐在小徑上，法杖的光芒照耀他低垂的頭。史東坐在一棵樹下，坦尼斯走到小溪旁喝起水來。他突然聽到背後傳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他閃電般地拔出劍，其他人也都飛快地拔出武器來。雷斯林保持著原來的姿勢，絲毫不為所動。

「放下你們的劍。」雷斯林說，「它們一點也幫不上忙。只有附著強大魔力的武器才能傷害這些傢伙。」

一隊戰士包圍了他們。單單這樣的狀況就足以讓一般人嚇破膽，但是這些冒險者們能夠應付這麼單純的狀況，所不能應付的是無邊無際、讓他們幾乎窒息的恐懼感。每個人都想起卡拉蒙所說的話──「我可以每天和活物作戰，但死的可不行。」

這些戰士只不過是一具具會動的「屍體」。

它們的外型只是發著白色幽光的薄霧，彷彿生前的氣息在死後依舊留戀著這具軀體。筋肉都已經腐爛殆盡，而靈魂卻依稀記得在世時的外表。這些靈體顯然保有其他記憶。每位戰士穿戴著記憶中的古老盔甲，握著記憶中致命的武器。但不死生物根本不需要武器。它們靠著恐懼就可以殺敵，冰冷的雙手也是可怕的殺人武器。

我們要如何跟它們作戰？坦尼斯狂亂地想著；不管是面對怎樣活生生的敵人，他都不曾如此害怕過。恐慌完全吞噬了理智，他竟考慮要大叫其他人快逃命。

半精靈憤怒地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回到現實世界。現實世界！他幾乎無助地笑了起來──逃沒有任何用處，他們會迷路，會分散開來。他們得留下來，用某種還沒想到的方法解決眼前的威脅。他開始走向這些鬼卒，這些死氣沉沉的戰士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也沒有任何威脅的動作。它們只是站著，擋住所有退路。它們的數目難以估計，因為有些閃爍不定地消失，又閃爍不定地出現。不過這也無關緊要，坦尼斯全身冷汗地對自己承認。一名不死戰士伸出一根手指就可以毀掉我們全部。

當半精靈逼近這些戰士時，眼角看到了一陣光芒，那是雷斯林的法杖。法師倚著法杖，站在縮成一團的同伴前面。坦尼斯走到他身邊，蒼白的光芒照在法師的臉上，讓他看起來跟眼前的士兵一樣陰氣逼人。

「歡迎來到闇黑森林，坦尼斯。」法師說。

「雷斯林──」坦尼斯嗆咳起來。他試著要讓乾澀的喉嚨發出聲音來。「這些是──」

「靈體生物（註１）。」法師目不轉睛地說道。「我們的運氣還算好。」

「運氣好？」坦尼斯不可置信地重復著。「為什麼？」

「這些是曾發誓完成某件任務，但卻失敗而死之人的靈魂。它們的懲罰，便是得不停地執行這些任務，直到找出解救自己的方法，得到真正的安息為止。」

「無底深淵啊！這樣我們怎麼算是幸運呢？」坦尼斯憤怒地低聲道，釋放出壓抑已久的怒氣。「搞不好它們發誓要殺死每一個膽敢侵犯這森林的人！」

「有可能，」雷斯林瞥了半精靈一眼，「但我覺得可能性不高，我們馬上就會知道的。」

在坦尼斯來得及反應前，法師離開了同伴們，面對這羣幽靈。

「小雷！」卡拉蒙的聲音像是被人勒住了咽喉。他開始擠向前面，想要保護弟弟。

「阻止他，坦尼斯。」雷斯林嘶啞地命令道。「我們的小命都靠我接下來要做的事了。」

坦尼斯一邊抓住戰士的手臂，一邊問雷斯林，「你要怎麼做？」

「我要施法讓我可以和它們溝通，藉著和它們心靈相通，它們可以透過我來發言。」

法師掀起兜帽，平伸雙手念道，「阿茲．拜拉克．帕比拉卡．蘇．坦加思．米奧比雅？」他喃喃地重復這句子三次。當雷斯林念著咒語時，幽靈戰士向兩邊分開，讓出一條路給一名比其他幽靈還要壯碩、恐怖的形體。這個幽靈比其他戰士都要高大，頭上戴著一頂若隱若現的皇冠，古老的盔甲上綴飾著許多晦暗的珠寶。它的臉上帶著深深的遺憾與失落，走向雷斯林。

卡拉蒙哽咽著低下頭，坦尼斯不敢說話或叫喊，擔心影響雷斯林的施法。幽靈舉起沒有血肉的手，伸向年輕的法師。坦尼斯不由自主地發抖──單是幽靈的碰觸就足以致命。但雷斯林彷彿靈魂出竅般，並沒有移動，坦尼斯甚至懷疑他到底有沒有看見那隻伸向他心臟的手。接著，雷斯林開口了。

「汝等長眠於此，今可用吾活物之聲告知吾等汝之遺憾，使吾等通過此森林，汝可自吾心知吾等全無邪念。」

幽靈的手突然停住，蒼白的眼光搜尋著雷斯林的臉。接著，幽靈的軀體在黑暗中隱隱發光，它向雷斯林躬身行禮。坦尼斯倒抽一口氣，他感覺得出雷斯林的力量，但這是──？！

雷斯林也鞠躬回禮，接著站到幽靈旁邊，臉色幾乎和身邊的死靈一樣蒼白。活的死人和死的活人──坦尼斯想著，不禁發起抖來。

當雷斯林開口時，聲音不再是法師平日嘶啞喘息的聲音，取而代之的是無比權威、響徹全森林的深沉語音。這聲音空洞冰冷，彷彿來自地下。「來者何人，膽敢侵犯闇黑森林！？」

坦尼斯試著回答，但喉嚨乾澀得發不出聲來。身旁的卡拉蒙甚至連頭都抬不起來。坦尼斯感覺到身邊有人在動，坎德人！他咒罵著自己，一邊伸手出去想抓住泰索何夫，但為時已晚。小傢伙的馬尾跳躍著，早已跑進雷斯林法杖照耀範圍里，站在幽靈旁邊。

泰索何夫恭敬地行了個禮，「我叫泰索何夫．帕伏特。」他說。「我的朋友們，」他指著身後的朋友，「都叫我泰斯。你們是誰？」

「這不重要。」幽靈的聲音回答道。「你只需要知道我們是來自古老年代的戰士。」

「據說你們是因為違背了誓約才會落得如此下場，是真的嗎？」泰斯饒富興致地問道。

「的確是，我們曾立誓守護這片土地。但燃燒的山脈由天上落下，大地慘遭撕裂。地底冒出邪惡的生物，我們害怕得棄劍而逃，直到不幸嚥下最後一口氣。當邪惡再度橫行時，我們被召喚來固守誓約。我們要待在這里，直到邪惡被驅逐，大自然恢復平衡為止。」

突然雷斯林尖叫著抬起頭，雙眼直向上翻，直到只露出眼白。他的聲音變成幾千個聲音尖聲叫喊著。這異狀連坎德人都被嚇倒，他退後了幾步，不安地看著坦尼斯。

幽靈舉起手，比出一個命令的手勢。所有聲音像被黑暗吞沒掉，消失無蹤。「我的手下要求知道你們進入闇黑森林的原因。如果你們有惡心，那麼你們將會自取滅亡，再也見不到明日的月亮升起。」

「不，當然沒有任何惡意。」泰索何夫急忙道。「我跟你說，這是個很長的故事，不過既然我們不是很急，你看來好像也不趕時間，我就全盤告訴你。」

「一開始我們是在索拉斯的最終歸宿旅店。我猜你們沒聽過，雖然我不確定它建成多久了，但是大災難時肯定還不在，但你們看來像是那個時期的人物。我們在那里聽一個老人說著修瑪的故事，然後他──我指的是那個老人，不是修瑪──叫金月唱她的歌，她問是哪首歌，然後就唱了。接著一個追尋者覺得歌唱得不好，然後河風──站在那邊的高個子──把那傢伙推進壁爐里。這是個意外，他不是故意的。但是那個追尋者像枝火把般的燒了起來！你應該看看的！之後那個老人把手杖交給我叫我打他，我就照做了。手杖轉變成藍色水晶杖，後來火焰就熄滅了，接著──」

「藍色水晶杖！」幽靈空洞的聲音在雷斯林喉中迴蕩，並且開始走向他們。坦尼斯和史東反應一致，兩人一個箭步跳向前把泰斯拉開。但幽靈似乎只想要好好看看這羣人。它閃爍的眼光落在金月身上。舉起一隻蒼白的手叫她上前。

「不！」河風試著阻止她離開身邊，但她輕柔地推開他，並且走向前站在幽靈旁邊，手中拿著水晶杖。死靈大軍包圍著他們。

突然幽靈從劍鞘里抽出劍。他高舉著劍，白色的光芒和藍色的火焰從劍身上迸發出來。

「看哪！」金月深吸了一口氣。

水晶杖散發出蒼白的藍光，彷彿回應那把劍。

鬼王轉向雷斯林，並朝著出神的法師伸出蒼白的手。卡拉蒙低吼一聲，掙開坦尼斯的束縛舉劍刺向幽靈。劍身穿過忽隱忽現的身體，反而是卡拉蒙慘叫著倒在地上，蜷曲成一團。坦尼斯和史東趨前跪在他身旁，雷斯林仍然直直看著前方，臉上毫無表情。

「卡拉蒙，哪里──」坦尼斯抓住他，急著要看大漢哪里受了傷。

「我的手！」卡拉蒙不停顫抖、抽搐著，他握劍的左手緊緊地夾在右手臂下。

「怎麼搞的？」坦尼斯問道。接著看到戰士落在地上的劍，他立即明白了──劍上覆著一層厚厚的霜。坦尼斯恐懼地抬起頭，看見幽靈的雙手緊握著雷斯林的腰部。法師虛弱的身體一陣抽搐，臉上神情痛苦，但並沒有倒下。法師閉上眼，臉上嘲諷和痛苦的線條也跟著消失，變成如死亡般的平靜。坦尼斯驚訝地看著，只有稍稍留意到卡拉蒙的狂吼聲。他注意到雷斯林的表情又再度改變，這次換成完全忘我的表情。法師全身由法力所造成的光亮愈來愈強，幾乎有些刺眼。

「有人召喚我們。」雷斯林說，這是他的聲音，但是坦尼斯卻從未聽過他這樣說話，「我們得走了。」

法師轉身向著林間走去，鬼王毫無筋肉的手仍然抓著雷斯林。幽靈們讓出一條路讓他們離開。

「阻止他們！」卡拉蒙嚎叫道，他掙扎地站起來。

「我們沒辦法！」坦尼斯奮力抱住他。大漢最後終於倒在半精靈的懷里，像個孩子般哭泣著。「我們會跟著他，他會沒事的。他是個法師，卡拉蒙。我們不能理解，我們會跟著──」

當他們穿過包圍進入林中時，鬼卒的眼中閃著詭異的光芒，幽靈們在他們身後聚集起來。

冒險者踏入了一場可怕的戰鬥中。金鐵交鳴，瀕死的士兵哭喊著求救。在黑暗中的廝殺聲是如此的真實，以至於史東反射性地拔出劍來。砍殺聲震耳欲聾，他不斷地閃躲著許多瞄準他的攻擊，對著暗夜絕望地揮舞著劍，知道自己註定無路可逃，死期已定。他開始狂奔，突然間離開了密林，來到一片荒涼的草原上──雷斯林獨自站在他前面。

法師的雙眼緊閉，柔聲地嘆了一口氣之後就倒在地上。史東跑向他，此時卡拉蒙突然出現，搶著把弟弟抱入懷中，差點把史東給撞倒。而雷斯林仍然在喃喃念著未曾聽過的話語。

「小雷！」卡拉蒙泣不成聲。

法師的眼皮動了動，然後睜開來。「這個法術──讓我全身虛脫──」他喘息道。「我得休息──」

「你們馬上就可以休息了！」一個聲音轟然道，那是個活生生的聲音！

即使坦尼斯飛快地掏出自己的武器，卻反而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他和其他人立刻把雷斯林團團圍住，面向周圍的森林，尋找話聲的源頭。接著一輪明月出現，彷彿有隻手突然扯下了它臉上的黑絲巾般。現在他們可以看到樹林中一個壯漢的身影，裸露的肩膀和卡拉蒙一樣結實，長髮垂在他的頸背上；他眼中閃爍著冷酷的光芒，同伴們聽到樹林中傳來一陣窸窣聲，便看到矛尖在月光下閃耀著光芒，他指著坦尼斯說。

「放下你們可笑的武器。」那人警告道。「你們被包圍了，不要妄想反抗。」

「別被騙了！」史東大吼道，話纔出口，森林中就響起樹枝斷落的轟然巨響。更多人出現包圍位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柄尖銳的矛。

「為首的人走向他們，同伴們驚訝地瞪視著，握劍的手變得僵硬。

這個「人」根本不是人！他是隻半人馬！（註２）腰部以上是人，以下則是馬的身體。他輕鬆地走向前，全身肌肉賁張。其他的半人馬在他命令的手勢下讓開一條路。坦尼斯把劍回鞘，佛林特打了個噴嚏。

「你們必須跟我來。」半人馬命令道。

「我弟弟身體很虛弱。」卡拉蒙咬緊牙關地說。「他哪里都不能去。」

「把他放到我背上。」半人馬冷冷地說。「如果你們其他人也覺得累了，也可以騎著我們到等一下要去的地方。」

「你要帶我們去哪里？」坦尼斯問。

「你們現在沒有立場問任何問題。」半人馬伸出矛敲著卡拉蒙的背。「我們的腳程很快，我建議你們騎上來。別害怕，」他對著金月鞠躬。「今晚不會有任何人傷害你們的。」

「我可以騎上去嗎？坦尼斯？拜託！」泰索何夫懇求道。

「別相信他們！」佛林特劇烈地打著噴嚏。

「我不相信他們。」坦尼斯說，「但是看來我們沒辦法選擇要不要相信他們──雷斯林已經走不動。泰斯，騎上去吧！其他人也一樣。」

卡拉蒙懷疑地看著這些半人馬，抱起弟弟，把他放在其中一隻半人馬的背上。雷斯林虛弱地趴倒下去。

「爬上來。」半人馬對卡拉蒙說，「我可以支撐你們兩人的體重。你弟弟會需要你扶住他，因為今晚我們將全力奔馳。」

壯碩的戰士紅著臉爬上半人馬的背，兩腳幾乎要碰到地面，他一手穩住雷斯林，接著半人馬大踏步奔向路的另一端。泰索何夫興奮地咯咯笑著跳上馬背，卻不小心滑到另一邊的泥巴中。史東嘆著氣將坎德人抱上馬背，在佛林特來得及抗議之前，騎士便把他抱上馬背，跟泰斯坐在同一匹半人馬上。佛林特試著要開口，卻只能不停地打噴嚏。坦尼斯騎上為首的半人馬，看來似乎是他們的領袖。

「你要帶我們去哪里？」坦尼斯再度問道。

「去見森林之王。」半人馬回答道。

「森林之王？」坦尼斯重復道。「他是誰？是像你們一樣的嗎？」

「她就是森林之王。」半人馬說完，開始邁步奔馳。

坦尼斯正想問另一個問題，但半人馬快速的步伐將他從馬背上拋起，落下時差點咬到舌頭。察覺自己不停地往外滑，坦尼斯緊緊抓著半人馬寬厚的身軀。

「喂！你不需要把我擠成兩半！」半人馬回頭說道，眼睛在月光下閃爍著。「讓你們好好的騎在背上是我的責任。放輕鬆，手抓住我的腰，保持平衡，用腳力保持自己不往後滑。」

半人馬離開了道路朝林中奔馳。月光很快就被濃密的叢林給掩蓋。坦尼斯感覺到枝椏掃過他的衣服，但半人馬腳程絲毫不曾減緩；坦尼斯只能假設他們對這條路很熟悉，但他卻看不見任何路的痕跡。

很快地，半人馬的步伐慢了下來，直到停住。坦尼斯在這片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他知道同伴都在附近，因為他可以聽見雷斯林急促的呼吸聲、卡拉蒙盔甲撞擊的叮噹聲、佛林特遏抑不住的噴嚏聲；連雷斯林法杖的光芒都已經熄滅。

「這座森林被施了一道強力的魔法，」當坦尼斯問起時，法師喘息著低聲回答。「這魔法讓其他的法術通通失效。」

坦尼斯的不安慢慢增加。「我們為什麼停下來？」

「因為你們已經到了。下來。」半人馬命令道。

「這里是哪里？」坦尼斯滑下半人馬的背，站在地上。他環顧四周但什麼都看不見，濃密的樹林很明顯地連一絲一毫的光線都透不進來。

「你們現在正站在闇黑森林的正中央。」半人馬回答。「我現在得跟你們說聲再見，或是永別──這得要看森林之王怎麼決定了。」

「等一下！」卡拉蒙憤怒地叫道。「你們不能就這樣把我們丟在這里，讓我們像瞎子一樣──」

「阻止他們！」坦尼斯命令道，伸手想要拔出劍。但他的武器早已不知所蹤。騎士大聲咒罵著，表示他也遇到相同的狀況。

半人馬輕笑了起來。坦尼斯聽到馬蹄聲和樹枝的搖動聲，半人馬已經離開了。

「好一段旅程！」佛林特又打了個噴嚏。

「每個人都在嗎？」坦尼斯伸出手摸索著，感覺到史東有力的手勁。

「我在這里！」泰索何夫叫道。「喔！坦尼斯，這實在好好玩喔──」

「閉嘴！泰斯！」坦尼斯打斷他的話。「平原人呢？」

「我們在這里。」河風嚴肅地說，「武器也全都不見了。」

「大家的武器都不在身邊了嗎？」坦尼斯問道。「現在我們連在這漆黑中自衛的東西都沒有了！」他失望地咒罵道。

「我的水晶杖還在。」金月柔聲道。

「那的確是威力驚人的武器，奎蘇族的女子。」一個渾厚的聲音傳出。「原本是一把善良的武器，用來驅逐疾病、醫治傷口的利器。」聲音變得有些傷感。「但在這動盪不安的年代里，它也是對付那些想要徹底摧毀它的邪惡生物的強大武器。」

【註】

１　靈體生物是人類或是類人類（Demi-human）死亡後的靈魂。這些生物多半是在完成誓言或任務之前死去，因此被迫要不停地試圖完成誓言或任務。一般來說，靈體生物在室外必須要待在離死亡地點不超過一千呎的地方，而在室內則必須要待在死亡的房或走道中，只有當它們死時手中握有武器，它們纔有可能造成傷害。靈體生物大致可以分成六類：

a．狂暴者（Berserker）：某些邪惡的生物在變成靈體時，會陷入無邊無際的瘋狂中。它們背叛了自己原先立下的誓言，永遠沒有安息的機會。在大災變前後有許多這樣的案例。

b．守護者（Guardian）：這些靈體們看守著一條通道或是某樣物品。通常它們等待的只是一個訊號或是密語，好讓人通過。不幸的是，通常知道這些密語的人都早已亡故，因此它們必須永無止境地等待。守護者通常是善良且盡責的靈魂，只要得到正確的密語，它們就可以安息。

c．哲學家（Philosopher）：哲學家們喜愛圖書館或是有大量資料的地方，它們往往會花上幾十年的時間仔細閱讀一本書。晢學家們通常會成對出現，並且陷入漫長的激烈辯論中。它們可以屬於任何立場和陣營，只有當它們的誠信受到質疑時，它們才會主動攻擊。

d．狂歡者（Reveler）：這些靈體通常在它們被束縛住的地方狂歡、宴飲作樂。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危險的，被它們所迷惑住的冒險者往往會身不由己地開始瘋狂跳舞或是大笑，慢慢地消耗體力和精神，除非有人來拯救他，否則他也將成為靈體。

e．搜尋者（Searchers）：這些邪惡的靈體非常危險，它們通常在固定的區域里面不停地搜索，並且毫不遲疑地攻擊那些阻擋它們的人。

f．戰士（Warriors）：這些靈體通常被困在生前喪生的戰場中，被迫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復最後那場戰役，這樣的搏鬥永遠不會終止。除非有活人介入它們的戰爭，讓其中一方佔了上風，否則它們永無安息的機會。

２　半人馬是擁有人類的上半身和馬的下半身的特殊生物。他們是維護自然生態的戰士，以部落形態生存在森林中。他們大多數時會躲避人類的出現，對精靈則是抱持著歡迎的態度。喜愛烈酒、性格豪爽的半人馬們會毫不留情的攻擊膽敢入侵他們家園的邪惡生物。

## １─１１森林之王．平靜的插曲

「你是誰？」坦尼斯問。「趕快現身！」

「我們不會傷害你的！」卡拉蒙吹牛道。

「你們當然不會。」渾厚的聲音似乎被逗樂了。「你們沒有武器，時機成熟後我自然會還給你們的。從沒有人膽敢攜帶武器進入闇黑森林，即使是索蘭尼亞騎士也不例外。別擔心，高貴的騎士！我知道你的寶劍有著悠久的歷史！我會好好保管的。請原諒這小小的不信任，但縱使是偉大的修瑪，也得在我面前放下屠龍槍。」

「修瑪！」史東深吸一口氣。「你到底是誰？」

「我是森林之王。」當渾厚的聲音響起後，黑暗便開始消退。在眼前的景象變得清晰後，隊伍中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十分驚訝。銀色的月光照在一塊高聳的巨石上，一隻獨角獸孤傲地高立在上。她平靜地看著眾人，眼中彷彿蘊藏著無限的智慧。

獨角獸的美麗足以撼動人心。金月眼角流下感動的淚水，被迫在她傲人的光芒前閉上眼睛。她的毛皮像銀色的月光，獨角像是閃耀的珍珠，鬃毛如雪般潔白。她像是座由閃耀的大理石所打造而的雕像，但不論是矮人或是人類的工匠都無法揣成摩出那種尊貴、高雅的氣質，更別提那優美的身體曲線。她的腿結實但不巨大，蹄子像山羊般細小。在往後的日子里，每當金月行走在黑暗路上，感到絕望和孤單時，她經常閉上眼睛回想起這一刻，以求得心中的安寧。

獨角獸揚起頭表達歡迎之意。眾人覺得自己相形見絀，不知如何是好，便也跟著鞠躬回禮。獨角獸離開大石，躂躂地向他們跑來。

坦尼斯感到有如魔法解除了一般，開始環顧四周。明亮的月光照在平坦的草原上，樹木林立周圍守護這片土地。半精靈感受到這里有著亙古不變的安詳，卻又同時感受到一絲憂傷的氣息。

「好好休息，」森林之王走到他們之中說。「你們又餓又累了。食物很快就會送上來，清水是用來清潔你們自己用的。今晚可以暫時不需要草木皆兵、風聲鶴唳。這里是絕對安全的，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你們高枕無憂，那也只有這里了。」

卡拉蒙聽到食物兩個字，眼睛亮了起來。他把弟弟放在地上。雷斯林頭倚著樹，躺在柔軟的草上。他的臉色在銀白的月光下顯得慘白，但呼吸尚稱平順。看起來不像剛剛一樣精疲力竭。卡拉蒙坐在他旁邊，東張西望地找著食物，接著哀怨地嘆了口氣。

「大概又是更多的梅子吧！」戰士哀怨地跟坦尼斯抱怨道。「我想喫肉想得要命，烤好的鹿肉，一小塊冒著煙的兔肉──」

「小聲點，」史東看著森林之王，柔聲警告道。「她搞不好會先把你給烤來喫！」

半人馬帶著一塊潔白的布巾從林中走出，將它鋪在地上。其他的半人馬則把閃閃發亮的水晶杯放在布上，杯子散發的亮光照亮了草地。

泰索何夫好奇地看著那些光芒。「這些是會發光的小蟲！」

每個水晶杯里都裝著數以千計的小蟲，每隻蟲背上都有兩個發亮的點。牠們在杯中爬著，顯然不願意離開杯子。

接著半人馬又帶來一缽缽的清水和白布，讓同伴們擦淨自己的臉和手。這些水洗去了他們的疲倦，同時也拭去戰鬥留下的創傷。其他的半人馬搬來一張張椅子，卡拉蒙狐疑地看著它們。它們是用整塊木頭所雕刻的，看起來十分舒適，但每張椅子只有一隻腳！

「請坐。」森林之王優雅地說。

「我沒辦法坐在上面！」戰士抗議道。「我會翻倒的。」他站在桌巾旁。「而且，桌布本來就鋪在地上，我可以坐在旁邊的草地上。」

「而且還靠近食物咧！」佛林特隔著鬍子念念有詞。其他人不安地看著發光的蟲燈、單腿的椅子和來回走動的半人馬。只有酋長之女知道身為賓客的禮節。雖然外界的人把她的人民看作野蠻人，金月的族里仍然有著十分嚴格的禮儀規範。她知道讓主人等待對雙方都是一種失禮的行為。她得體地坐下來，單腿的椅子搖晃了一下，接著調整到適合她的高度，彷彿本來就專為她訂做一般。

「坐在我旁邊，戰士。」她一板一眼地說，清楚知道有很多雙眼睛正看著她。河風臉上毫無表情，雖然他高大的身軀要擠進椅子里有些好笑，但坐下之後臉上幾乎露出讚嘆的笑容來。

「非常感激你們等待我們就座。」金月為了掩飾其他人的猶豫不決，趕忙說道。「你們現在都可以坐下了。」

「喔！沒關係，」卡拉蒙雙臂交叉在胸前。「我本來就沒有等著要坐下，我纔不敢坐在那張怪椅子上──」史東的手肘重重地撞上他的肋骨。

「女士，多謝了。」史東以高尚的騎士儀態坐下來。

「如果他們都可以的話，我應該也行。」卡拉蒙喃喃道，因為半人馬已經開始送上食物，促使他做出決定。他扶著弟弟就座之後，才小心地坐下來，確定椅子能夠承受他的重量。

四個半人馬站在桌巾的四個角落上，他們把桌巾舉起到一般桌子的高度後就把手放開。桌巾毫無支撐地飄浮起來，桌面就像是最後歸宿旅店里的一樣平坦。

「好厲害唷！他們是怎麼辦到的？」泰索何夫大喊，好奇地窺探著桌巾底下。「底下什麼都沒有！」他睜大雙眼回報。半人馬豪邁地笑起來，連森林之王都忍不住微笑。接著半人馬端上雕工精緻、經過打磨的木製餐盤。每個客人的面前都放上一對用鹿角製成的刀叉。一盤盤烤好的肉端了上來，空氣中充滿了四溢的香氣。芳香的整條麵包和大碗盛裝的水果，在微弱的光線底下閃爍誘人的光芒。

卡拉蒙確定自己坐穩後，摩搓著自己的雙手。他露出開心的微笑，拿起面前的叉子。當半人馬在他面前放下一盤烤鹿肉時，他滿足地嘆了口氣。卡拉蒙插下叉子，貪婪地嗅著鹿肉冒出的芬芳肉汁香氣。突然，他發現每個人都在瞪著他，他停下來看著四周。

「什──？」他眨著眼問道。然後他的眼光落向森林之王，他立即放下叉子，臉紅了起來。「我──我真的很抱歉。這隻鹿您一定認識吧！我是說，牠也算是您的子民──」

森林之王溫柔的笑道。「別緊張，戰士，」她說，「這隻鹿能夠提供養分給狩獵者，不管是狼還是獵人都一樣，都算是完成了牠的使命。我們不會為那些完成使命的犧牲者哀悼的。」

坦尼斯覺得當森林之王說話時，她的深色眼眸轉向史東，眼中露出深深的哀傷，讓坦尼斯覺得一陣恐懼。但他定睛一看，發現這隻美得驚人的動物仍然掛著笑容。「可能是我自己的想像吧！」他心想。

「大王，我們要怎麼知道，」坦尼斯遲疑地問道。「生命到底有沒有達成被賦予的使命？我認識得享天年的老人，死時卻滿心絕望與憂傷。我也認識英年早逝的少年，卻在身後留下了不朽的傳奇與愛戀，逝去的哀傷被這些讓後人追思不已的記憶所沖淡。」

「半精靈坦尼斯，我能給你的指引遠不及你自己的答案。你的問題已經解答了你自己的疑惑。」森林之王幽幽地說。「這樣說吧！評斷生命的準繩不在於獲得，而在施予。」

半精靈正準備要回答，卻被森林之王打斷。「把你的憂慮先放到一邊去吧！在你們還有機會的時候，好好享受這難得的平靜。時間已經慢慢地在流逝了。」

坦尼斯眼光銳利地看著森林之王，但這英氣逼人的動物已經把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去了。她看著遠方的森林，眼中籠罩著憂傷。半精靈猜疑著她到底在想些什麼，也跟著陷入沉思中，直到一隻手輕柔地碰了碰他。

「你應該要好好喫一頓。」金月說。「你關心的大事不會隨著這頓飯消失的；如果它們會，那更好。」

坦尼斯對她露出笑容，開懷地大喫起來。他接受了森林之王的建議，把煩惱放到一邊，因為金月說的對，這些事情不會消失的。

隊伍中的其他人也同樣享受這難得的平靜，對四周的怪異景物安之若素。雖然桌上除了清水之外沒有別的飲料（佛林特可失望透了）。但是這些清澈、冰涼的液體洗去他們心頭的恐懼和疑惑，正如同洗去他們外表的血汗與泥灰一般。他們開懷地交談、大喫，珍惜彼此相聚的片刻。森林之王不再和他們交談，只是靜靜地看顧每個人。

史東蒼白的臉上添了些血色。他的喫相高貴而有威儀。由於坐在泰索何夫旁邊，他必須不停地回答坎德人層出不窮的有關他家鄉的問題。他也悄悄地將不知如何跑到泰斯袋子里的刀叉放回原處。騎士盡量坐離卡拉蒙遠一點，並盡可能別理這傢伙。

這位壯碩的戰士顯然喫得不亦樂乎，他喫的比別人多三倍、快三倍，也遠遠比其他人要吵三倍。當他暫時停嘴的時候，他口沫橫飛地向佛林特描述一場和食人妖的大戰，拿著一根剛嚼完的骨頭來示範他的攻防。佛林特一邊狼吞虎嚥，一邊說他認為卡拉蒙是全克萊恩最大的騙子。

雷斯林坐在哥哥旁邊，喫得少之又少。他只挑最柔軟的肉咬了幾小口，吃了幾顆葡萄，連唯一入口的一小片麵包也都要先泡過水後才喫下去。他一聲不吭地專注聽著其他人說話，把這些話語都藏到腦中，以便將來能派上用場。

金月優雅地喫著面前的大餐。這名奎蘇族的公主早就習慣在眾目睽睽下用餐，並且能夠輕鬆地和每個人對話。她和坦尼斯交談著，請求他描述精靈的國度和許多造訪過、光怪陸離的地方。河風坐在她旁，看起來十分不自在。雖然他喫起東西來不像卡拉蒙那麼窮兇惡極，但很明顯地，比起在深宮內苑里用餐，他更習慣輕鬆地在營火旁和同伴們肆無忌憚地喫著。他笨拙地拿著刀叉，心知自己在金月身旁看起來十分寒酸。他一言不發，但願沒有任何人注意到自己。

每個人最後終於心滿意足地推開面前的盤子，靠著怪異的椅背開始享用起美味的甜點。泰斯開始唱著坎德人的民謠，逗得半人馬十分的高興。突然雷斯林開口了，他輕柔、嘶啞的聲音穿透了眾人的高聲談笑。

「森林之王，」法師嘶啞地叫著她的名字，「今天，我們和以往從未在克萊恩大陸上見過的恐怖怪物作戰。妳對牠們知道多少？」

輕鬆和慶典般的氣氛立刻被一股莫名的壓力所籠罩，每個人都嚴肅地交換眼神。

「這些怪物走路像人，」卡拉蒙跟著說，「但是外表像是爬蟲類。牠們有著爪子和翅膀，還有，」他的聲音突然降低，「牠們死後會變成石頭。」

森林之王站起身來憂傷地看著他們，她看起來早就知道會有這個問題。

「我知道這些怪物。」她回答。「一個禮拜前有幾隻怪物和一隊地精來到闇黑森林。牠們戴著帽子和斗篷，毫無疑問地是為了遮掩牠們的恐怖外表。半人馬祕密地跟著牠們，確保在靈體生物解決牠們之前沒有其他生物受傷。半人馬回報表示這些生物稱呼自己為龍人，還說自己屬於拜龍教。」

雷斯林皺起眉頭，「龍？」他迷惑地低聲道。「但牠們到底是什麼怪物？牠們屬於哪一類生物？」

「我不知道。我只能這樣告訴你──牠們不屬於動物，也不屬於克萊恩上的任何種族。」

這段話讓大家花了一段時間吸收。卡拉蒙眨眨眼，「我不明──」他開口道。

「哥哥，她是說牠不屬於這個世界。」雷斯林不耐煩地解釋道。

「那麼牠們從哪里來？」卡拉蒙驚訝地說。

「這纔是真正的問題，不是嗎？」雷斯林冷冷地說。「牠們是從哪里來的，又是為了什麼？」

「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森林之王搖搖頭。「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是，在靈體生物解決牠們之前，牠們曾提到『北方的軍隊』。」

「我有看到這些軍隊。」坦尼斯站了起來。「那些營火──」他的話突然哽在喉中，因為他知道森林之王接下來要說什麼。「大軍！這些龍人組成的大軍？牠們一定有數以千計！」此刻每個人都站起來，不約而同地說著。

「不可能！」騎士皺眉說道。

「誰是幕後的黑手？追尋者？天哪！」卡拉蒙咒罵道，「我想要去海文把他們痛扁一頓──」

「要去就去索蘭尼亞，別去海文。」史東大聲建議。

「我們應該去奎靈那斯提。」坦尼斯辯道。「精靈們可以──」

「精靈們有他們自己的麻煩要解決，」森林之王插嘴道，她的聲音讓大家都冷靜下來。「海文的高階追尋者也是，已經沒有安全的地方了。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們追尋的答案。」

「妳說可以告訴我們要去哪里是什麼意思？」雷斯林向前踏一步，身上紅袍飄揚著。「妳對我們知道多少？」法師停下來，眼中閃著光芒。

「是的，我的確在等你們。」森林之王回答了雷斯林的疑問。「一個閃閃發亮的偉大形體某天出現在這里，祂告訴我今晚將會有一羣帶著藍色水晶杖的隊伍經過闇黑森林。靈體生物必須讓水晶杖的持有者和她的同伴通過。雖然它們自從大災變之後，就不曾讓任何生物進到森林來，但這次一定得破例。而我必須要告訴水晶杖的持有者這句話──『妳必須要直接飛躍東牆山脈，在兩天之內，水晶杖的持有者一定得到達沙克沙羅斯。在那里，如果你們能夠證明自己的實力，那麼你們將會獲得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禮物。』」

「東牆山脈！」矮人的嘴張得大大的。「我們的確得要用飛的才能在兩天之內抵達沙克沙羅斯。閃閃發光的形體？！哈！」

其他人不安地互相看著，最後坦尼斯遲疑地說，「恐怕矮人是對的，森林之王。通往沙克沙羅斯的旅途十分遙遠，我們得要經過被地精、龍人盤據的地區纔行。」

「然後我們還要通過大平原。」河風從遇見森林之王以來第一次開口。「我們在那里被通緝。」他指著金月，「奎蘇族是堅強的戰士，他們對平原了若指掌，同時他們也在等著我們。我們永遠不可能平安地通過那里。」他看著坦尼斯。「況且我的同胞痛恨精靈。」

「而且為什麼要去沙克沙羅斯呢？」卡拉蒙嘟噥著說，「最珍貴的禮物？會是什麼呢？一柄神劍？一箱鋼幣（註１）？這些都對我們有幫助，但是北方正醞釀著戰爭，我可不想錯過它。」

森林之王點頭同意。「我了解你們的困境，」她說，「我可以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幫助你們，讓你們能夠在兩天之內抵達沙克沙羅斯。問題是，你們願意去嗎？」

坦尼斯轉頭看著同伴們。史東的臉色陰沉，他看著坦尼斯嘆氣道，「麋鹿帶領我們到這里，」他慢慢地說，「也許就是為了接受這段忠告。但是我的心向著北方，在我的家鄉。如果龍人的軍隊要掀起戰爭，我應該在那些團結起來和牠們作戰的騎士身邊並肩作戰。但，我不想離開你，坦尼斯；或是，女士。」他對金月點頭，雙手放在疼痛的額頭上。

卡拉蒙聳聳肩。「我願意到任何地方，和任何怪物作戰。坦尼斯，你是知道的。弟弟，你說呢？」

雷斯林看著眼前的黑暗，沉默不語。

金月和河風一起低聲討論著，而後彼此點點頭。金月對坦尼斯說，「我們願意去沙克沙羅斯。很感謝你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但是我們不會再要求任何人的幫助。」河風驕傲地說，「這是我們冒險的尾聲，就如同我們獨自開始一樣，我們將獨自結束它。」

「你們將獨自死去！」雷斯林低聲說。

「雷斯林，我要跟你談談。」坦尼斯道。

法師順從地跟著坦尼斯走到一叢糾結的樹下。黑暗將他們包圍。

「就像以前一樣。」卡拉蒙說，眼睛不安地跟著弟弟。

「看看這讓我們捲入了什麼麻煩！」佛林特說著在草地上踱步。

「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些什麼？」泰索何夫說。從很久以前，坎德人就一直想要偷聽法師和半精靈兩人間的對話，但總是被坦尼斯抓個正著。「還有，為什麼他們不能公開談呢？」

「因為我們可能會把雷斯林的心給挖出來。」史東用充滿痛苦的聲音回答。「我不管你怎麼想，卡拉蒙，但是你弟弟有著黑暗的一面，坦尼斯也看見了。我很感謝他，因為他可以面對這種黑暗，而我不行。」

一反常態地，卡拉蒙沒有回嘴。史東驚訝地瞪著這位戰士。若是以前，他一定會堅決地為弟弟辯護。但如今他只是呆呆地坐著，臉上露出困惑的表情。原來此刻卡拉蒙也知道雷斯林的確有著黑暗的一面。史東思考著，過去這五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才會在這名一向樂天的戰士身上投下如此的陰影？他不禁打了個寒顫。

雷斯林緊靠著坦尼斯走著。法師的雙手交叉隱藏在袖中，低著頭思考。坦尼斯隱約感覺到法師的體熱穿過袍子向外輻射，彷彿體內有把火在燃燒。像平常一樣，有法師在旁邊，會讓坦尼斯覺得渾身不自在。但目前他是唯一可以提供忠告的人。「你對沙克沙羅斯知道多少？」

「那里有座神廟，祭祀古老的眾神。」雷斯林低聲道，他的雙眼在紅月下閃著奇異的光芒。「它被摧毀於大災變之中，居民四散逃逸，堅信眾神已經放棄了他們。這件事早已被人們遺忘，我不知道它還存在著。」

「你看到什麼，雷斯林？」坦尼斯停頓了很久後柔聲問道。「你看著遠方，你到底看到什麼？」

「我是個法師，坦尼斯，不是預言家。」

「別給我來這套。」坦尼斯立刻說。「雖然過了很久，但還沒久到這種地步。我知道你沒有預知的能力。你剛剛是在沉思，不是在發呆，你也得到你要的答案。我要知道你想出來的答案，你比我們所有人加起來都要聰明，即使你──」他停了下來。

「即使我利慾薰心、心智扭曲。」雷斯林提高聲音，語調帶有明顯的自大。「沒錯，我比你聰明，我比你們每個人都聰明。有一天我會證明給你們看的！即使你們強壯、有魅力、英俊，但終有一天，不只是你，你們每個人都將叫我主人！」他藏在袍中的手緊緊握著拳，他的雙眼在紅色的月光下閃爍著紅光。坦尼斯早就習慣於這冗長的抱怨，耐心地等待著。法師放鬆下來，緊握的雙手重新放開。「但現在，我還是會給你們忠告。我看到什麼？這些軍隊，坦尼斯，這些龍人組成的軍隊，將會征服索拉斯、海文和你祖先擁有的領土。這纔是我們必須前往沙克沙羅斯的理由，在那里找到的東西才會讓我們有機會對抗這些部隊。」

「但這些軍隊到底所為何來？」坦尼斯問道。「為什麼會有人想要控制索拉斯和海文，或是東方的大平原？是追尋者嗎？」

「追尋者？哈！」雷斯林嗤之以鼻。「半精靈，張開你的眼睛看看吧！某人或是某種物品具有創造這些怪物、這些龍人的強大力量。當然不會是那些愚蠢的追尋者。沒有人會為了拿下兩座農業城市，或是尋找一柄藍色水晶杖而如此煞費苦心的。這是場企圖征服的戰爭，坦尼斯。有人想要征服整個安塞隆！兩天之內，克萊恩上將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已知的一切生活形態都將灰飛煙滅。這就是星座殞落的預兆，『黑暗之後』回來了。我們面對的敵人至少企圖奴役我們，甚至想要徹底摧毀我們。」

「你的建議呢？」坦尼斯不情願地問道。他感覺劇變將臨，而就像所有的精靈一樣，他討厭改變，也抗拒改變。

雷斯林在這個正可顯示其優越感的時候，臉上卻露出怪異而無奈的微笑，「我們立刻前往沙克沙羅斯。如果可能，我們最好今晚便利用森林之王所提供的方法離開。如果我們兩天內不拿到這個禮物，禮物便會落入龍人大軍之手。」

「你猜這禮物會是什麼？」坦尼斯大聲猜測道。「一把劍或是錢幣，就像卡拉蒙說的？」

「我哥哥是個笨蛋，」雷斯林冷冷地說。「你和我都不相信他的猜測。」

「接下來呢？」坦尼斯追問道。

雷斯林瞇起眼睛。「我已經給了你建議，你最好照著做。我有我去的理由，我就言盡於此。但是此行將會非常危險，沙克沙羅斯已經廢棄三百年之久，我不認為它還會繼續空曠下去。」

「的確。」坦尼斯回答。他靜靜站了很久。法師輕聲咳了一下。「你相信我們是被選中的嗎，雷斯林？」坦尼斯問。

法師毫不遲疑地說，「是的，所以我才會獲選進入大法師之塔，這也是帕薩理安（註２）告訴我的。」

「但是為什麼呢？」坦尼斯不耐煩地問道。「我們又不是那種無敵英雄。不過，也許史東算是──」

「啊！」雷斯林說，「但，是誰選擇了我們？又為了什麼呢？半精靈坦尼斯，好好想想吧！」

法師嘲弄地向坦尼斯鞠躬，然後便轉身穿過樹叢，回到同伴身邊。

【註】

１　在大災變之後，由於民生物資的缺乏，克萊恩金本位的金融系統徹底崩潰，鋼鐵（Steel）便成了最珍貴的物資，一枚鋼幣可以兌換十枚金幣。

２　帕薩理安是法師議會的議長。由於帕薩理安在雷斯林身上看到了足以影響克萊恩未來的特質，因此讓他在比大多數法師同儕都要年輕的年齡就接受了試煉。

## １─１２睡眠中的飛行．東方的濃煙．黑暗的回憶

「去沙克沙羅斯。」坦尼斯說，「這是我的決定。」

「這就是法師的建議嗎？」史東慍怒地問。

「是的，」坦尼斯回答。「而我同意他的建議。我們如果不在兩天內抵達沙克沙羅斯，其他人便會到那兒去。而我們將永遠失去那所謂最珍貴的禮物。」

「最珍貴的禮物！」泰斯說，兩眼閃閃發光。「佛林特，想想看！價值連城的珠寶！或者是──」

「一桶麥酒和歐提克的辣馬鈴薯，」矮人喃喃地說。「還有一堆溫暖的火。但絕不是沙克沙羅斯！」

「我想這樣就算都同意了。」坦尼斯說。「如果你覺得北方需要你，史東，那麼你當然──」

「我會和你們一起前往沙克沙羅斯。」史東嘆氣道。「北方並無我容身之處，我只是自欺欺人罷了。我的騎士同袍們四散各地，坐困在頹圮的城堡里，唯一的敵人只有他們的債主。」

騎士的臉因為痛苦而扭曲，並且低下頭。坦尼斯突然覺得非常疲倦，他的脖子痠痛，肩膀和背部則很疼，腿部的肌肉抽搐著。正打算開口再多說些話，卻感覺到一隻手輕柔地拍著他的肩膀。他抬頭看到金月的臉，在月光中顯得十分寧靜安詳。

「你看起來很累了，我的朋友。」她說，「我們也都一樣。但是我們很高興你們願意一起來，我和河風都是。」她的手十分有力。她抬頭凝視隊伍里的每個人。「我們很高興你們每個人都願意同行。」

坦尼斯看著河風，不確定這個高大的平原人同意她的話。

「只不過是另一段冒險而已。」卡拉蒙紅著臉說。「對吧，小弟？」他推推弟弟。雷斯林不理雙胞胎哥哥，直接看著森林之王。

「我們必須要馬上離開。」法師冷冷地說。「妳提到要幫助我們越過這些山脈。」

「沒錯。」森林之王點頭回答道。「我也很高興你們做出這樣的決定。希望你們會滿意我提供的幫助。」

森林之王抬起頭看著天際，同伴們也跟著她的眼光望去，夜空從樹林的縫隙中看去，仍然是滿布著璀璨的星斗。很快地，眾人就察覺到天空中有東西在飛，偶爾會遮擋一些星光。

「我一定變成溪谷矮人了。」佛林特說，「飛馬？！接下來會是什麼？」

「喔！」泰斯深深吸了一口氣，被眼前那些圍繞他們頭頂飛行的美麗動物所吸引。牠們逐漸降低高度，身上的毛皮在月光下閃著藍白色的光澤。泰斯雙手緊握，他一輩子也不曾想過能有機會在天空飛！單這點就值得和全克萊恩的每個龍人作戰。

飛馬輕觸地面，牠們翅膀所造成的風讓草木搖動。一隻高大的飛馬，恭敬地低著頭，翅膀幾乎觸及地面地向森林之王行禮。牠看起來驕傲而高貴，所有的飛馬也都依次行禮。

「是您呼喚我們？」為首的飛馬詢問森林之王。

「我的這些貴賓有急事要趕去東方，我希望你們能夠像風一般迅速地載他們飛越東牆山脈。」

飛馬震驚地看著眾人，牠尊貴地走過每個人的面前，打量著。當泰斯伸出手想要摸摸牠時，牠的雙耳搧向前，並且縮回了頭。但當牠走到佛林特面前時，牠嫌惡地打了個噴嚏，並且轉向森林之王。「坎德人？人類？還有矮人！」

「千萬別幫我忙！拜託！馬耶。」佛林特也回了個噴嚏。

森林之王只是笑著點點頭，飛馬不情願地鞠躬。「是的，吾王。」牠回答。牠走到金月前面，開始彎曲前腿，在她面前低下頭幫助她上馬。

「不，不要跪下來，高貴的生物。」她說。「我從會走路之後就開始騎馬，我不需要這樣的幫助。」把水晶杖交給河風，金月雙手環繞著牠的頸子，俐落地翻身上馬。她金色的秀髮在月光下閃耀著羽毛般的光澤，臉龐像是白色大理石般純淨。現在的她看起來才真正像是蠻族公主。

她從河風手上接過水晶杖，將它高舉，並開口頌出詩般的歌聲來。河風滿眼欽佩的神情，他跳上飛馬的背，坐在金月身後，雙手環抱著她，渾厚嗓音也加入了歌聲中。

坦尼斯不知道他們在唱些什麼，但很明顯是首有關勝利和光耀的歌謠。這首歌直達他的靈魂深處，讓他也有開口的衝動。另一匹飛馬走到他面前，他一個翻身上了馬背，坐在有力的雙翼前。

現在每個同伴都沉醉在金月的歌聲中，當飛馬的雙翼乘著風飛翔時，眾人的心靈彷彿也跟著歌聲直衝云霄。他們愈飛愈高，在森林上空繞著圈。銀色和紅色的月亮在底下的山谷和云層中投射出奇異的紫色光芒，讓整個夜空沉浸在一片紫色當中。當森林漸漸遠去時，大夥最後只見森林之王像顆殞落的星斗般，孤立在黑沉沉的森林當中。

一個接一個，大夥感到一股濃濃的睡意襲向他們。

泰索何夫竭力抵抗這魔法造成的睡眠，著迷於輕風拂過臉龐的感受，驚訝於原來高聳的樹木現在只不過像玩具一般大小，泰斯在其他人都睡去後，仍然努力保持著清醒。佛林特的頭靠著他的背，鼾聲震天。金月倚在河風的臂彎里，他的頭靠在她的肩膀上。即使在熟睡中，他仍然緊緊地抱著她、保護著她。卡拉蒙倒在馬的頸子上，呼吸聲清晰可聞，他的弟弟則靠在他寬大的背上。史東平靜地睡去，臉上憂鬱的線條隨之而逝。連坦尼斯的臉上都不再因責任和關心而有著煩心的表情。

泰斯打了個哈欠。「不可以。」他自語道。一邊拚命眨著眼，捏著自己。

「小坎德人，趕快休息吧！」他乘坐的飛馬笑著說。「一般人是不能夠飛行的。這個睡眠是為了保護你們，我們不希望你們一恐慌就掉下去。」

「我不會的！」泰斯抗議道，他又打了個哈欠。頭倒向前，飛馬的頸子溫暖且舒適，柔軟的皮毛有著襲人的香氣。「我不會緊張，」泰斯昏沉沉地說，「從來不會緊張──」他睡著了。

半精靈醒來時驚訝地發現自己躺在一片草地上。飛馬的首領站在他們面前，眼睛直視東方。坦尼斯坐了起來。

「我們在哪里？」他問道。「這里不是座城市呀！」他四顧著。「怎麼搞的？我們甚至連東牆山脈都還沒越過！」

「對不起，」飛馬轉向他。「我們沒辦法載你們越過東牆山脈，東方有著很可怕的事情正在醞釀著。空氣中充斥著黑暗的氣息，這種感覺我已經很久很久不曾──」牠停下來，不停地在草地上來回踱步。「我不敢更靠近那里。」

「我們現在在哪里？」迷惑的半精靈重復問道。「其他的飛馬呢？」

「我命令牠們回去了。我留在這邊守護你們，現在你們醒過來，我也該回去了。」飛馬嚴肅地看著坦尼斯，「我不知道是什麼喚醒了沉睡的邪惡，我相信應該不是你和你的同伴們。」

他張開巨大的翅膀。

「等等！」坦尼斯掙扎著站起來。「什麼──」

飛馬躍入空中，繞了兩圈，急速地飛回西方。

「什麼邪惡？」坦尼斯對著空曠的草地問道。他嘆口氣看著四周，同伴們安詳地以不同姿勢沉睡著。他看著地平線，試著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看得出來已經快要天亮了，陽光正開始照耀著東方。他站在一片大草原上，觸目所及沒有任何的樹，只有及腰的草。

坦尼斯坐下來看著太陽升起，等著同伴們醒轉，心中打量著飛馬所謂東方的麻煩會是什麼狀況。他不怎麼擔心眼前身在何處，因為河風應該可以輕易地分辨出來。所以他面向著東方，享受著數日以來難得的安詳。

突然他坐起來，那種安詳的感覺煙消云散，胸口彷彿被一隻手緊緊抓住。因為，就在地平線那頭，迎接自東方初升的朝陽的是三道扭曲、濃密的煙柱。坦尼斯踉蹌地站起來，試著搖醒河風而不吵醒金月。

「噓！」坦尼斯壓低聲音說，把手指放在嘴脣上，對著依然沉睡的金月點點頭。河風睡眼惺忪地坐起身，看見坦尼斯臉上沉重的表情，他馬上就清醒過來。河風靜靜地站起來，跟著坦尼斯走離同伴，目光緊盯著他。

「這怎麼搞的？」他低聲道。「我們是在阿班尼西亞平原上，離東牆山脈還有半天的路程。我的村莊就在東邊──」

坦尼斯沉默地指向東方，河風閉上了嘴。在看到了直衝天際的濃煙之後，他不由自主地慘叫一聲。金月立即驚醒過來，她坐起身來，睡意仍濃地看著河風，眼中警覺之色愈來愈濃，她轉頭隨著河風驚懼的視線一看。

「不！」她尖叫道。「不！」她再度喊出聲。她很快站起來，迅速收拾自己的行李。其他人則被她的喊聲所吵醒。

「怎麼了？」卡拉蒙跳起來。

「他們的村莊，」坦尼斯柔聲用手比劃著。「正起火燃燒著。很明顯這些軍隊移動得比我們想像中還快。」

「不是，」雷斯林說，「別忘了那些牧師提到過，他們追蹤水晶杖到大平原上的一個村落里。」

「我的子民。」金月喃喃道，全身的精力彷彿都被抽乾。她癱軟在河風的懷里，看著升起的濃煙，「我的父親──」

「我們最好趕快動身。」卡拉蒙不安地打量四周，「現在我們就像是流浪漢衣服上的珠寶一樣顯眼。」

「對，」坦尼斯說。「我們一定得離開這里，但是我們得去哪里呢？」他問河風。

「奎蘇，」金月的聲音顯示不容任何反抗，「我們會順路經過。我的村莊後面就是東牆山脈。」她開始跨過草叢。

坦尼斯看著河風。

「Marulina（註１）！」平原人叫她，邊跑向前抓住金月的手臂。「Nikh pat-takhmerilar（註２）！」他嚴肅地說。

她抬頭看著他，眼神有如清晨的天空般冷酷。「不，」她堅決地說，「我要回我們的村莊去。如果有任何不幸發生，我們都應該負責。我不管那里是不是有數以千計的龍人等著我們，我要和我的子民共存亡，這是我的責任與義務。」她聲音嘶啞了，坦尼斯看著，覺得自己的心也跟著痛了起來。

河風一隻手環抱著她，兩人相偕走向初升的太陽。

卡拉蒙清清喉嚨，「我希望真的能夠遇到上千隻那種怪物。」他喃喃道，一邊拿起自己和弟弟的背包。「嗯？」他驚訝地說，「它們都是滿滿的。」他打開背包看了看。「乾糧，夠我們喫上幾天的。而且我的劍也回到劍鞘里面了！」

「至少我們不用擔心這件事。」坦尼斯憂心地說。「史東，你還好吧？」

「是的。」騎士回答。「昨晚睡過一覺之後，我覺得好多了。」

「好吧！那我們走了。佛林特和泰斯呢？」坦尼斯轉身差點撞上站在他身後的坎德人。

「可憐的金月。」泰斯柔聲說。

坦尼斯拍拍他的肩膀。「也許情況不會像我們想的那麼糟。」半精靈看著平原人遠去的身影說。「也許那些戰士打退了牠們，而這是慶祝勝利的濃煙。」

泰索何夫嘆了口氣，抬頭看著坦尼斯，眼睛睜得大大的。「你撒謊的技巧真爛，坦尼斯。」坎德人如此說著，他有預感這將會是十分漫長的一天。

黃昏，蒼白的太陽終於落下。西方的天空上有著一條條黃色的云彩，接著陷入全然的黑暗。大夥哆嗦地圍著一堆無法帶給他們絲毫暖意的火堆，因為克萊恩上再也沒有任何的火可以融化他們內心的寒霜。他們彼此沉默不語，只是看著那堆火，試圖理解他們看到的景象，試圖要從毫無理性的行為中找出一絲合理性來。

坦尼斯一生曾經歷過許多悲慘的狀況，但這次奎蘇部落被毀的慘狀，將會永遠在他心中成為戰爭慘禍的象徵。

雖然如此，在回憶起奎蘇族的時候，因為他的心靈不願意接受全部的事實，他只能回憶起片段的影像。奇怪的是，他竟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村中那些融化的石頭──只有在夢中他才會記起那些躺在焦黑石塊中，燒焦扭曲的屍體。

宏偉的石牆、高大的神廟和建築。那些有著巨石堆砌成的壯觀雕像和庭院的雄偉建築物、廣大的石砌競技場，全都像在熱鍋上的奶油般融化了。雖然這個村莊很明顯地一定是幾天前遭到攻擊，但石塊仍然冒著煙。看起來似乎有一陣白熱、無堅不摧的火焰吞噬了整個村莊。但是，克萊恩哪有這種可以融化巖石的烈焰？

他無法忘記一個奇怪的聲音，無法忘記！因為它，所有人都感到疑惑，直到找到來源為止。在這座死寂的村莊中，它是唯一讓人著魔的聲音。坦尼斯無法忘記自己搜遍整個村莊直到找到聲音的來源，他記得自己不停地大喊著，直到其他人到來為止，他們一起注視著這座融化的競技場。

碗形場地的外圍巨石紛紛掉落到中央，在碗底變成一團冒著熱氣的液體。而正中央，在傷痕累累、滿目瘡痍的草地上，樹立著一座簡陋的絞刑臺。兩根巨大的石柱被無法想像的巨力插進燒焦的地面，它們的底部也因此碎裂開來。距離地面十呎處，一根圓木橫放在石柱上。木頭被烤成焦炭，上面站著專食腐肉的鳥類。三根鍊條，在融化成一團前似乎是鐵製的產品，不停地前後搖動著──這就是怪聲的來源。每根鍊條倒吊著一具屍體。這不是人類的屍體，它們是大地精。在這個絞刑臺的頂上用一柄破劍插著一塊焦黑的盾牌。盾牌上面用粗略的字體刻著勉強可以辨認的通用語。

『這就是膽敢違背我命令收容俘虜的下場，不殺光的就得死。』底下簽署──『猛敏那。』

猛敏那？這個名字對坦尼斯來說完全陌生。

還有其他的影像。他記得金月站在父親已成廢墟的屋子里，試著要把一個花瓶拼湊成原來的樣子。他忘不掉一隻狗，整個村莊里面唯一活著的生物，蜷曲著躺在一個死去小孩的屍體旁。卡拉蒙停下腳步撫摸著牠，小狗退縮了一下，便親熱地舔著卡拉蒙的手，又舔舔小孩冰冷的臉，滿懷希望地看著卡拉蒙，彷彿希望這個人類能夠讓往日重現，讓牠的小玩伴能夠再次陪牠又笑又跳。他記得卡拉蒙的大手不停地撫摸著小狗柔軟的皮毛。

他忘不掉河風漫無目的地撿起一顆石頭，茫然地看著遭到悲慘命運的家園。

他忘不了史東愣愣地站在絞刑臺前，看著那塊盾牌。他記得騎士的嘴角無聲地翕動著，彷彿是在咒罵，抑或者是在禱告著。

他忘不掉飽經風霜的矮人臉上哀傷的線條，他漫漫一生里所見過的悲劇，根本無法與眼前的情景相比。他輕拍著蹲在角落不住啜泣的泰索何夫，無奈地安慰著他。

他無法忘記金月瘋狂地搜尋生還者，她在灰燼和碎石中不停地翻找著，叫著許多人的名字，留意著恍惚中傳來的任何回應，直到聲音嘶啞，河風終於說服她這一切已是徒然。就算有任何生還者，也早該逃走了。

他忘不掉自己一個人站在村莊的正中央，看著眼前的一堆插著箭矢的灰燼，後來才認出這原來是龍人的屍體。

他無法忘記一隻冰冷的手抓住他，法師嘶聲對他說。

「坦尼斯，我們必須離開。這里沒有我們可以幫得上忙的地方，我們必須要去沙克沙羅斯纔有辦法替他們復仇。」

於是，他們離開奎蘇部落。在深夜中疾行，沒有人想停下來，每個人都想讓自己精疲力盡，如此一來，當他們終究被迫睡著時，夢中便不會出現那些可怕的場景。

但噩夢終究還是來臨了。

【註】

１　「親愛的！」

２　「不，別去那里！」

## １─１３寒冷的黎明．藤橋．黑水

坦尼斯感覺一隻爪子抓住他的咽喉，他不停地掙扎著，醒來卻發現河風在黑暗中彎腰大力地搖著他。

「什麼──」坦尼斯坐起身來。

「你剛剛在做夢，」平原人嚴肅地說。「我必須叫醒你。你的叫聲會吸引敵人來攻擊我們。」

「是的，謝謝你。」坦尼斯喃喃說，「抱歉。」他坐直身，試著要從噩夢中清醒。「現在是什麼時間了？」

「還有幾個小時才會天亮。」河風憂心忡忡地說。他回到原先坐著的地方，靠著一根彎曲的樹幹發呆。金月在他面前熟睡著，她開始搖頭說著夢話，像隻受傷的小動物般發出呻吟聲。河風撫著她的秀髮，她隨即沉靜下來。

「你應該早點叫醒我的，」坦尼斯說。他站起來揉著肩膀和頸子。「該我值夜哨了。」

「你認為我睡得著嗎？」河風哀傷地問道。

「你一定得睡，」坦尼斯回答。「如果你不睡會拖累大家的速度。」

「我們族人可以好幾天不睡地趕路。」河風回答。他的眼神呆滯，眼珠有著血絲，看起來彷彿正瞪著空氣發呆。

「坦尼斯正打算要說服他，卻嘆口氣閉上嘴。他明白自己永遠也不可能體會平原人所受的痛苦。朋友與家庭、過去的一生，這是無比的打擊，光是想像都令人膽怯。坦尼斯離開他，走到正在雕刻著木頭的佛林特面前。

「你也應該睡一覺。」坦尼斯告訴矮人，「我會守夜的。」

佛林特點點頭。「我有聽到你的喊聲，」他收起匕首，將木頭收進袋子里。「夢中是在保衛奎蘇嗎？」

坦尼思想著不禁皺起眉來。他緊抱著斗篷，戴上兜帽，在寒風中顫抖著。「你知道我們在哪里嗎？」他問佛林特。

「平原人說我們在東賢路上，」矮人回答。他在冰冷的地上伸著懶腰，把毯子拉到肩膀上。「一條古老的道路。大災變之前就有了。」

「我不認為我們運氣好到這條路剛好通往沙克沙羅斯吧？」

「河風的確不這樣想。」矮人半醒著回答。「他說以前只有在這上面走過一段路，但至少它可以讓我們穿越山脈。」他大力地伸了個懶腰，翻過身去枕著斗篷。

坦尼斯深深吸了口氣，夜晚看來十分寧靜。他們在慌忙逃離奎蘇的過程中，沒有遇上任何龍人或地精。就像雷斯林說的一樣，龍人攻擊這個部落不是為了戰略目的，而是單純地為了找尋水晶杖。牠們一擊不中就已經全面撤退。看來森林之王所說的期限應該還沒到，坦尼斯推測著。兩天內要抵達沙克沙羅斯，目前已經過了一天。

半精靈顫抖地走回河風那兒。「你知道我們要往哪個方向走多久嗎？」坦尼斯坐在平原人旁邊。

「是的，」河風點點頭，揉著發紅的眼睛。「我們得朝東北方走，朝著新海走。那里是傳說中沙克沙羅斯的所在地。我從來沒去過那里──」他皺起眉，搖搖頭。「我沒去過那里。」他重復著。

「我們明天可以到達那里嗎？」坦尼斯問道。

「新海據說離奎蘇有兩天的路程。」蠻人嘆口氣。「如果沙克沙羅斯的確存在，我們應該能在一天內抵達。不過聽說從這里到新海的路遍佈沼澤。非常難走。」

河風閉上眼睛，心不在焉地撫摸著金月的秀髮。坦尼斯安靜下來，希望平原人能夠睡一覺。半精靈悄悄地坐在一株樹下，看著夜空，想著天一亮要問問看泰斯有沒有這里的地圖。

坎德人的確有張地圖，但卻沒多大幫助，因為這張地圖又是大災變以前的古物。地圖上沒有新海，因為它是在大地被撕裂後，特彼得斯洋的海水灌入所形成的。但是地圖上仍然標示著沙克沙羅斯，它離東賢路並不很遠，如果路不會太難走，當天下午應該就能抵達。

眾人悶悶不樂地用了一頓早餐，毫無食慾地硬吞下這些食物。雷斯林在營火上煮著難聞的藥汁，奇異的眼睛盯視著金月的水晶杖。

「現在它變得價值連城，」他柔聲說道。「它變成一件以無辜者的鮮血所換來的禮物了。」

「值得嗎？這值得用我族人的鮮血來換取嗎？」金月問，呆呆地看著手中不起眼的褐色手杖。她看起來一夜之間蒼老很多，眼睛下方有了灰色的眼袋。

無人回答這個問題，每個人都笨拙地瞧向他處。河風突然起身，獨自走進林中。金月抬頭看了他一眼，就把頭埋在雙手中啜泣起來。「他覺得都是他的錯。」她搖著頭。「我沒能幫上忙，這不是他的錯。」

「這不是任何人的錯。」坦尼斯慢慢走向她。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輕輕揉捏著她肩上緊繃的肌肉。「我們無法理解，所以我們只能不停向前，希望能夠在沙克沙羅斯找到答案。」

她點點頭擦乾眼淚，深吸了口氣，用泰索何夫遞給她的手帕擤了擤鼻涕。

「你說的沒錯，」她吞嚥著口水說，「我父親會因我感到羞恥的。我一定得記得，我是酋長之女。」

「不，」河風低沉的聲音從她背後的森林中傳出來。「妳就是酋長。」

金月吃了一驚。她奮力站起來，瞠目看著河風。「也許我是，」她說道，「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全族都已經──」

「我看到了足跡，」河風回答。「有些人還是逃了出來，他們也許躲進山里去。他們會回來的，而妳就是他們的領導者。」

「我們的族人──還活著！」金月的臉上閃著光芒。

「活著的不多，也許此刻已經一個也不剩。這得看龍人們有沒有跟著殺進山里去。」河風聳聳肩。「但，妳仍然是唯一的領導者。」他的聲音中開始帶著憂傷，「我將會是酋長之夫。」

金月退縮了，彷彿被打了一巴掌。她眨眨眼，搖了搖頭。「不，河風，」她柔聲說，「我──我們以前討論過──」

「我們有嗎？」他打斷她的話。「我昨晚想著這件事。我已經離開那麼多年，我一直都單純地把妳當作我的女人。我忘了──」他吞了口口水，深吸一口氣。「我離開金月，回來卻只看到酋長之女。」

「我有什麼選擇？」金月氣惱地哭出來。「我父親身體不好，我得統領整個部落，不然部落就會落入長老們的手中。你知道當個酋長之女是什麼滋味嗎？懷疑每一口食物到底有沒有被下毒！每天努力開源存入庫房，好讓戰士有錢可領，不給長老任何把持的機會！不管任何時候我都得以一個酋長之女的身分出現，父親只會在一旁流著口水喃喃自語。」她泣不成聲。

河風傾聽著，臉上毫無表情。他轉看向天空，「我們該走了，」他冷冷地說。「就要天亮了。」

大夥只在這條老舊的路上走了幾哩就發現自己陷入沼澤之中（註１）。他們發現地面愈來愈鬆軟，高大、牢密的針葉林開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扭曲變形的植物。一團迷霧遮去了日光，空氣變得惡臭難聞。雷斯林開始咳嗽，被迫用手帕遮住口鼻。他們始終走在破碎的石板路上，避免踏上旁邊鬆軟的沼澤地。

佛林特一直走在坎德人前面，突然他大叫一聲消失在泥漿中。他們只能看見他的頭。

「救命呀！矮人掉下去了！」泰斯喊道，其他人飛快趕來幫忙。

「它把我愈拉愈深！」佛林特在溼滑的泥漿中絕望地掙扎著。

「抓穩，」雷斯林警告道。「你掉進死亡陷阱里了，不要下去救他！」他警告正跳去的史東。「你們兩個都會死的，拿根樹枝來。」

卡拉蒙抓住路旁的一株小樹，深吸一口氣，漲紅著臉開始用力。他們可以清楚聽見大漢把整棵樹連根拔起的聲音。河風把樹枝平伸出去，希望能夠碰到矮人。佛林特幾乎連鼻子都浸到爛泥里，最後終於成功地抓住樹枝。戰士連樹帶人一起從爛泥中拔起。

「坦尼斯！」坎德人抓住半精靈指著前方。一條蛇，像卡拉蒙的手臂般粗大，鑽進剛剛佛林特被困住的地方。

「我們沒辦法通過這里！」坦尼斯指著沼澤。「也許我們應該回頭。」

「沒時間了。」雷斯林嘶啞道，沙漏般的瞳孔閃著光芒。

「也沒有別的路了。」河風用奇異的聲音說。「我記不得什麼時候，但我曾經到過這里。我知道通過沼澤的路，它通往──」他舔舔嘴脣。

「通往一個被邪惡佔據的荒廢都市？」坦尼斯嚴肅地接道。

「沙克沙羅斯！」雷斯林嘶聲道。

「當然了，」坦尼斯柔聲道。「這倒也說得通。除了你找到這柄水晶杖的地方之外，我們還能上哪兒去找到答案呢？」

「我們必須立刻動身！」雷斯林堅決地說。「今晚午夜我們一定得到達那里！」

平原人領著同伴們，在黑色的水中踏著堅硬的地面前進，讓他們一個接一個走下去，愈來愈深入沼澤地。被他稱作鐵爪的樹矗立在水中，根部暴露在外，扭曲地抓著地面。樹枝上垂下來的氣根沿著勉強可行的小路低垂著。濃霧開始聚攏，沒有人能看見幾呎外的東西。他們被迫小心翼翼地試探著每一步。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跌進那些深不可測的黑色臭水中。

突然間，小徑消失在沼澤之中。

「現在怎麼辦？」卡拉蒙不悅地問道。

「靠這個。」河風說。一座用藤蔓搓成的簡陋繩索製成的橋懸掛在樹上。像道蛛網般橫跨在水面上。

「這是誰建的？」坦尼斯問道。

「我不知道，」河風說，「但是每逢無路可走時你就會看到這種橋。」

「我告訴過你，沙克沙羅斯不會一直空曠無人的。」雷斯林低聲說。

「是的，我想我們至少不該對諸神送給我們的禮物丟石頭。」坦尼斯回答。「不管再怎麼樣糟糕，我們至少不需要游泳過去！」

橫越藤蔓橋的旅程並不愉快。藤蔓上遍佈著溼黏的青苔，走起路來必須要更加小心。整座橋一碰就搖擺不停，每個人經過時都提心吊膽的。他們安全地抵達另一邊，但走不了多久便又被迫走上另一座藤蔓橋。四周始終布著黑色的死水，彷彿有無數對饑渴的眼睛正在窺探他們。最後他們來到一個地方，沒有堅硬的地面，也沒有藤蔓橋。前面只有一望無際的污水。

「這不是很深。」河風喃喃說。「跟著我，除了我踏的地方之外，不要走上任何地方。」

河風踏出一步，跟著另一步，用感覺來找路，其他人跟在他後面，直愣愣地看著水面。水中有許多看不見的東西會從他們的腳邊滑過，讓他們有如驚弓之鳥。直到他們踏上堅實的地面後，每個人的腿上都覆滿一層令人慾嘔的黏液。不過，這段路也許是最難走的一段。因為叢林現在看起來已經沒有之前那麼濃密，他們甚至可以從樹梢間看見微弱的陽光。

愈往北走，地形就愈來愈平坦。到了正午時分，坦尼斯在一棵老橡樹底下找到一處結實的土地，於是便要大家休息一下。眾人坐下來享用中餐，為了慶幸脫離沼澤地帶而滿懷希望地交談著。但只有金月和河風除外，他們一聲不吭。

佛林特全身衣服溼透，不停地發抖，並且抱怨關節的抽痛。坦尼斯開始擔心。他知道矮人總被關節炎所苦，也想起佛林特一直擔心會拖累他們。坦尼斯拍拍坎德人的肩膀，示意他到旁邊來。

「我知道你那些袋子中一定有些東西可以驅除佛林特的寒意，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坦尼斯柔聲說。

「喔，當然囉，坦尼斯。」泰斯興奮地說。他東摸西摸一個個袋子地找著，最後終於摸出一隻閃閃發亮的銀瓶來。「白蘭地，歐提克店里最好的！」

「我猜你沒有付錢吧？」坦尼斯微笑地問道。

「我會的，」坎德人一臉受傷的模樣。「下次我去的時候就會。」

「當然。」坦尼斯拍拍他的肩膀。「給佛林特喝一些，別太多。」他警告道，「只要讓他身子暖和起來就好。」

「好的！然後我們就可以帶頭！」泰斯笑著跑向矮人，坦尼斯則回到其他人身邊。其他人靜靜地收拾著午餐，準備離開。我們每個人都用得著那瓶酒，他心想。金月和河風整個早上都一言不發，他們的情緒感染了所有人，但坦尼斯想不出有什麼安慰他們的方法，他只希望時間能夠為他們療傷止痛。

眾人整個下午又沿著小徑走了一個多小時，由於叢林最茂密的地帶已經過去，所以速度比上午要快了許多。當他們以為已經離開沼澤時，眼前的道路突然又沒了堅實的土地。大夥沮喪地發現又再度踏入氣味薰人的臭水中。

只有佛林特和泰斯絲毫不受這沮喪氣氛的影響，他們倆遠遠地走在眾人前面。泰斯很快就「忘記」坦尼斯的警告。白蘭地不只讓他們的身體熱起來，也驅逐了心中的陰霾，所以坎德人和矮人兩個不停地將瓶子傳來傳去，直到整瓶酒都被他們喝光為止。然後他們大跨著步，開玩笑地討論著下次遇到龍人時該怎麼辦。

「沒錯！我一定會把牠變成石頭！」矮人揮舞著一柄想像的戰斧，「轟！正中牠的蜥蜴腦袋。」

「我打賭雷斯林光用眼神，就可以把人變成石頭！」泰斯模仿著法師肅殺的臉和銳利的眼神。兩人一起開懷大笑，緊跟著突然住嘴，輕聲咯咯笑著，唯恐坦尼斯聽到他們的聲音。

「我打賭卡拉蒙拿把叉子就可以把牠的屍體喫下去！」佛林特說。

泰斯笑得連眼淚都流出來，矮人則是笑得前仰後翻。突然溼軟的地面中斷，泰斯急忙拉住佛林特，因為他差點一頭栽進沼澤的水里面。這沼澤十分寬，連藤橋都沒有辦法跨過它。上面倒著一棵巨大的樹，寬大的樹幹可以同時讓兩個人並肩行走其上。

「這才叫作橋嘛！」佛林特後退一步，試著要讓自己眼睛聚焦。「不用像蠢蜘蛛一樣爬網了。我們走。」

「我們不先等等其他人嗎？」泰索何夫輕聲問。「坦尼斯不會希望我們分散開的。」

「坦尼斯？哈！」矮人嗤之以鼻，「我們會讓他知道的！」

「好呀！」泰索何夫高興地答應。他一躍跳上那棵樹。「小心，」他滑了一下，但輕易就恢復平衡。「這有點滑。」他走了幾步，手臂向外伸出，模仿某次廟會上表演走繩索的傢伙。

矮人笨拙地跟著坎德人，佛林特踏著厚重的靴子跌跌撞撞走在樹幹上，他心中某個清醒的角落告訴他，他清醒時一定不會這樣做，而且不等其他人就急著過橋是件很危險的事，但他全然不理。此刻，他覺得自己又變年輕了。

泰索何夫一面假裝自己是走繩索的高手，一面抬頭看去，發現自己竟然真的有個觀眾──一個龍人跳到他面前的樹幹上。這景象立刻讓泰斯清醒過來。坎德人不會感到害怕，但是他很明顯地感到驚訝。他的理智還清醒得足以做兩件事──他先大喊，「坦尼斯，有埋伏！」接著拿起胡帕克杖用力揮出。

這一揮讓龍人嚇了一跳，怪物吸了口氣往後躍下樹幹以避開這一擊。泰斯一時站不穩，但很快又恢復平衡，卻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他又注意到岸邊有另一個龍人。他不解地發現，這兩個傢伙都沒帶武器。但在他想清楚原因之前，背後便傳來一聲大吼──他忘了還有矮人。

「怎麼搞的？」佛林特喊道。

「龍──人魔──法酥。」泰斯口齒不清地說，一手抓著胡帕克杖，朝霧里看著。「前面有兩個！牠們來了！」

「要對付牠們呀！不要擋我的路！」佛林特吼道。他開始伸手到背後，準備掏出戰斧來。

「我能去哪兒啊？」泰斯不知所措地叫道。

「趴下來！」矮人喊。

坎德人趴了下來，當龍人伸出爪子開始進逼時，他整個人貼向樹幹上。佛林特用力地一斧揮出，如果砍中也許能把龍人劈成兩半。可惜矮人計算錯誤，他的斧頭徒然砍過龍人面前的空氣，後者正在念著咒語，比著奇怪的手勢。

佛林特一個收勢不住，在溼黏的樹幹上滑了一下，大喊著臉朝上跌進水里。

泰斯和雷斯林相處多年，一下就認出龍人在施展法術。他面朝下趴在樹幹上，手里緊緊抓著胡帕克杖，深知自己只有幾秒鐘的時間考慮下一步；矮人在他下方不遠處不停地打水，另一邊，龍人很明顯地正要施出法術。泰斯決定不管面對任何事都比被魔法攻擊要好，他深吸一口氣，跳下樹幹。

「坦尼斯！有埋伏！」

「該死！」卡拉蒙聽到前面霧中傳來坎德人的警告，不禁咒罵道。

每個人都開始向著聲音的來源跑去，一邊咒罵著擋路的藤蔓和樹枝。衝出樹林後，他們看見橫倒在水面上的枯樹，四個龍人從陰影中竄出來，擋住他們的去路。

突然眾人陷入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連身邊的同伴都看不見。

「魔法！」坦尼斯聽見雷斯林嘶啞的聲音說。「牠們是魔法師，站到一邊去，你們沒辦法和牠們作戰。」

跟著坦尼斯就聽見法師痛苦的慘叫聲。

「小弟！」卡拉蒙大喊道。「你在？啊──」接著一個叫聲和重物倒地的聲音。

坦尼斯又聽到龍人吟唱咒語的聲音。正當他慌忙地掏著劍時，他突然被某種黏糊糊的東西從頭到腳裹起來，連眼耳口鼻都被堵住（註２）。他掙扎著要逃脫，卻只讓自己愈陷愈深。他聽見史東在身旁的咒罵聲、金月的呼救聲，而河風的聲音好像被什麼摀住，然後無力感籠罩住他。坦尼斯跪下來，依舊試著要從這蛛網般的羅網中掙脫。接著他就面朝下地陷入不自主的睡眠當中。

【註】

１　他們現在進入了被詛咒之地，也就是環繞沙克沙羅斯的沼澤。當大災變促成新海的形成時，沼澤也跟著成形。

２　龍人魔法師所施展的法術是「睡眠術」和「蛛網術」（Web），前者前面已經提到過。蛛網術是法師的二級法術，它可以製造出大量堅韌、黏性強大的人造蛛網來，這個法術可以用來針對空間使用，讓該處非常難走；也可以針對對手施展，把對方困在層層的蛛網中。擁有強大力量的人，可以慢慢地掙脫這些纏人的蛛網。這些蛛網的另一個特徵是易燃，高熱也可以輕易地破壞它們。這個法術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些蜘蛛的網。

## １─１４龍人的囚犯

躺在地上，壓抑住自己的呼吸聲，泰斯看著龍人準備要把他昏迷不醒的朋友們架走。坎德人在沼澤邊的一叢矮樹中躲得好好的，矮人四肢平伸地躺在他旁邊，凍得昏死過去。泰斯悔恨地看著他。他別無選擇，佛林特慌亂中不斷地把自己往水拉，如果他沒有一杖敲在矮人頭上，現在可能兩人都已經沒命了。他從水中撈起昏迷的矮人，把他安全地藏在矮樹叢中。

然而，泰索何夫無奈地看著龍人用魔法把同伴們困在堅固的蛛網中。泰斯看到他們都失去了知覺（或是死了），因為他們連反抗或掙扎的動作都沒有。

坎德人苦中作樂地看著龍人試著拿起金月的水晶杖。很明顯地，牠們認出這柄水晶杖，因為牠們靠近觀察著，並且做出興奮的手勢。其中一名可能是首領的傢伙伸手去拿──一陣藍光閃過，龍人尖叫著跳來跳去，口中不停嘰哩咕嚕地吐出泰斯認為八成沒什麼水準的話。首領最終想到一個不怎麼聰明的辦法──從金月的背包里拿出一塊毛毯，龍人們把它放在地上，接著用一根棍子將水晶杖推到毯子上。牠們小心地用毛毯包裹水晶杖，勝利地將它舉起來。龍人把坎德人被蜘蛛網裹住的朋友們扛起來，其他龍人跟在後面，手上拿著大家的背包和武器。

當龍人們靠近坎德人藏身的樹叢時，佛林特突然哀嚎一聲，泰斯連忙用手蓋住他的嘴。幸好龍人沒注意到，繼續地走著。泰斯在午後的陽光下可以清楚看見朋友們的現況，他們似乎都只是睡著而已，卡拉蒙甚至大聲打著鼾。坎德人想起雷斯林的法術，推測龍人施展的是同樣的魔法。

佛林特又再度呻吟起來，隊伍最後面的龍人停下腳步窺探這樹叢。泰斯又抓起了胡帕克杖，舉在離佛林特頭頂不遠的地方，這都是為了預防萬一。幸好沒這必要，龍人咕噥了幾句，聳聳肩便又繼續跟上隊伍。放心地鬆了口氣後，泰斯把手從矮人的嘴上拿開。佛林特睜開雙眼。

「發生了什麼事？」佛林特呻吟著，手放在頭上。

「你掉下橋，頭撞到樹幹。」泰斯心虛地說。

「真的？」佛林特看起來不大相信。「我可不記得。我只記得有個龍人向我走來，我不小心掉下水──」

「不管啦，你的確撞到自己的頭，用不著狡辯了。」泰斯邊站起身趕忙說。「你可以走嗎？」

「我當然可以走。」矮人說，他站起身，有些不穩，但腰桿挺得很直。「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

「龍人抓住他們，把他們帶走了。」

「每一個人？」佛林特嘴巴開開地問。「就這樣就被抓走啦？」

「這些龍人是魔法師（註１），」泰斯不耐煩地說著，急著要離開，「我猜牠們施了些法術。除了雷斯林之外，牠們沒有弄傷任何人。我猜牠們對他做了些可怕的事，牠們經過的時候我有看到他，他看起來很糟，不過他也是唯一很糟的。」坎德人拉拉矮人的溼袖子。「我們該走了，得要跟上牠們纔行。」

「是──是啊！」佛林特喃喃地看著四周。接著他又把手放到頭上。「我的頭盔呢？」

「在沼澤底下吧！」泰斯誇張地說。「你要下去撿嗎？」

矮人害怕地看著那灘泥水，打了個寒顫，趕緊轉身離開。他把手放到頭上，這次感覺到有一個大腫包。「我真的不記得有撞到頭。」他自語道。接著他突然想起什麼，手在背後亂摸著。「我的斧頭！」他大喊。

「噓！」泰斯警告說。「至少你還活著。我們現在得要救出其他人才行。」

「只靠著你那把巨大的彈弓，要怎麼救他們？」佛林特咕噥著跟在快步前進的坎德人後面。

「我們會想出辦法的。」泰斯自信地說，雖然他覺得自己的心情像鉛般沉重。

坎德人輕易地找到龍人的足跡。這條路很明顯常有人跡，看起來似乎有幾百個龍人曾經走過。泰斯觀察著這些足跡，突然想到他們可能正走進一座滿是怪物的軍營中；他聳聳肩，覺得沒必要為這種細節擔心。

不幸的是，佛林特和他的看法不同。「路的盡頭一定有一大羣怪物！」矮人驚嘆著抓住他的肩膀。

「是的，不過──」泰斯停下來思考這個狀況。他突然輕鬆起來，「那更好！牠們人愈多，看到我們的機會也愈小。」他繼續走著。佛林特皺起眉，那句話里的邏輯一定有問題，但他一時之間想不出來。況且他也凍得沒力氣去爭辯。另外，他和坎德人都想過同樣的事情──另外唯一的選擇就是拋棄自己的同伴，逃出這個沼澤；然而這根本就不列入考慮的範圍。

他們又走了半個小時，太陽沉入霧中，發出血紅的光輝來。黑夜靜靜地降臨這神祕的沼澤上。

很快地，他們就看到前面出現一團模糊的光亮。他們離開小徑，隱密地躲在樹叢中。坎德人像隻老鼠般靈巧行動著；矮人不停地踩到樹枝、撞上樹幹、闖進樹叢中。幸好，龍人的營帳中大多在慶祝喧鬧，可能連一整隊的矮人靠近都聽不見。佛林特和泰斯盡量靠近火光探查。突然，佛林特粗暴地抓住坎德人，差點把他給拉倒。

「偉大的李奧克斯啊！」佛林特咒罵道，指著前面，「一條龍！」

泰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他和矮人呆呆地看著龍人們在巨大黑龍前面盡情地跳舞和膜拜著。這隻龍盤據著整個廢墟的一大部分。牠的頭比樹頂還要高，翅膀展開來驚人得寬。其中一個龍人，穿著奇特的袍子在龍前面彎著腰，指著放在地上的水晶杖和其他俘虜來的武器。

「那隻龍看起來有點奇怪。」泰斯在觀察了幾分鐘之後做出結論。

「意思是牠根本不該存在嗎？」

「沒錯！」泰斯說。「你仔細看看。牠根本沒有任何動作，也沒什麼反應。牠只是坐在那邊。我理想中的龍應該要活生生一點才對，你不覺得嗎？」

「你去搔牠癢呀！」佛林特嗤之以鼻。「然後你就知道什麼是活生生了！」

「我想我會的。」坎德人說。在矮人來得及回答之前，泰索何夫離開藏身的樹叢，沿著陰影慢慢地接近營地。佛林特差點急得把鬍子扯掉，但是現在阻止他也來不及了。矮人只好跟著他過去。

「坦尼斯！」

半精靈聽見有人隔著一道深淵呼喚他，他試著要回答，但嘴中塞滿黏稠的東西，讓他開不了口。他搖搖頭，接著感覺到有隻手扶著他坐起來。他張開雙眼。現在是晚上，從搖動的光影來看，某處有一團猛烈的火照耀著這里。史東靠著他，臉上滿是關懷之意。坦尼斯嘆口氣，伸手摸著騎士的肩膀。他想說話，但是得先從嘴里和臉上抓下那些像蜘蛛網般黏不垃幾的東西。

「我很好。」坦尼斯一能開口就說道。「我們在哪里？」他看著四周，「每個人都在嗎？有人受傷嗎？」

「我們在龍人的營地里。」史東幫著半精靈站起來。「泰斯和佛林特都不見了，雷斯林則受了傷。」

「嚴重嗎？」坦尼斯警覺到史東臉上憂心的表情。

「不太好。」騎士回答。

「浸毒的飛鏢。」河風說。坦尼斯轉過頭看向平原人，第一次好好地打量了這座監牢。他們被關在一座竹子蓋成的牢房里。龍人在外面守衛著，手上拿著細長、彎曲的劍。牢房外面，數百個龍人聚集在營火旁，營火之上是──

「沒錯。」史東說，看到坦尼斯驚訝的表情。「一隻龍。更多的神話故事，雷斯林會很高興的。」

「雷斯林──」坦尼斯走到蓋著斗篷、躺在牢房角落的法師身邊。年輕的法師發著高燒，身體卻冷得發抖。金月跪在他身邊，手放在他的額頭上，不停地將他的白髮往後撥。他昏迷不醒，身體不停地扭動著，口中說著奇怪的話，有些時候喊著含混的囈語。卡拉蒙則坐在弟弟身邊，臉色幾乎一樣蒼白。金月看到坦尼斯疑問的眼神，哀傷地搖搖頭。河風站到坦尼斯身旁。

「她在他脖子上找到這個。」他說，食指和拇指小心地夾著一支羽毛鏢。他看著法師，臉上沒有關懷，只有同情。「誰知道他血液里面現在有幾種毒呢？」

「如果我們手上有水晶杖的話──」金月說。

「沒錯。」坦尼斯說，「它到哪去了？」

「那里。」史東說，嘴不自然地扭曲著。他指指前方，坦尼斯的眼光穿過數百個龍人之後，發現水晶杖包在金月的毯子里，放在黑龍的前面。

坦尼斯伸手抓住籠子，「我們可以逃出去，」他跟史東說，「卡拉蒙可以把這些竹子像樹枝般的折斷。」

「泰索何夫如果在的話，他也可以把這些像樹枝般地折斷。」史東說，「然後，我們只需要將數百名龍人解決掉就成了，更別提那隻龍了。」

「好吧，別諷刺我了。」坦尼斯嘆氣道。「有人知道泰斯和佛林特的下落嗎？」

「河風說他聽到泰斯的警告聲之後，緊接著就聽到撲通的落水聲。運氣好的話，他們跳下樹幹躲進沼澤中。運氣不好的話──」史東話沒說完。

坦尼斯閉上眼睛。他覺得非常疲累。疲於戰鬥、疲於殺戮、疲於在爛泥中不停地跋涉。他渴望躺下來好好睡一覺。但是他反而張開眼睛，走到籠邊，搖著竹條。龍人守衛轉過身來，手中拿著武器。

「你會說通用語嗎？」坦尼斯用克萊恩上最簡單的通用語，非常慢地說。

「我會說通用語，很明顯地比你說得好。」龍人不屑道。「你要幹嘛？」

「我們隊伍里有人受傷了。我們希望你能夠治療他，給他那種毒鏢的解藥。」

「毒？」龍人看著牢內。「喔！沒錯，那個法師。」怪物喉中發出咕嚕的聲音，顯然是笑聲。「他看起來傷得很重，對吧？那種毒可是效果神速。我們不能讓魔法師活著，即使關在籠子里也很危險的。別擔心，他不會孤單的，你們其他人很快就會跟他一同踏上黃泉路。事實上，你應該忌妒他，因為你們可不會死得那麼輕鬆！」

龍人轉身跟牠的同伴說話，拇指比著籠子的方向，兩人都發出那種咕嚕的笑聲。坦尼斯覺得心中的憤怒漸漸升高，回頭看著雷斯林。

法師的身體狀況愈來愈差。金月把手放在他的脖子上，感覺脈搏的跳動，隨即便搖了搖頭。卡拉蒙哀傷地嚎叫著，眼光落向外面兩個談笑著的龍人守衛。

「停下來！卡拉蒙！」坦尼斯叫道，但已經太遲了。

壯碩的戰士像是隻受傷的兇獸般狂吼著，撲向龍人。竹條被撞碎，碎片劃開、割傷他的肌膚。卡拉蒙心中充滿著殺戮的衝動，根本連眼也不眨一下。當戰士通過面前時，坦尼斯撲上他的背，卡拉蒙像隻熊般輕易地把他甩開。

「卡拉蒙，你這個笨──」史東咕噥著和河風一起撲向卡拉蒙，盛怒的卡拉蒙毫不在乎地帶著他們兩人繼續往前衝。

轉過身，一個龍人舉起了牠的武器，卡拉蒙一拳把劍打飛。怪物被卡拉蒙打得昏倒在地上。幾秒鐘之內，六個龍人就舉著弓箭把戰士團團圍住。史東和河風把卡拉蒙扭倒在地上。史東坐在卡拉蒙背上，將他的頭按入泥中，直到卡拉蒙放棄抵抗，發出啜泣的聲音。

就在那一刻，一道尖銳的聲音響徹整個營地。「帶那個戰士過來！」那隻龍說。

坦尼斯感覺背上的汗毛直豎。龍人們放下武器，轉頭面對黑龍，牠們驚訝地注視，嘴里喃喃自語。河風和史東站了起來。卡拉蒙仍然倒在地上不住地啜泣。龍人們不安地彼此對望著，靠近黑龍的龍人則趕緊退後，繞著牠形成一個半圓。其中一個龍人，坦尼斯從牠的盔甲和穿戴上推測是個隊長之類的傢伙，走向一個呆望著黑龍、嘴巴張得老大、穿著袍子的龍人。

「怎麼搞的？」隊長問道。龍人用的是通用語。坦尼斯冷靜地聽出來，猜想牠們是屬於不同的種族，穿著袍子的很明顯身兼牧師和法師。兩種怪物沒辦法直接用自己的語音溝通。擅長作戰的龍人則看起來十分地沮喪。

「你們的波札克牧師呢？牠得要告訴我們怎麼辦纔行！」

「我族里的高階牧師不在這里。」穿著袍子的龍人很快就恢復鎮靜。「龍飛到這來，將牠載去與猛敏那大王討論有關水晶杖的事了。」

「但那個牧師不在的時候，那隻龍從來不會說話的！」隊長降低聲調。「我的手下不喜歡這樣，你最好趕快想些辦法出來！」

「怎麼這麼慢？」龍的聲音像是尖嘯的風聲一般。「把戰士帶到前面來！」

「照著龍所說的做。」穿著袍子的龍人用爪子比劃著。幾個龍人很快地衝向前，把坦尼斯、史東和河風都推回破碎的籠子中。牠們把流著血的卡拉蒙拉起來，拖到龍的前面站著，背對著營地中央熊熊的烈火。他旁邊放著藍色水晶杖、雷斯林的法杖，還有他們的武器和背包。

卡拉蒙抬頭面對著這隻怪獸，眼中滿是淚水，臉上則掛著許多竹子碎片所造成的血痕。那隻龍低頭看著他，全身籠罩在營火冒出的煙霧中。

「卑賤的人類，我將會好好處置你們的。」龍嘶嘶地說。當牠開口時，牠緩慢地揮動巨大的翅膀。龍人們吃了一驚，開始向後退，有些還不小心跌倒。很明顯地，牠們知道將會發生怎樣可怕的事。

卡拉蒙無懼地瞪著這隻怪物。「我弟弟快要死了！」他喊道。「隨便你怎麼處置我，我只要求一件事，給我劍，好讓我可以奮戰而死！」

巨龍尖聲笑著；龍人也加入牠，跟著一起發出可怕的咕嚕聲。當巨龍的翅膀振動時，牠的身體開始前後搖擺，彷彿想撲向戰士，一口將他吞掉。

「這將會很有趣。給他武器！」巨龍命令道。牠巨大的翅膀搧出烈風，從火焰中吹出許多火星來。

卡拉蒙推開龍人守衛，用手擦擦眼睛。他走向那堆武器，挑出自己的劍。接著他面向巨龍，臉上露出哀傷、無奈的神情。他舉起了劍。

「我們不能讓他就這樣犧牲！」史東粗聲說道。他向前一步，準備跳出籠子。

突然他們身後的陰影中傳來一個聲音。

「──坦尼斯！」

半精靈轉過身。「佛林特！」他驚訝地說完，立即警覺地注視著龍人守衛。但牠們都專注地看著卡拉蒙單挑巨龍的奇觀。坦尼斯很快地跑到籠子後方，矮人躲著的地方。

「快離開！」半精靈命令道。「你幫不上忙的。雷斯林快死了，那隻龍又──」

「那是泰索何夫。」佛林特簡單地說。

「什麼？」坦尼斯瞪著矮人。「別胡說八道。」

「那隻龍是泰索何夫。」佛林特耐心地重復道。

坦尼斯看著矮人，一下子說不出話來。

「那隻龍是拿來騙人的。」矮人快速地耳語著。「泰索何夫偷溜到牠後面，發現里面裝著機關！任何人坐在里面都可以搧動翅膀，對著一根空管子說話。我猜這就是那些牧師維持秩序的方法。無論如何，泰索何夫現在正坐在龍里面拍著翅膀，威脅要喫掉卡拉蒙。」

坦尼斯吃了一驚。「但我們能怎麼辦？這里仍有數百個龍人，牠們很快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和史東、河風，跑到卡拉蒙身邊。拿起你們的武器、水晶杖和背包。我會幫金月把雷斯林扶進森林中。泰索何夫有個主意──要有心理準備。」

坦尼斯發出哀嚎。

「我也不希望這樣，」矮人抱怨道。「把我們的命交到那個小腦袋的坎德人身上。但，沒辦法，扮龍的是他。」

「他當然是，」坦尼斯說，看著那隻龍尖叫不停地搖動翅膀，身體前後擺動著。龍人張大嘴看著牠。坦尼斯抓住史東和河風，三個人一起圍攏到始終不曾離開過雷斯林的金月身旁。他解釋了目前的狀況，史東看著他，彷彿他和雷斯林一樣瘋狂，河風則搖著頭。

「不然，你們有更好的計劃嗎？」坦尼斯問道。

兩個人看看龍，回頭看著坦尼斯，都聳聳肩。

「金月跟矮人一起走。」河風說。

她開口要抗議，他看著她，眼中沒有任何感情。她把要說的話硬吞下肚，閉上嘴。

「是的，」坦尼斯說，「留在這里照顧雷斯林，拜託。我們會把水晶杖拿給妳的。」

「要快點。」她的嘴脣泛白。「他快不行了。」

「我們會盡快的。」坦尼斯嚴肅地說。「我有個感覺，一旦有了什麼狀況，我們的動作一定得非常快纔行！」他摸摸她的手。「來吧！」他站起來深吸口氣。

河風的眼光仍然追隨著金月，他本來要開口，但又氣惱地搖搖頭，一言不發地轉身站在坦尼斯身邊。三個人偷偷地站到龍人守衛背後。

卡拉蒙舉起劍，劍身在火光中閃耀著。巨龍開始愈動愈激烈，每個龍人都跟著後退，用劍身擊打著盾牌。龍翅搧動的風從火中搧出許多火星，讓一些竹屋著了火。但龍人只期待著接下來的殺戮，並未發覺這件事。巨龍尖嘯著，卡拉蒙覺得口中乾澀，腹部的肌肉抽搐。這是他第一次沒有與弟弟並肩作戰，這讓他感到心痛。他正準備要舉劍衝向巨龍時，坦尼斯和史東、河風卻悄悄地出現在他身後。

「我們不會讓朋友單獨送死！」半精靈挑釁地對巨龍喊道。龍人們瘋狂地歡呼著。

「快離開，坦尼斯！」卡拉蒙皺眉道，臉紅通通地掛滿了淚珠。「這是我的戰鬥。」

「閉嘴聽我說！」坦尼斯命令道。「史東，拿起你和我的劍。河風，拿起你的武器和任何可以取代我們遺失武器的龍人裝備。卡拉蒙，拿起兩柄手杖。」

卡拉蒙瞪著他。「什──」

「那隻龍是泰斯。」坦尼斯說，「沒時間解釋了，照我說的做！拿起手杖往森林跑，金月在那里等你。」他把手放在戰士寬大的臂膀上，隨即把他推開。「快！雷斯林快死了！你是他唯一的希望！」

這句話打動卡拉蒙的內心。他跑向那堆武器，抓起藍色水晶杖和雷斯林的法師之杖，當龍人開始喊叫時，史東和河風撿起了武器，史東把坦尼斯的劍拿給他。

「準備受死吧，人類！」巨龍尖聲叫道。牠的翅膀用力一揮，突然間巨龍飛上天，飄浮在半空中。龍人警覺地大喊，許多人跑向森林，其他人則臥倒在地上。

「現在！」坦尼斯喊道。「卡拉蒙，快跑！」

壯碩的戰士飛快地跑向林間，朝著金月及矮人站著的方向跑去。一個龍人出現在他面前，卡拉蒙大手一揮將牠給打到一旁去。他可以聽見背後傳來狂亂的吵雜聲，而史東正吟唱著索蘭尼亞的戰歌。龍人紛紛喊叫著，其他龍人仍陸續撲向他。卡拉蒙把水晶杖當作武器揮舞著，杖上噴出藍燄，讓龍人不住地後退。

卡拉蒙趕到林中，看見雷斯林躺在金月腳邊，氣若遊絲。金月從戰士手上搶過水晶杖，放在法師虛弱的身體上。佛林特看著，搖搖頭。「沒用了。」矮人喃喃道，「它的力量用完了。」

「它一定得有效纔行！」金月堅定地說。「拜託，」她喃喃道。「不管這柄手杖的主人是誰，請你治好這個人。」她不知所措一遍又一遍地念著。卡拉蒙凝視良久，眨了眨眼。突然，周遭的樹林被一個巨大的火球所照亮。

「媽呀！」佛林特喘道。「看看牠！」

卡拉蒙轉過身來，正好看見那隻巨大的假黑龍朝下墜進火堆中。燃燒的木頭飛上半空，整個營地到處都是火星。某些龍人的竹屋原先早已開始燃燒，現在更是火上加油。假龍最後尖叫了一聲，也燒了起來。

「泰索何夫！」佛林特咒罵道。「那個該死的坎德人還在里面！」在卡拉蒙來得及阻止他之前，矮人衝進大火漫燒的龍人營地里。

「卡拉蒙──」雷斯林喃喃道。戰士跪在弟弟身邊，雷斯林臉色仍然蒼白，但他的雙眼十分清醒地睜開著。他虛弱地坐起來，靠著哥哥看向眼前的大火。「怎麼回事？」

「我也不確定，」卡拉蒙說。「泰索何夫變成一隻龍，將那些怪物搞得頭昏腦脹。你只要好好休息就好。」戰士看著濃煙，手中握著出鞘的劍，提防有龍人接近。

但龍人現在幾乎沒空注意這些囚犯。體型比較小的龍人（註２），看見神龍著火，恐慌地四散逃進森林中。幾個披著袍子、體型較大、明顯比較聰明的龍人，試著要在這一團混亂中恢復秩序。

史東從龍人中殺出一條路來，幾乎沒遇到任何有組織的抵抗。當他走到竹籠邊時，佛林特正好越過他，向著營地跑去！

「嘿！你要去──」史東對矮人喊著。

「泰斯還在龍里頭！」矮人頭也不回地說。

史東轉頭看見黑色假龍身上的烈焰沖天。牠身上冒出的濃煙掩蓋了整個營地，沼澤地區沉滯的空氣讓濃煙全都沉積下來。巨龍的身體上炸開許多火花，散落整個營地。史東拍打著落在披風上的火星，緊跟在短腿的矮人後面，輕易地追上氣喘吁吁的佛林特。

「佛林特，」他抓著矮人的手臂喘氣說道。「沒用的！沒有人可以在那樣的烈焰中活下來！我們得回去──」

「放我走！」佛林特暴怒地吼道。史東訝異地放開手。矮人再度跑向燃燒的巨龍，史東無奈地跟上去，雙眼因為濃煙開始湧出淚水。

「泰索何夫．柏伏特！」佛林特喊道。「你這個笨蛋！你在哪里？」

沒有回答。

「泰索何夫！」佛林特狂喊道。「如果你讓我們逃不出去，我會殺了你，讓我──」憤怒和傷心的眼淚流下矮人的雙頰。

高熱讓人愈來愈難以忍受，它撕扯著史東的肺，騎士知道他們不能在這里待太久，否則遲早都會完蛋。他堅決地抓住矮人，決定如果有必要時不惜把他打昏，突然他看見火堆旁有樣東西在搖動。他揉揉眼睛更靠近地看去。

巨龍躺在地上，牠的頭仍然靠著一條長長的假脖子連在燃燒部著的身體上。頭還沒燒起來，但火焰已經開始吞噬脖子。頭部也很快就會陷入火海。史東又看見有樣東西在晃動。

「佛林特！快看！」史東跑向那顆頭，矮人跟在他身後。兩隻穿著藍色褲子的小腿伸出龍嘴，虛弱地踢著。

「泰斯！」史東叫道。「快出來！這顆頭快要燒起來了！」

「我沒辦法！我卡住了！」一個模糊的聲音說。

史東望著地上的頭，慌忙地設法想著該如何救出坎德人；佛林特則抓住露在外頭的腿使力拉著。

「好痛！停下來！」泰斯喊著。

「沒用，」矮人說。「他卡得緊緊的。」

烈焰燒上了龍頸。

史東抽出劍，「我也許會砍掉他的腦袋，」他對佛林特說，「但這是他唯一的機會。」史東估量著坎德人的身長，猜測他的腦袋大概在什麼地方。騎士祈禱著他的手沒有舉過頭部，在龍頸前高舉起劍。

佛林特閉上雙眼。

騎士深吸一口氣，一劍劈向假龍，砍下牠的腦袋。夾在里面的坎德人大喊一聲，但外面的人聽不出那是因為驚訝，還是因為疼痛。

「拉！」他對矮人大喊。

佛林特抓住假頭，用力地把它扯離熊熊燃燒的脖子。突然間一個高大的身形出現在濃煙中。史東猛轉過身，劍已在手，纔看清楚來人是河風。

「你們在幹嘛──」平原人瞪著那顆龍頭，也許他以為佛林特和史東都瘋掉了。

「泰斯卡在里面！」史東叫道。「在龍人的重重包圍下，我們沒時間將他慢慢拉出來！我們得要──」

他的話聲被烈焰給吞沒，但是河風終於看見那雙伸出龍口的藍腿。他將手伸進龍頭一邊的眼窩中，用力把龍頭給提起來。史東抓住另一邊，兩人一起抬著龍頭和里面的坎德人，開始快跑通過整個營地。路上遇到的幾個龍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嚇壞，一溜煙地跑掉了。

「來吧，小弟！」卡拉蒙鼓勵地說，他的手臂環繞著弟弟的肩膀。「你得試著站起來。我們馬上就要離開這里了。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怎樣？我覺得怎麼樣？！」雷斯林怨恨地說。「扶我站起來。好了！現在讓我安靜一會兒。」他靠著樹幹，雖然發著抖，但還勉強站著。

「沒問題，小弟。」卡拉蒙受創地退開。金月厭惡地看著雷斯林，想起卡拉蒙看見弟弟瀕死時的哀傷。她轉過身看著濃煙，試圖從里面分辨出同伴的去向。

坦尼斯第一個出現，他沒命地跑著，以至於收不住勢撞上卡拉蒙，戰士的大手抓住他，幫他穩住身子以免跌倒。

「多謝！」坦尼斯喘道。他彎下腰，手放在膝蓋上，試圖恢復正常的呼吸。「其他人呢？」

「他們不是跟你在一起嗎？」卡拉蒙皺起眉頭。

「我們分散開了。」坦尼斯深深吸了一口氣，隨即因為吸入太多煙而嗆咳起來。

「天哪！」金月驚訝地打斷他們的談話。坦尼斯和卡拉蒙同時轉過頭去，看到濃煙中出現一個讓人難忘的景象。一個巨龍的頭，吐著藍色分岔的舌頭飛向他們。坦尼斯難以置信地盯視著，接著他聽見背後傳來的聲音，幾乎讓他恐慌地跳上樹。他轉過身，一顆心懸在喉間，劍緊緊地握在手上。

雷斯林在笑。

坦尼斯即使在對方年紀還小的時候，都從來沒聽過這個法師開口笑過，他希望以後再也不要有機會聽到。那是種奇異、讓人毛骨悚然、極為刺耳的笑聲。卡拉蒙驚訝地看著弟弟，金月臉上露出恐懼的神色。最後雷斯林的笑聲終於停住，法師無聲地笑著，金色的雙眼中反射著火光。

坦尼斯轉過身去，發現原來是河風和史東提著那顆頭。佛林特跑在他們前面，手上拿著一個龍人的頭盔。坦尼斯跑向前和他們會合。

「你們搞什麼──」

「坎德人卡在里面！」史東說。他和河風一起把頭丟在地上，不停地喘息著。「我們得要把他救出來。」史東憂心地看著笑不停的雷斯林。「他怎麼搞的？毒還沒解嗎？」

「不，他好多了。」坦尼斯一邊說著，一邊檢查那顆龍頭。

「真可惜。」史東嘟囔著蹲在半精靈身邊。

「泰斯，你還好嗎？」坦尼斯大叫，掀起龍嘴來打量著里頭。

「我覺得史東把我的頭髮切掉一些了！」坎德人哭喊道。

「不是切掉他的頭就不錯了！」佛林特不屑地說。

「什麼東西卡住他？」河風蹲下來看著龍嘴內部。

「我不確定。」坦尼斯低聲咒罵著。「在這團黑煙里我什麼都看不見。」他徒勞無功地站起身。「我們得要趕快逃離這里纔行！龍人很快就會重新組織起來。卡拉蒙，來這邊，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撕成兩半。」

壯碩的戰士站到假龍頭前面，雙手抓住兩邊的眼窩，他閉上眼睛吸一口氣，開始用力往上舉。有一陣子看不出來有什麼變化。坦尼斯看見大漢雙手肌肉賁張，下巴肌肉繃得緊緊的。血液開始往卡拉蒙頭上衝。接著開始有木頭破碎的聲音，龍頭的頂端喀啦一聲裂了開來。卡拉蒙踉蹌地後退，手中抓著龍頭的上半部。

坦尼斯伸手進去，抓住泰斯的手，用力把他拉出來。「你還好嗎？」他問，坎德人看起來有點昏昏沉沉的，但他臉上的笑容卻非常燦爛。

「我很好！」泰斯興奮地說。「只是有點頭昏。」接著他的臉色陰沉了下來。「坦尼斯，」他說，臉上有著不尋常的擔憂。他摸著長長的馬尾巴。「我的頭髮？」

「全都在。」坦尼斯笑著回答。

泰斯鬆了一口氣。然後他開口道。「坦尼斯，這是我經歷過最刺激的事了。像那樣浮在天空飛，當時卡拉蒙的表情──」

「故事可以等會兒再說，」坦尼斯堅定地說。「我們得要趕快離開這里。卡拉蒙？你和你弟弟能走嗎？」

「好，沒問題。」卡拉蒙說。

雷斯林踉蹌地走向前，哥哥強壯的手臂扶著他。法師回頭看著破碎的龍頭，他肩膀抽動，無聲地笑著。

【註】

１　這應該就確定了牠們是波札克龍人。不過，黑暗術（Darkness spell）並非是牠們最偏好的法術。

２　這些體型較小的巴茲龍人在體力和智力上都比較低弱。由於牠們現在無法玩弄最擅長的埋伏手段，所以牠們只能逃跑。

## １─１５逃亡．深井．乘著黑翼的死神

從龍人營地中飄出來的黑煙籠罩在沼澤上空，替正在拚命逃亡的冒險者們提供了最佳的掩護。黑煙像幽靈般飄過，將月光完全遮蓋。一行人不敢再製造出任何的亮光，連雷斯林法杖的光芒也不例外。因為他們可以清楚聽到四周不絕於耳的號角聲，龍人們顯然正努力重整混亂的營地。

河風在前面帶路，雖然坦尼斯一向對自己野外求生的技能十分自豪，但在這烏云蔽日的濃煙中，也不由得失去了方向感。煙幕中偶爾會露出天空一隅，從星象位置判斷，他們是朝著北方前進。

他們才走不遠，河風便一時大意地一腳踩空，跌進及膝的泥濘中。坦尼斯和卡拉蒙合力將平原人拉出，泰索何夫擠向前，用胡帕克杖試探著地面，卻屢試屢沉。

「看樣子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涉水而過了。」河風嚴肅地說。

挑好了一條看起來比較淺的路，眾人便離開堅實的地面開始踏進爛泥中。爛泥一開始只達腳踝深，但很快便淹到膝蓋。泥濘逐漸加深，坦尼斯被迫得抱著泰索何夫才能前進，坎德人興奮地咯咯笑著抓住半精靈的頸子。佛林特始終固執地拒絕他人的援助，甚至連鬍子都泡進泥里也不在乎。接著他就突然消失了。卡拉蒙把手伸進泥里將佛林特給拉了出來，像袋麵粉似地把他扛肩膀上。矮人既疲累又驚魂不定，連開口抗議的力氣都沒有。雷斯林踏著踉蹌的步伐，不停咳嗽，袍子讓他行動更加不便。加上身體仍受到上次劇毒的影響，雷斯林終於不支倒下。史東扶住他，半拖半拉地扶他橫越沼澤地。

在冰水里不停前進了半小時之後，他們終於踏上結實的土地，開始休息，身體因為寒冷而不停地打著哆嗦。

樹枝突然左右搖晃起來，北方襲來的一陣強風讓它們不住地擺動。風吹散迷霧，雷斯林躺在地上，望著天空；突然間，法師屏住呼吸，機警地坐起身來。

「暴風雨。」他窒息般地咳著，拚命嘗試講下去。「正從北方逼近！我們一定要趕去沙克沙羅斯！快！在月亮落下之前。」

每個人都抬頭跟著看去，一大簇黑云聚攏起來，吞沒了天上的星斗。坦尼斯可以感受到讓法師如此焦急的壓力。他疲倦地站起來，其他人也一言不發地狼狽前進。河風帶著路，但惡臭的沼澤再度阻撓他們前進。

「別又再來了吧！」佛林特抱怨道。

「不會，我們不需要再涉一次水。過來看！」河風說，他帶頭走到水邊。在許多瓦礫之中，躺著一個不知是自己倒下還是被人推倒的方形尖碑，構成一座可以渡過沼澤的橋。

「我先走！」泰斯自願道，他精力充沛地的跳上這塊長形的石碑。「喂！這上面有些字跡，看起來是某種符號還是什麼的。」

「我得去看看！」雷斯林低聲道，快步走向前，他念出咒語，「施拉克！」手杖上的水晶球隨即放出光芒。

「快點！」史東怒目道。「你這樣會讓方圓二十哩內的敵人通通知道我們來了。」

但雷斯林毫不考慮其他人的處境，他仔細閱讀每一個像蜘蛛般的文字符號。坦尼斯和其他人爬上石碑，加入他的行列。

坎德人蹲下身，用小手摸著這些符號。「上面說什麼，雷斯林？你看得懂嗎？上面的文字看起來年代久遠唷！」

「確實非常古老，」法師耳語道。「它的年代遠在大災變之前。上面寫著『雄偉的沙克沙羅斯城，你的四周盡是美不勝收的景物，訴說著城內居民的良善，諸神以此賞賜來回報我們。』」

「真是諷刺啊！」金月顫抖著，看著四周的廢墟和斷垣殘壁。

「諸神的確給了他們不少賞賜。」雷斯林說，臉上掛著譏諷的微笑。沒有人開口。雷斯林接著念出，「杜拉克！」再度把光熄滅，一時之間夜晚看起來更為黑暗。「我們得走了，」法師說，「除了這座碑文之外，一定還有其他標示著這座城市的東西。」

他們越過紀念碑進入濃密的森林。一開始他們找不到任何的路，但河風仍不死心地細心搜索著，終於找到一條穿越藤蔓的小徑。他蹲下來仔細檢查，臉上神情凝重。

「龍人嗎？」坦尼斯問。

「是的。」他沉重地說。「有許多爪子的足跡。牠們都朝向北方，直指那座城市。」

坦尼斯壓低聲音問，「這就是那座廢墟都市，就是你得到水晶杖的地方嗎？」

「這里也是我記憶中，死神乘著黑翼的地方。」河風加上一句。他閉上眼，雙手揉搓著臉。然後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我記不得，而且我連原因都不知道。」

坦尼斯把手放在河風的手臂上。「精靈們常說︰『只有死人才沒有畏懼。』」

河風突然緊握住他的手，把半精靈給嚇一跳。「我不認識任何精靈。」平原人說，「我的同胞不信任他們，說他們對克萊恩或人類都毫不關心。我想也許我的同胞們錯了。很高興我能認識你，來自奎靈那斯提的坦尼斯，我當你是我的朋友。」

坦尼斯知道一些大平原上的傳統，他知道，這種話一出口，就表示河風從此願意為半精靈犧牲一切，甚至包括他的性命。關於友誼的誓言對平原人具有莫大的重要性。「你也是我的朋友，河風。」坦尼斯簡單地說，「你和金月都是我的朋友。」

河風看著在不遠處倚著水晶杖休息的金月，她的臉因為過度疲勞而失去了血色。當河風凝視她時，堅毅的臉上充滿了愛憐，但立即又戴上那張驕傲所製成的無情面具。

「沙克沙羅斯已經不遠了，」他冷冷地說。「這些足跡都有一段時間了。」他領著眾人進了森林中。在一段短暫的路程之後，指向北方的小徑變成了由鵝卵石鋪成的大道。

「一條街！」泰索何夫喊道。

「這是沙克沙羅斯的邊緣。」雷斯林喘著氣說。

「也該是時候了。」佛林特厭惡地看著四周。「看起來一團糟！如果最珍貴的禮物藏在這里，那麼它想必藏得很好！」

坦尼斯點頭同意。他從來沒看過如此破落的地方。寬闊的大街引領著他們來到一座遼闊的廣場。廣場東邊是四根高直的柱子，上頭什麼都沒有；原先的建築頹傾在它們旁邊。一圈高約四呎的巨大石牆直立在廣場的正中央。卡拉蒙走過去觀察之後，才發現原來是座井。

「看起來很深。」他湊近看著里面。「聞起來也很臭。」

井的北邊則是城里看來唯一一座逃過大災變侵害的建築物。它是用白色大理石所建成，細長高聳的柱子支撐著它。月光下的兩扇金色巨門閃耀著光輝。

「那是座信奉真神的神殿。」雷斯林說，聲音聽起來更像是在自言自語。但金月站在旁邊，聽得一清二楚。

「一座神殿？」她復誦，望著那座建築。「多美啊！」她走向它，似乎為它的美麗深深迷住。

坦尼斯和其他人四處搜索著，沒發現其他完好的建築物。雕工精細的樑柱倒在地上，四周的碎片訴說著它們原有的美麗。雕像盡皆碎裂，還有許多被神祕地挖去臉孔。每樣東西都是這麼地古老，讓矮人相形之下也變得年輕起來。

佛林特靠著一根柱子坐下。「好啦！我們現在到了這里。」他向雷斯林眨眼，一邊打著呵欠。「法師，現在該怎麼辦啊？」

雷斯林剛張開口，還來不及出聲，泰索何夫就大喊著，「龍人！」

每個人都四處搜尋著，手上的武器出鞘。一隻龍人正準備離開，站在井邊瞧著他們。

「阻止牠！」坦尼斯喊道。「牠會通知其他怪物的！」

但在一羣人趕到之前，牠已然張開翅膀飛入井中。雷斯林金色的眼睛在月光下閃爍，立即趕至井邊往里看去，他舉起手似乎要施展法術，但遲疑了一下，就無力地放下。「我不行了，」他說。「我沒辦法思考，沒辦法專心，我得休息了！」

「我們都很累了，」坦尼斯疲倦地說。「就算底下有什麼怪物，想必龍人也已經警告了牠。我們已經無能為力。真的得休息了。」

「牠是下去警告某種可怕的東西，」雷斯林低聲道。他睜大眼睛，瑟縮在斗篷里看著四周。「你們感覺得到嗎？有沒有人可以感覺到？半精靈？有股邪惡的力量要醒來了。」

眾人不知該如何回答。

此時，泰索何夫爬上井邊向下看。「看呀！那隻龍人向下飄，像樹葉一樣。牠的翅膀沒有拍動──」

「安靜點！」坦尼斯吼道。

泰索何夫驚訝地盯著半精靈看，坦尼斯的聲音聽起來緊張且不自然。半精靈看著井邊，雙拳不由自主地緊握起。每樣東西都沉靜不動──太靜了！北方的暴風雨就要逼近，但四周卻一點風也沒有。沒有樹枝搖動的聲音，沒有樹葉掉落的聲音，銀色和紅色的月亮在地面上投射出兩道陰影，從眼角瞥見的東西顯得很不自然。

慢慢地，雷斯林退離井邊，雙手橫舉在前，像是要抵擋什麼可怕的威脅般。

「我也感覺到了。」坦尼斯吞著口水。「是什麼鬼東西？」

「對呀！到底是什麼？」泰斯靠過去，眼巴巴地看著井里，里頭看來有如法師沙漏狀的瞳孔般深邃。

「把他帶走！」雷斯林大喊。

坦尼斯被法師的恐懼所感染，他的第六感告訴他即將有大事要發生，他急忙奔向泰斯。但正當他邁開步伐時，地面開始震動起來。坎德人驚叫地看著腳下的地面和古井碎裂開來，他感覺自己就快要掉進底下那片黑暗之中，立即瘋狂地試著要用手或腳攀住什麼。坦尼斯絕望地撲向他，但距離終究太遠了。

河風一聽見雷斯林的叫聲便立刻跑向前去，這個高大的男人三步併兩步地抵達古井旁。就在腳下的地面陷落之前，河風一把抓住泰斯的領口，把他給提了起來。

大地又再度震動。坦尼斯試著讓驚魂未定的大腦弄清此刻的狀況。一陣冷風從裂口中吹出，把廣場上的樹葉和沙塵吹得四處亂飛，讓他們的眼睛都睜不開。

「快逃！」坦尼斯試著想大喊，但他被井中的難聞氣味嗆得開不了口。大災變之後遺留下來的樑柱也跟著搖動起來。同伴們害怕地看著井口。河風側過頭，「金月──」他向四周張望。把泰斯丟下，他大喊，「金月！」井中深處傳來的尖叫聲讓他停下腳步。那聲音尖銳得有如要穿透腦袋般，河風瘋狂找尋著金月的蹤影，不停地呼喚她的名字。

坦尼斯被那聲音震懾住，他四肢僵硬地看著史東，後者將手放在劍柄上，緩緩退離井口。他也看見了雷斯林──法師的臉色蠟黃，雙眼在鮮紅月色下反射著血般的光芒，同時嚎叫著坦尼斯聽不懂的話。泰斯驚訝地注視井口，史東快步跑向他，把他夾在腋下，衝向樹林里。卡拉蒙跑向精疲力竭的弟弟，抓住他一起找地方躲藏。坦尼斯知道井中將會有一股難以形容的邪惡力量甦醒，但他就是動不了！他的腦中不停響著，「笨蛋！快逃呀！快呀！」

河風一直待在井邊，努力與心中逐漸蔓延的恐懼搏鬥著。他找不到金月！他分心去救坎德人的結果是，他沒看見金月走進那座完好無缺的神殿。他瘋狂地四處尋找，在搖晃的地面上掙扎著保持平衡。高分貝的尖叫聲和不停晃動的地面，讓他想起噩夢般的記憶。『乘著黑翼的死神。』他開始冒冷汗，不停顫抖，但他強迫自己集中精神在金月身上。她現在需要他，他很確定！他也只知道這件事──她所表現的勇氣只不過是為了掩飾她的疑慮、恐懼及不確定感。她現在一定很害怕，他得找到她！

當古井的邊緣開始崩落時，河風轉過身去，剛好看到坦尼斯正叫喊著指向那座神殿。河風知道他在喊些什麼，但尖銳的聲音卻讓他聽不清楚。突然間他懂了！金月在神殿里！河風轉身要跑向她，但是腳步卻一個不穩，跪了下來。他看見坦尼斯飛快地跑向他。

接著無邊的恐懼從井里竄升上來。他的噩夢成真了！河風閉上眼，再也看不見任何東西。

那是隻龍。

坦尼斯彷彿全身血液被抽乾似地突然停住，他呆呆站著，看著那隻龍從井里衝上來，同時想著，「好美──好美──」

龍像團黑云般升起，閃耀的翅膀收在身軀兩側，鱗甲反射著光芒。牠的眼睛是紅黑色，像熔巖般熾熱。牠放聲狂吼，白森森的獠牙看起來無比邪惡。牠細長、紅色的舌頭享受著黑夜的空氣。脫離了井口的限制，龍在月光下展開雙翼，遮住了星空。雙翼末端都有一隻純白的爪子，在紅月努林塔瑞下閃耀著血般的光芒。

難以想像的恐懼撕扯著坦尼斯的身體。他的心臟不停地怦怦跳動，控制不住自己急速的呼吸，只能眼睜睜看著眼前這個生物散放出致命的美麗。龍繞著圈子愈飛愈高，就在坦尼斯覺得恐懼漸退，正笨拙地拿起弓箭時，龍開口了。

牠只說了一個字，一句咒語，鋪天蓋地的黑暗便凌空而降，令眾人眼前一片漆黑（註１）。坦尼斯立時不知身在何處。他只知道頭頂上有隻巨龍正準備發動攻擊，但他卻無自衛能力，只能絕望地伏倒，努力設法在瓦礫中躲藏起來。

失去了視力後，坦尼斯將注意力集中在聽覺上。尖叫聲在黑暗降臨之後已然停息。坦尼斯可以聽見龍翅搧動的啪啪聲，這表示牠在他們頭頂上愈飛愈高。接著啪啪聲消失了；黑翼停止了拍打，他感覺到有隻猛獸在天空盤旋、等待。

然後響起一陣非常細微的窸窣聲，像微風中樹葉的擾動。聲音愈來愈大，直到有如襲來暴風，再轉成颶風的怒吼。坦尼斯緊偎著頹圮的井，雙手抱著頭。

巨龍開始攻擊。

牠看不穿自己施法造成的黑暗，但姬賽思知道入侵者仍在底下的廣場里。牠的手下──龍人，早已通知牠有一羣人攜著藍色水晶杖在大陸上漫遊。猛敏那大王希望水晶杖能由牠妥善保管，永遠不能落入人類手中。但牠把它弄丟了，這讓猛敏那大王非常憤怒。牠勢必得將它找回來纔行！所以姬賽思在施法前觀察了好一會兒，專注地觀察入侵者，尋找水晶杖的蹤跡，但卻發覺水晶杖的主人早已進到牠所看不見的死角。牠很高興，因為牠認為只需要摧毀底下的所有人就好。

伺機攻擊的龍自高空俯衝，牠的雙翼像把黑刃般收在兩側。牠直衝向井邊，衝向方纔入侵者四散奔逃的地方。牠知道他們都已被「龍威」（註２）所震懾，姬賽思相信只要再俯衝一次就可以把他們收拾乾淨。牠張開了血盆大口。

坦尼斯聽見巨龍逼近，破空聲愈來愈響亮，但卻突然停了下來。他聽見肌肉伸展、翅膀上下拍動的聲音，接著又是一陣彷彿空氣被吸入喉中的巨大聲響，之後就傳出一陣像沸騰的爐子所發出的滾燙聲。不知名的液體噴到他身邊，他聽見石頭破裂、溶解的聲音。一滴液體噴濺到他手上，強烈的疼痛立刻刺入他腦中。

緊接著坦尼斯便聽見一聲尖叫。叫聲很低沉，那是男人的聲音。是河風！聲音中夾雜著極度的恐懼與痛苦，坦尼斯的指甲深深陷入掌肉中，以免自己也跟著喊出聲，讓巨龍察覺到自身所處的位置。尖叫聲持續了一陣子，逐漸減弱成為哀嚎聲。坦尼斯感覺黑暗中頭上飛過一個巨大的物體。他所緊靠著的石頭開始搖動，巨龍通過的聲音愈來愈低，直入井中。最後，地面終於靜止下來。

四周一片死寂。

坦尼斯痛苦地吸了口氣，用力張開眼。黑暗已經散去，明亮的星斗閃爍著，月亮高掛在天空。有一段時間，半精靈所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吸氣、吐氣，試著讓自己鎮靜下來。而後他站起身，跑向一個躺在地上、焦黑的形體。

坦尼斯第一個跑到平原人身邊。他瞧了一眼，就不忍地別過頭去。

河風現在只能用「不成人形」來形容。他的血肉幾乎全被撕開，臂上的皮肉完全融化，深可見骨。眼球像凝凍住地懸垂在無肉的雙頰上。他的嘴張得老大，無聲地叫喊著。他的肋骨完全暴露在外，燒焦的布條與冒著煙的肉塊垂掛在上頭。最駭人的是，他身上的皮肉全被融化，體內的臟器卻兀自在月光下跳動著。

坦尼斯蹲下身吐了起來。半精靈看過死在他劍下的屍體，也看過被食人妖砍成碎片的屍體。但──眼前的景象──是種截然不同的恐怖，坦尼斯知道他將永遠沒辦法忘記今天的慘況。一隻有力的手臂抓住他的肩膀，體貼地安慰著他。噁心的感覺終於消失，坦尼斯坐倒下來，呼吸紊亂。他擦乾淨鼻子和嘴巴，痛苦地試著吞嚥。

「你還好嗎？」卡拉蒙關切地問道。

坦尼斯點點頭，但說不出任何一句話來。接著他轉向史東發出聲音的方向。

「天啊！眾神憐憫他吧！坦尼斯！他還活著！我看到他的手還在動！」史東無法繼續說下去。

坦尼斯站起來，步履不穩地走向那具瀕死的屍體。一隻焦黑的手從瓦礫中伸起，向著天空揮舞著。

「結束他的不幸！」坦尼斯嘶啞地說，他的喉中還有著膽汁的味道。「殺了他！史東──」

騎士拔出劍，親吻著劍鍔，向天高舉著劍。他站在河風面前，閉上雙眼，進入一個視戰死為無上光榮的古老世界。他慎重其事地吟誦著索蘭尼亞的死亡禱文。當這些禱文念完之後，長眠地底的戰士靈魂便會安詳地進入天國，他反轉刀身，對準河風的心臟。

將這名勇士送回修瑪的懷中，

在湛藍、無垠的天空之上。

像個戰士般沉沉地睡去，

別讓密佈的戰云，

遮去他眼中最後一絲光芒。

在羣星之間，

讓他最後的一次呼吸，

能夠在空中找到最終安息之所，

就在羣鳥飛翔的天空之上，

那里只有翔鷹記得死亡的滋味。

讓他的靈魂飛向修瑪，

直到湛藍、無垠的天空上。

騎士的聲音變小。

坦尼斯感覺屬於神的寧靜像冷冽、清澈的水，洗去他內心的憂傷，沖淡眼前的恐怖。在他身邊的卡拉蒙則輕輕地啜泣起來。他們抬頭看著，月光在劍鋒上反射著光芒。

突然一個清澈的聲音響起，「停下來，把他帶到我這邊來。」

坦尼斯和卡拉蒙立刻躍起，擋在那人受盡折磨的軀體前，他們都覺得不該讓金月看到這恐怖的景象。史東仍然繼續進行著儀式，卻被拉回現實，他收回正要刺下的劍。金月靜沉靜地站著，高瘦的身影背對著神殿金色的大門。坦尼斯正準備開口說話，卻感覺到法師冰冷的手抓住他。他不由自主地顫抖，厭惡地甩開雷斯林的手。

「照她說的做。」法師嘶聲道。「把他帶到她面前。」

坦尼斯看著雷斯林面無表情和毫不在乎的眼神，不禁憤怒得漲紅了臉。

「把他帶到她面前，」雷斯林冷冷地說，「我們無權決定這個人該不該死。一切都是諸神的旨意。」

【註】

１　黑龍在這里施展的是「方圓十五呎黑暗術」（Darkness, 15' Radius）。這個法術可以製造出無法穿透的濃密黑暗，紅外線視線在法術的影響下也無法產生作用。它可以抵消「光亮術」（Light）或是「持續光亮術」（Contiunal Light）的影響。這個法術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些蝙蝠的毛髮和一滴瀝青或煤炭。不過，黑龍多半不會需要這樣的材料來輔助牠們施法，牠們本身的能力就足以獨力施展法術。

２　龍幾乎是和克萊恩一起誕生的生物，所以牠們是超越其他生物的一種生命體。由於牠們的強大能力和龐大身軀，在面對牠們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生物都會產生一種絕望無助的感覺；輕者會反應變慢，更甚者會讓敵人無法動彈，甚至陷入狂亂、失去理智的狀態之中。即使是最英勇的戰士，在面對巨龍時，戰鬥力也難免受到不小的打擊。這種自然而然散發出的氣息，可說是龍類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大武器。

## １─１６傷心的選擇．最珍貴的禮物

坦尼斯注視雷斯林，看不出他有絲毫的情感。兩人四目相對，坦尼斯和過去一樣相信法師能看見許多他看不見的事物。突然間，坦尼斯清楚察覺自己對雷斯林那股強烈的恨意，恨他為何能這樣無動於衷，卻又暗地里感到羨慕。

「我們得做些事！」史東憤怒地說。「他還沒死，那隻龍可能會再回來！」

「很好，」坦尼斯說，他的聲音只在喉中打轉。「把他用毯子包起來──但先讓我跟金月單獨談談。」

半精靈緩緩走過廣場。他的腳步聲在黑暗中迴蕩，他緩緩步上大理石階梯，走到金月所站的金色門前平臺上，不動聲色地回頭看去。坦尼斯看到同伴們正用背包里的毯子和樹枝做出一具臨時擔架。在月光下看起來，那人的身軀只像是一團扭曲的黑影。

「把他帶過來，坦尼斯。」半精靈走到金月面前，聽見她又重復著。他握住她的手。

「金月，」坦尼斯說，「河風傷得很重。他快死了，妳幫不上忙的。即使有水晶杖也沒用──」

「噓，坦尼斯。」金月柔聲說。

半精靈安靜下來，他第一次仔細凝視她的臉。卻驚訝地發現，這名平原人的表情非常安靜、安詳，甚至有些神采奕奕。她臉上的神情有如剛經歷過險惡風暴的水手，最後回到平靜的水面一樣。

「進到神殿里來，我的朋友。」金月說，她美麗的眼眸直視著坦尼斯。「進來吧，將河風帶過來。」

金月沒聽見巨龍的攻擊，更沒看見河風受到攻擊。當他們一進到沙克沙羅斯的廣場時，她便感覺到一股奇異的力量吸引著她走進神殿。她越過瓦礫，走上階梯，眼中只有神殿閃著金光的大門。她走近大門，呆立在門前。接著她察覺到身後的騷動，聽見河風對她的呼喚，「金月──」她停下步來，不願離開自己的同伴，心中明白即將有種難以言喻的邪惡自井中升起。

「進來，我的孩子。」一個輕柔聲呼喚她。

金月抬起頭，看著大門，眼中浮現淚光。那是她母親的聲音──淚歌，奎蘇族的女神官。很久以前就去世了，當時金月還是個孩子。

「淚歌？」金月哭著問。「媽──」

「我的女兒，妳已經度過許多哀傷的年頭，」母親的話語聲在她腦海中清晰響起，「但是妳的擔子恐怕暫時還無法放下。如果妳走下去，妳會脫離眼前的黑暗，卻進入更深的黑暗中。只有真理才能照亮妳的道路，雖然妳或許會覺得在前方無盡的長夜中，它的光芒是如此微弱──但，沒有真理的指引，一切將化為虛無。女兒，跟我進入神殿吧！妳會找到一直在尋找的東西。」

「但是我的朋友們，還有河風──」金月回頭看到河風在崩裂的地面上踉蹌地走著。「他們無力對抗這樣的邪惡，沒有我他們會送命的。水晶杖可以幫上忙！我不能離開他們！」當法術製造的黑暗降臨時，她正轉身要離開。

「我看不見他們了！──河風！──媽媽，幫幫我！」她無助地哭喊著。

沒有人回答。這不公平！金月雙拳緊握，無聲地尖叫著。我們從來就不想這樣！我們倆只想單純地相愛，現在，現在卻可能連這點小祈求也將失去！我們犧牲那麼多，卻不曾改變什麼。我已經三十歲了，媽媽！三十歲卻仍然沒有孩子。他們褫奪了我的青春，消滅了我的族人。然而我卻無力報復。我什麼都沒有，除了它！她搖著水晶杖──現在我卻還要付出更多！

她的怒氣逐漸平息。這麼多年來，當河風在尋找答案的過程里，也是一直這樣怒氣難遏的嗎？他只有找到這柄水晶杖，但它卻只帶來更多的問題。不，他不會這樣，她心想。他的信心十分堅強，我才真的是意志薄弱。河風願意為自己的信念犧牲，所以我必須堅強活下去──即使失去深愛著的他。

金月頭靠著金色的大門，冰冷的金屬讓她更加清醒。她滿心不願地做了令人悲痛的決定。我會向前走，媽媽：但如果河風死了，我的心也會跟著一起死去。我只要求一件事──如果他死了，不管用什麼方法，讓他知道，我會繼續完成他的使命。

她倚著水晶杖，打開金色大門，進入神廟。當龍從井中躍出時，大門正好在她身後關上。

金月踏入完全的黑暗中。剛開始她什麼也看不見，但記憶中母親溫暖的懷抱在腦中重現，蒼白的光芒逐漸在她四周亮起。金月看清自己身在一個巨大的圓頂之下，地上是精心鋪製的瓷磚；在房間中央，矗立著一尊高貴、美麗的大理石雕像。房間的光是從祂身上所釋放。金月出神地走向祂。這尊雕像是名穿著飄逸袍子的女人，祂臉上的表情閃耀著希望光采，卻也夾雜著無盡憂傷。祂頸上掛著一個奇怪的護身符。

「這是米莎凱，我所信奉的醫療女神。」她母親的聲音說。「我的女兒，注意聽祂說的話！」

金月愣愣地站在雕像前面，陶醉於祂的美麗。但祂看起來似乎有著缺憾，並未完成。雕像的一部分遺失了。金月終於發現，祂的大理石手是彎曲的，原本似乎握著根細長的棍杖，但如今祂的手是空的。她不由自主地把水晶杖放回祂的手中。

水晶杖開始發出柔和的光，金月訝異地後退一步。水晶杖的光芒愈來愈強，她遮住眼睛，不由得跪下來，滿腔的敬愛湧上心頭，她對自己剛才的怒意感到慚愧。

『不要因為妳的懷疑而感到羞愧，親愛的信徒。是妳的懷疑引領妳來到我們面前，而妳的憤怒會在未來崎嶇的路上支持妳。妳是為真理而來，妳將尋得真理。』

『諸神從未放棄祂們的子民，是世人背棄了真神。克萊恩將要面對最嚴苛的考驗，人類將會比過去更需要真理。妳，我的信徒，妳必須將真神的力量和知識帶回人間。也該是恢復宇宙平衡的時候了。邪惡已經超過了天平的一端。因為，善神回到人間，邪神也同樣降臨人間，祂們正饑渴地吞噬著人類的靈魂。黑暗之後已然降臨，尋找著能再次肆虐這個世界的方法。被放逐的龍，也再度回到人間。』

龍，金月迷迷糊糊地想著。她很難了解這個字的含義。後來她才完全了解這些話的內容。在往後的日子里，她會永遠記住這些話。

『要找到擊敗邪惡的力量，你們將會需要諸神的知識，這就是妳所知道的『最珍貴的禮物』。在這座神廟下，在沉溺於過往榮光的廢墟里，有著以白金打造的圓碟──米莎凱之碟。找到這些白金碟，妳便能呼喚我的力量，呼喚醫療女神米莎凱的力量。』

『妳的前途將充滿險阻，邪神畏懼真理。一隻名叫姬賽思的古老黑龍，人們稱牠為黑瑪瑙，守護著白金碟。牠的巢穴在我們腳下的沙克沙羅斯城中。如果妳選擇拿回白金碟，妳的前途將充滿危險。所以我將以神力加持這柄水晶杖。小心持有它，不要懷疑，妳將克服一切險阻。』

聲音消失了，此時金月聽見河風瀕死的慘叫聲。

坦尼斯走進神廟，感覺自己彷彿走進記憶中一般。陽光照耀著奎靈那斯提的樹木，他和羅拉娜及她的哥哥吉爾賽那斯一起躺在河畔，在遊戲後分享著自己的夢想。快樂的童年對坦尼斯來說是很短暫的──半精靈很早就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不同。但那天是個有著溫暖陽光和友情的午後，記憶中的安詳洗去了他的憂傷。

他轉向靜靜站在他身旁的金月。「這里是哪里？」

「我等下再告訴你。」金月回答。她輕輕拉著坦尼斯的手走過閃閃發亮的地板，直到他們站在光輝的米莎凱雕像前。藍色水晶杖的光芒照耀著他們。

當坦尼斯張著嘴，驚訝地看著時，房里突然罩上一層陰影。他和金月轉向大門，卡拉蒙和史東走進門，兩人之間是躺著河風的臨時擔架。佛林特和泰索何夫站在擔架兩邊，看起來像是奇特的抬棺人。矮人看起來衰老且哀傷，坎德人則是異常顯露出難過的表情。籠罩著憂傷的這羣人緩緩走了進來。雷斯林走在最後面，他的帽簷遮住臉，雙手交疊在袍中，活脫像是死神一般。

他們越過大理石的地板，步伐隨著心情沉重起來，一羣人停在金月和坦尼斯面前。坦尼斯看著放在金月腳旁的軀體，閉上眼睛。鮮血浸透了毯子，在布料上染成大塊的黑色污跡。

「打開毯子。」金月命令道。卡拉蒙懇求地看著坦尼斯。

「金月──」坦尼斯柔聲道。

突然，在任何人來得及阻止之前，雷斯林彎腰掀開了沾滿血的毯子。

金月看見河風受盡折磨的軀體，不禁低呼一聲，臉色慘白，整個人搖搖欲墜。坦尼斯伸出手準備扶住她，但金月是個生於強壯、驕傲民族的女性。她勉強嚥下口水，斷續地深吸著氣。接著她轉身走向大理石雕像，小心翼翼地從女神手中拿起藍色水晶杖，轉身跪在河風身旁。

「河風，」她輕聲說。「我的愛人。」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她溫柔地撫摸著瀕死愛人的前額。那張不忍卒睹的臉轉向她，彷彿聽見她的呼喚。一隻焦黑的手微弱地抽搐著，似乎想要撫摸她。接著他長長的吐出一口氣，就靜止不動了。金月將水晶杖放在河風的身體上，淚水如泉般不停湧出。柔和的藍光照亮整個大廳。被藍光照到的人全都感到煥然一新，多日來的折磨與痛苦逐漸遠離他們，就像陽光穿透濃霧一般。接著水晶杖的光芒減弱，慢慢地熄滅。夜色重新籠罩大廳，只剩雕像身上所發出的光芒。

坦尼斯眨著眼，試著要在黑暗中調整眼睛的焦距。他聽見一個低沉的聲音。

「Kan-tokah neh sirakan──」（註１）

他聽見金月興奮地大叫。坦尼斯發現地上原先應該躺著屍體的地方，卻有個平原人坐直身子，對著金月伸出雙手。她撲向他，又哭又笑。

「就是這樣，」金月向他們敘述方纔的一切，到了故事的結尾──「我們一定得找出通往神殿下方廢墟都市的路，我們也必須從龍的巢穴中將白金碟奪回來。」

他們正坐在神殿大廳的地板上，喫著簡單的晚餐。很快地，他們發現整幢建築物空無一人，除了卡拉蒙在樓梯附近發現一些龍人的足跡，還有一些其他生物的腳印之外，毫無任何收獲。

這不是棟很大的建築。雕像所在的大廳兩側各有一間祈禱室，中間連著條走道。北邊及南邊各有兩間圓形的房間。房內曾裝飾著壁畫，但如今上面卻布滿黴菌，難以辨認原來的模樣。東邊有兩扇金色的門。卡拉蒙回報在該處找到通向地底城市的樓梯。那里還可以聽到微弱的海潮聲，提醒他們現在位於一座懸崖上，俯瞰著新海。

同伴們坐著，各自思考自己的事情，嘗試吸收剛剛金月所說的話。泰斯則是繼續毫不厭煩地四處探險，搜索每個陰暗角落，卻找不到令人感興趣的東西。坎德人有些疲累地回到大夥身邊，手中拿著一個對他來說大了點的頭盔。反正坎德人也從來不戴頭盔，總覺得它們既煩人又很不自在。他將頭盔丟給矮人。

「這是什麼鬼東西？」佛林特懷疑地藉著雷斯林法杖發出的光芒檢驗著，這是個古老的頭盔，出自一名手工精細的鐵匠之手。無疑地是個矮人，佛林特心想。他的手憐惜地摸著它。一根長長的動物羽毛裝飾著頂端。他把頭上戴著的龍人頭盔丟到地上，把它戴上。大小剛好，他滿意地笑著取下它，在此欣賞它的手工。坦尼斯饒富興味地望著他。

「那是馬毛。」他指著那串毛說。

「不，纔不是呢！」矮人抗議道。他蹙眉聞聞它，皺起了鼻子，卻打不出噴嚏，他勝利地看著坦尼斯。「這是獅鷲獸（註２）的鬃毛。」

卡拉蒙大笑。「獅鷲獸！」他嗤之以鼻。「獅鷲獸在克萊恩上的數量就像──」

「龍一樣少。」雷斯林順口打斷他的話。

大家的交談突然停止了。

史東清清喉嚨。「我們最好趕快睡覺，」他說，「我第一個守夜。」

「今晚不需要有人守夜。」金月柔聲道，她坐得更靠近河風。高大的平原人自從死里逃生之後，就不太愛開口說話。他一直看著米莎凱的大理石雕像，認出她就是在藍光中交給他水晶杖的女人，但是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我們在這里很安全。」金月肯定地凝望著雕像。

卡拉蒙挑起一側眉毛，史東皺著眉撫弄著鬍子；兩個人為了面子，不願質疑金月何以如此有信心，但坦尼斯知道若不讓人守夜，兩個戰士是不會安心的。可是黎明即將來臨，他們也迫切地需要睡眠。雷斯林甚至已經裹著袍子在大廳里的陰暗角落睡了起來。

「我想金月是對的，」泰索何夫說。「我們就相信這些神吧！看來是我們找到祂們的。」

「精靈從來沒有背棄神，矮人也是。」佛林特咬牙切齒地抗議道。「我一點都不了解現在的狀況！李奧克斯應該是諸神之一，矮人們從大災變之前就沒停止過膜拜祂。」

「膜拜？」坦尼斯反問。「還是在你的同胞坐困山腹中的國度時（註３），曾向祂絕望地哭喊？不，不要生氣──」坦尼斯看見矮人的臉氣得漲紅，舉起雙手說，「精靈們也沒好到哪里去。我們的家園荒廢時，我們也曾向神哭喊著。我們知道神的確存在，也記得祂們的功業，但對我們來說，祂們的地位就像死去的親人一樣。精靈牧師早就消失了，矮人牧師也一樣。我記得醫療女神米莎凱的故事，當我還小的時候就聽過她的故事。我也記得龍的故事，雷斯林會說這是小孩子把戲。但看來童年的故事再次成真、騷擾──或者拯救我們──我不知道會是哪一個。我今天晚上看到了兩個奇蹟，一個是善良的，一個是邪惡的。如果我相信我親眼所見，那麼我必須兩個都相信。但──」半精靈嘆著氣。「我還是覺得我們輪流守夜比較好。抱歉，女士。我真的希望我有像妳一樣的信心。」

史東第一個守夜。其他人用毯子裹著身體，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熟睡著。騎士在月光照耀的大廳中檢查每個房間，與其說感到任何威脅，不如說是習慣使然。他可以聽到外面的寒風呼呼地吹著。但里面卻溫暖而舒適，太舒服了。

坐在雕像底下，史東感覺到一股甜蜜的祥和氣息襲向他。他驚坐起身來，發現自己方纔差點在守夜時打盹。這是不可原諒的！他難過地譴責自己，決定在剩下的值夜時間里，整整兩個小時都要持續不停地走著，做為對自己的懲罰。他站起身，卻又停下來──他聽見了歌聲，是女人的聲音。史東尋看四周，手放在劍柄上。跟著手鬆開劍柄，他認出那聲音和那首歌，那是他母親的聲音。史東再次回憶起和她一同逃離索蘭尼亞的路上，只有他們母子倆和一名忠心的僕人──他在抵達索拉斯前就去世了。那首歌是他母親常常哼唱歌曲。史東的母親常常緊抱著他，哼著這首平靜、順耳的曲調，試著要驅逐兒子的恐懼。史東的眼睛合上，睡意襲向他，同時也襲向每個人。

雷斯林的法杖發出柔和的光芒，驅走所有黑暗。

【註】

１　「我的摯愛，我來了。」

２　獅鷲獸──有著鷹頭、獅子身體、老鷹翅膀的奇特生物。牠們可以用極高的速度在天空飛翔，是少數可以和龍競速的生物。精靈貴族通常會馴養這些稀有生物，將牠們當作便捷的交通工具。

３　坦尼斯此時所提到的是索巴丁王國，丘陵矮人（佛林特就是其中一員）在大災變之後的年代被阻擋在外。因為索巴丁王國的國王害怕丘陵矮人以及和他們一起行動的人類，會把饑荒以及瘟疫帶進來。

## １─１７死亡之路．雷斯林的新朋友

金屬撞擊地板的聲音讓坦尼斯從熟睡中驚醒。他坐起身，立即機警地拔出劍。

「抱歉，」卡拉蒙尷尬地笑著說。「我不小心弄掉了我的胸甲。」

坦尼斯打了個大哈欠，又躺回毯子里。眼前泰斯幫忙卡拉蒙穿戴盔甲的情景，點醒了半精靈他們今天即將要面臨的威脅。他也看到史東穿戴起護甲，河風則打磨著他的長劍；坦尼斯堅決地將今天可能發生的狀況拋諸腦後。

這對他來說並不容易，尤其是對他的精靈血統而言。精靈珍惜生命，雖然他們相信死亡只是種脫離塵世的方法，但任何一種生命的結束都讓塵世間少了一些歡樂。坦尼斯強迫自己體內人類的部分覺醒，他今天必須大開殺戒，甚至要為好友的死去作好心理準備──他清楚記得以為河風即將死去時的感受。半精靈皺著眉突然坐起身，覺得彷彿剛從噩夢中醒來。

「每個人都醒了嗎？」他抓著鬍子問。

佛林特走過來，遞給他一些麵包和鹿肉乾。「都起來用完早餐了。」矮人嘟噥道。「就算大災變來了，你可能也睡得下去。」

坦尼斯毫無食慾地咬了口肉乾。接著他蹙眉嗅著。「那是什麼怪味道？」

「某種法師喝的藥。」矮人齜牙咧嘴地說，在坦尼斯身旁坐下來。佛林特掏出一塊木頭，用力地刻著，木屑四散。「他弄出某種粉末倒進杯子里，然後摻水攪拌喝下去，那時還沒有這種奇怪的味道──我真慶幸我不知道里面是什麼東西。」

坦尼斯也同意，他繼續嚼著肉乾。雷斯林現在正讀著他的魔法書，一遍又一遍復頌著里面的句子，直到記起來為止。坦尼斯猜想，不知道雷斯林有沒有對龍同樣有效的法術。從他記得的一些有關於龍的傳說中──那是多年前從精靈吟遊詩人──奎瓦蘭．泰斯那里聽來的。只有等級非常高的法師纔有機會施展出具有足夠威力的法術，能夠對魔法自成一系的龍產生影響。

坦尼斯看著那虛弱的年輕人背誦著法術，搖了搖頭。以雷斯林的年紀來說，他算是非常厲害，也算是個天才。但龍是古老的生物，牠們在最古老的種族──精靈來到克萊恩之前就已經居住在這里。當然，如果昨夜大夥討論的計劃生效，那麼或許今天壓根兒不會碰到龍。他們只希望能進入龍穴，找到白金碟交差；這是個好計劃，坦尼斯心想，就像癡人說夢一樣。絕望開始像迷霧般包圍著他。

「好啦！我準備好了。」卡拉蒙高興地說。壯碩的戰士穿上盔甲後顯然安心多了。龍此時看來就像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荒腔走板地吹著一首古老的進行曲，一邊將沾滿泥漿的衣服塞進背包里。史東小心調整完他的護甲，坐在遠離同伴的地方，閉上眼，進行騎士在戰鬥前的祕密儀式，將心理狀態調整到適於作戰。坦尼斯站起身來，感覺有點僵硬，他試著讓血液順暢循環，讓肌肉的痠痛消退。精靈在戰鬥前沒有任何的儀式，只希望神原諒他殺生的罪孽。

「我們也準備好了。」金月說。她穿著一件厚重的灰色皮褲，邊緣裝飾著獸毛。她將頭髮小心地梳成髮髻，以免敵人抓住她的頭髮。

「我也趕快著裝吧！」坦尼斯嘆著氣，拿起長弓及河風從龍人營地里奪來的箭袋，把它們褂在背上。除此之外，坦尼斯還帶著一柄長劍及匕首；卡拉蒙則帶著長劍與盾牌，以及兩把河風撿來的匕首；史東持著雙手巨劍；佛林特則在龍人營地里找了把戰斧代替他原來的武器；泰斯則有一把撿來的匕首和胡帕克杖。他對這把匕首感到非常自豪（註１），因此當卡拉蒙對他說這匕首隻對兇狠的兔子有用時，他的自尊心受到相當嚴重的打擊。河風將長劍掛在背上，還帶著坦尼斯的匕首；金月則只帶著水晶杖。我們都全副武裝了，坦尼斯抑鬱地想，不知能發揮多少作用。

眾人離開米莎凱的大殿，金月走在最後。她輕柔地撫摸雕像，一面祈禱著。

泰斯引領著同伴們，快樂地跳著，馬尾在腦後跟著甩動。他馬上就可以看見一隻活生生的龍了！坎德人再也想不出有什麼事比這更刺激。

隨著卡拉蒙的指引，他們向東而去，再次走過一扇金色的門，接著來到一間寬大的圓形房間。一個十分高大、長滿青苔的臺座立在房間中央，連最高大的河風都看不見上頭到底有什麼。泰斯站在前面，若有所思地看著它。

「我昨晚試著要爬上去，」他說，「但它太滑了，不知道上面有什麼東西？」

「不管上面有什麼東西，坎德人是一定弄不到的啦！」坦尼斯氣惱地說。他湊近向下盤旋入黑暗中的樓梯旁檢查。樓梯破敗不堪，上面還有枯死的植物和黴菌。

「死亡之路。」雷斯林突然說。

「什麼？」坦尼斯吃了一驚。

「死亡之路。」法師復述道。「就是這條樓梯的名字。」

「你怎麼會知道這條樓梯的名字？」佛林特皺眉道。

「我讀過有關這座城市的資料。」雷斯林用他一貫的微弱聲音回答。

「這是我們第一次聽你這樣說。」史東冷冷地說，「你還知道什麼沒告訴我們？」

「還有很多呢，騎士！」雷斯林怒目道。「就在你和我哥哥玩著木劍時，我的時間全花在書上。」

「是啊！學習那些神祕、邪惡的知識。」騎士不屑地說。「在大法師之塔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雷斯林？你不可能毫無代價地獲得這些神奇的力量。你在塔里犧牲了什麼？你的身體？還是你的靈魂！」

「我和我弟弟一起在塔里面，」卡拉蒙說，戰士平常愉悅的臉現在掛著愁容。「我目睹他用幾個簡單的法術和法力高強的巫師周旋。他擊敗了他們，但是他們卻打傷了他。我抱著瀕死的他，離開那里。然後我──」大漢遲疑著。

雷斯林快步走向前，把他冰冷、瘦弱的手放在哥哥的手臂上。

「當心你所說的。」他耳語道。

卡拉蒙勉強吸了口氣，說︰「我知道他犧牲了什麼，」戰士粗嘎地說。他驕傲地抬起頭。「我們發誓不能告訴別人。但你我相識多年，史東．布萊特佈雷德，我向你保證──你可以信任我弟弟正如同信任我一樣。如果我說謊，我和弟弟必然死於非命。」

雷斯林在他發誓時瞇起了雙眼，他若有所思、面色凝重地看著哥哥。坦尼斯隨即看見他的嘴角揚起，之前認真的表情再次被習慣性的憤世嫉俗所取代。這樣的轉變不禁讓人感到一絲寒意，因為方纔頃刻間，這對雙胞胎真像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但轉眼間兩人又成了硬幣的正反面。

史東走向前，無聲地緊握住卡拉蒙的手。接著他轉向雷斯林，盡量剋制自己不要露出嫌惡的表情。「我向你道歉。」騎士生硬地說道。「你應該感謝上天賜給你如此體貼的哥哥。」

「是啊，我的確很感謝。」雷斯林低聲道。

坦尼斯尖銳地注視法師，猜測他話里的諷刺是真有其事還是自己多心。半精靈舔舔乾澀的嘴脣，嘴里發苦。「你可以指引我們嗎？」他突然問。

「是可以，」雷斯林回答，「只是我們得要在大災變之前來到這里纔行。我所看到的記載已經過了上百年的歷史。大災變時，天上降下燃燒的山脈，沙克沙羅斯被丟下懸崖。這座樓梯因為沒被破壞所以我才認得出來，至於底下──」他聳聳肩。

「樓梯通往哪里？」

「它通往念祖廳。沙克沙羅斯過世的牧師和國王的遺體都供奉在那里。」

「我們快走吧！」卡拉蒙說，「愈說只會讓自己愈害怕。」

「沒錯，」雷斯林點點頭。「我們得走了，而且動作要快。我們的時限只到天黑。這座城市明天就會被北方來的大軍所佔領。」

「啐！」史東皺著眉。「你可以說你知道的很多，但你不可能連這也知道的！不過卡拉蒙說的對，我們已經停留了太久。我帶頭先走。」

他開始走下階梯，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樓梯上滑倒。坦尼斯看見雷斯林的眼神，狹隘、泛著恨意的金色眼光，跟隨著史東。

「雷斯林，和他一起下去，照亮那條路，」坦尼斯故意不理史東回頭射來的憤怒眼神，他命令道。「卡拉蒙和金月一起走。河風和我走在最後面保護你們。」

「這樣子我們要走在哪里？」佛林特對坎德人嘟噥著，兩人跟在金月和卡拉蒙後面，「像平常一樣，走在中間，再變成別人的累贅──」

「那上面搞不好有些好貨，」泰斯依依不捨地看著那個臺座。顯然一句話也聽不進去。「也許是一個可以眺望遠方的水晶球，也可能是一個魔法戒指──我就曾經有過一個。我告訴過你那個魔法戒指的故事嗎？」佛林特開始呻吟。坦尼斯聽見坎德人絮絮叨叨地講著，直到兩人的身影都消失在樓梯之間。

半精靈轉向河風。「你應該來過這里。我們已經見到了賜給你水晶杖的女神，你曾下過去嗎？」

「我不知道，」河風疲倦地說。「我什麼都不記得了，除了那隻龍──」

坦尼斯閉上嘴。那隻龍，每件事都歸結到龍身上，每個人的腦海都被龍的巨大身影盤據著。一羣人在面對著自克萊恩傳說中所蹦出的怪物時，相形之下就變得微不足道。為什麼是我們？坦尼斯煩惱地想著。以前有過這樣毫無英雄特質的隊伍──老愛吵嘴、抱怨、爭執，彼此互不信任的一羣人，為了拯救人類而奮鬥的往例嗎？「神選擇了我們。」這個說法並沒有帶來多大的安慰。坦尼斯記得雷斯林說過的話，「是誰選擇了我們？又是為了什麼？」半精靈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他們沉默地盤旋而下，走下更深入山邊的陡峭階梯。一開始路上毫無任何光線，隨著逐漸深入愈來愈亮，雷斯林隨後將法杖的光滅去。很快地，史東舉起一隻手，其他人跟著停步。前方是一條只有短短幾呎的走道，通往一個寬闊的拱門，門後的空間十分寬大。走廊光線暗淡，還夾雜著腐臭和黑暗的氣味。

一行人一直站著，仔細聽著。潺潺的流水聲似乎是從門後和腳下傳來的，蓋過了一切的聲響。但坦尼斯仍然覺得聽見了尖銳的唧唧聲，還有門開合的聲音。但它們都沒有持續很久，唧唧聲也沒有再出現。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那一陣金屬的摩擦聲，夾雜著尖銳的刮擦聲。坦尼斯疑惑地看著泰索何夫。

坎德人聳聳肩。「我猜不出來，」他說。他豎起耳朵仔細聽著，「我從來沒聽過這種聲音，除了──」他停下來，搖搖頭。「你要我去看看嗎？」他滿心期待地問道。

「去吧！」

泰斯悄悄地沿著陰影移動。一旦坎德人決定無聲地移動，就連跑在地毯上的老鼠都比他吵。他靠近門邊窺探著，推測眼前的空間以前一定是某種禮堂。念祖廳，雷斯林說過。現在它可以叫作廢墟廳了。東邊的一部分地板全部陷落下去，地上的大洞冒著惡臭的白色霧氣。泰斯也注意到地板上還有其他大洞，間或有些像墓碑般的大石頭橫躺在地上。坎德人小心地踏著地面，走進大廳中，霧中隱約可以看到南邊有條黑暗的走廊──北邊也是。奇怪的摩擦聲聽起來是從南邊傳來的，泰斯轉身朝那個方向走去。

突然，他又聽見北方傳來啪答的聲音，地板也開始搖動。坎德人飛快地跑回樓梯間。所有人都聽見了那些聲音，緊靠牆站著，手中緊握武器。啪答聲變成巨大的踏步聲。隨後十個或十五個矮不隆冬的小傢伙在陰影中踏步前進，然後在霧中消失，隨即又再度傳來一陣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最後一切歸於平靜。

「那是什麼鬼東西啊？」卡拉蒙說。「他們不是龍人，除非龍人有那種矮矮胖胖的兄弟。他們是打哪兒來的啊？」

「他們是從大廳北側迴廊的盡頭來的，」泰斯說。「北邊和南邊各有一條走道。奇怪的摩擦聲是從南方傳來的，也就是那些傢伙走去的方向。

「東邊有些什麼東西？」坦尼斯問。

「從我聽到的流水聲來判斷，大概底下有一千呎深。」坎德人回答。「地板已經塌陷下去。我不建議你們往那個方向去。」

佛林特用力嗅著。「我聞到某種味道──某種熟悉的味道。但我一時間想不出來是什麼。」

「我聞到死亡的味道。」金月說，她發著抖，又把水晶杖抱得更緊一些。

「纔不是！這是更討厭的味道。」佛林特嘟囔著。接著他的眼睛睜大，臉上因為生氣而泛紅。「我想到了！」他大吼道。「溪谷矮人！」他解下背後的戰斧。「那些矮不隆冬的傢伙就是他們。很好，這里很快就會連半個溪谷矮人也不剩了，他們將會變成發臭的屍體！」

他衝向前。坦尼斯、史東和卡拉蒙跟著追出去，剛好來得及在走廊口把他抓住。

「小聲點！」坦尼斯命令那個暴跳如雷的矮人。「等等，你能確定這些傢伙是溪谷矮人？」

矮人氣憤地掙脫卡拉蒙的手。「當然！」他開始大吼，接著降低到大聲耳語的音量。「他們整整關了我三年！」

「有這回事嗎？」坦尼斯驚訝地問。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不願意告訴你們過去五年我去了哪里，」矮人說，他羞紅了臉。「但我發過誓要報仇，我要殺掉每一個被我碰上的溪谷矮人！」

「等等，」史東插嘴道，「但溪谷矮人並不邪惡，至少不像地精那麼邪惡。他們和龍人一起住在這里有什麼好處？」

「奴隸。」雷斯林冷冷地回答。「這些溪谷矮人顯然已經在這里居住多年，也許打從大災變後城市荒廢時就開始了。當那些龍人被派到這里時，或許是為了看守白金碟，牠們抓到這些溪谷矮人並把他們當作奴工。」

「他們也許可以幫上忙。」坦尼斯喃喃道。

「溪谷矮人！」佛林特爆發了，「你怎麼可以相信那些臭──」

「不會的。」坦尼斯說。「我們當然不會信任他們。但每個被奴役的生物都會想叛變，而溪谷矮人跟大多數的矮人一樣，只忠於自己的酋長。只要我們不令他們冒生命危險，就有可能得到他們的幫助。」

「哼哼，那我寧可去親吻食人魔的屁股！」佛林特厭惡地說。他把斧頭丟在地上，背包下肩，靠著牆雙手交疊。「去啊！去請你們的新朋友幫你們。我不要跟你們一起走！他們會幫你的忙，是啊！會幫你一頭走進龍的肚子里！」

坦尼斯和史東交換關懷的眼神，又想起那件乘船的意外。佛林特有的時候會變得難以想像的固執。坦尼斯暗想這次矮人八成不會讓步了。

「我不確定。」卡拉蒙嘆口氣搖搖頭。「矮人不跟來就太糟糕了。即使我們得到溪谷矮人的幫助，但，誰要看著他們呢？」

驚訝於卡拉蒙竟然心思如此細膩，坦尼斯順著戰士的話題說下去。「我猜──史東吧！」

「史東！」矮人跳起來。「那個連背後偷襲別人也不懂的騎士？你需要的是一個了解這些臭傢伙的人──」

「你說的對，佛林特。」坦尼斯哀怨地說。「我想這樣一來，你就得跟我們一起了。」

「是沒錯。」佛林特嘟囔著。他拿起行囊蹣跚地走向轉角。停下來回頭問，「你們要跟來嗎？」

眾人強忍住笑，跟著矮人進了念祖廳。他們小心地靠著牆走，避開那些鬆動的地板。朝著南方，跟著那些溪谷矮人的足跡，他們進入了一段光線暗淡的走道，走廊在幾百呎後突然朝東彎。唧唧嘎嘎的聲音再次出現。金屬摩擦聲停了下來。突然間，他們聽見背後傳來咚咚的腳步聲。

「溪谷矮人！」佛林特齜牙咧嘴地喊。

「後退！」坦尼斯命令道。「準備抓住他們，我們不能冒險讓他們通報其他同伴！」

眾人緊貼住牆壁，手上的武器隨時準備攻擊。佛林特握緊著戰斧，一臉期待的表情。注視著寬廣的大廳，他們又看見跑來一羣矮小的身影。

帶頭的溪谷矮人突然抬頭，看見了他們。卡拉蒙跳到正奔跑著的矮小身影前，舉起雙手命令著。「停下來！」他說。溪谷矮人們抬頭看著他，繞過他，消失在東邊的轉角處。卡拉蒙轉身驚訝地望著他們。

「停下來──」他不太有自信地說。

一名溪谷矮人從角落探出頭來，盯著卡拉蒙看，把胖胖的手指放上嘴脣。「噓！」接著那矮胖的身影就跑開了。他們又再度聽見那金屬摩擦的嘎吱聲。

「你們猜，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坦尼斯柔聲問。

「他們都像這個樣子嗎？」金月睜大眼睛問。「他們衣衫襤褸，臭得不得了，而且全身長瘡。」

「還有他們的大腦大概跟螞蟻差不多大（註２）。」佛林特嘟囔道。

所有人小心地繞過轉角，手放在武器上。他們的眼前出現了一條長長的走廊，牆上的火把冒著煙，在空氣中搖晃；壁上反射的光芒透露出附著的溼氣，挑高的拱形門廊只有一片黑暗。

「墓穴。」雷斯林說。

坦尼斯不禁打了個寒顫，水珠從天花板滴到身上，金屬的摩擦聲愈來愈近。金月碰碰半精靈的手臂向前指著。坦尼斯看見在走廊的盡頭有一扇開著的門，門後是一條丁字形的岔路。走廊上滿是溪谷矮人。

「不知道這些傢伙為何排排站著？」卡拉蒙說。

「這是我們找出答案的機會。」坦尼斯說。他正要開始走向前，法師冰冷的手抓住他。

「把這交給我。」雷斯林嘶聲道。

「我們最好跟著你，」史東說，「當然，是為了掩護你。」

「當然是，」雷斯林吸吸鼻子。「很好，不過別打攪我。」

坦尼斯點點頭。「佛林特，你和金月守著走廊這一頭。」佛林特原本要開口抗議，但還是皺著眉頭站到平原人身邊。

「給我好好地跟在後面。」雷斯林命令道，他在走廊上走著，紅袍在腳踝上發出窸窣的聲音，瑪濟斯法杖每走一步便在地面撞出聲響。坦尼斯和史東貼著牆壁尾隨其後。墓穴中吹來一陣冷風，坦尼斯朝里頭望去，可以看到一個石棺在火把的照耀下呈現一片黑影。石棺雕刻得十分精緻，棺上裝飾著不再閃亮的金飾。墓穴中的空氣十分沉重，有些墓穴看來似乎經過盜墓者的洗禮，坦尼斯瞥見一具骸骨曝屍在外。他想，不知道這些亡靈會不會打算報復打攪他們長眠的傢伙。坦尼斯命令自己回到現實，眼前的狀況已經夠恐怖了。

雷斯林在走廊的盡頭停了下來。溪谷矮人好奇地看著他，絲毫不理會後頭的人。法師沒有開口，他把手伸進腰帶上的小行囊里，掏出幾個金幣。溪谷矮人們的眼睛全亮了起來，其中一兩個傢伙更是擠到前面來想看得更清楚點。法即將金幣拿得高高的好讓他們全看清楚，接著把它們撒向空中──金幣突然就這樣消失了！（註３）

溪谷矮人們嚇了一跳。雷斯林熟練地張開手掌，讓他們看見金幣還在手上。他們發出稀疏的掌聲，又更靠近了一點，嘴訝異地張開著。

溪谷矮人，或是一般俗稱的艾格哈，是羣命運悲慘的小傢伙。他們是矮人社會里最低階層的生物，散佈於全克萊恩，居住在那些因為擁擠、潮溼、骯髒，而被大多數人，包括動物所拋棄的地方。像所有的矮人一樣，他們有宗族概念。多半是幾個宗族居住在一起，然後各自聽從自族酋長的命令，或者服從某一個特別強勢的酋長。有三個部落居住在沙克沙羅斯──嘶啦族、撲撲族和吞吞族。來自三個部落的溪谷矮人現在圍著雷斯林。他們有男也有女，雖然從髒兮兮的外表上很難分辨──女性下巴沒有鬍子，而是長在臉頰上。她們穿著破爛的過膝裙。其餘的部分和她們骯髒的男同伴一模一樣。溪谷矮人從不在意自己骯髒的外表，多半相當自得其樂。

雷斯林運用高超的技巧讓金幣在指關節上舞動，然後他使金幣消失，隨後出現在看著法師的某名溪谷矮人耳中。最後一招暫停了一下，因為矮人的朋友們紛紛仔細檢查起他的耳朵，其中一位甚至把手指伸進去掏掏看還有沒有其他的金幣。這段有趣的動作當雷斯林伸手進另一個口袋時立刻停了下來。他掏出一個卷軸，瘦長的手指將它解開，法師開始吟頌著上面的文字，柔聲地念道。「蘇．坦加思．米奧比雅．阿茲．阿庫拉．凱裏帕！」溪谷矮人一臉崇拜地看著。

念完後，卷軸上蜘蛛般的文字開始燃燒，只留下一陣青煙。

「這是什麼鬼東西？」史東懷疑地問道。

「他們都被施了法，」雷斯林回答。「我在他們身上施了令其友善的法術。」

溪谷矮人似乎都被迷住了。坦尼斯注意到他們臉上的表情，已經從好奇轉成對法師無可扼抑的敬愛。他們伸出骯髒的小手摸著雷斯林，嘰哩咕嚕地說著他們斷續混亂的語言。史東警覺地看著坦尼斯。坦尼斯知道騎士在想些什麼──雷斯林可以隨時在同伴身上施展這個法術。

聽見跑步聲，坦尼斯迅速回頭察看河風守衛的地方。平原人指著溪谷矮人，雙手十指張開，表示有十個以上的矮人朝他們走來。很快地，新來的溪谷矮人走進視線，幾乎沒有多看河風一眼。他們看到雷斯林身邊的聚會，才停下腳步來。

「怎麼搞的？」其中一個看著法師說。中了法術的溪谷矮人們現在用小手拉著雷斯林的袍子，把他帶往大廳。

「朋友，他是我們的朋友。」他們通通搶著用簡單的通用語說。

「是的，」雷斯林輕柔地說，聲音中充滿了魅力，讓坦尼斯吃了一驚。「你們都是我的朋友。」法師繼續道。「現在，告訴我，朋友們，這條走廊通往哪里？」雷斯林指著東方。立刻有一堆聲音搶著回答。

「走廊通往那里。」其中一個說，指著東方。

「纔不呢！它通往這里！」另一個指著西方說。

雙方開始爭執，溪谷矮人互相堆擠著，很快便大打出手。其中一名矮人把另一個壓到地上，使勁全身力量大喊著踢他，「那里！那里！」

史東轉向坦尼斯，「這太可笑了！他們會引來此處所有的龍人。我不知道那個瘋瘋癲癲的法師做了什麼，但是你得阻止他。」

在坦尼斯來得及幹預之前，一個女矮人站出來主持自己的公道。她衝向兩個打架的傢伙，聰明地把兩人的頭撞在一起，把他們丟到地面。其他人原本正大聲加油，轉瞬間卻都安靜了下來。新來的女性轉向雷斯林，她的鼻子很大，頭髮直直地立在頭上。她穿著一件破爛的衣服，一雙厚重的鞋子，還有一雙退到腳踝的長襪。她在溪谷矮人中的地位似乎相當高，每個矮人都以尊敬的眼光看著她；這有可能是因為她背著一個巨大而沉重的袋子。她走路時總會將袋子拖在地上，有時還會絆倒她。這袋子對她顯然很重要，其他溪谷矮人不過想碰一碰它，她便立刻轉身送他們一巴掌。

「走廊通往大老闆。」她說，邊朝著東方點頭。

「多謝，親愛的。」雷斯林伸手出去摸摸她的臉。他說了幾個字，「坦──加哥，木薩拉！」

女溪谷矮人看著他說話，接著嘆了口氣，崇拜地看著他。

「告訴我，小傢伙，」雷斯林說，「有多少大老闆？」

溪谷矮人皺起眉，努力想著。她舉起一隻肥短的小手，「一個，」她舉起一隻手指說，「還有一個，一個，還有一個。」她洋洋得意地看著雷斯林，伸出四隻手指說，「兩個！」

「我同意佛林特所說的了。」史東咬牙說著。

「噓！」坦尼斯說。正好嘎吱聲這時也停了下來。聲音再響起時，溪谷矮人們惴惴不安地看著走廊盡頭。

「那是什麼聲音？」雷斯林詢問他那羣著了魔的崇拜者。

「鞭子。」女溪谷矮人毫無感情地說。她伸出髒手，抓住雷斯林的袍子，把他拉向東方。「老闆生氣，我們得走。」

「你們替老闆做些什麼？」雷斯林抗拒著，一邊問。

「我們走，你可以看。」溪谷矮人又拉著他。「我們下去，他們上來，下去，上來下去上來。你來，我們要下去。」

雷斯林被一羣艾格哈擁著向前，他回頭看著坦尼斯，邊打著手勢。坦尼斯對河風和佛林特比了個手勢，眾人就跟在溪谷矮人後面走著。被雷斯林所迷住的矮人極力想要靠近他，只是鞭子聲再度響起，其他人連忙跑向走廊盡頭。大夥跟著雷斯林和溪谷矮人走過轉角，唧唧嘎嘎的聲音再度響起，而且變得更大聲。

女溪谷矮人聽見聲音時候眼睛亮了起來。她和其他的矮人們停下腳步。有些東倒西歪地靠在牆上，有些則亂七八糟地躺在地上。女矮人靠著雷斯林，小手緊抓著他的袖子。

「怎麼回事？」他問。「我們怎麼停了下來？」

「我們等，還沒輪到我們。」她告訴他。

「輪到我們的時候要怎麼辦？」他耐心地問。

「下去。」她愛憐地盯著他說。

雷斯林回頭看著坦尼斯，搖搖頭。法師決定用新的方法問。

「小傢伙，妳的名字是？」他問。

「噗噗。」

卡拉蒙吸吸鼻子，很快便遮住嘴。

「現在，噗噗，」雷斯林溫柔地說。「妳知道龍穴在哪里嗎？」

「龍？」噗噗驚訝地重復道，「你要龍嗎？」

「不是，」雷斯林很快地說，「我們不是要看龍。只要知道龍穴，就是龍住的地方。」

「喔，我不知道。」噗噗搖搖頭。但她一看見雷斯林失望的表情，很快便抓住他的手。「但我可以帶你去見撲撲大王，他什麼都知道。」

雷斯林揚起眉毛。「我們要怎麼見到撲撲大王呢？」

「下！」她高興地笑著說。嘎唧聲停了下來。又傳來鞭子的聲音。「該我們下去了。你來，你來見撲撲大王。」

「等一下，」雷斯林掙脫溪谷矮人的手。「我得跟我朋友談談。」他走向坦尼斯和史東。「這個撲撲大王也許就是酋長，搞不好是好幾個部落的酋長。」

「如果他和這些傢伙一樣笨的話，那麼他會連自己的臉盆都不知道在哪里，更別提龍穴了。」史東怒聲道。

「他會知道的，很有可能。」佛林特不情願地開口。「他們雖然不聰明，但是不會輕易忘記他們看過或聽見的東西，只要你能想辦法讓他們說出有意義的句子來。」

「那麼我們最好趕快去見撲撲大王。」坦尼斯哀怨地說，「現在我們只要能搞清楚這嘎唧聲和上上下下是怎麼一回事──」

「我知道！」一個聲音說。

坦尼斯回頭看去，他完全忘記泰斯的存在。坎德人從轉角跑過來，馬尾巴跳躍著，眼中閃爍快樂的光芒。「那是座升降梯，坦尼斯，」他說。「就像矮人礦坑里的一樣。我也待過礦坑，那是最有趣的事了。他們有個搬運石頭用的升降梯，就像這個一樣。喔，幾乎一樣。你知道嗎──」他突然忍不住咯咯笑起來。其他人瞪著他，坎德人趕忙努力剋制自己。

「他們用一個大鍋子來當升降梯！溪谷矮人排成一列，當會施魔法的龍人揮著鞭子時，他們就依序跳進鍋子里，鍋子連結著一個鍊條，鍊條上面連結著齒輪，那就是我們聽到的嘎唧聲！齒輪轉動著把鍋子送下去，很快的就有另一個鍋子上來──」

「大老闆。一鍋子的大老闆。」噗噗說。

「都是龍人！」坦尼斯警覺地重復道。

「不來這里，」噗噗說。「走那個方向──」她亂搖著手。

坦尼斯還是不放心。「所以那里有老闆。一個鍋子有多少龍人？」

「兩個。」噗噗說，緊緊抓著雷斯林的袖子。「最多兩個。」

「事實上，有四個。」泰斯抱歉地看著溪谷矮人。「牠們是體型比較小的那種（註４），不是會施法的那種。」

「四個。」卡拉蒙張開粗壯的雙臂。「我們可以應付四個。」

「是呀，但是這樣我們會多費手腳，然後又召來另外十五個。」坦尼斯指出。鞭子聲又再度響起。

「來吧！」噗噗緊張地抓著雷斯林的袖子。「我們走，老闆生氣。」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好，」史東聳聳肩說。「讓溪谷矮人像平常一樣跑著，我們可以一舉擊倒昏了頭的老闆們。如果一個鍋子等著要載溪谷矮人，那麼另一個鍋子一定在地面上。

「我想是。」坦尼斯說。他轉向溪谷矮人。「當你們看到升降梯，呃，鍋子的時候，不要跳進去。你們只需要躲到一邊，不要擋路。懂嗎？」

溪谷矮人狐疑地盯著坦尼斯。半精靈嘆口氣望向雷斯林。法師微笑著重復坦尼斯的話。溪谷矮人們立刻就開口笑著，用力的點著頭。

揮鞭聲又響了起來，眾人聽到一道粗嘎的聲音，「動作快！你們這些小賊，不然我會把你們的腳砍掉，讓你們有的是藉口可以偷懶！」

「我們看看最後是誰的腳被砍掉。」卡拉蒙說。

「這有趣！」一個溪谷矮人說。他們蜂擁地衝向走道。

【註】

１　泰斯把這把匕首取名為殺兔刃。這柄武器是把受到祝福的兵器，對敵人所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任何人（包括泰斯）的想像。

２　所以有時候佛林特會叫泰斯「螞蟻腦袋」。

３　他少年時代擔任街頭魔術師的歷練並沒有白費。

４　即使體型最小的巴茲龍人也跟一般人頪一樣高。牠們常常會被較高大的同類欺負。

## １─１８升降梯之戰．噗噗治咳嗽的祕方

溼熱的霧氣從地板上的兩個洞中冒出，把四周景物完全包圍。兩洞之間有個巨大的齒輪，齒輪上掛著一條粗大的鐵鏈。其中一個洞穴上懸著一個巨大的黑色鐵鍋，鏈子的另一端消失在洞穴中。四個全副武裝的龍人，兩個揮著鞭子，兩個拿著彎曲的劍，守在鍋子旁邊。牠們只在濃密的霧氣中出現一下子，隨即又消失。坦尼斯可以聽到鞭子揮打的聲音，一個低沉的聲音響起。

「你們這些矮老鼠！躲在那邊幹什麼。在我剝了你們的皮前趕快給我跳進鍋子！我──呃！」

龍人話說到一半，爬蟲般的眼睛突了出來，因為卡拉蒙正大吼著從霧中現身。龍人喊叫著，然而卻只能發出咯咯的聲音，卡拉蒙早已抓住牠覆滿鱗片的脖子，把牠高舉起來，丟向牆壁。溪谷矮人見到屍體轟的一聲掉在地上，紛紛四散奔逃。

卡拉蒙攻擊時，史東也揮舞著巨劍，念頌著騎士對敵人的禮讚，一刀砍下還搞不清楚狀況的龍人腦袋。砍掉的腦袋掉到地上之後，立刻就變成了石頭。

龍人不像地精一樣只知道攻擊所有會動的人，牠們是有智慧而且聰明的生物。剩下的兩個龍人壓根不想面對五名全副武裝、經驗豐富的戰士。其中一個立刻跳入鍋中，用牠們的語言對底下的同伴吼著。另外一個龍人則跑到一邊去鬆開控制裝置，大鍋開始往下掉。

「停住它！」坦尼斯喊道。「牠會把援兵帶上來的！」

「錯了！」泰斯看著洞邊喊道，「援兵已經上來了，牠們大概有二十個！」

卡拉蒙衝向前阻止龍人操作升降梯，但他遲了一步。那隻怪物離開操縱裝置，衝向鍋中。毫不遲疑地跟著同伴跳進鍋中。卡拉蒙則為了不讓敵人逃跑，竟然也跟著跳了下去！溪谷矮人紛紛歡呼起來，有些還擠到邊緣去想要看得更清楚。

「那個大笨蛋！」史東咒罵道。推開四周的溪谷矮人，他看見底下的鍋中戰況正激烈，卡拉蒙正和龍人們打鬥著，他的體重讓鍋子下降的速度變得更快。

「牠們會把這個白癡弄死的。」史東嘟囔道，「我得跟著下去。」他對坦尼斯喊著。他撲向空中的鍊條，快速地滑向鍋中。

「這次我們要失去這兩個傢伙了！」坦尼斯呻吟道。「佛林特，跟我來！河風，留下來守著雷斯林和金月，看看你可不可以反轉這個該死的齒輪！不，泰斯，不要！」

太晚了。坎德人興奮地尖叫著跳向鐵鏈，順著滑了下去。坦尼斯和佛林特跟著跳下鍋中，坦尼斯手腳並用地抱著鐵鏈，正巧掛在坎德人的頭上。但矮人一個失手，沒能抓住鏈子，使頭朝下地栽進鍋中。而卡拉蒙不小心踩到他身上。

鍋子里的龍人把他逼到鍋邊。他一拳把其中一個打飛到另一邊，接著掏出匕首，準備對付另一個正在拔劍的龍人。卡拉蒙在牠拔劍前就先給了牠一刀，但是匕首滑過牠的盔甲，從卡拉蒙的手中飛了出去。龍人抓向他的臉，想要挖出他的眼珠。卡拉蒙奮力抓住龍人的手臂，成功地把龍人的爪子拉離自己的臉。兩個擁有怪力的生物──一個人類，一個龍人，開始在鍋邊扭打起來。

另外一個龍人剛從卡拉蒙的重擊下清醒過來，並且抽出牠的劍，衝向戰士。但才撲到一半，就被順著鏈子滑下來的史東重重踹了牠的臉一腳。龍人踉蹌地後退，劍從手中飛出。史東隨即撲向前，試著用劍柄敲昏眼前的怪物，但龍人用手一撥，把劍擋到一邊。

「不要踩我！」佛林特從鍋子底部吼道。他被頭盔蓋住頭，很擔心自己就快被卡拉蒙的大腳給踩昏了。佛林特怒氣沖沖地把頭盔調正，從地上爬起來，讓卡拉蒙絆了一跤，直直地摔向龍人。龍人向一旁閃去，戰士直接撞上鐵鏈。龍人亂揮著劍，卡拉蒙低頭躲過，劍身砍中鐵鏈，反而出現一個缺口。佛林特憤怒地用頭直接撞上龍人的肚子，兩個人一起倒下。

鍋子受了衝擊，開始在迷霧中搖晃起來。

坦尼斯試著注意鍋子里的動靜，一邊沿著鏈子慢慢滑進鍋中。「抓緊！」他對泰索何夫大喊。他鬆手直落進這場混戰當中。泰斯心有不甘地服從坦尼斯的命令，單手抓著鏈子，另外一隻手則伸入袋子里，掏出一顆石頭，準備丟下去，砸中敵人的頭部──他希望砸中的會是敵人。

鍋子里的人正激烈地搏鬥，而鍋子跟著劇烈搖晃，同時不斷下沉。另一個鍋子里滿滿都是尖聲叫囂的龍人，牠們則是跟著愈升愈高。

河風和一羣溪谷矮人站在洞邊，幾乎什麼都看不見。只能聽到同伴在跳進去的鍋子里傳來打鬥和哀嚎的聲音。但，不久另一個鍋子升了上來，里面滿滿地都是龍人！牠們咧著嘴，手中拿著劍盯視河風，長長的紅舌頭不停地伸縮著。幾秒之內，他和雷斯林、金月，還有十五個溪谷矮人就要面對二十個憤怒的龍人！

他轉過身，被一個矮人絆了一跤，但很快便恢復平衡。他跑向控制裝置。他得找到方法讓鍋子停下來纔行。巨大的齒輪慢慢地旋轉著，鍊條嘎唧嘎唧地卡進齒輪中。河風看著齒輪，考慮要不要空手抓住它。一道紅色的身影就將他推開。雷斯林觀察著齒輪的轉動，估計出它的速度，飛快地將瑪濟斯法杖插進齒輪和地板之間。手杖瞬間搖晃了幾下，雷斯林擔心地注視著，深怕它會啪的一聲斷掉。但它停住了！整個裝置停止下來。

「河風！」金月站在洞口邊叫道。平原人跑向洞口，雷斯林跟著他。溪谷矮人們則繞著洞口，興奮地享受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只有噗噗沒待在洞口，她跟在雷斯林身後，盡可能地抓住他的袍子。

「天哪！」河風向迷霧中看去時，屏息道。

卡拉蒙已把方纔與他死鬥的龍人丟出鍋子。牠尖聲叫著掉入霧中，戰士臉上留下了爪子造成的血痕，右臂則受了劍傷。史東、坦尼斯和佛林特仍然在和最後做困獸之鬥的龍人搏鬥。只靠拳頭顯然是不夠的，坦尼斯飛快地抽出匕首給牠一刀，龍人軟癱下去，迅速變成石頭，把坦尼斯的武器給卡住。

接著大鍋突然停住，每個人都隨之一震。

「看呀！我們有鄰居了！」泰索何夫大喊著從鏈子上跳下來。坦尼斯看見大約二十呎外有滿滿一鍋的龍人也在搖晃著。牠們裝備齊全，準備跳過來攻擊。兩隻龍人站在鍋邊，預備要跳向對面。卡拉蒙對著牠們亂揮著劍，試圖驅走這些入侵者。但他沒瞄準，劇烈的動作反而讓鍋子繞著鏈子旋轉起來。

卡拉蒙一個不穩，整個人靠在鍋邊。他的體重讓鍋子開始危險地傾斜。他發現自己竟直視著下方距離很遠的地面。史東抓住卡拉蒙的領口，把他給拉了回來，使得鍋子再次劇烈晃動起來。坦尼斯滑了一跤，手著地地倒在鍋底，這才發現石化的龍人屍體已經變成灰燼，讓他可以撿回武器。

「牠們來了！」佛林特大喊著，一邊把坦尼斯給拉起來。

一個龍人跳向他們，爪子抓住鍋子邊緣。鍋子又再度危險地傾斜。

「快過來！」坦尼斯把卡拉蒙推到另外一邊，希望大漢的體重能夠讓鍋子平衡過來。史東用力敲打龍人的爪子，希望能讓牠鬆手。另外一個龍人接著飛躍過來，距離估計比前一個來得準確，牠直接落在史東身邊。

「別動！」正當戰士毫不考慮地衝向龍人時，坦尼斯尖叫起來。鍋子更加傾斜，戰士迅速跳回原來的位置，鍋子再度扶正。掛在鍋邊的龍人，手爪流出綠色的液體，終於張開雙翼，放手往下飄去。

坦尼斯轉身過來和跳進鍋子的龍人作戰，卻踩到佛林特，又把他給撞倒。半精靈踉蹌地靠向鍋邊，正當鍋子搖晃時，他往下看去，穿過迷霧，他看到了距離很遠的沙克沙羅斯地面。他有些暈眩地回頭後，看到泰斯正和龍人作戰。小坎德人跳上龍人的背，以石頭敲著龍人的腦袋。佛林特則從鍋底奮力站起，撿起卡拉蒙掉下的匕首，在龍人的腿上刺了一刀。刀子愈刺愈深，龍人也大聲慘叫著。坦尼斯心知龍人將開始全部飛過來，只能絕望地抬頭往上看。但當他看見河風和金月在洞口投來的關切眼神，絕望被希望所取代了。

「把我們拉上去！」坦尼斯狂喊著，然後某樣東西打在他頭上。他疼痛不已，只覺得自己在不斷的向下掉──

雷斯林沒聽見坦尼斯的喊叫，他已經開始行動了。

「來這里，我的朋友。」雷斯林溫柔地說。那羣著了魔的溪谷矮人興奮地朝他靠攏。「底下的那些老闆想要傷害我。」他柔聲說。

矮人們都皺起眉頭，幾個人臉上現出怒容，還有矮人對著底下的龍人揮舞著拳頭。

「但是你們可以幫上忙，」雷斯林說，「你們可以阻止牠們。」

溪谷矮人狐疑地看著法師──原來，友誼也是有限的。

「你們只需要這樣，」雷斯林耐心地說，「跑過去，然後抓住鏈子。」他指著連接到龍人上來的鍋子的鏈子。

溪谷矮人的表情亮起來。那聽起來不壞嘛！事實上，他們如果錯過下降的鍋子，通常都會這樣做。

雷斯林揮著手。「快去！」他命令道。

除了噗噗之外的所有溪谷矮人都面面相覷，接著瘋狂地叫嚷著衝向洞邊，敏捷地抓住鏈子。

法師跑向齒輪，噗噗緊跟在後。他緊抓著瑪濟斯法杖，用力把它拉出來。齒輪搖晃一陣子，又開始動作，溪谷矮人的重量讓它愈轉愈快，載著龍人的大鍋子又重新掉入霧中。

幾個已經站在鍋邊準備跳過來的龍人沒有料到這種狀況，紛紛站立不穩，掉了下去。雖然牠們的翅膀減緩了降落速度，但牠們仍然一路尖聲叫著掉落地面，牠們的怒吼聲和溪谷矮人快樂的呼喊構成了奇特對比。

河風靠向洞口，並且抓住剛升上來的大鍋子。

「你們還好嗎？」金月著急地問，伸手幫忙卡拉蒙走出來。

「坦尼斯受傷了。」卡拉蒙說，他幫著半精靈爬出來。

「不過腫了個包。」坦尼斯微弱地抗議道。他感覺到後腦杓正腫起一個大包。「我還以為我要從鍋子里掉出去呢！」他回想起剛剛的狀況，依然感到恐怖。

「我們不能往下走了！」史東爬出鍋子來說，「我們也不能待在這里。要不了多久這個升降梯就可以恢復運轉，牠們就會開始追殺我們。我們得要往回走。」

「不！不要走！」噗噗抓著雷斯林。「我知道去找撲撲大王的路！」她抓著他的袖子，指著北方。「好走的路！祕密的路！沒有老闆。」她柔聲說，摸著他的手。「我不會讓老闆抓到你，你漂亮。」

「看起來我們沒有多少選擇，我們得跟著她走。」坦尼斯說，當金月的水晶杖碰到他時，他倒吸一口氣。一股醫療的力量流遍全身，他感到疼痛和疲倦通通消失，嘆口氣說。「就像你們說過的，他們在這邊住了很多年。」

佛林特生氣地搖著頭，跟著噗噗走向北方的走廊。

「停！仔細聽！」泰索何夫輕聲喚道。他們都聽見有龍人靠近的聲音。

「龍人！」史東說，「我們得趕快離開！快向西走。」

「我就知道，」佛林特皺眉咕噥道。「這個傢伙正把我們帶到那羣蜥蜴面前！」

「等等！」金月抓住坦尼斯的手臂，「看看她！」

半精靈轉過身，正好看見噗噗從肩上的袋子里拿出個硬邦邦的東西，靠近牆站著。她揮舞手中的東西，接著說了幾個字，牆便開始搖動起來，幾秒鐘後出現了一個密道，里面一片黑暗。

同伴們交換著不安的眼光。

「我們別無選擇。」坦尼斯喃喃道。龍人盔甲的撞擊聲已經清晰可聞，牠們不斷地逼近。「雷斯林，光！」他命令道。

法師念出咒語，杖頂的水晶跟著亮起來。他和噗噗及坦尼斯迅速地閃身進入密道中，其他人也跟進來，密道的門很快便關上。法師的光讓大家看見一個狹小的房間，牆上的裝飾都覆滿了青苔。他們靜靜地站著，聆聽龍人走過面前的聲音。

「牠們一定聽到我們打鬥的聲音，」史東耳語道。「要不了多久牠們就可以修好升降梯，馬上就會有一整隊龍人在搜索我們！」

「我知道下去的路。」噗噗安慰似地搖著手。「別擔心。」

「小傢伙，妳是怎麼打開那個門的？」雷斯林好奇地問，跪在噗噗身邊。

「魔法。」她害羞地說，並伸出她的手。矮人肥胖的小手上是一隻死老鼠，牠尖銳的牙齒向外露出。雷斯林挑起眉毛，此時泰索何夫輕輕碰著他的手臂。

「這不是法術，雷斯林。」坎德人耳語道。「這很簡單，是地面的壓力板。當她指著牆壁時我就注意到了。我正要開口時，她就開始這一整套儀式──當她揮舞時，她碰巧站在壓力板上。」坎德人咯咯笑著。「她也許以前曾意外地發現了這個機關，而身上又剛好帶著這隻老鼠。」

噗噗給了泰索何夫一個白眼。「魔法！」她愛憐地撫摸那隻老鼠說道。她把死老鼠塞回袋子里，開口說，「來，走吧！」她帶著眾人向北方走。穿過殘破、滿布青苔的房間，最後她終於在一間滿是灰塵和瓦礫的房間中停下腳步。房間的屋頂塌了一塊，地上都是破碎的磚瓦。溪谷矮人指著房間東北方的角落。

「下去！」她說。

坦尼斯和雷斯林走近檢查。他們看見一個四呎寬的管子，前端從地面突起。管子顯然是從上面掉下來的，因此壓垮了東北方的屋頂。雷斯林把法杖伸進洞里試探著。

「來，你們下去！」噗噗著急地扯著雷斯林的袖子。「老闆不會跟來。」

「應該沒錯，」坦尼斯說，「牠們的翅膀擠不進來。」

「但是里面的空間連揮劍都不行，」史東皺著眉說，「我不喜歡──」

突然每個人都閉上嘴，他們聽見齒輪轉動的唧嘎聲，鏈條也開始發出摩擦聲。大家面面相覷。

「我先來！」泰斯微笑道。他先伸進頭，手腳並用地開始爬行。「你確定我擠得進去？」卡拉蒙問，著急地看著入口。

「別擔心。」泰斯的聲音傳出來。「里面滿布青苔，你會像隻塗滿油的胖豬般擠過來的！」

這句玩笑話看來沒有讓卡拉蒙放心。當噗噗拉著雷斯林爬進管子里時，他仍然在擔心地看著管口。佛林特接著爬進去，金月跟在後頭，當她的手接觸到厚厚的青苔時，也不禁露出厭惡的表情。河風跟在她後面滑了進去。

「我希望你們知道──這太瘋狂了！」史東厭惡地說。

坦尼斯沒有回答，他拍拍卡拉蒙的背。「該你了。」他說，耳邊鏈條的聲音愈來愈快。

卡拉蒙發出呻吟。雙手雙腳趴下來，戰士手腳並用地爬進管口。他的劍柄卡在洞口，立即他笨拙地後退，試著重新調整劍的位置，努力再試了一次。這回他的屁股翹得太高，以至於整個背部撞上洞頂。坦尼斯把腳放在大漢的屁股上，用力往前推。

「屁股放低！」半精靈命令道。

卡拉蒙像袋溼麵粉般呻吟著趴下，他把盾牌放在身前，頭先擠進去，盔甲沿著管子發出讓人牙根發酸的摩擦聲。

半精靈伸出手，抓住管子的上緣，他把腳先伸進去，開始滑進那惡臭的青苔中。他回頭看著最後進來的史東。

「理性早從我們跟著提卡離開最後歸宿旅店時便消失了。」他說。

「的確。」騎士嘆口氣表示同意。

泰斯正沉迷於在管子里爬行的感覺，突然間瞥見管子下似乎有著人影。他掙扎地找到個落腳處，停了下來。

「雷斯林！」坎德人耳語道，「底下有東西上來了！」

「是什麼？」法師開口問，但潮溼惡臭的空氣讓他不停地咳嗽。他試著屏住呼吸，把法杖伸下去要看清楚到底是什麼人。

噗噗看了一眼，用力嗅著。「吞吞族的傢伙！」她自語著。揮著手，她大喊道。「回去！回去！」

「我們上去──坐升降梯！大老闆生氣了！」一個回喊道。

「我們下去，見撲撲大王！」噗噗煞有其事地說。

聽見這句話後，矮人們開始往後退，咒罵著。

但雷斯林一時之間無法移動，他乾咳著，聲音在空曠的管子中迴蕩。噗噗緊張地看著他，然後把手伸進袋子里搜尋了一會，拿出一樣東西。她對著光察看了一下，瞇起眼睛，嘆了口氣，「這不是我要的。」

泰斯看見一道彩色的閃光，他靠近問，「那是什麼？」雖然他知道答案；而雷斯林也瞇起眼睛看著她。

噗噗聳聳肩。「漂亮的石頭。」她不感興趣地說，繼續找著袋子。

「一塊翡翠！」雷斯林嘶啞地說。

噗噗抬起頭，「你喜歡？」她問雷斯林。

「很喜歡！」法師吃了一驚。

「你留著。」噗噗將寶石遞到法師手中。接著她興奮地喊了起來，她拿出她要找的東西了。泰斯湊近要看是什麼新奇的東西，卻噁心地退後。那是隻死了很久的蜥蜴，還有一條用牙齒咬斷的皮繩綁在蜥蜴尾巴上。噗噗拿給雷斯林。

「你掛脖子上。」她說，「治咳嗽。」

法師向來習於處理比這更噁心的東西，他禮貌地向噗噗道謝，同時笑著拒絕了禮物，並對她保證咳嗽待會兒就會變好。她狐疑地看著法師──但他的咳嗽確實逐漸好轉，劇烈的咳嗽已經過去。幾分鐘之後，噗噗聳聳肩，將蜥蜴重放回袋子里。雷斯林用專家的眼光評斷那塊翡翠，以警告的眼光瞪著泰索何夫。坎德人嘆著氣，轉身繼續往下移動。雷斯林隨即把翡翠放進袍內的密袋中。

當前面的水管出現分岔時，泰斯停下來回頭看著溪谷矮人。噗噗遲疑地指著南方的水管，泰斯就慢慢的爬進去。「這很滑──」他突然開始急速的往下滑。他試著要降低速度，但是青苔太厚，從背後傳來卡拉蒙大聲的咒罵，看來他的朋友們也碰上和他相同的麻煩。突然間泰斯眼前浮現光亮。通道就要結束了──但通往哪里？泰斯腦中突然浮現自五百呎高空直直落下的慘況。但他根本無法停止下滑。光線愈來愈亮，泰斯驚叫一聲掉了出去。雷斯林滑出水管，差點掉在噗噗身上。法師看著四周，恍惚之間覺得自己掉進一團火中，房間四周滿是白煙。雷斯林開始咳嗽，並且感到窒息。

「什麼──」佛林特從管子里飛出來，手和膝蓋著地。他試著搞清楚四周的狀況。「毒氣嗎？」他喫驚地爬向法師。雷斯林搖搖頭，但他無法開口。噗噗拉住法師，把他拖向門口。金月面朝下地摔出來，痛得差點昏了過去。河風扭曲著身子跌出來，避開金月的身體。卡拉蒙下來時發出噹噹的巨響，他的盔甲和盾牌讓他速度減慢到可以慢慢爬出來。但他全身都是瘀青，還掛著許多青苔。當坦尼斯到達的時候，每個人都在煙霧中咳嗽。

「這是什麼鬼玩意兒？」坦尼斯驚訝地說，很快地，他也吸進了口白煙，開始嗆咳起來。「快離開。」他咳著說。「那個溪谷矮人呢？」

噗噗出現在門口。她已經把雷斯林拉出房間，現在她比著手勢叫其他人跟著出來。其他人感激地走到外頭乾淨的空氣里，靠著廢墟的牆壁喘氣。坦尼斯由衷希望他們此刻不會馬上看到一整隊的龍人。突然，他抬起頭。「泰斯呢？」他掙扎著站起來。

「我來了。」一個嗆咳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

坦尼斯轉過身來。

泰索何夫──坦尼斯假設他是──站在他面前。坎德人從頭到腳都蓋著一層白色的粉末，只看見一雙褐色的眼睛在白色面具下眨著眼。

「發生了什麼事？」半精靈問道。他從來沒看過一個人這麼淒慘狼狽的樣子。

泰索何夫沒有開口，他只是指向背後。

坦尼斯忽然感到緊張，他跑向那個房間，白煙已經消失，讓他得以清楚看見房中的景象。在其中一個正對著水管的出口的角落，有著許多巨大的袋子。其中兩個開了口，里面噴出許多白色粉末。

坦尼斯突然懂了。他把手放在臉上摀住笑容。「麵粉。」他喃喃道。

## １─１９廢墟都市．撲撲大王

大災變降臨的那一夜，對沙克沙羅斯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夜。當燃燒的山脈掉落在克萊恩大地上，陸地紛紛裂開，而古老、美麗的沙克沙羅斯則滑入地底陷落形成的一個大坑中。所以，無緣目睹它蹤影的世人，大多推測它已經被新海給吞沒。但事實上它仍然存在著──懸掛在地底洞穴中，每一層都有許多不同的建築物廢墟。大夥跌進的那個建築物，坦尼斯推測是個麵包舖，是處在中層，它們被巖石阻擋住，因此沒有落下懸崖。地下水從巖石的兩邊流下，穿過廢墟。

坦尼斯的視線跟隨著水流，它從鋪滿鵝卵石的街道上流過，穿過許多曾有人居住和經商的建築。當城市陷落時，街道兩邊的建築傾倒在一起，形成詭異的簡陋拱門。大門和破裂的商店窗戶朝大街打開。除了滴水聲之外，四周寂靜無聲。空氣中充滿腐壞的氣味，讓每個人的心情跟著沉重起來。雖然地底下的溫度比地面要暖和，但是沉重的氣氛卻讓人血液凍結。沒有人開口，他們盡量將身上的青苔沖洗乾淨（還有泰斯身上的麵粉），把水囊重新裝滿。史東和卡拉蒙搜尋過整個區域，卻沒有見到龍人。休息了幾分鐘後，大夥又繼續上路。

噗噗帶著他們向南走，穿過那些建築物構成的拱門。街道通往一個廣場，那里水流匯成小溪，繼續向西流去。

「跟著河。」噗噗指著。

坦尼斯皺起眉，除了河流的水聲外，還有另一個聲音──一座巨大瀑布轟隆作響的吵雜聲。但是噗噗堅持著，眾人只好沿著廣場的小溪走，有時被迫浸在深及膝蓋的水里前進，直到街道盡頭的那座瀑布出現為止。街道懸在空中，小溪從這邊直落幾乎五百呎到洞穴底。底下則是沙克沙羅斯廢墟的其他部分。

透過洞穴頂端流瀉下來的光亮，他們可以看到昔日絢爛的沙克沙羅斯現在卻躺在洞穴底，腐壞的程度各不相同。有些建築物尚稱完好，有些則已經崩壞得無法辨認。由許多大小瀑布所製造的溼冷霧氣，瀰漫在城市上空。大多數的街道都已變成河流，匯流起來注入北方的深淵中。穿過霧氣，大夥可以看見北方幾百呎之外的巨大鍊條，他們估計這個升降梯至少來回要走上一千多呎。

「撲撲大王住在哪里？」坦尼斯看著底下死氣沉沉的城市問道。

「噗噗說他住在那邊，」雷斯林指著，「在洞穴西方的那些建築里。」

「是誰住在底下那些重建的建築物里？」坦尼斯問。

「老闆。」噗噗皺著眉回答。

「有多少老闆。」

「一個，一個還有一個。」噗噗數著，直到用完她所有的手指。「兩個，」她說，「最多兩個。」

「這可能代表有兩百，或是兩千個龍人。」史東喃喃道，「我們要怎麼見撲撲大王？」

「撲撲大王！」噗噗怒目而視，「撲撲．菩吉一世，最偉大。」

「老闆們還要抓我們，我們要怎麼見到他？」

噗噗指著裝滿龍人的大鍋做為回答。坦尼斯腦中一片空白，史東則噁心地聳聳肩。噗噗誇張地嘆了口氣，轉頭看著雷斯林，很明顯地認為其他人都不夠資格了解。「老闆上去。我們下去。」她說。

雷斯林在霧中看著升降梯，接著他了解地點點頭。「龍人大概覺得我們應該找不到路下來，所以大部分的龍人都在上半部搜索。所以我們在這里就比較安全。」

「好吧！」史東說。「但我們要怎麼樣下去？我們大部分都不會飛！」

噗噗張開手臂。「藤蔓！」看到每個人臉上困惑的表情，溪谷矮人蹣跚地走到瀑布邊，指著下面──粗大的綠色藤蔓像巨蛇般纏繞在懸崖坡上。雖然大部分的葉子都已經脫落，但藤蔓本身看起來仍十分結實，只可惜有點滑手。

金月的臉色不同尋常地蒼白，她走到崖邊看了看，很快便退了回來。一不小心就會直墜五百呎，掉到底下的鵝卵石街道上。河風環抱著她，希望給她安慰。

「我爬過更糟的。」卡拉蒙得意地說。

「我不喜歡這樣，」佛林特說，「但是總比從水管一路滑下去要好吧！」他抓住藤蔓，開始一寸一寸地向下滑，「還不賴。」他對上面喊道。

泰索何夫接著滑了下去，他的身手矯健，連噗噗都禁不住稱讚他。

溪谷矮人轉身看著雷斯林長而飄逸的袍子皺眉，法師笑著安慰她。他站在懸崖邊緣，柔聲說，「愛斯浮！」法杖上端的水晶球一閃，雷斯林跟著跳下懸崖，消失在霧氣中。噗噗尖叫出聲，坦尼斯趕忙抓住她，害怕她也會跟著跳下去。

「他會沒事的。」半精靈向她保證，當看到她臉上純真的哀傷時，不禁有些難過。「他是個法師。」他說，「妳知道的，魔法。」

噗噗很明顯地不懂半精靈的意思，她疑惑地注視坦尼斯，然後把背包甩到身後，抓住藤蔓，敏捷地開始從滑溜的巖石上往下跳。其他人也準備跟進時，卻聽到金月結巴地說，「我做不到。」

河風抓住她的手。「別擔心。」他說，「妳也聽到矮人說的話，只要別往下看就好。」

金月搖搖頭，下巴顫抖著。「一定有其他的路，」她頑固地說。「我們可以找到的！」

「有什麼問題嗎？」坦尼斯問，「我們應該快──」

「她怕高。」河風說。

金月把他推開。「你怎麼可以告訴他！」她喊著，臉頰氣得通紅。

河風冷冷地看著她。「為什麼不可以？」他說。「他不是妳的子民，他可以知道你是個正常人，妳有常人的弱點。只有我纔是妳唯一需要保持形象的對象，酋長大人！」

即使河風真的給她一刀，也不會比剛剛的話更傷人。金月的嘴脣瞬間失去血色，眼睛空洞無神，面如死灰。「請幫我把水晶杖在背後綁好。」她對坦尼斯說。

「金月，他不是有意──」坦尼斯開始辯解。

「照我說的話做！」她簡單地命令道。藍瞳中充滿了怒氣。

坦尼斯嘆著氣用繩子把水晶杖綁在金月背後。金月連看都不看河風一眼。繩子綁好後，她走到懸崖邊，史東一躍而出，站到她面前。

「請容許我走在妳前面，」他說，「如果妳滑下去──」

「如果我滑下去，你會跟我一起掉下去。唯一的不同是我們會死在一起。」她堅決地說。她彎腰緊抓住一段藤蔓，跳向邊緣，但溼汗的手幾乎立刻就使她滑了一下。坦尼斯一顆心跳到喉間。史東立即撲向前，雖然他知道沒什麼幫得上忙的地方。河風只是站著，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金月瘋狂地亂抓著藤蔓和葉子，她緊抓住它們，難以呼吸，也無法移動。她閉上眼，努力驅逐墜落的恐怖景象。此時，史東攀爬到她的身邊。

「不要管我！」金月咬緊牙關對他說。她顫抖著深呼吸，對河風投以報復的眼神，開始沿著藤蔓下降。

史東攀在她旁邊，隨時關注著她。坦尼斯站在平原人身邊，試著要說些話，卻又害怕會造成更多傷害。他一言不發地走向懸崖，河風靜靜地跟在後面。

半精靈輕鬆地爬完全程，只在最後幾呎時滑了一下，掉到水坑里。他注意到，雷斯林因為寒冷而發著抖，他的咳嗽在這潮溼的地方更為惡化。幾個溪谷矮人站在他身旁，敬畏地仰望他。坦尼斯思索，不知道這法術還能持續多久？

金月靠著牆壁發抖，她對面無表情走過身邊的河風刻意視若無睹。

「我們在哪里？」坦尼斯用蓋過瀑布的聲音喊道。這里的霧氣重到坦尼斯只能看見許多長滿蕈類和苔蘚的柱子，其他什麼都看不見。

「那邊大廣場。」噗噗緊張地用肥胖的小手指向西方。「來，跟著，去見撲撲大王！」

她跑開了。坦尼斯伸手把她拉住。她回瞪著他，看來像是飽受屈辱。半精靈放開手，「拜託！聽我說幾句話！龍呢？龍在哪里？」

噗噗的眼睛睜大。「你要龍嗎？」

「不是！」坦尼斯大喊道。「我們不是要龍，但是我們想知道龍來不來城的這邊──」他感覺到史東的手放上肩膀，決定放棄。「算了吧！沒事。」他疲倦地說。「繼續走吧！」

噗噗同情地看著雷斯林，同情他得要忍受這些瘋狂的同伴。接著她握住雷斯林的手，沿著街道向西方走，其他的溪谷矮人則走在後面。瀑布的聲音更加震耳欲聾，眾人擔心地跟在後面，街道上黑暗的窗戶和走道都是威脅的可能來源。每一秒他們都在猜疑會有穿著盔甲的龍人出現，但溪谷矮人看起來完全不擔心，他們逍遙自在地快步走著，盡量接近雷斯林，並且用他們原始的語言交談。慢慢地，瀑布水聲減小了。霧氣持續包圍他們，廢墟中隱約透出一股沉重的壓力。黑色的水流從他們腳下的鵝卵石街道流過。不久，建築物不再出現，街道通往一個寬廣的圓形廣場，從廣場上殘留下來的旗桿看來，它原先的設計是模仿太陽的放射狀線條。在廣場中央又有另外一條河流交匯，兩者的沖激力讓廣場中央出現許多漩渦，隨即水流又朝向西方頹圮的建築流去。

這里唯一的光源是來自洞穴頂端數百呎高的破洞，它們照亮霧氣，照耀著水面。

「大廣場另一端。」噗噗指著說。

眾人停在有陰影的建築旁。每個人的想法都一樣──大廣場幾乎將近一百呎寬，沒有任何掩蔽物。一旦踏了出去，幾乎可說是無處可躲。

噗噗毫不在意地向前走，直到她發現除了溪谷矮人之外，沒有其他人跟來。她往回看，惱怒於這樣的延遲。「你們來！撲撲大王這條路。」

「看！」金月抓住坦尼斯的肩膀。

廣場的另外一邊是許多高大的大理石柱支撐的一個屋頂。有些柱子傾斜，屋頂也跟著歪斜。坦尼斯在迷霧中看到柱子後有一個院子。圓頂、雄偉的建築在迷霧中只露出黑暗的輪廓，不久迷霧就將它們徹底地掩蓋。雖然現在建築已經殘破不堪，但當年一定曾是全沙克沙羅斯最雄偉的奇觀之一。

「皇宮。」雷斯林邊咳邊說。

「噓！」金月搖著坦尼斯的手臂，「你看不見嗎？不，等等──」

迷霧再度飄到柱子前方，有一陣子大夥什麼都看不見。而後霧氣飄散，眾人紛紛躲回陰影中。溪谷矮人們突然停住，害怕地跑回雷斯林身後。

噗噗拉著雷斯林的袖子。「那隻龍，」她說，「你要嗎？」

眼前赫然就是那隻黑龍（註１）。

姬塞斯（註２）身上閃著漆黑的光澤，翅膀收疊在身邊，從殘破的屋頂下伸出頭來，慢步走到廣場上，爪子揚起一陣塵土。牠血紅色的眼睛直視著正前方。黑龍的後腿和粗大的尾巴從這個角度看不見，因為牠的身體至少超過三十呎長。一個畏縮的龍人跟在牠身旁，兩人很明顯地正在討論重要的事情。

姬塞斯看起來非常生氣。龍人帶來的消息讓牠十分困擾──牠不相信有人能夠躲過牠在井邊的攻擊！但是牠的衛兵首領回報這城里出現了陌生人！那些陌生人不但勇敢、戰技超羣，還帶著一柄褐色的手杖！在安塞隆大陸上的龍人無不知曉這柄手杖的特徵。

「我不相信這個報告！沒有人可以逃過我的攻擊。」姬塞斯的聲音非常柔和，幾乎有點像是在撒嬌，但龍人聽了之後卻開始發抖。「水晶杖不在他們手上，不然我一定會感應到它的。你說這些入侵者還在上面幾層？你確定嗎？」

龍人嚥了口口水並點點頭。「上面沒有路可以下來，高貴的龍，除了升降梯之外。」

「一定有別的通道，你這個蜥蜴頭。」姬塞斯不屑地說。「這些該死的溪谷矮人就像是這座城的寄生蟲一樣四處跑來跑去。入侵者擁有水晶杖，而且他們在設法找路下來。這只代表一件事──他們在找白金碟！他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黑龍上下左右搖晃著牠的頭，彷彿這樣就可以看見那些破壞牠計劃的人，但迷霧反而愈來愈濃。

姬塞斯憤怒地大吼。「水晶杖！該死的水晶杖！猛敏那應該早點用他那不斷吹噓的牧師能力預見這樣的狀況，然後我們就可以先一步把它摧毀。但他沒有，他只是關心他的戰爭，而我卻必須在這個潮溼的墓穴里發黴。」姬塞斯一邊用爪子抓著地面。

「我們可以摧毀那些白金碟。」龍人大膽地建議道。

「白癡，你以為我們沒試過嗎？」姬塞斯喝道。牠抬起頭。「不行，繼續待在這里太危險了。如果那些入侵者知道這件事，其他人可能也會知道。白金碟一定要改藏到更安全的地方去。通知猛敏那大王（註３），我馬上就離開沙克沙羅斯，和他在帕克塔卡斯會合，我會把入侵者帶去審訊的。」

「『通知』猛敏那大王？」龍人震驚地問。

「好吧！」姬塞斯譏諷地回答。「如果你堅持的話，那就『請求』我主猛敏那恩準。我想你應該已經把大部分的士兵分派到上層去了吧？」

「是的，尊貴的龍。」龍人鞠躬道。

姬塞斯思考著眼前的狀況。「也許你還不算太笨。」牠說，「下面有我就夠了。你只要負責專心搜索上層就好。當你抓到那些入侵者時，直接把他們帶過來。除了無法避免的攻擊之外，不準隨便傷害他們。更要特別小心水晶杖！」

龍人跪在黑龍之前，後者的身軀慢慢地縮回原先牠出現的黑暗之中。

龍人跑下階梯，和其他龍人會合。牠們用自己的語言短暫地交換意見之後，龍人走向北方的大街。牠們輕鬆地走著，有說有笑，很快就消失在大霧中。

「牠們毫不擔心，不是嗎？」史東說。

「當然，」坦尼斯嚴肅地點點頭。「牠們以為一定抓得到我們。」

「面對現實吧，坦尼斯。牠們是對的。」史東說。「我們討論的計劃有個很大的缺陷。即使我們沒驚醒黑龍，從牠的巢穴中拿到了白金碟，我們還是得逃出這個到處都是龍人的城市呀！」

「我以前就問過，我現在還可以再問一遍。」坦尼斯說，「你有更好的計劃嗎？」

「我有更好的計劃。」卡拉蒙粗嘎地說。「我沒惡意，坦尼斯，但大家都知道精靈對戰鬥的看法。」大漢指著眼前的皇宮。「這里顯然正是龍居住的地方。我們可以照計劃把牠引誘出來，只不過這次我們要和牠作戰，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溜進去。我們把龍宰了之後就可以拿到白金碟。」

「我親愛的哥哥，」雷斯林耳語道，「你的力量是在你的武器上，不在大腦里。就像騎士在旅程一開始所說的，坦尼斯有智慧；你下次應該多向他學學。你對龍所知多少，我親愛的哥哥？你看過牠吐出來的酸液的破壞力了。」雷斯林突然劇烈地咳起來。他從袖子里拿出一塊手絹，坦尼斯看到手絹上沾滿了血。

好一陣子之後，雷斯林繼續說道，「你也許可以躲過那個攻擊，也許還可以躲過牠的尖爪和利牙，甚至還可以躲過那可以擊垮石柱的龍尾。但我親愛的哥哥，你要拿什麼抵抗牠的魔法呢？巨龍是大地上最古老的魔法使用者，牠可以像我迷惑這些矮人一樣迷惑你，牠只要用一個字就可以讓你沉沉睡去，然後趁你熟睡時把你給宰了。」

「好嘛！」卡拉蒙受挫地喃喃自語。「我根本不知道。該死！誰會了解這些該死的生物！」

「索蘭尼亞的傳說里有許多關於龍的故事。」史東柔聲說。

坦尼斯意識到，史東也想要和龍作戰。他心中一定正想著效法修瑪──他是完美的騎士，又名屠龍勇士。

噗噗拉著雷斯林的袍子。「來吧！你們走，沒龍，沒老闆了。」她和其他的溪谷矮人開始在廣場上亂跑著。

「怎麼呢？」坦尼斯說，他看著兩名戰士。

「看起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了。」史東不自然地說。「我們不能面對敵人，竟然躲在溪谷矮人背後！但我們總是要面對這些怪物的！」他立刻轉身走去，腰桿挺直，鬍子隨風飄揚，其他夥伴們都跟隨他。

「也許我們是在杞人憂天，」坦尼斯抓抓鬍子，回頭看著被大霧所掩蓋的皇宮。「也許這是唯一一隻剩下的龍──從夢幻之年代生存下來的。」

雷斯林的嘴脣抽動一下。「坦尼斯，不要忘記星座的事情，」他喃喃道。「黑暗之後已經回來了。記得傳說中的記載嗎？『祂成羣尖叫的士兵。』根據古老的傳說，祂的士兵就是龍。祂已經降臨這個世界上，而龍羣們也跟著祂。」

「這條路！」噗噗拉著雷斯林，指著一條通往北方的路。「這是家！」

「至少這里比較乾燥。」佛林特喃喃道。他們向左走去，離開了小溪。當眾人進入另外一區破敗的廢墟時，大霧將每個人吞沒。這里一定是過去沙克沙羅斯最貧窮的地區。如今這里的建築都已經快要頹圮殆盡。溪谷矮人開始大喊大叫地在街上跑著。史東警覺地看著坦尼斯。

「妳能不能叫他們安靜點。」坦尼斯對著噗噗說。「這樣龍人，呃，老闆們纔不會發現我們。」

「啐！」她聳聳肩。「沒有老闆，他們不來這里，害怕撲撲大王。」

坦尼斯對這句話抱持保留的態度，但是四周的確沒有任何龍人的蹤跡。從他觀察所見，龍人似乎過著規律的軍事生活。相反地，這條街上卻到處都是垃圾和穢物。髒亂的建築里面擠滿溪谷矮人──男性、女性，還有穿著破破爛爛衣服的小孩都好奇地看著他們走過大街。噗噗和其他著魔的溪谷矮人擠在雷斯林旁邊，幾乎可以說是半推著他前進。

龍人毫無疑問是很有智慧的，坦尼斯心想。只要奴隸們不惹麻煩，他們讓奴隸們有自己居住的地方，這是很好的構想，尤其是考慮到溪谷矮人和龍人的人數大概是十比一左右。雖然溪谷矮人大多數狀況下非常膽小，但是他們被逼急的時候也會變成可怕的敵人。

噗噗帶領眾人停在一條坦尼斯有生以來見過最骯髒、最破爛的巷子口。一股臭味從里面飄出來。破爛的房子像是喝醉的酒鬼們擠在一起。當他們張望時，巷子里跑出個小小的黑影，溪谷矮人的小孩立即開始追著牠們。

「晚餐！」其中一個大喊，邊咂著嘴。

「牠們是老鼠（註４）！」卡拉蒙害怕得大喊。

「我們一定得進去嗎？」史東皺眉看著那些破爛的房子。

「光是這個臭味就可以把一隻食人魔（註５）給嗆死。」卡拉蒙接著說。「我寧願被龍給宰了，也不願意讓溪谷矮人跳到我頭上。」

噗噗指著巷子。「撲撲大王！」她說，一邊指著里面最髒亂的房子。

「你們留在這里，我和撲撲大王見面就可以了。」雷斯林說。

「沒關係。」騎士眉頭深鎖，跟著半精靈一起進入巷子。「我們是同伴。」

巷子向東延伸幾百呎，接著轉向北方，突然到了盡頭。他們面前是一座腐朽的磚牆，沒有其他的路。而他們的退路已經被許多跟著跑來的矮人給堵住了。

「埋伏！」史東壓低聲音說，並且抽出劍來；卡拉蒙開始低聲咒罵著。溪谷矮人們看到刀劍的閃光，不禁恐慌起來，爭先恐後地互相踐踏著，飛快逃出巷子。

噗噗厭惡地看著史東和卡拉蒙。她轉向雷斯林。「你讓他們停！」她指著兩名戰士要求著，「不然，就不帶去撲撲大王。」

「放下劍來，騎士。」雷斯林嘶聲道，「除非你認為你遇到值得拔劍的對手。」

史東怒目瞪著法師，有一陣子坦尼斯覺得他可能要撲向法師，但騎士最後收起劍。「希望我知道你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史東冷冷地說。「在我們知道有白金碟之前，你就非常渴望來到這城市。為什麼？你要找什麼？」

雷斯林沒有回答。他用奇異的雙眼瞪著騎士，接著轉向噗噗。「他們不會再替妳惹麻煩了，小傢伙。」他耳語道。

噗噗看著眾人，確定他們都把劍收好了，她走向前，用肥短的小手在牆上敲了兩次。「密門。」她煞有其事地說。

兩下敲門聲回應了她的信號。

「那個暗號，」她說，「敲三聲。現在他們讓我們進去。」

「但她只有敲兩聲──」泰斯咯咯笑著說。

噗噗瞪著他。

「噓！」坦尼斯打了個手勢。

什麼都沒發生，噗噗皺著眉又敲了兩下，又有兩下敲門聲回應。她等待時，卡拉蒙不安地看著巷子另一端，開始不停地變換姿勢。噗噗又敲了兩下，還是有兩下聲音回應。

最後噗噗終於對著牆壁大喊。「我敲出了暗號，讓我進去！」

「暗號敲五下。」有個聲音說。

「我敲了五下。」噗噗生氣地說。「你讓我進去！」

「妳敲六下。」

「我數八下。」另外一個聲音爭辯道。

噗噗突然用雙手推著門，它輕易地就打開了。她向里面瞧著。「我敲了四下。讓我進來！」她說，並舉起拳頭搖晃著。

「好吧！」有個聲音嘟囔道。

噗噗關上門，敲了兩下。坦尼斯想要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瞪著拚命忍住笑的坎德人。

門又再度打開了。「你們進來，」守衛忿忿地說。「但是那不是四下。」他大聲地對噗噗說。她不理他，拖著大包包走向前。

「我們要見撲撲大王。」她大聲地說。

「妳帶這羣人去見撲撲大王？」守衛吃了一驚，瞪著高大的河風和壯碩的卡拉蒙。他的同袍們則開始向後退。

「要見撲撲大王。」噗噗驕傲地說。

溪谷矮人守衛的眼睛一直盯著這羣奇怪的傢伙，然後倒退著進入惡臭的大廳，隨後便邁開步子跑起來。他扯開喉嚨大喊著。「軍隊！有軍隊攻進來了！」大夥可以聽到他的叫聲在走廊里不斷迴響著。

「啐！」噗噗不屑地說。「吞吞族的笨手下！來，見撲撲大王。」

她開始走進走廊，並緊抓著拖在地上的包包。大夥還是可以聽到守衛緊張的喊叫聲。

「軍隊！巨人的軍隊！快保護撲撲大王！」

偉大的撲撲大王菩吉一世是溪谷矮人中的溪谷矮人──他幾乎不是個笨蛋。傳說他非常富有，還是個出名的膽小鬼。撲撲族很早以前就是沙克沙羅斯（或是斯，他們自己這樣稱呼）中的菁英，自從那夫．撲撲某天晚上喝醉酒，掉進地洞里發現這個城市之後，就一直這樣自稱。第二天酒醒之後，他宣佈自己的部落佔領了這個城市。撲撲族搬了進去，其後的幾年，並慷慨地讓嘶拉族和吞吞族也一起住了進來。

在這座廢墟都市中的生活相當舒適（當然是用溪谷矮人的眼光來看），外面的世界毫不干涉他們（因為外界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這里，就算知道也根本不會在意）。撲撲族毫無困難地統治其他的部落，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撲撲族的克朗咕竟然擁有足夠的智慧（有些嘶拉族的妒忌者會私底下偷偷謠傳他的母親是個侏儒）發明了升降梯，把之前城市的居民用來煮豬油的兩個大鐵鍋派上用場。這個升降梯讓溪谷矮人們撿破爛的領域擴展到上面的森林中，大大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克朗咕．撲撲成了大英雄，並且被推舉為撲撲大王。統治權從此就留在撲撲家族之中。

許多年過去了，突然外界對沙克沙羅斯產生了興趣。龍和龍人的抵達大幅改變了溪谷矮人的生活模式。龍人們一開始原本要殺光這些討厭的小東西，但是溪谷矮人們在偉大的撲撲大王領導下，以無比堅毅的決心和勇氣大聲求饒、哭喊、哀求著，奇蹟似地讓龍人放過他們，只把他們當作奴隸。

所以現在的溪谷矮人，在居住於沙克沙羅斯幾百年來，第一次被迫要工作。龍人們修好屋子，把所有事情都弄得井井有條，因此使得每個溪谷矮人的生活都過得很悲慘，因為他們必須要打掃和維修許多東西。

毋庸置疑地，菩吉大帝當然對這種狀況感到十分不滿。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思考要怎樣除掉這隻龍。不用說，他當然知道龍穴的位置，他甚至還找到一條通往那里的密道。甚至當龍不在的時候，他還偷偷地進去過一次。菩吉非常驚訝地發現那個地底房間里，有那麼多漂亮的石頭和閃閃發光的錢幣。偉大的菩吉一世在年輕時候曾經旅行過不少地方，他知道外面的人非常喜歡這些漂亮的石頭，而且會用很多美麗的衣服跟他交換（菩吉非常喜愛漂亮衣服）。於是菩吉畫了一張地圖，好讓他以後可以再回到龍穴里。甚至他還膽大到拿走幾顆較小的石頭。

菩吉在之後的幾個月都朝思暮想著那些財寶，但是再也沒機會回去。有兩個原因──一來是那隻龍以後再也沒有離開過；二來，菩吉忘了自己的地圖是該正著看，還是倒著看。

如果龍能夠再離開那里，他心想，或者是有偉大的英雄能夠來把牠刺上一劍！這是菩吉的夢想，而當他的手下宣稱有軍隊攻打進來時，他也正在想著這件事。

最後，當噗噗終於說服菩吉他沒有被一羣巨人組成的軍隊攻擊，用力地把他從牀下拉出來之後，撲撲大王菩吉一世開始覺得這個夢想有可能成真了。

「嗯，你們是來這里殺掉這隻龍的囉？」撲撲大王菩吉一世對半精靈坦尼斯說。

「不，」坦尼斯耐心地說，「我們不是。」

大夥站在溪谷矮人的宮殿里，面前的王座上坐著一個溪谷矮人，噗噗說他就是撲撲大王。噗噗留心看著這些進入宮殿的冒險者們，希望能夠從他們臉上看到驚訝、讚歎的表情。噗噗沒有失望，眾人的表情的確可以用「震驚」來形容。

沙克沙羅斯城許多美麗的物品，都被早期的撲撲族拿來裝飾他們的皇宮。他們的哲學是──如果一碼的金線很漂亮，那麼四十碼金線一定更漂亮。他們完全不顧任何品味地把撲撲大王的宮殿佈置成一個混亂的大集合。厚重、磨損的金色布條纏滿牆上的每一寸空間；巨大的掛毯從天花板直垂下來（有些還上下顛倒），這些掛毯以往是拿來顯示沙克沙羅斯城內的歷史和許多傳說的美麗藝術品。但現在，溪谷矮人們覺得應該要讓它們更為鮮活──用大膽、誇張的色調來重新幫它們上色，當史東看到一個紅色的修瑪在翠綠色天空下大戰紫色斑點的巨龍時，幾乎驚愣得說不出話。

優雅的裸體雕像也被亂七八糟地集中放置著。溪谷矮人同樣覺得純白色的大理石太過單調，所以他們也把這些雕像給「鮮活」起來。他們鉅細靡遺地在雕像上用非常寫實的手法加強了某些部分，讓卡拉蒙尷尬地瞥了金月一眼後，只敢紅著臉盯著地板看。

事實上，大夥一進入這個藝術的大熔爐之後，就很難保持極度嚴肅的舉止。像有個傢伙就完全失控了──泰斯無法剋制地咯咯大笑，以至於坦尼斯被迫叫他先回到門外，看他能不能收斂一些。其他人嚴肅地向撲撲大王行禮，只有佛林特除外，他的手不停地撫摸著戰斧，臉上沒有絲毫笑意。

在他們進來之前，矮人把手放在坦尼斯的手臂上警告他說，「不要被他們騙了，坦尼斯，」他說，「這些傢伙可以變成非常狡猾的。」

撲撲大王一開始看到眾人進來時，臉上露出非常害怕的表情，特別是看到那名高大戰士，但雷斯林謹慎地說了幾句恭維的話，讓撲撲大王感到比較放心。（或者說有些失望？）

法師間歇地咳著，向撲撲大王解釋他們不想惹麻煩，只想要簡單地取回一些信仰上的物品，就準備離開龍穴，尤其是最好不要驚擾到那隻龍。

這樣的狀況，當然不合菩吉一世的計劃。所以，他假設自己聽錯了。他把自己裹在破爛的袍子里，冷靜地對他們說，「你們來，拿劍，殺掉龍。」

「不，」坦尼斯再度開口。「就像我們的朋友，雷斯林解釋的一樣，那隻龍在守護著某些屬於我們真神的物品。我們想要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這樣東西拿回來，並且在龍還來不及發現之前，就悄悄離開這座城市。」

撲撲大王皺著眉。「我怎知你們不會拿走全部寶藏？只留給撲撲大王一頭氣瘋的龍？那里很多寶藏、漂亮石頭。」

雷斯林突然抬起頭，眼中閃爍著光芒。史東摸著劍，厭惡地瞧向法師。

「我們會帶給您漂亮石頭，」坦尼斯對撲撲大王保證。「只要幫助我們，您就可以得到所有財寶。我們只要找到神的信物而已。」

對撲撲大王來說，很明顯地，他面對的是一羣說謊的小偷，而不是他所期待的英雄。這羣人跟他一樣害怕這隻龍，而這讓撲撲大王有了個主意。「你們要撲撲大王怎麼幫你們？」他問，試圖隱藏自己的想法，看起來十分友善。

坦尼斯鬆了一口氣。他們終於有了些進展。「噗噗，」他指著拉住雷斯林袖子不放的女溪谷矮人，「告訴我們您是全城里面唯一可以帶我們去龍穴的人。」

「帶路？！」偉大的菩吉一世害怕得有些失態，緊緊抓住自己的袍子。「不帶路！撲撲大王很重要。人民需要我。」

「不不，我不是指帶路，」坦尼斯趕忙改口。「我們希望您能夠給我們地圖，或是派人帶我們去。」

「地圖！」菩吉一世用袖子擦掉額頭的冷汗。「早講嘛！地圖，好的，大王可以給地圖。現在，喫飯。撲撲大王的客人，衛兵帶去喫飯。」

「不用了，謝謝。」坦尼斯有禮貌地說，不敢看其他人的表情。他們路上就經過了溪谷矮人的餐廳，光是聞到那股味道就連卡拉蒙也食慾全消。

「我們自己有食物。」坦尼斯繼續道。「我們需要一點時間休息，討論這個計劃。」

「當然。」撲撲大王身體向前傾，他的兩個衛兵趕上前幫忙，因為他的腳碰不到地面。「回到來的地方。坐下，喫，聊天。會把地圖送過去。要告訴菩吉計劃嗎？」

坦尼斯回頭看著撲撲大王，突然從他眼中看到一絲狡詐的閃光，他立刻明白這個撲撲大王並不笨。坦尼斯開始後悔剛剛沒有多問問佛林特的意見。「我們的計劃還沒完成呢！陛下！」

撲撲大王當然沒這麼容易受騙，很久以前，他就鑽了一個洞到客人等待的地方，方便他偷聽訪客談話，事先探查他們要拿什麼事情來煩他。所以他其實早已知道很多關於他們計劃的種種，所以他決定放他們一馬──當然！「陛下」這個詞可能也有一些影響，他從來沒聽過這麼適切的稱呼。

「陛下。」菩吉重復道，快樂地嘆了口氣。他戳戳前面的衛兵。「你記得，從今以後，叫陛下。」

「是──是，王──陛下。」溪谷矮人顫抖著說。當大夥鞠躬退出宮殿時，偉大的菩吉一世對他們揮手示意。撲撲大王菩吉一世靠著他的王座，用自認為最有魅力的笑容歡送他的客人，直到他們離開。接著他的表情突然改變，臉上陰險的表情讓衛兵通通期待地靠攏過來。

「你，」他對其中一個說。「回到房間，拿地圖。交給隔壁房間的笨蛋。」

衛兵敬禮之後就離開了。其他的衛兵靠近，張大著嘴期待著。菩吉四面張望，命令衛兵再靠攏一些，一邊考慮著要如何發布他的下一道命令。他需要一些英雄，即使必須要把手頭的這些流氓改造，他也願意。如果他們死了，他也沒有損失。如果他們成功地殺死黑龍，那更好。溪谷矮人們會得到對他們來說，比全克萊恩所有漂亮石頭還要重要的獎賞──回到原先那種甜蜜、溫暖的自由日子！所以，別讓他們有機會悄悄偷溜進龍穴──

菩吉彎下身，對著其中一個衛兵耳語道。「你去找龍，告訴牠偉大的撲撲大王菩吉一世向牠問好，告訴牠──」

【註】

１　黑龍通常居住在沼澤或溼地里，偶爾也會出現在地底的巢穴中，由於這種特殊的居住習性，某些學者推論，牠們可能對光非常敏感。黑龍精通多種語言，包括龍類的祕密語言、人類的語言，還有高深的咒語。牠們最喜愛施展黑暗術來掩護牠們的行動。

黑龍身長大多在三十呎左右，善用銳利的牙齒和爪子攻擊，牠們也能夠從口中吐出溶解一切的強酸。由於黑龍天性獨立，牠們只願意接受對自己有利的命令。因此，龍騎將們大多不用牠們來攻城掠地，相反地，牠們會是十分稱職的守護者和間諜。

２　又被稱為黑瑪瑙。

３　惡龍在面對龍騎將時願意暫時屈居其下，但是牠們都知道誰是真正的老大。

４　後來，提卡收集了全克萊恩所有的食譜，出了一本書，這其中也包括了噗噗的「老鼠乳酪火鍋」。在收集好佐料和主菜之後，食譜中接下來的指示是──融化乳酪、沾老鼠、喝酒、睡覺。

５　卡拉蒙在對話中提到的會被臭死的「食人魔」（Ogre），其實是克萊恩上十分重要的一種邪惡生物。食人魔擁有很多的名字，牠們又被叫作巨魔、食人巨魔，據說後世的一羣特殊人類會叫牠們「胖胖」或史瑞克。這個種族平均身高九到十呎，體重三百到三百五十磅，有著泛黃、長瘤的皮膚，擁有可怕的力量；平常都是靠著掠奪和偷竊、殺戮維生。在克萊恩上，精靈是純粹善良的生物，人類是搖擺不定中立的生物，食人魔則是純粹邪惡的生物。謠傳在遠古時代，牠們擁有傲人的美麗外表，但是由於牠們只有邪惡和殘暴的思想，最後讓牠們變成了這種醜惡的怪物。

## １─２０撲撲大王的地圖．費斯坦但提勒斯的魔法書

「我不相信這傢伙，就跟我忍受不了他的氣味一樣。」卡拉蒙皺著眉頭說。

「我同意，」坦尼斯說。「但我們有什麼選擇呢？我們已經答應把財寶帶給他。他背叛我們毫無任何利益啊！」

他們坐在客人等候召見的地方，這是個在大殿外面氣味薰人的小房間。這里的裝飾就和大殿里面一樣荒謬。眾人都感到壓力沉重，只能盡量逼迫自己喫點東西。

雷斯林拒絕用餐，他遠離其他人蜷縮在牆角，喝下自己準備的草藥減輕咳嗽。接著他裹著袍子，閉上眼睛在地上躺平。噗噗坐在他身邊，嚼著包包里拿出來的東西。卡拉蒙走過去察看弟弟的狀況，卻被她嘴里吞下去的一條尾巴給嚇了一跳。

河風自己單獨坐著，他沒參與同伴對這次計劃的討論。平原人悶悶不樂地坐在地板上。當有人輕輕碰觸他的手臂時，他甚至連頭都沒抬。金月臉色蒼白地跪在他旁邊。她試著要說話，卻說不出口，只好先清了清喉嚨。

「我們得談談。」她用族里的語言堅決地說。

「這是個命令嗎？」他痛苦地問。

她勉強吞了口口水。「是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河風站起來，走到一面掛毯前。他既不看金月，也不和她說話。雖然他的臉上毫無表情，但金月在這張面具下可以看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掙扎。她的手溫柔地放在他的手臂上。

「原諒我。」她柔柔地說。

河風驚訝地看著她。她站在他面前，頭低垂著，臉上露出像孩童懺悔般的表情。他伸出手去，撫摸著他以生命守護的愛人的髮絲。他能感覺到金月的顫抖，瞬間他的心中充滿了愛。他把手從她的頭移到脖子，輕柔地將她擁入懷中。

「我以前從來沒聽妳說過這樣的話。」他說，臉上露出笑容，知道她這時看不見他。

「我從來沒說過。」她勉強吞嚥著，臉頰緊緊貼在他的皮衣上。「喔，我的愛人，我實在沒辦法表達我的歉意，你回到族里看到的不是金月而是酋長之女──但我是那麼地害怕。」

「不，」他耳語道，「我纔是應該請求寬恕的人。」他伸手抹去她臉上的淚痕。「我沒有替妳考慮過妳所經歷過的事情。我只想到自己和我所經歷過的危險──我希望妳早一點告訴我。」

「我希望你有問過我。」她聆聽著他真誠的回答。「我已經當了很久的酋長之女，幾乎忘了怎麼適應其他的身份。這個身份是我力量的泉源，在我害怕時它給我勇氣，我覺得我沒辦法放棄它。」

「我不想要妳放棄它。」他對她笑著，把她臉上的頭髮拂開。「我第一次見到妳的時候，愛上的是酋長之女。妳記得嗎？就在為妳舉辦的狩獵大會上。」

「你拒絕行禮以獲得我的祝福，」她說。「你承認我父親的統治權，但拒絕承認我是女神。你說人類不可以把其他人當作神。」她的眼神彷彿回到很久很久以前。「你是那麼地高大、驕傲和英俊，敘述著那時對我來說還不存在的古老真神。」

「而妳是那麼地生氣，」他回憶道。「又那麼地美！妳的美麗本身對我就是一種祝福，我不需要其他的祝福了。當時，妳還命令我滾出那場狩獵。」

金月傷感地笑著。「你以為我是因為你在眾人面前羞辱我，我才生氣的？但這不是實情。」

「不是，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酋長之女？」

她的臉上泛著紅暈，但她仍抬起湛藍的雙眼凝視他。「我生氣是因為我知道，當看見你站在那里，拒絕跪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心的一部分就已經給了你，直到你還給我為止，我將不再完整。」

平原人把她抱得更緊，溫柔地親吻著她的髮絲。

「河風，」她說，「酋長之女還在這里，我不認為她能夠從此消失。但你要知道，底下藏著的是你的金月。如果這個旅程最後終於結束，在我們享受著寧靜之時，金月將永遠屬於你，酋長之女就讓她隨風而逝吧！」

一聲敲門聲讓每個人都緊張起來，一名溪谷矮人的衛兵接著走進房里。「地圖。」他塞了一張皺巴巴的紙給坦尼斯。

「多謝。」半精靈低沉地說。「也幫我們轉達對撲撲大王的謝意。」

「陛下，撲撲大王陛下。」衛兵緊張地更正，不停地看著一面掛著壁毯的牆壁。隨即笨手笨腳地退回撲撲大王的房間里。

坦尼斯攤開地圖。每個人都圍在旁邊，連佛林特也不例外。看了一眼之後，佛林特發出不屑的哼聲走回座位上。

坦尼斯哀怨地笑著。「我們早就該知道了。不知道偉大的菩吉記不記得這個祕密房間在哪里？」

「當然不會記得，」雷斯林站起身，眼睛半瞇地看著地圖。「這纔是為什麼他沒回去拿財寶的原因。但是我們之中有人知道龍穴的位置。」每個人都跟隨著法師的眼光。

噗噗驕傲地看著他們。「漂漂人說的對，噗噗知道。」她悶悶不樂地說。「噗噗知道祕密地方，噗噗去過，找到漂亮石頭，但沒告訴撲撲大王。」

「妳會告訴我們嗎？」坦尼斯問。噗噗看著雷斯林，後者點點頭。

「噗噗說，」她嘟噥著。「給地圖。」

雷斯林看見其他人都專心看著地圖，便悄悄地走到哥哥旁邊。

「計劃還是一樣嗎？」法師耳語道。

「是的，」卡拉蒙皺著眉頭。「我不喜歡這樣，我應該要跟著你才對。」

「胡說。」雷斯林低聲道。「你只會阻礙我！」接著他又補上一句，「我跟你保證，我不會有危險的。」他把手放在雙胞胎哥哥的手臂上，把他又拉近一些。「而且，」法師打量著四周，「哥哥，有件事還要請你幫忙。你得從龍穴里帶一樣東西回來給我。」

雷斯林的手勁不尋常地大，他的眼光燃燒著。卡拉蒙不安地退後，在弟弟的眼中看到昔日在大法師之塔中的狂熱，但雷斯林仍然緊緊抓住他。

「是什麼？」卡拉蒙不情願地說。

「一本魔法書！」雷斯林耳語道。

「原來這纔是你想要到沙克沙羅斯的原因！」卡拉蒙說，「你知道這本書會在這里。」

「多年前我讀過有關它的記載。我知道大災變之前它存放在沙克沙羅斯，每個法師都知道這件事，但大家都以為它已經跟著城市一起被摧毀。當我知道沙克沙羅斯還存在時，我就知道魔法書有可能還是完好無缺的！」

「你怎麼知道它會在龍穴里？」

「我不知道，只是猜測。對法師來說，這本書是沙克沙羅斯最珍貴的寶藏。很有可能黑龍自己就在使用它！」

「你要我替你帶回來，」卡拉蒙慢慢地說。「它的外形長得什麼樣？」

「當然。它看起來幾乎和我的魔法書一樣，除了它的封皮是深藍色的，上面有著銀色的符號。還有，它摸起來是冰冷的。」

「那些符號是什麼意思？」

「你不會想知道的──」雷斯林低聲道。

「這本是誰的書？」卡拉蒙懷疑地問。

雷斯林安靜下來，他金色的雙眸失去了神采，彷彿在試著回憶起藏在記憶深處的事情。「你從來沒聽過他，哥哥。」他最後終於說，但他的聲音微弱到卡拉蒙必須靠近傾聽。「但他是我輩當中最偉大的法師。他的名字是費斯坦但提勒斯（註１）。」

「你描述那本書的外形──」卡拉蒙遲疑著，他害怕雷斯林的回答，只得吞了口口水，重新開口問道。「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他是黑袍法師嗎？」他不敢直視弟弟的眼睛。

「別再問了！」雷斯林嘶聲道。「你和其他人一樣笨！你怎麼可能了解我！」看著雙胞胎哥哥眼中的痛苦，法師嘆了口氣。「相信我，卡拉蒙。這不是一本威力特別強大的魔法書，只是一本古老的魔法書。當他非常年輕的時候用的魔法書，非常年輕的時候。」雷斯林喃喃道，眼睛望向遠方。但他眨眨眼，回到現實來，「但它對我還是很有價值。你一定要拿到它！一定──」他咳了起來。

「當然，小弟，」卡拉蒙答應，安慰著弟弟。「不要太勞累了。我會找到它的。」

「好卡拉蒙，好哥哥。」當雷斯林終於可以說話時，他開口道。他靠著牆壁，閉上雙眼，「現在我得休息了，時機到的時候我得準備好纔行。」

卡拉蒙站起身，轉過頭來，差點踩到站在身後的噗噗；後者睜大眼懷疑地注視他。

「剛剛怎麼搞的？」卡拉蒙加入大夥的討論後，史東問道。

「喔，沒什麼。」大漢紅著臉咕噥著。史東警覺地和坦尼斯交換了個眼神。

「是什麼事呀，卡拉蒙？」坦尼斯把地圖捲起來放進腰帶，看著戰士，「有什麼事情出了差錯嗎？」

「沒──沒有，」卡拉蒙囁嚅地說。「沒什麼──我，呃，試著要說服雷斯林讓我跟去。但他說我只會妨礙他。」

坦尼斯看著卡拉蒙。他知道大漢說的是實話，但他也知道戰士並沒有說出全部的實情；卡拉蒙會非常樂意為每個同伴犧牲生命。但坦尼斯懷疑，雷斯林的一句話也可以讓他背叛所有的人。

大漢看著坦尼斯，眼光中露出懇求的神色。

「他是對的，卡拉蒙。你也知道，」坦尼斯最後說，拍著大漢的肩膀。「雷斯林不會有危險的，噗噗會跟著他。她會把他帶回這里躲好。他只需要製造出一些幻象，一些能夠把黑龍引誘出來的法術。當牠抵達的時候，他早就逃開了。」

「當然，我知道，」卡拉蒙說硬擠出笑容來。「你們也會需要我的。」

「我們的確需要。」坦尼斯嚴肅地說。「每個人都準備好了嗎？」

四周一片寂靜，眾人氣氛沉重地站起來。雷斯林走向前，雙手收攏在袖中，頭上罩著兜帽。法師的身體散發出一股強大的氣息，那是一股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強大力量，不知為何，同伴之中擁有這種力量的人，卻會讓眾人十分懼怕。坦尼斯清清喉嚨。

「我們會先數五百下，讓你先走，」坦尼斯對雷斯林說。「然後我們再動身。據你的小朋友所說，這張地圖上標示的祕密地方，是在不遠處一棟建築里的密門。它通往龍穴，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牠的地方。在廣場施展你的法術後，趕快回到這里。我們會在這里碰面，把財寶帶回給撲撲大王。直到天黑我們才開始往外面逃。」

「我知道了。」雷斯林冷靜地說。

我希望我自己也知道！坦尼斯自怨自艾地想。我希望我能夠知道你腦袋里想些什麼。但半精靈什麼都沒說。

「現在走嗎？」噗噗期待地看著坦尼斯。

「現在就走。」坦尼斯說。

雷斯林沿著陰影移動著，他在小巷里朝著南方快速前進，並沒有看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看起來似乎所有的溪谷矮人都被濃霧給吞噬了。眼前的狀況很讓人困擾，所以他走得更加靠近陰影。只要有需要，這個瘦弱的法師可以悄無聲息地移動。他只希望自己在這個關鍵時刻不要咳嗽。他喝下的草藥是帕薩理安給他的配方，算是某種對這年輕法師所忍受痛苦的補償。它具有止痛的效果，但它的藥效很快就會消失了。

噗噗從他的袍子後面窺探著，黑色眼珠骨碌碌地看著通往大廣場的巷子。「沒人，」她說，邊拉著法師的袖子。「我們走。」

沒人？雷斯林擔心地想著。這沒道理──平常成羣結隊的溪谷矮人到哪兒去了？他開始有種不好的預感，但回頭已經來不及了。坦尼斯和其他人已經踏進密道。法師哀傷地笑著。最後這個計劃看起來實在非常愚笨。可能每個人都會死在這座廢墟當中。

噗噗又拉著他的袖子。他聳聳肩，帶上兜帽，和溪谷矮人一起走向被迷霧包圍的大街。

兩個穿著盔甲的身影從鄰近的一個門中竄出，鬼鬼祟祟地跟著雷斯林和噗噗。

「就是這里了。」坦尼斯柔聲說。他打開一扇腐朽的門，朝里頭看去。「里面很黑，我們需要一點光。」

後方傳來打火石的聲音，卡拉蒙隨即點著了從撲撲大王那里借來的火把。戰士遞了一根給坦尼斯，又替自己和河風點了另一根。坦尼斯跨進這棟房子，立刻踏入及膝深的水中。他把火把舉高，看見沿著牆上的穩定水流，水流匯集到房間中央，從其中的縫隙流了出去。坦尼斯涉水走到房間中央，舉著火把向下看。

「就在那邊。我可以看見。」當其他人涉水進來時，他指著地板上的密門說。眾人勉強可以看見一個鐵環在水中。

「卡拉蒙？」坦尼斯退開。

「啐！」佛林特不屑地說。「如果溪谷矮人可以一個人打開它，那麼我也可以。退開點。」矮人把每個人推開，伸手進入水中用力拉著。一時之間毫無動靜，佛林特紅著臉咕噥起來。他停了一下，直起身，喘口氣；接著再試了一次，依舊連聲音都沒有，門也沒動。

坦尼斯把手放在矮人的肩膀上。「佛林特，噗噗說她只有在乾季時才能下去。你剛剛快把整個新海的水都跟著一起舉起來了。」

「這樣啊！」矮人不停地喘著，「你為什麼不早說？讓那頭大公牛試試吧！」

卡拉蒙走向前。他將手伸進水中用力拉著。他肩膀的肌肉拱起，脖子上的血管突出。突然有一陣抽吸的聲音，密門跟著打開，但卡拉蒙也差點跌倒。水從密門中流走，卡拉蒙輕輕地放下門板。隨即坦尼斯把火把拿近，底下是個四呎寬的方形洞穴，洞中有個狹長的鐵製梯子。

「數到幾了？」坦尼斯問，他覺得喉嚨發乾？

「四百零三，」史東低沉的聲音回答。「四百零四。」

大夥看著底下，都覺得四周的空氣有些寒冷，耳中只聽到水流下洞穴的聲音。

「四百五十一。」騎士冷靜地說。

坦尼斯抓抓鬍子；卡拉蒙乾咳兩聲，彷彿提醒大家他弟弟的存在；佛林特一個不小心把斧頭掉進水里；泰斯心不在焉地咬著自己的馬尾巴；金月臉色蒼白地靠近河風，手里拿著不起眼的水晶杖；河風伸出手摟住她──沒有比等待更讓人焦急的事了。

「五百。」史東終於說。

「也該是時候了！」泰斯飛快地溜下梯子。坦尼斯跟在後面，高舉著火把替金月照路；其他人則跟著爬進這座城市的下水道系統。通道約二十呎高，通道底是一個大約五呎寬的南北向水道。

「量量水的深度。」泰斯正要跳進水中時，坦尼斯警告道。坎德人一手抓著梯子，一手把胡帕克杖插入底下黑沉沉的水中。胡帕克杖大約沉入一半。「兩呎深。」泰斯高興地說。他撲通一聲跳進水中，水大概到他的臀部。他站在水中期待地看著坦尼斯。

「那個方向，」坦尼斯指著。「南方。」

泰索何夫高舉著胡帕克杖，順流而下。

「我們用來引誘黑龍的法術呢？」史東問，他的聲音迴響著。

坦尼斯也正想著這件事。「我們在這里也許聽不到。」他希望自己說的話是真的。

「雷斯林不會有問題的。別擔心。」卡拉蒙嚴肅地說。

「坦尼斯！」泰索何夫跑向半精靈。「底下有什麼東西！我可以用腳感覺到！」

「繼續走，」坦尼斯低聲道，「希望牠們肚子不餓──」

他們一言不發地繼續涉水前進。火把在牆上製造出奇異的陰影，讓人跟著緊張起來。坦尼斯不只一次看見有東西向他撲來，最後卻發現那是卡拉蒙的頭盔或是泰斯胡帕克杖的影子。

地道向南方延伸了兩百呎，然後轉向東方。大夥停了下來，在水道的東方支流處，有一束光線從上面投射下來──根據噗噗的說法，這就是龍穴。

「熄掉火把！」坦尼斯低聲道，一邊把火把插進水中。坦尼斯靠著黏汙的牆壁跟著坎德人，他在黑暗中顯出的紅色線條對坦尼斯的精靈視線來說十分顯眼。後面則是佛林特在不停地抱怨著，這里的水又讓他的關節炎更加惡化。

「噓──」當他們靠近那束光線時，坦尼斯比著手勢。試著不要製造出任何聲音，他們安靜地靠在往上的梯子旁。

「沒有人會費心鎖上地板的鐵閘。」泰斯把坦尼斯拉近些，對他耳語道。「如果有的話，我也可以打開。」

坦尼斯點點頭。他沒提到噗噗也可以打開的這件事。開鎖技巧對泰斯來說，就如同鬍子對騎士一樣是種驕傲。他們都站在齊膝深的水中，靜靜地看著泰斯爬上梯子。

「我仍然沒聽到外面有什麼聲音。」史東喃喃道。

「噓！」卡拉蒙怒目道。

鐵閘的確有個鎖，泰斯沒花幾分鐘就打開了。接著他悄悄地舉起鐵閘，向外看去。突然一陣黑暗襲向他，這黑暗幾乎像鉛般沉重，差點讓他鬆手丟了鐵閘。他急忙一聲不響地把鐵閘放回原處，悄悄爬下梯子，撞上坦尼斯。

「泰斯？」半精靈抓住他。「是你嗎？我看不見了？怎麼搞的？」

「我不知道，突然間一切都暗下來。」

「你說你看不見是什麼意思？」史東低聲對坦尼斯說。「你的精靈視線呢？」

「沒了，」坦尼斯嚴肅地說，「就像在闇黑森林──還有在外面的井邊──」

大家都一言不發地站在水里。每個人只聽得見自己的呼吸聲和水滴滴落的聲音。

龍就在上面，等著他們。

【註】

１　這是我們第一次公開提到費斯坦但提勒斯名號的地方。他是個傳說中的大法師，擁有無比的力量，靠著其他人的身體和生命力──永生不死。

## １─２１犧牲．再度崩壞的城市

比黑暗更加恐怖的絕望籠罩著坦尼斯。這是我的計劃，我們唯一逃出生天的可能，他心想。看起來沒問題，它應該可以成功的！什麼地方出錯了？雷斯林？他背叛我們了嗎？不！坦尼斯握緊拳頭。法師的確不討人喜歡、難以理解，但他對他們是忠誠的，坦尼斯可以發誓擔保。那麼雷斯林呢？有可能死了──現在根本不重要了，每個人都會死的。

「坦尼斯，」半精靈感覺到有一隻手緊緊地抓著他，他認出這是史東低沉的聲音，「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我們沒選擇了，時間已經不夠。這是我們唯一拿到白金碟的機會。而我們不會再有其他機會了。」

「我要先看看。」坦尼斯說。他爬上梯子看著。鐵閘外是一片漆黑，這是魔法所造成的黑暗。坦尼斯把手放到頭上思考著。史東說的對，時間快不夠了！但他可以相信騎士的判斷嗎？史東一直很想跟龍作戰！坦尼斯爬下梯子。「我們還是要上去。」他說。突然間他只想趕快做完這些事，然後就能回家，回到索拉斯的家中。「不，泰斯。」他抓住坎德人並把他拖下梯子。「史東和卡拉蒙兩位戰士先走。然後其他人再陸續跟上。」

騎士已經迫不及待地走向前，長劍在臀上彈跳著。

「我們總是最後走！」泰索何夫抱怨道，一邊推著矮人。佛林特慢慢地爬著梯子。「快一點！」泰斯說。「我希望在我們抵達之前不要發生任何事情，我從來沒和龍講過話。」

「我打賭龍也從來沒和坎德人講過話！」矮人不屑地說。「你這個笨蛋，你知道我們可能都快死了嗎？坦尼斯知道，我從他的聲音就可以聽出來。」

泰斯停下來，當史東慢慢推開鐵閘時，他抓住梯子說。「你知道嗎，佛林特，」坎德人嚴肅地說，「我的同胞並不怕死。就某種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很歡迎這最後，也是最大的冒險。但要我放棄這次的生命，我會覺得有點可惜。我會想念很多事情，」他拍拍身上的袋子，「我的地圖，還有你和坦尼斯。除非，」他快樂地加上一句，「我們死後都會去同樣的地方。」

佛林特突然覺得自己彷彿看見這個一向快樂的坎德人全身僵硬地倒在地上，他感到一陣心痛，幸好這黑暗掩蓋了他臉上的表情。他清清喉嚨，故意粗魯地說，「如果你覺得我死後會和一羣坎德人住在一起，那你一定比雷斯林還要瘋狂。走吧！」

史東小心地舉起鐵閘，輕輕把它放到旁邊。它發出了輕微的摩擦聲，讓他緊張得咬緊牙根。他輕易地爬出洞口，回頭幫忙正死命擠出來的卡拉蒙，後者巨大的身軀和隨身攜帶的武器讓他有點行動困難。

「天哪！安靜點！」史東嘶聲道。

「我有──我有啊！」卡拉蒙喃喃道，終於爬出洞口。史東對金月伸出手；最後上來的是泰斯，他很高興在他上來之前沒發生什麼刺激的事。

「我們要有點光纔行。」史東說。

「要光？」一個像冬夜般冷酷的聲音回答道。「好的，就讓你們有點光吧！」

黑暗迅速褪去。眾人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巨大的圓頂之下。頂上裂縫透下來的光線冷冷地照著他們，以及圓形房間正中央的一座大祭壇。祭壇旁邊的地板上散佈著許多珠寶、錢幣，和這死城的許多財寶。寶石並沒有反射光芒，錢幣也暗淡無光。這昏暗的光線沒有照亮任何東西；只有祭壇上一隻像某種猛禽般的巨大黑龍除外。

「感覺被出賣了嗎？」巨龍輕鬆地問道。

「法師背叛了我們！他在哪里？他服侍你嗎？」史東憤怒地大喊，踏前一步並抽出了劍。

「退回去，噁心的索蘭尼亞騎士。退回去，否則你們的魔法師就再也不能施法了！」巨龍低下頭，用恐怖的紅眼瞪著他們。接著牠緩緩地、優雅地舉起一隻前爪，在爪子下，躺在祭壇上面的是──雷斯林。

「小弟！」卡拉蒙大喊著，不顧一切地要衝向祭壇。

「停，你這個笨蛋！」巨龍嘶聲道。牠把一根尖爪輕輕地放在法師的身體上。雷斯林用盡全身力量轉過頭來，看著哥哥，做了個手勢，卡拉蒙立即停了下來。坦尼斯看見地上有東西移動著，那是噗噗，她躲在那些財寶中，因為太害怕而無法出聲，雷斯林的瑪濟斯法杖躺在她旁邊。

「再前進一步，我就刺死這個可憐的人類！」

卡拉蒙漲紅著臉，「讓他走！」他大喊。「你和我作戰！」

「我不準備要和你們任何人作戰。」龍說，牠慵懶地搧動著翅膀。當龍的爪子稍稍移動的時候，雷斯林抽搐著，龍的尖爪現在已經陷入他的皮肉中。法師的身上全是豆大的汗珠。他的呼吸斷斷續續。「動都別想動，」龍不屑地說。「我們說的是相同的語言，記得嗎？我只要說一個字，你朋友們的屍體就得拿來餵溪谷矮人了！」

雷斯林精疲力竭地閉上眼。但坦尼斯看見法師的手不斷移動著，直到他準備施出最後一個法術。這會是他最後一個法術，當他施展出來的時候，龍會殺了他。但這也許會讓河風有機會拿到白金碟，讓金月安全地離開這里。坦尼斯慢慢地移向平原人。

「就像我剛剛說的，」龍繼續說道，「我不打算跟你們作戰。你們上次是怎麼逃過我的攻擊，我並不了解。但，現在你們在這里，你們還把偷去的東西還了回來。是的，奎蘇族的女士，我看見妳帶著那柄水晶杖了，拿給我。」

坦尼斯對著金月擠出一句話，「趴下！」但看到她大理石般冰冷的臉龐，他不知道她到底聽見了沒有。她看起來似乎在聽著其他的聲音，其他人說的話。

「服從我，」龍威脅地抬起頭來，「否則法師就得死！再來是那個騎士，然後輪到那個半精靈──就這樣一個接一個，直到妳，奎蘇族的女士，是最後一個生還者為止。到那時候，妳會跪著求我，求我對妳大發慈悲。」

金月服從地低下頭，輕柔地推開河風。她轉向坦尼斯，不捨地抱著他。「再會了，我的好友。」她大聲地說，臉頰貼著他的臉。她的聲音降低為耳語。「我知道我該做什麼。我要把水晶杖帶到龍面前，然後──」

「不！」坦尼斯憤怒地說。「這沒有差別！黑龍本來就會殺掉我們全部。」

「聽我說！」金月的指甲深深地陷入坦尼斯的手臂中。「站在河風旁邊，坦尼斯，不要讓他阻止我。」

「如果我要阻止妳呢？」坦尼斯抓著金月的手臂柔聲問。

「你不會的。」她用甜美、哀傷的聲音說。「就像森林之王說的一樣，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河風會需要你的。再會了，朋友。」

金月後退著，她清澈的湛藍眼睛盯著河風，彷彿想要記下每一個細節般地仔細。河風終於了解她正在向他告別，開始走向她。

「河風，」坦尼斯柔聲說，「相信她。這麼多年來她都相信你。當你在戰鬥時，她耐心地等待著。現在是你等待的時候了。這是她的戰爭。」

河風顫抖起來，但隨即站得筆直。坦尼斯可以看見他脖子上的青筋突起，下巴的肌肉繃緊。半精靈抓著平原人的手臂。高大的平原人甚至沒有看他一眼，他的眼神完全專注在金月身上。

「怎麼搞這麼久？」龍問。「我開始有點煩了。走過來。」

金月走過佛林特和泰斯，矮人向她低下頭，泰斯則張大眼睛嚴肅地看著──不知為何，他沒像想像中那麼興奮。有生以來第一次，坎德人覺得自己是這般渺小且無助。這種感覺讓他很不舒服，或許連死亡都比這樣來得好些。

金月靠近卡拉蒙，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別擔心。」她對正痛苦地看著弟弟的高大戰士說。「他會沒事的。」卡拉蒙泣不成聲地點點頭。接著金月走向史東，她似乎是太過恐懼於龍的威脅，突然一個不穩摔倒了。騎士扶住她，幫她站穩。

「跟我來，史東。」當他把手臂環繞著她時，她趁機耳語道。「你一定得發誓服從我的命令，不管發生什麼事。用你索蘭尼亞騎士的榮譽發誓。」

史東遲疑了一會兒，金月冷靜、清澈的眼神凝望他。「發誓，」她要求道，「不然我就自己去。」

「我發誓，女士。」他毅然決然地說。「我會服從的。」

金月感謝地鬆了口氣。「跟我走在一起。不要做出任何有威脅性的動作。」

平原上的野蠻人和索蘭尼亞的騎士，兩個人一起走向巨龍。

雷斯林躺在巨龍的爪下，閉著眼睛，默默為自己最終的一個法術做好準備。但是在他混亂的腦中就是沒辦法集中精神思考，他努力試著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將要犧牲我的生命，又是為了什麼？雷斯林難過地想著。是為了救出這些讓自己蹚進渾水的白癡！他們怕傷到我而不敢出手，即使他們平常害怕而且痛恨我？這沒有道理！就像我的犧牲是毫無意義的一樣。當我比他們還要值得活下去的時候，為什麼我要犧牲自己救他們？

『你不是為了他們才這麼做，』一個聲音（註１）回答他。雷斯林嚇了一跳，試著要集中意志，聽清楚這個聲音。那是個真實的聲音，一個熟悉的聲音，雖然他不記得是在哪里聽到過，或是這聲音屬於什麼人。他只知道這個聲音在他有生命危險時會出現，狀況愈緊急，這聲音愈清晰。

『你不是為了他們才做出犧牲，』那聲音重復道。『這是因為你不能忍受被擊敗！你從來沒有被任何事打敗過，連死亡也不例外──』

雷斯林深吸一口氣，開始放鬆。就如同他不記得這個聲音一樣，他也不完全了解這些話。但是現在他很輕鬆地記起了咒語。「阿斯托．阿拉咖咖．姆──」他喃喃念著，感覺到法力開始流過全身。接著另一個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但這個聲音卻是屬於活人的，這個聲音直接出現在他的腦中。他張開眼睛，慢慢地轉過頭，看著他的同伴們。

這個聲音來自一個女人，是那整個部落被殲滅的蠻族公主。雷斯林看到她走向前，靠著史東的臂膀。她腦中的字眼直接流向雷斯林。他冷靜地注視這個女人，彷彿置身事外一般。他眼中的獨特世界讓他永遠不可能對活生生的人類產生任何慾望；他看不見讓坦尼斯和其他人如此迷戀的美麗外表，他沙漏般的瞳孔只能看見她不停地衰老和死亡。他對她沒有任何情感，沒有任何熟識的感覺。他知道她很同情他，但他也因此而痛恨她。而她同時也對他感到畏懼──那麼，為什麼她要和他溝通呢？

她告訴他稍安勿躁。

雷斯林懂了。她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所以告訴他這是不必要的。她已經被選上了──她被選上要為這個世界做出犧牲。

他看著金月愈來愈靠近黑龍，她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瞪著巨龍。他也看見史東走在她身邊，看起來像是傳說中的修瑪一樣高貴。史東這個樣子真是完美，剛好適合在金月的犧牲禮上扮演獻祭的角色──但河風怎麼會讓她犧牲呢？他難道看不出最後的結果嗎？雷斯林飛快地看向河風。啊！當然！半精靈站在他身邊，看起來感同身受地說著教，沒錯。這個野蠻人看來變得跟卡拉蒙一樣好騙。雷斯林的眼光又回到金月身上。

她現在站在巨龍前面，蒼白的臉上充滿決心。史東站在她身邊，看起來被內心的衝突折磨得不成人形；金月八成讓這個騎士許下了什麼誓死遵守的諾言。雷斯林的嘴角不屑地揚起。

巨龍終於開口，法師緊張起來，隨時準備要動手。「把水晶杖放下來，就放在這堆人類的寶物當中。」巨龍命令金月，用牠布滿閃亮鱗甲的頭對著祭壇底下的成堆寶物示意。

金月心中充滿恐懼，沒有力氣移動。她什麼事也不能做，只能看著眼前巨大的怪獸發抖。史東站在她身邊，極力控制心中的恐懼，用眼光不停地搜索著那堆寶藏，尋找白金碟。史東從來不知道自己會對任何事情感到這麼害怕。他不停地念著騎士誓約，「榮譽即吾命。」一遍又一遍，他知道最後僅是驕傲讓他沒有放棄一切、轉身逃跑。

金月看見史東的手顫抖著，臉上滿是汗珠。敬愛的女神，她內心哭喊著，請賜我勇氣吧！突然史東推了推她。她意識到，她得要說些話。她已經太久沒開口了。

「你要用什麼跟我們交換這個製造奇蹟的水晶杖？」金月說道，她盡全力強迫自己的聲音聽來夠冷靜，雖然她的喉嚨乾澀，幾乎沒辦法開口。

龍笑了起來，那是尖銳、可怕的笑聲。「我會給你們什麼？」龍伸出頭瞪著金月。「沒有，啥也沒有！我不會跟賊談條件的。但──」龍縮回脖子，瞇起紅色的眼睛。牠開玩笑似地把爪子刺入雷斯林的身體；法師抽動了一下，但是他一聲不吭地忍了下來。黑龍拿開爪子，舉起它，讓大家都能看見血從上面不停地滴落。「我們的龍騎將猛敏那大王，不無可能會因為你們自動獻上水晶杖而特別開恩。他甚至還有可能饒恕妳──他是個牧師，價值觀跟常人不同。但注意聽我說，奎蘇族的女人，猛敏那大王不需要妳的朋友。現在獻上水晶杖，我會饒恕他們。膽敢讓我親自動手，他們就全得死。法師會是第一個遭殃的。」

金月看起來被嚇得不能動彈，腳步踉蹌起來。史東衝向前，似乎要扶住她。

「我已經找到白金碟了。」他低聲地對她耳語。他抓住她的手臂，明顯感覺出她害怕地發著抖。「女士，妳真的決定要這樣做了嗎？」他輕柔地問。

金月低下頭。她的表情蒼白得可怕，但卻充滿了決心。幾絲金色的頭髮垂在臉上，讓龍也無法看見她臉上的表情。她看起來已經心力交瘁，抬起頭注視史東，笑容中同時帶著平靜和憂傷，就像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她沒有開口，但史東已經得到答案。他佩服地低下頭。

「但願我能像妳一樣勇敢，女士。」他說，「我不會讓妳失望的。」

「再會了，騎士。告訴河風──」她一時間說不出話來，眼眶中滿是淚水。害怕好不容易下定的決心會在此刻崩潰。她硬生生地把話吞下肚，轉頭面對巨龍。這時米莎凱的聲音出現了，回應她的祈禱。『勇敢地獻上水晶杖！』金月被內心產生的勇氣所驅動，舉起了水晶杖。

「我們不會投降的！」金月大喊，她的聲音在大廳中迴蕩著。她毫不遲疑地，在喫驚的巨龍能夠有任何反應之前，這位酋長之女用力地、最後一次揮動這柄水晶杖，擊中了懸在雷斯林身體上方的龍爪。

當水晶杖擊中目標時，它發出了低沉的嗡嗡聲，接著就碎裂開來。一道湛藍色的光束從破碎的水晶杖中激射而出。光芒愈來愈盛，呈扇形向外擴散開來，把巨龍整個吞沒了。

姬塞斯憤怒地大吼。巨龍受傷了，而且傷得很重。牠盲目地揮著尾巴，搖動著頭，想要掙脫這灼人的藍色火焰。牠腦中只想著殺光這些冒犯牠的人，但刺眼的藍焰仍然吞沒了牠，同時也吞沒了金月。

當水晶杖破裂時，酋長之女並沒有丟掉它。她拿著碎片的一端，看著光芒愈來愈盛，盡可能地將它靠近巨龍的身體。當藍色的光芒籠罩上她手時，她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她腳步一個不穩地跪了下來，雙手仍然緊緊抓著水晶杖的碎片。她可以聽見巨龍在頭頂上尖聲吼叫著，緊接著她除了水晶杖的嗡嗡聲之外，什麼都聽不見。疼痛是如此劇烈，以至於感覺起來像是雙手已經跟身體分開，她感到一陣疲倦。我終於可以休息了，她心想。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會到我真正該去的地方──

史東親眼看到藍焰一寸寸地殺死巨龍，接著發現它正沿著水晶杖滿滿地將金月給包圍。嗡嗡聲逐漸增大，直到蓋過巨龍瀕死的尖叫聲。史東踏前一步，想要從金月手中搶過水晶杖的碎片，把她拖出那一團藍焰之外──但當他跨出第一步時，就知道已經來不及了。

史東被光芒給照得一陣目眩，耳中又全是震耳欲聾的嗡嗡聲。騎士發現他必須鼓足勇氣纔能夠遵守他的誓言──找回白金碟。他把視線從金月身上移開，後者的臉上滿是痛苦的神情，肌肉在藍焰中燒焦變形。他咬緊牙關強忍心中的痛楚，踉蹌地走向那堆財寶──剛剛看到白金碟所在的位置。白金碟是成百的薄白金片，由一個環將它們全部串起。彎下身拿起它們，他立即驚訝於它們極輕的重量。當珠寶堆中伸出一隻沾滿血跡的手，抓住他的手腕時，他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

「救救我！」

他幾乎是用心靈感應到這微弱的聲響。他抓住雷斯林的手，把法師拉著站起身來。雷斯林紅袍上的血跡明顯可見，但他的傷似乎並不太重；至少他還站得起來。但他可以走路嗎？看來得要有人幫忙史東纔行。他懷疑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在這陣耀目的光芒中，他根本看不見他們。突然卡拉蒙出現在他身邊，盔甲在藍焰中閃閃發光。

雷斯林抓住他的手。「幫我找到那本魔法書！」他掙扎著說。

「現在誰還管得了那麼多？」卡拉蒙大喊道，伸手抓住弟弟。「我會把你安全地救出去！」

雷斯林的嘴因極度憤怒而變形扭曲，連話都說不出來。他跪下來，瘋狂地在那堆寶物里翻找著。卡拉蒙嘗試著要把他拉開，但雷斯林馬上用瘦弱的手一把將他推開。

刺耳的嗡嗡聲仍然在繼續著。史東感覺到眼淚因劇痛奪框而出，突然有樣東西轟的一聲掉在騎士面前。大廳的屋頂開始崩塌了！整棟建築在他們身邊劇烈搖動著，嗡嗡聲讓柱子隨之搖晃起來，牆壁開始裂開。

最後，嗡嗡聲跟著龍一起消失。姬賽斯消失了，地板上只留下一堆冒煙的黑灰。

史東鬆了口氣，但他並沒有輕鬆很久。嗡嗡聲一停止之後，他可以清楚聽見屋頂垮下、巨大石板轟然撞擊地板的聲音。接著，坦尼斯從巨大的聲響和飛灰當中跑了出來，臉頰上的傷口讓他滿臉是血。史東抓住老友，攙扶著他，同時又躲過了一個砸在身邊的大石塊。

「整個城市都在瓦解！」史東大喊道。「我們要怎麼逃出去？」

坦尼斯搖搖頭。「我知道唯一回去的路就是來的那條，那條地道。」他大喊，一邊彎身躲過掉在身旁祭壇上的大石頭。

「現在那里一定不能走了！一定還有別的路！」

「我們會找到的。」坦尼斯堅定地說。他看著漫天的灰塵。「其他人呢？」他問。他轉過身，看見雷斯林和卡拉蒙。坦尼斯看著法師拚命地翻找著那堆財寶，不禁感到一陣噁心反胃。接著他看到有個小傢伙抓著雷斯林的袖子──是噗噗！坦尼斯一個箭步衝向她，幾乎嚇壞了這個溪谷矮人。她驚叫著躲到雷斯林的背後。

「我們得趕快找路逃出去！」坦尼斯大吼道。他抓住法師的袍子，把這個瘦弱的年輕人用力拉起身來。「不要再搜刮這些寶物了！叫你的溪谷矮人帶我們逃出這里，不然請你幫我一個忙，讓我親手殺了你！」

當坦尼斯用力把他甩向祭壇時，雷斯林兩片薄薄的嘴脣露出了鬼魅般的笑意。此時噗噗尖叫著。「來！我們走！我知道路！」

「小弟，」卡拉蒙懇求著，「你找不到的！如果我們逃不出去的話，你也會死的！」

「很好！」法師喊道。他拿起瑪濟斯法杖，伸手扶住哥哥。「噗噗，帶路。」他命令道。

「雷斯林，點亮你的法杖，讓我們可以跟隨你。」坦尼斯命令道。「我要去找其他人。」

「在那邊。」卡拉蒙神情凝重地說。「找到平原人之後，得有人幫忙你纔行。」

當另一塊大石掉落時，坦尼斯雙手護住頭，跳過地面上的瓦礫。他看見河風倒在金月原先站著的地方，而佛林特和泰斯試著要把他扶起來。地上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塊焦黑的地板。金月可能完全被火燒掉了。

「他還活著嗎？」坦尼斯喊道。

「是的！」泰斯回答，他尖銳的聲音壓過周圍的吵雜聲。「但他不願意離開。」

「我會說服他的。」坦尼斯說。「跟著其他人。我馬上就回來，快走！」

泰索何夫遲疑了一下，但佛林特看見坦尼斯的表情，立刻抓住坎德人的手臂。泰斯被推著和矮人一起跑過面前的瓦礫。

坦尼斯跪在河風身邊，他抬頭正好看到騎士從灰塵中出現。「快走！」坦尼斯說。「我把他們交給你負責了。」

史東遲疑著。此時，一根柱子倒在他們身邊，搞得他們滿身灰塵。坦尼斯用身體護住河風。「快走！」他對史東大喊道。「我讓你負全責！」史東深吸一口氣，安慰地拍拍坦尼斯的肩膀，跑向雷斯林的方向。

騎士發現其他人縮在一起，擠在走廊邊。他們頭上的拱形天花板似乎支撐得住，但是天花板上還可以聽見撞擊的聲音。地板在他們的腳下搖晃著，細小的水流開始從牆縫中滲透出來。

「坦尼斯呢？」卡拉蒙問道。

「他馬上就會過來，」史東嘶啞地說。「我們等──至少等幾分鐘。」他沒提到他會一直等到所有的希望全都落空為止。

突然有一聲牆壁裂開的聲音。水開始從牆壁里冒出來，流向地面。史東正準備要帶領大家撤退時，從煙塵中出現了一個身影。那是河風，肩上扛著坦尼斯癱軟的身軀。

「發生什麼事了？」史東跳向前，喉中哽塞著。「他沒有──」

「他堅持留在我身邊，」河風低聲地說。「我告訴他別管我，我不想要活了，要和她同生共死。然後就──一個大石塊。他根本沒看到──」

「我可以抱著他。」卡拉蒙說。

「不！」河風瞪著壯碩的戰士。他把坦尼斯的身體抱得更緊。「我會抱著他。趕快走！」

「對！這條路！我們快走！」溪谷矮人緊張地說。她帶著眾人穿過再度變成廢墟的城市。他們從龍穴中走出，踏上廣場，水不停從新海中湧上來。大夥手牽著手涉水而過，勉強渡過湧進的激流。溪谷矮人們成羣尖叫著、困惑地四處亂跑，有些人被大水沖走，有些人爬上較高的屋頂上不知所措，還有些人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狂跑。

史東只想得到一條出路。「向東走！」他大喊著，指著通往瀑布的大街。他緊張地看著河風，平原人很明顯地被周遭的變化嚇呆了。坦尼斯仍然昏迷著，甚至可能死了！恐懼開始爬上史東的心頭，但他拚命壓抑下所有的感覺。騎士跑向前，追上帶頭的雙胞胎。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升降梯！」他喊道。

卡拉蒙慢慢地點頭。「這表示我們將會有一場惡戰。」

「該死的，沒錯！」史東絕望地說，腦中想到所有的龍人都急著離開這座城市的畫面。「的確會有一場惡戰！你有更好的主意嗎？」

卡拉蒙搖搖頭。

站在角落處，史東帶領著疲憊不堪的隊伍走向正確的方向。在灰塵和大霧中，他可以看到升降梯就在眼前。就如同他所預期的一樣，被一羣黑壓壓的龍人所包圍。幸運的是，牠們都只顧著逃命。史東知道，他們得飛快地攻擊，在牠們毫無預警的狀態下手。時間必須抓得很準。當泰斯跑過面前時，他用力抓住他。

「泰斯！」他喊。「我們要走升降梯那條路！」

泰索何夫點點頭，表示他聽懂了，接著扮了個鬼臉模仿龍人，並且用手劃過脖子。

「當我們靠近的時候，」史東大喊，「偷偷跑到你能看見鍋子升降的地方。當它開始降下來時，打個信號給我。當它抵達地面時，我們會馬上攻擊。」

泰索何夫點點頭。

「去轉告佛林特！」史東終於說完，嗓子啞得幾乎沒辦法再講話。泰斯又點點頭，飛快跑去找矮人。史東嘆口氣挺起疼痛的背繼續走著。他可以看見前面有二十到二十五個龍人，焦急地等待著可以帶牠們逃出生天的鍋子慢慢下降。史東可以想像上面的混亂──龍人鞭打著慌亂的溪谷矮人，強迫他們跳進鍋子里。他希望這段混亂可以維持久一點。

史東看見雙胞胎兄弟縮在院子的陰影里。他加入他們，緊張地抬頭看去，頭上的石板剛好砸在他們身後。河風腳步踉蹌地穿過大霧與煙塵，史東想要幫他忙，但是平原人用形同陌路的眼神看著騎士。

「把坦尼斯抱到這里來，」史東說，「你可以放下他，順便休息一會兒。我們要爬上升降梯，可能得用雙手打出一條血路。在這邊等著，當我們打手勢的時候──」

「做你該做的事吧！」河風冷淡地打斷他的話。他將坦尼斯的身體輕放在地上，頹然倒在他身邊，臉埋進雙手中。

史東遲疑了一下，就在坦尼斯身邊蹲下來，隨即佛林特走到他身邊。

「快走，我會看著他的。」矮人好心地說。

史東感謝地點點頭。他看見泰索何夫溜過大街，鑽進一個門廊中。他朝著升降梯的方向察看，龍人對著迷霧大聲咒罵著，彷彿這樣可以加速鍋子下降的速度。

佛林特戳了戳史東。「我們要怎麼樣對付這麼多的敵人？」

「不是我們。你得要待在坦尼斯和河風身邊。」史東說。「卡拉蒙和我就可以應付牠們。」他又加上一句，希望自己也相信這些話。

「還有我，」法師嘶啞地說。「我還記得我的法術。」騎士沒有回答。他不相信法術，也不相信雷斯林。但是他沒有任何選擇，卡拉蒙如果沒有弟弟在身邊就不願意作戰。摸著鬍子，史東不安地解開寶劍；卡拉蒙不停地伸展、放鬆自己的手臂；雷斯林閉上眼睛，專注集中精神；噗噗躲在附近的牆邊，張大眼睛害怕地看著每樣東西。

鍋子從霧中出現，溪谷矮人成羣掛在鍋邊。就如同史東預料的一般，地面上的龍人們開始彼此鬥毆，沒有人想要留在這里。當地面上的裂縫沿著人行道向牠們靠近時，龍人們愈來愈慌亂。水從縫隙里往上湧出，很快地，沙克沙羅斯城就要躺在新海的海底了。

當鍋子終於抵達地面時，溪谷矮人驚慌地四處奔逃。龍人們爭先恐後地爬進去，互相推打著。

「就是現在！」騎士大喊著。

「不要擋住我！」法師嘶聲道。從一個口袋中拿出一把沙子，他把沙子撒向地面，低聲念著，「阿茲．薩拉克．西努拉蘭．克來那威！」一邊用右手對著龍人的方向畫出一個弧形。一開始只有一個，接著又多了幾個，龍人開始眨著眼，躺在地上睡著了；但其它的龍人仍然警覺地張望四周。法師迅速地躲回門邊的陰影，龍人們什麼都沒看到，又轉身繼續搶著爬進鍋子里，毫不留情地踩在睡著的同伴身上。雷斯林靠著牆，疲倦地閉上眼。

「有多少個？」他問。

「只倒了六個。」卡拉蒙從劍鞘里拔出劍。

「只管爬進那該死的鍋子里！」史東大喊著。「我們打完會再回來接坦尼斯的。」

藉著濃霧的掩護，兩名戰士手中握著劍，飛快地逼近龍人。雷斯林跌跌撞撞地跟在後面。史東大喊著殺過去，龍人們紛紛警覺地轉過身來。

河風這時抬起了頭。

廝殺聲刺穿了河風心中絕望的迷霧。平原人看見金月站在他面前，活生生地被藍焰吞噬。他臉上死氣沉沉的表情被憤怒所取代，那種充滿獸性最原始的怒意，讓本來就靠近門邊的噗噗尖叫著躲進門內。河風跳了起來，他甚至沒抽出劍，兩手空空地衝向前。他衝進慌亂的龍人陣形中，像隻饑渴的豹般開始殺戮。他赤手空拳地作戰，勒住脖子，折斷氣管，打斷骨頭。龍人們不停地用劍刺著他，很快地，他的皮褲就被鮮血溼透。但他根本連百分之一秒的遲疑都沒有，絲毫不停止他的殺戮。他的表情像是個徹底的瘋子，面對河風的龍人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死亡，也看到了武器對他一點用都沒有。一個轉身逃開，很快地，另一個也逃了開來。

史東剛解決掉一個敵人，面色凝重地抬起頭，預料會再看到六個敵人撲上來。但他卻只看到敵人們瘋狂地逃命。河風渾身浴血地倒在地上。

「升降梯！」法師指著。它懸在地面上兩呎的地方，開始向上升去。上面的鍋子里裝滿了溪谷矮人。

「停下它！」史東大喊。泰索何夫從他藏身的地方跑出來，一躍攀住鍋邊。他緊緊抓著，小腳亂踢著，絕望地試圖阻止它上升。「卡拉蒙抓住鍋子！」史東命令戰士。「我去把坦尼斯抱過來！」

「我可以抓住它，但是撐不久。」大漢嘟噥著抓住鍋邊，雙腳穩穩地站住。他把鍋子硬生生地停住，泰索何夫立即爬了進去，希望他的體重能夠有些幫助。

史東飛快地跑向坦尼斯。佛林特守在半精靈旁邊，手中握著斧頭。

「他還活著！」騎士靠近時矮人大喊道。

史東停下腳步感謝著不知名的神祇。然後他和矮人抱著不省人事的半精靈跑向鍋子。他們把他放進鍋中，又跑回去找河風。總共花了四個人的力量才把全身是血的河風給擡回來。泰斯徒勞無功地試著用手帕幫他止血。

「快點！」卡拉蒙掙扎著說，不論他如何用力，鍋子已經開始慢慢上升了。

「快進來！」史東命令雷斯林。

法師抬頭冷冷地看了一眼，就轉頭跑向迷霧中。幾秒鐘之後，他又從霧中跑出來，手上抱著噗噗。騎士一把抓住發抖的溪谷矮人，把她丟進鍋子里。噗噗縮在鍋底，仍然緊緊抱著她的包包。雷斯林也跟著爬進去，但鍋子仍然在繼續上升；卡拉蒙的雙手幾乎要脫臼了。

「快進去！」史東命令卡拉蒙，照慣例，騎士又是最後一個離開戰場的人。卡拉蒙知道這沒有爭辯的餘地。他用力爬進去，差點把鍋子弄翻。當鍋子開始快速上升時，史東一躍而上，雙手抓住鍋邊。試了一兩次之後，他終於把一隻腳搭上鍋邊，在卡拉蒙的幫助下，有驚無險地爬進鍋子里。

騎士跪在坦尼斯旁邊，看見半精靈呻吟著動了一下，終於鬆了口氣。史東緊緊地抱住半精靈。「你不知道我有多高興你還活著！」騎士沙啞地說。

「河風──」坦尼斯口齒不清地說。

「他在這里。他救了你一命。他救了全部的人一命。」史東拚命地說著，幾乎來不及換氣。「我們在升降梯里，正在往上升。這座城市已經完蛋了，你傷到哪里？」

「肋骨斷了，至少感覺起來是這樣。」坦尼斯痛得眉頭緊皺，並轉頭看著全身是傷但仍清醒的河風。「可憐的傢伙。」坦尼斯輕聲地說。「金月。我親眼看著她死去。史東，我根本來不及救她。」

史東扶著半精靈站起來。「我們有了白金碟。」騎士嚴肅地說。「這是她犧牲生命的目的。現在已經好好地放在我的背包里。你確定你站得起來嗎？」

「可以。」坦尼斯說。他斷斷續續地吸口氣。「我們有了白金碟，好吧，現在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他們的對話被從旁邊落下的第二個鍋子給打斷，溪谷矮人在里面毫無秩序地尖叫著，並搖晃著拳頭，咒罵著他們。噗噗開心地大笑，接著她抬起頭，開心地凝望著雷斯林。法師疲倦地靠在鍋邊，嘴脣無聲地翕動著，默背另一段咒語。

史東往上看著。「不知道上面會有多少敵人？」他問。

坦尼斯也往上看著，「大多數都逃了。至少我希望是這樣。」他突然屏住呼吸，痛苦地搗著胸口。

鍋子突然劇烈地震盪了一下，往下落了幾呎，停住，隨即又慢慢往上升。眾人警覺地交換眼色。

「那個裝置──」

「如果不是它要垮掉了，就是龍人發現底下是我們，開始試著要摧毀它。」坦尼斯說。

「我們現在無能為力，」史東恨恨地說。他看著腳下裝著白金碟的袋子。「除了向這些神禱告之外──」

鍋子又突然震盪了一下，開始往下掉。有一陣子它停在半空中，左右搖擺著。接著它又開始往上升，同時不停地搖動著，現在所有人已經可以看到頭上的開口了。鍋子嘎唧嘎唧地往上升，每個人的神經也都跟著繃緊，直到──

「龍人！」泰斯尖聲叫著，指著上方。

兩個龍人瞪著他們。鍋子愈來愈近時，坦尼斯發現兩個龍人彎身準備跳下來。

「牠們準備跳進來！鍋子撐不住的！」佛林特大喊。「我們會掉下去！」

「這也許就是牠們的用意。」坦尼斯說，「牠們有翅膀。」

「退後。」雷斯林說，掙扎著站起。

「小弟，不要！」他哥哥抓住他。「你的身體太虛弱了。」

「我還有體力再施展一個法術，」法師低聲道。「但也許會失效。如果牠們認出我是個法師，牠們也許有辦法抵抗我的魔法。」

「躲在卡拉蒙的盾後面。」坦尼斯心念一轉。大漢橫身用盾牌擋住弟弟的身影。

大霧包圍著眾人，讓龍人無法清楚看見他們，卻也同時讓他們不知道龍人的確實位置。鍋子一寸一寸地上升，不停發出嘎唧嘎唧的聲音。雷斯林躲在盾牌後面，金色的雙眼閃爍著，等待迷霧散去。

一股涼風拂過坦尼斯的面頰。一陣和風暫時吹散了迷霧。龍人們現在接近到幾乎可以用手碰觸到！龍人也立刻發現他們。其中一個張著翅膀，拿著劍跳過來，口中發出勝利的高呼。

雷斯林開口了。卡拉蒙拿開他的盾牌，法師則伸出他的手指。一個白色的圓形物體從他的手中射出，正中龍人的肚子。圓球爆了開來，變成白色的黏稠絲線纏住牠（註２）。原先勝利的高呼變成了恐懼的尖叫，因為這些絲線纏住了牠的翅膀。牠掙扎著落下去，身體撞到鐵鍋的邊緣。鍋子開始緩慢地左右晃動。

「那里還有一個！」雷斯林不支跪下。「扶住我，卡拉蒙，幫我站起來！」法師開始劇烈地咳嗽，鮮血從嘴角流出。

「小弟！」他的哥哥懇求著，丟下手中的盾牌，扶住快要昏倒的弟弟。「停下來！你幫不上忙的。你會弄死自己的！」

一個命令的眼神就已經足夠。戰士順從地扶著弟弟，後者的口中開始喃喃念著咒語。

剩下的龍人遲疑著，耳中仍然聽見同伴的慘叫聲。牠知道這個人類是個法師。牠也知道自己大概可以抵抗他的魔法。但這個法師的長相跟牠以前遇過的都大不相同。這個人類看起來虛弱得快倒下來，但身上卻又散發出強大的力量。

法師舉起手，指著那隻怪物。龍人最後狠毒地看了眾人一眼，轉身逃跑。雷斯林這時再也支撐不住，昏倒在哥哥的懷里。鍋子在此時也終於抵達了地面。

【註】

１　這是和雷斯林分享生命力的邪惡法師──費斯坦但提勒斯的聲音。雷斯林在大法師之塔中的試煉時承諾以此交換力量。在此時，他還對此事完全沒記憶。

２　蛛網術，專家級龍與地下城系統中次傳統的把戲。

## １─２２噗噗的禮物．可怕的景象

正當他們把河風拖出鍋子時，一陣劇烈的震動讓念祖廳搖個不停。同伴們齊心協力拖著河風不斷向前跑著，身後的地板不斷塌陷。地板終於支撐不住這樣的震動，轟然一聲帶著整個大鍋子往下墜去。

「這整個地方都要塌了！」卡拉蒙警覺地大喊，一手抓著虛弱的弟弟。

「快跑！趕快回到米莎凱的神殿去。」坦尼斯痛苦地說。

「又要再度相信這些神了嗎？」佛林特說。坦尼斯無法回答。

史東抓住河風的手臂，開始想把他抱起來，但平原人搖搖頭，把他推開。「我的傷不嚴重，還撐得下去。別管我。」他在殘破不堪的地板上腳步不穩地前進。坦尼斯懷疑地看著史東，騎士聳聳肩。索蘭尼亞騎士通常認為自殺是讓人敬佩的行為，精靈則認為這愚蠢至極。

半精靈用力扯住平原人黑色的長髮，逼得他不得不抬頭面對他。「去呀！去躺下來送死呀！」坦尼斯暴怒地說。「讓你的酋長沒臉見人！至少她還有勇氣挺身一戰！」

河風的眼神驟變。他抓住坦尼斯的手腕，用力將半精靈摔向牆壁；後者幾乎連抵抗的餘地都沒有，就在劇痛中撞上牆壁。平原人站起來，眼中充滿恨意地看著坦尼斯。接著他腳步踉蹌地低頭走向劇烈搖晃著的走廊。

史東扶著坦尼斯站起來，半精靈痛得昏昏沉沉的，但他們設法盡快跟上其他人。地板更加瘋狂地搖動著，史東滑了一跤，兩個人都撞向牆壁。墓穴里的石棺落在走廊上，里面的東西散了一地。一個骷髏頭滾到坦尼斯的腳邊，瞪著跪在地上的半精靈，坦尼斯害怕自己可能一個不小心就要痛昏過去。

「快走。」他試著要張嘴說，卻發不出聲音。騎士扶起他，兩人一起跌跌撞撞地在滿是煙塵的走廊里走著。他們在被稱作死亡之路的樓梯底端看見泰索何夫正在等著他們。

「其他人呢？」史東咳嗽著問。

「他們已經上去了，」泰斯說。「卡拉蒙叫我在這邊等你們。佛林特說這座神殿很安全，是矮人的手工，還有什麼在女神的呵護之下等等的。河風也在那邊，他瞪著我。我以為他要宰了我！但他還是上了樓梯──」

「好啦！」坦尼斯試著要阻止他繼續絮絮不休。「夠了！史東，把我放下來。我得休息一下，不然我會昏過去。把泰斯帶走，我會在樓梯上跟你碰面的。該死，快走！」

史東抓住泰斯的領子，用力把他拉上樓梯。坦尼斯無力地倒下，全身都被汗溼透，每一次呼吸都帶來無邊的疼痛。突然念祖廳的整片地板轟的一聲掉落下來。米莎凱的神殿搖動了一陣子。坦尼斯掙扎著站起來，突然停下腳步。在他背後，他可以聽到輕微的聲響，是大量的水湧出的聲音。新海吞沒了沙克沙羅斯。早已死亡的城市現在終於被埋葬了。

坦尼斯慢慢地走上階梯，出現在上層的圓形房間中。對他來說爬樓梯簡直就像酷刑，每一步都是一個新的奇蹟。大殿寂靜無聲，唯一清晰可聞的是同伴們精疲力盡，再也不能前進一步的喘息聲。他也跟大家一樣不停地喘息著。

半精靈環顧四周，確定大夥都沒有問題。史東卸下裝著白金碟的背包，無力地靠在牆上；雷斯林躺在一張長椅上，緊閉眼睛，呼吸急促；當然，卡拉蒙依舊在他身邊，臉上露出緊張的神色；泰索何夫坐在臺座的底部，看著頂端；佛林特靠著門，累得說不出話來。

「河風呢？」坦尼斯問道。他看見史東和卡拉蒙交換著眼色，接著都低下頭。坦尼斯掙扎著站起來，憤怒讓他不再感覺疼痛。史東站起來擋住他的去路。

「這是他的選擇，坦尼斯。這是他們的做法，就跟我的同胞一樣。」

坦尼斯一把推開騎士，走向前面的門。佛林特沒有移動身體。

「給我讓開。」半精靈說，他的聲音顫抖著。佛林特抬起頭，臉上的表情充滿著哀傷和遺憾。坦尼斯在他眼中看到了當年能夠吸引一個忿忿不平的精靈、人類混血男孩和一個矮人結為好友的智慧。

「坐下，小傢伙。」佛林特用溫柔的聲音說，彷彿也回憶起當年的日子。「如果你的精靈血統不能理解，至少聽聽你的人類血統吧！」

坦尼斯合上眼，睫毛上掛著淚珠。接著他聽到神殿里傳來慘叫聲，那是河風的聲音。坦尼斯推開矮人，用力推開大門。三步併作兩步，他不顧自己的疼痛，飛快推開第二道門，進入米莎凱的大殿。他又再度感覺到寧靜和安詳，但是這次這種感覺只是更讓他怒不可遏。

「這叫我怎麼相信神！」坦尼斯喊道。「到底是什麼樣的神？竟然會讓人類白白犧牲？！也是把大災變帶來給人類的那些神。好吧，禰們的確很有能力！但現在快離開我們！我們不需要禰！」半精靈啜泣著。淚眼模糊中，他可以看見河風手中拿著劍，跪倒在雕像面前。坦尼斯跌跌撞撞地走向前，希望能夠阻止這種自毀的行為。坦尼斯繞過雕像，接著呆住了。有好一段時間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許心靈上的哀痛讓他產生了幻覺。他注視著雕像美麗、冷靜的臉龐，讓自己思緒重新穩定。接著他再度抬頭看去。

金月躺在那里，胸膛有規律地起伏著，正在熟睡著。她的金髮披在肩上，隨著帶來春天氣息的和風飄揚著。水晶杖又再度變成雕像的一部分，但坦尼斯注意到金月現在戴著原先掛在雕像頸上的項鍊。

「我現在是個真正的牧師了。」金月柔聲說。「我是米莎凱的信徒，雖然還有很多事物待我去學，但我已經擁有了信仰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我有了醫療的能力。我把醫療這項禮物重新帶回了世上。」

金月伸出手摸著坦尼斯的前額，低聲對著米莎凱祈禱。半精靈感覺到一股祥和的力量流經全身，洗淨他的靈魂，也治好他的傷。

「我們現在有了個牧師，」佛林特說，「這對我們來說將會有很大的幫助。但從我們聽到的消息來看，猛敏那大王也是個牧師，而且是個很強大的牧師。我們也許找到了古老的善神，但他也找到了古老的惡神，而且比我們早了很多。我看不出來這些白金碟要怎麼幫助我們對付大羣的巨龍。」

「你說的沒錯，」金月柔聲說。「我不是個戰士，我只能治療人的傷痛。我沒有統領大家對抗邪惡、恢復世界平衡的能力。我的責任是要找到有智慧、有能力擔當這個任務的人。我要把白金碟交給他。」

眾人沉靜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

「我們得要離開，坦尼斯，」雷斯林從陰暗的角落低聲道，眼睛看著門外。「你聽。」

號角。每個人都可以聽到由無以計數的號角所吹出來的尖銳聲響。

「大軍出動，」坦尼斯低聲地說，「戰爭開始了。」

大夥在曙光中逃離了沙克沙羅斯。他們逃向西邊，朝著山脈前進。迎面吹著早冬刺骨的冷風，乾枯的樹葉被凜冽的寒風吹得四處飛揚。他們決定要回到索拉斯，一方面採購補給，一方面打聽任何相關的消息，希望能夠推測出哪里能夠找到這個領袖。坦尼斯可以預見在這個討論上會有很多爭執；史東已經開始談論有關索蘭尼亞的狀況，金月推測這個人可能在海文；坦尼斯自己則覺得白金碟存放在精靈王國里最安全。

由於不停討論著尚未成型的計劃，他們沒注意到夜已降臨。他們一路上並沒有看到任何龍人，因此假設這些逃出沙克沙羅斯的龍人都已趕往北方，加入猛敏那大王的軍隊了。銀色的月亮升起，接著是紅色的月亮。眾人不停地往上爬，號角的聲音讓他們精疲力竭地趕路。最後他們終於在山腰上紮營。在喫完一頓無味的晚餐後，他們不敢燃起營火。設好了哨之後，每個人都沉沉地睡去。

雷斯林在天色尚灰濛時突然醒來。他好像聽見了什麼聲音。他在做夢嗎？不對，那個聲音又出現了，某個人啜泣的聲音。又是金月？法師氣惱地想著，開始躺下準備繼續睡覺。突然他看到噗噗，可憐地蜷縮成一團，在毯子里偷偷哭著。

雷斯林看著四周。每個人都已經睡著，只剩佛林特在營地另一邊守夜。矮人很明顯地什麼都沒聽到，也沒注意雷斯林這個方向。法師站起來，輕悄地走過去。半跪在溪谷矮人身旁，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小傢伙，怎麼回事？」

噗噗轉過身去面對他。她的眼睛滿布血絲，鼻子紅通通的，髒髒的小臉上掛著淚珠。她用力吸吸鼻子，並且用手擦掉鼻涕。「噗噗不想離開漂漂人。噗噗想跟漂漂人走。」她斷斷續續地說，「但，喔！噗噗好想念朋友！」她雙手摀著臉，無法剋制地啜泣起來。

雷斯林的表情變得無比溫柔，那是種在他的世界里從來沒有人看過的表情。他伸出手撫摸著噗噗糾結的頭髮，完全能夠體會這種無力和害怕的感覺，最後只能換來嘲笑和同情。

「噗噗，」他說，「妳對我來說是個真正的好朋友。妳救了我和那些關心我的人一命。現在妳再幫我最後一個忙，小傢伙，回家去。我接下來的旅程非常地艱辛和漫長，我不能要妳跟我一起去。」

噗噗抬起頭，眼睛一亮。但憂傷的陰影隨即落在她臉上。「但漂漂人沒有噗噗會不快樂。」

「不會的。」雷斯林笑著說，「我的快樂就是知道妳已經安全地回到家人的身邊。」

「漂漂人確定嗎？」噗噗急切地問。

「我確定。」雷斯林回答。

「那麼噗噗就回去。」噗噗站起來。「但噗噗要先送漂漂人禮物。」她開始翻著自己的包包。

「不用了，小傢伙。」雷斯林準備開口拒絕，腦中浮現上次的死蜥蜴，「沒必要──」當他看到噗噗從袋中拿出來的東西時，這些話卡在他的喉中。一本書！他驚訝地看著，目睹著黎明微弱的光線照在有著深藍色封面、銀色字體的書上。

雷斯林伸出顫抖的手。「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法術書！」

「漂漂人喜歡？」噗噗害羞地說。

「是的，小傢伙！」雷斯林收下這珍貴的禮物，愛憐地撫摸著它。「妳是在哪里──」

「從龍那里。」噗噗說，「藍光亮起來時。噗噗高興漂漂人喜歡這個禮物。現在，噗噗回去。找到偉大的撲撲．菩吉一世。」她背上包包。然後她停下來，轉過身。「你的咳嗽──確定不要蜥蜴來治嗎？」

「不用了，謝謝你，小傢伙。」雷斯林說著，一邊站起身。

噗噗傷心地看著他，然後，她非常大膽地抓住起他的手，很快地親了一下。她轉過身，低下頭傷心地痛哭著。

雷斯林走向前。他把手放在她頭上──如果我有任何力量，神啊，他對自己說，還沒有發掘的力量，就讓它保護這個小傢伙一輩子平安快樂吧！

「再會，噗噗。」他柔聲說。

她崇拜地睜大眼睛看著他，接著轉身，在那雙不合腳的鞋子所容許的速度內盡快地跑開。

「怎麼搞的？」佛林特說，從營地的另外一邊走來。「喔！」他看見噗噗跑開。「所以你終於把你的溪谷矮人寵物給趕走了。」

雷斯林沒有回答，僅用著無比恨意的眼光注視矮人。矮人不禁打了個寒顫，趕快回到營地的另一端。

法師把法術書拿在手中欣賞著。他渴望打開它，好好地發掘里面的無盡寶藏。但他知道還必須花很多時間研究纔能夠看懂這些新法術，更別說使用它們了。但這些法術可以帶來更多的力量！他滿足地嘆口氣，抱著這本新的法術書。然後他把它很快地收進背包里，跟舊的法術書放在一起。其他人馬上就會醒來了，讓他們去猜我是怎麼拿到這本書的。

雷斯林站起身，看著西方，他的家鄉，天空已經開始被早晨的陽光照亮。突然他覺得身體僵硬起來，他丟下背包，跑過營地去跪在坦尼斯身旁。

「坦尼斯！」雷斯林喊道。「快起牀！」

坦尼斯醒過來，一手抓著匕首。「什麼──」

雷斯林指著西方。

坦尼斯眨著眼，試著要看清楚眼前的景象。在半山腰上可以看到的風景十分壯麗。他可以看到高聳的樹逐漸連接上大草原。在草原之後，蜿蜒伸向天空的是──

「不！」坦尼斯嗆咳著說。他抓住法師。「不，這不可能！」

「是的，」雷斯林低聲道。「索拉斯燒起來了。」

## ２─１惡龍之夜

提卡把抹布從桶子里拿出來，呆望水變黑。她把水桶從地面拉上來，送來所需要的水。接著她心想，幹嘛這麼麻煩！拿起抹布，她又繼續擦著吧臺。她以為歐提克沒注意到她，便偷偷地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但歐提克注意到了。他肥厚的手抓住提卡的肩膀，溫柔地將她轉過身來。提卡哽咽著把頭靠上他的肩膀。

「對不起，」提卡抽噎著，「我就是沒辦法擦乾淨！」

歐提克知道，這當然不會是女孩掉眼淚真正的原因，但也算接近了。他溫柔地拍拍她的背。「我知道，我知道，孩子，別哭了。我明白。」

「都是這些該死的灰！」提卡嚎啕大哭。「它蓋在每樣東西上，每天我把它擦乾淨，第二天又會這樣。到處都一直在燒、燒、燒！」

「提卡，別擔心。」歐提克撫摸著她的頭髮說，「該知足了，我們的店還好好的──」

「知足！」提卡把他推開，紅著臉說。「纔不！我希望這里和索拉斯的其他地方一樣通通燒成灰，他們就不會來這里了！我希望這里也燒成灰！我希望這里也燒成灰！」提卡趴在桌上，不可遏抑地大哭起來。歐提克摟著她。

「我知道，親愛的，我知道。」他重復說著，一邊撫平那件令提卡曾經感到無比自豪的上衣的袖子──提卡一直以這件衣服的潔白感到驕傲。但現在上面覆著一層薄薄的灰，就像這座殘破的小鎮一樣。

對索拉斯展開的攻擊毫無預警。雖然北方的難民早已開始湧入這座小鎮，訴說著有翅膀的巨大怪物的恐怖故事，但韓德瑞克向小鎮的居民保證他們絕對安全，小鎮也會平安無事。每個人都相信他，因為他們需要一個寄託的對象。

然後，惡龍之夜降臨。

旅店當天擠滿了人，因為這是少數幾個可以讓人們忘卻北方天際有著不祥暴風雨的地方。爐火旺盛，麥酒香醇，加了辣味的馬鈴薯更是可口。但即使在這樣的地方，仍然無法避免恐怖傳說的入侵，人們緊張地討論著有關戰爭的傳言。

韓德瑞克的話讓這些不安的心靈平靜下來。

「我們不像北方那些愚蠢的傢伙，膽敢抵抗龍騎將的威勢。」他站在一張椅子上大聲宣佈。「猛敏那大王親口對海文的追尋者評議會保證，他要的只是和平。他要求我們同意讓他的大軍經過我們的城鎮，以便征服南方的精靈王國！我說，我們應該給他更多的幫助！」

韓德瑞克停下來接受稀疏的掌聲和叫好聲。

「我們已經忍受這些奎靈那斯提精靈太久了。我說，讓這個猛敏那把他們趕回西瓦諾斯，還是隨便哪個他們來得地方！事實上，」韓德瑞克開始鼓動羣眾，「你們這些年輕人也應該考慮加入這名大王的麾下。他是個大人物！我曾經見過他！他是個真正的牧師！我看過自他手中創造出的奇蹟！我們將在他的領導下邁入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將把矮人、精靈，還有所有其他的異類趕出我們的家園──」

外面傳來了一陣低沉的隆隆聲，像是河流匯入海中的聲響。大夥突然安靜下來，迷惑地聽著，試著要找出聲音的來源。韓德瑞克驚覺到已經失去了羣眾的注意，不悅地四處張望著。隆隆聲愈來愈大，距離愈來愈近。突然，整座旅店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少數人尖叫起來，大多數人爭相擠向窗口，試著要看清楚外面的狀況。

「下去看看發生什麼事了。」有人說。

「這麼黑，我連樓梯都看不見。」另一個人喃喃道。

接著黑暗消失了。

火焰在旅店外爆裂開來。一陣熱浪擊向旅店，把玻璃震破，碎片撒了里面的顧客一身。這座克萊恩上從無風暴可以撼動的蒼老大樹，開始因為這場爆炸而緩慢地搖動起來。旅店傾斜了。桌子開始滑動，凳子撞上牆壁。韓德瑞克失去平衡，跌下椅子。火星從壁爐里飛濺出來，和天花板的油燈以及桌上的蠟燭一起燃燒起來。

一聲尖銳的吼叫聲穿透所有人的迷惘，那是某種生物的叫聲，聲音充滿冷酷和仇恨。隨即隆隆聲通過了旅店上空。一陣風呼嘯吹過，黑夜被南方的一道火牆照亮。

提卡手中一整盤的酒杯脫手飛出，她緊緊抓位吧臺深怕摔倒。周圍的人們叫喊著，有些人是因為恐懼，有些則是因為疼痛。

索拉斯陷入一片火海。

橘紅色的光芒照亮了旅店，從破碎的窗戶中竄進大量濃密的黑煙。木頭燃燒的氣味直衝提卡的鼻子，還夾雜著更可怕的味道──人肉的焦臭味。提卡不停地嗆咳著，抬頭看到火舌已經舐上了旅店的大樑。火焰的劈啪聲和傷者的哀嚎聲構成一首屬於地獄的交響曲。

「快滅火啊！」歐提克瘋狂地喊著。

「廚房！」廚師瑞雅瘋狂地衝出門外，她身上的衣服還冒著煙，身後是一道難以穿越的火牆。提卡從吧檯後方抓出一瓶麥酒，倒在瑞雅的衣服上，並且抓住她，讓她將衣服上的火熄滅。廚子頹然坐在椅子上，不可遏抑地啜泣著。

「快逃！整個地方都要燒起來了！」有人喊道。

韓德瑞克推開受傷的眾人，是一馬當先逃出去的數人之一。他站在旅店門口，驚訝地抓住欄桿，沒辦法動彈。他向北方望去，看到整片燃燒的樹林，在恐怖的火光下，可以清楚看到數以百計的怪物翅膀所反射的光芒──龍人的地面部隊。他害怕地看著這些先鋒部隊大剌剌地走進索拉斯，知道後面一定有更多的部隊。而牠們頭上盤旋著有翼生物，從牀邊故事里飛出來的怪物。

──龍。

五隻紅色的巨龍（註１）在被火焰所照亮的夜空中飛翔。一隻接一隻地俯衝而下，用魔法造成的黑暗籠罩全鎮，口中吐出的烈焰讓小鎮完全陷入煉獄。幾乎沒有任何武器可以傷害牠們；弓箭手在這種能見度下根本無法瞄準，戰士更不可能揮劍。

這個恐怖之夜所發生的事情在提卡的記憶中有些模糊。她不斷告訴自己應該趕快離開燃燒的旅店，但這個旅店是她的家，她只有在這里才能找到安全感，於是她一直瑟縮在廚房，直到大火讓她連呼吸都感到困難，就在此時，廚房帶著熊熊火焰墜下地面，撲進大廳的火焰在歐提克和其他女侍的撲救下終於熄滅了。

火一熄滅，提卡就馬不停蹄地照顧傷患。歐提克縮在角落，一邊啜泣一邊顫抖個不停。提卡命令身邊的另一個女侍去照顧他，自己則開始治療這些傷者。她不停工作了數小時，努力剋制自己不往外看，假裝沒聽見外面傳來代表毀滅和死亡的恐怖聲音。

突然她發現傷者似乎愈來愈多，旅店地上躺著的人比一開始受傷的人還要多。她呆呆地抬起頭，看到人們魚貫湧入旅店，妻子扶著丈夫，丈夫攙著妻子，母親抱著瀕死的小孩。

「怎麼搞的？」提卡開口問一個蹣跚走進來的追尋者士兵，後者緊緊抓住自己被箭穿透的手臂。「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大家都逃到這里來？」

士兵用呆滯、受傷的眼神看著她。「這是唯一剩下的房子了。」他喃喃道。「都燒掉了，全部都──」

「不！」提卡全身僵硬，膝蓋發著抖。就在那一刻，士兵昏倒在她懷中，她被迫打起精神照顧他。在她把士兵推進房中之前，最後看到的一個人是韓德瑞克。他站在門口，呆滯地注視大火中的小鎮，臉上的淚痕和煙灰交錯畫出了可笑的痕跡。

「一定是誤會。」他不停地念著，雙手緊握扭絞著。「一定是什麼地方有誤會。」

那是一個多禮拜前的事了。最後大家發現，旅店不是唯一完好的建築物。龍人早就知道哪些房子對牠們來說有利用價值，牠們只摧毀那些對牠們來說無用的地方。旅店、泰洛斯．艾昂菲爾德的打鐵店，還有雜貨店都沒有遭到毒手。打鐵店一直都建造在地面上，因為在樹上擺個炙熱的熔爐是很危險的。但其他的建築都被遷移到地面上，因為龍人們覺得要爬上樹很麻煩。

猛敏那大王命令龍把這些建築物移到地面上。當空間清出來之後，一隻紅色的巨獸將爪子伸進旅店里，並且將它抓了起來。當巨龍重重地降落在焦黑的草地上時，龍人們爆出了一陣歡呼。修馬斯特．投德現在成了這個小鎮的管理者，命令歐提克馬上開始修復旅店。龍人們有個特殊的癖好──喜歡烈酒。在小鎮被佔領後的第三天，旅店重新開張。

「我現在好多了。」提卡告訴歐提克。她挺直背脊，擦乾眼睛，用圍裙把鼻涕擦掉。「從那天晚上之後，我就沒哭過，」她與其說是和他說話，不如說是自言自語。她緊抿嘴脣，「我以後也不會再掉眼淚了！」她堅定地說，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歐提克雖然不能理解，但仍然很高興提卡在顧客到來前恢復鎮靜，他趕忙跑回吧臺後。「快要開張了，」他試著要讓口氣聽起來很雀躍。「也許我們今天會有不少顧客。」

「你怎麼能接受牠們的錢！」提卡咆哮著說。

歐提克害怕又讓她生氣，哀求地看著提卡。「牠們的錢和其他人一樣也是錢呀！甚至在這些日子里，比其他人的錢還值錢，」他說。

「哼！」提卡說。她紅色的捲髮在生氣走路時不停地跳躍著。歐提克很清楚她的個性，向後退了幾步。但還是來不及，他被逮到了。她用手戳著他的大肚皮。「你怎麼能應和著牠們的爛笑話，甚至跟他們陪笑臉？」她怒氣沖沖地說。「我討厭牠們身上的臭氣！我討厭牠們賊兮兮的眼光！我更討厭牠們用冰涼、有鱗片的手摸我！有一天我要──」

「提卡，拜託！」歐提克懇求道。「替我想想吧！我年紀一把了，不可能在礦坑里當個好奴工！還有妳，如果妳不在這邊工作，他們明天就會把妳帶走。拜託，拜託當個好女孩吧！」

提卡挫折地咬緊下脣，她知道歐提克是對的。她所冒的危險比被送去礦坑更危險，現在每天都有專門運送奴隸的車隊經過鎮上。而被激怒的龍人動起手來毫不留情，更不可能留下任何活口。正當她想著這件事時，旅店的大門轟然一聲打開，六個龍人士兵走了進來。其中一個把門上掛著「休息」的牌子扯了下來，丟到角落去。

「你已經開始營業了。」其中一個怪物說，一邊用力地坐了下來。

「是的，當然。」歐提克軟弱地笑著。「提卡──」

「我看到牠們了。」提卡緩緩地說。

【註】

１　紅龍是所有惡龍里最巨大、強壯的龍，而且牠們不會讓其他任何的龍忘記這件事。牠們噴吐武器是白熱火焰，索拉斯剛經歷過這種火焰的洗禮。

紅龍身長大多超過四十八呎，由於牠們高度的智慧和足以燃燒一切的烈焰，牠們成了龍騎將們最喜愛的空中攻擊武力。紅龍唯一的興趣就是燒殺擄掠，牠們很快就能夠和同類有組織地並肩攻擊，防禦任何的反抗。紅龍絕對忠於牠們的主人──「黑暗之後」，龍騎將們只是牠們第二個效忠的選擇。

## ２─２陌生人．被俘虜！

那天晚上旅店的顧客很少。如今的顧客大多是龍人，偶而索拉斯的居民也會上來喝一杯，但他們通常待不久，因為受不了身邊的這些怪物，而且大屠殺的記憶也讓他們無法忘懷。

今天晚上這里有羣大地精，小心翼翼地注視著龍人，角落邊坐著三個從北方來、衣衫襤褸的人。他們原先為了猛敏那大王而戰，但是現在則沉迷於殺戮和尋找戰利品的純粹快感中。幾個索拉斯的居民瑟縮在角落。韓德瑞克大神官並沒有出現在這個他常進出的地方。猛敏那大王為了酬謝這個大神官的服務，賜給他第一個在礦坑中工作的榮耀。

接近傍晚時，一名陌生人走進旅店，在靠門口的一個陰暗位上坐了下來。他罩著厚重的斗篷，兜帽遮住大半邊臉，提卡完全看不見任何的特徵。他感覺起來非常疲倦，坐下來的樣子讓人覺得他似乎連站都站不穩。

「你要點些什麼？」提卡詢問陌生人。

那個人低下頭，用瘦弱的手把兜帽再往下拉了拉。「不用了，謝謝。」他用帶著外地腔的溫柔聲音說。「我可以只坐在這邊休息嗎？我等人。」

「等人的時候來杯麥酒怎麼樣？」提卡微笑著說。

男人抬起頭來，她看見他棕色的眸子一閃即逝。「也好，」陌生人說。「我也有點渴了，給我一杯麥酒。」

提卡回頭走向吧臺。當她裝麥酒時，聽到背後有更多的客人進店里來。

「請稍等一會兒就好！」她大聲喊道，沒空轉過身來。「請隨意找個地方坐下來，我馬上就過去招呼你們！」她回頭看著那些剛進來的人，差點把手上的杯子給打翻。提卡深吸一口氣，勉強控制住自己──別害他們被發現了！

「隨便找個地方坐，陌生的傢伙。」她大聲地說。

其中一個人，一個大漢，似乎準備要說些什麼。提卡立即使個眼色，用力搖著頭。她的眼神指向坐在角落的那羣龍人士兵。一個留著鬍子的男人帶領那羣陌生人經過龍人士兵的座位，後者饒富興味地打量著他們。

牠們看到四名男人和一名女人、一名矮人、一名坎德人。每個人身上的斗篷和靴子都沾滿了泥漿。其中一人身形極高，另外一人則極為壯碩。唯一的女人則穿著毛皮，挽著那高大男人的手走著。每個人看起來都心事重重，非常地疲倦。其中一個男人咳得很厲害，走路時幾乎全身的重量都倚著一柄外形非常怪異的手杖。他們走過大廳，在一個比較遠的角落坐了下來。

「更多的難民。」一個龍人不屑地說。「那些人類看起來都很健康，矮人更是眾所皆知的刻苦耐勞。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還沒被抓去當奴隸？」

「很快就會了，只要修馬斯特看到他們就會了。」

「也許我們該自己來處理這些人。」第三個龍人對著那些陌生人的方向皺眉。

「纔不呢！現在是我輪休。反正他們也走不遠。」

其他人大笑著繼續喝起烈酒，面前已經擺了許多的空杯子。

提卡把麥酒帶給那個棕眼的陌生人，很快地把酒杯放好，轉身快步走向那些新來的客人。

「你們要點些什麼？」她冷冷地問。

留著鬍子的高大男人用低沉沙啞的聲音回答。「麥酒和食物。」他說，「還有，給他來杯葡萄酒。」他用下巴指著那個咳個不停的男人。

那個虛弱的男人搖搖頭，「熱開水就好。」他低聲說。

提卡點點頭離開了。她習慣性地看向原先是廚房的地方，纔想起它已經被燒掉了，她轉身走向在龍人監督下，由地精建造的臨時廚房。一進去之後，她一手拿起整鍋辣馬鈴薯，把廚子給嚇了一跳。

「每人一杯麥酒，再加上一杯熱開水！」她對吧臺後面的德絲拉喊道。幸好歐提克提早回家，提卡為此感到慶幸。「依重，這桌交給你招待！」她指著那張坐滿地精的桌子。而後她用力地把鍋子摔在桌上，偷瞄著龍人們，確定牠們都正專心地喝酒後，她突然抱住那個最壯的男人，熱情地獻上一吻，男人的臉不禁紅了起來。

「喔！卡拉蒙，」她快樂地壓低聲音說，「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找我的！請帶我走，拜託！」

「好了，好啦，好啦！」卡拉蒙說，一邊笨拙地拍著她的背，手足無措地看著坦尼斯，希望他能夠趕快來替他解圍。半精靈很快地插手，眼睛一直看著那些龍人。

「提卡，冷靜下來，」他告訴她。「旁邊有別人呢！」

「沒錯。」她啞著嗓子說，站起來把圍裙理平。她將盤子放到每個人面前，開始用湯匙把辣馬鈴薯分到每個人的盤子里，德絲拉這時則送上了麥酒和一杯熱開水。

「告訴我們索拉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坦尼斯問，他的聲音有些哽咽。

提卡很快地在分配辣馬鈴薯的短短時間內，把目前的狀況說了個大概，一邊在卡拉蒙的盤子里裝了雙份的馬鈴薯。大夥面色凝重地聽著。

「所以，」提卡做了個結論，「每個禮拜，運送奴工的車隊都會前往帕克塔卡斯。但是現在他們幾乎已經抓走了每個人，只留下少數有價值的，像是泰洛斯．艾昂菲爾德，我擔心他的安危。」她壓低了聲音。「他昨晚對我發誓，他說他不願再替牠們工作了。這都是從那羣精靈被俘虜開始的──」

「精靈？他們怎麼會出現在這里？」坦尼斯問，驚訝之中他沒注意到自己提高了音量。龍人轉過頭來，角落的陌生人也抬起了頭。坦尼斯閉上嘴，等到龍人又回頭喝起酒，才繼續追問提卡有關精靈的事。剛好那時龍人們又大呼要再上一些麥酒。

提卡嘆口氣。「我最好先去那邊招呼一下。」她把鍋子放下來。「我把這鍋放在這邊，把它喫完。」

大夥毫無食慾地喫著，食物嚐起來一點味道都沒有。雷斯林把他的奇怪草藥配方攪拌後喝了下去，咳嗽幾乎立刻就暫時減緩。卡拉蒙一邊喫著一邊若有所思地看著提卡。他還記得她溫熱的身軀和柔軟的嘴脣。快樂的感覺流遍全身，隨即他就開始擔心他聽說的有關提卡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這個念頭讓他感到傷心，也讓他生氣。

其中一個龍人提高了音量。「我們也許不是妳習慣的那種男人，甜心，」它醉醺醺地說，帶著鱗片的手摸向提卡的腰。「但這不代表我不能夠讓妳好好樂一樂。」

卡拉蒙在喉間低吼著。史東也聽到了這些對話，皺著眉頭把手放在劍上。坦尼斯抓住騎士的手臂，急忙說道，「你們兩個，給我住手！我們在佔領區里面！照子放亮些。這可不是見義勇為的時機！你也是，卡拉蒙！提卡自己可以應付的。」

的確，提卡靈巧地躲開了龍人的爪子，忿忿地回到廚房里。

「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佛林特嘟噥著。「我們回來索拉斯是要購買補給品，卻只看到一大羣龍人。我的房子只剩下一堆灰燼，坦尼斯連原來的那棵樹都沒了蹤影，更別提家了。而我們手頭上只有古老真神留下來的白金碟，和一個學到幾個新法術，卻病得要死的法師。」他假裝沒看見雷斯林的不悅。「我們不能喫白金碟，法師又不會製造食物，就算我們知道要去哪里，我們在到達之前就會餓死了！」

「我們還要去海文嗎？」金月看著坦尼斯問。「如果那里的狀況跟這里一樣糟怎麼辦？我們怎麼知道追尋者評議會到底還在不在？」

「我沒有答案。」坦尼斯嘆著氣說。他用手揉揉眼。「我覺得我們應該去奎靈那斯提試試。」

泰斯對這些談話感到十分無趣，對他來說，不管去哪里都沒什麼差別。他專注地觀察這整座旅店，強自按捺住跑去檢查廚房失火處的慾望，因為坦尼斯早已事先警告過他不要惹麻煩，他只好觀察其他的顧客作為消遣。

他很快就注意到門邊那個披著斗篷的傢伙，正專心地聽著他們愈來愈激烈的交談。坦尼斯又提高了嗓門，奎靈那斯提這個字眼又再度清晰出現。陌生人叩的一聲放下手中的麥酒；正當泰斯準備要提醒坦尼斯時，提卡又從廚房拿出許多食物，用力摔在龍人面前，並技巧地躲過牠們的爪子。接著，她又走回同伴這邊。

「我可以再喫一些馬鈴薯嗎？」卡拉蒙問。

「沒問題。」提卡笑著拿起鍋子回到廚房。卡拉蒙感覺到雷斯林正注視著他，他羞紅臉開始玩弄手上的叉子。

「在奎靈那斯提──」坦尼斯再度提高了音量，試圖要駁斥史東堅持前往北方的提議。

泰斯看見角落的那個陌生人站了起來，開始走向他們。「坦尼斯，有人來了。」坎德人低聲說道。

談話停了下來。每個人的眼睛都盯著自己的酒杯，同時也清楚地聽到陌生人接近的腳步聲。坦尼斯一直在心中責怪自己為什麼沒有早點注意到他。

龍人們也注意到了這個陌生人。正當他接近那些怪物的桌子時，其中一個龍人伸出腳。陌生人立即被絆了一跤，一頭撞上旁邊的桌子。怪物們放聲大笑著，然後龍人看見了陌生人的臉。

「精靈！」龍人嘶嘶地說，一邊把他的兜帽扯下來，露出精靈特有的杏眼、尖耳朵，以及精靈貴族高雅的氣質。

「讓我過去，」精靈後退著說，雙手高舉。「我只不過要去和那些人打個招呼。」

「你得要和修馬斯特打招呼了，精靈！」龍人吼道。牠一躍而上抓住他斗篷的領口，龍人把精靈一把推向吧臺，其他兩個龍人仍大聲地笑著。

提卡正準備要把鍋子拿回廚房，便悄然走到龍人身後。「住手！」她突然大喊，拉住龍人的一隻手臂。「饒了他啦！他跟你們一樣都只不過是個付錢的顧客。」

「別管閒事，小女孩！」龍人把提卡推開，用爪子在精靈的臉上摑了兩掌。精靈的嘴角流出血來，龍人放手之後，他步履踉蹌地捧著昏沉的腦袋。

「哈，殺了他吧！」一個北方來的人類叫道。「讓他尖叫！就像其他精靈一樣！」

「我要用劍把他細長的眼睛挖出來，這就是我要做的！」龍人拔出劍來。

「我受夠了！」史東衝向前，其他人跟在身後，但每個人都知道距離精靈太遠，救他活命的機會不大。但幫手比想像中的還要近──提卡．維蘭憤怒地尖聲叫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鍋子砸在動手的龍人頭上。

匡啷一聲，龍人呆呆地盯視提卡，軟倒在地上。精靈跳向前，拔出腰間的小刀，試圖阻止其他兩個衝向提卡的龍人。史東衝向她，打昏了另外一個龍人；卡拉蒙的巨臂跟著抓住剩下的那個，把牠丟向吧臺。

「河風！別讓牠們走出大門！」坦尼斯看見地精站起身來，立刻大喊。平原人在地精剛摸到門把時一把抓住一個，但另一個逃了開來；他們可以清楚聽見牠一路大叫守衛的聲音。

提卡一手仍然拿著鍋子，又打昏了另一個地精。但還有一個地精看見卡拉蒙衝過來，立刻跳出窗戶。

金月站起來。「快施法！」她抓住雷斯林的手對他說，「想點辦法！」

法師冷冷地回看她。「沒希望了，」他低聲地說。「我不想白白浪費體力。」

金月憤怒地看著他，但法師已經低頭喝起藥來。她緊咬住嘴脣，跑到河風身邊，手臂上掛的是裝著珍貴白金碟的包包。她可以聽見外面四處傳來狂亂的號角聲。

「我們得趕快逃出去！」坦尼斯說。說時遲那時快，忽然一個人類戰士勒住他的脖子，把他壓到地上。泰斯大喊一聲跳上吧臺，開始瘋狂地將杯子丟向半精靈的攻擊者，差一點就打中坦尼斯。

佛林特站在這一團混亂之中，瞪著那名陌生精靈。「我認識你！」他突然叫道。「坦尼斯，這不是──」

一個杯子正中矮人的腦袋，把他打倒在地上。

「哎呀，糟糕。」泰斯說。

坦尼斯反手摔飛那個北方來的戰士，把他打昏，丟在桌子下面。他把泰斯抱離吧臺，放在地上，接著關切地跪在呻吟著想要站起來的佛林特身邊。「坦尼斯，那個精靈──」佛林特昏昏沉沉地眨著眼睛，又問，「是什麼打到我的？」

「是那個大傢伙，倒在桌子底下的那個，是他打你的！」泰斯指著。

坦尼斯站起身，看著佛林特指著的精靈。「吉爾賽那斯？」

精靈瞪著他。「坦賽勒斯。」他冷冷地說。「我根本認不出你。你的鬍子──」

「號角又再度響起，這次更接近了些。

「天哪！」矮人呻吟著掙扎站起來。「我們得趕快逃離這里！快點！從後門！」

「沒有後門了！」提卡瘋狂地喊著，手上仍然抓著鍋子。

「的確沒有，」門口傳來一個聲音。「沒有後門了。你們已經是我的俘虜。」

一陣火把的光芒照進旅店。眾人遮住眼睛，勉強可以分辨出一個肥胖身軀後面站著許多地精的身影。外面清楚地傳來許多腳步聲，似乎有上百個地精出現在窗戶和門口。旅店里面還活著或是清醒的大地精們紛紛奮力爬起來，拔出武器，饑渴地看著他們。

「史東，別做傻事！」坦尼斯大喊，抓住正準備要衝向地精包圍的騎士。「我們投降！」半精靈大喊。

史東憤怒地瞪視半精靈，有一陣子坦尼斯覺得他會掙脫，衝向前去。

「求求你，史東，」坦尼斯靜靜地說。「相信我，這不是我們犧牲的時候。」

史東遲疑了一下，看著四周湧進旅店的地精。牠們都有點退縮，害怕他的巨劍和劍術，但他深知只要敢輕舉妄動，牠們就會立刻衝向他。「這不是我們犧牲的時候。」──多奇怪的話。坦尼斯為什麼會這樣說？難道每個人都有「該犧牲的時候」嗎？如果是這樣，史東想通了，這的確不是該犧牲的時候，如果他可以選擇的話。死在一間旅店，屍體被惡臭的地精踐踏可是毫無光榮可言。

看到騎士收起他的武器後，門口的傢伙終於覺得可以安全地走進來，牠四周圍著近百名忠實的部下。眾人終於看清楚了那個有著灰色斑點的皮膚，和紅色窄小的豬眼的，原來是修馬斯特．投德。

泰索何夫嚥了口口水躲到坦尼斯身邊。「牠一定認不出我們的，」泰斯低聲道，「牠攔下我們詢問水晶杖時天已經快黑了。」

很明顯地，投德並沒有認出他們來。這一週以來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投德的小腦袋幾乎已經裝不下這麼多事情。牠的紅眼睛注視著史東斗篷底下的騎士徽記。「又是來自索蘭尼亞的難民。」投德說。

「是的。」坦尼斯很快地接話。他懷疑投德知不知道沙克沙羅斯的厄運；他推測修馬斯特應該不知道關於白金碟這麼機密的事情，但猛敏那大王知道──而且他很快就會收到黑龍陣亡的消息，甚至隨便一個溪谷矮人都可以告訴他。所以，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們是來自東方。「我們從北方花了很久的時間纔到這邊。我們無意要惹麻煩，是這些龍人──」

「是啊是啊！」投德不耐煩地說。「我以前聽過類似的說法。」他的小眼睛瞇了起來。「喂！你！」他指著雷斯林大喊。「你躲在那邊幹什麼？兄弟們，抓住他！」修馬斯特往門口退了一步，擔心地看著雷斯林。幾個地精衝向瘦弱的年輕人，撞翻了不少椅子和桌子。卡拉蒙的喉中發出吼聲，坦尼斯立即對戰士比手勢，示意他稍安勿躁。

「站起來！」其中一個地精喊道，一邊用矛頭指著雷斯林。

雷斯林慢慢地站起身，小心收拾他的行李。當他伸手抓住手杖時，地精趨前抓住法師的肩膀。

「別碰我！」雷斯林低聲說，邊往後退。「我是個法師！」

地精們遲疑了一下，面面相覷，回頭看著投德。

「抓住他！」修馬斯特大喊，一邊躲到一個高大的地精身後。「讓他和其他人在一起。如果每個穿著紅袍的人都是法師，那現在應該滿地都是他們變出來的兔子！如果他不願意乖乖地跟著，就刺死他！」

「搞不好我還是會刺穿他。」地精咯咯笑著。牠笑著把矛頭指向法師的喉間。

坦尼斯又再度阻止卡拉蒙任何的動作。「你弟弟可以照顧自己。」他迅速低聲說。

雷斯林舉起手臂，張開手指，看起來似乎要投降。突然他開始念起咒語，「卡利斯．卡蘭．託巴力斯──卡！」接著把手指向地精。細小，由白色光芒所匯聚成的飛鏢從他的指尖出現，劃破空氣，深深刺入地精的軀體。地精尖叫一聲倒在地上。

當燒焦的肉和毛髮的味道充斥屋內時，地精們憤怒地衝向前。

「別殺了他，你們這些笨蛋！」投德喊道。修馬斯特已經退出門外，並且一直讓那個高大的地精當牠的掩護。「猛敏那大王對抓到活的法師有很高的賞金。但，」投德似乎突然想到什麼，「大王對抓到活著的坎德人沒有任何獎賞，只要交出他們的舌頭就可以了！法師，你不投降，坎德人就得死！」

「坎德人死了又怎樣？」雷斯林吼道。

大夥突然陷入讓人心跳停止的靜默中。坦尼斯感覺到額前冒出冷汗，雷斯林還真能照顧自己！該死的法師！

眼前的狀況大出修馬斯特的意料之外，讓牠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面前的戰士們都還握著武器。牠幾近懇求地看看法師，後者聳聳肩。

「我會乖乖地跟著你們，」雷斯林低聲說，金色的眼中閃著光芒。「只要不亂碰我。」

「不會，當然不會，」投德喃喃道。「把他帶過來。」

地精不安地看著修馬斯特，讓法師站在哥哥身邊。

「都抓到了嗎？」投德不耐煩地問。「沒收他們的武器和背包。」

坦尼斯為了避免進一步的麻煩，立刻卸下背上的弓和箭囊，放在被煙燻黑的地板上。泰斯很快地放下他的胡帕克杖，佛林特咕噥著也把戰斧丟了過去。其他人也都照做，除了史東站著，雙手交疊在胸前，還有──

「求求你，讓我留著我的包包，」金月說。「里面沒有武器，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我發誓！」

同伴轉向她，每個人都想起里面裝著的是珍貴白金碟，他們又再度陷入劍拔弩張的局勢。河風站到金月身前，他雖然已經卸下了弓，但手上還握著劍，騎士也跟他一樣。

突然雷斯林擠身進來。法師放下他的法杖，放下裝有法術藥材的包包，還有裝著珍貴法術書的背包。他對這些東西毫不擔心，上面早就已經施了保護的法術；除了他之外的人，如果試圖要閱讀這本書，會立刻瘋狂；而瑪濟斯法杖則可以自己保護自己。雷斯林對金月伸出手。

「把袋子給我，」他溫和地說。「不然他們會殺了我們的。」

「聽他的話，親愛的。」投德趕快說。「他是個聰明的傢伙。」

「他是個叛徒！」金月緊抓著袋子大喊。

「把袋子交給牠們。」雷斯林不耐煩地重復一遍。

金月感覺到自己的防衛逐漸崩潰，他的特殊力量在瓦解她的意志。「不可以！」她哽咽地說。「這是我們的希望──」

「它不會有事的。」雷斯林耳語道，一邊鎮靜地凝視她藍色眼眸。「還記得那柄水晶杖嗎？還記得我碰它的結果嗎？」

金月眨眨眼。「是的，」她喃喃道。「它把你震開──」

「噓，」雷斯林示意她小聲點。「把袋子交給牠們。別擔心，不會有問題的。真神會保護祂們自己的財產。」

金月看著法師，不情願地點點頭。雷斯林伸出瘦弱的手接過袋子。修馬斯特貪婪地盯著袋子看，幻想著里面不知道會有什麼寶物。牠很快就會知道的，但絕不是在這麼多地精面前。

最後只剩下一個人沒有遵命交出身上的武器。史東不為所動地挺立，臉色蒼白，眼中閃著狂熱的光芒。他緊握著父親留給他的古老雙手巨劍。突然，史東轉過身，發現雷斯林瘦削的手指放在他手上。

「我會保證它的安全，」法師低聲道。

「怎麼保證？」騎士像是躲避毒蛇般地往後退一步。

「我沒必要對你解釋。」雷斯林嘶啞地說。「相不相信隨便你。」

史東遲疑了一下。

「這真可笑！」投德尖聲喊道。「殺了騎士！如果他們再拖拖拉拉的話就全殺光！我快要被搞得內分泌失調了！」

「很好！」史東壓抑地說。他走向前，不情願地把長劍放在那一堆武器中。它古老的銀色劍鞘上面裝飾著翠鳥和玫瑰（註１），在火把的照耀下閃著光芒。

「啊！真是把好劍。」投德說。牠腦中突然浮現自己被猛敏那大王召見，腰間掛著這把劍的威風模樣。「也許我應該親自來保護這柄劍的安全。把它帶──」

在牠把話說完之前，雷斯林快步走向前，跪在這堆武器前。法師的手中突然冒出一陣白色的亮光；雷斯林把手懸在這些武器上空，口中喃喃念著難懂的咒語。

「阻止他！」投德喊道。但沒人敢動。

最後雷斯林終於施完法，他的頭向前一傾。他的哥哥趕忙扶住他。

雷斯林站起身。「你們給我聽清楚了！」法師說，他金色的眼睛瞪視著全場。「我在我們的東西上面施了法術，任何膽敢亂碰的傢伙會被名為卡特皮勒斯的大蟲攻擊。牠將從地獄的深淵浮上來，從你的血管內把血吸得乾乾淨淨，直到你變成乾屍為止。」

「名叫卡特皮勒斯的大蟲！」泰斯深吸口氣，眼睛發亮。「太不可思議了！我從來沒聽過──」

坦尼斯摀住坎德人的嘴。

地精們開始慢慢地退離那堆看起來發著綠光的武器。

「隨便哪個人，快把那些武器收起來！」投德憤怒地說。

「你自己去拿。」一個地精嘟噥著說。

沒有人膽敢亂動。投德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雖然牠沒什麼想像力，但一幅生動的卡特皮勒斯喫人圖已經清楚地繪製在腦海。「很好。」牠喃喃地說。「把犯人帶走！把他們裝進囚車里，把武器也搬過去！不然你們會寧願是那隻蟲把你們給吃了！」投德生氣地走開。

地精開始把犯人推出門口，用劍柄戳著他們。卻沒有任何人敢碰雷斯林。

「這真是個棒極了的法術，小弟。」卡拉蒙壓低聲音說。「這多有效？它可以──」

「它跟你的腦袋一樣有效！」雷斯林低聲說，一邊舉起手來，上面有著明顯的燐粉痕跡。卡拉蒙微笑著低下頭。

坦尼斯是最後離開旅店的。他回頭看了最後一眼──天花板上掛著一盞孤零零的油燈，桌子翻倒，椅子損壞，天花板上的大樑被火給燒得焦黑，有些地方更是完全燒掉了，連窗戶都被煙給整扇燻黑。

「我寧死也不願意看見這樣的景象。」

他最後聽見兩個大地精領隊，正激烈地爭吵著誰要移動這些被施了魔法的武器。

【註】

１　這是索蘭尼亞騎士的三大古老徽記其中兩個。第三個是皇冠。

## ２─３奴工車隊．奇怪的老法師

冒險者們被關在囚車里度過了一個無眠的夜。囚車停放在索拉斯鎮的廣場中，被鎖在廣場的三個柱子上。這三根被巨力釘入地面的木柱外表都被火焰烤得焦黑，底部也碎得不成形狀。在這片廣場上沒有任何活物，連巖石都被融化了。

天剛破曉，他們就可以清楚地看見其他囚車里的犯人。這是最後一批從索拉斯前往帕克塔卡斯的奴工車隊，修馬斯特將親自率領這個車隊，牠不想放過任何可以讓猛敏那大王印象深刻的難得機會。此時，猛敏那正駐紮在帕克塔卡斯。

卡拉蒙藉著夜色的掩護試著把鐵籠撐開，但最後還是被迫放棄。

冷冽的霧氣在清晨泛起，讓大夥看不清這飽經蹂躪的小鎮。坦尼斯看著金月和河風──現在我可以體會他們的感受了，坦尼斯心想；現在我知道那種比任何傷痕都要痛苦的空虛感，我的家園被毀了。

他看著縮在角落的吉爾賽那斯。這個精靈從昨晚就沒有和任何人說話，藉詞頭部的外傷還沒好，需要休息。但坦尼斯整晚都注意著他，發現他根本沒有閤眼，甚至連假裝休息都沒有。整晚他只是咬著下脣，愣愣地看著夜空。這幅景象提醒了坦尼斯，如果他願意承認，他還有另外一個家，一個叫作奎靈那斯提的家。

不，坦尼斯靠著鐵欄桿想，奎靈那斯提根本不是我的家，它只不過是一個我住過的地方──

修馬斯特從霧中出現，肥胖的手不斷揉搓著，驕傲地看著眼前的奴工車隊。也許他可以獲得晉升，畢竟在這個飽經戰火的小鎮中能抓到這麼多人實在很難得；猛敏那大王一定會很高興，尤其是這些最後抓到的傢伙。特別是那個壯碩的戰士，體格真不錯，搞不好他在礦坑里面可以做三人份的工作；那個高大的野蠻人也不錯──或許得宰了那個騎士，索蘭尼亞人一向都不願意合作。但猛敏那大王一定會很高興有這兩個女子的，雖然兩人是完全不同的類型，但都很可愛。投德一直被那個女侍所吸引，紅色的頭髮，靈動的綠色眼眸，加上剪裁得當的白色低胸上衣，剛好露出足以引人遐想的部分。

修馬斯特的遐想被從霧中傳來的怒吼聲和金鐵交鳴的聲音打斷。吼聲愈來愈大。很快地每個奴工車隊里的人都醒過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投德不安地看著這些囚犯，心中暗自希望一開始有留下更多的士兵。地精們看到囚犯們的騷動，跳起來用弓箭瞄準車隊。

「怎麼搞的？」投德大聲地問。「這些笨蛋就不能安靜地抓來一個犯人嗎？」

突然一聲慘叫壓過了這些吵雜聲。這是個受到極大痛苦的男人聲音，但他的怒火更足以掩蓋一切。

吉爾賽那斯站了起來，臉色蒼白。

「我知道那是誰的聲音。」他說，「泰洛斯．艾昂菲爾德，應該就是他！他從大屠殺後就一直幫助精靈逃難；這個猛敏那大王立誓要殺光所有精靈。」吉爾賽那斯看到坦尼斯的反應，「難道你不知道？」

「不！」坦尼斯震驚地說。「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

吉爾賽那斯靜下來，看著坦尼斯。「請原諒我，」他最後終於說，「看來我錯怪你了，我以為你留鬍子是為了這檔子事。」

「怎麼可能！」坦尼斯跳起來。「你怎麼能這樣指控──」

「坦尼斯。」史東警告他。

半精靈轉頭看到地精士兵蜂擁上前，手中的弓箭瞄準他的心口。他高舉起手，退回原來的位置，正好看見一隊大地精士兵拖來一個高大、肌肉糾結的男子。

「我聽說有人出賣了泰洛斯，」吉爾賽那斯低聲說。「我是回來警告他的。如果沒有他，我根本不可能活著逃出索拉斯。昨晚我本來應該在旅店和他碰面。當他沒來的時候，我就擔心他──」

突然，修馬斯特．投德把他們所在的囚車大門打開，命令大地精們把犯人丟進去。當牠們把泰洛斯移進囚車時，地精士兵繼續用箭瞄準著其他人。

修馬斯特．投德迅速地關上門。「就這樣了！」牠大喊。「把這隻野獸關起來。我們要走了！」

一隊地精把巨大的糜鹿趕進廣場，開始把韁繩套在牠們背上。牠們混亂的喊叫聲對坦尼斯來說彷彿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他的注意力現在完全放在可憐的鐵匠身上。

泰洛斯．艾昂菲爾德昏迷不醒地倒在囚車鋪滿稻草的地板上。原先他強壯的右手如今只剩一團爛肉，很明顯地是被某種重擊武器給打爛了，鮮血從傷口中不斷地大量湧出，在地上匯聚成一灘血紅。

「這就是幫助精靈的下場！」修馬斯特的胖豬眼透過欄桿往內望著。「他再也不能打造任何東西了，除非他換隻新的手！我，呃──」一隻巨大的糜鹿衝向修馬斯特，逼得牠沒命地逃開。

投德轉向牽著那隻糜鹿的傢伙。「賽斯頓！你這個笨蛋！」投德一腳把他踹倒。

泰斯望向倒在地上的傢伙，以為是個非常矮的地精。後來他發現那是個穿著地精盔甲的溪谷矮人。溪谷矮人努力站起來，把過大的頭盔推正，對著走在車隊最前方的修馬斯特齜牙咧嘴，對著牠的方向踢泥巴；這很明顯地讓他感覺好多了，因為他很快就回頭把那隻慢吞吞的糜鹿帶回隊伍里。

「我忠實的朋友，」吉爾賽那斯喃喃道，他彎身緊握住鐵匠泰洛斯強壯、黝黑的手。「你犧牲了寶貴的生命來證明你的忠誠──」

泰洛斯用空洞的雙眼看著精靈，似乎根本聽不見他的聲音。吉爾賽那斯試著要幫傷口止血，但鮮血不斷地從傷口湧出，浸溼囚車的地板。鐵匠的生命在他們面前一寸寸地流失。

「不，」金月說，她跑來跪在鐵匠身邊。「他不會死的，我是個醫者。」

「女士，」吉爾賽那斯不耐煩地說，「克萊恩上沒有任何醫者能幫上忙。他流出來的血比矮人全身的血量還多！他的脈搏微弱到我幾乎感覺不出來。對他最仁慈的做法就是讓他靜靜地死去，不要再受你們這些野蠻人的儀式打擾！」

金月不理他的抗議，把手放在泰洛斯的前額上，閉上眼開始祈禱。

「米莎凱，」她祈禱道，「敬愛的醫療女神，將禰的榮光顯耀在這個男子身上。若他的生命還不該到達終點，請醫好他，讓他可以繼續在真理之道上前進。」

吉爾賽那斯忍不住要再度抗議，他正要伸手拉開金月，就驚訝地停下來。鐵匠傷口的血開始止住，就在精靈的眼前，傷口的筋肉開始漸漸合攏，暖意開始回到鐵匠黝黑的肌膚，他的呼吸變得平穩且安詳，看來似乎陷入寧靜的沉睡之中。附近的囚車里紛紛傳來夾雜讚嘆、議論的吵雜聲。坦尼斯擔心地四處張望，害怕有龍人或地精注意到了這一幕，幸好牠們都忙著將那些不合羣的糜鹿趕進車隊之中，沒有閒暇注意這些小事。吉爾賽那斯退回他的角落，若有所思地看著金月。

「泰索何夫，把稻草弄成一堆。」坦尼斯指示道，「卡拉蒙，你和史東把他移到角落休息。」

「拿著，」河風解下他的斗篷。「替他蓋上這件，免得著涼。」

金月將泰洛斯安置好，確定他不會感到不適之後，回到河風身邊。她臉上自然散發出的聖潔光輝，讓囚車外的龍人相形見絀，彷彿牠們纔是被囚禁的囚犯。

車隊上路時已經快要中午，地精走過來將一些麵包和碎肉丟進囚車。沒有任何人──連卡拉蒙也無法喫下那些酸臭的碎肉，他們都把它給丟了出去。但因為從昨晚到現在都沒用餐，他們仍狼吞虎嚥地喫掉麵包。很快地，投德整理好隊伍，騎在牠可憐的小馬上，發出開拔的號令。那個名叫賽斯頓的溪谷矮人跟著投德向前走。看到囚車外面的爛泥和穢物堆中躺著剛剛丟出來的碎肉，溪谷矮人停下腳步，饑渴地把它塞進嘴里。

每輛囚車都是由四隻糜鹿拖著。兩個大地精坐在簡陋的木製平臺上，一個傢伙握著韁繩，另一個則拿著劍和皮鞭。投德一馬當先地走著，身後跟隨著大約五十個全副武裝、穿戴整套盔甲的龍人。有兩倍之多的地精則跟在整個隊伍的最後面。

在一陣努力和混亂之後，車隊終於上路了。索拉斯僅剩的幾個居民呆呆地目送車隊離開。即使里面有他們的親人，他們也一反常態地不再道別。鐵欄桿里面和外面的臉，都是再也感覺不到任何痛苦的臉。就像提卡一樣，他們發誓從此不再掉淚。

車隊從索拉斯向南走，沿著蓋特威大道前進。大地精和龍人們抱怨著在陽光下行軍的痛苦，不過，當牠們進入大道被峽谷所包圍的地段時，很明顯地因為峽谷的遮陰而腳步輕快起來。雖然囚犯們在峽谷中感到一陣寒意，但他們也覺得比較輕鬆──因為他們不需要再目睹飽經蹂躪的家園了。

傍晚時分，他們離開了被峽谷包圍的大道，抵達了蓋特威。囚犯們紛紛擠在欄桿邊，渴望看看這個著名的商業市集。但現在整個小鎮只剩下兩座被燒焦、融化的石牆可以當作原先盛況的紀念碑。沒有任何生物的蹤跡，犯人們失望地坐下來。

再度進入荒野時，龍人們明白表示比較喜歡在夜里旅行，因為可以躲避毒辣的陽光。所以在黎明前，車隊只停下來短暫休息。想要在不斷顛簸、陷入坑洞、跳躍的囚車里有安穩的睡眠，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囚犯們感到又飢又渴，有些人勉強嚥下龍人們丟進來的食物，但很快就又吐出來。犯人們每天只有兩到三次可以喝一小杯的水。

金月一直隨侍在受傷的鐵匠身邊。雖然泰洛斯．艾昂菲爾德已經脫離了死神的魔掌，但是他仍然非常虛弱。他發著高燒，在他的囈語當中，不停地喃喃訴說有關索拉斯的陷落。泰洛斯提到有些龍人死後會變成一池酸液，灼傷受害者的血肉，還有些龍人死後全身的骨骼會炸開來（註１），爆炸摧毀半徑內的一切事物。坦尼斯仔細聽著鐵匠的述說，直到他再也忍受不了為止。坦尼斯第一次感覺到整個情勢的絕望與無助。他們怎麼有希望可以和這些可吐出致命武器、魔法只遜於世上最強大法師的怪獸作戰？他們要怎麼和這些連死後的屍體都可以再度傷人的龍人大軍作戰？

坦尼斯絕望地想著──我們所擁有的僅僅是米莎凱的白金碟。那有什麼用呢？他在從沙克沙羅斯前往索拉斯的路上就曾經反覆觀察過這些白金碟，但是他只能看懂上面記載的一小部分。雖然金月可以看懂上面記載的醫療技巧部分，但其他的地方她也無能為力。

「領導人民的智者將會明白一切，」她信仰堅定地說。「我的使命就是找到他。」

坦尼斯希望能有她這麼堅強的信心。在經過那麼多飽經戰火的城鎮之後，他開始懷疑有任何的領導者可以抵抗這無敵的猛敏那大王。

這些疑惑相較於坦尼斯的其他憂慮來說，只不過是雪上加霜。由於特效藥已經喫完，雷斯林的狀況也不比泰洛斯好到哪里去，金月現在有兩個病人要同時照料。幸好有提卡幫著她照顧，提卡的父親曾經是個法師，而現在提卡的努力讓會魔法的人也感到驚訝。

事實上，就是提卡的父親激勵了雷斯林進入法師這一行。雷斯林的父親帶著雙胞胎兒子和女兒奇蒂拉一起去參加當地的夏日慶典，孩子們在那里看著偉大的維蘭施展驚人的幻術；八歲大的卡拉蒙很快就感到厭煩，和他的姊姊奇蒂拉急忙趕去看他感興趣的劍術表演。雷斯林當時身體就比常人要虛弱，不喜歡這種激烈的運動。他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看幻術師維蘭的表演。當全家人離開時，雷斯林就絲毫無誤地重復了每一個把戲，把大家嚇了一跳。第二天，他的父親就帶他去拜師於最偉大的法師門下。

提卡一直很崇拜雷斯林，對於他前往傳說中的大法師之塔的旅程，也感到非常著迷。她出於尊敬和對弱者的同情來照顧雷斯林；而另外一個原因（她只願意私下承認），是因為她的善舉贏得了他英俊的雙胞胎哥哥的微笑和讚許。

坦尼斯不知道哪件事比較值得他擔心──是雷斯林逐漸惡化的健康狀況；還是他年長、有經驗的戰士哥哥和年少（雖然有相反的傳言，但坦尼斯仍然相信她是）毫無經驗且容易受挫的女侍之間的戀情。

他手邊還有其他的問題。史東因為自己竟然被俘虜，像待宰的野獸般在荒野中毫無尊嚴地被運來運去，陷入了沮喪之中──坦尼斯擔心他永遠也無法釋懷。史東整天呆坐著，望著鐵欄桿外的天空，或更糟的是，有時他會陷入無法輕易叫醒的漫長昏睡中。

除了上面這麼多麻煩之外，受到坐在角落的精靈影響，坦尼斯還必須要和自己內心的煩亂搏鬥。每當他看著吉爾賽那斯時，就不禁回想起奎靈那斯提。當眾人愈來愈接近他的故鄉時，早已埋葬的過去像是闇黑森林中冰冷的不死生物般爬上心頭。

吉爾賽那斯，一個總角之交，倆人甚至比朋友還親，像兄弟一般。兩人在同一個屋簷下成長，年紀又相近，曾是打鬧不休的好玩伴。當吉爾賽那斯的小妹妹年紀夠大時，男孩們讓這個可愛的金髮小女孩加入。他們三個最大的樂趣之一，就是取笑大哥波修士──他小小年紀就必須被迫承受他子民的憂傷和責任，因而鍛鍊出堅強嚴肅的個性來。吉爾賽那斯、羅拉娜、波修士都是太陽詠者的子嗣。詠者是奎靈那斯提的精靈首領，一個波修士在父親死後便得繼承的位置。

精靈王國里有很多人感到奇怪，詠者竟然會把被強暴的弟媳所生下的這個雜種收留下來。在被人類戰士強暴，生下這個小孩之後數月，她就因為極度憂鬱而死。但有著強烈責任感的詠者毫不遲疑地收留了他，只有在以後的日子里，在他的女兒對這個雜種的戀情漸漸滋長之後，他才對當初的決定稍有一絲後悔。這個狀況也讓坦尼斯感到大惑不解；身體里有一半人類的血統，這個年輕人的心智以精靈少女不能理解的速度成長。坦尼斯也很快看出他們兩人的結合，只會為這個他所深愛的家庭帶來不幸。同時他也為了將來會困擾他下半生的問題而感到迷惑──他身體內的精靈和人類血統持續的鬥爭著。在他八十歲的時候（大約等於人類的二十歲），坦尼斯離開了奎靈那斯提。詠者對於坦尼斯的離開並不感到惋惜。他試著不讓年輕的半精靈知道他內心的想法，但是兩人彼此都清楚得很。

吉爾賽那斯就沒這麼老謀深算，他和坦尼斯為了羅拉娜而口出惡言。而很多年後，這些言辭所造成的傷害才慢慢消失。坦尼斯一直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釋懷；但很明顯地，吉爾賽那斯並沒有。

對兩人來說，這段旅程格外漫長。坦尼斯曾經試著要和他交談，卻立刻發現吉爾賽那斯變了。這個年輕的精靈貴族以往總是熱情好客、追求享樂、大而化之的。他並不羨慕自己的哥哥可以繼承那些權力和責任；吉爾賽那斯是個博覽羣書的學者，一個愛把魔法掛在嘴邊的男子，但他從來沒想過要和雷斯林一樣認真地對待魔法。他也是個技巧高超的戰士，但他像所有的精靈一樣並不喜歡戰鬥。他對自己的家庭盡心盡力，特別是對他的妹妹。但他現在只是木然地坐著，這不像是精靈的行為。他唯一活躍起來之時，是當卡拉蒙開始策劃逃亡計劃時──吉爾賽那斯尖銳地警告他不要妄想，因為那會破壞一切。當眾人要求他解釋時，精靈閉上嘴，只是不斷重復著「非常不利的情勢」。

第三天日出時，龍人經過一夜的跋涉，都想好好休息。眾人又度過了一個失眠的夜晚，眼前看來只會是另一個陰冷不快的一天。但囚車突然間停了下來。坦尼斯抬起頭，因為這突然的變故而感到疑惑。其他的囚犯也望向車外。他們看到一個老人，穿著一件也許曾經十分潔白的長袍，頭上戴著一頂破舊的尖帽子。他似乎在和一棵樹講話。

「我說啊，你到底聽見了沒有？」老人對著樹揮舞著一根手杖。「我叫你趕快移開，我是認真的！我剛剛坐在那顆石頭上，」他指著身後的一塊大石頭，「正享受著太陽的溫暖，你卻膽敢走過來擋住我的陽光！立刻給我離開！」

那棵樹沒有回答，當然也沒有移動。

「我不能再忍受你的無禮了！」老人開始用柺杖打著樹幹。「不移開我就──我就要──」

「哪個傢伙把這個瘋老頭關起來！」修馬斯特從隊伍的最前面騎馬繞回來。

「把你的手拿開！」當龍人抓住他的時候，老人尖叫著說。他用柺杖無力地打著牠們，直到連柺杖也被奪走為止。「逮捕那棵樹！」他堅持說，「非法遮擋陽光！這就是它的罪名！」

龍人粗魯地把他丟進冒險者們身處的囚車里。老人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袍子，跌在地上。

「你還好嗎，老人家？」河風一邊幫助老人坐起，一邊關心地問。

金月離開泰洛斯的身邊，「是的，老先生，」她柔聲地說。「您受傷了嗎？我是跟隨──」

「米莎凱的牧師！」他看著她頸上的護身符說。「真有趣啊，天哪天哪！」他驚訝地看著她。「妳看起來不像三百歲的老女人呀！」

金月眨著眼，不確定該怎麼做。「你怎麼知道？你是怎麼認出──我還不到三百歲──」她愈來愈迷惑了。

「當然還不到，親愛的，真抱歉。」老人輕拍著她的手。「在公開場合提及女士的年齡是不禮貌的。請原諒我，下次不會了。就當作我倆的小祕密。」他壓低嗓門說。泰斯和提卡開始咯咯笑起來。老人環顧四周。「你們願意停下來送我一程真是體貼，去奎靈那斯提（註２）的路著實有點遠。」

「我們不是要去查靈諾斯，」吉爾賽那斯立刻說。「我們是要被送去帕克塔卡斯奴工營的犯人。」

「喔？」老人好奇地四處張望。「中午難道還有另外一隊人要來嗎？我發誓這應該就是那羣人呀！」

「老先生，您怎麼稱呼？」提卡問。

「我的名字？」老人遲疑地皺眉。「費資本？喔！沒錯，我叫費資本。」

「費資本！」囚車搖晃著前進時，泰索何夫又復誦一遍。「哪有人叫這種名字的！」

「沒有嗎？」老人若有所思地反問。「真可惜。我很喜歡這個名字呢！」

「我倒覺得這是個很好的名字。」提卡瞪著泰斯說。坎德人縮回自己的角落，眼睛盯著老人肩上背著的袋子。

突然雷斯林劇烈地咳嗽起來，每個人都轉身看著他；他的咳嗽愈來愈嚴重，神情看來精疲力盡，似乎忍受著很大的痛苦；他的肌膚燙得嚇人，金月卻幫不上忙。在體內燃燒著法師生命的惡疾，不是牧師治得好的。卡拉蒙跪在弟弟身邊，努力地擦去他嘴角流出的血沫。

「他一定要喝他平常喝的那種草藥纔行！」卡拉蒙焦急地抬頭。「我從來沒看他這麼嚴重過！如果牠們不願意幫忙，」大漢低吼著，「我就打爛牠們的腦袋！我纔不管牠們有多少人！」

「晚上我們停下來休息時我就會提出來。」坦尼斯答應道，雖然他心中早已知道修馬斯特的答案。

「借過。」老人說。「我可以這樣做嗎？」費資本在雷斯林身邊坐下來。他把手放在法師頭上，嚴厲地說了幾個字。卡拉蒙凝神聆聽，卻只聽到「費斯坦坦──」，還有「這不是時候──」。這當然不是金月試過的醫療禱文，大漢卻看到弟弟有了讓人喫驚的反應！雷斯林的眼皮不停顫動，睜了開來，他害怕地看著老人，瘦削的手緊緊抓住費資本的手腕。有一陣子雷斯林看來似乎是認得這個老人，但費資本在他眼前把手晃一晃。法師臉上恐懼的表情立即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迷惑的神情。（註３）

「嗨！」費資本看著他。「我叫，呃，費資本。」他嚴厲地看著坎德人，警告他不要笑出聲。

「你是──法師！」雷斯林低聲說，他的咳嗽止住了。

「是啊，我猜我也是。」

「我是個法師！」雷斯林說，掙扎著坐起。

「不是開玩笑吧！」費資本看來很高興。「世界真小，尤其是克萊恩。我可以教你幾個我的法術。我有個──火球術──讓我想想，那是怎麼弄的？」

老人在太陽升起前不斷嘮叨著，直到車隊停了下來。

【註】

１　這些是卡帕克龍人，牠們擁有劇毒唾液。其他描述的則是波札克龍人。

２　奎靈那斯提是奎靈那斯提精靈們所居住的區域中最大的城市，也是他們的首都。城市中擁有各種各樣美不勝收的奇觀。

３　這段敘述造成讀者的一些困擾──雷斯林怎麼可能認出帕拉丁（也就是費資本的另一個身分）？實際上，這是費斯坦但提勒斯認出了這神明，而他的恐懼傳達到這年輕法師的身上。

## ２─４救兵出現．費資本的法術

雷斯林身體受著折磨，史東承受的則是心靈上的折磨；但這些天來受到最大折磨的也許是泰斯。

對坎德人來說，最殘忍的酷刑就是把他給關起來；也有人說，對其他種族最殘酷的酷刑，就是把他和一個坎德人關在一起。經過三天泰斯不斷地以抱怨、嘮叨、笑話來進行疲勞轟炸之後，眾人都很願意被車子拖著在地上打滾，以換來坎德人閉上一小時的嘴──至少佛林特是這樣表示。最後，連金月都失去了耐心，差點要給他兩巴掌，坦尼斯趕緊把坎德人趕到囚車後方。小坎德人兩腳伸出車外，臉擠著鐵欄桿，覺得自己無聊得快要死掉了，他這輩子從來沒這麼枯燥過。

在費資本加入之後日子變得稍稍有趣，老人的娛樂價值在坦尼斯強迫泰斯歸還老人的藥材包之後就消失了。在絕望的驅使下，泰索何夫開始尋找新的獵物。

賽斯頓，那個溪谷矮人。

大夥都很同情可憐的賽斯頓。這個溪谷矮人常常受到投德的虐待，也是牠最常找的出氣筒。他整晚都不停地替投德傳遞口信，從車隊的最前面跑到最後面。從補給車里把食物拿給投德，餵洗投德的小馬，所有其他投德想得出來的爛工作也都交給他一手包辦；投德一天至少要痛毆他三次，龍人們也常取笑他，地精偷走他的食物，連糜鹿在他經過時都會趁機踢他。這個堅強的溪谷矮人都一聲不吭地忍受下來，也因此贏得眾人的同情。

賽斯頓不忙的時候會跟大夥走在一起。坦尼斯急著要知道帕克塔卡斯的狀況，便開始向他打聽他的故鄉，和他替投德工作的經過。這個故事整整花了賽斯頓一天的時間講完，大夥又花了一天的時間才搞懂，因為他從中間開始講，又莫名其妙地接回一開始的地方。

最後，終於拼湊出來的故事，卻沒有什麼幫助。賽斯頓原先是和一大羣住在帕克塔卡斯附近丘陵的溪谷矮人住在一起。後來猛敏那大王為了要生產更多的武器和盔甲來裝備自己的軍隊，佔領了附近的鐵礦。

「大火，整天，整夜，味道臭臭。」賽斯頓皺起鼻子。「敲石頭，整天，整夜。賽斯頓在廚房里找到好差事，」他的神情快樂起來，「煮熱湯。非常燙。」他的臉色陰沉下來。「湯弄倒。熱湯快快讓盔甲變燙。猛敏那大王一個禮拜都只能躺著。」他嘆口氣。「賽斯頓跟修馬斯特，自願的。」

「也許我們可以關閉那個礦坑。」卡拉蒙建議。

「這是個辦法。」坦尼斯思考著。「猛敏那大王派多少龍人去守衛礦坑？」

「兩個！」賽斯頓說，一邊舉起十隻胖呼呼的手指。

坦尼斯不由自主地嘆氣，想起來似乎在什麼地方遇到過相同的狀況。

賽斯頓充滿希望地看著他。「那里也只有兩隻龍。」

「兩隻龍！」坦尼斯不可置信地重復道。

「最多兩隻。」

卡拉蒙呻吟著往後躺。戰士從逃出沙克沙羅斯之後，就在認真考慮和龍作戰的可能性。他和史東討論每一個有關修瑪的傳說，騎士唯一記得的屠龍勇士。但很不幸地，之前從來沒人把他的傳說當真（索蘭尼亞騎士除外，這也是他們飽受嘲笑的原因），所以許多有關修瑪的傳說，在歷史的流逝下也跟著被扭曲或遺忘了。

「一個擁抱真理和力量的騎士，他喚來真神的力量，鑄造了屠龍槍──」卡拉蒙看著睡在地上的史東，喃喃地念道。

「屠龍槍（註１）？」費資本吸著鼻子醒過來。「屠龍槍？剛剛誰提到有關屠龍槍的事？」

「我哥哥，」雷斯林無奈地笑著。「他從禱文中念了幾句。他和那個騎士似乎突然間對這些童話故事感到熱衷。」

「很好的故事，修瑪和屠龍槍。」老人摸著鬍子說。

「故事，只不過是故事罷了。」卡拉蒙伸著懶腰。「誰知道到底修瑪或屠龍槍是不是真的。」

「我們現在知道龍不是傳說了。」雷斯林喃喃地說。

「修瑪是真有其人。」費資本柔聲說。「屠龍槍也是真的。」老人臉上現出哀傷的表情。

「是嗎？」卡拉蒙坐直身子。「你可以形容一下嗎？」

「當然。」費資本驕傲地吸吸鼻子。

每個人現在都被引起興致地豎起耳朵傾聽，費資本事實上還被這麼多聽眾搞得有些分心。

「那把武器像──不是，事實上它像──不對，它也不是。它真正像是──比較接近──幾乎可以說是──某種──長槍，沒錯！就是像把長槍！」他認真地補上一句。「而且對付龍特別有效。」

「我要睡午覺了。」卡拉蒙咕噥著。

坦尼斯笑著搖搖頭，轉身靠著鐵欄桿，疲倦地閉上眼。很快地，除了雷斯林和泰斯之外，每個人都沉沉睡去。坎德人無聊地醒著，滿懷希望地看著雷斯林。有些時候──雷斯林心情好的時候，會跟他說些古老魔法師的故事。但現在法師裹著袍子，正好奇地觀察著費資本。老人坐在一張凳子上，頭隨著車子的晃動打著盹，發出輕輕的鼾聲。雷斯林金色的眼睛瞇了起來，似乎又想起什麼重要的事情。幾分鐘之後，他也戴上兜帽，往後靠去，臉孔消失在陰影中。

泰索何夫嘆口氣。他轉頭看見賽斯頓走在囚車旁邊。坎德人覺得有了希望。這里，他知道，有了一個忠實的聽眾。

泰索何夫把他叫過來，開始說他自己最喜歡的故事。兩個月亮都西沉了，囚犯們盡皆睡去。大地精走在車隊後面，半睡半醒地討論什麼時候要紮營；修馬斯特．投德走在最前面，滿心幻想著即將到來的晉升；在修馬斯特身後，龍人們用自己的語言交談著，在投德不注意時用不信任的眼光瞧著牠。

泰索何夫坐在欄桿邊，搖晃著雙腳和賽斯頓聊天。坎德人注意到吉爾賽那斯似乎閉著眼睛在裝睡。泰斯看到精靈趁著四周沒人注意時打開雙眼審看四周。這讓泰斯感到無比好奇。看起來吉爾賽那斯似乎在等待什麼東西。坎德人開始忘記自己說過哪些故事──

「所以我──呃──從袋子里抓出一顆石頭，丟出去。碰的一聲打中巫師的腦袋。」泰斯很快地開始替故事做結尾。「惡魔抓住他的腿，把他一起拖進無底深淵。」

「但惡魔應該先對你說謝謝。」賽斯頓聽過這個故事兩次之多，版本還不太一樣。「你忘了。」

「是嗎？」泰斯問，一眼注意著吉爾賽那斯。「是啊，沒錯，那個惡魔對我說聲謝謝，然後把給我的魔法戒指收回去。如果不是因為天黑，你應該可以看到我手指上戒指的痕跡。」

「太陽升起，很快早晨。我可以看。」溪谷矮人興奮地說。

天色還有些黑，但是東方的一絲曙光暗示著他們旅程的第四天即將展開。

突然，泰斯聽見森林里傳出鳥叫聲，其他的叫聲跟著回應著。多奇怪的鳥叫聲啊，泰斯心想。以前從來沒聽過這種叫聲，但也可能因為他以前從來沒到過這麼南方的地方。他從他的地圖里知道目前是在何處。他們已經越過了白怒河上唯一的橋樑，正朝著帕克塔卡斯──地圖上標示的著名的薩達肯（註２）鐵礦的地方邁進。地勢開始升高，濃密的白楊樹林開始出現在地平線的那端。龍人和地精們小心地注意著樹林，腳步加快。在這個樹林深處是精靈的古老家鄉──奎靈那斯提。

又有另外一聲鳥叫，這次更接近了些。泰斯背上寒毛豎起，因為相同的鳥叫聲同時從他的右方傳來。坎德人轉頭看見吉爾賽那斯站起身，手指放在嘴脣上，吹出奇怪的聲音來。

「坦尼斯！」泰斯壓低聲音喊著，但半精靈早已醒過來。囚車里的每個人也是一樣。

費資本坐起身，伸著懶腰。「喔，很好，」他說，「精靈們來了。」

「什麼精靈──哪里？」坦尼斯坐起身。

突然間傳來一陣像是箭矢劃破空氣的聲音。前面的補給車隨即傳來一聲慘叫，失去駕駛者的車子滾到一個坑洞中，翻了過去。後方囚車的駕駛者馬上用力拉起韁繩，阻止麋鹿撞上前面的補給車殘骸。囚車猛然煞住，里面的犯人也跟著東倒西歪。駕駛者又讓麋鹿繼續前進，小心地指揮牠閃過前面的殘骸。

突然，囚車的駕駛者也慘叫著抓住自己的喉嚨，眾人可以清楚看到那里露出一枝箭的尾羽。駕駛者的屍體從車上滾下來，另外一個士兵剛抽出劍，胸口也跟著中箭，倒了下去。糜鹿感覺韁繩鬆懈下來，跟著就停下腳步，讓囚車停下來。四周傳來箭矢破空的聲音和不停的慘叫聲。

大夥紛紛趴在囚車的地板上尋找掩護。

「發生什麼事？怎麼搞的？」坦尼斯問吉爾賽那斯。

但精靈不理他，只顧看著破曉的森林。「波修士！」他大喊。

「坦尼斯，發生什麼事了？」史東站起來，說出四天來的第一句話。

「波修士是吉爾賽那斯的哥哥，我猜這是個救援行動。」坦尼斯說。一枝箭咻的一聲射進囚車，插在地板上，差點射中騎士。

「如果我們死了，這救援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史東趴在地上說。「我以為精靈都是神箭手！」

「趴低點。」吉爾賽那斯命令道。「這些箭只是為了掩護我們逃亡。這是個打帶跑的戰略，我們的人手不夠正面對抗這麼大批的軍隊。我們必須要準備好馬上往森林里跑。」

「我們要怎樣離開囚車？」史東追問道。

「我們沒辦法替你們準備好一切！」吉爾賽那斯冷冷地回答。「你們之中不是有法師──」

「我沒有法術材料不能施法！」雷斯林從一個板凳之後出聲。「姿勢放低，老先生！」他對費資本喊道，後者正好奇地四處觀望。

「也許我可以幫得上忙，」老法師喃喃道。他眼睛一亮。「讓我想想看──」

「到底搞什麼鬼？」黑暗中一個聲音大吼道。投德騎著小馬奔過來，「我們為什麼停了下來？」

「我們被攻擊了！」賽斯頓從一個囚車底下爬出來說。

「攻擊！什麼東西？快把這囚車移走！」投德喊道。一枝箭射中投德的馬鞍。投德的紅色小馬眼睛突然睜大，害怕地看著森林。「我們被攻擊了！精靈要救他們的同伴！」

「駕駛兵和衛兵都死了！」賽斯頓緊靠著囚車，又有一枝箭差點射中他，「我要做什麼？」

一枝箭從投德的頭上飛過，牠彎身想要躲過這些攻擊，被迫要緊緊抓著馬脖子，以免掉下來。「我要再去找一個駕駛者，你留在這邊給我拚死守著這些囚犯，如果他們逃跑我就唯你是問！」

修馬斯特用力踹了小馬一腳，這個嚇得半死的動物一躍向前。「我的士兵！大地精！過來！」修馬斯特大喊著跑向車隊後排。

「幾百個精靈！我們被包圍了。快向北方跑！我要去向猛敏那大王報告。」投德對著龍人隊長大喊。「你們龍人負責看守這些囚犯！」牠騎著馬繼續跑向前，很快地，一百多個地精就跟著牠們的勇將跑得不見人影。

「好吧，這樣解決掉那些地精了。」史東說，臉上掛著放鬆的微笑。「現在我們只需要解決這五十幾個龍人了。我猜，應該沒有上百個精靈包圍這里吧？」

吉爾賽那斯搖搖頭，「大概只有二十個。」

提卡趴在地板上，小心地抬起頭向南方看去。在晨光中依稀可以看見一哩之外的龍人四處尋找掩護，精靈們則開始瞄準牠們躲藏的地方繼續射擊。她碰碰坦尼斯的手臂，指著前面。

「我們一定要逃出這個籠子纔行。」坦尼斯往後看著說。「龍人們在修馬斯特離開之後，纔不會大費周章地把我們送去帕克塔卡斯。牠們只會就地殺光我們。卡拉蒙？」

「我可以試試看。」戰士咕噥著，他站起來用巨臂抓著鐵條。他閉起眼，嘗試要把鐵條板開。他漲紅著臉，手臂肌肉賁張，手指關節泛白。但絲毫沒有用處，卡拉蒙大口喘氣地趴在地上。

「賽斯頓！」泰索何夫大喊。「你的斧頭！敲開鎖！」

溪谷矮人張大眼。他看著大夥，又看著修馬斯特走過的路，表情因為不知所措而痛苦地扭曲著。

「賽斯頓──」泰索何夫再度開口，一枝箭射過坎德人身邊，龍人開始對著囚車里面射箭。泰斯急忙趴在地上。「賽斯頓，」他開口道，「幫忙救出我們，你就可以跟我們一起逃！」

賽斯頓露出下定決心的表情，伸手要掏出斧頭。眾人著急地看著賽斯頓在肩膀上亂摸，因為他的斧頭掛在正背後；最後他終於一隻手摸到背後的斧頭，並且把它抽了出來。斧頭的刀鋒在黎明的灰光下閃耀著。

佛林特看著眼前的景象不禁哀嚎起來。「這斧頭比我還要老！這一定是大災變之前的古物了！它可能連坎德人的腦袋都砍不破，更別提那個鎖了！」

「噓！」坦尼斯命令大家，雖然他自己的希望之火也跟著斧頭的刀鋒一起熄滅。那根本不算是把戰斧，只是一個飽經滄桑、滿是鐵鏽，溪谷矮人不知從哪里撿到的小手斧，就把它當作武器了。賽斯頓把斧頭夾在兩腿之間，對著雙手各吐一口口水。

箭矢不斷撞擊在囚車的鐵條上，有一支還射在卡拉蒙的盾牌上。另外一枝箭射穿提卡上衣的袖子，在她手臂上劃了一道傷口。提卡不記得以前曾經這麼害怕過，即使那天遭到巨龍的攻擊也沒這樣。她想尖叫，希望卡拉蒙能夠擁著她。但在這種狀況下，卡拉蒙也不敢隨意亂動。

提卡一轉頭看見金月，發現她用自己的身體保護著泰洛斯，臉色雖然蒼白卻很鎮定。提卡緊抿嘴脣，深吸一口氣，默默地拔出插在地板上的箭矢，強忍住手臂上針刺般的疼痛。她往南方看去，看到被這突如其來的攻擊和投德的臨陣脫逃弄亂了陣腳的龍人，已經重新整理好陣式，快速地對著囚車跑過來。牠們撲天蓋地地射出掩護的箭雨，胸甲在清晨的微光下閃爍著妖異的光芒，每個龍人都把長劍啣在口中，拚命地奔跑著。

「龍人接近中。」她對坦尼斯報告，試著強迫自己的聲音不發抖。

「快點，賽斯頓！」坦尼斯大喊道。

溪谷矮人用盡全力一揮，卻沒打中那道鎖，噹的一聲敲中鐵閘，反震力差點讓斧頭脫了手。他不好意思地聳聳肩，再度用力揮出一斧。這次他準確地砍中這道鎖。

「鎖上甚至沒有留下痕跡！」史東回報道。

「坦尼斯。」提卡打岔，指著前方道。在他們的囚車前約十呎處，有一羣龍人暫時被精靈弓箭手給壓制下來，但看來牠們接近囚車只是彈指之間的事了。

賽斯頓又瞄準鎖一斧砍了下去。

「鎖掉了一小塊！」史東急迫地說。「照這個速度推算起來，我們大概三天後就可以打開這個門！那些精靈到底在搞什麼鬼？他們為什麼不停止鬼鬼祟祟的偷襲，來個正面作戰啊！」

「我們沒有這麼強大的武力可以和這樣的隊伍作戰！」吉爾賽那斯奮力爬到騎士身邊，生氣地說。「他們只要有餘力就一定會來救我們的！我們現在被困在第一線，你看！其他人已經開始逃跑了。」

精靈指著他們身後的兩輛囚車。精靈們已經打開囚車的鎖，囚犯們開始飛也似地往森林逃逸，弓箭手們跳出來用箭雨掩護他們逃亡。囚犯一逃到安全的地方，精靈們就撤退回樹林里。

龍人們可不想追逐這些精靈進入森林中。牠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後一臺囚車，和存放這些囚犯私人物品的拖車上。同伴們可以清楚聽見龍人隊長的吼聲，含意顯而易見──「殺了這些犯人，把他們的東西分一分！」

每個人都看得出來龍人會在精靈抵達之前殺到他們面前。坦尼斯懊惱地咒罵著，看來這麼多的努力都功虧一簣了。他感覺到自己身邊一陣騷動，老法師費資本正努力站起來。

「不可以，老先生！」雷斯林抓住費資本的袍子。「身體放低！」

一枝箭咻的一聲射中老人破爛的帽子。費資本只顧著嘴里念念有詞，似乎沒注意到這件事。他在朦朧的晨光中是個很明顯的目標；龍人的箭矢像雨般飛向他，雖然在一枝箭剛好射中他正亂掏著的袋子時，他臉上露出很明顯不悅的表情，但龍人的攻擊對他來說似乎沒造成影響。

「趴下來！」卡拉蒙大吼。「你把他們的火力都吸引過來了！」

費資本的確暫時跪了下來，但只是為了問雷斯林問題。「我說啊，小子，你有沒有蝙蝠糞？我用完了。」

「沒有，老先生。」雷斯林絕望地大喊，「快趴下！」

「沒有啊？真可惜。那我猜我得冒冒險了。」老法師站起來，雙腳穩穩地站在地上，捲起雙手袖子來。他閉上眼，指著囚車的門，嘴里開始念念有詞。

「他在施什麼法術？」坦尼斯問雷斯林，「你聽得懂嗎？」

年輕的法師皺著眉，專心地聽著。突然間雷斯林張大眼。「不可以！」他尖叫道，試著要拉住老法師的袍子，想要擾亂他的集中力。但太遲了，費資本已經念完最後一句咒語，手指直指向囚車的門鎖。

「找掩護！」雷斯林躲進一張板凳底下。賽斯頓看見老法師伸手指著門鎖，還有站在門外的自己，趕忙面朝下趴在地上。三個龍人剛好跑到門前，武器上還滴著口水，牠們警覺地停下腳步。

「那是什麼法術？」坦尼斯喊道。

「火球術（註３）！」雷斯林用盡力氣喊道。這時一顆巨大的橘紅色火球從老法師的指尖飛出，轟然一聲打中囚車的鐵門。坦尼斯把臉埋在手中，躲避向他撲來的烈焰。一陣熱浪湧過他，撕扯著他的肺。他聽到龍人痛苦地尖叫，也聞到燒焦的肉味。接著濃煙撲進他的喉中。

「門著火了！」卡拉蒙大喊。

坦尼斯睜開眼掙扎著站起來。他本來以為眼前的老法師會變成一團冒煙的黑灰，就像門前的龍人一樣。但費資本活生生地瞪著鐵門，不悅地撫摸著雜亂的鬍子。門還是緊緊地關著。

「這應該有用才對。」他說。

「鎖怎麼樣了？」坦尼斯喊著，試著要在煙霧中看清楚。囚車的鐵門已經變得紅熱。

「沒有動靜！」史東吼著，他試著要走近門，用腳把它踹開，但門上發出來的高熱讓他沒辦法接近。「鐵鎖也許已經熱到可以打破了！」他在濃煙中嗆咳著說。「賽斯頓！」泰索何夫的尖細聲音穿透烈焰燃燒的吵雜聲。「再試試看！快點！」

溪谷矮人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揮了一次，沒打中，又揮了一次，這次正中目標！高熱的金屬碎裂開，鎖掉下在地上，囚車的門向外打開。

「坦尼斯，幫幫我！」金月和河風把泰洛斯從他冒著煙的毯子上扶起來。

「史東，還有其他人！」坦尼斯喊道，立即吸進一口濃煙，咳嗽起來。他搖晃著走到囚車前頭，其他人這時紛紛跳出車外，史東拉住仍然傷心地看著囚車門的費資本。

「快點！老先生！」他喊著，雖然他的話聲很急，卻只是輕柔地抓住老人的臂膀。底下的卡拉蒙和提卡一把接住從冒著煙的殘骸中跳出的費資本。坦尼斯和河風用肩膀扛起泰洛斯，把他拖出囚車。金月蹣跚地跟在後面，她和史東千鈞一髮地從倒塌的車頂下逃出。

「卡拉蒙，從後面的車上把我們的武器拿出來！」坦尼斯大喊，「史東，跟著他。佛林特和泰斯，去把背包拿來。雷斯林──」

「我自己會拿我的背包，」法師咳嗽著說，「還有我的法杖，其他人都沒辦法碰的。」

「好吧！」坦尼斯說，思緒快如電轉，「吉爾賽那斯──」

「我可不是聽命於你的小兵，坦賽勒斯（註４）。」精靈頭也不回地跑進森林中。

在坦尼斯來得及做出反應之前，史東和卡拉蒙已經跑了回來。卡拉蒙的指節裂開，而且正流著血。原來有兩個龍人方纔也在後面的車上尋找戰利品。

「快跑！」史東喊道。「後面還有更多敵人！你的精靈朋友呢？」他懷疑地問坦尼斯。

「他先跑進森林里了。」坦尼斯說，「要記得，是他和他的同胞救了我們一命。」

「是嗎？」史東瞇起眼說。「看來夾在精靈和這個老頭中間的我們，和跟龍待在一起同樣危險！」

就在這一刻，六隻龍人從煙霧中冒出來，看到他們立刻停了下來。

「快向森林跑！」坦尼斯喊道，一邊低下頭幫忙河風抱起泰洛斯。他們抱著鐵匠找掩護，史東和卡拉蒙則肩並肩地掩護他們。兩個人都立刻注意到眼前的龍人和之前對付過的並不相同（註５）。牠們的盔甲和膚色都不一樣，並且背著弓和長劍，劍上還滴著某種惡臭的液體。兩個人都立刻想起那些有關會爆炸和噴出酸液龍人的描述。

卡拉蒙像隻憤怒的野獸，氣勢洶洶地衝向前，長劍劃出一道圓弧。兩個龍人在還沒看清楚敵人之前就倒了下來。史東對著其餘的四個龍人用劍行禮，隨即反手一劍砍下一個龍人的腦袋。他衝向其他敵人，但每個龍人都刻意和他保持一段距離，臉上帶著一抹詭異的微笑，似乎在等待什麼。

史東和卡拉蒙不安地對望，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緊接著他們知道了──三具龍人的屍體開始融化，流進土里，它們的血肉像是熱鍋里的油一樣開始沸騰；一陣黃色的煙霧和囚車上冒的煙混合，將他們包圍起來。兩個人在黃色的煙霧竄起時都感到一陣不適；他們逐漸頭暈起來，很快就明白自己已經中毒。

「過來呀！快回來！」坦尼斯在森林中大喊。

兩個人跌跌撞撞地向後跑，穿過一陣箭雨，背後的五十個龍人剛好跑到囚車旁，憤怒地尖聲叫著。龍人開始追逐他們，但突然就停下腳步，因為牠們都聽見一個清朗的聲音喊道，「Hai！Ulsain！」十名精靈在吉爾賽那斯的帶領下，從森林中跑了出來。

「Quen talas uvenelei！」吉爾賽那斯吼道。卡拉蒙和史東步履不穩地跑過他們身旁。精靈們掩護他們撤退，接著也開始往後退。

「跟著我。」吉爾賽那斯換回通用語告訴他們。他舉起一個手勢，四個精靈戰士立刻抱起泰洛斯向林中奔去。

坦尼斯回頭看著囚車。龍人們都停下腳步，不安地注視林中。

「快點！」吉爾賽那斯催促著。「我的同胞會掩護你們的。」

林中開始出現精靈的聲音，取笑著靠近的龍人，試圖要把牠們引誘進弓箭的射程內。冒險者們都遲疑地彼此對望著。

「我不想進入精靈的森林。」河風突然開口。

「沒關係的，」坦尼斯拍著河風的手臂，「你我同病相憐。」河風看著他片刻，便跑向林中，其他人跟隨身後。最後跟上來的是扶著費資本的卡拉蒙和雷斯林。老人回頭看著如今已變成一堆灰燼和扭曲的廢鐵的囚車。

「超棒的法術──為什麼我連一聲謝謝都沒聽到呢？」他若有所思地說。

精靈迅速地帶領他們穿越荒野，如果沒有他們的帶領，所有人必定會完全迷路。在他們身後的喊殺聲愈來愈遠。

「龍人知道不該跟我們進入森林的。」吉爾賽那斯驕傲地笑著說。坦尼斯看見樹上有許多武裝的精靈戰士埋伏，也絲毫不擔心追兵的問題。很快地，喊殺聲就聽不見了。

地上是一層厚厚的落葉，光禿的樹枝在寒風中搖晃著。由於在封閉的囚車里待了好幾天，眾人的動作都有些緩慢僵硬，但也很高興終於可以舒展筋骨。當早晨的太陽升起時，吉爾賽那斯帶領他們來到一片平坦的草原上。

草原上滿滿的都是逃亡的囚犯。泰斯焦急地在人羣里搜索著，然後失望地搖搖頭。

「不知道賽斯頓怎麼了，」他對坦尼斯說。「我記得有看到他逃開。」

「別擔心，」半精靈拍拍他的肩膀。「他應該不會有事的。精靈雖然不喜歡溪谷矮人，但也不會對他下毒手的。」

泰索何夫搖搖頭。他不是在擔心精靈會對賽斯頓做出什麼事來。

進入草地之後，同伴們看到一個高大、強壯到有些不尋常的精靈正在對難民們說話。他的聲音非常冷酷，表情十分剛正嚴厲。

「你們已經重獲自由，現在想去哪里都可以；我們聽說帕克塔卡斯南方的領地尚未被龍騎將控制，因此，我建議你們盡快往東南方走。在行有餘力的範圍里，我們可以提供多餘的口糧給你們。其他的就幫不上忙了。」

來自索拉斯的這些難民，還沒適應重獲自由的生活，不知所措地彼此對望著。他們本來是居住在索拉斯外面的農民，被迫看著自己的家園陷入烈焰，辛苦種植的糧食被掠奪去餵飽龍騎將的大軍。他們之中大部分最多隻到過距索拉斯最近的海文；龍和精靈對他們來說都是傳說中的生物，如今這些牀邊故事的角色開始出現在現實世界中糾纏著他們。

金月清澈的藍眸泛著淚光，她了解這些人的感受。「你怎麼能夠這麼無情？」她憤怒地對著精靈大喊。「看看你面前的這些人。他們一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索拉斯，現在你竟然要放任他們自己穿越敵人的重重封鎖──」

「妳認為我該怎麼做，人類？」精靈打斷她的話。「我親自帶領他們往南逃嗎？我們放他們自由就已經夠仁慈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事情要處理。我沒必要為人類擔這麼多心。」他眼光轉向那些難民。「我警告你們，快要來不及了。快走！」

金月看著坦尼斯，希望能給她額外的支援，但他只是搖搖頭，臉上的表情十分陰沉。

其中一個難民恨恨地盯視精靈，蹣跚地沿著一條小路向南方走去。其他人扛著簡陋的武器，婦女抱著小孩，一家人跟著一起離去。

金月走向前駁斥這個精靈。「你怎麼能這樣對待──」

「對待人類？」精靈冷冷地瞪著她。「是人類讓大災變降臨世間。是他們無禮地謁見神明，倨傲地要求修瑪以謙卑的態度才取得的能力；是人類讓神明背棄了我們──」

「他們沒有！」金月大喊。「神明還眷顧著我們！」

波修士的眼中閃著怒火。當他正準備轉身離開時，吉爾賽那斯走到他身邊，急速地用精靈語說了幾句話。

「他們說什麼？」河風懷疑地問坦尼斯。

「吉爾賽那斯正在描述金月醫好泰洛斯的過程。」坦尼斯慢慢地說。他已經有好久好久沒使用，甚至聽見精靈語了。他早已遣忘這種語言的優美，它的優美像是把無形的利刃切割著他的靈魂，讓他感覺到空虛和痛苦。然後他看見波修士不可置信地張大眼。

接著，吉爾賽那斯指向坦尼斯，兄弟倆一同轉向他，臉上的表情變得十分嚴肅。河風瞥了坦尼斯一眼，注意到坦尼斯臉色蒼白，但仍然強自鎮定。

「你回到了你的出生地，沒錯吧？」河風問。「但你看起來卻不大受歡迎。」

「的確。」坦尼斯面色凝重地說，心中知道河風的想法。他知道河風不是為了好奇而揭人隱私。就很多方面來看，他們現在比和修馬斯特在一起更危險。

「他們會把我們帶去查靈諾斯，」坦尼斯緩慢地說，這些句子很明顯地讓他感到難過。「我已經很久沒回去那邊了。就像佛林特曾告訴你的，我並不是被趕出來，但也沒什麼人會惋惜我的離開。就像你曾經對我說過的，河風。對人類來說我是半精靈（註６）。對精靈來說，我是半人類。」

「那我們就和其他人一起往南走。」河風說。

「你沒辦法活著離開這里的，」佛林特喃喃道。

坦尼斯點點頭。「看看四周。」他說。

河風四處打量一下，發現精靈戰士們像是陰影般地在樹林中移動，他們身上褐色的衣服和周遭的環境完美融合。兩名精靈交談完畢後，波修士的眼光轉向金月。

「我從我弟弟那邊聽到一些值得調查的有趣傳聞。因此，我將給予妳數十年以來精靈不曾給予人類的特權──我們的招待。妳將是受我們歡迎的客人。請跟我來。」

波修士比了個手勢。二十幾名精靈戰士從樹林中出現，將同伴們團團圍住。

「受歡迎的囚犯應該是較為恰當的說法。你大概會有點不是滋味，小子。」佛林特輕柔地對坦尼斯說。

「我知道，老朋友。」坦尼斯把手放在矮人的肩上。「我知道。」

【註】

１　屠龍槍是克萊恩傳說中能夠制服惡龍的武器，是修瑪將黑暗之後封印的武器，可見具有極為強大的力量。但隨著年代久遠，沒有人能夠分辨這到底是神話還是歷史。

２　泰斯的地圖錯了。這是薩卡頓（Tharkadan）鐵礦，不是薩達肯。這鐵礦座落在薩卡頓山脈中，與帕克塔卡斯比鄰。

３　老法師費資本所施展的是第三級的法術──火球術。這個法術是威力強大的大範圍攻擊法術。施術者在施法時可以指定火球爆炸的距離，到達該距離之後則會立刻爆炸，如果提前撞擊到堅硬的物體，則會提早爆炸。爆炸開來的火球會變成高熱的火焰，足以熔解一些較軟的金屬（銅、金、錫）等等。施展這個法術需要一些蝙蝠糞和硫磺。

４　根據某些人的說法，坦尼斯的這個精靈名字是由他母親死後的精靈保姆愛爾德．愛麗雅（Eld Ailea）所取的。她以為這名字在她小時候學到的人類方言中是代表著「永遠健壯」。

５　卡帕克龍人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有毒的唾液。牠們的招牌動作是在攻擊前會先舔舐自己的武器，好讓攻擊更致命。卡帕克龍人體型比巴茲龍人要大，也因此常常欺負牠們。由於牠們特殊的劇毒，龍騎將們常常任命牠們為刺客或是戰士。牠們死後會變成一灘十呎寬的強酸，所有在範圍內的敵人都會受到傷害。而牠們所攜帶的物品在這之後也變得不堪使用。

６　半精靈在克萊恩上並不算什麼新鮮事。當佔據亞茍斯的人類不停開疆闢土的同時，亞茍斯上的精靈和人類就時常通婚，許多半精靈就此誕生。最後，這些半精靈在鬩牆戰爭中必須選擇一邊支持。嫌隙和悲劇也就從此流傳下來。

## ２─５太陽詠者

「我從來沒想到會有這麼美麗的地方。」金月輕聲說。一整天的跋涉非常辛苦，但最後的報償卻遠遠超乎他們的想像。大夥站在一個懸崖上，遠眺著傳說中的城市──奎靈那斯提。

四支細長的尖塔從城市的四個角落高聳入云，白色的大理石建築閃耀著眩目的銀光。優雅的拱橋從一個尖塔跳躍到另一個尖塔，在空中畫出美麗的弧形。這些拱橋出自古老矮人工匠的手藝，可以支撐一整批部隊，外表看起來卻似乎連小鳥都能夠破壞它優美的平衡。這些閃耀著的拱形是城市的唯一界限，奎靈那斯提四周沒有城牆，這座精靈城市愛憐地對荒野伸出友誼之手。

奎靈那斯提的建築物和自然相輔相成，完全不會掩蓋它的美麗。房屋和商店是用紅色的石英雕刻而成，高瘦的白楊木在以石英為邊界的大道兩旁排列著，城市正中央是座包覆黃金的高塔，它反射著靈動不已的日光，讓塔本身看來也有了生命。俯瞰這座城市，會覺得早已在克萊恩上消逝的祥和與美麗，如今僅存在於奎靈那斯提。

「就在這邊休息，」吉爾賽那斯告訴他們，把他們留在一片白楊樹森林里。「你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我為此道歉。我知道你們都又累又餓──」

卡拉蒙滿懷希望地抬起頭。

「但我乞求你們能夠再多忍耐一下。我先告退。」吉爾賽那斯鞠個躬，退到哥哥身旁。卡拉蒙嘆著氣，第五次搜索著自己的背包，祈禱以前曾不小心遺留了一些食物碎屑。雷斯林讀著魔法書，不停地重復里面聱牙的字句，希望能夠牢牢記住它們的意思，以及獨特的發音和拼字；這讓他的血液沸騰，最後這法術終將屬於他。

其他人則四處觀望著，著迷於腳下城市的美麗以及所散發出的亙古以來的寧靜氣息。甚至連河風都不禁為之動容，臉上的線條舒緩下來，把金月摟得更緊了些。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間，他們的擔心與憂慮都消失無蹤，在身邊人溫暖的臂膀中找到了慰藉。提卡坐得遠遠的，若有所思地凝望他們。泰索何夫又再度試著要把從蓋特威（註１）到奎靈那斯提的地圖畫出來，雖然坦尼斯一再告訴他，這條路是精靈重大的祕密，他們不可能讓他帶走這張地圖，但他仍然不屈不撓地繼續著；老法師費資本則已經沉沉睡去。史東和佛林特關心地看著坦尼斯，佛林特是因為只有自己纔能夠明白坦尼斯難過的原因；史東則是了解回到一個不歡迎你的家鄉時的感受。

騎士把手放上坦尼斯的肩膀。「回家並不是那麼輕鬆的一件事，老朋友，不是嗎？」

「的確不是，」坦尼斯低聲回答。「我一直以為我早就遺忘了這里，但現在我知道我永遠也不可能忘記。不管我多麼想否認，奎靈那斯提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噓！吉爾賽那斯來了。」佛林特警告道。

精靈走向坦尼斯。「剛剛派去的信差已經回來了，」他用精靈語說。「我的父親要立刻見你們每一個人，他在太陽之塔里等你們。我們沒時間讓你們好好休息，這樣實在有點失禮──」

「吉爾賽那斯，」坦尼斯用通用語打斷他的話。「我的朋友和我曾經歷過難以想像的磨難，也曾經去過死人橫行之地，我們不會因為肚子餓就昏過去。」他看向卡拉蒙，「至少我們之中大部分都不會。」

戰士聽見坦尼斯的說法，嘆了口氣，又把腰帶勒緊了些。

「謝謝你們，」吉爾賽那斯不自然地說。「我很高興你們能體諒。現在，請盡快跟上我們的腳步。」

大夥匆忙收拾好家當，並且叫醒費資本；他站起身來，被樹根給絆倒。「該死的木頭！」他用手杖敲打著說。「就在那邊，你看到了嗎？想要絆倒我！」他對雷斯林說。

法師把他珍貴的魔法書收進包包。「有的，老先生。」雷斯林笑著把費資本扶起來。老法師靠著他的肩膀，兩人跟在大夥身後。坦尼斯注視他們倆人，腦中思考著。老法師明顯有點癡呆，但他還記得當時雷斯林醒過來，看到法師靠在他身上時的驚訝神情。他到底看到什麼？他對這個老法師知道多少？坦尼斯提醒自己有機會一定要探問。現在，他還有更急迫的事情需要擔心。他走向前去，趕上前面的精靈。

「告訴我，吉爾賽那斯，」坦尼斯用精靈語說，這種不熟悉的語言慢慢開始浮現在腦海中。「發生了什麼事？我有權利知道。」

「你有嗎？」吉爾賽那斯粗魯地問，用眼角看著坦尼斯。「你還會關心精靈發生什麼事嗎？你連我們的語言都說成這個樣子！」

「我當然關心！」坦尼斯憤怒地說。「你也是我的同胞！」

「那為什麼你要故意誇耀你的人類血統？」吉爾賽那斯指著坦尼斯的鬍子。「我以為你會感到羞恥──」他緊咬著下脣，雙頰飛紅。

坦尼斯陰沉地點點頭。「是的，我的確感到羞愧，這也是我離開的原因。但，是誰讓我感到羞恥的？」

「原諒我，坦賽勒斯。」吉爾賽那斯搖著頭說。「我剛剛說的話太無情了，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只是──如果你能明白我們現在處境有多危險！」

「告訴我！」坦尼斯忍不住心中無力的感覺而叫出聲。「我要知道！」

「我們要離開奎靈那斯提了。」吉爾賽那斯說。

坦尼斯停下腳步瞪著面前的精靈。「離開奎靈那斯提？」他驚訝地用通用語復誦。眾人不安地面面相覷。老法師陰沉著臉，撫摸著鬍鬚。

「你是開玩笑的吧！」坦尼斯柔聲說。「離開奎靈那斯提！為什麼？情況應該沒這麼糟──」

「狀況還要更糟。」吉爾賽那斯哀傷地說。「看看你的四周，坦賽勒斯，你看到的是奎靈那斯提最後的榮光。」

他們剛踏進這座城市的街道。坦尼斯第一眼看不出這里和他五十年前離開時有什麼差別，不管是以亮閃的石塊建築而成的街道，或是遍植的白楊樹。街道依然在陽光下閃耀著光芒；白楊樹似乎又長高了些。它們的樹葉在晨曦中搖曳著，枝椏也跟著唱起歌來。街道兩旁的房屋也沒有改變，裝飾用的石英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觸目所及盡是各樣的光彩變幻。每個地方看起來都像是精靈習慣的方式──美麗，有條理，亙久不變──

坦尼斯發覺了，不對，有問題！樹梢傳出的歌曲現在聽來哀傷且無奈，不是坦尼斯記憶中平和、優美的歌曲。奎靈那斯提的確改變了，而改變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它的變化。他試著要體會它，要抓住這樣的改變，他的心中為這無法言喻的損失而顫抖。這改變不是在樹梢上，不是在街道上，也不是照耀著樹葉的陽光，這改變在空氣中──空氣中充滿了沉悶壓力，就像在暴雨前夕一般。坦尼斯走在奎靈那斯提的街上，他看到以前在家園中從未看到的景象。他看到了緊張，看到了匆忙，看到了不知所措；他看到了失望、慌張，還有絕望。

女人們遇到朋友，互相擁抱對泣，接著急忙分開，朝不同方向走去。孩子們呆坐著，不能理解眼前的狀況，只知道不能夠繼續天真地玩遊戲。男人成羣走著，手隨時放在劍柄上，擔心地看望著自己的家人。四處都可以看到讓人震驚的景象，精靈們升起火，寧願把珍愛卻不能帶走的東西丟進火中，也不願讓即將到來的黑暗將其吞噬。

坦尼斯為索拉斯的淪陷感到心傷，奎靈那斯提的景象卻像把鈍刀般刺進他心坎。他從來沒想到這對他來說打擊會是這麼大；在他心中曾經堅定地相信，不管他經過多久，不管到過哪里，奎靈那斯提還是會一直存在的。現在他連相信這件事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奎靈那斯提將會消失！

坦尼斯聽見耳邊傳來奇怪的聲音，他看見老法師啜泣著。

「你們有什麼計劃？你們要去哪里？逃得出去嗎？」坦尼斯沉重地問吉爾賽那斯。

「你很快就會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了，很快，太快了。」吉爾賽那斯喃喃道。

太陽之塔是奎靈那斯提最高的建築物，金色外牆反射的陽光讓人錯以為塔本身是活生生的。眾人安靜地進入這座建築，被它的美麗及古老所深深震懾。只有雷斯林毫不在乎地四處亂看，因為他的眼中沒有美麗，只有死亡。

吉爾賽那斯帶領他們來到一個小房間。「這間房間就在大廳旁邊，」他說。「父親正在召見各家族的族長，商討遷徙的計劃。哥哥已經去稟告他們諸位的到來。當他們商議完畢之後，就會召見我們。」他比了個手勢，進來幾位捧著水盆、水瓶的精靈。「在時間允許之內，請你們好好休息。」

大夥喝著水，洗去手上和臉上的塵埃。史東脫下斗篷，盡可能利用泰索何夫的手帕將盔甲擦亮。金月梳著閃閃發亮的頭髮，把披風緊繫在脖子上。她和坦尼斯決定，她身上掛著的護身符要到時機適當時纔可以顯露出來，有些人會認出來的。費資本徒勞無功地試著將他的破舊帽子弄直，卡拉蒙則四處找尋可以喫的東西。吉爾賽那斯遠離他們站著，臉色蒼白地發愣。

幾分鐘之後，波修士從拱門中出現。「父親召喚你們。」他嚴肅地說。

大夥進入了太陽詠者的大廳。幾百年來都沒有人類見過這個大廳的精緻裝潢，從來沒有坎德人看過這里，上次進入這里的矮人是數百年前落成時辛苦工作的矮人工匠。

「啊，這才叫傑作（註２）。」佛林特低聲說，眼中閃著淚光。

大廳成圓弧狀，看起來比整座塔的容量都還要大。整個大廳都是用白色的大理石建成，里面沒有大樑，沒有柱子。整間大廳直上幾百呎高，頂端是個壯觀的圓頂，一邊用瓷磚嵌鑲出精緻的藍天白云和紅日，中間用一道彩虹將兩邊隔開；另一邊則是銀色、紅色的月亮，以及滿天星斗。

大廳中沒有人工的照明，經過巧匠設計的窗戶和鏡子將陽光導引進來，不管太陽在天空中的哪個部位，陽光都會集中在大廳的中央臺座上，構成壯觀的景象。

塔中沒有任何座位，不論男女精靈們都站立著。只有家族的族長纔有資格參與這次會議，出席的女人比坦尼斯看過的還要多；許多人都穿著深紫色的衣裳，那是哀悼的顏色。精靈的婚姻是一輩子的事，如果配偶去世，則終身不娶、不嫁。所以寡婦們會成為家族的族長。

大夥被領著走到大廳的前端。精靈們悄無聲息地讓出空間來，但卻對坎德人、矮人，和兩名穿著毛皮、看來不合時宜的野蠻人投以異樣的眼光。當渾身泛著貴族氣息、自豪的索蘭尼亞騎士出現時，周遭傳來一陣驚訝的低語聲，穿著紅袍的雷斯林也引起一陣騷動；精靈法師們都穿著象徵良善的白袍（註３），而不是宣稱中立的紅袍，精靈們相信這種穿著與邪惡只有一線之隔。當羣眾沉寂下來後，太陽詠者走到大廳中央的臺座上。

坦尼斯有許多年沒見到詠者了，他也是坦尼斯的繼父。詠者的臉上也有了改變。他的身材仍然比他兒子波修士還高大，他穿著正式場合穿戴的黃袍，表情嚴肅而且不退讓，透露著堅毅的氣息。他就是太陽詠者，被暱稱為詠者；這個稱號已經跟了他將近一世紀。知道他本名的人從來不以名號稱呼他，即使是他的子女也不敢造次。可是坦尼斯看見以前從沒顯現過的一抹銀白出現在他髮間，原先似乎不受時間影響的臉上也刻劃出哀傷與憂心的痕跡。

當精靈帶領大家進來時，波修士走到弟弟身邊；詠者對他們兩人伸出臂膀，親切地呼喚他們的名字，他們立即趨前擁抱他們的父親。

「我的兒子，」詠者哽咽地說。坦尼斯對他這樣的失態感到很驚訝。「我從來沒想到我這輩子還能夠活著看到你們。跟我說說有關這次的突襲──」他一邊轉向吉爾賽那斯一邊說。

「稍等一會兒，詠者。」吉爾賽那斯說。「首先，我請您招待我們的客人。」

「是啊，我真失禮。」詠者用顫抖的手撫摸著自己的臉。對坦尼斯來說，他似乎在他們面前緩慢地老去。「原諒我，客人們。歡迎你們的到來，你們來到了許多年來沒有外人造訪的國度。」

吉爾賽那斯對詠者說了幾句話，後者懷疑地看著坦尼斯，接著招手示意坦尼斯走向前。他的話聲冷淡，舉止有禮，似乎經過刻意的壓抑。「真的是你，我弟媳的兒子坦賽勒斯嗎？經過這麼多年，我們都想知道你過得怎麼樣。歡迎你回到家鄉來，雖然很遺憾的，你看到的是它最後的日子。我女兒會很高興看到你，她很懷念兒時的玩伴。」

吉爾賽那斯抽動了一下，臉色陰沉下來，注視坦尼斯。半精靈感覺到自己的臉頰熱了起來。他在詠者面前無語地低下頭。

「我代表大家歡迎你們每個人，希望稍後有機會能夠認識每一位。我們可能無法招待你們太久，但你們有權利留在這個大廳里了解我們的世界里發生了什麼事。之後你們就可以好好地休息、用餐。現在，吾兒，」詠者轉向吉爾賽那斯，看來非常高興可以擺脫這些繁文縟節。「對帕克塔卡斯的突襲怎麼樣？」

吉爾賽那斯向前一步，低下頭。「我失敗了，太陽詠者。」

一陣細語聲像是吹過白楊樹的微風般在人羣中散了開來。詠者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只是嘆口氣，看著窗外。「說說經過吧！」他說。

吉爾賽那斯嚥了口口水，接著開口。他的聲音是如此地小，大廳後面的許多人不由自主地側耳傾聽著。

「我和手下的戰士們照著計劃祕密地往南走。每件事看來都很完美。我們遇到一羣人類反抗軍，來自蓋特威的難民，加入了我們，增加我們的力量。然後，在一個不幸的巧合之下，我們遇到龍人大軍的先遣部隊。我們奮不顧身地作戰，人類和精靈肩並著肩，最後還是徒勞無功。我頭上捱了一擊，失去了意識，當我醒來時，我躺在一處草叢里，四周都是我同胞的屍體。很明顯地，那些殘酷的龍人把傷者推到懸崖下，讓我們在那邊等死。」吉爾賽那斯停下來清清喉嚨。「森林中的督伊德教徒（註４）治好了我的傷。那時我知道了有許多戰士們被當作俘虜抓了起來。與督伊德教徒們埋葬死屍後，我跟蹤龍人的足跡一路來到索拉斯。」

吉爾賽那斯停下來。臉上開始冒出冷汗，雙手不安地扭絞著。他再度清清喉嚨，試著要講話，卻發不出聲音來，他的父親更加關心地看著他。

吉爾賽那斯終於開口。「索拉斯已經被摧毀了。」

羣眾中傳來一陣驚訝的聲音。

「高大的樹木全都被砍倒、燒毀，現在只有幾棵還好好地活著。」

精靈們憤怒地嚎啕大哭。詠者舉起手來恢復秩序。「這真是可怕的消息，」他面色凝重地說。「我們為了比我們更為年長的樹木哀悼──但繼續吧！我們的同胞怎麼樣？」

「我發現我的部下們和幫助我們的人類都一起被綁在中央廣場的行刑柱上。」吉爾賽那斯用破碎的聲音說。「他們四周都是龍人守衛，當天晚上我本來想要放走他們的，但──」他完全說不出話來，他的哥哥走上前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吉爾賽那斯直起身來。「天空中出現一隻紅龍──」

難以置信的聲音從羣聚的精靈口中發出來，詠者難過地搖著頭。

「是的，詠者，」吉爾賽那斯僵硬地大聲說。「這是千真萬確的。這些怪獸已經回到克萊恩了。紅龍在索拉斯上空繞著圈子，看到牠的人都害怕地逃跑。牠愈飛愈低，最後降落在廣場上。巨大的紅色身軀佔據了整個天空，翅膀散發出毀滅的氣息，尾巴將樹連根拔起；黃色的尖齒反射著光芒，綠色的唾液從龐大的下巴摘下，牠的巨爪深深地掘進地面──騎在牠背上的是個人類男子。」

「他看來孔武有力，穿著侍奉黑暗之後牧師的黑袍，身上披著黑色鑲金的披風。他的臉孔被一個猙獰、模仿龍臉孔的有角面具給遮住了。龍人皆跪下迎接他。地精、大地精，以及那些和牠們並肩作戰的可惡人類都害怕得低下頭；很多更是害怕地逃跑了。但我的同胞給了我勇氣繼續留下來。」

一開口之後，現在吉爾賽那斯看來十分渴望把經過說出來。「有些被綁起來的人類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害怕地尖叫。但我的戰士們仍然鎮定且勇敢，雖然他們也受到同樣的情緒影響。龍騎將對這樣的狀況顯得不高興。他瞪著他們，用一種彷彿來自無底深淵的聲音開口說話。他的每字每句都烙印在我心坎上。」

「我是猛敏那，管轄北方的龍騎將。我為了將這里的人民，從所謂的追尋者所散佈的虛偽信仰中解救出來而戰。許多人自動投身到我麾下，樂意為了龍騎將的命令而奮鬥。我給了他們非常優渥的待遇，並且將我的女神賜與我的祝福與他們分享。我擁有這個世界上其他人所沒有的能力──治癒疾病、傷口的神力，所以你們應該知道我就是真神的唯一代表。但你們這些站在我面前的人類背叛了我。你們選擇了與我為敵，因此，給你們的懲罰將成為膽敢與無上智慧挑戰的最好例子。」

「然後他轉向精靈說，『記下這件事，我，猛敏那，將遵照我的女神之懿旨，將你們的種族徹底摧毀。人類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但精靈是學不乖的！』那個男子的聲音愈來愈大，直到蓋過了怒吼的風聲。『這將成為你們最後警告！給我好好地看著！烈焰，給我殺！』」

「然後，他一聲令下，巨龍對著每個綁在柱子上的俘虜吐出了高熱的火焰。他們在烈焰中無助地掙扎，被活活地燒死──」

大廳里面寂靜無聲，聽到這樣的遭遇，沒有人還說得出話。

「我幾乎當場瘋狂。」吉爾賽那斯繼續說，他的眼中燃燒著灼熱的光芒，彷彿在回應著他所看到的景象。「我衝向前想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同生共死，但一隻手抓住了我，把我拉回來──是泰洛斯．艾昂菲爾德，索拉斯的鐵匠。『現在不是無謂犧牲的時候，精靈，』他跟我說。『現在是活下去復仇的時候。』然後我就昏倒了，他冒著生命危險把我帶回家去。如果這名女子沒醫好他，他可能真的會為了精靈犧牲自己的性命！」

吉爾賽那斯指向站在後排、臉孔被毛皮遮掩住的金月。詠者轉頭凝視著她，其他的精靈也一樣，他們低聲交談著，話語聲中滿是狐疑。

「泰洛斯就是今天被抬進來的那名男子，詠者。」波修士說。「那個男子只剩一隻手臂。我們的醫生說他會活下去的。但他們也表示他能夠活下來完全是個奇蹟，因為他的傷勢非常嚴重。」

「來自大平原的女子，請向前。」詠者面色沉重地命令道。金月向大廳中央跨了一步，河風隨待在她側。兩名精靈守衛把他給擋住，他瞪著他們，只得站在原處。

酋長之女走向前，自豪地抬著頭。當她拿掉兜帽時，陽光照耀在她金色的髮梢，連精靈們也開始讚歎她的美麗。

「是妳宣稱治好了這名男子泰洛斯．艾昂菲爾德嗎？」詠者懷疑地問道。

「我沒有宣稱任何事，」金月冷靜地回答。「你的兒子親眼看見我治好了他。你懷疑他的話嗎？」

「當然不會。但他那時已經不堪負荷，疲倦且神智不清了。他也許會把巫術看成醫術。」

「看看這個。」金月輕聲說，她解開披風，讓它從脖子上鬆開。護身符在陽光下閃耀著。

詠者從臺座上走下來，眼睛不可置信地睜大著。然後他的臉孔被憤怒所扭曲。「胡說八道！」他大喊著伸出手，想從金月脖子上把護身符奪走。

一陣藍光閃過，詠者哀嚎著倒在地上。精靈們警覺地大喊，抽出配劍，大夥也抽出自己的武器來，精靈戰士們很快便將他們包圍。

「停止這種毫無意義的行為！」老法師用堅定、無法抵抗的聲音說。費資本踱步走上臺座，冷靜地把劍鋒撥開，彷彿它們只不過是白楊樹的技椏一般。精靈毫無辦法阻止他，只能呆呆地看著。費資本自言自語著，走向躺在地上不能動彈的詠者。老人把詠者扶起來。

「看來，這是你自找的，你知道吧！」費資本一邊拍乾淨詠者的袍子，一邊斥責道。

「你是誰？」詠者驚魂未定地問。

「嗯──我叫什麼名字？」老法師轉頭看著泰索何夫。

「費資本。」坎德人好心地說。

「對的，費資本，就是我。」法師摸著白鬍鬚。「現在，索拉斯特倫，我建議你撤回你的士兵，叫大家放輕鬆。就像我，很想要聽聽這個女子的冒險故事，而你呢，也應該乖乖地聽。對你來說道歉應該不難吧！」

當費資本對詠者左右搖晃著手指時，他的帽子向前傾，蓋住他的眼睛。「救命啊！我瞎掉了！」雷斯林不信任地盯視精靈士兵，並快步走向前。他扶住老法師，並且幫他把帽子扶正。

「啊，感謝真神。」法師說，他眨著眼睛走下臺座。詠者迷惑地看著老法師，像是在作夢一般。他轉身面對金月。

「我向你道歉，大平原的女子，」他柔聲說。「精靈牧師已經消失三百年了，在這塊土地上米莎凱的護身符已經有三百年未曾出現。當我看到它的時候，我的心幾乎要碎了。請原諒我。我們已經絕望太久，以至於看不見希望的到來。我請求妳，如果妳不會太疲倦，請告訴我們妳的經歷。」

金月說出這個護身符的故事，她提到河風被處以投石之刑，提到在旅店和同伴們的初識，和他們前往沙克沙羅斯的旅程。她也提到了巨龍的死亡和如何收到這米莎凱的護身符。但她沒有提及白金碟。

在她娓娓道來時，太陽逐漸西沉，黃昏漸漸來到。當故事結束之後，詠者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得要仔細想想這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他最後面對大夥說。「你們都很累了。我看得出來你們之中有些人只是靠著勇氣支撐著，真是令人敬佩。」他笑著看向費資本，後者已經倚著柱子發出細微的鼾聲，「你們之中有些人已經站著睡著了。吾女羅拉娜將會帶領你們到可以忘卻一切恐懼的地方去。今夜我們將以你們的名義舉辦一場宴會，因為你們帶來了希望。願屬於真神的寧靜跟隨著你們。」

精靈們開始散去，從人羣中走出一個精靈女子，站在詠者身邊。一看到她，卡拉蒙的嘴巴就合不攏了。河風睜大眼。甚至連雷斯林都無禮地瞪著，因為沒有任何衰敗的氣息可以沾染上這個女子。她的頭髮像是從瓶中倒出的蜂蜜，從肩膀流瀉而下，經過腰部，直到她低垂著的手腕。她的皮膚光滑，並且帶著健康的棕色。她有著精靈細緻的五官、飽滿的雙脣，以及彷彿不停地在陽光下變換顏色的水靈大眼。

「以我身為騎士的榮譽起誓，」史東感動地說，「我從沒見過這麼美麗的女子。」

「你在這個世上也不會再看到的。」坦尼斯喃喃道。

大夥突然把注意力轉向開口的坦尼斯，但半精靈似乎並未注意；他全神貫注地凝望面前的精靈女子。史東揚起一邊的眉毛，和用手肘頂著弟弟的卡拉蒙交換著眼色。佛林特搖頭嘆了口氣，這口氣深沉得似乎直達腳底。

「現在一切都明白了。」金月對河風說。

「我不明白，」泰索何夫說。「提卡，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提卡只知道，當她看到眼前的羅拉娜之後，她突然覺得自己衣衫不整、手腳笨拙、滿臉雀斑，連頭髮也紅得不自然。她把襯衫拉高一些遮住胸部，希望沒有露出太多不該露的地方。

「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泰索何夫看見大家都交換著眼色，低聲問。

「我不知道！」提卡突然說。「只不過是卡拉蒙又在耍笨了。看看那隻大牛，你會覺得他以前從來沒看過女人。」

「她很美呀！」泰斯說。「跟妳不一樣，提卡。她比較瘦，她走起路來迎風搖曳，還有──」

「喔，閉嘴！」提卡生氣地說，然後用力一推泰索何夫，幾乎把他推倒。

泰索何夫用受傷的眼神看著她，然後走到坦尼斯身邊，決定要緊跟著半精靈，直到他明白到底發生什麼事為止。

「歡迎你們來到奎靈那斯提，尊貴的客人。」羅拉娜害羞地說，她的聲音像是流過林間的小溪般悅耳。「請跟我來。不會太遠的。那里有食物、飲料，還有可以休息的地方。」

她的動作像是小孩般惹人憐愛，她帶著眾人離開大廳，每個人都用讚賞的眼光看著她。羅拉娜有教養地低下頭，不由自主地紅著臉。她只有抬起頭看了一眼，而那一眼是看向坦尼斯。那稍縱即逝的一個眼神，只有坦尼斯注意到。他的表情變得心事重重，神色也暗淡下來。

大夥離開了太陽之塔，離去時順便叫醒了費資本。

【註】

１　蓋特威大約是在索拉斯和到奎靈那斯提中間三分之一路程的地方。

２　精靈們認為完全以九十度角來安排、方方正正的建築是人類太過墨守成規的腦袋才會蓋出來的東西。他們喜歡建築物像是大自然一樣多采多姿。

３　因此他們只敬拜善良諸神。任何被邪惡吸引的精靈都被視作「棄光墮落」，因此被稱作闇精靈。

４　督伊德教徒──當克萊恩上的所有牧師都消失之後，這些日居住森林中，與自然和平共存的人們取代了牧師的某些功能。由於他們對自然的愛好，因此他們對於草藥有極為豐富的知識，可以治療受傷的生物。

## ２─６坦尼斯和羅拉娜

羅拉娜帶著他們來到位在城市正中央、陽光斑斕的白楊樹林。雖然這里四周都是建築和街道，但身處其中仍有在森林里的感覺，只有附近一條潺潺的小溪打破了寧靜。羅拉娜指著水果樹，告訴大夥可以盡量採摘，精靈女子們端來一籃籃香氣四溢的麵包。眾人在小溪里洗淨雙手之後，躺在柔軟的青苔上享受周遭的寧靜。

只有坦尼斯例外；他滴水未進，在林中踱步，陷入長思中。泰斯注意著他，好奇心幾乎快要把他給吞沒。

羅拉娜是個幾近完美、有魅力的女主人。她先確定每個人都坐得舒舒服服，再和每個人攀談。

「佛林特．火爐，對吧？」她說。矮人高興得雙頰泛紅。「我還保留著你以前做給我的那些玩具。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都好想念你（註１）。」

佛林特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他碰的一聲坐在地上，大口喝著水。

「妳是提卡嗎？」羅拉娜停在她身邊問道。

「提卡．維蘭，」女孩嘶啞地說。

「提卡，好美的名字。妳的頭髮也好棒。」羅拉娜伸出手去讚嘆地摸著有彈性的紅捲髮。

「妳真的這麼想？」提卡紅著臉說，她注意到卡拉蒙正看著自己。

「當然！它紅得像火一般，妳一定擁有和火焰一樣的活力。我聽說妳在旅店里救了我哥哥一命，這大恩大德實在無以回報。」

「不用客氣。」提卡柔聲回答。「妳的頭髮也很漂亮。」

羅拉娜笑著繼續向前走。泰斯注意到她的眼光不時投向坦尼斯。當半精靈丟下手中的蘋果，跑進林中時，羅拉娜匆忙地告退，快速地跟上去。

「啊，現在我終於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泰斯對自己說。他悄悄地跟在坦尼斯後面。

泰斯鬼鬼祟祟地沿著小路跟蹤，看到半精靈正站在小溪旁，對水中丟撒枯葉。發現左方有一些動靜，泰斯很快地躲進樹叢中，羅拉娜則從左方的小徑走出來。

「坦賽勒斯，Quisif nan-Pah！」她喊著。

坦尼斯聽見有人喊著自己的精靈名字，於是轉過頭。她隨即雙手環抱住他的頸子，親吻著他。「喔！」她取笑地說，往後退一步。「把那些可怕的鬍子刮掉。好癢幄！你看起來也不像坦賽勒斯了。」

坦尼斯把手放在她的腰上，輕柔地將她推開。「羅拉娜──」他開口道。

「不，不要因為鬍子的事生氣。我會學著喜歡它的，如果你堅持。」羅拉娜撒嬌地求著。「不親我嗎？那我就要親到你忍不住為止。」她一直親吻著坦尼斯，直到他掙脫她的擁抱。

「停下來，羅拉娜，」他沙啞地說，轉過頭去。

「為什麼，怎麼了？」她抓住他的手問。「你離開那麼多年，現在你回來了。不要這麼憂鬱冷漠嘛！你是我的未婚夫，記得嗎？女孩親吻未婚夫是很正常的。」

「那是很久以前了。」坦尼斯說。「我們那時還是小孩子，不過是在玩遊戲罷了。那是很浪漫、可以彼此分享的祕密。但妳知道妳父親發現之後會怎麼樣？吉爾賽那斯就發現了，不是嗎？」

「當然！我告訴他的，」羅拉娜說，抬起頭透過長長的睫毛看著坦尼斯。「你知道我會告訴吉爾賽那斯每一件事的。我不知道他會有那種反應！我知道他對你說了些什麼，他後來告訴我了，他感覺很內疚。」

「我也知道他什麼都告訴妳了。」坦尼斯抓住她的手腕。「他說的沒錯，羅拉娜！我的確是個雜種。妳父親絕對有權力把我處死！我怎麼能夠讓他感到羞愧，尤其是在他如此照顧我和我母親之後？！這也是我離開的原因。我得要找到屬於我的地方，知道我應該是誰。」

「你是坦賽勒斯，我的愛人，你屬於這里！」羅拉娜哭喊著。她甩開他的雙手，將他的手反握在自己手中。「你看！你還戴著我給你的戒指。我知道你為什麼離開，因為你害怕愛上我，但你不需要，再也不需要了。每件事情都不同了。父親有很多其他事情要擔心，他不會介意的。而且，你現在還是個英雄。求求你，我們結婚吧！這不是你回來的原因嗎？」

「羅拉娜，」坦尼斯溫柔但堅定地說，「我回來這里是個意外──」

「不！」她大喊著把她推開。「我不相信。」

「妳應該有聽到吉爾賽那斯說的，如果波修士沒有救出我們，我們現在應該在帕克塔卡斯了！」

「他編出來的！他不想告訴我實情。你回來是因為你愛我，我不要聽別的理由。」

「我不想告訴你，但看來我一定要這樣做。」坦尼斯無奈地說。「羅拉娜，我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一個人類女子。她的名字叫奇蒂拉。這不表示我不愛妳了，我也──」坦尼斯說不下去了。

羅拉娜看著他，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我的確愛妳，羅拉娜。但是妳看，我不能娶妳，因為我也愛她。我的心分成兩邊，就像我的血統一樣。」他把手上的黃金戒指拿下來交給她。「我將妳從對我的承諾中解脫，羅拉娜，我也請求妳如此對我。」

羅拉娜接下戒指，說不出話。她哀求地看著坦尼斯，在他的臉上卻只看得到憐憫，她尖叫一聲把戒指丟開。它掉在泰斯腳邊；泰斯撿起戒指，很快地塞進包包里。

「羅拉娜，」坦尼斯歉疚地說，在她止不住啜泣時，拉住她的手臂。「很抱歉，我不是有意──」

這時候泰斯從原路溜了回去，滿足地嘆了口氣，「至少現在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坦尼斯突然醒來，看到吉爾賽那斯站在他面前。「羅拉娜？」他問，同時試著要站起來。

「她很好，」吉爾賽那斯低聲說。「她的侍女把她帶回家了。她告訴我你說了些什麼。我只想告訴你我能夠理解，這就是我一直在擔心的。你身上的人類血統呼喊著要另一個人類。我試著要告訴她，希望她不會受到傷害──現在她總算會聽我的了。謝謝你，坦賽勒斯，我知道這對你來說很難受。」

「是不好受，」坦尼斯說。「我應該要誠實的，吉爾賽那斯。我愛她，我真的愛她，只是──」

「求求你，不要再說了。就讓它到此為止，也許我們不能做朋友，但至少讓我們能夠彼此尊重。」吉爾賽那斯的臉色在西沉的日光下顯得蒼白。「你和你的朋友應該要準備好纔行。當銀色月亮升起時，將會有個宴會，父親接著會召開會議。那時將會做出決議。」

他離開了。坦尼斯看著他的背影，然後嘆口氣，開始叫醒其他人。

【註】

１　佛林特是少數容許進入奎靈那斯提的外人。雖然精靈們自認為是最好的金匠和銀匠，但他們還是很看重佛林特的技巧。當他來到奎靈那斯提受僱進行某些工作時，結識了當時年輕、孤單的坦尼斯。

## ２─７道別．大夥的抉擇

在奎靈那斯提舉辦的這場宴會讓金月想起母親喪禮上的慶祝。就像這場宴會，喪禮應該要是愉快的──因為淚歌終於成了一個女神。但大家都很難接受這個美麗女子去世的事實，所以奎蘇族用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方式來哀悼她。

淚歌的喪禮可以說是奎蘇族史上最盛大的宴會。她傷心的丈夫沒有省任何一分錢，就像今天的這場宴會一般，宴會上的食物多得大家都喫不完。雖然無人有談話的心情，但大家還是虛應故事地聊天；偶而還會有人傷心得剋制不住，被迫要離席。

這段記憶是如此深刻，讓金月今天也毫無食慾；美味的食物對她來說味同嚼蠟。河風關心地看顧她。他的手在桌下用力地握住她的手，微笑著讓他的力量流進她的身體。

精靈們的盛宴就在金色高塔南方的庭園里舉行。建造在奎靈那斯提最高的山丘上的這一大塊水晶與大理石的平臺旁邊沒有任何高牆，這里的視野無比遼闊，可以清楚看見底下閃耀的街景，遠處的黑色森林以及天際盡頭的薩達肯山脈。但出席的人對這些美景大多視而不見，或者因為知道這些美景過不久就將永遠消逝而感到更傷心。

金月坐在詠者的右手邊。他禮貌地試著和她交談，但很快地，他內心的憂慮就讓他無暇分神談話。

詠者左邊坐著的是羅拉娜。她一口食物都不喫，只是低頭坐著，晶蜜色的頭髮披在肩上。當她抬起頭時，視線只投向坦尼斯，眼神中滿是她的心意。

半精靈也清楚感覺到這心碎的凝視，還有吉爾賽那斯冷冷地看著他的眼光。他毫無食慾地喫著，眼睛只盯著盤子。坐在他旁邊的史東，腦中則想著保衛奎靈那斯提的計劃。

佛林特覺得渾身不自在，而且沒有歸屬感，就像每一個身處精靈之中的矮人一樣；他本來就不喜歡精靈的口味，因此一點東西都不喫。雷斯林心不在焉地咬著食物，金色的眼睛打量著費資本。提卡在這些優雅的精靈女子中間覺得自己無比笨拙，也什麼都喫不下。卡拉蒙則知道了為什麼精靈看起來都如此纖細──這些食物大多是水果和蔬菜，用非常精緻的醬料烹飪，配著麵包和乳酪，和非常清淡、帶著些辛辣的酒佐食。經過四天的飢餓後，這些食物並沒有讓卡拉蒙有什麼飽足感。

在奎靈那斯提里只有兩個人快樂地享受這一餐，他們是泰斯和費資本；老法師趴在地上和一棵白楊樹爭吵，泰索何夫則是單純地享受著這一切，稍後他便出乎意料地發現兩根金湯匙、一把銀餐刀，和一個用貝殼製成的小碟，竟然自己跑進他的包包里。

今晚看不見紅月。努林塔瑞，一彎銀色新月出現在天空。待星星出現空中，太陽詠者難過地對兒子點點頭；吉爾賽那斯站起來走到父親的位置旁邊。

吉爾賽那斯開始歌唱，精靈語從優雅的曲調中流瀉出來。當他唱歌時，吉爾賽那斯兩手各拿一盞小的水晶燈，里面的燭光照亮了他深刻的輪廓。坦尼斯聽到這首歌，便閉上眼，頭埋進手掌中。

「怎麼搞的？歌詞是什麼意思？」史東柔聲問道。

坦尼斯抬起頭。他用破碎的聲音低聲道︰

太陽，

閃耀著光輝的眼，

只屬於天界的眼，

從天空緩緩落下。

離開了，

正要陷入沉睡的天空，

和螢火蟲兒一起，

慢慢地變成灰色。

餐桌邊的精靈現在都靜靜地站起來，手中拿著自己的水晶燈，加入了合唱。他們的聲音壓抑著，編織著無邊的憂傷。

睡去吧！

我們最老的朋友，

在樹林中遊蕩，

呼喚著我們。

樹葉，

在冷冷的火焰中，

慢慢地變成灰燼，

在這一年之末。

鳥兒們，

順著風，

向著南方飛去，

在秋日告終的時候。

天色愈來愈暗，

氣候愈來愈肅殺，

但我們，

等著太陽的，

綠色之火，

重新在樹上燃燒。

一點一點的火光從庭園內彷彿池塘中的漣漪般的向外擴散，穿過街道，進入森林。每當一盞燈亮起時，就有一個聲音加入合唱，直到周圍整座森林彷彿也在哀傷地唱和。

風兒，

整天吹送著。

一季又一季，

一月又一月，

偉大的王國出現。

屬於螢火蟲，

屬於鳥兒，

屬於樹木，

屬於人類的呼吸聲，

在話語聲中消逝。

睡去吧，

我們最老的朋友，

在樹林中遊蕩，

呼喚著我們。

歲月，

人們難以計數的故事，

都一起進入墓中。

但我們，

懷念著他們──

用詩句，

用榮耀，

用歌曲來紀念著他們。

吉爾賽那斯的聲音逐漸變低。他輕輕吹熄手中的燈火。一個接著一個，就像開始時一樣。桌邊的人停下歌聲，吹熄手中的燭火。奎靈那斯提城的每一個角落，聲音都靜了下來，彷彿黑暗包圍了整座城。最後，只有遙遠的山脈還呼應著最終的歌聲，就像樹葉落地般的輕柔。

詠者仍然站著。

「現在，」他沉重地說，「是我們召開會議的時候了。我們將在蒼穹廳召開這個會議，坦賽勒斯，請你帶著朋友們一起來。」

蒼穹廳，他們後來發現，原來是一個被火把所照亮的巨大廣場。裝飾著星斗的天頂籠罩住他們。但此時北方的地平線上卻有著閃電和可怕的黑云。詠者示意坦尼斯把大夥帶到他身邊，奎靈那斯提的所有人都圍著他們。沒必要叫大家安靜下來，因為當詠者開口時，連風都靜了下來。

「你們現在都知道我們的處境。」他指著地上的某樣東西。眾人看到在他們腳底下是個巨大的地圖。泰斯正好站在阿班尼西亞大平原的正中央，他深吸一口氣，覺得自己一輩子也沒看過這麼棒的東西。

「那里是索拉斯！」他興奮地指著大喊。

「是的，坎德人。」詠者回答道。「那里也是龍人大軍集合的地點。在索拉斯，」他用手杖指著地圖上的一點，「還有在海文。猛敏那大王對於他入侵奎靈那斯提的計劃毫不掩飾。他只是等著集合好手下的部隊，並且確保自己的補給線。我們根本沒有希望應付這樣的大軍。」

「奎靈那斯提當然可以守得住，」史東開口道。「沒有直接的路可以通到這里來。我們經過橫跨峽谷的吊橋，一旦橋被砍斷，就沒有任何部隊可以通過。你們為什麼不挺身對抗呢？」

「如果只是單純的軍隊，我們可以保衛奎靈那斯提，」詠者回答。「但我們要怎麼對付龍？」詠者無奈地攤開雙手。「什麼都沒有，根據傳說，偉大的修瑪是靠著屠龍槍纔打敗惡龍。現在世界上沒有，至少我們不知道誰還記得這個武器的祕密。」

費資本準備要開口，但雷斯林阻止了他。

「毫無選擇地，」詠者繼續說，「我們必須放棄這座城市和這座森林。我們計劃向西走，進入那些未經探勘的土地，希望能夠替同胞們找到一個棲身之地。甚至我們不排除回到西瓦那斯提，精靈們最早的故鄉去。直到一週前，我們的計劃都很順利。龍騎將得花三天時間急行軍，才能讓他的部隊進入攻擊準備位置。當部隊離開索拉斯時，情報人員就會通知我們。我們還有時間逃往西方。但後來我們就知道帕克塔卡斯有第三批龍人大軍，距離這里只有一天的路程。除非我們能阻止那個部隊，不然我們就死定了。」

「你想到阻止他們的辦法了嗎？」坦尼斯問道。

「是的。」詠者看著他的小兒子。「你們都知道，蓋特威、索拉斯和附近村莊的人們被抓去帕克塔卡斯，成了龍騎將的奴隸。猛敏那非常聰明，為了避免男子叛變，他把婦女和小孩抓起來，威脅這些男人就範。我們相信，一旦這些人質獲得自由，他們將會叛變，摧毀自己的主人。吉爾賽那斯的任務就是率領這些人起義，逃向南方的山脈，引開這些龍人大軍的力量，好讓我們有時間逃難。」

「那些人類呢？」河風沙啞地問。「看起來你只是把他們丟給龍人大軍，就像絕望的人把肉丟給緊追不捨的狼羣一樣。」

「我們推測猛敏那大王並不會讓他們再活多久。礦石幾乎都開採完了。他只是試著榨出最後的一滴資源，然後這些奴隸對他就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那些山脈中有許多山谷和洞穴，人類可以輕易打退他們。特別是冬天即將來臨，他們一定可以守住山脈的入口。我承認也許有些人會死，但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你有選擇，來自大平原的男子，你願意身為奴隸而死，還是奮戰而死？」

河風沒有回答，只是陰沉地看著腳下的地圖。

「吉爾賽那斯的任務失敗了。」坦尼斯說，「現在你們想要我們去煽動這次的叛變？」

「是的，坦賽勒斯。」詠者回答。「吉爾賽那斯知道有條路可以進入帕克塔卡斯──斯拉莫瑞。他可以帶領你們進入碉堡，你們不但有機會可以救出自己的同胞，也讓精靈有機會逃生，」詠者的聲音變得嚴厲，「一個許多精靈在人類引發的大災變中，未曾擁有過的機會！」

河風皺著眉抬起頭。連史東的表情都陰沉下來。詠者深吸一口氣，接著長嘆一聲。「請原諒我，」他說。「我不是有意要翻舊帳來威脅你們，也不是枉顧人類的生存。我派出我的兒子吉爾賽那斯，自願地跟隨你們，他知道如果我們就此分開，也許以後再也無法見面。我做出這樣的犧牲，好讓我的同胞，還有你們的同胞，可以活下去。」

「我們得花時間考慮考慮。」坦尼斯說，雖然他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詠者點點頭，精靈戰士們從人羣中清出一條道路來帶領大夥進入一個被樹木包圍的平地。他們把大夥單獨留在這里。

坦尼斯的朋友圍著他，每個人的臉上都被夜色所籠罩。經過這麼久的時間，他心想，我努力讓大家聚在一起，現在應該是分開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冒險把白金碟帶到帕克塔卡斯，金月也不會肯把它留下來。

「我要去帕克塔卡斯，」坦尼斯低聲地說。「但朋友們，我相信現在是分手的時候了。在你們開口前，先讓我說幾句話。我想要讓提卡、金月、河風、卡拉蒙和雷斯林，還有你，費資本，跟隨著精靈，希望能夠將白金碟帶到安全的地方。白金碟太過珍貴，不適合帶著去突襲帕克塔卡斯。」

「也許吧，半精靈，」雷斯林從喉嚨深處說。「但金月不會在奎靈那斯提的精靈中，找到她所要尋找的人。」

「你怎麼知道？」坦尼斯驚訝地問道。

「他什麼都不知道，坦尼斯，」史東不屑地打斷他的話。「只不過是──」

「雷斯林？」坦尼斯不管史東說了什麼，又問了一次。

「你也聽見騎士說的話了！」法師嘶聲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坦尼斯嘆口氣，決定不繼續追問，他看著四周。「你們把我當作領袖──」

「是的，小子，」佛林特突然說。「但這個抉擇是用你的腦，而不是用你的心。在你內心深處，你也不相信我們一定得分開。」

「我不願意跟這些精靈待在一起。」提卡雙臂交疊在胸前說。「坦尼斯，我要跟你一起走。我想要成為一個女劍客，就像奇蒂拉一樣。」

坦尼斯眨著眼。聽見奇蒂拉的名字就像是被人當面打了一拳一樣。

「我不願意跟精靈躲在一起，」河風說，「特別是當如此捨棄自己的同伴為我戰鬥的時候。」

「他和我的意見相同。」金月說著把手放在他手臂上。「另外，」她柔聲說，「不知為何，我知道法師說的是真的。那個領袖不在這羣精靈之中。他們只想要逃離這個世界，而不是為它戰鬥。」

「我們每個人都要跟去。」佛林特堅決地說。

半精靈無能為力地看著同伴，然後他笑著搖搖頭。「你們是對的，我並不真的相信大家應該分開。這雖然很合理也很合邏輯，但就因為這樣，我們偏偏不這樣做。」

「現在我們可以睡一會兒了吧。」費資本打了個呵欠。

「等一下，老先生，」坦尼斯認真地說。「你不是我們的一份子，你一定要跟精靈們走纔行。」

「是嗎？」老法師低聲問，眼神突然不再像平常一樣的渙散、慵懶。他目光銳利地盯向坦尼斯，眼神中幾乎帶著一絲威脅。坦尼斯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突然感覺到老者身上散發出一股驚人的氣息。老人的聲音柔和卻無法抗拒。「在這個世界上，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這次，我想跟你走，半精靈坦尼斯。」

雷斯林用一種「你現在才知道」的表情看著坦尼斯，坦尼斯懊惱地白了他一眼，後悔當初沒有和雷斯林進一步討論這件事。但現在老人不願意離開，他開始考慮自己到底有什麼選擇。

「我要跟你談一談，雷斯林。」坦尼斯突然用起野營語，這是一種接近通用語的語言，大多是種族混雜的傭兵在使用。這對雙胞胎曾經當過時間不短的傭兵，隊伍中的其他人也一樣，都是為了混口飯喫。坦尼斯知道雷斯林聽得懂，他也很確定老人聽不懂這些對話。

「我也想，」雷斯林用同樣的語言回答，「但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害怕？」

雷斯林的金眸看向遠方，慢慢地回答。「我不知道，坦尼斯，但你是對的。老人有很強大的力量，我感覺得到，所以我害怕。」

「而且我肚子餓了。」老者恢復了原先的樣子，也用野營語回答。「但他是對的。要試著阻止他？很危險唷！」

「夠了，」坦尼斯不悅地嘆口氣，換回通用語。「我們只好帶著這個看來像是迷糊老法師的傢伙了。」

「也許吧，都一樣危險。」雷斯林意味深長地看著哥哥。法師換回通用語。「我很累，要休息了。你要留下來嗎，哥哥？」

「是的。」卡拉蒙回答道，和史東交換著眼神。「我們得和坦尼斯談談。」

雷斯林點點頭，讓老法師扶著他的臂彎；老法師和年輕的法師相偕離開，費資本對著一棵樹揮舞柺杖，指控它企圖偷襲。

「一個瘋法師看來還不夠。」佛林特喃喃道。「我要睡覺了。」

一個接一個地，同伴們離開了坦尼斯，只剩下卡拉蒙和史東。坦尼斯疲倦地面對他們，心中大概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卡拉蒙紅著臉注視自己的腳尖，史東摸著鬍子，若有所思地看著坦尼斯。

「怎麼樣？」坦尼斯問。

「吉爾賽那斯。」史東回答。

坦尼斯皺起眉頭，抓抓鬍子。「這是我的問題，不是你們的。」他輕描淡寫地說。

「這是我們的問題，坦尼斯。」史東堅持地說。「如果他要帶領我們去帕克塔卡斯的話──我們不想要刺探隱私，但是你們兩個之間很明顯地還有問題要解決。我看見他看著你的眼神，坦尼斯。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時時注意自己的背後。」

卡拉蒙誠摯地看著坦尼斯，眉頭也跟著皺起來。「我知道他是個精靈，」大漢慢慢地說。「但他的眼光有時真的很奇怪。你知道去這個斯拉莫瑞的路嗎？我們不能自己去嗎？我不相信他，史東還有雷斯林也是。」

「聽著，坦尼斯。」史東看見坦尼斯臉色生氣地陰沉下來，趕忙說。「如果吉爾賽那斯像他聲稱的一樣遭遇這麼多危險，那他為什麼如此漫不經心地坐在酒店里？還有他那個意外遇到一整個軍隊的可笑故事！坦尼斯，別那麼快搖頭。他也不壞，但是行為可能有誤差。如果猛敏那和他之間有什麼約定呢？也許──他答應饒過他的同胞，只要他出賣我們！也許這是他為什麼在索拉斯等著我們的理由。」

「這太可笑了！」坦尼斯突然說。「他怎麼可能知道我們要來？」

「我們的行蹤可沒這麼保密。」史東冷冷地說。「我們一路上遇到很多龍人，那些從沙克沙羅斯逃出來的龍人一定知道我們帶著白金碟。也許猛敏那現在對我們的認識比對他親生母親還要深。」

「不！我不相信！」坦尼斯憤怒地瞪著史東和卡拉蒙說。「你們兩個都錯了！我敢用我的生命打賭。我和吉爾賽那斯一起長大的，我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沒錯，我們兩個之間是有恩怨要擺平，但我們已經討論過了，這樁事也就此了結。我相信他不會背叛他的朋友，就跟我相信你們兩個不會變成叛徒一樣。還有，我不知道要怎麼去帕克塔卡斯，我從來沒去過那里。最後一件事──」坦尼斯現在暴怒地大喊。「如果說這個隊伍里有誰是我不相信的，那應該是那個老人和你弟弟！」他對卡拉蒙大吼道。

大漢臉色刷白地低下頭，然後轉身離開。坦尼斯恢復理智之後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傻事。「對不起，卡拉蒙。」他把手放在戰士的手臂上。「我不是有意的，雷斯林一路上救了我們不只一次。只不過我無法相信吉爾賽那斯會是叛徒！」

「我們明白，坦尼斯。」史東靜靜地說。「我們也相信你的判斷。但，就像我的同胞說的，這是個太黑的夜晚，閉上眼睛走不安全。」

坦尼斯嘆口氣點點頭。他把另一隻手放在史東的手臂上。騎士抓住他的手，三個人靜靜地站在那里。三人離開這片樹林，到了蒼穹廳。他們還可以聽見詠者對他的戰士們訓話。

「斯拉莫瑞是什麼意思？」卡拉蒙問。

「密道。」坦尼斯回答。

坦尼斯猛然醒來，手很快地摸上腰間的匕首。一個黑暗的身影遮住了他頭上的星光。他迅如閃電地抓住這個人，匕首抵住他的喉嚨。

「坦賽勒斯！」那人發出一聲小小的尖叫。

「羅拉娜！」坦尼斯驚呼。

她的身體緊貼著他，他可以感覺她身體輕微地顫抖著。他現在已經完全清醒，可以清楚看見她頭髮披散著；她身上只穿著單薄的睡衣，披風在剛剛那陣掙扎中已經掉了下來。

羅拉娜當初毫不考慮地偷偷從牀上溜下來，只披了一件披風抵擋寒風而來。現在她躺在坦尼斯懷中，害怕得不能動彈。這是坦尼斯從沒讓她看過的一面。她突然明白，如果自己是敵人，那麼現在可能早就被割斷喉管而死。

「羅拉娜──」坦尼斯重復道，顫抖地將匕首插回腰間。他把她推開，生氣自己竟然嚇到了她，同時也因為她激出自己不願為人所知的一面而感到不悅。有那麼短短的瞬間，當她躺在他懷中時，他可以聞到她的髮香，感覺到她暖暖的身軀、結實的大腿肌肉，還有她柔軟的小胸部。在他離開時，羅拉娜還是個小女孩；而他回來時她已經成為一個女人，一個非常美麗、讓人心動的女人。

「妳幹嘛在這樣的晚上出來？」

「坦賽勒斯，」她咳著說，把披風緊緊地繫在脖子上。「我是來請求你改變心意的。讓你的朋友們去解救帕克塔卡斯的人類。你一定得跟我們走！不要隨意犧牲自己。我父親已經無計可施了，他也不相信這樣會有用，我知道他不相信。但他也沒有任何選擇！他已經把吉爾賽那斯當作亡者在追悼了──我已經失去一個哥哥，我不能再失去你了！」她開始啜泣。坦尼斯緊張地看著四周，附近一定有很多精靈衛士，如果讓他們看到這個樣子──

「羅拉娜，」，他抓住她的肩膀，猛力搖著她。「妳不再是小孩了。妳得要長大，而且要很快。我不能拋棄我的朋友，讓他們自己面對危險！我知道我們要冒的危險；我不是笨蛋！但如果我們可以救出帕克塔卡斯的人類，並且讓你們有機會逃出生天的話，這是我們必須冒的危險！總有那麼一天，羅拉娜，妳得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捍衛某些東西，某些比生命還要重要的東西。妳明白嗎？」

她透過垂在眼前的一縷金髮看著他。她停止啜泣，身體也不再顫抖。她非常認真地注視他。

「妳能了解嗎，羅拉娜？」他重復道。

「是的，坦賽勒斯，」她靜靜地回答。「我明白。」

「很好！」他嘆氣道。「現在回牀上去吧，快點。妳讓我的處境很危險，如果吉爾賽那斯看到我們像這個樣子──」

羅拉娜快速地站起身，像一陣風般穿過樹林，走上街道。偷偷溜過父親的衛士很簡單，她和吉爾賽那斯從小就常常這樣做。她安靜無聲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前，靜靜地站在父母的門外聽著。里面有燈光。她可以聽到翻閱文件的聲音，還有一陣陣焦臭味──她的父親正在燒文件。她聽見母親的低語聲，呼喚父親回牀上睡覺。羅拉娜痛苦地閉上眼，嘴脣用力緊閉；然後她一聲不吭地穿過黑暗、陰冷的走廊回到自己的寢室。

## ２─８懷疑．埋伏．新朋友

精靈們在黎明之前就把眾人喚醒。烏云從北方的地平線一路堆積，彷彿要將魔手伸到奎靈那斯提。大夥用過早餐之後，吉爾賽那斯才跚跚來遲，穿著藍色的褲子和一套鎖子甲。

「我們有足夠的糧食。」他指著身後拿著袋子的戰士們。「如果你們有需要，我們也可以提供武器。」

「提卡需要護甲、盾牌和一把劍。」卡拉蒙說。

「我們會盡力的。」吉爾賽那斯說。「只是我很懷疑我們有沒有這麼小型的全套護甲。」

「泰洛斯．艾昂菲爾德現在情況如何？」金月問。

「他很安穩地休息著，米莎凱的牧師。」吉爾賽那斯恭敬地向金月行禮。「我們的同胞當然會帶他到我們去的地方。你們可以向他道別了。」

精靈很快便帶著護甲回來，並且帶回一把精靈女子愛用的短劍。看到頭盔和盾牌時，提卡的眼睛一亮。兩者都是由精靈精細的手工所打造，上面還裝飾著珠寶。

吉爾賽那斯從精靈的手中拿過頭盔和盾牌。「妳在旅店里救了我一命，我還沒有向妳道謝。」他對提卡說。「請收下這個。它們是我母親儀典上穿著的護具，歷史幾乎可以追溯到鬩牆戰爭（註１）。這原來該由我妹妹繼承，但羅拉娜和我都覺得妳會比較適合。」

「多美麗呀！」提卡紅著臉喃喃地說。她接下頭盔後，困惑地看著其餘的護甲。「我不知道這要怎麼穿。」她露出迷惑的表情坦承道。

「我來幫忙！」卡拉蒙急迫地說。

「我來處理就好。」金月堅持。她拿起護甲，和提卡走進樹叢中。

「她哪知道什麼護甲的事？！」卡拉蒙喃喃道。

河風微笑著看著戰士，難得一見的笑容讓他的臉部線條放鬆下來。「你忘了，」他說。「她是酋長之女。當她父親不能視事時，帶領大家作戰是她的職責。她深知如何應付盔甲、戰士，還有在外表底下的那顆跳動的心。」

卡拉蒙臉紅了起來。他手足無措地拿起一袋乾糧，往袋里看去。「這是什麼鬼東西？」他問。

「Quith-pa，」吉爾賽那斯說。「在你們語言中就是所謂的持久乾糧。如果沒有別的選擇，它可以存放好幾個禮拜都不會壞。」

「它看起來像是曬乾的水果！」卡拉蒙厭惡地說。

「你說的沒錯。」坦尼斯微笑著說。

卡拉蒙發出了哀嚎聲。

當吉爾賽那斯帶著隊伍離開奎靈那斯提時，天際不過才透出一絲朦朧的亮光，烏云帶來的冷冽寒風則不停地吹著。坦尼斯直視著前方，不敢回頭。他希望這最後一次的造訪不要帶來太多悲傷。他一整個早上都沒看見羅拉娜；雖然他為了不用涕淚縱橫地告別而鬆了一口氣，但內心不禁對羅拉娜的缺席感到詫異。

小徑通往南方，高度緩緩下降。原先小徑上長滿了各種各樣的植物，但吉爾賽那斯領著開路的戰士，沿路清掉了不少障礙，因此旅途相對地輕鬆許多。卡拉蒙正對身著不合身盔甲的提卡說話，教導她如何使用她的短劍。不幸的是，這個老師並不專心。

金月將提卡的紅色長裙開了一個直到腰際的高衩，讓她的行動更為方便。提卡毛皮鑲邊的襯衣很顯眼地突出在開衩處，整條腿在行走時不時顯露出來；女孩的雙腿就像卡拉蒙想像的一樣，渾圓而且修長。因為這樣的幹擾，卡拉蒙感到自己很難全心地教導提卡。他的注意力此刻全都放在這名美麗的學生身上，也因此並沒有注意到弟弟不見了。

「年輕的法師呢？」吉爾賽那斯嘶啞地說。

「也許他發生了什麼事。」卡拉蒙擔心地說，對自己竟然沒有注意到弟弟失蹤的事感到自責。他抽出劍，開始回頭往小徑走。

「別笨了！」吉爾賽那斯阻止了他。「他能發生什麼事？幾哩內都不可能有敵人。他一定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可能要辦什麼事。」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卡拉蒙懷疑地說。

「也許他是要──」

「收集我魔法所需要的藥材，精靈。」雷斯林從樹叢中鑽出來，低聲地說。「以及採集治療我咳嗽的草藥。」

「小雷！」卡拉蒙幾乎高興得要把他抱起來。「你不該自己一個人去，很危險的。」

「我的法術配方都是不能外傳的。」雷斯林惱怒地說，然後把哥哥推開。他倚著瑪濟斯法杖，又走在費資本旁邊。

吉爾賽那斯瞥向坦尼斯，後者只能聳聳肩，搖了搖頭，一副無能為力的樣子。隊伍繼續前進，小徑坡度愈來愈陡，直到他們離開了白楊樹林，進入松木林中。小徑和一條小溪匯合，愈往南走，溪流就愈顯得湍急。

他們停下來盡快用完午餐，費資本走過來擠在坦尼斯身邊。「有人跟蹤我們。」他雖然壓低了聲音，但還是大到每個人都聽得見。

「什麼？」坦尼斯說，抬起頭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看著老人。

「是的，」老法師自言自語道。「我有看見──在樹林里面鑽進鑽出。」

史東注意到坦尼斯擔心的神色。「發生什麼事了？」

「老先生說有人跟蹤我們。」

「啐！」吉爾賽那斯丟下最後一口乾糧，不屑地站起身。「這太誇張了。我們趕快走吧！斯拉莫瑞還很遠，我們天黑前非得趕到纔行。」

「我在後方壓陣。」史東低聲對坦尼斯說。

他們又在低垂的松樹林間跋涉了數小時。太陽開始西沉，每個人都投射出長長的影子，眾人突然來到一片空地。

「噓！」坦尼斯一邊警告同伴，一邊小心地退後。

卡拉蒙立刻警覺到情況不對，拔出劍，用另一隻手對弟弟和史東比了個手勢。

「怎麼啦？」泰索何夫跳上跳下地說。「我看不見！」

「噓！」坦尼斯瞪著坎德人，泰斯飛快地自己用手摀住嘴，免得坦尼斯動手。

這個空地看來剛發生一場血戰。人類和地精的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大夥緊張地注視四周，側耳傾聽了許久，但除了小溪的流水聲外什麼也沒聽見。

「方圓幾哩內不可能會有敵人！」史東忿忿地看著吉爾賽那斯，開始走進這片空地。

「等等！」坦尼斯說。「我想我看見有東西在動！」

「也許他們之中還有人活著。」史東冷靜地走向前。其餘的人慢慢地跟上去。一陣呻吟聲從兩具地精屍體下傳來。戰士們小心地接近，劍向外伸出。

「卡拉蒙──」坦尼斯比了個手勢。

壯碩的戰士把屍體移開。底下是個人類。

「人類，」卡拉蒙回報。「全身都是血。我猜他已經昏過去了。」

其他人靠近觀察著這個躺在地上的人。金月開始蹲下來，但卡拉蒙立即阻止了她。

「等一下，女士，」他溫柔地說。「如果我們等下還要宰了他，現在醫好他沒什麼意義。記得嗎？在索拉斯也有人類為龍騎將作戰。」

大夥圍成一圈看著地上的人。他穿著手工打造的鎖子甲，品質很好，只是有些飽經滄桑；他的服飾質料很高級，雖然有些地方已經有點磨損。看起來約莫三十多歲；頭髮又濃又黑，下巴方正，線條明顯。陌生人張開雙眼，神志不清地看著眾人。

「感謝追尋者的神！」他嘶啞地說。「我的朋友都死了嗎？」

「先擔心你自己吧！」史東陰沉著臉說。「告訴我們你的朋友是誰，是人類還是地精？」

「人類，我是對抗龍人大軍的。」男子坐起身，睜大著眼看。「吉爾賽那斯？」

「依班！」吉爾賽那斯意外地說。「你怎麼活過峽谷那場血戰的？」

「你呢？」名叫依班的男子試著要站起來。卡拉蒙伸出一隻手扶住他，突然依班指向前頭。「小心！龍──」

卡拉蒙立刻轉身，依班痛苦地倒回地上；其他人也跟著轉身看見空地上站著十二個龍人，每個龍人的武器都已出鞘。

「所有出現在這里的陌生人都必須帶去接受龍騎將的盤問。」一個龍人喊道。「我們希望你們不要做無謂的抵抗。」

「應該沒有人知道這條通往斯拉莫瑞的路。」史東對著坦尼斯說，同時意味深長地看著吉爾賽那斯。「這句話是那個精靈說的！」

「我們不接受猛敏那的命令！」坦尼斯不理史東，大喊道。

「你們很快就會的！」開口的龍人揮了揮手，龍人們開始衝向前攻擊。

費資本站在樹林邊緣，從袋子里拿出一些東西，嘴里念念有詞。

「不要施火球術！」雷斯林抓住他的手臂嘶聲說。「你會把這里的每個人都炸上天去！」

「喔？是嗎？我猜你大概是對的。」老人失望地嘆口氣。「等一下，我想到個新的法術。」

「幫個忙，你只要待在這里找掩護就行了！」雷斯林命令道。「我要到我哥哥身邊去。」

「嗯，蛛網術怎樣？」老人思考著。

提卡拔出全新的劍，內心的情緒混合了興奮和恐懼。一個龍人衝向她，她用力揮出一劍，差龍人十萬八千里，卻差點削掉卡拉蒙的腦袋。他把提卡拉到身後，用劍身打倒龍人，在牠能夠站起身來之前，一腳踩斷牠的喉管。

「躲在我背後。」他對提卡說，接著看了看她手中仍然揮舞不停的短劍。「讓我再考慮看看好了。」卡拉蒙緊張地說，「到那邊的樹林里和金月、老法師會合。這才乖。」

「我不要！」提卡不屈服地說。「我會讓他知道的。」她喃喃地說，出汗的手掌握著劍柄。又有兩個龍人衝向卡拉蒙，但此刻他弟弟已經來到他身邊，兩人魔法和劍技配合得絲絲入扣，正準備要摧毀敵人。提卡知道自己只會礙手礙腳，更擔心雷斯林生氣。她打量著四周，看看是否有人需要她的幫助──史東和坦尼斯並肩作戰，吉爾賽那斯和佛林特兩人則構成一對可笑的搭檔，泰索何夫把胡帕克杖牢牢地插在地上，對著戰場下起一陣又一陣的石雨。金月站在樹下，和老法師一起，河風則守在她的身邊。老法師拿出一本魔法書，不停地一頁頁翻著。

「蛛網──蛛網──要怎麼施呢？」他喃喃道。

「啊啊啊！」提卡身後的吼叫聲幾乎讓她嚇得昏倒，她飛快地轉過身，一不小心把劍給弄掉了，而一個龍人正狂嘯著衝向她。提卡緊張得手足無措，雙手握緊盾牌用力打中龍人猙獰的臉。這個撞擊讓提卡的盾牌幾乎脫手，但也讓龍人倒在地上爬不起來。提卡撿起劍，厭惡地對準龍人的心窩刺下去。牠的屍體很快就變成石頭，卡住她的短劍。提卡試著將武器拔出來，但它卻緊緊地卡在石中。

「提卡，妳的左邊！」泰索何夫誇張地大喊。

提卡蹣跚地轉過身，看見另一個龍人。她揮舞著盾牌擋住牠的攻擊，開始用盾牌瘋狂地不斷搥打眼前的怪物，一次又一次，她知道已經殺死了怪物，但卻控制不住地繼續下去，直到她發覺有人抓住了她的手。她轉過身，高舉起沾滿血的盾牌，看見了卡拉蒙。

「沒事了！」壯碩的戰士安慰她。「結束了，提卡。牠們都死了。妳表現得很好，真的。」

提卡眨眨眼。有一陣子她認不出眼前這個人。然後她打了個寒顫，放下手中的盾牌。

「我的劍用得不好。」她說，開始因為方纔龍人衝向她的恐怖景象而顫抖。

卡拉蒙看見她顫抖的身影，便伸出手抱住她，撫摸著被汗溼透的紅捲髮。

「妳比我看過的許多男人，一羣有經驗的戰士，還要來得勇敢。」大漢用低沉的聲音說。

提卡抬頭凝視卡拉蒙的雙眼。她的恐懼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喜悅。她緊緊地抱住卡拉蒙，感覺到他強壯的肌肉，汗水混著皮革的味道更讓她興奮；提卡雙臂環繞著他，用力地親吻他，她熱烈的吻咬破卡拉蒙的嘴脣，血腥味混入她的口中。

卡拉蒙驚訝地感覺嘴脣的刺痛，和她柔軟的雙脣構成奇怪的對比，心中充滿了慾望。雖然他以前有過很多經驗；但他想要眼前這個女人，而這次跟以往都不同。他忘了身在何處，旁邊有些什麼人。他的思緒和血液有如沸騰了一般，他隨著這股衝動行事，用足以令人窒息的巨力緊抱著提卡，熱烈地回吻著。

他的擁抱對提卡來說是甜美的。她渴望讓這樣的疼痛包圍住自己，但同時，她又突然感覺到害怕；記起其他女侍說的有關男女之間的事，她開始慌亂。

卡拉蒙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把提卡抱起，腦中有個瘋狂的念頭，想要直接將她抱進樹林中，卻立即察覺到肩上有一隻冰冷熟悉的手。

大漢回頭看見弟弟，倒抽了一口氣，明白他的意思。他輕柔地把提卡放下來。她昏昏沉沉地睜開眼，看見雷斯林站在哥哥身邊，用他奇怪的眼睛打量著卡拉蒙。

提卡覺得臉頰發燙。她向後退，跨過地上龍人的屍體，撿起盾牌，開始狂奔。

卡拉蒙吞嚥著，清清喉嚨，試著要說什麼，但雷斯林只是厭惡地瞪著他，走回費資本身邊。卡拉蒙像個受傷的小動物般顫抖，嘆著氣走到史東、坦尼斯和吉爾賽那斯在跟依班講話的地方。

「沒事，我很好。」依班對他們保證。「我只是看見這些怪物時覺得有些頭暈罷了。你們真的和一個牧師同行？好極了，不過不需要浪費她的法力在我身上，只不過是擦傷。大部分都是其他人的血。我和同伴本來在追蹤這一羣龍人，突然被四十個以上的地精突襲。」

「只有你活下來。」吉爾賽那斯說。

「是的。」依班回應著精靈懷疑的眼光。「相信你也知道，我是個技巧高超的劍士。我殺了這些，」他指著四周的六個地精屍體，「然後因為牠們壓倒性的數量而倒下。其他人一定是以為我已經死了才會走掉──談夠了我的英雄事蹟，你們這些人也相當擅長作戰，你們要去哪里？」

「一個叫做斯拉──」卡拉蒙開口道，吉爾賽那斯打斷他的話。

「我們的目的地是個祕密。」吉爾賽那斯說。然後他試探性地問。「我們也需要一個高超的劍士。」

「只要你們和龍人作戰，我就一定會幫忙。」依班雀躍地說。他從一個地精的屍體下抽出背包，背上肩。

「我名叫依班．夏特史東。我是從蓋特威來的。你們也許聽過我的家族，」他說，「我們有最雄偉的大宅──」

「對了！」費資本大喊。「我想起來了！」

剎那間，整個天空飄滿了黏稠的蛛網。

一行人抵達一個圍繞著高山的平原，此時太陽正好落下。在眼前的高山間有座雄偉的帕克塔卡斯要塞，守衛著穿越山脈的通道。眾人由衷地讚嘆著。

提卡訝異地看著眼前高聳的兩座尖塔。「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巨大的建築！是誰建造的？他們一定是很強壯的人。」

「不是人類。」佛林特憂傷地說。矮人的鬍鬚在風中晃動著，「是精靈和矮人們合作的成果。很久很久以前，當年頭還很平靜的時候。」

「矮人說得沒錯。」吉爾賽那斯說。「很久以前，姬斯卡南離開心碎的父親和古老的家園西瓦那斯提。他和他的同胞來到了亞茍斯大帝在鬩牆戰爭後，所締結的『劍鞘合約』中允諾予他們的美麗森林。姬斯卡南死後，精靈們在奎靈那斯提居住了數不清的歲月。他最大的功績之一，就是建造了帕克塔卡斯要塞。聳立在矮人和精靈的國度之間，這是現今的克萊恩所不復得見的友好合作。而如今眼看這座要塞成了巨型的戰爭機器，我實在很感慨。」

正當吉爾賽那斯開口時，眾人看見帕克塔卡斯的巨大正門轟然一聲打開。一整隊的龍人、地精和大地精從里面走出來，淒厲的號角聲在羣山之間迴響，牠們的上空有著紅色的巨龍遨翔著。大夥藏身在樹叢中，雖然巨龍在這個距離無法發覺他們，但如此可怕的魄力還是讓他們不禁膽寒。

「他們向奎靈那斯提出兵了，」吉爾賽那斯急切地說。「我們得趕緊進去救出那些囚犯。這樣一來猛敏那就會被迫將軍隊撤回。」

「你們要進入帕克塔卡斯！」依班倒抽一口氣。

「是的。」吉爾賽那斯滿心不情願地應道，顯然後悔自己太多嘴。

「呼！」依班深深的吐出一口氣。「我敢說，你們真是有種！那麼，我們要怎麼進去呢？等大軍離開嗎？到時門口就只剩幾個守衛。我們可以輕鬆地解決他們，你說是吧？」他用手肘推推卡拉蒙。

「當然沒問題。」卡拉蒙微笑著說。

「我們的計劃不是這樣。」吉爾賽那斯冷冷地說。精靈指著旁邊一條通往山中的狹窄小徑，在逐漸暗淡的日光下顯得難以辨認。「我們要走這條路，我們要趁著夜色的掩護趕路。」

他站起來走開。坦尼斯趕上他。「你對這個依班知道多少？」半精靈回頭看著和提卡聊天的男子，用精靈語問道。

吉爾賽那斯聳聳肩。「他那時和那羣人類一起在峽谷中和我們並肩作戰。活著的人都死在索拉斯，我猜他也逃了出來，跟我一樣。」他說著，一邊斜眼看著坦尼斯。「他來自蓋特威，他的父親和祖父本來是那里的大商人。當他離開時，其他人告訴我，他的家族後來沒落，他就只好靠手上的劍來賺錢。」

「我猜也是這樣。」坦尼斯說。「他的衣服都很高檔，但恐怕穿了一段時間了。你帶他來是很正確的選擇。」

「因為我不敢把他留下來，」吉爾賽那斯壓低聲音說。「我們得有人看著他纔行。」

「好的。」坦尼斯閉上嘴。

「你大概在想，連我也需要特別留意，是吧？」吉爾賽那斯勉強控制自己的情緒。「我知道其他人怎麼說；尤其是那個騎士。但我對你發誓，坦尼斯，我不會背叛任何人！我只想要一樣東西！」精靈的眼眸在夜光中閃爍著。「我要殺了這個猛敏那。如果你看過他和他的龍是怎麼樣對待我的同胞！我寧願犧牲生命──」吉爾賽那斯突然住口。

「也不惜犧牲我們嗎？」坦尼斯問。

吉爾賽那斯轉過身，雙眸無情地打量著坦尼斯。「如果你堅持要知道的話，坦賽勒斯，你的生命不過是──」他彈彈手指，「但我的同胞就是我的一切。我現在只在乎這點。」他繼續走向前，史東趕了上來。

「坦尼斯，」他說。「老人說對了，有人跟蹤我們。」

【註】

１　鬩牆戰爭發生於大災變前二千一百九十二年到兩千一百四十年之間。西瓦那斯提的精靈終於無法忍受人類的不停擴張，決定要將他們徹底驅逐。人類十分英勇地抵抗，少數和人類通婚的精靈也加入了戰場，在名為姬斯卡南的精靈帶領下，西瓦那斯提西半部的精靈們加入了這場不公平的戰爭。

在同類相殘了五十多年之久後，雙方終於談和，並且導致了奎靈那斯提精靈自西瓦那斯提精靈中分裂出來，獨立出自己的國家來。

大災變前兩千零七十三年，亞茍斯的人類帝國和索巴丁的矮人以及精靈們簽訂了劍鞘合約，將索巴丁王國北邊的一大片森林交給幫助人類作戰的精靈。亞茍斯帝國同意暫停開採卡若理山脈的礦石，矮人們則同意放寬貿易的限制。

## ２─９更加可疑．斯拉莫瑞

狹窄的小徑緩慢地向上攀升，直達山腳下的一座樹林里。他們溯溪而上，夜晚的陰影開始籠罩大地。他們只走了短短的一段路，吉爾賽那斯就突然離開小徑，鑽入旁邊的樹叢中。每個人都停下腳步，滿腹狐疑地彼此相望。

「這太瘋狂了，」依班對坦尼斯低聲說。「這個山谷里面住著食人魔──不然你以為這條小徑是怎麼來的？」黑髮男子宛如老友般地握住坦尼斯的手臂，這讓坦尼斯十分惱怒。「我承認，我是新來的傢伙，你們根本沒理由相信我，但，你們對吉爾賽那斯又知道多少？」

「我對他──」坦尼斯開口說，但依班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

「我們當中有些人不相信碰上龍人大軍純屬意外──你應該懂我的意思。我和我的同袍們自從在蓋特威被伏擊後便一直躲在山里打遊擊。而上星期不知從哪冒出了這些精靈，他們告訴我們突襲龍騎將要塞的計劃，並且問我們要不要加入？我們說，當然沒問題！只要能給龍騎將一點顏色瞧瞧。」

「但我們愈走愈緊張，附近全都是龍人的足跡！精靈們似乎不太在意這種情形，吉爾賽那斯說這些足跡已經過了一段時間。當天晚上我們紮營，並且安排了哨兵。但一點用都沒有，只替我們在被龍人攻擊前爭取了大約二十秒鐘的時間；而且──」依班張望著，又站得靠近了些，「我們醒來後，抓起自己的武器作戰時，我聽見那些精靈沒命地大喊，好像是有人失蹤似的──你覺得他們喊的是誰？」

依班仔細地打量著坦尼斯。半精靈皺起眉，搖搖頭，對於這樣戲劇性的變化感到不能接受。

「吉爾賽那斯！」依班壓低聲音說。「他失蹤了！他們不斷地呼喚著他，也就是他們的頭子！」男子聳聳肩。「我不知道他後來出現了沒有，之後我就被俘虜了。他們把我帶到索拉斯，我從那里逃了出來。不論如何，要我跟著這個精靈，我需要再三考慮。他或許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釋他為何在龍人出現時碰巧消失，但──」

「我認識吉爾賽那斯很久了。」坦尼斯訕訕然地打斷他的話，但心中確實感到很困擾。

「當然。只是我覺得你有必要知道這件事。」依班同情地笑著。他拍拍坦尼斯的背，回去站在提卡身旁。

坦尼斯不用回頭便知道史東和卡拉蒙已經將每一句話聽進耳里，但卻始終沒有人開口。正當坦尼斯打算找機會和他們談談時，吉爾賽那斯突然從前方的樹叢中竄出來。

「不遠了，」精靈說。「前面的樹叢比較稀疏，走起路來簡單多了。」

「我想我們直接從大門進去好了。」依班說。

「我同意。」卡拉蒙說，一邊看著癱軟在樹下的弟弟。金月也累得臉色蒼白，連泰斯的頭都無力地垂下。

「我們今晚可以紮營，明天一大早再從正門進去。」史東建議。

「我們還是照原來的計劃，」坦尼斯突然說。「到了斯拉莫瑞再紮營。」

佛林特接著開口。「你不如直接去敲猛敏那的大門，史東．布萊特佈雷德，我想他會讓你進去的。坦尼斯，我們走。」矮人蹣跚地步下小徑。

「至少，」坦尼斯壓低嗓門對史東說，「這麼做或許可以甩掉我們的跟蹤者。」

「不管是人或是什麼東西，」史東回答。「他顯然對森林的特性十分清楚，這點我可以確定。每當我發覺背後有影子出現想回頭看個清楚時，就會突然消失。我曾想過要設個埋伏，可惜時間不允許。」

大夥終於慶幸走出了樹林，來到一個陡峭的巖壁前。吉爾賽那斯沿著巖壁走了幾百呎，手放在巖壁上東摸西摸。突然間，他停下腳步。

「我們到了。」他低聲道。將手伸進口袋里，掏出一個散放著迷濛黃光的寶石。手一寸寸地摸著巖壁，精靈找到了他一直在找的東西──那是花崗巖巖壁上的一個小凹槽。他把寶石鑲嵌進去，誦起了古老的咒文，並且做著奇怪的手勢。

「真讓人驚訝，」費資本耳語道。「我沒想到他也是同道中人。」他對雷斯林說。

「不過是個模仿者罷了。」法師回答。雖然他虛弱地倚著瑪濟斯法杖，但他還是聚精會神地看著。

一片巨石突然一聲不發地自巖壁緩緩移到一旁。眾人都感覺到里頭衝出一股潮溼、陰冷的空氣，不禁被逼退了一步。

「里面有什麼？」卡拉蒙狐疑地問。

「我不知道里面現在有些什麼，」吉爾賽那斯回答。「我從來沒進去過。我是從我族的傳說中得知此處的。」

「好吧！」卡拉蒙皺眉道。「『以前』里面有些什麼？」

吉爾賽那斯沉默了片刻，然後說，「這里曾經是姬斯卡南的陵寢。」

「這下可更陰森了。」佛林特嘟噥著往里面瞧。「先讓法師進去吧！這樣他就可以警告里面的人說我們來了。」

「把矮人丟進去算了，」雷斯林回嘴道。「反正他們本來就習慣居住在陰暗潮溼的洞穴里。」

「你說的是高山矮人！」佛林特說，他氣得連鬍子都在發抖。「丘陵矮人已經有很久沒居住在索巴丁的地底王國了。」

「那是因為你們被趕了出來！」雷斯林啞著嗓子說。

「你們兩個都給我閉嘴！」坦尼斯忍無可忍地說。「雷斯林，你覺得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的嗎？」

「邪惡，非常強大的邪惡力量。」法師回答。

「但我也同時感覺到里面有股強大的神聖力量。」費資本出乎意料地說。「里面的精靈們還沒完全被遺忘，雖然有股新的惡勢力侵入了他們的地盤。」

「這太離譜了！」依班大喊。噪音在山谷里迴響著，每個人都警覺地回頭看向他。「抱歉，」他說，同時壓低聲音。「但我不敢相信你們這夥人真的打算要進去！就算不是法師也可以看出洞穴里潛伏著難以想像的危機。我就可以感覺得到！還是從前門進去吧！」他要求道。「當然，那里還是會有一兩個守衛，但比起黑暗中的邪惡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他說的有道理，坦尼斯，」卡拉蒙說。「我們無法和死靈作戰。這點教訓，我們在闇黑森林時便見識到了。」

「這是唯一的路！」吉爾賽那斯憤怒地說。「如果你們真是這種懦夫──」

「小心和懦弱是有差別的，吉爾賽那斯。」坦尼斯說，他的聲音平穩而冷靜。半精靈想了片刻。「我們是有機會先幹掉前門的守衛，但是牠們鐵定能提前警告其他人。我想我們至少應該先進去探一探。佛林特，你帶路；雷斯林，我們需要你的照明。」

「施拉克！」法師柔聲說，他手杖上的水晶球開始發光。他和佛林特一同走進洞穴中，其他人緊跟在後。他們進入的隧道顯然已經有一段歷史，但究竟是人工開挖或是自然形成則無從分辨。

「我們的跟蹤者呢？」史東壓低聲音問。「要讓入口開著嗎？」

「設個陷阱。」坦尼斯低聲同意。「吉爾賽那斯，留道小縫，足夠讓跟蹤的人繼續跟進來即可，不要明顯到讓他發覺這是個圈套。」

吉爾賽那斯拿出寶石，嵌進大門這一邊的凹槽中，說了幾句話，大石便悄悄地移回原位；等到開口剩下幾寸時，他抽出寶石，大石戛然而止。騎士、精靈和半精靈隨著眾人一起進入斯拉莫瑞。

「這里地上有很多灰，」雷斯林邊咳邊說，「但至少此處的洞穴地上沒有足跡。」

「大概再走一百二十呎後，有條岔路。」佛林特跟著說。「我們在那頭發現了一些腳印，但看不出是什麼東西的足跡。看來既不是龍人也不是地精，況且也不是朝著這個方向走。法師說右方的路上瀰漫邪惡的氣味。」

「我們今晚就在這里紮營，」坦尼斯說，「就在靠近入口處。我們會派出加倍的人手來守夜。一個守在門口，一個守在走廊那頭。史東，你和卡拉蒙值第一班哨，接著是吉爾賽那斯和我、依班和河風、佛林特和泰斯。」

「還有我，」提卡強打精神地說，她以前從來就不曾像現在這麼疲倦過。「我也要守夜。」

坦尼斯很慶幸昏暗的光線讓眾人看不到他臉上的笑意。「很好，」他說。「妳和佛林特、泰斯一起。」

「好的！」提卡回答。她打開背包，鋪好一條毯子，很清楚卡拉蒙正看著她，同時注意到依班也正盯著她；她不在乎，她早就習慣了男士們對她投以欣賞的眼光。依班比卡拉蒙還要來得英俊，當然也比戰士來得更聰明，更迷人；但卡拉蒙摟著她的記憶仍讓她不由自主地顫抖。她硬是將這事逐出腦海，試著躺得更舒服些。鎖子甲觸覺很冰冷，隔著襯衣還會有點刺痛。但她發現大家都沒卸下鎧甲。況且，現在就算穿著整套的鎧甲，她也照樣能呼呼大睡。她入睡前所記得的最後一件事，便是喃喃感謝此刻不是和卡拉蒙獨處。

金月注意到戰士的雙眼盯著提卡不放。她和河風耳語了幾句，後者笑著點點頭；她離開河風，走向卡拉蒙。她碰碰他的手臂，把他拉到走廊陰暗的角落去。

「坦尼斯說你有個姊姊。」她開口道。

「是的，」卡拉蒙有些意外地回答。「奇蒂拉，雖然她只是我同母異父的姊姊。」

金月微笑著輕柔地把手放到卡拉蒙的臂上。「待會兒就當我是你的姊姊聊聊吧！」

卡拉蒙微笑起來。「不，妳當不成她的，奎蘇族的女士。奇蒂拉曾教過我所有我曾聽過的髒話，還包括幾種我從沒聽過的；她教我如何在大庭廣眾下光明正大地以劍相搏，但也教我如何趁裁判不注意時偷襲男人的下體。不，女士，妳和我姊姊完全不同。」

金月睜大了眼，訝異坦尼斯竟然會喜歡這樣的女人。「但我以為她和坦尼斯，我是說他們──」

卡拉蒙眨眨眼，「他們當然有！」他說。

金月深吸一口氣。她並未打算扯到這個話題，幸好最後還是回到了原先的正題上。「就某方面來看，這也是我要和你談談的原因──只不過是和提卡有關。」

「提卡？」卡拉蒙臉開始紅了起來。「她是個大女孩，我看不出來這和妳有什麼關係。」

「她是個『女孩』，卡拉蒙，」金月溫柔地說。「你還不明白嗎？」

卡拉蒙臉上一片茫然，他知道提卡是個女孩，但金月是什麼意思？然後他突然明白，發出了抱怨聲。「哦不，她該不會──」

「是的。」金月嘆口氣。「她是。她從來沒跟過任何男人──當我們在樹林里穿戴盔甲時，她曾對我說她很害怕，卡拉蒙。她聽過很多故事，別逼她太緊。因為她急著想得到你的肯定，甚至可能不顧一切討好你。但請別趁機做出會令她懊悔終生的事來。如果你真的喜歡她，時間會慢慢證明，並且讓那一刻更加甜美。」

「我猜妳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吧？嗯？」卡拉蒙看著金月說。

「是的，」她柔聲說，眼光投向河風。「我們等了很久，有時真的很難熬。但我族的律法是很嚴苛的。不過那也不重要了，」她低聲說，與其說是告訴卡拉蒙，不如說是自言自語。「因為我們是僅存的最後兩人了。但，就某種方面來說，這也突顯出這一點的重要性。一旦我們彼此許下諾言，我們便會如夫妻般共枕而眠。但在那之前，我們絕不會這樣做。」

「我明白。謝謝妳特地提醒我這件事。」卡拉蒙笨拙地輕拍金月的肩膀道，回到自己的崗位上。

夜慢慢過去，他們的跟蹤者並沒有現身。換哨時，坦尼斯和吉爾賽那斯大略討論了依班所說的話，但只得到了一些讓人不甚滿意的結論。

是的，那男人說的都是實話。他當時的確不在，他跑去說服督伊德教徒加入他們的行列。他一聽見砍殺聲便立刻趕回來，他便是那時頭上捱了一記。他以低沉、哀傷的嗓音對坦尼斯訴說這些故事。

晨光射進門口，一行人也睡眼惺忪地醒來。匆忙用過早餐後，他們收拾物品，走進斯拉莫瑞幽暗的通道中。

來到岔路口後，他們檢查了左右兩個方向。河風蹲下身檢查這些足跡，然後一臉迷惑地站起來。

「這是人類的腳印，」他說，「但又不完全是。這里還有很多動物的腳印，大概是老鼠。矮人說的對，我沒有看到任何龍人或地精的腳印。但怪的是，動物的足跡只到這個岔路口為止，牠們並未走向右邊的通道，其餘的奇怪足跡則反而不向左走。」

「那麼，我們該走哪個方向呢？」坦尼斯問。

「我說我們那邊都別走！」依班說。「入口還開著，我們回頭還來得及。」

「形勢容不得我們回頭。」坦尼斯冷冷地說。「我或許可以放你獨自離去，只是──」

「只是你們不相信我。」依班替坦尼斯把話說完。「我不怪你，半精靈坦尼斯。好吧，我既然說過我會幫忙，我就會幫到底。哪條路？左邊還是右邊？」

「邪惡從右邊來。」雷斯林嘶啞地說。

「吉爾賽那斯？」坦尼斯問道。「你知道我們在哪里嗎？」

「不知道，坦賽勒斯。」精靈回答。「傳說中帕克塔卡斯有許多通往斯拉莫瑞的路，但每一條都是密道。只有精靈牧師可以下來這里向死者致敬，所以每條路都一樣好。」

「或者是一樣糟。」泰索何夫低聲對提卡說。她嚇了一跳後，又悄悄靠近了卡拉蒙一點。

「我們走左邊，」坦尼斯說，「因為雷斯林覺得右邊不妥。」

大夥藉著雷斯林瑪濟斯法杖的光芒，在黑暗潮溼的洞穴中又走了幾百呎，最後來到一面古老的石牆前，牆中間有個大洞，只見牆內一片黑暗。雷斯林的法杖只能照出牆內大廳的大致輪廓。

戰士們先行進入，保護著高舉法杖的法師。這座巨大的廳堂過去想必十分輝煌，但如今已破落衰敗，過去的榮光此刻反而益顯諷刺。兩側原有一排七根的柱子，只是有些已經碎落在地上；遠方的牆壁倒塌了一部分，正是大災變所留下來的痕跡。房間的最後則有著兩扇銅門。

雷斯林向前走時，其他人便拔劍分散開來。突然間，站在大廳前半部的卡拉蒙低叫了一聲，法師快步跑向前，將法杖照向他所指著的地方。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巨大的王座，用整塊花崗巖雕刻而成。兩座巨大的石像隨侍在王座兩側，了無神采的雙眼凝視著前方。王座並不空曠，上面坐著一個似乎是名男性的枯骨，但沒人看得出枯骨所屬的種族，死亡看來是公平的。枯骨披著袍子，雖然破敗得不成樣子，但仍可看出原有的尊貴；一件披風蓋著白森森的肩膀，皇冠戴在無肉的骷髏上，已成白骨的手優雅地放在一柄入鞘的劍上。

吉爾賽那斯跪了下來。「姬斯卡南，」他壓低聲音說。「我們正站在他的墓穴中。此情此景，自從精靈牧師消失之後便不復見了。」

坦尼斯愣愣地看著王座，直到被莫名的情緒所征服，半精靈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Fealan thalos, Im murquanethi, Sai Kith-Kananoth, Murtari Larion！」他喃喃念著用以歌頌精靈族最偉大之王者的禱文。

「多美的劍啊！」泰索何夫說著，尖銳的聲音打破了沉默。坦尼斯一臉嚴肅地盯著他。「我沒有要拿它啦！」坎德人一臉受傷似地抗議著，「我只不過說說而已，就當我開個玩笑。」

坦尼斯站起身，沉著臉對坎德人說了聲「別碰它。」，便開始探索整個房間。

泰斯湊近些去檢查這把劍，雷斯林跟在他身後。法師開始喃喃念道︰「沙朗．科瑞拉斯．伊司．哈康！」瘦削的手有如畫圓般繞著劍打轉。劍身逐漸發出微弱的紅光。雷斯林露出微笑，嘶聲道︰「上頭果然有附著法術。」（註１）

泰斯驚訝地問，「好的還是壞的？」

「我不清楚。」法師低聲道，「不過既然它已經附在這柄劍上這麼久，換作是我絕對不會貿然地去碰它！」

他轉身離開，留下泰斯暗自苦惱著要不要違背坦尼斯的命令，冒著被變成某種怪東西的危險──

正當坎德人不斷與自己的慾望掙扎時，其他人正努力地尋找著祕密通道。佛林特告訴他們矮人所造密道會有的特徵，希望能幫上忙。吉爾賽那斯走向姬斯卡南王座的另一側，兩扇銅門矗立的地方。其中一扇門上有著帕克塔卡斯的簡圖，同時微微地開啟。他和雷斯林一同藉著微弱的光線研究這張地圖。

卡拉蒙最後又瞥了早已死去的國王枯骨一眼，加入搜尋密道的陣容。最後佛林特大喊，「泰索何夫，你這個爛人，現在可是你發揮本領的時候了，你老是吹噓你是如何發現失蹤數百年的密門，然後找到寶石什麼的，現在就露一手來瞧瞧吧！」

「你說的沒錯，就是類似這樣的地點。」泰斯說著，很快地便將原先對寶劍的興趣拋諸腦後，連忙跑去幫忙，突然間，他停下腳步。

「怎麼回事？」他凝神聽著四周。

「什麼怎麼回事？」佛林特心不在焉地在牆上摸索著。

「我好像聽到有搔爬的聲音。」坎德人露出疑惑的表情，「就從這些門的方向傳過來的。」

坦尼斯抬起頭，從很早以前他就學到了教訓──不要小看泰索何夫的聽力。他走向門邊，吉爾賽那斯和雷斯林正專心地研究大門上的地圖。突然間，雷斯林往後退了一步。惡臭的氣味從門縫湧入，現在每個人都可以聽見擠壓和搔爬的聲音。

「關上門！」雷斯林連忙說著。

「卡拉蒙！」坦尼斯大喊，「史東！」兩人飛快地和依班朝著銅門跑來。眾人都用力推著銅門。突然間，所有人都被震開，巨大的銅門撞上牆壁，發出了空洞的巨響。一隻怪物從門縫擠進大廳之中。

「保佑我們，米莎凱！」金月不由自主地貼著牆，口中念著女神的名字。怪物的龐大身軀順利地擠進門內。他們所聽見的擠壓聲，是牠腫大的軀體與地板摩擦所發出來的。

「一隻蛞蝓！」泰斯喊著，跑上前探查這隻怪物。「但看看牠的大小！你們想牠是怎麼喫成這麼大的？不知道牠都喫些什麼──」（註２）

「就是喫我們，你這個笨蛋！」佛林特大喊著將泰斯撲倒在地，正好閃過蛞蝓所吐出來的唾液。牠的眼睛位於頭上觸鬚的頂端，無法看見任何東西；但牠本來也不需要眼睛，黑暗中的蛞蝓可以藉由氣味和直覺來捕食老鼠。如今，牠發現了更多生物，牠立即朝人羣聚集之處吐出了具有痲痹效果的唾液。

這些致命的液體碰巧錯失滾離射程的矮人與坎德人；史東和卡拉蒙衝向前去，然而卡拉蒙的武器甚至無法穿透那層厚重而有彈性的外皮。史東的雙手巨劍砍了進去，蛞蝓喫痛得向後退去。牠將頭轉向騎士，坦尼斯則奮力衝向前──

「坦賽勒斯！」

這一聲尖叫讓坦尼斯分了心，他停下身來，回頭驚訝地看著大廳的入口。

「羅拉娜！」

就在此時，蛞蝓察覺到了半精靈，於是對準他吐出具腐蝕性的液體。唾液擊中他的劍，金屬開始嘶嘶地冒煙，在他手中整個溶解。灼熱的液體噴上他的手臂，撕裂著他的肌肉。坦尼斯蹲下身，痛苦地大喊。

「坦賽勒斯！」羅拉娜又喊了一聲，朝他奔去。

「阻止她！」坦尼斯強忍著痛喊道，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滾，使劍的手已是一片焦黑，使不上半點力。

蛞蝓發現自己擊中了目標，便拖著巨大的灰色軀體穿過大門，蠕蠕向前。金月驚慌地看著蛞蝓，飛快地奔向坦尼斯，河風在一旁保護著他們兩人。

「快跑！」坦尼斯咬牙說著。

金月牽起他受傷的手，向女神禱告；河風對著蛞蝓射出一箭，箭射中了牠的頸部，卻沒有造成什麼傷害，反而引來牠的注意。

半精靈看見金月抓住他的手，但疼痛依舊。不過一段時間後，痛苦感逐漸消退，手臂又重新恢復了感覺。他對金月露出笑容，對她的醫療神力感到佩服，重新又抬起頭觀察戰況。

其餘的人奮不顧身地攻擊巨大蛞蝓，希望能夠將牠的注意力從坦尼斯身上移開，但是他們的攻擊有如打在毫無著力點的橡皮牆上。

坦尼斯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手雖然醫好了，但劍卻成了一塊報廢的金屬。除了身上的長弓之外，他沒有其他的武器，他向後退，把金月拉開，閃避著衝進房間的巨大蛞蝓。

雷斯林跑到費資本的身邊，「老先生，該是施展火球術的時候了！」他喘息著說。

「是嗎？」費資本一臉高興的模樣，「那好！不過，怎麼做呢？」

「你忘了？」雷斯林差點叫出來，隨即拉著老人閃過蛞蝓再次吐出的灼熱唾液。

「我記得──讓我想想。」費資本專注地皺起眉來。「難道你不行嗎？」

「我還辦不到，老先生！這道法術我還無法施展！」雷斯林閉上眼，開始專注地準備施展他所知的技巧。

「後退！離開這里！」坦尼斯喊著。他用盡全力以身體護住泰斯和羅拉娜，趁隙伸手取出弓箭。

「牠還是會追著我們的！」史東喊著，再次將長劍刺穿牠的身體。但他和卡拉蒙的行為只是更加激怒了怪物而已。

突然間，雷斯林舉起雙手，「卡莉斯．卡蘭，託巴力斯──卡！」他喊著，火焰的飛鏢從他的手中射出，擊中怪物的前額（註３）。蛞蝓緩慢地抬起頭，顯然十分疼痛，但卻仍執意進行牠的捕獵行動。突然間，牠感覺到前方有獵物向前衝，坦尼斯正試圖全力保護羅拉娜和金月。傷口的疼痛和血腥的味道讓牠以讓人難以置信的速度衝向前。坦尼斯的箭被牠堅硬的外皮所彈開，怪物張著血盆大口，繼續衝向他。半精靈拋去手上無用的弓，踉蹌地後退，踏上了姬斯卡南王座前的階梯。

「躲到後面去！」他喊著，試著在兩人找到掩護之前引開蛞蝓的注意力。他伸出手，盲目地亂抓，希望能夠摸到塊石頭，或是任何可以丟的東西；然後，他抓住了一把劍的劍柄。

坦尼斯吃了一驚地甩開那把劍，金屬冰冷到幾乎讓他凍傷。刀鋒在雷斯林瑪濟斯法杖的光芒下閃耀著。但，沒時間分心了。坦尼斯對著衝來的蛞蝓刺出一劍。

「快跑！」坦尼斯邊喊邊抓住羅拉娜的手，將她推向前，打算趁其他人逃走時獨自斷後。但蛞蝓的食慾突然消失了，牠慘然地轉過身，退回牠的巢穴，身上的傷口滲著清澈、黏稠的液體。

眾人紛紛擠進通道中，暫時停下來喘口氣。雷斯林倚著哥哥喘息著，坦尼斯回頭看了一眼。

「泰索何夫呢？」他喪氣地問著。回頭打算再進入大廳，卻差點一腳踩在坎德人身上。

「我幫你把劍鞘帶來了。」泰斯拿起劍鞘說，「你可以把劍收進去。」

「大家回通道去。」坦尼斯堅決地說著，拒絕其他人的問題。

到了岔路口，每個人都坐在滿是灰塵的地板上。坦尼斯對精靈女子問，「妳跑來這里做什麼啊？羅拉娜，奎靈那斯提發生了什麼事嗎？」

「沒事。」羅拉娜答道，身體仍因剛剛和蛞蝓的遭遇而發抖。「我──我──我就是來了嘛！」

「那麼妳馬上給我回去！」吉爾賽那斯憤怒地大喊，抓住羅拉娜，她掙開他的手。

「我纔不要回去！」她著急地說著。「我要跟著你、坦尼斯和其他人一起走。」

「妳太過份了！羅拉娜。」坦尼斯爆發了。「我們不是去野餐，這也不是什麼好玩的事，妳也看見，我們差點連命都丟了！」

「坦賽勒斯，這我明白。」羅拉娜發抖地哀求。「你不也曾說我總有一天，得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冒生命的危險。我就是那個跟蹤你們的人。」

「妳說不定會被殺──」吉爾賽那斯開口。

「但我沒有！」羅拉娜大喊著。「我從小就接受戰士的訓練，每個精靈女子都有，我們也曾和男人並肩作戰，拯救我們的家園。」

「那根本算不上是正式的訓練──」坦尼斯憤怒地開口。

「可是我跟蹤了你們，不是嗎？」羅拉娜咄咄逼人地說著，然後看著史東。「技巧不錯吧？」她問騎士。

「的確。」他承認。

「但，這也不表示──」

雷斯林打斷他們的話，「我們快沒時間了。」法師嘶啞地說。「如果沒必要，我可不想在這個潮溼的地方多待片刻。」他幾乎是喘息著在說話。「這個女孩看來下定了決心。我們抽不出人手陪她回去，相同地，我們也不放心她自己回去。她說不定會被俘虜，並且洩漏我們的計劃。我們非帶她走不可。」

坦尼斯瞪著法師，打從心底痛恨他那冷酷而正確的邏輯。半精靈站起身，將羅拉娜也拉了起來。他幾乎也開始恨起她來，他明白為什麼；只因她的出現，會讓原本就艱難的任務變得更加棘手。

「妳得靠自己了。」他輕聲對她說，其他人則開始收拾東西。「我不能老待在妳身邊保護妳，吉爾賽那斯也是。妳就像個被寵壞的小孩，我告訴過妳，妳最好趕快長大。現在，如果妳再不成熟點，不但會害死妳自己，說不定連我們也會被拖下水！」

「我很抱歉，坦賽勒斯。」羅拉娜避開他憤怒的眼光說。「但我不想再失去你，我愛你。」她的雙脣緊抿，柔聲道，「我會讓你感到驕傲的。」

坦尼斯轉身走開。瞥見了卡拉蒙的微笑，也聽見提卡的竊笑聲。他紅著臉，沒理會他們，逕自走向史東和吉爾賽那斯。

「看來我們終究還是隻能選擇走右手邊的通道，不管雷斯林的預感對不對。」他繫上新的腰帶和劍鞘，同時注意到雷斯林的眼光一直打量著這把武器。

「又怎麼了？」他惱怒地問。

「這把劍上有魔法。」雷斯林溫和地說著，咳個不停。「你是怎麼拿到的？」

坦尼斯呆了半晌。他凝視著刀鋒，彷彿它會變成蛇一樣。他蹙起眉，試圖回想起來。「當時我接近精靈王的屍體，想找些可以丟向蛞蝓的東西，接著，不過一剎那間，這柄劍便落入我手中。它被某人從劍鞘里給抽了出來，然後──」坦尼斯停下來，喫力地吞了吞口水。

「怎麼樣？」雷斯林逼問著，眼神中閃著渴望。

「是他把劍賜給了我。」（註４）坦尼斯柔聲道。「我想起來了，他的手曾碰到我。是他把劍抽出鞘的。」

「他是誰？」吉爾賽那斯問，「當時並沒有人靠近那邊。」

「是姬斯卡南──」

【註】

１　雷斯林用來檢驗寶劍的法術是「偵測魔法」（Detect Magic），這個法術可以讓施術者觀看魔法能量所散發出來的光芒。這個光芒會隨著能量的大小而變強或變弱，薄弱的牆壁或是木板並沒有辦法阻擋這樣的光芒；但是如果附近有特殊的能量或是物品，將有可能幹擾這個魔法的效果。

２　巨蛞蝓──這些巨大的雜食生物是花園里面蛞蝓的突變種。牠常常會出現在陰暗潮溼的環境中，巨大、發達的口器讓牠可以嚼食任何的東西。牠的身體柔軟無骨，因此可以穿過大小極不相稱的洞穴或是走道，而牠們柔軟的身體也讓重擊性武器或是魔法沒有辦法對牠們造成傷害。只有銳利的武器纔能夠傷害牠們。牠們最要命的攻擊是從口中吐出兼具痲痹效用的強酸，致命的弱點則是和牠們突變之前一樣，害怕鹽。

３　雷斯林用來攻擊巨型蛞蝓的法術是「魔彈噴射」（Magic Missile），這個一級的法術可以由法師的意志來導引，擊中指定的目標（當然，法師得要看得見這個目標纔行），魔彈的數量會隨著法師的等級提升而增加。一般的物品不會受到這個魔法的破壞。

４　這柄威力強大的神劍是斬龍劍，屬於古老精靈英雄的寶劍。這是在第二次巨龍戰爭時在西瓦那斯提鑄造的。這柄劍自此一直留在精靈皇室中，直到姬斯卡南帶領著同胞前往奎靈那斯提為止。在離開斯拉莫瑞後，坦尼斯不會記得如何獲得這柄神劍。他稍後也會在非常危險的狀況下發現這柄神劍的另一個祕密。

## ２─１０皇家衛士．鐵鍊之室

或許只是幻覺，但每當他們愈走進這條走廊，就愈覺得空氣更加陰冷。不用矮人說，他們也知道，這種情形在恆溫的洞穴里顯得極不尋常。他們走到另一處岔路，但是沒人想向左走，大家都怕回到剛剛的大廳，遇見已經受傷的蛞蝓。

「精靈害我們差點被蛞蝓給殺了。」依班指控道，「不知道這里會有什麼等著我們？」

沒有人回答。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雷斯林之前警告的邪惡氣息；他們的步伐慢了下來，全是因為周圍有這麼多人，他們纔有動力繼續前進。羅拉娜心中的恐懼讓她幾乎動彈不得，她貼著牆，喫力地走著。她盼望坦尼斯此刻能夠安慰她、保護她，就像小時候一同面對幻想的敵人一樣，但他與她的兄長走在隊伍的最前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要處理。就在這一刻，羅拉娜決定寧死也不求他們幫忙。她突然意識到，方纔她所表示的要讓坦尼斯感到驕傲的話是認真的！她硬是把自己推離牆壁，咬緊牙關繼續向前。

通道突然到了盡頭。石牆上面被打穿了個大洞，底下盡是碎裂的石塊和鵝卵石。龐大的邪惡氣息由黑暗的洞口向外流瀉，像是隱形的手指般輕撫每個人的肌膚。大夥都停下腳步，即使是毫無畏懼的坎德人都不願意貿然前進。

「我並不是害怕，」泰斯低聲對佛林特坦承，「不過我寧願到別的地方去。」

寂靜逐漸沉重起來。每個人都清楚地聽見自己的心跳和其他人的呼吸聲。法師的手杖隨著他的手開始微微顫抖，光線也隨之明滅不定。

「我們不能永遠待在這里。」依班嘶啞地說。「讓精靈先進去，誰叫他帶我們到這里來的！」

「我會的！」吉爾賽那斯回答，「但我需要照明。」

「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碰瑪濟斯法杖。」雷斯林啞著嗓子說道，接著又不情願地補充一句，「我跟你去。」

「小雷──」卡拉蒙剛要說話，但他弟弟冷冷地看著他。

「我也跟著去好了。」大漢低聲自語道。

「不可以！」坦尼斯說。「你留在這邊保護其他人，吉爾賽那斯、雷斯林和我三個人去就好了。」

吉爾賽那斯進了洞口，雷斯林尾隨在後，半精靈則小心地扶著法師。光芒映亮了一個狹窄的空間，卻看不到盡頭。兩邊則是成排的巨大石門，門上有著直釘進石牆中的金屬門樞。雷斯林高舉著手杖，照亮這座廳堂，每個人都感覺到邪惡之氣集中在這里。

「門上刻著什麼東西？」坦尼斯喃喃說著。法杖的光芒照著這些雕刻，讓它們看來更為陰森。

吉爾賽那斯直愣愣地盯視著雕刻，「皇家的紋章！」他低聲說著。

「那表示什麼？」坦尼斯問，精靈的恐懼彷彿也感染了他。

「這里是皇家衛士的墓穴。」吉爾賽那斯低聲道。「據說他們即使死後也堅守著自己的崗位。」

「這些傳說是真的囉！」雷斯林緊抓住坦尼斯的手臂。隨即，坦尼斯聽見沉重石門開合的聲音，以及生鏽門樞轉動的聲音。他轉過頭去，竟看見一扇扇的石門全都開啟了！整個走廊溫度驟降，坦尼斯覺得自己的手指都被凍僵了。而門後，開始有身影在移動。

「皇家衛士！那些足跡就是它們留下的！」雷斯林幾近崩潰地說。「是人，卻又不像人。我們無路可逃了！」說完，他更加緊緊地抓住坦尼斯。「它們不像闇黑森林的靈體生物，他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摧毀那些膽敢褻瀆國王安眠的入侵者！」

「我們非試不可！」坦尼斯撥開法師緊握的手，踉蹌地後退，卻發現入口已經被兩個人給堵住了。

「快退回去！」坦尼斯吃了一驚道。「快跑！這是誰──費資本！不可以，你這個老瘋子！我們得趕快跑！這些死靈衛士──」

「喔！冷靜下來。」老人喃喃道。「年輕人就是愛緊張。」他轉身協助另一個人走進來。那是金月，她的頭髮反射著光芒。

「沒關係，坦尼斯。」她柔聲說。「你看！」她將披風拉開，她身上所佩戴的護身符開始發出藍光。「費資本說它們會讓我們通過的，坦尼斯，只要讓它們看到這個護身符──他剛才話還沒說完，護身符便開始發出了光！」

「不可以！」坦尼斯打算強迫她退回去，但費資本瘦弱的手指戳了戳他的肩膀。

「你是個好人，半精靈坦尼斯。」老法師緩緩地說著，「但你太愛擔心了。放輕鬆點，讓我們把這些衛士請回永恆的睡眠中。把其他人帶過來，好嗎？」

坦尼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金月、費資本及河風走過去時，他忍不住往後退了一步。他們當著坦尼斯的面，緩慢地走過兩列大開的石門；他們經過後，門後的一切動靜都停了下來。即使在這個距離，坦尼斯還是感覺得到邪惡的氣息正慢慢地消散。

其餘人鑽入洞口爬進來後，他只能以聳肩來回答他們的疑惑。羅拉娜進來時一言不發，他扶著她時，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她冰冷的手，況且她的脣上還有著血痕。坦尼斯頓悟她一定是緊咬著嘴脣，不讓自己尖叫出來。坦尼斯內疚地想說些話來哄哄她，但她卻高高地抬起頭，故意正眼也不瞧他一下。

其他人匆忙地跟在金月後頭跑，但泰斯卻停下來窺探著其中一座墓穴。他看見一個穿著破爛盔甲的高大身影躺在一具石棺中，化成枯骨的手緊握著他身上的長劍。泰斯好奇地看著皇家紋章，試著要念出上面的字來。

「Sothi Nuinqua Tsalaroth！」坦尼斯站在坎德人背後念著。

「這話是什麼意思？」泰斯問。

「死後依舊忠誠。」坦尼斯沉聲低語。

在墓穴的西邊，他們看見一對巨大的銅門。金月輕易地推開門，帶著眾人走向通往另一座大殿的迴廊。他們在大殿里所碰到唯一的麻煩，是如何說服矮人走出來。這一整座大殿是整個斯拉莫瑞里唯一逃過大災變而毫髮無傷的房間；佛林特不厭其煩地向所有肯聽的人解釋──它的祕訣在於矮人高超的建築技術，特別是支撐大殿的二十三根柱子。

唯一的出路是大殿盡頭另外兩扇相同的銅門，通往西邊。佛林特硬是將自己從柱子旁挪開，仔細檢查每一道門，嘴里嘟囔著不知兩個門各自通往何處，或是有些什麼東西。經過一陣短暫的討論之後，坦尼斯決定走右手邊的那扇門。

這扇門引領著他們走了大約三十呎的路，隨後便遇見另一扇單邊的銅門。這扇門看來是鎖著的；卡拉蒙撞過、敲過、撬過，卻一點用也沒有。

「沒辦法，」大漢抱怨。「一動也不動。」

佛林特觀察了卡拉蒙一陣子，接著走向前去檢查了門，他隨即嗤之以鼻地說，「這是個假門嘛！」

「看起來像真的呀！」卡拉蒙說，懷疑地看著這扇門，「連門樞都有耶！」

「當然有！」佛林特不屑地說。「假門又不是設計來讓人一眼看穿用的，這種常識連溪谷矮人都知道。」

「所以這條路是死路！」依班不耐煩地說。

「退後！」雷斯林低聲說，小心翼翼地將手杖貼近牆。他將雙手放在門上，只以指尖觸碰門，然後念道，「凱沙蘭．帕克裏歐！」一陣橘色的閃光出現，但並非從門，而是從牆上發出來的！

「快走！」雷斯林把哥哥往後一拉，整面牆連著銅門一起開始閃爍。

「快點，得在它關閉前過去！」坦尼斯說，每個人都快速地衝進去，卡拉蒙扶住腳步踉蹌的雷斯林。

「你還好吧？」當牆壁轟然關上後，卡拉蒙問道。

「還好，這種無力感總會消失的，」雷斯林低聲說。「這是我頭一回施展費斯坦但提勒斯法術書中的法術。這道開啟術確實有效，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喫力。」

這道門又再領著他們直直往西走了四十呎，忽而彎向南、忽而彎向東、隨後又向南──到了盡頭，又被另一扇門擋住。

雷斯林搖搖頭，「法術只能施展一次。我的腦中完全一片空白了。」

「火球術可以打開這扇門。」費資本說。「我想我應該記得這個法術──」

「不要，老先生！」坦尼斯急忙說︰「在這麼窄的走廊里施展，會把我們都烤熟的。泰斯──」

坎德人靠近門，用力推了推。「討厭，門開了。」他很失望沒機會開鎖。他往里面瞧。「又是另外一個房間。」

眾人小心地進去，雷斯林用法杖的光芒照亮整個房間。房間是正圓形的，直徑大約一百呎。他們正對面，也就是正南方的地方又有一扇門。房間的正中央則是──

「一根彎曲的柱子！」泰斯咯咯笑道。「你看哪！佛林特，矮人作了根彎曲的柱子！」

「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一定有很好的理由。」矮人推開坎德人，走上前去仔細觀察那根高細的柱子。它的確是歪斜的。

「嗯──」佛林特陷入沉思。突然──

「你這個笨蛋，這纔不是柱子！」佛林特突然叫道，「這是條巨大的鐵鍊！看，它是掛在地上一個鉤子上面。」

「那麼我們是在鐵鍊之室囉！」吉爾賽那斯興奮地說著。「這里就是帕克塔卡斯著名的防衛系統。我們就快要進到要塞里面了。」

大夥聚集在一起，難以置信地看著這串巨大的鐵鍊。每一段鐵鍊都與卡拉蒙一樣高，更有如老橡樹的根部一樣粗。

「這個系統有什麼用？」泰索何夫問著，心中隱隱希望能夠爬上鐵鍊。「這條鐵鍊通往哪里？」

「這條鐵鍊連接那個裝置。」吉爾賽那斯回答。「至於它是如何作用的，我可不清楚。機械的事情得問那位老矮人才行。我只知道，如果這條鐵鍊從鉤子上鬆開來，」他指著地板上的鉤子，「巨大的花崗巖就會擋住整個要塞的門。克萊恩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打開它。」

吉爾賽那斯加入其他人搜尋暗門的行列，把泰斯留在那里。後者徒勞無功地想要看清這個裝置的模樣。

「看這里！」他終於指著北方牆壁上的一條酷似門縫的線大叫，「一扇密門！這一定是要塞的入口！」

「這是門把。」泰索何夫指著門底下的一個石環道。「矮人露出馬腳了。」他對著佛林特笑道，「這是個看起來就很假的假門。」

「所以不要隨便相信它的外貌。」佛林特淡淡地說。

「咋！矮人也會有偷懶的時候。」依班低下頭去想打開門。

「別打開！」雷斯林突然說道。

「為什麼不？」史東問。「為了留點時間，讓你在我們進入帕克塔卡斯前先通風報信嗎？」

「如果我要出賣你，騎士，你早已被出賣了幾百次！」雷斯林瞪著密門說。「我感覺門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我只有在──」他停下來打了個冷顫。

「在哪里遇過？」他哥哥柔聲問。

「大法師之塔！」雷斯林嘶啞地說。「我警告你們，不要打開這扇門！」

「去看看南方的門通往哪里。」坦尼斯告訴矮人。

佛林特走向南方的門，用力把它推開。「我只看見這扇門通往另一個與其他走道完全相同的迴廊。」他回報道。

「再過一扇密門纔是通往帕克塔卡斯的路。」吉爾賽那斯又再度重復了一遍。在其他人來得及阻止他之前，他低下身用力拉開門。

「你會後悔的！」雷斯林開始咳嗽。

門打開後，後頭是間大房間，房間里滿是黃色有如磚塊似的東西。雖然它們都布滿了灰塵，但依舊看得出黃澄澄的色澤。

「寶庫！」依班大喊。「我們找到姬斯卡南的寶藏了！」

「全都是黃金。」史東冷冷地說。「都不值錢了，這年頭只有鋼還值些錢──」他的聲音逐漸變小，眼睛害怕得圓睜。

「怎麼了？」卡拉蒙大喊著抽出劍。

「我不知道。」史東用幾乎分辨不出來的聲音說。

「我知道！」當不知名的物體逐漸在眼前成形的時候，雷斯林硬擠出了這麼一句話。「這是闇精靈（註１）的靈魂！我警告過你們不要打開門的。」

「快想點辦法呀！」依班步履踉蹌地後退。

「收好你們的武器，笨蛋！」雷斯林用尖銳的聲音說。「你們打不過它的！它只要碰一下就可以輕易地殺死你們，如果它開始嚎叫時我們還待在這里，我們就死定了。它連聲音都可以殺人。走，快離開！快點！從南邊的門！」

正當他們轉身的時候，寶庫里面的黑影開始慢慢地聚集成形，匯聚成一個冰冷、美麗的闇精靈女子，一個許久以前因犯下可怕罪行而被處死的精靈（註２）。後來擁有強大力量的精靈法師囚禁了她的靈魂，強迫它看守國王的寶庫。當它看見這些活生生的軀體時，它不禁伸出雙手，渴望溫暖的肉體，之後，它放聲吼出它對於所有活物的仇恨和忌妒。

大夥連忙轉身逃跑，忙亂中彼此撞成一團，彼此推擠著從銅門逃出去。卡拉蒙撞到弟弟，後者手上的瑪濟斯法杖掉落在地。它並沒有摔碎──只有龍焰的威力才能破壞它。但光芒熄滅，整個房間立刻陷入一片黑暗。

邪靈見到獵物逃出它的魔掌，立刻現身在鐵鍊之室中，它的手輕拂過依班的臉頰。他被凍得尖叫出聲來，腳下一個不穩，倒了下去。史東抓住他，將他拖進走廊中，雷斯林和卡拉蒙拾起瑪濟斯法杖，三步併兩步地擠過銅門。

「大家都到齊了嗎？」坦尼斯問，掙扎地要合上門；突然，他聽見一聲可怕的尖叫聲，頓時讓他的心跳也跟著停了幾拍，恐懼氣息壓迫得令他難以呼吸；隨著叫聲停止，他的心臟痛苦地恢復了跳動。但，邪靈再次張口預備尖叫。

「沒時間看了！」雷斯林說。「哥哥！快關上門！」

卡拉蒙使盡全身的力量推擠那扇門。它轟的一聲關上，餘音不絕於耳。

「這阻止不了它的！」依班驚慌失措地大喊。

「確實不行。」雷斯林柔聲說。「它的法力極高，遠高於我。我可以在門上施法，但這會消耗我很多力量。我建議你們盡量逃。一旦法術失效，我說不定還能拖一陣子。」

「河風，帶著大家逃。」坦尼斯命令道。「我和史東留在這里陪雷斯林和卡拉蒙。」

其他人快步在黑暗的走廊中逃竄著，間或毛骨悚然地回頭探望。雷斯林誰也不理，把法杖交給哥哥。一交到外人的手中，法杖的光芒立刻就熄滅了。

法師把雙手放在門上，手掌平貼。閉上眼，他強迫自己全神貫注在魔法上。「卡利斯──安．邦卓南──」突如其來冰冷的感覺打斷了他的集中力。

闇精靈！它知道他要施什麼法術，所以試著擾亂他！在大法師之塔中與闇精靈交戰的回憶再度浮現腦海中，雷斯林努力嘗試忘卻那場毀了他的身體，更幾乎毀了他意志的可怕戰爭──但他已感到自己逐漸失控，他竟忘了咒語！門開始搖動，闇精靈要闖過來了！

突然有一股他只感受過兩次的莫名力量自體內源源湧出──一次是在大法師之塔里，一次是在沙克沙羅斯的黑龍面前。這股似曾相識的聲音在他的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復誦著咒文，雷斯林用一種不屬於他的清朗嗓音，大聲地念出咒文──「卡利斯──安．邦卓南因．卡拉──依馬拉斯！」

門的另一邊傳來失望的吼聲。門撐住了，法師也癱軟下來。

卡拉蒙將法杖遞給依班，自己則扶起弟弟，隨著其他人沿黑暗的走廊前進。另一道密門在佛林特的手中輕易開啟，一羣人隨後進入一連串雖不長，但卻滿是瓦礫的通道。大夥餘悸猶存地踏過這些瓦礫。最後，他們終於來到一間堆滿箱子的房間。河風點起牆壁上的一支火把；每個箱子都是釘死的，有些標示著索拉斯，有些標示著蓋特威。

「這就是了，我們進入要塞了！」吉爾賽那斯用勝利的口吻說道。「我們現正站在帕克塔卡斯的地窖中。」

「感謝真神！」坦尼斯嘆著氣，在地板上坐下來，其他人也紛紛跟著坐在他身旁。突然間，他們發現費資本和泰索何夫不見了。

【註】

１　闇精靈（Darkelf）──這些是因為犯下嚴重罪行而被逐出精靈社會或是部落的精靈。由於他們罪孽深重，所以沒有任何精靈願意接納他們，他們就變成了精靈族中的化外之民。這和其他作品中的黑暗精靈皮膚實為黑色，則是在設定上有所不同。

２　坦尼斯一行人所遇到的敵人是怨靈（Banshee）。怨靈是邪惡的女精靈（這是非常少見的狀況）死後不得超生的靈魂。它的身體在黑暗中會發出微光，在太陽底下則呈現透明的狀態。它的臉孔通常被對於活物的仇恨所扭曲，身上穿戴破爛的衣物。它們最可怕的武器是讓人寒澈心扉的嚎叫聲，抵抗力稍差的對手有可能立即橫死當場。

## ２─１１迷路．計劃．被出賣！

泰索何夫事後怎麼也記不起鐵鍊之室里最後幾分鐘的光景。他只記得自己問，「闇精靈？哪里？」並且踮起腳想看個清楚，突然間，發光的手杖掉落地上；他就聽見坦尼斯在大喊著什麼，還有一陣讓坎德人完全分不清自己身在何處的哀嚎聲。隨後一隻強壯的手將他攔腰抱起，把他舉在空中。

「快爬！」下頭傳來一陣聲音喊道。

泰索何夫抓住冰冷的鐵鍊，開始往上爬。他聽見底下一座厚門轟然關上的聲音，闇精靈又再度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這回聽起來沒那麼要命，反而有種前功盡棄的意味；泰斯希望，這表示他的朋友都還完好無恙。

「不知道以後能不能再遇到他們？」他輕聲自問，逐漸感到一絲孤單。然後，他聽見了費資本的喃喃自語聲，心情立刻輕鬆起來；他並不孤獨。

坎德人被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包圍，他只能憑著感覺來攀爬，正當他感到非常疲累時，一陣涼風吹拂過他的臉頰。他感覺到（而不是看到）他應該已經到了鐵鍊和整個防衛系統相連之處──如果能看得見就好了！接著他突然想起，他身邊就有一個法師。

「我們可能需要點光。」泰斯喊道。

「框？哪里？」費資本差點一個重心不穩、掉了下去。

「不是框！是光！」泰斯攀著鍊條，耐心說道。「我想我們應該已經快到頂了，最好把四周的環境看清楚。」

「喔，當然。我想想，光──」泰斯看見法師伸手在袋里不斷摸索。他很快就找到需要的東西，發出一聲勝利的低呼，隨即法師念了幾個字，帽子旁立刻出現一團小小的黃色光球。

發光的小光球飄上來，繞著泰斯打轉，彷彿是在打量著他，然後回到自豪的法師身邊。泰斯簡直完全著迷了，他有著一籮筐有關這團小光球的問題，不幸的是，他的手已經開始發顫，老法師看來也撐不了多久。他知道自己最好趕緊找出離開這條鐵鍊的方法。

他往上瞧去，果然如他所料，兩人已經抵達要塞的頂端。鐵鍊盤繞在一個巨大的木製齒輪上，齒輪中心則是另一個同樣巨大的鐵製軸心，牢牢地釘在巖石中。鐵鍊則緊緊地咬合在有如樹幹般碩大的輪齒上，整條鐵鍊延伸到坎德人右手邊的一個管道里。

「我們可以爬上那個齒輪，然後沿著鐵鍊爬進那個通道。」坎德人指著那頭說。「你可以把光照到那邊去嗎？」

「光，去輪子那邊。」費資本下了指示。

小光球在半空中飄浮了一陣子，以一種顯然不願意的態度搖晃著。

費資本皺起眉頭。「光，去輪子那邊！」他斬釘截鐵地重復道。

小光球飛快地衝向法師的帽子後躲藏，費資本氣得用手去抓，差點讓自己掉了下去，無奈中只得繼續用雙手緊抱著鐵鍊。小光球在他身後快樂地舞動著，似乎愛上了這樣的遊戲。

「喔，我猜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光了。」泰斯說。

「年輕一代真是連點規矩也沒有！」費資本咕噥道。「它的父親才稱得上是枚真正的光球──」老法師愈爬愈高，聲音也逐漸變小，小光球則繼續漂浮在他破爛的帽尖附近。

泰斯很快地攀達齒輪上。確定這些齒輪都很堅固而且好爬後，泰斯便一個接一個地爬過，直到了頂端為止。費資本將袍子捲到臀後，用令人佩服的矯健身手跟了上來。

「你可以請那位照亮前面的通道嗎？」泰斯問。

「光，去通道。」費資本枯瘦的雙腿夾住鐵鏈，命令著。

小光球似乎在遲疑著。它慢慢地飄向通道的邊緣，就在那兒停了下來。

「進通道去！」法師命令者。

小光球拒絕照做。

「我猜它大概是怕黑吧。」費資本愧疚地說著。

「天哪，真特別！」坎德人驚訝地說。「好吧！」他想了一會兒。「如果它可以停在現在所停的這個位置，我想我就可以沿著這道光爬過去。看起來我們離那通道只有十五呎左右的距離──」距離底下地面還有幾百呎，更別提那個堅硬的巖石地面了，泰斯這樣想。

「真該有人上來潤滑這玩意兒才對。」費資本不滿意地看著軸承。「現在社會都是這樣，大家都不願意常常檢修。」

「他們沒這樣做反而令我覺得高興呢！」泰斯朝鐵鍊爬去，一邊輕聲說著。爬到一半時，他想像著掉下去的滋味，一直掉啊掉，最後撞上底下的地面──他很好奇究竟全身砸爛在地面會是什麼感覺──

「快走啦！」費資本趴在鐵鍊上，從坎德人身後大喊。

泰斯連忙爬進通道口，從小光球在等待著他們的地方，跳到那邊的地面上；小光球也飛快地跟了進去，費資本這時才終於抵達通道口。就在最後一刻，他竟然滑了一跤，幸好泰斯趕忙抓住他，救了他一命。

他們終於可以坐在地板上休息，突然間，老人的頭猛然一抬。

「我的柺杖！」他說。

「怎麼了？」泰斯打著哈欠，正猜想著現在幾點了。

老人掙扎著站起來。「忘在底下了。」他喃喃自語，回頭朝鐵鍊走去。

「等等！你不可以回去！」泰索何夫如大夢初醒般跳起身來阻止他。

「誰說的？」老人生氣地說，鬍子跟著抖動起來。

「我是說──」泰斯頓了一下，「會很危險的。但我和你感同身受，我的胡帕克杖也留在底下了。」

「嗯！」費資本滿心不情願地坐回去。

「它有魔力嗎？」泰斯一會兒之後問道。

「我一直不確定──」費資本說。

「那麼──」泰斯豁達地說，「或許等我們事情全部了結後，可以回頭再找找看。現在我們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他四處打量著通道。從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有七呎左右，巨大的鐵鍊從頭頂上延伸出去，旁邊繫著許多小鐵鍊，直伸進盡頭一個幽暗的洞穴里。泰斯往里面看去，可以依稀看見巨大的石塊。

「你猜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泰斯問。

「午餐時間。」老人說。「我們可以就在這邊休息，這里看來沒什麼不妥的地方。」他又坐了回去。拿出了些乾糧，大聲地咀嚼著。小光球在四處遊蕩，最後停在法師的帽緣。

泰斯坐在老法師身邊，也喫起自己的乾糧來。沒多久，他聞到了一股怪味，好像是燒舊襪子的味道。抬起頭，他不禁嘆了一口氣，拉拉法師的袍子。

「呃，費資本──」他說，「你的帽子著火了。」

「佛林特！」坦尼斯嚴肅地說道，「我只說最後一次。泰斯不見了，我和你一樣難過，但我們不能夠回頭！他和費資本在一起，這兩個人你很清楚！他們會設法度過任何難關的。」

「還得先假設他們不會把整座要塞弄垮纔行。」史東喃喃道。

矮人把眼淚擦乾，瞪了坦尼斯一眼，猛然轉身，找了個角落，悶悶不樂地坐下來。

坦尼斯也坐了下來，他了解佛林特的感受。雖然這感覺很奇怪，但不知道有多少次，坦尼斯會覺得只要有機會掐死這個坎德人，他會十分樂意這樣做；但失去了他，坦尼斯又開始懷念起他所做的種種蠢事。泰斯渾身上下所散發的那種打從心底、毫無畏懼的快樂氣息，讓他成為一個寶貴的同伴。沒有任何危險可以讓泰斯退縮，所以他也從來不會放棄。危急的時刻，他總不會忘記自己該做什麼──雖然不見得每次都做對，但至少他隨時都準備好要行動。坦尼斯苦笑著，由衷希望這次不會是他此生最後一道難關，他心中如此希冀著。

眾人休息了大約一個鐘頭，喫著乾糧，喝著方纔發現的深井井水。雷斯林終於恢復了意識，但卻什麼也喫不下。他啜了幾口水後，便又癱軟了下去。卡拉蒙猶疑地告知雷斯林費資本的事，擔心他可能會受到太大的打擊，但雷斯林只是聳聳肩，隨即沉沉睡去。

恢復了精力後，坦尼斯站起身來走向吉爾賽那斯，注意到精靈正在全神貫注地解讀一張地圖。經過羅拉娜身邊時，他禮貌性地報以微笑，但她卻裝作沒看見，坦尼斯只得嘆口氣離開；他已經開始後悔當初那些粗魯的責備，但他不得不承認在各種突如其來的狀況下，她的表現的確很好，也毫不遲疑地將交代給她的事情辦好。坦尼斯覺得自己應該向她道歉，不過這一切得等到和吉爾賽那斯商量過後纔行。

「你有什麼計劃？」他在一個木箱上坐下來，問道。

「對啊，我們現在在哪里？」史東問。很快地，每個人都擠在精靈身邊，一同看著那張地圖，只有雷斯林似乎是睡著了；但坦尼斯還是從他理應緊合的眼皮間看到一絲金光。

吉爾賽那斯把地圖攤開來。

「這里是帕克塔卡斯要塞和周圍的礦區，」他指著說。「我們現正在最底層的地窖里。沿著這條走廊大約五十呎的地方，是他們囚禁婦女之處。這里則是守衛的房間，正對著婦女的囚房，這是──」他輕輕的點著地圖，「是一頭巨龍的巢穴，就是猛敏那管牠叫作烈焰的紅龍。因為龍的身軀非常巨大，所以牠的巢穴一直延伸到地面的建築，通到第一層猛敏那的房間，穿過第二層，一直連通到外面的天空。」

吉爾賽那斯無奈地笑著說，「在第一層，猛敏那的房間後面，就是關著小孩之處。龍騎將很聰明，他把人質分開，知道這些母親不會拋下自己的小孩，男人則不會拋棄自己的妻兒；小孩子們被另一隻紅龍看守著。大約有三百多名男人在外面山里的礦坑工作，礦坑里面還有幾百個溪谷矮人也在工作著。」

「你看來很了解帕克塔卡斯。」依班說。

吉爾賽那斯猛然抬起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可是什麼都沒說。」依班回答。「只不過你既然對這里這麼了解，怎麼說從不曾進來過呢？在斯拉莫瑞里，我們會不停地遇到差點宰了我們的怪物，不也是怪事一件嗎？」

「依班──」坦尼斯靜靜地說，「我們已經聽夠了你的懷疑。我不相信我們之中有任何叛徒。就像雷斯林說的，如果有的話，他早就背叛我們了。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嗎？」

「為了要把我和白金碟引誘到猛敏那大王面前。」金月柔聲說。「他知道我在這里，坦尼斯。我和他所信仰的力量十分接近。」

「真可笑！」史東不屑地說著。

「不，這不好笑。」金月說。「記得嗎？天空中有兩個星座不見了。一個是黑暗之後。我只能從白金碟上獲知少許的線索，黑暗之後也是古老真神之一。善神和惡神的力量彼此相對，中立之神則努力要維持雙方的平衡。猛敏那祀奉黑暗之後，我則是敬拜米莎凱；這就是米莎凱所說過的恢復平衡。我所帶來的光明希望正是他所害怕的，所以他正盡了全力要找到我。我在這里待得愈久──」她沒有把話說完。

「就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更不該互相猜忌下去。」坦尼斯接下去，他的眼光投向依班。

戰士聳聳肩，「大家也說夠了。我還是站在你們這邊。」

「你的計劃呢？吉爾賽那斯？」坦尼斯問道，同時有點生氣地發現史東、卡拉蒙，還有依班正飛快地交換眼色。這三個人打算聯合對抗精靈，他心想；或許他自己也是半斤八兩，之所以相信吉爾賽那斯，只因為他是個精靈。

吉爾賽那斯也看見了他們交換眼色的樣子。他目不轉睛地瞪著他們許久，然後以一種小心翼翼的語氣講話，似乎不願意揭露任何非必要的內幕。

「每天傍晚，會有約十到十二名婦女離開她們的牢房，送食物給在礦坑工作的男子。龍騎將用這種手段讓男人們確定他沒有背棄承諾。同樣地，婦女們也可以每天探視她們的子女一次。我和我部下的計劃是假扮成女性，到礦坑里通知這些男人我們解救人質的計劃，提醒他們預先做好攻擊的準備。其他的則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內了。我們的間諜還回報了一件特別的事情，那隻看守孩子們的龍似乎有些異樣，但詳細的情形我們無從得知。」

「什麼異──？」卡拉蒙正準備要問，卻看見坦尼斯的眼神，便立刻改口道，「我們什麼時候攻擊？那隻叫烈焰的龍該怎麼對付？」

「我們明天一早就突擊。猛敏那和那隻惡龍一定會加入那時已經抵達奎靈那斯提外圍的軍隊。這次攻擊他已經籌劃很久了，我相信他不會輕易錯過。」

所有的人繼續討論著這個計劃，並略作修改，使它更加完善，最後眾人一致同意這個看來還算合理的計劃。他們將東西收拾完畢，卡拉蒙叫醒自己的弟弟。史東和依班將通往外面的大門推開，看起來似乎空無一人，不過，他們可以聽到對面的房間傳來粗魯、醉醺醺的笑聲──是龍人。大夥靜悄悄地、偷偷地溜進這條幽暗的走廊。

泰索何夫站在他命名為機關房的房間里，全心看著小光球所照亮的走廊。坎德人開始覺得氣餒起來；這是種他不喜歡的感覺，就像他曾有一次吃了一整個從鄰居那邊拿來的綠番茄派的感覺一樣。直到現在，氣餒和綠番茄派這兩種東西都還會令他有嘔吐感。

「一定有路出去的！」坎德人說。「他們一定得常常上來檢查這個機關，或是上來欣賞，舉辦導覽什麼的！」

他和費資本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在走廊里走來走去，爬過錯綜復雜的鐵鍊。他們什麼都沒找到，這附近地方似乎早已被人遺棄，並且滿滿覆著一層灰。

「說到光亮。」老法師突然說，雖然他們根本沒談到這個東西。「看看這邊。」

泰索何夫照做了。就在靠近通道入口的地方，微弱的銀光從牆壁底端的一道裂縫中滲出。他們可以聽見吵雜聲，然後光芒愈來愈亮，似乎底下的房間燃起了火把。

「也許那條路可以出去。」老人說。

泰斯輕手輕腳地跑過去，跪下來向細縫里窺探著。「快過來！」

兩個人看見了一間巨大的房間，里面的裝飾極盡奢華之能事。幾乎在猛敏那控制底下的一切豪華裝飾、擺設，全都被運到這來點綴龍騎將的房間。一個華麗的王座放在房間的盡頭；稀有、無價的寶貴銀鏡環繞著整個房間，藉著特殊的擺設，每一個發抖的俘虜不管在這個房間中怎樣移動，都只會看到龍騎將那猙獰、有角的面具瞪視著自己。

「那一定就是他了！」泰斯壓低聲音對費資本說。「那傢伙肯定就是猛敏那大王了！」坎德人敬畏地深吸一口氣，「那一定就是他的那隻紅龍──烈焰。吉爾賽那斯對我們說過，就是他殺了索拉斯所有的精靈。」

烈焰，或是派烙斯（牠真實的名字是個祕密，只能讓龍人，或是其他的龍族知道。凡人是無緣得知的。）是隻古老且巨大的惡龍。派烙斯是黑暗之後賞賜給效忠於祂的牧師的禮物。事實上，派烙斯是來監視猛敏那的，因為後者對於發掘古老真神的真相，已經有些接近偏執的恐懼。克萊恩每位龍騎將都擁有一隻龍，但不見得都是如此強大及聰明。由於派烙斯另有使命，一個直接由黑暗之後指派給牠的任務；連龍騎將都不知情，只有惡龍們知道真正的實情。

派烙斯的任務是搜索安塞隆大陸這地區，找出一個人，一個擁有著許多名號的人──黑暗之後稱呼他為永恆之人，惡龍們則叫他綠寶石之人，他的人類名字叫作貝倫。也就是因為對這人的搜捕，才會讓派烙斯此刻強忍著回巢穴午睡的慾望，出現在龍騎將的房間中。

派烙斯收到通知，修馬斯特．投德抓到兩個囚犯前來接受審訊；貝倫或許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每一場審訊牠都會現身，雖然對牠來說十分無趣。但有一點派烙斯覺得有意思些，那就是猛敏那拿俘虜「餵龍」的時候。

派烙斯躺在這個龐大房間的一側，完全地佔領那角落。牠巨大的翅膀折疊在身旁，每一次的呼吸都有如侏儒製造的蒸汽引擎般地顫動身體。牠不小心打了個瞌睡，舒服地輕輕翻了個身，隨即一個珍貴的花瓶掉到地板上，應聲砸了個粉碎。猛敏那正在研讀奎靈那斯提的地圖，不禁從書桌前抬起頭來。

「在你把這地方全部搗毀前，趕快給我變身！」他大吼。

派烙斯睜開一隻眼睛，冷冷地看著猛敏那一陣子，然後不情願地念出一句咒語。

巨大的龍開始像影子般地閃爍著，然後慢慢地凝聚，集中成一個男子的身形，削瘦、一頭濃密的黑髮、臉型單薄，有著一雙閃閃發光的紅色眼眸。穿著紅袍的人形派烙斯走到猛敏那王座前的桌子旁，坐了下來。牠交疊著雙手，用無法掩飾的輕蔑態度看著猛敏那壯碩、肌肉糾結的背部。

門上傳來一陣敲擊聲。

「進來！」猛敏那心不在焉地說著。

一個龍人守衛領著修馬斯特和他的俘虜進來，然後關上巨大的銅門。猛敏那頭也不抬地專心研究他的戰略，讓修馬斯特著實等了好一會兒。之後，他瞥了修馬斯特一眼，步上了王座的臺階，臺階是特別模仿怒張的龍口所雕刻的。

猛敏那看起來無比的威嚴。他高大、壯碩的身軀穿戴深藍色、鑲著金邊的龍鱗甲。猙獰的龍騎將面具遮蓋他的臉孔，以一種少見於壯碩之人身上的優雅姿態，靠著王座坐了下來，帶著手套的手憐惜地撫摸著身邊一個黑色鑲金的釘頭錘。

猛敏那不耐煩地看著投德和牠的兩個俘虜，牠知道投德是為了彌補牠上回放走那名牧師的罪，才抓來這兩個俘虜。當猛敏那從他的龍人口中得知一個符合描述的女子從車隊里逃出去後，他便非常地生氣；投德差點就為此而送命，但這個大地精特別擅長求饒和哀嚎，所以才逃過一劫。今天猛敏那本來不想接見這傢伙，但他心里有種不安、煩躁的感覺，彷彿他所統治的領域出了問題。

就是那個該死的牧師！猛敏那心想。他可以感覺到她的力量愈來愈接近，讓他感到緊張和不安。他專注地觀察著投德帶來的兩個犯人，確定沒有人符合那些逃出沙克沙羅斯的人的外貌，猛敏那不禁在面具後皺起了眉頭。

派烙斯對這兩名囚犯的反應則是完全不同。變身後的惡龍從椅子上微微站起身來，瘦削的手緊抓住黑檀木的桌子，竟然在上面留下了手印。牠興奮得幾乎發抖，好不容易纔強迫自己冷靜地坐下來。只有牠有如燃燒著火焰般的雙眼，透露出牠看到這兩個犯人時的激動。

其中一個囚犯是個溪谷矮人，事實上就是塞斯頓。他手腳都被條鎖住（投德可不敢冒險），幾乎沒辦法走路。他踉蹌地走向前，害怕地跪倒在龍騎將的面前。另一個犯人，那個讓派烙斯如此激動的傢伙是個人類男子，衣衫破爛，只是呆望著地面。

「你為什麼要拿這兩個犯人來煩我，修馬斯特？」猛敏那大吼道。

投德全身的肥肉都開始顫抖，困難地吞嚥著，馬上開始辯解。「這個犯人──」大地精踢了塞斯頓一腳，「是放走索拉斯那羣犯人的傢伙。至於這個犯人──」牠指著那個人類，後者一臉茫然地抬起頭，「被發現鬼鬼祟祟地在蓋特威遊蕩，如您所知，那里已經變成了軍事禁區。」

「那又何必把他們帶來？」猛敏那大王不耐煩地問道。「把他們和其他的人一起關在礦坑里就好了。」

投德開始結巴。「我想那個人類也──也──也許是個間──間諜──」

龍騎將重新打量著那個人類。他身材很高，看來大約五十歲上下。他的頭髮全白，臉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但看起來卻飽經風霜，深刻著歲月的痕跡。他的衣服看起來像是個乞丐，搞不好本來就是！猛敏那不耐煩地想──他看起來沒什麼可疑之處，除了他的眼神顯得十分明亮、年輕；他的雙手看起來也像是個年輕人專有的。也許有精靈的血統──

「這個傢伙是個弱智。」猛敏那最後說。「瞧他像條離水的魚一樣發抖。」

「我猜他──呃，又聾又啞，大王。」投德說，牠開始流汗了。

猛敏那皺起鼻子。連龍盔都沒辦法擋住大地精身上的臭味。

「所以你抓了一個溪谷矮人，以及一個又聾又啞的間諜？」猛敏那諷刺地說。「做得好，投德。你現在應該還可以幫我採一盆花來吧！」

「只要那是您的命令。」投德嚴肅地鞠躬。

猛敏那不禁在頭盔底下笑了起來。投德真是隻有趣的小動物，可惜牠學不會洗澡。猛敏那揮揮手，「退下，全部都退下。」

「該怎麼處理這些囚犯呢，吾王？」

「今天晚上就拿溪谷矮人來餵烈焰。把你抓到的間諜帶去礦坑。要特別小心他，他看起來很厲害唷！」龍騎將哈哈大笑了起來。

派烙斯緊抿著雙脣，心中咒罵猛敏那的愚笨。

投德再度行禮。「你！快來！」牠大吼著拉起囚具，男子步履蹣跚地跟著牠。「還有你！」牠用腳踢著塞斯頓，但卻沒有用，溪谷矮人一聽到自己就要被惡龍給吃了，早已一頭昏了過去。一個龍人走進來將他抱走。

猛敏那走下王座，走到桌前。他把地圖捲了起來。「叫雙足亞龍把計劃送去！」他命令派烙斯。「我們明天早上就飛去摧毀奎靈那斯提，隨時準備出發。」

巨大的銅門在龍騎將身後關上，仍保持著人形的派烙斯站了起來，不安地在房間里踱步。門上再度傳來搔爬聲。

「猛敏那大王已經回到臥房去了！」派烙斯對這樣的打擾感到十分不悅地大喊道，門打開了一條縫。

「我想見您，大人。」一個龍人低聲說道。

「進來！」派烙斯命令道。「小心點。」

「間諜的工作十分順利，大人！」龍人輕聲說。「他只能偷偷溜走一下子，免得他們懷疑。但他已經把牧師騙了進來──」

「我管那個牧師幹嘛！」派烙斯大吼。「這個消息應該報告給猛敏那知道！不！等等──」惡龍突然停了下來。

「我遵照您的指示先來見您。」龍人抱歉地說，準備馬上離開。

「別走！」惡龍舉起一隻手命令道。「這個消息對我來說還是有價值。跟牧師無關，更重要的是──我得和咱們的間諜見個面。今晚把他帶到我的巢穴中，不要通知猛敏那，時候還沒到。他說不定會壞事。」派烙斯腦中飛快地轉著，陰謀逐漸開始成形。「猛敏那現在只管關心奎靈那斯提就好。」

龍人離開房間之後，派烙斯又繼續踱著步，不停地揉搓雙手，臉上帶著微笑。

## ２─１２寶石的傳說．發現叛徒．泰斯的困境

「不要動手動腳，你這個鹵莽的男人！」卡拉蒙捏著嗓子說，一巴掌打在依班偷掀他裙子的手上。

女人們看到眼前這滑稽的景象，忍不住大笑起來。坦尼斯緊張地看著門口，擔心警衛會因此起疑。

馬麗塔看見他擔心的神色。「別擔心那些守衛！」她聳聳肩說。「這一層只有兩個守衛，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醉醺醺的，在大軍出發後更是變本加厲。」她放下手上的女紅抬起頭來，看著這些女子。「可憐的小東西，能讓她們開懷大笑總是好的。」她柔聲說。「已經好久沒有事情值得她們開懷大笑了。」

這個牢房里一共擠了三十四名婦女，馬麗塔說一旁還住著六十多個。情形糟到讓飽經歷練的眾人也感到喫驚。地上只是簡陋地鋪著稻草。婦女們除了幾件衣服外便身無長物。她們只有每天早上可以出門去活動筋骨。剩下的時間只能縫製龍人們穿著的制服。雖然她們只被關了幾個禮拜，但每個人的臉色都十分蒼白，加上營養不足，身體更是極度虛弱。

坦尼斯放下心來。雖然他只認識馬麗塔幾個小時，但他明白可以相信她。大夥衝進牢房時，是她安撫了這些驚惶的婦女，是她靜靜地聽著他們的計劃，並且同意這的確值得一試。

「我們的男人會跟著你們。」她告訴坦尼斯。「但那些高階追尋者會帶給你們麻煩。」

「高階追尋者評議會？」坦尼斯喫驚地問，「他們也在這里？是囚犯嗎？」

馬麗塔皺著眉點點頭。「這就是他們相信這個邪惡牧師的代價。但他們不想離開，他們沒有理由呀！龍騎將不讓他們在礦坑里工作！但我們和你們站在同一邊。」她看著四周，每個人都堅定地點著頭。「只有一個條件，不能讓孩子們陷入危險之中。」

「這一點我無法保證。」坦尼斯說。「我不是好戰成性，但我們或許要打敗一隻龍纔能夠找到他們──」

「和一隻龍戰鬥？你是說焰擊？」馬麗塔不可置信地看著他。「啐！根本沒必要和那隻可憐的生物戰鬥。事實上，如果你膽敢傷害那隻龍，會有一半的孩子準備找你算帳，他們都很喜歡牠。」

「喜歡一隻龍？」金月問。「牠是怎麼做到的？對他們施法術嗎？」

「不，我甚至懷疑焰擊還能施展得出法術。」馬麗塔同情地微笑。「那隻可憐的生物幾乎已經半瘋了。牠自己的小孩在某場可怕的戰役中犧牲了。在牠的腦袋里，『我們的』小孩，現在就是『牠的』小孩。我不知道猛敏那是在哪里找到牠的，但他真是該死，總有一天他會得到報應的！」她猛力扯斷手中的線。

「要救出那些小孩並不太困難。」她看見坦尼斯憂心忡忡的樣子，又補上一句。「焰擊通常很晚起。我們餵孩子們喫早餐，帶他們出去活動筋骨，牠連動都不動。牠睡醒之前不會知道孩子們已經走了，可憐的傢伙。」

這些婦女們第一次有了希望，開始修改舊的衣服好穿在這些戰士身上，一切都很順利，直到他們開始試穿的時候。

「刮鬍子？！」史東暴怒地大吼，婦女們害怕得從他身邊退開。史東一直對這喬裝改扮的主意不以為然，但終究還是勉強接受了。這看來是唯一能在光天化日下，自由穿越要塞間巨大廣場的最好辦法。但他表示，他寧願死在龍騎將手中一千次，也不願意刮掉鬍子。直到坦尼斯建議用絲巾遮住他的臉之後，他才勉強冷靜下來。

好不容易安撫了這一個，另外一個狀況又出現了。河風說他絕對不願意打扮成女人的樣子，沒有人可以說服他。金月將坦尼斯拉到一旁，悄悄地說明了實情──原來在他們的族中，懦弱的戰士才會被迫穿上女人的衣服，直到洗刷恥辱為止。坦尼斯聽了之後一時也無能為力，反正馬麗塔也不知道要怎麼將衣服修改得合他的身。

經過漫長的討論後，眾人覺得河風可以穿上長長的斗篷，倚著柺杖，假扮成老女人。之後一切就非常順利了；至少短時間內是如此。

羅拉娜走近在房間角落蒙上絲巾的坦尼斯。

「你為什麼不刮鬍子？」羅拉娜瞪著他的鬍子問道，「難道真如吉爾賽那斯所說的一樣，你存心要誇耀你的人類血統嗎？」

「我不是要故意誇耀。」坦尼斯最後還是回答了。「只不過我不願意一直否認下去，如此而已。」他吸了一口氣。「羅拉娜，我很抱歉在斯拉莫瑞里對妳那種態度。我不應該──」

「你是應該那樣做。」羅拉娜打斷他的話。「我的所作所為全然是個被愛沖昏頭的小女孩，我的愚笨讓你們深陷危險。」她停了一會兒，但很快地便恢復過來。「不過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我會證明我可以和你們一起行動。」

其實她自己也不確定該怎麼做。雖然她自傲地說自己的戰技不差，但事實上她從未殺過生。她的手不停在背後扭絞著，不讓坦尼斯發現她在發抖。她擔心一旦她坦白一切，說不定會撲向他懷中，難以自持；所以她故意走得遠遠地，去幫吉爾賽那斯扮裝。

坦尼斯對自己說該為羅拉娜更加成熟的表現而感到欣慰；他仍不願承認當他注視著她水靈大眼時，會感到一陣悸動。

下午的時光過得很快，到了傍晚婦女送飯去礦坑的時間了。大夥忘記原先的歡笑，靜靜地等著守衛到來。另一個危機還是出現了。雷斯林不停地咳著，最後他表示自己沒體力跟上來；他哥哥自願留下來陪他，雷斯林卻不悅地瞪著他，告訴他別傻了。

「你今晚不會需要我的。」法師低語道。「別管我，我想睡覺。」

「我不能把他留在這邊──」吉爾賽那斯開口了，但在接著說下去之前，他們聽見牢房外傳來爪子行走的聲音，以及鍋子匡啷碰撞的聲音。牢門打了開來，兩個酒氣沖天的龍人守衛走了進來。其中一個看到眾家「大嬸」們，不禁遲疑了一下。

「快走！」牠粗魯地說。

當「大嬸」們走出去時，他們看到六個溪谷矮人站在走廊的轉角處，拖著一大鍋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的燉湯。卡拉蒙飢腸轆轆地嗅了嗅，卻不禁掩鼻。龍人們轟然一聲將牢門關上，卡拉蒙回頭看見雙胞胎弟弟身上正裹著毯子，蜷縮在陰暗的角落。

費資本緊握雙手。「做得好，小傢伙！」老法師見到機關房的一面牆應聲而開時，忍不住讚嘆道。

「謝了！」泰斯謙虛地說。「事實上，找到這個密門要比打開它難多了。我不知道你是怎麼辦到的。我以為我已經徹底地搜查過每個角落。」

他開始鑽出門口，突然想到一件事，停了下來。「費資本，你可以叫小光球留下來嗎？至少讓我們先確定那邊沒有人，不然黑暗中我會成為一個很明顯的目標，況且我們距離猛敏那的房間又不遠。」

「恐怕不行。」費資本搖搖頭。「它不喜歡單獨待在黑暗的地方。」

泰索何夫點點頭，他早就有了心理準備，現在擔心也沒有用。牛奶如果打翻了，自然會有貓去舔乾淨──他母親曾經這樣告訴過他。很幸運的，他所爬進去的走廊顯然是空蕩蕩的。小光球則在他的肩膀上浮盪。他協助費資本鑽了過來，然後仔細打量著四周。四十呎外，走道突然中斷，接上一條下降的樓梯。東邊牆上的兩扇銅門看來是僅有的兩個出口之一。

「現在──」泰斯喃喃道，「我們就在王座的正上方，樓梯說不定正是通往那邊。我猜大概有一百萬個龍人守衛著吧？！所以不列入考慮。」他把耳朵貼近門上，凝神傾聽。「沒聲音。我們再觀察一下。」他輕輕推開那兩扇門，小心地走進去，並留意周遭的動靜，小光球和費資本則緊緊地跟隨身後。

「類似某種畫廊之類的地方。」他看著四周的牆壁，上面掛滿了沾滿青苔和灰塵的壁畫。挑高的窗戶讓泰斯看見外面的星辰和山脈。他知道了自己確切的位置，並在腦中畫出了一個簡陋的地圖。

「如果我的計算是正確的，西邊是王座的房間，龍穴是在王座的西邊。至少那是我們下午去的時候猛敏那所在的位置。那隻龍一定有路飛出去，所以應該有某種通道，也許這里還有另外一個縫隙，可以讓我們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泰斯專心思考著，完全沒注意到費資本。老法師彷彿有什麼目的地在房間四處搜尋著，似乎是在找一幅畫。

「啊，就在這里，」費資本喃喃道，然後轉身低呼道，「泰索何夫！」

坎德人抬起頭，突然注意到畫正在發著淡淡的光芒。「看那邊！」泰索何夫著迷地說。「哇！這幅畫繪著龍，長得像烈焰的紅龍，在攻擊帕克塔卡斯，然後──」

坎德人說不出話來，人羣──索蘭尼亞騎士騎著尊貴的龍──金色和銀色的龍。他們都帶著閃閃發光的武器。突然間，泰索何夫明白了！世界上還有善龍！如果可以找到牠們，將可以和惡龍對抗，還有──

「屠龍槍！」他喃喃道。

老法師對自己點點頭。「是的，小傢伙，」他低聲道。「你明白了，也看到了答案，你會記住的。但現在還不是時候，還不是時候。」他伸出結繭的手撫摸著坎德人的頭。

「龍──我剛剛說什麼？」泰斯再也記不得了，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此刻他會瞪著一幅蓋滿灰塵，根本沒辦法辨認的壁畫。坎德人搖搖頭，費資本一定讓他分心了。「喔，沒錯，龍穴。如果我估計的沒錯，就在那邊。」他走開了。

老法師跟在後面，臉上帶著笑容。

一羣人前往礦坑的路上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糟糕。他們只看見幾個龍人守衛，每個人似乎都無聊到幾乎睡著，無人注意路過的婦女。當他們經過一座火熱的熔爐時，疲累不堪的溪谷矮人正不停地鼓風煽火。

快步離開這令人不快的景象後，一行人進入了礦坑。龍人守衛一到晚上便把男人們關在巨大的洞穴里，再回去監視著溪谷矮人；看守這些男人們根本是白費力氣，猛敏那心想，這些人類無論如何都逃不掉的。

坦尼斯突然覺得猛敏那的想法或許是對的。這些男人確實哪也不會去。他們呆呆地望著金月，絲毫沒有被說服的跡象。畢竟，她終究是個蠻族人。她的腔調怪異，穿著更是奇特。她所說的故事難以置信；什麼龍在藍焰里死掉，自己卻活了下來──唯一的證據，只不過是一串連在一起的白金碟。

韓德瑞克大聲宣稱這個奎蘇族的女人是個女巫和騙子。他提醒大家在旅店的那一幕，把他滿是疤痕的手伸出來當證據，男人們並不太搭理韓德瑞克，追尋者的神最後畢竟沒有阻止惡龍入侵索拉斯。

其中有許多人對於逃亡的提議很有興趣。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有被虐待的痕跡──瘀青的臉、遭到鞭打的痕跡。他們的伙食非常糟糕，又被迫居住在骯髒、惡臭的環境里，每個人心里都明白，只等礦坑里的鐵礦開採完畢，他們對猛敏那大王而言就毫無利用價值了。但，在牢中還有著一定的領導力的追尋者們，仍然反對這個太過冒險的計劃。

爭執開始了。男人們彼此叫罵著。坦尼斯連忙指派卡拉蒙、佛林特、依班、史東、吉爾賽那斯到門口去把風，擔心警衛聽到喧鬧聲後會馬上折返。半精靈完全沒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爭執說不定得持續個一天半日！金月無助地坐在男人們前面，神色看來泫然欲泣。她對自己的新發現始終感到很興奮，一直想盡快和所有人分享她的知識，如今有人質疑她的信仰，她覺得自己陷入了絕望的深淵。

「這些人類都是笨蛋！」羅拉娜走到坦尼斯背後低聲說。

「不！」坦尼斯嘆著氣回答。「如果他們是笨蛋，那麼事情反而會簡單得多；我們不能提供任何保證，卻又要求他們將自己僅剩的老命拿來冒險。何苦呢？逃進山里，還得面對追擊的敵人。待在這里，他們至少還可以活久一點。」

「但如此茍延殘喘，生命還有什麼尊嚴？」羅拉娜問。

「年輕人，這是很好的問題。」一個虛弱的聲音說。他們轉頭看見馬麗塔跪在一個男人的旁邊，後者躺在牢房角落的一塊破爛蓆子上，被疾病和虛弱折磨得不成人形，看不出來他的真實年紀。他掙扎著坐起身來，氣若遊絲地朝坦尼斯和羅拉娜伸出一隻蒼白瘦弱的手。馬麗塔試著要讓他平靜下來，但他惱怒的瞪著她。「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這不表示我連死前都要過得毫無生趣。帶那個蠻族女人過來。」

坦尼斯用詢問的眼光看著馬麗塔。她站起來，把他拉到一邊去。「他叫伊力斯坦。」一副坦尼斯理應認得他是誰的態度，但坦尼斯露出困惑神色，她隨即解釋，「伊力斯坦，他曾經是海文的高階追尋者之。每個人都很敬愛他，他也是唯一敢公開反對猛敏那大王的人。但沒有人聽得進去。」

「妳用『曾經』兩個字，」坦尼斯說。「他還沒死吧？」

「是沒有，但也撐不久了。」馬麗塔擦掉眼淚。「我曾經見過這種病。我的父親就是這樣死的。他的體內有某種東西在活生生的吞噬著他。這幾天他痛得幾乎要撐不住了，但，都過去了。一切就快要結束了。」

「不見得。」坦尼斯微笑著說。「金月是個牧師，她可以治好他。」

「或許吧？」馬麗塔懷疑地說。「但我不想讓他再冒這個險，我們不能夠用這種不切實際的希望來安慰他，請讓他安詳的死去。」

「金月！」當酋長之女走近時，坦尼斯叫道。「這個人想要見妳。」半精靈不理會馬麗塔，帶著金月走到伊力斯坦身邊。金月的臉上原本充滿了失望和挫折，但看見這個人受盡折磨的樣子，她不禁露出同情的表情。

伊力斯坦抬頭看著她。「年輕人，」他嚴肅地說，雖然聲音很微弱。「妳宣稱妳帶來了古老真神的福音；如果不像傳說中說的一樣，是我們背棄神明，而不是祂們背棄了我們。那祂們又為什麼等了這麼久纔出現呢？」

金月跪在這個瀕死的人身旁，仔細想著該如何回答。最後，她說道，「想像一下，如果你正走在森林里，身上帶著你最寶貴的財產──一顆稀罕而美麗的寶石。突然間，你被一隻兇猛的野獸所攻擊。你丟下寶石逃開。當你發現寶石已經不見時，卻不敢回森林去尋找。這時，有人送給你另一顆寶石；你心里明白這顆寶石不若前一顆來得珍貴，但你還是不敢回去找。你認為是那顆寶石不見了，還是它仍在森林里等你回去撿起它？」

伊力斯坦閉上眼睛，臉上滿是悔恨的表情。「當然，那顆寶石還在等著我們。我們真是愚蠢！我希望有機會能多了解妳的真神。」他伸出手來說。

金月屏住呼吸，臉色變得跟他一樣蒼白。「你會有時間的。」她柔聲說著，一邊輕輕握住他的手。

坦尼斯被眼前的情景所感動，突然警覺到有人正拍著他；他迅速轉身，手放在劍柄上，背後站著的原來是史東和卡拉蒙。

「怎麼回事？」他立刻問，「守衛回來了嗎？」

「還沒，」史東沙啞地說。「但我們推測就快了。依班和吉爾賽那斯都失蹤了。」

帕克塔卡斯的夜深。

紅龍派烙斯回到自己的巢穴，巢穴里沒有牠化為人形時習慣用來踱步的空間；牠只能勉強張開翅膀，雖然這已經是要塞里最大的房間，甚至還特別為牠調整過。但房間本來就不夠大，這隻龍只能夠翻翻身。

龍躺在地上等著，強迫自己稍作休息，兩眼卻緊盯著大門，絲毫沒注意到樓上的陽臺有兩個人正鬼鬼祟祟地窺視著。門上傳來一陣敲打聲。派烙斯連忙抬起了頭，卻失望地看見兩個地精拖來一個可憐的小傢伙，牠不禁大吼一聲，又趴了下去。

「溪谷矮人！」派烙斯不屑地以通用語對這些低等生物說道。「猛敏那如果以為我會喫溪谷矮人，那他一定是瘋了。把他丟到角落後就趕快滾！」牠對地精大吼。地精們唯唯諾諾地遵命，飛也似地逃離房間，只剩下賽斯頓蜷縮在角落嗚嗚地哭著。

「閉嘴！」派烙斯生氣地命令著。「不如我直接把你給烤焦，讓你不能──」

門上傳來了另一陣敲打的聲音，龍認得這個頻率。牠的眼睛紅光大盛。「進來！」

一個身影閃進了龍的巢穴，披著長長的披風，兜帽遮住了面孔。

「我照您的命令前來了，烈焰。」那人輕聲道。

「很好！」派烙斯尾巴輕掃著地板答道。「把兜帽脫下來，我要看見和我說話人的臉。」

來者將兜帽往後推。在龍頭上，第三層的地方，傳來一聲低呼聲。派烙斯抬頭探視著那黑暗的陽臺，原本考慮飛上去察看一番，但眼前的人攪亂了牠的思緒。

「我時間有限，閣下。我得在他們懷疑之前趕回去。我還得向猛敏那報告──」

「再說吧！」派烙斯不耐煩的打斷他的話。「你所混入的那羣笨蛋們在計劃些什麼？」

「他們打算釋放俘虜，並且煽動暴亂，逼猛敏那撤回前往奎靈那斯提的大軍。」

「就這樣？」

「是的，閣下。現在，我得去警告龍騎將了。」

「啐！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就算他們暴動，出面處理的還不是我？除非他們有對付我的計劃？」

「沒有，閣下。正如其他人一樣，他們最畏懼的便是您的力量。」那人又說，「他們會等到您和猛敏那一同飛到奎靈那斯提後纔行動。他們要在您回來前救出小孩，並且逃到山里去。」

「以他們的能耐，大概也只能這樣吧？別替猛敏那擔心。有空我會讓他知道這件事的，還有件更重要的事，重要得多了！注意聽著──今天那隻笨投德抓到了一個犯人──」派烙斯停了下來，牠的眼睛發著光，聲音壓低。「就是『他』！我們一直在找的『那個人』！」

那人驚訝地抬起頭。「您確定嗎？」

「當然！」派烙斯馬上回答。「我連作夢都會夢見他！他就在這里，就在我的掌握之中！正當整個克萊恩都在尋找他時，竟然被我給找到了！」

「您要通知偉大的黑暗之後嗎？」

「我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信差。我得親自送上這個人，但我現在還不能離開。猛敏那沒有獨自解決奎靈那斯提的本事。就算這場仗有勝無敗，我們總得做做樣子，這個世界少了精靈總是比較好。只等一有時間，我就會把永恆之人獻給黑暗之後。」

「您為什麼要告訴我呢？」那人問道，話中帶有一絲緊張的意味。

「因為你得要保護他！」派烙斯換了個更舒服的姿勢。牠腦中的計劃如今漸趨完美。「全是黑暗之後的庇佑，才會讓永恆之人和米莎凱的牧師一起送上門來！我明天就會讓猛敏那親自對付牧師及她的朋友們。事實上，」派烙斯眼睛發著光，「這樣做會更好也說不定！我們可以趁亂送走綠寶石之人，猛敏那絕對不會發現！當奴隸們造反之時，你得負責找到綠寶石之人，將他帶回來，藏在地下室。等到人類都被消滅，奎靈那斯提也被夷平之後，我會親自把他獻給黑暗之後的。」

「我了解了。」那人再度鞠躬。「那麼我的報酬是？」

「會給足你應得的份。離開吧！」

那人再度戴上兜帽，退了出去。派烙斯收起翅膀，蜷起身體，讓尾巴靠著鼻子，在黑暗中瞪視著。牠只聽見賽斯頓嗚咽的聲音。

「你還好吧？」費資本輕聲問泰索何夫，兩人一動也不動地躲在陽臺上，深怕被發現。四周一片漆黑，費資本將自豪的小光球以花瓶蓋住。

「還好，」泰斯呆呆地說。「我很抱歉剛剛失態了。我控制不住。雖然我早有了一些些心理準備，但還是很難相信認識的人當中竟會有人出賣我們。你想那隻龍有沒有聽到？」

「我也不知道。」費資本嘆氣道。「問題是，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泰斯難過地說。「我一向不是出主意的人。我只是跟著大家一起玩。我們無法警告坦尼斯和其他人，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哪里。如果我們開始四處找他們，搞不好會被抓，讓事情更糟糕！」他用手撐著下巴。「你知道嗎，」他以難得的悶悶不樂說道，「有一次我問我爸爸，為什麼坎德人都不像人類和精靈那麼高大？我很想變大。」他輕聲說著，沉默了一會兒。

「你的父親怎麼回答呢。」費資本輕問了一聲。

「他說坎德人身材這麼矮小是因為我們要做小事。『如果你仔細觀察世界上的每樣大東西，』他說，『你就會發現他們都是由小東西所組成的。』那隻巨大的龍也不過是由許多小滴的血液組成的，也許吧！這些小東西纔是讓所有的東西大不相同的原因。」

「你父親相當有智慧。」

「沒錯！」泰斯揉揉眼睛。「我很久沒看到他了。」坎德人的尖下巴突出來，小嘴緊緊地抿著。如果他父親看到眼前這個小傢伙變得如此果決，有可能認不出這就是他兒子。

「大的事情就讓其他人去做了。」泰斯終於宣佈。「有坦尼斯、金月和史東就夠應付一切了，我們來做些看起來不太重要的小事──我們來營救賽斯頓！」

## ２─１３疑問．沒有答案．費資本的帽子

「我聽見奇怪的聲音，坦尼斯，所以我特別去察看，」依班雙脣緊抿著。「我看到牢門外有一個龍人鬼鬼祟祟地在偷聽。我跳過去想將牠勒死，但第二個龍人衝向我。我立即一刀了結牠，然後追上第一個龍人，料理掉牠之後，我就想最好趕緊回來看看。」

大夥一回到牢房，便發現吉爾賽那斯和依班已經在等著他們。坦尼斯請馬麗塔將女士們帶到另外一個角落去，他則開始仔細盤問這兩人失蹤的經過。依班的故事聽起來頗為可信；坦尼斯回牢房時的確看到了龍人的屍體，而依班臉頰上也留下交戰的痕跡、割傷以及撕爛的衣服。

提卡從一位女士手中拿了條較為乾淨的布，開始為他清洗傷口。「他救了我們一命。」她抱怨。「我還以為你們會感謝他，沒想到你們卻是疑神疑鬼地盤問起他來，好像他殺的是你們的摯友一樣。」

「別怪他們，提卡。」依班溫柔地說。「坦尼斯有權問這些問題。我承認這一切看起來的確很可疑，但我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他握住她的手，輕輕地吻了一下。提卡紅著臉把布丟進水桶里洗淨，再輕柔地輕拭他的臉頰。卡拉蒙看見這副光景，不禁皺起眉頭。

「你呢，吉爾賽那斯？」戰士突然問，「你為什麼要離開？」

「別問我！」精靈慍怒地說。「你不會想要知道的。」

「知道什麼？」坦尼斯追問，「你為什麼要離開？」

「不要逼他！」羅拉娜大喊著跑到哥哥身邊。

吉爾賽那斯棕色的瞳仁開始閃爍不定，面對眾人時，他的臉色顯得蒼白而無血色。

「這很重要，羅拉娜。」坦尼斯說。「你去哪了，吉爾賽那斯？」

「你們記住，我警告過你們了。」吉爾賽那斯的眼光投向雷斯林。「我回去察看法師是否真像他所聲稱的一樣虛脫。他可沒有那麼虛弱，他人不見了！」

卡拉蒙站起來，雙拳緊握，神情氣得扭曲。史東抓住他，把他拉了回去，河風則站在吉爾賽那斯面前保護他。

「每個人都有權力發言，也都有權力為自己辯護。」平原人用渾厚的嗓音說。「精靈做了他的陳述，讓我們也聽聽你弟弟的說法。」

「我為什麼要說？」雷斯林粗聲低語，聲音里滿是仇恨的情緒。「你們既然不信任我，為什麼要裝作相信我？我拒絕回答，你們想怎樣就怎樣。如果你們覺得我是個叛徒，現在就把我宰了！我沒意見──」他又咳了起來。

「你們不如連我也宰了。」卡拉蒙哽咽地說著，帶著弟弟回到牀上。

坦尼斯覺得很不舒服。

「今天晚上派出兩倍的人守夜。不，依班，不包括你。史東，你和佛林特第一輪，河風和我第二輪。」坦尼斯僵硬地躺下身，頭枕在手臂上。「我們被出賣了！」他想，一行人當中有一個是叛徒，說不定打從一開始就是。衛兵隨時都有可能衝進來。猛敏那心思說不定更細密，他早設下了陷阱，要把我們一網打盡──

坦尼斯突然看清了眼前的一切。想當然爾！猛敏那一定會拿這次的暴動當藉口，來殘殺所有的人質與牧師。他可以再抓來更多的奴隸，正好殺雞儆猴一番，藉此來提高自己的威嚴。這個計劃──吉爾賽那斯的計劃正中他下懷！

我們不能夠放棄這個計劃，坦尼斯慌亂地想，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這樣不行，人們太興奮了！自從伊力斯坦奇蹟般地康復，並宣稱要皈依這些古老真神後，人們開始有了希望，他們相信神已經重回這個世界。可是坦尼斯也留意到其他的高階追尋者們注視伊力斯坦的嫉妒眼神。他明白，雖然他們表面上支持這個領導者，但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試著推翻他。即使現在，他們還不放棄遊說羣眾，散播懷疑的情緒。

坦尼斯心想，如果我們現在退縮，他們就再也不會相信我們了。不管有多危險，我們只能拚命往前衝。而且，也許他錯了。說不定打從一開始就沒有什麼叛徒；他重燃起希望，半夢半醒地躺著。

黑夜靜靜地過去。

白晝的光明穿透了要塞高塔上的窗。泰斯揉揉眼睛，坐起身來，有一陣子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想，我是在一個大房間里，頭上是一個挑高的天花板，上頭有洞可以讓巨龍飛上天空。旁邊還有另外兩扇門，昨天自己和費資本便是從那邊進來的。

費資本！那隻龍！

泰斯終於想起來。他根本沒打算要睡覺的！他和費資本要一同等惡龍睡著，好救出賽斯頓。現在卻已經天亮了！搞不好早就到了下午！坎德人緊張地爬了起來，靠近陽臺窺探著。還好！他放下心來；惡龍睡著了。賽斯頓也哭累睡去。

機會來了！泰索何夫爬到法師身邊。

「老先生！」他低聲道，「快醒醒！」他不停地搖動他。

「什麼，誰？失火了？」法師坐起身來，緊張地看著四周。「哪里？快向出口逃！」

「沒有啦，沒有失火。」泰斯忍不住嘆氣。「現在已經早上了。哪！你的帽子──」他把帽子交給正在四處搜尋著的法師。「昨晚的小光球後來怎麼了？」

「嗯！」費資本吸吸鼻子，「我把它送回去了。老用光照我，害我睡不著。」

「我們原本打算要撐住不睡的，還記得嗎？」泰斯焦急地說。「能把賽斯頓從惡龍那救出來了嗎？」

「怎麼救？」費資本期待地問。

「負責計劃的人是你啊！」

「是我嗎？喔喔，」老法師眨著眼睛，「那個計劃你覺得怎樣？」

「你還沒告訴我！」泰斯差點吼了出來，但他隨即鎮靜下來。「你只告訴我說早餐前我們要救出賽斯頓，因為經過了整整十二小時沒進食，對惡龍來說，連溪谷矮人看起來都會變得比較可口。」

「有道理，」費資本評論道。「你確定我這樣說過嗎？」

「聽著！」泰索何夫耐心地說，「我們需要的只是一條長繩子去把他拉上來。你不能變出來嗎？」

「繩子？！」費資本瞪著他。「瞧你說的好像我連這都不成的樣子！這對我來說可是種侮辱。扶我站起來。」

泰斯幫著法師站穩。「我不是有意要侮辱你的。」他說，「我知道繩子沒什麼了不起，你也很厲害──只不過──喔，算了！」泰斯指著陽臺。「快點！我只希望我們都能夠活下來。」他屏住呼吸道。

「就衝著這句話，我不會讓你或賽斯頓失望的。」費資本認真地答應道。兩人繼續在陽臺上窺探，一切和之前一樣，賽斯頓躺在角落，惡龍熟睡著。費資本閉上眼睛，集中精神念著奇怪的咒語，然後，他伸出瘦弱的手，穿過陽臺的欄桿，開始比著上升的手勢。泰索何夫瞧了一眼，差點沒給嚇得魂飛魄散。

「停！停！」他勉強發音說，「你搞錯目標了！」

費資本張開眼，只見紅龍派烙斯正緩緩地從地面上升起，身軀仍然保持著熟睡的姿勢。「喔！天哪！」法師吃了一驚，很快地念了逆轉的咒語，將紅龍放回地上。

「沒瞄準。」法師說。「現在，我已經校正好誤差了。讓我們再試試。」

泰斯再度聽見同樣的咒語，這次換成賽斯頓從地面上緩緩地升起，慢慢地升到與陽臺等同高處。費資本因為用力而漲紅了臉。

「加油！就快到了！」泰斯興奮的跳躍。費資本用手勢引導著賽斯頓飛上陽臺，停在滿是灰塵的地面；賽斯頓仍然熟睡著。

「賽斯頓！」泰斯低聲輕喚，一邊把手按著溪谷矮人的嘴，免得他叫出聲。「賽斯頓！是我，泰索何夫。快醒來！」

溪谷矮人睜開雙眼，醒來所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猛敏那改變主意不將他餵龍，而改將他餵給一個兇狠的坎德人喫。過了一會兒，溪谷矮人認出眼前的人，高興地呆住了。

「你安全了，但不要說話，」坎德人警告道，「惡龍還可以聽見我們的聲音──」他的話被底下傳來的一聲巨響打斷。溪谷矮人警覺地坐起身來。

「噓──」泰斯說。「也許只是通往龍穴的門而已。」他快步走回陽臺，費資本正好奇的從欄桿中窺探著。「怎麼搞的？」

「龍騎將。」費資本指著站在二樓看著惡龍的猛敏那。

「烈焰，快醒來！」猛敏那對著熟睡的龍大喊。「我收到有關入侵者的警報了！那個牧師來了，正準備鼓動奴隸們暴動！」

派烙斯翻翻身，慢慢地打開眼睛，從一個讓人煩躁而且滿天都是溪谷矮人亂飛的夢中醒來。搖著大頭試著讓自己清醒，牠聽見猛敏那不停地抱怨著牧師的事情。牠打了個哈欠，看來龍騎將發現牧師進入要塞了。派烙斯心想，到頭來還是得牠親自出馬解決這個問題。

「不用太擔心，大人──」派烙斯剛開口，突然閉上嘴，看著某樣很奇怪的東西。

「擔心？！」猛敏那憤怒地說著。「我為什麼──」他也呆住了。他們倆現正盯著一樣從半空中飄下的東西，有如羽毛般地飄蕩。

是費資本的帽子。

坦尼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將同伴叫醒。

「那麼，」史東說，「我們要照計劃進行嗎？」

「我們別無選擇。」坦尼斯看著大夥，陰沉著臉說。「如果你們之中有人出賣了大家，那他終此一生都會背負著戕害無辜的罪惡感生存下去。猛敏那不只會殺了我們，連人質他也不會放過。我祈禱沒有叛徒，所以一切照計劃進行。」

沒有人開口，但卻一言不發地看著彼此，懷疑的氣氛愈來愈濃。

當婦女們醒來時，坦尼斯又復誦了一次計劃。

「我和我的朋友們打扮成平時送早餐的女人模樣，和馬麗塔一同混進孩子們的房間。我們會把他們帶到廣場去。」坦尼斯靜靜地說。「妳們非得表現的像平時一樣的正常。等到妳們獲準出去透透氣的時候，抱起小孩，立刻跑去礦坑。妳們的男人會處理掉那邊的衛兵，妳們便可以安全地逃入南方的山脈。明白了嗎？」

女人們沉默地點點頭，同時守衛的腳步聲也開始逼近。

「就這樣。」坦尼斯柔聲說。「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吧！」

女人們散開來。坦尼斯對提卡和羅拉娜說︰「如果有人出賣了我們，妳們兩個都會陷入危險中，因為妳們得要看著這些婦女──」他開口道。

「我們都會很危險。」羅拉娜冷冷地重復著。她徹夜未眠，深知自己一旦鬆開靈魂上那緊繃的繩子，一定會即刻陷入恐慌中。

坦尼斯並沒有察覺她內心的掙扎，他只發現今早的她看起來特別蒼白而美麗，身經百戰的他，因此忘了初上戰場的不安。他清清喉嚨，沙啞地說，「提卡，聽我說，把劍收進劍鞘里，妳這樣反而比較安全。」提卡咯咯笑著，緊張地點點頭。

「去和卡拉蒙道別吧！」坦尼斯告訴她。

提卡臉紅得有如熟透的蘋果，意味深長地看了坦尼斯和羅拉娜一眼，快步跑開。

坦尼斯靜視著羅拉娜，然後，第一次發現她緊緊咬著牙關，連頸部的青筋都浮了出來。他上前抱住她，但她全身僵硬得有如龍人的屍體。

「妳不需要這樣子。」坦尼斯放開她說。「這不是妳的戰爭。和其他女人一同去礦坑吧！」

羅拉娜搖搖頭，試著控制住自己的聲音之後再開口。「提卡沒有受過搏鬥的訓練，我有。不管那是不是『虛應故事』。」她自嘲地笑了起來，坦尼斯臉上露出不安的表情。「我會盡我的責任，坦尼斯。」這個人類名字在她口中說來十分拗口。「不然，你說不定會以為我是個叛徒。」

「羅拉娜！求求妳相信我！」坦尼斯嘆氣道。「就像我替吉爾賽那斯辯護一樣，我也絕不相信妳會出賣我們！要不是因為──該死！要不是我們手上握著這麼多條人命，羅拉娜，妳還不明白嗎？」

羅拉娜抬起頭來，感覺到他的手在微微顫抖，在他臉上，她看見了恐懼與掙扎，正如同她此刻內心的感覺。不同的是，她是為了自己感到害怕，他卻是為他人擔心。

她深吸了口氣，「對不起，坦尼斯。」她說。「你是對的，看，守衛來了，我們得出發了！」

她頭也不回地轉身離去。之後才突然想到，也許，坦尼斯只是想從她身上尋得一絲慰藉。

馬麗塔和金月帶著眾人走上一連串的樓梯，上了第一層。龍人守衛便沒有再跟著他們，這表示牠們另有『特殊任務』。坦尼斯問馬麗塔這是否正常，馬麗塔搖搖頭，一臉擔心的神情，然而他們只能繼續向前。六個溪谷矮人跟在他們後頭，扛著一鍋聞起來像是燕麥片的東西。他們並未留心這羣大嬸們，直到卡拉蒙踩到自己的裙子、一跤跌倒、罵了句相當不淑女的話後，溪谷矮人們才睜起了大大的眼睛。

「別想叫！」佛林特轉身對著他們掏出小刀。

溪谷矮人縮到牆角，不停地搖著頭，鍋子也跟著嘎嘎作響。大夥走到樓梯的盡頭，停了下來。

「我們穿過這個大廳到那扇門──」馬麗塔指著說。「喔，不好！」她抓住坦尼斯的手臂。「門口有警衛。以前沒有的！」

「噓！說不定只是巧合。」坦尼斯安慰著她，雖然心中知道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照著原先的計劃就好。」馬麗塔害怕地點點頭，走過大廳。

「警衛！」坦尼斯轉頭對史東說。「準備好！切記，下手乾淨俐落。不要發出聲音！」

依照吉爾賽那斯的地圖，孩子們的遊戲間和臥房是分開的。前者是個架子上放了衣服和玩具的儲藏室，一條走道由這個房間通往名為焰擊的龍所居住的地方。

「可憐的傢伙！」在討論計劃時，馬麗塔對坦尼斯這樣說道，「牠跟我們一樣都像囚犯。龍騎將從不肯讓牠出去，我猜他們怕牠會迷路，回不來。他們建造了一條隧道通往儲藏室，牠鑽不過這麼小的洞；之所以對牠不方便不是因為牠想要出去，而是牠偶爾會想要看看孩子們嬉戲的樣子。」

坦尼斯懷疑地看著馬麗塔，猜想自己待會碰上的怪物，會不會和她口中「虛弱又神智不清」的龍大異其趣？

龍穴後頭便是孩子們休息的地方。他們必須進入這間房間，將孩子喚醒，帶他們出來。遊戲室直通外面的廣場，中間只隔著一道用橡木栓起的大門。

「這是為了避免龍跑出去所設的安全措施。」馬麗塔表示。

天想必快亮了，當他們走向遊戲室的時候，坦尼斯心想。火把將他們的影子投射向前。帕克塔卡斯十分安靜，幾乎可說是一片死寂。太安靜了！尤其是對一座備戰中的要塞而言。四個龍人士兵躲在遊戲室外的角落聊天，看見女人接近後，牠們紛紛閉上了嘴。

金月和馬麗塔走在最前方，金月脫下了兜帽，秀髮在火光中閃閃發亮；後面跟著河風，柱著根柺杖，為了讓身材看起來合理些，高大的平原人膝蓋幾乎快碰地了。卡拉蒙和雷斯林跟在後面，法師緊靠著哥哥，其次跟著的是依班和吉爾賽那斯；雷斯林諷刺地發現，每位準叛徒都到齊了。佛林特走在最後壓陣，偶爾回頭瞪視那些嚇得半死的溪谷矮人。

「你們今天來得很早。」一個龍人說。

婦女們像是害怕的雞羣般圍著守衛，耐心地等牠們放行。

「看起來快要下雷雨了，」馬麗塔機警地說。「我希望孩子們在下雨之前能夠出去活動一下。你們在這邊幹嘛？這里不是從來沒有守衛的嗎？你們會嚇壞孩子的。」

其中一個龍人以牠們粗魯的語言說了句話，另外兩個則會心一笑，露出整齊的尖齒。講話的龍人只皺了皺眉。

「這是猛敏那大王的命令，他和烈焰今天早上出發去消滅那些精靈了，我們奉命要搜妳們的身。」龍人的眼光饑渴地盯著金月。「我很樂意這樣做的。」

「對你來說也許是，」另一個守衛呢喃著，對著史東露出噁心的表情。「我從沒有看過這麼醜的──呃！」

龍人倒了下去，一柄匕首深深插進胸口，其他三個龍人也在轉眼之間被解決掉。卡拉蒙勒住其中一個，依班一拳打中另一個，佛林特則趁牠倒下時一斧砍掉牠的腦袋。坦尼斯一劍穿心解決了領隊。他放開劍，早算準武器會卡在龍人石化的屍體里。但出乎意料地，他的新武器有如熱刀刺入牛油般滑順地由堅硬如石塊的屍體中拔出。

他還沒來得及去思考這個異像，溪谷矮人就因為看見搏鬥，而嚇得把鍋子一丟，沒命地往走廊逃去。

「別管他們！」坦尼斯對佛林特急吼道。「進遊戲室，快點！」他跨過這些屍體，一腳把門踹開。

「如果有人發現這些屍體，整個計劃就泡湯了。」卡拉蒙說。

「這個計劃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註定失敗了！」史東恨恨地低聲著。「有人出賣了我們，失敗只是遲早的問題。」

「別停下來！」坦尼斯把門關上，著急地命令道。

「音量放小。」馬麗塔壓低聲音說。「焰擊通常睡得很熟，如果牠醒來了，別露出破綻，牠瞎了一隻眼，不太可能看得出來。」

暗淡的晨光由窗外射進這空無一人、沒有絲毫歡樂氣息的遊戲室中。這里沒有傢俱，地上只有幾個破舊的玩具。卡拉蒙跑向前去察看著用巨大的門閂關上的大門。

「我應該可以應付得來。」他說。大漢毫不費力地抬起沉重的門閂，將它放在門邊，輕輕地推了推那扇門。「外面沒上鎖。」他回答。「我猜他們沒想到我們能進到這里來。」

或者是猛敏那大王想要我們到這邊來？坦尼斯心想。他思索著龍人的話，不知道牠所說的可信度有多少？龍騎將和惡龍果真離開了嗎？或者──他忿恨地強自鎮定自己紛亂的思緒；這都不重要了，他告訴自己這一切已無路可退，只能向前。

「佛林特，留在這邊，」他說。「一旦任何人接近，便先出聲警告我們，然後立刻動手。」

佛林特點點頭，在門後找了個有利的位置，將門開了道小縫往外頭觀察，地板上的龍人屍體已成了灰燼。馬麗塔從牆上取下火把，點亮之後，帶著眾人穿過一條黑暗的走道，通往龍的巢穴。

「費資本！你的帽子！」泰斯冒險問著。

只是一切都太遲了，老法師伸手一把抓去，沒抓到！

「奸細！」猛敏那怒氣沖沖地指著陽臺大吼。「抓住他們，烈焰！我要活口！」

活口？惡龍暗自復誦了一遍。不行！絕對不行！派烙斯想起昨晚所聽見的怪聲，這些奸細當時一定聽到了所有有關綠寶石之人的消息！只有少數人知道這個祕密──這個可怕、卻能幫助黑暗之後征服世界的重大祕密。這些奸細非死不可！好讓祕密隨著他們長眠地底。

派烙斯張開雙翼往上飛，以牠強而有力的後腿做驚人的加速。

這下完了！泰索何夫心想。我們搞砸了，這回逃不掉了。

正當他為自己即將被惡龍烤熟而自怨自艾的同時，他聽見法師念了句咒語，漫無遮地的黑暗隨之而來，坎德人摔了一跤。

「快跑！」費資本氣喘吁吁地說，一邊把坎德人拉起來。

「賽斯頓──」

「我抓住他了！快跑啊！」

泰索何夫沒命地跑著，他們跑出門外，衝進先前到過的那個畫廊，之後他就再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往哪跑，只能不停地隨著老人移動。他清楚地聽見身後傳來惡龍飛出巢穴的聲音，也聽見惡龍的喊話聲。

「你是個法師啊，奸細！」派烙斯吼道。「我可不能讓你在黑暗之中亂竄，你說不定會迷路的。讓我給你來點火光吧！」

泰索何夫聽見巨獸吸了一大口氣，瞬間四周有如全給火焰包圍；黑暗在炙熱的火光下消散，但泰斯卻驚奇地發現自己身上連點灼傷都沒有。他抬頭望著沒戴帽子，拚命跑著的費資本。他們還是在畫廊里，正要衝向那兩扇門。

坎德人又回過頭去，他們身後緊跟著那頭紅龍，牠的外貌比任何怪獸都要猙獰，連沙克沙羅斯的那隻黑龍相形之下都遜色三分。紅龍再次朝他們吐出烈焰，泰斯也再次發現自己被火焰吞噬；牆上的壁畫開始燃燒，傢俱開始冒煙，窗簾像火柱般捲起，房間到處是濃密的黑煙。但這些地獄般的景象絲毫影響不了他們三人；泰索何夫敬佩地看著法師，這回他是真的佩服得五體投地。

「你可以支撐多久？」他和費資本一起跑過轉角，眼前就是那扇銅門。

老人眼睛睜得大大的。「我不知道！」他驚訝地說，「我根本沒想到我辦得到！」

又一道烈焰在他們身旁爆散開。這回泰索何夫明顯感受到了灼熱感，他警覺地瞧向費資本。法師點點頭。「我快撐不住了！」他喊道。

「再撐一下。」泰索何夫喘著氣說。「我們快要到那扇門了！牠擠不過去的。」

「三個人推開銅門，正好費資本的法術也在此刻失效。眼前便是那扇通往機關房的密門。泰索何夫用力關上銅門，停下來喘口氣。

正當他想說「我們逃過一劫」的同時，惡龍的爪子穿破石牆，正好自他頭上伸出！賽斯頓尖叫著逃向樓梯。

「不可以！」泰索何夫抓住他。「你會跑到猛敏那的房間去的！」

「快回機關房！」費資本大吼著。三人飛快地衝過狹窄的通道，身後石牆已經徹底崩塌；他們已經來不及關上那扇密門。

「很顯然地，我得對龍這種生物再加以研究，」泰斯喃喃道。「不知道有沒有書是關於這方面──」

「我已經把你們這些老鼠趕到洞里去了。」派烙斯的聲音在外面轟轟作響。「你們無路可逃了，這樣的石牆擋不了我的。」

外面傳來可怕的摩擦聲，機關室的牆壁開始出現裂縫。

「剛剛你做得不錯嘛！」泰斯煩惱地說，「那個法術真不錯，就算被龍給吃了也還算值得。」

「吃了？！」費資本似乎突然清醒過來。「被龍喫？纔不會呢！從沒人敢這樣小看我。一定有路出去的──」他的眼睛開始發亮，「從鐵鍊爬下去！」

「鐵鍊？」泰斯重復著，以為自己一定聽錯了。一定是龍的吼聲和牆壁的碎裂聲讓他誤解了法師的意思。

「我們要沿著鎖鍊爬下去！快點！」老法師興奮地向鐵鍊跑去。

賽斯頓狐疑地看著泰斯，但此時惡龍的爪子再度穿破了石牆，兩人立刻頭也不回地同法師向鐵鍊跑去。

等到他們跑到那個巨大的齒輪時，費資本已經由走廊上的鐵鍊爬到了齒輪上。他把袍子撥到屁股後，從齒輪上一頭跳往下面的鐵鍊。坎德人和溪谷矮人跟著他爬到鐵鍊上。泰斯總算覺得這次有機會活命。當然，前提是底下的闇精靈得跑去睡覺了。此時，派烙斯突然夾雜著煙塵衝進鐵鍊懸掛的通道中。

附近的通道開始坍塌，天花板隨著沉重的悶響砸到地上。牆壁搖晃著，鐵鍊也開始晃動。紅龍飄浮在他們頭上，一言不發地用血紅色的眼眸瞪著他們。牠深吸了一口氣，幾乎抽光了周遭的所有空氣。泰斯下意識地閉上眼睛，隨即又努力的把眼睛睜大。他以前從來沒看過龍噴火──當然，他可不想錯過這唯一的機會。

火焰由龍的口鼻內向外激射而出，單單是火的高熱就差點讓坎德人掉下鐵鍊。但再一次地，火焰仍然沒有辦法靠近他們，費資本得意地乾笑著。

「很好，老傢伙，」紅龍憤怒地說。「但我可也是個法師，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你正逐漸衰弱。但願你那點小聰明能替你在掉下去的過程里尋得一點安慰！」

火焰再次激射而出，但這回不再是噴向他們，而是直射向那巨大的鐵鍊，鐵鍊轉瞬間變得通紅；派烙斯立刻再吐了一次，鐵鍊開始變得白熱；第三次的龍焰徹底熔化了鐵鍊。巨大的鐵鍊搖動了一下，無聲無息地向下掉落。

派烙斯眼看著鐵鍊落下，心滿意足地認定這些奸細不可能生還後，便立刻回到龍穴里，同時猛敏那正大聲地呼喊著牠。

在紅龍身後的一片黑暗中，數世紀以來始終為鐵鍊鎖住的巨大齒輪發出了一聲悶響，開始緩緩轉動起來──

## ２─１４馬它福羅．魔劍．白色羽毛

馬麗塔手中的火把照亮了空曠的房間，房間里沒有窗子也沒有傢俱，在這座巨大的石室中只有一大盆水，一個裝滿了有著腐肉味道食物的桶子，還有一隻龍。

坦尼斯屏住呼吸。他原以為沙克沙羅斯的黑龍就夠大的了。但眼前的紅龍纔算得上是真正的龐然大物。牠的起居室十分寬闊，半徑至少有一百呎以上，龍則佔據了其中大部分的空間，牠的尾巴剛好可以碰到最遠端的牆壁。眾人愣了好一陣子，腦中滿是這巨獸噴出火焰來攻擊他們的可怕模樣，也想起了索拉斯被徹底摧毀的那一夜。

馬麗塔看起來一點也不擔心。她平靜地走向前，其他人遲疑了一下才跟上去。直到他們靠近這隻龍時，才知道馬麗塔是對的；這隻龍的身體狀況真的令人同情。臥在地板的頭上滿是歲月的痕跡，曾經光亮的紅色肌膚如今泛灰又有著斑點。牠大聲打著鼾，原先銳利的牙齒現在已變得發黃破碎。身上遍佈著各種傷痕，翅膀看來乾枯且萎縮。

坦尼斯終於明白馬麗塔的想法了。顯然地，這隻龍確實是被軟禁在這里，他發現自己也同情起牠來，並且鬆懈了防衛。直到他看見巨龍被火光弄醒後，才突然意識到這種同情是危險的──這隻龍的爪子依然鋒利，牠的烈焰也和其他的紅龍同樣致命，坦尼斯這樣警惕自己。

龍睜開了眼睛，在火光下看來只像是一道泛著紅光的細縫。眾人立刻停下來，手放在武器上。

「馬麗塔，這麼快就到了早餐時間嗎？」馬它福羅（焰擊是牠在人類面前用的名字）以帶著睡意的口吻說著。

「是的，我們今天特別提早了一點。」馬麗塔毫不猶豫地說。「因為暴風雨要來，所以我希望在風雨來臨前帶孩子們去舒展筋骨。放心睡吧！我會特別叮嚀他們不要吵醒你的。」

「我不介意。」巨龍打了個哈欠，又把眼睛張開了一些。坦尼斯總算可以清楚看見其中一隻眼睛上面覆著白色的薄膜──牠那隻眼睛已經瞎了。

「但願我們不用和牠交手，坦尼斯。」史東低聲道。「這樣做好像跟祖母級的人物打架一樣。」

坦尼斯強迫自己板起面孔。「這個祖母可是會要人命的啊！史東，你可別忘了這點。」

「小傢伙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巨龍喃喃道，很明顯地又要開始打瞌睡。「小心不要讓他們淋溼了，馬麗塔，特別是小愛瑞克。他上個禮拜才剛感冒。」牠閉上了眼睛。

馬麗塔轉過身，暗示大夥趕快移動，手指同時放在嘴脣上。史東和坦尼斯走在最後，兩人的武器都被寬大的斗篷給遮住。當坦尼斯距離巨龍大約三十呎的時候，突然響起了奇怪的噪音。

一開始他還以為是幻覺，是因為太過緊張，以至於腦中聽到奇怪的嗡嗡聲。但聲音卻愈來愈大，直到史東帶著警覺的神色回頭看著他。嗡嗡聲愈來愈大，聽起來像是有成千上萬的蝗蟲在飛。其他的人也都聽見了，每個人都開始回頭看著他！坦尼斯無辜地望著朋友們，臉上露出有點滑稽的迷惑表情。

巨龍換了個姿勢，不安地翻了身，牠用力地甩甩頭，這聲音似乎讓牠很不舒服。

雷斯林突然脫離隊伍跑向坦尼斯。「那把劍！」他沙啞地說著，扯下了半精靈的斗篷，露出坦尼斯背著的那把劍。

坦尼斯看著插在古老劍鞘中的劍；法師是對的，劍鋒有如處於最高警戒下、不停地震動著。經過雷斯林的提醒之後，坦尼斯終於確確實實地感受到這股震動。

「魔法。」法師饒富興味地觀察著，一邊低聲說。

「你能阻止它嗎？」坦尼斯壓過這奇怪的聲音大喊道。

「不行。」雷斯林說。「我想起來了。這把是斬龍劍（註１），姬斯卡南所擁有的傳說魔劍。它對附近的龍本來就會起這樣的反應。」

「可真會挑時機啊！」坦尼斯生氣地說。

「或者是個別有用心的時機。」史東跟著大吼道。

巨龍緩緩地抬起頭，眨著眼睛，鼻子開始冒出淡淡的黑煙。牠努力地用那隻完好的眼睛看著坦尼斯，眼神中露出痛苦、惱怒的樣子。

「瑪麗塔，妳帶來了什麼人來？」馬它福羅聲音中充滿了怒意。「我聽到了幾個世紀以來都不曾再聽過的聲音，我聞到了鋼鐵的味道！這些人不是女人！他們是戰士！」

「別傷害牠！」馬麗塔嚎啕大哭道。

「我沒有別的選擇！」坦尼斯毅然決然地抽出了斬龍劍。「河風、金月！把馬麗塔帶開！」劍鋒這時開始亮出刺眼的白光，嗡嗡聲愈來愈響，愈來愈有威脅性。馬它福羅往後退了一下。這道白光令牠完好的那隻眼睛非常疼痛，可怕的聲音有如長矛般地刺穿腦門。牠哀嚎著遠離坦尼斯。

「快跑，去把孩子帶出來！」坦尼斯喊著，察覺他們應該暫時還不需要和這個龐然大物作戰；他高舉著發光的劍，小心翼翼地走向前，把巨龍圍困在牆邊。

馬麗塔害怕地看了坦尼斯一眼，快步帶領金月往孩子們的臥室去。一百多個小孩雙眼圓睜地躲在房間內，害怕地聽著門外的聲音。直到看見馬麗塔和金月，許多張小臉立刻放鬆下來，還有幾個看見卡拉蒙急忙衝進來的蠢樣，忍不住笑了起來。但當他們注意到來者都拔出武器之後，一些孩子們開始忍不住啜泣起來。

「馬麗塔，怎麼了？」最年長的女孩問。「發生了什麼事？又有戰鬥了嗎？」

「我們希望不會真打起來，親愛的。」馬麗塔柔聲說。「但我不會對你們說謊，這次說不定真會打起來。現在，趕快收拾收拾，特別是你們保暖的衣服，跟著我們來。年紀大的抱年紀小的，就像平常出去活動一樣。」

史東原本料想會有一段迷惑、哭泣和解釋的時間，但孩子們很快便照著做，自己穿上保暖的衣服，並且幫年紀小的也穿上。除了有些臉色蒼白之外，他們大都很冷靜──這些孩子是在戰火中生存下來的，史東這麼提醒自己。

「我要你們安靜地穿過龍的巢穴，走進遊戲室里。等我們到了那里後，這個大傢伙，」史東比著卡拉蒙，「會帶你們到外面的廣場。到了那邊，立刻去找自己的母親。大家都聽懂了嗎？」他懷疑地看著一些比較小的小孩，但最前排的小女孩點了點頭。

「我們了解了，先生。」她說。

「很好！」史東轉過身。「卡拉蒙？」

幾百隻小眼睛朝他望去，戰士紅著臉、尷尬地帶領著他們穿過龍的巢穴。金月抱起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孩，馬麗塔則抱起了另一個。其他年紀較大的孩子們背著連路都還走不穩的小孩，井然有序地快步走出大門，一言不發地前進，直到看見了坦尼斯，那把發光的劍，還有受驚的龍──

「喂！你不可以傷害那隻龍！」一個小男孩喊著。他高舉著拳頭，臉上露出憤怒的表情離開了隊伍，跑向坦尼斯。

「道格！」另一個較大的女孩震驚地大喊。「快回到隊伍里來！」但此時有些孩子已經開始嚎啕大哭。

坦尼斯依舊高舉著劍，他知道這是制住龍的唯一方法，一邊大喊著，「快把他們弄走！」

「孩子們，拜託！」金月的聲音嚴肅中帶著威嚴，成了混亂中唯一恢復的秩序。「若非必要，坦尼斯不會傷害這隻龍的。他是個好人。你們現在一定得趕快走了，媽媽在等著你們。」

金月的聲音里帶著一絲壓抑著的恐懼，急迫的口氣連最小的孩子都聽得出來。他們很快地便又重回到隊伍中。

「再見，焰擊！」幾個孩子熟悉地對著龍喊叫，揮舞著小手。道格最後瞪了坦尼斯一眼，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同伴身邊，用小胖手揉著眼睛。

「不要！」馬它福羅用讓人聽了也會跟著心碎的聲音哭喊道，「不可以！不要攻擊我的孩子們。求求你們！你們的目標應該是我！攻擊我吧！不要傷害我的孩子！」

坦尼斯發覺龍似乎陷入了過去的回憶中，陷入那場奪去牠愛子的災難中。

史東湊近坦尼斯說，「我想你也知道，只要孩子們脫離危機，牠就會宰了你的。」

「是沒錯。」坦尼斯面色凝重地說著。龍的雙眼（連瞎掉的那一隻也是）已經開始發著紅光，巨大的龍口開始滴下唾液，爪子開始不停地撕抓著地板。

「不要這樣對待我的孩子！」牠暴怒地說。

「有我在──」史東開始抽出劍。

「快離開，騎士。」雷斯林從暗影中低聲說。「你的武器沒有用，該待在他身旁的是我。」

半精靈訝異地注視雷斯林。雷斯林奇異的金色眼眸與他四目相接，他很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麼︰我信任他嗎？雷斯林臉上不帶絲毫表情，甚至有點暗示他拒絕的意味在。

「你快走！」坦尼斯對史東說。

「什麼？」他大喊。「你瘋了嗎？你該不會打算相信這個──」

「快走！」坦尼斯又喊了一次。就在此時，他聽見佛林特的聲音，「快走！史東，外面這邊需要你！」

騎士不知如何是好地呆站了一陣子，但他不能違背榮譽，反抗他認定的上級所下的命令。他懷疑地看了雷斯林一眼，轉身進入通道。

「對龍有效的法術我知道得很少。」雷斯林馬上說。

「你可以幫我們拖延時間嗎？」坦尼斯問。

雷斯林以一種早知死之將至，大無畏的笑容回答。「我可以，」他低聲道。「快退回走廊那邊，等到聽見我開始念咒語，你就快跑！」

坦尼斯開始往後退，手中的劍依舊高舉著。但龍已經不怕這把劍的法力了。牠只認定孩子們已經走了，牠得殺死這些人為他們報仇。當高舉著劍的戰士往走廊逃去之時，牠緊跟在後。突然間，一陣黑暗籠罩了馬它福羅，濃密的黑暗讓牠回想起失去視力時的恐怖記憶。牠聽見了咒語吟誦的低禱聲，便知道是穿著長袍的人類施展了法術。

「我要燒死他們！」牠嚎叫著，清楚地嗅到鋼鐵的味道往走廊退去。「他們無路可逃了！」正當牠用力吸著空氣之時，牠聽見了其他的聲音，那是孩子們的聲音。「不行，」牠沮喪地想。「這可不行，這樣做會傷了我的孩子們──」牠巨大的頭靠在冰冷的地板上。

坦尼斯和雷斯林一起跑向走廊，半精靈拉著衰弱不堪的法師一起前進。他們聽見身後傳來令人為之動容的哀嚎聲。

「不要傷害我的孩子！求求你們，攻擊我吧！不要傷害他們！」

兩人走進遊戲室中，卡拉蒙打開大門，射入的陽光讓大家感到一陣目眩。孩子們飛快地跑出大門，衝向外面的廣場。坦尼斯見到門外站著的提卡和羅拉娜，兩人都抽出武器，警覺地四處張望；地上躺著一具石化的龍人屍體，佛林特的斧頭插在牠背上。

「快往外走，快！」坦尼斯大喊。佛林特拔出戰斧，和坦尼斯兩個人最後離開了遊戲室。正當他們跨出門口之時，突然聽見一聲恐怖的吼聲，一隻龍的吼聲，但跟可憐的馬它福羅完全不同；此時正是派烙斯發現奸細的時候，附近的建築開始為之震動，龍從巢穴中飛了出來──

「烈焰！」坦尼斯憤怒地咒罵道，「牠根本沒離開！」

矮人搖搖頭。「我用我的鬍子打賭，」他沉著臉說。「泰斯一定跟這檔子事有關。」

──斷裂的鐵鍊開始向著斯拉莫瑞的地板墜去，三個小小的身影跟著一起墜下。

泰索何夫徒勞地抓著鐵鍊，在半空中翻滾，一邊想，原來這就是等死的滋味；這種感覺很特殊，可惜的是不能讓他再多體會一下。他聽見賽斯頓在他頭上害怕地尖叫著，也可以聽見腳下費資本正喃喃自語，似乎正在試著施展最後的法術。突然，費資本提高聲音，「普薩夫──」而咒語被一聲尖叫所打斷；老法師撞上地面，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骨碎聲。雖然泰索何夫知道自己就是下一個，但還是為他感到難過。地面愈來愈近──幾秒後，他也會變成一具死屍。

雪，開始下了起來──

至少坎德人是這麼想。之後，他發現自己被無數的羽毛所包圍，彷彿有幾百萬隻雞同時炸了開來！他掉進一團柔軟的羽毛中，賽斯頓跟著也掉了進來。

「可憐的費資本。」泰斯的眼中泛著淚光，一邊努力地走出羽毛堆。「他最後一道法術想必是雷斯林以前也曾施展過的羽落術。可惜，他只來得及變出羽毛。」

在他頭上，巨大的齒輪愈轉愈快，斷裂的鐵鍊也隨之飛快移動，彷彿正為掙脫了桎梏而感到慶幸。

門外的廣場一片混亂。

「在這里！」坦尼斯衝出門外，知道這次註定要命喪於此，但他仍不願放棄。同伴圍在他身邊，每個人手上都緊握武器，緊張地看著他。「快往礦坑跑！找掩護！猛敏那和紅龍沒有離開，這是個陷阱！他們馬上就會攻過來了！」

其他人神色凝重地點了點頭。每個人都知道已經沒希望了──他們得橫越近兩百碼，且沒有任何掩護的空曠廣場，纔能夠到達安全的地方。

他們試著盡快將婦女和孩子們集合起來，但是卻沒有用，每個媽媽都堅持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坦尼斯看著礦坑的方向，更加沮喪地大聲咒罵著。

礦坑里的男人們，看見自己的家人已經逃了出來，便立刻制服了警衛，開始朝廣場跑來──原先的計劃根本不是這樣的！伊力斯坦在想些什麼啊！要不了幾分鐘，毫無掩蔽的空地就會擠滿成千的狂亂人羣！他得帶著他們往南邊的山脈撤退纔行。

「依班呢？」他對史東喊道。

「我最後看到他時，他往礦坑跑去。我不明白──」

騎士和半精靈突然間想通了。

「我懂了。」坦尼斯平靜地說著，話聲淹沒在四周吵雜的聲音中。

「真相大白了。」

依班跑向礦坑時，原本是遵從派烙斯的命令，不管用什麼方法，他都得從這一團亂軍當中找出綠寶石之人，他也知道猛敏那和派烙斯會怎樣對付這些可憐的傢伙。曾有那麼一瞬間，他為這些人感到同情──他並沒有無情冷酷到如此地步。只是打從很久以前，他就已經知道誰是獲得最後勝利的一方，而他無論如何也想當一次勝利者。

自從他將家產變賣殆盡，他便只剩下唯一的謀生工具──自己。他有頭腦，劍術又好，而且對僱主絕對忠誠。在一次前往北方尋找僱主的旅程中，依班認識了猛敏那。依班對這名邪惡牧師的力量有著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想盡辦法贏得了他的信任；而更重要的是，他也讓自己在派烙斯眼中有了利用價值。惡龍發現依班有魅力、聰明、能幹，並且在經過幾次試煉之後，發現他相當可靠。

依班被派回蓋特威的家中，「碰巧」逃出龍人大軍的攻擊，同時也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組織。會巧遇由吉爾賽那斯所率領、當時正打算混入帕克塔卡斯的精靈小隊純屬運氣，但這一筆功勞讓他在猛敏那和派烙斯面前的地位再度提升。當金月意外地落入他的掌握之中時，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幸運，對他來說，黑暗之後十分眷顧他。

他祈禱黑暗之後的庇佑能夠持續下去──想要在這樣的混亂中找到綠寶石之人，還真得靠神助纔行。依班再一次把握住協助猛敏那的機會。「坦尼斯叫你們現在立刻去廣場，」他大喊，「和你們的家人會合！」

「不對，計劃不是這樣的！」伊力斯坦大喊著試圖阻止他們。但太遲了，男人們看見自己重獲自由的家人，紛紛衝出礦坑。幾百個溪谷矮人更是火上加油地一起跟著衝了出去，快樂地加入這場大團圓──因為，他們以為這只是某種假日的慶典。

依班急切地搜尋著人羣，希望能找到綠寶石之人，最後，他決定從牢房找起。果然，他看見一個人兩眼無神地坐在牢房中，盯著四周。依班機靈地跪在他旁邊，試著想起那個人的名字。是某種──有點古老的──

「貝倫。」依班一番掙扎之後終於想起。「貝倫？」

男人抬起頭來，好幾個禮拜以來，臉上第一次出現了光芒。他並非投德以為的又聾又啞，他只是個只會注意自己神祕追尋的目標的人；他也是個人類，用人類的話說出他的名字對他來說依舊十分親切。

「貝倫。」依班又再次說道，緊張地舐著嘴脣。他終於找到了他，但卻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他知道，當外頭的可憐蟲們被惡龍攻擊時，第一件事便是回頭躲進礦坑。他得在坦尼斯逮到他之前帶著貝倫逃出去。但，要去哪里呢？他可以依派烙斯的命令帶他進帕克塔卡斯，但依班不喜歡這個提議。猛敏那一定會碰到他們，一旦他起了疑心，有很多問題依班無法回答。

沒錯，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依班安全地帶著他逃走，那就是帕克塔卡斯的城牆外。他們可以躲在荒野中，直到這場混亂平息，再趁著夜晚偷偷溜進要塞中。依班下定決心，扶著貝倫站起來。

「外面就要開戰了。」他說。「我要帶你走，免得你受到傷害。我是你的朋友。你明白嗎？」

男子的眼神中彷彿潛藏著極高的智慧。他看起來不再像是一個年齡難以分辨的精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受盡無數折磨的人類。貝倫小聲地嘆了口氣，點點頭。

猛敏那怒氣沖沖地從房間走出來，扯著手上掛著鋼片的皮手套，一個龍人緊跟在後，手上抱著龍騎將的釘頭錘──「黑夜使者」。其他的龍人則聚集在走廊上，按照猛敏那方纔所下的命令，準備回到派烙斯的巢穴里。

「不行，你們這些蠢蛋，別撤回軍隊！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解決這里，傍晚之前奎靈那斯提就會陷入火海了。烈焰！」他大喊著打開龍穴的大門。抬頭仰望，他看見陽臺上所冒出的濃煙及火光，還有紅龍的怒吼。

「烈焰！」沒有人回答。

「你抓個奸細要抓多久啊！」他焦躁地大喊，轉過身來幾乎撞上一個龍人軍官。

「你要放上這個龍鞍嗎，大王？」

「不，沒時間了。反正這是戰鬥才用，外面那羣廢物根本不堪一擊，不過是幾百個奴隸罷了。」

「但那些奴隸已經制服了警衛，在廣場上和他們的家人團聚在一起了。」

「你的兵力如何？」

「不夠多，大王。」龍人軍官的眼神閃爍著。牠本來就不認為傾巢而出的攻擊戰術是明智抉擇。「我們大約有四十或五十個人，奴隸們則有大概三百多個男人，女人大約也是這個數字。女人們一定會和男人們並肩作戰。一旦讓他們有機會組織起來，逃進山中──」

「呸！烈焰！」猛敏那再度呼喚著。突然，他聽見要塞的另一端傳來一聲沉重的金屬撞擊聲。之後，他又聽見另一個聲音──巨大的齒輪彷彿不情願地嘎卿嘎卿得轉動起來；正當猛敏那思考著這些聲音來自何處時，派烙斯飛回了牠的巢穴。

龍騎將立刻分秒不差地奔到惡龍身邊，身手矯健地爬上龍背。雖然兩個生物彼此互不信任，但戰鬥中兩人的默契卻無法言喻。兩者對於各種族的仇恨、以及對於權力的渴望，讓他們成為了彼此都不願承認的最佳拍檔。

「起飛！」猛敏那大吼，派烙斯跟著飛了起來。

「沒用的，老友。」坦尼斯冷靜地告訴史東，把手放在正試圖維持秩序的騎士肩上。「你只是在白費力氣，還是留著打仗用吧！」

「沒有什麼仗好打的。」史東邊咳邊說，嗓子因為過度的叫喊而變得沙啞。「我們會被困住的，像老鼠一樣被踐踏而死。這些笨蛋為什麼不聽話呢？」

兩人站在廣場的北端，距離帕克塔卡斯的大門約二十呎。南方的山脈是他們唯一的希望；他們身後的大門隨時都會有龍人一湧而出，而猛敏那和惡龍更是不知道身在要塞內的何處。

伊力斯坦徒勞地試著讓眾人冷靜，同時催促眾人朝南邊移動。但男人們堅持要找到自己的女人，而女人們又堅持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幾個已經團圓的家庭，開始向南方移動，但太遲了，也太慢了！

有如紅色的彗星般，派烙斯衝出了帕克塔卡斯要塞，流線型的翅膀收在身體兩旁，巨大的尾巴在身後飄蕩。龍騎將騎在牠的背上，猙獰的面具在晨光中散發邪惡的氣息。猛敏那緊抓著紅龍背上的尖角，飛上藍天，遮蔽住日光，將底下的人羣籠罩在陰影之下。

對龍的恐懼很快地蔓延開來。他們叫不出聲，也無力移動，只能害怕地彼此緊緊相擁，知道死亡將是他們無法逃脫的宿命。

猛敏那一聲令下，派烙斯降落在要塞的一座尖塔上。猛敏那憤怒地瞪視底下的人羣。

坦尼斯只能無奈地看著這光景，突然感覺到史東抓住他的手臂。「你看！」騎士指著北方，要塞的大門。

坦尼斯悻悻然地將目光從龍騎將身上移開，只見兩個人正努力地跑向要塞的大門。

「依班！」他不可置信地大喊。「但跟著他的是誰？」

「他逃不掉的！」史東大喊。在坦尼斯阻止他之前，他又瞥見了紅色的身影一閃而過──雷斯林和他的雙胞胎哥哥。

「我也有些帳要跟他好好算算。」法師嘶啞著說。三個人剛好跟上扭住依班的衣領，把他摔倒在地的是史東。

「叛徒！」史東大喊。「就算我今天會死，我也要先送你進地獄！」他拔出劍來，把依班的頭向後扯。突然間，依班的同伴轉過身來抓住史東拿劍的手。

史東吃了一驚，鬆開了抓住依班的手，呆愣地看著眼前的景象。

那人的上衣被風給掀了開來。就在他的胸口上，鑲嵌著一顆綠寶石！陽光照著拳頭大的寶石，閃耀著邪惡光芒。

「我從沒聽過或是看過這樣的法術！」雷斯林與其他人一同驚訝地停住腳步，站在史東身邊。

見到大家驚訝地盯視他的胸口，貝倫下意識的用上衣蓋住了它。他放開了抓住史東的手，向著大門跑去，依班掙扎著站起來，隨之狂奔而去。

史東又撲向前，但坦尼斯這次阻止了他。

「算了！」他說。「太遲了！我們還得保護其他人。」

「坦尼斯，快看！」卡拉蒙指著要塞的大門大喊著。

要塞大門的上半部開了個口，慢慢地，開口愈來愈大。剛開始是很緩慢地，但速度卻逐漸加快，巨大的花崗巖開始墜落地面，巨大的衝擊力震碎掉地基，揚起了滿天沙塵。他們還可以聽見上頭鐵鍊急速轉動的聲音。

依班和貝倫抵達大門口時，花崗巖正好落下。依班恐懼地尖叫，下意識地舉起手來護著頭部。旁邊的男人則抬起頭，輕嘆了口氣。兩個人就此埋在數噸重的巖石下──帕克塔卡斯的古防禦系統就這樣徹底封鎖了要塞。

「這是你們忘恩負義的最後機會了！」猛敏那大吼，話語聲被大石落下的聲音所打斷，這只讓他更感到憤怒。「我給你們機會，讓你們可以為我工作，為黑暗之後獻上榮光。我為你們及你們的家人設想，但你們既頑固又愚蠢，你們將會付出你們生命做為代價！」龍騎將高舉著黑夜使者。「我要殺光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

龍騎將宣佈後，派烙斯張開翅膀，飛上天空。惡龍深吸一口氣，打算用烈焰將底下嚎啕無助的人們烤成焦炭。

但，龍的俯衝被擋住了，馬它福羅從破碎的要塞廢墟中飛起，向著派烙斯直衝去。

這隻年邁的巨龍已經完全瘋狂。牠再次陷入失去自己孩子的噩夢中。牠彷彿隱約能看見那騎著銀色、金色巨龍的騎士，手握著醜惡的屠龍槍在陽光下閃耀著。牠白費心機地試圖說服孩子們不要加入這場毫無希望的戰鬥，牠無奈地希望能夠說服牠們這場戰爭已然結束；牠們的年紀很輕，聽不過勸，牠們離開了巢穴，只留下牠獨自在巢中哭泣。牠的心中可以想見那場慘烈的戰爭，牠的孩子們全死在屠龍槍下了，而此刻，牠聽到了猛敏那的聲音。

「我──要殺死所有的小孩！」

就如同幾世紀前一般，牠飛上天去保護牠的孩子們。

派烙斯被這個意料之外的攻擊嚇了一跳，牠勉強避開了馬它福羅朝他側翼破綻的一擊，但馬它福羅終究還是抓中牠用以揮舞翅膀的強壯肌肉，帶來了一陣劇痛。派烙斯藉著在空中翻滾取回優勢，以銳利的前爪在馬它福羅柔軟的腹部劃下一道很深的傷口。

在完全瘋狂的狀態下，馬它福羅再也感覺不到一絲疼痛，但年輕力壯的巨龍的怪力還是令牠在空中翻了好幾圈。

方纔的翻身是派烙斯反射性的防禦動作，藉著這個姿勢，牠同時取得了高度和時間上的攻擊優勢。但是，牠忘了背上所載的龍騎將這回並沒有裝上平日戰鬥用的龍鞍，使得猛敏那立刻朝底下的廣場落去。幸而高度並不太高，他毫髮無傷地落地，只有些瘀青和驚魂未定。

大多數人看見他站起身後，都害怕地逃了開來；但他立即注意到在廣場的北邊有四個人並沒有逃跑，這四個人向他走來──

馬它福羅出手攻擊派烙斯，以及猛敏那墜落到地面這些意外，使得驚慌的羣眾受到了加倍的刺激，伊力斯坦所無法辦到的事情這下如願了。眾人紛紛恢復了神智，開始擺脫恐懼的陰影，集體朝著南方逃去。見到這情形，龍人軍官馬上派出手下所有的士兵緊追在後，同時也從要塞里指派了一隻翼龍（註２），緊急召回攻擊部隊。

龍人們湧進了羣眾中，如果牠們是想讓這羣人感到惶恐，牠們顯然誤算了；人們受夠了！為了獲得別人所承諾的和平與安全，他們已經被奪去了一次自由，而今他們終於明白只要有這些怪物在的一天，克萊恩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來自索拉斯、蓋特威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用手邊所有可用的武器來搏鬥，巖石、拳頭、牙齒和指甲都化成了宣洩憤怒的工具。

冒險者們被人羣分了開來，羅拉娜也被隔離眾人身邊。吉爾賽那斯努力要留在她身邊，卻還是被眾人給擠開。精靈女子害怕地緊握著劍，往要塞的牆邊退去。她慌張地看著眼前的戰鬥，一個男子抱腹倒了下來，滿手都是自己的血；他瀕死的眼神盯著她，鮮血流到她的腳邊，羅拉娜呆呆地看著這一灘血。接著就聽見附近傳來一陣聲響，她顫抖地抬起頭，正好看見那個殺人兇手，那隻醜惡爬蟲的臉。

龍人見到眼前一個被嚇呆的精靈女子正僵直站在牠面前，想到了一個輕易解決掉眼前獵物的方法。牠長長的舌頭舔著劍鋒的鮮血，跨過了地上的屍體、朝羅拉娜衝來。

她緊握住手中的劍，喉頭不安地吞嚥著，羅拉娜只能憑著最原始的防衛本能、盲目地往前亂刺，龍人毫無防備地被擊中；羅拉娜將劍深深刺入敵人的身體，感覺鋒利的劍鋒刺透了護甲，割穿肌肉，聽見這怪物骨骼斷裂的垂死哀嚎。牠變成了石頭，羅拉娜的武器也被卡在石塊中。但羅拉娜卻冷靜地思考著，這也同時讓她自己吃了一驚；她想起了戰士們曾經說過，只要等一段時間，屍體自然會變成灰，到時便可以將武器抽出來。

格鬥聲包圍著她，那是垂死的叫聲、喊殺聲、撞擊聲、哀嚎聲；但她毫不為所動。

她冷靜地等著屍體化成灰，彎下腰，撥去了劍上的灰，對著陽光高舉起劍，腳下躺著被她所殺的龍人屍體。她尋視四周，看不見坦尼斯，也看不見其他的人，或許，他們都死了，而她說不定也很快地會步上他們的後塵。

羅拉娜抬頭看著陽光燦爛的天空。對她來說，這一切有如嶄新的世界。每樣事物、每顆石頭、每片葉子，看起來都清晰無比。一陣溫暖的和風吹過，吹散了她上方以及她家鄉上空的烏云。羅拉娜的靈魂終於由禁錮已久的恐懼牢籠中釋放，飛向云端。手中的劍，反射著煦煦陽光。

【註】

１　斬龍劍的隱藏力量──它在偵測到龍類出現的時候，會嗡嗡作響。另外，WYRM 這個英文字代表的就是龍。這個字和蟲（Worm）沒有任何關聯。

２　翼龍是龍的遠親，只愛攻擊其他生物，很難聽命於任何人的指揮。牠們擁有瘦長的身體，彎曲的毒針尾，智力完全比不上真正的巨龍。

## ２─１５龍騎將．馬它福羅之子

猛敏那觀察眼前漸漸逼近的四個人，他發現眼前的人不是那羣戰俘。然後，他察覺他們正是和那名金髮牧師一起旅行的傢伙；就是這些人打敗了沙克沙羅斯的黑瑪瑙，逃出了運囚車隊，混進帕克塔卡斯。他覺得自己彷彿早就認識這些人──一個來自破敗之地、榮光已逝的騎士；一個努力想讓人認同自己是人類的半精靈；一個病態有殘疾的法師、以及法師的雙胞胎哥哥，一個腦子大概跟花生米一樣大的壯漢。

這將會是場有趣的戰鬥，他心想。他幾乎想對這樣的面對面戰鬥表示歡迎。這樣的機會已經很久不曾有過了。日復一日地指揮著部隊戰鬥，他開始對這感到厭煩。想到烈焰，他抬起頭看著天空，暗自盤算著不知能否從牠那兒得到援助。

不過，紅龍看來似乎自有麻煩要處理。馬它福羅在戰場上叱吒風云時，派烙斯還在蛋里等著孵化；雖然牠沒有強大的力量，但是牠的經驗和智慧足以彌補戰術上的劣勢。空中瀰漫著龍的烈焰，龍血像雨一般地降下。

猛敏那聳聳肩、轉頭看著四個正小心翼翼接近他的人。他聽見法師正提醒他的朋友們──猛敏那是黑暗之後的牧師，因此他可以祈求祂的幫助。猛敏那從間諜口中得知法師雖然年輕，但卻有著和年齡極不相稱的強大力量，似乎是個危險的人物。

四個人保持著沉默，他們之間已經不需要交談，當然更不需要與敵人寒暄。雖然有點諷刺，但雙方對彼此都抱持著敬意。這一場戰鬥不再有怒氣，雙方將會冷靜地對峙，最大的贏家將會是死亡。

四人往不同的方向散開，由於沒有東西可以掩護他的背後，自然也露出許多破綻。猛敏那將身子放低，揮舞手中的黑夜使者，一邊嚇阻他們冒然前進，一邊思考著戰術。他必須馬上扭轉眼前的劣勢纔行。他右手緊抓住釘頭錘，邪惡的牧師用盡全力弓著身子向前衝去，突然的動作令對手猝不及防；他並沒有舉起武器，他只需要用手碰到敵人就行了。他穩穩地停在雷斯林的面前，抓住法師的肩膀，立刻開始念出對黑暗之後的禱文。

雷斯林尖叫著倒下，他的身體被看不見的邪惡力量所攻擊，他痛苦地滾倒在地上。卡拉蒙發出驚人的吼聲，對著牧師衝去，但猛敏那早有準備。他的釘頭錘「黑夜使者」輕輕掃過卡拉蒙的身體。「黑夜！」猛敏那低吟著，卡拉蒙驚人的吼聲變成了慘叫聲，附有魔法的釘頭錘讓他陷入了黑暗中。

「我看不見了！坦尼斯，幫幫我！」壯碩的戰士狂叫著，盲目地亂闖。猛敏那陰險地笑著，一錘正中卡拉蒙的腦袋，卡拉蒙像隻受傷的水牛般倒了下去。

他從眼角瞥見半精靈手中持著樣式古老的雙手巨劍衝向他。猛敏那飛快地轉過身，以黑夜使者的硬橡木擋架住了坦尼斯的攻擊。兩人僵持了好一陣子，直到猛敏那以壓倒性的力量將坦尼斯推倒在地。

索蘭尼亞騎士舉起劍對敵人致敬，這是個要命的錯誤；這給了猛敏那從身上的暗袋里掏出一根鐵針的機會。他舉起針，再次祈求黑暗之後的庇護。史東緩緩走向前，突然感到自己的身體愈來愈沉重。

坦尼斯躺在地上，感覺一隻看不見的手將他壓在地上，他無法轉動頭部，連舌頭都沒辦法挪動。他能聽見雷斯林的慘叫聲被硬生生地扼住，也能聽見猛敏那對著黑暗之後祝禱著。坦尼斯眼睜睜地看著龍騎將好整以暇地走向前，高舉著釘頭錘，就要結束史東的性命。

「Bravais, Kharas！」猛敏那以索蘭尼亞語說著。他高舉著釘頭錘，諷刺地模仿著騎士的敬禮，然後瞄準騎士的頭部，對騎士來說，這種死法是最痛苦的──敵人竟然選擇讓他乾乾脆脆、痛痛快快地死！

突然間，一隻手抓住了猛敏那的手腕。他驚訝地看著那隻手，是一隻屬於女人的手。他感受到一股足以與他相匹敵的力量──對比於他的邪惡的神聖。只是這麼一碰，猛敏那的意志突然無法集中，忘卻了原本要獻給黑暗之後的禱文。

黑暗之後此刻也發現了一名全身發光的神祇，穿著閃亮的白盔甲，出現在地平線的彼端（註１）。祂還沒做好與祂交戰的準備，也沒預料到祂會在這時候重新降臨，祂決定暫時撤退，重新構思祂的計劃；這是祂第一次考慮到失敗的可能性。黑暗之後拋棄了祂的爪牙，留下他獨自為自己的命運搏鬥。

史東感覺到壓制著他的法術消失了，他的肌肉再度獲得了控制。他看見猛敏那把一腔怒火發洩在金月身上，瘋狂地攻擊她。騎士衝向前時，也看見坦尼斯站起身，手中的寶劍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兩人都第一時間衝向金月，但河風比他們要更快到達金月的身邊。河風用力將她推開，用使劍的手臂接下這本該擊碎金月頭骨的一擊。河風聽見牧師大喊「黑夜」，而他的視線也隨即被卡拉蒙所面對的相同黑暗包圍。

但奎蘇族的戰士早就料到這點，他並沒有慌張，他還是聽得見敵人的行動。河風強忍著傷口的疼痛，將劍換到左手，對準敵人呼吸聲的方向刺了一劍。然而刀鋒卻被龍騎將堅硬的盔甲給擋開，從河風的手中脫出。河風慌亂地掏著匕首，就算他已知死亡將近，希望非常渺茫──

就在那一剎那，猛敏那發現自己孤立無援，再也沒有任何來自靈界的力量幫助他，絕望的情緒緊緊地將他包圍。他再度呼喚黑暗之後。但祂再也無暇顧及猛敏那，祂也有自己的狀況要對付了。

面具後的猛敏那開始流汗。他咒罵著這頂礙事的頭盔，讓他難以調整呼吸。等到他發覺到頭盔不適合面對面肉搏時，一切為時已晚，頭盔已經遮住了他的左右視線。他看見高大的平原人正痛苦且盲目地在他面前掙扎，只要他願意，隨時都可以宰了他；但附近還有另外兩名戰士──騎士和半精靈已然脫離了他法術的壓制，開始朝他逼來。他眼角發現有不尋常的人影，立刻轉過身去，發現半精靈正全力衝向他，刀鋒閃著寒芒。

騎士到哪里去了？猛敏那揮舞著釘頭錘，試著暫且阻止他們逼近，另一隻空出來的手則使勁扯掉礙事的頭盔。

太遲了，猛敏那的手剛放上頭盔，姬斯卡南的魔劍已刺進他的盔甲，由背後穿了出來。龍騎將猛然回過身，模糊的視線僅能看見索蘭尼亞騎士的出現。古老的劍身刺進他的腹腔。猛敏那跪倒在地上，仍掙扎著想脫下頭盔。他不能呼吸，也看不見了──他感覺身上又中了一劍，眼前只剩一片黑暗──

高空中，瀕死的馬它福羅被全身上下的傷口和失血所折磨，耳中傳來孩子們哭喊著呼救的聲音。牠感到困惑，眼前一陣迷亂，就好像派烙斯此刻正從四面八方攻擊著牠。之後，紅龍飛到牠眼前，背對著山脈。馬它福羅發現了一個機會，牠要拯救自己的孩子。

派烙斯對準老龍的臉吐出一口烈焰，得意地看著牠的頭變得焦黑，眼珠也開始融化。

但馬它福羅絲毫不顧火焰正吞噬著牠的眼球，瘋狂地憑著最後一眼的記憶直衝向派烙斯。

紅龍腦中正被疼痛和勝利的喜悅所佔據，突然就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正當牠奮力吐出最後一口龍焰時，牠赫然發現自己已經被逼到山的正前方，牠已經無路可退，避無可避。

馬它福羅有如諸神投擲的長槍般，以全身的力量撞向牠。兩隻龍撞上了山脈，山峯為之崩塌，山坡上緊接著爆出了兩團巨大的火焰。

多年以後，馬它福羅的故事成了傳說，有人說，他們仍聽見龍的聲音，宛如煙霧緩緩飄散在秋風中，喊著︰

「我的孩子──」

【註】

１　這位就是帕拉丁，上次我們看到他的時候發現他被埋在一大堆羽毛底下。

## 婚禮

秋季的最後一日，曙光既清澈又明亮。空氣中夾雜著暖意，蘊含著南風所送來的溫暖香氣，自從難民們逃出了帕克塔卡斯後，和煦的南風彷彿守護著他們一路逃離龍人大軍；龍人大軍花費數日才突破了帕克塔卡斯的城牆，它的大門被巨石封鎖，高塔被溪谷矮人所戍守。賽斯頓率領著英勇的溪谷矮人，站在高塔上向下方無計可施的龍人們投擲石塊、死老鼠，偶而還夾雜著他們倒楣的同伴。這給了難民們足夠的時間逃入山脈，雖然飽受小部分龍人部隊的騷擾，但卻沒有受到什麼真正的傷害。

佛林特自願帶著一隊人類，到山脈里尋找能讓每個人度過寒冬的地方。由於丘陵矮人的家鄉離此不遠，佛林特對這里的地形還算熟悉。佛林特的小隊發現了一條僻處於陡峭羣峯間的狹窄山谷，唯一的入口在冬天時還會被大雪封閉。這座山谷易守難攻，可以輕易地擊退數量驚人的龍人大軍，況且還有很多山洞可以躲避惡龍的攻擊。

難民們沿著一條危險的路走進山中，抵達了這座山谷。一陣雪崩掩蓋了他們的足跡，同時也封鎖了入口。等到龍人發現他們的蹤跡，可能已經過了好幾個月了。

山谷在羣山的包圍中得以躲過冬天的酷寒。森林中到處都是獵物。清澈的山泉從山中流下。人們悼念死者，慶祝逃出生天，建造了棲身之地，舉辦了一場婚禮。

秋季的最後一日，西沉的暮色在羣峯上撒落宛如火焰般的顏色，像是懷念著死去的龍。河風和金月在這一天結為連理。

當兩人表明希望由伊力斯坦為他倆主持儀式時，伊力斯坦感到無比榮幸，並且詳細詢問他們族里的規矩。但兩人表示全族的人都已喪生，奎蘇族的傳統已不需要再繼續。

「這將會是『我們的』婚禮，」河風說。「象徵著新時代的開始，而不是沉溺在早該隨風而逝的過往。」

「我們會懷念自己的同胞。」金月柔聲說著。「但我們必須向前看，而非頻頻回首。我們藉著牢記過去的哀傷與美好，來賦予它價值；但歷史將不再是我們的包袱。」

因此，伊力斯坦從米莎凱的白金碟中遍查了古老諸神有關婚姻的規範。他要求金月和河風寫下自己的誓言，找出兩人相愛的真正意義；而這誓約將在諸神面前立下，即使死亡也不能令其終止。

奎蘇族的傳統還是保留下了一部分。兩個人必須在交換誓約時，獻上一個親手做的禮物，以示真誠。

正當陽光還炙熱的時候，伊力斯坦站上了他的祭壇，人們靜靜地站在祭壇下仰望著。提卡與羅拉娜由東走來，手上拿著火把；金月，酋長之女，尾隨在她們身後。她放下閃耀著金光和銀光的秀髮，任其披落在肩上，頭上戴著秋天落葉拾綴而成的冠冕，穿著從旅程一開始就穿在身上的鹿皮褲，而頸上的米莎凱護身符閃熾著光芒。她拿著用珍貴的絲綢層層包裹的禮物，因為她的愛人必須是第一個看見的人。

提卡眼神迷濛地走在她前面，年輕女孩的心中充滿著自己的夢想，她開始覺得男人與女人所共同分享的大祕密或許並沒有那麼恐怖，說不定反而是件甜美而值得期待的事。

羅拉娜站在她身邊，高舉著火把。人們低語盛讚著金月的美；但羅拉娜走過時，每個人都沉默了下來。金月是人類，她的美麗宛如綠樹、遠山及藍天般易於親近。羅拉娜的美則是專屬於精靈的美，換言之，是帶著神祕氣息的美。

兩名女子將新娘帶到伊力斯坦的身旁，然後轉身面向西方，等待新郎。

明亮的火光照亮河風的前路，坦尼斯和史東，兩人臉色嚴肅地領路。河風尾隨在後，身高鶴立雞羣，神情依舊冷漠而嚴肅，但他眼中充滿了喜悅的光芒，即使火把的火光也為之黯然。他的黑髮上戴著落葉所製成的桂冠，他的禮物則是用泰索何夫的手帕包裹著。佛林特和坎德人跟在他身後，卡拉蒙與雷斯林走在最後頭，法師以手中的瑪濟斯法杖取代火把。

男子們將新郎帶到伊力斯坦面前，然後加入女士們的行列。提卡發現自己正站在卡拉蒙身旁；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輕碰著他的手。他溫柔地對她微笑，將她的小手緊握在自己的大手中。

伊力斯坦看著眼前這對新人，心中不禁想到他們所遭遇過的危險、哀傷和恐懼，以及他們艱困的生活。他們的未來究竟會是怎樣的光景呢？他有一陣子說不出話來。兩人見到伊力斯坦的神情，也都理解了他的想法，體諒地雙雙伸出手來；伊力斯坦將他們拉近，低聲說著僅讓他們聽見的話。

「是你們兩人的愛情以及對彼此的信心，為這個世界帶來希望。你們彼此都願意為這希望獻出生命，彼此也都曾拯救過對方的性命。陽光仍在閃耀，但黑夜就要來到。你們也是一樣，你們將共同度過漫長的黑夜，直到曙光降臨。但你兩人的愛將會是點亮前路的火炬。」伊力斯坦往後退了一步，開始對所有的人發言。一開始，他的聲音略帶沙啞，但他能感覺到諸神的寧靜祥和正降臨此地，祝福著這一對新人，他的聲音也因而變得愈來愈清朗。

「左手代表屬於心的手，」他把金月的左手放在河風的左手上，並且將自己的左手一起放上。「我們將這兩人的左手緊緊相握，讓心中的愛意也隨之緊密交融，匯成更偉大的節操；猶如小溪匯成大河，河流流經大陸，然後流入未知的領土，探索著新的國度，而最終歸流入海中。憑著兩人的愛，神中之神帕拉丁，請祝福他們，並讓他們能在這破碎的大地上仍舊保有著心靈的平靜──」

在一片沉默的祝福中，丈夫和妻子緊緊相擁。朋友們圍攏起來，孩子們靜靜地靠在父母身旁。原先滿懷逝者之情的心慢慢撫平，祥和逐漸降臨。

「對著彼此發誓，」伊力斯坦說。「交換你們彼此出自於真心及手中的禮物。」

金月凝望著河風的眼眸，深情款款地說著。

北方烽火連綿，

惡龍肆虐於天，

「智慧終將降臨，」

智者和愚者皆云。

「在戰火中，

在最該英勇無畏之時。

一切都比男女間的約束來得重要。」

但你和我，越過了燃燒的平原，

穿過了地底的黑暗，

讓世人知道，讓每個角落明了，

上天又賜予了他們重生的機會，

我們所站著的祭壇，

我們彼此的呼吸，

一切都比男女間的承諾更為重要。

接著，河風說──

冬日即將降臨，

天地一片灰暗，

積雪里，

是該對原野中萌芽的樹木讚許，

因為這一切都比男人對妻子的承諾更為重要。

我們信守著彼此的承諾，

在暮色里訂下金石之盟，

藉著英雄們的見證，

藉著火光的照耀，

孩子們將會看見，

被惡龍所遮掩的星月，

微不足道的事，

也因男人對女人的承諾而變得宏偉。

交換了誓約之後，兩人彼此交換禮物。金月羞赧地將禮物交給河風。他顫著手，打開了這份禮物。那是一縷金髮串成的戒指，以同它一般華美的金銀繫帶束著。金月將母親的首飾交給佛林特，老矮人的手藝一如往昔。

在索拉斯的廢墟中，河風找到了一塊逃過惡龍肆虐的樹枝，他一直將這樣東西帶在背包里。這根樹枝變成了河風送給金月的禮物──一枚戒指，光滑無缺，沒有任何的裝飾。打磨過之後，木質閃著豐潤的金色光澤，表面布滿美麗的紋理。金月拿起戒指，想起了她第一次看見那麼多樹木時的感受──那一夜他們又餓又累地倉皇逃進索拉斯，帶著藍色的水晶杖。她開始輕泣，用泰斯的手帕拭著眼睛。

「祝福這兩樣禮物，帕拉丁。」伊力斯坦說。「這些禮物象徵著無畏的犧牲與無私的愛情。讓他們倆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還能夠凝望這兩樣禮物，讓自己相信，前方依然有著愛情照耀。偉大而光耀的神、精靈和人類的神、矮人和坎德人的神，祝福這兩位──禰的子民。願他們兩人今日在心里種下的愛情種子，藉著他們靈魂的滋潤，能夠育成生命之樹，庇護那些尋找安寧祥和的人們。藉著兩人交換的誓約，緊握的雙手，給予彼此的禮物，你們兩人──河風，流浪者的孫兒；金月，酋長之女。在心中，在人們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合而為一，永不分離。」

河風將他的戒指戴上金月瘦削的手指。金月拿回她的戒指，河風照著奎蘇族的儀式跪在她的面前。但金月搖搖頭。

「起來吧！戰士。」她笑著說道，眼角還泛著淚光。

「這是命令嗎？」他柔聲問。

「這是酋長之女所給你的最後一道命令。」她低聲說。

河風站起身，金月將金色的戒指套入他的手指。河風輕擁她入懷，而她也緊擁著他；兩人雙脣相接，身心有如水乳交融般合而為一。人們高聲歡呼，點亮了火把，太陽西沉到山後，天空中滿是如火般燦爛的晚霞。很快地，如黑絲絨般濃密的黑夜籠罩了暮色。

新人被眾人前呼後擁地帶下小丘，宴會和狂歡接著開始。雕著松樹與森林的大桌子擺放在草地上。孩子們終於擺脫了典禮的束縛，可以盡情地奔跑，玩著屠龍的遊戲。今夜他們將所有的不快和煩憂全拋諸腦後。男人們搬出他們從帕克塔卡斯搶來的大桶麥酒和紅酒，向新人敬酒。女人們則端上一盤又一盤的食物，盤里裝著的是從森林里獵來的野味、撿拾來的野果，以及從帕克塔卡斯的糧倉里奪來的食物。

「別擋我的路，讓一讓，讓一讓。」卡拉蒙嘟噥著坐了下來。大夥笑著讓出位置給他。馬麗塔和另外兩名女子端上來一大盤的鹿肉，放在卡拉蒙的面前。

「這才叫食物啊！」戰士讚嘆道。

「嘿！」佛林特大喊，邊用叉子刺入卡拉蒙盤子上一塊正在冒煙的肉。「你該不會連這一塊也想喫掉吧？」

卡拉蒙欣然地利用這個空檔，一滴不漏地在佛林特腦袋上空乾了一大杯的麥酒。

坦尼斯和史東兩人比鄰而坐，低聲交談。坦尼斯的眼角偶爾會瞟向羅拉娜；她坐在另一張桌子旁，熱絡地和伊力斯坦聊著。坦尼斯讚嘆著她今日的美麗動人，一邊感慨她與自己當初離開奎靈那斯提時，那個一廂情願、為愛所苦的小女孩之間有著多大的差異。他告訴自己這樣的轉變是很好的，但他同時發現自己正納悶她和伊力斯坦有什麼好聊的？

史東拍拍他的肩膀，坦尼斯吃了一驚，他完全忘了剛剛兩人的話題。他紅著臉開始道歉，卻看見史東臉上的表情。

「怎麼搞的？」坦尼斯警覺著半站起身問。

「噓！不要亂動。」史東壓住他。「用看的就好。在那邊，自己一個人坐著。」

坦尼斯迷惑地望向史東所指之處，他看到一個人獨自坐著，心不在焉地喫著面前的食物，像是淡而無味一般。只要有人靠近，他便低下頭，提防地看著那個人，直到他經過。也許是感覺到坦尼斯的眼光，他突然抬起頭，直挺挺地盯視著他們。

「不可能的！」他顫聲道。「我們明明看見他死了！和依班一起！沒有人可以逃過──」

「那麼我沒看錯了。」史東面色凝重地說。「你也認出了他，我還以為我神志不清了──我們去和他談談。」

當他們再轉回頭之時，人卻已經不見。他們立刻在人羣中搜索，但卻已經錯失了抓住他的機會。

當銀色和紅色的月亮升起時，已婚的人們繞著這對新人圍成一個圈圈，唱著讚頌婚姻的歌曲。未婚的單身男女則在外面成對共舞，孩子們則因為過了上牀時間而跳躍嬉鬧著。營火旺盛地燃燒著，夜空中高掛著銀色與紅色的月亮，樂聲、人聲鼎沸；金月和河風緊抱著彼此，兩人的眼睛中閃耀著比火焰還要炙熱的光芒。

坦尼斯站在遠處看著朋友們。羅拉娜與吉爾賽那斯兩人跳著精靈傳統的舞蹈，唱著精靈歡宴時的歌曲。史東和伊力斯坦討論著要往北方找尋傳說中的海港──美麗之城塔西斯，希望能夠找到船將這羣人載離這個被戰火摧殘的大陸。提卡厭倦了看著卡拉蒙不停地喫，不斷逗弄著佛林特，直到他紅著一張老臉答應和她共舞為止。

雷斯林到哪里去了？坦尼斯四處張望著。半精靈記得宴會上還看到過他。法師的食量很小，只顧著喝他的草藥汁，看來異常地蒼白而沉默。坦尼斯決定先找到他。和這個少年老成、工於心計的法師相處似乎比較適合他今晚的心境。

坦尼斯漫無目標地在月光漫步，多少意識到自己的方向是正確的。他發現雷斯林坐在一株遭閃電擊中、樹幹焦枯、枝葉散落一地的樹下。半精靈在沉默的法師身旁坐了下來。

一個小小的身影躲藏在半精靈身後的樹旁，泰斯好不容易可以聽到這兩個人密談的內容了！

雷斯林的眼睛看著被羣山遮掩，只浮現出些微輪廓的南方大地。南風依然吹著，但風向就要改變了。氣溫正慢慢降低，坦尼斯隱約感覺到法師瘦弱的身子正發著抖，藉著月光的照耀，坦尼斯驚訝地發現他與同父異母的姊姊奇蒂拉竟是如此的相像。這感覺來得快去的也快，但卻讓坦尼斯的心中浮現了一個女子的身影，讓他感到更加不安。他不停地將一塊焦黑的樹皮由右手擲到左手，再由左手丟回右手。

「你為什麼看著南方？」坦尼斯突然問。

雷斯林看著他。「我的這雙眼睛只能看到什麼，半精靈？」法師自怨自艾地低語。「我看見了死亡──死亡和毀滅。我看見了戰爭。」他指著天空。「星座還沒回到天上。黑暗之後還沒有被擊敗。」

「真正的勝利或許還很遙遠，」坦尼斯開口，「但我們總是打了一場勝仗──」

雷斯林一邊咳嗽，一邊哀傷地搖頭。

「你覺得沒有希望嗎？」

「希望是否定現實的表現，不過是畫餅充飢罷了。」

「難道你是說我們應該就此放棄？」坦尼斯說，惱怒地拋掉樹皮。

「我是說，我們應該丟掉那張畫餅的紙，用自己的眼睛看清事實。」雷斯林回答。他邊咳嗽邊將袍子拉得更緊。「你要怎麼和惡龍作戰，坦尼斯？我們還會遇到更多的龍！比你所想像的還要多！我們所呼喚的屠龍英雄修瑪在哪里？屠龍槍在哪里？省省吧！半精靈。你不用再和我討論什麼希望的問題。」

坦尼斯沒有回答，法師也不再說話。兩個人靜靜地坐著，一個人繼續看著南方，一個人看著空寂的夜空。

泰索何夫躲進樹後面的草叢中。「沒希望了！」坎德人難過地自語道，後悔自己跟來偷聽他們的對話。「我不相信。」他自言自語著，但目光也隨著坦尼斯一起投向夜空。連坦尼斯也覺得沒希望了，坎德人察覺，這個想法讓他心膽俱裂。

自從老法師死後，坎德人的身上開始起了不為人知的轉變。泰索何夫開始覺得這場冒險是認真的，這將會改變許多人的命運。他想過自己為何會被捲入這一切──也許原因正是他所告訴費資本的答案──他該做的事雖然小，但卻是不可或缺的。

但直到剛剛為止，坎德人從來就沒有想過，這一切努力說不定都會落空，大家的心血可能都會白費；也許同伴們都會受苦，失去身旁所愛的人──就像費資本。惡龍們還是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不過──」坎德人低聲對自己說，「我們還是會繼續嘗試，繼續保持希望。這是最重要的──嘗試和保持希望的心。也許最後只有這件事有意義吧！」

從天空，緩緩地飄下了輕柔的物體，拂過坎德人的小鼻子。泰斯伸出手去一把抓住。

那是根小小的、白色的羽毛。

## 修瑪之歌

是精靈吟遊詩人，奎瓦藍．索思，最後、同時也是許多人認為最偉大的作品。在大災變之後，這篇作品只流傳下來一部分；傳說，認真研究這篇作品的人，將可以找到拯救未來的希望。

在村落之外，林蔭濃密的鄉間，

在死氣沉沉的田間，田中只有死氣沉沉之處，

是英雄初試啼聲之處。

他童年的美夢結束，在村中醒來，

永遠不再相同，英雄如同初生之幼犢，

翠鳥遠離他高飛於天空，

修瑪走在騎士之道上，

玫瑰騎士的榮耀，

是他不可及的美夢。

深受惡龍肆虐，他前往人跡未至的地方探險，

人類理性所能至的邊疆，

荒野，帕拉丁引領他前往的地方。

在重重的危險之中，

他在毫無幹擾的搏鬥中不斷成長，

饑渴的慾望像是重拳般不斷擊打著他。

就在此時，白色的麋鹿找到了他，

彷彿是開天闢地以來註定的相遇，

所有的時間匯聚至森林的邊緣。

又餓又渴的修瑪，

拿起弓箭，感謝上蒼賜給的食物，

然後他看見，從森林之中，

看見那讓人目瞪口呆、華麗無比的鹿角，

他放下弓箭，世界恢復了轉動。

修瑪跟著麋鹿，牠美麗的雙角舞動著，

山脈也在兩者面前屈膝，沒有任何事情會改變，

三輪月亮停在夜空中，

黑夜的陰影籠罩著大地。

他們抵達樹林時已是早晨，    

山腳下，麋鹿失去蹤影，

修瑪並不跟隨，知道旅程已到了終點，

眼前的密樹林正是目的，

眼前的女子眼中盡是化不開的綠。

這神聖的一天，他靠近她，

空氣彷彿也跟著神聖起來。

修瑪脫口而出愛慕的話語，遺忘的情歌隨風而現，

狂喜的月亮跪倒在羣山之間。

但她仍避著他，像是黑暗中的光亮般引他追隨。

無名且美麗，美麗更因無名，

兩人探索著整個世界，多變的風向，

豐饒的荒野，

和兩人心中的愛戀相比，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東西。

就在那天，她道出胸中的祕密。

她並不是人類，也不是任何凡物，

她是一隻化身成人的龍。

修瑪的天空瞬間破碎，月亮也跟著轉暗，

樹林中短暫的生活嘲笑著他，嘲笑著他的血統，

月光冷冷地照著眼前的山脈。

但無名的她還有著最後的一線希望，

只有帕拉丁能夠回答，以祂超乎凡人的智慧，

也許可以讓她放棄永生不死的輪迴，在她的手中實現那樹林中的承諾。

為了獲得這智慧，修瑪祈禱著，麋鹿再度出現，

他向東不斷走著，穿過被戰火摧殘的大地，穿過灰燼，

穿過廢墟和屍體，穿過成羣的惡龍，

麋鹿一直在他眼前，引領著他。

最後，在似乎永無止盡地跋涉之後，

一個位在遙遠東方盡頭的神殿中，

帕拉丁出現了。

從一個閃耀著星光的池子中出現了，告訴他，

修瑪必須面對困難的抉擇。

因帕拉丁知道凡人心中皆充滿渴望，

也因此我們可以不斷向著光明，激發出內心的潛力。

修瑪可以帶著他的新娘，

回到小村中，遺忘一切，遺忘屠龍槍的祕密，

讓無助的人們任由惡龍宰割。

或者是他可以拿起屠龍槍，清除克萊恩上所有的邪惡和入侵，

也同時必須放棄和摯愛結合的機會。

修瑪無法忘記，這最艱難的選擇，

他記得如何在烈日下生存，現在，

黑月飄在空中，將所有的物質自克萊恩吸入其中，

樹林、山谷、湖泊、廢棄的村莊，通通無一倖免。

他可以選擇沉睡，選擇忘記一切，

因為這選擇讓他面臨無比的痛苦，

像是傷口上撒的鹽。

但她走向他，渾身發光地啜泣著，

在夢一般的場景中，

他看見世界在他身旁崩潰，又被長槍的光芒所拯救。

她的道別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絕望。

他血管中血液沸騰，向著地平線奔去。

他拿起屠龍槍，接受使命的傳承，

一陣灼熱隨著他高舉的手臂流向身體，

太陽和三個月亮，在天空中，

等待著奇蹟出現。

修瑪趕向西方，前往法王之塔，

騎在銀龍的背上，

飛躍殘破不堪的國度，只有死亡的氣息，屍體念著惡龍的名字。

人們擠在塔中，被惡龍包圍，

被瀕死的哭喊所包圍，被冷冽寒風中的嚎叫所包圍，

等著無法言喻的沉默降臨，

等著更為可怕，扭碎一切希望的沉默降臨，

讓所有的事物終結，

靈魂只能處在一片虛無之中。

但修瑪的降臨驚醒了這一切，

驚動了所有的戰士，

整個索蘭尼亞大陸抬頭看著東方的天空，龍族飛向最高的天空，

相信巨變將要到來。

從牠們拍擊的翅膀中，從牠們帶來的混沌中，

從一無所有中，從黑夜之母中，

降臨了黑暗的色彩，

衝向東方，衝向陽光之中，

天空碎裂成片片，

修瑪躺在地上，身邊躺著另一個女子，

她銀色的肌膚破碎，樹林中的約定已渺無希望。

黑夜之母降臨之時，她輕輕地念出她的名字。

黑夜之母俯衝而下，

在混亂的戰鬥中，人們看見她的翅膀上閃爍著沸騰的色彩，

野性之心，穿過濃密的森林，

一道銀光激射進恐怖的血紅當中，

陰影之中，出現了一個比黑暗還黑，

排擠所有的空氣、所有的光芒、所有的陰影。

將他的長槍刺進一片虛無之中。

修瑪在久違的陽光下陷入永恆的睡眠。

藉著長槍，和他必須一直走到最後的兄弟們，

他將惡龍趕回一片虛無當中，世界終於恢復了平衡。

接受了新的自由，震驚於眼前的明亮和色彩，

微風吹拂著祝福，

騎士們帶著修瑪，帶著屠龍槍，

帶到山腳底下的樹林里。

他們將這人帶回了這個成為聖地、家園的樹林。

長槍、盔甲、屠龍勇士，

從歷史中消失。

但在紅、銀滿月的夜晚，

月光照著山丘，照亮著一個女子和男子的身影，

閃耀著鋼鐵和銀的光澤，銀和鋼鐵的光澤，

俯看著眼前寧靜的、安詳的小村莊。

# 《龍槍編年史二．冬夜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九英雄物語

冬天凜冽的寒風在外面吹著，但對卡若理山脈中的高山矮人來說，暴風雪的威力對他們毫無影響。當領主要求肅靜時，羣集的人類和矮人們紛紛安靜下來。一名矮人詩人走出來歡迎回歸的英雄：

威脅由北方降臨，正如我們所預知︰

寒冬的先鋒，龍之舞遍及大地，

直到從森林里，從平原上，從地底下，

他們九人匯聚，

天地變色於前。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一位來自巖石的花園，

自矮人的廳堂，飽經風霜卻又凝聚智慧，

心和意志毫無遲滯地，

在手臂的血脈中竄流。

在他如父般慈祥的臂彎中，眾人的靈魂齊聚。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一位是從和風拂面的國度降臨，

隨風飄蕩，

在晃動的草原上，坎德人的國度中，

一顆小小的麥子也有機會，

轉成青綠，轉成金黃，再轉成青綠。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下一位來自平原，遙遠的國度，

在天際的家園。

帶著一柄水晶杖，慈悲的壓力，

光芒閃耀於其手，

承受著世界的傷口，她出現在人羣之中。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下一位亦來自平原，在月亮的陰影下，

遵照儀式，遵循傳統，跟隨月光，

他的魔力控制著他的一舉一動，控制著他戰士的血液，

控制著他戰士的雙手，

從天空中降落的光芒。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一個沒有出現的英雄，離開卻未及回歸，

有著火熱的心，黑髮的女劍客︰

她的榮耀無法以言語形容。

久年的搖籃曲，

身處在半夢半醒中。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一位有著榮譽之心，帶劍的豪俠，

數世紀以來守護著大地的翠鳥，

從索蘭尼亞的廢墟中出現，再升起，

當他的心堅守著崗位。

當他舞蹈時，寶劍是最忠實的夥伴。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下一位是黑暗的對比，單純的兄長，

讓握劍的手嘗試任何的可能。

甚至心中纖細的心絃。

他的思緒，像是被風吹皺的春水，

連自己也看不見底。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下一位是眾人的首領，半精靈，

兩族的血液讓他受盡排擠，

森林，平地，不管是在人類或精靈的世界中。

為了勇氣而戰，卻害怕單純的愛，

他束手無策地面對兩者。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最後一位來自黑暗，呼吸著黑暗，

殞落的流星藏在話語之中，

軀體忍受著無數的傷口，換取無上的知識，

直到，

直到他的祝福也跟著完結。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旅途中又加進其他的人們︰

一位毫無教養，卻高貴得無法用教養來評斷的女孩；

一位從森林中出現，美麗的公主；

古老的命運支線，

沒有人可以確定主角到底是誰。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威脅自北方降臨，正如我們所預知︰

冬日暫住，龍族沉睡，在暫時寧靜的大地上，

但，從森林里，從平原上，從地底下，

他們九人匯聚，

決定了眼前天地的運轉。

九名英雄，在三輪月亮的光輝下，

在秋日黃昏的餘暉中︰

世界為此退縮，他們挺身而出，

創造自己的傳說。

## １─０神錘

「卡拉斯神錘！」

高山矮人王朝寬廣的大殿迴蕩著勝利的昭示，接著就是一陣激昂的歡呼聲，混雜著低沉的矮人聲和音調稍高的人類嗓音。這時，帕拉丁的牧師伊力斯坦走了進來。

伊力斯坦走在正中央的通道中，自豪地握著巨大的戰錘。眾人見到他身上穿著帕拉丁的白色牧師袍，突然間安靜下來。方纔轟隆作響的吵雜聲變成迴音，傳入地底震動著。

擠在人羣中的坦尼斯被這些巨響弄得有些頭痛。他不喜歡被關在地底下，雖然這個大殿的天花板高到連火把也無法照亮，但他還是覺得自己被困在密閉空間中。

「如果能盡快結束，我會很高興的。」他對著站在一旁的史東耳語道。

老是顯得十分憂鬱的史東，此時看起來比平日更加陰沉。「我不喜歡這樣，坦尼斯。」騎士將雙手交疊在胸前。

「我知道。」坦尼斯不悅地說。「你說過不只一次了。但現在為時已晚，我們只能試著改善現況，而且沒辦法做任何改變了。」

兩人的對話很快地又被歡呼聲淹沒。伊力斯坦高舉戰錘展示給羣眾看。坦尼斯揉搓著前額，這麼多人擠在洞穴的密閉空間內，讓他開始感覺有些暈眩。

伊力斯坦走上走道；站在大殿中央王座，起身迎接他的是宏非爾，海勒族矮人的領主。矮人身後是由七座巖石雕刻而成的王座，如今都已空了下來。宏非爾站在最宏偉的第七個王座前，索巴丁之王的位置。一旦宏非爾收下卡拉斯神錘後，這個位置將會由他繼承。尋獲這個古老信物對他而言，是無比的收獲，因為藉著這個信物，他可以將所有矮人領主統一在他旗下。

「是『我們』拚死奪回這柄戰錘的。」史東眼睛看著那光耀的武器緩緩地說。「傳說中的卡拉斯神錘，用來鑄造屠龍槍的工具。消失了數百年之久，曾被找到，卻又遺落。現在就這樣白白地送給矮人！」他不屑地說。

「這柄神錘以前確實是賞賜給矮人的神兵。」坦尼斯無奈地提醒他，並感覺到額頭上滴下汗珠。「如果你忘記的話，可以叫佛林特再告訴你一次。無論如何，現在這神錘確實是屬於他們的了。」

伊力斯坦走到王座前，領主穿著厚重的袍子和矮人們喜愛的沉重金色鎖子甲等著他。伊力斯坦在王座前跪下──這是個禮貌的動作，因為王座離地足有三呎高，這高大、渾身肌肉的牧師若不跪下，恐怕得與領主面對面了。矮人們為眼前的景象歡呼，坦尼斯注意到，暗地里，人類對於自己領袖的示弱並不感到十分光榮，有些人甚至在交頭接耳地討論著。

「請接受我族人的禮物──」伊力斯坦接下來的話語被矮人的另一陣歡呼聲所淹沒。

「禮物！」史東不屑地說。「應該說是贖金比較符實。」

等到四周寂靜下來後，伊力斯坦接著道，「為了回報矮人們提供我們住所的慷慨行為。」

「為了換取被關在墓穴里的榮耀──」史東喃喃道。

「我們也立誓，只要戰爭降臨，我們將和矮人並肩作戰！」伊力斯坦大喊。

歡呼聲響徹大殿。當宏非爾領主彎身接受神錘時，歡呼聲更是震耳欲聾。矮人們跺著腳，吹著口哨，大多站上石凳又叫又跳。

坦尼斯感到一陣反胃。他望向四周，看來他們暫時還沒辦法好好休息。宏非爾會發表談話，另外六位領主也是，更別提還有高階追尋者評議會的那些傢伙。

半精靈碰碰史東的手臂，示意騎士跟隨。兩人靜靜地離開大殿，低身通過一個狹隘的通道。雖然他們仍處在這龐大的地底王國中，但此時他們感覺自己像是遠離了塵囂，處在沁涼如水的夜空下。

「你還好吧？」史東注意到坦尼斯大鬍子下蒼白的臉。半精靈貪婪地呼吸著新鮮的空氣。

「現在好多了。」坦尼斯說，因為自己的軟弱感到羞愧而臉紅。「是因為那溫度──還有吵鬧聲──」

「嗯，我們很快就可以離開這里了。」史東說。「當然，還是要看追尋者評議會到底同不同意我們去塔西斯。」

「喔，你倒不需要擔心他們投票的結果。」坦尼斯聳聳肩說。「伊力斯坦顯然還握有大權，因為他帶領著大夥找到了棲身之處。沒有其他的高階追尋者膽敢反抗他，至少不敢當面這麼做。不用擔心，我的朋友。也許只需要幾個月，我們就可以乘著美麗之城塔西斯的有翼船去航海了。」

「『不包括』卡拉斯神錘。」史東忿忿地加上一句。他輕聲地背誦著：「傳說中，騎士拿到金色的神錘，被帕拉丁保佑的神錘，只要交給擁有銀色神臂之人，就可以鑄造出修瑪的屠龍槍──龍族的剋星。他又將神錘交給名為卡拉斯，或被稱作騎士的矮人，獎勵他在戰鬥中所表現的節操與勇氣。他將神錘以卡拉斯命名。卡拉斯神錘就此傳入矮人們的地底王國，當世界再度陷入混亂時，它將重新出世──」

「它『的確』重新出世了。」坦尼斯努力壓抑著怒氣說。他聽史東提這個問題不知道幾百次了！

「它出世之後會被留在這里的！」史東打斷他的話。「我們應該帶著它到索蘭尼亞去，用它來鑄造我們自己的屠龍槍──」

「然後你就會成了修瑪再世，手中拿著光耀的屠龍槍，受到大家的景仰囉！」坦尼斯再也控制不住了。「另一方面，你將會害八百名無辜的人類犧牲──」

「不，我纔不會犧牲他們！」史東大怒道。「我們手頭唯一有關屠龍槍的線索，你竟然用來交換──」

兩個人突然間沉默了下來，因為有一個比陰影更為陰暗的人，從他們旁邊無聲無息地冒出來。

「施拉克！」一個聲音嘶啞地說，迅即光亮從一個裝在木杖上、鑲金龍爪所握持的水晶球中流瀉而出，光芒照耀在一名法師的紅袍上。

年輕法師朝著兩人走去，倚著法杖輕咳著。法杖的光芒映在削瘦的臉龐上，反射著金屬光澤的皮膚和金色的眼眸，構成一幅詭異的畫面。

「雷斯林。」坦尼斯緊繃著聲音說。「你想做什麼？」

雷斯林絲毫未受兩人憤怒的眼光所影響，似乎早就習慣每個人對他在場時所表現出來的厭惡。

他走到兩人面前。伸出瘦弱的手念著，「阿庫拉──阿蘭．蘇．塔茍蘭．吉思塔哈！」一件閃著微光的武器出現在喫驚的坦尼斯和史東面前。

這是柄步兵用的長槍（註１），幾乎有十二呎長。尖端是純銀所鑄，上面有著利齒和刀鋒，槍柄是極上等的木材做的。尾端是鋼鐵製的，以便刺入地面。

「美極了！」坦尼斯喫驚地說。「這是什麼？」

「一柄屠龍槍。」雷斯林回答。

法師用手抓住長槍，走到兩人之中，後者不由自主地退縮著，彷彿不願被他碰到。兩人的眼睛盯著長槍。雷斯林轉過身，把它遞給史東。

「騎士，這就是你的屠龍槍。」雷斯林嘶啞地說。「沒有神錘，也沒有銀色神臂的幫助，你願意帶著它上戰場，和修瑪同樣獲得光榮，卻也同時以死收場嗎？」

史東的眼神閃爍著，他屏住呼吸，伸手去抓屠龍槍，卻驚訝地發現，手竟然穿過了它！屠龍槍就在他手中消失了。

「該死的幻術！」他大吼著，怒氣沖沖地轉身離開。

「如果你是要開玩笑，雷斯林，」坦尼斯靜靜地說，「這並不好笑。」

「開玩笑？」法師低聲道。他奇異的金色眼眸跟隨著騎士的背影。「坦尼斯，你應該更了解我的。」

法師用坦尼斯只曾聽見過一次的詭異聲音笑了。然後，他譏諷地對半精靈行禮，便跟著騎士一起消失在矮人地底王國的陰影中。

【註】

１　雖然長槍大多數是騎兵所用的武器（騎龍或馬都一樣），但由於龍槍非常重要，所以製造出了一個可由步兵攜帶的版本，不過卻很容易絆倒戰士。真正的龍槍，又被稱作超龍槍，則是在龍背上使用的。

## １─１白色有翼船．希望布滿在灰燼平原上

坦尼斯坐在高階追尋者評議會召開的會場中，皺眉傾聽著。雖然這個偽教算是正式解散了，但領導著八百位難民的政治實體還是沿用這個名稱。

「我們並不是對提供給我們地方居住的矮人毫不感激。」韓德瑞克揮舞著遍佈疤痕的手，誇張地說道，「我們都很感激，這點我可以確定。正如同我們感激那些找回卡拉斯神錘，讓我們有機會居住在這里的英雄一樣。」韓德瑞克對坦尼斯深深一鞠躬，後者簡單地點頭回禮。「但我們不是矮人！」

這番激情告白引起一陣低沉的讚賞聲，讓韓德瑞克花了好些時間等候羣眾安靜下來。

「我們『人類』本來就不該居住在地底下！」周遭立刻響起大聲的應和及鼓掌聲。

「我們以農維生。我們不能在山坡上耕種作物！我們所要的是像我們被迫放棄的家園一樣的土地。我認為那些害我們顛沛流離的傢伙應該要負責！」

「他是指龍騎將嗎？」史東諷刺地低聲對坦尼斯說。「我很確定他們會很樂意有人要來找他們負責。」

「這些笨蛋能夠僥倖活命就應該感謝老天了！」坦尼斯抱怨著。「瞧！他們竟然反咬伊力斯坦一口，好像這一切都是他的錯！」

帕拉丁的牧師，同時也是這羣難民的領袖，站起來回應韓德瑞克。

「因為我們需要新的家園，」伊力斯坦回答，低沉的聲音在洞窟中迴響著。「所以我建議派出一個使節團，前往美麗之城塔西斯。」

坦尼斯以前就聽過伊力斯坦的計劃。他的思緒飄到一個月前，他和同伴們剛從德肯的墓穴將神錘帶回來時。

現在已服膺於宏非爾領導下的矮人領主們，已經開始準備面對北方邪惡勢力的入侵。這些矮人們並非真的畏懼這股勢力，畢竟他們的地底王國看來是滴水不漏的。他們也遵守坦尼斯帶回神錘時所給的承諾──讓帕克塔卡斯的難民們居住在南門，也就是索巴丁地底王國（註１）的最南邊。

伊力斯坦把難民帶到索巴丁，他們努力試著要重建自己的生活，但這種安排對他們來說不盡如人意。

他們的安全當然無慮，但難民們原先大多是農民，很難忍受居住在矮人們的地底洞窟中。春天到了，他們可以在山坡上耕種，但收成只夠餬口。人們想要居住在有著新鮮空氣和陽光的天空下，他們不想依賴矮人。

伊力斯坦想起古老傳說中有關美麗之城塔西斯的敘述，以及在它的港口中出入的天鵝形船隻。早在伊力斯坦剛提出來時，坦尼斯就坦言這些只不過是傳說。自從三百年前的大災變之後，安塞隆大陸這半邊便未曾有人聽說過任何關於塔西斯的消息。因為矮人們在當時封鎖了索巴丁王國──也是唯一可通過卡若理山脈的通道──有效地阻隔了南北之間的訊息傳遞。

坦尼斯憂心忡忡地眼見高階追尋者評議會一面倒地投票支持伊力斯坦的提議。他們計劃派出一小隊人去塔西斯，設法連絡上進港的船隻，乘上船，甚至買下一艘船來。

「誰要帶領這個小隊？」坦尼斯默默問自己，雖然答案已經顯而易見。

每隻眼睛都投向他。坦尼斯還沒來得及開口，之前始終只是靜靜聽著、一聲不吭的雷斯林便走到議會前，他瞪著他們，眼睛閃著奇異的金光。

「你們這些蠢貨！」雷斯林說，他嘶啞的聲音中帶著怒意，「你們在作著蠢人才會有的美夢。要我說多少次？要我提醒你們星辰的預兆多少次？你們自己看見夜空中出現兩個空洞時有何感想？」評議會的成員們變換著坐姿，還有幾個人交換著不耐煩的眼神。

雷斯林注意到這一點，繼續說下去，他的聲音中輕蔑的意味愈來愈明顯。

「的確，我也聽到你們當中某些人的說法──這不過是一種自然現象，常常會發生的，就像樹葉會從樹上掉落般。」

幾名議會成員交換著意見，點著頭。雷斯林靜靜地看了幾分鐘，嘴角帶著輕蔑的笑意。然後，他再度開口，「我再重復一次，你們都蠢到極點。被稱作『黑暗之後』的星座消失的原因，是因為祂已經降臨克萊恩。從白金碟上知道，代表帕拉丁的星座，也就是俗稱的『英勇戰士』，也來到克萊恩抵抗祂的入侵。」

雷斯林停下來。站在他面前的伊力斯坦就是帕拉丁的先知，許多人改信這位神祇。他可以明顯感覺到周遭的人對他的妖言惑眾感到憤怒。神怎麼可能會親自參與人類的事務？難以置信！但對雷斯林而言，被看作妖言惑眾根本就不會造成任何困擾。

他的音調愈來愈高。「記住我說的話！在『禱文』中有記載，黑暗之後將會帶來祂的『尖嘯大軍』。這些尖嘯大軍就是惡龍！」雷斯林最後一句話帶著嘶嘶聲，就像佛林特說的一樣──「讓人毛骨悚然」。

「我們都知道了。」韓德瑞克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因為已過了他晚上習慣喝杯小酒的時間，這才讓大神官有勇氣開口。只是當雷斯林沙漏狀的眼眸像兩枝黑箭刺穿他後，他很快就後悔了。「你──你要說什麼？」

「和平早已不存在克萊恩的任何一個角落上。」法師嘶啞地說著，揮舞著削瘦的手。「就算找到船，你們愛去哪里就去哪里，但不論你們去到哪里，只要抬頭看著夜空，就可以看見兩個毫無一絲光亮的空洞；不論你躲到哪里，都會有惡龍追著你們！」

雷斯林開始咳嗽，他的身體因喘息而弓起，看來搖搖欲墜。他的孿生哥哥及時跑向前，用強壯的臂膀接住他。

卡拉蒙將雷斯林抱離會場後，看來似乎陰霾散盡。評議會的成員搖搖頭，聲音微顫，苦中作樂地談著這些童話故事。要想像整個克萊恩都陷入戰火的樣子，實在太不切實際了。就連安賽隆大陸這個部分的戰爭都已接近尾聲。龍騎將猛敏那已經被擊敗，龍人大軍也被擊退。

評議會成員們伸著懶腰離開了議事廳，各自回到家中或酒店。

他們完全忘記詢問坦尼斯會不會帶領這個小隊。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會。

坦尼斯表情凝重地和史東交換了個眼神，便離開了洞穴。今晚輪到他守夜。雖然矮人們認為地底王國很安全，但坦尼斯和史東兩人始終堅持要在通往南門的外牆邊安置崗哨。他們太了解龍騎將，以至於在睡夢中也不敢對這值得「尊敬」的敵人掉以輕心。

坦尼斯靠著南門的外牆，神情若有所思。他的面前是一片覆滿白雪的草地。夜空十分冷冽平靜。他們身後是卡若理山脈──南門的唯一通道，事實上是一塊巨大的突起巖石。這是矮人們固若金湯的防衛系統之一，也是矮人王國在毀滅性的大災變和矮人門戰役（註２）之後，能夠鎖國將近三百年的最大功臣。

大門有六十呎寬，近三十呎高，強力的機械裝置控制它的開關。門的正中央幾乎有四十呎厚，除北門外，這可說是全克萊恩最堅固的大門了。一旦關上，光從外表是完全無法察覺出它和巖壁之間的差別，這也是古老的矮人工匠們鬼斧神工的傑作。

但自從人類進駐南門後，這里開始點起了火把，讓男人、女人和小孩能出去透透氣。對居住在地底的矮人而言，這是個不可思議的弱點。

坦尼斯站在那里，看著草原外的森林，感覺不到一絲寧靜。史東、伊力斯坦和羅拉娜隨後也加入了他。這三人本來正在討論著一些事情──顯然和他有關──卻突然沉默下來，讓人感到不舒服。

「你看起來很憂鬱。」羅拉娜把手放到坦尼斯的手臂上，輕聲地說。

「你相信雷斯林是對的，沒錯吧！坦塞勒──坦尼斯？」她要講出他的人類名字仍會有些結巴，但她心里明白，他的精靈名字只會為他帶來痛苦。

坦尼斯看著放在他手臂上的纖細小手，輕輕地把自己的手掌握上去。

只不過幾個月前，這雙手還會讓他感到罪惡與掙扎，糾纏在人類女子和兒時玩伴的愛情中。但如今羅拉娜的手讓他感到溫暖、平靜，雖然還是會令他心跳不已。他思索著這樣的反應，一邊回答她的問題。

「我從很久以前就學會相信雷斯林的忠告。」他說，同時也明白這會讓他們十分失望。果然，史東的臉色陰沉下來，伊力斯坦也皺著眉頭。

「我想這次他還是對的。我們贏了一場戰役，但距離全盤勝利還有很長的一段路。我們都知道，北方的索蘭尼亞正陷入猛烈的戰火中。我們可以輕易揣測出黑暗勢力絕不會只以征服阿班尼西亞做為最後目標。」

「但你只不過是在揣測！」伊力斯坦爭辯道。「別讓那名年輕法師身邊的黑暗氣息幹擾了你的思考。他也許是對的，但我們沒理由放棄希望和嘗試！塔西斯是個繁榮的海港，至少我們聽說的是如此。在那里我們一定可以打聽到其他地方的情形。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一定能再找到某個與世無爭的樂園。」

「聽伊力斯坦的，坦尼斯，」羅拉娜柔聲說。「他很有智慧。當我們的人民逃離奎靈那斯提時，他們不是盲目地逃難，他們是逃往一個沒有戰爭的天堂。我的父親有個計劃，雖然他不敢公佈──」

羅拉娜突然安靜下來，訝異著她一席話所造成的影響──坦尼斯甩開她的手，直視著伊力斯坦，眼神中滿是憤怒。

「雷斯林說過，『希望』只不過是否定現實的表現。」坦尼斯冷冷地說著。

伊力斯坦帶著歉意看著他，半精靈勉強一笑，「我向你道歉，伊力斯坦。我實在是太累了，請原諒我。你的建議很好，我們是該帶著希望前往塔西斯，而不該想那麼多。」

伊力斯坦點點頭，轉身離開。「妳要跟過來嗎，羅拉娜？我知道妳已經很累了，但在我將領導權交給評議會之前，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馬上過來，伊力斯坦。」羅拉娜紅著臉說。「我──我想要和坦尼斯說說話。」

伊力斯坦體諒地看著兩人，然後和史東一起沿著黑暗的小路回到南門。羅拉娜站在入口處，神情逐漸冷漠下來，因為坦尼斯明顯地裝作沒看見她。

「你又怎麼了？」她最後終於開口。「聽起來你似乎正幫著雷斯林打擊我所見過最有智慧，也最好的人！」

「不要隨便批評雷斯林。」坦尼斯沙啞地說，一邊將火把插進水桶中。火光在嘶嘶聲中熄滅。「事情不見得都像你們精靈認為的只有黑與白。法師救了我們很多次。我開始相信他的推理，我承認我覺得這比盲目的信仰更容易讓人相信！」

「你們精靈？！」羅拉娜大叫。「你的口氣聽起來還真像個人類！坦塞勒斯，你體內流著的精靈血統比你願意承認的還要多！你以前說留鬍子不是為了掩飾你的血統，我相信你；但現在我不確定了。我身處在人類之中已經夠久、夠了解他們對精靈的看法！我為我是精靈而感到驕傲。但你不是！你感到羞恥！為什麼？因為你愛上那個人類女子，她叫什麼來著？奇蒂拉？」

「閉嘴，羅拉娜！」坦尼斯大吼。他把一枝火把丟到地上，大步走向站在門口的精靈女子。「如果妳想要討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妳和伊力斯坦呢？他也許是個帕拉丁的牧師，但他也是個男人，相信妳應該很清楚這一點！我每天都只聽到妳說──」他開始捏著嗓子學起她的聲音，「『伊力斯坦很有智慧』、『只要問伊力斯坦，他一定知道該怎麼做的』、『聽伊力斯坦的話，坦尼斯──』」

「你怎麼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羅拉娜頂了回去。「我敬愛伊力斯坦，我尊敬他。他是我所見過最體貼，也最有智慧的人。他樂於犧牲自己，一輩子都為了別人而活。但我所愛的只有一個，我只愛過一個人，雖然我開始懷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你在可怕的斯拉莫瑞里曾說過，我的行為幼稚得像個小女孩，所以最好趕快長大。我已經長大了，半精靈坦尼斯。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看過死亡，也目睹了無數的苦難。我從未如此害怕過！我學習如何戰鬥，如何去殺死我的敵人，每件事都讓我感到無比難過與掙扎，直到麻木為止。但更讓我難過的是看見你依然保持著清澈的眼神。」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聖人，羅拉娜。」坦尼斯靜靜地說著。

銀色和紅色的月亮升起，雖然不是滿月，但仍然亮到足以讓坦尼斯看見在羅拉娜的大眼中滾動著的淚水。他伸出手想摟著她，但她退後了一步。

「你也許從不這樣認為，」她忿忿不平地說。「但你顯然有意要讓我們這樣想！」

她對他伸出的手視若無睹，從牆上抓下一支火把，走進索巴丁王國的黑暗通道中。坦尼斯愣愣地看著她的背影，看著她晶蜜色的頭髮反射著火光，看著她婀娜多姿、有如故鄉白楊樹般的身影漸行漸遠。

坦尼斯站了一陣子，看著她的背影，搔著克萊恩上沒有其他精靈長得出來的濃密紅鬍子。他思考著羅拉娜最後幾句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奇蒂拉，想起她蓬鬆的黑色捲髮，她暴躁、剛愎自用的個性，和她健壯、肉感的、為了成為女劍客所鍛鍊出來的身體。但這畫面隨即慢慢消失，被一雙清澈、冷靜的精靈雙眸所取代。

如雷般的聲響迴蕩在羣山中，移動巨大石門的機關開始啟動，讓石門慢慢地關閉起來。坦尼斯看著它關上，決定不要進去。

「關在墓穴里。」他笑著想起史東的話，但他心中同時也感到一股寒意。他靜靜站了片刻，看著那扇沉重的石門攔阻在他和羅拉娜之間。石門發出一陣沉重的悶響，關了起來。這片山壁變得冰冷，毫無生物的氣息。

坦尼斯嘆了口氣，拉緊斗篷，向森林走去。就算睡在雪地里也比睡在地底下要好多了。前往塔西斯必經的灰燼平原，此刻想必也被封在層層積雪下。

邊走邊想著日後的旅程，坦尼斯抬頭看著夜空。它閃著美麗的星光，但兩處空洞遮掩了原本無瑕的美麗，那是雷斯林所說的兩個失蹤的星座。

天空的空洞，我的心中也有著同樣的空洞。

在和羅拉娜激烈的爭執後，坦尼斯幾乎為可以開始接下來的旅程感到高興。每個人都同意要離開，他知道這羣朋友們並不覺得在難民間能找到歸宿。

這趟旅程的準備工作讓他有很多事情可忙。他可以告訴自己不在乎羅拉娜躲著他。在旅程之初，天氣讓一行人都感到很愉快，幾乎有回到秋天的感覺。

陽光照耀著大地，驅走一切寒意。只有雷斯林仍披著最厚重的斗篷。剛開始橫越平原的北邊時，大夥都十分愉悅地彼此調侃、嬉鬧著，談著過去以往居住在索拉斯時的趣事。沒有人提起最近所經歷的種種黑暗、邪惡之事，彷彿在眼前光明的遠景下，他們可以用意志力讓相同的事情不再發生。

夜晚，伊力斯坦總會在營火旁解說著他剛從隨身攜帶的白金碟上所學到的新知識。他的故事溫暖了空虛的心靈，也更堅定他們的信念。即使是坦尼斯，花了一輩子所尋找的真實信仰如今出現眼前，他卻反而用更挑剔的態度檢證著，也開始覺得它確實值得相信。他試著想要相信它，但有件事阻礙了他，每當他望向羅拉娜時，他的內心便明白是什麼在阻擋著他。他體內不停交戰著的人類與精靈的血統，是不會讓他安靜下來的，直到他解決自己內心的掙扎為止。

只有雷斯林沒有加入他們的討論，那些快樂的談笑、嬉鬧與營火旁的聊天都與他無關。法師整天都在研讀他的法術書，如果被打擾了，他會惡言相向。晚餐之後（他喫的很少），他會自己一個人坐著，看著夜空，那兩個空虛的空洞反射在他沙漏狀的眼眸中。

幾天之後，眾人的情緒便開始低落。太陽被云朵遮住，寒冷的北風呼呼地吹著。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雪，有一整天他們被暴風雪困在洞穴里無法行動。雖然沒有人可以說出原因，但他們晚上派出加倍的守衛，威脅和壓力愈來愈明顯。河風擔心地看著留在身後的足跡。正如同佛林特所說的，一個瞎掉的溪谷矮人也可以跟蹤他們。威脅感愈來愈明顯，彷彿有人隨時在他們身邊側耳傾聽著。

但，會是什麼人出現在這個將近三百年沒有人跡的灰燼平原上？

【註】

１　索巴丁的地底王國是克萊恩矮人歷史上已知的最大王國。這龐大的地底王國從大災變前兩千六百九十二年開始建造，花了整整九十三年的時間才完工。數百年後，大約在大災變前兩千一百四十二年左右，逐漸擴張的亞茍斯人類帝國開始在卡若理山脈採礦，導致矮人和人類之間的邊界衝突不斷。最後「劍鞘合約」將這漫長的衝突畫上句點。

在其後的歲月中，索巴丁王國不斷地繁榮興盛，也由於王國的過度膨脹，導致大多數的食糧都是靠著貿易來補給，沙克沙羅斯便成了阿班尼西亞平原南部最大的貿易集散地。在這樣的影響下，索巴丁中有不少矮人離開地底王國，自行在山脈附近的丘陵上殖民。

當大災變降臨時，這種特殊經濟體系立刻顯露出致命的弱點。由於地底王國中食物的存糧有限，當時的國王鄧肯（Duncan）面臨了兩難的處境，在幾經思量之後，鄧肯判斷居住在地底王國外的矮人應該較有機會生存，因此他不情願地下令關閉了索巴丁通往外界的巨大石門。

那些居住在外界的矮人，也就是後來俗稱的丘陵矮人，滿懷希望地回到索巴丁的大門外，卻絕望地發現被關在安全的庇護之外。這行為被丘陵矮人稱為「大背叛」，導致了矮人之間的分裂。稍後發生的「矮人門戰役」（Dwarfgate Wars）即是丘陵矮人和人類同盟，意圖重新敲開索巴丁大門的戰役。

２　這里指的是在大災變後一段時間所發生的矮人門戰役，當高山矮人封閉大門，不讓人類難民和丘陵矮人進入地底王國時所引發的戰爭。雙方之間的嫌隙一直延續至今。這些被容許居住在南門的人類難民，是在那場戰爭中首次被容許進入索巴丁的人類。

## １─２主人與龍之間．不情願的旅程

巨龍嘆口氣，伸展著寬大的翅膀，把身體從舒適的溫泉之中拉起。牠從一片水蒸氣中現身，小心翼翼地走入寒風之中。冰冷的冬日微風刺痛著牠細緻的鼻腔和喉頭，牠強自壓抑著回到溫泉中的衝動，開始攀爬著眼前的懸崖。

巨龍惱怒地攀爬著被溫泉的高熱蒸氣浸醞、隨即又結冰的巖石。石塊在牠的腳下碎裂，紛紛滾向底下的山谷中。

牠不小心滑了一跤，暫時失去了平衡。牠伸開巨大的翅膀，輕易就恢復過來，但這只讓牠覺得更加不高興。

清晨的陽光照亮著山峯，輕撫著龍的藍色鱗片，在陽光下反射著光芒，但卻沒有讓牠感覺到絲毫溫暖。龍再度發抖，踏著冰冷的地面。冬天並不適合藍龍（註１）出沒，更不適合在這種地方旅行。特別是在度過了漫漫長夜後，牠腦中一直有著這個念頭。藍天無奈地尋找著牠的主人。

牠在一塊突出的巖石上找到了牠的主人──戴著猙獰的頭盔和藍色的龍鱗甲，外形十分具有威嚇力。龍騎將的披風在身後飄蕩著，十分專注地看著腳下一望無際的大平原。

「主人，請回到帳篷中。」讓我可以回去泡溫泉吧！牠內心暗想。「寒風刺骨，您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

藍天猜想，龍騎將或許正在觀察著地形，安排著部隊進退的順序，以及惡龍編隊攻擊的方式。但事實並非如此，進攻塔西斯的計劃老早就由另一名龍騎將擘畫完成，就是原先在這塊土地上管轄紅龍的那位大人。

紅龍和牠們的龍騎將控制著北方，但我現在卻站在這里，站在這鳥不生蛋的南方土地上，藍天不悅地想。我身後還有一整隊藍龍，牠低頭看著正快樂地浸泡著溫泉、以消除這刺骨寒風所帶來寒意的弟兄們。

笨蛋！藍天嘲諷地想。牠們只等著龍騎將的一聲令下，便用口吐的致命雷電摧毀城市、消滅敵人。牠們對龍騎將的信心十分堅定；的確，藍天也承認，牠們的主人帶領著牠們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而且未曾折損過一員巨龍。

牠們把問題留給我，因為我是龍騎將的坐騎，因為我和龍騎將最熟悉。好吧，是沒錯，我和龍騎將確實能彼此了解。

「我們沒理由到塔西斯去。」藍天直言無諱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牠並不害怕龍騎將，不像其他的龍族，不情願地服侍著牠們的主人。牠心中明白自己纔是真正的掌控者。藍天（註２）尊敬，甚至有些敬愛自己的主子。「紅龍們不希望我們來這里，這是可以確定的。我們也確實犯不著這樣做。這座令主人您如此著迷的城市會輕易地陷落。里面沒有任何的部隊，他們中了我們的計，跑到遙遠的邊疆地帶去了。」

「我們會來這邊是因為探子回報『他們』也在這里，或是馬上就要到了。」龍騎將簡短地回答。聲音雖低，卻壓過了強風的聲勢。

「他們──他們──」龍自言自語地在巖石上踱步著。「我們放下北方的戰爭，浪費寶貴的時間，放棄了即將到手的鋼鐵，竟然只為了一羣惱人的冒險者。」

「你也知道，財富對我毫無意義。如果我想要的話，我可以買下塔西斯。」龍騎將用結冰的手套撫摸著藍龍的頸背，冰塊發出破碎的聲音。「北方的戰爭一直都很順利，艾瑞阿卡斯並不介意我離開。巴卡力斯是個不錯的年輕軍官，幾乎像我一樣了解我的軍隊。別忘記，藍天，他們可不是一般的通緝犯，這些『惱人的冒險者』殺死了猛敏那。」

「啐！那個人早就自掘墳墓了。他著魔了，迷失真正的目標。」龍看著自己的主人。「這句話也必須拿來警告其他人。」

「著魔？是的，猛敏那是著魔了。有些人應該更正視他所著魔的問題。他是名牧師，他知道真神的知識一旦在民眾中散佈開來，會帶來多大的傷害。」龍騎將回答。「現在，根據回報，人類之中有個名叫伊力斯坦的領袖，他已經成了帕拉丁的牧師。米莎凱的崇拜者則把醫療的神技帶回了大地。不，你錯了，猛敏那相當有遠見。這件事的確非常危險，我們應該趕快阻止他，而不是袖手旁觀。」

龍不屑地發出哼聲，「這個牧師伊力斯坦並沒有領導民眾。他帶領著的是八百個剛從帕克塔卡斯的礦坑中逃出來、可憐兮兮的難民，現在他們和高山矮人一起被困在南門。」龍坐在巖石上，終於感覺到晨光為牠的鱗片帶來一絲溫暖。「而且，根據探子的密報，他們現在已經往塔西斯前進，今天晚上伊力斯坦就會成為我們的俘虜。就算是帕拉丁的牧師又怎樣！」

「伊力斯坦對我們來說沒有用處。」龍騎將不感興趣地聳聳肩。「他不是我要找的人。」

「不是？」藍天驚訝地抬起頭。「那麼是誰呢？」

「有三個我特別感到好奇的人。我會提供你每一個人的描述──」龍騎將更靠近藍天，「就是因為他們，我們才會加入明天塔西斯的攻城行動。我們要找的就是這些人。」

坦尼斯走在冰封的平原上，他的靴子一步一步嘈雜地踩在雪地上。太陽自他背後升起，放出許多光芒，卻沒有多少的熱。他抓住斗篷看著四周，確定每個人都跟了上來。大夥一直線地前進，每個人都踏在前一個人的足跡中，沉重、強壯的足跡蓋過了後面虛弱夥伴的足跡。

坦尼斯帶領著他們。史東走在坦尼斯身邊，雖然他仍對被迫留下卡拉斯神錘感到遺憾，但他依舊穩步向前。他看起來比以往更加小心以及疲憊，但他始終緊跟在坦尼斯身邊。這並不簡單，因為史東堅持穿著他全套的古老戰甲行動，後者的重量讓他每一步都深陷雪地中。

跟在史東和坦尼斯身後的是卡拉蒙。他像隻大熊般在雪地中跋涉著，身上的武器匡唧作響。他背著自己的盔甲和乾糧，同時也背著雷斯林的。光看著卡拉蒙就讓坦尼斯感到十分疲倦，因為大漢不但自己輕易地走在雪中，同時也幫後面的人把窄路給弄寬。

在所有人當中，坦尼斯感到最親切的是走在卡拉蒙後面的吉爾賽那斯。兩人從小一起長大，但吉爾賽那斯是個精靈貴族，奎靈那斯提領袖的幼子；而坦尼斯只不過是個被強暴的精靈女子所生出來的雜種，只有一半的精靈血統。更糟糕的是，坦尼斯竟然膽敢（雖然當初看來十分幼稚）偷偷喜歡上吉爾賽那斯的妹妹，羅拉娜。這不但讓兩人連朋友都做不成，還讓坦尼斯總是感覺吉爾賽那斯似乎寧可見到他死。

河風和金月並肩走在精靈貴族後面，穿著他們厚重的毛皮披風。天氣對他們而言並不算冷，這股寒冷與他們心中燃起的愛火相比，根本不算什麼。他們剛剛新婚一個多月，這兩位彼此間互相信賴、自我犧牲的愛情，讓全世界有機會重新見到古老的真神。而這樣的感情現在變得更為炙熱，因為他們找到新的方法來表達這樣的情感。

跟在他們後面則是伊力斯坦和羅拉娜。坦尼斯覺得自己很奇怪，一方面羨慕地看著金月和河風，一方面卻又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伊力斯坦和羅拉娜。伊力斯坦和羅拉娜兩人總是待在一起，總是專注地交談著。伊力斯坦，帕拉丁的牧師，穿著在雪地中也閃耀著光芒的白袍。雖然鬍子花白、頭髮漸稀，但他的外形仍然十分吸引人。正是那種會吸引小女孩的形象。很少有男人或女人能看著他的眼眸而不感到莫名激動的，因為眼前的這個人曾經在鬼門關走了一遭，並且找到了更為堅強的信仰。

他身邊是他忠實的「助手」羅拉娜。這個年輕的精靈女子孩子氣地從奎靈那斯提逃出來，跟隨著坦尼斯。她被迫快速成長，被迫對著這個受苦的世界張開了雙眼。知道隊伍里面的許多人（坦尼斯也包括在內）覺得她是個累贅，羅拉娜努力地要證明自己。在伊力斯坦的身上她找到了機會。

身為太陽詠者的女兒，她身體里流著政治家的血液。當伊力斯坦掙扎著要讓地底王國中的八百多個人喫飽穿暖時，是羅拉娜挺身而出分擔他的煩憂。慢慢地，她對他來說變得不可或缺，這是一件讓坦尼斯很難接受的事實。半精靈咬緊牙根，強迫自己把眼光從羅拉娜身上移開，轉移到提卡身上去。

原本是女侍的提卡，如今已是名有經驗的冒險者。雷斯林的哥哥因為自己必須走在前面，所以要求她走在瘦弱的法師身邊；提卡和雷斯林似乎都不太滿意這樣的安排。紅袍法師低著頭、迎著風，沉默地走著。他時常被迫停下來，不停地咳著，直到差點暈倒。此時，提卡總會看見卡拉蒙關心的眼神。她也會遲疑地試著扶住雷斯林，但他卻老是惡目相向地推開她。

老矮人走在最後面，困難地在雪中走著。他的頭盔和頂上「獅鷲獸的鬃毛」是積雪中唯一可見的東西。坦尼斯徒勞無功地試著要告訴他獅鷲獸沒有鬃毛，但佛林特總是以自己對馬嚴重過敏來抗辯。坦尼斯笑著搖搖頭。

佛林特開始堅持要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直到卡拉蒙連續三次將他從積雪里挖出來之後才放棄，咕噥著走到最後面去當「後衛」。

快樂地漫步在佛林特身邊的是泰索何夫，他的聲音連最前面的坦尼斯都聽得見。泰斯正在對老矮人訴說著一個讓人驚訝的故事，他某次發現了一隻長毛象（管它是什麼）被兩名怪異的巫師給囚禁起來。坦尼斯嘆口氣，泰斯總是讓他神經緊張。他已經嚴厲斥責過泰斯不準再用雪球打史東的頭。但他知道這沒有用，坎德人本就是為了冒險和吸收新的經驗而生，泰斯正享受著這不情願的旅程中的每一分鐘。

是的，他們的確還在這里。他們的確還跟著我。

坦尼斯突然轉過身，看著南方。為什麼是我？他不停地問自己。我對自己的未來毫無概念，大家卻都希望我領導他們。我不像史東一樣有驅逐惡龍、成為修瑪第二的理想，我也不像伊力斯坦有著把真神的知識散佈給每個人的神聖使命。我甚至不像雷斯林熱衷於追求強大的力量。

史東推推他，示意他往前看。一線低矮的山脈出現在地平線上。如果坎德人的地圖是正確的，塔西斯城就在這些丘陵後面。塔西斯，有翼的白色天鵝船，白色閃耀的高塔。美麗之城塔西斯。

【註】

１　藍龍──大多數的藍龍居住在洞穴中，但牠們仍然比較喜歡居住在沙漠和荒地中。牠們的體型非常巨大，通常都會超過四十二呎。牠們最致命的武器是口中吐出的強力雷電，由於其巨大的破壞力，龍騎將們大多利用牠們來進行攻城，摧毀固若金湯的堡壘和城池。牠們十分忠心，願意服從命令，並且能夠集體行動合作攻擊敵人。因此牠們是龍騎將最忠誠的夥伴。

２　雖然惡龍願意與人們合作，但很明顯地，對自己依舊有些隱藏，包括牠們的真名。藍天的真名是凱藍卓斯。

## １─３美麗之城塔西斯

坦尼斯攤開坎德人的地圖。他們已經抵達那荒涼的小山丘下，根據地圖，從這里應該可以俯瞰塔西斯。

「我們不該在白天爬上去，」史東從嘴上拿下圍巾說。「那樣我們會變成百哩內都可以看見的明顯目標。」

「的確不行。」坦尼斯同意。「我們要在山腳下紮營。但我還是要爬上去，先看一下這座城市。」

「我不喜歡這樣，一點都不喜歡！」史東抑鬱地自言自語。「有些事情不對勁。你要我跟你一起去嗎？」

坦尼斯看見騎士臉上的憂慮神情，搖搖頭。「你把其他人集合起來。」他披上冬天的白色披風，準備爬上那座白雪覆蓋、怪石遍佈的小丘。他正開始要往上爬時，感覺到肩膀上有一隻冰冷的手。他轉身看見法師閃著金光的眼眸。

「我跟你一起去。」雷斯林耳語道。

坦尼斯驚訝地看著他片刻，然後抬頭打量著小丘。這攀爬看來並不容易，他也知道法師不適合太過激烈的運動。雷斯林看見他的眼光，很快明白他的意思。

「我哥哥會幫助我的。」他指著卡拉蒙說，後者吃了一驚，但很快就跑過來站在弟弟身邊。「我要親眼看看美麗之城塔西斯。」

坦尼斯不安地看著他，但雷斯林的表情像是鋼鐵般的固執。

「很好。」半精靈說，打量著雷斯林。「但你在山坡上看起來會像一塊顯眼的血跡，找個白袍把自己蓋住！」半精靈邪惡的笑容幾乎可以和雷斯林相比。「去向伊力斯坦借一件。」

坦尼斯站在山丘上俯瞰著美麗之城塔西斯，開始低聲咒罵著，不悅的話語夾雜著水氣湧出。他把斗篷的兜帽蓋在頭上，失望地看著底下的城市。

卡拉蒙推推他的雙胞胎弟弟，「小弟，」他說。「怎麼搞的？我不明白。」

雷斯林又咳起來。「你的優點是在你使劍的那隻手，哥哥。」法師小聲地耳語道︰「看看塔西斯，傳說中的海港，你看見了什麼？」

「嗯，」卡拉蒙思考了一下。「這是我看過最大的一座城市。那里還有船，就像傳說中的一樣──」

「美麗之城塔西斯中的白色有翼船。你看到了那些船，哥哥，你看見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它們看起來有點破爛，船帆破破舊舊的，而且──」卡拉蒙眨眨眼，倒抽一口氣。「沒有水了！」

「觀察力真敏銳。」

「但坎德人的地圖──」

「那是大災變之前的了。」坦尼斯插嘴道，「該死，我早該知道的！我應該先考慮到這點！傳說中著名的海港，美麗之城塔西斯現在已經距海很遠了！」

「而且毋庸置疑地，這種狀況已經持續了三百年。」雷斯林耳語道。

「當天上落下燃燒的山脈時，它撞出了深海，就像我們在沙克沙羅斯看到的一樣；但同時也摧毀了原有的海洋。半精靈，現在我們該怎麼處理這些難民？」

「我不知道。」坦尼斯不悅地道。他看著那座城市，然後轉過身。「光是站在這里也沒用，海不會為了方便我們就跑回來。」他轉身緩緩地走下山坡。

「我們要怎麼辦？」卡拉蒙問弟弟。「我們不能回去南門。我發現有人或什麼東西在跟著我們。」他不安地看著四周。「即使是現在，我都感覺到有眼睛在觀察我們──」

雷斯林挽著哥哥的手。有那麼短暫的一刻，兩人看起來十分相像，就像是光與影的一體兩面。

「你很聰明，會相信你的直覺，我的好兄弟。」雷斯林柔聲說。「我們被極恐怖的邪惡和極大的危險所包圍。我從人們抵達南門時就已經感覺到，我試著要警告他們──」他突然不停地咳起來。

「你怎麼知道？」卡拉蒙問。

雷斯林搖搖頭，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回答。當那一陣喘息過去之後，他突然深吸一口氣，惱怒地看著哥哥。「你還沒學到嗎？」他憤怒地說。「我就是知道！我只能這樣說，在大法師之塔我用我的健康和理性所交換來的。我為了──」雷斯林突然往口，看著哥哥。

卡拉蒙每次提到這個試煉就會變得臉色蒼白。他開始想要說話，卻說不出來，然後清清喉嚨。「我只是不了解──」

雷斯林嘆口氣，搖搖頭，抽回自己的手。他倚著法杖，開始走下山坡。「你本來就不可能會了解的，」他喃喃道。「永遠也不會。」

三百年前，美麗之城塔西斯是阿班尼西亞的王城。從這里駛出的白色有翼船開往克萊恩的每一個角落，它們滿載著各種各樣的貨物回到這里，有珍貴的，有稀奇的，有美麗的，有醜惡的。塔西斯的市場幾乎算是一個奇觀。街上充斥著水手，他們的金色耳環和小刀一起反射著日光。船隻從別的地方帶來不同膚色的人種，販賣著各種稀奇的貨物。有些穿著色彩大膽、鮮豔的絲綢，上面還裝飾著美麗的珠寶。他們販賣著香料、茶、橘子和珍珠，還有關在籠子里色彩鮮豔的大鳥。其他人則光著上身，販賣著稀有動物的華麗皮毛。

當然，塔西斯的市集里也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客戶，幾乎像是商人般多樣化。穿著白袍、紅袍、黑袍的法師走在廣場上，尋找著可以幫助他們施展法術的稀有藥材。那時他們就受到大家的猜忌，孤立地走在人羣中。只有少數幾個人敢跟穿著白袍的法師說話，更別說有人膽敢佔他們的便宜。

牧師們也在這里找尋藥水所需的藥材。因為在大災變之前的克萊恩上，有些人侍奉善良之神，有些侍奉中立之神，有些則侍奉邪惡之神（註１）。每一種牧師都有絕大的力量。他們的祈禱，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有回應。

不論何時，在這些各種各樣的人們之中，總是有著索蘭尼亞騎士；他們維持秩序，保護領土，過著有紀律而又嚴格的生活，遵照著騎士規章和誓約過活。騎士們是帕拉丁的追隨者，並且以他們無私的忠誠著稱。

被城牆包圍著的塔西斯有著自己的軍隊，據說從來不曾被任何人攻陷過。整座城市在一名領主和索蘭尼亞騎士的治理下，維持著理性、和平和公義的驕傲。塔西斯開始變成一個學術集散地，從各地來的智者羣聚於此，分享著各自的智慧。學校和巨大的圖書館紛紛建立，雄偉的神廟則獻給偉大的諸神。渴求知識的年輕人不遠千里來到塔西斯求知。

早期的巨龍戰爭（註２）並未影響到美麗的塔西斯城，因為在這座巨大的城市之中，有著誓死捍衛它的索蘭尼亞騎士和規模龐大的艦隊，讓黑暗之後不敢妄動。在祂來得及伸出魔掌、攻擊這座王城之前，修瑪就將祂擊敗，從天空中徹底驅逐。因此塔西斯繁榮興盛，在力量的年代中，成為全克萊恩最富有且驕傲的城市。

但就像其他克萊恩上的城市一樣，驕傲帶來了悲慘的收場。塔西斯開始向諸神要求更多的財富、權力、光榮。他們崇拜伊斯塔教皇，後者在看到人們受苦之後，自大地向諸神要求賞賜，一如諸神賜給謙遜的修瑪的力量。即使是嚴格遵守著騎士誓約的索蘭尼亞騎士，他們的宗教信仰也開始變得徒具形式，沒有任何內涵。這一切都是受到偉大教皇的影響。

然後大災變降臨，一夜天空降下火焰，大地搖動，諸神憤怒地將高山丟向克萊恩，處罰伊斯塔教皇和他驕傲的人民們。

人們轉向哀求索蘭尼亞騎士。「你們是擁有權柄的人，救救我們！」他們哭喊著。「求上天開恩啊！」

但騎士也無能為力。烈火從天上降下，大地迸裂，海水乾枯，船隻擱淺，城牆倒塌。

當這可怕的一夜結束後，塔西斯的海港消失了。白色的有翼船像受傷的海鳥般躺在乾地上。受驚且渾身是傷的倖存者試圖重建這個城市，期待偉大的索蘭尼亞騎士能夠走出他們在北方的巨大要塞，從帕蘭薩斯、索蘭那斯、敏加堡、泰爾加走到南方，來幫助這些受困的災民，再一次地保護他們。

但騎士沒有出現。他們有自己的問題要解決，根本無法離開索蘭尼亞。即使他們可以離開，一個新的海洋也分隔了阿班尼西亞的大陸。索巴丁地底王國的矮人們閉關自守，拒絕讓任何人進入，連山脈間的交通也跟著斷絕。精靈們退入奎靈那斯提療傷止痛，詛咒著人類造成了這場大災難。很快地，塔西斯就和北方所有城市斷絕了聯繫。

因此，在大災變之後，驅逐之日來到。城市的領主陷入了非常尷尬的狀況中。他不相信騎士真的墮落了，但他也知道人民需要找到代罪羔羊發洩怒氣。如果他選擇站在騎士那邊，那麼他將會失去城市的控制權，因此他被迫閉上眼睛，容忍暴民們攻擊城里剩下的少數騎士。騎士們大多被驅逐，或是被殺害了。

一段時間之後，塔西斯恢復了秩序，領主重新建立了一支新的軍隊。但很多事情改變了，以往相信古老真神的人們現在背棄了祂。他們崇拜新的神，雖然祂們很少對祈禱做出回應。在大災變後所有的牧師力量都消失了。假信的牧師開始在大陸四處漫遊，騙人的江湖郎中則販賣著他們的萬靈丹。

又過了一段時間，許多人離開了塔西斯。不再有水手們出現在街道上，精靈、矮人和其他種族也不再出現。留在塔西斯的人們喜歡這樣的狀況。

他們開始畏懼，不信任外面的世界。在此地，陌生人並不受到歡迎。

可是塔西斯已經擔任貨物集散地那麼久的一段時間，能夠來到這里的商人仍然繼續他們的工作。城市的外觀已經漸漸重建，但內部的神殿、大圖書館、學校則繼續荒廢著。廣場又重新開放，只不過變成農夫販賣農產品、牧師推銷各種信仰的地方。和平的假象像塊毯子蓋住了整個小鎮。除了城中央的遺跡之外，幾乎沒有人會相信這里曾經那麼繁榮過。

現在，塔西斯當然也聽聞了戰爭的消息，雖然領主的確派出軍隊去防守南方的平原，但大部分的人都一笑置之。如果有人問起原因，領主會說這只不過是場演習。這些傳言都是從北方傳來的，每個人也都知道索蘭尼亞騎士正努力重建他們的勢力。只不過這些騎士們的手段實在讓人不齒──竟然散播惡龍重回大地的傳聞！

這就是美麗之城塔西斯，眾人在日出之後不久進入的城市。

【註】

１　在大災變之前，克萊恩的人們敬拜七位善神、七位中立神、七位邪神。我們的三角形平衡理論又再度出現。

２　古代的三次巨龍戰爭開始於大災變前三千五百年，結束於大災變前一千零一十八年。換句話說，長槍戰爭事實上是第四次巨龍戰爭。

## １─４被捕！英雄分離．不幸的分別

城中僅剩的幾名守衛一早起來睡眼惺忪所看到的第一個景象，就是這羣疲憊不堪、帶著武器的旅行者。他們並沒有阻止這羣人，甚至連盤問都嫌麻煩。一名留著紅鬍子、話聲輕柔的半精靈（塔西斯已經有幾十年沒看到過這樣的人）出面解釋來意，說他們只不過是想找個地方休息。他的朋友們靜靜地站在他身後，看起來沒什麼威脅性。守衛們打著哈欠，告訴他們到紅龍旅店的道路。

整件事也許就這樣收尾。畢竟，最近戰爭的謠言四起，塔西斯中的奇怪人物也愈來愈多。但，其中一個人類進城門時，披風被風吹開，一個守衛瞥見了底下的閃亮盔甲。守衛看見了被此地人唾棄、視為不祥象徵的索蘭尼亞騎士的徽記刻在古老的胸甲上。一名守衛躡手躡腳，一聲不響地跟著隊伍走上大街，在暗地里監視著。

守衛確定他們走進旅店，並且在寒風中等待了片刻，直到他推測這些人已經進房為止。之後一聲不響地溜進去，對旅店老闆說了幾句悄悄話。他看見大夥坐在大廳里，很明顯地已經準備休息。他立刻回去向當局報告。

「這就是相信坎德人地圖的下場！」矮人一邊把空盤子推開，用袖子擦嘴，一邊惱怒地說。「帶我們來到一個沒有海的港口！」

「這不是我的錯，」泰斯抗議道。「我把地圖交給坦尼斯時，就跟他說過這張地圖是大災變前的東西了。『泰斯，』坦尼斯在我們離開前說，『你有沒有地圖可以告訴我們怎麼到塔西斯？』我說我有，於是就把這張地圖交給他。上面有藏在山脈底下的索巴丁王國，也有我們出發的南門，這邊就是上面記載的塔西斯，每樣東西都在地圖上該在的地方。海自己跑掉了又不能怪我！我──」

「夠了，泰斯。」坦尼斯嘆氣道。「沒有人怪你。這不是誰的錯，只是我們期望太高了。」

坎德人鬆了口氣，收回地圖，小心地捲起來，放進他收藏所有珍貴地圖的盒子中。然後他用手支著小下巴，看著陷入一片愁云慘霧的同伴們。他們開始心不在焉地討論著下一步該怎麼辦。

泰斯覺得有些無聊，他想好好看看這座城，這里四處都是有趣的景象和聲音。佛林特被迫要一路跟他拉拉扯扯地纔能夠到得了旅店。這里的市場充斥著各種各樣珍奇的貨物，等著像他這樣的內行人去鑑賞。他甚至還看到其他的坎德人，他很想跟他們說話，討論一下家鄉的近況。佛林特從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腳。泰斯只好嘆著氣把注意力轉回到坦尼斯身上。

「我們今晚在這里過夜，好好休息，盡量打聽一下週遭的狀況，然後回報給南門那邊的人知道。」坦尼斯說。「也許更南邊還會有其他港口，我們可以派一些人去看看。伊力斯坦，你的想法呢？」

牧師把面前沒動過的食物推開。「我猜只能這樣了。」他毫無生氣地說。「但我得回去南門，我不能離開我的同胞太久。妳也應該跟我一起來，親愛的。」他把手放在羅拉娜的手上。「我不能沒有我的左右手。」

羅拉娜對伊力斯坦報以微笑，接著，她的眼光投向皺著眉頭的坦尼斯，笑容很快便消失了。

「河風跟我討論過這點。我們要跟伊力斯坦一起回去。」金月說，她的秀髮在穿透窗戶的陽光照耀下閃閃發亮。「人們需要我的醫療能力。」

「這對新人還懷念可以保持隱私的帳篷。」卡拉蒙用清晰可聞的耳語聲道。金月羞紅了臉，她的丈夫則笑了起來。

史東不悅地看著卡拉蒙，面向坦尼斯，「我和你同進退，好兄弟。」他說。

「當然，我們也是。」卡拉蒙也熱心地說。

史東雙眉緊蹙看著雷斯林，後者緊緊裹在紅袍子里，坐在火爐邊喝著能舒緩他咳嗽的奇怪草藥。「我不認為他適合長途旅行，卡拉蒙──」史東開口。

「你突然開始關心起我的健康了，騎士。」雷斯林用洞察一切的口吻諷刺地說。「但，恐怕你關心的不是我的身體狀況吧，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你擔心的是我日漸強大的力量，你怕我──」

「夠了！」坦尼斯看見史東的臉色陰沉下來，立刻說。

「要嘛法師回去，不然就是我回去。」史東冷冷地說。

「史東──」坦尼斯開口道。

泰索何夫趁這機會悄悄離開餐桌。每個人這時都只注意著騎士、半精靈、法師之間的爭執。泰索何夫偷偷溜出紅龍旅店（泰斯覺得這個名字很好笑，但坦尼斯無法茍同）的大門。

泰斯邊走邊想起那件事，一邊欣賞著眼前的奇景。坦尼斯臉上最近鮮少出現笑容，他似乎把整個世界的重擔都扛在肩上。泰索何夫知道坦尼斯怎麼了。坎德人從口袋里拿出一枚精緻的戒指來，仔細地觀察著。戒指是黃金製的，由精靈手工打造，上面雕著長春藤葉。他是在奎靈那斯提撿到的，這回可不是他「借」來的。它是在坦尼斯歸還給羅拉娜之後，被心碎的羅拉娜丟在他腳邊的寶貝。

坎德人想到這點，覺得暫時分開去尋找一些新的冒險是大夥所需要的。

他當然要跟著坦尼斯和佛林特，因為他堅決認為這兩個人沒有他活不下去。但在這之前，他得要好好地看看這座城市。

泰索何夫走到街道的盡頭，一回頭就可以看見紅龍旅店。很好，目前還沒有人衝出來找他。他正打算要問一位路人市場怎麼走，突然看見一樣會讓整座城更有趣的東西──

坦尼斯終於暫時平息了史東和雷斯林之間的爭執。法師決定留在塔西斯，順便在大圖書館的遺跡里找找資料。卡拉蒙和提卡留下來陪他。史東、佛林特（還有泰斯），三個人要繼續往南探索，回程時則跟這對兄弟會合。其他人則必須失望地回去南門。

一切終於塵埃落定，坦尼斯準備上前把過夜的費用付給旅店老闆。正當他在數著銀幣時，一隻手搭上他的肩膀。

「請你把我的房間安排在伊力斯坦的房間附近。」羅拉娜說。

坦尼斯目光犀利地看著她。「為什麼？」他問，試著保持聲音的鎮定。

羅拉娜嘆氣道，「我們不會又要為了這個爭吵吧？」

「我不知道妳是什麼意思。」坦尼斯背對著微笑的旅店老闆冷冷地說。

「我這輩子第一次做些有用、對其他人有幫助的事情，」羅拉娜說著抓住他的手臂。「你竟然因為嫉妒，就要讓我停止這樣的努力──」

「我不是嫉妒。」坦尼斯紅著臉辯解道，「我在奎靈那斯提就已經跟妳說過，我們之間的年少輕狂都已經是過去式了。我──」他停下來考慮自己話中的真實性。雖然他嘴上這麼說，但他的靈魂仍然陶醉在她的美貌中。是的，年少輕狂的感情的確已經過去了，但這樣的感情會不會已經被某種更成熟、更持久的感情取代了？他會不會不經意地放棄了這機會？會不會因為他自己的頑固和死要面子，失去了這難得的機會？自己的行為很像人類，半精靈心想。拒絕接受可以輕易到手的東西，卻又在失去之後才體會到它的可貴。他迷惑地搖著頭。

「如果你不是嫉妒，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和伊力斯坦繼續不受幹擾地工作？」羅拉娜冷冷地說。「你──」

「噓！」坦尼斯舉起一根手指。羅拉娜生氣地想再度開口，但坦尼斯用兇惡的眼光看著她，她只好無奈地閉上嘴。

坦尼斯傾聽著。沒錯，他是對的。他現在可以清楚聽見泰斯的胡帕克杖末端皮製彈弓所發出來的尖銳聲響。這個聲音非常特殊，是坎德人把它舉在頭上揮舞時才會發出的聲音，這聲音讓人感到寒毛直豎。這也是坎德人警告同伴有危險的方法。

「有麻煩了，」坦尼斯柔聲說。「快去集合其他人。」羅拉娜看見坦尼斯嚴肅的表情，只能一聲不吭地照做。坦尼斯突然轉過身，面對正要悄悄溜出櫃臺的老闆。「你要去哪里？」他來勢洶洶地問。

「只不過去查看一下你們的客房，客人。」老闆毫不遲疑地回答，然後形跡可疑地消失在廚房中。就在此時，泰索何夫衝進旅店。

「守衛！坦尼斯，守衛往這邊來了！」

「他們不可能是來抓我們的。」坦尼斯說。他突然住口，看著手腳不大乾淨的坎德人。「泰斯──」

「這次不是我，真的！」泰斯抗議道。「我連市場都還沒到咧！我剛只不過才走到街口，然後就發現一整隊士兵往這里衝過來。」

「又發生什麼跟守衛有關的事了嗎？」史東走進大廳問道。「該不會又是坎德人在編故事吧？」

「不是。你們聽聽。」坦尼斯說。每個人都噤聲不語。他們清楚地聽見穿著軍靴的腳步聲往他們的方向接近，大夥彼此對望，交換著擔心的眼神。「旅店老闆也不見了。我想我們進入這個城市也未免太過輕易了點，應該要有一些麻煩的。」坦尼斯抓著鬍子，很清楚每個人都在等著他發號施令。

「羅拉娜，妳和伊力斯坦上樓去。史東，你和吉爾賽那斯留在我身邊。其他人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河風，你負責指揮他們。你們，卡拉蒙、雷斯林，負責保護他們。如果有必要的話，雷斯林，不惜使用魔法。佛林特──」

「我要跟你在一起。」老矮人堅定地說。

坦尼斯笑著拍拍他的肩膀。「當然了，好兄弟，我就知道這點不需要特別跟你交代。」

佛林特微笑著從背後抽出戰斧。「拿著，」他對卡拉蒙說。「與其被守衛沒收，我寧願送給你。」

「這是個好主意。」坦尼斯說。他解下腰間的劍帶，將死去的精靈國王送給他的斬龍劍交給卡拉蒙。

吉爾賽那斯靜靜地遞上他的劍和弓。

「還有你的武器，騎士。」卡拉蒙伸出手說。

史東皺起眉頭，他帶著的這柄古老的雙手巨劍，是他身為偉大的索蘭尼亞騎士的父親唯一的遺物，他在把自己的妻兒送上逃亡之路後就消失了。史東慢慢解下劍，交給卡拉蒙。

平日樂天的戰士，看出史東的遲疑，也跟著嚴肅起來。「我會好好保護它的，你知道的，史東。」

「我知道。」史東無奈地笑著說。他看著站在樓梯口的雷斯林。「而且，那隻叫作卡特皮勒斯的蟲也一直在守護著它，不是嗎？」

雷斯林訝異地看著提起這件事的騎士，當時他在索拉斯曾經利用一點小伎倆來騙過地精，讓牠們相信史東的劍受到了詛咒。這也是騎士唯一一次接近感謝法師的舉動。雷斯林露出短暫的微笑。

「是的，」他低聲說。「那隻蟲會一直在的。別擔心，你的武器會很安全。你託付給我們保護的人命也一樣──我們會盡力的──再會了，朋友們。」他嘶啞地說，奇異的沙漏狀眼眸反射著光芒。「下次再見面將是很久以後了。我們之中將有人再也沒機會見面了！」說完這句話，雷斯林鞠了個躬，抓緊自己的紅袍，開始走上樓梯。

我怎麼會信任雷斯林？坦尼斯惱怒地想，一邊聽見腳步聲停在門外。

「去吧！」他命令道。「假如他是對的，那麼我們現在也無能為力了。」

眾人遲疑地看了坦尼斯一眼，照著他的指示開始動作，迅速地爬上樓梯。當伊力斯坦拉住羅拉娜時，她害怕地看了他一眼。卡拉蒙拔出劍，等待著該走的人。

「別擔心，」壯碩的戰士不安地說。「我們會照顧自己的。如果你們日落後還沒回來──」

「不要來找我們！」坦尼斯猜到卡拉蒙的想法，立刻插嘴道。半精靈受到雷斯林可怕預告所幹擾的程度，遠比自己所願意承認的要來得深。他與法師相識多年，看見他的力量逐漸增強，同時也看見黑暗聚集在他的四周。「如果我們沒有回來，把留在這里的人通通帶回南門。」

卡拉蒙不情願地點點頭，轟隆作響地走上樓梯，武器彼此撞擊發出聲音。

「也許只是一般的臨檢吧！」史東壓低聲音，很快地說。現在已經可以從窗戶看見守衛的身影了。「他們可能會問我們一些問題，然後就放我們走。但我很確定他們一定有我們每個人的外貌描述！」

「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尋常的臨檢。你從四周的人全都突然消失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肯定是要逮捕我們其中的某些人。」坦尼斯說。這時警長和城門的衛兵帶著大批守衛闖進來。

「就是他們！」衛兵指著他們大喊。「那個就是騎士，就像我報告的一樣。那是留鬍子的精靈，矮人、坎德人，還有一個精靈貴族。」

「好的，」警長粗魯地說。「那麼其他人呢？」他比了個手勢，身邊的守衛全部舉起武器指著他們。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坦尼斯輕描淡寫地說。「我們是第一次來塔西斯，只不過要去南方看看。這就是你們的待客之道嗎？」

「我們不歡迎陌生人，」警長回答。他的眼光轉向史東，從鼻子發出不屑的聲音。「特別是索蘭尼亞騎士。如果你像你們聲稱的那麼無辜，你們應該不介意在法庭里回答領主一些問題。你們其他的朋友呢？」

「我的朋友們覺得很累，都回房休息了。我們不想惹麻煩。我們四個人會跟你一起去回答那些問題的。（「是五個啦！」，泰索何夫努力地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每個人都對他視若無睹。）沒必要驚動我們其他的同伴。」

「去把其他人抓來。」警長命令他的手下。

兩名守衛衝上樓梯，突然整個樓梯化成一團火焰！整間屋子滿是濃煙，逼得守衛不得不往後退。每個人都開始往外跑。坦尼斯抓住泰索何夫，後者正睜大眼睛準備一股勁兒地往外衝。

警長不停地吹著哨子，他的幾個屬下則準備衝到街上去發布警報。但火焰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

「嗶──」警長放下他的哨子，臉色蒼白地走回旅店里。坦尼斯偷偷回頭一看，不禁打從心里佩服。現在一點煙的痕跡都沒有了。他依稀可以聽見雷斯林在樓梯上念誦著。警長不安地往上窺探著時，念咒聲停了下來。坦尼斯吞了口口水，他知道自己一定跟警長一樣臉色蒼白。他不安地看著史東和佛林特，雷斯林的力量正在增加。

「法師一定在上面。」警長喃喃道。

「不錯，愛吹哨子的小孩，你要花多久時間才會明白──」泰斯以一種坦尼斯心知會惹來大麻煩的語調說著。坦尼斯用力踩了坎德人一腳，泰斯喫痛得閉上了嘴。

很幸運地，警長似乎沒聽見。他看著史東，「你會乖乖跟我們走一趟嗎？」

「是的，」史東回答。「我向你保證。」騎士加上一句。「不管你們是如何看待騎士的，你也應該知道，我的榮譽就是我的生命。」

警長的眼光看著黑暗的樓梯間。「很好。」他最後說。「兩名守衛給我看著這道樓梯。其他人守著別的出口。仔細檢查每個進出的人。你們都知道這些陌生人的長相了？」

守衛們點點頭，彼此交換著不安的眼神。兩名被安排到看守樓梯的倒楣守衛害怕地看了它一眼，盡可能離樓梯遠遠的。坦尼斯不禁在內心暗笑。

一行五個人，包括正開心笑著的坎德人，跟隨著警長走出旅店。當他們走到街上時，坦尼斯看見窗口有人影晃動。他看見羅拉娜站在窗口，臉上有著擔心的神色。她舉起手，用精靈語的脣形說出「對不起」。雷斯林所說的話如今浮上心頭，他感覺到一陣寒意。他的心很痛，想到可能再也見不到她，整個世界突然為之陰沉下來。他忽然意識到，在過去這幾個月中，當龍騎將肆虐，黑暗橫行，一切都已絕望的時候，羅拉娜在他心中的地位。她的信念、勇氣，和從不放棄希望的精神！她和奇蒂拉是多麼不同！

守衛戳戳坦尼斯的背。「面向前！不要再跟你的朋友們打手勢了！」他大吼道。半精靈這時想起奇蒂拉。不會的，那個女劍客絕對不可能有這麼無私的舉動。她從來不會像羅拉娜一樣幫助弱者。她唾棄、輕視那些比她弱的人。

坦尼斯比較著奇蒂拉和羅拉娜，但他也注意到，原先奇蒂拉這名字所帶來的痛苦已經消逝了。如今他腦中只有羅拉娜，那個把月前還只是個被寵壞的精靈女孩。她的名字讓他感到全身熱血沸騰，他想好好擁抱她。現在，也許一切都太遲了。

當他走到街口時，他偷偷回頭，希望能給她一個回應，讓她了解自己已明白一切。讓她了解他過去始終是個笨蛋，讓她明白他的想法──

但窗簾卻已拉上。

## １─５暴動．泰斯失蹤．阿爾瀚娜．星光

「該死的騎士──」

一塊石頭擊中騎士的肩膀。雖然隔著盔甲，石頭並不能對他造成什麼傷害，但騎士還是抽搐了一下。坦尼斯看見他蒼白的臉和微微抖動的鬍鬚，知道這種傷害遠比武器所能造成的來得大。

當他們被捕的消息傳開來之後，羣眾開始聚集。史東不理旁人的嘲弄和辱罵，懷著尊嚴，抬頭挺胸走著。雖然守衛們試著把羣眾推回去，但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這不過是虛應故事。羣眾投出更多的石塊，甚至許多不潔之物。很快地，每個人全身上下都是瘀傷和割傷，還有些穢物和垃圾掛在身上。

坦尼斯知道史東絕對不會有任何反擊的動作，至少在面對這些羣眾時不會，但半精靈得要牢牢地抓住佛林特。即使是這樣，坦尼斯還是擔心生氣的矮人會衝過守衛，開始攻擊那些羣眾。但因為他把全副的精神都擺在佛林特身上，以至於完全忘記泰索何夫這傢伙。

除了平常不太尊重他人財物所有權的習慣之外，坎德人還有個特性，就是他們「罵陣」的天賦。每個坎德人或多或少都有這種天賦，這纔是這種看來並不強壯的種族在戰士和騎士、食人妖和大地精中生存的原因之一。所謂的罵陣就是用言語或行為去侮辱敵人，讓他們情緒激動到無法剋制，進而失去戰鬥所必須的冷靜，忍不住狂亂地攻擊，失去了準頭和防禦的技巧。泰斯是個罵陣的頂級高手，不過平常在和他的戰士朋友旅行時，鮮少有機會用到這項天賦。但這次泰斯決定好好利用這難得的機會。

他開始回罵那些羣眾。

當坦尼斯意識到發生什麼事情之後，已經太遲了。他徒勞無功地試著阻止他，因為泰斯站在隊伍的最前端，而坦尼斯站在最後，根本來不及把他的嘴堵住。

泰斯覺得，「該死的騎士」和「精靈爛貨」這種罵人的話缺乏想像力，他決定要讓這些人見識一下語言的多變性和無限可能性。泰索何夫罵人的話可說是混合了創意和想像力的經典之作。不幸的是，這些話也都非常直接露骨，而且多半牽涉到他們的家人，雖然說話的人仍是一臉無辜的模樣。

「那是你的鼻子還是某種腫瘤？你身上爬著的那些蝨子可以表演走鋼索嗎？你母親會不會是溪谷矮人？」這還只是一開始的牛刀小試。接下來的狀況改變之快，超乎想像。

守衛們警覺地看著騷動的羣眾，警長趕快命令隊伍加快腳步。原本他視為戰利品展示的遊街行動，現在完全變成了暴動的前兆。

「塞住那個坎德人的嘴！」他憤怒地大喊。

坦尼斯絕望地試圖接近泰索何夫，但亂成一團的守衛和狂暴的羣眾讓這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吉爾賽那斯被打倒在地；史東擋在精靈前面，試圖阻止其他人傷害他。佛林特也暴怒地不停攻擊著四周的人羣。坦尼斯才靠近泰索何夫，就被一顆番茄砸中臉，一時之間什麼都看不見。

「喂，警長，你知道你可以拿那個哨子來做什麼嗎？你可以把它塞──」

泰索何夫再也沒機會可以告訴警長，他的哨子有什麼其他的用途了，因為就在那一刻，一隻大手摀住他的嘴，另一隻手把他拖出那一團混戰當中，還有兩隻手則抓住了他不停亂踢的小腳。一個袋子罩到泰斯的頭上，他被這些不知名的人給抱走時，鼻子只聞得到麻袋的味道。

坦尼斯把番茄殘渣從刺痛的雙眼上抹去，聽見四周響起更多穿著靴子的腳步聲和叫喊聲。當他終於可以看清楚的時候，半精靈很快地環顧四周，確定同伴都安好無恙。史東扶著吉爾賽那斯站起來，一邊替精靈額頭上的割傷止血。佛林特憤怒地咒罵著，一邊把卡在他鬍子里的一片甘藍菜葉拿掉。

「那個混蛋坎德人到哪里去了！」矮人大吼道。「我要──」他停下來看著四周。「那個混蛋坎德人在哪？泰斯？讓我把你──」

「噓！」坦尼斯命令他住嘴，這時才發現泰斯多半已趁亂逃了出去。

佛林特氣得臉色發青。「那個小混蛋！」他咒罵著。「是他害我們落到這個田地的──」

「噓！」坦尼斯怒目瞪著矮人。佛林特猛然閉上嘴。

警長把他的犯人們推進審判廳這棟醜惡的磚造建築物里面之後，才發現有一名犯人失蹤了。

「我們要把他找回來嗎？」一個警衛問。

警長考慮了片刻，接著生氣地搖搖頭。「別浪費時間了，」他咬牙切齒地說，「你知道要找出一個刻意躲藏的坎德人有多困難嗎？不用了，讓他走吧！真正重要的犯人還在我們手上。讓他們在這邊等著，我要進去通知議會。」警長走進一扇普通的木門，把守衛和坦尼斯一行人留在一處黑暗、異味濃烈的走道中。牆角躺著一名酒氣薰人、大聲打呼的工匠（註１）。守衛們則一肚子火地把制服上的南瓜、蘿蔔、青菜屑，和各種各樣的髒東西弄掉。吉爾賽那斯試著要把臉上的血跡擦拭乾淨。史東努力地清理骯髒的斗篷。

警長走了回來，站在走廊的盡頭。

「把他們帶過來。」

守衛們把犯人推向前，坦尼斯利用這個機會靠近史東。「這里是誰在治理的？」他低聲問。

「如果我們運氣好的話，領主依然還控制著這座城市。」騎士低聲回答。「塔西斯的貴族一向以行為高貴、注重榮譽著稱。」他聳聳肩。「況且，他們能用什麼罪行來控告我們？我們什麼都沒做。最糟的狀況大概會是將我們驅逐出城。」

走進議事廳時，坦尼斯懷疑地搖搖頭。他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比外面走廊更陰暗、異味更重的大廳。兩位塔西斯議員甚至拿著內含香料的橘皮囊靠近鼻子來遮掩這股異味。

六位議員坐在設立於高臺上的長凳，領主的左右兩邊各坐三位，領主自己則坐在正中央的高背椅上。他們進來時，領主抬起了頭。當他注意到史東時，微微揚起一邊的眉毛，坦尼斯甚至覺得他臉上的線條變得比較沒那麼嚴厲。領主甚至禮貌地對騎士點頭示意。坦尼斯不禁燃起了希望。眾人走向前，站在審判者的前面。那里並沒有給他們坐的椅子，嫌疑犯或是犯人必須站著申訴他們的無辜。

「這些人的罪名是什麼？」領土問。

警長忿忿地看了大夥一眼。

「鼓動暴動，大人。」他說。

「暴動？！」佛林特再也忍不住。「我們根本和那場暴動沒關係！是那個笨──」

一個穿著長袍的身影從後方的陰影中突然出現，低聲對著領主耳語。大夥在一進來時沒有看見，現在他們看見了。

佛林特咳嗽一聲，閉上了嘴。他意味深長地看了坦尼斯一眼。矮人搖搖頭，肩膀垂了下來。坦尼斯擔心地開始嘆氣。吉爾賽那斯用顫抖的手擦去額頭上的血跡，臉上充滿了恨意。只有史東仍然若無其事地看著那張半人半蜥蜴的醜惡龍人臉孔。

在其他人被守衛帶走之後，留在旅店里的人待在伊力斯坦的房間一個多小時。卡拉蒙手中拿著出鞘的劍，站在門邊警戒著。河風不停地看著窗外，從這個距離他們就可以聽見羣眾的喧鬧聲，眾人不停交換著不安的眼神。很快地喧鬧聲沉寂下來。沒有人敢再來打擾他們。旅店陷入像死亡般的寂靜中。

一整個早上都沒有再發生什麼意外。蒼白、毫無熱力的太陽在天空中移動著，一點也沒辦法溫暖這寒冷的天氣。卡拉蒙把劍入鞘，開始打起哈欠。提卡拉了把椅子坐在他身邊。河風走到金月身旁，小心注意她的安全，後者正和伊力斯坦討論著安排難民的計劃。只有羅拉娜站在窗口，雖然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守衛因為一直在街上走來走去，已經感到疲倦，紛紛躲到騎樓底下取暖。她可以聽見身後提卡和卡拉蒙輕聲地談笑著。羅拉娜轉身看著他們。卡拉蒙用非常小的聲音對著提卡說話，似乎是在描述一場戰鬥，提卡專注地聽著，眼中閃耀著崇拜的光芒。

這年輕的女子在他們一起尋找卡拉斯神錘的路上，已經經歷過許多場戰鬥的歷練，雖然她一直不太會用劍，但她卻無師自通地把盾牌攻擊發展成一門藝術。她現在可以輕鬆地穿上盔甲；雖然盔甲不是很合身，但她仍然不停添加一些配件在身上，同時也不斷遺落一些配件在戰場上。陽光照耀著她的鎖子甲，反光則將她美麗的紅髮襯託得更加耀眼。卡拉蒙和這個女子談天時，臉上的表情不但生動，而且也比平常要輕鬆許多。兩人並沒有肢體上的接觸，至少在那雙金眸的監視下不會，但兩人靠得非常近。

羅拉娜嘆口氣轉過身，一想到雷斯林說的話，感覺自己非常孤單，也感覺非常害怕。

她聽見自己的嘆氣聲有了回應，但那並不是悔恨的嘆氣聲，而是惱怒的嘆氣聲。她微微轉過身看著雷斯林。法師合上了原先一直在看的法術書，走進透過窗戶射進來的陽光下。他每天都必須閱讀這本法術書。這也是法師們所受的詛咒──每個法師每天都必須要背誦這些法術，因為只要稍有懈怠，這些法術就會像火中的餘燼熄滅般地消失。每個法術都會消耗法師一部分的體力，讓他愈來愈衰弱，直到體力耗盡，必須要休息為止。

雷斯林自從和大夥在索拉斯碰面之後，不管是能力還是力量都在提升當中。死在帕克塔卡斯的老法師費資本教了他幾種新法術，他現在也能夠輕易施展。隨著他能力的成長，大夥也愈來愈不信任他。沒人有敢隨便相信他。的確，他的法術救了他們很多次，但他給人一種陰沉、神祕的感覺，彷彿他一直在隱瞞什麼祕密。

他心不在焉地撫摸著他從沙克沙羅斯得到的深藍色法術書，並看著底下的街道。金眸中沙漏狀的瞳孔閃耀著冷冽的光芒。

雖然羅拉娜不喜歡和法師說話，但她一定得弄清楚！很久之後才會再見？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當你望向遠方的時候，你到底看到了什麼？」她坐在他旁邊，輕聲地問。她突然覺得自己被未知的恐懼所包圍。

「我看見什麼？」他柔聲復誦，聲音中帶著強烈的痛苦與哀傷，不像是他平日憤世嫉俗的口吻。「我看見時光蹂躪著人們，人類的血肉在我眼前逐漸衰老、腐敗。花朵盛開，在我眼中卻已凋謝；滿樹翠綠，在我眼中卻已落葉滿地。在我眼中，世界一直處在黑暗中，沉浸在永恆的寒冬中。」

「那──這是大法師之塔給你的禮物嗎？」羅拉娜問，幾乎嚇得說不出話來。「為什麼？有什麼理由嗎？」

雷斯林露出少見的、扭曲的笑容。「為了要提醒自己也只不過是凡夫俗子，為了要讓我同情弱者。」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來。「我年輕時非常地桀驁不馴。我是接受測驗最年輕的候選者，我要讓他們都知道我的能力！」他瘦弱的雙拳緊握。「喔！我的確讓他們知道了。他們破壞我的身體，折磨我的靈魂，直到我擁有了──」他突然住嘴，眼光飄向卡拉蒙。

「有了什麼？」羅拉娜又害怕又好奇地問。

「沒什麼。」雷斯林低下頭，低聲地說。「我不應該說的。」

羅拉娜看見他的雙手顫抖著。前額滿是汗珠。他的呼吸愈來愈急促，又開始咳嗽起來。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她紅著臉搖搖頭，咬緊自己的下脣。「我──我很抱歉讓你回憶起這麼痛苦的過去。我不是有意的。」她迷惑地低下頭，讓頭髮遮住她的臉──一個孩子氣的舉動。

雷斯林無意識地靠向前，伸出顫抖的手，想要撫摸那亮麗、幾乎看起來有生命的秀髮。接著他眼中看見自己逐漸老化的手。他無奈地微笑，很快便抽回手，靠在椅子上，脣上掛著那抹無奈的笑容。羅拉娜並不知道，也不會知道，當雷斯林看著她時，眼中看到的是他這一生唯一能夠欣賞的美麗容顏。以精靈的標準來說，她還是十分年輕的，即使在法師被詛咒的眼里，她依然是不受任何蒼老、死亡包圍的。

羅拉娜對此一點都不知情。她只知道他輕微地顫動了一下。她想要起身離開，但她覺得被法師吸引，而且他也還沒有回答她的問題。「我──我是說──你可以預見未來嗎？坦尼斯告訴我你的母親──他們是怎麼說的，預知？我知道有些時候坦尼斯會來尋求你的指引──」

雷斯林若有所思地打量著羅拉娜。「半精靈來找我討論問題，並不是因為我能夠預見未來。我不能，我不是預言家。他來找我是因為我願意用腦，而其他的笨蛋們多半沒有這種能力。」

「但，你之前說過，我們之中有些人也許再也不會相見。」羅拉娜誠摯地看著他。「你一定預知了什麼事情！是什麼，我一定要知道！是坦尼斯嗎？」

雷斯林考慮了一下。當他開口時，聲音小得幾乎只有自己聽得見。

「我不知道，」他低聲說。「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只不過──在那短短的一瞬間──我知道──」看起來他努力地在回憶，然後他突然聳聳肩。

「知道什麼？」羅拉娜追問。

「沒什麼。如果騎士在這里，他一定會說是我想像力過度發達。那麼，坦尼斯跟妳提過我的母親？」他說，突然改變了話題。

羅拉娜雖然有些失望，但仍然期望和他多說些話好得到更多訊息，所以她點頭道，「他說她天生就可以看見未來。她可以看見許多即將發生的事情。」

「那是真的，」雷斯林低聲說，接著露出嘲諷的笑容。「這對她實在太有用了。她第一個丈夫是個北方來的英俊戰士。幾個月後兩人的熱情很快就消逝，彼此都覺得十分難熬。我母親的身體本來就很孱弱，常常會陷入一兩個小時的昏迷中。兩人靠著她丈夫當傭兵所賺來的錢艱苦過活。雖然他有著貴族血統，但他從來不提他的家世。我覺得他所用的甚至不是自己的本名。」

雷斯林瞇起眼睛。「不過我很確定他告訴了奇蒂拉。這也是她為什麼要到北方去尋根的原因。」

「奇蒂拉。」羅拉娜壓抑著聲音說。這名字對她來說就像是身上的一處傷口，同時她卻也想多了解這個坦尼斯所愛的女人。「那麼，那個貴族戰士是奇蒂拉的父親囉？」她沙啞地說。

雷斯林用銳利的眼光打量著她。「是的，」他低聲說。「她是我同母異父的姊姊，比我和卡拉蒙大八歲左右。我推測，她應該長得很像她父親。一個英俊，一個美麗。暴躁、沒耐心、喜歡作戰、強壯，而且毫無畏懼。她父親把唯一的知識，也就是武術都教給她。他出門的時間愈來愈久，有一天就這樣不見。我母親說服了那些追尋者，宣佈他已經死亡。然後她嫁給我父親。他是個普通的男人，一個木匠。再一次的，她的預知能力又沒有幫上任何的忙。」

「為什麼？」羅拉娜問。她被這個故事所吸引，同時也驚訝於這個平日沉默寡言的法師今天竟然這麼健談。但她卻不知道法師只是為了要多看看她臉上的表情，才會如此多話。

「我和我哥哥的誕生是其中一件。」雷斯林接著劇烈地咳起來，指著他哥哥說：「卡拉蒙！我該喫藥了！」他嘶啞的聲音可以穿透最大聲的談話。「還是你聊得太高興，完全忘了這件事？」

卡拉蒙的笑聲硬生生地被打斷。「不是的，小弟。」他滿懷罪惡感地連忙站起來，在火上放一壺水。提卡低下頭，畏怯得不願正視法師。

打量提卡片刻之後，雷斯林轉身面對羅拉娜，後者看著這景象感覺到一絲寒意。他若無其事地接了下去。「我母親生過孩子後一直沒恢復過來。接生婆說我已經死了，要放棄我。如果不是奇蒂拉，我可能真的死了。她常常說，她的第一場仗就是為了我和死神搏鬥。是她撫養我們。母親當時已經沒辦法照顧小孩，父親被迫整天工作以餵飽我們。他在我們十幾歲時意外死亡了，母親則在那一天陷入昏迷，」雷斯林壓低聲音，「再也沒有醒過來。後來她活活餓死了。」

「好可怕！」羅拉娜發著抖說。

雷斯林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開口，雙眼看著灰濛濛的天空。然後他的嘴脣抽搐了一下。「這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要控制自己的力量，不要讓自己被控制！」

羅拉娜似乎沒聽見這句話。她放在膝蓋上的手微微顫抖著。這是她問那個問題的好機會，但這會讓眼前這個她不信任，並且畏懾的男人看穿她內心的世界。然而她的好奇心和她的愛都太過深切，她一直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了一個無法脫身的陷阱中。雷斯林很樂於知道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祕密，因為將來也許有機會可以利用他們。

「那你後來怎麼了？」她吞嚥著口水問。「奇──奇蒂拉有沒有事？」

本想裝作若無其事地提到她的名字，但她卻羞愧地紅起了臉，緊張得結結巴巴。雷斯林饒富興味地看著羅拉娜內心的掙扎。「奇蒂拉那時已經離開了。」他回答。「她十五歲時就已經離家，靠自己的工夫賺錢。卡拉蒙告訴過我，她是個高手，靠傭兵的工作來賺錢對她並不困難。喔，對了，她也常常回來，看看我們過得怎樣。當我們年長了些，技巧更熟練以後，她帶著我們一起工作。我和卡拉蒙那時才學會如何聯手作戰，我用我的法術，我哥哥用他的劍。然後，在她遇見坦尼斯之後，」雷斯林看著羅拉娜努力保持平靜的神情，「她更常和我們一起旅行了。」

「和誰旅行？你們都去些什麼地方？」

「還有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一個那時起便一直夢想著騎士身分的傢伙，坎德人、坦尼斯、我和卡拉蒙，我們和退休之前的佛林特一起旅行。直到路上愈來愈危險，佛林特放棄了四處旅行的生活。那時候，我們已經從朋友身上學到夠多的東西，都覺得有些厭倦了。坦尼斯說，到了該分開的時候了。」

「你們就照做了？他在那時候就已經是你們的領袖了？」她試著回憶她小時候認識的坦尼斯，那時他還沒留鬍子，臉上也沒有這種因操心和關懷留下的痕跡。但那個時候他就常常悶悶不樂地發呆，被自己體內的兩種血統折磨；他感覺自己雖然擁有兩邊的血統，但卻又不屬於任何一邊。那個時候她就不太了解他了。只有當此刻生活在一個全是人類的世界里時，她才明白他的感受。

「他擁有我們所知道一切適合當領袖的特質──腦筋動得快、聰明、有創造力。但我們每個人也都或多或少有這些特質。為什麼其他人會跟隨坦尼斯呢？史東擁有貴族的血統，他屬於一個古老光榮的組織。為什麼他會服從這個雜種的命令？河風呢？他不相信人類之外的種族，對人類也是半信半疑。但他和金月都隨著坦尼斯去地獄走了一遭，並且活著回來了。為什麼呢？」

「我想過，」羅拉娜開口，「我覺得──」

但雷斯林不管她說的話，自顧自地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坦尼斯聽從自己的感覺，他不像騎士一樣壓抑自己的感情，或像河風一樣隱藏它們。坦尼斯明白，有些時候領導者必須要用『心』思考，而不是用腦。」雷斯林看著她。「記住這句話。」

羅拉娜眨眨眼，愣了片刻，法師語氣中的優越感讓她覺得有些不舒服。她接著問，「我注意到你略過了自己。如果你像你聲稱的一樣聰明、厲害，那麼你為什麼要跟隨坦尼斯呢？」

雷斯林的眼神突然暗淡下來。他閉上嘴，接過卡拉蒙小心端過來的一杯熱水。戰士看著羅拉娜，臉上的表情十分陰沉、憂鬱；雷斯林每次身體狀況不好時，他都是這副模樣。

雷斯林似乎沒注意到卡拉蒙的憂心。他從背包里拿出一個小袋子，撒了一些綠色的葉子到熱水里，一種濃厚、酸苦的味道很快便充斥整個房間。「我並沒有跟隨他，」年輕的法師看著羅拉娜。「到目前為止，坦尼斯和我只不過碰巧方向相同而已。」

「我們的城里不歡迎索蘭尼亞騎士，」領主嚴肅地說，他的眼光投向其他人。「同樣也不歡迎精靈、坎德人、矮人，或是任何與他們一起旅行的人。我知道你們的同夥里有一名法師，穿著象徵中立的紅袍。你們都穿著盔甲。你們的武器上面都染著血跡，而且隨時都準備拔劍，很明顯地，你們是有經驗的戰士。」

「是傭兵，毫無疑問的，大人。」警長說。

「我們不是傭兵，」史東走到長板凳前面說，他的態度不卑不亢。「我們是從北方阿班尼西亞平原來的。我們在帕克塔卡斯從龍騎將的手中解救了八百名的壯丁和婦孺。我們躲過龍人大軍的追擊，躲在小山谷里過活。我們一羣人前來南方是為了要尋找傳說中塔西斯的渡船。我們並不知道這里已經離海很遠，不然我們根本不必這麼麻煩。」

領主皺起眉頭。「你說你們是從北方來的？不可能，從來沒有人可以安全通過索巴丁的矮人王國。」

「如果你了解索蘭尼亞騎士，你就會知道我們寧死也不願說謊，即使是面對敵人也從無例外。」史東說。「我們進入矮人王國，並找到了失傳的卡拉斯神錘，藉此贏得了過路的權力。」

領主不安地變換著坐姿，看著坐在他背後的龍人。「我的確或多或少對騎士有些了解，」他不情願地說。「因此我相信你說的話，雖然這有點難以置信──」

大門突然轟的一聲打開，兩名守衛粗魯地帶進一位犯人。他們推開羣眾，將犯人推倒在地上。犯人是名女子，蒙著厚重的面紗，穿著長裙和一件厚重的披風。她在地上躺了一會兒，彷彿太累或太失望而沒有力氣站起來。然後，像是下了很大的意志力一般，她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很明顯地，沒人願意上前幫助她。領主皺著眉頭，嚴肅地看著眼前的景象。坐在他身後的龍人站起身，感興趣地看著眼前的女子。女子掙扎著，手腳都被斗篷和長裙給絆住，一時之間動彈不得。

然後史東走到她身邊。

騎士難以置信地看著眼前的景象，驚訝於竟然有人如此對待女性。他看了看坦尼斯，一向小心翼翼的半精靈搖搖頭，但眼前這名女子掙扎著站起身的景象實在造成太大的衝擊。史東向前踏出一步，感覺到一把長戟抵在他背後。

「你要殺就殺吧！」騎士對守衛說，「我還是要扶這位女士起身。」

守衛眨著眼後退，他看著領主，等待進一步的命令。領主輕微地搖搖頭。坦尼斯留心觀望著，不禁屏住了呼吸，他覺得領主彷彿笑了笑，又很快地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笑容。

「女士，請容我為妳效勞。」史東用這世上早已不通行的正規禮儀詢問這名女子。他強壯的手臂將女子扶起。

「您最好離我遠一點，騎士先生。」女子說，隔著一層面紗幾乎聽不見她的聲音。但一聽見那語調，坦尼斯和吉爾賽那斯都同時倒抽了一口氣。

「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說。「您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這樣做是我的榮幸。」史東鞠著躬說。然後他站在她身前保護她，眼睛看著守衛。

「她是西瓦那斯提的精靈！」（註２）吉爾賽那斯低聲對坦尼斯說。「史東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坦尼斯低聲說，「他怎麼可能知道？我自己也差點認不出那口音。」

「她在這里幹什麼？西瓦那斯提距離這里很遠──」

「我──」坦尼斯剛開口，但一名守衛用力地推推他。領主開口時他正好閉上嘴。

「阿爾瀚娜女士，」他冷冷地說，「我已經警告過妳盡快離開這座城。上次是因為妳仍具有精靈族外交使節的身分，所以對妳特別寬容，這外交禮儀在塔西斯是通用的。我當時就告訴過妳，一天之內就一定得離開。現在妳卻留在這里。」他看看守衛。「她的罪名是？」

「嘗試僱用傭兵，大人。」警長回答。「她在老水源路上的一座旅店前被抓，大人。」警長用嘲諷的眼神看著史東。「幸好這兩羣人沒有遇在一起。當然，塔西斯城里沒有人會願意幫助精靈。」

「阿爾瀚娜。」坦尼斯自言自語說。他在吉爾賽那斯耳邊問，「這個名字為何如此耳熟？」

「難道你離開的時間太久，久到連這個名字都認不出來了？」精靈用精靈語低聲回答。「我們住在西瓦那斯提的表親只有一位叫作阿爾瀚娜。阿爾瀚娜．星光，星辰詠者的女兒，全族的公主。因為她沒有兄弟，一旦她父親去世，她就會統治整個西瓦那斯提。」

「阿爾瀚娜！」坦尼斯開始回憶起來。數百年前，當姬斯卡南率領族人逃離可悲的鬩牆戰爭時，他們逃到了奎靈那斯提。但雙方的領導者仍然用神祕的方法維持著連絡，「從風中閱讀訊息，用銀色月光的語言說話。」現在他想起阿爾瀚娜是誰了。傳說中擁有傾城美貌，是所有精靈女子中最美麗的精靈公主，面貌就像她出生那天明亮的月光般純潔無瑕。

龍人靠向前，在領主耳邊說話。坦尼斯看見他的臉色一沉，看起來似乎不同意，但他咬著嘴脣，嘆口氣，點了點頭。龍人又再度退回陰影中。

「阿爾瀚娜女士，妳被捕了。」領主沉重地說。守衛走向前，史東也趨前一步保護她。史東望向左右，用眼神警告著守衛。他即使手無寸鐵，看來仍如此高貴、有自信，守衛們也不禁呆了一下。但領主的確向他們下了一道命令。

「你最好想個辦法。」佛林特壓低聲音說。「我很贊成騎士精神，但現在時間、地點都不對！」

「你有什麼建議嗎？」坦尼斯不悅地回嘴。

佛林特沒有回答。他們都知道自己什麼也不能做。雖然不知道眼前的女子是什麼人，但史東死也不會讓這些守衛碰她一根寒毛。她是誰根本就無關緊要。佛林特心中感到十分挫折，卻又對朋友十分欽佩，他悄悄拉近自己和一名守衛間的距離，知道自己至少可以解決掉這個守衛。他看見吉爾賽那斯閉上眼，嘴里念念有詞。精靈雖然平常不是很用心，但他畢竟仍是個法師。見到坦尼斯臉上的表情，佛林特深深嘆了口氣，對準另一個守衛低下頭，準備用頭盔撞上去。

接著領主突然開口了，他的聲音輕微顫抖著，「住手，騎士！」聲音中有著數世紀以來代代傳承的權威與自信。史東聽見後，立刻放鬆下來。坦尼斯也跟著鬆了口氣。「我不會讓這個大廳染上鮮血。這位女士觸犯了這塊土地的法律，在過去的年代中，你們騎士曾發誓要維護的律法。但我同意，沒有理由粗魯地對待她。守衛，你們要以對待我一般的禮儀護送這位女士進牢房。而你，騎士閣下，由於你對她如此關切，你將得和她同行。」

坦尼斯推推吉爾賽那斯，後者驚醒過來。「的確，就像史東說的，領主歷代都是相當明智、重榮譽的。」坦尼斯耳語道。

「我看不出你有什麼好高興的，半精靈。」佛林特聽見他們的悄悄話，嘟噥著說。「先是那個坎德人引起了一場暴動，然後消失了。現在這個騎士又被關進監獄。下次，記得提醒我和法師走近些。至少我『事先知道』他很瘋狂！」

當守衛們把人犯帶開時，阿爾瀚娜開始在長裙的縐褶中尋找某些東西。

「請您幫個忙，騎士先生。」她對史東說。「我好像掉了什麼東西。它是個小東西，但卻很珍貴。你可不可以──」

史東很快地蹲下身，立刻看見那樣東西，它反射著光芒，被她的長裙遮住了一部分。那是個形狀像是一顆星星的胸針，上面鑲嵌著美麗的鑽石。

一個小東西！他倒抽一口氣，這一定價值連城。難怪她不想讓那些粗魯的守衛找到。他用手小心地拾起，謹慎打量著四周，保持著半跪姿勢望向那女子。

當那女子把兜帽脫了下來，拿掉臉上的面紗，史東驚訝地屏住呼吸。有史以來第一次，人類看到了阿爾瀚娜．星光的臉（註３）。

「暮拉拉薩」──黑夜的公主，精靈們是這麼稱呼她的。她的秀髮有如晚風般輕柔、烏黑，用著宛若蛛網般精細的網子盤束在腦後，上面點綴著閃亮的寶石。她的皮膚蒼白得像銀色的月亮，眼眸則是幾近純黑的深紫，雙脣則像是紅月的陰影般紅潤。

騎士的第一個想法是感謝帕拉丁，他已經跪了下來。他的第二個想法是，為了保護她，死也值得。他的第三個想法是自己得要開口說些話，但是腦中似乎忘卻了一切語言。

「感謝您為我做的一切，高貴的騎士。」阿爾瀚娜柔聲說，目光灼灼地注視著史東的眼眸。「我說過，這的確是個小東西。請您起身。我已經很累了，看來我們要去相同的地方，您也許可以幫我個大忙，攙扶我走過去。」

「謹遵所囑。」史東幾近癡迷地說著。他迅速站起身，順手將珠寶放進腰帶中。他伸出手臂，阿爾瀚娜將她細柔、潔白的手放在他臂上。在她的碰觸下，騎士開始輕輕顫抖。

對騎士來說，當她再度蒙上面紗時，彷彿飄來一片烏云蓋住了星空。史東看見坦尼斯跟在他們後面，但他現在腦中只有那張美麗的臉孔；他呆呆地看著坦尼斯，表情一片空白。

坦尼斯也看見了阿爾瀚娜的臉，覺得自己也跟著激動起來，但同時他也看見了史東的表情。他看見那張臉進入了史東的心房，而且將會比毒箭更嚴重地傷害騎士。因為他知道，這份情感不會有好下場。西瓦那斯提是個非常驕傲、封閉的民族，害怕外來的污染會讓他們失去自己生活的方式，他們完全拒絕和人類有任何往來。這也是鬩牆戰爭的主因。

不可能，坦尼斯傷心的想，即使是那銀色的月亮也不會比她更遙不可及。

半精靈嘆口氣。他們最不願意碰到的就是這種狀況。

【註】

１　「工匠」是侏儒的另一個稱呼。這個通常酷愛工業設備和技術的種族，一開始被稱作「工匠侏儒」。

２　西瓦那斯提和其他精靈分隔了這麼久的時間，讓他們與奎靈那斯提精靈之間有了不同的腔調。另外，西瓦那斯提精靈的輪廓明顯地比較細緻些。

３　直到這一刻為止，阿爾瀚娜拜訪這座城市的行動都是十分祕密的。之前她每次進入這座城市都披著斗篷，戴著厚重的面紗，因此，雖然她已經進出塔西斯很多次，但從來沒有人類看見她的臉。

## １─６索蘭尼亞騎士．泰索何夫的真知眼鏡

守衛帶著人犯走過門廊時，經過了兩個站在陰影中的身影。兩個人全身上下都被衣服給遮蓋住，很難看出他們的身分。他們頭上帶著兜帽，臉上綁著布條。長長的袍子蓋住身體，甚至連手都被像繃帶的布條給綁住（註１）。兩人正低聲地交談著。

「你看！」一個人很興奮地說。「就是他們。他們符合我們收到的描述。」

「不是每一個吧！」另一個懷疑地說。

「但你看那個半精靈，那個矮人，還有那個騎士！我告訴你，就是他們！我知道其他人在哪里，」那人陰險地加上一句。「我問過守衛了。」

另一個較高的傢伙想了一下，看著那羣人犯被領著走上街道。「你說得對。我們應該馬上回報給主子知道。」那高大的人轉過身，看見另一人遲疑了一下，也跟著停了下來。「你在等什麼？」

「難道我們不應該跟下去嗎？看看那些笨守衛，你知道那些人犯會試著逃跑。」

另一個傢伙揚起了令人不快的笑聲。「他們當然會逃跑。我們也知道他們會逃去哪，當然是回到朋友身邊。」高大的傢伙走進午後的陽光中。「況且，幾個小時之後一切就沒有差別了。」高大的人邁開大步，較矮的人隨後跟上。

大夥離開審判廳時，外頭正好下起雪來。這一次，警長學乖了，他不會再笨到帶著人犯走上大街，反而帶著人犯走進審判廳後面的一條陰暗小巷。

坦尼斯和史東交換了個眼色，正當佛林特和吉爾賽那斯準備要動手時，半精靈赫然發現巷子中的影子開始動了起來。三個披著斗篷的身影跳到守衛面前，手中的鋼刀閃著光芒。

警長把哨子拿到嘴邊，但他根本沒機會發出聲音。其中一個人用劍柄把他打昏，另外兩個人則衝向守衛，後者馬上一溜煙地逃跑了。披著斗篷的人面對著眾人。

「你是誰？」坦尼斯突然間獲得自由，驚訝地問。那披著斗篷的身影讓他想起索拉斯城外的龍人。史東趕緊把阿爾瀚娜拉到他背後。

「我們逃過一劫，又陷入了更兇險的局面嗎？」坦尼斯命令道。「脫下你們的兜帽！」

但其中一個戴著兜帽的人轉向史東，高舉著手。「Oth Tsarthon e Paran！」（註２）他說。

史東吃了一驚。「Est Tsarthai en Paranaith！」（註３）他回答，然後轉向坦尼斯。他指著那三個人準備開口。

「騎士？」坦尼斯驚訝地問。「為什麼──」

「沒時間解釋了，史東．布萊德佈雷德，」其中一個騎士用腔調很重的通用語說，「守衛很快就會回來。快跟我們走。」

「先別忙！」佛林特低吼道，他穩穩地站著。他剛折斷一跟長戟來讓武器比較稱手。「你一定得花時間解釋，否則我就不走！你是怎麼知道騎士的名字，你們怎麼會在這里等我們──」

「喔！就把他撞開吧！」一個尖銳的聲音從陰影中說。「用他的屍體餵烏鴉。大概只有牠們可以消化矮人，世界上這種動物可是很少有的──」

「滿意了嗎？」坦尼斯轉向佛林特，後者氣得滿臉通紅。

「總有一天，」矮人發誓，「我要殺了那坎德人。」

大夥背後的街上響起了哨聲。這羣人毫不遲疑地立刻跟著騎士穿梭在錯綜復雜的小巷子里。泰斯藉詞還有事要處理，一溜煙地在坦尼斯來得及抓住他之前溜掉了。半精靈注意到騎士們對這樣的狀況並不感到驚訝，也沒試著去阻止泰斯。不過他們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只是一個勁地催促著大夥往前走，一直到進入塔西斯的舊城區為止。

騎士們停下腳步，城內這區域現在沒有任何人會來。街道空曠且曲折，這讓坦尼斯想起了沙克沙羅斯城的殘破景象。三個騎士拉著史東的手臂，到比較隱密的地方以索蘭尼亞語討論著，其他人則趁此機會休息。

坦尼斯靠著一堵牆，好奇地打量著四周。這座城市僅存的遺跡看來十分雄偉，比現在新建的建築還要來得氣派許多。他終於明白在大災變之前，美麗之城塔西斯這稱號的由來。如今卻什麼也不剩，街道上只有巨大的石塊四散阻擋住道路。空曠的廣場上也長滿了枯黃的雜草。

他走到吉爾賽那斯身旁，一起在一條長凳上坐了下來，後者正在和阿爾瀚娜談話，精靈禮貌性地為她介紹了坦尼斯。

「這位是阿爾瀚娜．星光，這位是半精靈坦尼斯。」吉爾賽那斯說。「坦尼斯是我舅舅妻子的兒子，他在奎靈那斯提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阿爾瀚娜除下面紗，冷冷地打量著坦尼斯。「舅舅妻子的兒子」，這種拗口的說法只表示坦尼斯並非在道德規範下所生的兒子。不然吉爾賽那斯只需要以「表哥」來介紹他就可以了。半精靈的臉紅了起來，往日的傷痛再度湧上心頭，跟五十年前所造成的傷害一樣劇烈。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夠擺脫這樣的折磨。

坦尼斯抓抓鬍子，沙啞地說，「我母親在大災變後的黑暗年代中，不幸遭到人類戰士強暴。詠者寬大為懷地在她死後收養了我，視我如己出。」

阿爾瀚娜的眼神變得更為暗淡，看起來像是黑暗的夜空。她揚起眉毛，「你認為有必要因為你的血統感到抱歉嗎？」她冷冷地說。

「不──不──」坦尼斯囁嚅地說，感覺自己的臉像火燒一樣。「我──」

「那麼就不必要。」她說，一邊轉過身繼續和吉爾賽那斯說話。「你問我為什麼要來塔西斯？我是來找幫手的。我得要回西瓦那斯提尋找我父親。」

「回西瓦那斯提？」吉爾賽那斯重復道。「我們──我的同胞並不知道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已經離開了古老的故鄉。難怪我們會失去連絡──」

「是的。」阿爾瀚娜的聲音聽來有些哀傷。「將你們，也就是我們表親逐出奎靈那斯提的那股邪惡力量，如今也降臨到我們身上了。」她低下頭，隨即又抬起來，聲音低而輕柔。「我們和這股邪惡力量搏鬥了很久，最後我們被迫得在全體滅亡和撤退之間做個選擇。我父親將人民交給我領去亞茍斯南方。他則選擇孤身和這股邪惡奮戰。我反對他的做法，但他說他有辦法阻止這力量摧毀我們的家園。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帶領著族人到達安全的地方，並且把他們留在那里。因事隔多日，卻一點都沒有父親的消息，所以我回來尋找他。」

「女士，難道在這麼漫長的旅程中沒有任何戰士保護妳嗎？」坦尼斯問。阿爾瀚娜驚訝地看著坦尼斯，彷彿不相信他膽敢打斷他們的談話。起先她看起來似乎不準備回答，但凝視他一陣子之後，她改變了原先的想法。「有許多戰士自願要跟隨我，」她驕傲地說。「但我說的將人民帶到安全的地方去，不過是個最接近的說法。這世界上再也沒有所謂安全的地方。戰士們必須留在那里保護我的人民。我單槍匹馬前來，希望能夠找到勇士和我一起去西瓦那斯提。依照慣例，我前去謁見這城的領主和議會──」

坦尼斯搖搖頭，面色凝重地皺眉。「這真愚蠢，」他直言不諱地說。「即使在龍人大舉入侵之前，妳也應該知道這座城對精靈的印象！他們只有把妳趕出城是妳的好運。」

阿爾瀚娜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她黑色的雙眸閃爍著。「我只不過是遵循傳統，」她冷冷地回答，強自壓抑住心中的憤怒。「不這樣的話，就跟野蠻人沒兩樣。當領主拒絕提供幫助時，我告訴他我會靠自己的力量來找到幫手，若不是這樣，人家會覺得我失了禮數。」

雖然佛林特只聽到他們片段的談話，但他推推坦尼斯說，「她和那個騎士可真是天生一對。」他不屑地說。「當然，那得他們沒先被禮節和榮譽整死纔行。」在坦尼斯來得及回答之前，史東走了回來。

「坦尼斯！」史東興奮地說，「騎士們找到了古代的大圖書館！這也是他們來此的目的。他們在帕蘭薩斯城里面找到一些資料，記載著古代龍的相關記錄是存放在塔西斯的圖書館里。騎士評議會派他們來這里調查這座圖書館還存不存在。」

史東以手勢比請那三位騎士走向前。「這是布萊恩．多那，位階是聖劍騎士（註４）。」他說。「亞蘭．桃博，位階是皇冠騎士（註５）。這位是德瑞克．克朗加，位階是玫瑰騎士（註６）。」騎士們向眾人鞠躬為禮。

「這位是半精靈坦尼斯，我們的領袖。」史東說。半精靈看見阿爾瀚娜半信半疑地打量著他，彷彿要確定自己沒聽錯。

史東介紹了吉爾賽那斯和佛林特，然後面向阿爾瀚娜。「阿爾瀚娜女士。」他開口，隨即紅著臉說不下去，發現自己對她一無所知。

「阿爾瀚娜．星光，」吉爾賽那斯替他說下去。「星辰詠者的長女，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公主。」

騎士再度行禮，這次鞠躬的角度更大。

「諸位拯救我於困境之中，請接受我衷心的感謝。」阿爾瀚娜冷冷地說。她的目光環視眾人，但在史東身上停留最久。她由德瑞克的位階──玫瑰騎士──知道他是這羣人的領袖。「你找到評議會派你們來找的資料了嗎？」當她說話時，坦尼斯好奇地打量著已經卸下斗篷的騎士們。他從觀察中知道，索蘭尼亞騎士的統治階層騎士評議會派出的是他們最精銳的騎士。他特別注意三人中最年長，同時也是最高階的騎士德瑞克。只有極少數的騎士可以升到玫瑰騎士的位階，因為必須要接受漫長而危險的考驗。而且只有血統純正的騎士纔有資格接受這樣的考驗。

「我們找到了一本書，女士。」德瑞克說。「是以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古文書寫而成。但里面有許多龍的圖畫，所以我們計劃把它抄寫一份帶回聖奎斯特，希望那里的學者能夠解讀里面的內容。但我們不久前找到了一個可以翻譯的人，那個坎德人──」

「泰索何夫？！」佛林特再也忍不住了。

坦尼斯嘴巴張得大大的。「泰索何夫？」他不可置信地重復。「他只能勉強看懂通用語，根本不可能看懂古文的。我們之中唯一有可能看懂那些記載的是雷斯林。」

德瑞克聳聳肩。「坎德人有一副眼鏡，他說那是『魔法的真知眼鏡』。他戴上它之後就可以讀懂書里面的記載。上面說──」

「我可以想像他說些什麼！」坦尼斯插嘴說。「有關機器人、傳送戒指、飄在空中植物的故事。他在哪里？我要跟他好好談一談。」

「泰斯有魔法眼鏡？」佛林特嘟噥著。「那我就是溪谷矮人了！」

眾人進入了一棟頹圮的建築。接著爬過一堆瓦礫，跟著德瑞克來到一道低矮的拱門前。青苔和塵埃的味道十分濃厚。里面非常黑暗，大夥剛從正午的陽光下走進來，一時之間什麼都看不見。德瑞克點起一根火把，他們看見一道通往更深處的狹窄迴旋的樓梯。

「圖書館是建造在地底下的，」德瑞克解釋。「也許這就是它能逃過一劫的原因。」

眾人快步走下樓梯，很快便發現自己走進了一個巨大的房間。坦尼斯深吸一口氣，連阿爾瀚娜都睜大眼睛。這個巨大的房間從地板到頂端都是一望無際的高大木製書架。書架上滿滿都是書，各種各樣的書，有用皮革當封面的，有用木片當封面的，有用某種早已絕種的樹葉當封面的。有些根本沒有裝訂的文件，用黑色緞帶綁在一起。幾個書架倒了下來，弄得滿地都是及膝深的文件。

「這里一定有上千個書架！」坦尼斯讚嘆地說。「你們是怎麼找到那本書的？」

德瑞克搖搖頭，「這並不簡單。」他說。「我們花了很久的時間在這邊搜索。當我們最後找到它時，我們比原先更加地失望，因為那本書很明顯地不能隨便移動。甚至連我們翻頁時每一頁都開始化成飛灰。我們擔心要花很長的時間纔能夠抄寫這本書。但那個坎德人──」

「是的，那個坎德人，」坦尼斯陰沉著臉說。「他現在在哪里？」

「在這里！」一個尖細的聲音說。

坦尼斯循著聲音來源，看見這暗淡房間中點著一枝蠟燭。泰索何夫坐在一個高腳椅上，正彎身閱讀著一本書。當眾人走近他時，可以看見他鼻樑上掛著一副小小的眼鏡。

「好吧，泰斯，」坦尼斯說。「你是從哪里弄來這東西的？」

「弄來什麼？」坎德人無辜地問。他看見坦尼斯瞇起眼睛，一副即將發作的樣子，他一手摸著那副細邊的眼鏡。「啊，喔，這個嗎？我把它放在我的袋子里，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話，我是從矮人王國──」

佛林特哀嚎著用雙手摀住臉。

「它正好放在一張桌子上！」泰斯看見坦尼斯皺眉，抗議道，「真的！附近沒有人，我以為有人不小心忘了它。我只不過是代為保管一下而已。也是做件好事嘛！說不定會有賊把這寶物偷走。這很有價值喔！我本來要把它還回去的，但在我們和黑暗矮人，還有龍人作戰，奪回那把神錘之後，我就一個不小心忘了。等到我想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前往塔西斯的路上，離矮人王國很遠了。我想你不會為了還一副眼鏡就走回去，所以──」

「它的功能是？」坦尼斯趕快打斷坎德人的話，他知道如果不趕快轉移話題，這個故事可能說到後天都說不完。

「它棒透了！」泰斯很高興坦尼斯沒有對他大吼大叫，興奮地說︰「我有一天把它放在一張地圖上。」泰斯拍拍他的地圖盒。「你猜我看到了什麼？透過這副眼鏡我可以閱讀地圖上的字！不，這樣聽起來沒什麼了不起的。」泰斯見到坦尼斯又皺起眉頭，趕忙說，「但這張地圖上面寫的字我以前從來都沒看懂過。所以我用它來試每一張地圖，結果我都可以看得懂。坦尼斯！每一張！甚至連非常非常古老的都可以！」

「你從來沒對我們提過這件事？」史東瞪著泰斯。

「這個，因為沒有人提起這件事嘛！」泰斯抱歉地說。「如果你們直接問我，像這樣，『泰索何夫，你有一副魔法眼鏡嗎？』我一定會立刻對你們說實話的。但你們從來沒有啊！所以，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不要那樣看我。無論如何，我反正可以看懂這本書。讓我告訴你們里面說些什麼──」

「你怎麼知道它是魔法眼鏡，而不是某種矮人的儀器？」坦尼斯感覺泰斯似乎有所隱瞞，於是問道。

泰斯吞了口口水。他本來希望坦尼斯不會問這個問題的。

「喔！」泰斯結巴地說，「我──我想我曾經，呃，碰巧，在你們都忙著的時候跟雷斯林提過這檔事。他說這也許是有魔法的，為了證明給我看，他施展了某個法術，眼鏡就開始發光，表示它的確是有魔法的。他問我這個眼鏡的功能，我示範給他看，他記起古代有所謂的『真知眼鏡』，是很久以前的矮人法師為了要閱讀其他語言所寫的書，而製造出來的物品，還有──」泰斯停了下來。

「還有？」坦尼斯追問。

「還有──呃──它們也可以用來閱讀法術書。」泰斯的聲音愈來愈小。

「雷斯林還說了什麼？」

「他說如果我膽敢偷看他的法術書，不管正著看還是倒著看，他就要把我變成蟋蟀，一──一口把我──我喫掉。」泰斯結巴地說。他睜大眼睛看著坦尼斯。「我相信他會這樣做。」

坦尼斯搖搖頭。他也相信雷斯林可以編出這種足以嚇退坎德人好奇心的恐嚇來。「他還有說什麼嗎？」他問。

「沒有了，坦尼斯。」泰斯無辜地說。事實上雷斯林還有提到別的事，但是坎德人一直不能理解那句話──他說過那副眼鏡看事情看得太過真實了。這沒什麼道理，所以泰斯覺得這也許不值得提起。而且坦尼斯也夠生氣了。

「好吧，那你到底發現了什麼？」坦尼斯不情願地問。

「喔，坦尼斯！好有趣喔！」泰斯很高興拷問終於結束了。他小心地翻過一頁，甚至連這樣都足以讓那張紙在他的小手指下開始破裂。他傷心地搖搖頭。

「幾乎每次都是這樣。你可以看看這里。」其他人圍攏到坎德人身邊，看著坎德人指著的部分。「描繪龍的圖畫。有藍龍、紅龍、黑龍、綠龍。我本來不知道有這麼多種龍的。你們看看這個東西──」他翻到另一頁。「喔！你們現在看不見了，但那是個巨大的玻璃球。書上記載著，如果你有這樣一顆玻璃球，你就可以控制各種龍族，並且讓牠們聽從你的命令！」

「玻璃球！」佛林特吸吸鼻子，打了個噴嚏。「別相信他，坦尼斯，這副眼鏡唯一的功用大概只是讓他所吹的牛更誇張而已。」

「我說的是實話！」泰斯自豪地說。「這東西叫作『龍珠』，你可以去問雷斯林，他一定會知道的！因為根據上面的記載，這些東西是古代的大法師製造出來的。」

「我相信你就是了。」坦尼斯見泰斯一副沮喪的模樣，無可奈何地說。「但這對我們來說恐怕沒什麼意義。也許這些東西在大災變時便已經被摧毀了，我們也不知道要上哪去──」

「不，我們知道。」泰斯興奮地說。「上面有一份保存這個東西地點的列表。你看──」他突然停下來，小心地傾聽著。「噓！」他專注地聽著。其他人也跟著靜了下來。片刻間，他們什麼也沒聽見，接著，他們逐漸聽到坎德人敏銳的耳朵早已聽見的聲音。

坦尼斯感覺到雙手變得冰冷，口中一陣乾澀。現在他可以聽見，在不遠處，數百隻號角一起吹響的聲音──一種他們都曾聽過的聲音。那低沉、用以宣告龍人大軍及惡龍即將前來的銅號角聲。

代表死亡的號角聲。

【註】

１　這時龍人也許已經到處都是，但牠們依舊用繃帶綁住全身，試圖繼續保持「只是一羣怪人類」的假象。

２　「Oth」是個現代式 be 動詞，但在這個狀況下代表的是「是？」的疑問用字。「Tsarthon」會面或是加入。「e」在兩者之間。「Paran」朋友或是友誼。因此這句話是「我們之間的會面是友善的嗎？」

３　「我的同伴也是（你們）朋友。」史東使用索蘭尼亞語的方式暗示了他也是朋友。有件事情很有趣，兩句話中都有一個字「Tsarthan」和「Tsarthai」和沙克沙羅斯（Xak Tsaroth）都有相同的字根。在索蘭尼亞語中是「會面之處」。在大災變之前，沙克沙羅斯一定是個由索蘭尼亞人所建立的聚落。

４　聖劍騎士──當一名騎士隨從完成了他在皇冠騎士的任務時，他可以選擇繼續效忠皇冠騎士或是成為一個聖劍騎士。許多有野心想要成為玫瑰騎士的人，都必須先成為聖劍騎士之後纔有這樣的資格。

除此之外，任何一名想要成為聖劍騎士的人都必須先完成一項任務，而這項任務必須是能夠彰顯騎士的勇氣、榮譽，以及善良陣營的力量；同時還必須要有見證人目睹這項英雄式的行為，才符合所有要件。當這個候選人完成他的任務後，他必須在騎士評議會中陳述他的行為，由當時最高位階的聖劍騎士來判斷接受與否。如果無法召開合法的評議會，這件事情就必須暫時被擱置，等到評議會可以再度被召開為止。如果有任何騎士覺得他的升級遭到不公平的審議，他也可以再度提出，要求公正的判決。

由於聖劍騎士在之前就已經受過騎士的基本訓練，所以在一開始他們接受的是對於勇氣的教育和如何讚頌諸神。任何一名聖劍騎士都必須信奉邪不勝正的真理。

聖劍騎士晉升的速度雖然不如皇冠騎士，但是仍然比玫瑰騎士要快許多。在聖劍騎士完成他的這些基礎訓練後，一位擁有皇室血統的騎士可以獲選進入玫瑰騎士的陣營，但這點目前已經名存實亡。

聖劍騎士除了在他們日常生活中代表的是無畏無懼的勇士之外，在某些方面他們也是諸神在俗世間的代理人──聖劍騎士擁有極少部分的醫療能力和預言能力；但是在大災變的時光中，他們的法王（High Clerist）去世了，而這些騎士們一度能夠展現的奇蹟也跟著消失。雖然這些騎士仍然可以使用少部分的牧師能力，但這些一度為世人所敬畏的能力，現在被視作巫術和瀆神，一旦施行這些能力的騎士被捕，他們往往會被平民給處死。

跟牧師不同的是，他們是藉著一週一次的禁食與禱告來獲取神聖的力量。從一名騎士加入聖劍騎士的陣營後，他就必須奉獻一週中的某一天給善良陣營的諸神，藉著那一天的自我潔淨來獲取諸神的加持。一旦獲取這些能力，不管多久這些能力都不會消失；但是跟牧師一樣，他一旦使用了這些能力，就必須再經過同樣的過程才能再次獲得。

在奉獻給諸神的這一天里，騎士規章要求這名騎士不能參加戰鬥、不能獲取任何金錢上的利益、不能口出惡言；除非他保持沉默，並且一天中必須有三小時完全是供作祈禱與冥想的時間，否則不能旅行。據說如果這個騎士在這一天里都遵守他的誓約，則不會有任何野獸攻擊他；如果有任何騎士在這一天里打破了這些禁忌，則他遇上邪惡生物的機率就會加倍。聖劍騎士不需要一整天都處在禁食狀態，除非他需要極大的力量幫助他，那麼他花在禁食與祈禱上的時間也應該跟著增加，不然通常他只需要在黎明到黃昏之間做一個小時的祈禱就夠了。違反這個誓約的騎士同樣也會遭遇到不好的事情。

※※聖劍騎士守則※※

聖劍騎士一生奉行的理想就是以英雄行徑自我期許，藉由一切善良的力量所給予他的勇氣在戰場上戰鬥。勇氣代表的是為了榮譽而犧牲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榮譽賴以維持的力量。而英雄行徑代表的就是，盡最大努力捍衛榮譽以及光榮犧牲的行為。

他們所要保護的人包括以下幾種：軟弱的、受壓迫的人們，被奴役、無辜監禁、貧窮的人們，陷入危險的騎士袍澤，以及無力自保的人。

聖劍騎士的理想行為包括：勇於面對邪惡力量無懼己身之傷害、為捍衛騎士整體榮譽而戰、捍衛騎士之榮譽、為無辜的同袍騎士辯護、保護無助孱弱的受害者。

聖劍騎士的義務包括：奉獻除了生活必需和每日祭神所需之一切私人財產（即使在最為艱困時，騎士們仍然至少每週一次祭祀諸神）、面對邪惡敵人的戰爭絕不退縮、不論實力差距有多少也絕不逃跑、任何時候只要有需要一定挺身保護弱者和無助的人、絕對不將騎士的力量用於不正當的用途。

５　皇冠騎士──所有想要成為索蘭尼亞騎士的人們都必須先加入皇冠騎士，成為最初級的隨從，不論他們將來會加入何種騎士的陣營都一樣，他們必須先在皇冠騎士的麾下接受絕對忠誠的訓練。

騎士資格的候選人通常在出席騎士評議會之前，都需要有一名騎士做為他的推薦者，至於該名騎士屬於那一種類則不受限制。所有候選人都必須要先立下一個誓死守護騎士團榮譽，以及對皇冠騎士絕對忠誠的誓約，所有人也要立誓成為騎士團最忠實的盟友，並且終生為索蘭尼亞騎士的理想而努力。

如果評議會沒有任何異議，有關候選人本身榮譽的質疑也沒有被提出，所有候選人都將開始他們在皇冠騎士中的正式騎士隨從生活。如果有某個候選人的資格有疑異的話，評議會會將單獨詢問他之後再做判斷。如果評議會對他的資格照常通過的話，那麼他仍然被接受成為一名騎士隨從，如若不然，那麼在這個資格的問題解決之前，這名候選人的騎士資格就會被暫時擱置。

皇冠騎士晉升的速度比其他騎士要快得多，這是因為他們本身的要求沒那麼高所導致。但是儘管如此，由於他們晉升快速所導致的是他們的特殊能力事實上相當有限。

皇冠騎士們必須對在「忠誠清單」上的國家隨時服從，這張清單是由三位騎士領袖所編篡的，隨著時間的變動而會修改，一旦這個國家的行為違反了騎士信條（Code）或騎士規章（Measure）的規定，皇冠騎士們就不需要再對這個國家有任何效忠行為。

※※皇冠騎士守則※※

皇冠騎士所代表的是騎士團中對於忠誠和服從的理想規範；忠誠代表的是一個騎士對於更高地位者的獻身，忠誠只有在公正的給予時，纔是為人所稱許的。值得賦予忠誠的對象包括下列的人或組織：所有由公正之神哈巴庫克裁決為善良的事物、受到邪惡欺壓的受害者、由騎士評議會宣告或是大眾認可的對騎士團整體利益有幫助的君主、值得騎士賦予他們不悔的忠誠與保護。

皇冠騎士的理想行徑包括以下幾項：毫不懷疑地執行上級或騎士評議會交付的命令、不渝地奉行騎士規章、對於所有騎士都忠誠對待，以及所有一切可以提升騎士團彼此成員間信任的行為。

皇冠騎士的義務包括：奉獻十分之一的財產、對於需要幫助的騎士袍澤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援助由大騎士團所決議的忠誠清單上的國家。

６　玫瑰騎士──玫瑰騎士是所有騎士團中代表榮譽以及一切善良事務的縮影。

在最開始的時候，玫瑰騎士只接受具有皇室血統的人加入，而這部分的評斷則是交給騎士評議會，他們會召開一次特別的會議，聆聽這個候選人的家譜和家族史，如果有充足的證據證明這個家族曾屬於統治階級，且他們的歷史並沒有任何不光彩的事發生，他們就會接受這個候選人，同時包括他家族所有的成員都必須遵守騎士規章，而這個家族則會被接受進入「忠誠清單」中享有騎士的保護；但是這種事極少發生，因為騎士規章里對於這種家庭的判斷非常嚴格。

由於玫瑰騎士只接受皇室血統，以及這樣嚴格規定的騎士規章事實上是在創辦人維那斯．索蘭那斯去世後才加入的，所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並不能算是真正的騎士規章，因此這些規定引起許多爭議。但騎士評議會恥於承認這項騎士規章是錯誤的，或是有缺陷的，相反地，他們做出了一個說明，表示由於大災變之後的混亂，所以大部分的皇室其實都已經跟平民聯姻，所以這一點事實上仍然可以被承認，只是此後通常被提名者不會因為這一點而遭到淘汰，除非有非常強烈的證據。

接受被提名者進入玫瑰騎士陣營的步驟，在數百年來幾乎都沒有任何改變。候選者必須在玫瑰騎士評議會前陳述他以智慧和寬容的態度維護騎士誓約的事跡，以及他家族的光榮歷史。陳述完畢後，評議會照例要退庭舉行私下討論，以判別這個候選人的資格。

※※玫瑰騎士信條※※

玫瑰騎士代表的是由智慧和正義所指導的榮譽守則。智慧是榮譽真正的力量，同時也是判斷榮譽行為的工具；正義則是騎士規章的重心以及每一位玫瑰騎士的靈魂。所有的生物不管他的職業、階級和信仰都有同樣的權利要求騎士規章的庇護。

玫瑰騎士的理想行為包括：憐憫最不幸的人們、為了他人的福祉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不顧己身安危捍衛騎士團榮譽、保護同袍騎士的安危、確定不讓任何生命白白犧牲。

玫瑰騎士的義務包括：奉獻一切在獲任騎士之後獲得的財產、只保留為了維持騎士團所賦予的爵位的最少花費、以己身的行為讚美善良陣營的諸神、為正義不惜犧牲生命、絕不向邪惡的敵人屈服，以及為榮譽不惜犧牲一切。

## １─７註定無緣再見

第一波惡龍開始攻擊塔西斯後，眾人才剛好趕到市場邊。一行人不甚愉快地與騎士們告別。騎士們勸他們一起逃進山里。眾人拒絕後，德瑞克要求泰索何夫跟著他們一起走，因為坎德人是世上唯一知道龍珠藏放地點的人。坦尼斯很清楚坎德人一定會先逃之夭夭，只好無奈地拒絕。

「史東，把坎德人帶來，和我們一起走。」德瑞克不顧坦尼斯命令著。

「長官，我不能這樣做。」史東把手放在坦尼斯的手臂上回答。「他是我們的領袖。我必須要優先照顧我的朋友。」

德瑞克冷淡的聲音中夾雜著憤怒。「如果這是你的決定，」他回答，「我不能阻止你。但這將是你的一個污點，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不要忘記你還不是一名騎士。你最好開始禱告，在你的晉升大典中，我不會出現質疑你的資格。」

史東面色灰敗，斜眼瞧著坦尼斯，後者聽到這話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但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再想這事了，低沉的號角聲，風中傳來的嚎叫聲，都逐漸接近中。騎士們回到山中的營地，眾人則回到鎮上來。

他們看見許多鎮民站在屋外聽著這奇怪的號角聲，他們以前從未聽過這聲音，當然也不明白這聲音所代表的意義。正在議事廳里的領主聽到這聲音立刻站起來，急忙轉過身去面對坐在他身後陰影中的龍人。

「你說過我們不會有事的！」領主咬緊牙關說。「我們還在協商──」

「龍騎將已經對協商感到厭煩了。」龍人打著哈欠說道。「這座城的確不會有事──當然要等它學到教訓之後。」

領主雙手捧住頭。其他議會成員還不完全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當他們看見領主的指縫間流下了淚水時，每個人都明白現在的狀況。數百隻紅龍在天空中清晰可見。三或五隻一組，牠們火紅的雙翼在落日下反射著妖異的光芒。塔西斯的人民只知道一件事，死神就在他們頭上飛舞著。

當龍俯衝下來，第一次掠過整座城時，對龍的恐懼掩蓋了每個人的心智，這恐慌所造成的破壞遠比大火還要嚴重。龍的翅膀遮住陽光時，每個人的腦中都只有一個念頭──逃命。

然而他們已經無處可逃。

惡龍第一次俯衝後，便確信牠們不會遇到任何抵抗，於是便展開攻擊。牠們一個接一個盤旋在上空，像一道烈焰般撲向地面，吐出的火焰吞噬了許多建築。逐漸擴散的大火引起恐怖的暴風。街道上滿布嗆人的黑煙，黎明成了黑夜，灰燼像黑雨般撒下。人們陷入了原本名叫塔西斯的灼熱地獄中，恐懼的尖叫轉變成痛苦的慘叫。

當惡龍開始攻擊時，如潮水般的民眾在街頭狂奔著，沒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些人大喊著山里會比較安全，有些人則沿著大街沒命地亂跑，其他人則努力試著要衝出城門。天空中盤旋著數百隻紅龍，隨自己喜好地燒殺著。

人潮掩過了坦尼斯和他的同伴們，把他們衝散，不由自主地撞上旁邊的建築物。嗆鼻的濃煙讓他們不停流淚、咳嗽；他們還必須不停地和意圖摧毀理性的恐懼奮戰。

溫度愈來愈高，整棟建築物就這樣炸開來。吉爾賽那斯被暴風推撞向牆壁，坦尼斯趁機抓住他。一手抓住精靈的坦尼斯只能無助地看著其他同伴被暴亂的民眾衝散。

「快回旅店！」坦尼斯大吼著。「在旅店會合！」只是他也不能確定其他人到底聽見了沒有，只能推測大家應該都會朝那個方向前進。

史東用強壯的手抓住阿爾瀚娜，連拖帶拉地帶著她穿過人心惶惶的大街。在濃煙中他試著要看清楚其他同伴，但一點用也沒有。然後，他開始了最絕望的努力，他不停地和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搏鬥著，除了站穩之外，還得要支撐著阿爾瀚娜。

阿爾瀚娜突然之間一個不穩，被人潮給衝散開來。史東飛身上前，在人羣中左衝右突，用穿著盔甲的身體開出一條路，好不容易纔重新抓住臉色死白、全身發抖的阿爾瀚娜。她用盡全身力量抓住他，好不容易纔能在他身邊站穩。一道影子掠過他們，一隻惡龍尖嘯著衝向街道上盲目的男人、婦女和小孩。史東拉著阿爾瀚娜躲進門廊，當龍俯衝下來時，他用身體護住她。大街陷入烈火之中，撕裂人心的哀嚎此起彼落。

「別看！」史東擁緊阿爾瀚娜對她低聲說，自己的臉上則掛著兩行淚水。惡龍終於飛走，突然之間原先吵嚷的大街陷入了一片死寂，街上沒有留下任何會動的東西。

「趁我們還有機會，快走。」史東顫抖地說。兩人互相依靠，跌跌撞撞地走上大街。他們失去了所有理智，完全靠著本能行動，最後再也受不了滿街的濃煙和大火，被迫得再找一處騎樓休息。

有短暫的片刻，他們兩人什麼都不能做，只能彼此緊緊相擁著，感謝上天沒有讓他們落入同樣的命運。但卻又害怕自己過不了幾秒鐘也會是一樣的下場。

阿爾瀚娜靠著史東的胸膛，那古老的盔甲讓她的臉頰感受到些許涼意，它堅硬的金屬讓人感覺十分可靠，她可以感覺到底下穩定、快速、讓人放心的心跳聲。摟著她的手臂強壯、肌肉結實。他的手撫摸著她的黑髮。

阿爾瀚娜是屬於驕傲、嚴肅民族的純潔女子，很早以前她就知道自己要在何時、何地、何處嫁給誰。他是個精靈貴族，在做好這個安排的這麼多年以來，基於兩人的共識，他們從未有過進一步的接觸。阿爾瀚娜來尋找自己的父親時，他和人民留在一起。她被迫捲入人類的世界，不停受到新價值觀的衝擊。她不屑他們，卻又被他們所吸引，那是種衝動、熱烈而不加以掩飾的情感，正當她覺得自己會永遠瞧不起這個種族時，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出現了。

阿爾瀚娜抬頭看著史東憂鬱的臉龐，她可以看見他自豪、高貴、嚴格而毫不鬆懈的自我要求，不停地自我磨練和追求完美，那是種永遠也達不到的完美。也因此他的眼中才會有這種深沉的哀傷。阿爾瀚娜發覺自己已被這名人類男子深深吸引。她崇拜他的力量，只要有他在身邊就感到快樂，她感覺到一陣電流，一股暖意將她吞沒。她突然意識到自己被比一千隻惡龍所吐出的火焰還要可怕的火焰所包圍。

「我們最好離開這里。」史東低聲耳語，阿爾瀚娜卻出乎意料地將他推開。

「我們就在這邊分手。」她的聲音有如夜風般淒冷。「我得回到我的住所了。多謝你的護送。」

「什麼？」史東說，「妳自己一個人回去？這太瘋狂了。」他伸出手抓住她。「我不能容許──」感覺到阿爾瀚娜突然全身僵硬起來，他立刻覺得自己做錯事了。她動也不動地用恨恨的目光看著他，直到他放開手為止。

「我也有我的朋友。」她說。「就像你一樣，你的忠誠只對他們付出，我的忠誠則是獻給我的朋友。我們得要分開了。」看見史東痛苦的神情里閃爍著淚光，她的聲音不禁遲疑起來。有一瞬間，阿爾瀚娜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那個勇氣繼續說下去。但她想到需要自己領導的人民，於是重新找回了力量。「我感謝你的體貼和幫助，趁著街道還算空曠時，我得走了。」

史東看著她，臉上先是露出痛苦及迷惑的神情，然後恢復嚴肅。「阿爾瀚娜女士，我很高興能夠為妳效勞。但妳還身處在危險中。請容許我護妳回到住所，然後我就不會再打擾妳。」

「不可能的！」阿爾瀚娜咬緊牙關，用盡全身力氣說。「我的居處並不遠，我的朋友也在等著我。我們有自己的方法可以離開這座城。請原諒我沒有表達出足夠的感激，我一直不大能相信人類。」

史東的褐色雙眼開始閃爍。阿爾瀚娜站得如此靠近騎士，她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他全身都在顫抖。她差點又壓抑不住自己的情感。

「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她困難地吞嚥著。「紅龍旅店。也許等我找到我的朋友之後，我們可以幫助你──」

「不用麻煩了，」史東冷冷地說。「也不需要感謝我。我只不過是服從騎士規章罷了。再會。」語畢，他轉身朝向另外一個方向走去。

突然間，他像是想起什麼，轉過身來。他從腰帶間拿出那枚光彩耀人的鑽石別針，將它放進阿爾瀚娜的手中。「拿去。」他說。他看著她的眼眸，突然看見她極力掩藏的痛苦。他的聲音在一瞬間變得很柔和，雖然他不能理解她為什麼這樣做。「我很榮幸妳願意把這樣的寶物交給我保管，」他溫柔地說，「即使只有幾分鐘。」

精靈女子看著這個珠寶片刻，然後開始發抖。她的眼睛與史東的雙眸交會，正如她所想的，他的眼神里不見嚴厲，只有無比的溫柔與同情。

她再一次被人類所吸引。阿爾瀚娜低下頭，難以正視著他，只能輕柔地握著他的手。她把珠寶放進他手中，慢慢地將他的手合上。

「送給你。」她柔聲說。「當你看著它的時候，請想起阿爾瀚娜．星光，並且記得她在某處想著你。」

淚水突然朦朧了騎士的視線。他低下頭，無法出聲。然後他輕輕地吻了寶石一下，小心地將它放回腰帶中，並且伸出手；但阿爾瀚娜面色蒼白地躲進門廊中。

「你走吧。」她說。史東呆立片刻，遲疑不決，但是他因為榮譽的緣故，不能拒絕她的要求。騎士轉身走上噩夢般的街道。

阿爾瀚娜在門廊中望著他片刻，逐漸硬起心腸。「原諒我，史東──」她低聲自語。然後她突然停下來。「不，不要原諒我。」她沙啞地說。「感謝我。」

閉上雙眼，她腦中開始構築出一幅畫面，變換成訊息傳送給她藏匿在郊區的朋友（註１），讓他們快來將她帶離這人類的世界。收到了心電感應的回答之後，阿爾瀚娜嘆口氣，開始焦急地打量著滿是黑煙的天空。

「啊！」雷斯林聽到第一聲號角聲穿透午後的寧靜時，冷靜地說，「我早就料到了。」

河風邊想著該怎麼做，一邊用不滿的眼光看著雷斯林。坦尼斯命令他保護大家不受守衛的傷害是很簡單，但要面對龍人，要面對龍！河風暗沉的雙眸掃視著同伴。提卡站起身，手放在劍柄上。這年輕的女孩勇敢、沉著，技術卻不值一提。平原人還可以看見她手上被自己割傷的傷痕。

「怎麼了？」伊力斯坦困惑地問。

「龍騎將開始攻擊這座城市了。」河風沙啞地回答，試著思考目前的處境。他聽見一陣金屬的撞擊聲。卡拉蒙醒了過來，高大的戰士看來一點也不緊張。感謝天！雖然河風討厭雷斯林，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對雙胞胎結合鋼鐵與魔法的戰技相當高明。他也注意到，羅拉娜看起來也非常冷靜，但她是個精靈。河風還是沒學會真正相信任何精靈。

「如果我們沒回來，就盡快出城。」坦尼斯是這麼跟他說的。但坦尼斯也沒料到會發生這種事！貿然出城只會在大平原上遇見龍人大軍。河風現在終於知道他為什麼在旅途中一直覺得有人在監視他們了。就在第一隻龍向這個城市俯衝而來時，他用族中的語言咒罵著，並且感覺到金月緊緊地抱住他。他低頭看去，看見了她的笑容，以及她眼中的信任。她毫無保留地信任真神，也相信他。他鬆了口氣，不再感到驚慌失措。

一陣波動撞擊上這棟建築。他們可以聽見街上的慘叫聲，可以聽見火焰猛烈燃燒的聲音。

「我們得趕快離開這一層，到一樓去。」河風說，「卡拉蒙，記得把騎士的寶劍和其他的武器一起帶著。如果他們──」他本來要說「還活著」，可是看見羅拉娜的神情讓他沒辦法繼續。「如果坦尼斯和其他人逃出來，那麼他們會回到這里。我們在這里等他們。」

「這個決定好極了！」法師嘲諷地說，「特別是當我們本來就無處可逃的時候！」

河風不理他的嘲諷。「伊力斯坦，帶其他人下樓。卡拉蒙、雷斯林，你們兩個先留下來。」其他人離開之後，他很快地說，「依我所見，我們最好的做法，還是隻能待在屋里。封鎖這整棟旅館，上街只是死路一條。」

「你認為我們可以撐多久？」卡拉蒙問。

河風搖搖頭。「也許幾個小時吧！」他簡單地說。

兩兄弟看著他，腦海中同時浮現了奎蘇族遭到屠城的慘狀，以及索拉斯被攻陷時的樣子。

「我們不能被活捉。」雷斯林低聲說。

河風深吸一口氣。「我們會盡量守住。」他的聲音帶著些微的顫抖。「但如果我們守不住──」他手放在腰間的刀上，卻說不出自己將會怎麼做。

「不用這麼麻煩。」雷斯林嘶啞地說。「我有草藥，只要混合一杯酒，既快速，且毫無痛苦。」

「你確定嗎？」河風追問。

「相信我，」雷斯林回答。「草藥是我最擅長的知識。」他毫不遲疑地回答，同時注意到平原人的身軀正微微發抖。

「如果我還活著，」河風柔聲說，「我會給她，或他們這種毒藥。如果沒辦法──」

「我明白。你一定要相信我。」法師回答。

「羅拉娜呢？」卡拉蒙問，「你知道精靈的個性，她不會──」

「交給我來處理。」雷斯林柔聲重復道。

平原人看著法師，感覺一陣毛骨悚然。雷斯林冷靜地站在他們面前，雙手交疊放在袖里，兜帽遮住大半個臉龐。河風看著自己的匕首，考慮其他的做法。不，我做不到，至少這種方法不行。

「很好。」他吞嚥著口水說。他停下來，害怕自己要走下樓梯面對其他人，但街上的殺伐聲愈來愈清晰。河風猛然轉頭走下樓梯，把兩兄弟留在樓上。

「我會奮戰到死！」卡拉蒙試著以理所當然的語氣對雷斯林說。但說不到幾個字，他便控制不住自己的聲音。「答應我，小弟，如果我──你會自己服下這毒藥──」

「不需要。」雷斯林簡短地回答，「我的體力根本不足以撐過這麼大場面的戰鬥。我會先因自己的法術，耗盡體力而死。」

坦尼斯和吉爾賽那斯奮力衝出人羣，比較強壯的半精靈努力推擠拉扯才逃出那羣失去理性的暴民。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為了躲避龍的攻擊而四處尋找掩護。吉爾賽那斯雙膝一軟，坦尼斯被迫將他扶進騎樓下，精靈全身無力地癱軟在坦尼斯身上。

半精靈看見紅龍旅店後，不禁讚美偉大的諸神，但很快地，他的讚美又變成了咒罵。因為旅店前面幾乎已經完全被那些黑漆漆的爬蟲類給包圍了。他拉著全身無力、盲目跟進的吉爾賽那斯，跌跌撞撞地躲進一處屋簷下。

「吉爾賽那斯！」坦尼斯大吼，「旅店！它被包圍了！」

吉爾賽那斯抬起頭，茫然地往前看。突然間，他明白了。

「羅拉娜！」他驚呼，隨即掙扎著走到街上。「我一定得找到他們──」他倒在坦尼斯的懷里。

「留在這里。」半精靈幫助他坐下來，「你還不能亂走動，我會試著溜過去的。我從後門過去看看。」

坦尼斯跑向前，沿著街道躲躲藏藏地前進，剛跑過了一個街口左右的距離，便聽見一聲嘶啞的吼叫，他看見佛林特瘋狂地比著手勢。坦尼斯衝向他們。

「怎麼搞的？」他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和其他人在一起──」半精靈話說到一半，「喔，糟了！」他低聲說。

矮人臉上滿是灰塵和淚水沖刷出的痕跡，跪在坎德人身旁。坎德人被一根落在街道上的大柱子壓住了。泰斯那像是個聰明孩子的小臉上滿是灰塵，臉色慘白。

「該死，這個沒腦袋的坎德人，」佛林特哭叫著，「就是喜歡讓房子砸在自己頭上。」矮人因為試著要把這個需要三名壯漢才能移開的柱子從坎德人身上移開，雙手弄得滿是傷痕和血跡。坦尼斯把手放在泰斯的脖子上。他的脈搏十分微弱。

「留在這里看著他！」坦尼斯覺得自己說的是廢話。「我去旅店把卡拉蒙帶過來！」

佛林特面色凝重地看著他，把眼光轉向旅店。兩個人都聽見了旅店外的殺聲，也都看見了火光下的武器反光。偶而旅店里還會有奇怪的閃光，那是雷斯林的魔法。矮人搖搖頭，他知道坦尼斯得用飛的才能把卡拉蒙平安地帶過來。

但佛林特還是努力擠出一絲笑容。「當然，我會看著他。再會了，坦尼斯。」

坦尼斯吞嚥著口水，試著要回答，最後還是放棄，沿著街道跑去。

雷斯林不斷咳嗽著，幾乎快要站不住。他拭去嘴角的血跡，從袍子的最內袋拿出一個黑色皮囊。他只剩下最後一道法術，法力大概也會跟著一起用完。現在他的手疲倦地發著抖，試著要將皮囊中的藥材倒進一瓶酒中；這瓶酒是他吩咐卡拉蒙在戰鬥開始前拿過來的。他的手劇烈地抖動著，一陣咳嗽讓他快倒下去。

他感覺到一隻手抓住了自己的手。抬頭看見了羅拉娜，她從他瘦弱的手中將皮囊拿了過去。她自己的手上則滿是黑綠色的血液。

「這是什麼？」她問。

「施法所需的藥材。」法師咳嗽起來。「把它倒進酒瓶中。」

羅拉娜照著吩咐把藥材倒進酒中，它很快就溶進酒中。

「先別喝。」法師強忍住咳嗽說。

羅拉娜看著他。「這是什麼？」

「安眠藥。」雷斯林眼神閃爍地回答。

羅拉娜不解地一笑。「你不會認為我們今晚還能睡覺吧？」

「不是那種安眠藥，」雷斯林定定地看著她回答。「這種安眠藥可以讓你陷入假死，心跳、呼吸幾乎完全停止，皮膚變得蒼白、冰冷，身體變得僵硬。」

羅拉娜的眼睛睜大。「為什麼──」她說。

「要當作最後的防線。只要你夠幸運，敵人們會認為你死掉了，把你留在戰場上。但如果運氣不好──」

「如果──？」她臉色蒼白地追問。

「那麼，聽說有幾個人曾在自己的墳墓中醒來。」雷斯林冷靜地說。「但我不認為我們有這種機會。」

他的呼吸平順許多，坐了下來，低頭躲過了一枝飛過他頭上的箭，箭落在地板上。他發現羅拉娜的手顫抖著，才明白她原來並不像外表看起來那麼堅強。

「你想讓我們都喝下這瓶酒嗎？」她問。

「這能讓我們逃過龍人的凌虐。」

「你怎麼知道？」

「相信我！」法師虛弱地笑道。

羅拉娜看著他，不禁打了個寒顫。她心不在焉地在盔甲上擦了擦沾滿血跡的手指。血跡根本沒有消失，但她沒注意到這件事。一枝箭射過她身邊，但她連眼珠都沒動一下，只是呆呆地看著它。

卡拉蒙從冒著濃煙的大廳跌跌撞撞地出現了。他肩膀上的箭傷正在淌血，紅色的血和敵人的綠色血液構成奇妙的對比。

「牠們已經快衝破正門了！」他氣喘吁吁地說。「河風命令我們退守到這里來。」

「注意聽！」雷斯林警告大家，「牠們不只從正門衝進來！」通往後巷廚房的門也轟然一聲破裂。

卡拉蒙和羅拉娜立刻轉過身準備迎戰。突然，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

「坦尼斯！」羅拉娜收起武器，飛奔向他。

「羅拉娜！」他喘著氣說。他將她緊摟入懷，心情一鬆懈，差點忍不住掉下眼淚。卡拉蒙也跟著上來熱情地一把抱住他們倆。

「大家都還好吧？」坦尼斯好不容易透了一口氣，說道。

「到目前為止還好。」卡拉蒙一邊窺探著坦尼斯身後。當他只看見坦尼斯一個人時，臉色一沉。「其他人──」

「史東不見了。」坦尼斯憂心地說。「佛林特和泰斯在對街。坎德人被壓在一根柱子下。吉爾賽那斯在大概兩個街口遠的地方，他受傷了。」坦尼斯告訴羅拉娜。「不算嚴重，但是他沒辦法走到這里來。」

「歡迎你，坦尼斯。」雷斯林邊咳邊說。「你剛好趕上和我們一起迎接死神。」

坦尼斯看見眼前裝著黑色液體的酒瓶，也看見一旁的黑皮囊，震驚地看著雷斯林。

「不行。」坦尼斯堅定地說。「我們不會死，至少不會像──」他打斷自己的話。「把所有人集合到這里來。」

卡拉蒙扯開嗓子邊跑邊喊。河風本來在大廳里撿拾敵人的箭回射牠們，因為他自己的箭早就射完了。現在他也跟著跑回來。其他人跟在他後面，看見坦尼斯，每個人臉上都露出滿懷希望的笑容。他們的信心讓半精靈感到一股無比的壓力。有一天，我一定會讓他們失望的。也許我已經讓他們失望了，他生氣地搖搖頭。

「聽著！」他大喊，試著讓自己的聲音蓋過外面龍人的吵雜聲。「我們可以試著從後門逃出去！攻擊這里的敵人只有一小撮。主力部隊還沒進城。」

「有人在追我們。」雷斯林喃喃地說。

坦尼斯點點頭。「看起來的確是。我們時間不多了。如果我們可以逃進山里──」

他突然抬起頭，忘記剛剛講的話。每個人也都跟著閉上嘴，仔細聆聽著，他們認出了那尖銳的叫聲，皮翅撕裂空氣的聲音，愈來愈接近。

「找掩護！」河風大喊。不過太遲了。

外面傳來一聲尖嘯和一聲悶響。用高石、木頭搭建的三層樓旅店開始像海灘上的沙堡般搖晃起來。塵埃和瓦礫飛濺，火焰包圍整座房子。他們可以聽見樓上傳來木頭折斷、落下的聲音。這棟建築看樣子是撐不住了。

大夥驚訝地張大眼，看著巨大的屋樑跟著屋頂砸在開始凹陷的頂樓地板上。

「快出去！」坦尼斯大吼。「這整個地方快要──」

半精靈正上方的屋樑發出巨大的折裂聲，開始慢慢地裂開。坦尼斯一把抓住羅拉娜，盡全力將她往另一個方向推。他最後正好看見站在門口的伊力斯坦伸手扶住了她。

坦尼斯頭上的屋樑啪的一聲斷了開來，他聽見法師尖聲說了一些話。然後，他覺得自己開始往下掉，彷彿整個世界都落在他頭上。

史東躲在街角，剛好看見紅龍旅店在火焰和煙塵中坍了下來，頂上的紅龍則勝利地盤旋著。騎士的心劇烈跳動著，充滿了恐懼及悲傷。

騎士躲進騎樓中，正好閃過一羣用著粗魯、冷淡的語言談笑著的龍人。顯然牠們認為這里的工作已經結束了，正準備要去找別的樂子。三個穿著藍制服或紅制服的龍人似乎對旅店被摧毀感到非常不悅，不停朝著頭上的紅龍搖晃拳頭。

史東感覺自己幾乎被絕望所包圍。他無力地靠著大門，呆呆地看著龍人，看看龍人們下一步要怎麼做。他們還會在廢墟底下嗎？也許他們已經逃出來了。然後，他的心頭大石終於放下，他看見一陣白色的反光。

「伊力斯坦！」他看見牧師從瓦礫中出現，拖著另一個人。龍人們拔出劍，跑向牧師，用通用語威脅他們投降。史東口中大喊索蘭尼亞騎士的戰號，從走廊中衝出來。龍人轉過身，看見騎士出現似乎有些猶豫。

史東從眼角看到有個人跟著自己一起衝出來。他瞄到頭盔上的反光，也聽見矮人的大吼聲。接著他聽見另外一個走廊上傳來了咒語念誦的聲音。

吉爾賽那斯雖然站不起來，但還是爬出騎樓，用手指著龍人。火焰的飛鏢從他手中直射而出，其中一個龍人被射中胸口，全身著火地倒下。佛林特跳起來，用手中的石塊打倒另一個。史東則用拳頭打昏剩下的一個龍人。接著他立刻扶住腳步踉蹌，還拖著一個女子的伊力斯坦。

「羅拉娜！」吉爾賽那斯在走廊上大喊著。

被煙霧弄得昏沉沉的，精靈女子抬起呆滯的雙眼。「吉爾賽那斯？」她喃喃地說，接著她抬起頭看到了騎士。

「史東──」她無意識地說，無力地指著背後。「你的寶劍，我看到它在那里，在那邊──」

史東也很清楚看到他的寶劍被壓在許多瓦礫之下，旁邊則是姬斯卡南的魔劍，彷彿剛從廢墟中挖掘出來。史東不停地將石塊移開，努力清除那些瓦礫，試著要將這兩件武器挖出來。騎士也不斷注意著底下有沒有傳來呻吟聲、叫聲，但只有一片寂靜。

「我們得趕快離開。」他停下來慢慢地說。他看著伊力斯坦，後者正呆視著那堆瓦礫，臉色十分蒼白。「其他人呢？」

「都在里面。」伊力斯坦用顫抖的聲音說。「半精靈──」

「坦尼斯？」

「是的。在惡龍攻擊旅店前，他剛好從後門闖進來。他們都擠在一起，就在房子的正中央。我當時站在門口，坦尼斯看見屋樑斷裂，立刻把羅拉娜推過來。我扶住她，然後整棟建築就倒了下來。他們不可能──」

「我不相信！」佛林特憤怒地跳上那堆瓦礫。史東抓住他，把他拉回來。

「泰斯呢？」騎士嚴厲地問矮人。

矮人臉色一沉。「被壓在柱子下面。」他面色灰敗地說，然後瘋狂地撥弄著自己的頭髮，把頭盔也給弄掉了。「我得要回去救他。但我不能沒有卡拉蒙──」矮人開始哭泣，眼淚落在他的鬍子上。「那隻大笨牛！我需要他！他不能這樣對我！坦尼斯也是！」矮人咒罵著。「該死，我需要他們！」

史東伸手拍拍佛林特的肩膀，「快去泰斯那邊，他現在需要你。龍人滿街跑來跑去，我們不會──」

羅拉娜尖叫起來，那害怕、恐懼的聲音像利箭般穿透了史東的耳膜。他轉過身正好抓住她，阻止她往瓦礫上撲。

「羅拉娜！」他大喊。「妳看看！妳看看！」他用力搖著她。「沒有人可以逃過的！」

「你不懂！」她對他尖聲大吼，掙脫他的束縛。她趴在地上，試圖要舉起一塊燒黑的石塊。「坦尼斯！」但那石塊太過沉重，她只能舉起幾吋。

史東心痛地看著，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接著他聽到了答案。號角聲！成千成百的號角聲，愈來愈近。大軍已經入侵了。他看著伊力斯坦，後者無奈地點點頭。兩人衝向羅拉娜。

「親愛的，」伊力斯坦柔聲說，「妳現在也幫不上他們的忙。活著的人還需要妳。妳的哥哥受傷了，坎德人也是。龍人大軍這時又殺過來了。我們現在一定要趕快離開，留一條命和這些該死的怪物作戰。要節哀啊！坦尼斯為了救妳而犧牲了自己，別讓他的犧牲變得毫無意義！」

羅拉娜看著他，臉上滿是黑煙、灰塵，淚水和血液所構成的可笑圖形。她聽見了號角聲，也聽見了吉爾賽那斯的哀嚎，更聽見佛林特大喊著泰索何夫快死了，她還聽見伊力斯坦的話。天上下起雨來，因為龍吐出的火焰而融化的積雪，變成水滴由天而降。

雨水打在她臉上，冷卻了她發燙的肌膚。

「史東，扶我起來。」她用幾乎僵硬的嘴脣勉強說。他扶著她站起來。她的腦中昏昏沉沉、一片混亂。

「羅拉娜！」她的哥哥哭喊著。伊力斯坦說的對，活著的人還需要她。她得到他身邊。雖然她情願死在這堆瓦礫上，但是她不得不活下去。這纔是坦尼斯希望她做的事。他們需要她，她必須要支撐下去。

「再會了，坦塞勒斯。」她耳語道。

雨勢加大，像棉絮般從天而降，彷彿諸神也在為美麗的塔西斯而哭泣。

水不停地滴在他頭上。這種狀況讓人感到寒冷且不悅。雷斯林試著翻過身，避開這惱人的水滴。但他動彈不得，身上彷彿壓著千斤重擔。他害怕地試著想逃離這場噩夢。恐懼讓他完全清醒過來。一恢復理性，恐懼就消失了。雷斯林照著他所學的再度控制自己，強迫自己觀察眼前的狀況。

什麼也看不見。四周伸手不見五指，他被迫要倚靠其他感官。不過他得先把身上的重量移開纔行。他快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小心移動手臂，沒有什麼特別的痛楚，看來身體沒有骨折。抬起手，摸到一個人︰這是卡拉蒙，從他穿著的盔甲和味道就可以猜出來。他早就該知道的。雷斯林用盡全身的力氣，把哥哥推到一邊，從他身體下爬了出來。

現在法師可以比較輕易地呼吸。他先將臉上的水珠抹去，然後在黑暗中摸著哥哥的頸部，測量著他的脈搏，很穩定，呼吸也很平順，皮膚也還是溫暖的。雷斯林放心地躺平在地板上，不管他現在身在何處，至少有人陪著他。

他在哪里？雷斯林努力回想著最後記得的景象。他記得屋樑開始斷裂，坦尼斯把羅拉娜推開。他記得他耗盡體力施了最後一道法術，那法術把他體內的能量轉換，變成一個可以阻擋其他物理攻擊的護盾。他記得卡拉蒙用身體護住他，整棟建築物倒在他們身上，然後一陣墜落的感覺。

墜落──

啊！雷斯林突然明白了。我們一定是從一樓掉到酒窖里來了。摸索著石製的地板，法師意識到自己已經全身溼透。最後他終於找到自己的瑪濟斯法杖（註２）。它的水晶球沒有絲毫的破損。這枝由帕薩理安在大法師之塔中賜給他的寶物，只有龍焰能損壞它。

「施拉克！」雷斯林低聲說，法杖隨即大放光明。他坐直身子看著四周。

是的，他是對的。他們在旅店的地下室。打碎的酒瓶把酒撒得一地都是。裝著麥酒的木桶被劈成兩半，他四周的液體看來並不完全是水。

法師用法杖照亮每一個角落。坦尼斯、河風、金月、提卡都在這里，他們都擠在卡拉蒙附近。他飛快地打量了他們一下，看來似乎沒什麼大礙。他們四周都是各種各樣的瓦礫，斷成兩半的屋樑有一半掉在地上。

雷斯林露出微笑，那道法術真是傑作。他們又欠了他一次人情。

但那也得我們不被凍死纔行，他回歸現實提醒自己。他全身都在發抖，幾乎拿不穩瑪濟斯法杖，並且開始咳嗽。這樣他會死掉的，大家一定得找到出去的方法。

「坦尼斯。」他搖著半精靈。

坦尼斯躺在雷斯林魔法護盾的最外層。他喃喃自語，全身抽動了一下。雷斯林又搖搖他，半精靈反射性地大喊一聲，用手臂護住自己的頭。

「坦尼斯，已經安全了，」雷斯林低聲咳嗽著說。「醒一醒。」

「什麼？」坦尼斯飛快坐直身，看著四周。「我們在──」然後他記起來了。「羅拉娜？」

「走了。」雷斯林聳聳肩。「你把她推到安全的地方──」

「我想起來了──」坦尼斯躺下去。「我也聽見你念了什麼咒語──」

「所以我們才沒被壓死。」雷斯林緊緊擰著溼透的袍子，靠近正滿頭霧水打量著四周的坦尼斯。

「我們是在哪個該死的──」

「我們是在旅店的酒窖里。」法師說。「地板塌了下來，所以我們就掉到這里來了。」

坦尼斯抬頭往上看，「天哪！」他驚訝地說。

「是的，」雷斯林跟隨著坦尼斯的眼光。「我們被活埋了。」

在紅龍旅店的廢墟之下，大夥開始思考著目前的處境，看起來不大樂觀。金月治好了他們不太嚴重的外傷︰這得要感謝雷斯林的法術。但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底下昏迷了多久，外面又發生了什麼事。更糟糕的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要怎樣逃出去。

卡拉蒙小心地試著移動頭上的石塊，但是整個瓦礫堆似乎開始搖晃著要倒下來。雷斯林立刻提醒他沒有多餘的精力施法保護他們。坦尼斯只好疲倦地叫大漢先停下手邊的工作。他們四周的水開始愈積愈深。

正如同河風所說的，差別只是在於他們會怎樣死掉──缺氧、凍死、被瓦礫壓死，或是被淹死。

「我們可以大聲呼救。」提卡全身發抖地建議。

「那麼還可以再加上一項︰被龍人宰殺。」雷斯林說。「牠們是上面唯一能聽見妳叫聲的生物。」

提卡紅著臉，很快地用手揉揉眼睛。卡拉蒙看了弟弟一眼，把提卡摟入懷中。雷斯林則用厭惡的眼光看著他們倆。

「我沒有聽到上面有任何聲音。」坦尼斯迷惑地說。「大家應該都覺得龍人大軍──」他停下來，卡拉蒙與他目光交會，兩個戰士緩緩地點點頭。

「什麼？」金月看著他們問。

「我們已經在敵人的佔領區之中了。」卡拉蒙說。「龍人大軍已經佔領了整座城，可能還包括附近方圓幾十哩。即使我們能逃出去，也無路可去。」

像是為了強調這件事實一般，大夥聽見頭上發出一陣聲響。他們早已熟悉的龍人語言透過瓦礫傳了下來。

「我早告訴你們這是浪費時間，」另外一個地精用蹩腳的通用語說，「這堆廢墟里不會有人活著的。」

「你們這些喫狗肉的傢伙，自己去跟龍騎將說啊！」龍人大吼，「我相信他對你的建議會很感興趣的，或者他的龍也會感興趣。命令就是命令，每個人都給我開始挖！」

頭上傳來挖掘、石頭被拖走的聲音。泥土和塵埃開始沿著縫隙掉落下來。屋樑發出尖銳的聲音，但還是撐住了。

大夥面面相覷，幾乎連呼吸的聲音都不敢發出來。每個人都想起那些攻擊旅店的奇怪龍人。「有人在追蹤我們。」雷斯林曾說過。

「我們在這些瓦礫中找些什麼？」一個地精用自己的語言問，「銀幣？珠寶？」

坦尼斯和卡拉蒙都懂一些地精語，他們仔細地聽著。

「都不是！」第一個發布命令的地精說。「是間諜，或是一些龍騎將想要親自審問的人。」

「在這里面？」地精驚訝地問。

「這纔是我要問的！」牠的夥伴大吼。「你也看到我現在的下場。那些蜥蜴人說他們本來被包圍在旅店里，後來紅龍把整棟建築弄垮之後沒有人逃出來，所以龍騎將推斷他們還在里面。如果你問我的看法︰那些笨龍把事情搞砸了，我們現在還得要替牠們擦屁股。」

挖掘聲和地精的交談聲愈來愈清晰，偶爾還會傳來幾聲龍人發號施令的聲音。上面可能有五十幾個傢伙！坦尼斯震驚地想。

河風很快地把劍從水中拿起來，開始擦乾它。卡拉蒙平日樂天的臉覆上了陰霾，他放開了提卡，開始拿起自己的劍。坦尼斯的武器不見了，河風丟給他一把匕首。提卡也拿起自己的劍，坦尼斯搖搖頭。他們將會在封閉的空間里作戰，提卡會需要很大的空間。半精靈露出疑問的表情看著雷斯林。

法師搖搖頭，「我會試試看。」他低聲說。「但我實在很疲倦了，非常疲倦。我沒辦法思考，沒辦法集中精神。」他低下頭，劇烈地發抖。他盡可能讓自己不要咳嗽，以免洩漏了他們的位置。

一個法術大概就可以讓雷斯林倒下。不過他大概還是比其他人幸運，至少他不會被活捉。

他們頭上的聲音愈來愈大。地精是一羣強壯且不易感覺疲憊的工人。牠們只想趕快解決掉這邊的工作，然後回去收集戰利品。大夥靜靜地在底下等待著。一堆泥土混合著雨水從開口瀉下來。每個人都握緊武器，因為不久後他們就會被發現了。

突然外面傳來新的聲音。他們聽見地精害怕地大叫，龍人對牠們大吼，命令牠們回去工作。但他們可以聽見鏟子、圓鍬丟在地上、和龍人咒罵的聲音，似乎所有的地精都開始逃跑。

接著頭頂上傳來一聲清澈、尖銳的嘯聲，更遠的地方傳來相同回應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老鷹在平原上翱翔時的叫聲，只不過這聲音現在正在他們頭上。

先是傳來一聲尖叫，那是龍人的聲音。接著傳來一陣讓人毛骨悚然的聲音，彷彿那傢伙被活生生地撕成兩半。更多的叫聲、金鐵交鳴的聲音，另一聲嘯聲，和這次更為接近的回應聲。

「這倒底是什麼？」卡拉蒙睜大眼睛問。「這不是龍。這聽起來像──像是巨大的猛禽！」

「不管牠是什麼，龍人正被牠無情地攻擊著！」金月喫驚地說。很快地，所有聲音都消失了，這陣寂靜讓大夥更加擔心。新的邪惡力量降臨了嗎？

接著又是一陣挖掘的聲音，石塊和木頭被移到街道上。上面的那些傢伙還想把他們挖出來！

「牠喫掉了所有的龍人。」卡拉蒙低聲說。「這下牠要來喫我們了！」

提卡臉色蒼白，緊緊抓住卡拉蒙的手臂。金月吃了一驚，連河風都失去慣常的冷靜，憂心忡忡地看著上方。

「卡拉蒙。」雷斯林顫抖地說。「閉嘴！」

坦尼斯同意法師說的話。「我們是在自己嚇自己──」他剛開口，頭上突然掉下一大堆瓦礫，石塊和木片掉得他們滿身都是。一隻巨大的爪子伸了下來，穿透瓦礫堆，大夥紛紛找掩護躲避這突如其來的入侵。

他們無助地躲在屋樑或是酒桶後，眼睜睜看著那隻巨大的爪子抽回去，留下一個大洞。四周寂靜無聲。有一段時間，沒有人敢亂動，但外面依舊沒有任何的聲音。

「這是我們的機會。」坦尼斯壓低聲音說。「卡拉蒙，去看看外面有什麼。」

高大的戰士已經離開原先躲藏的地方，躡手躡腳地開始移動。河風拿著劍跟在他身後。

「什麼都沒有。」卡拉蒙望向外面，疑惑地回答。

坦尼斯赤手空拳地走到洞口邊往上看著。意想不到的有個黑色身影遮住亮光，出現在他們的頭頂上。人影的身後站著一隻巨大的野獸。他們只看得見一顆巨大的鷹頭，眼睛在火光中閃耀著，銳利的喙反射著火光。

大夥往後退了一步──太遲了，那個人已經看見了他們。他又走近了一步，河風這時纔想到他的弓箭，但也來不及了。卡拉蒙一手將提卡摟入懷中，另一隻手緊握著劍。

那個身影慢慢走近洞口，小心地注意著腳下的石塊，脫掉頭上的兜帽。

「半精靈坦尼斯，我們又見面了。」一個像是天邊星辰般清澈、冷洌的聲音說。

【註】

１　「傳心術」是西瓦那斯提精靈的古老技藝。在大災變之前，這是皇室和大臣們彼此溝通的管道；這可以省卻許多在西瓦那斯提廣大疆域之間傳遞訊息的困擾。在大災變之後，這項技藝逐漸逸失，最後，在長槍之戰時變得只有皇室成員懂得如何使用。很快地在那之後就沒有人再使用這項技能了。

２　雷斯林的瑪濟斯法杖在被最有名的持有者瑪濟斯取得之前就已經存在了。瑪濟斯是名紅袍法師，同時也是修瑪的朋友和跟隨者。當大法師之塔的成員們轉述修瑪的傳說時，他們會將瑪濟斯視作英雄，而修瑪是個全身肌肉、好心腸的跟班，靠著瑪濟斯的引領在戰場上奮戰不懈。相對地，不相信魔法的索蘭尼亞騎士在說這個故事時就正好相反了。

## １─８逃出塔西斯．龍珠的故事

惡龍展開翅膀，在塔西斯城上空飛舞著，龍人大軍則在底下搜尋著塔西斯城。龍騎將很快便會召回牠們，準備下一場的戰鬥。但此時牠們可以好好地休息，在空中，牠們製造出來的炙熱上升氣流中好好地飄浮，狩獵著那些膽敢出現在街道上的愚蠢人類。紅龍在空中翱翔著，保持整齊的編隊飛行，跳著死亡之舞。

現在克萊恩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牠們。牠們知道這點，也盡情享受著勝利的歡愉。但有些時候還是會有狀況打擾牠們的飛行。剛剛就有一名中隊隊長，收到了在某個旅店廢墟旁發生戰鬥的報告。一隻年輕的雄龍領著整個中隊來到現場，嘴里喃喃咒罵著地面部隊的無能。當龍騎將是一個無能、懦弱的大地精時，你能期待些什麼呢？這個大地精甚至連親自觀看攻陷這種軟綿綿的城市都不敢。

紅龍嘆口氣，回憶起猛敏那騎在派烙斯背上，親自領導著牠們時的光耀。他纔是個名符其實的龍騎將！紅龍心不在焉地搖搖頭。啊，牠現在可以清楚看見那邊就是現場。牠命令隊員停留在空中，自己俯衝下去仔細調查。

「你給我停下來！」

紅龍煞住自己俯衝的勢子，驚訝地抬頭望去。這聲音十分有力、清晰，而且是從一名龍騎將口中發出來的。他並不是投德！雖然這名龍騎將披著厚重的斗篷、閃閃發光的盔甲和麪具，但從聲音就可以分辨出他是個人類，不是地精。這個龍騎將是哪里來的？又是為什麼而來？因為紅龍驚訝地發現，他騎在一隻藍龍背上，身旁還有許多藍龍跟隨。

「大人，您的命令是？」紅龍嚴肅地問。「您並不是管轄這塊土地的龍騎將，有什麼權力命令我？」

「人類的命運是我的任務，我不需要考慮這發生在哪一塊土地上。」龍騎將回答。「我的力量就足以命令你，驕傲的紅龍。我命令你俘虜這些人。我要盤問這些人，把他們抓來給我，你會得到應得的賞賜。」

「你看！」一隻年輕的雌紅龍說，「獅鷲獸！」

龍騎將發出一聲混合著不悅和驚訝的低呼。龍羣們低頭看著從底下濃煙中飛出的三隻獅鷲獸，身形不到龍的一半，這些野獸以牠們暴烈的性格著稱。龍人部隊在牠們面前像是一盤散沙，獅鷲獸用利爪和尖嘴將不幸阻擋住牠們去路的龍人撕成兩半。紅龍恨恨地尖嘯，帶領著整個中隊往下俯衝。但龍騎將擋在牠們面前，牠們被迫停住。

「我告訴過你們，一定要活捉他們！」龍騎將堅持說。

「他們已經逃跑了！」紅龍憤怒地回答。

「就讓他們走吧！你不需要擔心這件事了，我讓你回到原來的編制里。如果那個蠢蛋投德問起這件事，告訴牠，牠是如何弄丟藍色水晶杖的祕密，並沒有因為猛敏那的死而被遺忘。修馬斯特．投德的過去仍然有人記得︰就在我的腦海里。如果牠膽敢向我挑戰，我就要讓每個人都知道！」

龍騎將對牠們行禮，掉轉龍頭，飛快地追向那羣逃脫的敵人。紅龍看著藍色的龍羣消失在夜空中。

「我們也要追上去嗎？」雌紅龍問。

「不用了，」雄紅龍看著那龍騎將的身影，若有所思地回答。「我可不敢違抗他的命令！」

「我不需要你們感激，甚至也不想聽到它。」阿爾瀚娜．星光打斷了坦尼斯說到一半的感謝詞。眾人在風雨中騎在獅鷲獸的背上，雙手緊抓著獅鷲獸的羽毛，愣愣地看著底下死寂的城市快速縮小。

「也許你聽完我說的話之後，也不會想感謝我了。」阿爾瀚娜冷冷地看著在她背後的坦尼斯。「我救你們是有目的的。我需要戰士們幫助我去尋找我父親。我們要飛去西瓦那斯提。」

「不可能！」坦尼斯吃了一驚。「我們得和朋友會合！妳得飛進山里，我們不能去西瓦那斯提，阿爾瀚娜。拯救世界的命運落在我們肩上！如果我們能找到龍珠，我們就有機會消滅這些可怕的怪獸，結束這場戰爭。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西瓦那斯提──」

「我們『現在』就要去西瓦那斯提。」阿爾瀚娜不為所動地說。「半精靈，你在這件事上沒有選擇的餘地。我的獅鷲獸只服從我的命令。如果我對牠們下令，你們會像龍人一樣被撕成兩半。」

「總有一天精靈們會發現自己是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坦尼斯憤怒得聲音顫抖著。「你們不可能永遠都是被寵壞的長子，一切衣食無虞，我們這些人只能等待你們留下來的麵包屑。」

「上天賜給我們的，就是我們應得的，你們這些人類和『半人類』，」她聲音中的嘲諷有如匕首般鋒利，「為了要得到更多而毫不珍惜地拋棄它，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幫助就可以好好活下去。至於你們會怎樣，那就不關我們的事了。」

「現在妳看起來並不太排斥我們的幫助嘛！」

「我會好好賞賜你們的。」阿爾瀚娜回答。

「西瓦那斯提里面所有的鋼鐵或是珠寶都不足以──」

「你們要找的是龍珠沒錯吧！」阿爾瀚娜打斷他的話。「我知道其中一顆在哪里。就在西瓦那斯提。」

坦尼斯眨眨眼。有一段時間他不知道該說什麼，龍珠讓他想起朋友的現況。

「史東呢？」他問阿爾瀚娜。「我最後見到他的時候，他跟妳在一起。」

「我不知道。」她回答。「我們分開了。他要回旅館去和你們會合，我則必須呼喚我的獅鷲獸。」

「如果妳需要戰士，那為什麼不找他帶妳到西瓦那斯提？」

「這你管不著。」阿爾瀚娜背對著太過疲倦而無法清楚思考的坦尼斯。他接著從獅鷲獸鼓動翅膀的聲音中聽到了人類的叫喊聲。是卡拉蒙！戰士大喊著指著他們的背後。又怎麼了？坦尼斯疲倦地想。

他們已經飛出了濃煙和遮蔽塔西斯的烏云，飛進了清朗的夜空。頂上的星光像鑽石般閃爍著，反而讓那兩個失蹤的星座所留下來的空洞更加明顯。銀色和紅色的月亮已經西沉，坦尼斯不需要它們的光芒也能分辨出身後緊迫不捨的黑影。

「龍──」他對阿爾瀚娜說，「在追我們。」

坦尼斯之後一直記不起這場噩夢般追逐的詳細經過。冷風不停地打在他們身上，死在龍焰之下似乎也變得誘人起來。眾人恐慌地回望，目不轉睛地看著龍慢慢追上來，直到眼睛疲倦地流下淚水，凍結在臉頰上，還是不敢輕易轉過身去。深夜時大家才迫不得已地躲進懸崖上的洞穴中，當他們於黎明時再度飛上天空時，身後的龍依然緊追不捨。

只有少數的生物能夠飛得比獅鷲獸快，但這羣他們第一次見到的藍龍，總是在天際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停追趕著。逼得大夥只能在疲倦的獅鷲獸晚上被迫要休息時跟著一起躲藏。食物也不充足，只有阿爾瀚娜帶著一些「quith-pah」──一種曬乾的水果製成的乾糧──雖然可以讓人支撐下去，卻對腹中的飢火沒什麼幫助。即使是卡拉蒙也因太過疲倦而沒辦法喫下什麼東西。

坦尼斯記憶中唯一深刻的是在他們旅程第二天所發生的事。當時他正告訴營火旁的同伴有關坎德人在大圖書館中的發現。一提到龍珠，雷斯林的眼睛立刻泛起異彩，他的面孔被一種發自內心的光芒照亮。

「龍珠？」他低聲地說。

「我想你應該知道這些東西──」坦尼斯問。「它們到底是什麼？」

雷斯林沒有馬上回答。他緊緊裹著他和哥哥的斗篷，盡可能靠近營火取暖，但他瘦弱的身軀仍然止不住地發抖。法師的金色雙眸看著坐離眾人遠遠的阿爾瀚娜，後者決定和他們同住一個洞穴，但仍不屑與他們交談。但無論如何，她似乎半轉過身注意地聽起來。

「你說西瓦那斯提有顆龍珠？」法師看著坦尼斯低聲說，「這問題不應該問我吧？」

「我知道的很少。」阿爾瀚娜蒼白的臉孔轉過來面對火光。「我們把它視為過往年代的遺物，保留它最大的原因是好奇心。誰知道人類會再度喚醒這邪惡力量，把惡龍帶回克萊恩？」

在雷斯林來得及開口前，河風生氣地說︰「妳沒有證據證明這是人類做的！」

阿爾瀚娜不屑地看了河風一眼，她覺得和野蠻人爭論有失自己的身分，因此並未回答。坦尼斯嘆了口氣。平原人在精靈眼中本來就沒什麼地位。河風花了很多時間才學會相信坦尼斯，更久的時間才學會相信吉爾賽那斯和羅拉娜。懷著相同歧視的阿爾瀚娜現在似乎又造成了新的傷痕。

「很好，雷斯林。」坦尼斯靜靜地說。「告訴我們你對龍珠知道多少。」

「卡拉蒙，把我的藥水拿來。」雷斯林命令。戰士照著吩咐把那杯熱水帶過來，小心地放在法師面前。雷斯林把草藥混進熱水里，一股奇怪、酸苦的味道立刻充斥在空氣中。雷斯林皺著眉，啜飲著藥汁，開口道。

「在夢幻的年代中，正值整個克萊恩都尊敬吾輩法師時，世界上有五座大法師之塔。」法師聲音低沉，彷彿在回憶著痛苦的過去。他哥哥陰沉著臉，低頭看著洞穴的地面。坦尼斯看見這陰影落在雙胞胎的臉上，不禁又開始懷疑在大法師之塔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以如此徹底改變兩個人。但他知道問也沒用，兩個人都發過誓不能對外人述說這件事。

雷斯林再度開口前沉默了片刻，接著深吸一口氣說︰「當第二次巨龍戰爭展開時，我輩中最偉大的法師們進入了最雄偉的大法師之塔，也就是位於帕蘭薩斯的那座塔，製造出龍珠。」

雷斯林的眼神開始渙散，嘶啞的聲音也跟著停了下來。當他再度開口時，整個人彷彿重生，甚至連聲音都變了，變得更為沉穩、低沉、清晰，也不再咳嗽。卡拉蒙驚訝地看著他。

「著白袍的法師首先進入了大法師之塔。當努林塔瑞血淋淋地掛在夜空時，穿著紅袍的法師走進塔中。最後，黑色的圓盤，努塔瑞，羣星中的一個黑洞升起，只有知道它存在的人才看得見。此時黑袍法師走進大廳里。」

「這是歷史上不尋常的一刻，各種袍色法師間的歧見被擺在一旁。歷史上只有兩次這樣的狀況，第二次就是所有法師聯合起來對抗這個背棄他們的世界，史稱『失落之戰』，但那時還沒有人能夠預見這樣的狀況。那時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股巨大的邪惡力量一定得消滅。因為那力量打算摧毀所有的魔法，好讓它自己的魔法成為唯一的力量！有些黑袍法師曾經試著和這股力量合作──」

坦尼斯看見雷斯林的眼中發出灼熱的光芒。「但很快就發覺自己反而被這股力量控制。因此，當天空中出現三輪滿月時，龍珠就此誕生。」

「三個月亮？」（註１）坦尼斯輕聲問。但雷斯林像沒聽見似地，繼續以彷彿不屬於他的聲音說下去。

「當晚法師們施展龐大且強力的法術，由於威力太大，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承受。最後，連他們都精疲力竭地倒下，肉體和精神的力量都被榨乾。第二天早上，臺座上放著五顆混合著光與影的龍珠。除了一顆之外，其餘都被緊急帶到其他的大法師之塔去。就在每座塔中，龍珠協助消滅了黑暗之後的邪惡力量。」

雷斯林眼中狂熱的光芒開始消退。他的肩膀垂下，聲音微弱，開始劇烈地咳嗽。其他人屏住呼吸看著他。

坦尼斯最後清清喉嚨。「你剛剛說三個月亮是什麼意思？」

雷斯林呆滯地抬起頭。「三個月亮？」他嘶啞地說。「我不知道什麼三個月亮。剛剛我們在討論什麼？」

「龍珠，你告訴我們創造它們的過程。你怎麼會──」坦尼斯看見雷斯林躺回蓆子上，便閉上嘴。

「我什麼也沒跟你們說過！」雷斯林惱怒地說。「你在胡扯些什麼？」

坦尼斯看著其他人。河風搖搖頭，卡拉蒙咬住嘴脣，臉上滿是擔心之色。

「我們剛剛在談有關龍珠的故事，」金月說，「你正準備要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事情。」

雷斯林從嘴角擦去血跡。「我知道的不多。」他疲倦地聳聳肩。「龍珠是大法師製造的，只有我輩中最有力量的法師才能使用它。如果法力不足的人試著要使用它，就會喚醒巨大的邪惡力量。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所有龍珠的相關資料都在那場法師被人們唾棄的戰爭中湮滅了。據說，兩顆龍珠在大法師之塔被攻陷時跟著毀了，以免落入暴民手中。有關其他三顆龍珠的故事則和那些法師一起消失了。」他的聲音愈變愈小。最後他躺回蓆子，精疲力竭地沉沉睡去。

「那場失落之戰、三個月亮、雷斯林用不屬於他的聲音說話，這些都沒有道理。」坦尼斯喃喃道。

「我一點都不相信！」河風冷冷地說。他抖抖披風，準備睡覺。

坦尼斯本來也打算跟著休息，但他看見阿爾瀚娜躡手躡腳地走出陰影，站在雷斯林身邊。她看著睡著的法師，雙手扭絞在一起。

「法力夠強？！」她用充滿恐懼的聲音說。「我的父親？！怎麼可能！」

坦尼斯突然明白了一切。

「妳不認為妳父親會使用龍珠？」

「恐怕他會。」阿爾瀚娜緊握雙手回答。「他說靠他一個人就可以逐退那邪惡的力量。他一定──」她很快地蹲下來。「叫醒他！」她黑色的雙眸閃著光芒。「我一定得知道！叫醒他，叫他告訴我到底有什麼危險！」

卡拉蒙輕柔但堅決地把她拉開。阿爾瀚娜瞪著他，露出混合著恐懼和憤怒的表情，有那麼片刻，她像是想賞給卡拉蒙一巴掌。但坦尼斯很快走到她身邊，抓住她的手。

「阿爾瀚娜女士，」他冷靜地說。「叫醒他不會有任何好處，他已經把他所知的都告訴我們了。他顯然不記得另外一個聲音說過些什麼。」

「我以前看小弟這樣過，」卡拉蒙低聲說。「彷彿他變成另外一個人。每次這個樣子都會讓他精疲力竭，最後什麼事都不記得。」

阿爾瀚娜甩開坦尼斯的手，恢復了如白色大理石般的鎮靜表情。她轉身走到洞穴前半部，拉開河風掛在洞口的毯子，差點把它扯下來，然後走出洞外。

「我值第一班夜哨好了，」坦尼斯告訴卡拉蒙，「你先去休息。」

「我要先照顧雷斯林。」大漢把毯子鋪在瘦弱的弟弟身邊。坦尼斯跟著阿爾瀚娜走出洞口。

獅鷲獸睡得很熟，牠們枕著自己柔軟的羽毛，銳利的爪子緊抓著懸崖邊，不會有任何的危險。在黑暗中他一下子找不到阿爾瀚娜，緊接著發現她靠著一塊大石頭，雙手矇住臉，傷心地哭著。

如果這驕傲的西瓦那斯提精靈讓人看見她柔弱的一面，她永遠也不會原諒他的。坦尼斯悄悄地躲回洞口的毯子後。

「我要出來守夜囉！」在他再度走出去之前，他故意大聲地說。他把毯子掀開來，斜眼看見阿爾瀚娜站起身，急忙用手擦著自己的臉。她轉身背對他，他則慢條斯理地走過去，給她時間恢復平靜。

「洞穴里空氣太悶了。」她低沉地說。「我受不了。我得出來呼吸新鮮空氣。」

「我守第一班夜哨。」坦尼斯說，接著他隨口問，「妳看起來似乎很擔心妳父親會使用這個龍珠。他應該知道這個龍珠的過去吧？如果我沒記錯，他也應該是個法師才對。」

「他只知道這顆龍珠是從哪里來的。」阿爾瀚娜雖然極力剋制，但聲音仍然微微顫抖著。「那個年輕法師說的有關失落之戰和大法師之塔的淪陷都是正確的，但他說其他三顆龍珠都消失了並不完全對，我父親把一顆龍珠帶到西瓦那斯提保管。」

「失落之戰到底是怎麼回事？」坦尼斯靠在阿爾瀚娜旁邊的一塊大石頭上。

「奎靈那斯提沒有任何記載嗎？」她不屑地看著坦尼斯。「你們和人類混在一起的結果竟然是變成這樣的野蠻人！」

「這都是我的錯。」坦尼斯說。「我從來不怎麼注意聽族中的史官長老（註２）解釋過去的歷史。」

阿爾瀚娜瞪著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說實話還是在諷刺，但看見他臉上嚴肅的表情，加上她也希望有人陪著，她決定回答這個問題。

「當伊斯塔在力量之年代中勢力愈來愈大時，伊斯塔教皇和他手下的牧師十分妒忌法師的力量。牧師覺得世界上已經不需要魔法了，因為他們不能控制那力量，所以對它感到恐懼。法師雖然廣受尊敬，但即使是穿著白袍的法師也不能獲得人們全然的信任。牧師要煽動人們對法師的排斥可說是輕而易舉。正當日子愈來愈糟時，牧師開始把罪過怪到法師身上。每個法師都必須通過其中恐怖試煉的大法師之塔，自然而然地就變成人們的目標。暴民瘋狂地攻擊這些地方。正如你朋友所說的，法師們再一次團結起來捍衛他們的最後堡壘。」

「他們怎麼可能會被打敗？！」坦尼斯不可思議地問。

「你跟你的法師朋友在一起那麼久了，怎麼還會問出這麼無知的問題？他雖然擁有無比的力量，但他還是得休息。再怎麼偉大的法師也需要利用休息時間來重新記憶這些法術、恢復體力。即使那些力量跟著這悲劇一起消失在克萊恩上最強的大法師，也必須要花上數小時的時間來閱讀法術書，背誦這些法術。當時也和現在一樣，法師的人數並不多。沒有多少人膽敢接受大法師之塔的考驗，因為失敗就是死路一條。」

「死路一條？」坦尼斯低聲說。

「是的。」阿爾瀚娜回答。「你的朋友那麼年輕就敢接受試煉，他必定非常勇敢，或者是非常有野心。他從來沒跟你說過嗎？」

「沒有，」坦尼斯喃喃地說，「他從來沒提過。妳繼續說。」

阿爾瀚娜聳聳肩。「當這場戰役變得一面倒時，法師自己摧毀了兩座大法師之塔，所產生的爆炸力讓附近方圓幾十哩寸草不生（註３）。只有三座大法師之塔留了下來──伊斯塔之塔、帕蘭薩斯之塔、威萊斯之塔。前面兩座塔的毀滅嚇壞了教皇，因此他放過了伊斯塔和帕蘭薩斯兩座塔中的巫師，保證他們毫髮無傷，換取他們和平地離開這兩座塔；因為教皇很清楚法師們可以輕易地連帶摧毀這兩座城市。」

「於是法師們前往那座從來沒有受到威脅的大法師之塔──位在卡若理山脈中的威萊斯之塔。在威萊斯，他們療傷止痛，守護著這世界上魔法僅存的一絲火光。他們沒辦法隨身攜帶的法術書，因為數量實在太多，而且許多書籍上也有著保護性的魔法，所以都送給了帕蘭薩斯城的大圖書館。根據我族的傳說，那些法術書至今仍然安好地保存在里面。」

銀色的月亮升起，銀白色的光芒照耀著它女兒的臉龐，雖然她一臉冷峻模樣，但坦尼斯還是忍不住偷偷地欣賞著。

「妳知道有第三個月亮嗎？」他顫抖著看向夜空。「黑色的月亮。」

「我只知道一點點。」阿爾瀚娜回答。「法師們的力量都來自月亮，白袍法師從銀月吸取力量，紅月賜予紅袍法師能力。根據傳說，黑袍法師的力量來源也是一個月亮，但只有他們才知道它的名字，以及如何在夜空中找到它。」

雷斯林就知道，至少他體內的另外一個聲音知道，坦尼斯心想，但沒有說出來。

「妳父親是怎麼得到龍珠的？」

「我父親羅拉克那時還是個學徒。」阿爾瀚娜轉身面對月亮，柔聲回答。「他前往伊斯塔的大法師之塔接受試煉，也成功通過試煉。那時候他第一次看到龍珠──」她沉默了一段時間。「我即將要告訴你的故事，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除了我之外，我父親也沒對任何人提起過。我會告訴你只因你有權知道即將要面對什麼。」

「在測驗之中，龍珠──」阿爾瀚娜遲疑了一下，找尋比較恰當的字眼，「和他談話，與他心靈溝通。它似乎害怕某種即將到來的大變動。『你不能將我留在這座塔中，』它說。『如果我被毀滅了，整個世界的末日也將到來。』我的父親──我想你可以說他偷走了龍珠，雖然他自認是保護了龍珠這無價之寶。法師們放棄了伊斯塔之塔。教皇將它挪為己用。最後法師們也放棄了帕蘭薩斯之塔。」阿爾瀚娜打了個寒顫。「它的故事非常悲慘。教皇的手下，當地的政務官前去查封這座大法師之塔；這是他的說法，但每個人都看得出來他的眼神貪婪地打量著這座大法師之塔，因為傳說中里面或美麗或醜惡的無窮寶藏早已是全大陸知名。」

「白袍法師關上了它的黃金大門，用一把銀色鑰匙鎖住它。當政務官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接過鑰匙時，塔上的窗口出現了一名黑袍法師。」

「『這扇門，這座塔，直到能自由控制過去未來的強者出現之前，將永遠無人能近！』他大喊。邪惡的法師跳出塔外，對著大門墜去。門上的尖刺刺穿了他的身體，他在這座塔上施了最後的詛咒。金色和銀色的大門開始扭曲變形，最後變成可怖的黑色。原先白色、紅色的尖塔變成死氣沉沉的灰色，黑色的尖塔則變成一堆瓦礫。」

「政務官和民眾害怕得轉身逃跑。從那天起，便沒有人敢進入帕蘭薩斯之塔，甚至連接近大門都不敢。在塔被詛咒了之後，我父親才把龍珠帶到西瓦那斯提來。」

「但妳父親在拿走龍珠之前應該還知道更進一步的資料吧？」坦尼斯追問，「像是如何使用──」

「就算有，他也沒跟我說。」阿爾瀚娜擔心地說。「我只知道這些了。我得要休息了，晚安。」她自顧自地說著。

「晚安，阿爾瀚娜女士。」坦尼斯輕聲說。「今晚好好地休息。不要擔心，妳父親非常睿智，而且很有智慧。我相信一切都不會有事的。」

阿爾瀚娜本來已經準備離開，但她聽見話中的同情，遲疑了一下。

「雖然他通過了試煉，」她聲音小到坦尼斯被迫走近注意聽。「但他並不像你的朋友那樣擁有強大的力量。如果他覺得龍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我怕──」她哽咽起來。

「矮人常說，」坦尼斯感覺到兩人之間的鴻溝拉近了不少，輕輕摟著阿爾瀚娜纖細的肩膀。「『借來的煩惱最後還回去時，還得要多加上傷心的利息。』別擔心，我們會幫助妳。」

阿爾瀚娜沒有回答，她只讓自己放鬆了一下，便掙脫他的懷抱，走向洞口。她突然轉身，停下來。

「你很擔心你的朋友，」她說，「其實沒必要。他們安全地逃出了那座城。雖然坎德人差點沒命，但他還是活了過來。現在他們正前往冰河地帶，找尋另一顆龍珠。」

「妳怎麼會知道？」坦尼斯吃了一驚。

「我已經都告訴你了。」阿爾瀚娜搖搖頭。

「阿爾瀚娜！妳怎麼知道的？」坦尼斯嚴肅地追問。

她蒼白的臉頰上泛起了紅暈，「我──我把星鑽給了他。他當然不知道它的力量，也不知道要如何使用它。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把它送給他，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坦尼斯驚訝得幾乎說不出話。

「他那麼勇敢，那麼有騎士風度。他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姓名。只因為我有了困難，他就挺身而出伸出援手。而且──」她的雙眼泛著光采。「當惡龍屠殺人們時他掉下了眼淚。我以前從沒看過大人哭，即使我們被惡龍趕離家園時也沒人掉淚。我想我們早已遺忘要怎麼哭泣。」

接著她彷彿發現自己說了太多，急忙掀起洞口的毯子，快步走了進去。

「天哪！」坦尼斯忍不住說。星鑽！多麼珍貴稀有的禮物啊！精靈戀人被迫分離時才會交換的寶物，它將兩人的靈魂聯繫在一起。藉著它的力量，兩人可以分享內心最深處的情感，從對方身上獲取支持的力量。但坦尼斯有生以來從沒聽過有人類接受過星鑽這樣的寶物。它對人類會有什麼影響？它會有什麼效果？還有阿爾瀚娜，她絕不可能愛上一個人類，也不可能回應人類的愛。這一定是某種盲目的感情。她當時既孤單又害怕。不行，這一定會是場悲劇，除非精靈或阿爾瀚娜自己心中有了什麼重大的改變。雖然坦尼斯知道羅拉娜和其他人都安好無恙，並為此感到欣慰，但他不禁同情起史東的處境來。

【註】

１　這三個月亮可能就是法師們稱作「三兄弟」的神明所居住的地方，當然，也有可能它們本身就是這三位神明。努林塔瑞是吉力安的女兒。索林那瑞是帕拉丁的兒子。努塔瑞是塔克西絲和薩茍納所生的兒子。雖然神明們擁有子嗣，但性別其實不是非常固定的因素。白月索林那瑞影響的是克萊恩上善良的魔法，努林塔瑞影響的是中立魔法，努塔瑞則是統治黑暗魔法。

２　「史官長老」通常是矮人用來指稱保存傳說和歷史的吟遊詩人所用的稱號。不過，很明顯坦尼斯在奎靈那斯提的歷史老師也被這樣稱呼。有時，阿斯特紐斯也有這樣的稱號。

３　事實上，在達提茍斯之塔的法師們準備好之前，一羣暴民就衝了進來，將該處縱火、燒成廢墟。他們也對另一座高塔成功地如法炮製，也許太成功了。該地現在被稱為如茵，只有坎德人會去哪里。（他們利用該地的碎石來蓋房子。）

## １─９西瓦那斯提．進入夢中

第三天，一行人繼續迎著朝陽飛行。他們已經擺脫了惡龍的追逐，雖然提卡不停回首，聲稱仍然可以看見地平線上的黑影。當天下午，當太陽落到他們背後時，他們已經接近東塔拉斯──王者之河──也是西瓦那斯提和外面世界的疆界。

坦尼斯可說是從小就聽精靈們敘述西瓦那斯提的美麗風景長大，雖然奎靈那斯提的精靈並不後悔放棄這塊寶地。但他們並不懷念那里的奇景，因為這傳說中的奇景已經變成精靈間分別彼此的重要差異。

奎靈那斯提的精靈和自然和諧共存，並且隨時樂意增加它的美麗。他們在樹林里建造家園，用魔法讓樹幹上沾染著金銀的色彩。他們用玫瑰色的石英建造家園，也歡迎大自然的一切和他們一起共舞。西瓦那斯提就不同了，他們喜歡獨特、與眾不同的事物。他們有耐心、毅力，對於動輒活到幾百歲的精靈來說，一個世紀又算得了什麼？自然中存在的獨特性不夠，他們就雕塑自然來適合他們的需求。他們將整個森林重新設計、雕塑、挖掘，把花草樹木安排成奇幻的花園。

他們並不是真正「建造」了屋子，而是將土地上的大理石雕塑成適合居住的各種各樣稀奇罕有的模樣。在各個種族彼此猜忌之前，矮人工匠經常不遠千里而來觀賞這些作品，被它們獨特的美麗感動而掉淚。據說，來到西瓦那斯提的人類則會深深陷入那美麗的幻夢中，永遠無法離開。

坦尼斯所知的這些都是傳說中的記載，因為在鬩牆戰爭之後，奎靈那斯提就再也沒有任何精靈曾經踏足過西瓦那斯提。很多人認為，沒有任何人類在這之前的數百年中曾經到過西瓦那斯提。

「那些故事說。」當他們騎在獅鷲獸背上飛越森林時，坦尼斯問阿爾瀚娜，「人類一進入西瓦那斯提就會被它的美麗所迷，再也無法自拔。我的朋友們能出得來嗎？」阿爾瀚娜回頭瞪著他。

「我知道人類很脆弱，」她冷冷地說，「但我不認為他們有那麼糟。人類不能進入西瓦那斯提是因為我們不準他們進來，我們當然更不可能會想把他們留在里面。如果我覺得會有任何危險，我就不會讓你們進入我的家園。」

「即使是史東也一樣？」聽到她話中帶刺，他剋制不住自己反問的慾望。

但他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反應──阿爾瀚娜立刻轉身面對他，秀髮像是鞭子般抽過他的臉頰。她的臉氣得發白，底下的青筋顯而易見。她的黑眸似乎要將他活活吞噬。

「不準你對我這樣說！」她咬牙切齒地說。「不準在我面前提到他！」

「但昨晚──」坦尼斯驚訝地回答，雙手無意識地摸著自己發燙的雙頰。

「昨晚什麼事都沒發生！」阿爾瀚娜說，「我那時很疲倦、害怕。就像我──我見到史──那個騎士的時候。我後悔跟你提到他。我也不該告訴你星鑽的故事。」

「你後悔把它送給他嗎？」坦尼斯問。

「我踏上塔西斯的那天就開始後悔了。」阿爾瀚娜用激動的口吻低聲說，「我希望我從來沒到過那里！從來沒有！」她突然轉過身，留下坦尼斯獨自一人思考著。

大夥看見星辰之塔在陽光下閃耀著時，正好飛到河邊，獅鷲獸突然停了下來。坦尼斯四處打量著，看不出任何危險的徵兆。但獅鷲獸仍然急速地下降。

第一眼看過去，實在很難讓人相信西瓦那斯提曾經經歷過一場慘烈的攻防戰。地面上沒有冒起龍人大軍駐紮時會冒出的炊煙，整塊大地上也沒有焦黑、殺戮的痕跡。他可以看見底下的白楊樹林依舊在陽光下閃耀著光芒，美麗的大理石建築物仍綴飾著這片寧靜的森林。

「不可以！」阿爾瀚娜用精靈語對獅鷲獸說，「我命令你們繼續飛！我一定得到塔中才行！」但獅鷲獸仍然不顧她的命令，不斷地盤旋下降。

「怎麼搞的？」坦尼斯問，「牠們為什麼停下來？我們已經可以看見那座塔了。發生什麼事？」他打量著四周。「我沒發現什麼特殊的狀況。」

「牠們就是拒絕繼續前進。」阿爾瀚娜臉上露出擔心的神情。「牠們不願意告訴我原因，只表示我們必須自己走到塔那邊。我不明白是什麼原因。」

坦尼斯不喜歡這種狀況。獅鷲獸以驍勇、獨立著稱，一旦牠們效忠某個主人，就一定會誓死服從命令。西瓦那斯提的精靈貴族也因此代代皆馴養獅鷲獸作為他們的坐騎。牠們雖然體積比龍小，但閃電般的速度、鋒利的爪子、尖銳的喙及後爪，都讓牠們成為絕不可輕忽的敵人。據說獅鷲獸在克萊恩上幾乎沒什麼可以讓牠們感到懼怕。他想起一件事︰這些獅鷲獸曾經毫不遲疑地穿越成羣的惡龍，飛入塔西斯。可是現在這羣獅鷲獸竟然膽怯起來，牠們降落在河岸邊，拒絕聽從阿爾瀚娜不斷的命令。牠們只是燥鬱地在河岸邊等待，拒絕服從任何命令。

最後大夥無計可施，只好從牠們背上下來，卸下補給品。隨後這些獅鷹混合的生物帶著歉意、優雅地飛上青天。

「好吧，也只能這樣了。」阿爾瀚娜忽視投向她的憤怒眼光，很快地說。「我們也只能步行，就這樣，反正路不遠。」

大夥羣聚在河岸邊，看著深邃的森林。沒有人開口，每個人都緊張地搜尋著任何可能的危險。但他們所看到的也只有白楊樹林在落日的餘暉中反射著夕照，和潺潺的流動的小溪。森林中一片寧靜，只有冬天的氣息籠罩一切。

「我記得妳說過，你們的同胞逃離這里是因為受到攻擊？」坦尼斯終於忍不住問阿爾瀚娜。

「如果這片土地這樣也算是在惡龍的控制下，我搞不好還能變成溪谷矮人！」卡拉蒙輕蔑地說。

「我們當時的確是！」阿爾瀚娜目光搜尋著任何不尋常的事物，回答道，「就像塔西斯一樣！惡龍滿天飛舞！龍人大軍走進我們寶貴的森林，肆無忌憚地燒殺──」她無法繼續說下去。

卡拉蒙靠近河風耳邊低聲說，「根本是捕風捉影嘛！」

平原人皺起眉頭。「如果只是這樣，我們未免太幸運了些。」他看著精靈女子。「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帶我們到這邊來，也許這是個陷阱。」

卡拉蒙考慮片刻，不安地看著他的弟弟；自從獅鷲獸離開之後，雷斯林的金色眼眸就不曾離開過這座平靜的森林。壯碩的戰士悄悄把劍從鞘中鬆開，走近提卡。看起來彷彿不經意般，兩人的手緊握在一起。提卡害怕地看了雷斯林一眼，但仍緊緊抓著卡拉蒙。

法師一直愣愣地看著這片荒野。

「坦尼斯！」阿爾瀚娜陶醉於眼前的美景，忘情地將手放在他肩上，樂觀地說，「也許那個方法生效了！也許我父親打敗了他們，我們可以回到久違的家園！喔，坦尼斯──」她興奮地顫抖，「我們一定得立刻過河去弄個清楚！快來！渡船口就在下面不遠處──」

「等等，阿爾瀚娜！」坦尼斯大喊，但她已經沿著青翠的岸邊奔跑起來，長裙也跟著飛揚。「阿爾瀚娜！該死。卡拉蒙、河風追上去。金月，試著去跟她溝通一下。」

河風和卡拉蒙不安地交換眼神，但還是照著坦尼斯的命令，沿著河岸跟在阿爾瀚娜身後奔跑。金月和提卡則緩慢地跟在後面。

「有人知道這片森林里有什麼嗎？」坦尼斯低聲問。「雷斯林──」

法師似乎沒聽見。坦尼斯又走近幾步。「雷斯林？」他重復道，看見法師出神地看著眼前的景物。

雷斯林目光呆滯地看著他，彷彿剛從夢中醒來。接著法師意識到有人在跟他講話，他閉上眼睛。

「什麼狀況，雷斯林？」坦尼斯間，「你感應到什麼了？」

「什麼都沒有，坦尼斯。」法師回答。

坦尼斯眨眨眼。「沒有？」他追問。

「眼前好像有一片無法穿透的濃霧，一堵空白的牆。」雷斯林嘶啞地說。「我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感應不到。」

坦尼斯專注地看著他，突然明白雷斯林沒說實話。但這是為什麼？

法師面無愧色地看著坦尼斯，嘴角甚至帶著一抹微笑，彷彿知道坦尼斯並不相信他，但他絲毫不在乎。

「雷斯林，」坦尼斯低聲說，「假設精靈國王羅拉克試著使用龍珠，將會發生什麼事？」

法師看著眼前的森林。「你覺得可能嗎？」他問。

「有可能。」坦尼斯回答。「阿爾瀚娜告訴過我一些事，她說羅拉克在伊斯塔之塔中接受試煉時，龍珠和他溝通，要求他帶它逃離即將到來的大難。」

「他就服從了嗎？」雷斯林的話聲如同眼前的小溪般輕柔。

「是的，他把龍珠帶回西瓦那斯提。」

「那麼這就是伊斯塔的那顆龍珠。」雷斯林低語。他瞇起眼睛，渴望地嘆口氣。「我對龍珠並不很了解，」他冷冷地強調，「除了我告訴過你的部分。但我知道一件事，半精靈，就算我們能活著離開，也不可能毫髮無傷。」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這里有什麼危險嗎？」

「這有什麼不同嗎？」雷斯林把手收進袖子里。「你也清楚我們勢必得進入西瓦那斯提。或者，你願意放棄獲得龍珠的機會？」

「但如果你看到什麼危險，告訴我們！我們至少可以有心理準備──」坦尼斯怒氣沖沖地說。

「那麼就先做好準備吧！」雷斯林低聲說，接著他轉身跟在哥哥身後緩緩行走著。

當夕陽落下時，大夥正好渡過那條河到了對岸。著名的西瓦那斯提森林慢慢地被黑暗吞沒，黑夜像是方纔渡船底下的黑色河水般，吞沒了整座森林。

他們的速度非常緩慢。一艘雕刻精緻、藉著精細的繩子和滑輪在兩岸之間來回的渡船，第一眼看起來似乎狀況還不錯。但當他們一踏上船，開始航向對岸時，他們發現繩子已經腐朽。渡船就在他們的眼前開始破損，河水也開始變色，帶著血腥味的紅棕色河水不停地拍打著船體。

他們剛踏上對岸，開始卸下補給品時，繩子就在他們的眼前斷成兩半，渡船順水流下。晚霞同時也跟著消逝，夜色將他們完全包圍。雖然天空十分清朗，沒有任何云朵遮蔽，卻看不見任何星斗。天空中也沒有紅色或是銀色的月亮。唯一的光芒來自小溪，閃爍著妖異、邪惡的光芒。

「雷斯林，你的法杖。」坦尼斯說。他的聲音在這森林中聽起來震耳欲聾，連卡拉蒙都退縮了一下。

「施拉克！」雷斯林念出點亮水晶球的咒語。但它的光芒冰冷、慘澹，似乎只能照亮法師奇異的雙眸。

「我們得走進森林。」雷斯林發抖地說。他轉身踉蹌地走進黑暗的荒野中。

沒人開口，也沒人敢動，他們站在岸邊，被不可見的恐懼所包圍。恐懼來得毫無理由，更因為這種不合邏輯的感覺，眾人感到壓力沉重。恐懼從地面朝他們襲來，滲入他們的四肢百骸，吸乾了他們心靈和肉體的力量，直透入腦髓。

在害怕些什麼？明明什麼都沒有，沒有理由！沒有讓他們感到恐懼的事物，卻又對這一片虛無感到無比的恐懼，這種從未有過的無力感侵蝕著他們的靈魂。

「雷斯林說的對，我──我們得──得要走進森林──找到──找到可以過夜的地方。」坦尼斯用盡全身力氣，牙齒打顫地說。「跟──跟著雷斯林。」

他全身發抖，跌跌撞撞地走向前，不知道背後到底有沒有人跟上，也不想知道。他可以聽見身後傳來提卡的呻吟和金月試著用不聽話的嘴脣念出禱文、斷斷續續的聲音。他也聽見卡拉蒙叫弟弟停下腳步，以及河風害怕地大叫。但這都無關緊要了，他得要趕快跑，趕快逃出這里！他唯一的目標就是雷斯林法杖上的光芒。

他絕望地跟著法師走進森林。當坦尼斯好不容易走到樹林旁邊時，他發現自己全身力氣都被抽乾。他害怕得無法動彈，渾身發抖跪了下來，撲向前，雙手抓向地面。

「雷斯林！」他害怕地說。

但法師也無能為力。坦尼斯最後看見的一件事，就是雷斯林的法杖慢慢地從他毫無血色的手中掉落地面。

這些樹，這些西瓦那斯提著名的美麗樹林，經過多年的安排和設計，成了世上少有的美景。坦尼斯四周全都是樹，但現在這些樹背叛了它們的主人，變成一座活生生、集恐怖之大成的花園，連葉子也散發著詭異的綠光。

坦尼斯恐懼地看著四周。他這輩子看過許多詭異的事物，但從沒有像眼前這麼可怕的。他心想，這也許會讓他瘋狂。他急躁地四處亂繞，卻找不到逃脫的路徑。四周滿滿的都是樹，西瓦那斯提古老的樹，變形、猙獰的樹。

他四周的每棵樹看來都被禁錮在永恆的煎熬中，彷彿連靈魂也得不到釋放。扭曲的樹枝像靈魂的肢體，痛苦地彎折著。曲折的樹根露出地面，徒勞無功地想要離開這個地方。樹的生命力活生生地從樹幹上的大洞中源源流出，樹葉發出的沙沙聲成了痛苦的哀嚎。西瓦那斯提的樹木似乎落下紅色的血淚。

坦尼斯完全沒辦法弄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處，或是已經經過多久的時間，他只記得自己無意識地朝著星辰之塔前進，看著它慢慢出現在樹梢。他不停地走著，什麼阻擋都沒有遇見。接著他聽見坎德人害怕的尖叫聲，彷彿某種受傷的小動物。他轉過身看見泰索何夫害怕地指著那些變形的樹，突然意識到坎德人根本不該出現在這里；他身邊還出現了臉色灰白的史東，害怕得面無血色，還有不住哭泣的羅拉娜、恐懼得睜大眼睛的佛林特。

坦尼斯趨前擁抱羅拉娜，雖然他的手臂可以清楚感覺到人類血肉的溫暖，但他的理智還是清楚地告訴他，她並不在這里。即使當她抱著他的時候，這種感覺讓人更加不安。

接著他站在像是監獄的樹林前，感覺到恐怖的氣氛愈來愈濃。突然，各種扭曲變形的動物從樹林中衝出，撲向一行人。

坦尼斯拔出武器反擊，但他的武器無力地在手中晃動著。他被迫將視線從這些無比恐怖的生物身上移開。

騎著馬、混在這羣怪物中的是高大的精靈戰士。它們渾身沒有一絲肌肉，眼框中沒有眼珠，優雅的手臂上更是白森森一片。手上拿著閃著幽光的劍在眾人身旁四處衝殺，吸取活人的血液。但只要一被武器砍中，它們就立刻像輕煙般的消失。

但它們所造成的傷害則是千真萬確的。正當卡拉蒙和一隻身上長著毒蛇的惡狼奮戰時，他抬頭看見一名精靈戰士無聲無息地貼近他身邊，高舉起長矛準備刺下。他尖叫著呼喊弟弟支援。

雷斯林念出，「阿茲．凱拉蘭．凱爾．索司阿蘭，蘇．卡力．賈拉蘭！」一團火球從法師手中飛射而出，直撲向那精靈──卻一點作用也沒有。它高舉長矛，用不可思議的怪力刺出，穿透了卡拉蒙的盔甲，穿透了他的肌肉，把他牢牢釘在身後的樹幹上。

精靈戰士把武器從卡拉蒙的肩上拔出。卡拉蒙撲倒在地，鮮血和樹幹的汁液混合在一起。雷斯林懷著難以想像的怒氣，從手臂上的暗袋里掏出一把銀匕首射向精靈，讓它連人帶馬一起消失無蹤。卡拉蒙仍然無助地倒在地上，手臂和肩膀只剩一絲肌肉連結。

金月開始低頭替他祈禱，但她的信仰在這無邊的恐懼中也開始動搖，連禱文都無法念正確。

「幫助我，米莎凱，」金月祈禱，「幫助我醫治我的朋友。」

恐怖的傷口慢慢癒合。雖然鮮血仍然不停向外湧出，但死神已經暫時放過了這個戰士。雷斯林跪在哥哥身邊和他說話。突然法師閉上了嘴，瞪著卡拉蒙身後的樹林，無法置信地張大奇異的雙眸。

「是你！」雷斯林嘶啞地說。

「誰啊？」卡拉蒙虛弱地問，聽見雷斯林的聲音中帶著無比的驚訝與恐懼。大漢看著眼前的一片綠光，卻什麼都看不見。「你在問什麼？」

但雷斯林專注地和另一個對象談話，並沒有回答。

「我需要你的幫助，」雷斯林嚴肅地說。「現在，就跟以前一樣。」

卡拉蒙看見弟弟伸出手，彷彿跨越極大的鴻溝，他感到莫名、無比的害怕。

「不，小弟！」他慌張地抓住弟弟。雷斯林的手放下來。

「我們的約定還是照舊。什麼？你還要更多？」雷斯林靜默片刻，接著嘆口氣。「你說吧！」

法師傾聽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卡拉蒙仔細看著弟弟，注意到他泛黃的臉孔變得蒼白。雷斯林閉上眼，彷彿正吞著那苦澀的藥汁。最後他低下頭。

「我接受。」

卡拉蒙尖叫著看著雷斯林的外袍，象徵他在這個世界上完全中立的紅袍，開始慢慢變成血紅色，暗紅色，最後變得更深──黑色（註１）。

「我接受，」雷斯林更為平靜地說。「同時也明白未來是可以改變的。我們要怎麼做？」

他傾聽著。卡拉蒙抓著他的手，絕望地哀嚎著。

「我們要怎麼活著到達塔中？」雷斯林詢問他隱形的導師。他再一次仔細聽著，又點點頭。「我會得到我需要的？很好，祝你好運，如果你可怕的旅程中會有好運的話。」

雷斯林站起身，黑袍在他身邊迎風招展著。法師不顧卡拉蒙的啜泣，和金月看見黑袍時的驚訝，開始找尋坦尼斯。他找到了半精靈，後者正靠著一棵樹，和一羣毫不疲倦的精靈作戰。

雷斯林冷靜地從袋子里掏出一撮兔毛和炭筆。他用左手揉搓著它們，伸出右手開始念，「阿茲．凱拉蘭．凱爾．加頓．索莎恩，蘇．卡力．賈拉蘭！」。他的手指飛竄出數道閃電，劃破混著綠光的空氣，射向那些精靈戰士。它們消失了。坦尼斯跌跌撞撞地後退，似乎精疲力竭。

雷斯林站在被樹林所包圍的空地上。

「快來我身邊！」法師命令同伴。

坦尼斯遲疑了一下。精靈戰士沿著空地邊緣不停地往前闖，但只要雷斯林舉起手，它們就彷彿撞上一堵隱形的牆。

「快站在我身邊。」自從雷斯林接受大法師之塔中的試煉後，大夥驚訝地聽他第一次用正常的聲音說話。「快點，」他又說。「它們現在不會攻擊，它們害怕我。但我沒有辦法一直阻擋住它們。」

坦尼斯向前走，紅色鬍子下的臉色蒼白，額上的傷口不住冒著血。金月扶著卡拉蒙踉蹌地走向前。他緊抓著流血的手臂，表情痛苦地扭曲。慢慢地，一個接著一個，大夥都走進了保護圈中，最後只剩下史東站在圈外。

「我知道最後一定會這樣的。」騎士慢慢地說。「我寧死也不接受你的庇護，雷斯林。」

話聲剛落，騎士轉身走進森林更深處。坦尼斯看見精靈的首領比了個手勢，它手下恐怖的軍團跟在後面。半精靈開始邁步往前，然後感覺到一隻出奇強壯的手抓住他。

「讓他走。」法師嚴肅地說，「不然我們會全部倒下的。我知道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沒那麼多時間。我們一定要設法走進星辰之塔中。我們得要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因為這噩夢中的每一個可怕的生物、每一個變形的生命都會盡全力阻止我們。但你們得先知道一件事︰我們身在夢中，羅拉克的噩夢中。也是我們自己的噩夢。我們可以預見自己的未來，也可能反被拖累。記住，雖然我們的身體還是醒著的，但我們的心靈卻是沉睡的。除非我們真的相信，否則死亡只存在你的心中──」

「那我們為什麼沒辦法醒來？」坦尼斯憤怒地質問。

「因為羅拉克的信念太過強烈，而你的信念沒那麼執著。當你們最後可以說服自己這的確是個夢時，就是你們醒來的時候。」

「如果這是真的，」坦尼斯問，「如果你相信這是個夢，那麼為什麼你沒有醒來？」

「也許，」雷斯林微笑著說，「我寧願不要醒來。」

「我不明白！」坦尼斯挫折地大喊。

「你會明白的。」雷斯林嚴肅地預言，「不然你就會死。不管怎麼樣，反正結果都沒有多大的差別。」

【註】

１　克萊恩上法師的袍色所象徵的不只是他們對魔法的那個派系效忠，相對地，法師的袍色反映的是他們對於魔法的態度和哲學，也就是魔法的人生觀。

## １─１０醒來的夢．未來的影像

雷斯林不顧眾人驚愕的眼光，走向正緊抓著流血手臂的哥哥。

「我會照顧他的。」雷斯林對金月說，一面用穿著黑袍的手扶住哥哥。

「不可以，」卡拉蒙吃了一驚。「你不夠強──」當他感覺到弟弟手臂支撐著他時，立即閉上嘴。

「我現在已經夠強壯了，卡拉蒙。」雷斯林從容地說著，這種態度讓戰士感到一陣寒意。「靠著我，親愛的哥哥。」

因為恐懼和疼痛，卡拉蒙這輩子第一次虛弱到需要雷斯林的扶持。法師扶著他，兩人並肩穿過這可怖的森林。

「發生了什麼事，小弟？」卡拉蒙斷斷續續地問，「你為什麼換上黑袍？你的聲音──」

「省點體力吧，哥哥。」雷斯林輕聲建議。

兩人往森林的深處走去，不死的精靈戰士從樹上虎視眈眈地看著他們。他們可以感覺到支撐這些死亡軀體的強烈恨意，可以清楚看到在空洞眼框中閃爍著的微光。但沒有任何人膽敢攻擊這穿著黑袍的法師。卡拉蒙感覺到自己溫熱的鮮血從指縫間不斷地湧出，滴在地上被黏液所覆蓋的落葉上。他的身體愈來愈虛弱，他開始產生幻覺，覺得自己的影子愈來愈強壯，而自己正一步步邁向死亡。

坦尼斯在樹林中奔跑著，尋找著史東。他發現他正在和一羣明暗不定的精靈戰士搏鬥著。

「這是個夢！」坦尼斯對著正不停劈砍著這些不死生物的騎士大喊。騎士每次砍中敵人，都只讓它們暫時消失，接著又立刻出現。半精靈抽出劍，奔向前和史東並肩作戰。

「呃！」一枝箭射進騎士手臂，他跟著低呼一聲。因為鎖子甲護住了他的手臂，傷口不深，但血卻不停地噴出。「這會是夢嗎？」史東一邊拔出沾血的箭鏃，一面咬牙說。

坦尼斯躍至騎士身前，讓敵人不致逼近，直到史東能夠止住傷口的血。

「雷斯林告訴我們──」坦尼斯剛開口。

「雷斯林！哈！看看他穿的袍子，坦尼斯！」

「但是你出現在這里！出現在西瓦那斯提！」坦尼斯困惑地抗議。他有種和自己爭執的奇怪感覺。「阿爾瀚娜說你們在冰牆冰河里（註１）！」

騎士聳聳肩。「也許有人派我來幫助你們。」

好吧！這是個夢，坦尼斯告訴自己，我將要醒來，但四周沒有任何的改變，精靈仍然在眼前，仍然在不停地攻擊。史東一定是對的，雷斯林說謊。就像他在進入森林前也說了謊是一樣的道理。但為什麼？有什麼理由嗎？

接著坦尼斯想起來了︰龍珠！

「我們得在雷斯林之前趕到塔中！」坦尼斯對史東大喊。「我知道法師的目的了！」

騎士只能點點頭。從那時開始，坦尼斯只記得自己一寸一寸，不停戰鬥才能向前邁進。一次又一次，兩名戰士擊退不死的精靈戰士，卻被更多的敵人攻擊。時間慢慢流逝，但他們對時間一點概念都沒有。幾分鐘前太陽還照亮著這一片詭異的綠，馬上夜晚就像惡龍的翅膀掩蓋大地。

就在黑夜來臨時，史東和坦尼斯看見了那座塔。用大理石建造的塔反射著白色的光澤，聳立在一片空地之中，像隻從墳墓中伸出的骷髏手指。

一看見那座塔，兩人就立刻拔腿狂奔。雖然早已精疲力竭，但兩人都不想在日落之後留在這片森林中。精靈戰士看見到手的獵物就要脫逃，開始憤怒地尖嘯，緊追在後。

坦尼斯不停地跑著，覺得肺部快要爆炸了。史東跑在他前面，不停砍殺著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精靈戰士。正當坦尼斯快要抵達塔旁時，他覺得有枝樹根抓住了他的腳。他一頭摔在地上。

坦尼斯緊張地試圖掙脫，但樹根愈抓愈緊。正當坦尼斯不停掙扎時，一名不死精靈，臉上的神情扭曲，高舉一支長矛，準備要刺穿他的身體。突然間那精靈睜大雙眼，長矛脫手，一把劍砍穿了它透明的身體。精靈尖叫著消失了。

坦尼斯抬頭看看是誰救了自己一命。他看見一名奇異的戰士，雖然奇裝異服卻很熟悉。戰士拿下頭盔，坦尼斯看見她棕色的雙眼！

「奇蒂拉！」他喫驚地倒抽一口涼氣。「妳在這里！怎麼會？為什麼？」

「我聽說你需要人幫忙。」她說，她捉弄的笑容比以往更有魅力。「看來我是對的。」她伸出手。

他握住伸出的手，迷惑地被她拉起來。她感覺起來十分真實。「前面那是誰？史東？好極了！就像當年一樣！我們要進塔里去嗎？」她看見坦尼斯臉上驚愕的神情，大笑著問。

河風獨自一人和不停出現的精靈戰士奮戰。他知道自己撐不了多久了。接著他聽見一聲清澈的呼喊。他抬頭看見奎蘇族人！他興奮地大喊。但，出乎意料的，他看見他們將箭頭指向他。

「不可以！」他用奎蘇語大喊，「難道你們不認得我了？我──」奎蘇戰士用箭回答了他的問題。河風感覺到亂箭一枝接一枝地刺進他的身體。

「是你把藍色水晶杖帶來的！」他們大喊。「是你的錯！我們的村莊被摧毀是你的錯！」

「我不是有意的。」當他倒在地上時，他低聲地說。「我不知道，請原諒我。」

提卡不停地砍殺著擋路的精靈戰士，卻看到它們一下子全變成討厭的龍人！牠們爬蟲類的雙眼血紅，長舌舔著長劍。恐懼讓這個酒吧的女侍感到一陣惡寒。她跌跌撞撞地撞上史東，騎士氣沖沖地轉過身叫她別擋路。她踉蹌地絆到了佛林特，矮人不耐煩地推開她。

提卡雙眼之中滿是淚水，害怕地看見龍人的肌肉從白骨上長出，重新加入戰鬥的行列。之後她失去控制，瘋狂地砍殺著每一個會動的物體。

直到她看見雷斯林穿著黑袍出現在她眼前，她才恢復了神智。法師一言不發地指向前，順著他的手指，她看見佛林特死在她腳下，被她瘋狂揮舞的劍給砍死。

是我帶他們來的，佛林特心想。這是我的責任，我是最年長的，我得要帶他們逃出這里。

矮人卸下戰斧，大吼著衝向精靈戰士。但它們只是不斷地嘲笑他。佛林特憤怒地走向前，卻發現自己步履蹣跚。他的關節開始腫大，令人難以忍耐的疼痛。他滿布歲月痕跡的手指顫抖著，連戰斧都掉落在地。他的呼吸愈來愈急促，接著他明白為什麼精靈不攻擊他，它們打算讓衰老結束他的生命。

即使他知道了這件事，佛林特感覺到他的意識開始模糊，視線開始不清。他拍著背心的口袋，想不起來自己把老花眼鏡放到哪里去了。一個身影出現在他面前，一個熟悉的身影。是提卡嗎？沒戴眼鏡他看不清楚──

金月在扭曲變形的樹林中奔跑著。她感覺到孤獨、迷失，拚命找尋著自己的朋友。她聽見從很遠的地方，河風在金鐵交擊的聲音中呼喊她的名字。接著她聽見呼喊她的聲音被痛苦的哀嚎硬生生地切斷。她不顧一切撥開枝椏衝向前，全身被割得傷痕累累。最後她終於找到了河風，戰士躺在地上，全身插滿了箭鏃──她所熟悉的箭！

她跑向他，跪在他身邊。「治好他，米莎凱。」她像往常一般祈禱。

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河風灰白的雙頰上依舊沒有任何血色。他的眼珠依然絲毫不動，定定地看著染著綠光的天空。

「禰怎麼不回答呢！治好他！」金月對諸神哭喊。接著她知道了。

「不要啊！」她尖叫。「懲罰我吧！是我對禰們產生疑惑！是我對禰們的信念有了動搖！我看著塔西斯被焚，孩子們在痛苦和哀嚎中死去！禰們怎麼可以容忍這種事發生？我試著要相信禰們，但當我看見那種慘況時，我不禁動搖了！不要懲罰他──」她啜泣著趴在丈夫的屍體上，對逐漸逼近的精靈戰士毫無反應。

泰索何夫著迷於眼前的恐怖景象，再度離開了小路。這次他發現，不知怎麼回事，他的朋友們擺脫了他。不死生物也不理他。這些靠著恐懼維生的形體在他的小身體里感覺不到任何恐懼。

最後，在四處遊蕩了幾乎整整一天後，坎德人終於來到星辰之塔的大門口。在這里，他快樂的旅程到了終點，因為他找到了朋友們︰至少是其中一個。

提卡靠著緊閉的大門，正和一羣醜陋的難以想像的敵人奮戰。泰斯知道只要她能躲進塔里，就一定可以逃過一劫。他狂奔向前，小身體輕易地穿過這場惡鬥，跑到門口，開始仔細檢查門鎖，提卡則瘋狂地揮舞著長劍，阻擋那些精靈。

「快點，泰斯！」她害怕得快要窒息。

那是個非常簡單的鎖，只有一個構造簡單的機關防護著它，泰斯很驚訝精靈們幹嘛要費這個手腳。

「我幾秒鐘就可以打開這個鎖。」他宣佈。正當他開始下手時，背後有人撞了他一記，讓他的手滑了一下。

「喂！」他轉過身，惱怒地對提卡喊。「小心一點──」他把出口的話硬生生地吞回去。提卡躺在他腳邊，紅髮上沾滿了鮮血。

「不，提卡，不要！」泰斯低呼。也許她只是受了點傷！也許如果他能夠把她帶進塔里，會有人可以救她。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他的手開始發抖。我得要趕快，泰斯緊張地想。這門為什麼不開？構造明明很簡單啊！他生氣地捶向那個鎖。

銷喀答一聲彈開，同時他感覺到手指被輕輕刺了一下。通往塔內的大門慢慢打開，但泰索何夫只是愣愣地看著手指上的一個小紅點。他轉頭看著鎖，上面有一個金色，小小的針反射著光芒。一個簡單的鎖，一個簡單的機關。他應該可以輕鬆解決的。當毒性開始發作，他感覺到全身發熱，一低頭，卻看見一切都太遲了。提卡死了。

雷斯林和他的兄弟毫髮無傷地通過了森林。卡拉蒙驚訝地看著雷斯林用威力強大的魔法趕走敵人，有些時候則是單純地用言語就擊退這些如潮水般湧來的怪物。

雷斯林非常體貼，細心地考慮到別人。卡拉蒙這一天中必須不停地休息。傍晚時，卡拉蒙只能勉力拖著雙腳走向前，甚至還得倚靠著弟弟。卡拉蒙愈變愈虛弱，雷斯林則愈變愈強壯。

最後，當夜幕低垂，為這恐怖的一天劃上句點時，這對雙胞胎終於抵達了星辰之塔。他們在這里停下腳步，卡拉蒙全身發熱，痛得無法忍受。

「我得要休息一下，小弟。」他喘息著說。「把我放下來。」

「當然，哥哥。」雷斯林溫柔地說，他扶著卡拉蒙靠上珍珠色的牆壁，用冷靜的雙眼打量著哥哥。

「再會了，卡拉蒙。」他說。

卡拉蒙不可置信地看著他的雙胞胎弟弟。戰士可以看見樹林的陰影中仍然有絕不放棄的怪物在虎視眈眈地看著他。當它們知道有能力驅逐它們的法師將要離開後，開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逼近。

「小弟，」卡拉蒙慢慢地說。「你不能把我丟在這里！我沒辦法抵擋它們。我沒力氣了！我需要你！」

「也許吧！但你也看得出來，親愛的哥哥，我不再需要你了。我已經獲得了你的力量。現在，我終於擺脫了大自然殘酷的安排，我又是一個完整的人了。」

卡拉蒙無法理解地看著他，雷斯林開始轉身離開。

「小雷！」

卡拉蒙絕望的哀嚎讓雷斯林止住腳步。他回頭看著自己的雙胞胎哥哥，他的金色雙眼在黑色帽下顯得更加炯炯有神。

「又弱又怕的感覺如何，親愛的哥哥？」他柔聲問。雷斯林轉過身，跨過星辰之塔門口提卡和泰索何夫的屍體，消失在門後的黑暗中。

史東、坦尼斯和奇蒂拉剛抵達塔底，就看見草叢中躺著一具軀體。如幻影般的幽靈和精靈戰士開始圍繞著他，不停地用手中冰冷的武器攻擊著，一邊尖嘯著。

「卡拉蒙！」坦尼斯心碎地大喊。

「他弟弟呢？」史東斜眼看著奇蒂拉，「毫無疑問是棄他不顧了。」

坦尼斯搖著頭，眾人跑上前去幫助他。史東和奇蒂拉用手中的劍將幽靈們阻擋住，坦尼斯則開始查看身受重傷的卡拉蒙。

卡拉蒙張開模糊的雙眼，在眼前的一片血紅中，勉強認出坦尼斯的模樣。他努力地試著要說話。

「保護雷斯林，坦尼斯──」卡拉蒙咳出一大口血。「我不會繼續在他身邊了，幫我照顧他。」

「照顧雷斯林？！」坦尼斯憤怒地問。「他把你丟在這里等死，等死耶！」坦尼斯抱緊卡拉蒙，卡拉蒙疲倦地閉上眼。「不，你錯了，坦尼斯。是我叫他走的──」戰士的頭無力地向前一委。

夜色開始籠罩他們。精靈們消失了。史東和奇蒂拉並肩站在死去的戰士身邊。

「我剛剛跟妳說過什麼？」史東粗魯地問。

「可憐的卡拉蒙。」奇蒂拉蹲在卡拉蒙身邊。「我一直知道最後會是這樣子的。」她沉默了一會，接著柔聲說，「所以我的小雷斯林終於已經擁有了真正的力量。」她嘲諷地自言自語。

「那是用妳弟弟的命換來的！」

奇蒂拉轉頭看著坦尼斯，彷彿試著要了解他說的話。接著她聳聳肩，低頭看著倒臥在血泊當中的卡拉蒙。「可憐的孩子。」她低聲說。

史東用斗篷蓋住戰士的屍體，眾人開始搜索塔的入口。

「坦尼斯──」史東指著眼前說。

「喔，不要，不要是泰斯。」坦尼斯喃喃說。「還有提卡。」坎德人的屍體正好在門後面，他小小的身軀因為劇毒的副作用而蜷縮著。他身旁躺著提卡，一頭紅髮浸在血泊中。坦尼斯跪在他們身邊，坎德人隨身攜帶的一個小包包在臨死前的掙扎中打了開來，東西散落一地。坦尼斯看見金色的閃光。他彎下身去撿起一枚精靈所製作的戒指，雕刻著長春藤的模樣。他的視線開始模糊，雙手摀住臉，淚水開始不爭氣地滑下。

「坦尼斯，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史東把手放在朋友的肩上。「我們一定得繼續前進，結束這整個噩夢。如果我做不到，那麼我至少要殺了雷斯林之後再死。」

死亡不過是個幻象，這只是個夢，坦尼斯不停地念著。只這是法師所說的話，而他也看見了法師的所作所為。

我會醒來的，他用盡所有的意志力去相信這是一個夢。但當他再次張開眼睛時，坎德人的屍體仍然無情地出現在他眼前。

坦尼斯緊握手中的戒指，跟著其他兩人走進被青苔所覆蓋的大理石走道，精緻的繪畫高掛在牆上的金製架子上，透過高大、沾滿污跡的窗戶射進一道鬼魅般的微光。這條走道以前也許非常美麗，但現在連牆上的壁畫都有著死亡的氣息。三個人走著，慢慢注意到走廊盡頭的一個房間閃爍著奇異的綠光。眾人可以感覺到綠光中所含的能量，彷彿像是溫暖的太陽般一陣陣地擊打著臉龐。

「邪惡的中心。」坦尼斯說。他的心中充滿各種激動的情緒，憤怒、懊悔、復仇的衝動。他開始跑向前，但那道綠光像是實體般，夾帶著周遭的空氣開始擠向他，最後連踏出一步都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奇蒂拉在他的身邊跌跌撞撞地走著，雖然坦尼斯自顧不暇，但他還是伸出一隻手摟住奇蒂拉。奇蒂拉的臉上滿是汗水，黑色的頭髮緊貼在溼透的前額上。她的眼中充滿恐懼，坦尼斯第一次見到她這麼地害怕。史東開始劇烈地喘息，漸漸支撐不住自己穿著沉重盔甲的身軀。

一開始，他們似乎一點進展都沒有。慢慢地他們發現自己正在一寸一寸地向那個發出綠光的房間前進。那片光芒現在已經強到讓人無法直視，每一步都必須花費更多的力氣。他們已經疲憊不堪，肺像是有火在燒，肌肉無比痠痛。

正當坦尼斯覺得自己再也無法踏出一步時，他聽見有個聲音呼喊他的名字。他抬起正劇烈疼痛的頭，看見羅拉娜站在面前，手中拿著劍，她似乎完全不受周遭壓力的影響，歡天喜地向著他跑來。

「坦賽勒斯！你沒事！我一直在等──」她把話吞回去，看著坦尼斯摟著的女人。

「是誰──」羅拉娜開口問，接著她突然明白了。這就是那個人類女子，奇蒂拉，坦尼斯愛著的女人。她的臉色變得蒼白，接著轉成血紅色。

「羅拉娜──」坦尼斯有些不知所措，為了自己竟然讓她難過感到十分沉重的罪惡感。

「坦尼斯！史東！」奇蒂拉指著身後大喊。

每個人聽見她話聲中的恐懼，都立刻轉過身來看著那染著綠光的走道。

「Drakus Tsaro, deghnyah！（註２）」史東驚訝地用索蘭尼亞語說。

走廊盡頭是一個巨大的綠龍（註３），牠的名字叫作湛青．血暴，牠是克萊恩上少數的巨龍。只有最巨大的紅龍身軀會比牠龐大。牠聞到了鋼鐵、人類、精靈血肉的味道，在走廊上搜尋著，身上散發出令人難以逼視的綠光。牠炯炯有神的雙眼看著眾人。

他們被眼前的景象嚇得無法動彈，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巨龍摧枯拉朽地撞開整個走廊，彷彿這些大理石都只是乾掉的泥巴。湛青張開血盆大口，沿著走廊走向他們。

他們什麼事都不能做。武器在僵硬的手中無用地晃盪著。他們滿腦子都是自己的死狀。正當巨龍漸漸逼近時，一個影子從沒人發現的走道中冒了出來，站在他們面前。

「雷斯林！」史東靜靜地說。「我以諸神之名起誓，你將為你哥哥的死付出代價！」

騎士忘記了眼前的巨龍，腦中只有卡拉蒙僵硬的身軀，他高舉著劍撲向法師。雷斯林只是冷冷地瞪著他。

「儘管殺了我，騎士，你就會親手毀滅了自己和所有的人。因為我的魔法，只有藉著我的魔法，你們纔有機會打敗湛青．血暴！」

「站住，史東！」雖然他的心中也同樣充滿了恨意，但坦尼斯知道法師是對的。他可以感覺到雷斯林的黑袍中散發著強大的氣息。「我們需要他的力量。」

「不可以。」史東搖著頭，雷斯林靠近同伴，他則一步步地後退。

「我以前就說過，我絕不會靠他保護。現在不會。再會了，坦尼斯。」

在任何人來得及做出反應之前，史東走過雷斯林，朝向湛青．血暴走去。綠龍等待著自從牠征服了西瓦那斯提之後的第一次挑戰，渴望地擺動著牠的頭。

坦尼斯緊抓著雷斯林。「想想辦法！」

「騎士擋住了我。我施的法術也會殺了他的。」雷斯林回答。

「史東！」坦尼斯大喊，他的聲音空洞地迴響著。

騎士遲疑了一下。他側耳傾聽著，但並不是在聽坦尼斯的聲音。他聽見的是一陣清澈、響亮的喇叭聲，它的樂聲像是家鄉白雪覆蓋的山脈上冰冷的空氣般，清脆、單純的喇叭聲撫平了他被恐懼、絕望所掩蓋的心靈。

史東發出雀躍的戰呼回應這喇叭聲。他高舉起寶劍，那柄他父親傳下來、劍鞘上有著翠鳥和玫瑰的古董。一扇破碎的窗戶中照進了一道月光，銀色的月光反射在刀鋒上，穿透了這濃密、邪惡的綠光。

喇叭聲再次響起，史東也再次回應，但這次他發不出聲音來。因為喇叭的樂聲變調了，不再甜美清澈，它的聲音粗魯，充滿了嘲笑的意味。

不！史東靠近綠龍時心想。這明明是敵人的號角聲！他被騙進陷阱中了！他可以看見四周被龍人士兵包圍，嘲笑著他的愚笨和粗心。

史東停下腳步，緊抓住劍的手開始在手套里冒汗。無法擊敗的巨龍就在他面前，四周還包圍著無數的士兵，每個都舔著嘴脣，等待他自投羅網。

恐懼在史東的胸口堆積，他的皮膚變得又冰又黏。號角三度響起，這次更加恐怖、邪惡。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沒了意義。死亡、毫無榮譽的下場在等待著他。絕望籠罩著他，他無助地看著四周。坦尼斯呢？他需要坦尼斯的時候卻找不到他。他無助地不停復誦著騎士信條，「榮譽即吾命。」但這些字句在他的耳中聽來空洞、無意義。他不是名騎士。這信條對他來說有什麼意義？他一直活在自欺欺人的愚蠢幻夢中！史東的寶劍開始顫抖，接著掉下地；他的劍躺在地上，而他則像個孩子般跪在地上啜泣著，不願意麪對眼前的恐懼。

湛青．血暴利爪一揮就結束了史東的生命，湛青．血暴用利爪穿透了他的身體，接著不屑地將他丟到地上，成羣的龍人蜂擁而上，想要將他砍成肉醬。

但牠們被阻擋住了。一個在月光下閃著銀光的身形跑向騎士的身體。羅拉娜很快地低下身，拿起史東的寶劍，接著直起身，面對著那些龍人。

「敢碰他就得死。」她含著眼淚說。

「羅拉娜！」坦尼斯尖叫著試著跑向前幫忙她。但龍人撲向他。他拚命地砍殺著，試著要靠近精靈女子。當他快要到達羅拉娜身邊時，他聽見奇蒂拉呼喊著他的名字。他回頭看見她正被四名龍人包圍。半精靈遲疑地停下腳步，就在那一刻，羅拉娜的身體被龍人一劍穿過，倒在史東的身體上。

「不要啊！羅拉娜！」坦尼斯大吼著衝向她。但他又聽見奇蒂拉再度呼救，他停下來捧住頭，不知道該怎麼辦，眼睜睜地看著奇蒂拉倒在敵人的攻擊下。

半精靈迷惘地啜泣著，覺得自己快被逼到瘋狂的邊緣，渴望死亡可以結束這樣的痛苦。他緊抓住姬斯卡南的魔劍，衝向那隻綠龍。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殺掉敵人，或是乾脆被殺。

但雷斯林擋住了他的去路，他像是個黑曜石製成的墓碑，站在巨龍面前。

坦尼斯倒在地上，知道自己的死亡已經註定。他緊抓著手中的金戒指，等待著死亡的降臨。

接著他聽見法師吟唱出威力強大的咒語，巨龍憤怒地大吼。兩者在死鬥著，但坦尼斯不想去管。他緊閉上雙眼，不聽外界的所有聲音，只有一樣東西還有意義──他手中握著的金戒指。

突然，坦尼斯可以清楚感覺到戒指壓著他的手掌︰金屬的部分感覺起來冰冷，邊緣則很粗糙。他可以感覺到上面雕刻著的圖案割裂他的手掌。

坦尼斯閉上眼，用力握著那戒指。戒指緊壓著他，深深的陷入肉里。痛──真痛──

我在做夢！

坦尼斯睜開眼。索林那瑞的銀色光芒和努林塔瑞的紅色光芒照耀著眼前的高塔。他躺在一片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他的手緊緊握著，讓自己痛醒過來。疼痛！戒指。噩夢！坦尼斯記起剛剛的夢境，驚恐地坐起身。但整個大廳里只有一個人。雷斯林癱軟在牆邊，不停地咳著。

半精靈掙扎著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向雷斯林。他愈走近就愈可以看見雷斯林的脣邊掛著血跡，就如同他瘦弱身軀上披著的血紅色袍子一般。

夢境。

坦尼斯打開手。是空的。

【註】

１　冰牆是灰燼平原南方的冰封世界。冰河正慢慢地往平原移動。

２　這是索蘭尼亞語，「幸會，巨龍！」

３　綠龍──即使在惡龍同類之間，綠龍仍然是以殘酷、暴躁著稱。這類龍通常居住在野生的密林中。牠們只願意服從極少數力量凌駕於牠們之上的人的命令。如果牠們的主人力量開始變弱，那最好小心一點，牠們字典里可沒有「忠誠」這兩個字。

綠龍的長度至少有三十六呎，牠們除了可以使用銳利的爪牙當作武器之外，張開口還可以吐出劇毒的氯氣來。由於狡詐的天性，牠們一向偏好使用詭計或陷阱、魔法來折磨敵人，也不常出現在戰場上，多半是負責某些見不得人的任務。

## １─１１夢境結束．噩夢開始

半精靈打量著大廳四周。此地就像他的手般空無一物。朋友們的屍體不見了，綠龍也不見了。一面破牆中吹來一陣冷風，吹過雷斯林身上的紅袍，捲起地上的枯葉。半精靈走到雷斯林身邊，正好抓住緩緩倒下的年輕法師。

「他們呢？」坦尼斯搖著雷斯林問。「羅拉娜？史東？其他人，你哥哥呢？他們都死了嗎？」他看著四周。「還有那隻龍──」

「龍已經離開了。當龍珠知道它沒辦法打敗我的時候，它就把龍送走了。」雷斯林推開坦尼斯，自己倚牆站著。「當時它沒有辦法擊敗我。但現在卻連個小孩子都可以打倒我。」他沮喪地說。「至於其他人──」他聳聳肩。「我不知道。」他奇異的雙眼看著坦尼斯，「你活下來了，半精靈，因為你的愛非常堅定。我活下來則是因為我的野心。我們藉此在噩夢和現實間保持連結。我們怎會知道其他人現在如何呢？」

「那麼卡拉蒙還活著。」坦尼斯說。「因為他對你的愛。他用最後一口氣求我饒你一命。告訴我，法師，我們剛剛看到的未來不能改變嗎？」

「何必要問呢？」雷斯林疲倦地說。「坦尼斯，難道你現在就要殺了我嗎？」

「我不知道──」坦尼斯輕聲說，一邊想著卡拉蒙的遺言。「也許吧！」

雷斯林難過地笑了笑。「省省力氣吧！」他說。「隨著我們站在此地，未來依舊不斷改變，否則我們便算不上是諸神的子嗣，而是他們遊戲中的棋子。但──」法師離開剛剛靠著的牆，「一切尚未結束，我們得要找到羅拉克和龍珠纔行。」

雷斯林沿著走廊前進，倚著他的瑪濟斯法杖。水晶球的光芒照亮剛剛閃耀著綠光的走道。

綠光。坦尼斯站在走道中，百思不解，試著要將夢幻與現實分開。因為夢中的景物比他此刻所見的還要真實。他看著破碎的牆壁。剛剛真的有隻龍在這里？走廊的盡頭剛剛真的有讓人不能直視的綠光嗎？但現在夜幕低垂，走廊一片黑暗。他們剛來的時候還是早晨，那時月亮還沒升起，現在卻已變成滿月。到底過了多少夜？過了多少天？

接著坦尼斯聽見走廊底傳來一聲轟然巨響。

「小雷！」

法師停下腳步，肩膀低下，慢慢地轉過身。

「我的兄弟。」他低聲說著。

卡拉蒙毫髮無傷地站在走廊中間，在星光下看著他的雙胞胎弟弟。坦尼斯聽見雷斯林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我很累了，卡拉蒙。」法師咳嗽，帶著嘶嘶聲吸了一口氣。「在噩夢結束、三個月亮落下之前，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雷斯林伸出瘦弱的手。「哥哥，我需要你的幫助。」

坦尼斯聽見卡拉蒙發出啜泣聲。大漢跑進房間，長劍發出惱人的噪音。他跑到弟弟身旁，摟著他。

雷斯林倚著卡拉蒙強壯的臂膀，雙胞胎一起走過破碎的牆壁，朝坦尼斯看見綠光和巨龍的房間走去。坦尼斯心中忐忑不安，跟著他們前進。

三個人進入了星辰之塔的會客廳，坦尼斯好奇地四處打量著。他以前常常聽見人們稱頌它的美麗。奎靈那斯提的太陽之塔是為了緬懷這座星辰之塔所建。兩座塔有些類似，卻又不完全相像。一座充滿了光亮，另一座卻充滿了黑暗。他看著四周，頂頭上的大理石尖塔閃爍著珍珠色的光芒。

塔的目的是收集月光，就像太陽之塔是設計來收集陽光一樣。塔中的窗戶是寶石所製造的，專門用來折射、收集兩個月亮的光線，讓紅白兩色的光在大廳中交錯。但如今寶石全破掉了，穿透它們的月光也隨之扭曲了。銀色的月光像是屍體般慘白，紅色則像是鮮血般。

坦尼斯顫抖著看向頂端。在奎靈那斯提，天花板上是繪製著星座、兩個月亮及太陽的壁畫。但這塔頂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刻出來的黑洞。透過那個洞，可以看見無邊無際的黑暗。沒有任何發亮的星辰，像是滿天星斗中出現黑色的洞穴。正當他思考著箇中含意時，雷斯林開口說話，他轉身聆聽著。

就在這會客廳的中央，阿爾瀚娜的父親羅拉克就坐在那邊。他萎縮、扭曲的身體幾乎消失在一個雕刻著鳥獸的巨大王座之中。王座或許也曾美麗，但此刻王座上的鳥獸全成了骷髏。

羅拉克動也不動地坐著。他的頭往後仰，彷彿正無聲地吶喊著。他的手則放在一顆圓形的水晶球上。

「他還活著嗎？」坦尼斯感到一陣寒意。

「是的！」雷斯林回答。「時時刻刻在懺悔。」

「他怎麼了？」

「他活在噩夢中。」雷斯林回答，一邊指著羅拉克的手。「那就是龍珠，顯然他企圖控制它。可惜他不夠堅定，所以反而被龍珠所控制。龍珠喚來了湛青．血暴守護西瓦那斯提，巨龍決定讓他活在噩夢之中來折磨他。羅拉克沉睡在這噩夢當中，他深愛著這片土地，所以噩夢成真了。因此我們當初進入的就是他的噩夢。他的夢，以及我們的。因為打從我們走進西瓦那斯提起，我們也同時落入巨龍的掌握之中。」

「你早知道我們將會面對這些事！」坦尼斯抓住雷斯林，把他轉過身來，指控他，「你早知道我們會走這麼可怕的地方，早在河邊你就知道了──」

「坦尼斯，」卡拉蒙警告著挪開半精靈的手。「不準這樣對他。」

「也許吧！」雷斯林揉著肩膀。他瞇起眼睛。「也許不是。我沒義務告訴你我所知道的一切！」

在他來得及回答之前，坦尼斯聽見一聲低呼，聽來似乎是從王座底下發出的。坦尼斯氣急敗壞地看了雷斯林一眼，旋即轉過身看著聲音的來源。他小心舉起劍，走近那個方向。

「阿爾瀚娜？！」

精靈女子趴倒在父親身上，頭枕在他的膝蓋哭泣著。她沒發現坦尼斯，他走向她。

「阿爾瀚娜。」他溫柔地說。她迷惑地抬起頭。

「阿爾瀚娜。」他再說。

她眨眨眼，渾身發抖地抓住他，彷彿努力抓住現實世界。

「半精靈！」她低呼，「你是怎麼到這里來的？發生了什麼事？我聽法師說這是個夢。」阿爾瀚娜害怕地回想。「我──我拒絕相信這個夢。我醒了，卻發現噩夢成真了！我美麗的家園變成恐怖的廢墟！」她雙手遮住臉。坦尼斯跪在她身邊，摟緊她。

「我在夢中一路走來，花了我好幾天的時間。」她緊抓著坦尼斯，「正當我要進入塔中時，巨龍抓住了我。牠把我帶到這里來，帶到我父親的面前，想要叫他殺了我。但即使在噩夢里，我的父親也無法對自己的親生女兒下手，所以湛青就用幻覺來折磨他──就是牠拷打、羞辱我的景象。」

「妳呢？妳也看見了嗎？」坦尼斯撫摸著這女子黑色柔順的長髮，低聲問。

一會兒之後，阿爾瀚娜開口，「沒那麼可怕，我知道這是個夢。但我父親以為那是真的──」她開始啜泣。

半精靈用手勢叫卡拉蒙過來。「帶阿爾瀚娜到她可以躺下來休息的地方，我們會盡量幫助她父親的。」

「我沒事的，哥哥。」雷斯林回應卡拉蒙關心的眼光。「照著坦尼斯的話做。」

「來吧！阿爾瀚娜，」坦尼斯扶著她站起來。她踉蹌地走著。「有妳可以休息的地方嗎？妳需要恢復體力纔行。」

她原本想抗拒，但她發現了自己有多虛弱。

「帶我到我父親的房間。」她說。「我會告訴你怎麼走。」

卡拉蒙扶著她，兩人慢慢地走離這個大廳。坦尼斯回頭看著羅拉克。雷斯林站在精靈王之前，坦尼斯聽見法師低聲地自言自語。

「怎麼了？」半精靈小聲地問。「他死了嗎？」

「誰？」雷斯林慌張地眨著眼睛說。他看見坦尼斯看著羅拉克。「喔！羅拉克？不是，我相信沒有。時候還沒到。」坦尼斯這才發覺原來法師是在看著龍珠。

「龍珠還控制著他嗎？」坦尼斯緊張地看著費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的東西。

龍珠是顆巨大的水晶球，直徑至少有二十四吋。它安放在一座扭曲、變形的金製臺座上，就像西瓦那斯提受盡折磨的宿命。這龍珠應該就是強大綠光的來源，但現在卻只能在它的最深處看到點點脈動著的綠光。

雷斯林手放在龍珠上，坦尼斯注意到他在念咒語時，盡量小心不碰觸它的表面。一陣微弱的紅光開始包圍著龍珠。坦尼斯往後退了一步。

「別怕，」雷斯林看著那紅光漸漸消失，低聲說，「這是我的法術。這顆龍珠本身附有法術，雖然龍已經離開了，但它並沒有如我所料地就此失效。它仍然主導著一切。」

「你是說控制著羅拉克嗎？」

「是控制著它自己。它已經釋放了羅拉克。」

「是因為你的緣故嗎？」坦尼斯喃喃說，「是你擊敗了它？」

「龍珠沒有被擊敗！」雷斯林立刻說。「藉著其他力量的幫助，我可以擊敗那隻龍。龍珠預知到湛青．血暴將被擊敗，所以才將牠遣走（註１）。它之所以釋放羅拉克是因為他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但龍珠的力量仍然非常強大。」

「雷斯林，告訴我──」

「我無話可說，坦尼斯。」法師咳嗽著。「我必須要保持體力。」

雷斯林到底是接受了誰的幫助。他對這個龍珠又知道些什麼？坦尼斯打算追問下去，但看見雷斯林的金色雙眸後，他閉上嘴。

「我們現在就可以釋放羅拉克。」雷斯林又說。他走向精靈王，輕柔地將羅拉克的手從龍珠上移開，一手放在他的脖子上。「他還活著，至少目前還是。脈搏很微弱。你可以走近一點。」

但坦尼斯看著龍珠，反而後退了一步。雷斯林饒富興味地看著半精靈，也跟著後退。

坦尼斯不情願地問，「再回答我一個問題，龍珠對我們還有用嗎？」

雷斯林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接著他小聲地回答，「還有用，只要我們敢。」

羅拉克深吸一口氣，隨即發出尖叫聲，那聲音雖然細微，但卻讓人不寒而慄。他的手像骷髏爪子般萎縮扭曲著。他的眼睛緊閉著。坦尼斯徒勞無功地試著讓他冷靜下來。羅拉克持續尖叫到發不出聲音來，接著開始無聲地吶喊。

「父親！」坦尼斯聽見阿爾瀚娜的哭喊。她又出現在大廳中，她推開卡拉蒙，跑向父親。緊緊的握住他瘦弱的手親吻著，她哭泣著哀求他不要尖叫。

「休息吧！父親。」她不停地念著，「噩夢已經結束了。龍已經離開了。你可以休息了，父親！」

但他的尖叫仍然持續著。

「天哪！」卡拉蒙蒼白著臉走上前，「我受不了了。」

「父親！」阿爾瀚娜一遍又一遍地哀求著。慢慢地，她摯愛的聲音穿破了羅拉克腦中扭曲的影像。尖叫聲逐漸變弱，最後變成細微的哼聲。最後，他彷彿害怕眼前景象一般，小心翼翼地張開眼。

「阿爾瀚娜，我的孩子，妳還活著！」他舉起顫抖的手，撫摸著她的臉頰。「這不可能！我看見妳死掉了，阿爾瀚娜。我看見妳死了好幾百次，每一次都比上次更慘。他殺了妳，阿爾瀚娜，他想要我來殺妳。但我做不到。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已經殺了那麼多人。」接著他看見坦尼斯，他的眼中閃著怒火，夾雜著憤怒的火焰。

「是你！」羅拉克大喊，他從王座上站起身，雙手緊握著王座的把手。「你，半精靈！我要殺了你，無論如何我都會試著這樣做。我一定要保護西瓦那斯提！我要殺了你！殺了和你一起的人！」接著他的眼光轉向雷斯林，眼中的憤怒轉成了恐懼，他發著抖、退離法師。

「但你，我殺不死你！」羅拉克恐懼的眼神又變成了迷惑。「不！」他大喊，「你不是他！你的袍子不是黑色的！你是誰？」他的眼神轉向坦尼斯。「你呢？你們不是要傷害這里嗎？我做了什麼？」他呻吟著。

「不要，父親！」阿爾瀚娜懇求著，撫摸著他發燙的臉。「你需要休息。噩夢已經結束。西瓦那斯提安全了。」

卡拉蒙用強壯的雙臂抱起羅拉克離開這座大廳。阿爾瀚娜放不下父親緊握的手，緊跟在後。

安全了，坦尼斯看著窗外變形的樹。雖然不死的精靈戰士已經消失了，但羅拉克在噩夢中所造成的損害仍然存在。變形的樹仍在泣血。誰想住在這邊？坦尼斯難過地想著。精靈們不會回來了。邪惡的生物會佔領這座森林，羅拉克的噩夢仍將成真。

想到這座噩夢般的森林，坦尼斯突然開始想起其他的朋友，不知道他們在哪里？他們都還好嗎？如果像雷斯林說的，他們相信了這個噩夢，這該怎麼辦？他們會真的死掉嗎？他的心情無比沉重，他知道他得要回到這座可怕的森林中找尋他們。正當半精靈試著強迫自己的身體開始移動時，他的朋友們進入了塔中。

「我殺了他！」提卡看見坦尼斯，不禁大喊起來，眼神中充滿著遺憾和恐懼。「不！不要碰我，坦尼斯。你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我殺了佛林特！我不是有意的，坦尼斯，我發誓！」

卡拉蒙走進房間，提卡哭著倒向他。「我殺了佛林特，卡拉蒙。不要靠近我！」

「噓──」卡拉蒙溫柔地將她摟進懷中。「這是個夢，提卡。小弟說的，矮人根本沒來過這里。噓──」他撫摸著她捲曲的紅髮，親吻了她。卡拉蒙緊抱著她，兩人都在彼此的懷中找到了慰藉。慢慢地，提卡的啜泣停了下來。

「朋友。」金月伸出手擁抱坦尼斯。

半精靈看見她臉上憂傷的表情，緊緊摟住她，同時奇怪地看著河風。他們兩人夢到了什麼？但平原人只是搖搖頭，臉色同樣蒼白、憂傷。接著坦尼斯想到，每個人一定都作著自己的夢，他突然想起了奇蒂拉！

她看起來是如此真實！還有瀕死的羅拉娜。他閉上眼睛，靠著金月，感覺到河風的手臂摟著他們兩個。兩人的愛讓他舒緩許多。噩夢所帶來的恐懼開始消失了。但坦尼斯隨即想到一件可怕的事。羅拉克的噩夢成真了！那他們的呢？

坦尼斯聽見身後的雷斯林開始咳嗽。法師緊抓住自己的胸口，跌坐在羅拉克的王座臺階上。坦尼斯看見仍抱著提卡的卡拉蒙關切地注意弟弟，只是雷斯林卻毫不理睬。他理了理袍子，精疲力竭地閉上雙眼，躺在地板上。

卡拉蒙嘆著氣，將提卡摟得更緊了些。坦尼斯看著兩人的影子在紅色和銀色的月光下合而為一。我們都得休息了，坦尼斯感覺到自己的雙眼已布滿血絲。但怎麼可能？我們怎麼可能再度安然入睡？

【註】

１　龍珠的功用是用來吸引巨龍，而不是驅趕牠們。無論如何，龍珠是非常強力的寶物，隨著時光的流逝，它們似乎擁有了自己的思想。把湛青遣走的確是在龍珠的能力範圍之內，不過雷斯林在此說錯了。龍珠並沒有把湛青送走，只是湛青突然因自己陷入危機而抗拒龍珠的吸引力。

## １─１２分享的經驗．羅拉克之死

但，他們終究還是睡著了。他們盡可能彼此靠近，瑟縮在星辰之塔冰冷的石板上。正當他們沉睡時，有一羣人在距離西瓦那斯提遙遠而險惡的陌生之地醒了過來。

羅拉娜第一個醒來。她從熟睡中大喊著坐起身，起先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只喊著，「西瓦那斯提！」

佛林特顫抖著醒來，發現自己的手指仍然可以活動，腿上的疼痛並不比平常來得嚴重。史東則是慌忙醒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只能縮在毯子里發抖。他隨即聽見帳篷外面傳來一陣聲響。他將手放在劍上，悄無聲息地走向前，猛然掀開帳篷的布簾。

「啊！」羅拉娜看見他驚慌的臉色，也吃了一驚。

「我很抱歉。」史東說。「我不是有意──」接著他注意到她的手顫抖得幾乎握不穩燭臺。「怎麼了？」他警覺地問，把她拉近溫暖的帳篷。

「我──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蠢。」羅拉娜紅著臉說。「但我作了個可怕的夢，現在睡不著。」

她渾身發著抖，讓史東領著她進入帳篷。她手中蠟燭的火焰不斷跳動，史東擔心她會不小心弄掉蠟燭，連忙將蠟燭接過。

「我不是故意要吵醒你的，但我聽見你的叫聲。我的夢境是如此真實！你就在我的夢中，我看見你──」

「西瓦那斯提是什麼樣子？」史東打斷她的話。

羅拉娜瞪著他，「我剛剛就是夢到你在那邊！你為什麼會這樣問？除非──你也夢見了西瓦那斯提！」

史東將斗篷裹著身體，點了點頭。「我──」他開口，接著聽見帳篷外又傳來異聲。這次他直接打開帳簾。

「進來吧，佛林特。」他疲倦地說。矮人步履沉重地紅著臉走進來，似乎是因為見到羅拉娜也在場而感到羞怯，直到羅拉娜對他露齒一笑，他才感覺比較自在。

「我們知道了，」她說，「你也作了個夢。西瓦那斯提？」

佛林特清了清喉嚨，手抹了抹臉。「看來不只我一個人囉？」他透過濃密的眉毛看著其他兩個人。「我猜你──你們想要說說你們作的夢？」

「不！」史東連忙說道，臉色十分蒼白。「不，我永遠也不想提起這場夢。」

「我也不想。」羅拉娜柔聲說。

佛林特遲疑地拍拍她的肩膀。「我很高興，」他含糊地說，「我也不想說出我所作的夢。只是我想要確定一下那只是場夢。這夢境看來如此真實，我還真以為我會看到你們兩個──」

矮人停止發言，帳篷外傳來一陣悉悉窣窣的聲音，泰索何夫衝了進來。

「我剛剛是不是聽見你們在討論作夢的事啊？我從來不會作夢的，至少印象中從來沒有過。坎德人是不太作夢，喔，不！我想我們也是會的。連動物都會，但是──」他瞥見佛林特的眼神，連忙將話頭轉回正題。「對了！我剛剛作了一個超級有趣的夢！樹木泣血、可怕的不死精靈到處亂跑，四處殺人！雷斯林穿著黑袍！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連你們也在那邊，史東、羅拉娜、佛林特，每個人都死了，喔不！應該說差不多每個人都死了。雷斯林就沒有。那里還有一隻綠龍──」泰索何夫吞下到了嘴邊的話。怎麼回事？大家的臉色為何如此蒼白，眼睛睜得大大的？「綠──綠龍，」他含糊地說，「雷斯林穿著黑袍，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應──應該說是變成黑袍。紅色本來就讓他看起來有些乖僻──如果你們知道我的意思──你們不懂，很好，我──我猜我應該回去睡覺了。你們真的不想聽下去嗎？」他滿心期望地看著眾人。但沒有人回答。

「那，晚安，」他喃喃地說著，小心退出帳篷，回到牀上，困惑地搖著頭。他們到底怎麼回事？不過是場夢嘛──

有很長一段時間沒人開口。最後佛林特嘆了口氣。「我不介意作噩夢。」矮人陰沉地說，「但我打死也不想跟一個坎德人討論這種事情。你們想我們為何會作著相同的夢啊？這表示什麼？」

「一個奇異的地方──西瓦那斯提。」羅拉娜說。她拿回蠟燭，開始往回走。接著她猛然回頭。「你們──你們認為這是真的嗎？他們就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死了嗎？」

坦尼斯是不是真和那個人類女子在一起？她這樣想，但是沒問出口。

「我們好端端地在這里，」史東說。「我們也沒有死。我們只能相信其他人跟我們一樣安然無恙。再說──」他暫停一下，「這聽起來很好笑。但是不知怎麼搞的，我就是知道他們都很好。」

羅拉娜仔細端詳騎士好一陣子，注意到他原先震驚的神情已慢慢消退。她覺得自己也開始放鬆了起來。她伸出手，靜靜地緊握住史東細長的手掌。接著，她轉身離開，沒入滿天星斗的夜空中。矮人站起身。

「那麼，我想我也睡夠了。我要去守夜了。」

「我和你一起。」史東扣緊腰帶，站起身。

「我想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佛林特說，「我們究竟為何或是如何作了這個同樣的夢。」

「我想也是。」史東同意。

矮人走出帳篷，史東準備跟著一起走，就在此時，他瞥見一陣閃光。他猜想也許是羅拉娜蠟燭上的火星掉在地上，準備要彎腰去弄熄它。卻發現那是阿爾瀚娜送給他的珠寶，從腰間掉落地面。撿起來後，他發現珠寶正自己發著光，之前他從來沒注意到。

「我想應該是吧！」史東若有所思的說，手中不停撥弄著那珠寶。

經過了許多個恐怖的日子後，西瓦那斯提的清晨首次降臨。但，只有一個人看見──羅拉克透過臥室的窗戶看見了陽光普照在這片樹林上。其他人則是疲倦地熟睡著。

阿爾瀚娜整夜未曾離開父親身邊。但她終究還是支撐不住，坐在椅子上睡著了。羅拉克看著陽光照著她的臉，長長的黑髮披落在雙頰上，像是白色大理石上的裂紋。她的臉頰被刮傷，傷口還留著乾掉的血跡。他看見了美麗，但這美麗卻被傲慢所破壞，她就像是族人們的縮影。他翻過身看著窗外的景色，卻感覺不到一絲暖意。一陣綠色、劇毒的濃霧仍然籠罩著西瓦那斯提上空，彷彿整個土地也隨之腐朽。

「這全是我幹的好事──」他望著那些扭曲的樹木、自言自語，看著那些抱著悲慘宿命四處亂竄、一心期盼能早日結束折磨的怪物。

羅拉克在這片土地上已經住了將近四百年，他親眼看著這一切慢慢成形，花朵藉由他與同胞們的手綻放。這里也曾碰到過麻煩──羅拉克是少數活在克萊恩上，卻仍能記得大災變的人──但，西瓦那斯提的精靈適應得比其他種族要來的好，因為他們選擇與他族隔絕。他們知道為何古老的真神會離開克萊恩，他們看見了人類的邪惡，但他們卻無法藉此解釋精靈牧師也隨之離開的原因。

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們從風、從鳥兒們的口中，還有許多其他的奇異方法中得知他們的兄弟、住在奎靈那斯提的精靈們在大災變後正受著折磨。雖然他們為了那些謀殺、強暴的故事感到傷悲，但他們自問，這羣居住在人類之間的精靈們還想期待些什麼？他們退入森林、與世隔絕，對外界毫不關心。

因此羅拉克覺得自己無從理解這個橫掃了北方、如今威脅著他家園的邪惡新勢力。他們幹嘛要管西瓦那斯提？他和龍騎將們會面，告訴他們西瓦那斯提不會成為他們的絆腳石。精靈們堅信每個人不管善惡、都有權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不停地解釋，他們也用心地聆聽著，一切看來是如此美好。直到某一天，惡龍在天空中飛舞的那天，羅拉克才發現自己被狠狠地欺騙了。

精靈們並不是毫無準備，畢竟羅拉克活到這把年紀，經歷了那麼多的變動。船隻早準備好要疏散所有的人民，羅拉克令他們聽從女兒的命令撤退。直到他獨自一個人時，他走進了星辰之塔地下室，他祕密藏放龍珠的地方。

只有他的女兒和那些早失蹤了的精靈牧師知道這顆龍珠的存在，世人都以為它已經在大災變中被摧毀了。他回想起大法師的警告，試著喚醒所有有關龍珠的記憶。最後，雖然他仍不清楚龍珠是怎麼運作的，但羅拉克仍決定嘗試以龍珠拯救他的家園。

他依稀記得那顆圓球，記得里面發出炙人的綠光，當他看著光芒時，光芒便開始脈動著，愈來愈強。他也知道，打從他將手放上龍珠上的那一秒鐘，他就明白自己犯了個大錯。他既沒有足夠的力量，也沒有足夠的意志力可以控制它的魔力。但一切都為時已晚。龍珠已經控制住他、將他禁錮在其中，他噩夢中最可怕的部分在於他明知道自己在作夢，卻無力逃開。

如今這場噩夢已成了可怕的現實。羅拉克低下頭，嘴里嚐到淚水的咸味。接著，他感覺到肩膀上有隻溫柔的手。

「父親，我不能忍受看著你掉淚。離窗戶遠一點。回到牀上，我們的家園會再度復原的。你可以幫忙重新──」

但，看著窗外的景色，阿爾瀚娜也難以抑止自己的顫抖。羅拉克感覺到她的恐懼，淒然地笑了笑。

「我們的同胞會回來嗎，阿爾瀚娜？」他望著眼前曾生氣勃勃，如今卻泛著腐朽、衰敗的一片碧綠。

「當然！」阿爾瀚娜想也不想地回答。羅拉克拍拍她的手。「騙人，孩子！精靈幾時也會對彼此撒起了謊？」

「我想，也許我們一直都對自己不誠實。」阿爾瀚娜喃喃地說著，回想起金月所說的話。「古老的真神不曾遺棄克萊恩，父親。一位米莎凱的牧師和我們一起旅行，並且告訴我們她所知道的。我──我不想相信，父親。我很忌妒，她只不過是個人類，為何真神會將希望寄託在人類身上？但我現在明白了，真神果真睿智。祂們之所以選擇人類是因為我們精靈根本不接受祂們。在我們沉痛的心里，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就像你我一樣，我們將會學到，我們無法活在這個世界上卻又不想要跟它有瓜葛。精靈們不只要為了修復這個地方而努力，更應該為了重建整個被邪惡摧毀的世界而努力。」

羅拉克傾聽著，將視線自眼前的景色轉回女兒臉上，那張臉有如銀月般閃耀著光芒。他忍不住伸手撫摸著她。

「妳會帶他們回來？帶我們的同胞回來？」

「是的，父親。」她緊握住他瘦弱的雙手保證。「我們會辛勤工作。我們會請求真神諒解。我們會和克萊恩上的所有種族共處──」眼中流出的淚水讓她哽咽，因為，她這才發現羅拉克已經聽不見她所說的話。他的眼神開始渙散，緩緩坐倒在椅子上。

「我為了這片土地犧牲一切。」他低聲說，「把我的屍體理在土里，女兒。我為它帶來了詛咒，或許我的死能為它帶來祝福。」

羅拉克的手自女兒手中滑落，無神的雙眼直視著西瓦那斯提飽經蹂躪的土地。但他恐懼的神情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安詳的神情。

阿爾瀚娜沒有時間傷悲。

當晚，眾人打算離開西瓦那斯提。他們想在夜色的掩護下往北方前進，因為他們知道即將經過的土地籠罩在龍人大軍的控制下。他們沒有地圖可供參考。打從他們被騙往塔西斯起，他們便不敢再相信任何的古地圖。況且在西瓦那斯提所找到的唯一一幅地圖，也有了數千年的歷史。大夥決定盲目地從西瓦那斯提向北走，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港口可以通往聖奎斯特（註１）。

他們的裝備不多，因為這樣可以加快他們的速度。而且也沒什麼可以攜帶的。當他們撤退時，精靈們帶走了每一樣可以喫的東西。

由法師攜帶龍珠；這是無人敢跟他爭辯的安排。坦尼斯起先還很擔心他們要如何攜帶這顆直徑寬達兩呎的大水晶球。但就在他們離開的前一天傍晚，阿爾瀚娜帶著一個小袋子來給雷斯林。

「我的父親用這個袋子來攜帶龍珠。我一直覺得尺寸和那個龍珠不大合，但他說這個袋子是從大法師之塔里面拿到的。也許這會對你有所幫助。」

法師迫切地伸出瘦弱的手接過它。

「吉思塔．塔哥帕．阿茲．莫以帕蘭．基尼！」他喃喃念著咒語，接著心滿意足地看著袋子發出粉紅色的光芒。

「沒錯，這上頭確實有魔法。」他低聲說。接著他抬頭看著卡拉蒙。「去把龍珠抬過來。」

卡拉蒙嚇得睜大眼。「我死也不幹！」大漢賭咒著說。

「叫你把龍珠帶過來！」雷斯林憤怒地命令著哥哥。但後者仍然堅決地搖頭。

「喔，別傻了，卡拉蒙！」雷斯林憤怒地說，「龍珠不會傷害不打算使用它的人。相信我，親愛的哥哥，你根本連一隻蟑螂都無法控制，更別說龍珠了！」

「但它說不定也會把我關起來。」卡拉蒙抗議。

「啐！它要找的是──」雷斯林猛然住口。

「是誰啊？」坦尼斯靜靜地說，「繼續說啊！它要找的是什麼樣的人？」

「夠聰明的人！」雷斯林怒目而視。「所以我相信你們這些人很安全。把龍珠帶過來，卡拉蒙，還是你想要自己背？還是你，半精靈？還是你，米莎凱的牧師？」

卡拉蒙不安地看著坦尼斯。半精靈意識到大漢正乞求他的首肯，這對他來講並不尋常，因為他總是毫不遲疑地聽命於雷斯林。

坦尼斯也發現並不只有他注意到卡拉蒙的沉默──雷斯林的眼中正燃燒著怒火。

坦尼斯這下更為法師感到擔心，這不合邏輯。他說服自己這一切只不過是噩夢所留下的後遺癥而已。但這並沒有解決他的懷疑。他們應該怎麼處理龍珠？事實上，他發現自己並沒有太多選擇。

「讓我們面對現實吧！雷斯林是唯一具有足夠知識和技巧，可以並且還有膽子處理龍珠的人。」坦尼斯含混地說。「我贊成應該由他保管，或者你們之中有人要負起這個責任來？」

沒有人開口。雖然河風皺著眉頭，面色凝重的搖頭，但坦尼斯很清楚，這個平原人如果有得選擇，他會選擇離開雷斯林，丟掉龍珠，離開這個地方。

「去吧！卡拉蒙。」坦尼斯說。「你是唯一能抬起它的人。」

卡拉蒙滿心不願地將龍珠從黃金臺座上抬了起來。他伸出的手忍不住發起抖，但，手放上龍珠後並沒有發生任何事。至少表面上看來沒什麼變化。卡拉蒙鬆了口氣，悶哼著把龍珠抬到張開袋口等著的弟弟身邊。

「把它丟進袋子里。」雷斯林命令。

「什麼？」卡拉蒙張大了嘴看著那巨大的龍珠和十分窄小的袋子。「不行，小弟！裝不進去的！它會摔破的！」

雷斯林怒視了他一眼，大漢閉上了嘴。

「不行！卡拉蒙，等等！」坦尼斯跳向前，但這次卡拉蒙照做了。他看著弟弟的眼光，慢慢地將龍珠丟下。龍珠消失了！

「什麼？到哪里去──」坦尼斯狐疑地看著雷斯林。

「在袋子里。」法師冷靜地回答，一手舉起袋子。「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自己看看。」

坦尼斯看著袋子里面。龍珠的確在，毫無疑問。他看見里面旋轉著的綠色迷霧，彷彿具有自己的生命。他讚嘆地想，這一定是縮小了，因為龍珠看起來大小彷彿沒有改變，反而讓坦尼斯產生了自己變大的錯覺。

坦尼斯不安地退後。雷斯林拉起袋口的繩子，很快的束緊它，接著一臉懷疑地看著眾人。他將袋子收進袍子內無數暗袋的其中之一。正要轉身離開時，坦尼斯阻止了他。

「我們之間不會再像以前一樣了，不是嗎？」半精靈靜靜地問。

雷斯林打量了他片刻，坦尼斯隱約見到他的眼神中閃過一絲惋惜，希望回到年輕時彼此信任、擁有友誼的眼神。

「不會的！」雷斯林耳語道，「但這也是我付出的代價。」他開始咳嗽。

「代價？給誰的？為了什麼？」

「不要問了，半精靈。」法師瘦弱的肩膀因為咳嗽而顫抖著。卡拉蒙摟著弟弟，雷斯林虛弱地靠著他。當他好了一點後，他抬起眼簾。「我不能告訴你答案，坦尼斯，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低下頭，讓卡拉蒙領著去找個地方在旅程開始前好好地休息。

「我希望你重新考慮，讓我們協助處理妳父親的喪禮。」坦尼斯對著站在星辰之塔前和他們道別的阿爾瀚娜說。「耽誤一天對我們來說沒有多大差別。」

「是的，請容許我們。」金月誠懇地說。「我懂得很多關於這方面的事，如果坦尼斯說得沒錯，我族的傳統和你們非常接近。我是族中的牧師，我也曾經用浸泡過香料的布條包裹屍體，讓它可以──」

「不了，朋友們，」阿爾瀚娜臉色蒼白，堅定地說。「是我父親希望由我自己來的。」

這並不完全正確，但阿爾瀚娜很清楚，一旦這些人看到她將父親的屍體埋到地底去（只有地精和某些邪惡生物才會這樣做）會有多麼訝異，這種想法讓她感到退縮。她下意識地將視線投向標記他墳墓的那棵變形的樹，有如醜陋的食屍鳥站在他的墓穴上。很快的，她移開視線，聲音有些哽咽。

「他的墓穴很──很早以前便準備好了，我自己也有足夠的經驗。請別替我擔心。」

坦尼斯清楚地看見她臉上痛苦的表情，但他沒理由拒絕這項要求。

「我們懂了。」她說，金月本能地、像是摟著一個迷路的小孩般地將阿爾瀚娜擁入懷中。阿爾瀚娜起先有些排斥，但很快地，她就放鬆在金月熱情的擁抱中。

「節哀順變。」金月將阿爾瀚娜的黑髮撥離臉頰，接著退後一步。

「妳埋葬了父親後，接下來有什麼打算？」當坦尼斯和阿爾瀚娜兩人獨自站在塔前的階梯上時，他問道。

「我會回到我同胞的身邊。」阿爾瀚娜淒然回答。「這座森林的邪惡此刻已經消失了，獅鷲獸們會回到我身邊，載著我前往亞茍斯的。我們會盡全力協助消滅這股邪惡力量，然後我們會回到家園來。」

坦尼斯打量著西瓦那斯提，即使是在白天，這里的景象也令人無法承受，晚上則更是無法形容。

「我知道。」阿爾瀚娜回答了他沒說出口的想法。「這將會是我們贖罪的方式。」

坦尼斯狐疑地挑起眉，知道她日後得需要多大的努力，才能說服同胞回到這里。然後，他察覺了阿爾瀚娜神情里所透露出來的決心。他估計成功的機率將會是一半一半。

他微笑著改變話題。「妳會找時間去聖奎斯特嗎？」他問。「騎士們會很榮幸妳能大駕光臨，特別是其中一位。」

阿爾瀚娜蒼白的臉頰上出現了兩朵紅云。「也許吧！」她的聲音弱不可聞，「我現在還不知道。我對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但我還得花很多時間才能讓這些領悟成為我的一部分。」她嘆口氣，搖搖頭。「也許我永遠都學不會如何與他們相處。」

「像是學著去愛一個人類？」

阿爾瀚娜抬起頭，清澈的雙眼看著坦尼斯。「他會高興嗎，坦尼斯？因為我必須回到西瓦那斯提，他勢必得遠離自己的家園。我知道，我將得面對他的逐漸老去，而我自己卻仍青春永駐。你想我會快樂嗎？」

「我問過自己相同的問題，阿爾瀚娜。」坦尼斯痛苦地想起他面對奇蒂拉時所做的決定。「如果我們否定了給予我們的愛，如果我們因為害怕失去而不肯施予，我們的生命將是一片空虛，我們失去的將會更多。」

「第一次見面時，我還在想為什麼這些人願意跟隨你。」阿爾瀚娜柔聲說，「現在我明白了。我會好好思考你所說的話。再會了，直到你生命的終點。」

「再會了，阿爾瀚娜。」坦尼斯握住她伸出的手回答。他再也無話可說，只得轉身離開。

但他仍然忍不住要想，就像他以前常想的，如果我真的這麼睿智，那麼為何我的生命還是一團糟？

坦尼斯和在森林邊緣等候的同伴會合。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站在原地，對西瓦那斯提的森林萌生怯意。雖然他們知道邪惡已經離開了，但要在這樣的森林里走好幾天，仍然是讓人很難想像的經驗。但他們別無選擇，因為他們再次感受到始終緊緊跟隨著他們的那股迫切壓力。沙漏里的沙不斷漏失，沒來由地，他們就是知道不能待沙流盡。

「來吧，哥哥！」雷斯林最後終於說。法師領路走進了森林，手中的瑪濟斯法杖投射出蒼白的光芒。卡拉蒙嘆口氣跟了上去。他們一個接著一個走進森林，坦尼斯最後回頭看了一眼。

今晚，他們看不見月光，整塊土地都被彷彿在哀悼羅拉剋死亡的黑暗所籠罩。阿爾瀚娜站在星辰之塔的門口，塔閃閃發亮，散發著數世紀前所捕捉的月光。陰影中只看見阿爾瀚娜的臉，有如銀色月亮的靈魂般。坦尼斯看見她舉起手，星鑽發出一陣清澈的白光。最後，她也離開了。

【註】

１　聖奎斯特是座位在南北亞茍斯西邊海岸外的島嶼。它是少數幾個沒有受到大災變影響的地區，唯一的差別只有搬移到該處的居民人數。聖白石議會數月前剛在聖奎斯特上第一次召開，意圖統合克萊恩上各種族的力量來對抗黑暗之後。

## ２─０冰裂斧之歌（註１）

英雄殺入冰牆城堡、除掉邪惡的龍騎將費爾薩斯的故事，已成了冰原上蠻人們的神話傳說。在寒冷、漫長的冬夜里，村民們仍吟唱著這些歌曲來緬懷英雄的事蹟。

是我，瑞加帶領他們回來的。

我在此告訴諸位他們的故事。

雪上積雪掩蓋了冰的蹤跡，

雪上映射的陽光如同白色的鮮血，

在難以忍受的漫長冷光中。

若我不將其流傳，

積雪將掩蓋英雄的故事，

我的歌聲中傳述他們的力量，

若非如此，

他們的事蹟將如同被積壓的雪，

將不再升起，

不再出現。

從溫暖的大地來了七位英雄，

（是我引領他們回來）

四位來自北方信守誓約的劍客，

精靈女子羅拉娜，

來自巖山的矮人，

骨架精瘦如鷹的坎德人，

乘著三架雪橇，

來到通往唯一城堡的地道，

來到通往唯一城堡的咽喉。

殺進自古以來的守護者海象人羣中（註２），

劍客們浴血奮戰。

道路變成鮮紅，

遍地殺戮，遍地血腥。

闖過牛頭人，殺過極地熊，

長劍再度揮舞，

在瘋狂的邊緣掙扎，

在狹窄的地道中浴血。

穿過利爪，穿過難以形容的邪惡，

劍客們披荊斬棘，

身後留下滾燙的蒸氣。

到了城堡正中心，

龍與狼的主人費爾薩斯等待著他們。

穿著白色的盔甲，

白色賽過地面積雪的盔甲，

他喚來了狼羣，偷竊嬰兒的狼羣，

從祖先世居的洞穴中衝出，

以利牙尖齒包圍了英雄們，

狼羣們照著主人的意思，滿不在乎地漫步著。

亞蘭第一個衝出包圍，

像一陣熱風般殺向費爾薩斯，

被像獵物般的擊倒，

撲殺。

布萊恩成了第二個劍下的亡魂。

英靈想必回到了溫暖的國度。

每個人都站在這利爪尖牙形成的包圍圈中，

除了羅拉娜，

在足以融化一切恐懼的勇氣中，

當死亡融化在陽光下，

她拿起冰裂斧，

穿過沸騰的狼羣，穿過混戰的陣仗，

用冰之刀刃，以黑暗的結局，

她割裂了狼王的咽喉。

首領倒下之後，狼羣也隨之沉默。

故事的其他就如流水直下。

摧毀龍卵，摧毀邪惡的龍族，

穿過布滿鱗甲惡臭的隧道，

來到了恐怖的場景，

來到了寶庫。

龍珠閃耀著白色，藍色的光芒，

像是顆不停跳躍的心臟。

（是我引領他們回來，他們讓我抱著它）

從地道出來，遍地浴血，

每個都背負著無盡的自責。

年輕的騎士沉默、傷悲，

現在，他們只剩下五人。

坎德人走在最後背著無數的小包包。

是我，瑞加帶領他們回來的。

我在此告訴諸位他們的故事。

【註】

１　冰裂斧──又稱作寒冰斧（Frostreaver）。是冰河地區的特產。

冰裂斧是一把由寒冰製成的沉重戰斧。這種冰塊只能夠從冰牆冰河上某個極度祕密的區域取得。在那里，由於極大的壓力和極度的低溫，經過幾世紀的醞釀，纔能夠創造出足以派上用場、密度很高的冰。

製造冰裂斧的祕密方法只有和海象人爭奪領土的冰上蠻人擁有，而且只有他們族中的神聖牧師知道真正的製造過程。他們必須花上一整個月的時間，用海象人身上的油脂和許多特殊的成分來打磨一塊薄冰，而成功製造出冰裂斧的機會仍然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這柄極度銳利的斧頭只有一個缺陷，只要處在冰點以上的環境中，它就會慢慢地融化，在較暖的地區，只需六小時就會化成一灘水。由於冰裂斧是相當沉重的武器，因此必須要有相當力量的戰士才能使用。

２　海象人──海象人是人類和海象的混種。這些生物擁有有蹼的腳和臃腫的手臂，能夠使用武器，面孔則長得如同海象。雖然外表看起來很笨拙，但是牠們身體的特殊構造能夠讓牠們在冰天雪地中非常有效率地移動和戰鬥。

海象人的嘴邊會長出一對向下彎的詭異尖牙，如果牠們願意，也可以利用這對尖牙來攻擊。牠們是天性邪惡的生物，會為了樂趣而殘殺無辜。當牠們成羣結隊行動時，總是會推舉出一個最邪惡、殘暴的領袖來帶領牠們。

海象人擁有十分堅硬的厚皮和一層堅實的油脂，靠著這兩樣東西的保護，牠們可以絲毫不受影響地在極地的水中游泳。事實上，海象人對於任何低溫形式的攻擊都免疫，連冰凍系的法術都對牝們無效。相對的，有一得必有一失，高溫或是火焰的攻擊將對牠們造成兩倍以上的傷害。

## ２─１冰河大逃亡

矮人躺著，準備嚥下最後一口氣。

他的四肢無力，腸胃糾結在一起，一陣陣噁心感淹沒了他。他看著掛在頭上一盞微弱的油燈，燈光似乎愈來愈暗。就這樣了，矮人想，這就是結束了。我最後將什麼都看不見──

他聽見一陣吵雜聲，木板嘎吱作響，似乎有人偷偷地走近。佛林特有氣無力地別過頭。「是誰？」他沙啞地說。

「泰索何夫。」一陣同情聲傳來。佛林特嘆口氣，伸出滿布老人斑的手。泰斯的小手握住他。

「啊！孩子。我很高興你趕來與我道別。」矮人虛弱地說。「我快死了，孩子，我就要去見李奧克斯──」

「什麼？」泰斯湊近了身子問。

「李奧克斯！」矮人惱怒地說。「我要回到李奧克斯的臂彎里。」

「沒這回事，我們沒有要去那里。」泰斯說。「我們要去聖奎斯特，除非你說的是一家旅店的名字。我去問問史東好了。李奧克斯的臂膀，嗯嗯──」

「李奧克斯，矮人之神，你這個笨豬！」佛林特大吼。

「喔！」泰斯想了一下，「那個李奧克斯喔？」

「聽著，小夥子。」佛林特冷靜了下來，因為他決心不要留下糟糕的印象。「我希望你能夠收下我的頭盔。就是那頂你從沙克沙羅斯帶來給我的頭盔，上頭還有獅鷲獸的鬃毛。」

「你真的要這樣做嗎？」泰斯驚訝地問。「你人真好，但這樣一來你不就沒頭盔了嗎？」

「啊，小傢伙，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頭盔。」

「聖奎斯特里面可能會需要喔！」泰斯懷疑地說。「德瑞克推測龍騎將打算發動一場全面的攻擊，我想一頂頭盔應該可以派上用場──」

「我不是說聖奎斯特！」佛林特怒吼著，準備坐起身來。「因為我快死了，我不需要頭盔了！」

「有次我也差點死掉。」泰斯認真地說著。他把一個熱氣蒸騰的碗放在桌上，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開始了他的故事。「就是那次在塔西斯，我們遇到惡龍，一根倒下的柱子壓在我身上。伊力斯坦說我在鬼門關走了一遭，事實上他並不是這麼說的，他說是因為神力的介入還是什麼的，我今天才能夠站在這里。」

佛林特放聲哀嚎著倒在牀上。「難道這也很過份嗎？」他對頭上搖晃著的油燈說，「我只不過想平靜地離開人世，別被坎德人包圍！」最後一句話幾乎是尖叫著的。

「喔，少來了，你知道你不會死的。」泰斯說。「你只不過是暈船罷了。」

「我要死了！」矮人固執地說著，「我感染了某種無藥可治的傳染病，就快死了。都是你害的。是你把我拉到這艘小艇上──」

「是艘大船。」泰斯插嘴道。

「小艇！」佛林特惱怒地重復。「是你把我拉到這艘被詛咒的小艇上，叫我在這間老鼠肆虐的房里等死──」

「你知道，我們其實可以把你留在冰河地帶，讓你和那些海象人──」泰斯突然閉上嘴。

佛林特再次掙扎著要坐起身來，但這回他的眼神帶著瘋狂。坎德人站起身，小心地往門口移動。「呃，我想我最好趕快離開了。我只是下來看看你──呃──想不想喫東西。船上的廚子剛發明了一種叫作青豆湯的食物──」

羅拉娜在前甲板的冷風中瑟縮著，聽著底下的船艙傳來她所聽過最可怕的吼叫聲，緊接著是一連串東西破碎的聲音。她看著站在旁邊的史東，騎士笑了起來。

「是佛林特。」他說。

「我知道。」羅拉娜擔心地說。「也許我應該──」

她看見滿身青豆湯的泰索何夫走出來，硬生生地將話吞了回去。

「我猜佛林特感覺好多了。」泰索何夫認真地說。「只是他還沒準備好要進食。」

從冰河地帶離開的旅程十分順利。他們的小船平穩地飛越過海面，順著潮流和強烈的冷風往北走。大夥照著泰索何夫的資料，去了冰牆城堡一趟，並取得了龍珠，擊敗它邪惡的守護者費爾薩斯；對方是一名強悍的龍騎將。他們藉著冰原蠻人的幫助逃出崩毀的城堡，登上一艘前往聖奎斯特的船。雖然龍珠現在已經安全地放在船艙中，但是這段旅程的恐怖回憶仍然不停困擾著他們。

但，冰河地帶所帶來的噩夢還是比不上個把月前、他們所作的那場栩栩如生的怪夢。沒有任何人敢再提起這件事，羅拉娜偶爾會在其他人，特別是史東的臉上，看到那種孤單、恐懼的表情，讓她想起那場夢境。

除此之外，大夥的精神都很好；矮人當然不算在內。他被強迫帶上船，這當下正暈船暈得七葷八素。不過，前往冰牆城堡的旅程可說是一次勝利。除了龍珠外，他們還找到一塊據說就是屠龍槍碎片的古物。他們也發現一件更重要的東西，雖然當時他們並不知情。

大夥跟著德瑞克及其他兩名年輕的騎士一同由塔西斯前往冰牆城堡找尋龍珠。這趟旅行並不順利。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面對邪惡的海象人、狼羣、和惡熊。大夥開始擔心這次的旅行將會徒勞無功。但泰斯不停地保證書上記載著這里的確存放著一顆龍珠，因此大夥不停地搜尋著。

在旅途中他們發現一個令人驚異的景象︰一隻巨大的銀龍（註１），超過四十呎長，被完全冰封了起來。巨龍的雙翼展開，作勢欲飛，神情十分猛惡，但牠所散發出的氣息並不如那羣邪惡紅龍般貪婪、讓人恐懼。反而讓人隱隱為這雄偉的生物感到哀傷。

更奇怪的是，這隻龍身上竟然騎了一個人！他們曾經看過騎著龍的龍騎將，但從騎士的古老盔甲看來，他是個索蘭尼亞騎士！他手上還握著一個曾經是一柄長槍的武器殘骸。

「一位索蘭尼亞騎士為什麼要騎著龍？」羅拉娜心中想著龍騎將，開口問道。

「有部分騎士走上了邪惡之道，」德瑞克爵士沙啞地說，「雖然我極不願意承認！」

「但我感覺不到任何邪惡，」伊力斯坦說。「只有一股綿延無盡的憂傷。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我看不見任何致命傷──」

「這景象看起來很眼熟。」泰索何夫皺著眉插嘴，「好像一幅畫。一個騎士騎著銀龍，我看過──」

「呸！」佛林特不屑地說，「你還看過全身長毛的大象──」

「我是說真的。」泰斯抗議。

「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泰斯？」羅拉娜看見小坎德人一臉冤枉的表情，柔聲問。「你還記得嗎？」

「我想──」坎德人的眼神開始不集中。「這讓我想起帕克塔卡斯和費資本──」

「費資本！」佛林特突然說。「如果你認為還有人比雷斯林更瘋狂，那老法師絕對是第一人選。」

「我不明白泰斯說什麼。」史東若有所思地看著銀龍和牠的騎士。「但我還記得我母親告訴過我修瑪在他最後一戰時，帶著屠龍槍、騎著銀龍的傳說。」

「我也還記得我母親告訴過我冬季慶典的晚上，要在牀邊留個蛋糕給穿著白袍的老仙人。」德瑞克輕蔑地說。「不，這一定是被邪惡所誘惑的騎士叛徒。」

德瑞克和另外兩名年輕的騎士轉身準備離開，但其他人仍依依不捨地看著龍背上的人影。

「你是對的，史東。那就是屠龍槍。」泰斯充滿智慧地說，「我不清楚我是怎麼知道的，但我很確定。」

「你在塔西斯的書里面看過嗎？」史東問。他邊和羅拉娜交換著眼色，兩個人都覺得坎德人的嚴肅有些不尋常，甚至有些讓人害怕。

泰斯聳聳肩。「我不知道。」他小聲地說著。「很抱歉。」

「也許我們應該帶走這玩意兒。」羅拉娜不安地建議。「應該沒什麼關係吧！」

「快來，布萊特佈雷德！」德瑞克的聲音在洞穴中嗡嗡作響。「我們也許暫時擺脫了海象人，但牠們很快就會跟上我們的足跡的。」

「我們要怎麼拿到它？」史東毫不理會德瑞克的命令，問道。「它被凍結在三呎厚的冰塊里！」

「我可以拿到。」吉爾賽那斯說。

精靈跳上凝結在騎士和龍身旁的冰崖，找到落腳處，開始一寸一寸地往上爬。他從巨龍冰封的雙翼開始，手腳並用爬近騎士手中緊抓的長槍殘骸。吉爾賽那斯把手貼上那層厚冰，開始念誦著奇異、拗口的咒語。

精靈的手掌射出一道紅光，快速地將冰層溶解。不過一眨眼的時間，他已經可以將手伸進去握住長槍的殘骸，但龍騎士的手仍緊緊握著它。吉爾賽那斯用力拉扯，甚至試圖將龍騎士的手指撬開。但他終究耐不住冰層的酷寒，顫抖著跳回地面。

「我拿它沒轍。」他說，「他抓得太緊了。」

「把手指弄斷──」泰斯滿心期待地建議。

史東怒氣沖沖地看了坎德人一眼。「我不準你們褻瀆這具遺體！」他說。「也許我們可以想點別的方法。我可以試試──」

「沒用的。」吉爾賽那斯眼看著騎士爬上懸崖，一邊跟妹妹說道。「那長槍彷彿已經變成他手的一部分。我──」他突然間沉默了。

正當史東的手握住那殘骸的同時，騎士的遺體似乎非常輕微地動了一下。他僵硬、冰冷的手指鬆了開來，把武器讓給了史東。騎士嚇得差點掉下來，他立刻把手放開，沿著巨龍冰封的翅膀爬了下來。

「是他把武器交給你的。」羅拉娜大喊。「史東！別遲疑，接下它！難道你看不出來嗎？他要交給另外一個騎士。」

「我不是騎士。」史東難過地說。「但也許這是個徵兆，也許這是邪惡的──」他猶疑不定地爬回洞口，再度拿起長槍。去世的騎士鬆開了僵硬的手。史東握住武器的殘骸，小心翼翼地將它拿出冰層外。他跳到地面上，仔細打量著這古老的長槍柄。

「棒極了！」泰斯讚嘆地說。「佛林特，你看見屍體復活了嗎？」

「沒看見！」矮人暴怒地說。「你也沒看見。我們最好趕快離開這里。」他又發抖地加上一句話。

接著，德瑞克出現了。「我給了你一個命令，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你還在拖延什麼？」

當德瑞克看見長槍柄時，他的臉色憤怒地陰沉了下來。

「是我要求他拿給我的。」羅拉娜說，聲音宛如背後的冰山般冷靜。她收下長槍柄，用背包里的斗篷小心地將它捆起來。

德瑞克憤怒地打量了她幾眼，接著僵硬地鞠了個躬，轉身離開。

「死去的騎士，活著的騎士，不知道哪種比較糟糕。」佛林特咕噥著拖著泰斯，跟在德瑞克身後。

「萬一這是柄邪惡的武器怎麼辦？」當兩人在城堡冰冷的通道中前進時，史東低聲問羅拉娜。羅拉娜回頭看了龍背上的騎士一眼。極南之地的太陽正開始蒼白地落下，它的光芒在屍體上投下了水色的殘影，讓他們的模樣看來讓人毛骨悚然。即使在這個時候，她還是覺得自己看見屍體動了一下。

「你相信修瑪的故事嗎？」羅拉娜柔聲問。

「我也搞不懂該相信什麼了。」史東的聲音中帶有明顯的哀傷。「過去，每件事對我來說只有黑與白，一切分得清清楚楚，定義得非常明確。我相信修瑪的故事。我母親把它當作真理教導給我。接著我去了索蘭尼亞。」他沉默下來，彷彿不願意說出口。最後，他看見羅拉娜一臉渴望的神情，勉強吞嚥了一下，繼續說。「我從來沒告訴過任何人，連坦尼斯也是一樣。當我回到家鄉時，我發現騎士不再是我母親所說的以榮譽至上、以犧牲自己為美德的團體了。它已經退化成食古不化、注重形式、互相鬥爭的團體。最好的也不過就像德瑞克，信守榮譽，但是不知變通，也不知如何去替位居其下者著想。更糟的是──」他搖搖頭。「當我一提起修瑪，他們就會大笑。浪人騎士，這是他們對他的稱呼。根據他們的說法，他因為不守騎士團的規定而被逐出騎士團。修瑪在鄉間四處流浪，做著跟農民相同的事，開始了他的傳奇。」

「但他真的存在嗎？」羅拉娜替史東感到難過，追問著。

「喔，是的！毫無疑問。躲過大災變的書面記錄將他列名為低階騎士。但有關銀龍、最後徵戰，甚至連屠龍槍都沒人相信。就像德瑞克說的，沒有證據。傳說中，修瑪的墓穴是座高聳的尖塔，那是世界的奇觀。但你找不到任何看過的人。就像雷斯林說的，我們有的只不過是牀邊故事罷了。」史東雙手摀住眼，深深地嘆了口氣。

「妳知道嗎？」他柔聲說，「我從來沒想到我會這樣說，但我想念雷斯林。我想念他們每一個人。我感覺我的一部分彷彿被割除了，正如同當年我前去索蘭尼亞時的感覺一樣。這也是我放棄騎士資格考覈回來的原因。這些人，我的朋友們，在這場與邪惡的戰爭里，比那羣排成一列的騎士們付出更多。就連雷斯林也可以用某種我不能理解的方法解釋這些行為的意義。」他用拇指指著冰封的騎士。「至少他會相信這個。如果坦尼斯也在這里──」史東再也說不下去。

「是的。」羅拉娜靜靜地說，「如果坦尼斯也在這里──」

史東想起她的沉沉憂傷遠勝自己，忍不住將羅拉娜擁入懷中。兩個人靜靜地站了片刻，因為彼此而讓心靈得到了慰藉。接著，德瑞克的聲音銳利地穿透這片刻寧靜，提醒他們跟上眾人的腳步。

此刻，破碎的長槍握柄、龍珠，以及坦尼斯的斬龍劍一同靜靜地沉睡在船艙底層。在箱子的旁邊是兩位年輕騎士的屍體，他們為了保護其他人而壯烈犧牲，大夥準備把他們運回家鄉安葬。

從冰河地帶吹出來的強烈南風，讓他們所搭乘的船順利地揚帆北去，穿越西歷安海。船長說，如果一切順利，他們兩天之後就可以抵達聖奎斯特。

「那邊就是南亞茍斯大陸。」船長指著前方，告訴伊力斯坦。「我們會先看到它的最南端。今晚我們就可以看到克莉絲丁島。只要風向順利，我們很快便會抵達亞茍斯。南亞茍斯大陸最近有些奇怪的狀況。」船長看著羅拉娜。「雖然我最近沒去過那邊，但謠傳那里湧進許多精靈。」

「精靈！」羅拉娜滿心焦切地說著，她站近船長身旁，清晨的風將她的斗篷吹拂得啪答作響。

「我聽說是逃離了他們的家園。」船長繼續說，「是被龍人大軍所趕走的。」

「說不定他們正是我們的同胞！」羅拉娜緊抓住站在她身邊的吉爾賽那斯，目不轉睛地看著船舷，彷彿想憑著意志力讓目的地早點出現。

「最有可能的是西瓦那斯提精靈。」吉爾賽那斯說。「事實上，我還記得阿爾瀚娜女士提過關於亞茍斯的計劃。史東，你還記得嗎？」

「不！」騎士突然回答。他轉身走到船的另一側，靠在桅桿上，愣愣地看著染著晨曦的海面。羅拉娜注意到他從腰帶間拿出一樣東西，愛憐地把玩著。當陽光照耀到它時，閃起一陣強烈的反光，接著，他將它收回去，低下了頭。羅拉娜本想走上前安慰他，卻突然間停下腳步。

「南方那頭是哪來的奇怪云層？」

船長立刻轉過身，從背心口袋里掏出望遠鏡來仔細看著。「派一個人上了望臺！」他對大副大喊。一名水手立刻爬上了桅桿，一手拉住揚滿的帆，一手握著望遠鏡朝南看去。

「你可以分辨出來嗎？」船長對著天空大叫。

「不行，船長。」男子低頭說。「如果那是云，肯定是我從沒見過的云。」

「我要看！」泰索何夫主動地說。坎德人開始像水手一樣熟練地爬上桅桿。上了了望臺後，他和水手一起向南方觀望。它看起來的確很像一朵云，非常巨大，白色，並且飄浮在水面上的天空。但它比天空中其他云移動得還要快，而且──

泰索何夫吃了一驚。

「借我看一下！」他伸出手向水手要過了那支望遠鏡。水手心不甘情不願地交給了他。泰斯望向望遠鏡，發出咒罵聲。「喔，該死！」他喃喃說著，放下了望遠鏡，心不在焉地將它收進褲袋中。正當他想順著繩索溜回甲板時，水手抓住他的領口。

「怎麼了？」泰斯嚇了一跳。「喔！這是你的嗎？真抱歉。」

他若有所思地拍了拍望遠鏡，把它還給水手。泰斯身手矯健地滑下繩索，輕巧地落在甲板上，氣喘吁吁地跑向史東。

「那是隻龍。」他喘息著說。

【註】

１　銀龍──銀龍可說是最受克萊恩人們敬愛的龍族。這些龍最喜愛介入俗世間的事務。銀龍身長四十八呎以上，可以施展變形術變成人類或精靈，和同樣能夠變身的金龍不一樣的是，牠們比較喜愛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喜愛混入人類或精靈之中，盡可能地幫助他們。銀龍口中可以吐出寒氣或是痲痺瓦斯，同時也是極佳的法師。

## ２─２白龍．被俘虜！

這隻龍的名字叫作冰雹。牠是隻白龍（註１），生來體型就比其他種類的龍要小。在極地出生、長大，牠們可以忍受極度的酷寒，主宰著安塞隆大陸極南的冰封地帶。由於牠們體型瘦小，所以是克萊恩龍類中飛行速度最快的。龍騎將通常用牠們進行偵查任務。因此當大夥進入牠在冰河的巢穴、搜尋龍珠時，牠正好在外執行任務。黑暗之後收到了一份報告指出，有一羣冒險者進入了西瓦那斯提，他們不知怎麼辦到的，竟然擊敗了湛青．血暴，並獲得其中一顆龍珠。

黑暗之後推測他們可能會經過灰燼平原，沿著帝王大道前往聖奎斯特，那個情報顯示出索蘭尼亞騎士正試圖重新集結的地方。黑暗之後派出冰雹（註２）和她屬下的一羣白龍火速趕往正覆蓋在皚皚白雪下的灰燼平原，找出龍珠的所在地。

冰雹見到底下冰光閃閃的雪地，猜想就算是人類，也不至於笨到在這種情況下試圖橫越這片冰封大地。但牠仍然服從接到的命令。冰雹將整個隊伍打散，命令各小隊徹底搜查由西瓦那斯提以西至卡若理山脈以東的每一吋土地。牠所屬的幾隻白龍甚至飛到極北的新岸，那是目前正處於藍龍控制下的轄區。

龍羣們會合之後，發現沒有任何關於這些入侵者的消息，同時冰雹也收到通報，正當牠在邊境偵查時，危險已經悄然來到牠的大門口。

冰雹怒不可遏地趕回去，卻發現太遲了。費爾薩斯已死，龍珠也消失了。但牠的海象人同盟（註３），向牠描述了這批罪無可逭的冒險隊伍。牠們甚至指出了船揚帆出海的方向，雖然由始至終就只有一個方向可以離開那里──北方。

冰雹將龍珠失蹤的消息回報給黑暗之後，對方更加暴跳如雷，並且感到恐懼。竟然失去了兩顆龍珠！雖然黑暗之後知道祂的邪惡勢力在克萊恩上仍是無以匹敵的，但祂仍感覺得到正義的力量依舊在大陸上和祂對抗著。在這些人當中，也許有人會聰明得發覺龍珠的祕密。

因此冰雹接受到的命令是，找到龍珠，並且直接將它帶給黑暗之後。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黑暗之後都不允許龍珠再度遺失。龍珠本身便擁有極高的智慧，同時也具有十分強大的求生本能。

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本能，它們才能在甚至創造者已死的情形下繼續保存下來。

冰雹飛過西歷安海，牠強壯有力的翅膀很快就讓牠飛近了大船的視線範圍。但此刻冰雹面臨一道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而牠並未做好面對它的準備。

也許是為了培養出耐寒的爬蟲類所需要之配種及試驗的關係，白龍成了龍類中最愚笨的一族。冰雹以往從來不需要自己思考太多事情。費爾薩斯（註４）總是會告訴牠該怎麼做。因此，當牠盤旋在船的上空時，牠對眼前的問題也不禁迷惑了起來︰牠要怎樣才能拿到龍珠？

一開始牠打算以極寒的凍氣將整艘船冰凍住。但牠隨即發現這樣做只不過是將龍珠封在一團冰凍的木頭中，反而讓牠更難完成任務。在牠把船撕裂之前，船有可能會先沉入海底。即使牠將船成功地破壞了，龍珠也有可能自己掉入海中。抓起這艘船飛到陸地上又太過喫力。冰雹在空中盤旋著，不停地思考該怎麼做，同時，牠也清楚看見底下的人類們像是被嚇壞的小老鼠般四處亂竄。

白龍曾想過以心電感應通知黑暗之後，尋求祂的指導。但冰雹實在不願意讓主子發現自己的無知和愚昧。這頭龍就這樣在船上空盤旋了一整天，尋思著該如何處置底下的人。牠輕易地飄浮在氣流中，讓自己散發出的威勢把底下的人類嚇得六神無主。接著，就在太陽即將下山前，冰雹有了個主意。牠想也不想地立刻付諸行動。

泰索何夫目擊白龍的消息很快便讓全船都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他們武裝自己，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最後的結局是什麼，但他們還是準備戰鬥到最後一刻。吉爾賽那斯和羅拉娜兩個人都是老經驗的射手。紛紛開始將箭搭上弦。史東和德瑞克將劍和盾緊握在手，泰索何夫舉起他的胡帕克杖。佛林特試著要從牀上爬起來，但他連站都站不穩，伊力斯坦則冷靜地向帕拉丁祈禱。

「要我去相信那個老頭子和他的神，還不如相信我的劍。」德瑞克對史東說。

「騎士一直都尊崇帕拉丁的。」史東難以置信地回答。

「我的確尊敬祂的回憶。」德瑞克說。「布萊特佈雷德，我對這些關於帕拉丁回歸的傳言感到十分困擾。騎士評議會聽到時，想必也會跟我抱持一樣的想法。你最好做好心理準備，因為我相信在你騎士資格審核時，相同的問題也會出現。」

史東緊咬下脣，把怒氣像苦藥般吞下。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每個人都心無旁騖地看著天空中的白色身影，但是他們什麼也不能做，因此只有繼續看下去。

他們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白龍一直沒發動攻擊。

牠彷彿永無止境地直繞著他們打轉，巨大的身影規律地繞著上空盤旋。毫不遲疑就準備投入戰鬥的水手開始交頭接耳，因為這等待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更糟糕的是，白龍似乎把四周的風也給停住，原先飽滿的帆現在毫無生氣地垂了下來。船喪失了原先優雅向前航行的動力，開始無助地隨波逐流。暴風雨開始在北方的地平線集結，在原本湛藍的海面上蒙上了一層陰影。

羅拉娜最後終於放下了弓箭，開始按摩自己痠痛的肩膀。她的眼睛因為長時間看著天空，疲倦得淚水模糊了視線。

「把他們放進救生艇中，讓他們自生自滅。」她聽見一名飽經風霜的水手故意提高音量說。「也許那隻巨獸會放走我們，畢竟牠要的是他們，不是我們。」

牠要的也不是我們，羅拉娜不安地想。可能是那顆龍珠。這也是牠為什麼遲遲不攻擊的原因。

但羅拉娜不能夠告訴其他人，連船長也不能知道。龍珠的祕密一定不能洩漏。

漫長的下午一分一秒過去，白龍依然像隻可怕、恐怖的海鳥繼續盤旋。船長愈來愈暴躁，不只是因為他要對付一隻龍，還有船上可能發生的叛變危機。接近晚餐時分，他命令大夥走到下層甲板。

德瑞克和史東都拒絕了，就在情況正要失控時──「陸地！左舷！」

「南亞茍斯大陸！」船長嚴肅地說。「海流會把我們帶到靠近礁石的地方。」他抬頭看著盤旋的白龍。「如果再不起風，我們很快就會撞上去。」

就在那一刻，白龍停止了盤旋，牠陡然拉高，水手以為牠即將離開，立刻歡呼起來。但羅拉娜還記得塔西斯的教訓。

「牠準備要俯衝了！」她大喊。「牠準備要攻擊了！」

「快下去！」史東大喊。水手們遲疑地看了天空最後一眼，開始七手八腳地擠向艙門。船長跑向舵輪的位置。

「快下去！」他命令舵手。

「你不能夠待在這里！」史東大喊，他離開艙門，跑向船長。「牠會殺死你的！」

「如果我離開，我們會觸礁的！」船長憤怒地大喊。

「如果你死了，我們一樣會觸礁！」史東說。他一拳打中船長的下巴，將他拖進艙中。

羅拉娜步履蹣跚地走下樓梯，吉爾賽那斯緊跟在後。精靈貴族等到史東把船長抱進來之後才將艙門緊緊關上。就在那一刻，白龍吐出的凍氣差點將整艘船翻了過來。船身驚險地搖晃著。每一個人，即使是最有經驗的水手，也站不穩身子，在擁擠的船艙中撞成一團。佛林特咒罵著摔到地板上。

「現在是向你的神祈禱的好機會。」德瑞克對伊力斯坦說。

「我已經在做了。」伊力斯坦冷靜地回答，一邊將矮人扶起來。

羅拉娜緊抱著柱子，等著那熟悉的烈焰、熱風將大夥吞食。出乎意料的，向大夥襲來的是一陣奪人心魄的刺骨寒風，幾乎要讓人的血液凍結。她可以聽見上面甲板傳來一陣結冰的聲響，船帆的劈啪聲也停了下來。當她抬頭的時候，也發現白色的霜開始沿著裂縫滲透下來。

「白龍並不會噴火！」羅拉娜訝異地說「牠們噴冰！伊力斯坦！你的祈禱獲得回應了！」

「啐！噴火可能還好一點。」船長搖搖頭，摸著下巴說。「冰會把我們結結實實地給凍住。」

「一隻噴冰的龍！」泰斯若有所思地說，「要是我能看到就好了！」

「會發生什麼事？」羅拉娜問。此時船開始發出各種各樣的哀嚎聲，慢慢地回復原來的姿勢。

「我們死定了！」船長大吼。「繫往船帆的繩子會因為冰塊額外的重量而超載，將整片帆給扯下來。桅桿會像是根小樹枝般斷成兩半。一旦無法控制方向，海潮會將船不偏不倚地推撞上礁石，這就是故事的結局。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我們可以試著把牠射下來。」吉爾賽那斯說。但史東搖搖頭，用力地推了推艙門。

「上面的冰一定至少有一呎厚。」騎士說。「我們被困在里面了。」

這就是白龍要奪取龍珠的方法，羅拉娜無助地想。牠可以任意玩弄這艘船，殺了我們，不必冒著龍珠沉入海中的危險。

「再來一次像那樣的攻擊，我們便會沉入海底。」船長預測，但接下來的攻擊卻沒那麼猛烈。第二次的攻擊更加輕柔，大夥都意識到白龍在利用牠的攻擊將船吹向岸邊。

這簡直是個完美的計劃，冰雹開始感到洋洋得意。牠緩緩地在船後方滑翔，讓海潮把整艘船帶向岸邊，偶爾助它一臂之力。但當牠看見月光下怪石林立的岸邊時，這才赫然察覺計劃的缺陷。月光接著被烏云所遮蔽，白龍什麼也看不見。天色變得有如黑暗之後的靈魂般污濁。

冰雹開始咒罵起烏云來，雖然這對北方的龍騎將來說是莫大的助力，但這會兒烏云遮住了兩個月亮，讓冰雹一籌莫展。牠清楚聽見底下傳來木頭碎裂的聲音，船大概撞上礁石了。

牠甚至能聽見水手的哭喊聲，但牠什麼都看不見！牠降低高度接近海面，希望能先把這些可憐的生物冰凍起來，等白天再來解決這個問題。接著牠在黑暗中聽見另一種更可怕的聲音──弓弦拉開的聲響。

一枝箭擦過牠的頭部，另一枝正中牠巨大翅膀的支撐關節。冰雹尖叫著拉起俯衝的態勢。底下一定有精靈，牠惱怒的想。更多的箭矢在黑暗中飛向牠。那些被詛咒的、該死的、可以在夜間視物的精靈！靠著他們的視力，即使在黑暗中他們還是可以輕易瞄準牠，特別是在牠一邊的翅膀受傷後。

牠感覺到體力迅速流失，決定立刻飛回冰牆城堡。經過整天的飛行，牠的確感到疲憊不堪，翅膀上的傷口更是痛得難以忍受。的確，當牠終於想到的時候，牠必須要再度向黑暗之後報告這個失敗的消息。但這不算是個徹底的失敗。牠阻止了龍珠抵達聖奎斯特，也確實摧毀了這艘船。牠知道這艘船的位置，靠著黑暗之後在亞茍斯上發達的情報網，牠應該可以輕易奪回龍珠。

白龍疲憊不堪地飛向南方，緩慢飛行著。第二天早上，牠就抵達了牠位於冰河地帶的老本營。在回報了牠的戰果之後，牠躲進巨大的冰穴中，慢慢地療養牠受傷的翅膀。

「牠離開了！」吉爾賽那斯驚訝地說。

「那當然。」德瑞克邊疲倦地將船上所有可用的補給品卸下，一邊說。「牠的視力不比你的精靈視力。而且，你還射中了牠。」

「羅拉娜射中的，不是我。」吉爾賽那斯對著站在岸邊，手上還拿著弓的妹妹微笑。

德瑞克懷疑地吸吸鼻子。他小心放下手中攜帶的箱子，再度涉水走回船上。一個身影從黑暗中出現，阻止了他。

「不必了，德瑞克。」史東說。「船已經沉了。」

史東背上背著佛林特。羅拉娜看見史東因為疲倦而步履不穩，連忙奔入水中幫忙他。兩人合力將矮人抬上沙灘，並且將他四肢伸展平放在地上。外海上不停傳來的木頭碎裂聲已經中斷了，取而代之的是永不止息的潮汐聲。

劈啪一聲，泰索何夫牙關打顫地在他們身後走上岸，臉上卻帶著快樂的笑容，身後跟著由伊力斯坦所扶著的船長。

「我手下的屍體呢？」德瑞克一見到船長便問。「他們到哪里去了？」

「我們有更重要的東西要搬運。」船長厲聲說道，「活人用得上的東西，像是食物和武器。」

「還有很多的好人也葬身於此，你的人不會是第一個，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這點我敢保證。雖然這不算是什麼好消息。」船長又補上一句。

德瑞克又準備開口，但傷心、體力透支的船長開口道，「今晚，我的水手中有六個人犧牲了，騎士大人。他們不像你的部下，航程開始時他們可是活生生的。更不用說我的一切謀生工具都深埋在海底。我不會在乎在底下再多添上一些東西的，如果你能夠明白我的意思，『騎士大人』。」

「我很遺憾你的損失，船長。」德瑞克生硬地回答。「我敬佩你們的所做所為。」

船長彷彿迷失了方向，喃喃自語地在沙灘上發呆。

「我們把你的人送往那個方向的岸邊去了，船長。」羅拉娜指著說，「那里有掩蔽的地方，就在樹林里。」

彷彿是要證明她所說的話，一堆巨大的營火亮了起來。

「笨蛋！」德瑞克咬牙切齒地說。「他們會把龍引回來的。」

「不這樣做我們就準備全部凍死。」船長回頭說。「你自己看著辦吧，騎士大人。反正我不在乎。」他消失在黑暗中。

史東伸了個懶腰，試著舒展僵硬、痙攣的肌肉。佛林特縮成一團發著抖，連皮帶釦都開始叮噹作響。羅拉娜彎下身去綁緊她的斗篷，突然發現自己體溫低得嚇人。

因為和巨龍作戰以及逃脫沉船的緊張，讓她忘記自己身上的寒冷。事實上她連自己是怎麼逃出來的都不記得。她記得逃到岸邊，白龍向他們俯衝。她痲痹、發抖的手指玩弄著弓弦。

她一直在懷疑怎麼可能有人可以冷靜地逃出這種險境──

「龍珠！」她恐懼地說。

「這里，在這個箱子里。」德瑞克回答。「還有那柄長槍，和妳叫作斬龍劍的那柄長劍。現在我想我們應該要好好取個暖──」

「我不同意。」一個奇異的聲音從黑暗中出現，火把的光芒讓所有人什麼也看不見。

大夥立刻抽出武器，環繞著無助的矮人。但羅拉娜經過一陣子的慌張後，開始定神仔細打量著眼前的人。

「不要動！」她大喊。「是我們的同胞！他們也是精靈！」

「西瓦那斯提精靈！」吉爾賽那斯滿心歡喜地說。他丟下手中的弓，走向方纔出聲的那名精靈。「我們在黑暗之中旅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他伸出雙手用精靈語說。「幸會，同胞──」

他沒機會打完他的招呼。那一小隊精靈的領袖向前一步，手中的木杖正中他的臉孔，把他打昏，倒在地上。

史東和德瑞克立刻抽出武器，精靈的那個方向也閃出鋼鐵的光芒。

「住手！」羅拉娜用精靈語說。她跪在哥哥身邊，卸下兜帽，讓每個精靈都可以看見她的模樣。「我們是你的表親，奎靈那斯提的精靈！這些人類是索蘭尼亞騎士！」

「我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精靈領隊不屑地說。「奎靈那斯提的間諜！你們會和人類一起旅行也沒什麼好奇怪。你們的血脈早就被污染了。抓住他們。」他對手下說。「如果他們不願意束手就擒，做你們該做的事。試著找出他們所說的龍珠的意義。」

精靈向前走了一步。

「不！」德瑞克跳向前，擋在箱子之前。「史東，我們不能讓他們奪走龍珠！」

史東已經開始向敵人行禮，抽出劍走向前。

「看來他們想要戰鬥，那就來吧！」精靈領隊舉起自己的武器說。

「我告訴你們，這根本沒道理！」羅拉娜憤怒地大喊。她挺身擋在閃閃發光的武器之間。精靈驚疑不定地停下來。史東抓住她，想把她拉開，但她掙脫了他的雙手。

「地精和龍人，即使像牠們如此的邪惡，也不會搶著彼此徵戰。」她的話聲中帶著無比的怒氣，「但我看到血統最古老的精靈，竟然爭先恐後地彼此殘殺！看呀！」她一隻手掀起箱蓋。「這個箱子里面是整個世界的希望！一顆龍珠，我們歷經千辛萬苦從冰牆城堡里奪來的。我們的船在那邊沉沒了。我們趕走想要奪回這顆龍珠的白龍。但最後，我們竟然發現，最大的威脅是我們的同胞！如果這是真的，如果我們真的如此不值，現在就殺了我們！我發誓，我所有的夥伴都不會阻止你們的！」

史東聽不懂精靈語，靜靜地看了片刻，發現精靈們都放下了武器。「好吧，不管她說了什麼，看來總是發揮了效果。」他不情願地將武器入鞘。德瑞克遲疑了好一陣子，總算把長劍放下來，但仍遲遲不願將武器入鞘。

「我們會慎重考慮妳所說的。」精靈開口，隨即換成通用語。他靜靜看著海岸邊傳來叫喊聲，大夥看見營火旁走動著許多影子。精靈往那方向看去，直到一切都恢復平靜，他的注意力又回到大夥身上，特別是羅拉娜。「我們也許太過急躁，但如果妳在這邊住久了，妳就會明白──」

「我永遠也不會明白的！」羅拉娜哽咽地說。

精靈從黑暗中出現。「是人類，大人。」羅拉娜聽見他用精靈語回報。

「看起來應該是水手。他們目擊了自己的船被龍攻擊，因此擱淺在礁石中。」

「證據呢？」

「我們發現岸邊有許多的殘骸。我們明天一早就可以徹底搜索。那些人類一副全身溼透、可憐兮兮的模樣。他們沒有絲毫抵抗，我不認為他們在撒謊。」

精靈領隊轉向羅拉娜。「妳的故事似乎是真的。」他再度以通用語說著。「我的手下回報他們抓到了那些水手。妳不用替他們擔心。我們當然會把他們抓起來，手頭已經有那麼多的麻煩，我們不可能讓這些人類四處遊蕩。但我們會好好照顧他們。我們不是地精。」他難過地補上一句，「我很遺憾妳的朋友──」

「哥哥。」羅拉娜回答。「他是太陽詠者最小的兒子。我是羅拉娜賽拉莎，這是吉爾賽那斯，我們是奎靈那斯提的皇族。」

精靈領隊似乎突然臉色蒼白，但他很快就恢復了鎮定。「妳哥哥會受到最好的照料。我會派出我的醫師──」

「我們不需要你的醫師！」羅拉娜說。「這個男子，」她指著伊力斯坦，「是侍奉帕拉丁的牧師。他會治好我哥哥──」

「一個人類？」精靈嚴肅地問。

「是的，人類！」羅拉娜不耐煩地提高音量說。「精靈打倒了我的哥哥！我得靠人類來救他。伊力斯坦──」

牧師走向前，但精靈領隊一個手勢，數個精靈奔上前抓住他，將他的手反扭在背後。史東準備伸出援手，但伊力斯坦用眼神阻止了他，然後意味深長地看著羅拉娜。史東退了回去，明白了伊力斯坦無聲的警告。他們的命都懸在她手上。

「放他自由！」羅拉娜命令道。「讓他治好我哥哥！」

「我覺得這個帕拉丁的牧師不能相信，羅拉娜女士。」精靈領隊說。「每個人都知道當諸神背棄我們的時候，所有的牧師都跟著消失了。我不知道這個騙子是打哪來的，以及他怎麼說服你們去相信他，但我不能允許讓這個人類的手碰這個精靈！」

「即使是敵對的精靈也不行嗎？」她憤怒地大喊。

「即使是殺掉我親生父親的精靈也不行。」精靈嚴肅地說。「現在，羅拉娜女士，我必須要和妳私下談談，告訴妳現在南亞茍斯的狀況。」

看見羅拉娜的遲疑，伊力斯坦開口，「去吧！親愛的。妳是唯一可以救我們的人了。我會待在吉爾賽那斯身邊。」

「好吧！」羅拉娜站起來。臉色蒼白地跟著精靈領隊離開。

「我不喜歡這樣。」德瑞克皺著眉說。「她告訴他們龍珠的事情，這是很危險的。」

「他們早就聽見我們的談話。」史東疲倦地說。

「是的，但是她告訴他們龍珠放在哪里！我不相信她和她的同胞。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出賣我們？」德瑞克加上一句。

「夠了！」一個聲音說。

兩個人轉過頭去，驚訝的發現佛林特站了起來。他的牙關仍然打著顫，但他看著德瑞克的眼神里，帶著令人難以逼視的怒氣。「我──我已經聽夠你──你這個高貴無比的騎士大人的屁話了。」矮人緊咬著牙，希望能暫時止住不停地打顫。

史東站起身來阻止他，卻被佛林特推到一旁去。矮人正對著德瑞克。這光景看起來十分有趣，史東清晰地記在腦海中，準備將來要跟坦尼斯分享。矮人的白鬍子潮溼而且有些雜亂，水從他的衣服上滴落地面，匯集成一灘灘小水窪。他的身高大概剛好到德瑞克的腰帶，他瞪視著那個高大驕傲的索蘭尼亞騎士，彷彿是在教訓泰索何夫。

「你們騎士住在自己的鐵殼里太久了，腦袋全變成了漿糊！」矮人不屑地說。「如果你們一開始有任何的腦筋──我很懷疑這點。我從小到大看著這女孩長大，我可以告訴你，克萊恩上沒有比她更勇敢、高貴的人。你真正不能容忍的是你竟然被她救了一命，你沒辦法接受！」

德瑞克的臉色在火把的照耀下陰沉下來。

「我不需要矮人或是精靈保護我──」當羅拉娜雙眼閃著淚光跑回來時，德瑞克正開口說。

「竟然比我想的還要糟糕。」她緊抿著嘴說。「邪惡竟然在我的同胞之中蔓延！」

「發生了什麼事？」史東問。

「現在南亞茍斯大陸上住著三個精靈種族──（註５）」

「三個種族？」泰索何夫好奇地插嘴，「第三個種族是什麼？他們是從哪里來的？我可以見見他們嗎？我從來沒聽過──」

羅拉娜受夠了。「泰斯！」她嚴肅地說。「去照顧吉爾賽那斯。叫伊力斯坦過來。」

「但是──」

史東推了坎德人一把。「快去！」他命令。

泰索何夫一臉受傷的表情，委屈地蹲在吉爾賽那斯身邊。坎德人悶悶不樂地踢著沙子，伊力斯坦溫柔地摸摸他的頭，加入了大夥。

「卡岡那斯提，通用語中的野精靈，就是第三個種族。」羅拉娜繼續說，「在鬩牆戰爭中他們和我們並肩作戰。為了獎賞他們的忠誠，姬斯卡南把亞茍斯的山脈這一帶賞賜給他們，這當然是在大災變把奎靈那斯提和亞茍斯分開之前的事了。你們沒聽過野精靈我並不感到驚訝。他們是閉關自守的精靈，曾經被叫作邊境精靈。他們服從姬斯卡南的命令，但他們不喜歡城市的喧囂。他們和督伊德教徒混在一起，並且學到不少草藥的知識。他們過著古老精靈的生活。我的同胞認為他們是野蠻人，就像是你們認為平原人尚未開化是一樣的。」

「幾個月前，當西瓦那斯提精靈被趕出家園後，他們逃到這里（註６），希望能夠獲得卡岡那斯提的允許暫住在這里。接著我的同胞，奎靈那斯提的精靈也橫渡大海到了這里。所以在幾百年之後，彼此分隔的同胞終於再度相見了。」

「我看不出來──」德瑞克插嘴。

「你會明白的。」她深吸一口氣說。「因為你們是否能理解這座島上所發生的悲慘事件，與你們的性命息息相關。」她泣不成聲。伊力斯坦靠近她，將她摟入懷中安慰她。

「剛開始一切都很和平，畢竟兩邊被驅趕出來的表親都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被邪惡的力量趕出自己的家園。他們在半島上建立了新家園，奎靈那斯提精靈在東邊，西瓦那斯提在西邊，中間被一道稱為東沙拉禮安的海峽所隔開，在卡迦那斯提的語言中是死者之河的意思。卡岡那斯提（註７）精靈則是住在河的北方的丘陵中。」

「有一陣子，兩邊甚至試著要重新建立友誼。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因為即使過了幾百年之後，精靈們因為新仇舊恨，以及各種的誤解，雙方見面還是分外眼紅。」羅拉娜閉上眼睛片刻。

「死者之河很快就可以被叫作東沙拉羅斯，死亡之河。」

「現在，小女孩。」佛林特撫摸著她的手。「矮人們也知道這是什麼滋味。妳也看見我在索巴丁中所受到的對待，不過是在高山矮人之中的丘陵矮人。在所有的仇恨中，家族間的仇恨最難化解。」

「雖然目前還沒有任何殺戮，但是長老們震驚地發現精靈們可能會彼此相殘，因此他們宣佈不準任何人跨越這道海峽，否則一律逮捕。」羅拉娜繼續說。「這就是我們的處境，沒有任何一方相信對方。甚至還有人指控對方出賣消息給龍騎將，雙方都有抓到各種間諜。」

「這也解釋了他們攻擊我們的原因。」伊力斯坦喃喃說。

「那些卡──卡──」史東結結巴巴地說著不熟練的精靈語。

「卡岡那斯提。」羅拉娜疲憊不堪地嘆氣。「他們容許我們住進他們的家園，卻受到最可怕的待遇。卡岡那斯提的資源一向不豐富；以我們的標準來看，甚至可說是十分貧窮。他們居住在山林中，只取自己生活所需。他們是採集者、獵人。他們不種任何農作物，不鑄造任何金屬。我們抵達後，在他們眼中，我的同胞們全身上下盡是華麗的金飾和鋼鐵製的武器，看來十分富有。他們之中許多年輕人來到西瓦那斯提或是奎靈那斯提精靈的領地，希望能夠學到製造發亮的金、銀，或是鋼鐵的祕密。」

羅拉娜咬緊嘴脣，臉色陰沉。「我必須很慚愧地說，我的同胞們利用了野精靈的貧窮，卡岡那斯提像奴隸（註８）般為我們工作。因此，卡岡那斯提的長老們見到他們的生活方式被摧毀、年輕人被虐待後，也變得更為好戰、野蠻。」

「羅拉娜！」泰索何夫大喊。

她轉身。「看！」她對伊力斯坦柔聲說，「那邊就有一名野精靈。」

牧師順著她的指引，看見一個苗條的女子──至少從她的長髮看來應該是個女子──她穿著男人的衣服跪在吉爾賽那斯身邊，撫摸著他的額頭。精靈貴族在觸摸下抽搐了一下，疼痛地呻吟出來。卡岡那斯提精靈從腰間口袋拿出一個小囊，開始忙碌地將一些東西混合在一個黏土杯中。

「她在做什麼？」伊力斯坦問。

「看來她就是他們口中的『醫生』。」羅拉娜仔細打量著女孩。「卡岡那斯提習自督伊德教徒的知識是十分有名的。」

伊力斯坦仔細地觀察著女孩，發視野精靈是個更適當的名字。他以前從沒見過克萊恩上有著如此充滿野性的智慧生物。她穿著塞進皮靴里的皮褲，似乎是某位精靈貴族丟棄的上衣鬆垮地掛在她肩上。她看來十分蒼白、削瘦，似乎有點營養不良，糾結在一起的頭髮幾乎無從分辨出原來的顏色。但她撫摸著吉爾賽那斯的手卻是柔細、美麗的。在她的臉上充滿關切和同情的神色。

「那麼，」史東說，「這下子我們該怎麼辦？」

「西瓦那斯提精靈已經同意護送我們回到同胞所在的地方。」羅拉娜說著，臉也紅了起來，顯然是經過一番討論纔得到這樣的結果。「一開始他們堅持我得先去見他們的長老。但我說除非我先和我父親會面、和他討論過這些事之後纔有可能，否則我哪里也不會去。他們無可奈何──」羅拉娜微微一笑，雖然笑容中帶著一絲憂愁。「依照我族的規矩，女子在到達一定的年齡前，仍算是其父親的家人。將我強留在這、違背我的意志，會被視同為綁架，是一種公開的敵對行為。雙方都還沒有心理準備去面對這種狀況。」

「他們知道了龍珠這件事，卻還願意讓我們離開？」德瑞克驚訝地問。

「他們並沒有讓我們離開。」羅拉娜打斷他的話。「他們只是護送我們到我同胞那邊。」

「但北方有一座索蘭尼亞的前哨站，」德瑞克駁斥道，「我們可以在那里拿到一艘船，趕到聖奎斯特去。」

「如果你試著要逃跑，你根本不可能活著逃出森林。」佛林特打了個大噴嚏。

「他說的沒錯。」羅拉娜說。「我們一定得去奎靈那斯提，並且要說服我父親幫助我們前往聖奎斯特。」臉上的表情明白告訴史東這絕不會是件簡單的任務。「我們已經花了太多時間閒聊了，他們給我時間向你們解釋這一切。但他們已經急著要離開了，我得去看看吉爾賽那斯，大家都同意了嗎？」

羅拉娜看著每個騎士的眼光可以讓人清楚明白，她並非真要徵求他們的意見，只是知會他們一聲。曾有那麼短短的一瞬間，她臉上堅毅的神情、自信的眼神，和坦尼斯那麼相似，史東幾乎要微笑起來。但德瑞克笑不出來，他感到十分沮喪，因為他知道自己確實什麼也做不成。

最後，他怒吼一聲做為回答，轉身氣沖沖地拿起箱子。佛林特和史東跟在後面，矮人又打了個噴嚏，差點跌在地上。

羅拉娜走向她的哥哥，皮靴在沙地上無聲移動著，但野精靈還是察覺到她的靠近。她抬起頭來，像是看見人類般往後退了幾步。但剛剛正和她用通用語和精靈語交談的泰斯，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等一下。」坎德人興奮地說，「這是那個精靈貴族的妹妹，妳看，羅拉娜，吉爾賽那斯快醒過來了。這一定是那種像泥巴一樣塗在他頭上的東西生效了。我敢打賭他本來應該要昏迷好幾天的。」泰斯站起來。「羅拉娜，這是我的朋友──他們說妳叫做什麼來著？」

女孩的眼睛一直停留在地面上，劇烈地發著抖。她的手不停地抓起沙子，又讓它自指尖流失。

她低聲說出一句沒有人聽得見的話。

「什麼，孩子？」羅拉娜的聲音是那麼甜美和藹，女孩害羞地抬起頭。

「西悠瓦。」她低聲說。

「這在卡岡那斯提語中是代表『銀髮』，對嗎？」羅拉娜問。她低下身將哥哥扶起，他神智不清地把手放到西悠瓦敷著一層厚厚的草藥的臉頰上。

「別碰！」西悠瓦警告，並且很快地握住吉爾賽那斯的手。「這會讓你好一點。」她的通用語非常流利、優雅。

吉爾賽那斯呻吟著，閉上眼睛，雙手無力地垂下。西悠瓦滿心關切地看著他，手輕柔的撫著他，但她很快便注意到羅拉娜，急忙抽回手，站起身來。

「等等！」羅拉娜說。「等等，西悠瓦。」

女孩像是隻受驚的兔子般停下腳步，水汪汪的大眼里滿是恐懼，讓羅拉娜不禁又為自己的族人而感到羞愧。

「別害怕，我想要感謝妳照顧我哥哥。泰索何夫說的對，他的確傷得很重，但我想妳讓他舒服不少。如果妳願意，請妳待在他身邊。」

西悠瓦看著地面，「女士，如果這是妳的命令，我會待在他身邊。」

「這不是我的命令，西悠瓦。」羅拉娜說。「這是我的請求，我的名字叫作羅拉娜。」

西悠瓦抬起頭。「那麼我會很高興留在他身邊，女──羅拉娜，如果這是妳的意願。」她低下頭，大家勉強可以聽見她說的話。「我真正的名字是西悠瓦拉，意思是銀色的頭髮。西悠瓦是他們這樣叫的。」她看著那些西瓦那斯提的戰士，接著又看著羅拉娜。「拜託，我希望你們叫我西悠瓦拉。」

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們用樹枝和毯子做了一個臨時的擔架，他們抬起精靈貴族，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地放在擔架上。西悠瓦拉走在他身邊。泰索何夫則跟在她旁邊，不停地和她說著話，他很高興能夠找到一個尚未聽過他任何故事的聽眾。羅拉娜和伊力斯坦則走在擔架的另一邊。

羅拉娜緊握著哥哥的手，仔細地看著他。他們身後跟著德瑞克，肩上扛著裝著龍珠的箱子，一臉不悅。他的背後則是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士兵。

天剛亮，天色還一片灰濛濛的。當他們走到樹林的邊陲時，佛林特突然打了個寒顫。他轉過頭來看著海。「剛剛德瑞克說什麼來著？一艘去聖奎斯特的船？」

「恐怕是的。」史東回答。「聖奎斯特是座小島。」

「我們非去不可嗎？」

「是的。」

「為了要使用龍珠？我們對它一無所知！」

「騎士會找出用法的。」史東輕聲說。「世界的命運全看它了。」

「哼！」矮人打了個噴嚏。他恐懼地看著黝黑的海面，不悅地搖搖頭。「我只知道我溺水兩次，一次染上致命的疾病──」

「你只不過是暈船。」

「是染上致命的疾病。」佛林特大聲地說。「而且船還沉了。記住我說的話，史東．布萊特佈雷德，船隻對我們而言象徵著厄運。自從我們在水晶湖畔踏上那艘船之後就沒碰過什麼好事。那個瘋狂的法師在那里頭一次發現了星座的消失，打從那時起我們的運氣便急轉直下。再搭船，我們只會一路更加倒楣下去。」

史東微笑看著矮人蹣跚地跨越沙灘，但笑容隨即成了一聲嘆息。事情真有這麼簡單就好了，騎士心想。

【註】

１　白龍──白龍在龍類中的數量最為稀少，牠們只能適應寒冷的天氣。身長只有二十四呎，智慧也遠遠較同類為低。牠們最勝任的任務通常是斥候和偵查。牠們吐出的凍氣是牠們最強大的武器。可惜由於智慧並不高，只有少數白龍會施法。

２　只有黑暗之後知道冰雹的龍類真名是泰瑞斯理提克斯。

３　海象人曾經被視為克萊恩上瀕臨絕種的生物，但很明顯地，黑暗之後將散居各地的海象人移居到這塊荒涼的冰原上，在祂的指揮下蓬勃興盛起來。

４　龍騎將費爾薩斯是名出賣自己同胞、只為換取力量的黑暗精靈。

５　在分裂之前，所有的精靈都自稱為卡林那斯提精靈，意思是「晨曦之民」。他們一向認為自己是諸神第一個創造的種族，而且是善神最寵愛的種族。

６　精靈們佔據的是這座島西南方的區域，和東方之間由山脈和一塊被稱作荒地的區域區隔開來。

７　卡迦那斯提精靈和卡岡那斯提精靈之間的差別其實只是音譯上的差異。從奎靈那斯提南方的精靈傾向以卡迦那斯提的讀法來發音，而較北邊的精靈則是以聽起來像是卡岡那斯提的腔調來讀這個字。

８　奎靈那斯提精靈把野精靈當作奴隸，而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則把他們當作僕人來使喚，這也是他們之中最低等的身分。他們也會把所有外來者歸類到同一個類別去。

## ２─３太陽詠者．羅拉娜的抉擇

太陽詠者，奎靈那斯提精靈的領袖，坐在卡岡那斯提精靈用木頭和泥巴為他搭建的簡易行宮里。他覺得這很簡陋，但卡岡那斯提精靈覺得這非常雄偉、巧奪天工，幾乎可以供給五到六個家庭遮風避雨。事實上，當他們聽見太陽詠者竟然說這勉強符合他需要，並且和他妻子單獨搬進去時，著實吃了一驚。

當然，卡岡那斯提精靈所不能理解的是，這棟建築物成為處理所有奎靈那斯提精靈事務的中心。宮廷的儀隊所站立的位置和當初在奎靈那斯提雄偉的宮殿中一模一樣。詠者在同樣的時間，用同樣的禮儀接見賓客，只不過原先的雕樑畫棟變成了木牆土頂罷了。

詠者每天在這里接見所有的人，他的外甥女在一旁靜靜地當他的書記官。他穿著跟往日相同的袍子，用相同冷靜的態度處理政事。但不變中仍有改變。詠者在過去幾個月中經歷了重大的改變。奎靈那斯提精靈們沒有人感到訝異。詠者派出他的親生兒子進行一項大家都認為是自殺式的任務。更糟的是，他最疼愛的小女兒私自離開去追隨她的半精靈愛人。詠者對於再見到這兩個骨肉原本就不抱任何希望。

他可以試著接受兒子的死亡，畢竟那還算是個高尚的行為。那個年輕人率領了一整隊的冒險者偷偷進入帕克塔卡斯的礦坑中，釋放被囚禁在那里的人類，好吸引龍人大軍的注意力，讓精靈們有逃脫的機會。這個計劃出人意料地成功了，龍人大軍被召回帕克塔卡斯，精靈們有了充足的時間可以逃到西邊的海岸，跟著撤退到南亞茍斯大陸來。

詠者無法接受的是他女兒的失蹤，以及她所帶來的羞辱。

詠者的大兒子，波修士（註１）冷冷地對他解釋了羅拉娜失蹤的原委。她自己偷偷地跟著兒時的玩伴半精靈坦尼斯離開了。詠者心痛得說不出話來。她怎麼可以這樣做？她怎麼可以做出這種有辱門風的事來？一個公主竟然跟著混血雜種私奔！

羅拉娜的失蹤幾乎讓她父親陷入無邊的黑暗中，不知幸或不幸，帶著他人民逃難的迫切需要給了他繼續活下去的力量。但詠者常常自問，這又有什麼用？他可以退休，把王位交給長子。波修士這些天來幾乎負責處理所有大小事務，除了一些事情他會徵詢父親的意見，其他大多都是由他自己來決定。這個少年老成的精靈貴族沒有辜負眾人的期望，的確是個難得的將才，雖然有些人覺得他在應付西瓦那斯提和卡岡那斯提精靈的態度上太過強硬，但大體上說來他還是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詠者私底下也這麼認為，因此他不敢把所有事情都交給他。有時他會試著告訴波修士，耐心和溝通有時比威脅和武力要來得更為有效。但波修士覺得父親年紀太大，變得軟弱、多愁善感。西瓦那斯提精靈們擁有嚴格的社會階級制度（註２），在他們眼中，奎靈那斯提和卡岡那斯提精靈不過是精靈中比較低下的種族，他們甚至不把卡岡那斯提當作精靈來平等對待，就像矮人對待溪谷矮人的態度。雖然他沒告訴父親，但波修士堅信，這樣的對峙一定會以血腥衝突收場。

他的看法和對岸一個剛愎自用、冷血的精靈貴族奎那斯不謀而合。據說他就是阿爾瀚娜公主的未婚夫。奎那斯王子在她神祕的消失之後就接管了西瓦那斯提精靈的政權。是他和波修士兩人將小島劃分成兩個部分，完全不顧第三個種族。

他們劃分完疆界之後通知了卡岡那斯提，就像主人通知飼養的狗不得進入廚房一樣。素以驍勇善戰著稱的卡岡那斯提精靈，在聽到他們的土地橫遭劃分，而且將他們排除在外之後，長老們氣得暴跳如雷。在這之前，狩獵的收獲已經愈來愈差，野精靈們賴以為生的野生動物被大量屠殺來供應難民們的生活。就像羅拉娜推測的，這條死者之河隨時都可能被鮮血所染紅，變成死亡之河。

因此詠者被迫居住在守衛森嚴的帳篷中。即使他曾經為了這樣的狀況感到悲傷，他的情緒也早就被各樣接踵而來的衝擊給訓練得麻木不仁。再也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打動他。他開始深居簡出，把愈來愈多的事情交給波修士。

一羣人抵達現在被稱為奎靈莫瑞的避難所那一天，詠者起得非常早。這一陣子他每天都很早起牀，不只是因為他要日理萬機，更因為他大半個晚上都無法入睡，把時間花在呆瞪著天花板上。當帳篷外傳來一陣騷動時，他正在隨手塗鴉著當天的行程，和各家族的族長見面。這並不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行程，因為每個人都只會抱怨。

詠者的心沉了下去。又怎麼了？他害怕地想。似乎每天都會有一到兩次的警報，波修士今天可能抓到了一些少不更事的西瓦那斯提和奎靈那斯提的年輕人在互毆或是搶奪糧食。他沒有停下手中的塗鴉，希望這騷動自動平息。但這騷動反而愈來愈接近這里，規模愈來愈大。詠者推測，大概是發生了比他所想的事情更嚴重的危機。這不禁又讓他胡思亂想起來，難道精靈們又再度揮刀相向了嗎？

他丟下手中的羽毛筆，披上接待外賓用的袍子，害怕地等待著。他聽見門外的守衛立正的聲音。他聽見波修士禮貌性請求進入的聲音，因為就禮貌上來講現在還不到可以接見客人的時間。詠者擔心地看著通往臥室的門，害怕妻子會被吵醒。自從他們離開奎靈那斯提後，她的健康狀況就一直很糟。他顫抖著站起身，像是穿上一件衣服般地恢復他在眾人面前所保持的嚴肅、冷靜的形象，並且容許他們進來。

一名守衛打開門，似乎準備迎接某個重要的人；他準備要大聲的喊出名字，卻張口結舌不知所措。來人穿著厚重的皮裘，兜帽遮住整張臉，飛快地跑向詠者。後者驚訝地發現來人身上帶著弓箭和長刀，下意識地往後退去。

來人將兜帽褪下。詠者看見晶蜜色的長髮一瀉而下，半掩住一張即使以精靈的標準來看都很美麗的臉龐。

「父親！」羅拉娜大喊著投入他的懷抱。

為了慶祝早已被視為過世的吉爾賽那斯奇蹟式的生還，奎靈那斯提的精靈舉行了自從送別大夥前往斯拉莫瑞後最盛大的宴會。

吉爾賽那斯的傷口只在臉頰上留下一道疤痕，身體狀況已經足夠讓他參加這次的宴會。羅拉娜和朋友們都看見了當初傷口有多深，他們不禁對如此神速的康復開始感到疑惑。但當羅拉娜對父親提及此事時，詠者只是聳聳肩，表示也許卡岡那斯提精靈從督伊德教徒那邊學到許多的知識。

充滿挫折感的羅拉娜，心里明白這世界上真正的醫療力量是非常少有的，她急著要和伊力斯坦討論這件事情；但牧師正忙著和詠者密談，後者很快地就對他的醫療力量感到印象深刻。

羅拉娜記起當初金月戴著醫療女神米莎凱的護身符來到奎靈那斯提時父親的態度，因此她對於伊力斯坦能夠這麼快就被接受感到很欣慰。想起這個，羅拉娜就開始懷念起金月富有人生經驗的指導。雖然回到家對她來說十分值得高興，但羅拉娜慢慢地發覺，家對她來說已經永遠地改變了。

表面上看起來每個人看到她都非常高興，但他們用對待德瑞克、史東和泰斯相同的態度來面對她。她被當成外人。在一開始真情流露的熱情歡迎之後，連她的父母都有些冷淡。如果他們沒那麼熱情地對待吉爾賽那斯，也許她不會懷疑到這點。為什麼？羅拉娜不能明白。直到波修士解答了她的疑惑。

這場意外發生在宴會中。

「你將會發現我們在這里過的日子和奎靈那斯提很不相同，」當大夥在卡岡那斯提精靈建造的一個長形大廳中聚餐時，她的父親對哥哥說。「但你很快就會習慣的。」他轉身面對羅拉娜，十分客套地說。「如果妳能回來當我的書記官，我會很高興的。但我知道妳不會有空回來幫忙。」

羅拉娜吃了一驚。她本來也不打算留下來，但她沒預料到連傳統上皇家公主所扮演的角色都會被取代。而且她也很不悅地發現，雖然她一再地對父親提及將龍珠攜帶到聖奎斯特的計劃，但父親卻充耳未聞。

「詠者，」她壓抑怒氣慢慢地說。「我告訴過您了，我們沒空在這邊停留。難道您完全沒聽我和伊力斯坦說的話嗎？我們找到了龍珠！現在我們終於有能力可以控制龍，並且將這場戰爭結束掉！我們得把龍珠帶到聖奎斯特纔行──」

「住嘴，羅拉娜！」她父親突然說，一邊和波修士交換著眼神。她的兄長嚴厲地打量著她。「羅拉娜，妳對妳所說的事情重要性一無所知。龍珠的確是個難得的寶物，所以不該在這麼公開的場合討論。至於要將它帶到聖奎斯特？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大人，這恐怕有些誤會吧？」德瑞克站起來行禮，「但您在這件事情中沒有說話的資格。龍珠並不是您的。騎士評議會派我來找回龍珠。我成功地達成了任務，並且要照著我收到的命令將它送至聖奎斯特。您無權阻止我。」

「我沒有嗎？」詠者的眼中閃著憤怒的光芒。「我的兒子，吉爾賽那斯將這個寶物帶到奎靈那斯提精靈們避難的此處，因此我擁有了它。」

「父親，我從來沒這樣說過。」當大夥的眼光投向吉爾賽那斯時，他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這不是我的，它屬於我們全體的人──」

波修士對弟弟投以憤怒的眼光，吉爾賽那斯退縮了一下，閉上了嘴。

「如果有任何人有權力擁有它，那就應該是羅拉娜了。」佛林特絲毫不管精靈們威脅的眼光，開口說，「因為是她親手除掉費爾薩斯，那個邪惡的精靈法師。」

「如果這是她的，」詠者用比他的年紀還要蒼老幾百年的聲音說，「那麼就更應該屬於我了。因為她尚未成年，屬於她的就屬於我，也就是她的父親。如果我沒記錯，這是通行於精靈和矮人的律法。」

佛林特紅著臉準備要開口，但泰索何夫搶先一步。

「這不是很奇怪嗎？」坎德人完全沒發覺大家話中的嚴肅性，愉悅地說。「根據坎德人的律法，咳，如果坎德人有任何律法的話，每個人都擁有每樣東西。」（這是沒錯，坎德人對待他人財物的態度也延伸到自己的財物上。除非被釘在地板上，不然坎德人家里的任何財產都不會停留很久。一定會有些鄰居走進來，發現某樣東西很不錯，心不在焉地把它帶走。坎德人清點一個家庭財產的方式是將所有停留超過三個星期的物品都包括在內。）

之後每個人都閉上了嘴。佛林特在餐桌底下踢了坎德人一腳，後者滿腹委屈地不發一言，直到發現他身邊的精靈貴族有事先離開，把他的錢包留在座位上。泰索何天整頓飯的時間都花在欣賞錢包和里面的財物。

通常應該會小心看著泰索何夫的佛林特並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因為他心中有太多煩惱；馬上會有麻煩要發生。德瑞克一臉氣沖沖的模樣，如果不是因為騎士嚴格的自律，他早就掀桌子了。羅拉娜滴水不進地靜靜坐著。她的臉色死灰，用手中的叉子不停在光滑的桌布上戳著小洞。佛林特推推史東。

「我們還以為帶著龍珠逃出冰牆城堡很困難，」矮人壓低聲音說。「那時候我們只需要逃過一個瘋巫師，還有一羣海象人的追捕。現在我們被困在三族的精靈之中！」

「我們得和他們講道理纔行。」史東柔聲說。

「道理！」矮人不屑地說。「讓頑石點頭還比目前的狀況要容易多！」

佛林特果然是對的。在詠者的要求下，當晚餐後其他人都離開後，大夥還繼續在位置上等待。吉爾賽那斯和妹妹肩並肩坐著，憂心忡忡地看著德瑞克站在他們父親面前「講道理」。

「龍珠是我們的，」德瑞克冷冷地說。「你們根本就沒有任何權力。它本來就不屬於你的女兒或兒子。在塔西斯被摧毀之後，是我救了他們，並且好心地讓他們同行。我很高興可以護送他們回到自己的家園，我也很感謝諸位的熱情款待。但我明天一早就會帶著龍珠前往聖奎斯特。」

波修士站起來瞪著德瑞克。「坎德人也可以說龍珠是他的，反正這無關緊要。」他用輕鬆有禮的語調說話，聲音中的威脅卻像刀子劃破冷冷的夜空。「現在龍珠是在精靈手上，以後也會繼續保持這個狀況。你認為我們會愚蠢到讓它又再度落入人類手中，對這個世界造成更多傷害嗎？」

「更多傷害！」德瑞克的臉漲紅成了豬肝色。「你知不知道這個世界所面臨的危機？惡龍把你們趕出家園，現在牠們即將對我的家園下手！可不像你們，我們打算要堅守崗位奮戰到底！這顆龍珠可能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如果你們堅持要回到你們的家園去被活活燒死，我絕對沒意見，反正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波修士回嘴道。「本來就是你們人類喚醒了邪惡，由你們和它搏鬥也是理所當然的。龍騎將已經從我們這邊拿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沒必要再苦苦相逼。在這里，亞茍斯大陸，龍珠會被安全地保管著。」

「愚蠢！」德瑞克一拳捶向桌面。「龍騎將唯一的念頭就是征服全安塞隆大陸！這當然也包括這個小得可憐、鳥不生蛋的島！你們在這里也許可以獲得暫時的安全，一旦我們失守，你們也會跟著一起完蛋！」

「父親大人，您知道他說的有道理。」羅拉娜甘冒大不韙地說。精靈女性根本不該參加會議，更別提發言了。羅拉娜會留在這里只因為她也是主角之一。她站起身來坦然面對不悅地看著她的兄長。「波修士，在奎靈那斯提時，父親曾經告訴過我們，龍騎將要的不只是我們的土地，還有所有精靈的生命！你忘了嗎？」

「呸！那不過是那個龍騎將猛敏那的念頭，他已經死了──」

「沒錯，是我們除掉了他，」羅拉娜憤怒地大喊。「不是你們！」

「羅拉娜！」太陽詠者站直身子，竟然比他的大兒子還要高。他的身形比會場中的每個人都要高大。「年輕女子，妳失態了。妳不該對自己的哥哥這樣說話。在我們逃難的旅程中，他記得自己的責任，並堅守崗位；吉爾賽那斯也是。他們沒有跟著一個雜種私奔，像個人類妓──」詠者突然閉上嘴。

羅拉娜連嘴脣都開始泛灰。她站立不穩，緊抓桌緣支撐著。吉爾賽那斯立刻站起來想要幫她忙，但她把他推開了。「父親，」她用自己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說，「你剛剛本來要說什麼？」

「別這樣，羅拉娜，」吉爾賽那斯懇求，「他不是有意的。我們明早再談這件事。」

詠者一言不發，臉色灰敗。

「你剛剛本來要說『像個人類妓女』！」羅拉娜輕聲說。她說的每個字都像尖針掉在大家緊繃的神經上。

「回妳房間去，羅拉娜。」詠者用壓抑的聲音說。

「所以這是你對我的看法，」羅拉娜感到喉頭一陣發緊。「難怪我靠近每個人的時候，他們都停下原來的談話，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人類妓女。」

「妹妹，聽父親的話。」波修士說。「至於我們怎麼想？記得，這是妳咎由自取。妳還期待會有什麼樣的評語？妳的穿著像個男人。妳驕傲地配著一柄沾滿鮮血的劍。妳吱吱喳喳，不停談論妳的『冒險』。妳和這一羣人一起旅行，人類和矮人！妳和他們不知一起度過多少個夜晚，晚上和妳的雜種情人睡在一起。他呢？是不是他厭倦了妳──」

火焰反射在羅拉娜的眼中。它的熱力撲向她，接著是一陣可怕的寒氣。她眼前一片漆黑，感覺自己不停地往下掉。四周的聲音彷彿都距離她很遠，扭曲的臉孔出現在她面前。

「羅拉娜，女兒──」

然後什麼都沒有了。

「小姐。」

「什麼？我在哪里？你是誰？我──我看不見了！救救我！」

「不要害怕，小姐，握住我的手。噓，我在這里，我是西悠瓦拉。還記得我嗎？」

羅拉娜坐起身，感覺到一雙溫柔的手握住她的手。

「妳可以喝東西嗎，小姐？」

一個杯子放到她嘴邊。羅拉娜啜飲了一口，感覺到是清澈、冰冷的清水。她抓住杯子，急迫地喝著，彷彿它可以冷卻她體內沸騰的血液。她恢復了體力，發現自己又看得見東西了。她的牀邊點著一枝小蠟燭。她待在父親的房子里，自己的房間中。她的衣服放在一張簡陋的木板凳上，腰帶和劍鞘就在旁邊，背包則放在地上。她的看護坐在牀對面的一張桌子邊，手枕在自己的手臂上熟睡著。

羅拉娜轉頭面向西悠瓦拉，後者看見她眼里的疑惑，把手指放在嘴上示意。

「小聲點。」野精靈回答。「喔，不是為了她啦！」西悠瓦拉看著看護，「在藥效過去之前，她會睡上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不過房子里還有其他人可能是醒著的。妳覺得好點了嗎？」

「是的。」羅拉娜回答，感到有些迷惑。「我不記得──」

「妳昏倒了。」西悠瓦拉回答。「他們帶妳回來時，我聽見他們提到的。妳父親好像很難過。他不是有意要那樣說的。只不過妳太讓他傷心──」

「妳怎麼會知道？」

「我躲在那邊沒有人注意的角落。對我們來說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老看護說妳沒什麼大礙，只是需要多休息，他們就離開了。當她去拿毯子的時候，我把藥水加進她的茶里。」

「為什麼？」羅拉娜問。這麼靠近地觀察這個女孩，羅拉娜發現這名野精靈十分美麗。當然，這得要等她把全身上下的污垢、灰塵都洗乾淨纔看得出來。

西悠瓦拉注意到羅拉娜仔細打量的眼光，羞紅了臉。「小姐，當他們把你們送走的時候，我──我離開了那些西瓦那斯提精靈。」

「叫我羅拉娜，孩子，請叫我羅拉娜。」

「羅拉娜，」西悠瓦拉紅著臉更正。「我──我是來請求妳離開時帶我一起走。」

「離開？」羅拉娜說，「我不準備──」她閉上嘴。

「妳不要離開嗎？」西悠瓦拉體貼地問。

「我不能決定。」羅拉娜困惑地說。

「我可以幫上忙，」西悠瓦拉熱心地說。「我知道怎麼樣穿過山脈，到達那些騎士的前哨站。那里可以看見有鳥翅膀的船。我可以幫助你們逃離這個地方。」

「妳為什麼要幫我們？」羅拉娜問。「很抱歉，西悠瓦拉，我不是有意要這麼多疑，但是妳不認識我們，又要為我們冒這麼大的險。妳自己一個人要逃走應該更容易。」

「我知道你們帶著龍珠。」西悠瓦拉耳語道。

「妳怎麼會知道龍珠的事？」羅拉娜震驚地問。

「當西瓦那斯提精靈送你們過河之後，我聽到他們談論這件事。」

「妳知道那是什麼？怎麼可能？」

「我們的其他同胞們有關於它的傳說。」西悠瓦拉扭絞著雙手。「我──我知道要結束這場戰爭得要靠它。妳的同胞和西瓦那斯提精靈們可以回到故鄉，讓我們卡岡那斯提精靈不受幹擾地繼續生活。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還有──」西悠瓦拉沉默片刻，接著用羅拉娜勉力才能聽見的話聲說。「妳是我遇到第一個知道我名字意思的人。」

羅拉娜有點迷糊地看著她。女孩看來十分認真。但羅拉娜不相信她。她為什麼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幫助他們？也許她是西瓦那斯提精靈派來盜取龍珠的間諜？雖然不大可能，但──

羅拉娜用雙手捧住頭，試著要思考。他們可以相信西悠瓦拉嗎？至少讓她帶著大家逃出去？顯而易見的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如果他們要逃進山里，他們一定得通過卡岡那斯提的領土。西悠瓦拉的幫助將會非常有用。

「我得和伊力斯坦談談。」羅拉娜說。「妳可以帶他過來嗎？」

「沒這個必要，羅拉娜。」西悠瓦拉回答。「他就在外面等妳醒過來。」

「其他人呢？我其他的朋友呢？」

「吉爾賽那斯大人當然也在妳父親的房子里──」不知道是羅拉娜的幻覺還是真的，西悠瓦拉提到這名字時似乎臉上一紅。「其他人都待在客房里。」

「是的，」羅拉娜嚴肅地說，「我可以想像。」

西悠瓦拉離開她身邊，躡手躡腳地走到門邊，將門打開，讓出一條路來。

「羅拉娜？」

「伊力斯坦！」她興奮地抱著牧師，頭倚著他的胸膛，她安心地閉上眼睛，感覺到他強壯的臂膀溫柔地緊摟著她。她知道，現在一切都會沒事的。伊力斯坦會接手，他會知道該怎麼做的。

「妳感覺好一點了嗎？」牧師問。「妳父親──」

「是的，我知道，」羅拉娜打斷他的話。聽到父親這兩個字，她的心中就感到一陣抽痛。「伊力斯坦，你得決定我們該怎麼做。西悠瓦拉願意幫助我們逃跑，我們可以帶著龍珠今夜就離開。」

「如果這是妳必須做的，親愛的，那麼妳應該立刻動身，」伊力斯坦在牀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羅拉娜不解地眨眨眼，她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臂。「伊力斯坦，你是什麼意思？你一定得跟我們一起──」

「不了，羅拉娜，」伊力斯坦緊抓著她的手說。「如果妳要這樣做，妳得要靠自己纔行。我已經詢問過帕拉丁的神諭，我得要和這些精靈一起留在這里。我相信如果我留下來，我可以說服妳父親我是個代表真神的牧師。如果我就這樣離開，他就會永遠相信妳哥哥給我貼上的江湖郎中的標籤。」

「龍珠怎麼辦？」

「這就得看妳了，羅拉娜。精靈們在這一點上是絕對錯誤的。還好，他們來得及發現自己的錯。但我們沒這麼多時間可以說服他們。我覺得妳應該帶著龍珠去聖奎斯特。」

「我？」羅拉娜吃了一驚。「我不行！」

「親愛的，」伊力斯坦堅決的說，「妳一定得明白，一旦妳做了這個決定，帶領大家的擔子就落到妳的身上。史東和德瑞克兩個人彼此不停地爭論，而且，他們還是人類。只有妳才能和精靈打交道，不管是妳的同胞還是卡岡那斯提精靈。吉爾賽那斯會站在妳父親那邊，只有妳纔有機會成功。」

「但我沒能力──」

「妳比妳自己認為的還要能幹許多，羅拉娜。也許之前的一切都是為了這一刻做準備。妳不能再浪費時間了。再會了，親愛的。」伊力斯坦把手放在她的前額。「願帕拉丁的祝福，還有我的祝福與妳為伴。」

「伊力斯坦！」羅拉娜低聲說，但牧師已經離開了。西悠瓦拉靜靜地關上門。

羅拉娜倒回牀上，試著要冷靜思考。伊力斯坦當然沒錯，龍珠不能繼續留在這里。如果我們要逃跑，一定得連夜離開。但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都得要我做決定！我能相信西悠瓦拉嗎？問有什麼用？她是唯一可以帶路的人。接著我要做的就是拿到龍珠，還有屠龍槍的碎片，並且放走我的朋友們。但他們──

羅拉娜突然明白自己該做什麼了。她發現自己剛剛在和伊力斯坦談話的同時就已經開始計劃了。

這讓我陷入了困境，她心想。現在已經不能回頭了。盜取龍珠，連夜逃亡，並且深入陌生、危險的土地。還有吉爾賽那斯的問題，我們一起經歷了那麼多事，不可能就這樣把他留在這邊。但他會反對我們偷走龍珠，就這樣逃跑。如果他選擇留在這里，他會不會出賣我們呢？

羅拉娜閉上眼睛片刻。她無助地把頭放在雙膝上。坦尼斯，她心想，你在哪里？我該怎麼辦？為什麼我得要負責？我不想要。

當她坐在那里時，她突然想起坦尼斯臉上的憂慮、哀傷，和她現在的表情一定完全一樣。也許他也常問自己這些相同的問題。我一直覺得他很堅強，也許他和我一樣會覺得害怕、無助。他一定覺得被自己的同胞背叛，我們不管他願不願意都非常倚靠他。他還是默默接受了，他做了他相信是對的事情。

所以我也應該這樣做。

羅拉娜匆忙地不願讓自己多想，抬起頭，示意西悠瓦拉走近她。

史東在他們那間狹長的客房中不斷踱步，無法成眠。矮人躺在牀上，大聲打鼾。在房間另一端，泰索何夫蜷成一團，像隻可憐的小動物般被鍊在牀上。史東嘆氣，他們還能惹多少麻煩？

今天傍晚的事情愈來愈嚴重。當羅拉娜昏倒之後，史東只能盡全力阻止暴怒的矮人衝向前。佛林特發誓要把波修士大卸八塊。德瑞克宣佈他認為自己是被敵人囚禁的犯人，因此他有責任要逃離這個地方；然後他會帶著許多騎士來這里用武力奪回龍珠。正好當佛林特和史東冷靜下來時，一個精靈貴族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指控泰索何夫偷了他的錢包。

現在他們被雙倍的警力看守著，好一羣太陽詠者的「貴賓」！

「你一定得不停地走來走去嗎？」德瑞克冷冷地問。

「怎麼了？我讓你睡不著嗎？」史東回嘴。

「當然不是，只有笨蛋才會在這種情況下睡覺。你讓我不能專──」

「噓！」史東做了一個警告的手勢。

德瑞克立刻安靜下來，史東再比了個手勢。年長的騎士和史東一起走到房間正中央，看著天花板。這個木造房子是長方形的，有一個門，兩個窗子，地板正中央還有一個火爐。天花板上的一個洞則是排煙的地方。

史東是從這個洞的方向聽到奇怪的聲音。那是種騷動的聲音。天花板上的大樑發出嘰嘰聲，似乎有些笨重的東西正在上面爬著。

「野獸，」德瑞克喃喃地說。「我們手無寸鐵！」

「不是，」史東側耳傾聽。「他沒有發出吼聲。他移動的聲音太小了，彷彿他不想被發現。外面的守衛不知道在幹什麼？」

德瑞克走到窗邊向外看。「圍坐在營火旁。兩個人在睡覺，他們對我們不太關心，不是嗎？」他咬牙切齒地說。

「他們為什麼要？」史東眼睛一直盯著天花板。「外面有幾千個精靈只要喊一聲就會衝過來。他們幹嘛──」

一個莫名的形體突然擋住天花板中央本來可以看見的星辰。史東警覺地往後退，立刻從火堆里拿出一塊木頭，像是根棒子似地握住它。

「史東！史東．布萊特佈雷德！」那個身影說。

史東呆呆地瞪著，試著要記起那個聲音。那很熟悉。索拉斯的記憶開始浮現在腦海。「泰洛斯！」他吃了一驚。「泰洛斯．艾昂菲爾德！你在這里幹什麼？上次我看到你的時候，你還躺在地上氣若遊絲！」

索拉斯壯碩的鐵匠掙扎著爬下天花板上的洞穴，把天花板也跟著帶下了一部分。他重重地落地，把熟睡的矮人也驚醒了，後者睡眼惺忪地坐起身看著房間中央的人。

「什麼──」矮人七手八腳地找著已經不在身邊的戰斧。

「噓！」鐵匠命令他。「沒時間問問題了。羅拉娜小姐派我來放你們走。我們要和她在帳篷後面的樹林里見面。動作快！我們在黎明前只有幾個小時，天亮後我們就一定得要渡過河纔行。」泰洛斯走向不停掙扎著、試著要掙脫鐵鍊的坎德人。「賊王啊，我看這次終於有人抓到你了吧？」

「我不是賊！」泰斯無辜地說。「泰洛斯，你應該知道的，那個錢包是人家放在我身上的──」

鐵匠輕笑起來。他將鐵鍊抓在手中，用力一扯，就將它拉成兩半。泰索何夫根本沒注意到這點，他只是呆呆地看著泰洛斯的手臂。他的左手是健康的黝黑色，但另一隻手，右手竟然是閃亮的銀色！

「泰洛斯，」泰斯斷斷續續地說。「你的手──」

「小賊，等下再問問題。」鐵匠嚴肅地說。「現在我們得要安靜、快速地離開。」

「要過河，」佛林特呻吟著搖搖頭，「又要坐船，又要坐船──」

「我想見詠者。」羅拉娜告訴父親房門口的守衛。

「太晚了，」守衛說。「詠者已經就寢了。」

羅拉娜卸下兜帽。守衛向她行禮。「公主，請原諒我。我沒認出妳來。」他懷疑地看著西悠瓦拉，「和您在一起的那位是？」

「我的傭人。我晚上不可能獨自外出。」

「是，是，當然不會。」守衛連忙說，一邊打開門。「請進，他的臥室是在您右手邊的第三個房間。」

「多謝。」羅拉娜飛快地走過守衛身邊。西悠瓦拉裹著一件寬大的袍子，俐落地跟在她身後。「箱子在他房間，就在牀腳下。」羅拉娜低聲對西悠瓦拉說。「妳確定妳可以拿得動龍珠嗎？那很重又很佔空間喔！」

「沒那麼大。」西悠瓦拉喃喃說，專注地看著羅拉娜。「只不過這麼──」她用手比了個大概跟小孩玩的球一樣的大小。

「不對，」羅拉娜皺眉道。「妳沒看過它。它直徑幾乎有兩呎寬。這也是我要妳穿這麼寬大的袍子的原因。」

西悠瓦拉驚訝地看著她。羅拉娜聳聳肩。「我們也沒時間站在這里爭論。到時我們自然會知道。」

兩人躡手躡腳地走過走廊，到了臥房門外。

羅拉娜屏住呼吸，擔心連自己的心跳也太過大聲，她小心打開門，門樞發出嘎吱的聲音，讓她緊張得咬緊牙關。西悠瓦拉在她身邊緊張地發抖。牀上一個人翻了個身，那是她母親。羅拉娜看見父親即使在睡夢中，還是伸手出來拍拍母親的背。羅拉娜眼中滿是淚水。咬緊下脣，她拉起西悠瓦拉的手，悄悄走進房間。

箱子就在她父親的牀邊。它上了鎖，但每個人都有一份備份的鑰匙。羅拉娜俐落地打開鎖，掀開箱蓋。接著她驚訝得差點把蓋子丟下去。龍珠還在那邊，仍然發著白色和藍色的光芒。但這不是他們的那顆龍珠！或者它是因為什麼原因縮小了！就像西悠瓦拉說的，它現在跟小孩玩的球一樣大！羅拉娜伸手進去拿，雖然它還是很重，但她現在可以輕易地舉起它。她小心將它舉起，顫抖著將它交給西悠瓦拉。野精靈立刻把它藏到斗篷底下。羅拉娜拿起了長槍的碎片，又再一次懷疑自己為什麼要不怕麻煩地帶著這個看似無用的東西。

我會帶著它是因為騎士把它交給了史東，她心想。他想要把這個武器交給他保管。

在箱子底下是姬斯卡南賞賜給坦尼斯的那把斬龍劍。我沒辦法兩個都帶走，她心想，並且開始把長槍的碎片放回去。但西悠瓦拉立刻抓住她。

「妳在幹嘛？」她用脣語說，眼中閃爍著狂熱的光芒。「把它帶走！一定要帶走它！」

羅拉娜驚訝地看著女孩。接著她匆忙地將長槍收進斗篷底下，小心關上箱子，把斬龍劍留在里面。當她父親突然坐起身來時，她正好把箱蓋輕輕放了回去。

「什麼？是誰在那里？」他試著要讓自己清醒過來。

羅拉娜感覺到女孩開始劇烈地顫抖。她緊握住她的手，警告她不要出聲。

「是我，父親大人。」她用微弱的聲音說。「我是羅拉娜，我──我想告訴你，我很抱歉。父親，我希望你能原諒我。」

「啊，是羅拉娜啊！」詠者躺回牀上，閉上眼睛。「我原諒妳，女兒。現在快回去睡吧！明天早上我們再談這件事。」

羅拉娜一直等到他的呼吸聲變得平穩後才帶著西悠瓦拉離開房間，手中緊緊握著斗篷底下的長槍。

「是誰？」一個人類用精靈語問。

「問話的是誰？」一個話聲清澈的精靈反問。

「吉爾賽那斯！是你嗎？」

「泰洛斯！老友！」年輕的精靈貴族走出陰影，熱情擁抱這個人類鐵匠。有好一陣子吉爾賽那斯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接著，他驚訝地推開泰洛斯。「泰洛斯！你有兩隻手！但是我記得索拉斯的龍人砍掉你一隻手呀！如果金月沒治好你，你可能會就這麼死掉。」

「你還記得那隻豬，修馬斯特．投德是怎麼跟我說的嗎？」泰洛斯用他渾厚的聲音低聲說。「『你要再有一隻手，只有可能自己再鑄造一隻啦！』我的確照著他說的做了！我找到這隻銀臂的故事可要說上好一陣子──」（註３）

「現在也不是說故事的時候，」他身後另外一個聲音說。「除非你想邀請幾千個精靈一起來聽。」

「所以你還是逃了出來，吉爾賽那斯。」德瑞克的聲音從陰影中出現。「你把龍珠帶來了嗎？」

「我沒有逃出來，」吉爾賽那斯冷冷地回答。「我離開父親的房子是要來陪伴我的妹妹和她的傭人西悠瓦拉一起走這段路。把龍珠帶走是我妹妹的點子，不是我。羅拉娜，現在要重新考慮還來得及。」吉爾賽那斯面向她。「把龍珠還回去。不要讓波修士的無心之言矇蔽了妳的理智。如果我們把龍珠放在這里，它還可以保護我們的同胞。我們可以找出它確實的功能，我們這里就有很多的法師。」

「那我們現在就去找守衛們自首好了！我們還可以在溫暖的牀上再多睡一會兒！」佛林特的口中噴出許多水蒸氣構成的白煙。

「要嘛就現在警告其他人，不然就讓我們走。至少在你出賣我們之前給我們一點時間。」德瑞克說。

「我沒有要出賣你們。」吉爾賽那斯憤怒地說。不管其他人的眼光，他再次面向妹妹，「羅拉娜？」

「我已經決定要這麼做了。」她慢慢地回答。「我已經考慮了很久，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伊力斯坦也這樣想。西悠瓦拉會帶著我們走山路──」

「我也知道山里的路，」泰洛斯開口。「我在這里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你們需要我才能通過守衛那一關。」

「這樣就解決了。」

「很好，」吉爾賽那斯嘆氣道。「我會和你們一起行動。如果我留下來，波修士一定會懷疑我的。」

「很好，」佛林特立刻說。「我們現在就可以離開了嗎？還是要等到我們把所有人都吵醒？」

「走這邊，」泰洛斯說。「守衛們習慣了我晚上到處亂晃。靠近陰影走。讓我來處理所有的狀況。」他彎下腰，抓住坎德人的領口，把他舉起來，直視他的眼睛。「我指的是你不要亂開口，小賊先生。」壯碩的鐵匠嚴肅地說。

「是的，泰洛斯。」坎德人微弱地回答，眼睛瞄著那隻銀臂。被放下地後，自尊似乎有點受到動搖，泰斯調整身上的包包，試著要恢復原來的鎮定。

大夥跟著高大的鐵匠沿著營地的邊緣悄悄前進。兩個穿戴全套盔甲的騎士和矮人盡可能小聲前進。對羅拉娜來說，他們製造出來的聲音吵鬧得像是在進行婚禮般。她緊咬著嘴脣保持鎮定，看著兩個騎士在黑暗中發出匡噹匡噹的聲音。佛林特則是被每一枝樹根絆倒，踩進每一個水塘里。

但精靈們還是毫無警覺地沉睡著。他們覺得自己早就遠離了危險，沒有人相信危險還會再度找上他們。所以當眾人吵雜地逃離時，他們仍然繼續沉睡著。

西悠瓦拉帶著龍珠，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它靠近她身體時開始慢慢的變溫熱，感覺到里面有著生命的脈動。

「我該怎麼辦？」她不停地用卡岡那斯提語自言自語。「是它來到我身邊的！為什麼？我不明白，我該怎麼辦纔好？」

【註】

１　坦尼斯的年紀介於波修士和吉爾賽那斯之間。

２　西瓦那斯提精靈在完全孤立的狀況下和平地度過了三千年，沒有任何來自外界的影響。他們的階級制度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愈變愈僵化。任何想要改變它的人都會遭遇到極大的抗力。

３　泰洛斯身上的是亞茍斯魔銀臂。它並不是由泰洛斯所鑄造的，而是在以前的巨龍戰爭中由善龍和不同種族的人類所聯合製造的。在那個時候，打造屠龍槍必須要銀臂和卡拉斯神錘結合才能成功。

## ２─４死者之河．銀龍傳說

夜晚十分平靜而寒冷。濃密的烏云將月光與星光完全遮住。沒有雨、沒有風，只有帶著強烈壓迫感的等待。羅拉娜覺得天地彷彿都豎起耳朵，疲倦地守候著。在她身後的精靈們，在自己所編織的仇恨和恐懼中沉睡著。羅拉娜的思緒隨之飄移；不知道他們的夢中會有什麼可怕的怪獸。

大夥輕而易舉地溜過精靈守衛的防線。守衛們認出是泰洛斯，毫無戒心地和他談起天來，其他人則趁這時悄悄溜過警戒線。他們在黎明前抵達了河邊。

「我們該怎麼做才能渡過這條河？」矮人心事重重地看著眼前的河流。「我不想坐船，不過總比游泳要好。」

「這應該不是問題。」泰洛斯轉向羅拉娜說，「可以問問妳的小朋友！」他對著西悠瓦拉點點頭。

羅拉娜和其他人一起驚訝地看著野精靈。西悠瓦拉看見這麼多人瞪著她，不禁羞紅了臉，深深地低下了頭。「他說的沒錯！」她喃喃地說。「在這邊等著，躲到樹林的陰暗處去！」

她離開他們，輕快地跑向河邊，渾身上下充滿了野性美，令人難以移開視線。羅拉娜特別注意到吉爾賽那斯一直目不轉睛看著那個野精靈。

西悠瓦拉把手指湊到脣邊，發出一陣鳥鳴。她等待片刻，重復發出三次相同的聲音。幾分鐘之後，河的對岸傳來了回應，相同的聲音飄過河的上空。

西悠瓦拉滿意地回到大夥身邊。羅拉娜注意到，雖然她和泰洛斯說著話，但眼睛卻不時瞟向一旁的吉爾賽那斯。一發現吉爾賽那斯也在注視著她，女孩便紅著臉，連忙轉頭看著泰洛斯。

「卡加．薩加龍！」她連忙對泰洛斯說道，「我的同胞們已經來了，但你得跟我一起去解釋目前的情形。」

羅拉娜可以在月光下清楚地看見西悠瓦拉那對藍色的大眼睛瞟向史東和德瑞克。野精靈微微搖搖頭。「我們把這些人類帶進他們的領土，他們會不高興的，更別提這些精靈了。」她以滿懷歉意的眼神看著羅拉娜和吉爾賽那斯。

「我會向他們解釋的。」泰洛斯說。他指著河對岸。「他們來了！」

羅拉娜看到兩個黑影渡過了深藍色的河川。她立時醒悟到卡岡那斯提精靈一定時時刻刻地監視著他們。他們片刻間就分辨出了西悠瓦拉的信號。對一個奴隸來說，有這樣的自由是極不尋常的。既然逃跑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為什麼西悠瓦拉還要繼續留在西瓦那斯提精靈那邊？沒道理──除非──除非她根本就不打算要逃跑。

「卡加．薩加龍是什麼意思？」她突然問泰洛斯。

「『擁有銀臂的男人』。」泰洛斯笑著回答。

「他們似乎很信任你。」

「是的。我告訴過妳我曾花了很多時間四處遊蕩。其實這樣說也不太對。這麼說吧！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和卡岡那斯提精靈待在一起。」鐵匠黝黑的臉上雙眉緊鎖。「希望我這樣講沒有冒犯到妳。但是，小姐！妳恐怕不清楚妳的同胞讓這些精靈們的日子多麼難挨──趕走或是抓走他們的獵物，用金、銀、鋼鐵及珠寶來誘惑他們的年輕人。」泰洛斯氣憤地嘆口氣。「我已經盡力了。我教導他們如何鑄造狩獵的武器和工具。但我擔心這個冬天對他們來說將會很漫長。獵物已經開始變得愈來愈少。最後說不定會發生饑荒或是同胞鬩牆的慘劇。」

「也許如果我留下來，」羅拉娜喃喃道。「我可以幫上忙──」她立時發覺這種想法有多麼不切實際。她能做什麼？甚至連自己的同胞都不接受她！

「妳沒辦法同時出現在那麼多的地方。」史東說，「精靈們得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羅拉娜，妳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知道。」她嘆了口氣。她轉過頭去，看著背後的奎靈那斯提營地。「其實我跟他們沒什麼不同，史東。」她顫抖著說。「我沉迷於圍繞著我旋轉的美麗小世界，一直以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我跟著坦尼斯逃跑的原因，是因為我認為我一定可以讓他愛上我。他為什麼不會？其他人都一定會的。最後我才發現原來世界並非以我為中心而轉。我會變得如何與它毫不相關！我見到人們痛苦而無助地死去。我被逼著大開殺戒，」她低頭看著自己的雙手，「不然就得死在別人的手中。我也看見所謂的真愛，河風和金月的愛，那種願意為對方犧牲一切的愛。我明白了自己的微不足道。現在我的同胞又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我以前總覺得他們完美無缺，但此刻我才體會到坦尼斯當時的心境，而這也是他離開的原因。」

卡岡那斯提精靈的小船抵達了河的這邊。西悠瓦拉和泰洛斯前去向劃船的精靈解釋。泰洛斯比了個手勢，大夥走出森林的陰暗處，走到河岸邊，雙手離武器遠遠的。這樣一來，卡岡那斯提精靈便可以確信他們並無敵意。一開始，似乎沒有什麼希望。精靈們以他們簡陋的語言彼此交談著，羅拉娜只能聽懂其中的一小部分。很明顯的，他們拒絕和這羣人有任何瓜葛。

他們身後的樹林里響起了號角聲。吉爾賽那斯和羅拉娜緊張地彼此對望。泰洛斯回頭以他銀色的手指指著背後的那羣人，另一隻手比著自己的胸膛，以自己的生命為他們擔保。號角聲又再度響起，西悠瓦拉也為大夥擔保。卡岡那斯提精靈們終於無可奈何地同意。

大夥立刻奔進水中，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逃亡已經被發現，追兵想必已經出發搜索了。一個接一個地，他們小心踏進空樹幹所雕成的臨時小船。除了佛林特之外，每個人都走了上去。老矮人無奈地搖著頭，趴在地上不肯動，以矮人語喃喃自語。史東看著佛林特，擔心水晶湖畔所發生的慘劇再度發生。幸好有泰索何夫在，坎德人拚命逗弄他，才半哄半拖地將他從地上拉起來。

「我們會讓你變成老練的水手的！」坎德人愉悅地說，一邊用胡帕克杖不停地戳著老矮人。

「你們纔不會！不要再用那東西刺我的背！」矮人大吼。他走到水邊，停下腳步，緊張地玩弄著手上的一塊木頭。泰斯一躍跳進小船中，臉上露出期待的神情，伸出雙手準備迎接矮人。

「快點，佛林特，快跳進船里面！」泰洛斯命令。

「先告訴我一件事，」矮人吞嚥著口水。「他們為什麼要叫這條河『死者之河』？」

「你很快就會知道了。」泰洛斯嘟噥著。他伸出壯碩的黑手，把矮人像袋馬鈴薯般丟進座位里。「開船！」鐵匠告訴野精靈，後者早就做好準備，他的木槳已深深地喫入水中。

木製小船很快就順著水流往下漂，向著西方前進。長滿樹木的河岸飛也似地向後退。大夥瑟縮在船底，因為撲面的冷風讓他們幾乎無法招架。他們在奎靈那斯提管轄的南方岸邊看不到任何的生機，但羅拉娜可以看見北方岸邊有著不停出沒的身影。她立刻明白，卡岡那斯提精靈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天真，他們毫不懈怠地監視著他們的表親。她不禁開始懷疑，到底有多少偽裝成奴隸的卡岡那斯提精靈其實是間諜？她的視線不禁投向西悠瓦拉。

水流帶著他們急速來到兩個支流會合的地方。一道由北方流來，他們航行的那條則是由東方匯流。兩條河匯成一條江，朝南方奔流入海。泰洛斯突然指著前方。

「那里，矮人，就是你問題的答案。」他嚴肅地說。

沿著北方的那條河漂來另一艘船。一開始，他們以為這艘船是從港口漂流出來的，因為他們看不見里面的人。接著他們發現，以空船來說，它喫水太深了些。野精靈將船駕駛到比較淺的河岸邊，讓他們平穩地停著，低頭默默地祝禱。

羅拉娜明白了。

「一艘喪禮船。」她喃喃地說。

「是的。」泰洛斯懷著哀淒的眼神說著。小船繼續地向前漂，水流把它帶近大夥。他們可以看見里面有一名年輕的野精靈，從簡陋的皮製護甲來看應該是個戰士。他交疊在胸前冰冷的雙手緊握著一柄鐵劍。一把弓和一袋箭放在他身邊。他的眼睛緊閉著，陷入了永遠不會醒來的沉睡中。

「現在你們知道為什麼這里叫作『東沙拉禮安』，死者之河了吧！」西悠瓦拉用她低沉悅耳的聲音說。「幾世紀以來，我的同胞都將逝者的遺體送回大海，送回我們出生的地方。這也是卡岡那斯提和我們的表親們起衝突的原因。」她的視線轉向吉爾賽那斯。「你的同胞覺得這是對河川的一種侮辱，強迫我們停止這種習俗。」

「總有一天，漂在這河上的屍體將會是奎靈那斯提或西瓦那斯提精靈的屍體，身上插著卡岡那斯提精靈的箭。」泰洛斯預言。「然後就會是全面的戰爭。」

「我想，所有的精靈馬上就有更要命的敵人要應付。」史東搖著頭說。「你們看！」他指著。

戰士腳下的盾牌，那是他所曾面對的敵人擁有的護具。羅拉娜認出上面可憎的符號，不禁倒抽一口氣。

「龍人！」

逆著東沙拉禮安的旅程十分漫長且艱苦，因為河流十分的湍急，甚至連泰斯都得拿枝槳來幫忙劃船，但他一不小心就把槳掉入河中，為了撿回來又差點一頭掉進去。德瑞克抓住他的皮帶，用力把他扯回來。卡岡那斯提精靈則用手勢告訴他們，如果他再惹麻煩，就要把他丟下去。

泰索何夫很快就感到厭煩，看著船外奔流的河水，他想要看看河里的魚。

「嗯？怎麼搞的？」坎德人突然說著，將他的小手伸進河中。「大家看！」他興奮地說著，手上沾滿一層閃亮的銀光，在晨光中閃閃發亮。

「水會發光！你看，佛林特。」他對著另外一艘船的矮人大喊？「你看看水里面──」

「我纔不要！」矮人咬牙切齒地說著。佛林特奮力地劃著槳；當然，他的努力背後有別的理由。他堅決不往水里面看，也因此渾然不覺發生了什麼事。

「你真行，坎德人。」西悠瓦拉笑著說。「事實上，西瓦那斯提精靈將這條河命名為東薩剛，也就是『銀色之路』的意思。你們來的時候天氣真不湊巧，一旦銀色的月亮正值滿月，這條河看起來便會像是流著銀漿的河，那纔是真正的美景。」

「為什麼？是什麼造成的？」坎德人興奮地觀察著他的小手。

「沒有人知道，雖然我的同胞有個傳說──」西悠瓦拉突然閉上嘴，雙頰緋紅。

「什麼傳說？」吉爾賽那斯追問。他坐在西悠瓦拉對面，也就是船舷邊，他劃船的技術比佛林特好不到哪去，因為他對西悠瓦拉的臉比對劃船有興趣多了。每次當她抬起頭，一定發現吉爾賽那斯正在看著她。隨著時間的流逝，她開始迷惘了起來。

「你們不會有興趣的。」她看著銀灰色的河流，試著躲避吉爾賽那斯的眼光。「是個有關修瑪的童話──」

「修瑪！」史東從佛林特和吉爾賽那斯背後說，流暢的動作彌補了前兩個人笨拙的缺憾。「告訴我們這個傳說，野精靈！」

「沒錯！告訴我們你們的傳說。」吉爾賽那斯保持臉上的笑容。

「好吧！」她紅著臉清清喉嚨開口道，「根據卡岡那斯提的傳說，在惡龍之戰最後的日子里，修瑪在世界上四處流浪，試著要幫助那些受害的人們。但他十分無奈地發現，自己並沒有力量阻止惡龍的殺戮和破壞。他向諸神祈求一個答案。」西悠瓦拉看著史東，後者嚴肅地點點頭。

「是的！」騎士說。「帕拉丁回應了他的祈求，派出白色的糜鹿。但沒有人知道牠帶他到什麼地方。」

「我的同胞知道。」西悠瓦拉輕聲說，「白色的麋鹿，在經過許多的考驗之後，帶著修瑪來到這里的一座寧靜森林。在森林里，他遇見一名女子。美麗，有著高貴的節操，撫平了他的傷痛。修瑪和她兩人彼此愛慕。但她一次又一次拒絕了他的求愛。最後，她終於無法否認體內那股熊熊燃燒著的愛火，女子接受了修瑪的愛。兩人的歡愉像是穿透黑暗深夜的皎潔月光。」

西悠瓦拉沉默片刻，她的眼睛看著遠方，心不在焉地摸著腳下蓋著龍珠的斗篷。

「繼續說！」吉爾賽那斯要求。精靈完全放下劃船的差事，徹底陶醉在她美麗的雙眼和悅耳的話聲中。

西悠瓦拉嘆了口氣，丟下手中的斗篷。她的視線越過水面，落在幽暗的森林中。「他們的快樂是短暫的。」她柔聲說。「因為那女子有個驚人的祕密︰她並不是人類，而是隻龍。她藉著她的法力保持人形。但她太愛他，再也不能欺騙修瑪。她害怕地告訴修瑪這個祕密；一天夜里，她用她真正的外形，以一隻銀龍的形體出現在他眼前。她希望他會恨她，甚至殺了她。因為她太痛苦，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勇氣。但騎士看著眼前光輝雄偉的巨龍，在她的眼中看見他所愛女子高貴的靈魂。她的魔法又讓她變回人形，她向帕拉丁祈禱，希望祂能賜給她真正的人身。她願意放棄龍的法力和漫長的生命，在人間和修瑪共結連理。」

西悠瓦拉閉上眼，她的臉色痛苦得泛白。吉爾賽那斯看著她，不明白她為何如此這般地感同身受。他伸出手，摸摸她的手。她像是隻受驚的野獸，飛快地往後退，整艘船跟著搖晃起來。

「我很抱歉。」吉爾賽那斯說。「我不是有意要嚇妳。發生了什麼事？帕拉丁怎麼回答的？」

西悠瓦拉深吸一口氣。「帕拉丁讓她如願，但是有個可怕的條件──祂讓他們倆看了兩種可能的未來。如果她保持龍身，她和修瑪可以擁有屠龍槍的力量，可以擊敗邪惡的龍羣。如果她變成人身，她和修瑪可以快樂成婚，但邪惡的巨龍將永遠盤據這個世界。修瑪發誓，他願意捨棄一切，包括他的榮譽、他的騎士身分，只求和她終身廝守。但她看見他說這話時，他眼中的光芒逐漸熄滅。她明白自己應該要做出的回答。她絕不能容許邪惡的龍羣佔領這個世界。而這條銀色的河流，據說是當修瑪離開她去尋找屠龍槍時，她所流下的眼淚。」

「好故事，不過有點傷感。」泰索何夫打著哈欠說。「修瑪後來回來了嗎？故事有快樂的結局嗎？」

「修瑪的故事並沒有快樂的結局。」史東對坎德人皺眉。「但他光榮地戰死在沙場上，擊敗了惡龍的首領，自己也受了重傷。我聽說──」騎士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他騎著一隻銀龍作戰。」

「我們在冰河里面也看到一名騎著銀龍的騎士。」泰斯愉悅地說，「他給了史東──」

騎士戳了坎德人一下。太遲了，泰斯這纔想起來這是個祕密。

「我不知道銀龍怎麼樣。」西悠瓦拉聳聳肩。「我的同胞對修瑪知道得不多。他畢竟是個人類。我想他們會流傳這個故事只是因為這個傳說跟他們所鍾愛的、眷顧著逝者的這條河有關。」

就在這時，其中一名卡岡那斯提精靈指著吉爾賽那斯大聲說了句話。吉爾賽那斯看著西悠瓦拉，不明白話中的意思。精靈女子笑著說。「他是問你是不是太高貴了，不能夠劃船；如果這樣的話，他要叫你自己遊過去。」

吉爾賽那斯訕訕地對她笑了笑，很快提起槳來幹活。那天傍晚時，甚至連泰索何夫都再度拿起了槳；但不論他們怎樣努力，逆流而上的旅途還是十分艱辛。當他們靠岸時，每個人的肌肉都痠痛不已，雙手上面布滿了血痕和水泡。眾人合力才勉強把船拖上岸，將它藏在岸邊。

「你認為我們已經擺脫追兵了嗎？」羅拉娜疲憊不堪地問泰洛斯。

「這能回答妳的問題嗎？」他指著下游。

在漸漸變黑的天色中，羅拉娜清楚看見下游有幾個黑色的身影。雖然他們距離還很遠，但羅拉娜明白今晚沒什麼機會好好休息了。其中一名卡岡那斯提精靈對泰洛斯說了幾句話，比了比下游。高大的鐵匠點點頭。

「別擔心。到明天早上之前我們都是安全的。他說他們也需要靠岸休息。沒有人膽敢晚上在河中旅行，甚至連通曉每一條支流的卡岡那斯提精靈們都不願意。他說他們會靠著岸邊紮營。晚上森林里會出現奇怪的生物︰長著蜥蜴頭的人。明天早上我們走得愈遠愈好，我們很快就必須放棄水路改走陸路。」

「問問看他們，如果奎靈那斯提的精靈追進他的領土，他們會不會阻止？」史東告訴泰洛斯。

泰洛斯轉向卡岡那斯提精靈們，笨拙地說著勉強可以聽懂的精靈語。卡岡那斯提精靈搖搖頭。他是個看來十分野蠻的生物。羅拉娜可以明白為什麼她的同胞會覺得這些人和野獸只是一線之隔。他的臉孔上有著人類血統的痕跡。卡岡那斯提精靈的血統很純正，所以應該不會有鬍子。但他讓羅拉娜想起坦尼斯自信而果斷的說話方式、強壯的身軀，還有生動的手勢。她別過了臉，心里滿是對他的回憶。

泰洛斯對他們解釋。他說，「奎靈那斯提精靈還是得照慣例要求卡岡那斯提的長老們，請求同意他們進入領土搜尋你們。長老們應該會容許，甚至還可能幫助他們。他們也像表親一樣不喜歡人類出現在南亞茍斯大陸。事實上，」泰洛斯慢條斯理地說，「他很明確地表示，他和朋友們願意幫助我的原因只是在回報我以往的恩情和幫助西悠瓦拉。」

羅拉娜視線轉向那個女孩。西悠瓦拉站在河岸邊，和吉爾賽那斯說話。

泰洛斯看見羅拉娜的臉色一沉。看見這兩個人，泰洛斯可以大概猜出她的心思。

「在妳臉上看見嫉妒實在是很不尋常，特別是根據謠言，妳和我的老友私奔，變成了他的情人。」泰洛斯加上一句，「我以為妳和妳的同胞不一樣。」

「不是因為這個！」她立即感覺到臉上的灼熱。「我不是坦尼斯的情人。不管是不是都沒什麼差別。我只是不相信那個女孩。她──怎麼說呢？太急著幫助我們了，這沒道理。」

「妳哥哥也許跟這個有些關係。」

「他是個貴族──」羅拉娜憤怒地開口。接著意識到自己接下來要說些什麼，她立刻轉移話題。「你對西悠瓦拉知道多少？」

「很少。」泰洛斯用著非常失望的神色打量著羅拉娜，讓她毫無來由地生起悶氣。「我知道她在她的同類之中十分受尊敬，也非常受歡迎，特別是她的醫療能力。」

「還有她的間諜能力嗎？」羅拉娜冷冷地問。

「這些精靈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戰。他們是不得已的。」泰洛斯嚴肅地說。「妳那時候在沙灘上講的話跟真的一樣，羅拉娜，我幾乎要相信妳了。」

鐵匠走過去幫忙卡岡那斯提精靈藏起小舟。羅拉娜又氣又羞，滿腹委屈地咬著脣。泰洛斯是對的嗎？她是為了吉爾賽那斯的態度而感到嫉妒嗎？她覺得西悠瓦拉配不上他嗎？吉爾賽那斯一直是這樣看待坦尼斯的。這次不同嗎？

相信妳自己的感覺，雷斯林告訴過她。聽起來是很有道理，但她必須先明白自己在想些什麼！她對坦尼斯的愛給了她什麼啟示嗎？

是的，羅拉娜最後終於下定決心。她不是有意對泰洛斯那樣說的。如果她不相信西悠瓦拉，這也跟吉爾賽那斯被她吸引沒有關係。是某種說不出口的事。羅拉娜很遺憾泰洛斯誤解了她，但她必須相信雷斯林的忠告──相信自己的直覺。

她會一直注意西悠瓦拉的。

## ２─５西悠瓦拉

雖然吉爾賽那斯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哭喊著要休息，他也覺得自己應該好好睡一覺，但他卻發現自己一點睡意也沒有，兩眼圓睜看著天空。天空中依然掛著烏云，帶著咸味的西風正將它們吹散。偶然還會看見一顆顆星斗，有一陣子甚至連紅月都在云間探頭，但接著又像是被捻熄的蠟燭般躲回云間。

精靈試著要睡得舒服些，他不停變換著姿勢，直到舖蓋變成一團亂。他奮力從這團毯子中掙紮起來坐直身。最後他終於放棄，承認在這樣堅硬、冰冷的地面沒辦法入睡。

他哀怨地注意到，其他的夥伴似乎都沒有這些困擾。羅拉娜熟睡著，她的手臂枕著頭，跟小時候的習慣一模一樣。她這陣子的行徑實在很奇怪，吉爾賽那斯心想。但他轉念一想，這也不能怪她。她幾乎放棄了一切，才做出這個她認為是對的決定，將龍珠帶到聖奎斯特。父親本來也許會重新接受她，但現在她已經被永遠放逐了。

吉爾賽那斯嘆口氣，他自己呢？他原本打算將龍珠留在奎靈莫瑞。他相信父親是對的──真的嗎？

事情顯然不是這樣，因為我人在這里，吉爾賽那斯告訴自己。天哪！他的價值觀幾乎已經和羅拉娜一樣迷亂。一開始，他對坦尼斯的痛恨，一種許多年以來他一直認為正確無誤的感覺現在開始動搖了，反而被敬佩甚至愛戴的感覺所取代。接著，他也感覺到自己對其他種族的仇恨在慢慢地消退。他根本不知道有哪個精靈像史東．布萊德佈雷特一樣高貴，願意犧牲自己。還有，雖然他不認識雷斯林，但他也很敬佩那個年輕法師的技巧。那種技巧是像吉爾賽那斯這種魔法入門者永遠沒有耐心和勇氣去得到的。最後，他還得承認自己甚至開始喜歡坎德人和那個囉唆的老矮人。但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會喜歡上一個野精靈。

「喂！」吉爾賽那斯大喊。「我承認。我愛她！」但他也不確定這是不是愛，還是單純肉體上的吸引──一想到這點，他不禁露出微笑，腦海中浮現西悠瓦拉滿臉髒污、糾結的頭髮、破爛的衣服。我的心眼一定看得比我的肉眼還要清楚，他這樣想，一邊好奇地看著她的舖蓋。

他驚訝地發現，那竟然是空著的！吉爾賽那斯立刻打量著四周。他們不敢生火，不只是因為奎靈那斯提精靈的苦苦追趕，也是因為泰洛斯提到過龍人的出沒。

一想到這件事，吉爾賽那斯立刻跳出被窩，開始忙碌地找尋西悠瓦拉。他悄悄地移動，希望能夠避免面對德瑞克和史東的盤問，他們兩人正在守夜。一個念頭突然讓他全身一陣寒意，他急忙摸索著龍珠。但它還在西悠瓦拉原先收藏的地方，旁邊的長槍碎片仍然在固定的位置。

吉爾賽那斯的呼吸平順多了。接著他靈敏的耳朵聽見了水聲。側耳傾聽的結果，他確定這不是魚或下水捕獵的鳥類。他側眼看著德瑞克和史東。兩人坐在兩塊俯看營地的石頭上，從這里就可以聽見他們激烈爭辯的聲音。吉爾賽那斯悄悄離開營地，朝他聽見水聲的方向前去。

吉爾賽那斯在森林中毫無聲息地前進。偶爾他會從樹林間的空隙看見閃耀的河流。他來到一處河流在森林的巖石間匯集成小池塘的地方。吉爾賽那斯在此停步，他的心跳也幾乎跟著一起停了下來。他找到西悠瓦拉了。

在飄移的云霧中圍著一圈高大的樹木，寂靜的夜晚只有被河流沿著石階流下池塘中的聲音所打破，還有那吸引吉爾賽那斯前來的潑水聲，現在他知道這是什麼聲音了。

西悠瓦拉正在沐浴。為了躲避水面上的寒風，精靈女子整個人都泡在水里。她的衣物散落在岸邊的一塊毯子附近。吉爾賽那斯的精靈視線只看得見她的肩膀和手臂。當她清洗她長長的秀髮時，整個頭跟著往後仰，亮麗的頭髮像烏云般漂浮在池水之上，彷彿有自己的生命。精靈男子屏住了呼吸，他知道自己應該馬上離開，但身體卻不聽使喚，彷彿被魔法定在池邊。

就在那一刻，天上的烏云分開了，銀月索林那瑞雖然只是個彎彎的月牙，還是以冷冷的光輝照耀著夜空。池中的水變得像是融化的銀漿。西悠瓦拉浮出水面，銀色的水珠在她的身軀上散發著光輝，映照著她閃亮的銀色頭髮，最後匯聚成小水流，沿著凹凸有致的曲線往下流，和銀色的月光一起彩繪著她的身軀。她的美麗讓吉爾賽那斯心中感到一陣揪痛，發出了嘆息聲。

西悠瓦拉吃了一驚，擔心地看著四周。她野性、渾然天成的美麗，讓急著想安慰她的吉爾賽那斯彷彿胸口被糾住了般，一句話都說不出口。

西悠瓦拉跑到池邊放衣服的地方，但她並沒有立刻穿上它們。相反的，她掏出一柄小刀，準備要保護自己。

吉爾賽那斯可以清楚看見她的身體在月光下發著抖，這讓他想起某次狩獵時，他和一隻困住的糜鹿對望的情景。那隻野獸的眼里閃爍著和西悠瓦拉水汪汪大眼中一樣的恐懼。野精靈驚慌地看著四周。她為什麼沒看到我？吉爾賽那斯看見她的眼光掃過他數次，靠著精靈的視線，她應該可以清楚看見我──

突然，西悠瓦拉轉身拔腿就跑，準備要逃離這個她可以清楚感覺到卻沒有辦法分辨的危險。

吉爾賽那斯發現自己的喉嚨終於可以發出聲音。「不！等等！西悠瓦拉！別害怕。是我，吉爾賽那斯。」他用堅定、沙啞的聲音說著，就像那次對那隻糜鹿一樣。「妳不應該單獨出來的！這里很危險！」

西悠瓦拉停了下來，她半站在月光下，半站在陰影中，身上的肌肉顫抖著，隨時準備要逃跑。吉爾賽那斯憑著獵人的本能行動，緩慢地接近她，不停地說話以穩定她的情緒，以眼神向她保證安全。

「妳不該單獨出來的。我會和妳一起走。我本來就想要找妳聊天了。請妳聽我說。我要和妳說話，西悠瓦拉。我也不想一個人待在這里。別拋下我一個，西悠瓦拉。我已經放棄了這麼多，別離開──」

吉爾賽那斯繼續柔聲地說著，輕柔地碎步走向西悠瓦拉，直到他發現她向後退了一步。他舉起手，在池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讓池水變成他們兩人之間的屏障。西悠瓦拉停下來看著他。她絲毫不準備穿上衣服，對她來說，安全似乎比面子要來得重要多了。她仍然舉著手中的刀子。

吉爾賽那斯很欣賞她的決斷力，卻替她赤裸裸的模樣感到有些羞愧。任何一名有教養的精靈女子現在早就昏死過去了。他知道他應該避免正眼看她，但她的美麗實在太吸引人了。他的血液開始沸騰，十分費力地，他不停說著話，有時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後來他才發現自己無意之間說出了內心最深處的想法。

「西悠瓦拉，我在這里幹嘛？我的父親需要我，我的子民們需要我，我卻在這里，違背了父王的命令。我的子民在逃難，我找到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們的龍珠，但我現在竟然冒著生命危險，從他們手中偷出龍珠，幫助人類面對即將來臨的戰爭！這甚至不是我的戰爭，也不是我同胞的戰爭。」吉爾賽那斯傾身靠近她，注意到她並沒有將眼光從他身上移開。「為什麼？西悠瓦拉？為什麼我要這樣做？我到底對我的同胞做了些什麼？」

他屏住呼吸。西悠瓦拉回頭看著背後的樹林，眼光又轉回他身上。她要逃跑了，他的心開始怦怦地跳。然後，西悠瓦拉慢慢放下手中的小刀。她眼中有著沉重的悲傷與哀愁，讓吉爾賽那斯不忍心繼續看下去，開始怪罪起自己。

「西悠瓦拉，」他斷斷續續地說，「原諒我。我不是有意要把妳捲進我的煩惱里。我不知道我應該做什麼。我只知道──」

「──非做不可。」西悠瓦拉接上他的話。

吉爾賽那斯抬起頭。西悠瓦拉用破毯子遮住身體。這個欲蓋彌彰的動作只讓他體內的火焰更為高漲。她銀色及腰的長髮在月光中閃爍著。毯子只能勉強遮住她光滑的肌膚。

吉爾賽那斯慢慢地站起身，走向她。她仍然站在森林的邊緣，隨時有可能逃開。他仍然可以感受到她的恐懼。但至少她已經放下了刀子。

「西悠瓦拉，」他說，「我做的事情違反了一切精靈的傳統。當我妹妹告訴我要偷取龍珠時，我應該直接告訴我的父親，我應該立刻警告所有的人。我應該自己把龍珠藏起來──」

西悠瓦拉走近一步，仍然抓著毯子。「你為什麼沒有呢？」她低聲問。

吉爾賽那斯站得極靠近池子的盡頭。從那邊流下來的河水有如銀色的簾幕。「因為我知道我的同胞錯了。羅拉娜是對的，史東是對的，把龍珠交給人類是對的！我們一定得打贏這場仗！我的同胞們是錯的，他們的律法、傳統都是錯的。我知道，我心里面都清楚！但我沒辦法說服自己。這讓我很痛苦──」

西悠瓦拉慢慢地走近池邊，同時也從另外一邊走向那銀色的簾幕。

「我懂。」她柔聲說。「我的──我的同胞們也沒辦法明白我在做什麼，或是為什麼而做。但我知道什麼是對的，而且我相信自己。」

「我羨慕妳，西悠瓦拉。」吉爾賽那斯低聲說。

他踏上了池中最大的一塊石頭。西悠瓦拉的銀髮披散，像是天上的銀河掉落在她肩上，她距離吉爾賽那斯現在不過只有幾呎遠。

「西悠瓦拉，」他的聲音沙啞。「我離開我的同胞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妳明白的。」

他對她伸出手，手心向上。

西悠瓦拉退後一步，搖搖頭。她的呼吸變得急促。

吉爾賽那斯又向前一步。「西悠瓦拉，我愛妳！」他柔聲說。「妳看起來非常孤獨，就和我一樣。求求妳，西悠瓦拉！我發誓，我不會再讓妳孤單了──」

西悠瓦拉遲疑地朝他抬起手。吉爾賽那斯快如閃電地將她拉過水面，緊抱住她將她放在身邊的石頭上。

等到她警覺到自己掉入陷阱時已經太遲了，困住她的不是男人的擁抱──這是她可以輕易掙脫的──是她對男人的愛讓自己深陷其中，他對她深沉無悔的愛決定了兩人的命運，也讓他一起被困在命運的牢籠里。

吉爾賽那斯可以感覺到她的身體在發抖，但看著她的眼睛，他現在明白她是被熱情驅使，而不是恐懼。他捧起她的臉，愛憐地親吻著她。西悠瓦拉一隻手仍然緊抓著蔽體的毯子，但她的另外一隻手回應了他的擁抱。她的雙脣柔軟，和他一樣地飢渴。突然，吉爾賽那斯感覺到嘴上有著咸咸的淚水。他往後退，驚訝地看見她正在流淚。

「西悠瓦拉，不要哭！我很抱歉──」他放開了她。

「不！」她用沙啞的聲音在他耳邊說。「我不是因為你的熱情冒犯而流淚。我是為了自己掉淚，你不會明白的。」

她羞怯地伸出一隻手，拉住他的脖子，讓他靠近。當他親吻她時，他感覺到她的另外一隻手，原先抓著蔽體的那張毯子的手，無限愛憐地輕撫著他的臉。

西悠瓦拉的毯子悄悄滑入河中，順著銀色的水流，流向不知名的地方。

## ２─６追逐．別無選擇的計劃

第二天中午，因為已經到了河流在山中的源頭，大夥被迫要棄船。這里的河水十分淺，並且泛著湍急的白沫。許多卡岡那斯提精靈的小船也放在岸上。把小船拉上岸邊之後，大夥立刻遇上了一羣從森林里出來的精靈。

他們抱著兩個年輕精靈戰士的屍體。有些精靈抽出了武器，如果不是西悠瓦拉和泰洛斯立刻上前和他們談話，恐怕他們已經大開殺戒了。

兩人和精靈談了很長一段時間，大夥則不安地看著下游。一等到精靈們覺得夠安全，他們天剛亮就出發了。但他們還是不只一次看到背後緊追不捨的黑色小船。

泰洛斯回來之後，他黝黑的臉表情更為凝重。西悠瓦拉則是氣得滿臉通紅。

「我的同胞們不願意幫助我們。」西悠瓦拉回報。「他們今天已經被蜥蜴人攻擊兩次了。他們把這新的邪惡入侵怪罪到那些乘著白色船隻前來的人類身上──」

「這太可笑了！」羅拉娜打斷她的話。「泰洛斯，你沒告訴他們有關這些龍人的事嗎？」

「我試過了。」鐵匠說。「但恐怕種種證據都對你們不利。精靈看見那隻白龍在你們的船上，但是卻沒看見你們把牠趕走。不論如何，他們還是同意讓你們通過他們的勢力範圍，但卻不會給予我們任何幫助。這還是靠我和西悠瓦拉用性命擔保才換來的。」

「龍人在這邊幹嘛？」羅拉娜的恐怖記憶又回到腦海中。「牠們有多少人？南亞茍斯大陸也被入侵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也許我們應該回頭──」

「不，我不認為。」泰洛斯若有所思地說。「如果龍騎將的大軍已經準備好要佔領這座島嶼，他們應該會派出數以千計的龍人和上百隻飛龍才對。他們看起來應該只是會讓狀況更糟糕的小規模巡邏隊而已。龍騎將們也許覺得精靈會彼此先自相殘殺，而不需要讓他們大費手腳。」

「惡龍軍團尚未準備好要攻擊亞茍斯。」德瑞克說。「他們在北方還沒有足夠堅強的陣地。但這只是時間問題，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迫切地帶著龍珠到聖奎斯特，在那里召開聖白石議會，決定要怎麼處理它。」

大夥收好自己的補給品，開始在高低不平的地形上前進。西悠瓦拉帶領著他們沿著一條靠近河水的小徑前進。他們可以感覺到卡岡那斯提精靈們不友善的眼光始終跟隨著他們。

地形開始迅速攀升。泰洛斯告訴他們，這個地方是連他也沒來過的，所以只能靠西悠瓦拉帶大家前進。羅拉娜對這種狀況感到十分不悅。她猜測她哥哥和這女孩之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才會讓小倆口不時交換著祕密的笑容。

西悠瓦拉和她的同胞在一起時，忙里偷閒換上了一套衣服。她現在穿著卡岡那斯提精靈女子的日常服裝，一整套皮衣皮褲，外面罩著厚重的毛大衣。她的頭髮梳洗整理之後，每個人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其來有自。她亮銀色的頭髮散在肩膀上，閃耀著奇異的金屬光澤，散發出與眾不同的氣質。

西悠瓦拉是一個能力驚人的嚮導，他們被迫要用急迫的步伐才能趕上她。她和吉爾賽那斯並肩走著，一路上以精靈語不停地交談。日落後不久，他們來到了一處洞穴口。

「我們要在這邊過夜。」西悠瓦拉說，「我們應該已經擺脫了後面的追兵。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山里面的路。但最好還是不要冒險生火，晚餐恐怕得喫冷食了。」

白天的攀爬讓眾人筋疲力盡。用完餐之後，他們在洞穴里面佈置睡覺的地方。大夥緊擁著毯子和所有厚重的衣物，瑟縮地睡去。安排守夜的順序時，羅拉娜和西悠瓦拉堅持要為大夥分憂解勞。整夜沒有什麼變化，大夥只聽得見外面冷風刮過巖石的聲音。

第二天早上，泰斯從洞穴不明顯的入口擠出去想要看看風景時，突然退了回來。他把手指放在脣上，用手勢叫大家跟著他出去。泰洛斯推開用來擋住入口的巨石，大夥躡手躡腳地跟著泰斯走出去。他帶著他們來到距離洞口不過二十呎的一個路口，面色凝重地指著地上的積雪。

地上是清晰的腳印，強風和大雪還來不及將它們掩蓋。這些腳印並沒有陷入很深的積雪中。沒有人開口，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認出精靈足跡的特徵來。

「他們一定是在晚上時超越了我們。」西悠瓦拉說。「我們也不能在這里久待，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追丟了人，開始往回走。我們得立刻離開。」

「我看不出來這有什麼分別。」佛林特不悅地嘟噥著。他指著他們自己明顯可辨的足跡，再抬頭看看蔚藍的天空。「我們就坐在這里等他們不是更好，省了他們的時間，我們也不必麻煩。我們根本不可能掩蓋我們的足跡嘛！」

「也許我們沒辦法掩飾足跡，」泰洛斯說，「但我們還是有機會領先他們幾哩路。」

「也許吧！」德瑞克嚴肅地說。他彎下腰解開劍鞘，往回走進洞穴中。

羅拉娜抓住史東。「絕對不能流血！」她注意到德瑞克的行動，緊張地低語。

騎士搖搖頭，跟著其他人一起走。「我們不能讓妳的同胞阻止我們把龍珠送到聖奎斯特（註１）。」

「我知道！」羅拉娜低聲說。她低下頭，束手無策地走進洞穴中。其他人馬上做好了動身的準備。德瑞克站在洞口，不耐煩地看著羅拉娜。

「你們先走，」她不願意讓其他人看見她在流淚。「我馬上就來。」

德瑞克不耐煩地離開了。泰洛斯、史東和其他人將腳步放慢，擔心地看著羅拉娜。

「你們先走。」她比著手勢。她需要獨處一陣子。但她腦海中只有德瑞克放在劍鞘上的手。「不可以！」她鄭重對自己發誓。「我絕對不會和我的族人兵戎相見。一旦這樣做就等於讓惡龍獲得了勝利。我會先放下自己的武器──」

她聽見身後的腳步聲。一轉身，她的手反射性地放在劍柄上，羅拉娜愣了片刻。

「西悠瓦拉？」她驚訝地看見女孩躲在陰暗的角落。「我以為妳已經離開了。妳在做什麼？」

羅拉娜快步走到西悠瓦拉剛剛跪在地上的位置，她的手似乎在地板上撥弄著什麼東西。野精靈很快地站起身。

「什──什麼都沒有。」西悠瓦拉喃喃道。「我在收拾東西。」

在西悠瓦拉身後，冰冷的洞穴地上，羅拉娜認為自己看到了龍珠，它表面閃耀著奇異的光芒。但在她有機會進一步察看之前，西悠瓦拉用斗篷蓋住了龍珠。同時，羅拉娜也注意到她一直用身體掩飾著她剛剛在地面上撥弄著的東西。

「來吧！羅拉娜。」西悠瓦拉說，「我們動作得快一點。如果我拖累了你們，那很抱歉──」

「一會兒就好。」羅拉娜嚴肅地說。她開始走向野精靈身後。西悠瓦拉死命地抓住她。

「我們得快一點！」她的口氣十分強硬。即使隔著羅拉娜厚重的斗篷，她還是抓得羅拉娜隱隱生痛。

「放開我！」羅拉娜看著女孩冷冷地說，她的綠眸中既沒有恐懼也沒有憤怒。西悠瓦拉低垂著雙眼，放開她的手。

羅拉娜走到洞穴後方，低頭詳細地觀察。她看不出任何異樣，地上有一些樹枝、樹皮和焦黑的木塊，一些石頭，如此而已。如果這是某種記號，那麼實在非常簡陋。羅拉娜用靴子踢散地上的東西，轉過身來抓住西悠瓦拉的手臂。

「妳看。」羅拉娜冷冷地以精靈語說，「妳留給妳朋友的訊息將會很難辨認。」

羅拉娜幾乎已經對女孩的任何反應做好了防備，她可能會生氣，或是因為自己的行為被發現而感到羞愧。她甚至預料她會採取攻擊行為。但西悠瓦拉開始顫抖，當她看著羅拉娜時，眼神流露出懇求的意思，幾乎帶著一絲的哀傷。有那麼短短的片刻，西悠瓦拉試著要開口，但她辦不到。她搖搖頭，掙脫羅拉娜的手，跑向洞外。

「快點，羅拉娜！」泰洛斯大喊。

「馬上就來！」她看著地上一片凌亂。她想要多花些時間調查這地上的圖形，但她不敢浪費時間。

也許我對那個女孩的疑心病太重了，其實沒什麼道理，羅拉娜快步走出洞外。她差點撞上殿後的泰洛斯，鐵匠抓住她的手，穩住她的身子。「妳還好吧？」他問。

「還──還好。」羅拉娜回答，有些心不在焉。

「妳看起來臉色很蒼白，妳看見了什麼嗎？」

「沒有，我很好。」羅拉娜匆忙地回答。她抬起頭看著積雪的懸崖──她怎麼會沒有注意到！大家怎麼會都疏忽了！

她的腦海中又再度浮現西悠瓦拉站起身來，用斗篷蓋住龍珠的動作。龍珠發著奇異的光芒！

她正想開口詢問西悠瓦拉，但思緒卻被打斷。一枝箭劃破天空，射在靠近德瑞克附近的一棵樹上。

「精靈！布萊特佈雷德，攻擊！」騎士拔出劍大喊著。

「不可以！」羅拉娜衝向前，抓住他使劍的手。「我們絕不抵抗，絕不殺人！」

「妳瘋了！」德瑞克大喊。他憤怒地把羅拉娜推回史東的方向。

另一枝箭射了出來。

「她是對的！」西悠瓦拉跑回來懇求。「我們不能對他們拔刀相向，到了前面的隘口我們就可以對付他們了。」另一枝箭無力地插在德瑞克的鎖子甲上，他惱怒地撥掉它。

「他們不是要射死我們。」羅拉娜加上一句。「如果他們有這種念頭，那我們早就死了。我們得快逃，在這里一點勝算也沒有。」她指著濃密的樹林，「我們在那邊的機會比較大。」

「德瑞克，放下你的劍！」史東拔出劍，「不然你得先通過我這關。」

「你是個懦夫，布萊特佈雷德！」德瑞克氣得發抖。「你竟然逃離你的敵人！」

「不，」史東冷冷地回答，「我是為了朋友們的性命而撤退。」騎士的劍沒入鞘。「快走，德瑞克，不然精靈們會發現他們到得太晚，只能幫你收屍。」

又一枝箭射到德瑞克身後的樹上。騎士氣得滿臉通紅，將劍入鞘，順著小徑往上走。但他最後對史東投以無比惡毒的眼光。

「史東──」羅拉娜開口，但騎士只是抓住她的手肘，推著她飛快地往上爬。他們速度很快，她可以聽見身後泰洛斯闖過斜坡，同時還不停地把石頭往下丟的聲音。很快的，整片懸崖上的積雪都開始往下滑，箭矢也停了下來。

「這只能拖延他們一下，」鐵匠氣喘吁吁地趕上史東和羅拉娜。「沒辦法阻止他們太久。」

羅拉娜沒有回答。她的肺里像是有火在燒，眼前金星亂冒。她不是唯一這樣的人，史東也急促地喘著氣。他的手虛弱地抓著羅拉娜。連強壯的鐵匠都像賽馬似地不停喘氣。他們繞過一塊大石，發現矮人跪在地上，泰索何夫徒勞地試著要扶起他。

「得──休息──」羅拉娜的喉頭疼痛。她開始坐了下來，但一隻強壯的手扶住她。

「不行！」西悠瓦拉十萬火急地說，「不能待在這里！只要再走個幾呎就好！快點！繼續走！」

野精靈硬推著羅拉娜往前，她神智模糊地看著史東扶起佛林特，矮人端著氣大聲咒罵。泰洛斯和史東聯手拖著矮人在小徑上走，泰索何夫走在最後，累得沒力氣開口。

最後他們終於抵達了隘口。羅拉娜撲倒在雪地上，再也沒力氣去管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其他人跟著倒在她身邊，只有西悠瓦拉專注地看著底下。

她怎麼有那麼好的體力？羅拉娜努力理清思緒。但她累得連問問題的力氣都沒有。這個時候，她甚至不想管到底精靈們會不會追上來。西悠瓦拉轉過身來面對他們。

「我們得兵分兩路。」她果斷地說。

羅拉娜看著她，不了解她的意思。

「不行。」吉爾賽那斯試著要站起來，卻沒有成功。

「聽我說！」西悠瓦拉彎下身急迫地說。「精靈們太接近了。他們一定會追上我們，我們到時候只能投降或是應戰。」

「應戰──」德瑞克喃喃地說。

「還有更好的方法。」西悠瓦拉低聲說。「你，騎士，你得單獨帶著龍珠去聖奎斯特！我們會替你引開追兵。」

有一陣子沒人開口。每個人都靜靜地看著西悠瓦拉，考慮著這個新的可能性。德瑞克抬起頭，眼中閃著光芒。羅拉娜用警示的眼神看著史東。

「我不認為一個人可以負擔得起這麼重的責任。」史東慢慢地調整好呼吸，「至少要有兩個人。」

「你是說還有你嗎？」德瑞克憤怒地說。

「是的，史東當然應該跟著去。」羅拉娜說。「他比任何人都來得有資格。」

「我可以畫一張通過山區的地圖。」西悠瓦拉著急地說。「路並不難走。騎士的前哨站距離這里大概只有兩天的路程。」

「可是我們不會飛。」史東抗議。「我們的腳印怎麼辦？精靈們一定會發現我們分開了。」

「製造一場雪崩。」西悠瓦拉建議。「泰洛斯往後丟石塊的舉動給了我這個靈感。」她抬起頭，每個人都跟著她的視線。頂上白雪覆蓋的山峯是大夥的目標，積雪看來十分鬆軟。

「我可以用我的魔法製造一場雪崩。」吉爾賽那斯緩緩地說。「這樣可以毀掉所有的足跡。」

「可是我們能去哪里？」羅拉娜問。「我可不想漫無目的地在荒野中亂跑。」

「我──我知道一個地方。」西悠瓦拉結巴地說，她低頭看著地面。「這是個祕密，只有我的族人知道。我帶你們過去。」她合起雙手。「求求你們，我們動作要快。時間不多了！」

「我願意把龍珠送到聖奎斯特。」德瑞克說，「我可以自己去。史東跟著妳的朋友走，你們會需要一個戰士的。」

「我們有戰士。」羅拉娜說。「泰洛斯、我的哥哥、矮人。我自己也經歷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戰役──」

「還有我。」泰索何夫也插上一腳。

「還有坎德人。」羅拉娜哭笑不得地補上一句。「再說，反正我們不會有流血的衝突。」她看著史東煩惱的神情，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她的聲音軟化下來。「當然最後還是要看史東自己的意願。他自己決定怎麼做。但我覺得他應該跟著德瑞克。」

「我同意。」佛林特嘟噥著。「畢竟又不是我們要冒險。我們沒有了龍珠會比較安全，精靈們要的是龍珠。」

「是的。」西悠瓦拉同意。「我們沒有龍珠會比較安全。是你們要冒比較多的危險。」

「那麼我的選擇就很明顯了。」史東說。「我要和德瑞克一起走。」

「如果我命令你跟他們走呢？」德瑞克說。

「你根本無權管轄我。」史東的眼神變得暗淡。「你忘了嗎？我根本還不是個騎士。」

大夥陷入了難堪的沉默中。德瑞克瞪著史東。

「的確。」他說。「如果我有機會的話，你永遠都不可能是！」

史東抽搐了一下，彷彿德瑞克打了他一巴掌。然後他站起來，重重地嘆口氣。德瑞克已經開始打包他的行李。史東動作並不快，刻意慢慢收起自己的毯子。羅拉娜掙扎著爬起來，走到史東身邊。

「來，」她手伸進背包里。「你會需要食物──」

「妳應該和我們一起走的。」分配乾糧時，史東低聲說。「坦尼斯知道我們要去聖奎斯特。如果可能，他一定會盡力趕去的。」

「你說的對。」羅拉娜的眼神開始發亮。「也許這是個好主意──」她的視線接著轉向西悠瓦拉。野精靈仍然用斗篷裹著龍珠。西悠瓦拉緊閉著眼，彷彿在跟看不見的神靈溝通。羅拉娜嘆著氣搖搖頭。「不行，史東，我得和她待在一起。」她低聲說。「有些事情不對勁，我不明白──」她停下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為什麼她那麼堅持要單獨去呢？矮人說的對，這趟旅程很危險。如果精靈們抓到你，沒有我們在場，他們動起手來不會有絲毫猶豫。」

史東沉下臉，「妳能想像嗎？德瑞克爵士單獨帶著寶貴的龍珠，克服重重險阻回到大家的身邊──」史東聳聳肩。

「可是這責任那麼重大！」羅拉娜抗議。

「妳是對的，羅拉娜。」史東沙啞地說。「有太多籌碼押在這里。比妳所知道的還要多上太多──索蘭尼亞騎士的統御權（註２）。我沒有時間跟妳解釋──」

「快點，布萊特佈雷德，如果你還要來的話！」德瑞克大吼。

史東拿起食物，塞進包包中。「再會了，羅拉娜。」他用慣有的尊貴態度向她鞠躬。

「再會了，史東，我的老友。」她雙手環抱著騎士，低聲說。他溫柔地摟著她，在她前額吻了一下。

「我們會把龍珠交給智者去研究。聖白石議會將會很快就召開。」他說。「我們會邀請精靈參加，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妳一定得盡快趕到聖奎斯特，我們會需要妳的。」

「我會到的，依著神的旨意。」羅拉娜的視線投向西悠瓦拉，她正把龍珠交給德瑞克。當德瑞克轉身離開時，西悠瓦拉臉上浮起了一種難以形容、如釋重負的表情。

史東跟大家告別，在德瑞克後面離開了。當他們離開時，大夥都看到盾牌上發出的一陣閃光。

突然羅拉娜想起什麼似的往前一步，「等等！」她大喊。「我得要阻止他們。他們應該要帶著屠龍槍碎片一起走才對。」

「不行！」西悠瓦拉大喊著擋住羅拉娜。

羅拉娜憤怒地想要推開西悠瓦拉，接著她看見女孩臉上的表情，不禁停下了手。

「西悠瓦拉，到底是為什麼？」羅拉娜問。「妳為什麼這麼急著把他們送走？為什麼妳這麼想把我們分開？為什麼把龍珠給他們，又把碎片留下來──」

西悠瓦拉沒有回答，她只是聳聳肩，用湛藍的眼眸看著羅拉娜。羅拉娜感覺到自己的意志逐漸屈服在那雙水藍色的眼睛中。她害怕地想起了雷斯林。

吉爾賽那斯也用關心的眼神打量著西悠瓦拉。泰洛斯雙手抱胸站著，似乎也開始跟羅拉娜起了同樣的懷疑。但沒有一個人能夠動彈。他們都被西悠瓦拉控制住了，她對我們做了什麼？他們只能呆呆地看著野精靈輕鬆地走向羅拉娜的背包，打開碎片的包裹，將屠龍槍的碎片高舉至空中。

陽光照射在西悠瓦拉的銀髮上，反射出類似史東盾牌發出的光芒。

「屠龍槍要留在我身邊。」西悠瓦拉看著四周著了魔的大夥，她加了一句，「你們也是一樣！」

【註】

１　聖奎斯特島是整個安塞隆大陸上索蘭尼亞騎士團最後的要塞，也是唯一擁有組織完善的力量可以阻止龍騎將的最後希望。羅拉娜身為奎靈那斯提皇室的一分子，勢必也知道這件事。而前神官伊力斯坦也一定知道這件事。所以他們將龍珠帶往聖奎斯特。

２　索蘭尼亞騎士現在正陷入了權力的爭奪當中，不過騎士團還剩下什麼可以爭奪的，實在很難想像。很明顯，目前現存的六十三名騎士全都想要爭權奪利。

## ２─７黑暗的旅程

在他們身後，懸崖上的積雪以千軍萬馬之勢奔流而下，徹底掩蓋了他們的一切足跡，阻擋住來時的路。吉爾賽那斯魔法雷電的迴音還在山谷中迴蕩，或者這聲音是屬於掉落的石塊，沒有人能確定。

西悠瓦拉帶領著大家，小心地沿著東方的小徑前進，躲開積雪的道路，只走在巖石上面；萬不得已時，他們小心地走在前人的足跡上，讓追兵無法判斷到底有多少人。他們太過小心，反而讓羅拉娜開始擔心了。

「記住，我們想要他們追上我們。」當大夥爬過一堆亂石時，她對西悠瓦拉說。

「別擔心。他們要找到我們不會太困難的。」西悠瓦拉回答。

「妳怎麼能這麼確定？」羅拉娜正準備要問，卻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吉爾賽那斯扶著她站起來，她齜牙咧嘴地忍痛打量著西悠瓦拉。包括泰洛斯，沒有人願意接受自從騎士們離開後西悠瓦拉的變化，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跟著西悠瓦拉。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的目的地。」西悠瓦拉回答。「妳以為我留了個訊息給他們，妳很聰明。我的確這樣做了，但妳運氣不好，沒有找到。在那些妳好心踢開的樹枝底下，我畫了一個簡略的地圖，當他們找到的時候，他們會以為我畫那張地圖是要告訴你們路徑。妳讓我的陷阱更為逼真了，羅拉娜！」她的聲音中充滿了嘲諷之意，直到她的視線和吉爾賽那斯相遇。

精靈男子背向她，神情沉重。西悠瓦拉屈服了。她的聲音開始帶著懇求的意味。「我有苦衷──你們會諒解的。當我看到那些足跡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們一定得兵分兩路。你們一定要相信我！」

「龍珠是怎麼回事？妳那個時候對它做了些什麼？」羅拉娜追問。

「沒──沒什麼，」西悠瓦拉結結巴巴地說。「你們一定得相信我！」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相信妳。」羅拉娜冷冷的回答。

「我沒有傷害你們──」西悠瓦拉開口道。

「萬一妳是把騎士送去陷阱中呢？！」羅拉娜大喊。

「不是的！」西悠瓦拉抓住她的手。「我沒有！相信我。他們會很安全的。我早就計劃好了。龍珠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更重要的是，它絕對不可以落入精靈手中。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把它送走的原因。我幫你們逃出來也是這個理由！」她環顧四周，像是野獸般嗅著空氣。「快點，我們已經浪費太多時間了。」

「如果我們不願意和妳一起走呢？」吉爾賽那斯沙啞地說。「妳對龍珠知道多少？」

「別問我！」西悠瓦拉的聲音突然變得低沉、充滿哀傷。她水藍色的眼睛正以吉爾賽那斯難以承受的炙烈愛意看著他。他搖搖頭，躲開她的眼光。西悠瓦拉抓住他的手。「求求你，親愛的，相信我！記得我們說過的話嗎？在池塘邊的那些話？你說你不得不做某些事，背叛你的同胞，被眾人追捕，只因為你相信你做的是對的。我說我能理解，因為我也有相同的困擾。你不相信我嗎？」

吉爾賽那斯低著頭愣了片刻。「我相信妳。」他柔聲說。他伸出手，將她摟近，親吻著她的銀色長髮。「我們跟著妳。來吧！羅拉娜。」兩人互相緊摟著，走進雪地中。

羅拉娜六神無主地看著其他人。每個人都避免正眼看她。接著泰洛斯走上前。

「我在這個世界上活了將近五十年，年輕人，」他體貼地說。「我知道對你們精靈來說並不算久。但我們人類真真實實活過這段日子，並非整日虛度。我可以跟妳這樣說，那個女孩是真心愛妳的哥哥。他也用同樣的愛回報她。這樣的愛不可能有任何邪念。就衝著他們兩人堅貞的愛情，我願意跟他們到天涯海角。」

鐵匠跟著兩人離開。

「就因為我的腳快要變成冰棒，我願意跟他們到天涯海角，只要他們能幫我取暖！」佛林特雙腳不停踱地。「快點，我們走了。」他抓住泰斯跟在鐵匠後面上路了。

羅拉娜一個人站著。她只能跟上去，她沒有別的選擇。她想要相信泰洛斯說的話。以前，她也許願意相信世界就是這樣運轉的。但現在她的信仰已經遇到過太多的挑戰。為什麼不相信真愛？

現在她腦海中只有一樣東西，那是龍珠中不停旋轉的顏色。

大夥在逐漸降臨的夜色中朝著東方前進。他們已經離開了山區，空氣也變得不再那麼稀薄。冰凍的巖石開始被白雪覆蓋的松樹所取代，森林又再度包圍了大家。西悠瓦拉滿懷自信地帶領著他們進入一個云霧繞繞的山谷。野精靈似乎不再考慮要遮掩他們的足跡，她現在只考慮到前進的速度。

她拚命領著眾人往前衝，彷彿跟天空中的太陽賽跑。當夜色降臨時，大夥在森林中的空地休息，累得連飯都喫不下。但西悠瓦拉只讓他們睡了幾個小時，立刻又趕著大夥上路。

每當有人疲倦不堪地問，為什麼要這麼急著趕路，她只會回答。「他們靠近了，非常靠近了。」

每個人都以為她指的是精靈們，不過羅拉娜早就感覺不到後面有任何的追兵了。

天剛破曉，但這里的霧濃到泰索何夫覺得自己可以抓一把放到口袋里。大夥緊靠著前進，甚至手牽著手避免分散開來。空氣愈來愈溫暖。他們脫下潮溼、笨重的斗篷，沿著突然穿破濃霧，出現在他們腳下的小徑前進。西悠瓦拉走在最前面，她銀髮所反射的微光是他們唯一的指引。

地面終於開始變得平坦，樹木也變得稀疏，大夥走在冬日轉黃的枯草上。雖然沒有人可以看穿這片濃密的霧，但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四周是一片廣大的空地。

「這就是迷霧谷。」西悠瓦拉解答了他們心里的疑惑。「很多年以前，在大災變之前，根據我族的傳說──這里是克萊恩上最美的地方。」

「這里也許還是很美麗。」佛林特咕噥著，「只要我們可以看穿這些該死的霧。」

「不再是了，」西悠瓦拉淒然說道。「這里就像克萊恩的其他地方一樣，美麗已經成了過去式。有一度迷霧谷的堡壘飄浮在大霧之上，像是飄浮在云端。升起的太陽將大霧染成粉紅色，中午時分猛烈的陽光將大霧驅散，傍晚時大霧又再度包圍堡壘。晚上銀色和紅色的月亮照耀著這濃密的霧。從克萊恩各地來的朝聖者──」她突然住口。「我們今晚要在此紮營。」

「什麼朝聖者？」羅拉娜一邊卸下背包一邊問道。西悠瓦拉聳聳肩。

「我不知道，」她避開羅拉娜的眼光。「這只是我族的一個傳說，也許並不是真的。現在大概沒人想來了。」

她在說謊，羅拉娜心想，但她沒有揭穿。她沒力氣管這些事了。連西悠瓦拉低沉、溫柔的聲音在這一片死寂中聽起來都很不自然，震耳欲聾。大夥靜靜地鋪好睡舖，一言不發地喫晚餐，毫無食慾地咬著背袋里的乾糧。連坎德人都不想說話，這片霧像是千鈞重擔般壓迫著每個人。他們耳邊唯一聽得到的就是滴答、滴答、滴答，水滴滴在落葉上的聲音。

「睡吧！」西悠瓦拉將睡袋鋪在吉爾賽那斯身邊，「當銀色的月亮升到天頂時，我們就得馬上啟程。」

「這有什麼差別？」坎德人打著哈欠。「反正我們都看不見。」

「不管怎麼樣，我們一定得前進。我會叫醒你們的。」

「當我們開完聖白石議會後，從聖奎斯特回來，我們便可以成婚。」吉爾賽那斯和她躺在一起時說。

女孩在他懷抱里抽動了一下。他感覺到她的秀髮搔過他的臉頰。但她沒有回答。

「別擔心我父親，」吉爾賽那斯笑著撫摸她在黑暗中閃閃發亮的頭髮。「他可能會頑固、堅持一陣子，但我是他最小的兒子，沒有人在乎我怎麼樣。波修士會嘮叨個不停，反正也不會死。我們可以不要管他。我們也不需要和族人住在一起，我不大確定我能不能適應你們的生活，不過我會好好學的。我的箭術很好喔！我想要我的子女快樂地在原野中自由成長──怎麼了──西悠瓦拉，妳怎麼哭了？」

吉爾賽那斯將她抱緊。她把臉埋在他的肩膀上，傷心地啜泣著。「乖，乖──」他一邊安慰她一邊輕笑著。女人真是種有趣的動物，不知道我又說了什麼？「噓，西悠瓦拉，」他喃喃地說。「沒事了。」接著，吉爾賽那斯沉沉地睡去，夢中出現一羣銀髮的小孩在原野上奔跑。

「時間到了。我們得出發了。」

羅拉娜感覺到有隻手搖著她的肩膀。她吃了一驚，剛剛所作的噩夢讓她分辨不出身旁的人是誰。

「我會叫醒其他人的。」西悠瓦拉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羅拉娜覺得比沒睡之前還要疲倦，動作緩慢地打包好，站在黑暗中發抖。她可以聽見身邊的矮人又在抱怨潮溼的空氣讓他的關節疼痛起來。羅拉娜突然明白，這趟旅程對佛林特來說十分難挨。他畢竟已經有至少一百五十歲了吧？對矮人來說年紀很大了。由於旅途中的一場大病，他的臉上少了些血色。他被鬍子遮掩住大部分的嘴脣開始有些泛青，常常會捧著心口不作聲。但他總是堅稱自己沒事，固執地跟著他們。

「都好了！」泰斯大喊，他尖銳的聲音穿透了濃霧，不知道會不會驚醒什麼東西。「抱歉！」他說。「哇！」他對佛林特低語，「好像在一座廟里面。」

「閉上嘴向前走！」矮人暴躁地說。

西悠瓦拉點亮了一枝火把，眾人驚訝地看著這新的光源。

「我們一定得點亮火把纔行，」她在任何人來得及抗議之前說。「別擔心。這座山谷很久以前就封閉起來了。這里只有兩條路︰一條通往人類的領土、騎士設立哨站的地方，一條通往食人魔的領土；兩條路都在大災變中湮沒了。不需要害怕，我帶你們走的路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還有妳的族人。」羅拉娜提醒她。

「是的──我的族人──」西悠瓦拉說，羅拉娜驚訝地發現她臉色突然變得蒼白。

「妳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羅拉娜追問。

「妳很快就會知道了。一個小時之內就會到了。」

大夥面面相覷，每個人都看著羅拉娜。

該死！她心想。「不要想從我這邊找到答案！」她生氣地說。「你們想要怎麼辦？待在這里，在迷霧中迷失方向──」

「我不會出賣你們的！」西悠瓦拉無助地低語。「求求你們，再相信我一次。」

「走吧！」羅拉娜疲倦地說。「我們會跟上的。」

濃霧似乎更緊密地包圍著他們，只剩下西悠瓦拉手中的火把照亮四周。

沒有人知道他們正往哪里走。地形一點都沒有改變。他們在及膝的草叢中不停地前進。四周沒有樹木，偶爾會出現一塊大石頭，其他一點變化都沒有，也絲毫沒有野獸或鳥類的聲響。每個人都感覺到一股強烈的壓迫感，加緊腳步走在火把照耀的範圍里。

突然，毫無預警地，西悠瓦拉停了下來。

「我們到了。」她將火把舉高。火把的光穿透了濃霧。他們可以看到有某種東西籠罩在霧的彼端。一開始，大夥還沒辦法看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西悠瓦拉又走近了幾步，大夥強忍著好奇心，不安地跟在她後面。

接著，寧靜的夜被水沸騰的聲音所打破。濃霧愈來愈密，空氣愈來愈溫暖、潮溼。

「溫泉！」泰洛斯突然明白。「難怪，這就說明了濃霧的成因，這個影子嘛──」

「是通過溫泉的橋，」西悠瓦拉高舉手上的火把，照耀著跨越沸騰、冒著蒸氣的泉水的石橋。

「我們要走過去！」佛林特大驚小怪看著沸騰的水。「我們要走──」

「這叫作通道之橋。」西悠瓦拉說。

矮人只是勉強吞了口口水。

通道之橋是座簡單、平滑的白色大理石所建造的大橋。在兩邊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騎士雕像，象徵性地跨過溫泉之上。拱橋的高度非常高，大夥都看不見迷霧底端橋的中央。它十分的古老，連佛林特都無法判斷它起於什麼時代、出自何人之手。這不是矮人、精靈或是人類可以做得出來的。是什麼力量興建了這麼雄偉的建築？

他們注意到橋上沒有任何扶手，只有白色大理石上面閃耀著水蒸氣的反光，看來十分溼滑。

「我們不可能走得過去的。」羅拉娜顫抖地說。「我們被困──」

「我們可以走過去，」西悠瓦拉說，「因為我們是被召喚來的。」

「召喚？」羅拉娜不可置信地說。「是誰？哪里？」

「等等。」西悠瓦拉命令大家。

他們靜靜地等著，反正也沒有別的事好做。每個人打量著火把的四周，但他們只看見溫泉中冒起的蒸氣，只聽見噗嚕噗嚕冒泡的聲音。

「是該索林那瑞上場的時候了。」西悠瓦拉突然說，她奮力一揮，把火把丟進水中。

黑暗吞沒了他們。他們不由自主地擠在一起。西悠瓦拉似乎跟著光亮一起消失了。吉爾賽那斯呼喊著她，但沒有回答。

突然大霧變成閃亮的銀色。他們又可以看見周遭的一切，西悠瓦拉，大霧中一個不起眼的黑影又再度出現在他們眼前。她站在橋的開端，看著天空。她慢慢舉起手，濃霧緩緩地分開。大夥抬起頭，看見濃霧像女神優雅的手指般直指向滿天星斗的夜空，直指向皎潔的明月。

西悠瓦拉口中念著奇怪的語言，月光撒在她身上，愛憐地將她包圍起來。月光映照著底下沸騰的溫泉，彷彿賦予了它們生命，讓它們在銀光中舞動著。月光照在橋上，讓永恆不停地跨越石橋的騎士們有了生命。

眾人此時緊緊依靠著，握住彼此的手。佛林特不停喃喃地念著李奧克斯之名。羅拉娜倚著哥哥的肩膀，熱淚盈眶。吉爾賽那斯也緊擁著妹妹，被神聖、讚嘆和恐懼的情緒所包圍。然而，這一切舉動，並非只是映照在水面上的月光所造成。

在他們眼前的是幾乎高與天齊、用山巖雕刻、在月光中閃著銀色光輝的一隻龍。

「我們在哪里？」羅拉娜壓抑地說。「這里是哪里？」

「當你們越過了通道之橋，你們將會站在銀龍紀念碑之前，」西悠瓦拉柔聲回答。「它守護著索蘭尼亞騎士修瑪的陵寢。」

## ２─８修瑪陵寢

在銀月索林那瑞的照耀下，通道之橋看起來像是一串銀線串起的珍珠，跨越在溫泉之上。

「別害怕！」西悠瓦拉說，「只有那些心懷邪念的人才會無法走過這座橋。」

大夥仍然半信半疑。他們小心翼翼地走上幾階，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在水蒸氣中顯得溼滑無比的通道之橋。西悠瓦拉打頭陣，她輕鬆地走了過去。其他人則是在橋中央小心翼翼地走著。

一上橋，橋的另一端便浮現出銀龍紀念碑。雖然他們知道必須小心自己的每一步，但眼睛仍然不由自主地望向它。有好幾次，他們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停下來呆呆地看著，完全忘了底下是冒著蒸氣的滾燙泉水。

「哇！我打賭這底下的水熱得可以煮菜了！」泰索何夫說。他趴在地上從橋的最高點往下看。

「我敢打賭──賭，這──這可以把你煮熟。」嚇壞的矮人手腳並用地爬著。

「你看，佛林特！注意這邊。我包包里有一塊肉，我可以把它綁上一條線，慢慢地沉進水里──」

「快走！」佛林特大吼。泰索何夫只好百般不情願地合上包包。

「你到哪里去都很無聊。」他抱怨，一轉眼又立刻屁股著地地一路滑了下去。

對其他人來說，這是個恐怖的經驗，每個人走到另外一邊堅實的地面上後，都著實鬆了口氣。

當他們通過這條橋時，每個人都專注在如何活著走過去，因此沒有人和西悠瓦拉講話。等他們一抵達對岸，羅拉娜便第一個開口。

「妳為什麼要帶我們到這里來？」

「妳現在還不相信我嗎？」西悠瓦拉難過地問。

羅拉娜遲疑了一下子，視線再度投向那巨大的龍形雕像，羣星彷如龍頭上的王冠。石頭刻成的口發出了無聲的吶喊，石頭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看著彼方，雙翼伸展出山壁之外。一隻爪子伸出來，至少有一百棵樹幹那麼粗。

「妳把龍珠送走，又把我們帶到一座銀龍紀念碑來！」羅拉娜片刻之後聲音顫抖地說。「我們還能怎麼想？妳帶我們到了這個妳稱作修瑪陵寢的地方，結果我們甚至還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人，搞不好他只是個傳說。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里是他安息的地方？遺體在里面嗎？」

「沒──沒有，」西悠瓦拉口氣軟弱地說。「他的遺體消失了，就跟──」

「就跟什麼一樣？」

「就跟他帶著的長槍一樣。他靠著這柄屠龍槍摧毀了萬色返空龍（註１）。」西瓦拉嘆著氣低下頭。「進來吧！」她懇求大夥，「今晚休息一下吧！我保證明天早上，一切的謎團都會解開。」

「我不認為──」羅拉娜正準備開口。

「我們進去吧！」吉爾賽那斯堅決地說。「妳像是被寵壞的小孩一樣，羅拉娜！西悠瓦拉何必把我們帶進危險之中？如果這里有一隻龍，全亞茍斯的人應該都會知道！牠老早就把整座島上的人全殺光了。我在這里感覺不到任何邪惡，只有亙古長存的祥和之氣。這是個完美的藏身之處！精靈很快就會知道龍珠已經平安抵達聖奎斯特，他們會停止搜捕，我們就可以離開。沒錯吧，西悠瓦拉？這不就是妳帶我們前來的原因嗎？」

「是的。」西悠瓦拉柔聲說，「這──這本來就是我的計劃。快點吧，趁著銀月還閃耀著的時候趕快吧，我們只有趁這個時候才能進去。」吉爾賽那斯牽著西悠瓦拉的小手，走進那陣閃耀的銀色濃霧中。泰索何夫擠進他們之間，身上的袋子晃來晃去。羅拉娜心中的恐懼並沒有減少分毫，吉爾賽那斯的解釋仍然無法讓她放心，西悠瓦拉不情願的表情更讓她心中懸著一塊大石頭。但眼前沒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而且，她也不得不承認，她好奇得不得了。

橋邊的草地因為終年不斷的蒸氣而顯得十分翠綠，地勢原先相當平坦，但當他們靠近峭壁上刻出的巨龍時，地面慢慢的開始陡峭起來。隊伍前面突然傳來泰斯的聲音。

「雷斯林！」他們都聽見他喫驚地大喊。「他變成一個巨人了！」

「坎德人瘋了！」佛林特滿意說。「我早就知道──」

大夥跑向前，泰斯在他們面前又叫又跳地指著。眾人站在他旁邊，不停地喘息。

「我以李奧克斯的鬍子起誓！」佛林特讚嘆地說。「這的確是雷斯林！」

被云霧所包圍、隱約有九呎高的這個石刻雕像跟年輕法師一模一樣。雕像鉅細靡遺，精確地傳達出他那憤世嫉俗的神情，甚至連他沙漏形的瞳孔都精準地雕刻出來。

「那邊是卡拉蒙！」泰斯不顧一切地大喊。

幾呎之外是另一個雕像，這個雕像完全跟法師的雙胞胎哥哥一模一樣。

「我還看到了坦尼斯──」羅拉娜恐懼的低語。「這是什麼邪術？」

「這不邪惡。」西悠瓦拉說，「除非妳自己帶來了邪惡。如果你們心里有歹念，那麼每個人都會看到他最害怕的敵人。雕像所散發出來的恐懼和威脅將讓你們無法進入。但你們只看見自己的朋友，所以你們可以安全地走進去。」

「我可不會把雷斯林當作我的朋友。」佛林特喃喃地說。

「我也不會。」羅拉娜遲疑地走過法師冰冷的雕像。法師由黑曜石刻成的袍子在月光下反射著光芒。羅拉娜回憶起西瓦那斯提那一夜的恐怖噩夢，顫抖著走進由許多雕像圍成的圓圈中。每個雕像都和他的朋友們一模一樣。在這個寂靜的圓圈中，有一座小小的陵寢。

這個簡單的長方形建築物由霧中升起，底下是發亮的八角形底座和階梯。它也是由黑曜石打造的，整棟黑色的建築物在大霧中顯得十分明顯。每個細節看起來都像是昨天才剛完工的一樣；簡單明了的設計中沒有任何風吹雨打的痕跡。上面的每個騎士依然握著屠龍槍衝向可怖的怪物。惡龍們無聲地被無法逼視的長槍刺穿。

「這個陵寢里擺放的是修瑪的遺體。」西悠瓦拉帶著他們走上階梯。

冰冷的銅門在西悠瓦拉一推之下輕易地打開。大夥站在這座有著高聳柱子的陵寢階梯上，不知如何是好。就像吉爾賽那斯所說的，他們在這里感覺不到任何邪氣。羅拉娜清楚地記得斯拉莫瑞里面不死的皇家守衛是如何保護自己逝去的國王，還有那種邪惡、陰森的氣息。但在這座陵寢里，她只能感覺到失落和遺憾，夾雜著最後勝利的愉悅；一場以可怕代價換來的勝利，得到了永恆的平靜與祥和。

羅拉娜感覺到自己的哀傷逐漸消退，改以輕鬆的心情。她自己的難過和失落在這里都消失無蹤。她想起自己的許多勝利和成就。大夥一個接一個進入陵寢。厚重的銅門無聲無息地關上，濃密的黑暗立刻包圍了他們。

火光一閃。西悠瓦拉拿著一枝從牆上取下的火把。羅拉娜懷疑她是怎麼點亮火把的，但這個疑惑很快就被眼前的奇景所取代。

除了正中央的一個黑曜石刻成的棺架之外，這里空無一物。雕工精細的騎士雕像支撐著棺架，原來應該在上面的騎士屍體則不知所蹤。一面古老的盾牌放在一邊，一把和史東的劍類似的巨劍放在盾牌旁。大夥鴉雀無聲地看著這些東西，這些遺物上彷彿灌輸了無比的哀傷，連泰索何夫也不願對其染指。

「如果史東在這里就好了。」羅拉娜偷偷拭去眼中湧出的淚水。「這里一定就是修瑪安息之地──雖然──」她沒辦法解釋突然湧上來的那種不安。這不是恐懼，只是一種從一進這個山谷就一直存在的壓迫感。

西悠瓦拉點亮更多火把。眾人走過棺架，打量著墓穴的其他地方。這里並不大，棺架放在正中央，四周的洞壁邊則有許多長板凳，應該是供悼念者祈禱的地方。在另一邊是一個石製祭壇，上面刻著騎士的標誌︰翠鳥、皇冠及玫瑰。乾枯的玫瑰花瓣和藥草散佈其上，經過數百年後，它們的香氣始終不散。在祭壇之下，深陷地板中的是一個巨大的鐵板。

羅拉娜好奇地打量著這塊鐵板，泰洛斯這時站到她身邊。

「你覺得這是什麼？」她自言自語。「一座井嗎？」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鐵匠低哼著說。他彎著腰，用銀臂握住鐵板上巨大的握環，一開始毫無任何變化。泰洛斯兩隻手用盡全身力量一拉，鐵板發出令人牙齦發酸的摩擦聲，開始慢慢地移動。

「你在做什麼？」原先正憂傷地打量著墓穴的西悠瓦拉突然回過身。泰洛斯被她尖銳的聲音嚇了一跳。羅拉娜不由自主地從洞口往後退了一步，兩個人都目不轉睛地看著西悠瓦拉。

「不要靠近那邊！」西悠瓦拉顫抖著聲音警告道。「離遠一點！很危險！」

「妳怎麼會知道？」羅拉娜恢復了鎮定，冷冷地問。「幾百年來沒人來過這個地方。還是有人來過？」

「沒有！」西悠瓦拉咬住自己的嘴脣。「我──我是從──我族人的傳說中知道的──」

羅拉娜不理那個女孩，自顧自地靠近那黑壓壓的洞口。里面一點光亮都沒有，即使拿著佛林特遞給她的火把，仍然什麼都看不見。只有灰塵的味道飄出來。

「我不認為這是個井。」泰斯擠進來說。

「求求你們！不要靠近！」西悠瓦拉懇求眾人。

「她說的對，小賊！」泰洛斯一把將坎德人抓起來。「如果你掉下去，可能會從世界的另外一端掉出來。」

「真的嗎？」泰索何夫屏住呼吸問。「泰洛斯，我真的會從世界的另外一端掉出來嗎？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喔？那邊會有像我們一樣的人嗎？」

「希望不會像坎德人！」佛林特抱怨。「不然他們現在大概都笨死了。而且，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世界是放在李奧克斯的鐵鉆之間，掉到另外一邊的人會掉到祂正在打造世界的鐵鎚之下。另外一邊怎麼可能有人？！」他不屑地說著，一邊看著泰洛斯徒勞無功地試著把鐵板放回原位。泰索何夫仍然好奇地看著它。泰洛斯最後終於放棄，但他還是惡狠狠地看著泰斯，泰斯只好哀怨地嘆口氣，跑去另外一邊，好奇地打量著那柄劍和盾。

佛林特拉拉羅拉娜的袖子。

「怎麼了？」她心不在焉的問。

「我很了解石雕。」矮人低聲說，「這里不太尋常。」他停下來，等著羅拉娜發笑。但她非常認真地注意著他。「陵寢和外面雕像的手工都是人類做的。有一段歷史了──」

「老得足夠當作修瑪的陵寢嗎？」羅拉娜插嘴道。

「每一寸都是。」矮人感嘆地說。「但外面的那隻大蟲，」他指著那隻巨大石龍的方向，「不是人類、精靈或是矮人做得出來的。」

羅拉娜眨眨眼，不太了解他話中的意思。

「而且它還更為古老。」矮人的聲音有點沙啞。「古老到讓這些，」他指著整座陵寢，「都顯得有些現代化。」

羅拉娜開始明白。佛林特看見她的眼睛睜大，慢慢地、認真地點點頭。

「在克萊恩上，沒有任何用兩隻腳走路的生物可以雕出這樣的東西。」他說。

「這一定是某種具有可怕怪力的生物──」羅拉娜喃喃地說。「某種巨大的生物──」

「有著翅膀──」

「有著翅膀──」羅拉娜喃喃地說。

突然她話聲一頓，血液恐懼得幾乎凍結，耳邊傳來咒語的吟唱聲。

「不要！」她轉過身下意識地舉起手隔擋法術，明知道自己的行為一點意義都沒有。

西悠瓦拉站在祭壇邊，玫瑰花瓣從手中片片掉落，正在柔聲吟唱著。

羅拉娜試著和掩蓋全身的疲倦感搏鬥。她雙膝跪地，詛咒著自己的疏忽，扶著板凳支撐自己。但這一點用都沒有，她抬起惺忪的雙眼，看見泰洛斯跌倒在地，吉爾賽那斯不支倒地。在她旁邊，矮人甚至在頭碰到板凳前就發出了鼾聲。

羅拉娜聽見匡噹一聲，盾牌落地的聲音。之後，空氣中就充滿了玫瑰的芬芳。

【註】

１　萬色返空龍──塔克西絲的另一個化身，另一個稱號。

## ２─９坎德人驚異的發現

泰索何夫聽見西悠瓦拉吟唱聲。他認出這是咒語聲，便本能地抓住放在棺架上的盾牌，用力地往外拉。沉重的盾牌轟的一聲壓在他身上，把坎德人壓倒。盾牌把坎德人給完全蓋了起來。（註１）

他一動也不動地躺著，直到西悠瓦拉念完咒語。即使在那之後，他還是多等了幾秒鐘看看自己會不會突然全身著火，或是變成青蛙什麼的，結果沒有；這讓他有些失望，他連西悠瓦拉的聲音也聽不見。泰索何夫最後終於耐不住躺在冰冷石地板上的無聊，像飄落的羽毛一樣輕手輕腳地爬出盾牌。

他的朋友們都睡著了！原來她施的是這個法術。但是西悠瓦拉呢？會不會跑到別的地方去找怪獸回來喫掉他們啊？

泰斯小心地抬起頭看著棺架上的狀況。他很驚訝地發現西悠瓦拉趴在靠近洞穴入口的地板上，不停地前後搖動，發出細微的啜泣聲。

「我怎麼能這樣？」泰斯聽見她自言自語。「我把他們帶來了。這樣夠嗎？不夠！」她哀傷地搖搖頭。「不夠，我已經把龍珠送走了。他們不知道要怎麼使用它。我一定得打破誓言。就像妳講的，姊姊，這是我的選擇。但是這好睏難！我愛他──」

西悠瓦拉把頭理在膝蓋間，像著魔般自言自語啜泣著。軟心腸的坎德人從沒見過這麼傷心的人，很想上前去安慰她。接著他發現她講的東西聽起來都有點可怕。「很難的選擇、打破誓言──」

不行，泰斯心想，我一定得在她發現她的法術對我無效前趕快找到出路。

但西悠瓦拉擋住了陵寢的入口。也許可以試著溜過去──泰斯搖搖頭，太冒險了。

那個洞！他靈機一動。反正他本來就想更仔細地觀察那個洞。他只希望那個鐵板還沒蓋上。

坎德人躡手躡腳地走過棺架，小心走到祭壇邊。洞就在那邊，入口仍然開著。泰洛斯躺在旁邊熟睡著，他的頭枕在自己的銀臂上。泰斯回頭看著西悠瓦拉，小心走到邊緣。

這比他現在躲藏的地方要理想多了。這里沒有階梯，但是牆上有扶手。像他一樣的正常的坎德人攀爬起來應該不會有任何的問題。也許這能通到外面。突然泰斯聽見背後傳來一陣吵雜聲。西悠瓦拉嘆著氣──

泰斯立刻想也不想地爬進洞穴中，一聲不響地開始往下爬。牆壁上因為滿布著水氣和青苔，所以十分溼滑，扶手的距離又有點遠。他生氣地想︰又是為了人類設計的。從來都沒有人替矮個子著想！

他一直都不很專心，直到非常靠近那些寶石才發現它們。

「李奧克斯的鬍子！」他咒罵道。（他從佛林特那里學來了這句口頭禪，用得特別順口。）六顆美麗的寶石，每個都和他的拳頭一樣大，鑲在牆壁上的一個環形空間里。它們表面覆蓋著青苔，但泰斯只看一眼就知道它們的價值。

「怎麼會有人把這麼美麗的寶石放在這里？」他大聲問。「我敢打賭這一定是小偷放的。如果我能把它們撬開，我就可以將它們還給原來的主人。」他的手放在寶石上。這時，一陣強烈的風吹了過來，將泰索何夫像片秋天的落葉般扯離扶手。泰斯一邊往下跌，一邊往上看著漸漸變小的洞口。他開始想著到底李奧克斯的槌子有多大，突然間，落下的勢子停了下來。

有一陣子，強風把他吹得滾來滾去。接著它改變了方向，把他打橫著吹。我不會到世界的另一端了，他傷心地想。他嘆著氣到了另一個通道。接著他發現自己飛了起來！一陣強風把他往上吹！這種感覺十分不尋常。他下意識地伸出手，看看自己可不可以碰到兩邊的牆壁。當他把手伸開時，他注意到自己往上升得更快了些。（註２）

也許我死了，泰斯心想。我死了之後就比空氣輕了。我怎麼會知道？他也不確定，因為坎德人對死後的世界沒什麼概念。他伸手去摸摸自己的袋子。他有種感覺，他一定沒辦法帶著這些東西一起去。不對，每樣東西都還在啊！泰斯放心地嘆口氣，接著又驚訝地吞了口口水，因為他發現自己突然停了下來，甚至在往下掉！

什麼？他心慌意亂地想，然後發現自己的手垂下來接近自己的身體。他急忙把手張開，這次他確確實實地在往上升。在知道自己還活著之後，他開始盡情享受這段旅程。

坎德人拍著雙臂，在半空中飄浮著，輕鬆地看著他要去的地方。

啊，眼前又有了光亮，愈來愈清楚了。現在他可以看見自己是在一個隧道里，但這條隧道比他原先掉下來的那個還長。

「等下一定要讓佛林特聽聽這個！」他快樂地說。然後他看見像剛才一樣的六顆珠寶，風勢很快地開始減緩。

正當他覺得自己可以接受飛行這種生活方式時，泰斯到了隧道的頂端。風輕輕地將他放在石地板上。泰斯等了幾分鐘，看看自己會不會再飛起來，甚至揮舞了一下自己的手臂，但什麼都沒發生。旅程已經到了盡頭。

我也許可以看看這個地方，坎德人嘆口氣想。他跳出那陣氣流，輕鬆地著地，開始打量著四周。

牆上插著幾枝火把，照亮整個房間。這個房間顯然比陵寢要來得大！他站在一個巨大階梯前，每一階的石塊和房間里的其他部分都是由純白的石塊所組成，跟底下純黑色系的陵寢大異其趣。樓梯通往右方，似乎直達另外一層的大廳。他可以看見頭上的空間有一排欄桿，應該是某種陽臺。泰斯伸得脖子都快斷了，卻只能夠看見在火把的照耀下，對面上方的牆上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是誰點亮了火把？他心想。這里是哪里？修瑪陵寢的一部分嗎？還是我已經飛上了巨龍山脈？誰住在這里？火把不會自己點燃的！

一想到這點，泰斯為了預防萬一，立刻伸手進口袋里，掏出了一柄小刀。他爬上許多階的樓梯，終於來到陽臺。這是個很大的空間，但他只能藉著閃爍的火光看清楚其中一部分。巨大的柱子支撐著頭上寬大的屋頂。另外一道巨大的階梯又通往另一個樓層。泰斯轉過身，靠著欄桿看著他身後的畫。

「李奧克斯的鬍子！」他低聲說。「看看這個！」

牆上有一幅壁畫，它剛好從泰斯站著的地方正對面開始，延伸了整片陽臺的長度。坎德人對美術雖然沒什麼涵養，但他印象中從不曾看過如此驚人的作品。有嗎？不知怎麼搞的，他覺得這些有點眼熟。是的，他愈仔細看，愈覺得熟悉。

泰斯看著這些壁畫，試著要回憶起是在哪里看過的。在他正對面的牆上是一幅恐怖的、描繪各種各樣的惡龍降臨大地的景象。就像塔西斯一樣，城鎮陷入烈焰，建築物崩坍，人們四散奔逃。這是個恐怖的景象，坎德人很快就跳過它。

他繼續沿著陽臺走。當他走到壁畫正中央，他大喫一驚。

「巨龍山脈！就是這里──就在牆上！」他對自己小聲說，卻驚訝地發現有另一個迴音應和著他。他遲疑地看著四周，小心靠近欄桿，繼續欣賞這些壁畫。上面的確就是他現在所在的巨龍山脈。只不過這張壁畫上顯示的好像是巨龍山脈被一把劍給從中剖成兩半！

「太棒了！」酷愛地圖的坎德人說。「難怪，」他說。「這是張地圖！我就在這里！我已經進了這座山脈。」他打量著四周，突然之間明白。「我就在龍喉里，難怪這個房間形狀這麼奇怪。」他回頭繼續看著地圖。「這就是這些壁畫，那里就是我現在站著的陽臺。這些柱子──」他轉了一圈看著四周。「是的！就是這個樓梯。」他轉過身。「這通往龍頭！這就是我來的地方，某種風力的通道。到底是誰建造的──又為了什麼？」

泰索何夫繼續繞著陽臺走，希望能在這些壁畫中找到一些線索。在陽臺的右手邊，壁畫顯示的是另外一場戰鬥。但這張並不可怕。里面有吐出火和冰的紅龍、黑龍、藍龍和白龍；但還有另外的龍類和牠們作戰，銀龍和金龍──「我想起來了！」泰索何夫大喊。

坎德人開始跳上跳下，像隻野獸般大喊。「我記起來了！我記起來了！那個時候我在帕克塔卡斯。費資本給我看的。世界上有善良的龍。牠們會幫助我們和惡龍作戰！我們只需要找到牠們，還有那些屠龍槍！」

「天哪！」坎德人腳底下傳來一個聲音。「難道就不能讓我好好睡覺嗎？這些吵鬧聲是怎麼搞的？你都可以把死人吵醒了！」

泰索何夫手中高舉著小刀，警覺地轉過身。他幾乎可以確定這里沒有其他人。但他錯了，在火把照不到的陰暗角落，一個穿著袍子的黑影從石凳上站起來。他搖搖身體，伸個懶腰，然後快速地走上樓梯，向坎德人逼近。雖然時間仍然充裕，但泰斯仍不打算逃開，他只是好奇著究竟是誰。他正準備要開口問這個奇怪的傢伙為什麼要在這里睡午覺？之後，那人走到火把的光芒之下。是個老人。那是──

泰索何夫的小刀掉到地上。坎德人顫抖著往後退，靠在欄桿上。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泰索何夫說不出話來。

「費──費──費──」他喉中發不出其他的聲音。

「嗯，什麼？說大聲一點！」那老人低頭看著他，大聲吼著。「你一分鐘前還吵得跟什麼一樣。現在怎麼了？有東西噎住了嗎？」

「費──費──費──」泰索何夫結結巴巴地小聲說。

「啊，可憐的小孩。被傳染了嗎？失語癥？可憐可憐。來──」老人伸手進袍子里，打開許多內袋，泰索何夫則仍然不停地發著抖。

「拿著。」老人說。他拿出一枚硬幣，放進坎德人毫無知覺的手中，並且替他將冰冷的手指握上。「快點去，找個牧師──」

「費資本！」泰索何夫終於說出口。

「哪里？」老人轉過身，舉起手杖，害怕地看著一片黑暗。後來似乎突然想起什麼。他轉過身，壓低聲音問泰斯，「我說啊，你確定你看到這個費資本嗎？他不是死了嗎？」

「我知道我以為──」泰斯難過地說。

「那麼他就不應該到處亂跑，隨便嚇人！」老人生氣地說。「看來我得和他溝通溝通。喂！就是你！」他開始大叫。

泰斯伸出顫抖的小手，拉拉老人的袍子。「我──我不是很確定，但──但是我覺得你應該就是費資本。」

「不是在開玩笑吧？真的嗎？」老人往後退。「這幾天的天氣讓我覺得不太舒服，我不知道這天氣已經糟到這個地步。」他垂下肩膀。「原來我已經死了？萬事俱休。一笑泯恩仇，一切付諸東流。」他頹喪地走到一個矮凳旁邊，一屁股坐下來。「喪禮隆重嗎？」他問。「有很多人來嗎？有沒有二十一響禮炮？我一直想要見識一下二十一響禮炮（註３）。」

「我──呃，」泰斯遲疑了一下，不知道禮炮是什麼東西。「這樣喔，那──應該可以說是──只有某種紀念儀式。你知道的，我們──呃──，找不到你的──我應該怎麼說？」

「殘骸？」老人熱心地說。

「呃──殘骸。」泰斯臉紅了一下。「我們很努力地找過了，但滿地都是雞毛──還有一個黑暗精靈──坦尼斯說我們能夠平安離開就是好狗運了──」

「雞毛！」老人不顧形象地大喊。「我的喪禮上為什麼會有雞毛？」

「我們──呃，你和我還有賽斯頓。你還記得那個叫賽斯頓的溪谷矮人嗎？喔，還有帕克塔卡斯那里一個巨大的鐵鍊。還有那隻大紅龍。我們抓著那條鐵鍊，那隻紅龍對著鐵鍊吐火，然後我們就掉了下去。」泰斯想來已經熱身完畢；開始進入他最喜歡的部分了，「我知道一切都完了。我們一定會死。大概要掉個七十呎才會到底（泰斯每回說這個故事時，這段距離的長度都會增加），那時你在我下面，我聽見你念了句咒語──」

「沒錯，你也記得，我的確是個厲害的法師。」

「呃，對，」泰斯結巴了一陣子，然後繼續說。「你念了個法術──羽落術還是什麼的。不論如何，你只來得及說出第一個字『羽──』，突然間──」坎德人伸出手，臉上帶著驚訝的神情，因為他回想起後來的事情。「出現了幾百萬幾百萬幾百萬根雞毛──」

「然後怎麼樣了？」老人戳戳泰斯，要他繼續說下去。

「喔，喔，這里就有點──呃──，混亂了。」泰斯說。「我聽見一聲尖叫，碰的一聲。嗯，更精確的說法是噗唧一聲，我──我以為那聲噗唧就是你的下場。」

「我？」老人大吼。「噗唧？！」他生氣地看著坎德人。「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噗唧過！」

「然後我和賽斯頓和那條大鐵鍊一起跌進羽毛堆里面。我真的有很用心地找。」泰斯回憶起自己心碎地尋找著老法師的屍體，眼角開始流出淚水。「可是地上有太多雞毛了──外面又有可怕的龍在喧鬧。賽斯頓和我跑到門邊，我們遇到了坦尼斯，本來想回來找你的，可是坦尼斯說不行──」

「所以你就讓我被埋在一堆雞毛下？」

「那真的是場很特別的喪禮嘛！」泰斯說。「金月說的，還有伊力斯坦。你沒見過伊力斯坦，但你還記得金月和坦尼斯嗎？」

「金月。」老人喃喃自語。「啊，沒錯。漂亮的小女孩。有個看起來一臉正經的大個兒愛上了她。」

「那是河風！」泰斯興奮地說。「還記得雷斯林嗎？」

「瘦不拉幾的傢伙。厲害的法師！」老人嚴肅地說，「他如果不找個方法治好咳嗽，可能一輩子都成不了大器。」

「你就是費資本！」泰斯高興地跳起來。他伸出雙臂，緊緊地抱住老人。

「乖乖，」費資本有點不好意思地拍著泰斯的背。「這樣就好啦，你會把我的袍子弄髒的。別擤鼻涕，我很難弄乾淨。要手帕嗎？」

「不用了，我自己有──」

「啊，這樣好多了。喔，我說啊，我覺得那個手帕好像是我的唷！上面有我的名字縮寫──」

「是嗎？你一定是不小心把它弄丟了。」

「我想起來你是誰了！」老人大聲地說。「你是泰索什麼東東來著？」

「泰索何夫！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回答。

「我是──」老人突然停下來。「你說我叫什麼？」

「費資本。」

「費資本。沒錯──」老人想了一下，然後搖搖頭。「我覺得他應該死了──」

【註】

１　催眠術是指向性的法術。泰斯也許是靠著盾牌保護才逃過法術的影響。但如果西悠瓦拉真的意在催眠他，盾牌也幫不上什麼忙。

２　泰斯現在身在一個復雜的空氣運輸系統中，這是特別用來傳送各種各樣貨物或居民到各層去的系統。

３　實際上是名神祇的費資本擁有觀看未來的能力，他預知了侏儒將會發明火藥。當然，是意外的。他們當時正在研究檀香的製造。

## ２─１０西悠瓦拉的祕密

「你是怎麼逃出來的？」泰斯從袋子里拿出乾糧來和費資本分享。老人若有所思地說，「我也沒想到我逃得出來，」他帶著歉意說。「恐怕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從那之後，我看到雞就想吐。不過──」他精明地看著坎德人，「你在這里幹什麼？」

「我和我的朋友們一起來的。其他人還在別的地方，不過生死未卜。」他哽咽著說。

「他們還活著。別擔心。」費資本拍拍他的背。

「你真的這麼認為？」泰斯又高興起來。「不管怎樣，我們是和西悠瓦拉一起來的──」

「西悠瓦拉！」老人跳起來，白髮狂亂地飛舞著，臉上迷糊的神情立刻消失。

「她在哪里？」老人嚴厲地逼問。「還有你的朋友們，他們在哪里？」

「樓──樓下──」泰斯結巴地看著老人突如其來的大轉變。「西悠瓦拉對他們施了個法術！」

「啊，她這樣做了？」老人自言自語。「我們會去處理的。來吧！」他開始走下階梯，動作快到泰斯得用跑的才能趕得上。

「你說他們在哪里？」老人停下來。「精確一點！」他大喊。

「呃，陵寢！修瑪陵寢！我猜那是修瑪長眠的地方。西悠瓦拉是這樣跟我們說的。」

「嗯，至少我們不需要走太遠。」

老人快步走下樓梯，一腳踏進泰斯進來的洞穴。泰斯吞了口口水，緊抓著老人的袍子。他們飄浮在半空中，只感覺到四周有風不斷吹拂著。

「下去！」老人說。

他們開始往上飄，慢慢靠近上層陽臺的屋頂。泰斯感覺到他的頭髮開始豎起來。

「我說往下！」老人對著底下的洞穴憤怒地揮舞著手杖。

底下傳來一陣啜吸聲，兩個人飛快地被吸進去，費資本的帽子忙亂中掉了下來。這跟他掉在龍穴里的帽子沒兩樣嘛！泰斯心想。壓得亂七八糟，跟塊破布一樣，而且好像有自己的主見。費資本伸出手去撈了一下，但沒抓到。帽子飄在他們前面大概五十呎的地方。

泰索何夫往下看，正準備要問問題時，老人及時阻止了他。老法師抓住手杖，開始喃喃念著咒語，用手杖比著奇怪的手勢。

羅拉娜睜開眼。她躺在一個冰冷的石凳上，看著黑色的天花板。她完全記不得自己身在何處，突然間，她記起來了──西悠瓦拉！

她快速地坐起來，打量著四周。佛林特正在按摩著頸子，泰洛斯眨眨眼看著四周，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吉爾賽那斯已經醒了過來，站在陵寢的入口，看著地上的某種東西。當羅拉娜走過去的時候，他轉過身，把手指放在嘴脣上，他對著門的方向點點頭。

西悠瓦拉正坐在那邊，雙手掩面，傷心地哭泣著。

羅拉娜遲疑了一下，原本到了嘴邊的惡毒話又吞了回去。這根本不是她意料中的狀況。本來應該會怎麼樣？她問自己。大家本來應該再也不會醒過來。這一定是可以解釋的。她開始走向前。

「西悠瓦拉──」她開口。

女孩跳起來，滿是淚水的臉上有著極度的驚懼。

「你們怎麼會醒過來的？你們怎麼能掙脫我咒語的束縛？」她吃了一驚，背靠著牆。

「別管這些小事了！」羅拉娜回答，雖然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醒過來的。「告訴我們──」

「這是我做的！」一個低沉的聲音說。羅拉娜和其他人回頭看到一位滿臉白鬍子、穿著灰袍的老人從地板上的一個洞穴浮起來。

「費資本！」羅拉娜不可置信地說。

附近傳來轟的一聲，佛林特昏倒在地上。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每個人都愣愣地看著老法師。西悠瓦拉發出一聲尖叫，趴在地板上無助地哭泣著。

費資本不理會其他人的目光，走過棺架，跨過昏倒的矮人，走到西悠瓦拉身邊。泰索何夫這才從洞里爬出來。

「看看我找到什麼人了！」坎德人驕傲地說。「費資本！我剛剛還空中飛喔，羅拉娜。我跳進那個洞，然後就一直飛到一個地方，那里有金龍的圖畫，費資本在那里對我大吼大叫。我承認我那個時候感覺相當奇怪，我說不出話而且──佛林特怎麼了？」

「噓，泰斯。」羅拉娜看著費資本無力地說。老人蹲下來，搖著那名野精靈女孩。

「西悠瓦拉，妳幹了什麼好事？」費資本嚴厲地問。

羅拉娜突然覺得自己鐵定是認錯人了，眼前的人只是另一個恰好與費資本穿著一模一樣的老人。這個板著臉，看來氣魄驚人的長者不像她記憶中的那個迷糊的老法師。不對，她還認得那張臉，更別提那頂帽子了！

看著眼前的費資本和西悠瓦拉，羅拉娜感覺到有兩股極大的力量，有如悶雷般地在兩人之間流動著。她想要立刻逃離這個地方，但她卻連一根手指都動不了，只能呆呆地看著。

「妳做了什麼，西悠瓦拉？」費資本追問。「妳背棄了自己的誓言！」

「我沒有！」女孩哀嚎著說，在老人的腳下蜷曲成一團。「沒有，我沒有。我還沒──」

「妳以另一種形體現身在這世界，並且介入凡人的事務。這樣就已經是大逆不道了。妳居然還把他們帶到這里來！」

西悠瓦拉沾滿淚水的臉痛苦地扭曲著。羅拉娜發現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跟著掉淚。

「好嘛！」西悠瓦拉無助地哭喊著。「我違背了誓言，至少我準備要這樣做。我把他們帶到這里來。我一定得這樣做！我看到那麼多的悲慘和痛苦。而且──」她的聲音變小，眼睛看著遠方，「他們找到一顆龍珠──」

「沒錯，」費資本柔聲說。「一顆龍珠。從冰牆城堡里拿出來的。它落入妳手中。西悠瓦拉，妳是怎麼處置它的？它現在在哪里？」

「我把它送走了──」西悠瓦拉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了。

費資本似乎突然變得蒼老許多，表情變得十分疲倦。他倚著手杖，深深地嘆了口氣。「西悠瓦拉，妳把它送到哪里去了？現在龍珠在哪里？」

「史東拿走了，」羅拉娜擔心地插嘴。「他護送龍珠去聖奎斯特了。這是什麼意思？史東有危險了嗎？」

「誰？」費資本環顧四周。「喔，妳好啊，親愛的。」他對她說。「能再見到妳真好。妳父親還好吧？」

「我父親──」羅拉娜搖搖頭，也被搞混了。「聽著，老先生，別管我父親了。是誰──」

「還有妳哥哥。」費資本對吉爾賽那斯伸出手。「年輕人，很高興再見到你。還有你，」他對喫驚的泰洛斯說。「銀臂？哇，真不得了。」他偷眼看著西悠瓦拉，「多巧啊。泰洛斯．艾昂菲爾德，沒錯吧？我聽說過很多有關你的事。我的名字叫──」

老法師皺起眉頭。

「我的名字叫──」

「費資本。」泰索何夫好心地說。

「費資本。」老法師點點頭，臉上露出微笑。

羅拉娜以為自己看到費資本給西悠瓦拉一個警告的眼神。女孩低下頭，彷彿明白了兩人之間纔有的祕密。

羅拉娜還沒來得及整理自己的思緒，費資本又回頭面對她。「現在，羅拉娜，妳還在懷疑西悠瓦拉是何方神聖嗎？這就得看西悠瓦拉願不願意告訴妳了。因為我得離開了，我還要走很長的路呢！」

「我一定要告訴他們嗎？」西悠瓦拉低聲說。她仍然跪在地上，當她說話時，她的視線從未離開吉爾賽那斯。費資本順著她的視線看過去，看到了年輕精靈深受打擊的表情。他自己的神色開始軟化，難過地搖搖頭。

西悠瓦拉合掌懇求他。費資本走向她，握住她的手，拉她站起來。她摟住他，老人把她拉近。

「倒也不一定，西悠瓦拉，」他的聲音非常的溫柔。「妳不一定得告訴他們。這是妳自己的選擇，也曾經是妳姊姊的。妳可以讓他們忘記自己曾經來過這里。」

突然間西悠瓦拉臉上的血色全部消失，只剩下那對湛藍的大眼睛。「但，這樣就──」

「是的，西悠瓦拉，」他說。「妳自己決定吧！」他親吻女孩的前額。「再會了，西悠瓦拉。」

他轉過身面對其他人。「再見，再見。很高興見到你們。我對那些雞毛有點過敏，不過，不傷感情。」他耐心地等了一分鐘，看著泰索何夫。「你要來嗎？我可沒辦法在這里等你一整夜！」

「去？跟你嗎？」泰斯高興地大喊，咚的一聲把佛林特的頭丟回地上。坎德人站起來，「當然，等我拿我的包包──」然後他低頭看著地上昏迷不醒的矮人。「佛林特──」

「他會沒事的，」費資本保證。「你不會和你的朋友分開太久的。我們不久就會再見。」他皺起眉頭自言自語，「七天，加上三，進一，七乘以四是多少？喔，反正就是在大饑荒那個年代（註１）他們就會召開會議。現在快跟我來吧，我們有事情要做了。你的朋友們都會受到很好的照顧的。西悠瓦拉會照顧他們的，不是嗎，親愛的？」他對野精靈說。

「我會告訴他們的。」她傷心地承諾，眼睛看著吉爾賽那斯。

精靈看著她和費資本，心中感到無比的恐懼。

西悠瓦拉嘆口氣。「你是對的，我早就違背了自己的諾言。我非得完成我原先的計劃不可。」

「妳自己考慮吧！」費資本把手放在她的頭上，愛憐地撫摸著她的銀髮。然後轉過身。

「我會被處罰嗎？」在老人踏進陰影之前，她問。

費資本停下腳步。他搖搖頭，回頭說。「有人認為妳現在這樣就已經是在接受懲罰了，西悠瓦拉，」他柔聲說。「但妳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愛，就像妳得自己做決定一樣，這就是妳受到的懲罰。」

老人走進黑暗中，泰索何夫尾隨在後，身上的小袋子搖晃著。「羅拉娜，再見！泰洛斯，再見！好好照顧佛林特！」在接下來的沉寂里，羅拉娜可以聽見老人的聲音。

「你說那名字叫──費資撥？費資風？」

「費資本！」泰斯尖聲說。

「費資本──費資本──」老人自言自語地說。

所有的目光齊盯著西悠瓦拉。

她現在冷靜多了，情緒已完全平靜下來。雖然臉上滿是哀傷，但不再是早先那種受盡折磨的表情。這是一種遺憾，一種毫無怨言接受宿命安排的認命表情。西悠瓦拉走向吉爾賽那斯。她握住他的手，用無比愛憐的眼光看著吉爾賽那斯，讓他覺得自己非常的幸福，雖然他知道分離即將到來。

「我就要失去妳了，西悠瓦拉。」他泣不成聲地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可以看得出來！妳是愛我的──」

「我愛你，精靈。」西悠瓦拉溫柔地說。「打從我第一眼看到你受傷躺在海灘上的時候，我就愛上了你。當你抬起頭，對我微笑時，我就知道我姊姊的命運又將在我身上重演。」她幽怨地嘆氣。「但這是我們選擇這個形體時就必須冒的危險。因為雖然我們的力量沒有消退，但這個形體的缺點卻也跟隨著我們。這是弱點嗎？去愛人──」

「西悠瓦拉，我不明白！」吉爾賽那斯哭喊著。

「你會明白的。」她柔聲保證道。她低下頭。

吉爾賽那斯握住她的手。她伏在他的胸膛上。精靈親吻著她的銀髮，啜泣著抱住她。

羅拉娜轉過身。這種景象讓她不忍心繼續看下去。她強忍住自己的眼淚，想起了矮人。她從水壺中倒出一些水，撒在佛林特臉上。

他眨眨眼，醒了過來。矮人呆呆地看了羅拉娜片刻，伸出顫抖的手。

「費資本！」矮人沙啞地說。

「我知道。」羅拉娜說，心下暗想著一旦佛林特聽到泰斯離開會有什麼反應。

「費資本不是死了嗎？」佛林特驚訝地說。「泰斯說的啊！死在一堆雞毛里面！」矮人掙扎著站起來。「那個豆腐腦袋的傢伙到哪里去了？」

「他走了，佛林特。」羅拉娜說。「他和費資本離開了。」

「走了？」矮人不知所措地看著四周。「妳讓他走了？跟著那個老頭子？」

「恐怕是──」

「妳讓他和一個死掉的老人走了？」佛林特背起了包包。

「你不能去追他們，」羅拉娜說。「求求你！佛林特。」她把手放在矮人的肩膀上。「我需要你，你是坦尼斯最老的朋友，也是我的導師──」

「但他單獨離開了，沒有我的照顧。」佛林特不停地說。「他怎麼可以離開？我沒有看到他走啊！」

「你昏倒了──」

「我沒有！」矮人大吼。

「你──你失去了意識。」羅拉娜結結巴巴地說著。

「我從來沒有昏倒！」矮人堅持。「這一定是我在船上感染到的疾病又復發了──」佛林特丟下包包，氣呼呼地坐在旁邊。「白癡坎德人，竟然跟一個死掉的老頭跑了。」

泰洛斯走過來，把羅拉娜拉到一邊。「那個老人是誰？」他好奇地問。

「這說來話長。」羅拉娜嘆氣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的問題。」

「他看起來很眼熟。」泰洛斯皺起眉頭。「但我不記得在哪里看過他。不過他讓我想起在索拉斯的那個最後歸宿旅店。他也聽過我──」鐵匠看著自己的銀色手臂。「當他看著我的時候，我感覺一陣電流通過，好像被雷打到一樣。」壯碩的鐵匠打了個寒顫，轉頭看著西悠瓦拉和吉爾賽那斯。「這是怎麼回事？」

「我想就快真相大白了。」羅拉娜回答。

「妳說的沒錯。」泰洛斯說。「妳一直懷疑她──」

「跟這沒關係。」羅拉娜帶著罪惡感承認。

西悠瓦拉輕聲嘆了口氣，推開吉爾賽那斯的擁抱。精靈依依不捨地鬆開了手。

「吉爾賽那斯，」她深吸一口氣說。「從牆上拿下一枝火把，放在我面前。」

吉爾賽那斯遲疑了一下。然後有點不大高興地服從她。

「把火把放在這里──」她指示著他的手直到光芒正好照耀在她身上。「現在，看看牆上我的影子。」她顫抖著聲音說。陵寢一片沉寂，只有火把燃燒時的劈啪聲。西悠瓦拉的影子出現在她的身後，大夥聚精會神地看著。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說得出話來。

西悠瓦拉在牆上的影子並不屬於一個年輕的精靈女孩。

牆上的影子，是一隻龍。

「妳是隻龍？！」羅拉娜不可置信地說。她把手放到劍上，泰洛斯阻止了她。

「不可以！」他突然說。「我記起來了，那個老人──」他看著自己的手臂。「這下我想起來了。他曾經來過最後歸宿旅店！他穿的衣服不一樣，但我發誓那就是他！他對小孩子說故事，有關善良巨龍的故事。金龍和──」

「銀龍。」西悠瓦拉看著泰洛斯說。「我是隻銀龍。我的姊姊就是那隻愛上修瑪，和他並肩作戰的那隻銀龍──」

「不可能！」吉爾賽那斯把火把丟到地上。火把還沒熄滅，他暴跳如雷地踩熄它。西悠瓦拉傷心地看著他，伸出手去想要讓他平靜下來。

吉爾賽那斯退縮了，恐懼地看著她。

西悠瓦拉慢慢放下手。輕柔地嘆口氣，她點點頭。「我明白，」她喃喃地說。「我很抱歉。」

吉爾賽那斯開始發抖，痛苦地倒下去。泰洛斯用強壯的雙手抱著他，將他放到石凳上，用自己的斗篷蓋著他。

「我沒事。」吉爾賽那斯喃喃地說。「讓我一個人靜一靜。這太瘋狂了！這是個噩夢。一隻龍！」他緊緊閉上眼，彷彿永遠都不想看到這個世界。「一隻龍！」他斷斷續續地說。泰洛斯輕輕拍著他，然後回到眾人身邊。「其他的善良巨龍呢？」泰洛斯問。「那個老人說過原來有很多的龍。銀龍、金龍──」

「我們的數目是不少──（註２）」西悠瓦拉勉強說道。

「就像我們在冰河地帶看到的那隻銀龍！」羅拉娜說。「那是隻善良的巨龍。如果你們有許多力量，那麼集合在一起！幫助我們和這些惡龍作戰！」

「不行！」西悠瓦拉絕望地大喊。她的藍眼睛發出怒火，羅拉娜不禁往後退了一步。

「為什麼？」

「我不能告訴你們。」西悠瓦拉緊張地握緊雙拳。

「這一定跟妳之前提到的誓約有關！」羅拉娜追問，「不是嗎？妳打破的誓約，妳問費資本的那個懲罰──」

「我不能告訴妳！」西悠瓦拉用低沉、滿腔熱血的聲音說。「我現在做的已經夠可怕了。但我一定得做些什麼！我再也不能容忍這些無辜的人們受到如此的折磨！我以為我可以幫得上忙，所以我變成精靈的模樣，我盡力了。我努力了很久，試著要讓精靈們團結起來，別讓他們彼此徵戰，但是狀況愈來愈糟。然後，你們來了，我發現你們深陷在相當大的危機當中，自己卻毫不知情。因為你們帶著──」她無法繼續。

「龍珠！」羅拉娜突然說。

「是的。」西悠瓦拉緊握雙拳。「我那時候就知道自己得做個抉擇。妳有龍珠，也有屠龍槍。屠龍槍和龍珠都到了我的身邊！全都在！我想這是個機會，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決定要把龍珠帶過來，永遠地保護它，但我們在路上的時候，我發覺騎士絕對不會肯把龍珠留在這里。那一定會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一有機會，我便立刻把龍珠送走。」她的肩膀低垂。「這很明顯是個錯誤的決定，可是我怎麼知道？」

「為什麼？」泰洛斯緊張地追問。「龍珠到底有什麼力量？它是邪惡的嗎？妳派那些騎士去送死嗎？」

「極為邪惡。」西悠瓦拉說，「否則就是極為善良。誰知道呢？連我也不了解龍珠的力量。它們是很久之前由偉大的法師們所創造出來的。」

「但是泰斯的書里面寫著，龍珠可以控制所有的龍！」佛林特說。「他用某種眼鏡看的。他叫它作真知眼鏡，不會說謊的眼鏡──」

「沒錯。」西悠瓦拉哀傷地說。「這是真的。太真實了。你的朋友們發現之後會後悔莫及。」

大夥被恐怖的氣氛所包圍，鴉雀無聲地坐在一起，耳邊只有吉爾賽那斯啜泣的聲音。火把讓眾人的影子在牆上不停舞動著。羅拉娜想起修瑪和銀龍的故事。她想到那場最後、最恐怖的戰爭（註３）──滿天都是飛龍，大地被火焰和血海吞沒。

「那妳為什麼要帶我們到這邊來？」羅拉娜靜靜地問。「為什麼不直接讓我們把龍珠帶走就好了？」

「我能告訴他們嗎？我有那種勇氣嗎？」西悠瓦拉像對看不見的幽靈說話。

她靜靜地坐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臉上毫無表情，手放在膝蓋上。她閉上眼，低著頭，嘴脣蠕動著。她用手摀住臉，坐著不動。然後，她做出了決定。

她站起身來，走向羅拉娜放在地上的包包。然後蹲下來，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拿出大夥千里迢迢帶著的長槍碎片。西悠瓦拉站著，臉上不但再度充滿著平靜，如今還帶著自豪和自信。長久以來第一次，羅拉娜開始相信這女孩是尊貴、強大的龍類。西悠瓦拉走到泰洛斯．艾昂菲爾德身邊，渾身散發出自傲的氣息，銀髮在火把的照耀下閃著光芒。

「銀臂泰洛斯──」她說，「吾賜予汝鑄造屠龍槍之力。」

【註】

１　饑荒年代指的是大災變之後那段悲慘的歲月，許多人們因為飢餓而死，但只有地精真的把一月的名稱改為「饑荒月」。

２　除了銀龍和金龍之外，善良的金屬龍包括了青銅、紅銅和黃銅龍。

３　這場最後的戰役大約是在大災變前一千年的時候。修瑪和他的愛人──名為冰心的銀龍，成功地將塔克西絲和惡龍們逼離克萊恩。冰心在以人類身分出現時，被稱作葛妮斯。

## ３─１紅衣巫師和他棒透了的幻術！

陰影慢慢地爬上了「豬和哨聲」旅店滿是灰塵的桌上。巴力佛海灘的海風吹進設計不良的前窗，發出尖銳的聲響，這就是旅店後半部名稱的由來。如果有人想知道前半部名字的典故，只要一看到老闆的臉，一切疑問都會得到答案。威廉甜水是個開朗、熱心的男子，一出生就受到了詛咒（鎮上的人是這麼傳說的），當一隻四處亂跑的豬掀翻了這個嬰兒的搖籃時，因為小嬰兒太過恐懼，這隻豬的外形竟在他臉上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

這個不幸的相似並沒有讓威廉自暴自棄，相反的，當了一輩子的水手，他退休後唯一的願望就是開家小旅店。在巴力佛港這一帶，沒有人比威廉甜水更受到歡迎和愛戴。聽到有關豬的笑話時，也沒有人笑得比威廉更開心。為了取悅客人，他甚至可以維妙維肖地模仿豬叫。（但自從跛腳艾爾不幸意外死亡後，再也沒有人敢直呼威廉的綽號「小豬」。）

這一陣子威廉很少模仿豬叫娛樂顧客了，豬和哨聲旅店的氣氛十分低沉。幾個常來的顧客只敢聚集在一起低聲談話。因為巴力佛港口已經淪陷了──龍騎將們率領著船隊和恐怖的惡龍軍團駛進了港口。

巴力佛港的居民大多是人類，因此都感到非常倒楣。他們並不知道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不然，相比之下這樣的狀況他們就得感謝祖上積德了。沒有惡龍焚燒他們的小鎮，龍人們也大方地放過了這里的居民。龍騎將們對安塞隆大陸的東半部並沒有太大的興趣。這里的人口並不多，只有一些窮人和坎德人居住的村落，坎德摩爾也在這里（註１）。只需要一隊飛龍就可以肅清這里的郊區。但龍騎將們正全心應付北方和西方的問題。只要這個港口持續開放，龍騎將們就沒有任何理由要破壞巴力佛和古德蘭。

對威廉甜水來說，雖然老顧客們大大地減少，但是他的生意卻顯著地提升了。龍騎將的龍人和地精部隊薪水不低，又特別愛喝烈酒。只不過威廉並不是為了賺錢才開這家旅店的，他喜歡這里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他並不喜歡龍騎將的部隊。牠們一進來，老顧客們就開始離開。因此，他賣酒給龍人的價錢是城里其他旅店的三倍，而且他還在酒里滲水。最後果然如預料中，他的酒吧幾乎是一片空蕩，只有少數幾個老顧客。這個狀況倒也讓威廉自得其樂。

他正和幾個這樣的朋友談天時（他們大多是水手，有著飽經風霜的棕色皮膚，沒有牙齒）那些陌生人正好走進他的旅店。威廉遲疑地打量了他們一陣子，他的朋友們也是。在確定他們是長途跋涉的旅行者，而不是龍騎將的士兵之後，他熱情地歡迎他們，並領著他們到角落的一張桌子坐下來。

每個陌生人都點了一杯麥酒，只有一名穿著紅袍的男子什麼都沒點，只要了一杯熱開水。然後，在一陣低聲討論、小心計算了身上的錢幣之後，他們點了麵包和乳酪。

「他們不是這一帶的人。」威廉從吧臺底下特別的桶子（當然不是給龍人喝的那一桶）里面倒酒出來時，跟他的朋友們說。「如果我猜的沒錯，他們窮得跟上岸一星期後的水手一樣。」

「難民！」他的朋友用懷疑的眼光打量著陌生人。

「不過組成分子倒是很奇怪。」另一個水手說，「那個紅鬍子的傢伙是個半精靈，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個大傢伙背著的武器足夠和龍騎將的軍隊幹起來。」

「我猜他一定用那把劍砍過龍人。」威廉哼聲說。「我敢打賭他們一定是在躲什麼東西。看看那個紅鬍子的傢伙注意門口的樣子。雖然我沒辦法幫忙他們抵抗龍騎將，至少我可以看看他們還需要什麼。」他走過去照料他們。

「把你們的錢收起來。」威廉含混地說，他不只放下麵包和乳酪，還額外加了一大盤的肉。他把錢幣推開，「你們一定是有麻煩了，這跟我的豬鼻子一樣明顯。」

其中一個女子對他露出微笑。她是威廉這一生看過最美麗的女子。她的金髮在毛皮帽子下閃爍著亮麗的光澤，藍色大眼像是平靜無風的湛藍大海。當她露出微笑時，威廉覺得像是甘醇的白蘭地流進血液般舒暢。她旁邊的一個冷著臉的男人把錢幣推回去給他。

「我們不接受同情。」那個穿著毛皮衣的高大男子說。

「我們真的不接受嗎？」那位壯碩的漢子飢渴地看著煙燻過的肉。

「河風。」那個女人一手放在男人的手臂上安撫他。就在半精靈看來也準備要開口時，那個只點了熱開水的紅袍男子從桌上拿起了一枚錢幣。那個男人讓錢幣站立在他瘦弱的指節上，毫不費力地讓錢幣在他的手背上舞動著。威廉張大了眼，他在吧臺的兩個朋友走進來看個仔細。錢幣在紅袍男子的手上跳躍、舞動著，不停出現又消失、消失又出現。比了一個手勢，他讓錢幣在威廉的頭上旋轉著。水手們都張大了嘴看著。

「收下一個，就當做我們麻煩你的謝禮。」法師嘶啞地說。

威廉遲疑地試著要抓住飛過他眼前的錢幣，但他的手竟然穿過了它！突然之間六個錢幣都消失了。只有一個錢幣出現在法師的手掌上。

「這個錢幣就當作我們的飯錢。」法師微笑。「小心點，它搞不好會把你的口袋燒個洞。」威廉小心地收下這枚錢幣。他懷疑的用兩隻指頭夾住，仔細地看著它。突然錢幣變成一團火焰！威廉嚇得大叫一聲，把它丟在地上用腳踩了踩。他的兩個朋友放聲大笑。威廉撿起錢幣，發現它仍然是冰冷、毫無損傷的。

「這就值得我送你們的那盤燻肉！」旅店老闆笑著說。

「還有一晚的住宿費。」他的水手朋友掏出一把錢幣放在櫃臺上。

「我相信。」雷斯林看著四周的同伴柔聲說，「這已經解決了我們的問題。」

紅袍法師和他棒透的幻術就此誕生。一個旅行的表演團體，至今北到如茵（註２），南到巴力佛港，仍然為眾人所津津樂道的一個傳奇。

第二天夜里，紅袍法師就開始表演他的把戲給威廉的一羣朋友們看。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法師在豬和哨聲旅店表演了一星期之後，連河風都必須承認（一開始他最反對這個點子）雷斯林的表演不只解決了他們金錢上的窘境，同時也解決了其他更為急迫的問題。

現金的短缺是最緊急的問題。大夥即使在冬天也可以在野外勉強過活，因為坦尼斯和河風都是有經驗的獵人。但他們還是需要錢來購買前往聖奎斯特的船票。他們有了錢之後，還必須要能夠在敵人的佔領區內自由行動纔行。

雷斯林在小時候就常常運用自己靈巧的手指來變些小戲法，替自己和哥哥賺頓飯喫。雖然他的老師皺著眉頭，威脅要把他趕出學校，但雷斯林還算是相當成功的。現在他的法力更讓他可以做到許多以前沒辦法做到的伎倆，就某種角度來看，他能讓觀眾們對他的表演瘋狂地著迷。

只要雷斯林念頭一轉，白色的大船可以在吧臺上航行、鳥兒從湯碗里面冒出來，惡龍則從窗戶向內窺視，對著喫驚的觀眾吐火。在最高潮的地方，法師會穿著提卡精心為他縫製的紅袍，看來十分搶眼；他會讓自己被熊熊的烈火吞噬，然後再好整以暇地從前門走進來（接受觀眾如雷的掌聲），並且向觀眾們舉杯，祝大家身體健康。

過不了一個禮拜，豬和哨聲旅店的營業額就比威廉過去一整年賺得還要多。更好的是（其實這纔是重點）他的朋友們似乎可以藉此忘卻煩心的事。很快的，不速之客也跟著光臨，一開始，他對於那些地精和龍人十分憤怒，坦尼斯不停地安撫他，威廉才老大不情願地讓牠們觀賞這些表演。

事實上，坦尼斯看到這些傢伙反而有點高興。就他的觀點來說，這為他們解決了第二個問題。如果龍騎將的部隊覺得他們的節目精采，消息散佈出去之後，大夥就可以不受刁難地在鄉間四處旅行。

這是他們的計劃，在和威廉討論過之後，他們決定前往福羅參。那是巴力佛港北方的一個小鎮，靠近伊斯塔血海附近。他們希望在那里找到一艘船。威廉對他們說，巴力佛港不可能有船能夠讓他們搭乘。當地的船主每個都受僱（或是直接被強佔）於龍騎將。但福羅參是個投機者和海盜的天堂。

大夥在豬和哨聲旅店待了一個月。威廉供應免費的食宿，甚至讓他們保留所有賺來的錢。雖然河風對他這麼大方的做法不表贊同，但是威廉堅持老顧客回來的狀況重於一切。

在這段時間中，雷斯林調整，並且重新設計了原先只有他表演幻術的節目，因為法師很容易就疲倦了。提卡自告奮勇要表演舞蹈，讓他在兩場表演之間有機會休息。雷斯林一開始有點懷疑，不過提卡自己縫了一套服裝，誘人的程度讓卡拉蒙一開頭就堅決反對這個計劃。提卡只是單純地嘲笑他的多心。提卡的表演造成了轟動，並且讓他們的收入急遽增加。雷斯林立刻就把她的節目加入正式的表演當中。

雷斯林發現觀眾喜歡這樣的變化，很快的就把主意打到其他人身上。卡拉蒙臉燙得像著了火一樣，最後還是被說服表演他的怪力，最高潮的地方在他試著用一隻手把威廉給舉起來。坦尼斯則用他精靈夜間視物的天賦來讓觀眾讚嘆不已。但後來有一天，當雷斯林正在清點前一天晚上的收入時，金月說的話讓他嚇了一跳。

「我今晚想要在表演中唱歌。」她說。

雷斯林難以置信地抬起頭看著她。他的視線投向河風。高大的平原人不情願地點點頭。

「妳的聲音很能感動人心。」雷斯林把錢幣都倒進一個袋子里，把袋口束緊。「我還記得很清楚，上次我在最後歸宿旅店聽妳唱歌時，引發了一場暴動，差點讓我們的小命都丟了。」

金月臉紅了起來，記起那首讓她和這羣人相識的命運之歌。河風皺著眉頭走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別這樣！」他粗魯地對雷斯林說。「我警告你──」

金月頑固地搖搖頭，微微抬起她的下巴；一個熟悉、有著權威的架式。「我要唱。」她冷靜地說。「河風會和我合唱，我已經寫好一首歌了。」

「很好！」法師說，把錢包裝進袍子里。「我們今晚就試試看。」

當晚豬和哨聲旅館人滿為患。各式各樣的觀眾都有；小孩和父母，水手、龍人、地精、坎德人（使得每個人都特別小心自己的隨身財物）。威廉和他的兩名助手忙里忙外地送上各種飲料和食物。表演跟著開始了。

觀眾開心地看著雷斯林的旋轉錢幣，大笑著看著一隻幻術製造出來的豬在吧臺上跳舞，並且被突然從窗外闖進來的食人魔嚇了一跳。法師行禮後就下臺休息。提卡接著表演。觀眾們，特別是龍人士兵，幾乎為提卡的舞蹈瘋狂，用力地以酒杯敲擊桌面。

金月穿著淺藍色的長裙接在她之後出場。她的秀髮在月光下像是瀑布般地垂在肩膀上。觀眾立刻靜了下來。她一言不發在舞臺上（威廉臨時趕工做出來的成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羣眾都被她的美貌所震懾，每個人都鴉雀無聲地等待著。

河風坐在她腳邊的地板上，將一把手工做出來的笛子湊到脣邊，開始吹奏起來，過不了多久，金月的歌聲開始與笛聲配合。她的歌詞十分簡單，曲調好記順口，卻繞樑不去。引起坦尼斯注意的卻是其中的內容，他和卡拉蒙交換著擔心的眼神。雷斯林坐在他身邊，抓住坦尼斯的手臂。

「我就怕這樣。」法師嘶啞地說。「又要暴動了！」

「也許不會。」坦尼斯看著眼前的景象。「看看那些觀眾。」

女人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孩子們安靜的傾聽著。龍人們彷彿看了魔法，就像野生動物有時也會被音樂給迷住一樣。只有地精們不耐煩地搔著腳，不過卻忌憚於龍人的淫威而不敢抗議。

金月的歌曲是有關古老的眾神。她訴說著神明是如何降下大災變懲罰伊斯塔的教皇和克萊恩的人民，懲罰他們的驕傲。她唱出了那一夜的恐怖景象，也唱出了之後的慘況。她提醒了他們，後來的人們是如何因為相信自己已經被放棄了，轉而信仰虛偽的神明。然後她唱出了真正的希望︰真神一直都在那里，等待著有人能夠注意到祂們。

當她的歌聲結束，笛聲也跟著消逝之後，大多數的羣眾都無奈地搖搖頭，彷彿從一場美夢中醒來。當有人問他們剛剛節目的內容時，他們說不出來。龍人們聳聳肩，又點了更多的麥酒。地精們大喊著要提卡再度上場。但在羣眾之中，坦尼斯注意到有張面孔依舊沉醉在那歌聲所帶來的希望和景象當中。因此，當他看見一名年輕、膚色黝黑的女子害羞地走向金月時，他並不感到驚訝。

「很抱歉打擾妳，小姐。」坦尼斯聽見那女子說。「但妳的歌實在太感人了。我──我想知道更多，有關古老真神的事，我想要知道祂們的道理。」

金月露出微笑。「明天來找我，」她說。「我會告訴妳我所知道的一切。」

因此，慢慢地，真神的福音開始傳播開來。當他們離開巴力佛港時，那名膚色黝黑的女子，和一個話聲輕柔的男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已經開始戴上醫療女神米莎凱的藍色護身符。他們祕密的集會，把希望帶給這塊陷於黑暗之中的大地。

在那個月底時，大夥湊足了錢買下一輛馬車，包括拉車的馬、乘坐的馬，還有足夠的補給。剩下的錢都留起來做為前往聖奎斯特的船費。他們計劃著在福羅參和巴力佛港之間的小村繼續表演，賺夠這筆錢。

當紅袍的法師離開時，熱情的羣眾聚集起來歡送他們。馬車上裝滿了兩個月分的補給和一桶麥酒（威廉免費贈送的），那輛馬車大到可以讓雷斯林旅行時在里面休息。里面還裝著其他人在野外居住的彩色條紋帳篷。

坦尼斯看著周圍的景象，不禁搖搖頭。看來在他們身上發生的這麼多事中，以現在的事情最難以想像。他看著雷斯林和坐在他身邊駕駛馬車的卡拉蒙。法師的紅袍在冬日的陽光下像是團火焰般顯眼；雷斯林對著寒風聳著肩膀，故作神祕地看著羣眾，逗樂圍觀的人。卡拉蒙穿著熊皮製的衣服（威廉的禮物），頭上帶著熊頭，看起來像是隻棕熊在駕駛馬車。當他對圍觀的羣眾大吼時，小孩們快樂地驚叫著。

當一個龍人指揮官阻止他的時候，他們幾乎已經快要出城了。坦尼斯一顆心懸在半空中，策馬向前，手放在劍柄上。不過龍人指揮官只是想要確定他們會經過路上龍人駐紮的地方，龍人們對牠們的同伴提醒過有這樣的表演。士兵們都很期待可以看到。坦尼斯雖然滿口答應，但心里還是衷心期望不要靠近那個地方。

他們最後終於走到了城門口，從馬背上下來和朋友們道別。羣眾歡呼著要求他們在耙掘節（註３）時再回來。守衛打開了大門，祝他們旅途順利。大門在他們的身後合了起來。

寒風刺骨。天上的灰云開始落下片片雪花。他們原先以為旅人眾多的路線，現在看來空曠不已。雷斯林開始發抖、咳嗽，片刻之後他決定躲進馬車里。其他人則戴上帽子，把斗篷拉得更緊。

卡拉蒙導引著馬匹在泥濘的路上前行，難得地沉思著。

「你知道嗎，坦尼斯。」他提高音量壓過馬匹身上不停響著的鈴鐺聲（提卡綁上去的），「我很高興我的其他朋友們沒看到我們這個樣子。你能想像佛林特會說些什麼嗎？那個老矮人絕對一輩子都不會放過我的。你還能想像得到史東的表情嗎？！」大漢意在言外地搖搖頭。

的確，坦尼斯開始嘆氣。我可以想像到史東的表情。老友啊，我從來不知道我是如此的倚賴你──你的勇氣，你的情操，你現在還活著嗎？你安全抵達了聖奎斯特嗎？我們還有機會見面嗎？還是像雷斯林預言的，我們永遠沒機會見面了呢？

大夥繼續騎向前。天色愈來愈黑，風雪愈來愈大。河風退到後面和金月騎在一起。提卡把馬匹綁在馬車後面，和卡拉蒙一起擠在駕駛座上，雷斯林在馬車中靜靜地沉睡著。

坦尼斯單獨騎著，低著頭，思緒隨著風雪飄揚起來。

【註】

１　這是一塊位在北茍斯的區域。亥洛是此地的首都。很明顯的坎德鄉和古德蘭的坎德摩爾之間有很多的交通往來。古德蘭則是一塊位於福羅參東邊靠近血海的地方。泰斯曾經在坎德摩爾耗了一段時間，被情勢所逼逃離該處（很明顯是忘記了一個婚約的事情）。

２　當大災變將巴力佛的大地徹底破壞，變成荒漠時，坎德人離開家園，以遊牧民族的方式移民往北邊。他們在人類的廢墟旁建立了一座森林都市，現今該地被願意深入探險的坎德人稱為「如茵」。某些坎德人相信此地就是某座大法師之塔所留下來的廢墟。

３　耙掘節的慶祝方式隨著你在克萊恩何處而不同，不過都會和春天有關。在坎德人當中，這個節日和蚊母鳥以及小孩子練習丟蛋有關。在平原人當中，這是個更嚴肅的有關耕種的節日。在此地，巴力佛港中的傳統則只是單純的歡樂慶祝冬天的結束。

## ３─２騎士審判

「最後──」德瑞克用一種低沉、精心思量過的聲音說，「我控告史東．布萊特布萊德在敵人面前怯懦逃跑。」

剛薩爵士城堡中聚集的騎士們發出一陣低語。坐在黑色巨大橡木桌後面的三個騎士，交頭接耳地低聲交談著。

從很久以前開始，依照騎士規章規定，擔任騎士審判的三位騎士應該是天位騎士、法王、大法官。但現在並沒有天位騎士，從大災變之後也沒了法王。就連目前的大法官阿佛瑞德．馬凱因爵士出席時，最多也只是象徵性地維持這個職位的不缺席而已。下一任的天位騎士勢必要找到人替換他。

不管騎士團里最高位者是否缺席，騎士團的事務都必須要繼續下去。雖然目前接任天位騎士的時機還不成熟，但剛薩．鎢斯．威斯坦實質上已經可以擔任這個職務。所以今天他坐在這個位子，審判這名年輕的騎士見習生，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他的右邊坐著阿佛瑞德爵士，左邊則是擔任臨時的法王職務，年輕的麥可．傑佛瑞爵士。

在鎢斯．威斯坦城堡的大廳里，集合了二十名從聖奎斯特各個角落前來的索蘭尼亞騎士，他們依照騎士規章（註１）的記載來見證這場騎士審判。當他們的首領交頭接耳地討論時，底下騎士們搖著頭，低聲交談著。

德瑞克從一張直接面對這三位審判者的桌子後方站起來，向剛薩爵士行禮。他的證詞已經說完了。儀式現在只剩下騎士自己的答辯和審判的結果。

德瑞克回到自己在旁聽席的位置，和同袍們談笑。

大廳中只有一個人整個過程中都沉默不語。在德瑞克整個咬牙切齒的控訴中，史東．布萊特佈雷德聽見了對於他犯上、不服從命令、違背騎士精神的指控，卻一聲不吭。他面無表情，雙手互握放在桌上。

剛薩爵士的眼光現在又和整場審判中一樣，再度投向了史東，他開始懷疑這個人是不是還活著。史東的臉色如此蒼白僵硬，全身肌肉如此緊繃。剛薩只有在史東被控懦弱時看見他抽搐了一下，全身一陣顫抖。他臉上的表情──剛薩記得自己這輩子看過幾次這種表情，那像是一個人被長矛刺穿時的神情。不過史東很快便恢復了鎮定。

剛薩專注地看著史東，因此差點沒聽清楚旁邊兩名騎士的對話，他只聽見了阿佛瑞德爵士的最後一句話。

「──直接跳過騎士答辯這個過程。」

「為什麼？」剛薩爵士立刻反問，雖然聲音壓得很低。「依照騎士規章，這是他應有的權利。」

「我們以前從來沒遇過這樣的個案。」聖劍騎士阿佛瑞德爵士毫無感情地說。「以前，每當一名騎士見習生到騎士評議會申請升等時，一定有許多證人。他有機會可以說明他所有行為的理由，根本不會有人懷疑他到底是不是做過那些事。但布萊特佈雷德唯一可能的答辯──」

「是告訴我們德瑞克說謊。」皇冠騎士麥可．傑佛瑞爵士接口道。「這實在難以想像。要接受一名騎士見習生對於玫瑰騎士的指控！」

「不論如何，這個年輕人都有答辯的權利。」剛薩毫不退讓地看著另外兩個人。「這是騎士規章中規定的律法。你們兩人對這點有所質疑嗎？」

「沒有──」

「當然沒有。可是──」

「很好。」剛薩順了順他的鬍子，靠向前，力道適中地用放在桌上的劍柄（那是史東的劍柄）輕輕地敲了下去。另外兩名騎士在他背後交換著眼色，一個挑起了一邊的眉毛，另外一個人聳聳肩。剛薩清楚知道這兩個人的動作，就像他也清楚知道現在騎士團里私下進行的計劃，他決定置之不理。

雖然接任天位騎士的時機尚未成熟，但以剛薩爵士的資歷和地位已經是呼聲最高的人選，因此剛薩被迫要故意忽略很多事情；如果時空不同，他會毫不遲疑地去阻止。阿佛瑞德．馬凱因爵士在德瑞克的陣營里算是著名的一員大將，一直都不是十分忠心。但他對麥可也有這種反應感到訝異。很顯然的德瑞克也收買了他。

當騎士們回到原位時，剛薩打量著德瑞克．克朗加。德瑞克是唯一擁有足夠背景和財力的天位騎士競爭者。為了要爭取更多的支持，德瑞克自願接受這個尋找傳說中龍珠的危險旅程。剛薩別無選擇只好接受。如果他拒絕了，這代表他對於德瑞克逐漸增長的勢力感到害怕。如果旁觀者只是單純地用嚴格的騎士規章去評判︰德瑞克毫無疑問是最適合的人選。可是與德瑞克相識許久的剛薩爵士，只要有機會就會全力阻撓他。這並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不相信他。這個男子盲目地追求榮譽，對權力有著極度的渴望。當德瑞克必須做出犧牲時，他只對自己忠誠。

現在看來，帶著龍珠回來的德瑞克幾乎是大獲全勝。這個狀況把許多原先準備要加入德瑞克陣營的騎士拉攏進來，甚至還削弱了剛薩陣營里的力量。唯一仍然堅決反對德瑞克的是最低階的騎士──皇冠騎士們。

這些年輕人並不需要像老人那樣食古不化地嚴格詮釋騎士規章，他們要求改變。這樣的行為受到德瑞克．克朗加嚴厲的鎮壓。有些騎士幾乎因此失去了騎士資格。這些年輕騎士堅定地支持剛薩爵士。不幸的，他們數量不但少，而且除了忠誠之外，並無法提供任何的金錢支援。這些年輕騎士對史東的案子和動機有非常切身的感受。

但這一步棋是德瑞克．克朗加全力出擊的一著棋，剛薩難過地心想。這一劍揮下去，德瑞克就可以除掉他最痛恨，也是最主要的競爭者。

眾所皆知的，剛薩爵士是布萊特佈雷德家族的好友，這份友情可以回溯好幾代。五年前，這個年輕人突然出現，尋求繼承權時，是剛薩爵士大力地支持他。有些傳言侮蔑這個血統繼承的真實性，但剛薩爵士很快地為他主持公道。（註２）這個年輕人無疑正是他老友的兒子，光從史東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來。無論如何，選擇支持史東的這個行為讓剛薩爵士冒了很大的危險。

剛薩的視線轉向德瑞克，後者正在和騎士們握手寒暄。的確，這場審判讓他──剛薩．鎢斯．威斯坦爵士──看起來像個笨蛋。

更糟糕的是，剛薩傷心地想，他的視線轉向史東，這也許會摧毀一個年輕人的前途；而那是一個有資格繼承父業的上進年輕人。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剛薩爵士等大廳里面鴉雀無聲時開口道，「你已經聽到了對你的指控嗎？」

「是的，大人。」史東回答。他低沉的聲音在大廳中迴響著。剛薩爵士身後的火爐中突然有一塊木柴爆裂開來，噴出大量的火花和熱氣。剛薩靜靜地等待僕人們手忙腳亂地加入更多的木柴。當僕人們離開之後，他繼續進行儀式化的盤問。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你完全明白這些對你的指控嗎？更進一步地說，你了解這些指控都是極為嚴重的罪名，有可能讓評議會撤銷你的騎士資格嗎？」

「是的，我明白。」史東開口回答，他的聲音有些哽咽。他清清喉嚨，再次清楚地說，「我明白，庭上！」

剛薩摸摸鬍子，思考著要如何繼續下面的盤問，因為他知道，任何對德瑞克的指控都將對史東自己造成莫大的傷害。

「你多大年紀了，布萊特佈雷德？」剛薩問。

史東對這意料之外的問題唯一的反應是眨了眨眼。

「超過三十了，是嗎？」剛薩繼續問。

「是的，庭上。」史東回答。

「那麼，從德瑞克剛剛所說的證詞里所述的，從冰牆城堡之旅的過程中，可以明白你也是名戰技高超的戰士──」

「庭上，我從來沒有否認過這一點。」德瑞克又再度站起來。他的語氣非常不耐煩。

「你指控他敵前退縮。」剛薩打斷他的話。「如果我沒記錯，你剛剛陳述了當精靈們攻擊時，他拒絕服從你的命令進行攻擊。」

德瑞克臉紅了起來。「容我提醒庭上，受審判的不是我──」

「你指控布萊特佈雷德敵前退縮。」剛薩再度打斷他的話，「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和精靈為敵了。」

德瑞克遲疑片刻，其他的騎士看來很不自在。精靈們是聖白石議會的成員，但他們並沒有投票權。因為龍珠的出現，這些精靈會出席即將召開的議會，如果讓他們知道騎士把他們當成敵人，這議會就註定不會有好下場。

「也許敵人是一個過當的用法，庭上。」德瑞克很快便恢復鎮定。「如果我有錯，那隻不過是因為我被迫要遵守騎士規章里的規定。雖然嚴格來說，精靈不是我們的敵人，但當我提到精靈時，他們正盡一切可能阻止我們把龍珠帶到聖奎斯特。因為這是我的任務，而精靈們明顯地意圖阻撓，所以我被迫要依據騎士規章，將他們定義為敵人。」

狡猾的混蛋，剛薩不滿地想。

德瑞克鞠躬對表示打亂法庭秩序致歉，隨即便坐回位置上，許多年長的騎士們贊同地點頭。

「騎士規章中也表示。」史東慢條斯理地說。「我們不該隨意殺戮，戰鬥只為了保護自己或他人。精靈們並沒有威脅到我們的生命安全。」

「他們對著你射箭哪，年輕人！」阿佛瑞德用戴著手套的手重擊桌面。

「的確，庭上。」史東回答，「但每個人都知道精靈們是無與倫比的射手。如果他們要殺死我們，那些箭就不會只射在樹上了！」

「你覺得如果你攻擊了那些精靈，會有什麼可能的後果？」剛薩爵士追問。

「我的看法是，這後果不堪設想，庭上。」史東的聲音低沉且柔和。「因為這將會是數十年以來，精靈和人類第一次互相殘殺。我相信龍騎將們會高興地大笑。」

少數幾個年輕的騎士開始鼓掌。

阿佛瑞德爵士憤怒地瞪著他們，十分惱怒他們打破了騎士規章里有關審判的嚴格規定。「剛薩爵士，容我提醒你，德瑞克．克朗加爵士並不是來這里受審的。他在戰場上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自己的勇氣和節操。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接受他認定的敵對行為。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你是指控德瑞克．克朗加爵士誣告你嗎？」

「庭上，」史東開口，他舔舔自己破皮、乾燥的嘴脣。「我沒有指控他說謊，我的意思是，他某種程度上誤會了我的行為。」

「為什麼？」麥可爵士問。

史東遲疑了一會兒。「庭上，如果可以的話，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他的聲音非常小，許多後排的騎士聽不見他的回答，紛紛要求剛薩爵士重復這個問題。他照做了，也得到了相同的回答，只是這次大聲了點。

「你有什麼立場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布萊特佈雷德？」剛薩堅定地追問。

「因為，根據騎士規章，我的回答將會辱及整個騎士團的榮譽。」史東回答。

剛薩爵士的臉色陰沉下來。「這是個非常嚴重的指控。你明白自己沒有任何人證，確定還要做出這樣的指控嗎？」

「我明白，庭上。」史東回答，「這也是我不願意回答問題的原因。」

「如果我命令你回答呢？」

「這──當然就完全不同了。」

「那麼，回答這個問題，史東．布萊特佈雷德。這是個不尋常的狀況，我不認為在聽完所有的證詞之前，我們能做出公平的審判，你為什麼認為德瑞克．克朗加誤會了你？」

史東漲紅了臉，他不停地握緊又放開、放開又握緊自己的手，盯著臺上的三個騎士。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要輸了。他永遠沒機會成為一名真正的騎士，永遠沒機會得到對他來說比生命還要重要的這個封號。因為自己的錯而錯失這個機會就已經夠糟了，在這種狀況下發生這樣的事更是糟糕。所以他纔有勇氣說出這會讓德瑞克與他終生為敵的話。

「我認為德瑞克爵士誤解我的原因，是因為他要滿足自己的野心，庭上。」

大廳內陷入一片嘩然。德瑞克站起來，他的朋友們努力地拉住他，不然他有可能會在大廳里攻擊史東。剛薩不停地用劍柄敲擊桌面希望恢復秩序，最後所有的騎士終於安靜下來，但德瑞克還是抓住機會要求和他決鬥。

剛薩冷冷地看著騎士。

「你也知道，德瑞克爵士，在這個備戰的時刻，以榮譽為名的比試是不被允許的！趕快給我鎮定下來，不然我就要被迫趕你出去了。」

德瑞克氣喘吁吁、漲紅著臉坐回位置上。

剛薩讓騎士們慢慢地平靜下來，接著說，「你還要為自己做出其他的辯護嗎，史東．布萊特佈雷德？」

「沒有了，庭上。」史東說。

「那麼你可以退席了，我們要討論這個狀況。」

史東站起身來對長官們行禮，也轉過身對眾人行禮。然後他被兩名騎士領著離開大廳，來到另一個小房間。在那里，兩名騎士體貼地讓他獨處。兩人站在門外，談著和審判完全無關的事情。

史東坐在一張長凳上，看來十分鎮定，但這都只是強自忍耐的結果。他決定不要讓這些騎士看出他內心的掙扎。剛薩的表情就已經告訴他沒有希望了，他自己也知道。但判決會是什麼？放逐？奪去他的財富和封地？史東難過地笑起來。他沒有任何這些人可以奪去的東西。他在索蘭尼亞外居住了那麼久，放逐對他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死亡？他幾乎高興可以有這樣的待遇，任何的處罰都比目前毫無希望地等待、茍延殘喘的狀況要好。

幾小時過去了，三人有時陷入爭吵的聲音從大廳里不斷傳出來，在走廊上迴響。其他大多數的騎士都已經離開，因為只有這些人有資格做出審判。剩餘的騎士們分成幾羣議論紛紛。

年輕的騎士們公開討論史東高貴的行為，以及連德瑞克都無法否認的過人勇氣。史東沒有和精靈們打鬥是正確的、這陣子索蘭尼亞騎士需要他們所能掌握到的每一個盟友、沒有必要攻擊。年長的騎士只有一個答案──騎士規章。德瑞克給了史東一個命令，他拒絕服從。騎士規章對這類行為絕不寬恕。幾乎整個下午爭論都沒中斷過。

然後，快要傍晚時，一枚小小的銀鈴響了起來。

「布萊特佈雷德。」一名騎士說。

史東抬起頭。「時候到了嗎？」

騎士點點頭。

史東低下頭，向帕拉丁祈求勇氣，隨即站起來，和另外兩名騎士一同等待其他騎士回到位置上。他知道，這些人一旦全部就座，就是宣判的時刻。

最後，那兩名護衛的騎士打開門，示意史東自己走過去。兩名騎士跟在他後面，史東一進去，視線就立刻投向剛薩爵士眼前的那張桌子。那把他父親的劍，由父親博賽爾．布萊特佈雷德所傳的家傳之寶，一把只有當主人死亡時才會折斷的寶劍，正放在桌上。史東的目光投向它，然後低下頭，試著隱藏眼中流出的熱淚。

包圍著那把劍的是古老的罪惡象徵──黑玫瑰。

「把那個男人，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帶上前來。」剛薩爵士大喊。

「那個男人，不是那個騎士！」史東絕望地想。然後他想起了德瑞克。他很快地、驕傲地抬起頭，強忍住眼眶中的淚水。正如同他在戰場上敵人面前會隱藏自己的疼痛一樣，他絕不能讓德瑞克看出他的脆弱。他堅定地抬起頭，除了剛薩爵士之外誰也不看，這名被判罪的騎士見習生走向三位騎士團的長官，等待他的命運。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我們判決你有罪，你準備好接受你的懲罰了嗎？」

「是的，大人。」史東吞嚥著，低聲說。

「因此，你將不能夠從騎士團領取報酬，或是從他們那里領取賞賜──」

大廳里的騎士不安地變換著坐姿。這太好笑了！自從大災變之後，就沒有騎士再從騎士團領取過任何報酬了。有些事情將要發生，他們已經嗅到了暴風雨前夕的味道。

「最後──」剛薩爵士停了下來。他前傾身子，手指玩弄著那些環繞著古老寶劍的黑玫瑰。他瞇著雙眼掃視全場，讓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此時，眾人情緒高漲，但當他再度開口時，甚至連他背後的火爐都寂靜下來。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今日聚集在此的騎士們，評議會以往從未處理過這樣的情況。這也許沒有表面上看來那麼的不尋常，因為這些日子以來邪惡橫行、道德沉淪。我們眼前是一位年輕的騎士見習生；請容我提醒各位，不論以什麼標準來看，史東．布萊特佈雷德都是非常年輕的。而且他還是一名擁有高超戰技和節操的見習生。即使是控方也無法否認這點。身為一名被指控敵前逃亡、抗命的年輕見習生，他並未否認這些指控，只表明他受到了誤解。」

「現在，根據騎士規章，我們必須要接受一位經過試煉、考驗，像是德瑞克．克朗加這樣的騎士的控告，拒絕接受一名連騎士資格都沒有的人所說的證言。由於目前舉世動盪不安的情況，史東．布萊特佈雷德沒有辦法傳訊他的證人，德瑞克．克朗加也沒有證人可以支援他的供詞。因此，我們都同意了接下來這個有些不尋常的判決。」

史東站在剛薩面前，腦中一片混亂。發生了什麼事？他看著另外兩名騎士。阿佛瑞德爵士毫不掩飾他的滿腔怒火，很明顯的，他的「同意」是經過很大一番讓步的。

「評議會決定。」剛薩爵士繼續說，「這個年輕人，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以我的榮譽擔保，成為最低階的騎士，皇冠騎士──」

一聽到這句話，每個人都大喫一驚。

「因此，更進一步的，他成為即將出海的帕蘭薩斯城遠徵軍之第三名指揮官。依據騎士規章，騎士團的部隊必須要有三名指揮官，每人代表一個位階的騎士（註３）。德瑞克爵士將被任命為最高指揮官，同時也代表玫瑰騎士，阿佛瑞德爵士將代表聖劍騎士，而我將以名譽擔保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以皇冠騎士代表的身分出徵。」

在無聲的震驚中，史東靜靜地流下眼淚，因為現在他再也不需要隱藏自己的激動。他聽見身後傳來吵雜聲和武器撞擊的聲音。德瑞克暴怒地走出大廳，許多騎士跟隨著他。四下也傳來零散的歡呼聲。史東淚眼朦朧地看見，大廳中將近一半的騎士，特別是年輕的騎士們，那些他將要率領的騎士們正大聲地鼓掌。史東內心如同刀割般痛苦，雖然他贏得了勝利，但他心痛地看見騎士團被利慾薰心的騎士給分裂了。曾經一度無比榮耀的騎士團，只剩下一個腐敗的空殼。

「恭喜你，布萊特佈雷德。」阿佛瑞德爵士生硬地說。「我希望你能明白剛薩爵士為你做了什麼。」

「我明白，大人。」史東鞠躬說。「我以父親之劍起誓，」他把手放上去，「我將不辱他的信任。」

「好好表現，年輕人！」阿佛瑞德爵士回答之後立刻轉身離開。年輕的麥可爵士二話不說也跟著離席。

其他年輕的騎士熱情地走上前恭喜史東，他們舉杯祝賀他的勝利，如果不是剛薩打發他們出去，可能要鬧上一整晚。

當兩人終於單獨待在大廳時，剛薩爵士對著史東寬容地笑著，和他握了握手。年輕的騎士熱誠地回應了他伸出的手，卻無法回應他的微笑。這心痛太深切了。

然後，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將寶劍旁的黑玫瑰移開。他將玫瑰放在桌上，小心地收劍入鞘中。他本來要把桌上的玫瑰全部拂掉，但轉念一想，拿起一支玫瑰，插在腰帶間。

「我得向您致上無比的謝意，大人。」史東顫抖著聲音說。

「你不需要感謝我，小子。」剛薩爵士微笑著說。他看著四周，打了個寒顫。「我們找個暖一點的地方吧，來杯酒怎麼樣？」

兩名騎士走在剛薩爵士古老的城堡走廊中，那些年輕騎士離去的聲音迴蕩在四周，馬蹄的答答聲音、大喊的聲音，甚至有人唱起了軍歌。

「我由衷的感謝您，大人。」史東堅定地說。「您為我冒的險實在太大了。希望我會不辱您的期望──」

「冒險！別胡說八道了，我的孩子。」剛薩按摩著手以恢復血液循環，接著帶史東來到一間為了即將來臨的冬季慶典做好裝飾的小房間。此地有紅色的玫瑰、以棕色為主體的裝飾、翠鳥的羽毛，小小精緻的金製皇冠、一盆火熊熊地燃燒著。在剛薩的指揮之下，幾名僕人端進兩大杯冒著熱氣、發出辛辣氣味的液體來。「當我倒下的時候，你父親用他的盾牌或是身體保護了我許多次。」

「您也為他做了相同的事。」史東說。「您什麼都不欠他。用您的名譽為我做擔保代表如果我失敗了，您將會受到很大的打擊。您會被剝奪階級、稱號、封地。德瑞克絕不會放過您的。」他難過地說。

剛薩喝了一大口酒，仔細打量著眼前的年輕人。史東看來只是禮貌地小口啜飲著酒，用一隻明顯顫抖著的手握住杯子。剛薩體貼地把一隻手放在他肩膀上，輕柔地把他推向一個座位坐下來。

「你以前失敗過嗎，史東？」剛薩問。史東抬起頭，棕色的眼睛里閃爍著火焰。

「沒有，大人，」他回答。「我發誓我從來沒有！」

「那麼我就不需要害怕了。」剛薩爵士笑著舉起杯子。「我祝你在戰場上有神的守護，史東．布萊特佈雷德。」

史東閉上眼睛。這壓力太大了。他用雙手掩住臉，開始啜泣，全身跟著痛苦地抽動著。剛薩抓住他的肩膀。

「我明白──」，他的眼睛看向許久以前；史東的父親也曾崩潰、這樣啜泣過。那天晚上布萊特佈雷德爵士把他的妻子和幼子送走，再也沒機會和他們重聚。

史東最後終於趴在桌上精疲力竭地睡著了。剛薩坐在他旁邊，啜飲著酒，回憶著久遠的友情，直到自己也沉沉入睡。

大軍開往帕蘭薩斯的最後幾天，對史東來說過得非常快。他得要找到一件二手盔甲──他買不起新的。他小心地打包父親的盔甲，因為他被判不準穿著它，所以他準備隨身攜帶著。然後還有許多會議要開──戰略型式的研究、敵我力量的分析、戰術運用的會議。

帕蘭薩斯之戰將會是非常難熬的一場戰鬥，這決定了整個索蘭尼亞北部的控制權。指揮官們很快就達成了共識。城市本身的守軍將會固守城牆，騎士們則會堅守在法王之塔中，直接俯瞰那條從敏加山脈往帕蘭薩斯的唯一道路。不過這是他們難得意見相同的一件事，三個指揮官的會晤可說是暗潮洶湧。

運兵船出航的那一天終於到來。騎士們聚集在港口，他們的家人則安靜地站在岸邊。雖然臉色都很蒼白，但他們沒有多少眼淚，女人們用和丈夫相似的堅定姿勢站著。有些妻子自己腰間也佩戴著劍。每個人都知道，如果北方的會戰失利，敵人將會跨過這塊水域。

剛薩站在港口，穿著閃亮的盔甲和其他騎士談天，同時和幾個兒子道別。他和德瑞克依照騎士規章禮貌性地交換了幾句話，和阿佛瑞德爵士毫無感情地彼此擁抱。最後，剛薩爵士找出了史東。這名年輕騎士穿著簡單、有些鏽蝕的盔甲，和羣眾離得遠遠的。

「布萊特佈雷德。」剛薩靠近他低聲說。「我一直想要問你，但過去幾天沒有時間。你提到你的朋友們會來聖奎斯特。他們可以在評議會之前作證嗎？」

史東愣了片刻，有一陣子他腦中只能想起坦尼斯這個人。過去的這幾天，他時常想起這些朋友們。他甚至期望坦尼斯能夠在他離開之前趕到聖奎斯特。但這希望破滅了。不論坦尼斯在哪里，他一定是遇到了自己的麻煩。他還希望看到另外一個人，一個無論希望多麼渺茫也想見到的人。史東下意識地把手放到掛在他胸前的那顆星鑽上。他幾乎可以感覺到它的溫暖，雖然沒有任何理由，他卻知道即使阿爾瀚娜在遙遠的地方，她仍然和他在一起。接著──

「羅拉娜！」他說。

「是的，太陽詠者的女兒，奎靈那斯提王室的成員。還有她的哥哥，吉爾賽那斯，兩個人都可以為我作證。」

「王室成員──」剛薩仔細思考著。他的臉色一變。「好極了，特別因為我們還收到詠者要親身參與討論龍珠會議的消息。如果這是真的，我的孩子，我會把消息傳給你，你就可以穿回這件盔甲！你的冤屈將會被洗刷！可以毫無顧慮地穿上它！」

「您就不需要以自己的名譽為我擔保了。」史東感謝地握著騎士的手。

「啐！我根本沒想到這個。」剛薩像是對待親生兒子般，用手摸著史東的頭。史東虔誠地跪下來。「接受我的祝福，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代替你父親對你的祝福。完成你的任務，年輕人，不要辱及布萊特佈雷德家之子的名聲。願修瑪爵士的英靈看護著你。」

「謝謝你，大人。」史東站起身說。「再會了。」

「再會了，史東。」剛薩說。他擁抱過年輕的騎士後便轉身離去。

騎士們完成了登艦，天已經黎明，但是太陽卻沒有出現。灰色的云飄浮在鐵灰色的海上。沒有歡呼聲，只有船長下令、船員開航和船帆迎風拍動的聲音。

慢慢地，這些白色、有著翅膀的船升起錨，向北方航去。很快地連最後一片帆也消失在眾人的視線中。即使突然下起大雨，仍然沒有人離開港口。眾人被冰冷的雨滴濕透，看著被烏云籠罩的海面。

【註】

１　騎士規章──騎士團的組織在過去一千八百年來從未有過變動，而他們所信守的誓約也一直都是「Est Sularus Oth Mithas」（榮譽即吾命）。而所謂的騎士規章是一些範圍包含很廣的法條，這些法條試圖用精確的文字去定義榮譽在各方面的適當行為是什麼；這些法條的定義是極度復雜、精確的，這里所能列舉的只是一個大概的歸納，而正確無誤遵行這些復雜的法條，是一個騎士的義務。騎士團在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騎士信條的精神已經被眾人所遺忘，只剩下這些徒具形式的騎士規章來僵硬地規範騎士的行為。騎士們逐漸領悟到真正的榮譽不是由這些僵硬的規章所彰顯的，而是由真正的騎士信條精神才能發揚光大，雖然他們花了極大的時間和代價才慢慢學到這個教訓，但是這已經為騎士團的將來奠定了光明的基礎。

騎士信條和規章都是從騎士團的創建者維那斯．索蘭那斯和他的傳人的手中所確立的。到了今日，逐漸膨脹的騎士規章已經變成三十七冊、每冊三百餘頁的龐然大物。下面則是它的一些摘錄──

「騎士規章主宰著一切騎士的人格和行為，它如同騎士的血液一樣寶貴。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比騎士自身的生命還重要。」

「我們評斷一名騎士，是以他信守騎士信條的程度來判斷，我們要依據騎士規章來判斷他。」

「玫瑰騎士的守則處理騎士中神聖的智慧，聖劍騎士的守則有關一切榮譽的訓練，皇冠騎士的守則則是有關忠誠和服從的信條。違背騎士守則的人，不能在戰場上指揮任何部隊，或是參加任何會議。這種處罰要一直持續到他懺悔為止。」

２　騎士聚會的地方就是剛薩自古以來的家傳城堡。史東的父親安格瑞夫．布萊特佈雷德經常在此和老友用餐。在被迫流亡之後，史東在十七歲時第一次和剛薩爵士見面。

３　騎士團是由帕拉丁、奇力．裘理斯和哈巴庫克三大善神所促成的，因此也才會成立對應的皇冠、聖劍、玫瑰騎士，且每種騎士各有不同的努力目標和要求重點。

## ３─３龍珠．卡拉蒙的擔保

雷斯林站在馬車的狹小門口，金色眼眸看著被陽光照亮的森林。一切是那麼的寂靜，冬季慶典已經過了。這片荒野被冬天的魔掌緊抓不放。白雪覆蓋的大地上毫無任何生機。雷斯林點點頭，很好。他轉過身走進馬車中，把門緊緊地關上。

大夥在坎德摩爾的郊區紮了幾天營。他們的旅程已經快要結束，幾乎讓人無法相信這麼輕易就要到達目的地了。今夜他們要藉著夜色前往福羅參。他們有足夠的錢可以包下一艘船去聖奎斯特，還有錢可以用來購買補給品，在福羅參住上一個星期。今天下午就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表演。

年輕的法師擠進馬車後方，他的視線停留在架上的閃亮紅袍。提卡本來要把它收進去，但雷斯林生氣地對她大吼。她聳聳肩，把它留下來，走進林中散步，知道卡拉蒙像平常一樣會照例找到她。

雷斯林伸出瘦弱的手撫摸著袍子，手指輕柔地在那閃耀著的布料上遊移，感嘆這段日子即將逝去。

「我覺得很快樂。」他自言自語地說。「真奇怪，我這輩子很少有機會能這樣說。我的童年不用說，這幾年更別提了──特別是在他們奪去我的健康、給了我這雙眼睛之後。但我從來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歡樂。跟我的魔法比起來，這是多麼寒酸的表演！但是──但是，這過去的幾個星期是那麼平靜，讓我非常的滿足。我想這種日子不會再出現了，至少今天以後再也不會有了──」

雷斯林又多抱了袍子一會兒，然後聳聳肩把它丟到角落，繼續走到馬車最後方、他用簾幕隔起來當成他私人房間的處所。他一走進去，就小心地將簾幕拉上。

好極了，直到日落之前，他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可以不受幹擾。坦尼斯和河風去打獵了，卡拉蒙應該也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他找時間和提卡獨處的理由。金月正在準備旅程中的食物。沒有人會打擾他，法師滿意地點點頭。

雷斯林坐在一張卡拉蒙為他製作的桌子旁邊，小心地從衣服最隱密的口袋中抽出一個看來普通的袋子，這袋子里裝的是龍珠。他以骨瘦如柴的手指顫抖著打開袋口，伸手進去取出龍珠。他輕鬆地用手掌拿起龍珠，仔細地靠近打量，看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里面依舊有綠色的色彩在轉動著，且依然觸手生冰。雷斯林微笑著緊緊握住龍珠，在桌上開始四處摸索著。最後他終於找到原先要找的東西──一個簡陋的、三隻腳的木製臺座。雷斯林把它舉起來放在桌上。佛林特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批評這拙劣的手工，但雷斯林本來就沒有足夠的技巧和興趣來雕刻這種東西。他整天躲在馬車的後半部的廂房里，一路上祕密地雕刻了這樣東西。的確，這看起來不怎麼好看，不過他不在乎，反正只要派得上用場就好。

他把臺座放在桌上，把龍珠安置上去。這個彈珠大小的圓球體看來十分光滑，雷斯林往後移動，耐心地等待著。就如同他意料之中的，龍珠開始變大。真的是龍珠變大嗎？還是他自己在變小？雷斯林也說不上來。他只知道龍珠突然就變成了原來的尺寸。如果有任何的不同，那就是他自己太微不足道、太渺小，不足以和龍珠共處一室。

法師搖搖頭，他一定得隨時留心，他知道龍珠現在就開始想要解除他的防備。很快就會開始明目張膽地試圖控制他。雷斯林感覺自己的喉嚨一緊，他咳嗽著，一邊詛咒自己虛弱的肺部。他斷斷續續地大口深呼吸，強迫自己平靜下來。

放鬆，他心想。我一定得放鬆。我不害怕，我很強。看看我做到了什麼！他靜靜地對龍珠呼喚──看看我獲得的力量！看看我在闇黑森林里所做的事情！看看我在西瓦那斯提的成就。我很強，我不害怕。

龍珠的顏色柔和地轉動著。它沒有回答。

法師閉上眼睛，將龍珠阻擋在視線之外。恢復控制之後，他重新張開眼睛，嘆著氣，打量著龍珠。命運的一刻來臨了。

龍珠現在恢復了正常的大小。他幾乎可以看見羅拉克扭曲的雙手緊抓住它。年輕的法師不由自主地發著抖。不行！停！他堅定地告訴自己，很快便將這個影像隔離在心靈之外。他再度放鬆，規律地呼吸。他沙漏狀的眼眸看著龍珠，接著，慢慢伸出瘦弱、金屬色的手指。最後遲疑了一下，將手放在龍珠上，並且念出了古老的咒語。

「阿茲．拜拉客．莫以帕蘭，蘇．阿克拉．坦坦故殺！」

他怎麼會知道該說什麼？他怎麼會知道這個咒語可以讓龍珠了解他、知道他的存在？雷斯林自己也不清楚。不知為何、不知來自何處，他只知道，他腦中就是知道這些咒語！會是在西瓦那斯提和他說話的那個聲音嗎？也許吧！這不重要。

「阿茲．拜拉客．莫以帕蘭，蘇．阿克拉．坦坦故殺！」

龍珠里飄浮的綠色慢慢變成一個不停旋轉的漩渦，讓他感到暈眩。龍珠在他的手掌之下，冰冷到幾乎無法碰觸。雷斯林腦中開始浮現他如果把手拿開，皮肉可能都黏在上面的景象。他咬緊牙關，忍住疼痛，再度低聲念出咒語。

顏色開始停止旋轉了。既非黑亦非白，萬色皆非，卻又全綵皆有的光芒開始從中間散發出來。雷斯林吞嚥著口水，強迫自己忍住咳嗽。

光芒中出現了兩隻手！他絕望地想要抽回自己的手，但在他來得及抽手之前，這雙手就緊緊地抓住了他。龍珠消失了！房間消失了！雷斯林看不見任何東西，沒有光，沒有黑暗，什麼都沒有！一片虛無──只有抓住他的一雙手。雷斯林被恐懼所包圍，意志專注在那雙手上。

人類？精靈？老人？年輕的手？他說不上來。手指十分修長，像是死神般攫住他。如果他放手，將會掉進底下的一片虛無中，直到黑暗將他吞噬。雷斯林用恐懼賜與他的力量死命抓住那雙手，它們正慢慢地將他拉近──拉近──

他突然恢復了意識，彷彿有人在他臉上潑了一盆冷水。不行！他告訴控制那雙手的心靈說，我不會跟你走的！雖然他心中害怕放掉那雙手，但更害怕會被拖到他不願意去的地方。他不願意放手。我要控制住，他狂亂地告訴這雙手的主人。法師更用力抓緊那雙手，使出喫奶的力氣、所有的意志力，將那雙手拉向他！

那雙手停了下來。在片刻之間，兩個意志彼此競爭著，陷入了生死的僵局中。

雷斯林感覺自己正在逐漸地變弱，他的手逐漸無力，手掌開始流汗。他感覺到龍珠的那雙手又開始慢慢地拉扯他。他痛苦地使上全身最後一絲力氣，使上每一寸肌肉，想要重新取得控制。

慢慢地──慢慢地──就在他以為自己的心臟要停下來的時候，雷斯林感覺到那雙手不再拉扯他。它們依然緊抓著他，就像他也不肯放手一樣。但兩雙手不再是處於競爭的局面，他的手和龍珠的手彼此緊握，互相尊重對方的力量，都不再想要取得主導的地位。

勝利的喜悅，魔法流過雷斯林血液的喜悅，將他包圍在一團金色、溫暖的光亮中。他的身體放鬆下來。他顫抖著發現那雙手扶持著他，溫柔地給他力量。

「你是誰？」他靜靜地問。「你是善良還是邪惡？」

『我兩者都不是。我是虛無，我是萬物。很久以前被捕捉到的龍族本體纔是我的真身。』

你是怎麼運作的？雷斯林問。你怎麼控制那些龍？

『遵照你的命令，我會呼喚牠們前來。牠們無法拒絕我的召喚，牠們必須服從。』

牠們會反叛自己的主人嗎？牠們會服從我的命令嗎？

『這得要看主人的力量和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兩者的關係緊密到主人仍然可以控制那隻龍。但大多牠們會服從你的命令，牠們無法控制自己。』

我得要好好研究。雷斯林喃喃地說，感覺到自己變得虛弱。我不明白──

『輕鬆點，我會幫助你的。現在我們已經合為一體，你可以常常尋求我的幫助。我知道許多早被遺忘的祕密，它們可以變成你的知識。』

什麼祕密？──雷斯林感覺到自己正逐漸失去意識。這壓力太大了。他掙扎著要抓住那雙手，但他卻感覺到自己的手正在慢慢滑開。那雙手溫柔地握住他，就像母親拉住小孩般。

『放輕鬆，我不會讓你掉下去的。睡吧，你很疲倦了。』

告訴我！我一定得知道！雷斯林無聲地吶喊。

『我會告訴你，然後你就要趕快休息了。在帕蘭薩斯的阿斯特紐斯圖書館，里面有幾百本書，是在失落之戰（註１）的那段日子里由法師送去保管的。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這些不過是魔法的百科全書，無聊的法師自傳──』

雷斯林感覺到黑暗開始包圍他。他奮力抓住那雙手。

那些書里真正的內容是什麼？他耳語道。

但他隨即便明白，帶著這個知識，他被如海般的黑暗包圍。

在馬車附近的一個洞穴陰影中，提卡和卡拉蒙用熱情為彼此取暖，緊緊地擁抱著對方。提卡的紅色捲髮貼在她的前額和臉頰上，眼睛緊閉，豐脣微張，被彩裙和蓬蓬袖緊緊裹住的豐滿軀體緊貼著卡拉蒙，修長的雙腿摩擦著他壯健的腿，手在他的臉頰旁愛撫著，嘴脣輕輕刷過他的脣。

「求求你，卡拉蒙。」她喘息著說。「這簡直就是酷刑。我們都想要更進一步，我不害怕，用身體愛我吧！」

卡拉蒙閉上眼，他臉上滿是汗珠。他的愛意快讓自己無法承受。他可以輕易結束這種折磨，讓單純的快樂取代。他遲疑了片刻，提卡髮中的異香在他鼻尖跳動著，柔軟的雙脣在他脖子上下遊移著。很簡單──美妙的──

卡拉蒙嘆了口氣。他堅定地握住提卡的手腕，硬生生地將它們移開他的臉，硬著心腸將女孩推開。

「不行，」他的熱情幾乎讓他說不下去。他翻過身去，站起來。「不行！」他重復道。「很抱歉，我不是有意──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的。」

「我是有意的！」提卡大喊。「我不再害怕了！」

不行，他心想，雙手抱住自己胡思亂想的腦袋。我感覺到妳在我懷中像是隻掉入陷阱、微微發抖的小兔子。

提卡開始綁起白色襯衫上的衣帶。淚眼朦朧中她一個不小心，用力將衣帶給扯斷了。

「你看吧！」她用力把絲製的衣帶往地上丟。「我把我的衣服弄壞了！我得要補好它。現在他們每個人都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沒錯！或者他們以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我完了啦！」提卡滿懷挫折地號啕大哭，用手摀住臉，身體不停地扭來扭去。

「我不管他們怎麼想！」卡拉蒙的聲音在洞穴中迴蕩著。他沒有趨前安慰她，他知道自己只要再碰她一下，立刻就會屈服於慾火之下。「而且，他們根本不會亂想。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他們關心我們──」

「我知道！」提卡抽噎地說。「是雷斯林對不對？他不喜歡我，他根本就恨我！」

「不要這樣說，提卡。」卡拉蒙的聲音非常鎮定。「不管他是不是這樣想，或是他變得強壯，這都無關緊要。我不在乎其他人怎麼說，每個人都希望我們快樂就好。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我們還不是──呃──愛人。坦尼斯甚至當面罵我是個大笨蛋──」

「他是對的。」提卡的聲音因淚水沾溼的頭髮而含混不清。

「也許是，也許不是。」

卡拉蒙話中暗藏的玄機讓女孩停止了哭泣。她抬頭看著他，卡拉蒙正好轉過頭面對她。

「妳不知道在大法師之塔中，雷斯林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你們都不知道。以後也不會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在那里，我看到了。他們讓我看到！」卡拉蒙顫抖著用雙手摀住臉。提卡靜了下來，他再看了她一眼，然後深吸一口氣。「他們說，『他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什麼力量？內心的力量？我是他外在的力量！我──我不明白，但是雷斯林在夢中跟我說過，我們本來是一體的，只是被上天捉弄，變成兩個不完美的個體。我們需要彼此。至少目前是這樣。」大漢的臉色陰沉下來。「也許有一天這一切都會改變。也許有一天他會找到自己的外在力量──」

卡拉蒙靜了下來。提卡吞嚥著用手擦乾臉上的淚水。「我──」她開口，但卡拉蒙打斷她的話。

「等等，」他說。「讓我說完。我愛妳，提卡，就像每一個丈夫愛他們的妻子一樣。我想要和妳合而為一，如果不是因為這場該死的戰爭，我今天就會佔有妳。就在這一刻。但是不行，因為如果我這麼做了，這就是我必須用全部的生命去守護的諾言。我所做的一切都一定得先考慮到妳。妳絕對值得我這樣做。但我現在還不能，提卡。我一切還是以弟弟為先。」提卡的眼淚再度奪眶而出，這次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我得放妳自由，讓妳去找到更值得──」

「卡拉蒙！」一聲大喊打破了午後的寧靜。「卡拉蒙，快來！」那是坦尼斯的聲音。

「雷斯林！」大漢沒有第二句話，立刻跑出洞穴。提卡呆站了片刻，看著他的背影，然後嘆口氣，努力地試著把汗濕的頭髮撥整齊。

「怎麼搞的？」卡拉蒙衝進馬車。「小弟？」

坦尼斯臉色難看地點點頭。

「我發現他這個樣子。」半精靈拉開法師小房間的簾幕。卡拉蒙把他推開。雷斯林躺在地上，毫無血色，呼吸十分微弱。他的嘴角流出觸目的鮮血。卡拉蒙跪下來，把他抱在懷中。

「雷斯林，」他耳語道，「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了這件事。」坦尼斯面色凝重地指著前面說。

卡拉蒙抬起頭，他的視線飄向龍珠。它現在變成卡拉蒙在西瓦那斯提看到的大小。它被放在雷斯林雕刻的臺座上，其中的顏色不停轉動著。卡拉蒙畏懼地吸了口氣。羅拉克的慘況浮現在他的腦海中。羅拉克瘋狂，瀕死──

「小雷！」他哀嚎著緊抱住弟弟。

雷斯林的頭微弱地動了一下，眼皮眨了眨，張開嘴。

「什麼？」卡拉蒙低下頭，他弟弟呼出的氣讓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什麼？」

「是我的了──」雷斯林嘶啞地說，「法術──古老的──我的了──都是我的了──」

法師的頭一軟，他的聲音打住了，但他的臉色平靜，輕鬆，呼吸開始變得規律。

雷斯林單薄的嘴脣露出了微笑。

【註】

１　失落之戰大約是發生在大災變前二十年。那時教皇將羣眾的憤怒導向無辜的法師，迫使這些法師們關閉了五座大法師之塔中的兩座，聽任暴民摧毀這些寶貴的資產。

## ３─４冬季慶典來客

在騎士出港之後，剛薩爵士花了好幾天時間才快馬加鞭地趕回家去。道路都是深及膝的泥濘，他的愛駒不只一次地跌倒。疼愛馬幾乎勝過兒子的剛薩只要有機會就下馬走路。因此，當他回到城堡時，他已全身溼透，不停地發抖。馬夫走出來牽住這匹馬。

「好好幫牠擦一擦。」剛薩僵硬地下馬。「給牠熱燕麥還有──」他把所有細節都交代了一遍。馬夫耐心地聽著，彷彿是第一次照顧這匹馬。事實上，如果不是他的管家出來找他，剛薩本來還想親自把馬拉進馬廄里。

「老爺，」威爾斯把剛薩拉到入口側方。「您有客人來訪。他們幾個小時前才剛到。」

「是誰？」剛薩無精打采地問。有客人來不是什麼新消息，特別是在這段假期中。「麥可爵士嗎？他沒辦法和我們一起回去，但是我邀請他回來時順道來拜訪──」

「一位老人，老爺。」威爾斯打岔，「還有一名坎德人。」

「坎德人？」剛薩警覺地重復道。

「恐怕是的，老爺。請別擔心！」管家又加上一句。「我已經把銀器都鎖在抽屜里，夫人也把珠寶都收到閣樓上了。」

「人家會以為我們遭到搶劫了！」剛薩不屑地說。事實上，他走過廣大院子的腳步的確比平常更快。

「對這兩人您不能太過掉以輕心，老爺。」威爾斯喃喃地說，快步跟在後面。

「這兩人是什麼身分？乞丐？你怎麼會讓他們進來？」剛薩有些惱怒地問。他現在只想要一杯熱熱的酒、又乾又暖的衣服，還有老婆的按摩。「給他們些食物和錢，把他們打發走。當然要記得先搜坎德人的身。」

「我正準備這麼做，老爺，但是這兩人有些不尋常，特別是那個老人。如果您問我，我會覺得他有點瘋狂。但是老爺，他並不笨，而且他知道一些事情，也許對他，或對我們都有些好處。」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兩個人正好打開了通往城堡起居間的碩大木門。剛薩停下來看著他的管家，知道他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威爾斯鬼鬼祟祟地看著四周，然後靠近剛薩。

「老人要我告訴您他有關於龍珠的急迫消息，老爺！」

「龍珠！」剛薩喃喃說。龍珠是個祕密，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騎士們當然都知道，但，難道德瑞克告訴別人了嗎？這也是他的一個計謀嗎？

「你處理得很好，威爾斯，就和往常一樣。」剛薩最後終於說。「他們在哪里？」

「我把他們請到您的戰略室去，我想在那邊他們應該沒辦法造成什麼麻煩。」

「我得先換個衣服免得感冒，然後我就立刻去見他們。你都照料好他們了嗎？」

「是的，老爺。」威爾斯回答，急忙跟在又跨步向前的剛薩後面。「熱過的酒、一些麵包和肉，我相信坎德人現在大概已經把盤子給摸走了──」

剛薩和威爾斯站在戰略室門外片刻，試著要偷聽里麪人的動靜。

「把那個放回去！」一個嚴厲的聲音說。

「我纔不要！這是我的！你看，它是放在我的包包里。」

「哇哩！我看見你五分鐘前才把它放進去！」

「哼，你錯了！」另外一個人用受傷的語調說。「這是我的！你看，上面刻有我的名字──」

「『給剛薩吾愛，在我們孩子出生的那天。』」第一個聲音說。

房里有一段時間的沉默。威爾斯臉色蒼白。然後那個尖細的聲音又開口了，這次聲音小了許多。

「我猜這一定是掉進我的包包里了，費資本。沒錯，一定是這樣！你看，我的包包放在地板上，這不是很幸運嗎？如果它直接掉到地板上會破掉的──」

剛薩爵士臉色鐵青地打開門。

「還愉快吧，兩位。」他說。威爾斯從房間外面擠進來，小心地打量著整個房間。兩個陌生人轉過身來，老人手中拿著一個杯子。威爾斯一個箭步跳上前，拿回這個杯子。他譴責地看了坎德人一眼，小心翼翼將它放在杯架上，讓坎德人沒機會拿到。

「還有什麼事嗎，老爺？」威爾斯若有所指地看著坎德人。「需要我看著這些東西嗎？」

剛薩正準備開口回答，老人搶先一步揮揮手。

「不用了，謝謝你。再多拿些麥酒來，不要再給我從僕人的酒桶里拿那種馬尿來！」老人嚴厲地看著威爾斯。「從那個放在酒窖樓梯旁邊的桶子里倒酒，你知道的，就是那個滿是蜘蛛網的桶子。」

威爾斯張大嘴看著他。

「快去，別在那邊像隻擱淺的魚張著大嘴！他有點白癡，是不是啊？」老人問剛薩。

「沒──沒有！」剛薩結巴地說。「沒關係，威爾斯。我──我想我也想要來個一杯，就從──呃，那個樓梯旁的桶子里倒麥酒出來。你怎麼會知道？」他懷疑地問那個老人。

「喔，他是個法師啦！」坎德人聳聳肩，不等邀請便坐下來。「法師？」老人看看四周。「哪里？」

泰斯戳戳老人，低聲說了一句話。

「真的？是我？」老人說，「這麼棒啊？太驚人了。你知道嗎，現在我想起了一個法術──火球術。要怎麼施呢？」

老人開始念出奇異的咒語。坎德人警覺地跳下椅子，抓住老人。

「不行，老頭子！」他把老人拉回椅子里。「不是現在！」

「我想也不是。」老人若有所思地說，「雖然是個棒極了的法術──」

「我很確定，」剛薩完全被震懾住了，喃喃地說。接著他搖搖頭，恢復原本的鎮靜。「現在，趕快解釋清楚，你們到底是誰？為什麼要來這里？威爾斯提到了龍珠──」

「我是──」法師眨著眼停下來。

「費資本。」坎德人嘆著氣說，他禮貌性地對剛薩伸出小手。「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他開始坐下。「喔！」他又跳了起來。「也祝您萬事如意，騎士大人。」

「是的，是的。」剛薩心不在焉地點點頭。「這到底跟龍珠有什麼關係？」

「啊，是的，龍珠！」迷糊的表情離開了費資本的臉上。他瞇著雙眼，炯炯有神地看著剛薩。「現在在哪里？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來找它。」

「恐怕不能告訴你們！」剛薩冷冷地說。「如果，我們真有這樣東西──」

「喔，當然在這里。」費資本回答。「是一名玫瑰騎士帶來的，德瑞克．克朗加。史東．布萊特佈雷德跟他在一起。」

「他們是我的朋友。」泰索何夫解釋，注意到剛薩的下巴快要掉了下來。「事實上，我幫忙找到了那顆龍珠，」坎德人謙虛地加上一句。「我們是在一個冰封的城堡中，將它從一名邪惡法師的手上奪下來的。這個故事實在棒呆了──」他急切地靠向前。「你想要聽聽嗎？」

「不用了，」剛薩驚訝地看著兩個人。「如果我相信你們這像是游泳鳥（註１）的故事──等等，」他靠回椅子上。史東的確提到過有關坎德人的事情。「你們隊伍里還有什麼人？」

「矮人佛林特、鐵匠泰洛斯、吉爾賽那斯、羅拉娜──」

「這就是了！」剛薩忘情地大喊，接著他皺起眉。「但他從來沒提到過有魔法師──」

「喔，那是因為我已經死了。」費資本把腳放在桌上說。

剛薩睜大眼，在他來得及回答之前，威爾斯走了進來，瞪著坎德人，把杯子放在剛薩面前。

「三杯酒，老爺。加上杯架上的就有四個杯子，我回來時最好也有四個！」

他走出去，碰的一聲關上門。

「我會看著它們的。」泰斯認真地答應。「你們會常常遇到有人偷杯子的問題嗎？」他問剛薩。

「我──沒有──死了？」剛薩感覺整個情況很快就要失控。

「這說來話長。」費資本說。他一口喝光杯里的酒，用鬍尖把嘴脣上的泡沫擦乾淨。「啊，好極了。我剛剛說到哪里？」

「死了！」泰斯熱心地提醒。

「啊，是的。說來話長，但不大適合現在說，得先拿到龍珠纔行。它在哪里？」

剛薩憤怒地站起身，準備要把老人和坎德人從城堡里趕走。他正打算要叫守衛來抓住他們時，卻發現自己被老人的眼光給定住了。

索蘭尼亞騎士自古以來就很害怕魔法。雖然他們沒有參與摧毀大法師之塔的暴動（這種行為會違反騎士規章），但他們看到法師被趕出帕蘭薩斯城也並不遺憾。

「你們為什麼想知道？」剛薩開始退縮，他感覺到一股可怕的力量滲入血液中。剛薩慢慢地、不情願地坐下來。

費資本的眼睛開始發光。「我知道我的目的。」他柔聲說，「你只需要知道我是來找龍珠的。這是很久以前法師所製造的！我很清楚，我知道很多事情。」

剛薩遲疑一下，陷入掙扎。畢竟還是有騎士在守護那顆龍珠，如果這個老人真的如他所聲稱的，知道很多事情，那麼告訴他龍珠的所在又有什麼關係？而且，他也不覺得自己有任何選擇。

費資本心不在焉地拿起空杯準備再喝一口。他哀怨地看看里面，剛薩正好開口回答。

「龍珠在侏儒族那里。」

費資本匡噹一聲丟下杯子。它碎成無數片，掉的滿地都是。

「你看吧，我不是跟你說過了？」泰斯傷心地說，看著碎成片片的杯子。

侏儒族（註２）從有歷史以來就住在別管它山脈。由於這件事只有他們關心，所以也只有他們在計算時間。在第一個騎士抵達聖奎斯特時他們就在這里了。當時騎士們從新創建的索蘭尼亞王國來到這里，建造碉堡和要塞，守護王國最西邊的國境。

侏儒族對於外來者一向非常多疑，他們警覺地看到一羣面色凝重、看來十分好戰的高大人類搭船來到這里。侏儒們決定不能讓人類污染他們這處山脈中的天堂，便立刻開始行動。身為克萊恩上科技最先進的種族（他們發明了蒸氣機和彈簧），侏儒們一開始想要躲在洞穴里面，後來想到了一個更好的點子──把山脈藏起來！在經過他們最偉大的機械天才幾個月的苦思之後，侏儒族們做好了準備。他們的計劃是，他們準備要讓整座山消失！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侏儒族的哲學家公會想到了，這些騎士會不會已經注意到這座島上最高的山脈？這座山脈突然的消失會不會反而引起人類的好奇？

這個問題讓侏儒們陷入了絕境。他們花了許多天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讓侏儒哲學家們分成了兩派︰一派相信如果一棵樹倒了下來，即使沒人聽到，它還是會發出轟隆的聲音；另一派侏儒則相信它不會。第七天的時候，這個爭議和原先的問題有什麼相關的疑問才被提出來，並且才被交付委員會審議。同時，工程師們氣呼呼地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啟動那個裝置。

因此發生了一件至今仍然記載在聖奎斯特城歷史里面的事件（其他大多數的歷史都在大災變中湮滅了）就是「臭蛋之日」。

那一天，剛薩爵士的祖先睡眼惺忪地醒來，懷疑是不是兒子又從養雞場的屋頂掉了下來。這不過是幾個禮拜之前的事，那孩子當時正在追逐一隻公雞。

「你去把他丟進池塘里。」剛薩的祖先對妻子說，翻過身去用被子蓋住頭。

「我沒辦法！」她迷迷糊糊地說。「煙囪在冒煙！」

兩人這時突然完全清醒，發現整個屋子里的煙不是從煙囪出來的，那噁心的味道也不是養雞場里面的！

兩人和這個殖民地的其他居民一樣，衝出屋外，被那愈來愈濃的味道嗆得不住地咳嗽。但他們什麼都看不見，四周都是濃密的黃煙，那種味道像是臭掉三天的雞蛋。

幾小時之後，每個殖民地的居民都被薰得奄奄一息。他們拿起毯子和衣服逃向海邊。他們謝天謝地地呼吸那純淨、帶著咸味的空氣，懷疑有沒有辦法再回到自己的家園去。

當他們正熱烈討論地平線上的黃色密云時，殖民們驚訝地發現一羣褐色的小傢伙踉蹌地走出濃煙，幾乎全都倒在他們腳下。

索蘭尼亞好心的人們立刻開始救助這些可憐的侏儒。索蘭尼亞的人們最看重四件事──個人的榮譽、騎士信條、騎士規章和科技。他們非常驚訝於此時侏儒所發明的省力機器，包括滑輪、斜坡、螺旋和齒輪。也是在這第一次的邂逅中，別管它山脈得到了這個名字。

騎士們很快就發現，雖然侏儒們和矮人類似，都同樣又矮又結實，但也僅止於此。侏儒們有著褐色皮膚和白色頭髮，非常容易緊張和發怒。他們講話的速度快到一開始騎士們以為他們說的是外國話。後來才發現，那原來是用很快的速度說的通用語。當一名長者詢問這座山的名字時，這個問題就很明顯了。

簡略的可以翻譯成這樣︰一個巨大、雄偉挺拔的山脈用很多種不同的礦石所構成我們檢驗出來有大理石黑曜石石英還有許多種我們正在研究的種類，它有自己的內部加熱系統我們正在研究希望有一天能夠復製這個東西，因為它的溫度可以把巖石加熱到變成液體氣體流下這座巨大、雄偉挺拔的山峯──

「別管它！」長老不耐煩地說。

別管它！侏儒們非常感動。人類可以把這個要用那麼多字形容的山脈變成短短的一個字！這實在太讓人佩服了。因此，從那一天開始，這座山就被叫作「別管它」；至少在侏儒族繪圖師公會里是這樣記載的。

自此以後，聖奎斯特的騎士和侏儒們就和平共處，騎士們將任何跟科技有關的問題帶給侏儒，請他們解決，侏儒們則持續提供許多新的發明。

當龍珠抵達的時候，騎士們想要知道這個東西是怎麼作用的，他們把它交給侏儒，派了兩名年輕的騎士看守它。他們根本沒想過這顆龍珠可能是用魔法製造的。

【註】

１　剛薩所指的是一個廣為人類所知的童話故事。內容是一個小男孩在法師家中的大水池清洗法師最喜愛的瓶子時，不慎將它打破了。當法師質問學徒瓶子為什麼會破掉時，男孩先回答是隻魚把瓶子從他手中撞掉。當法師指出這池子里面並沒有魚時，那男孩依舊不說實話，告訴法師是隻鳥飛越過牆，造成了此次的意外。當法師質問這鳥怎麼可能弄破水底下的瓶子時，男孩說那是隻會游泳的鳥。後來，那男孩的謊撒的愈多，所受的懲罰就愈重。所謂的「游泳鳥故事」就是從這個童話里來的。所以，不論老少的人類，都會利用這個說法來指稱一個愈來愈大、所受懲罰也會愈來愈重的謊言。

２　侏儒──據說當天地初開，李奧克斯開始打造整個世界時，祂帶著一羣人類來幫助祂。一開始一切都很順利，但人類驕傲的天性難改，很快就開始自誇，忘記是誰教導他們這些技術。李奧克斯一怒之下，將這些人類的體型縮小，讓他們體內永久燃燒著建造、發明的慾望，卻又註定無法成功。

## ３─５侏儒投石器

「現在你知道了，不管是活著還是死掉的侏儒，從來不會把話說完，你想要有任何進展，你就得打斷他們的話。別擔心這樣太過失禮，他們早就有心理準備了。」一個穿著長長褐色袍子的侏儒走進來，打斷老法師說的話，同時十分有禮貌地鞠了個躬。

泰索何夫興奮地打量著侏儒，因為坎德人以前從來沒有看過侏儒。雖然在古老的蓋加斯灰寶石（註１）的傳說里，曾經提過這兩個種族間有著遠親的關係。而這個年輕的侏儒也的確有些坎德人的特徵︰纖細的手、急切的表情，還有那雙準備要觀察一切事物的銳利雙眼。不過相似之處也僅止於此。他身上沒有坎德人輕鬆自在的氣質。侏儒十分的緊張、認真，頗有點生意人的架式。

「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禮貌性地伸出手。侏儒仔細地看著它，卻沒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只能無力地搖搖頭。「這位是──」泰斯正要介紹費資本，卻驚訝地發現侏儒伸出手，冷靜地拿起坎德人的胡帕克杖。

「啊──」侏儒一拿起武器，眼睛就開始發亮。「找武器公會的人來──」

地面入口的守衛沒等他說完。他手往上伸，拉下一根拉桿，跟著響起一聲尖銳的聲響。泰斯非常確定這是一隻龍降落在他身後的巨響，他轉過身去做好自衛的準備。

「哨聲。」費資本說，「你最好習慣這聲音。」

「哨聲？」泰斯迷惑地問。「我從來沒聽過這種聲音。冒煙了！這是什麼原理──喂！快回來！把我的胡帕克杖還來！」他大喊大叫，眼睜睜地看著武器被三名急迫的侏儒小跑步地拿走。

「檢室。」侏儒說，「在──」

「什麼？」

「檢驗室。」費資本替他翻譯。「其他的我聽不懂，你應該要說慢點。」他對侏儒搖晃著手杖。

侏儒點點頭，但這回他的眼睛盯上了費資本的手杖。侏儒最後確定它只是一根平凡、飽經風霜的木棒，這才將注意力轉回到法師和坎德人身上。

「外來者。」他說，「我記起來──我會試著記起來，所以不要擔心，因為，」他現在很明顯地放慢速度，「你的武器不會受到任何損壞，他們只是要畫張草圖──」

「真的嗎？」泰斯感到有些榮幸地插嘴。「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可以示範它的用法給你看。」

侏儒的眼睛一亮。「這好──」

「那麼。」坎德人再度打斷他的話，很高興他終於學會了怎麼溝通。「你叫什麼名字？」費資本比了個暗號，但是太遲了。

「濃修沙拉嗎瑞昂尼尼力西發尼敵斯敵斯力須敵──」

他暫停換口氣。

「這是你的大名嗎？」泰斯喫驚地問。

侏儒鬆了一口氣。「是的，」他有點不耐煩地說，「這是我的姓，我的名是──」

「等等！」費資本說。「你的朋友們都怎麼稱呼你？」

侏儒再吸一口氣，「濃修沙拉嗎瑞昂尼尼──」

「那些騎士怎麼稱呼你？」

「喔──」侏儒看來有些失望。「濃修，如果你──」

「謝了。」費資本打斷他的話。「現在，濃修，我們有點趕時間。外面還在打仗。剛薩爵士應該通知過你們，我們要去看龍珠。」

濃修小小的黑眼珠亮了起來。他的手緊張地抽動著。「當然，剛薩爵士既然這樣交代了，你們當然可以看看這顆龍珠，但是──如果你們願意回答──撇開一般人正常的好奇心不談，你們為什麼會──？」

「我是個法師──」費資本開口。

「法師！」侏儒興奮地忘記要放慢說話的速度，「你馬上跟我走這條路去我們的檢驗室因為龍珠也許是法師所製造的所以──」

泰斯和費資本只能不停地眨眼。

「喔，只管來就對了──」侏儒不耐煩地說。

在他們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侏儒邊說話邊拉著兩人向前，一邊觸動了許多鈴聲和哨聲。

「檢驗室？」泰斯壓低聲音問費資本，兩人同時馬不停蹄地跟在濃修後面，「那是什麼意思？他們不會破壞它吧？」

「我想不會。」費資本的濃密的白眉毛幾乎湊在一起。「別忘記，剛薩派了騎士來看守它。」

「那麼你在擔心什麼？」泰斯問。

「龍珠是很奇特的東西，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我害怕的是，」費資本自言自語，「他們也許會試著要使用它！」

「但我看過的書上面有寫，龍珠只能控制龍類！」泰斯低聲說。「這不是很好嗎？我是說，這些龍珠不是邪惡的吧？」

「邪惡？喔，不是的，它們並不邪惡。它們什麼也不是！或者我應該說，它們兩者兼具！」

泰斯發現，自己也許永遠無法從思緒飄向遠方的費資本口中，得到任何直接的答案。為了要找些其他的事做，坎德人把注意力轉向這里的主人。

「你的名字是什麼意思？」泰斯問。

濃修快樂地笑著。「天地初開，神明創造侏儒。首先被創造的侏儒之一叫作濃修，下面就是他值得紀念的事跡──他娶了馬力昂尼莉絲──」

泰斯一顆心開始往下沉。「等等──」他插嘴說。「你的名字有多長？」

「它可以填滿這麼大的一本書。」濃修伸出手驕傲地說，「因為我們是個非常老的家族，你也知道我繼續──」

「好極了！」泰斯很快地說。他閃了個神，沒注意到地面，因而被一條繩子絆倒。濃修把他扶起來，泰斯發現這條繩子和許多其他的連結在一起，朝四面八方延伸出去。不知道這些繩索通向什麼地方？下次再問好了。

「里面有很多精采的部分，」當他們走到一座巨大的鋼門前時，濃修喋喋不休地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直接跳到那個部分，像是我曾曾曾祖母濃修發明了沸水──」

「我是很想聽，」泰斯吞嚥著，「但是沒時間了──」

「我想也是。」濃修說。「先別管這些，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大廳入口，請容我告退──」他一邊開口，一邊伸手出去拉一條繩子。一陣哨聲響起，兩聲鈴聲和一聲鑼聲響了起來。在一陣幾乎將他們全煮熟了的蒸氣噴出後，兩扇位於山脈中心的鋼門打了開來。門幾乎隨即卡住，幾分鐘之內，到處都是跳腳的侏儒，互相指控這是對方的疏失。

泰索何夫．柏伏特一直利用空閒時間計劃往後的生活，只要這段冒險結束、所有的惡龍都被消滅（他試著用比較樂觀的角度來看），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他的溪谷矮人朋友賽斯頓，和他待在帕克塔卡斯消磨幾個月。因為溪谷矮人的生活對他來說算得上相當有趣，他知道只要別喫他們煮出來的食物，他應該可以和他們和平共處。

只是泰索何夫一踏進別管它山，他便立刻改變了主意，想做的第一件事成了立刻來這里找侏儒報到。坎德人從沒見過如此驚人的景象。他愣愣地站在原地。

濃修回頭看著他。「相當驚人，對吧？」他問。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里。」費資本喃喃自語。

他們站在侏儒城市的正中央。城市建造在一個死火山山口之中，光是半徑就有幾百呎寬，高度將近一哩。整座城市沿著火山口建造。泰斯抬頭往上看──再往上，再往上──還要往上──

「這里大概有幾層樓高？」坎德人的脖子快要斷了。

「三十五──」

「三十五層樓高？！」泰斯驚訝地重復。「住在頂樓不就倒楣了？這樣得爬多少層階梯啊？」濃修吸吸鼻子。

「我們早就捨棄了這種原始的裝置。」他比著手勢，「如果你不介意看看這些我們製造出來的可怕科技成果──」

「我看到了。」泰斯把視線重新投回地面。「你們大概正準備打一場大規模的仗。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多的投石器──」

坎德人硬生生吞去接下來的話。正當他看著時，一聲哨音響起，投石器把一個侏儒射出去。泰斯看見的並不是武器，而是一種取代樓梯的裝置！

大廳的最底層放滿了投石器，幾乎含括了每一種侏儒製的投石器。有彈簧做的、十字弓形的、蒸氣機驅動的（還在實驗階段，他們在調整水的溫度。）

投石器上下左右纏繞著數百哩長的繩索，每條繩索都連接著某種齒輪和機械裝置，發出機器運轉的聲音。地板、牆壁、投石器上盡是各式各樣的拉桿，成羣結隊的侏儒正努力地拉上拉下。

「我想，」費資本聽起來十分地無奈，「這個檢驗室應該不會在一樓吧？」

濃修搖搖頭。「檢驗室在十五樓──」

老法師發出一聲心碎的嘆息。

坎德人聽到一陣令人牙齦發酸的聲音。

「啊，他們準備好了。快來──」濃修說。

泰斯快快樂樂、一蹦一跳地跟在濃修後頭，走向一個巨大的投石器。一名侏儒不耐煩地向他們打著手勢，比了比後方一長串正排隊等候著的侏儒。泰斯跳上了投石器，滿懷期待地看著天空。他可以看見許多侏儒從各樓層往下看，身旁環繞著各種機器、齒輪和說不出名字的裝置，最容易分辨的是一種掛在牆壁上、類似棒子的東西。濃修站在他旁邊，皺著眉頭。

「敬老尊賢，年輕人，所以趕快離開讓老人家坐上來。」他以他驚人的力氣將泰索何夫從位置上拉下來，「魔法師優先──」

「喔，沒關係啦！」費資本聲明道，一個不小心，往後跌進一團繩子里。「我──我好像想起了一道可以讓我飛到上頭去的法術──浮空術，那是怎麼施──施展？給我幾分鐘想一想──」

「一直叫我們快一點的是你那──」濃修生氣地看著老法師，後頭排隊的侏儒開始鼓譟起來，彼此推擠。

「啊！拚了啦！」老法師大吼，邁步爬進座位里，濃修在一邊幫著。負責發射投石器的侏儒喊了一句不知道什麼話。

濃修指著上面，喊回去。「第十五層！」

技師走到五個拉桿之前，這里延伸出幾近無限長的繩子。費資本哀怨地坐在投石器上，掙扎著要回想起他的法術。

「預備！」濃修大喊，把泰斯拉離投石器，好讓他能看得更清楚，「用不了多久，技師就會給我們信號，對，就是這個信號──」

技師拉了拉一條繩子。

「那有什麼用？」泰斯插嘴。

「這條繩子連接到第十五層的一個鐘上，告訴他們有人要上來──」

「萬一鐘沒響怎麼辦？」費資本大聲地問。

「會有第二個鐘聲提醒他們第一個鐘沒響──」

「鐘聲沒響底下會如何應變？」

「就啥也不做。那是第十五層的事，不是你的問題──」

「萬一他們不知道我要來了，這就變成我的問題！」費資本大喊。「難不成要我就這樣跳進去給他們一個驚喜嗎？」

「啊！」濃修驕傲地說，「我跟你說──」

「我不玩了──」費資本表示。

「不，等等。」濃修說，說話速度因為緊張而愈來愈快。「他們準備好了──」

「誰準備好了？」費資本憤怒地問。

「第十五層！他們把網子放出來了你知道──」

「網子！！」費資本臉色發白，「夠了！」他一隻腳跨了出去。

但在他逃出去之前，技師已經伸手拉下了第一根拉桿。一陣機械運轉聲後，投石器開始在軌道上移動。運轉的震動又把費資本摔了回去，帽子遮住眼睛。

「發生什麼事了？」泰斯大喊。

「他們正在就發射位置。」濃修大喊。「經度和緯度已經計算妥當，可以把乘客發射到預定的位置──」

「你給我說清楚網子是怎麼一回事？」泰斯扯開喉嚨大吼。

「法師會飛上第十五層──喔！我向你保證，相當安全──我們做過研究，事實上，研究結果證明飛行比走路還要安全，等他飛到了軌跡的最高點，正要開始落下時，第十五層會伸出一張網，像這樣抓住他，」濃修用一隻手示範，啪的一聲抓住一隻蚊子，「然後把他丟──」

「這時間可要算得很準囉！」

「時間鐵定準，因為我們研發出一種鉤子來進行這項艱鉅的任務，不過，」濃修嘟起嘴，皺眉說，「有時候投石器會出現誤差，不過我們有個公會──」

侏儒拉下拉桿，費資本尖叫著飛上天空。

「喔哦！天哪！」濃修瞪著天空。「看來──」

「什麼？什麼？」泰斯大叫著想要看清楚。

「網子又太早打開了──」濃修搖搖頭，「第十五層今天一天已經發生了兩次，這可得提案到安全網公會去討論並且不能讓它再度發生──」

泰斯張大嘴，看著費資本的身影劃過天空，藉著投石器巨大的力量不斷地往上飛。剎那間，坎德人終於懂了濃修在說些什麼。第十五層的網子並沒有在法師飛過第十五層之後張開，而是在費資本飛越之前就張開了。費資本像是被打扁的蒼蠅般貼在網子上。有短短的一瞬間，他手腳並用地小心抓著網子，然後──就掉了下來。

鐘聲和鑼聲齊鳴。

「別告訴我──」泰斯哀怨地說。「那就是網子失效的警告聲。」

「你猜對了，但不用太緊張（自鳴得意的笑著）」濃修咯咯笑道，「因為這個警鈴會觸動第十三層的網子，正好可以──哎唷，看來好像遲了一步，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有第十二層──」

「快想想辦法！」泰斯尖叫道。

「別窮緊張好不好！」濃修生氣地說。「不然我根本沒機會說完我剛剛正要提到的最後後備安全系統，喔，來啦──」

泰斯驚訝地看著第三層牆壁上伸出六個大筒子，底部打開來，掉出無數的海綿，鋪在第一層的廣場上。這顯然是為了──預防所有的網子都沒接到。很幸運的，第九層的網子沒有失效，正巧來得及將法師撈起，之後網子隨即收攏，將他甩到一個陽臺上，侏儒們聽見他不停的咒罵聲，有點不大敢放他出來。

「這下全部妥當！該你了。」濃修說。

「最後一個問題！」泰斯坐在座位上對著濃修大喊。「萬一這個後備安全系統也失效了怎麼辦？」

「好問題！」濃修高興地說，「如果這些海綿掉下來不夠快，那麼另一個警鈴會響起，將一大桶水倒到廣場中央，然後呢，正好海綿這時候也該倒了下來，要擦乾淨地上的血跡就很簡單了──」

技師拉下了拉桿。

泰斯原本以為可以在這個檢驗室中看到各式各樣的新鮮玩意兒，但是他出乎意料之外地發現這里一片空蕩。整個房間的照明是藉由洞壁上鑿出的小洞引進外面的陽光（這個簡單實用的裝置是由來訪的矮人提出的建議。他叫這個「窗子」，侏儒對它感到十分自豪。）這里有三張桌子，中間的那張放著他的胡帕克杖，還有那顆龍珠，許多侏儒擠在這張桌子四周。

龍珠恢復了正常的大小，泰斯發現它外表看來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不過就是顆圓圓的水晶球，球內有著濃濁的色彩不停地旋轉著。一位年輕的索蘭尼亞騎士正一臉不耐煩地看守著這顆龍珠。一見到陌生人接近，他的神色隨即大變。

「別緊張。」濃修安撫那個騎士，「這些是剛薩爵士口信中提到的那兩個人──」濃修一邊說話，一邊領著他們來到中間那張桌子旁。一看到龍珠，侏儒眼睛便為之一亮。「一顆龍珠！」他快樂地喃喃道，「經過了這麼多年──」

「什麼那麼多年？」費資本停在桌子前一段距離的地方，突然問。

「你知道嘛！」濃修解釋，「每個侏儒一生下來就有一個終生的志願，往後一輩子都將以此做為努力的目標，而我的志願就是要研究龍珠──」

「可是龍珠已經消失了幾百年！」泰斯難以置信地說。「根本沒人知道還有這玩意兒了！怎麼會是你的終生志願？」

「喔，我們知道的。」濃修回答。「因為這本來是我祖父的終生志願，也是我父親的。他們兩人生前都沒機會看到龍珠。本來我也擔心自己也會落入同樣的下場，但，龍珠終於出現了，我終於可以讓我的家族在死後得到安息──」

「你是說，如果沒有完成這個終生的志願，死後便會──呃，不得安息？」泰斯問。「但你的父親和祖父──」

「也許是這樣的，」濃修傷心地說，「不管他們是在哪里──天哪！」

龍珠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它開始發出許多種不同顏色的光亮，彷彿開始恐懼不安。

費資本一邊念著奇怪的咒語，一邊走上前把手放上去。龍珠立刻變成黑色。費資本回頭掃視著整個房間里的人一眼，神情肅殺得連泰斯都不禁往後退了一步。騎士立刻撲向前。

「快離開！」法師用震耳欲聾的聲音說。「每個人都給我離開！」

「我的任務是不能離開這里，我不準備──」騎士伸手拔劍。費資本喃喃念了幾個字，騎士立刻癱軟在地。

侏儒們飛快地離開了這個房間，只剩下濃修呆呆地站著，雙手不停地扭攪，面露痛苦的表情。

「快點，濃修！」泰斯催促著。「我從來沒看他這樣子過。我們最好照著他所說的做。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他很可能會把我們變成溪谷矮人，或是其他可怕的東西！」

濃修渾身無力地讓泰斯帶著他走出房間，正當他回首想看最後一眼時，門轟然關上。

「我終生的志願──」侏儒哀叫著。

「我相信它沒事的。」雖然連自己也不確定，但泰斯還是這樣說了。他不喜歡剛剛費資本臉上的表情，事實上，那根本就不像費資本，或是任何泰斯會想要認識的人！

泰斯感覺到一陣寒意，像是肚子里打了個結。侏儒們竊竊私語，斜睨著他。泰斯勉強吞嚥著口水，想消去口中的苦味。接著，他把濃修拉到一邊。

「濃修，你研究龍珠有沒有什麼心得？」泰斯低聲問。

「呃？」濃修若有所思地說。「我發現其中藏有某種東西，或是說是看起來有，因為只要我一注視著它，就什麼也看不見，我一想要離開，突然之間就會看見那團霧中出現了一些字──」

「字？」泰斯急迫地插嘴。「是什麼字？」

濃修搖搖頭。「我不知道。」他陰鬱地說，「因為我看不懂；也沒人看得懂，即使是我們的外國語言公會──」

「也許是咒語。」泰斯自言自語。

「是的！」濃修難過地說，「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

彷彿有什麼東西炸了開似地，大門飛散開來。

濃修害怕地轉過身。費資本站在門口，一手拿著一個小黑袋，一手拿著手杖及泰索何夫的胡帕克杖。濃修衝進房間中。

「龍珠！」他尖聲叫著，沮喪中竟然說了一句完整的話。「你拿走了！」

「是的，濃修。」費資本說。

法師聲音聽來十分疲倦。泰斯仔細觀察後，發現他精疲力竭。他的皮膚泛灰，眼睛瞇成一條縫，全身的重量都倚在手杖上。「跟我來，孩子。」他對侏儒說，「別擔心，你的心願會達成的。不過現在我得先將龍珠帶到聖白石議會上去纔行。」

「和你一起去？」濃修驚訝地復誦。「去議會！」他興奮的握住雙手，「也許有人會要求我做個報告，你認為──」

「我也這麼想。」費資本回答。

「馬上來，給我一點時間打包行李，我的論文呢──」

濃修衝了出去。費資本轉頭一看，剛好看見其他的侏儒躡手躡腳地想摸摸他的手杖。他皺眉警告他們，侏儒們立刻跑進檢驗室里。

「你發現了什麼？」泰斯有些遲疑地走近費資本。老法師似乎被黑暗的氣息所包圍。

「侏儒沒有做什麼吧？」

「沒有，沒有。」費資本嘆口氣。「他們運氣很好。因為這顆龍珠仍能運作，而且威力非常強大。很多事將繫於少數幾個人的決定，也許包括整個世界的命運。」

「你是什麼意思？議會不會做出決議嗎？」

「你不明白，孩子。」費資本溫柔地說。「等等，我想休息了。」

法師坐下來，靠著牆壁。他搖搖頭，繼續說道。「我把所有的意志力集中在龍珠上，泰斯。喔，我不是要控制龍類。」他看見坎德人的眼睛睜大，又補上一句。「我瞥見了未來。」

「你看見了什麼？」泰斯遲疑地問著，但從法師嚴肅的表情里，他不太確定自己想要知道答案。

「我們的眼前有兩條路。如果我們選擇輕鬆的那條，那麼起初一切看起來都會完美無缺，但最後黑暗將會降臨，永遠沒有第二次機會。如果我們選擇另外一條，路途將會無比艱辛，而且會犧牲掉我們所深愛之人的性命。好孩子，更糟的是，可能還有人會因此出賣自己的靈魂。但，唯有藉著這些可怕的犧牲，我們才能看見希望。」費資本閉上眼睛。

「這跟龍珠有關？」泰斯顫抖著問。

「是的。」

「你知道我們要怎──怎樣做──才能走上那條黑──黑暗的道路？」泰斯害怕聽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知道！」費資本低聲回答。「但選擇權並不在我手上。這得看其他人。」

「我明白了。」泰斯嘆息著說。「那些重要的人，我想。像是精靈貴族、國王和騎士。」突然他腦中響起費資本說過的話。我們深愛之人的性命。

突然間，泰斯的喉嚨像是被什麼給哽住了一般。他用手摀住臉，這場冒險開始變得一點也不對勁！坦尼斯上哪去了？卡拉蒙呢？漂亮的提卡呢？他試著避免去想起他們，特別是在那場噩夢之後。

還有佛林特──我不該拋棄他自己一個人離開的，泰斯傷心的想。他可能會死掉，搞不好他已經死了！我們深愛之人的性命！我從沒想過我們之中會有人死掉，從來沒認真想過。我總是認為，只要我們在一起，就一定可以克服所有困難！但現在，我們四散各地。一切都不對勁了！

泰斯感覺到費資本摸著他的馬尾，那是他最引以為傲的特徵。有生以來第一次，小坎德人開始覺得自己害怕、無助、不知所措。法師疼愛地抱緊他。泰斯把小臉埋進法師的袖子里，放聲大哭。

費資本溫柔地輕拍他。「是的！」法師重復道，「正是那些重要的人。─」

【註】

１　蓋加斯寶石──由李奧克斯所打造的寶石，里面裝滿了努林塔瑞的魔法力。這顆寶石被一個侏儒偷走，在克萊恩上造成了極大的災難，並且讓侏儒又分裂成矮人和坎德人兩個種族。所以這三個種族其實本是一家，見面自然分外親切。

## ３─６聖白石議會．重要的人

聖白石議會在十二月的第二十八天召開，索蘭尼亞的人們稱這一天為「饑荒之日」，用以紀念祖先在大災變後的第一個冬天所遭逢的苦難。剛薩爵士認為聖白石議會在這個以禁食和祈禱為主的日子召開，是非常恰當的。

大軍開拔至帕蘭薩斯已經一個月了。剛薩從城里得到的消息並不樂觀。事實上，他今早才剛收到一封急件，他重復看了兩次，沉重地嘆口氣，將那張紙塞進腰帶。

聖白石議會最近只召開過一次，是為了精靈難民們抵達南亞茍斯、惡龍軍團出現在北索蘭尼亞所召開的。會議的召開通常需要經過幾個月的策劃，好讓包括有投票權的，和只有出席權的每個成員都能出席。有投票權的包括索蘭尼亞騎士、侏儒、丘陵矮人，和黑皮膚、以航海維生的北亞茍斯居民代表，還有一個居住在聖奎斯特的索蘭尼亞騎士代表。只能出席提供諮詢的則包括精靈、高山矮人和坎德人。這些成員被邀請來表示意見，但不具投票權。

第一次的會議實際上進行得並不順利。種族之間的舊日衝突再度被搬上檯面。高山矮人的代表雅曼．卡拉斯，以及丘陵矮人的代表鄧肯．漢摩拉，都必須加以嚴密看守，否則舊日的流血衝突可能會重演。阿爾瀚娜．星光代替父親出席，成為西瓦那斯提的代表，在整場會議中都拒絕表示意見。阿爾瀚娜的出席純粹是因為奎靈那斯提的波修士也出席了。她擔心人類和奎靈那斯提精靈結盟，因此打定主意從中破壞。

其實阿爾瀚娜根本不需要擔心。人類與精靈間的不信任感由來已久，彼此交談也只是出於禮貌。連剛薩爵士振奮人心的演講──演講中他呼籲「團結才能帶來和平，一旦分裂，希望就此終結！」──也沒能感動太多人。

波修士的回應是將龍族的出現全都怪罪到人類頭上，因此，人類應該自行解決這場災難。在波修士表明了立場之後，阿爾瀚娜立刻起身離開，西瓦那斯提精靈所抱持的態度再也無庸置疑。

高山矮人雅曼．卡拉斯宣稱他的同胞願意幫忙，但必須等到卡拉斯神錘出現，高山矮人才能夠統一；剛薩只得被迫忽略掉這股力量。事實上，唯一熱心提供幫助的是坎德人的酋長──克朗因．西嗩那。但只要尚存有一絲理性的國家，對坎德人軍隊的「協助」都必然敬而遠之，因此大家只是禮貌性地一笑置之，背後卻交換著害怕的眼神。

因此，第一次會議就這樣毫無進展地解散了。

剛薩對第二次會議抱持著相當高的期望。這顆龍珠的出現，帶來許多新的契機。兩族的精靈代表都已蒞臨，包括身旁跟著一位據說是帕拉丁人類牧師的太陽詠者。剛薩由史東那兒得知許多有關伊力斯坦的事情，因此他非常渴望見到他。但究竟由誰代表西瓦那斯提，剛薩就不大能確定了。他推測出席的代表將會是那名與阿爾瀚娜訂婚的貴族，因為阿爾瀚娜的神祕失蹤，可能將由他暫代她的位置。

精靈們兩天前就抵達了聖奎斯特。他們將營帳搭建在原野之中，亮麗的絲質旗子隨風飄揚，和灰暗的天空構成強烈的對比。他們是唯一參加的外來種族。因為議會來不及派信差去通知高山矮人，而丘陵矮人又和惡龍軍團陷入生死惡鬥中，沒有信差可以抵達他們的領土。

剛薩希望這次會議能讓精靈和人類團結起來，一同抵抗惡龍軍團的威脅，將牠們趕出安塞隆。可惜會議還沒開始，他的希望就破滅了。

剛薩再看了一遍帕蘭薩斯軍隊所送來的報告，離開了營帳，希望最後確定一次即將召開會議的聖白石大草原已一切就緒。他的管家威爾斯此時衝到他身後。

「老爺！」老人氣喘吁吁地說。「快回去。」

「什麼事？」剛薩問。但老管家一口氣喘不過來，說不出話。

索蘭尼亞騎士嘆著氣，走回營帳中。他發現麥可爵士著全套盔甲，緊張地不停踱步。

「怎麼搞的？」剛薩瞥見年輕騎士的難看臉色，心立刻一沉。

麥可快步走上前，抓住剛薩的手臂。「大人，我們收到了消息，精靈們準備要索回龍珠。如果我們不給，他們將不惜宣戰來奪回龍珠。」

「什麼？」剛薩不可置信地說。「宣戰？對我們？這太荒謬了！他們不能──你確定嗎？這個消息有多可靠？」

「恐怕相當可靠，剛薩爵士。」

「大人，我向您介紹，這位是伊力斯坦，帕拉丁的牧師。」麥可說。「我剛剛沒有先介紹他，這實在太失禮了。請原諒我因為這震驚的消息而失了分寸。」

「我聽過許多關於你的事，先生。」剛薩爵士對那名男子伸出手。

剛薩好奇地打量著伊力斯坦，他也不確定自己期待的帕拉丁牧師是個什麼樣的人，應該多半會是個因為埋首鑽研而變得蒼白、瘦弱，雙眼無神的學者。但剛薩實在沒料到眼前所見竟是這樣一個高大、壯碩，可以和最精銳的騎士一起上馬作戰的男子。他的脖子上掛著帕拉丁的護身符，一面刻著龍的白金護身符。

剛薩想起了史東所告訴過他的事，包括牧師試著說服精靈和人類合作的那一段。伊力斯坦疲倦的笑了笑，彷彿看穿了剛薩的想法。他的回答因此也衝著這些問題而來。

「沒錯，我失敗了。」伊力斯坦承認，「我也只能說服他們來參加這個會議，但他們來此的目的，很遺憾，恐怕只是為了向你們遞上最後通牒──把龍珠還給精靈，不然就準備一戰。」

剛薩癱在一張椅子中，無力地揮手示意其他人跟著入座。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是張攤開的安塞隆地圖，陰影的部分代表了惡龍軍團的佔領區。剛薩的視線落到地圖上，突然把所有的東西都掃到地上。

「我們不如現在就放棄！」他大吼。「送一封信通知龍騎將︰『不需要勞您大駕。我們自己就可以替您打理得乾乾淨淨！』」他憤怒地把剛剛收到的消息丟在桌子上。

「你們看！這個消息是從帕蘭薩斯來的，那里的居民堅持騎士們必須離開城內。帕蘭薩斯城的人正在和龍騎將談判，騎士的出現『嚴重混淆了他們的立場』，因此他們拒絕提供任何援助，為數上千的帕蘭薩斯軍隊就在那邊袖手旁觀！」

「德瑞克爵士在做些什麼，大人？」麥可問。

「他和騎士們，還有上千的步兵，以及那些從索提爾來的難民，正固守在帕蘭薩斯南方的法王之塔。」剛薩疲倦地說。「它正好可以俯瞰敏加山脈唯一的隘口。我們暫時可以保護帕蘭薩斯，萬一惡龍軍團通過那里──」他陷入沉默。「該死！」他低聲說，輕輕地用拳頭捶向桌面，「只要兩千兵力就可以死守住那個隘口！這些笨蛋！這票精靈又在這時來湊熱鬧！」他對著精靈的營帳比著手勢。

剛薩嘆口氣，手摀著臉，「那麼，你的意見，牧師？」

伊力斯坦沉默了片刻，然後他回答。「米莎凱的白金碟上記載著，邪惡的本質就是會自相殘殺。因此他們註定失敗。」他把手放在剛薩的肩膀上。「我不知道會議的結果會如何。引領我的神祇並沒有告訴我答案；也許連祂們也不知道。整個世界處於失衡之中，只有我們的決定能改變它。我只知道一件事︰你進入會場後，不要抱持著註定失敗的想法，因為這將會是邪惡的第一個勝利。」

說完，伊力斯坦靜靜離開了帳篷。

牧師走了之後，剛薩沉默不語地坐著。整個世界陷入一片死寂，他心想。連晚風也已平息，濃密的烏云低垂著，讓宣佈一天開始的號角聲也顯得平板僵硬。一陣悉窣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麥可正在慢慢收好那些散落一地的地圖。

剛薩抬起頭，揉揉眼。

「你覺得怎麼樣？」

「關於什麼？精靈嗎？」

「是那個牧師。」剛薩看著營帳的門口說。

「他的確不是我們所以為的那種人。」麥可回答，視線跟隨著剛薩的眼光。「反而更接近我們所聽過的傳說，那些曾在大災變前引導騎士的牧師。他並不像一些騙喫騙喝的傢伙。伊力斯坦是那種會在戰場上跟隨你左右，一手帶來帕拉丁的祝福，一手以針頭錘作戰的那種人。他身上戴著自從天神遺棄我們之後就沒人看過的護身符。但他真的是個牧師嗎？」麥可聳聳肩。「單單只是一個護身符可沒辦法說服我。」

「我也同意。」剛薩站起身，走向營帳的門口。「也該是時候了。待在這里，麥可，這樣一有動靜，你才會知道。」他準備要離開，在營帳的門口停步。「這真奇怪，麥可。」他喃喃地說，眼光看著伊力斯坦，從這個距離看來，他不過是個小白點。「我們一直向神尋求希望，有著信仰，而不相信任何的魔法，但是我們現在卻轉而尋求魔法所帶來的希望，真正的信仰要來幫助我們時，我們反而懷疑它。」

麥可爵士沒有回答。剛薩搖搖頭，漫步走向聖白石大草原。

正如同剛薩說的，索蘭尼亞的人民始終對神祇十分虔誠。很久以前，在大災變之前，這片聖白石大草原曾經是聖地的中心。聖白石的景象不知道從何時起，就吸引著無數人的注意。伊斯塔的教皇曾經親自祝福它，宣佈這個神聖的聖白石只屬於偉大的神明，凡夫俗子是不能夠碰觸的。

即使在大災變後，舊神明的信仰消失之後，這片草原仍被視為聖地。原因也許是因為連大災變都不能影響這里。據說當天上降下巨大的山脈時，聖白石周圍的地面完全碎裂，但聖白石本身卻絲毫無損。

巨大的聖白石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敬畏之情，即使是現在也沒有人敢靠近，甚至觸摸它。它究竟有什麼神奇的力量，無人知曉。大家只知道聖白石附近總是四季如春。無論天氣如何嚴寒，那片草原始終翠綠。

雖然剛薩的心情十分沉重，但一走進這片草原，呼吸到它清新的空氣，他便能立刻放鬆下來。曾有那麼片刻間，他感覺到伊力斯坦的手再度搭著他的肩，為他帶來內心的平靜。

他很快地打量著四周，一切都已就緒。有著精心雕刻的椅背的巨大木椅，早就放在翠綠的草地上。五名議會中有投票權的代表，位置在聖白石的左側，三名諮詢代表的位置在右側。前面是根據騎士規章設置的旁聽席，擦得發亮的椅子正對著聖白石及所有的議會成員。

剛薩注意到許多的見證人已經到了。絕大多數與太陽詠者及西瓦那斯提族的精靈一同前來的精靈們已經開始入座。這兩族彼此仇視的精靈們坐得十分靠近，和其他入座的人類間則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每個人都靜靜地坐著；有些人在紀念這個饑荒之日；其他人，像是並不紀念這個饑荒之日的侏儒們，正讚嘆地看著四周。第一排的位置是保留給議會的貴賓，或是準備在大會中致詞的演說者。

剛薩看見了詠者面色凝重的兒子波修士帶著一羣精靈戰士走了進來。他們坐在最靠近前面的位置。剛薩想起伊力斯坦，不知道他坐在哪里，他想要找他談談。他對那男子所說的話印象深刻（即使他是個行騙的江湖郎中），他希望有機會能夠再聽到那些話。正當他徒勞無功地搜尋伊力斯坦時，他發現最前排坐了三個奇怪的傢伙︰一個帶著軟趴趴帽子的老法師、他的坎德人朋友，以及他們從別管它山脈帶回來的侏儒。這三個人昨夜才風塵僕僕地趕過來。

剛薩被迫將注意力轉回到聖白石上。議會的諮詢代表開始入座。來的只有兩個人︰代表西瓦那斯提的奎那斯，以及代表奎靈那斯提的太陽詠者。剛薩好奇地觀察著詠者，因為他是克萊恩上少數見識過大災變的生物。

詠者看來蒼老得令人同情。他的頭髮灰白，臉上滿布皺紋。不過等他就坐之後，開始觀察旁聽席時，剛薩注意到他的眼神依舊炯炯有神。奎那斯則是坐在詠者身邊。剛薩認得這個精靈，他和奎靈那斯提的波修士一樣頑固、驕傲，但缺乏波修士擁有的聰明才智。

至於波修士，剛薩覺得自己也許有一天會學著喜歡這個詠者的長子。波修士有著每個騎士所欣賞的特質，不包括他的壞脾氣。

剛薩的觀察被打斷了，因為此刻是有投票權代表入座的時間，剛薩得坐到位置上纔行。先走進來的是莫．卡松，北亞茍斯的代表，一個膚色黝黑，有著鐵灰色頭髮和粗壯臂膀的男子。接著進來的是賽頓．馬沙爾，聖奎斯特殖民地的代表，最後則是剛薩爵士，索蘭尼亞騎士的代表。

坐定之後，剛薩最後打量了四周一次。巨大的聖白石在他身後閃耀著奇異的光芒，今天太陽看來將不會出現。聖白石另一邊坐著的是詠者和奎那斯。在他們對面，面對議會的是坐在長凳上的見證人。坎德人有點畏縮地坐著，小腳不停前後擺動。侏儒則是不停翻閱著一大堆的報告；剛薩打了個寒顫，希望能有時間要求他整理出個濃縮版。老法師伸了個懶腰，百無聊賴地打量著四周。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剛薩一個手勢，兩名騎士走進來，拿著一個木箱和金製的臺座。眾人看見龍珠進場，都沉默不語。

騎士停下腳步，站在聖白石的正前方。在這里，一名騎士把臺座放在地上，另一名則放下箱子，小心地拿出直徑大約有兩呎寬，恢復成原來大小的龍珠。

羣眾中傳來一陣低語聲。太陽詠者皺著眉，不安地變換坐姿。他的兒子波修士轉身對身後的精靈貴族吩咐了幾句。剛薩注意到，精靈們都攜帶著武器。以他對精靈有限的認識來看，這不是個好徵兆。

但他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繼續下去。會場秩序恢復後，剛薩．鎢斯．威斯坦爵士宣佈，「聖白石議會正式開始。」

兩分鐘後，連泰索何夫也看得出來，狀況實在一團糟。剛薩爵士還來不及說完歡迎詞，太陽詠者就站了起來。

「我要說的很簡單。」精靈領袖用可以和他頭上鐵灰色烏云相媲美的聲音說，「西瓦那斯提、奎靈那斯提，還有卡岡那斯提精靈在龍珠被偷走之後，立刻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是自從鬩牆戰爭之後，三族的精靈第一次會面。」他暫停，加強最後一句話的語氣，接著他繼續。

「我們決定捨棄彼此不同的立場，一致同意龍珠屬於精靈，而非人類或是任何其他種族。因此，我們來到聖白石議會，要求把龍珠歸還給我們。我們保證會將龍珠帶回我們的領土，好好守護它，直到需要用到它的時機來臨為止。」

詠者坐下來，黑色眼眸掃視全場，原先的靜默被竊竊私語的聲音打破了。其他的議會成員，坐在剛薩爵士旁邊的代表紛紛搖頭，臉色非常凝重。北亞茍斯的代表對剛薩爵士耳語，握緊拳頭強調他說的話。

傾聽了幾分鐘之後，剛薩爵士站起身來回應。他的發言十分冷靜，對精靈們十分客氣。但字里行間，騎士們表明了寧願一死也不會交出龍珠的堅定立場。

詠者非常明白這些華麗詞藻中所表明的毫不退讓的立場，他起身回應。他只說了一句話，這讓所有的旁聽者都站了起來。

「那麼，剛薩爵士。」詠者說，「精靈們宣佈從此刻開始，我們正式宣戰！」

人類和精靈們全衝向放在聖白石之前的龍珠，里面白色濃霧靜靜地轉動著。剛薩不停地叫喊，用劍柄敲擊著桌面，意圖恢復秩序。詠者對他的兒子用精靈語說了幾句話，最後終於恢復了秩序。

整個氣氛沉陷在山雨欲來的情況當中，剛薩說話，詠者回答。詠者說話，剛薩回答。黝黑皮膚的討海人按捺不住，老實不客氣地批評了精靈。西瓦那斯提的代表把怒氣轉換成尖酸刻薄的話。幾名騎士離開了會場，全副武裝地回到現場。他們站在剛薩身邊，手放在劍柄上。波修士帶領著的精靈們站起來，包圍住自己的領袖。

濃修手中緊握著稿子，開始明白已經沒有他說話的餘地了。

泰索何夫無助地四處搜尋伊力斯坦。他希望牧師會出現，伊力斯坦可以讓這些人冷靜下來，不然羅拉娜也可以。她在哪里？精靈們冷冷地告訴他，他的朋友們沒有任何的消息。她和她哥哥消失在荒野中。我不應該離開他們的，泰斯心想。我不該在這里的。為什麼，為什麼這個瘋狂的老法師要帶我來？我一點也派不上用場！也許費資本可以做點事？泰斯滿懷希望地看著法師，但費資本竟然睡著了！

「求求你，醒過來！」泰斯懇求著，搖搖他的手。「總得有人做些什麼！」

就在那一刻，他聽見剛薩爵士大喊，「龍珠絕對不是你們的！羅拉娜小姐在沉船前本來是要把它帶給我們的！你們試著要用暴力把它留在亞茍斯，你自己的女兒──」

「不要提到我女兒！」詠者以低沉、沙啞的聲音說。「我沒有女兒！」

泰索何夫體內彷彿有什麼束縛斷掉了。羅拉娜與看守龍珠的邪惡巫師戰鬥時的混亂記憶再度浮現腦海，羅拉娜和龍人搏鬥，羅拉娜瞄準白龍射出箭矢。當他瀕臨死亡時，是羅拉娜溫柔地照料他。她這麼努力試著拯救他們，沒想到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棄，在她犧牲了這麼多──

「閉嘴！」泰索何夫聽見自己扯開喉嚨大喊。「全都給我閉嘴！聽我說！」

他驚訝地發現，所有人真的安靜下來，全瞪著他。

現在他有了聽眾，泰斯不知道該對這些重要人物說些什麼。但，他知道有些話他非說不可。畢竟，他心想，這都是我的錯，是我讀到了有關這些該死的龍珠的記載。他吞嚥著口水，走向聖白石，以及那兩羣彼此懷著敵意的人羣。他覺得他從眼角瞥到費資本在帽子底下偷笑。

「我──我──」坎德人口喫起來，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一陣突如其來的靈感拯救了他。

「我要求代表我的同胞，」泰索何夫驕傲地說，「以諮詢代表的身分出席。」

坎德人把馬尾巴甩到肩膀上，站在龍珠前方。他抬起頭，可以看見巨大的聖白石。泰斯看著那塊石頭，顫抖著，很快的把視線轉移到剛薩和太陽詠者身上。

然後，泰索何夫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了。他開始害怕得發抖。他，泰索何夫．柏伏特，以前從來沒有害怕過任何事！他可以毫不動容地面對惡龍，但他接著要做的事卻真的把他嚇壞了。他的手有如沒戴手套捏雪球般冰冷。他的舌頭似乎腫了起來。不過泰斯已經下定決心，他得要繼續不停地說話，讓他們不會懷疑他將要做的事情。

「知道嗎？你們從來沒認真對待過坎德人，」泰斯開始說，他的聲音在自己的耳中聽來太過尖銳刺耳，「我不怪你們。我想，我們本來就沒有什麼責任感，我們也許好奇心太重了點，但是，我請問你們，沒有了好奇，你們又怎麼會有新的發現？」

泰斯可以看見太陽詠者鐵青著臉，連剛薩爵士都開始皺眉。坎德人慢慢接近龍珠。

「我們惹了很多麻煩，我想，但那不是有意的，有時候，我們會無意間拿走不屬於我們的東西。但我們坎德人知道一件事──」

泰索何夫開始飛快地奔跑。他運用速度和靈巧的身軀，躲過每一隻想要抓住他的手，幾秒之內就拿到了龍珠。四周的臉孔開始模糊，許多人張大嘴，對他尖叫、大吼。一切都太遲了。

泰索何夫順暢地一丟，把龍珠丟向巨大、閃耀著的聖白石。

那渾圓閃亮的水晶球內部的顏色激動旋轉著，彷彿在空中靜止了很長一段時間。泰斯甚至開始懷疑龍珠是不是有讓自己飄浮起來的力量。不過這只是坎德人緊張的小腦袋里的幻覺。龍珠撞上巖石，碎成幾千片發亮的碎片。有那麼短短的一瞬間，一團白色的霧氣掛在半空中，彷彿想要重新聚合在一起。然後聖白石大草原柔和、帶著春天氣息的風將它吹散了。

周圍陷入了恐怖的寧靜中。

坎德人站著，冷靜地看著腳底下的龍珠碎片。

「我們知道一件事，」他微弱的聲音像是一根針刺破了這片可怕的寧靜，「我們應該要對抗惡龍，而不是互相殘殺。」

沒有人移動，沒有人開口。咚的一聲。

濃修昏倒了。

幾乎像是被打破的龍珠一般，寂靜被打破了。剛薩爵士和太陽詠者立刻衝向泰斯，一個抓到他的右邊肩膀，一個抓住他的左邊肩膀。

「你幹了什麼好事？」剛薩臉色鐵青，他的眼神狂亂，抓住坎德人的手不斷顫抖。

「你讓我們都必死無疑！」詠者的手指像猛禽般深陷坎德人的肌膚中。「你毀掉了我們唯一的希望！」

「所以，他將是第一個死亡的人！」

高大，臉色陰沉的精靈貴族波修士低頭看著縮成一團的坎德人，手中的劍閃閃發亮。坎德人站在精靈國王和騎士之間，小臉蒼白，神情充滿了叛逆。當他犯下這個罪行時，他很清楚唯一的懲罰就是死。

坦尼斯看見我做的事情會不高興的，泰斯難過地想。但至少他會聽到我是英勇的犧牲。

「來，來，來──」有個睡意濃厚的聲音說。「沒有人要死！至少現在不會。波修士！不要亂揮那把劍！會傷到人的。」

泰斯從他四周的閃亮盔甲和人羣之間看到了費資本。老法師伸著懶腰，跨過了昏死在地上的濃修，慢慢走向他們。精靈和人類們彷彿被看不見的力量所逼，讓出一條路給他。

波修士轉身面對費資本，他像是隻暴怒的野獸，嘴角泛著白沫，他說的話幾乎像是野獸的嘶吼。

「小心點，老頭子，不然你的下場會跟他一樣！」

「我說不要亂揮那把劍！」費資本惱怒地說，伸出一隻手指指向那把劍。

波修士哀嚎著丟掉他的武器。他緊抓住自己握劍的那隻手，不可思議地看著地上的劍──劍柄長出了刺！費資本走到他身邊，生氣地看著他。

「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應該有人教你尊敬長輩。我說把劍放下的時候是認真的！下次你也許就會聽我的話了！」費資本兇惡的眼神轉向詠者。

「還有你，索拉斯特倫，活了快兩百年，教養出了三個好孩子──我再強調一次，三個好孩子。不要跟我胡說八道什麼你沒有女兒。你有一個，而且她是個很好的女孩。比她的父親要更明理，一定是繼承了她母親的血統。我剛剛說到哪里？喔，是的。你也養大了半精靈坦尼斯。你知道嗎，索拉斯特倫，你的這四個小孩也許可以拯救這個世界。」

「現在我希望每個人都坐在位置上。是的，你也是，剛薩爵士。來吧！索拉斯特倫，我會幫你的。我們這些老頭應該團結起來才對。真可惜你是這麼蠢的一個大笨蛋。」

費資本在鬍子底下喃喃自語，領著驚訝的詠者回到位置上。波修士的臉孔因疼痛而扭曲著，由他的戰士們扶著他坐回位置上。慢慢的，騎士和精靈們都坐了回去，彼此低聲交談，每個人都悲觀地看著散在聖白石底下的龍珠碎片。

費資本扶著詠者坐下，瞪了奎那斯一眼，後者本來想說些話，但隨即決定還是閉上嘴比較好。老法師滿意地走到聖白石前，泰斯站著，不知如何是好。

「你，」費資本低頭看著坎德人，彷彿從來不認識他，「去照顧那個可憐的傢伙。」他用手比著仍然昏迷不醒的濃修。

泰索何夫發覺自己的膝蓋不停地發抖，他慢慢地走向濃修，在他身邊跪下來。很高興不用繼續面對那些憤怒、充滿恐懼的面孔。

「濃修，」他拍拍侏儒的臉頰，低聲說，「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是指你那終生的志願以及你父親的靈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纔好。」

費資本緩緩環顧著那羣圍觀的人，把帽子推回頭上。「沒錯，我要給你們上一課。你們每個人都該注意聽，每一個人都是──別給我坐在那邊一臉無辜樣。那個坎德人，」他指著泰索何夫，後者退縮了一下，「在他的可笑馬尾巴下，擁有比你們這麼多人集合起來更多的智慧。你們知道，如果這個坎德人沒膽做他剛剛做的事，會發生什麼事情嗎？你們知道嗎？很好，我會告訴你們。先讓我坐下來──」費資本著急地四處尋找。「啊，是的，就是這里──」他滿意地點點頭，走了過去，坐在地上，背靠著神聖的聖白石！

騎士們害怕得深吸一口氣。剛薩站起來，無法忍受這件褻瀆的事情。

「沒有凡人可以接觸這塊聖白石！」他大喊著走向前。

費資本慢慢地轉過頭，打量著氣呼呼的騎士。「你膽敢再囉唆一句，」老法師認真地說，「我就讓你的鬍子掉光光。給我坐下來閉上嘴！」

剛薩正準備要繼續說下去，卻被老法師威脅的目光嚇得一陣結巴。騎士毫無選擇，只好回到位置上。

「我剛說到哪里？」費資本皺著眉頭。他四下望著，視線落在破碎的龍珠上。「喔，是的。我正要告訴你們一個故事。你們其中一方會贏得這顆龍珠。接著你們會帶走它──不管是要『保管起來』，還是要『拯救世界』。的確，龍珠有拯救世界的力量，但你們得先知道怎麼使用纔行。你們誰有這種知識？你們誰有這種力量？龍珠是古代最偉大、最厲害的法師們創造出來的。最最偉大的，你們明白嗎？它是由黑袍和白袍法師創造的，里面同時有善良和邪惡的本質。紅袍法師用他們的力量將這兩部分結合在一起。現在只有少數人有力量和能力了解這顆龍珠，找出它的奧祕，控制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少，而且，」費資本的眼珠開始發亮，「在場沒有一個人有這能力！」

四周一片沉寂，每個人都專心聽著老人說話，他的聲音大到可以掩蓋住風聲，驅散天上的烏云。

「你們其中一個會拿走龍珠，試著使用它，然後你們會發現大難臨頭。你們會像坎德人砸破龍珠一般地被扯碎。至於什麼失去的希望，我告訴你們，這個希望早就沒有了，現在才又重獲新生──」

突然一陣風把老法師的帽子吹落，並且把它吹得四處亂飛。費資本惱怒地大吼，低頭向前撿起它。

正當法師彎下腰時，一道陽光穿透了云層。接著是一陣銀色的閃光，震耳欲聾的巨響，彷彿大地也被劈裂。

人們被那陣閃光弄得目眩，驚恐地眨著眼，看著眼前的恐怖景象。

聖白石被劈成了兩半。

老法師趴在它前面，手中握著帽子，另一隻手驚駭地擋住頭。他的頭上，穿透了他剛剛所坐的位置的是一柄純銀打造的武器。它是由一名黑皮膚、銀手臂的男子擲出來的，他走向前，站在它旁邊。他身邊有三個人︰一個穿著皮甲的精靈女子、一個滿臉白鬍子的老矮人，還有伊力斯坦。

在眾人面面相覷的死寂中，膚色黝黑的男子伸手從碎石中拿起那個武器。他高舉著它，在正午的陽光下，這柄武器銀色的尖端反射著耀眼的光芒。

「我是泰洛斯．艾昂菲爾德。」男子用低沉的聲音大喊。「我過去一個月都在鑄造這個！」他搖晃著手中的武器。「我從銀龍紀念碑地下深處的井中提煉出融化的銀。藉著天神賜與我的銀臂，遵照著傳說鑄造了這些武器。我將它帶給你們，帶給全克萊恩的人們。我們終於可以團結一致，擊敗那想要將我們陷入永恆黑暗中的無比邪惡！」

「這就是亙古神兵屠龍槍！」

泰洛斯說完，將長槍深深插入地面。屠龍槍傲然挺立在龍珠的碎片之中。

## ３─７意料之外的旅程

「我的任務完成了。」羅拉娜說。「我可以離開了。」

「是的。」伊力斯坦慢慢地說，「我知道妳離開的原因。」羅拉娜紅著臉，低下頭，「妳要去哪里？」

「西瓦那斯提，」她回答。「我最後看見他的地方。」

「只不過是個夢──」

「不，那不只是夢。」羅拉娜打了個寒顫。「那是真的。他在那里，他還活著，我一定得找到他。」

「當然，親愛的，也許妳應該待在這里。」伊力斯坦建議。「妳說在夢中他找到了一顆龍珠。如果他真的找到了，他應該會來聖奎斯特才對。」

羅拉娜沒有回答。她感到不悅而且不知所措，只能從剛薩爵士的城堡向外看。她和伊力斯坦、佛林特、泰索何夫都是剛薩的客人。

當他們離開聖白石大草原時，她應該和精靈們一起走的。羅拉娜的父親求她跟他們一同回到南亞茍斯。羅拉娜拒絕了。雖然她沒有說出口，但是她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再回到同胞身邊。

父親沒有強迫她，從他眼中她知道父親聽見了她所沒有說出口的話。精靈們衰老的速度是以年來計算，不像人類是以天做為單位。看起來，歲月在父親身上似乎加快了腳步，就在她眼前開始改變；她覺得自己彷彿是在用雷斯林的雙眼看著父親，這個想法讓她感到害怕。因為她給他帶來的消息讓他更加煩心。

吉爾賽那斯沒有回來。羅拉娜也不願告訴父親他的兒子去了哪里，因為他和西悠瓦拉的旅程是充滿危險和死亡的。羅拉娜只能告訴父親吉爾賽那斯還活著。

「妳知道他在哪里？」詠者沉默片刻之後問。

「是的。」羅拉娜回答，「或者這樣說，我知道他去了哪里。」

「即使我是他的父親，妳也不能告訴我？」

羅拉娜堅定地搖搖頭。「不行，詠者，我不行。請原諒我，但是當我們做出這個決定時，我們這些知道內情的人都發誓不告訴別人。不告訴任何人。」她又強調一次。

「妳不信任我──」

羅拉娜嘆口氣，眼神轉向破碎的聖白石。

「父親。」她說，「你和那些唯一可以幫助我們的人──幾乎兵戎相見──」

她的父親沒有回答，但是，從他冷漠的道別和倚靠在他長子身上的動作來看，他很清楚地告訴羅拉娜，他只有一個孩子。

泰洛斯和精靈們一起離開。在他戲劇化地拿出屠龍槍之後，聖白石議會以絕對多數的優勢，同意鑄造更多這樣的武器，並且團結克萊恩的所有種族來對抗這股黑暗勢力。

「目前──」泰洛斯宣佈，「我們只有這幾枝屠龍槍，它們是我在一個月的時間內獨力鑄造的；我也帶來了幾把銀龍們從古時候就保留下來的屠龍槍。不過我們需要更多，更多更多。我需要可以幫助我的人手！」

精靈同意提供人手幫忙鑄造屠龍槍，不過他們要不要參與戰鬥──

「這個問題我們要再討論討論。」詠者說。

「不要討論太久，」佛林特插嘴，「不然你可能得和龍騎將討論了。」

「精靈們自己會決定，用不著矮人多嘴。」詠者冷冷地說。「而且，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屠龍槍有沒有用！傳說中要擁有銀臂的人才能鑄造，里面也提到，鑄造的過程中需要卡拉斯神錘。神錘現在在哪里？」他問泰洛斯。

「即使我們有辦法避過惡龍軍團，神錘還是來不及帶到這里。古代的人們需要卡拉斯神錘，因為他們的技術不夠先進。我的技術可以。」泰洛斯驕傲地說。「你們也看見了長槍破壞那塊巖石的威力。」

「我們比較想要看看它對龍有什麼效果。」詠者說著。聖白石議會就此結束。剛薩最後提議將泰洛斯送來的屠龍槍先送到帕蘭薩斯城的騎士那邊去。

羅拉娜看著冬天蕭瑟的萬物，腦中掠過許多想法。剛薩說，山里很快就要下雪了，我不能待在這里，羅拉娜心想，一邊把臉貼上冰冷的玻璃。

「我會發瘋的。我已經看過了剛薩的地圖，」她幾近自言自語地說著。「我也記住了惡龍軍團的位置，坦尼斯根本沒辦法抵達聖奎斯特。就算他找到了龍珠，他也不知道龍珠的危險性。我得警告他。」

「親愛的，別這麼任性。」伊力斯坦溫和地說。「如果坦尼斯不能安全抵達聖奎斯特，妳要怎麼找到他？羅拉娜，照理講──」

「我不想講什麼道理！」羅拉娜跺腳大喊，生氣地瞪著牧師。「我已經厭倦了不斷講道理！我討厭這整場戰爭。我知道你說的都對，」她羞愧地說。「但我就是無法袖手旁觀！」

雖然羅拉娜沒說出來，但她有著自己的考量。那個人類女人，奇蒂拉。她在哪里？是和夢中一樣，和坦尼斯在一起嗎？羅拉娜突然發現，她腦中此刻所浮現的是那場夢中，她死前所見到的最後景象──坦尼斯的懷中擁著奇蒂拉。

就在那一刻，剛薩爵士突然衝進房中。

「喔！」他驚訝地看見伊力斯坦和羅拉娜。「真是抱歉，希望沒有打擾到你們──」

「沒關係，請進。」羅拉娜很快地說。

「多謝！」剛薩走進來，小心地關上門，關門之前還先看看走廊上有沒有其他人。他走向窗邊，加入他們。「事實上我本來就要跟你們兩人密談。我本來派威爾斯去找你們。不過這樣更好，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這里。」

太好笑了，羅拉娜厭煩地想。在她前往剛薩城堡的路上，她聽見的消息全是關於騎士團內部的政爭正慢慢地摧毀歷史悠久的索蘭尼亞騎士團。

羅拉娜震驚地聽見剛薩轉述史東的審判，羅拉娜決定出席騎士評議會為史東辯護。雖然一介女子出席評議會是前所未聞的，但這位充滿活力的美麗女子為史東所做的辯護，令騎士們感到印象深刻。她身為精靈王族的身分，以及帶來屠龍槍的功績，都讓她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連德瑞克陣營留守的人也很難找出她的錯誤來。不過，騎士們還是沒辦法達成共識。指定代理阿佛瑞德爵士的是德瑞克陣營的死硬派；在辯護進行當中，麥可爵士更是搖擺不定。剛薩被迫要訴諸公投。騎士們要求先休會，之後再投票決定。他們準備今天下午重新召開會議。很顯然的，剛薩剛從這個會議回來。

羅拉娜從剛薩的表情知道，事情進行得十分順利。可是如果這樣，為什麼要這麼小心？

「史東被寬恕了嗎？」

剛薩微笑著揉搓雙手。「不是被寬恕，親愛的。那會讓人懷疑他是有罪的，這樣不行。他是被宣判完全無罪！這是我強力運作的結果。我們不能夠接受寬恕這種結果。他被正式授與騎士資格。他的指揮官資格已經獲得正式授權。德瑞克有大麻煩了！」

「我為史東感到高興。」羅拉娜淡淡地說著，一邊和伊力斯坦交換著不安的眼神。雖然她喜歡剛薩爵士，但從她在王室中長大的經驗來看，史東不過是一個權力鬥爭下的棋子。

剛薩聽出了她聲音中的冷淡，他臉色一沉。「羅拉娜小姐。」他更認真地說。「我知道妳在想些什麼，妳認為我把史東當作傀儡。坦白說吧，小姐。騎士團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德瑞克一派，我一派。我們都知道一棵樹被砍成兩半之後會怎麼樣──兩半都會枯萎而死。我們兩派之間的鬥爭一定得趕快結束，不然就會以悲劇收場。現在，伊力斯坦和小姐您，因為我相信你們兩人的判斷，我讓你們自己決定。你們已經認識了我，也認識了德瑞克．克朗加。你們選擇由誰來領導騎士團？」

「非你莫屬，剛薩爵士。」伊力斯坦誠懇地說。羅拉娜點點頭。

「我也同意。這場鬥爭對騎士團造成無比的傷害，我自己也親眼目睹過。還有，從我看到的帕蘭薩斯來的報告中分析，這也同樣讓那邊的守軍不知如何是好。無論如何，我最關心的還是我的朋友。」

「我明白，也很高興聽見你們這麼說。」剛薩讚許地說，「因為這能讓我更有把握開口要求你們幫我這個大忙。」剛薩握住羅拉娜的手臂。「我希望妳去帕蘭薩斯。」

「什麼？！為什麼？我不明白！」

「妳當然不明白。讓我解釋給妳聽。請坐下。伊力斯坦，你也是。我幫你們倒一些酒──」

「我不想喝。」羅拉娜靠近窗邊坐下來。

「好吧！」剛薩臉色灰暗。他把手放在羅拉娜的手上。「小姐，我們兩人都明白政治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棋子都擺在妳面前。假設妳願意前往帕蘭薩斯，教導那些騎士使用屠龍槍。這是個合理的安排，因為少了泰洛斯，妳和矮人就變成唯一兩位了解屠龍槍用法的人。讓我們面對現實，矮人沒辦法使用那麼長的屠龍槍。」

剛薩清清喉嚨。「妳將帶著屠龍槍前往帕蘭薩斯。更重要的，妳將會帶著評議會的無罪敕令，完全恢復史東的名譽。這會對德瑞克的野心造成致命一擊。當史東穿戴上家傳盔甲的那一刻，每個人都會知道評議會完全支持我。我應該考慮的是，德瑞克回來之後願不願意接受審判。」

「但為什麼是我？」羅拉娜坦率地問。「我可以教導任何人，比方像麥可爵士如何使用屠龍槍。他可以帶著屠龍槍去帕蘭薩斯，他也可以帶敕令給史東──」

「小姐──」剛薩爵士把她的手握得更緊，對她耳語。「妳還是不明白！我不能信任麥可爵士！我不能信任任何一名騎士！德瑞克已經被拉下了馬，妳可以這樣說。但他還沒輸掉這場決鬥。我需要我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我需要一個看穿德瑞克真面目的人，我需要把史東擺在第一優先的人！」

「我的確把史東的利益擺在第一優先，」羅拉娜冷冷地說。「更甚於騎士團的利益之上。」

「啊！別忘了，羅拉娜小姐。」剛薩站起來，親吻著她的手，「史東唯一的利益考量就是騎士團。妳想想，如果騎士團徹底瓦解，他會怎麼樣？如果德瑞克掌權之後，他會怎麼樣？」

當然，就像剛薩所預料的一樣，羅拉娜終於還是同意前往帕蘭薩斯。出發的時間愈來愈近，她開始每晚夢見坦尼斯在她離開這里之後纔到達。不知有多少次，她差點想反悔，但她總會想到得面對坦尼斯，得對他解釋她在史東最需要她時拒絕伸出援手。這讓她難以下定決心改變主意。其次還有一個原因是她對史東的關心。

這幾個孤單的夜晚，當她無比想念坦尼斯的時候，腦中總會幻想他抱著那一頭黑色捲髮、褐色大眼，有著促狹微笑的人類女人，她感到無邊的痛苦。

就連她的夥伴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伊力斯坦也離開了，精靈們派出信差通知他立刻前往南亞茍斯，他要求一名騎士護送。沒有時間道別，信差抵達的一天之內，伊力斯坦和阿佛瑞德爵士的兒子──一個嚴肅、認真，叫作道格拉斯的年輕人──便出發前往南亞茍斯。羅拉娜和她的導師告別，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單。

泰索何夫也面對著令人傷心的別離。

屠龍槍現身的興奮，讓每個人都忘了可憐濃修的終生志願、如今已成了數千片躺在草地上的碎片。費資本除外。

老法師從坐著的地方站起來，走到深受打擊的侏儒面前。濃修正兩眼無神地看著地上的龍珠碎片。

「乖，乖，好孩子，」費資本說，「這不是世界末日！」

「難道不是嗎？」濃修太過傷心，竟然又再度完整說完一句話。

「不，當然不是！你得要從正確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事。拜託，你現在可有機會徹底地、從里到外地研究這顆龍珠了！」

濃修雙眼一亮。「你說的對。」他沉默一陣子後說，「事實上，我打賭我可以把它們黏──」

「沒錯，沒錯！」費資本急忙說，但濃修一個箭步衝向前，他說話的速度愈來愈快。

「我們可以把每一片標上標籤，你看嘛，然後可以畫圖表示每塊碎片掉在地上的什麼地方然後──」

「沒錯，沒錯。」費資本喃喃地說。

「別動，別動，」濃修煞有介事地把眾人趕開。「剛薩爵士，小心你腳下的東西。沒錯，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徹徹底底地研究這顆龍珠了，我幾個禮拜內就可以寫出一份完整的報告──」

濃修和費資本把整個區域圍起來，開始工作。接下來的兩天中，費資本站在破碎的聖白石上，應該是在小心地畫著每塊碎片撿起來之前的位置。（費資本畫的圖有一張還不小心跑到泰斯的包包里。泰斯後來才發現，原來是法師在和自己玩井字遊戲時用的，而且還輸掉了！）

濃修這時則是快樂地趴在地上工作，用標著號碼、比碎片大的紙張包住碎片。他和費資本終於成功地把總數兩千六百八十七片龍珠碎片收集完全，放進籃子里，運回別管它山脈。

泰索何夫可以選擇和費資本待在一起，或是跟著羅拉娜和佛林特一起去帕蘭薩斯。這不是什麼困難的選擇，坎德人知道像精靈女子和矮人這麼老實的兩個傢伙，一旦少了他是絕對活不下去的。但離開老朋友對他而言也不是件簡單事。在船出航之前兩天，他去拜訪了侏儒和費資本。

再度驚險地登上了投石器後，他在檢驗室里找到了濃修。龍珠的碎片標著編號和標籤，放在兩張大桌子上。

「太有趣了！」濃修說得太快，差點咬到舌頭。「因為我們分析過了外面的水晶非常奇異的材質跟我們以前看過的都不相同，這個世紀的大發現──」

「你終生的志願就這樣得遂了嗎？」泰斯插嘴，「你父親的靈魂──」

「獲得安息了！」濃修立刻回答，馬上回頭工作。「很高興你可以順道來拜訪如果你下次有機會再經過記得來找我玩──」

「我會的。」泰斯微笑著說。

泰斯在樓下第二層的地方找到了費資本。（一個極為有趣的經驗，泰斯只大叫了他所想去的樓層，接著便往下跳。網子飛出來，警鈴大響，鐘聲與鑼聲大作。最後，泰斯終於在第二層被接住，正好在地上倒滿海綿之前。）

費資本正在武器研發部，被侏儒們團團包圍，每個人都以崇拜的眼神看著他。

「啊，孩子，你正好趕上我們的新武器測試。革命性的武器，連屠龍槍也相形失色。」

「真的嗎？」泰斯興奮地問。

「當然囉！」費資本回答。「現在，你站到那邊去──」他用手勢叫一名侏儒行動，後者飛快地跑到房間中央。

費資本拿起一樣東西，在坎德人的眼中看來，像是一把被生氣的漁夫攻擊過的十字弓。那是把十字弓沒錯，但上面裝的不是箭，而是看來十分沉重的網子。費資本嘟噥著命令其他侏儒站到他身後，給他足夠的空間。

「你就是敵人。」費資本告訴房間中央的侏儒。侏儒立刻換上齜牙咧嘴的表情，其他的侏儒讚許地點點頭。

費資本瞄準、發射、網子飛了出去，卻被十字弓尖端的一個鉤子勾住，彈了回來，把法師整個人網了起來。

「該死的鉤子！」費資本咒罵著。

侏儒和泰斯合力把他從網中救出來。

「我想這就算道別了。」泰斯慢慢伸出小手。

「是嗎？」費資本看來十分驚訝。「我要去什麼地方嗎？沒人告訴我！我還沒打包好──」

「是我要去別的地方。」泰斯耐心地說，「和羅拉娜。我們要把長槍帶去──喔，我不該告訴其他人的。」他尷尬地加上一句。

「別擔心，我不會告訴別人的。」費資本壓低聲音，但整個房間的人還是聽得清清楚楚。「你會喜歡帕蘭薩斯的，美麗的城市。幫我向史東打聲招呼。喔，還有，泰索何夫，」老法師目光炯炯看著他，「你做的很對，好孩子！」

「是嗎？」泰斯滿懷希望地說。「我很高興。」他遲疑了一下。「不知道──你說過的那條黑暗的道路，我是不是──？」費資本臉色一沉，緊緊抓住泰斯的肩膀。「恐怕是。但是你有勇氣走上那條道路。」

「我也希望。」泰斯輕輕嘆口氣。「那麼，再會了。戰爭一結束我就會回來。」

「喔，那時候可能我也不在了。」費資本用力地搖著頭，帽子跟著掉下來。「等到新武器完成後，我就會──」他想了片刻。「我要去哪里呢？我想不起來。不過不用擔心，我們會再見面的。至少這回你沒有把我丟在堆積成山的雞毛堆里！」他喃喃自語地找著帽子。

泰斯撿起帽子，拿給他。

「再見！」坎德人有點哽咽。

「再見！再見！」費資本快樂地揮手。接著他瞪了侏儒們一眼，抱住泰斯。「喔，我又忘了什麼東西。我的名字是？」

雖然情況並不相同，但有另外一個人也對老法師說了再會。

伊力斯坦正在聖奎斯特的海岸上踱步，等待載他回南亞茍斯的船入港。那名年輕人，道格拉斯，走在他身邊。兩個人專心地討論著。伊力斯坦正對著一個滿懷熱誠的年輕人解釋古老真神的事蹟。

突然間，伊力斯坦一抬頭，看見那位他曾在議會中見過的迷糊老法師。伊力斯坦幾天來不斷試著想和老法師見面，但費資本總是躲著他。因此，當伊力斯坦看見費資本沿著海灘走向他們時，著實吃了一驚。有那麼一陣子，伊力斯坦擔心他可能沒注意到面前的兩個人就走了過去。老法師突然抬起頭。

「喔，我說啊！我們見過面嗎？」他眨著眼問。

伊力斯坦有片刻說不出話來。牧師的臉色變得死白。最後，他終於勉強回答老法師的問題，但聲音十分沙啞。「先生，我們的確見過面。之前我並沒有發現。雖然我們兩個相識不久，但我總覺得我已經認識你很久很久了。」

「是嗎？」老法師狐疑地皺起眉頭。「你該不會是在取笑我的年紀吧？」

「沒有，當然不敢！」伊力斯坦微笑著說。

老法師臉色一正。

「那麼，祝你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再會。」老人倚著一枝彎曲、破舊的柺杖，慢慢地走過他們身邊。突然他停下來，轉過身。

「喔，順便告訴你，我的名字叫費資本。」

「我會記得的。」伊力斯坦面色凝重地說，一邊向他鞠躬。「費資本。」

老法師滿意地點點頭，繼續沿著海岸散步。伊力斯坦則若有所思地沉默下來，嘆口氣，繼續前進。

## ３─８派裏丘號．許久以前的記憶

「這太瘋狂了，真希望你早點醒悟。」卡拉蒙嘶啞地說。

「我們如果還有理性就不會在這里了，不是嗎？」坦尼斯緊咬著牙回答。

「的確。」卡拉蒙喃喃地說，「我想你說的對。」

兩個人站在陰暗的巷子里，通常這座城里唯一會在小巷里出現的只有醉鬼、老鼠和屍體。

這個被詛咒的小鎮名叫福羅參，位於伊斯塔血海的邊緣，像是塊掛在巖石上的沉船殘骸。克萊恩上的各個種族在福羅參中齊聚一堂，事實上，這里此刻也是屬於佔領區，聚集著地精、龍人，和來自各地的傭兵。他們都是被龍騎將的高薪，或是戰爭的腐臭氣味所吸引過來的。

「像其他的人渣一樣。」雷斯林觀察之後說。大夥也隨著戰爭的腳步，停留在福羅參。他們希望在這里能夠找到一艘船，願意載他們沿著那段危險的路途，繞過北安塞隆大陸，或是任何地方──

打從雷斯林大病一場醒來後，一行人究竟何去何從，這幾天又成了熱烈爭辯的焦點。大夥著急地注意著使用過龍珠後的他，他們關心的不只是他的健康︰他使用龍珠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會不會給大家帶來什麼傷害？

「你們不需要害怕。」雷斯林嘶啞地告訴他們。「我不像那個精靈國王一樣愚蠢、軟弱。我控制了龍珠，但它沒有控制我。」

「那麼它可以用來做什麼？要怎麼使用它？」坦尼斯警覺地發現法師臉上冷酷的表情。

「我使盡力氣才控制住龍珠。」雷斯林回答，他的眼睛看著天花板。「要學會怎麼使用，我還得花上更多的力氣。」

「學習？」坦尼斯重復道。「研究龍珠？」

雷斯林瞥了他一眼，接著繼續瞪著天花板。「不是，」他回答。「要查書，查那些製造出龍珠的古人們所寫的書。我們得去帕蘭薩斯，到一位名叫阿斯特紐斯的人所擁有的圖書館去，他住在那里。」

坦尼斯沉默片刻。他可以聽見法師的呼吸帶著嘶嘶聲，肺部掙扎著要吸進新鮮的空氣。

是什麼力量讓他掙扎著活下來？坦尼斯靜靜地想。

早上下了一些雪，之後雪變成雨。坦尼斯聽見雨聲在馬車頂上隆隆響著。濃密的云層布滿天空。也許是天氣的關係，每當他看著雷斯林時，坦尼斯總會感覺到一陣寒意滲進他的血液中，幾乎要將他的心臟冰凍起來。

「這就是你那時候所說的古老法術嗎？」坦尼斯問。

「當然，不然是什麼？」雷斯林呆了片刻，咳嗽著回答，接著問，「我什麼時候提過──這個古老的法術？」

「我們一發現你的時候。」坦尼斯仔細地觀察法師，回答道。他注意到雷斯林前額出現了皺紋，聲音中帶著一絲緊張。

「我說了什麼？」

「沒什麼，」坦尼斯謹慎地回答。「只是有關什麼古老的法術，很快就要變成你的之類的囈語。」

「就這樣？」

坦尼斯沒有馬上回答。雷斯林詭異的沙漏狀眼眸冷冷地看著他。半精靈打了個寒顫，點點頭。雷斯林把頭轉開。他閉上眼，「我想睡覺了。」他柔聲說，「記得，坦尼斯！要去帕蘭薩斯。」

坦尼斯被迫承認，他想要去聖奎斯特是出於一個較為自私的理由。他希望羅拉娜和史東會在那里。那里也是他答應將龍珠送去的地方。可是，他必須要把雷斯林一再強調想前往帕蘭薩斯城阿斯特紐斯圖書館，進一步研究龍珠這件事列入他的考量當中。

當他們抵達福羅參後，他仍然無法下決定。最後，他終於決定先設法找到願意往北走的船，之後再決定要在哪里下船。

抵達福羅參時，他們著實吃了一驚。城里的龍人比他們從巴力佛港一路過來遇到的還要多。滿街都是全副武裝的巡邏隊，對陌生人詳加盤查。很幸運的，他們在進城之前已經賣掉了馬車，可以混在人羣中。但是，剛進城門不到五分鐘，他們就看見龍人巡邏隊把一名人類抓去「問話」。

這讓他們產生警覺，所以他們在遇到的第一間旅店住了下來──一間位於城市邊緣的破爛旅店。

「我們要怎麼樣走到港口？更別提找到願意出海的船隻了。」大夥剛安頓好，卡拉蒙就在擁擠的房里問。

「發生什麼事了？」

「旅店老闆說，有個龍騎將進城了。龍人們在搜尋間諜或是意圖破壞的人。」坦尼斯不快地說。大夥交換著眼神。

「也許牠們在找的是我們。」卡拉蒙說。

「這太可笑了！」坦尼斯飛快地回答。「我們在自己嚇自己。怎麼可能有人知道我們在這里？或是知道我們身上帶著什麼？」

「我懷疑──」河風的視線投向雷斯林。

法師冷冷地回應他的眼光，不打算做出任何回答。「去準備我需要的熱水。」他指示卡拉蒙。

「我能想出的唯一方法是，」坦尼斯說，卡拉蒙正遵照指示把熱水拿過來，「卡拉蒙今晚會和我偷偷出去，擺平兩個士兵。我們偷走他們的制服。不是龍人的──」他看見卡拉蒙噁心地皺起眉頭，連忙說。「是人類傭兵。然後我們就可以自由地在福羅參走動了。」

討論了一會兒之後，每個人都同意這是唯一看來可行的計劃。大夥沒什麼食慾地用了晚餐後，只能待在房間里面，不敢貿然出去。

「你沒問題嗎？」當卡拉蒙和雷斯林獨處在兩人的小房間時，卡拉蒙不安地問。

「我可以照顧自己。」雷斯林回答。他站起身，拿起一本魔法書來閱讀。一陣難以抑制的咳嗽讓他倒在地上。

卡拉蒙伸出手，雷斯林拒絕接受。

「離開！」法師喘息著說。「不要管我！」

卡拉蒙遲疑了一下，然後嘆口氣。「沒問題，小弟。」他離開房間，輕柔地將門關上。

雷斯林呆站了片刻，試著要恢復呼吸。他慢慢走到房間的另外一頭，放下魔法書，伸出顫抖的手，拿起卡拉蒙放在他牀邊的小袋子。法師小心翼翼地打開它，拿出龍珠。

半精靈把兜帽拉低，遮住他的臉孔和耳朵，和卡拉蒙走在福羅參的街上，找尋兩名體型合適的士兵。這對坦尼斯來說很簡單，但要找到一件卡拉蒙能穿的盔甲就困難了。

他們都知道最好趕快找到目標。不只一次，龍人巡邏隊懷疑地打量著他們。兩個龍人甚至攔下他們，堅待要知道他們要做什麼。卡拉蒙用簡單的傭兵方言回答，表示他們想要在龍騎將麾下找份工作，龍人才放他們走。兩個人都知道，被巡邏隊抓走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坦尼斯擔心地自言自語。

「也許戰況變得比較激烈。」卡拉蒙開口道。「那邊，你看，坦尼斯，走進酒吧里面──」

「我看到了。沒錯，他跟你的體型差不多。我們躲進那條巷子，等他們出來，然後──」精靈比了個勒住脖子的手勢。卡拉蒙點點頭。兩個人穿過惡臭的街道，溜進黑暗的巷道中，監視著酒吧的前門。

已經快要半夜了。今晚月亮沒有升起。雨已經停了，天上仍然掛著烏云。即使穿著厚重的斗篷也沒有用，兩個躲在暗巷中的傢伙很快就開始發抖。老鼠跑過他們的腳邊，讓他們在黑暗中膽戰心驚。一個喝醉的地精轉錯彎，走過他們，跌進一團垃圾當中。地精再也沒有站起來，那股惡臭差點讓兩個人吐出來，可是他們不敢離開這個視線良好的觀察點。

然後他們聽見了期待已久的聲音──人類醉醺醺的笑聲和說著通用語的聲音。兩名他們一直在等著的守衛走了出來，跌跌撞撞地走向他們。

一枝高大的鐵製路燈插在人行道上，給黑夜帶來唯一的光亮。傭兵們走進光亮底下，讓坦尼斯有機會看清楚他們。他發現，這兩名都是惡龍軍團里面的軍官。一定是才剛升官，他猜，搞不好就是他們剛剛飲酒作樂的原因。和其他人相較起來，他們的盔甲閃閃發光，沒有任何污漬和凹痕。他滿意地做出結論︰盔甲的品質的確不錯。它是用藍鋼所打造，外形模仿龍騎將的龍鱗甲。

「準備好了沒？」卡拉蒙低聲問，坦尼斯點點頭。

卡拉蒙抽出劍。「精靈垃圾！」他用低沉的聲音大喊。「我找到你了，現在我就要把你帶去見龍騎將，間諜！」

「我絕對不會讓你活捉的！」坦尼斯拔出自己的劍。

一聽見吵雜聲，兩個軍官踉蹌地站住，醉眼朦朧地看著黑暗的巷子。

軍官們興致勃勃地看著兩人比劃了幾下，慢慢地就準備位置。當卡拉蒙背對著軍官們，而坦尼斯面對著他們時，坦尼斯突然一劍把卡拉蒙的武器打落。

「快點！幫我捉住他！」卡拉蒙大喊。「不論死活，抓到他都有賞金可拿！」

軍官們毫不遲疑，醉醺醺地摸索著自己的武器，他們衝向坦尼斯，臉上帶著殘酷的笑意。

「就是這樣！宰了他！」卡拉蒙催促他們，等著他們越過他。然後，正當他們舉起劍時，卡拉蒙的手臂勒住他們的脖子，轟的一聲將他們撞在一起。兩名敵人無力地倒下。

「快點！」坦尼斯哼聲說。他把一名軍官從燈光下拉開，卡拉蒙跟著處理另外一個。很快的他們就剝下了兩人的盔甲。

「哇！這傢伙一定有食人巨魔的血統。」卡拉蒙用手驅趕著難聞的臭味。

「不要抱怨了！」坦尼斯咆哮道，一邊試著要搞清楚那些復雜的釦子和環帶到底要怎麼用。「至少你已經習慣穿著這些東西。拜託幫幫我吧！」

「當然。」卡拉蒙微笑著幫坦尼斯穿起護甲。「一名穿著鎧甲的精靈。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了？」

「年頭不好！」坦尼斯自言自語。「我們什麼時候要和那個威廉提到過的船長見面？」

「他說我們可以在白天找到她。」

「我叫馬奎絲塔．卡松。」她的表情冷靜，帶著市儈味。「讓我猜猜看──你們不是惡龍軍團的軍官，除非他們最近開始僱用精靈了。」

坦尼斯漲紅了臉，慢慢脫下鎧甲的頭盔。「有這麼明顯嗎？」

女子聳聳肩。「對其他人來說也許不會。那鬍子很不錯──也許我該說你是半精靈。頭盔也遮住了你的耳朵。但除非你弄個面具來，不然你橄欖形的美麗瞳仁會是個致命的缺陷。不過，也沒有多少龍人會看你美麗的眼睛，不是嗎？」她靠回椅背，把一隻腳翹在桌上，冷冷地看著他們。

坦尼斯聽見卡拉蒙掩嘴輕笑，覺得自己臉上一陣火熱。

他們在派裏丘號上，坐在船長的房間里，面對著這艘船的船長。馬奎絲塔．卡松是居住在北亞茍斯的黑皮膚種族，她的同胞在海上討生活已經幾個世紀了，絕大多數人都相信，他們甚至能和海鳥或海豚溝通。坦尼斯發覺自己看著馬奎絲塔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泰洛斯．艾昂菲爾德。這女子的皮膚黑得發亮，她的頭髮用一條金色的帶子在前額束起來。她的眼睛和皮膚一樣是發亮的棕色。她的腰帶上掛著鋼鐵光澤的匕首，眼中也同樣有著鋼鐵的光澤。

「我們是來談生意的，馬奎──船長。」坦尼斯念這個拗口的名字時顯得有些結巴。

「沒錯。」女子說。「叫我阿奎就好。這樣大家也比較習慣。你們運氣不錯，有豬臉威廉的推薦信，不然我根本不會和你們接頭。他說你們很可靠，出手也大方，所以我願意聽。那麼，你們想去哪里？」

坦尼斯和卡拉蒙交換個神色。這纔是問題。而且，他也不確定他願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他們的目的地。帕蘭薩斯是索蘭尼亞的首都，聖奎斯特則是著名的騎士天堂。

「喔，拜託──」阿奎看見他們遲疑的樣子，眼中出現了怒火。她把腳從桌上拿開，定定地瞪著他們。「要嘛就相信我，要嘛就趕快滾蛋！」

「我們應該要嗎？」坦尼斯直言無諱地問。

阿奎挑起一邊的眉毛。「你們有多少錢？」

「足夠的錢。」坦尼斯說。「這樣說吧，我們想去北方，在諾德馬角附近。如果到了那個地方，我們還覺得彼此合作愉快，那麼就繼續下去。否則我們會把錢付給妳，你們把我們載到一個安全的港口就行。」

「卡拉曼。」阿奎說，她坐了回去，覺得事情看起來很有趣。「那是個安全的港口，跟這年頭一樣地安全。你們現在先付一半錢，到了卡拉曼再付一半。要再到別的地方都可以再商量。」

「到了卡拉曼才付錢！」坦尼斯表示。

「誰能夠保證？」阿奎聳聳肩。「現在在海上航行可不平靜。」她輕鬆地站起來，像隻貓般伸懶腰。卡拉蒙也很快地站起身，恣意欣賞眼前的美女。

「成交！」她說。「來吧！我讓你們看看船。」阿奎帶著他們走上甲板。以坦尼斯外行人的眼光來看，這艘船看起來十分合適，沒什麼問題。她一開始談話的時候，態度和語調都十分冷淡，不過當她開始領著他們參觀這艘船時，似乎變得熱情起來。阿奎介紹這艘船時的語調和表情，讓坦尼斯想起提卡曾用相同的語調和表情提及卡拉蒙。派裏丘號顯然是阿奎唯一的愛人。

整艘船十分安靜、空曠。阿奎解釋，她的船員都和大副下船休假了。坦尼斯看見一位唯一還在船上的人，孤單一個人修補著帆。當他們走過時，那男人抬起頭來，坦尼斯注意到他看見自己身上的盔甲時，警覺地張大眼睛。

「沒問題，貝倫。」阿奎走過去安慰他。她手一揮，指著坦尼斯和卡拉蒙。「沒問題，顧客，錢。」

男子點點頭，繼續工作。

「他是誰？」當他們再度走回艙房要做出結論時，坦尼斯壓低聲音問阿奎。

「誰？貝倫？」她看著四周問。「他是舵手。我對他知道得不多。他幾個月前來這里要找工作。一開始讓他擦甲板。然後我的舵手被殺了──別管為什麼──這個傢伙就變成了難得一見的好舵手；事實上，比前一個還要好。他是個奇怪的傢伙。啞巴，從來不說話。如果他有選擇，從來不上岸。要不是他把他的名字寫在航海日誌上，我根本不會知道那麼多。為什麼問？」她注意到坦尼斯專心地觀察著貝倫。

貝倫身材高大、壯碩，第一眼的印象，會讓許多人以為他是個單純的中年人類。他的頭髮灰白，鬍子颳得乾乾淨淨。臉上有些皺紋，而且因為在船上工作了幾個月皮膚變成古銅色。但是他的眼睛十分年輕、清澈。他的手細柔強壯，是屬於一個年輕人的手。也許有精靈的血統，坦尼斯心想，不過這點實在不能從他的其他特徵中看出來。

「我好像在別的地方看過他。」坦尼斯喃喃自語。「你呢，卡拉蒙？你還記得嗎？」

「喔，拜託！」健壯的戰士說，「我們過去一個月看過幾百個人，坦尼斯。他搞不好是我們某場表演的觀眾。」

「不是！」坦尼斯搖搖頭。「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我想到史東和帕克塔卡斯──」

「喂，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半精靈。」馬奎絲塔說。「你們是要跟過來，還是要對著一個補帆的傢伙指指點點？」

她走下船艙。卡拉蒙笨拙地跟在後面，他的武器撞擊著發出聲音。坦尼斯不情願地跟在後面。他最後回頭看了一眼，發現那男子用奇異、彷彿能夠洞悉一切的眼光打量他。

「好吧，你們跟其他人回旅館。我去買補給品，只要船一準備好我們就開航。」馬奎絲塔說，「大概要四天。」

「我希望能夠快一點。」卡拉蒙喃喃地說。

「我也是。」坦尼斯沉重地說。「這里該死的龍人實在太多了。可是我們得等漲潮時才能出港。回旅館去，讓每個人都待在旅館里。告訴你弟弟記得多帶些他喝的那種草藥，因為我們會在海上待很久。我買到補給品後，大概幾個小時就會回來。」

坦尼斯走在福羅參擁擠的街道上，沒有人多看他的裝扮一眼。如果盔甲可以脫掉，他會很高興的。里面又熱又癢又黏，實在讓人不舒服到了極點。他一直忘記對經過的龍人和地精回禮。從許多龍人對他制服的尊敬度來看，他開始發現這兩件制服的主人似乎官階不低。這個想法讓人不安。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認出他的鎧甲來。

但他也知道，不穿鎧甲就只有完蛋。今天街上的龍人比以往都要多。福羅參的緊張氣氛極度高漲。鎮上的居民幾乎都待在家里，大多數的店舖都關上了門，只有酒吧除外。事實上，當他走過一家又一家關門的商店時，他開始擔心要去哪里才能買到航海所需的補給品。

坦尼斯正在思考著這個問題時，看著一個商店緊閉的門窗。突然一隻手拉住他的腳，把他摔在地上。

這下撞擊讓他幾乎喘不過氣來。他的頭重重撞擊在鵝卵石的地面，有一瞬間眼前滿是金星。他下意識地踢著抓住他的人，但那隻手十分有力。他感覺到自己被慢慢地拖進暗巷里。

他搖搖頭，想要清醒一些，試著要看清楚自己的敵人。竟然是個精靈！他的衣服又破又臭，他的臉上充滿哀傷和痛恨的表情，精靈低頭看著他，手上拿著長矛。

「龍人！」精靈用通用語咆哮道，「你們這些傢伙殺了我全家，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不顧他們的哀求，在牀上殺了他們。這是為他們做的！」精靈舉起長矛。

「Shak！It mo dracosali！」坦尼斯絕望地用精靈語大喊，掙扎著脫掉他的頭盔。但那名精靈的理智被復仇的烈焰所掩蓋，已經聽不懂任何的話語。他的長矛往下一刺。突然精靈的眼睛睜大，無法動彈。長矛從他手中掉落，一柄劍刺穿他的後背。瀕死的精靈發出慘嚎，重重地倒在人行道上。

坦尼斯驚訝的抬頭打量他的救命恩人。一名龍騎將站在精靈屍體旁邊。

「我聽見你在大喊，看見你有生命危險，我猜你需要幫忙。」龍騎將伸出戴著手套的手把坦尼斯扶起來。

坦尼斯滿腦子迷迷糊糊地，只知道不能被識破身分，他握住龍騎將伸出的手，掙扎著站起來。他低下頭，感謝巷子里的陰影遮住自己的臉，然後用沙啞的聲音擠出幾句感謝的話。接著他看見龍騎將面罩下的眼睛突然睜大。

「坦尼斯？」

半精靈覺得一陣寒意流過身體，那種疼痛像是精靈的長矛般可怕。他說不出話，只能呆呆地看著龍騎將拿下藍色和金色混合的面罩。

「坦尼斯！真的是你！」龍騎將大喊著抱住他。

坦尼斯看見一雙明亮的棕色眼睛，一個促狹的、帶著魅力的笑容。

「奇蒂拉──」

## ３─９坦尼斯被擄

「這樣啊，坦尼斯，你是個軍官，而且是在我的麾下。我應該常常檢閱我的部隊的！」奇蒂拉大笑著勾住他的手臂。「你在發抖。你剛剛狠狠地摔了一下。來吧，我的房間距離不遠。我們喝杯小酒，包紮傷口，然後──好好談一談。」

坦尼斯昏昏沉沉的，不過不是因為頭上的傷；他讓奇蒂拉帶著他走出巷子，走上人行道。事情發生得太快了。前一分鐘他還在設法找地方買補給品，現在他卻挽著一名龍騎將的手走在大街上，後者剛救了他一命，而且剛好是他深愛多年的女子。他無法剋制地瞪著她，奇蒂拉知道他正盯著自己看，便用她隱藏在柔軟、捲曲的黑睫毛下的大眼睛回望著。

隱隱生光，深藍色的龍鱗甲很適合她，坦尼斯發現自己不由自主的想。它非常貼身，突顯出她修長的雙腿。

龍人們蜂擁到他們四周，期望龍騎將能夠跟牠們點點頭，甚至打個招呼。但奇蒂拉誰都不理，只是熱情地和坦尼斯聊天，彷彿兩人才分別了一個下午，而不是整整五年。他沒辦法聽懂她說的話，他的腦袋還在努力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的身體則再度對她的接近做出了反應。

面罩讓她的頭髮有些溼漉漉的，頭髮捲曲著貼在前額和臉頰上。她不經意地用手把它們撥開，這是她很久以前的習慣。這個小動作帶來了許多回憶──

坦尼斯搖搖頭，絕望地試著把這個世界重新拼湊在一起，試著聽懂她說的話。他朋友們的性命都維繫在他現在的反應上。

「頭盔底下還真熱！」她說。「我不需要那種可怕的面具來統治我的屬下，不是嗎？」她皺著鼻子問。

「不──不需要。」坦尼斯結巴地說，覺得臉上一陣火熱。

「還是那個坦尼斯。」她喃喃地說，身體緊靠著他。「你還是像個小孩子一樣容易臉紅。可是你從來都不像一般人，從來都不像──」她柔聲說，把他拉近，雙臂環繞著他，溼潤柔軟的嘴脣湊上他的──

「奇蒂拉──」坦尼斯掙扎著往後退。「不可以！不要在大街上！」他害羞地說。

奇蒂拉生氣地看了他一會兒，然後聳聳肩，繼續讓他挽著她的手。兩人繼續走在街上，龍人們放肆談笑著。

「還是那個坦尼斯。」她又說，這次加上一聲輕輕的嘆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願意原諒你，其他膽敢拒絕我的男人都會立刻死在我的劍下。啊，我們到了。」

她走進福羅參里最好的旅店──鹽風。旅店建造在懸崖上，俯瞰伊斯塔血海，浪花拍擊著底下的巖岸。旅店老闆快步走向前。

「我的房間準備好了嗎？」奇蒂拉冷冷地問。

「好了，龍騎將大人。」旅店老闆不停鞠躬。當他們走上樓梯時，旅店老闆搶在她前面，先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妥當。

奇蒂拉看著四周。她覺得一切都很滿意，自在地把面罩丟在椅子上，開始脫下手套。她坐在椅子上，優雅地伸出一隻腿。

「我的靴子。」她微笑著對坦尼斯說。

坦尼斯吞嚥著，給了她一個虛弱的微笑，坦尼斯抓住她的腳──這是他們之間的一個小遊戲，他會替她脫下靴子。最後總是會──坦尼斯試著不要想下去！

「給我們一瓶你最好的酒，」奇蒂拉告訴那個旅店老闆，「還有兩個杯子。」她抬起另一隻腳，眼睛看著坦尼斯。「之後不準打攪我們。」

「但是──大人──」旅店老闆遲疑地說，「龍騎將艾瑞阿卡斯大人有給您的口信──」

「在你送上酒來之後如果你再出現，我會把你的耳朵砍掉。」奇蒂拉微笑著說。一邊從腰上抽出一柄匕首。

旅店老闆臉色大變，點點頭，飛快地離開。

奇蒂拉大笑。「你看！」她動了動在絲質長襪底下的腳趾。「來，讓我脫掉你的靴子──」

「我──我真的得走了，」坦尼斯盔甲底下的身軀開始拚命流汗。「我的指揮官會擔心我的──」

「你的部隊指揮官是我！」奇蒂拉愉快地說。「明天你就會成為部隊的指揮官。只要你喜歡，更高的官階也沒問題。現在坐下來。」

坦尼斯什麼也不能做，只好服從，他知道自己的內心也只想要服從。

「看見你好高興。」奇蒂拉跪在他面前，開始拉著他的靴子。「我很抱歉錯過了索拉斯的重聚。每個人都還好嗎？史東怎麼樣了？我猜他也許正和騎士們並肩作戰。你們兩個人分開來我並不驚訝，畢竟我本來就不能理解你們兩人間的友情──」

奇蒂拉繼續說著，坦尼斯卻聽不進去了。他只能看著她的臉。他早就忘記她有多麼可人，多麼讓人垂涎。他盡全力想要把意志力專注在自己眼前的危險上，但他腦中能想起來的只有和奇蒂拉度過的許多浪漫的夜晚。

就在那一刻，奇蒂拉直視著他的眼睛。她被他眼里的熱情所擄獲，手一鬆讓靴子掉到地上。坦尼斯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把她拉近。奇蒂拉也伸出手，緊緊地抱住他，柔軟的嘴脣貼上他的──

這電光石火的一觸之下，折磨了坦尼斯整整五年的情慾爆發了。她的香氣、溫暖、帶著異性的味道，混雜著鋼鐵和皮革的味道。她的親吻像是熊熊的火焰。這疼痛讓人無法忍受。坦尼斯知道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脫。

旅店老闆敲敲門，沒有人回應。他佩服地搖搖頭，這是三天以來的第三個男人。他把酒放在地板上，悄悄地離開。

「現在，」奇蒂拉睡意濃厚地躺在坦尼斯懷中說。「告訴我，我的弟弟們怎麼樣了？他們跟你在一起嗎？上次我看到你們的時候，你們正和那個精靈女子逃出塔西斯。」

「那就是妳！」坦尼斯想起了那羣藍龍。

「當然！」奇蒂拉靠了過來。「我喜歡你的鬍子，」她撫摸著他的臉頰。「這隱藏住了那些軟弱的精靈特徵。你怎麼會加入軍中？」

怎麼加入的？坦尼斯開始拚命想。

「我們在西瓦那斯提被俘虜。一名軍官說服了我，和黑暗之後作對是不明智的。」

「我的小弟們呢？」

「我們──我們分散了。」坦尼斯虛弱地說。

「真可惜，」奇蒂拉嘆氣道。「我很想再看看他們。卡拉蒙現在一定長得像個巨人了。還有雷斯林──我聽說他是個技巧相當不錯的法師。他仍然穿著紅袍嗎？」

「我──我想是。」坦尼斯囁嚅地說。「我很久沒看到他了──」

「他再穿紅袍也不會太久了，」奇蒂拉得意地說。「他和我一樣！雷斯林渴望力量──」

「妳怎麼樣呢？」坦尼斯很快地打斷她的話。「妳為什麼會在這里，離戰場那麼遠？北方的戰役──」

「嗯？我跟你來這里的原因是一樣的，」奇蒂拉張大眼，「我們當然是來找尋那個綠寶石之人。」

「難怪我記得見過他！」坦尼斯的記憶又浮現在腦海中。派裏丘號上的那個男人！那個在帕克塔卡斯和可憐的依班一起逃走的男人！那個身體鑲嵌著一顆綠寶石的男人！

「你找到他了！」奇蒂拉興奮地坐起來。「在哪里，坦尼斯？在哪里？」她的褐色雙眼炯炯有神。

「我不確定，」坦尼斯支吾地說。「我不確定是不是他，我──我們只有非常簡單的描述──」

「他看起來大概是五十歲左右的人類，」奇蒂拉亢奮的說，「不過他的眼睛十分奇怪，看來非常年輕。他的身體上鑲嵌著一顆綠寶石。我們有線索，據報他出現在福羅參。因此黑暗之後派我來這里。他是關鍵，坦尼斯！找到他，克萊恩上就再也沒有力量可以阻止我們了！」

「為什麼？」坦尼斯強自鎮定地說。「為什麼他這麼重要，可以讓你們──呃，我們贏得勝利？」

「誰知道？」奇蒂拉聳聳瘦削的肩膀，躺回坦尼斯的懷抱中。「你在發抖。來，這可以讓你暖和一點。」她親吻著他的脖子，雙手撫遍他全身。「我們只知道，唯一可以乾淨俐落地結束這場戰爭的方法，就是找到這個人。」

坦尼斯吞嚥著，感覺到自己在她撫摸下全身發熱。

「想想看，」奇蒂拉在他的耳邊說，她的呼吸又熱又溼，「如果我們找到他，你和我就可以把整個克萊恩踩在腳底下！黑暗之後給我們的賞賜會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你和我，就像以前一樣，坦尼斯。我們現在就走吧！」

她的話聲在他的腦中回繞。兩個人在一起，永遠。結束戰爭，統治克萊恩。不行，他心想，感覺到喉嚨一緊。這太瘋狂了！我的朋友們，我的同胞，難道我做得還不夠嗎？我欠他們什麼，不管是人類和精靈都一樣！什麼都沒有！傷害我的是他們，唾棄我的是他們！這些年來，我都過著被放逐的生活。為什麼要替他們想？誰替我想一想！也該是我替自己好好想一想的時候了！這是我朝思暮想了那麼久的女人。她馬上就可以變成我的！奇蒂拉──美麗、誘人──

「不行！」坦尼斯沙啞地說，「不行，」他換上輕柔的語調。伸出手，他把她拉回來。「明天也不算遲。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會逃走的。我知道──」

奇蒂拉微笑著，嘆口氣，躺了下來。坦尼斯彎下身，熱情地吻著她。他聽見，遠處，伊斯塔血海的浪濤不停拍擊著海岸。

## ３─１０法王之塔．騎士冊封

早晨，索蘭尼亞上空的烏云已經散去。太陽升起，它只是一個沒辦法帶來任何溫暖的金色圓盤。看守著法王之塔防禦工事的騎士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躺回牀上，帶著晚上所看到的奇景一起入夢。因為昨夜的暴風雪規模之大，是索蘭尼亞自從大災變之後所不曾見識過的。那些接替崗哨任務的騎士也同樣地疲憊──昨晚沒有人睡得著。

眼前的平原現在覆蓋著積雪和碎冰，到處都是閃爍的火焰，照耀著被昨夜的閃電劈成兩半的枯樹，陰氣森森地繼續燒著。不過，騎士們注意的不是這些火焰，他們離開防禦工事前會注意的是地平線的那些火焰；數以百計的火焰，濃密的黑煙充滿整個清澈的天空。

這是軍隊駐紮的營火。惡龍軍團的營火。

阻礙龍騎將在索蘭尼亞獲得徹底勝利的只有一樣東西。那樣「東西」（龍騎將們習慣的用法）就是法王之塔。法王之塔許久以前由維納斯．索蘭那斯（註１），也就是騎士團的創造者所建造，它矗立在終年云霧繚繞、白雪皚皚的敏加山脈唯一出口。它守護著索蘭尼亞的首都帕蘭薩斯，以及那個被稱為帕拉丁之門的港口。萬一此塔陷落，帕蘭薩斯淪陷之日即不遠矣。那是個沒有什麼防衛的城市，一個滿是美麗和財富的城市，自滿於人們的讚賞當中，忘記去看看真實的世界。

龍騎將們只要控制了帕蘭薩斯和它的港口，就可以很輕易地讓整個索蘭尼亞陷入饑荒當中，然後處理掉那些煩人的騎士。

被她的屬下稱為闇之女的龍騎將，今天並不在營地里。她前往東方去執行一個祕密的任務。不過她留下了一些有能力、有膽識的指揮官，他們為了博取她的歡心，願意冒任何危險。

在所有的龍騎將之中，闇之女是最受黑暗之後寵幸的。因此，她屬下的龍人、地精、大地精和人類傭兵們，都饑渴地看著這座塔，希望能夠在戰鬥中贏得她的讚賞。

這座塔中的守軍是幾週前才從帕蘭薩斯城進駐到這里的索蘭尼亞騎士。傳說中提到，只要是有信心的人駐守在這里，這座塔便不曾陷落過，因此才取名為法王之塔；這是一個在騎士團中地位僅次於天位騎士的職位，於騎士團內最受尊崇。

帕拉丁的牧師們在夢幻的年代中曾經駐紮在這里。年輕的騎士們來到這里接受心靈上的洗禮和宗教上的焠煉。這里仍有許多牧師們留下的遺物。

惡龍軍團並不只是因為恐怖的傳說，才停滯不前。牠們的指揮官不需要傳說也可以知道，要攻下這座塔一定會有十分重大的犧牲。

「時間對我們有利，」闇之女在離開前說。「我們的間諜告訴我們，這些騎士從帕蘭薩斯沒有得到什麼補給。我們也切斷了他們東方的敏加堡補給線，讓他們坐困塔中挨餓。遲早他們的肚子或是耐力會讓他們犯錯的。當他們犯錯時，我們早已準備妥當。」

「我們可以用一羣龍攻下那里。」一名年輕的指揮官說。他的名字叫作巴卡力斯，戰場上英勇的表現和英俊的臉孔讓他十分受到闇之女寵愛。當她登上坐騎──藍龍藍天時，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

「最好不要。」她冷冷地說。「你聽說了有關古代神兵屠龍槍現世的消息嗎？」

「呸！騙小孩的故事！」年輕的指揮官協助她爬上龍背，一邊大笑著說。藍龍用灼灼的目光看著英俊的指揮官。

「絕對不要小看騙小孩的故事，」闇之女說，「因為這些巨龍本來也是騙小孩的故事。」她聳聳肩。「別擔心，小傢伙。如果我們俘虜綠寶石之人的任務成功了，我們就不需要攻擊這座塔，因為它的命運就確定了。不然的話，我還是會把你要求的龍羣帶給你。」

巨大的藍龍拍拍翅膀，飛向一個名叫福羅參的破爛小鎮，一個靠近伊斯塔血海的港口。

所以惡龍軍團好整以暇地在溫暖的營火旁等待著。正如同闇之女所預期的，塔中的騎士正為缺糧所苦。比缺糧還要糟糕的問題則是他們之間分裂的派系。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屬下的年輕騎士們，在過去的一個月當中，開始慢慢地對他們受到譴責的指揮官產生了敬愛之情。雖然史東一臉憂鬱，但他誠懇、高貴的行為贏得了手下的尊重和敬佩。這是以很大的代價換來的，這也讓史東更受到德瑞克的欺壓。一個正義感稍稍缺乏的人一定會對德瑞克的政治手腕視而不見，至少會閉上自己的嘴（就像阿佛瑞德爵士一樣）。但史東反而常常指責德瑞克；雖然他知道這只不過是讓自己更受到這羣握有重權的騎士痛恨而已。

是德瑞克的行為讓帕蘭薩斯城的居民對他們袖手旁觀。居民們心中早已充滿過去的仇恨和不信任，德瑞克威脅他們讓騎士駐守帕蘭薩斯城的做法更讓他們反感。如果不是因為史東耐心協商，塔中的騎士可能什麼補給都拿不到。

騎士抵達了法王之塔後，情況並沒有多大的改變。騎士們彼此間的爭端，讓原先已經被缺糧所擾的步兵們，士氣更形低落。很快的，塔中就變成了情勢一觸即發的火藥庫，大多數支持德瑞克的騎士被史東麾下支持剛薩爵士的騎士們公開排斥。要不是因為兩方都嚴格遵守騎士規章，早就在塔中打來了。惡龍軍團虎視眈眈地駐紮在附近的景象、缺糧的困擾，都讓駐軍脾氣暴躁，神經緊張。

太遲了，阿佛瑞德爵士這才明白他們的處境。他悔恨自己過去支持德瑞克的立場，因為現在他清楚地發現德瑞克．克朗加已經漸漸瘋狂了。

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德瑞克對權力的渴望吞噬著他的理性。阿佛瑞德爵士無力行動。騎士們被困死在自己僵化的體制中，因為根據騎士規章，騎士評議會必須要花上數月的時間來除去德瑞克的騎士封號。

史東的敕令像是一道閃電擊中了這乾枯的森林。正如同剛薩所預期的，這完全摧毀德瑞克的希望。他所沒預料到的是，這也徹底切斷了德瑞克和現實世界之間的聯繫。

在暴風雪之後，守衛們的視線暫時離開了那些駐紮的惡龍軍團，轉向法王之塔前的廣場。太陽冷冷地高掛在空中，與索蘭尼亞騎士盔甲所反射的冷光相互輝映，眾人集合在廣場上，見證一場莊嚴的騎士受封儀式。

在他們的頭頂上，繡著騎士徽記的旗幟彷彿被凍結在防禦工事之上，軟垂在冷風之中。號角的聲音打破寂靜，攪動了每個人的血液。聽到了這聲信號，騎士們驕傲地抬起頭，走進廣場中。

阿佛瑞德爵士站在圍成一圈的騎士當中，他穿著戰場上的盔甲，紅色的披風隨風飄揚，手中握著一柄古老的劍，裝在飽經風霜的劍鞘中。劍鞘上雕刻著騎士的古老標誌，翠鳥、玫瑰和皇冠。爵士滿懷希望地看著聚集的騎士們，但他失望地搖搖頭，看著地面。

阿佛瑞德的憂慮成真了。他一直天真地希望這場莊嚴的受封儀式能夠將騎士團結起來。看來效果正好相反。神聖圓環有著許多的缺口，騎士們不安地看著這些不圓滿的象徵。德瑞克和他的屬下全部缺席了。

號角聲又再度響了兩次，眾騎士鴉雀無聲。史東．布萊特佈雷德穿著長長的白袍，走出法王之塔的禮拜堂，他遵照著騎士規章的規定，在里面徹夜不休地禱告。他身邊是三名不尋常的見證人。

史東身邊走著的是一名精靈女子，她的美麗像是春天的陽光照耀了整個廣場。走在她身後的是一名年長的矮人，陽光照在他的白鬍子上閃閃生光。矮人之後是一名穿著藍色綁腿的坎德人。

騎士們圍成的圓圈打開了一個缺口讓史東和見證人們走進來。他們停在阿佛瑞德爵士面前。羅拉娜拿著他的頭盔站在史東的右邊，佛林特拿著他的盾牌站在左手邊，坎德人在被矮人戳了一下之後，趕忙拿著騎士的勳章跑向前。

史東低下頭。他的長髮披在肩上，雖然才三十出頭，但已有了幾綹灰髮。他無聲地祈禱著，接著，在阿佛瑞德示意之下，他虔誠地跪了下來。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阿佛瑞德爵士慎重地打開一張紙，「騎士評議會在聽取了奎靈那斯提精靈王族羅拉娜賽拉莎，以及索拉斯鎮民，丘陵矮人佛林特．火爐的證言之後；決定撤銷對你的所有指控。並且在這些人的證言之下，為了嘉許你所表現出來的無比勇氣與高貴人格，在此冊封你為索蘭尼亞騎士。」阿佛瑞德爵士低頭看著騎士，語調變得柔和。兩行眼淚流下史東剛毅的臉龐。「你整夜在禮拜堂里祈禱，史東．布萊特佈雷德，」阿佛瑞德靜靜地說。「你覺得自己有資格獲得這樣的榮幸嗎？」

「沒有，大人。」史東依據騎士規章里的古老慣例回答，「但我將虛心接受，並且終生努力，不負騎士團的厚愛。」騎士的眼光投向天空。「藉著帕拉丁的幫助，」他柔聲說，「我將毫不懈怠。」

阿佛瑞德爵士主持過許多這樣的儀式，但他從來沒看過一名騎士臉上有這麼聖潔的表情。

「希望坦尼斯在這里。」佛林特含混地對羅拉娜說，後者只是點點頭。

她抬頭挺胸站著，穿著剛薩爵士特別在帕蘭薩斯為她訂製的盔甲，胸前的護甲上雕刻著精細的圖案。她晶蜜色的頭髮從銀色的頭盔流瀉而下。她穿著柔軟及膝、兩邊開岔的黑色皮裙，以方便行動。她的表情蒼白、嚴肅。因為帕蘭薩斯城和這塔里的情況看來似乎毫無希望。

她可以回去聖奎斯特，至少可以待上一陣子。帕蘭薩斯的人們禮貌地接待她，畢竟，她有著王族血統，美貌也讓大家為之傾倒。他們也對屠龍槍很有興趣，並且要求留下一枝在他們的博物館展出。不過，當羅拉娜提到惡龍軍團時，他們只是聳聳肩報以微笑。

羅拉娜從一名信差口中知道了法王之塔的情況。騎士們正被層層包圍。數千的龍人軍隊駐紮在原野上。羅拉娜推測，騎士們需要屠龍槍，除了她之外沒有人能夠教導騎士們使用屠龍槍。她故意忽略剛薩爵士要求她回到聖奎斯特的命令。

從帕蘭薩斯城前往法王之塔的路程十分艱苦。羅拉娜帶著滿滿兩馬車的補給和寶貴的屠龍槍，一羣人上路了。第一臺馬車出城幾哩就陷進積雪中，里面的東西只好分配給隨行護送的幾位騎士，羅拉娜和她的朋友們，便由第二臺馬車來搭載。最後這臺馬車也陷進積雪當中，他們不斷地把它從積雪中挖出來，直到最後它被積雪給整個埋起來為止。把食物和長槍裝上馬匹後，騎士和羅拉娜、佛林特和泰斯剩下的路途都用雙腳前進。這是最後一批從帕蘭薩斯抵達的援助。在昨夜的暴風雪之後，羅拉娜和所有人都知道沒有補給會出現。通往帕蘭薩斯城的道路現在完全封閉了。

即使運用最嚴格的口糧配給，騎士和步兵們的存糧也只夠再撐幾天。惡龍軍團的存糧似乎可以一直持續整個冬季。

屠龍槍照著德瑞克的命令，從疲倦的馬背上卸下來，堆積在廣場中。少數幾名騎士好奇地觀察它們，接著就不管了。長槍看起來十分笨拙，並不稱手。

當羅拉娜好心地要提供騎士們使用長槍的訓練時，德瑞克不屑地嗤之以鼻。阿佛瑞德爵士轉頭看著窗外地平線上的營火。羅拉娜轉而向史東求證她最害怕的事情是否成真了。

「羅拉娜，」他溫柔地握住她冰冷的手，「我不認為龍騎將會大費周章地派出龍羣。如果我們不能打開補給線，這座塔會因為里面的守軍全都餓死而失守。」

因此，那些屠龍槍擺在廣場上，被眾人遺忘，它們閃亮的銀色槍尖被白雪所掩蓋。

【註】

１　維納斯．索蘭那斯──大災變前一千兩百二十五年，擔任亞茍斯帝國禁軍教頭的索蘭那斯，銜命前往帝國北部的貧困山區弭平叛變。他雖然憑藉著軍事天分打了不少勝仗，但最後發現亞茍斯帝國的腐敗確已讓民不聊生，在幾經思量之後，他決定投入叛軍的行列。在當時他給予麾下的騎士們自由選擇的機會，如果能夠認同他的理念，就隨他加入叛軍，如若不然，騎士們也可以自由離去。雖然騎士們都明白，加入叛軍陣營代表的是放逐甚至死亡，但他們大多數仍然心甘情願地跟隨索蘭那斯。自此，輝煌的索蘭尼亞騎士團便自亞茍斯帝國的灰燼中誕生了。

## ３─１１坎德人的好奇心．騎士出征

史東被冊封為騎士後的當晚，佛林特和史東走在防禦工事之中，討論著這段日子的遭遇。

「一個裝滿純銀的井，像是閃亮的珠寶，藏在巨龍山脈的深處，」佛林特讚嘆地形容。「泰洛斯藉著這些金屬鑄造了屠龍槍。」

「我真想要──遠勝過任何事情──去見識一下修瑪陵寢。」史東靜靜地說。他看著地平線上的火光，停下腳步，靠著古老的石牆。附近一扇窗戶流瀉出來的火光照在他瘦削的臉上。

「你會的，」矮人說。「當這一切都結束之後，我們會回去的。泰斯畫了一張地圖──雖然沒有太大用處──」

一邊嘮叨著有關泰斯的事情，佛林特仔細地觀察著老友。騎士的臉色非常難看，夾雜著無比的憂鬱；這對史東來說不算少見。但他臉上有些不同的東西，一種平靜的神情，並不是從容不迫的那種冷靜，而是帶著絕望的那種。

「我們會一起去的。」佛林特繼續說，試著要忘記腹中的飢火。「你和坦尼斯，還有我，還有坎德人。我想也可以加上卡拉蒙和雷斯林。我從來沒想過我會想念那個瘦不拉嘰的法師，但現在一個法師也許可以派得上用場。還好卡拉蒙現在不在這里，你能夠想像讓他少喫幾餐之後我們會聽到的抱怨嗎？」

史東心不在焉地笑了笑，他的思緒飄到很遠的地方。當他開口時，很顯然矮人說的話他一句都沒聽見。

「佛林特，」他開口，「我們只需要一天好天氣就可以讓補給線開放了。當那天來臨的時候，答應我，帶羅拉娜和泰斯離開。」

「如果你問我的意見，我們應該全部離開！」矮人爆發了。「把騎士帶回帕蘭薩斯，我打賭那座城可以抵擋得住龍的攻擊。它的建材都是上好的石料，不像這個地方！」矮人挑剔地看著人類建成的塔。「帕蘭薩斯防守起來要輕鬆多了。」

史東搖搖頭。「人們不會容許的。他們只考慮到他們美麗的城市。只要他們還認為有機會不需要動武，他們就絕不會拔劍。不行，我們一定得死守這里。」

「你們一點機會都沒有。」佛林特爭辯道。

「不對，我們有，」史東回答。「如果我們可以支撐到補給線穩定之後。守軍的人力是足夠的，這也是為什麼惡龍軍團不敢妄動的原因──」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一個聲音說。

史東和佛林特轉過身。火把的光線照在一張飽經風霜的臉上，史東的表情嚴肅起來。

「是什麼辦法，德瑞克爵士？」史東用壓抑著的禮貌語氣問。

「你和剛薩都相信你們打敗了我，」德瑞克完全不理史東的問題。當他看著史東時，他的聲音帶著強烈的仇恨。「可惜你們還沒有！只要一件英勇的事蹟，騎士團就會重回我的掌握中。」德瑞克舉起他穿著鎖子甲的手，護甲在火光下發出光芒，「你和剛薩就完蛋了！」他慢慢地握起拳頭。

「我還以為我們是在和外面的龍人作戰。」史東說。

「不要再說那些屁話！」德瑞克咆哮道。「布萊特佈雷德，好好享受你的騎士身分吧！你付出得夠多了。你用什麼換取那個精靈女子的謊言？和她結婚？讓她受人尊敬？」

「依據騎士規章我不能夠和你決鬥，但是我不需要聽你隨意侮蔑一個勇敢又善良的女子。」史東轉身準備離開。

「你敢從我面前走開！」德瑞克大喊著衝向前，抓住史東的肩膀。

史東憤怒地轉過身，手握著劍柄。德瑞克也伸手拔劍，看來兩人似乎都忘了騎士規章。但佛林特用一隻手阻止了他的朋友。史東深吸一口氣，把手從劍柄上拿開。

「把你想說的都說出來吧，德瑞克！」史東的聲音微微顫抖。

「你完蛋了，布萊特佈雷德。明天我就會率領騎士們上戰場，再也不需要躲在這個該死的石頭監獄里。明天晚上，我的名字就將變成永恆的傳奇！

佛林特警覺地看著史東，騎士的臉上血色全無。「德瑞克，」史東柔聲說，「你瘋了！外面有幾千名敵人！他們會把你切成碎片的！」

「沒錯，那就是你想看到的，不是嗎？」德瑞克不屑地說。「明天黎明你就知道了，布萊特佈雷德。」

那天晚上，泰索何夫又餓又無聊，決定了打發時間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四下看看。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藏東西，泰斯心想。這是我看過最奇怪的一棟建築物。

法王之塔緊靠著西門隘口的西邊，那是唯一通過分隔東索蘭尼亞和帕蘭薩斯山脈的哈巴庫克稜線的山谷。龍騎將也知道，任何意圖繞過這條路的人必須要多走數百哩，繞過山脈、沙漠或是從海路前進。開進帕拉丁之門（註１）的船隻很容易就變成侏儒們火焰投石器的目標。

法王之塔是在力量的年代所建造。佛林特對這個年代的建築物知道很多；矮人們在這個年代幾乎設計和建造了所有的建築。但他們並沒有設計或是建造這座塔。事實上，佛林特還在思考到底是誰建造了這座建築，因為他覺得這傢伙不是喝醉就是瘋了。

八角形的外牆構成了塔的外部防衛。八角形的每一個角上都有一座炮塔。防禦工事則是建造在牆上的兩個角之間。一道八角形的內牆構成了一連串高塔的地基，同時也支撐著許多連結著主塔的拱形。

這些設計都算正常，但是讓矮人疑惑的是這座建築物缺乏內部的防衛系統。三扇巨大的鋼門設置在外牆上，而不是一扇；後者是比較合理的設計，因為三扇門需要極多的人力來防守。每扇門都連接著一條長走道，通往一扇鐵閘門，再度接往一個巨大的走廊。這三條走道最後都通往塔的正中央！

「這要拿來邀請敵人進來喝茶倒是很好！」矮人嘟噥著。「這是我看過建造堡壘最愚笨的一個方法。」

沒有人走進這座塔。對騎士們來說，這是不可侵犯的，唯一可以進入這座塔的是法王本人。所以雖然現在沒有法王了，但誓死保衛這座塔的騎士們，卻沒有人會走進去。

原本這座塔只是為了看守這條通道，而不是封鎖它。後來的帕蘭薩斯人又在外圍建造了封鎖隘口的防禦工事。騎士和步兵們是住在後來建造的這個營區中，他們連想都沒想過要走進塔中。

除了泰索何夫。

坎德人被無比的好奇心和腹中的飢餓所驅使，走上了外牆的頂端。守衛的騎士在他經過時提高警覺看著自己的錢包。在他走過去之後就變得比較懈怠。因此泰斯得以溜下樓梯，跑到中央的廣場上。

這底下只有各式各樣的陰影。沒有點著的火把，沒有守夜的騎士。寬廣的階梯通往巨大的鐵閘門。泰斯走上階梯，好奇地看著鐵閘後的走廊。什麼都沒有，他嘆了口氣。後面的地方伸手不見五指，怎麼看都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他滿懷挫折地推推鐵閘門。這只是個習慣，因為看起來這個閘門要十個騎士，或是卡拉蒙纔能夠打得開。

坎德人卻驚訝地發現鐵閘門竟然開始緩緩上升，發出讓人牙齦發酸的摩擦聲！泰斯拚死抓住它，終於讓它停了下來。泰斯害怕地看著整個營區，等著所有騎士醒過來抓住他。可是很明顯地，似乎整個營區的騎士都在聽著自己飢腸轆轆的聲音，沒有時間管別人。

泰斯轉過身仔細觀察鐵閘門。閘門底端的尖刺和地板之間剛好有一個小空隙，足夠讓坎德人鑽過去。泰斯根本沒花時間考慮後果，便縮著身子鑽了進去。

他發現自己來到一個長寬大約有五十呎的寬廣大廳之中。他只能看清楚一小段距離。不過，牆上有許多古老的火把。泰斯奮力跳了幾次，從身上的包包里拿出佛林特的火絨盒，把火把點著。

現在泰斯可以清楚看見這整座大廳。它一直延伸向前，直通塔中心。兩邊是奇怪的柱子，像是銳利的尖牙。他仔細地打量其中一根柱子，只在後面發現了一個壁龕，其他什麼都沒有。

大廳本身空蕩蕩的。泰斯失望地繼續往下走，希望能找到什麼有趣的東西。他走到第二個鐵閘門，他沒預料到的是，這扇門竟然已經升了起來。「表面上看起來簡單的事情一定會更費事，」這是句古老的坎德人諺語。泰斯走過鐵閘門，進入第二條走廊。這比第一條更窄，大約只有十呎寬，但兩邊還是有著同樣的、像是尖牙的柱子。

為什麼要建造一個這麼簡單就可以進入的塔？泰斯思考著這個問題。雖然塔的外牆看起來相當驚人，但只要一通過，連五名喝醉的矮人都可以佔領這個地方。泰斯往上瞧。為什麼要建造得這麼巨大？這個大廳幾乎有三十呎高！也許古早以前的騎士都是巨人，坎德人胡思亂想著。他在大廳里四處亂碰，看看門後或是角落有什麼東西。

在第二個走道的盡頭，他發現了第三道鐵閘門。這扇門和其他兩個閘門並不相同，和整座塔一樣，散發著奇怪的氣息。這個閘門分成左右兩半，在中間合成一扇。最奇怪的是，這扇門中間竟然還有一個大洞！

泰斯爬過這個洞，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比較小的房間。他發現面前是兩扇巨大的鋼門。他小心地推了推，驚訝地發現它們上鎖了。之前那些閘門都沒上鎖，這里根本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東西。

不管了，至少這可以消磨他一些時間，讓他忘記自己不停咕嚕叫的肚子。泰斯爬上一張板凳，將火把插進牆壁上的臺座，開始在袋子里摸索著。最後終於找到每個坎德人必備的開鎖器。「既然它本來就是要打開，為什麼要把門鎖上？」是坎德人最喜歡的一句話。

泰斯很快就挑出正確的工具，開始工作。那個鎖十分簡單。喀答一聲，泰斯心滿意足地把開鎖器收起來，門慢慢地向內打開。坎德人站在門口一段時間，小心聽著。他什麼都聽不見，往里面看去也是一片漆黑。他再度爬上板凳，拿回火把，小心走進門內。

他高舉起火把，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巨大的圓形房間里。泰斯嘆口氣。這個巨大的房間還是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布滿灰塵、類似噴泉出水口的東西擺在房間的正中央。這也是所有通道的盡頭，因為雖然另外各有兩扇門，但坎德人輕易就看出來這些門是通往那些巨大走道的。這是塔的正中心，這是個神聖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屁也沒有。

泰斯走動了一會兒，用火把四處照著。最後，氣餒的坎德人離開前，只好檢驗一下那個像噴泉的東西。

泰斯走近之後，發現這根本不是噴泉出水口，不過灰塵太厚，他也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東西。這東西跟坎德人一樣高，距離地面四呎左右。圓形的頂端有三隻腳的臺座支撐著。

泰斯靠近看著那樣東西，然後用力吸了一大口氣，拚命地吹過去。塵埃飛揚，泰斯不停地打噴嚏，差點把火把也給弄掉了。有一陣子他什麼都看不見。等灰塵落回地面，他便看見那樣東西了。他的一顆心快要跳出來。

「喔，糟了！」泰斯咒罵著。從另外一個袋子里掏出一條手帕，把那樣東西擦了擦。灰塵很快就擦乾淨了，他也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該死！」他絕望地說。「我猜對了。現在該怎麼辦？」

第二天早上，太陽升起，無力的光芒射不穿惡龍軍團上空的那些濃煙。在法王之塔的廣場上，夜色還未完全消失，人們就開始行動。一百名騎士登上馬，調整馬鞍，扣好盔甲，帶著盾牌；一千名步兵則忙亂地找位置站好。

史東、羅拉娜和阿佛瑞德爵士站在黑暗的走廊上，靜靜地看著德瑞克爵士，談笑著騎進廣場。騎士身上的盔甲擦得雪亮，胸前的玫瑰在陽光下閃耀著。他的屬下精神無比亢奮，戰鬥的情緒讓他們忘卻了飢餓。

「你一定得阻止他們，大人。」史東靜靜地說。

「我沒辦法！」阿佛瑞德爵士戴上手套。他的臉色在晨光下泛著死灰。昨天深夜史東叫醒他之後，他就沒有合過眼。「騎士規章給他權利這樣做。」

阿佛瑞德徒勞無功地試圖說服德瑞克，請求他再等幾天。風向已經開始改變，把北方的暖風吹了過來。

但是德瑞克已經著魔了。他堅持要騎馬出去挑戰惡龍軍團。至於人數懸殊的問題，他一笑置之。從什麼時候開始，地精也可以和索蘭尼亞騎士作戰？一百年前，死守敏加堡的騎士和敵對的地精與巨魔人數是一比五十，他們還不是輕易就解決了那些怪物！

「可是你面對的將會是龍人，」史東警告他。「不是地精。牠們既聰明，技巧又高。牠們之中還有魔法師，武器更是全克萊恩最好的。牠們連死了之後都可以殺死敵人──」

「我相信我可以應付牠們，布萊特佈雷德，」德瑞克粗魯地打斷他的話。「現在我建議你叫醒你的屬下，叫他們做好準備。」

「我不同意，」史東堅定地說。「我也不準備讓我的人去送死。」

德瑞克氣得臉色蒼白。有一會兒他說不出話來，他實在太生氣了。連阿佛瑞德爵士也吃了一驚。

「史東，」阿佛瑞德爵士慢慢地說，「你知道你在做些什麼嗎？」

「是的，大人。」史東回答。「我們是唯一在帕蘭薩斯城和惡龍軍團之間的守軍。我們不敢輕易放棄陣地。我準備固守這里。」

「抗命，」德瑞克沉重的喘息著。「你是證人，阿佛瑞德爵士。我這次要他的腦袋！」他走出去。阿佛瑞德臉色鐵青地跟在後面，留下史東單獨一個人。

最後，史東給他的屬下兩個選擇。他們可以留下來，不需要送死，因為他們只是服從上級長官的命令；或者可以跟隨德瑞克。他提到，這就像當騎士們反叛腐敗的亞茍斯帝國時，維納斯．索蘭那斯給他屬下的選擇。他們都記得這個傳說。他們把這當作一個預兆，像當初維納斯的部下一般，大多數的人選擇跟隨他們敬愛的領袖。

他們面色凝重地旁觀，看著他們的朋友準備出征。這是騎士團史上第一次的公開決裂，這個時機更是不恰當。

「重新考慮考慮，史東。」阿佛瑞德爵士上馬時說，「德瑞克爵士是對的，惡龍軍團沒有受過訓練，不像我們這些騎士。我們很有可能毫髮無傷地越過牠們。」

「我會祈禱這是真的，大人。」史東堅定地說。

阿佛瑞德難過地看著他。「如果這是真的，德瑞克會親眼看著你上斷頭臺。剛薩沒有辦法阻止他。」

「如果我的死可以阻止即將發生的事情，我願意毫無怨言地接受。」史東回答。

「該死，你這傢伙！」阿佛瑞德爆發了。「如果我們被打敗了，你留在這邊有什麼好處？你剩下這麼點人，連阻止一羣溪谷矮人的部隊都辦不到！就算補給線開放了又怎麼樣？你不可能一直固守這座塔直到帕蘭薩斯城派出援軍。」

「至少我可以讓帕蘭薩斯城有時間疏散它的居民──」

德瑞克．克朗加爵士策馬過來，站在兩人中間。他低頭看著史東，雙眼在面罩後閃閃發光，德瑞克爵士舉起手來示意大家安靜。

「根據騎士規章，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德瑞克煞有介事的說，「我控訴你抗命──」

「把騎士規章丟到地獄去吧！」史東咆哮道，他的耐心用完了。「這厚重的騎士規章讓我們成了什麼樣子？分裂、妒忌、瘋狂！甚至連我們的同胞都只願意接待我們的敵人！騎士規章跟廢紙沒什麼兩樣！」

廣場中的騎士一片死寂，偶爾打破這寂靜的只有馬匹不安的踱步聲。

「祈禱我死在戰場上，史東．布萊德佈雷德。」德瑞克輕聲說，「我以眾神之名起誓，我會親自割斷你的喉嚨！」他一言不發地策馬走向大門。

「開門！」他大喊。

早晨的太陽穿過濃煙，高掛在湛藍的天空上。風從北方吹來，讓塔上的旗幟不停搖擺著。盔甲反射著光芒，一聲劍盾撞擊的聲音，還有一聲號角聲，人們衝向打開的木門。

德瑞克高舉著劍，提高聲音對敵人致敬，躍馬衝向前。後方的騎士接著他的話聲，也跟著策馬騎上戰場。許久以前在這里，修瑪獲得了光榮的勝利。步兵開始前進，他們規律的腳步聲在石板地上迴響著。有那麼一會兒，阿佛瑞德爵士似乎要對旁觀的年輕騎士說話。最後他只是搖搖頭，騎離了這個廣場。

大門在他們身後關上。巨大的鐵閂放了下來，安全地固定這扇門。史東的屬下跑上防禦工事，看著戰場上的情況。

史東靜靜地站在廣場中，堅毅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闇之女麾下年輕、英俊的指揮官正準備起牀喫早餐，度過無聊的一天。突然探子衝進營帳中。

巴卡力斯厭惡地看著探子。那人瘋狂地衝進營區，騎的馬撞翻了許多餐具，龍人和許多地精舉起拳頭咒罵著。但他似乎不在意。

「龍騎將大人！」他在營帳前下馬。「我一定得稟告龍騎將大人。」

「龍騎將大人離開了。」指揮官的侍從說。

「目前是我負責。」巴卡力斯說。「你有什麼事？」

那名探子不想犯任何的錯。他小心地看著四周，沒有任何巨大的藍龍和闇之女的蹤跡。

「騎士們衝進了平原！」

「什麼？」指揮官張大嘴巴。「你確定嗎？」

「沒錯！」探子說的話沒有什麼條理。「看見他們了！幾百名騎兵！標槍，劍，一千名左右的步兵。」

「她的預料是正確的！」巴卡力斯自言自語說。「這些笨蛋果然犯錯了！」

他喚來僕人，急忙回到營帳中。「響起警報，」他不停地下令。「五分鐘內把所有的軍官集合到這里來，我要給他們最新的命令。」他穿上盔甲時，手緊張得發抖。「派出一隻雙足亞龍去福羅參通知龍騎將。」

地精僕人四下奔跑著，號角聲很快地響徹整個營區。指揮官最後看了一眼攤在桌上的地圖，跑去和他的軍官們會面。

「太糟糕了，」他邊走邊說。「可能在她聽到這個消息之前，這場仗就打完了。太可惜了。她會想要親眼目睹法王之塔的陷落。不過，」他又說，「也許明晚我們就可以在帕蘭薩斯安眠了。只有我們兩人。」

【註】

１　帕拉丁之門是個被稱作布蘭查拉灣、通往帕蘭蕯斯城狹長水道前陡峭的懸崖入口。布蘭查拉是善神之一。

## ３─１２平原上的死屍．泰索何夫的發現

太陽高掛在天空中。騎士們站在塔中的防禦工事上，目不轉睛地看著地平線，直到他們的眼睛痠痛不堪。他們只看得見一陣黑色的潮水湧向戰場，準備要將那羣單薄的銀色尖針給吞沒。

兩方相遇了。騎士們迫切地想要看清楚，但是一陣灰霧遮住了整個大地。空氣中充滿讓人不快的味道，像是滾燙的烙鐵。霧愈來愈濃，幾乎把整個天空都遮蓋了。

現在他們什麼都看不見。整座塔似乎浮在一片霧海上。濃密的霧甚至連聲音都給掩蓋了。一開始他們還可以聽見金鐵交鳴、瀕死的呼喊聲，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一片沉寂。

時間慢慢地過去，羅拉娜在漸漸變暗的房間中踱步，點起的蠟燭在污濁的空氣中不停晃動著。坎德人坐在她身邊。從窗戶往外看，羅拉娜可以看見佛林特和史東站在底下的防禦工事上，火把將他們照得鬼氣森森。

一名僕人送上一小片長蛆的麵包，和一塊肉乾，充當今天一整天的糧食。她這才發現，現在纔不過是下午而已。底下防禦工事上一陣騷動，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看見一名渾身濺滿泥漿的人走向史東。一名信差，她心想。她匆匆忙忙地開始穿上盔甲。

「要來嗎？」她問泰斯，突然覺得坎德人今天未免太過安靜了些。「一個從帕蘭薩斯城抵達的信差！」

「我想也是。」泰斯興趣缺缺地說。

羅拉娜皺起眉頭，希望他不是因為肚子餓而打不起精神。泰斯搖搖頭，否認了她的疑慮。

「我很好，」他囁嚅地說。「是因為這該死的灰色大霧。」

羅拉娜急忙走下樓梯，把泰斯的事拋在腦後。

「有什麼消息嗎？」她問史東，騎士正徒勞無功地試著要看清楚戰場上的狀況。「我看見那個信差──」

「喔，沒錯，」他虛弱的微笑。「我想應該算是好消息吧！通往帕蘭薩斯城的道路已經開放了，積雪融化到足夠讓人車通過。我安排了一匹快馬隨時待命，萬一我們被──」他突然住嘴，深吸一口氣。「我希望妳能夠準備好和他一起回帕蘭薩斯城。」

羅拉娜早就預期到這件事，她的回答也早就準備好了。偏偏到了該她說話的時候，她卻說不出口。這污濁的空氣讓她口乾舌燥，舌頭彷彿腫成兩三倍大。不對，纔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她責備自己。她是在害怕。承認吧！她想回帕蘭薩斯！她想離開這個死神在陰影中游走的要塞！她雙手握拳，用力搥打牆壁，希望能夠獲得勇氣。

「我要待在這里，史東。」她說。暫停一會兒，重新控制自己的音調，她繼續說，「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所以請先聽我說。你會需要身邊所有有經驗的戰士。你也知道我有這個價值。」

史東點點頭。她說得沒錯。他的屬下里沒有這樣的神射手，她同時也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劍士。她身經百戰，這點是他手下許多年輕的騎士所比不上的。所以他點點頭，但他現在就只想要讓她離開。

「我是唯一受過使用屠龍槍訓練的人──」

「佛林特也是。」史東輕聲打斷她的話。

羅拉娜用銳利的眼光著矮人。夾在兩個他所欽佩和喜愛的人中間，佛林特漲紅了臉清清喉嚨。「的確，」他沙啞地說，「不過──我──呃，必須要承認──嗯，史東，我是有點矮。」

「不管怎麼樣，反正我們現在都沒有看到任何的龍出現。」史東看見羅拉娜勝利的眼光時說。「情報指出，牠們正在南方試著要攻下泰爾加（註１）。」

「可是你自己也相信飛龍部隊正在趕來的路上，不是嗎？」羅拉娜辯駁道。

史東看來有點不安，「也許吧！」他喃喃道。

「你不會說謊，史東，別想要從現在開始騙人。我要留下來。坦尼斯也會做同樣的事──」

「該死，羅拉娜！」史東漲紅了臉。「過妳自己的生活吧！妳不會變成坦尼斯的！我也不會變成坦尼斯！他不在這里！我們要面對現實！」騎士突然轉過身。「他不在這里！」他沙啞地說。

佛林特嘆口氣，帶著歉意看著羅拉娜。沒有人注意到泰索何夫一個人哀怨地蹲在角落。

羅拉娜一隻手擁著史東。「我知道坦尼斯是你很好的朋友，史東，我永遠都無法取代他的位置。但我會盡我的力量幫助你，這纔是我的用意。你可以用對待其他騎士相同的態度來對待我──」

「我知道，羅拉娜。」史東說。他回應她的擁抱，將她摟進懷中。

「我很抱歉對妳大吼。」史東嘆口氣。「妳也明白我為什麼要把妳支開。如果妳發生了什麼事，坦尼斯永遠都不會原諒我的。」

「不，他會的，」羅拉娜柔聲回答。「他會諒解的。他有一次告訴過我，人的一生中都必須為了某些比生命還重要的事情而冒險。你難道看不出來嗎，史東？如果我自己逃掉，把我的朋友留在這里，他會說他可以諒解。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永遠都不會原諒我的，因為這跟他會做出的選擇差別太大了。而且，」她露出微笑，「即使這世界上沒有坦尼斯這個人，我還是不會拋棄我的朋友。」

史東直視她的眼睛，發現不論他怎麼說都不會有改變。他靜靜地擁住她，另一隻手則摟住佛林特的肩膀。

泰索何夫突然嚎啕大哭，站起來撲向他們，不停地啜泣。大夥驚訝地看著他。

「泰斯，怎麼搞的？」羅拉娜警覺地問。

「這都是我的錯！我曾經打破了一個！我是不是註定要打破這世界上所有這種東西啊？」泰斯顛三倒四地哭著。

「冷靜下來。」史東說，他的聲音有些嚴厲。他搖搖坎德人。「你在說些什麼？」

「我又找到一個，」泰斯抽噎著說。「在底下，一個大廳里面。」

「另一個什麼啦？你這個笨頭！」佛林特忍無可忍地說。

「另一顆龍珠啦！」泰斯扯開喉嚨大哭。

夜色像是另一層更濃密的大霧蓋住整座塔。騎士們點亮火把，微弱的火光只讓這片黑暗顯得鬼影幢幢。騎士們沉默不語地從防禦工事上了望著，害怕會看到什麼東西。任何東西──

然後，在接返午夜時，他們驚訝地聽見並非出徵的騎士們勝利的號角聲，而是馬鞍叮噹作響、馬匹喘氣接近的聲音。

騎士們衝向防禦工事的邊緣，對著大霧點起火把。他們聽見馬蹄聲慢慢地停下來。

史東站在大門上。「是誰騎馬到法王之塔來？」他大喊。

底下點亮了一枝火把。羅拉娜往大霧中一看，突然覺得兩腿發軟，被迫要抓住石牆來穩住身子。騎士們發出恐懼的叫聲。

拿著火把的是穿著閃亮惡龍軍團制服的一名軍官。他是名金髮、英俊的小夥子，一臉嗜殺的表情。他牽著另一匹馬，上面有兩具軀體，一具沒了頭。兩具軀體都是殘缺不全、血淋淋的。

「我把你們的指揮官帶回來了。」那人說，他的聲音沙啞，帶著挑釁的意味。「正如同你們所見的，一個已經死透了，另一個，我相信，可能還活著。至少我們走過來的時候還有一口氣。我希望他還活著，這樣他就可以告訴你們今天在戰場上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你們還覺得這是場戰爭的話。」

沐浴在他火把的光芒下，軍官爬下馬。他開始用一隻手把綁著這兩具身體的繩子鬆開。接著他抬頭往上看。

「是的，你們可以殺了我。即使在這片霧中，我依舊是個很好的目標。但是你們不會。你們是索蘭尼亞騎士，」他話中的諷刺口吻十分明顯。「你們的榮譽就是你們的生命。你們不會射殺一個空手送還你們指揮官屍體的人。」他用力一拉繩子，那具無頭的屍體掉在地上。軍官把另外一具軀體從馬上丟下來。他把火把丟在地上，火把發出嘶嘶聲，然後就熄滅了，黑暗將他吞沒。

「在那邊的戰場上有你們過度榮譽的戰果展示，」他大喊。騎士們可以聽見他穿著皮甲活動的聲音，他爬上馬。「我給你們到明天早上的時間考慮投降。當太陽升起時，把旗子降下來。龍騎將將會饒恕你們──」

突然有弓弦拉緊、放鬆的聲音，箭矢插進肌肉中的悶哼，底下傳來大聲的咒罵。騎士們轉過頭去，看見一個孤單的身影站在城牆上，手中拿著弓。

「我不是騎士！」羅拉娜放下弓大喊。「我是羅拉娜賽拉莎，奎靈那斯提的公主。我們精靈有自己的榮譽準則，我很確定你也知道，在黑暗中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你。我可以現在就殺了你。至於目前呢，你那隻手可能很久都不能用了。事實上，你可能一輩子都不能拿劍了。」

「把這個當作對你們龍騎將的回答，」史東沙啞地說。「我們寧死也不會降下我們的旗幟！」

「你們的確逃不過一死的！」軍官咬緊牙關忍痛說。馬蹄聲很快便消失在黑暗中。

「把屍體帶過來。」史東命令道。

騎士們小心地打開門，一些人立刻衝出去掩護，另一些人小心翼翼地將屍體抬進來。接著掩護的騎士撤退，大門立刻關上。

史東跪在雪地中，看著無頭的騎士。他舉起那人的手，從僵硬的手上拿下了一枚戒指。史東把僵硬、冰冷的手丟迴雪地，微微低下頭。「阿佛瑞德爵士，」他平板地說。

「長官，」一名年輕的騎士說，「另外一位是德瑞克爵士。那個該死的軍官說的對，他還活著。」

史東站起身，走到德瑞克躺著的地方。爵士的臉色雪白，眼睛圓睜，散發著狂熱的氣息。鮮血覆蓋著他的嘴脣，皮膚冰冷。一名年輕的騎士扶著他，拿著一杯水湊到他脣邊，但德瑞克喝不下去。

史東看見德瑞克的手按著腹部，鮮血不停地往外湧，卻沒辦法快速地結束他的折磨，史東不禁感到有些反胃。德瑞克露出詭異的笑容，用沾滿鮮血的手抓住史東。

「勝利！」他嘶啞地說。「牠們在我們面前不停地逃，我們拚命地追！光榮！榮耀！我──我要變成天位騎士了！」他嗆咳著吐出一大口血，躺回年輕騎士的懷中，後者的眼中帶著希望看著史東。

「你認為他是對的嗎，長官？也許那──」他看見史東嚴肅的眼神，回頭同情地看著德瑞克。「他瘋了，對吧，長官？」

「他快死了。像是一個真正的騎士英勇犧牲。」史東說。

「勝利！」德瑞克低聲說，然後頭一偏，眼睛瞪著濃霧，吐出最後一口氣。

「不行，你不能打破它，」羅拉娜說。

「但是費資本有說過──」

「我知道他說過什麼，」羅拉娜不耐煩地說。「它不善良，也不邪惡，它什麼也不是，卻又可以是萬物。這種話，」她低聲說，「實在太像費資本了！」

她和泰斯站在龍珠之前。龍珠放在房間正中央的臺座上，除了泰斯擦乾淨的地方外，其他地方仍然覆滿了灰塵。房間十分黑暗，而且靜得非常可怕，事實上，羅拉娜和泰斯連低聲說話都不太敢。

羅拉娜瞪著龍珠，皺眉思考著。泰斯悶悶不樂地看著羅拉娜，害怕知道她在想些什麼。

「這些龍珠一定有它的作用，泰斯！」羅拉娜最後終於說。「這些是偉大的魔法師所創造出來的！像是雷斯林那種人不會容忍失敗的。只要我們知道──」

「我知道怎麼用。」泰斯斷斷續續地說。

「什麼？」羅拉娜問，「你知道！你怎麼不──」

「我不知道我知道──可以這樣說，」泰斯結結巴巴地說。「我剛剛纔想到。濃修──那個侏儒──告訴過我他發現里面那團霧中飄著一些字。他說他看不懂，因為那是某種奇怪的語言──」

「魔法的咒語。」

「沒錯，我也跟他這樣說──」

「可是知道了又有什麼用？我們兩個都看不懂咒語。除非雷斯林──」

「我們不需要雷斯林，」泰斯插嘴。「我不能念咒語，但是我可以看得懂。妳不也知道？我有這副眼鏡，真知眼鏡，雷斯林這樣稱呼它。他們可以讓我閱讀各種語言，即使是魔法咒語。我會知道這個是因為他警告過我，如果我膽敢偷看他的法術書，他就會把我變成蟋蟀喫下去。」

「你認為你可以看懂龍珠里寫的東西？」

「我可以試試看。」泰斯判斷道，「不過，羅拉娜，史東說也許根本不會有龍來。我們為什麼要冒險使用龍珠？費資本說只有最強大的魔法師纔能夠控制它。」

「聽我說，泰索何夫．柏伏特，」羅拉娜跪在坎德人身邊，直視著他的眼睛柔聲說。「只要他們派出一隻龍，我們就死定了。這也是他故意要給我們時間投降的原因，他們要利用這個時間召回那些龍。我們一定得抓住這個機會！」

一條黑暗道路、一條光明的道路。泰索何夫想起費資本的話，不禁搖搖頭。你所愛的人會犧牲，但你有這個勇氣。

泰斯慢慢地將手伸進他裝滿東西的包包，拿出眼鏡，把它戴上去。

【註】

１　泰爾加就在法王之塔的正南方，在克萊恩上，它以擁有獨特的城中之城──泰爾加要塞著稱。

## ３─１３太陽升起．黑暗降臨

大霧清晨就散開了。天空晴朗、清澈到史東可以看見敏加堡（註１）附近那片積雪覆蓋的草原，也就是他出生的地方，現在卻已經完全在惡龍軍團的掌控下。第一線曙光照在騎士的旗幟上──皇冠下有一隻翠鳥，抓著一柄裝飾著玫瑰的劍。金色的徽記在晨光中昂揚。然後史東聽見了粗魯、誇耀的號角聲。

惡龍軍團黎明時開始攻向法王之塔。

人數只剩下一百出頭的年輕騎士靜靜站在防禦工事里，看著像是蝗蟲般的大軍湧來。

一開始史東還不能理解騎士臨終說的話。「牠們拚命地逃！」為什麼惡龍軍團要逃跑？後來他才明白；惡龍軍團利用騎士急功近利的態度，用古老、簡單的戰術愚弄了他們。在你的敵人面前撤退──不需要太快，只要讓你的前鋒看起來很害怕，讓敵人相信就好。讓他們看起來絕望地四散奔逃，然後讓你的敵人衝上來，把側翼拉長。最後讓你們的軍隊縮小包圍圈，把他們剁成肉醬。

不需要那些在鮮紅積雪中勉強可見的屍體，史東就可以證實自己的判斷。他們躺在最後拚死要集結起來的地方。從他們陣亡的方式看起來，這最後的掙扎似乎沒有效果。他思考著一個問題，不知道他陣亡之後誰會這樣看著他的屍體。

佛林特從牆上的一處缺口往外看。「至少我會死在乾地上。」矮人喃喃地說。

史東微笑著撫摸鬍子。他的眼光轉向東方。一想到死亡，他不禁想要看看他出生的地方。一個他不熟悉的家，一個不大記得的父親，一個讓他的家庭被放逐的國家。他正準備要為了守護這個國家而付出生命。為什麼？為什麼他不直接回帕蘭薩斯？

他這一生都奉行著騎士信條和騎士規章。騎士信條是︰「Est Sularus oth Mitlhas」──榮譽即吾命。現在他唯一相信的只剩下騎士信條。騎士規章已經沒有意義。它不切實際、僵硬、毫無彈性，騎士規章將騎士們困死在比盔甲還要沉重的監獄中。騎士團在孤立、掙扎求生的過程中，絕望地緊抓騎士規章不放，無法看出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把他們拖向失敗。

我為什麼不同？史東思考著。但是他知道問題的答案，即使當他聽著矮人的抱怨時。是因為矮人、坎德人、法師、半精靈──他們讓我知道，在他們眼中世界是怎麼樣的︰細長的眼睛、小眼睛，甚至有著沙漏般瞳仁的眼睛。像德瑞克那樣的騎士會把世界分成黑白兩邊。史東則能夠看見這世界每一種亮麗的顏色，每一種灰暗的色彩。

「是時候了。」他對佛林特說。兩人走下了望臺，此時正好敵人的淬毒箭矢開始如雨般降下。

太陽照亮整個天空時，在尖叫和吶喊聲中，在號角聲中，在劍與盾的撞擊聲中，惡龍大軍攻向法王之塔。

夜幕低垂時，旗幟仍然飄揚著，塔守住了。

但守軍陣亡了一半。

活著的人白天沒有時間閉上眼睛，沒有時間包紮扭曲、疼痛的肢體。活著的人白天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盡力活下去。隨著夜晚的到來，暫時的平靜終於降臨，惡龍軍團退回去集結，準備明天的攻勢。

史東在防禦工事中踱步，全身因為疲勞而痠痛。每當他想要休息時，緊繃的肌肉就開始抽搐，腦袋像是著火一般。所以他只得又開始踱步。前進後退，不斷地用小心計算過的步子前進後退。他不知道這穩定的腳步聲讓聽見的年輕騎士不再被白天的恐懼所吞噬。騎士們在廣場上處理著同袍戰友的屍體，害怕明天將是由別人來替他做這件事，但他們聽見史東的腳步聲，對明天的恐懼開始慢慢消退。

事實上，騎士迴響的腳步聲讓每個人都比較好過，只有騎士自己例外。史東的情緒低落，飽受折磨︰失敗、不光榮的、沒有尊嚴的死；那場噩夢的恐怖景象，看見自己的身體被在外面紮營的那些恐怖怪獸砍成碎片。他的噩夢會成真嗎？他打了個寒顫。他會因為無法控制恐懼而退卻嗎？騎士信條會像騎士規章一樣讓他失望嗎？

踏──踏──踏──

停！史東生氣地告訴自己。你很快地就會變得像德瑞克那樣瘋狂。騎士打破規律的腳步，轉過身，突然發現羅拉娜站在他身後。四目相對，他陰沉的思緒被她所照亮。只要有像她一樣的美麗和平靜還存在這世界上，一切都還有希望。他對她微笑，她也報以淺笑，一個有著壓力的笑容，但這減輕了她臉上疲倦和擔心的線條。

「休息吧！」他告訴她。「妳看起來精疲力盡了。」

「我試著要睡覺，」她喃喃地說，「但是我一直作噩夢──出現在水晶球里的手，巨大的龍飛進走廊。」她搖搖頭，找了個擋風的地方，全身無力地坐下來。

史東的眼光轉向泰索何夫，他躺在她旁邊。坎德人很快就蜷成一團，和睡魔約會去了。史東微笑看著他，沒有事情可以困擾泰斯。坎德人今天的確過得轟轟烈烈，想必他會永遠記得。

「我從來沒參加過守城耶！」史東聽見泰斯對佛林特說，矮人正準備一斧頭砍掉地精的腦袋。

「你也知道我們都會死掉！」佛林特皺著眉，抹去斧頭上的血水。

「你那次在沙克沙羅斯面對黑龍時也這樣說。」泰斯回答。「然後你在索巴丁也說過一次，還有在船上的那次──」

「這次我們真的都要死了！」佛林特咆哮道。「不然我就自殺！」

但他們沒有死，至少今天沒有。總還有明天的，史東心想，他的視線落到靠在牆上、雕刻著一塊木頭的老矮人。

佛林特抬起頭。「什麼時候會開始？」他問。

史東嘆口氣，他的眼光轉向東方的天空。「黎明，」他回答。「還有幾個小時。」

矮人點點頭。「我們守得住嗎？」他的聲音聽起來理所當然，握住木頭的手堅定、牢靠。

「我們一定得守住，」史東回答。「信差今夜就會抵達帕蘭薩斯。如果他們立刻行動，還需要兩天的時間到達這里。我們得給他們兩天的時間──」

「如果他們立刻行動！」佛林特嘟噥著說。

「我知道──」史東嘆氣說。「妳應該離開了，」他轉頭對羅拉娜說，後者從幻想中被拉回現實。「快去帕蘭薩斯，說服他們危險就在眼前。」

「你的信差一定得做到，」羅拉娜疲倦的回答。「不然，我說的話也不會有任何差別。」

「羅拉娜──」他開口。

「你需要我嗎？」她突然問。「我在這里有用嗎？」

「妳知道妳是有用的。」史東回答。他對這名精靈女子源源不斷的精力、勇氣和箭術感到佩服。

「那麼我要留在這里。」羅拉娜簡短地說。她用一牀毯子裹住身體，閉上眼睛。「我睡不著。」她喃喃地說。幾分鐘之後，她的呼吸聲就開始變得和坎德人一樣規律、平靜。

史東搖搖頭，喉頭彷彿堵住了什麼東西。他的眼光和佛林特相遇。矮人嘆口氣，繼續刻他的木頭。兩個人都沒開口，但心中想的是同樣的事。如果龍人攻破了這座塔，他們的屍體將不會很好看。而羅拉娜所會面對的折磨，可能就不只是「死」這麼簡單了。

東方露出魚肚白，騎士從睡夢中再度被尖銳的號角聲驚醒。他們急忙起牀，拿起武器，站在牆上看著仍被黑暗籠罩的大地。

惡龍軍團的營火漸漸熄滅，他們可以聽見軍團逐漸甦醒的可怕聲響。騎士拿起武器，等待著。接著，大家面面相覷，不能理解眼前所看到的景象。

惡龍軍團在撤退！雖然在這微弱的光芒下看不大清楚，但那片黑色的潮水很明顯地在往後退。史東迷惑地看著。軍團往後退到了地平線的地方。但牠們還駐紮在那里，史東知道，他可以感覺得出來。

有些年輕的騎士開始歡呼。

「噤聲！」史東沙啞地下令。他們的叫喊聲讓他神經緊張。羅拉娜走到他身邊，驚訝地看著他。在火光下，他的臉孔看起來十分憔悴。他戴著手套的雙手不停握緊、放鬆，放鬆、握緊。他瞇起眼靠向前，看著東方。

羅拉娜感覺到逐漸升高的恐懼，感覺自己的身體開始冰冷。她想起告訴過泰斯的話。

「這就是我們害怕的狀況嗎？」她的手放在他手臂上。

「最好祈禱我們錯了！」他哽咽地柔聲說。

過了幾分鐘。什麼事都沒發生。佛林特加入他們，爬上一塊巨大的石頭，看著城牆的另一端。泰斯醒過來，打著哈欠。

「什麼時候可以喫早餐？」坎德人愉悅地問，但是沒有人理他。

他們繼續等待著。每個騎士現在都感覺到逐漸升起的恐懼，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地爬上城牆，擔心地看著東方天空。

「怎麼了？」泰斯低聲說。爬到佛林特身邊，他看見地平線彼端的太陽正慢慢升起，將夜色驅走，讓星光逐漸暗淡。

「你們在看什麼？」泰斯推推佛林特。

「什麼都沒有。」佛林特咕噥著。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坎德人吞下了到口的話。「史東──」他顫抖地說。

「什麼？」騎士警覺地問。

泰斯繼續看著，其他人跟著他的目光，但他們的眼力不像坎德人那麼好。

「龍，」泰索何夫回答。「藍龍。」

「我早就料到了，」史東柔聲說。「龍威。他們是因為這樣才把軍團撤離。在他們之中作戰的人類沒辦法忍受這種感覺。有多少隻？」

「三隻，」羅拉娜回答。「我現在可以看見了。」

「三隻。」史東平板地重復。

「聽著，史東──」羅拉娜把他從牆邊拉開。「我──我們──本來不打算說的，本來沒有差別的，但是現在有差別了。泰索何夫和我知道怎麼使用龍珠了！」

「龍珠？」史東心不在焉地重復。

「這里的龍珠，史東！」羅拉娜繼續說，她的手緊抓住他。「塔的正中央有一顆。泰斯給我看過。三個寬大的走道通向那邊，而且──而且──」她的聲音變小。突然她的腦海中生動地出現了夢中的景象，惡龍飛進走廊──

「史東！」她興奮地搖著他。「我知道怎麼使用龍珠了！我知道要怎麼殺掉這些龍了！只要我們有時間──」

史東抓住他，他強壯的手抓住她的肩膀。在認識她這麼多日子以來，他從來不記得她有這麼美麗過。她疲倦而蒼白的臉色，現在卻因為興奮而容光煥發。

「快點，告訴我。」他下令。

羅拉娜設法解釋，用嘴說不清楚，所以她把整座塔的設計畫了出來，這個點子在她的腦中愈來愈清晰。佛林特和泰斯在他們背後看著，矮人和坎德人臉上都露出驚慌失措的表情。

「誰要用龍珠？」史東慢慢地問。

「我來。」羅拉娜回答。

「但是，羅拉娜，」泰索何夫大喊，「費資本說過──」

「泰斯，閉嘴！」羅拉娜咬緊牙關說。「求求你，史東！」她懇求。「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有了屠龍槍，龍珠也在手上！」

騎士看著她，然後看看東方天際慢慢變大的巨龍。

「好吧！」他最後終於說。「佛林特，你和泰斯下去把騎士集中在廣場上，快點！」

泰索何夫擔心地看了羅拉娜最後一眼，跳下和矮人一起站著的那塊石頭。佛林特動作比較遲緩地走下石頭，臉色凝重。一走下石頭，他馬上走向史東。

你一定要這樣做嗎？佛林特和他四目相對，無聲地問。

史東點點頭。看著羅拉娜，他難過地笑了笑。「我會告訴她的，」他柔聲說。「好好照顧坎德人，再會了，好友。」

佛林特吞下一口口水，搖搖頭。然後，矮人臉色哀傷地，用滿是老繭的手揉揉眼睛，推了泰斯一下。

「快點走！」矮人大喊。

泰斯驚訝地回頭望，聳聳肩，快步跑向各個防禦工事。他尖銳的聲音讓騎士們嚇了一跳。

羅拉娜的臉色一亮。「你也來，史東！」她拉著史東，像是一個想要給父親看新玩具的小孩。「如果你想的話，我可以解釋給那些人聽，然後你可以下令安排他們開始佈置──」

「由妳全權負責，羅拉娜。」史東說。

「你說什麼？」羅拉娜停下腳步，恐懼替代了她先前的希望，讓她心中一痛。

「妳說妳需要時間，」史東調整腰帶，躲開她的目光。「妳是對的。妳一定得讓底下的人就戰鬥位置。妳也需要時間使用龍珠。我會幫妳爭取時間。他拿起一把弓和一筒箭。

「不行！史東！」羅拉娜害怕得發抖。「你不是認真的吧！我不能指揮他們！我需要你！史東，不要這樣對待自己！」她的聲音變得微弱。「不要這樣對我！」

「妳可以指揮他們的，羅拉娜，」史東將她摟入懷中。他靠向前，溫柔地吻著她。「再會了，精靈，」他柔聲說。「妳的生命之光將會照亮這個大地。而我的生命之光已經該熄滅了。別難過，親愛的，別掉眼淚。」他緊擁著她。「在闇黑森林里，森林之王告訴過我們，我們不該哀悼那些完成使命的人。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現在，快點，羅拉娜，妳需要每一分每一秒。」

「至少帶把屠龍槍。」她懇求。

史東搖搖頭，他的手放在父親古老的劍上。「我不知道要怎麼使用它。再會了，羅拉娜。告訴坦尼斯──」他停下來，嘆口氣。「不用了，」他微笑著說。「他會知道我心里想什麼。」

「史東──」羅拉娜的眼淚讓她無法繼續。她只能沉默地、尊崇地看著他。

「快走！」他說。

羅拉娜在暈眩中，奇蹟似地走下樓梯，來到底下的廣場。在這里，有隻強壯的手握住她。

「佛林特，」她開口，痛苦地抽噎，「他，史東──」

「我知道，羅拉娜，」矮人回答。「我從他的臉上看見了。我想從我認識他的時候就看見了那種表情。現在一切都靠妳了，別讓他失望，羅拉娜。」

羅拉娜深吸一口氣，擦乾眼淚，盡可能地將她涕泗縱橫的臉擦乾淨。吸了另一口氣後，她抬起頭。

「好了，」她保持鎮定的聲音。「我準備好了。泰斯呢？」

「這里。」一個微弱的聲音說。

「快過去。你讀過一次龍珠里的文字，這次再讀一次，要確定絕對正確。」

「是的，羅拉娜。」泰斯立刻跑開。

「騎士們已經集合起來了，」佛林特說，「他們正等著妳的指揮。」

「等著我的指揮。」羅拉娜心不在焉地說。

她遲疑地抬起頭。太陽的紅光照耀在史東的盔甲上，他慢慢地爬上塔的正中央。她嘆著氣，把眼光轉回到騎士集合的廣場來。

羅拉娜再深吸了一口氣，走向他們，頭盔上的紅穗在風中飛揚著，金髮在晨光中反射著火一般的光芒。

冰冷、蒼白的太陽慢慢的升起，把天空染成一片血紅，漸漸將天鵝絨般深藍的夜色給驅逐。雖然陽光已經照到塔尖上迎風飄揚的旗幟，但整座塔依然瑟縮在陰影之中。

史東走上城牆頂端，頭頂上是高聳的尖塔。他站著的高牆向左延伸近百呎，沒有任何掩護，沒有任何可以躲避攻擊的地方。

史東向東看去，看見了龍羣。

牠們是藍色的龍，在為首的藍龍背上是穿著黑色和藍色龍鱗甲的龍騎將。他可以看見那副醜惡的面具，以及龍騎將背後飄揚的黑色披風。另外兩隻背上有騎士的藍龍跟在龍騎將後面。史東看了他們一眼。他們與他沒有關係。他只針對帶頭的那個龍騎將。

騎士看著底下的廣場。陽光正好照耀到牆上。史東看著陽光在屠龍槍的銀色槍尖上反射出紅光，陽光也同樣照耀在羅拉娜的頭髮上。他看見人們抬頭看著他。他握緊劍，將武器高舉至空中。雕刻著精細花紋的刀刃反射出光芒。

雖然淚眼模糊中無法看清史東的模樣，但在地面的羅拉娜也舉起了屠龍槍回應──向他道別。

史東看見她的笑容，心中感到平靜，旋即轉身面對他的敵人。

他走向城牆的中央，看起來像是一個掛在天空與地面之間的小人影。龍羣可能飛過他，或者繞過他，這都不是他想要的。牠們一定得把他當成一個威脅，一定要牠們花時間和他作戰。

史東將劍入鞘，把一枝箭搭上弓，小心地瞄準為首的龍。他耐心地等著，屏住呼吸。這枝箭可不能浪費，他心想。等──等待──

藍龍進入射程。史東的箭劃破晨光，射中了目標──藍龍的脖子。它被堅硬的鱗甲彈開，並未造成什麼傷害，但那隻龍惱怒地抬起頭，放緩飛行速度。史東很快又射出另一箭，這次瞄準第二隻龍。

那枝箭射中了一邊的翅膀，龍暴怒地尖叫。史東再度射出一箭，這次為首的龍躲開了。但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引起牠們的注意，證明他是個威脅，讓牠們來和他搏鬥。他可以聽見底下傳來急促的腳步聲，聽見閘門拉起的聲音。

現在史東看見龍騎將在龍的背上站了起來。這個鞍座模仿馬拉的戰車，可以讓騎士站立著作戰。龍騎將戴著手套的手握著一枝長矛。史東丟下弓箭，拿起盾牌，拔出他的劍。他站在牆上，看著龍愈飛愈近，目光灼灼，露出嘴里白森森的尖牙。

然後，史東從很遠的地方聽見一聲清澈、激昂的號角聲，它的樂聲像是遠處家園冰封的山峯一樣。純淨的聲音打動了他的心，將包圍他的絕望、死亡和黑暗的簾幕掀了起來。

史東用狂野的戰號回應了這段樂聲，高舉起劍迎戰敵人。陽光將他的刀刃染紅，龍羣直撲而下。

那號角聲再度響起，史東再度回應，但這次他的聲音有了遲疑，因為他突然想起，他聽過這個聲音。

那場夢！

史東停下來，手套底下流汗的手握住劍。龍羣在他頭上盤旋，龍背上是那名龍騎將，面具的獠牙閃著血紅，他的長矛高舉。

恐懼在史東的胸口鬱積，他的肌膚變得冰冷。號角聲響了第三次。夢中它響了三次，第三次之後他就被對惡龍的恐懼所擊敗了。快逃！他腦海里只有這個念頭。

不行！史東告訴自己，一切都已經破滅了──他的理想，他的希望，他的夢想。騎士團正在分裂。騎士規章早已跟不上時代。他生命中的每樣事物都變得毫無意義。他的死亡絕不可以重蹈覆轍。他一定要為羅拉娜爭取時間，用他的生命換取這寶貴的時間，因為這是他僅有的。他一定會遵照著騎士信條而死，因為這是他唯一剩下的信念。

他將長劍高舉至空中，以騎士的禮節對敵人行禮。讓他感到驚訝的是，龍騎將竟然用同樣虔敬的態度回禮。接著，龍俯衝而下，咧開血盆大口，準備用白森森的利牙撕裂騎士。史東揮出一個圓弧，迫使龍將頭後仰，不然就會腦袋搬家。史東期望能夠幹擾這隻龍的飛行，但是牠的主人用一隻手穩定地引導牠，另一隻手握著鋒利的長矛。

史東面向東方。被太陽的光芒照得目眩，在史東眼中那隻龍是一團黑影。他看見那隻生物往下繼續俯衝到低於他的高度，他意識到這隻龍準備從底下飛上來，給牠主人足夠攻擊的空間。另外兩隻龍保持距離，等著他們的主人把這個膽大妄為的騎士給結束掉。

有那麼一會兒，天空中一片空曠，然後那隻龍從牆邊飛上，恐怖的叫聲撕裂史東的耳膜，讓他頭痛欲裂。他昏昏沉沉地走了幾步，雙腳依然穩穩地站著，然後揮出第二劍。古老的刀刃砍中龍的左鼻，黑色的血液噴灑在空中，藍龍暴怒地大吼。

但是，這一擊的代價太大了。史東沒有時間恢復防禦姿勢。

龍騎將舉起長矛，尖端沐浴在如火焰般灼熱的日光下。他彎下身，將長矛深深的刺入，穿透盔甲，血肉，骨骼。

史東的太陽被打碎了。

【註】

１　敏加堡一度曾經屬於布萊特佈雷德家族，現在已經荒廢。它就在索蘭尼亞平原和法王之塔之間。

## ３─１４龍珠．屠龍槍

騎士衝過羅拉娜身邊，蜂擁擠進法王之塔中，在她所指示的位置準備好。雖然一開始有些懷疑，但是當羅拉娜開始解釋的時候，希望之火逐漸在他們的心中燃起。

騎士們離開之後，廣場變得十分空曠。羅拉娜知道她動作得快一點。她應該去找泰斯，和他一起準備使用龍珠。不過，羅拉娜就是離不開牆上靜靜等待著、那孤高的身影。

然後，她看見了龍羣，沐浴在陽光中。

長劍和長矛在陽光中交鋒。

羅拉娜的世界停止了轉動，時間減緩到像一場夢。長劍拉出了一線血泉，藍龍惱怒地大吼。長矛彷彿永恆靜止下來。太陽停在空中不動。

長矛一擊。

一個閃閃發亮的物體慢慢從牆上往下掉，落在廣場上。那是史東的劍，從他沒有生命氣息的手中飛出。那對羅拉娜來說，是整個靜止世界中唯一還在移動的物體。騎士站得直挺挺的，被龍騎將的長矛所刺穿。藍龍翅膀張開在上空盤旋。沒有東西在動，一切都靜止了。

然後龍騎將拔出長矛，史東的屍體倒在原地。巨龍咆哮著，從牠流血的嘴角吐出一道閃電，擊中法王之塔。一聲悶響，巖石飛散，火焰迸裂。當史東的劍匡噹一聲落地時，另外兩隻龍撲向廣場。

時間開始運轉。

羅拉娜看見兩隻龍朝她俯衝而來。她周遭的地面開始震動，石塊四濺，像雨一般撒在她身上，煙塵四處飄散。羅拉娜仍然不能動彈，對她來說，只要一動就會讓那個悲劇成真。她體內有某種聲音告訴她︰如果妳站著不動，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但那把劍就距離她幾呎遠，她也看見頭頂上拿著長矛的龍騎將對著在地平線等待的部隊揮手，示意他們進攻。羅拉娜聽見號角的聲音，在她的腦海中可以看見惡龍軍團在雪地中前進的景象。

大地在她腳下又再度震動起來。羅拉娜多遲疑了一會兒，默默地跟騎士的靈魂道別。接著她跑向前，空氣中電光四射，大地不停地搖晃著。她彎下腰，撿起史東的長劍，高舉向空中，發誓為騎士復仇。

「Soliasi Arath！」她用精靈語大喊，聲音壓過了周遭毀滅的脈動，朝著攻擊的龍挑戰。

龍騎士們大笑，用嘲笑的語氣回答她的挑戰。龍羣們尖叫著享受這殺戮前的喜悅，兩隻跟隨著龍騎將的龍跟著俯衝而下，飛向廣場。

羅拉娜跑向那大張著的鐵閘門，進入那個通往塔里不合常理的入口。石牆模糊地往後移動。她可以聽見身後惡龍拍擊翅膀的聲音，也聽見龍騎士命令藍龍不要跟著飛進塔中的指令。很好，她對自己笑著。

通過了寬闊的走道，她飛快地跑過第二道鐵閘門，騎士們站在那里，隨時準備把它放下。「不要關起來！」她氣喘吁吁地說，「千萬記得！」

他們點點頭。她繼續飛奔。現在她已經進入那條比較窄小、兩邊有著尖銳利牙般柱子的通道中，她看見柱子後面閃耀頭盔下蒼白的面孔，四處都是屠龍槍閃爍的光芒。當她跑過去的時候，騎士狐疑地看著她。

「退回去！」她大喊。「躲在柱子後面。」

「史東呢？」一個人問。

羅拉娜搖搖頭，疲倦得說不出話來。她繼續跑過第三扇閘門──那個設計特殊、中間有個大洞的閘門。佛林特和四名騎士站在這里。這是個關鍵點，羅拉娜希望守在這里的是她可以相信的人。她連和矮人交換眼神的時間都沒有，但這樣也夠了。矮人已經從她臉上看見了朋友的下場，佛林特的頭低下片刻，手掩住雙眼。

羅拉娜繼續向前跑，穿過這個小房間，在兩扇堅固的鋼門之後，就是存放龍珠的小室。

泰索何夫用手帕把龍珠擦乾淨了。羅拉娜可以看見淡淡的紅色霧氣在里面旋轉著。坎德人站在前面，小鼻子上掛著魔法眼鏡。

「我要怎麼做？」羅拉娜不停地喘氣。

「羅拉娜，」泰斯懇求道，「不要這樣做！我讀過──如果妳沒辦法控制里面的龍族本質，龍還是會來，只不過牠們會控制住妳！」

「告訴我要怎麼做！」羅拉娜堅定地說。

「把妳的手放上龍珠，」泰斯遲疑地說，「然後──不要，羅拉娜！」

太遲了，羅拉娜已經把一雙纖細的手放在冰冷的水晶球上，球中各種顏色一閃，泰斯被迫遮住眼睛。

「羅拉娜！」他尖細的聲音大喊，「聽著！妳一定得集中注意力，腦中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努力讓龍珠服從妳的意志！羅拉娜──」

如果她聽見了，她並沒有做出回應，泰斯明白她已經開始和龍珠陷入生死一線間的鬥爭中。他害怕地想起費資本的警告──你所愛的人會死去；更糟糕的──失去靈魂。龍珠中燃燒著的文字他只能理解一部分，但是他可以知道，羅拉娜的靈魂正在里頭陷入永恆的角力。

他痛苦地看著她，迫切想要幫忙──卻又知道自己什麼都不能做。羅拉娜動也不動地站了很久，手放在龍珠上，臉上的血色慢慢消失。她的眼睛定定地看著龍珠里面不停旋轉的顏色。坎德人看久了覺得有點暈眩，被迫轉過頭去。外面又傳來一聲爆炸聲。天花板上的灰塵刷刷地掉落。泰斯不安地等待著，但羅拉娜一點動靜都沒有。

她的眼睛緊閉，頭傾向前。她緊抓著龍珠，指節因為用力而變得蒼白。然後她開始呻吟，努力地搖頭。「不要！」她哀嚎，看起來她努力試著要把手拿開，但龍珠卻緊緊抓住了她。

泰斯不知如何是好，他非常想跑上前將她拉開。他想要打破這顆龍珠，但他現在什麼都不能做。他只能無助地袖手旁觀。

羅拉娜的身體劇烈地顫抖，泰斯看見她跪了下來，雙手仍然緊緊地抓住龍珠。然後羅拉娜憤怒地搖搖頭，念著陌生的精靈語。她試著要站起來，利用龍珠把自己拉起來。她的雙手慘白，臉上流下汗珠。看得出來她正努力擠出每一分力氣。慢慢地、痛苦地，羅拉娜站了起來。

龍珠發出一陣最後的光芒，顏色凝聚在一起，變成許多種顏色，又變成什麼也不是。接著一道純淨、明亮的光束從龍珠中射出，羅拉娜直直地站在它前面。她的表情放鬆下來，露出了微笑。

然後她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在法王之塔前的廣場上，龍羣正在一寸一寸的把外牆化成瓦礫。軍團已經慢慢逼近，龍人們打前鋒，準備從缺口殺進要塞，解決所有的守軍。龍騎將在這片混亂上空盤旋著，她的藍龍臉上還掛著乾掉的血跡。龍騎將親自監督這座塔的摧毀，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直到從塔的三道門中射出三道明亮的光芒。

龍騎士看著這道白光，毫不在乎地思考著這是什麼東西。但他們騎著的龍，反應卻大大不同。龍羣抬起頭，兩眼無神地回應了這個召喚。

在精靈女子的命令下，被古老魔法師所捕捉龍珠中的本體，發出了龍羣無法抗拒的召喚。龍羣別無選擇，只能回應這召喚，使盡全力找到這個訊息的源頭。

驚訝的龍騎士們白費力氣地試著要掉轉龍頭，但他們的龍再也聽不見他們的命令，牠們只聽得見一個聲音──龍珠的呼喚。兩隻龍都衝向打開的閘門，背上的騎士無助地又叫又喊。

那道白光射出塔外，接觸到了軍團的前鋒，人類的指揮官喫驚地看著部下陷入瘋狂。

龍珠的呼喊對龍來說十分清晰，但對只有一半血統的龍人們來說，只聽見震耳欲聾的聲音發出模糊不清的命令。每個龍人聽到的聲音都不一樣，接收的命令也不相同。

有些龍人跪了下去，痛苦地捧著頭；其他人轉身逃離塔中的恐怖威脅。還有一些龍人丟下武器，瘋狂地跑向塔中。幾分鐘之內，本來井然有序的攻擊隊形就成了一團混亂，一千名迷惑的龍人尖叫著朝一千個不同的方向跑去。地精們看見主要的武力四散奔逃，也見風轉舵地立刻抱頭鼠竄，人類傭兵們則是不知所措地等待著永遠不會下達的命令。

龍騎將用堅強的意志力勉力把持住本身的坐騎，但卻阻止不了另外兩隻龍和整個軍團的潰散。龍騎將只能懷抱著滿腔怒火，在這一團混亂中，試著要搞清楚這白光的本體和它的來源，並且要將它給除掉。

第一隻飛過閘門的龍快速地進入了走道，背上的騎士剛好來得及閃過牆，免得把頭撞掉。藍龍依循著龍珠的呼喚，輕易地在這寬大的走道里飛行著，兩翼的尖端差點碰到兩旁的牆。

牠繼續衝過第二道閘門，進入了有著利牙般柱子的廳堂中。在這里牠聞到了人類血肉和鋼鐵的味道，但是牠完全沉醉在龍珠的召喚中，沒時間理會這些細微末節。這里的空間小得多了，所以牠被迫要將翅膀收起來，讓之前的衝勁帶著牠往前飛。

佛林特看著牠靠近。在他過去的一百四十幾個年頭里，他從來沒看過這樣的景象，也希望再也不會看見。龍的恐怖氣息像是漣漪般地擴散到被困在密閉空間中的人心里。年輕的騎士們，抓著長槍的手劇烈地發抖，背靠著牆，不敢正視那迅雷般掠過他們面前的藍色軀體。

矮人踉蹌地後退，他毫無知覺的手放在控制閘門關閉的機關上。他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如果可以結束這樣的恐懼，死亡也不算什麼。但是藍龍只是一心一意地往前，腦中只有一件事──到達龍珠的所在地。牠的頭穿過了那扇奇異的閘門。

佛林特靠著本能行動，知道絕對不能讓藍龍看到龍珠，於是他啟動了機關，閘門夾住了龍的脖子，將牠緊緊卡住。龍的頭部現在被困在狹小的空間里，身體無助不停掙扎，翅膀緊貼著身體，房間里的騎士，屠龍槍握在手中都已經做好準備。

太遲了，藍龍意識到牠已經被困住。牠暴怒地咆哮，周遭的巖石和牆壁開始龜裂，牠張開嘴，準備用閃電把龍珠打成碎片。泰索何夫瘋狂地試著要搖醒羅拉娜，卻發現眼前有兩隻灼灼的大眼正盯著自己。他看見龍的血盆大口張開，聽見藍龍吸氣的聲音。

閃電從龍的喉中奔流而出，震波讓坎德人倒在地上無法動彈。巖石碎片噴進房間中，龍珠在臺座上開始搖晃。泰斯躺在地上，被爆炸的威力壓得不能移動。他動彈不得，事實上，他根本不想動，他就只是躺在那里，等著第二道閃電來殺死羅拉娜還有自己。在這個時候，他真的一點都不在乎了。

閃電根本沒有出現。

機關最後終於啟動了，兩扇巨大的鋼門在龍鼻前緊閉起來，把牠的腦袋徹底困在那個小空間中。

一開始四周一片死寂，然後一陣最可怕的尖叫聲響徹整個大廳，這個聲音尖銳、絕望，帶著無比的痛苦。因為這時，騎士們從尖牙般柱子後面衝出來，將銀色的屠龍槍刺進藍色的鱗片中。

泰斯雙手掩住耳朵，試著要擋住這可怕的聲音。他一次又一次地，試著在腦中回憶他看過惡龍所造成的損害、那些牠們所屠殺的無辜人們。他知道那些龍也會毫不留情地殺了他。牠搞不好也殺了史東。他不停提醒自己，試著要讓自己的心腸硬起來。

最後坎德人還是雙手掩面啜泣起來。

然後他發現一隻溫柔的手碰了碰他。

「泰斯。」一個微弱的聲音說。

「羅拉娜！」他抬起頭。「羅拉娜！我很抱歉，我不該替那些龍著想的，但是我實在忍不住，羅拉娜！為什麼一定要有這些殺戮？我受不了！」泰斯的小臉上滿是淚痕。

「我明白，」羅拉娜喃喃道，史東被殺的景象和龍的尖叫聲又鮮活地混雜在一起。「別感到羞愧，泰斯。要感激上天，你還可以對死去的敵人感到同情。只要我們變得冷血，甚至是對我們的敵人冷血，那就是我們輸掉這場戰爭的時候。」

可怕的哀嚎聲愈來愈大。泰斯伸出小手，羅拉娜將他摟進懷中。兩人彼此緊擁，試著要抵擋這撕心裂肺的聲音。接著他們聽到另外一個聲音︰騎士彼此警告的聲音。第二隻龍進入了另一條走道，掙扎著擠進狹窄走道的同時，牠也將背上的龍騎士給撞成肉醬。騎士們響起了警報。

就在那一刻，塔從頂上到地基，都因為龍的垂死掙扎而開始搖晃。

「快來！」羅拉娜大喊。「我們一定得趕快離開這里！」她把泰斯拉起來，跌跌撞撞地跑向一扇通往廣場的小門。羅拉娜拉開門，另一隻龍的頭正好衝進放龍珠的小房間中。泰斯抵擋不住，停下來觀察，這個景象太吸引人了。他可以看見藍龍閃閃發光的眼睛，因為聽見牠伴侶瀕死的尖叫聲而閃著怒火。發現自己──太遲了──也掉入相同的陷阱。龍口扭曲地張開，吸進一口氣，兩扇鋼門在他面前關了起來──卻只關上了一半。

「羅拉娜！門卡住了！」泰斯大喊。「龍珠──」

「快走！」羅拉娜硬扯著坎德人的手。電光一閃，泰斯轉身逃跑，聽見房間在他身後爆炸的聲音。石塊碎片四處飛濺，龍珠的白光被掩埋在崩塌的法王之塔底下。

這波爆炸把羅拉娜和泰斯震飛出去，撞上了牆。泰斯扶著羅拉娜站起來，兩人不停地朝外面的光亮走去。

然後地面平靜了下來。落石如雷的聲響停了下來。只有偶爾發生的碎裂聲和悶響點綴著寂靜的四周。走道完全被塔中的落石給堵塞。

「龍珠怎麼辦？」泰斯喫驚地說。

「最好讓它被毀掉。」

現在泰斯可以清楚看見陽光下的羅拉娜，他愣愣地看著眼前這個人。她的臉色死白，連嘴脣都沒了血色。臉上唯一的顏色是她綠色的瞳仁，里面卻帶著淡淡的紫色陰影。

「我不能再使用它了，」她低聲對自己說。「我差點就放棄了。手──我說不下去！」她顫抖著閉上眼。

「接著我想起史東，單獨站在高牆上面對死亡。如果我放棄了，他的犧牲就毫無意義。我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我不能讓他失望。」她渾身發抖地搖搖頭，「我強迫龍珠聽我的命令，但我知道我只能這樣做一次。我再也不可能去碰觸它！」

「史東死了？」泰斯的聲音微微發抖。

羅拉娜看著他，眼神變得柔和。「很抱歉，泰斯，」她說。「我沒想到你還不知道。他──他和一名龍騎將作戰時陣亡了。」

「那──那是──」泰斯泣不成聲。

「是的，他沒受到折磨，」羅拉娜溫柔地說。「他沒有受到太大的痛苦。」

泰斯低下頭，隨著要塞殘骸另一陣的爆炸，很快又抬起頭。

「惡龍軍團。」羅拉娜喃喃地說。「我們的戰鬥還沒結束。」她的手滑向剛被她扣在腰帶上、曾屬於史東的劍。「去找佛林特。」

羅拉娜走上廣場，在陽光下眨著眼，驚訝地發現現在還是白天。剛剛發生了太多事，看起來似乎已經過了好幾年。但是太陽的高度只剛剛越過外牆。

法王之塔的本體已經完全崩塌，變成廣場中央的一堆瓦礫。通往龍珠的走道（除了被龍撞壞的地方之外）並未受損，只有龍珠被埋在瓦礫之下。外牆仍然挺立著，雖然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缺口，上面還留著被閃電轟擊過的痕跡。

但是那些缺口沒有湧進潮水般的敵人。羅拉娜發現，四周一片寂靜。她可以聽見，在她身後的隧道中，第二隻龍瀕死的尖叫，以及騎士們奮力殺死牠的吼叫聲。

那些軍隊怎麼搞的？羅拉娜不明白。她迷惑地看著四周。他們應該要突破這道牆了啊？她害怕地抬頭打量著那些防禦工事，期待會看到這些恐怖的生物如潮水般湧出。

然後她看見陽光照在一副盔甲上。她看見了那躺在高牆上的屍體。

史東。她記起了那個夢，記起瘋狂劈砍他屍體的龍人鮮血淋淋的雙手。

這絕對不能發生！她腦中想。她拔出史東的劍，跑過廣場，發現這古老的武器對她來說太過沉重。還有什麼武器呢？她匆忙地看著四周，屠龍槍！丟下劍，她拿起一柄長槍。接著輕鬆地帶著這把步兵用的長槍，奔上階梯。

羅拉娜跑上防禦工事的頂端，望向前面的平原，期待看到如潮水般、黑壓壓的惡龍軍團。但整個平原空無一物，只有幾羣人類不知所措地聚集著。

這是怎麼回事？羅拉娜不明白。她疲倦得沒辦法思考，她的衝勁也消失了。疲倦和哀傷開始包圍她。羅拉娜拖著屠龍槍，慢慢走向被鮮血染紅的高牆──那里就是史東犧牲的地方。

羅拉娜跪在騎士身邊，伸出手，把他被風吹亂的頭髮撥開，再看看朋友的臉。認識他以來，羅拉娜第一次在史東的眼中看到了平靜。

握起他冰冷的手，貼著她的臉頰。「睡吧，親愛的朋友。」她喃喃道。「不要讓你的夢中出現惡龍。」當她把史東蒼白的雙手交疊在破碎的盔甲上時，她看見雪地上有一個閃耀著的物體。她撿起一個被白雪所覆蓋、看不出形狀的東西。羅拉娜小心地把凝固的血和白雪撥開。那是顆星鑽。羅拉娜喫驚地看著這顆寶石。

在她有機會搞清楚這為什麼出現在這里前，一道陰影撲向她。羅拉娜聽見翅膀的搧動聲和巨大的呼吸聲。她害怕地跳起來，立刻轉過身。

一隻藍龍降落在她身後的牆上，牠巨大的爪子輕易就捏碎石頭，找到落腳的地方。那傢伙的巨大翅膀搧著空氣。龍騎將騎在龍背上，在猙獰的面具下，用嚴厲的眼光冷冷地看著羅拉娜。

龍威讓羅拉娜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屠龍槍從她麻木的手中滑落，星鑽也掉到雪地上。她轉身試著要逃跑，卻看不見自己眼前的景物。她滑了一跤，僵硬地倒在史東身邊。

在令人麻木的恐懼中，她腦中只想到一件事──那個夢！就像史東一樣，她會死在這里。羅拉娜的眼中只看得見藍龍飛到她頭上時露出的藍色鱗片。

屠龍槍！羅拉娜在雪地中朝著它翻滾過去，用手指握住它木製的槍柄。她開始爬起來，想要將它刺進龍的脖子。

一隻黑色的靴子踩在屠龍槍上，差點踩到她的手。羅拉娜看著閃閃發光的黑色靴子，上面裝飾著金色的花紋。她看著那雙靴子踩在史東的血跡上，她深吸一口氣。

「敢碰他的屍體，我就要你的命，」羅拉娜柔聲說。「到時你的龍也沒辦法救你。這名騎士是我的朋友，我不打算讓殺死他的兇手玷污他的屍體。」

「我不準備要玷污這具遺體。」龍騎將說。她以優雅的慢動作蹲下身，溫柔地合上騎士的眼睛──它們原先定定地看著再也看不見的太陽。

龍騎將站起來，面對著跪在雪地中的精靈女子，移開踩在屠龍槍上的靴子。「妳知道嗎，他也是我的朋友。我殺死他的那一刻才知道。」羅拉娜抬頭瞪著龍騎將。「我不相信妳，」她疲倦地說。「這怎麼可能？」

龍騎將冷靜地脫下猙獰的面具。「我想妳也許聽說過我，羅拉娜賽拉莎。這是妳的名字，對吧？」

羅拉娜遲鈍地點點頭，站起來。

龍騎將露出微笑，促狹、帶著魅力的笑容。「我的名字是──」

「奇蒂拉。」

「妳怎麼知道？」

「一個夢──」羅拉娜自言自語。

「喔，沒錯！那個夢。」奇蒂拉用戴著手套的手撫摸著黑色捲髮。「坦尼斯告訴過我這個夢。我猜你們一定都一起分享了這個夢。他想他的朋友們應該也是。」這個女子低頭看著她腳邊史東的屍體。「奇怪，這不是史東夢中的死法嗎？坦尼斯說這個夢對他來說也成真了──我救了他的命那一段。」

羅拉娜開始顫抖。她的臉色本來就因為過度疲倦而顯得蒼白，現在看起來更有點像是透明的。「坦尼斯？──妳見過坦尼斯？」

「兩天前。」奇蒂拉說。「我把他留在福羅參，讓他處理我不在時發生的問題。」

奇蒂拉冷靜的話聲像是刺進史東體內的長矛，也刺穿了羅拉娜的靈魂。羅拉娜腳底下的地面開始晃動，天空和地面混雜在一起，這疼痛把她分割成兩半。她在說謊，羅拉娜無助地想。雖然奇蒂拉隨時可以說謊，但是她絕望的知道現在她卻沒有。

羅拉娜腳步踉蹌地走著，差點跌倒。支撐她的只剩下那股不要在這女人面前露出弱點的好勝心。奇蒂拉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她彎下腰，撿起屠龍槍，好奇地觀察著。

「這就是傳說中的屠龍槍？」奇蒂拉問。

羅拉娜強忍住悲傷，逼自己冷靜說話。「是的，」她回答。「如果妳想知道它的威力，妳可以走進塔里去看看妳手下的龍現在怎麼樣。」

奇蒂拉低頭看看底下的廣場，沒有顯示出多大的興趣。「不是這樣東西引誘我的龍進入妳的陷阱的，」她冷靜的雙眼看著羅拉娜。「更不是它讓我的部隊四散奔逃。」

羅拉娜再一次看著空曠的平原。

「是的，」奇蒂拉看著羅拉娜臉上恍然大悟的神情。「你們贏了。至少今天是這樣。趕快慶祝你們的勝利，精靈，因為你們的勝利將是短暫的。」龍騎將忿忿地玩弄著屠龍槍，拿它來瞄準羅拉娜的心臟。精靈不為所動地站在它面前，臉上毫無表情。

奇蒂拉露出笑容，如閃電般迅即反轉屠龍槍。「多謝妳給我這個武器，」她把屠龍槍立在雪中。「我們接到有關這個武器的情報，現在我們可以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像妳宣稱的一樣有威力。」

奇蒂拉對羅拉娜微微一鞠躬。接著她重新戴上面具，抓起屠龍槍，轉身離開。在她走之前，她的眼光再度落在騎士的遺體上。

「給他一個騎士的喪禮，」奇蒂拉說。「我至少要花三天的時間才能重新集合好部隊。我給妳這些時間去為他準備一個合適的喪禮。」

「我們會自己埋葬犧牲的人，」羅拉娜驕傲地說。「不需要妳的施捨！」

史東的死亡，眼前的屍體，都像一盆冷水般的把羅拉娜從夢幻中拉回現實。羅拉娜站在龍騎將和史東的遺體之間，看著奇蒂拉麪具下的眼睛。

「妳會怎麼告訴坦尼斯？」她突然問。

「什麼都不說，」奇蒂拉簡短地回答。「什麼都不說。」她轉身走開。

羅拉娜看著龍騎將優雅、緩慢的步伐，黑色的披風在溫暖的北風中飛揚。陽光照在奇蒂拉拿在手上的戰利品，羅拉娜知道她可以奪回長槍，底下有一大羣騎士，她只需要開口大喊。

但是羅拉娜疲倦的頭腦和身體都拒絕行動，連要站著都必須花上很大的力氣。她現在只靠著驕傲支撐她不倒下去。

「拿走屠龍槍，」羅拉娜無聲地對奇蒂拉說道。「對妳沒什麼好處。」

奇蒂拉走向巨大的藍龍。騎士們正好把一隻藍龍的頭顱拖進廣場上，藍天對這個景象感到無比憤怒，喉中發出憤怒的低吼聲。騎士驚訝地看見牆上站著藍龍、龍騎將，和羅拉娜。很多人舉起武器，但羅拉娜用手勢阻止了他們。這是她最後有力氣做的一件事。

奇蒂拉不屑的看著騎士，把手放在藍天的脖子上，輕柔地撫摸牠，安撫牠的情緒。她慢條斯理地行動著，讓每個人都知道她並不害怕。

騎士們不情願地放下武器。

奇蒂拉放肆地笑著，翻身躍上龍背。

「再會，羅拉娜賽拉莎！」她大喊。

奇蒂拉將屠龍槍高舉向天空，命令藍天起飛。巨大的藍龍張開翅膀，毫不費力地飛上天。奇蒂拉技巧高超地引導牠在羅拉娜頭上盤旋。

精靈看著藍龍血紅的雙眼，看見牠流血的鼻尖、大吼的血盆大口。牠的背上，在巨大的兩翼之間，坐著奇蒂拉；藍色的鱗甲閃耀著，太陽照在她猙獰的面具上。屠龍槍的尖端反射著光芒。

接著，屠龍槍從龍騎將戴著手套的手中掉落下來，不停地翻轉著正好掉在羅拉娜腳邊。

「留著吧！」奇蒂拉用銀鈴般的聲音大喊。「妳會需要它的！」

藍龍搧動翅膀，跟著上升氣流，向著太陽飛去。

## 喪禮

冬夜的天空陰沉且無星光閃耀。強風使冰雹和雪片像箭矢般擊打在盔甲上，寒氣穿透了盔甲，冰凍其中的靈魂和血液。這里沒有任何衛兵，因為站在防禦工事里的士兵會凍僵在他的崗位上。

沒必要派人守夜。這一整天，在太陽高掛的時候，騎士們目不轉睛地看著平原，沒有任何惡龍軍團集結的徵兆。即使當黑夜降臨後，地平線的那端也只有稀稀落落的營火。

這天晚上，當寒風像垂死惡龍般尖嘯著吹過廢墟和瓦礫堆時，索蘭尼亞騎士正埋葬他們的死者。

遺體被抬到塔底下的一個地下墓穴中。從很久以前，這里就是騎士團死者安眠之處。但那是久遠的過去，是修瑪在戰場上壯烈犧牲的那個年代。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坎德人的好奇心，這墓穴不會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過去這里一定被嚴密地守衛和妥善照顧。但連死者也沒辦法逃脫歲月的刻蝕。石棺上蓋著一層厚厚的灰，把灰塵撫去之後依舊沒有人看得懂上面的文字。

這墓穴是個正方形的房間，深埋在地底下，帕拉丁殿堂是它的名稱，塔的崩塌絲毫沒有影響到這里。一條狹窄的走道通往兩扇巨大的鐵門，上面標著帕拉丁的記號──白金龍，古老的重生與死亡的標記。騎士們帶來火把照亮這個地方，把它們插在牆上鏽蝕的臺座中。

房間四周都是古人的石棺，每個石棺上都放著一面鐵牌，上面刻著騎士的名字、家族，還有死亡的日期。兩排石棺中間的走道通往一個大理石祭壇。騎士們在帕拉丁殿堂的最中間，放下同袍的遺體。

每個人都知道惡龍軍團馬上就會回來，因此沒有時間打造棺木。騎士必須花時間重建被摧毀的城牆，而不是為不再需要的人建造容身之處。他們把同袍的遺體帶進帕拉丁殿堂，在冰冷的石板上將它們排成長長一列。遺體上披著古老的布幔，本來是用在喪禮上捆綁遺體的，現在也沒時間這樣做。每個死去騎士的劍都放在胸前，而某些敵人身上的戰利品──也許是枝箭，一面破損的盾牌，或是一隻龍的爪子，則是放在它們的腳邊。

當屍體都被搬進這個房間後，騎士們聚集起來。他們站在死者旁邊，每個人站在一位朋友、同袍或是兄弟的旁邊。在可以清楚聽見自己心跳的寂靜中，禮兵隊用擔架抬進三具最後的屍體。

這應該是次國葬，充滿騎士規章中豪華無比的細節。祭壇上應該站著穿著儀式用盔甲的天位騎士，他旁邊應該是穿著一件外罩著帕拉丁牧師白袍盔甲的法王。這里應該站著披著法庭黑袍的大法官。祭壇上面應該鋪滿玫瑰。翠鳥、皇冠、劍的金色徽記應該放在上面。

但現在站在祭壇上的是一名精靈女子，穿著滿是褐色血跡的盔甲。她旁邊站著一名矮人，哀傷地低垂著頭；一名坎德人，他稚嫩的臉孔傷心欲絕。

祭壇上唯一的玫瑰是從史東腰帶里找到的黑色玫瑰；唯一的裝飾是一柄沾滿血液的銀色屠龍槍。

禮兵隊莊嚴地將三具遺體放在這三位友人面前。

右邊是阿佛瑞德．馬凱因爵士的屍體，他殘缺不全、無頭的屍體被亞麻布覆蓋著。左邊是德瑞克．克朗加爵士，亞麻布同樣包裹著他的身體，蓋住他臉上恐懼的扭曲表情。中間是史東．布萊特佈雷德的屍體，他身上沒有白色的裹屍布，至死仍然穿著父親的盔甲。他父親的古老長劍緊握在他冰冷的手里，置放在他胸前。另一個放在他破碎胸前的裝飾品，沒有騎士認得出來。

那是星鑽，羅拉娜從騎士的鮮血中找到的。當羅拉娜握在手中時，星鑽的光芒已經開始慢慢的暗淡下來。當她觀察著星鑽時，許多事情都有了道理。這個，也就是他們為什麼會作同一個噩夢的原因。史東知道它的力量嗎？他知道這讓他和阿爾瀚娜之間有了什麼樣的連結嗎？不，羅拉娜哀傷地想，他很可能不知道，他也不會明白這所代表的愛意。沒有人類可以理解。她小心地把它放在他胸前，腦海中浮現一名黑髮精靈傷心欲絕的模樣，現在她應該已經知道星鑽的擁有者停止了心跳。

禮兵隊往後退，等待著。集合起來的騎士把頭低下片刻，然後抬起頭面對羅拉娜。

這應該是光榮的一刻，應該是宣佈這些死去騎士英雄事蹟的一刻。但有一陣子，騎士耳邊只聽見矮人和泰索何夫傷心欲絕的啜泣聲。羅拉娜看著史東平靜的臉孔，說不出話來。

有那麼短短的一瞬間，她羨慕史東，非常地羨慕他。他已經不會再痛苦，不會再孤單。他的戰爭已經打過了。他勝利了。

你離開了我！羅拉娜痛苦地哭泣。讓我獨自一個人面對這些！先是坦尼斯，然後是伊力斯坦，現在又是你。我沒辦法！我還不夠堅強！我不能讓你走，史東。你的死沒有意義，不合邏輯！這是一場鬧劇，一場羞辱！我不會讓你走的，不會一聲不吭地讓你走，絕不會心平氣和地讓你走！羅拉娜抬起頭，眼中反射著火把的光芒。「你們期待一場高貴的演說，」她的聲音和墓穴中的空氣一樣冰冷。「一場為了紀念這些死者英雄事蹟的高貴演說。你們不會聽到的，至少我不會說！」

騎士面面相覷，臉色陰沉。

「這些人，本來應該團結在克萊恩自古成立的騎士團旗幟之下，但卻死在意見不和之下，死在驕傲、野心、貪婪所帶來的悲劇之下。你們的眼神轉向德瑞克．克朗加，但他不需要負全責，該負責的是你們。你們每個人！你們每一個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支持某一方的人。」

幾名騎士低下頭，因為憤怒和羞愧而臉上毫無血色。羅拉娜哽咽著不能成言，接著她感覺到佛林特的手安慰地緊握著她。她嚥下傷心，恢復鎮定。

「只有一個人沒有加入這場鬥爭。你們之中只有一個人每天依循著騎士信條過活。而且在大多數的日子中，他不是一名騎士。或者說，他是一個在心靈中，在行為上徹頭徹尾的騎士，但官方死硬不知變通的記錄中卻沒有他高貴的名號。」

羅拉娜從祭壇上拿起沾血的屠龍槍，將它高舉過頭。當她舉起長槍時，她的靈魂彷彿也獲得釋放。在她四周飛舞的黑暗之翼也被征服。當她提高聲音時，騎士們愣愣地望著她。她的美麗像春天的陽光般和煦。

「明天我將離開這個地方，」羅拉娜柔聲說，水汪汪的眼睛看著屠龍槍。「我會去帕蘭薩斯。我會告訴他們今天發生的事！我會帶著這柄長槍和惡龍的頭顱。我會把這顆邪惡、猙獰的頭顱丟在他們美麗的宮殿前。我會踩著這顆頭，讓他們聽我說。帕蘭薩斯城將會聽見，他們將會看見他們的危險！然後我會去聖奎斯特，我會去亞茍斯，我會去每一個人們不肯放下彼此間的憎恨而團結的地方。因為只有當我們像這個人一樣征服自己心中的邪惡，我們才能擊敗意圖吞沒我們的邪惡力量！」

羅拉娜對著天空高舉雙手，仰望著。「帕拉丁！」她大喊，清澈的聲音像號角般喚醒每個人。「我們呼喚禰，護送這些死在法王之塔中高貴騎士的靈魂，賜給我們這塊飽受摧殘的大地像他們聖潔靈魂般的氣息吧！」

羅拉娜閉上眼，淚水不受控制地奔流而下。她不再替史東感到哀傷。她的眼淚是為自己而流，為了懷念他，為了必須告訴坦尼斯他好友的犧牲；為了以後不會再有這高貴騎士的守護、獨自一個人活下去而傷心。她慢慢地把長槍放回祭壇。接著她跪在前面片刻，感覺到佛林特摟著她，泰斯輕柔地握著她的手。

彷彿回應她的禱告，她聽見身後騎士的聲音，誦念著他們自己對古老真神帕拉丁的詩文。

讓這人回到修瑪的懷抱︰

讓他沐浴在陽光下，

讓他的呼吸變成樂聲，

飛向天際。

在那寬廣、無法分割的天空中，

你是否收拾好你的寄居之所，

在星辰的駐紮地，在長劍渴望之所，

在思慕的彩虹上，我們一起歌唱。

讓他像戰士般安息。

在歌聲之中，在歌曲之上，

讓無盡的安詳成為他的每一天，

讓他沉睡在帕拉丁的心中。

讓他眼中最後的光芒一閃，

望向一個聖潔之地，

言語無法形容那備受愛憐之地，

歲月在那里停滯。

不再為密佈的戰云所苦，

像他兒時的夢想，

世界光明，且充滿希望，

修瑪爵士，護送他。

他嚥下的最後一口氣，

醇酒、玫瑰的香氣；

從愛的先鋒，最後屈服的人，

修瑪爵士，護送他。

休息在天空的搖籃中，

從長劍降下的誠心，

從無數次的戰役中；

修瑪爵士，護送他。

在烏鴉的幻夢之上，

他幻想著得到永恆的歇息，

不再受徵戰的困擾。

修瑪爵士，護送他。

只有雄鷹還記得死亡的消息，

在昏暗的國度；從傍晚，

從意識消失的地方，我們感謝禰，

修瑪爵士，護送他。

讓他與修瑪並肩的陰影升起，

從屍體之中，從不會消逝的長夜之中；

從居住在虛無之中的心靈，我們感謝禰，

修瑪爵士，護送他。

在那寬廣，無法分割的天空中，

你已經準備好你的住所嗎？

在星辰的駐紮地，在長劍渴望之所，

在思慕的彩虹上，我們一起歌唱。

讓這人回到修瑪的懷抱──

在那寬廣，無法分割的天空中，

讓他像戰士般安息。

讓他眼中最後的光芒一閃，

不再為密佈的戰云所苦。

像他兒時的夢想，

他嚥下的最後一口氣，

休息在天空的搖籃中。

在烏鴉的幻夢之上，

只有雄鷹還記得死亡的消息，

讓他與修瑪並肩的陰影升起，

在那寬廣，無法分割的天空中。

吟唱聲慢慢低沉下去，慢慢地、莊嚴地，騎士們一個接一個向死者告別，每個人在祭壇前跪下片刻。最後索蘭尼亞騎士都離開了帕拉丁殿堂，回到他們冰冷的牀上，試著在明天來臨前閤眼休息。

羅拉娜、佛林特和泰索何夫彼此緊擁，心里漲得滿滿的。一陣冷風從門邊吹來，禮兵隊站在門口，準備要封上這地下墓穴。

「Kharan bea Reorx！」佛林特用矮人語說，一邊用顫抖、布滿老繭的手抹過眼睛。「朋友們在李奧克斯身邊重聚。」他伸手進袋子里，掏出一朵精細的木刻玫瑰，輕柔地把它放在史東的胸前，擺在阿爾瀚娜星鑽的旁邊。

「再見，史東，」泰斯笨拙地說。「我只有一個禮物，你──你應該會接受。我──我不認為你會明白，但是，也許你會知道，也許你現在比我還要清楚。」泰索何夫把一片小小的白色羽毛放在騎士冰冷的手中。

「Quisalan elevas！」羅拉娜用精靈語低聲說。「我們的愛永恆不變。」她停下來，不能忍受把他單獨一個人留在黑暗中。

「來吧，羅拉娜，」佛林特體貼地說。「我們已經向他道別了，現在得讓他走了。李奧克斯在等著他呢！」

羅拉娜往後退。靜靜地，頭也不回地，三個好友爬上漫長的階梯，離開墓穴，走進冰冷的寒風中。

距離索蘭尼亞冰封大地十分遠的一個地方，另一個人也在向史東．布萊特佈雷德道別。

西瓦那斯提過去的幾個月並沒有改變。雖然羅拉克的噩夢已經結束，他的屍體深埋在他摯愛的土地中，但這塊大地還保有著這恐怖的回憶。空氣中滿是腐朽和死亡的味道。樹木痛苦地扭曲著，畸形的野獸在森林中奔跑，試著要結束牠們痛苦的生命。

阿爾瀚娜徒勞無功地在星辰之塔的窗內等待著變化。

獅鷲獸們回來了──她知道龍一離開之後牠們就會回來。她本來已經準備好要離開這里，回到亞茍斯的人民那里。但獅鷲獸帶來了讓人困擾的消息──精靈和人類爭鬥的消息。

這是過去這幾個月留下的改變，這是阿爾瀚娜過去幾個月的痛苦所換來的教訓，她對這個消息感到難過。如果在她和坦尼斯及其他人見面前，她會接受人類和精靈之間開戰的消息，甚至非常歡迎；但現在她知道這不過是邪惡力量所玩的把戲。

她知道，她應該要回到同胞身邊。也許她可以結束這瘋狂的事情。但她告訴自己，這天氣不適合旅行。事實上，她害怕看到子民們聽到自己的家園已經被摧毀時的恐懼表情。當他們聽見她答應父親在協助人類擊敗黑暗之後以後，要帶著精靈們重建家園，回到這個地方的承諾。她害怕看到子民們不可置信的表情。喔，她最後一定會獲得支持。她對這點並不懷疑。但她不敢離開這個自我放逐的地方，重新面對西瓦那斯提外紛擾的人間。

雖然內心期待著，但她害怕看見她深愛的那名人類。那名騎士，他驕傲、尊貴的臉出現在她的夢中，她藉著星鑽分享著他的靈魂。他不知道的是，她站在他身邊和他一起為洗刷清白而戰。他不知道的是，她開始慢慢了解他高貴的靈魂和其中的深度，並且一起和他分享著痛苦。她對他的愛一天天地加深，害怕愛他的恐懼也跟著逐漸增加。

因此阿爾瀚娜一直拖延她的行程。我會離開，她告訴自己。當我看見一個可以給我的子民們的徵兆──一個象徵希望的徵兆。不然他們不會回來，他們會絕望地放棄一切。一天又一天，她看著窗外等待著。

沒有任何徵兆。

冬天的夜晚愈來愈長，夜色也漸漸加深。有天傍晚，阿爾瀚娜走在星辰之塔的防禦工事上。那天下午在索蘭尼亞的另外一座塔上，史東．布萊特佈雷德面對一隻藍色的巨龍，和一位名叫闇之女的龍騎將。突然阿爾瀚娜感覺到一陣奇異恐怖的情緒包圍了她，整個世界彷彿停止了運轉。她害怕、難過地哭泣著，緊抓住戴在脖子上的星鑽，心碎地看著光芒逐漸消退，最後終於熄滅。

「這就是我的徵兆了！」她難過的尖聲大叫，手中緊抓著暗淡的星鑽對天吶喊。「一切希望原來只是幻境一場！這里只有絕望和死亡！」

阿爾瀚娜緊握住星鑽，讓它的尖端深深刺進肉里，盲目地奔回塔里的房間。從那里，她看著外面瀕死的大地。她啜泣著關上了那扇窗戶，並且將它鎖上。

隨它去吧，她傷心地告訴自己。讓我的子民用自己的方法自取滅亡。邪惡終將獲勝，我們根本無力阻止。我會和我父親一起死在這里。

那晚她最後一次造訪了這片大地。她毫不在乎地披上一件單薄的披風，走向一座位在一棵扭曲老樹下的墳墓。在她的手中，握著星鑽。

阿爾瀚娜撲倒在地，開始用雙手瘋狂地挖掘著。她的雙手和冰凍的地面不停地磨擦，很快就破皮流血。她不在乎，她很高興接受這比內心的痛苦還要輕得多的疼痛。

終於，她挖出了一個小洞。努林塔瑞，紅色的月亮，升上夜空，血紅的光芒混進銀色的月光中。阿爾瀚娜淚眼模糊地看著手中的星鑽，將它丟進先前挖出的洞穴中。她強迫自己不再哭泣，擦乾臉上的淚水，她開始把洞填滿。

突然她停了下來。

她的雙手剋制不住地發抖。她遲疑地伸出手，把星鑽上面的泥土撥開，懷疑自己是不是悲傷過了頭，看見了幻覺。不對，星鑽里面開始出現微光，在她的注視之下愈來愈亮。阿爾瀚娜將閃亮的寶石從墳墓中拿起。

「但是他已經死了，」她柔聲說，看著在銀色的月光下閃閃發亮的寶石。「我知道死神已經帶走他，這是不會改變的。但是，這光芒──」

一陣悉窣的聲音嚇了她一跳，阿爾瀚娜往後退，害怕羅拉克墳上那棵變形的樹會用扭曲的樹枝抓住她。但是就在她眼前，她看見那棵樹不再扭曲。樹枝沉默了片刻，然後，一聲嘆息。它們伸向天空，樹幹變直，樹皮變得光滑，在銀色的月光下閃閃發光。這棵樹不再滴血。樹葉感覺到生命再度流進它們的脈管中。

阿爾瀚娜吃了一驚，腳步不穩地站起來。她看著四周。其他的東西都沒改變，其他的樹木都還是一樣──只有這棵樹，只有在羅拉克墳上的這棵樹改變了。

我大概是瘋了，她心想。她害怕地轉過頭去再仔細看著那棵樹。沒錯，它的確改變了。當她注視著它時，它慢慢地變得更美麗。

阿爾瀚娜小心地把星鑽掛回胸口，然後轉身走向星辰之塔。在她回亞茍斯之前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第二天早晨，當太陽高掛在這片哀傷的西瓦那斯提森林之上時，阿爾瀚娜看著這片森林。一切依舊，有毒的綠色濃霧仍然掛在上空。她知道，什麼都不會改變，直到精靈們回到這里努力恢復它的美貌為止。除了羅拉克墳上的那棵樹，其他都沒有改變。

「再會了，羅拉克！」阿爾瀚娜大喊，「直到我們回來的那一天！」她召來她的獅鷲獸，爬上牠堅實的背，堅定地下了命令。獅鷲獸張開翅膀，飛向天空，盤旋在這片飽受打擊的西瓦那斯提森林上。阿爾瀚娜一聲令下，牠轉頭向西，開始了前往亞茍斯的漫長飛行。

在底下，西瓦那斯提森林里，一棵美麗的樹木單獨地挺立著，和周遭黑暗的森林構成強烈的對比。它迎著冬風擺動著，唱著輕柔的歌聲，伸出枝枒，保護羅拉克的墳墓不受黑暗侵害，等待春天的來臨。

# 《龍槍編年史三．春曉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坦尼斯的道別

奇蒂拉，這麼多天以來，

我在黑暗、等待，悔恨中度過。

當我下筆時，烏云籠罩這個城市，

擋住思考與陽光，

街道處在白日和黑暗之間。

我等了又等，等著要告訴妳這個選擇。

當我不在的時候，妳成長了，

更美麗，更致命，

妳是夜晚中蘭花的香氣，

熱情則像是循著血跡而來的鯊魚，

除了味覺外，消除了一切其他的感覺，

撕咬著自己，輕啜著自己的血液。

一開始傷口很小，但慢慢地，

被自己開膛破肚。

即使知道這件事，夜晚仍然十分美麗，

戴著鐵手套的慾望，

我仍屬於這些誘人的因子，

我將會帶著這些進入黑暗，

被歡愉所取代；

但是光明，那道光芒，我的小奇蒂拉，

當太陽照耀在浸透雨水的道路上，

熄滅油燈中的燃料落入水中，將光芒變成彩虹！

我站起身，越過城市上空的暴雨，

我想到了史東、羅拉娜和其他人，

但史東是我第一個想到的。

誰能夠看清這些被云霧所包圍的景象。

我怎麼能拋棄這些？

所以在陰影中，

不是妳的陰影，而是那期盼陽光的灰色地帶，

我跟著暴雨一起離開。

## １─０永恆之人

「嘿，貝倫。這里有條路──好奇怪，我們在這座森林里狩獵了這麼久，怎麼從來沒見過這條路？」

「那有什麼好奇怪的，野火燒掉了一些樹叢，如此罷了。搞不好這只是條野獸走的小徑。」

「我們走走看吧！如果這是條野獸的小徑，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隻鹿。我們出來狩獵一整天了，一點收獲都沒有。我討厭空著手回家。」

她不等我回答，轉身走上小徑。我聳聳肩跟了上去。今天，冬日結束後的第一個溫暖日子，在野外感覺十分地舒適。太陽暖洋洋地照在我的肩膀和脖子上。要走過這片剛被野火燒過的森林十分輕鬆，沒有藤蔓會絆住你，也沒有樹叢會拉扯你的衣服。閃電，也許是去年秋天的那場大雷雨。

我們走了那麼久，我終於開始覺得累了。她錯了，這不是野獸走的小徑。這是人走的路，而且年代久遠。就像平常一樣，我們不可能會找到什麼獵物。

大火，然後是嚴寒的冬天。野獸們不是死了就是逃了。今晚可能又沒新鮮的肉可吃了。

又走了更遠。太陽現在正高掛天空。我又累又餓。四周沒有任何生物的蹤跡。

「我們回頭吧，妹妹。這里什麼都沒有──」

她停下腳步嘆氣。我看得出來，她又熱又累，而且還十分失望。她太瘦了。她工作得太辛苦了，除了做女人的工作之外，還得兼做男人的。正值她理當在家接受追求者的愛慕時，她出門來打獵。我認為她很漂亮。人們說我們長得很像，但我知道他們錯了。這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很親近，比任何的兄弟和姊妹還要親近。因為我們非親近不可，我們的生活太苦了──

「我想你是對的，貝倫。我看不見任何足跡──等等，哥哥──看那邊，那是什麼？」

我看見一團閃亮，所有的色彩彷彿在陽光下混雜成一團，整個克萊恩的珠寶彷彿都跳進同一個籃子里。

她睜大眼睛。「也許這是通往彩虹的門！」

哈！可笑的想法。我笑了笑，卻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往前跑。要跟上她很困難，雖然我比她來得高大強壯，但她的動作卻快得像隻鹿。

我們跑到了森林中的一片空地。如果閃電真的打在這片森林中，這里肯定就是那塊被擊中的地方。周圍一片焦土，彷彿被高溫的火焰烘烤過。我注意到這里原先曾有一棟建築物──殘破的柱子從地面伸向天空，彷彿是腐敗肌肉中穿刺出來的白骨。沉重的壓力停滯在這個地方。這里寸草不生，可能也好一段時間不曾有東西生長過了。我想離開，但是我不能──

眼前是我夢中、我一生中所見過最美麗、最驚人的景象──一根斷裂的柱子，柱子上鑲嵌著寶石！我對寶石一竅不通，但是我看得出來，這些寶石價值連城！我的身體開始發抖。我快步跑向前，跪在那被燒得焦黑的石塊旁，開始拂去上頭的塵土和穢物。

她跪在我身邊。

「貝倫！太棒了！你看過這種東西嗎？這麼醜惡的地方竟然有這麼美麗的珠寶。」她看著四周，我可以感覺到她在發抖。「不知道這里以前是什麼地方？這里有種莊嚴、神聖的感覺，但是也有邪惡的感覺。這一定是大災變前的一座廟宇。一座祭祀邪惡神祇的廟宇──貝倫！你在幹什麼？」

我取出我的獵刀，開始把一顆寶石四周的石塊敲掉；那是顆熠熠發光的綠寶石，跟我的拳頭一般大，比映照在綠葉上的陽光還要美麗。寶石四周的巖石在我刀下很快地逐漸鬆動。

「快停下來，貝倫！」她的聲音尖銳。「這──這是大不敬！這個地方是某個神的聖地！我可以感覺得出來！」

我可以感覺到那寶石冰冷的觸感，但里面卻像有著綠色的火焰！我不理她的抗議。

「啐！妳還說這里是通往彩虹的門！妳說的沒錯！就像童話故事里寫的一樣，我們找到了寶物。如果這是個神的聖地，那麼想必已經被遺棄了很久。看看妳的四周，只剩下一堆瓦礫。如果他們真的想要，他們應該好好打理這里的。就算我真的拿走這些寶石，也沒有神會介意──」

「貝倫！」

她的聲音中竟然帶著恐懼！她真的很害怕！笨女孩。她開始讓我惱火。寶石幾乎要鬆開了，我要繼續把它挖出來。

「妳看，潔思拉。」我興奮得發抖，有點說不出話來。「我們一無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已經被那場大火和寒冬給奪去了。這些珠寶在蓋加斯的市場可以賣個好價錢，可以讓我們離開這個該死的地方。我們可以搬去城里，也許去帕蘭薩斯！我知道妳很想看看那邊的景色──」

「不要！貝倫！我不準！你在褻瀆神明！」

她的聲音非常嚴厲。我從來沒看過她這個樣子！我遲疑了一會兒，也開始感覺有些不對勁。然後我往後退，遠離那根柱子和上面的寶石。但那些珠寶是如此的美麗！當我看著它們的時候，它們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這里沒有神，沒有任何會在乎的神。沒有神會管這些被包在又爛又破的石柱里的寶石。

我彎下腰用獵刀把寶石挖開。它翠綠得令人難以置信，有如春天剛發芽的翠綠小生命──

「貝倫！住手！」她用手抓住我的手臂，指甲深深陷入我的肌肉中。好痛──

我開始生氣，就像我平常生氣時一樣，眼前一片模糊，感覺體內有什麼東西愈漲愈大。我的頭轟隆隆地彷彿有東西在猛擊著，直到眼珠似乎要從眼眶里飛出來。

「不要管我！」我聽見嘶吼的聲音，那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用力一推。

她倒了下去。

一切都發生得那麼快。她一直不停地往下掉。我不是有意的。一定要抓住她。

但是我動不了。

她倒在斷裂的柱子上。

鮮血──鮮血──

「小潔！」我低聲喊，趕緊將她抱起。

但她沒有回答我。鮮血掩蓋了那些珠寶。它們不再閃亮，就像她的眼神。光芒消失了──

然後大地突然裂開！柱子從這片焦黑的土地中升起，直入云霄！一陣濃密的黑暗包圍了我，我感覺到胸前一陣劇痛──

「貝倫！」

馬奎絲塔站在前甲板，看著她的舵手。

「貝倫，我跟你說過有暴風雨要來了，我想把船四周釘牢。你在幹什麼？站在那邊看著海。你以為你是什麼？紀念碑嗎？給我快點，你這懶鬼！我可是不給雕像薪水的！」

貝倫吃了一驚。他的臉色蒼白，在馬奎絲塔的怒氣前顯得畏畏縮縮，讓派裏丘號的船長覺得自己彷彿是在對一個小孩發洩怒氣。

他就是這樣，她疲倦地提醒自己。雖然他看起來應該有五六十歲，雖然他是她看過最好的舵手，但心智上他還是個孩子。

「我很抱歉，貝倫。」阿奎嘆著氣說。「我不是有意要對你大吼大叫的。只不過那暴風雨──讓我很緊張。來嘛，不要那樣看著我。我真希望你會說話！真希望我知道你的腦袋里在想些什麼──如果它還有在動的話！哎，別理我。做完事情之後就下去休息。暴風雨來臨的這幾天，你大概都得待在艙房里。」

貝倫對她笑了笑，單純、無邪，孩子般的笑容。

馬奎絲塔回以微笑，搖搖頭，隨即便匆忙離開了，她腦中只想著該如何讓自己心愛的船隻度過這場暴風雨。她從眼角瞥見貝倫走下艙房，等到她的大副上前報告時，她已經完全忘了這個人。大副報告說他已經找到了大部分的水手，其中大概三分之一左右醉醺醺或是不能動彈──

貝倫躺在派裏丘號船員的房間里。當暴風雨的第一陣風打到派裏丘號時，吊牀劇烈地搖晃著。派裏丘號目前在伊斯塔血海中的福羅參港下錨。貝倫把一雙對五十歲的人來說太年輕的手放在腦後，抬頭看著天花板上前後搖動的油燈。

「嘿，貝倫。這里有條路──好奇怪，我們在這座森林里狩獵了這麼久，怎麼從來沒見過這條路？」

「那有什麼好奇怪的，野火燒掉了一些樹叢，如此罷了。搞不好這只是條野獸走的小徑。」

「我們走走看吧！如果這是條野獸的小徑，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隻鹿。我們出來狩獵一整天了，一點收獲都沒有。我討厭空著手回家。」

她不等我回答，轉身走上小徑。我聳聳肩跟了上去。今天，冬日結束後的第一個溫暖日子，在野外感覺十分地舒適。太陽暖洋洋地照在我的肩膀和脖子上。要走過這片剛被野火燒過的森林十分輕鬆，沒有藤蔓會絆住你，也沒有樹叢會拉扯你的衣服。閃電，也許是去年秋天的那場大雷雨。

## １─１難逃黑暗魔掌

惡龍軍團的軍官慢慢走下鹽風旅店的樓梯。此刻已經過了午夜，旅店大多數的住客早已上牀歇息，軍官唯一能聽見的聲音只剩底下浪潮拍打著海岸的聲音。

軍官在樓梯間以銳利的眼光掃視著底下的大廳。那里空無一人，只有一個龍人醉醺醺地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龍人每一打呼翅膀就跟著抖動，木桌在牠的身體底下跟著搖晃，發出難聽的聲響。軍官笑了笑，繼續走下樓梯。他身上穿著的是鋼製的、仿龍騎將龍鱗甲的盔甲，他的頭盔蓋住頭和臉，很難看清楚長相。在頭盔的陰影下唯一能看見的只有紅色的鬍子，這讓他看起來像個人類。在樓梯底下，軍官突然停步，顯然沒料到店老闆還醒著，正打著哈欠在看帳簿。惡龍軍團的軍官點頭示意，打算悄悄地走出旅店，然而旅店主人開口了。

「您今晚在等龍騎將嗎？」

軍官停下腳步，半轉過身，讓臉孔埋藏在陰影中。他拿出一雙手套，把它們戴上。天氣非常冷，靠海的城市福羅參（註１）正被一場暴風雨所籠罩，猛烈的程度是三百年來前所未見的。

「在這種天氣？」軍官不屑地說。「纔不可能！即使是龍也不可能在這種天氣下飛行！」

「沒錯。這個夜晚不管是對人還是對獸都不適合。」老闆同意地說。他精明地看著軍官。「您今晚有什麼要事，得在這種天氣出門？」

軍官冷冷地看著老闆。「我去哪里或是要做什麼，恐怕跟你無關吧？！」

「我不是有意冒犯您。」旅店老闆很快地說，舉起手，像是想擋住對方的攻擊一樣。「只是如果龍騎將回來，有點想念您的話，我會很樂意告訴她在哪里可以找到您。」

「沒必要。」軍官喃喃自語，「我──我留給她一張紙條──解釋我到哪里去了。反正，我明早之前就會回來。我──我只不過想呼吸點新鮮空氣罷了。」

「這我可一點都不懷疑！」老闆竊笑道。「您整整三天沒離開她的房間！或者應該說是三個晚上！別生氣──」他看見軍官頭盔底下的眼睛閃著怒火，「我很敬佩能讓她滿足這麼久的男人！不知龍騎將去哪里了？」

「龍騎將受命要去東方某處、靠近索蘭尼亞的地方解決些問題。」軍官皺著眉回答。「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多管她的閒事。」

「不會，不會，」老闆趕忙說。「當然不敢。那麼就祝您晚安囉──您的大名是？她介紹過您，但是我記不起來。」

「坦尼斯，」軍官的聲音有點含糊，「半精靈坦尼斯。也祝你晚安。」

軍官冷冷地點點頭，用力拉了拉手套，將斗篷裹緊，打開旅店的大門，走進暴風雨中。一陣強風吹進旅店，將蠟燭吹熄，把旅店老闆的帳簿吹了一地。軍官掙紮了一陣子想關上大門，旅店老闆則咒罵著撿拾滿地的帳目表。軍官最後終於將大門給關上，整個旅店再次變得溫暖、寧靜。透過窗向外看，旅店老闆看見軍官走過前面的窗子。他低下頭迎著風，斗篷在身後飛揚著。

另一個人也正注意著這名軍官。門關上的那一瞬間，原先酒醉的龍人立刻抬起頭，眼中閃爍著奇異的光芒。牠小心翼翼地從桌邊站起來，腳步十分迅速、穩健。牠用爪子輕手輕腳地前進，來到窗邊向外看。龍人等了幾分鐘，跟著也從門口竄了出去，消失在暴風雨中。

旅店老闆看見龍人與軍官朝著相同的方向前進。他走過去朝窗外望著，外頭的夜色深沉，風狂雨暴，點著焦油的高大燈柱在大雨中搖晃著。旅店老闆看見軍官轉向一條通往福羅參最繁華地區的大街，龍人則是躲在陰影里躡手躡腳地跟在後面。旅店老闆搖搖頭，叫醒坐在櫃臺後方打瞌睡的夜班職員。

「我有預感今晚龍騎將就會回來，不管有沒有暴風雨。」老闆看著睡眼惺忪的職員。「只要她回來，就叫醒我。」

他打了個寒顫，看著外面的夜色，腦中浮現軍官走在大雨中的空蕩街道上，龍人鬼鬼祟祟地跟在後頭的影像。

「嗯，算了，」老闆喃喃地說，「還是別吵我好了。」

暴風雨今夜封鎖了福羅參。平日徹夜不打烊的酒吧，今天都門窗緊閉地面對這陣暴風。街上空無一人，沒有人想在這種足以吹倒一個人、穿透最保暖衣物的暴風里上街。

坦尼斯低著頭，沿著可以遮擋暴風的建築物快步走著。他的鬍子很快就沾上一圈冰屑，冰雹打得臉隱隱生痛。半精靈低聲咒罵著，抱怨這套緊貼著他皮膚的冰冷盔甲。他不停地回頭，小心觀察著有沒有人跟蹤自己。但在這種天候下能見度幾乎為零。混著冰雹的大雨讓他只能看見建築物的輪廓，更別提其他景物了。一會兒之後，他發現自己只能專注在眼前的道路上。他很快便凍得全身僵硬，完全無法思考是否有人在跟蹤他。

他並沒有在這座城市待太久，準確來說只有四天，而且其中大部分時間都耗在她身上。坦尼斯看著街道的標誌，將這個念頭驅離腦海。他只依稀明白自己要去哪里。他朋友們住的旅店位在這座小鎮的邊緣，遠離碼頭，遠離酒吧和妓院。有好一陣子，他認真地考慮一旦迷了路該怎麼辦。他不敢問其他的人──

接著，他找到了路。在荒廢的街道上跌跌撞撞地沿著冰封的道路前進，他看到招牌在風中瘋狂地擺動，幾乎感動得掉下淚來。他不記得名字，但是看到後還認得出來──黑炭。

他心想，這個旅館的名字實在有點蠢。他被凍得幾乎握不穩門把。他打開門，被風給吹了進去，又花了一番力氣才將門給關上。

這種爛地方不需要值夜的職員。在一個熱烘烘的冒煙鐵盆旁，坦尼斯藉著火光看見櫃臺上堆著一些蠟燭，大概是留給太晚進門的客人使用的。他的手不停地發抖，幾乎無法點燃蠟燭。幾分鐘之後，他不爭氣的雙手才勉強穩定下來，將一根蠟燭點著，藉著微弱的光線走上樓梯。

如果他曾轉過身來仔細觀察，便會發現對街的騎樓下有個可疑的人影。然而他的眼睛只是專注地看著樓梯，沒有回頭。

「卡拉蒙！」

壯碩的戰士立刻站得挺直，在回頭看雷斯林之前，他的右手直覺地伸向劍柄。

「我聽見門外有聲音，」雷斯林低聲說。「劍鞘撞擊盔甲的聲音。」

卡拉蒙搖搖頭，試著趕走睡意；他爬下牀，手里拿著劍，躡手躡腳地走到門邊，直到他能聽見門外的吵雜聲為止。一名穿著盔甲的男人鬼鬼祟祟地走在房門外的走廊上。卡拉蒙只見蠟燭的火光從門下透進來，盔甲發出的聲音就在他們門外停了下來。

卡拉蒙握緊劍，對弟弟比了個手勢。雷斯林點點頭，退回陰影之中。他的眼神集中，腦中正在默念著一個法術。雙胞胎心有靈犀地一起合作，天衣無縫地將魔法和鋼鐵合而為一，以擊敗他們的敵人。

門下的燭光開始搖晃。那個傢伙一定是把蠟燭換了隻手，將拿劍的手空出來。卡拉蒙伸出手，無聲無息地將門閂滑開。他等了片刻，沒有反應。那男人正遲疑著，也許在思考著到底是不是這個房間。他很快就會知道了，卡拉蒙告訴自己。

卡拉蒙突然一拉，把門給打開，抓住門口的人把他拉進來。卡拉蒙用粗壯的臂膀將他甩到地上，落地的蠟燭立刻熄滅了。雷斯林開始吟唱將對手困在蜘蛛網里的法術。

「等等！雷斯林，住手！」那男人大喊。卡拉蒙認出那個聲音，抓住他弟弟，把他從出神狀態中搖醒。

「小雷！是坦尼斯！」

雷斯林渾身一抖，從出神狀態中醒來，雙手無力地垂下。接著他抓住胸口，開始劇烈地咳嗽。

卡拉蒙擔心地看著雙胞胎弟弟，但雷斯林揮手趕開他。卡拉蒙轉過身，把半精靈從地板上拉起來。

「坦尼斯！」他熱情地擁抱半精靈，將他抱得喘不過氣來。「你到哪里去了？我們擔心死了。天哪！你快凍死了！來，我把火撥旺一點。小雷──」卡拉蒙看著弟弟，「你確定你沒事嗎？」

「別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雷斯林嘶啞地說。法師坐回牀上，掙扎著呼吸。他的金色雙眸反射著火光，灼灼逼人地看著坦尼斯；後者謝天謝地地瑟縮在火旁。「你最好趕快叫醒其他人。」

「沒錯。」卡拉蒙走出門外。

「在此之前，我會先多穿點衣服。」雷斯林嘲諷著說。

卡拉蒙紅著臉回來把褲子穿上，再套上一件上衣，然後輕手輕腳地走出門外，關上門。坦尼斯和雷斯林都聽見他小聲地敲著平原人的門。他們也聽見河風平板的回答和卡拉蒙興奮解釋一切的聲音。

坦尼斯看著雷斯林，注意到他沙漏狀的瞳仁銳利地看著他，於是不安地轉身凝視著火焰。

「你上哪兒去了，半精靈？」雷斯林嘶啞地低語。

坦尼斯緊張地嚥了口口水。「我被一名龍騎將給俘虜了。」他背著事前準備好的回答。「龍騎將以為我是他的軍官，很自然地要求我護送他前往駐紮在城外的部隊。我只得照著他說的去做，以免他起疑。然後，到今晚我才總算找到機會開溜。」

「有趣。」雷斯林咳出兩個字。

坦尼斯猛然看著他，「有什麼有趣的？」

「我從來沒見你說過謊，半精靈。」雷斯林柔聲說。「我覺得相當有趣。」

坦尼斯張開嘴，還沒來得及回答，卡拉蒙便趕了回來，後頭跟著河風、金月、提卡，他們正睡意朦朧地打著哈欠。

金月一個箭步上前，擁抱著坦尼斯。「坦尼斯！」她哽咽地說，緊緊抱住他。「我們好擔心──」

河風握住他的手，嚴肅的臉上露出微笑。他溫柔地把妻子拉開，自己抱住坦尼斯。

「兄弟！」河風用奎蘇語說，緊摟住半精靈。「我們擔心你被捕了！甚至以為你死了！我們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了？你到哪里去了？」提卡熱切地問，也走上前擁抱坦尼斯。

坦尼斯看著雷斯林，但他躺在硬枕頭上，眼睛直盯著天花板，像是對其他事情都不感興趣。

坦尼斯不由自主地清清喉嚨，下意識地留意到雷斯林也正在聆聽，他重復著事先編好的故事。其他人臉上則帶著同情和好奇傾聽著。他們偶爾會問些問題。龍騎將是什麼樣的人？軍隊人數有多少？駐紮在哪里？龍人們在福羅參做什麼？他們真的是在找我們嗎？他是怎麼逃出來的？

坦尼斯滔滔不絕地回答他們的問題。提到龍騎將，他並沒有看到他的臉，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軍隊數目並不多。他們駐紮在城外。龍人在找某個人，但不是他們。他們在找一個叫作貝倫的人類，或是某個奇怪的傢伙。

坦尼斯說到這里，立刻看看卡拉蒙，但大漢的臉上一片茫然。坦尼斯呼吸平順了下來。很好，卡拉蒙不記得那個他們在派裏丘號上所見到過的男人。他要不是不記得，就是忘了名字。總之這樣最好。

其他人則點點頭，被他的故事所吸引。坦尼斯鬆了口氣。至於雷斯林──反正法師怎麼想或是怎麼說都無關緊要。即使半精靈把白天說成黑夜，大家還是會信任他，懷疑雷斯林。這點雷斯林顯然很清楚，這也是他為什麼沒有對整個故事提出質疑的原因。坦尼斯感覺到沉重的罪惡感，只盼別再有人問問題，免得讓他被迫再編出謊言來。他靈機一動，開始打起哈欠，一臉疲倦得無法支撐下去的樣子。金月立刻站起來，臉上滿是關切之情。

「很抱歉，坦尼斯。」她溫柔地說。「我們太自私了。你又冷又累，我們還逼著你不停地講話。明早還得早起去搭船呢！」

「該死，金月！別傻了！這種天氣我們是不可能登船的！」坦尼斯咆哮了起來。

每個人都驚訝地看著他，連雷斯林都坐直了身子。金月的眼神一暗，臉上線條僵硬，這提醒了半精靈，從沒有人用這種口氣對她說話過。河風站在她身邊，臉上露出為難的神情。

氣氛沉默得令人不安。最後卡拉蒙哼了兩聲，清清喉嚨。「如果我們明天不能離開，那就後天再試試。」他安慰大家。「別擔心，坦尼斯。即使是龍人也不可能在這種天氣到處亂跑。我們很安全──」

「我知道，很抱歉。」他低聲說。「金月，我不是有意要對妳大吼的。這幾天我一直神經緊張。我太疲倦了，腦袋里一片混亂。我要回房了。」

「旅店老闆把你的房間給別人了。」卡拉蒙說，又匆忙加上一句，「但你可以睡這里，坦尼斯，睡我的牀──」

「不用，我睡地上就好。」坦尼斯躲開金月的目光，開始卸下盔甲，看著不停發抖的手指。

「好好睡，好友。」金月柔聲說。

聽見她聲音中的關懷，他可以想像她正和河風交換著同情的眼光。平原人的手放在他肩膀上，鼓勵地拍了他一掌。最後，每個人都離開了，提卡也喃喃道聲晚安，把門輕輕地關上。

「來，讓我幫你。」卡拉蒙知道坦尼斯不習慣穿著鎧甲，對那些精細的釦子和環帶感到束手無策，於是便自告奮勇了起來。「要不要我幫你弄一些喫的？飲料？也許來杯薑汁酒？」

「不用了。」坦尼斯疲倦地說著，慶幸自己終於擺脫了沉重的盔甲，試著別去想幾個小時之後他還得要穿上它。「我只想先睡覺。」

「來，至少用我的毯子。」看見半精靈冷得發抖，卡拉蒙堅持道。

坦尼斯感激地收下那張毯子，雖然他不確定自己是因為寒冷，還是心中混亂的情緒而發抖。他躺了下來，用斗篷和毯子裹住身體。然後閉上眼，專心讓自己的呼吸均勻規律。他知道，卡拉蒙那隻老母雞不等到他好好地休息，是不會睡的。火焰漸漸熄滅，黑暗將他包圍。幾分鐘之後，他聽見卡拉蒙沉重的呼吸聲。另一張牀上，他可以聽見雷斯林隱約的咳嗽聲。

確定雙胞胎都睡著之後，坦尼斯伸出手，枕著頭，清醒地看著黑漆漆的天花板。

天快亮時，龍騎將才趕回鹽風旅店。值夜的職員馬上就看出龍騎將的心情非常差。她比暴風更粗魯地將門摔開，一肚子火地看著旅店，彷彿里面的舒適和溫暖讓她無法忍受。的確，她看起來理當和外頭的暴風是同一類人物。是她讓蠟燭的火焰搖晃，而不是外面的風。是她把黑暗帶進旅店中。職員手忙腳亂地起身，但龍騎將並不是在看他。奇蒂拉瞪著一名坐在桌邊比著手勢的龍人，一雙爬蟲類的黑暗雙眸中閃爍著不對勁的訊號。

在猙獰的面具下，龍騎將的眼睛警覺地瞇了起來，表情十分冰冷。有那麼短暫的片刻，她不顧將斗篷吹得迎風飄揚的寒風，靜靜地站在門口。

「上樓來！」她粗魯地對龍人說。

龍人點點頭跟在她後面，爪子在木板上刮擦著。

「有什麼事──」夜班職員開口，被轟然關上的大門給嚇了一跳。

「沒事！」奇蒂拉大吼。她手放在劍柄上，頭也不回地經過這個打著哆嗦的傢伙，走上樓梯，回到房間去。這男人顫抖著坐回椅子上。

摸出鑰匙，奇蒂拉打開門，很快地掃視了房間一眼。

空蕩蕩的。

龍人站在她後面，耐心地靜靜等待著。

奇蒂拉暴怒地扯掉面具，把它丟到牀上，回頭說。

「把門關上走進來！」

龍人照著命令走進來，輕輕地把門關上。

奇蒂拉沒有轉身面對龍人。她手扠著腰，肅殺地看著亂糟糟的牀。

「他走了。」這是個陳述，並不是問句。

「是的，大人。」龍人嘶嘶地說。

「你遵照我命令跟蹤他了嗎？」

「當然，大人。」龍人向她鞠躬。

「他去了哪里？」

奇蒂拉一隻手撫摸著自己的黑色捲髮。她仍然沒有轉過身。龍人看不見她的臉孔，因此也不知道她隱藏了什麼情緒。

「一家旅店，大人。在城市的邊緣。叫作黑炭。」

「另一個女人？」龍騎將聲音緊繃。

「我想不是，大人。」龍人掩飾住笑容。「我想他在那邊有朋友。曾有報告指出有陌生人住在那間旅店里，不過因為他們並不符合綠寶石之人的外型，所以我們並沒有進一步調查。」

「有人在那邊監視他們嗎？」

「當然，大人。如果他或是里面的任何人離開，您會馬上知道。」

龍騎將靜靜地站了一會兒，然後轉過身。雖然有些過於蒼白，但表情仍舊十分冷靜。有很多可能的原因讓她面無血色，龍人心想。從法王之塔飛來很遠，據說她的部隊在那里遭到嚴重的挫敗──傳說中的屠龍槍又出現了，還有龍珠。以及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找到綠寶石之人的挫折，此人是黑暗之後正迫切在尋找的人，目前據說出現在福羅參。龍騎將有許多事情要擔心，龍人饒富興味地想，何必為了一個男人如此大費周章？她有很多愛人，其中多得是比他更有魅力的人，比這個陰鬱的半精靈更急著要討好她。比方說，巴卡力斯──

「你做得很好。」奇蒂拉最後終於說，打斷了龍人的思緒。她粗魯地扯下盔甲，心不在焉地揮揮手，幾乎恢復了平常的樣子。「你會得到你的獎賞。去忙你的。」

龍人再次鞠躬，離開房間，眼睛只看著地板。牠並沒有被矇混過去。當牠離開的時候，瞥見了龍騎將的目光投向桌上的一張紙片。龍人一進去就看見了那張紙，也注意到上頭是精靈的細緻字跡。當龍人關上門之後，房里傳來轟然巨響，是盔甲被全力丟向牆壁的聲音。

【註】

１　福羅參是在大災變後才崛起的城市，因為此地剛好是伊斯塔血海奇怪海流交會之處，許多殘骸都會被沖刷到這里。從那之後，它就成為克萊恩上吸引人渣的大磁鐵。最好的例子就是附近一座三十呎高的懸崖上，座落著修馬斯特．投德的豪宅。

## １─２追逐

第二天一早，暴風就停息了。水由屋簷滴下的聲音，讓坦尼斯疼痛的腦袋雪上加霜，幾乎讓他暗自祈禱那陣強風再度回來。天空晦暗，烏云低垂，像是鉛塊壓在半精靈心中。

「今天的風浪會很大。」卡拉蒙煞有其事地說著。在仔細聽過了巴力佛港「豬和哨聲」旅店的老闆威廉說過所有關於海的故事後，卡拉蒙以為自己成了潮汐問題的專家了。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他們對海也一無所知。只有雷斯林對哥哥露出輕蔑的笑容；卡拉蒙只有坐過幾次小船，現在卻用老水手的語氣說話。

「也許我們不該冒險出去──」提卡開口。

「我們今天就要走。」坦尼斯面色凝重地說。「就算用遊的也得要遊離福羅參。」其他人面面相覷，回頭看著坦尼斯。他站在窗邊向外看，並未看見他們疑惑的表情和聳動的肩膀，雖然他心里明白。

大夥集合在孿生兄弟的房間里。再過一個小時天才會亮，但坦尼斯一見強風停息，便立刻叫醒大家。

他深吸了口氣，轉身面對眾人。「很抱歉，我知道我聽起來有點蠻橫，」坦尼斯說，「但是我知道一些此刻難以對你們啟齒的危險。時間很急迫，我只能這樣跟你們說，過去我們從不曾陷入這樣的危機中。我們一定得離開，一定得馬上離開！」他聽見自己的聲音中帶著歇斯底里。

眾人一陣沉默，然後，「當然，坦尼斯。」卡拉蒙不安地說。

「我們都已經打包好了。」金月說。「只要你準備好了我們就走。」

「我們現在就走！」坦尼斯說。

「我要收拾我的東西。」提卡遲疑了一下。

「快點，動作快。」坦尼斯跟她說。

「我──我來幫忙。」卡拉蒙低聲說著。

大漢穿著和坦尼斯一起搶來的盔甲，和提卡迅速地離開，也許他們想要多找些時間獨處，坦尼斯滿心不耐煩地想。金月與河風也到一旁去收拾他們的行李。雷斯林留在房里，沒有行動。他需要的東西都帶在身上──裝著珍貴法術藥材的包包、瑪濟斯法杖、以及價值難以估計的龍珠，塞在它專屬的平凡袋子里。

坦尼斯可以感覺到法師銳利的雙眼穿透了他，彷彿雷斯林金色的雙眸已看穿他靈魂深處的黑影。但法師仍舊一語不發。為什麼？坦尼斯生氣地想。他很樂意麪對雷斯林的質問和指控。他幾乎是期待著能讓他有坦白的機會、一個放下心中重擔的機會──雖然他深知如此一來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但雷斯林依然沉默，除了間斷的咳嗽聲外，他緊抿著雙脣。

幾分鐘之後，其他的人回到房間來。

「我們好了，坦尼斯。」金月低聲說。

有一瞬間，坦尼斯開不了口。他想告訴他們實情。他下定決心，深吸了一口氣，轉過身。

他看見他們的臉，他看見了信任，他看見對他的信賴。他們毫不懷疑地服從他的指示。他不忍心讓他們失望，他不能動搖這樣的信念。這是唯一支持他們的力量。他嘆了口氣，嚥回到了嘴邊的話。

「走吧！」他模糊不清地說，走向門口。

馬奎絲塔．卡松被她門上的撞擊聲吵醒。她早就習慣在任何時候被吵醒，她幾乎是立刻就醒了過來，穿上靴子。

「什麼事？」她大喊。

對方還沒回答，她已經感覺出這艘船目前的狀況。她從舷窗向外看，知道暴風已然停息；她可以從船身的搖晃程度中知道，今天的風浪很大。

「乘客已經到了。」她認出是大副的聲音。

陸地上的土包子，她不悅地想著，嘆著氣，將剛穿上的靴子脫掉。「叫他們回去，」她命令，又躺了回去。「我們今天不出航。」

外頭似乎起了些爭端，因為她聽見大副正提高音量生氣地大喊，另一個聲音喊了回來。馬奎絲塔疲倦地站起身。她的大副，巴斯．昂．克拉夫是個牛頭人（註１），是一個以暴躁易怒出名的種族。他非常強壯，而且殺人不眨眼；這也是他為什麼到海上來的原因。在一艘像派裏丘號這樣的船上，沒有人會問他的過去。

阿奎打開艙門，快步走上甲板。

「發生什麼事了？」她用最嚴厲的聲音問，眼光從大副的獸頭轉到一個看來像是惡龍軍團軍官的大鬍子身上。但她認出了那雙褐色的眼睛，她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我說我們今天不開航，半精靈，我是說真的──」

「馬奎絲塔。」坦尼斯飛快地說，「我現在得和妳談談！」他把克拉夫推開，要走到她身邊，但是克拉夫抓住他，將他往後摔去。在坦尼斯身後，另一名較為強壯的軍官低吼著走上前。牛頭人目露兇光，從色彩斑斕的腰帶中抽出了一把匕首。

「卡拉蒙──」坦尼斯警告他，安撫性地抓住他的手。

「克拉夫──！」馬奎絲塔對她的大副投以憤怒的眼光，提醒他這是付錢的客人，不可得罪，至少在看得見陸地時不行。

牛頭人皺著眉，匕首和拔出時一樣迅速地消失。克拉夫轉身氣沖沖地走開。船員們失望地低語著，但情緒仍然高昂。看來這將會是一次有趣的航行。

馬奎絲塔將坦尼斯扶起，用幾近於審核應徵船員時的銳利目光打量著他。她立刻發現半精靈跟四天前大不相同，那時她纔跟這名大漢完成這筆交易。

他看起來像是剛從地獄回來一般。也許惹上什麼麻煩吧？她直覺地想。我纔不必幫他的忙！絕不讓我的船冒險。不過，他和他的朋友已經付了一半的船費。她需要這筆錢。這年頭幹海盜要和龍騎將競爭實在很困難──

「到我的艙房來。」阿奎粗魯地說，帶路走下去。

「跟其他人待在一起，卡拉蒙。」半精靈告訴他的同伴。大漢點點頭。不悅地看著牛頭人，卡拉蒙走回其他人身邊，眾人擠在寒酸的行李旁。

坦尼斯跟著阿奎走到她的艙房，擠了進去。即使只有兩個人，這間艙房還是太小了點。派裏丘號是艘小船，是專為快速航行而設計的。對馬奎絲塔的行當來說十分稱手，她需要迅速地溜進和溜出港口，裝載或卸下不盡然屬於她的貨物。有時，她會拿一些從塔西斯或帕蘭薩斯駛出的肥羊來加菜，快速地登艦，飛快逃開。

她早就習慣了超越那些龍騎將的巨大船隻，但是她嚴守一個分際，絕不染指這些船。現在海上常看見龍騎將的船隻「護送」一些商船。事實上，馬奎絲塔上兩次的航行都是虧本的，這也是她為什麼會接受乘客──一個在平常狀況下絕不可能的事情。

半精靈脫下頭盔，在桌旁一歪身，勉強算是跌坐了下來，因為他不習慣晃動的船身。馬奎絲塔輕鬆地保持平衡，繼續站著。

「那麼，你有什麼打算？」她打著哈欠問。「我告訴過你我們不能開航，海面──」

「我們一定得走。」坦尼斯突然插嘴。

「你聽著！」馬奎絲塔耐心地說（提醒自己他是個付錢的客人），「如果你惹上了麻煩，這與我無關。我不會讓我的船員和船冒險──」

「不是我，」坦尼斯插嘴，直視馬奎絲塔。「是妳。」

「我？」馬奎絲塔喫驚地往後退。

坦尼斯雙手交疊放在桌上，眼睛看著它們。船隻上下搖晃的動作，和他過去幾天的經歷，讓他現在有點噁心想吐。看見他肌膚帶著淡淡的綠色，還有明顯的眼袋，馬奎絲塔覺得就連她見過的屍體此時都比半精靈的狀況要好。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她追問。

「我──我被一名龍騎將俘虜了──三天前。」坦尼斯看著自己的手，低聲說。「不對，我想『俘虜』不是正確的字眼。他──他看見我穿成這個樣子，以為我是他的部下。我得跟著他回到營區。我在他們的營區待了幾天。我──我發現了一件事。我知道為什麼龍騎將和龍人要大肆搜索福羅參。我知道他們在找誰。」

「是嗎？」馬奎絲塔問著，發覺他的恐懼正像傳染病一樣地染上她。「不會是派裏丘號──」

「妳的舵手，」坦尼斯終於抬起頭看她。「貝倫。」

「貝倫！」馬奎絲塔震驚地復誦。「為了什麼？那個男人是個啞巴！是個智障！雖然算得上是名好舵手，但也不過如此，沒別的。他是幹了什麼能夠讓龍騎將親自來抓他？」

「我不知道。」坦尼斯強忍噁心疲倦地說，「我問不出來。我不確定他們知不知道！但他們接到的命令是，不計一切代價找到他，把他帶到──」他閉上眼睛，不想看那搖晃的油燈，「黑暗之後──」

晨光讓波濤洶湧的海面染上一層紅光，有一瞬間照在馬奎絲塔的肩膀上，彷彿是從她的耳環中跳躍而出的火焰。她緊張地用手撫弄經過仔細打理的頭髮。

馬奎絲塔感到喉嚨一緊。「我們把他丟掉！」她強自鎮定地說，用手一撐，站了起來。「我們把他放上岸，我可以找到另外一個舵手──」

「聽著！」坦尼斯抓住馬奎絲塔的手臂，強迫她停下來。「他們可能早就知道他在這里了！即使他們不知道，抓到他之後也不會有任何差別了。只要他們發現他曾經在這里，在這艘船上──他們一定會問出來的，相信我，他們有方法讓啞巴也可以開口說話──他們會逮捕妳，會逮捕船上的每一個人。抓住妳或是把妳除掉。」

他把手拿開，意識到自己沒有力氣抓住她。「這是他們過去做過的事，我知道。龍騎將告訴我的。整個村莊被毀，人們被拷打、殺害。任何與這人接觸過的傢伙就會完蛋。他們害怕這傢伙身上的祕密會流傳開來，他們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馬奎絲塔坐下來。「貝倫？」她難以置信地低聲說。

「因為這場暴風雨，他們什麼都不能做，」坦尼斯疲倦地說，「而且龍騎將被派去索蘭尼亞，去應付那邊的戰爭。但是她──那個龍騎將今天就會回來。接下來──」他說不下去了。他雙手抱住頭，全身發抖。

馬奎絲塔不知所措地看著他。這是真的嗎？還是他只是編出這些故事來讓她帶他逃離危險？看著他無力地倒在桌上，馬奎絲塔低聲咒罵。這位船長具有一雙銳利的眼睛，可說是閱人無數。她必須要這樣才能控制她手底下這羣飽經歷練的水手。所以她知道半精靈沒有說謊，至少沒有說太多謊。她推測有些事情他沒說出口，但這個有關貝倫的故事，雖然聽起來很奇怪，卻是真的。

這都說得通，她不安地想，詛咒自己。她對自己的判斷力和直覺感到驕傲。但她卻無意間忽略了貝倫的不尋常。為什麼？她輕蔑地彎起嘴角。她喜歡他──承認吧！他像個小孩，歡愉、純潔，所以她忽略了他不想上岸的不尋常、他對陌生人的恐懼，甚至他熱切地為海盜工作，卻不想分享他們的收獲。馬奎絲塔小坐片刻，感受著船的晃動。她看著外面，看見金色的陽光照在白色的浪花上。然後太陽被低垂的烏云所吞噬。強行出航可能很危險，但如果風向對了──

「我寧願到開闊的海上，」她喃喃對自己說。「也比像隻老鼠被困在這里好。」

阿奎下定決心，很快便站起身，走向門口。然後她聽見坦尼斯的呻吟聲，她回頭同情地看著他。

「來吧，半精靈。」馬奎絲塔體貼地說。她一隻手扶他站起來。「你到甲板呼吸新鮮空氣會感覺好一點。反正你也必須告訴你的朋友，這次的航行可一點也稱不上『慵懶的海上之旅』了。你知道你們所冒的危險嗎？」

坦尼斯點點頭。他倚著馬奎絲塔，走上搖晃的甲板。

「我可以確定，你沒有把一切告訴我。」馬奎絲塔屏住呼吸，把門踢開，扶著坦尼斯走上樓梯時說。「我打賭龍騎將絕對不只找貝倫一個人而已。但是我有個感覺，你和你的朋友並不是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大風大浪。我只希望你們的好運能夠持續！」

派裏丘號在洶湧的海上搖晃著。用半帆航行，這艘船看起來似乎有點勉強，掙扎著爭取每一寸的速度。很幸運地，風向改變了，從西南方穩定地吹過來，直直地將他們帶往伊斯塔血海。因為他們要前往卡拉曼，在福羅參的東北方，越過諾德馬角，所以目前的航向有點偏，但是馬奎絲塔不在乎，她只想離陸地愈遠愈好。

她告訴坦尼斯，他們甚至可能可以一直往東北方走，直接到牛頭人的家鄉米絲拉絲去。雖然有幾個牛頭人在黑暗之後的軍隊中作戰，但是他們並沒有和祂結盟。據克拉夫說，牛頭人們想藉由他們的忠誠以換取東安賽隆大陸。而東安賽隆的控制權剛被移轉給一名新的龍騎將，一個叫作投德的大地精。牛頭人對人類和精靈也沒什麼好感，但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們對龍騎將也沒有什麼用處。阿奎和她的船員以前曾在米絲拉絲躲藏過。這次，至少就短時間來說，他們還是可以躲在那里。

坦尼斯對這樣的延遲並不感到高興，但是他的命運已非操控在自己手上。想到這點，半精靈看著站在火焰和暴風中心的人。貝倫正掌著舵，用堅定的手控制著舵輪，他空洞的臉上毫不擔心，也沒有露出絲毫關切的神情。如果坦尼斯凝神細看著那人的上衣前方，也許可以看見一絲微微的綠光。許多月前，他曾在帕克塔卡斯見過他胸前閃耀著的綠色寶石，他的胸口藏有什麼樣的黑暗祕密？當整場戰爭仍然僵持不下時，為什麼會有數百名龍人浪費時間在這里找尋他？為什麼只因為有謠言說他在這里出現，奇蒂拉就願意放棄索蘭尼亞的軍團指揮權，親自來到這里監督這次的搜索？

「他就是關鍵！」坦尼斯回憶起奇蒂拉的話，「如果我們抓到他，克萊恩將會屈服在黑暗之後的裙腳下。那個時候，全世界將不再有力量能阻止我們！」

坦尼斯打了個冷顫，驚訝地看著那個人，感覺自己的胃像袋溼麵粉般沉重。貝倫看起來是那麼地超脫一切、與世隔絕，似乎整個世界的紛擾不安與他無關。難道他像馬奎絲塔說的一樣，是名弱智嗎？他想起在帕克塔卡斯那動盪恐懼的片刻所看見的貝倫身影。他想起那人讓叛徒依班領著他，絕望地試著逃離時臉上的表情。那表情既不是恐懼、呆滯，也不是毫不關心。那是什麼呢？認命！沒錯，就是這樣！似乎他知道等待著他的命運，但他還是不顧一切地向前。的確，當貝倫和依班抵達大門時，幾百噸的石塊從防衛機關上倒了下來，將他們埋在必須藉著巨龍的怪力才能舉起的石塊下。當然，兩具屍體都找不到。

至少依班的屍體是找不到了。幾個禮拜之後，在慶祝金月和河風婚禮的宴會上，坦尼斯和史東又看到了活生生的貝倫！他們還來不及抓住他，那男人就消失在人羣中。他們自此再也沒遇到過他。直到坦尼斯三天，不，四天前發現他冷靜地在這艘船上補帆為止。

貝倫把船駛往航線上，表情十分平靜。坦尼斯靠著船側的欄桿！開始乾嘔起來。

有關於貝倫的事情，馬奎絲塔一句也沒對船員們提起。馬奎絲塔為了解釋他們突然離開的理由，只說她收到情報，龍騎將對他們的船似乎特別感興趣，因此趕快航向開闊的海面是明智的選擇。沒有船員提出任何質疑。他們對龍騎將沒有絲毫好感，反正大多數的人也待在福羅參夠久，久到身上的錢全花光了。

坦尼斯也沒有對朋友們解釋急迫離開的原因。大夥都聽過了身上嵌著綠寶石人的故事，雖然他們顧及面子沒有提（卡拉蒙倒是相當不見外），坦尼斯知道他們以為他和史東在婚禮上喝了太多酒。他們也沒有問為什麼要冒險在此時出海。他們對他的信任是毫不動搖的。

坦尼斯由於暈船和罪惡感的噬咬，可憐兮兮地在甲板上縮成一團，瞪著海面。金月的醫療能力幫了他一定程度的忙，但連牧師都對他翻攪的胃束手無策，而他靈魂的掙扎更不是她幫得上忙的。

卡拉蒙喫驚地發現，甚至連雷斯林看來也相當自在。法師坐得離其他人遠遠的，躲在一名水手做出來的臨時遮蔽下，盡量不把身體弄溼。法師並沒有暈船，他甚至不太常咳嗽。看起來他常常迷失在自己的思緒中，金色的眼眸閃著比在烏云中探進探出的太陽還要亮的光芒。

當坦尼斯提到他擔心的追兵時，馬奎絲塔只是聳聳肩。派裏丘號比龍騎將的大船要快得多。他們成功地溜出港口，注意到他們行蹤的只有其他海盜船。在那個團體里，沒有人會問問題。

海面變得比較平靜，在輕柔的海風下變得波平如鏡。烏云一整天都虎視眈眈地低垂在海面上，最後終於被清新的海風給吹散了。夜晚天空潔淨，滿天星斗。馬奎絲塔讓船搶風前進，船身飛快地掠過水面。第二天一早，大夥醒來看見的是克萊恩大陸上最可怕的景象。

他們到了伊斯塔血海的邊緣。

當太陽像個金色圓球從西方地平線一出現，派裏丘號便航進了紅得有如法師紅袍的水域，航進了像是法師咳嗽時嘴角血沫的海中。

「這名字取得真好（註２）。」坦尼斯站在甲板上對河風說，兩人並肩看著這紅色混濁的海水。他們沒辦法看得太遠，因為一個即將來臨的風暴掛在天邊，把這片水域包裹在一片鉛灰色的簾幕下。

「我不相信。」河風嚴肅地搖搖頭。「我聽威廉提起過這個地方。我也聽他提到過會吞下大船的海龍，和有著魚尾巴的女人，但這個──」平原人搖搖頭，不安地看著血紅色的海水。

「你認為這海水真的是當燃燒的山脈擊中教皇的神殿時，所有死在伊斯塔上的人鮮血所染紅的嗎？」金月走到丈夫身邊，柔聲問。

「胡說八道！」馬奎絲塔不屑地說。她走過甲板加入他們，眼睛不停地打量著四周，確定她已經讓整艘船和船員都在最好的狀況下運作。

「你們又被豬臉威廉給拐了！」她大笑。「他最喜歡嚇你們這種土包子。這片水域的顏色是被海底沖激上來的紅土所染紅的。記住，我們不是航行在砂礫上，與這里的海底不同。這里曾經是乾燥的地面，曾經是伊斯塔最富庶的首都，也包括了周遭的肥沃郊區。山脈掉落時，它將陸地給打成兩半，大量的水從海里沖進來，變成了這個新的海洋。伊斯塔的財富如今都埋藏在波浪之下。」

馬奎絲塔用夢幻的眼神看著船舷外，彷彿可以看穿這渾濁的海水，看見海底傳說中的財富、失落的城市。她渴望地嘆口氣。金月厭惡地看著這貪婪的船長，她想起這恐怖的大難和其中犧牲的寶貴生命，眼中浮現傷心的陰影。

「是什麼讓底下的泥土不停地往上翻？」河風皺著眉看著底下血紅的海水。「即使加上潮汐和波浪的力量，比較重的泥土應該還是會沉回海底。」

「說的對，野蠻人。」馬奎絲塔佩服地看著高大的野蠻人。「但是，你的同胞們都是農夫──至少我知道的是如此──對泥土很熟悉。把你的手伸進水里，你可以感覺到泥土的微粒。假設血海的中央有一個巨大的漩渦（註３），用巨大的力量旋轉，將底下的泥土翻攪上來，就可能造成眼前的景象。不過，這到底是真的還是豬臉威廉的胡扯，我也說不準。我從來沒看過這個漩渦，我身邊的水手也沒看過。從小，我就從父親手中學習航海這門技藝，在海上航行了這麼多年，從來不曾目睹過那個東西。我認識的人當中也沒有人會蠢到航進海中央那片大風暴中。」

「那我們要怎麼去米絲拉絲？」坦尼斯皺起眉頭。「如果妳的海圖是正確的，它在海的另外一邊。」

「假設我們後面有追兵，我們可以向南走到米絲拉絲去。如果沒有，我們可以繞著這個海的西岸航行，直到諾德馬角北邊。別擔心，半精靈。」阿奎自負地搖搖手。「至少你們可以誇耀自己來過血海，克萊恩上的奇景之一。」

馬奎絲塔轉身走向後方，離開這羣不停交談的人。

「甲板注意！西邊有狀況！」了望臺的人大喊。

馬奎絲塔和克拉夫立刻掏出望遠鏡向西方地平線看去。一行人交換著不安的眼神，聚集在一起。甚至連雷斯林都走出了臨時的掩蔽，走過甲板，金色眼眸望向西方。

「一艘船？」馬奎絲塔對克拉夫抱怨。

「不是，」牛頭人用蹩腳的通用語說。「也許是朵云。但它很快，非常快，比我看過的任何云都還要快。」

此時每個人都可以看見地平線上的黑點，漸漸在他們的眼前變大。

坦尼斯感覺體內一陣抽痛，彷彿被一把劍刺穿。那陣疼痛如此真實，讓他不禁倒抽了一口氣，抓住卡拉蒙的衣服避免跌倒。其他人關心地看著他，卡拉蒙友善地伸出手扶著他的朋友。

坦尼斯知道飛向他們的是什麼。

他也知道率領牠們的是誰。

【註】

１　牛頭人──牛頭人是被詛咒的生物，他們擁有一個公牛的頭部，以及渾身壯碩的肌肉。在克萊恩上的牛頭人自視甚高，覺得其他生物都遠較他們來得低等，殺死他們就跟捏死一隻小蟲一樣。他們脾氣暴躁、剛烈，常常為了一點小事就和其他人動手，多半是穩贏不輸。牛頭人的另外一項特徵是，他們在迷宮中不會迷失方向，因此，有許多牛頭人會挑選迷宮做為他們居住的地方。

２　血海又被稱作「噩夢之海」，原因很顯而易見。

３　這個大漩渦大概半徑有一百哩，是以順時鐘方向旋轉，但風則是以反方向吹，所以會造成永不止息的暴風。

## １─３凝聚的黑暗

「一羣飛龍！」雷斯林走到他哥哥身邊說。「我相信至少有五隻。」

「龍！」馬奎絲塔大喫一驚。有那麼一瞬間，她顫抖的手緊抓住欄桿，轉過身發號施令，「滿帆前進！」

船員們呆看著西邊，一顆心全被逐漸逼近的恐怖氣息揪得緊緊的。馬奎絲塔滿腦子想到的只有這艘心愛的船；她提高音量，再次重復了一次命令。她堅強、冷靜的聲音壓過了船員們對龍感到的淡淡恐懼，幾個船員本能地跳起來執行命令，慢慢地，有更多的人開始跟著移動。克拉夫和他的鞭子隨時抽向動作太慢的人，這也幫了不少忙。幾分鐘之內，最大的帆就迎風張開，繩索和桅桿開始發出呻吟。

「把她保持在暴風雨旁！」阿奎對貝倫大喊。那男人遲鈍地點點頭，從他空洞的表情中很難判斷出他聽到沒有。

很顯然地，他聽到了，因為派裏丘號開始靠近血海上那永不消退的暴風雨，被它的強風不停地往前推，在邊緣的浪峯上千鈞一髮地前進。這是種非常冒險的做法，只要一個帆柱被吹走，一條繩索斷裂，一面帆裂開來，他們就死定了。但她得賭上一賭。

「沒用的，」雷斯林冷冷地說。「你不可能擺脫龍的。你瞧，他們追上我們的速度有多快。半精靈，你從一開始就被跟蹤了。」他轉身面對坦尼斯。「從你離開牠們的營區──或是，」法師嘶啞地說，「或是根本就是你領著牠們跟過來！」

「不！我發誓──」坦尼斯突然沉默了下來。

是那個醉醺醺的龍人──坦尼斯閉上眼，咒罵自己。奇蒂拉當然會派人監視他！比起其他與她同睡一張牀的男人，她並沒有特別相信他。真是個自以為是的笨蛋！竟然相信自己對她有著特別的意義，竟然相信她真的愛他！她誰也不愛。她根本就無法去愛──

「我被跟蹤了！」坦尼斯咬牙切齒地說。「你一定得相信我，我──我太不小心了。我不認為在這種暴風雨中他們可以跟蹤我。但是我沒有出賣你們！我發誓！」

「我們相信你，坦尼斯。」金月走到他身邊，憤怒地用眼角看著雷斯林。

雷斯林一言不發，但他的嘴角露出輕蔑的曲線。坦尼斯避開他的眼光，轉而專注地看著那些龍。現在可以清楚看見那些巨獸了。他們看見了那驚人的翼展，在後方擺動的長尾巴，閃著殘酷光芒的爪子懸在巨大的藍色軀體之下。

「其中一個背上有騎士。」馬奎絲塔一眼對著望遠鏡，神情凝重。「一個帶著有角面具的騎士。」

「一名龍騎將。」卡拉蒙不安地說，每個人也都知道那樣的描述代表什麼意思。大漢陰鬱地看著坦尼斯。「你最好跟我們說實話，坦尼斯。如果龍騎將以為你是他麾下的軍官，那他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地跟蹤你，甚至親自出來追捕你？」

坦尼斯結結巴巴正準備開口，但話聲卻被一陣模糊不清、痛苦的吼叫聲給淹沒了；一陣混合了恐懼、怒氣和憤怒的叫聲，和野獸那麼地類似，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從惡龍的身上移開來。那是從舵手的方向傳過來的，眾人把手放在武器上，轉過身去打量著聲音的來源。船員們停下手邊的工作，克拉夫完全靜止不動，聽著這陣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讓人恐懼，獸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

只有阿奎保持鎮定。「貝倫！」她喊著，開始越過甲板，她的恐懼突然間讓她理解了他現在的想法。她跳躍著衝過甲板，但一切都太遲了。

貝倫臉上露出瘋狂、害怕的神情，閉上嘴，看著接近的惡龍。然後他再度尖叫，這陣嚎叫聲讓牛頭人的血液也為之凍結。在他頭上，帆以飽漲欲破之勢喫滿了風，繩索和帆柱都拉得緊緊的。整艘船承受著極大的風力，幾乎要跳過迎面而來的浪頭，尾巴留下一道白沫。但惡龍仍然愈飛愈近。

阿奎幾乎已經要跑到貝倫身邊，這時他突然像是受傷的野獸般不斷地搖頭，貝倫用力地扭轉舵輪。

「不可以！貝倫！」馬奎絲塔尖叫道。

貝倫突如其來的舉動讓這艘小船猛力地轉彎，差點沉進海底。船身不斷震動著，這艘三桅船的最後一根桅桿承受不住這樣的壓力，啪的一聲折斷了。繩索、碎片、帆布，還有船員，如雨般地掉落在甲板上，甚至掉進血海中。克拉夫一把拉開阿奎，把她從倒塌的桅桿底下救出來。卡拉蒙則一手抓住雷斯林，將他推倒在甲板上，用身體護住他，讓那些雜物不致撞擊到他虛弱的身體。船員們踉蹌地走上甲板或是撞上貨艙。眾人可以聽見甲板底下貨物鬆動的聲音。每個人抓住繩索或是任何可以支撐的東西，無助地看著貝倫駛向地獄之路。船帆如同鳥翅般不停地拍擊，繩索鬆弛下來，船身無助地飄浮著。

雖然這位技術高超的舵手看來有點瘋狂，但他畢竟是個水手。他下意識地緊握住舵輪，不讓它失控。他像照顧垂死孩子的慈母般，慢慢將船身導回航道中。派裏丘號緩緩扶正，原先軟垂無力的帆現在又喫滿了風。派裏丘號恢復了穩定，朝向新的航道開去。

當一陣灰色的霧氣掩蓋住整艘船後，大夥這才意識到，就算剛剛沉入海中，也比此刻幸運得多。

「他瘋了！他要把船開向血海上那片永恆風暴中！」馬奎絲塔掙扎著站起來，用沙啞、幾不可聞的聲音說。克拉夫開始走向貝倫，手上拿著一柄鐵撬，臉上帶著無比的怒氣。

「不可以！克拉夫！」馬奎絲塔喫驚地抓住他。「也許貝倫是對的！這可能是我們唯一的機會！那些惡龍不敢跟我們進入暴風中。貝倫讓我們捲進這災難中，他也是唯一有能力帶我們逃脫的舵手！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在邊緣──」

鋸齒狀的閃電劃破了灰色的迷霧。迷霧散開，露出一個可怕的景象。黑色的烏云在嘶吼的風中翻攪著，綠色的閃電不停躍動，空氣中滿是硫磺味。紅色的水面上下起伏著，白色的浪花不停出現在表面，像是垂死之人嘴邊的口沫。每個人都無法動彈，他們只能呆呆地看著，感嘆於自然力量的偉大。接著，一陣風吹向他們，派裏丘號像是個玩具被巨人拋上拋下，掉出各種各樣的碎片。一陣驟雨接著降下，劈劈啪啪地打在木製的甲板上，灰色的簾幕又再度將他們包圍起來。

在馬奎絲塔的指揮下，船員手忙腳亂地修補殘存的帆。另外一組人馬則拚命工作，試著將瘋狂搖晃著的桅桿給砍斷。水手們用斧頭不停砍著，切斷所有繩索，讓它掉進血海中。派裏丘號最後終於脫離了桅桿的羈絆，慢慢扶正。雖然在收起大多數帆之後，派裏丘號仍被大風玩弄著，但現在即使少了一片帆，似乎仍然可以撐過這場暴風。

這迫在眉睫的危機幾乎讓每個人都忘了龍的存在，既然現在他們也許可以活久一點，每個人都轉過身去看著背後灰黑色的云霧和暴雨。

「你認為我們擺脫牠們了嗎？」卡拉蒙問。他的前額有個割傷，正不停地流著血。他的眼中露出疼痛的神情，但心思全放在弟弟身上。雷斯林蹣跚地走在他身後，全身沒有一處傷口，虛弱得只能勉強站著，不停地咳嗽。

坦尼斯面色凝重地搖搖頭。在掃視了四周，確定沒有其他人受傷之後，他示意大夥聚在一起。他們一個接一個，踉蹌地在雨中走過甲板，扶著繩索，直到每個人都聚集在半精靈身邊為止。每個人都看著背後波濤洶湧的海面。

一開始他們什麼也看不見──要從船舷看穿這強烈的風雨實在非常困難。有些水手甚至高興得歡呼起來，以為將牠們甩掉了。

但坦尼斯看著西方，知道唯有他們的死才能讓龍騎將停止這場追逐。的確，船員的歡呼聲轉變成了驚訝的喊叫聲，他們看見一隻藍龍的頭突然從烏云中冒出，血紅的雙眼中滿是恨意，血盆大口張開，露出白森森的利牙。

龍持續逼近，即使在這麼大的風雨中，牠的翅膀仍然保持著穩定。龍騎將騎在巨龍背上。坦尼斯注意到，她的手中沒有武器。她不需要武器，她會帶走貝倫，然後她的龍會毫不留情地把其他人殺光。坦尼斯低下頭，對即將到來的命運感到自責，對他應該為此負責的事實感到自責。

然後他抬起頭，還有一個機會，他狂亂地想。也許她認不出貝倫──她不敢把他們全部殺掉，因為她怕傷害到他。坦尼斯轉過身看著舵手，彷彿諸神也在跟他們作對，希望破滅了。

那陣狂風將貝倫的衣服吹開，即使在這灰濛濛的風雨中，坦尼斯也可以看見他胸口的綠寶石愈來愈亮，比天空中的閃電還要耀眼，變成暴風中明顯的標誌。貝倫沒有注意，他甚至沒看到那隻龍，他的目光只看著眼前的暴風，慢慢地將船往血海深處航去。

只有兩個人看見了那綠色的寶石，其他的人都無法將視線從頭上的巨大生物移開，並和龍所帶來的強烈恐懼掙扎著。就像幾個月前一樣，坦尼斯看見那顆寶石。龍騎將也看到了。金屬面具後的雙眼被吸向那顆發光的寶石，隨後龍騎將的目光，和站在風暴肆虐的甲板上的半精靈眼神，相遇了。

一陣突如其來的強風襲擊那隻藍龍。牠輕微地搖晃，但背上龍騎將的眼光絲毫沒有移動。坦尼斯從她褐色的雙眸中看見了恐怖的未來。藍龍會直衝而下，用爪子把貝倫抓起來。龍騎將會享受這勝利的片刻，然後她會下令藍龍將他們全部殺光──

正如同數日前擁她在懷中時所清楚看到的熱情一樣，坦尼斯現在也清楚地看到她眼中的殺意。

龍騎將目光沒有離開他片刻，舉起戴著手套的手──或許這是命令藍龍攻擊的手勢，也許是向他道別。反正他永遠都不會知道了，因為就在那一刻，一個沙啞的聲音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壓倒了這一切。

「奇蒂拉！」雷斯林大喊。

法師推開卡拉蒙，奔向藍龍。他在溼滑的甲板上跑步，袍子在愈來愈強的風中飛舞。一陣強風將他的帽子吹開。雷斯林金色的皮膚上滲著汗水，沙漏狀的瞳孔在暴風雨中的黑暗里隱隱生光。

龍騎將抓住坐騎背上的藍色尖刺，藍天往上爬升，抗議這突如其來的改變。她驚訝得全身僵硬，棕色大眼圓睜著，透過面具看著這個她從小照顧到大、孱弱的同母異父弟弟。她的視線微微移動了一下，看見卡拉蒙走到雷斯林身邊。

「奇蒂拉？」卡拉蒙壓抑地說。他的臉色發白，恐懼地看著頭上迎風飛翔的藍龍。

龍騎將再度轉過頭去看著坦尼斯，然後轉向貝倫。坦尼斯停住呼吸，他可以從她眼中清楚看見靈魂中的掙扎。如果要抓到貝倫，她得要犧牲那個從她身上學到一切劍術的大弟，也得要殺掉他孱弱的雙胞胎弟弟。她還得殺掉曾經是她所愛的男人。然後坦尼斯看到她的眼神變得冰冷，他絕望地搖搖頭。這無關緊要。她會犧牲弟弟，她也會殺掉他。坦尼斯想起她說的話──「抓到貝倫，我們就可將克萊恩踩在腳下。黑暗之後將賜給我們超乎想像的獎賞！」

奇蒂拉指指貝倫，並且鬆開了對跨下坐騎的控制。藍天發出一聲殘酷的尖叫，做好俯衝的準備。但奇蒂拉片刻的遲疑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貝倫對她完全視若無睹，一步步地將整艘船駛往暴風的中心。狂風怒吼，撕裂船上的繩索。大浪打過船舷，大雨開始像刀鋒般落下，冰雹堆積在甲板上，把它覆蓋在碎冰之下。

那隻龍突然遇到了麻煩。一陣風吹向牠，接著又是一陣風。藍天的雙翼無助地揮舞著，一陣陣的風襲擊著牠。冰雹不停擊打牠的頭，有可能會打傷牠的翅膀。如果不是因為主人的強大意志力控制住牠，牠早就逃離這狂風暴雨，竄向比較安全的天空。

坦尼斯看見奇蒂拉怒火中燒地指著貝倫。他看著藍天勇敢地試著飛近舵手。

然後，一陣猛烈的風襲向這艘船，一道大浪打向他們，如牆般的大浪包圍著他們，白色的浪花將水手擊倒，在甲板上東倒西歪地滑著。船開始顛簸，每個人都抓住手邊所能抓到的繩子、網子、任何東西，避免被沖下船去。

舵輪像是活的生物，不停在貝倫的手中跳躍，貝倫則努力地和它搏鬥。船帆裂成兩半，船員尖叫著跌進伊斯塔血海中。然後，慢慢地，船身又開始扶正，木製的船身在這種壓力下開始嘎吱作響。坦尼斯很快地抬起頭。

藍龍、奇蒂拉，都消失不見了。

對龍的恐懼一消失，馬奎絲塔馬上一躍而起，決心挽救她瀕臨死亡的愛船。她不停地發號施令，一個步伐不穩，撞上了提卡。

「快下船艙去，你們這些笨蛋！」馬奎絲塔在暴風中對坦尼斯怒吼。「把你的朋友全都帶到底下去！你們會礙手礙腳的！去我的房間。」

坦尼斯毫無知覺地點點頭，本能地將其他人帶下船艙，自己覺得彷彿身處於一個毫不合理、黑暗正將他們慢慢包圍的幻夢中。

卡拉蒙扶著弟弟走過他身邊時，怨恨的眼神有如箭一般穿透了坦尼斯的胸口。雷斯林的金色雙眼掃過他，像是火焰燒灼著他的靈魂。然後他們越過了他，和其他人一起走進不停搖晃的艙房中，像是破布娃娃般被不停拋上拋下。

坦尼斯等到每個人都安全擠進小小的艙房後，才全身無力地把門關上，不敢轉過身，不敢面對朋友。他腦海中只有卡拉蒙怨恨的眼神和雷斯林洞悉一切的金色雙眼。他也聽見金月輕柔的啜泣聲。他寧願直接死在這里也不願意麪對他們。

但這是不可能的。他緩緩轉過身。河風站在金月身邊，臉色陰沉地靠著天花板和牆壁。提卡咬著嘴脣，眼淚流下她的雙頰。坦尼斯背靠著門，沉默地看著同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人開口。耳邊只有外面暴風雨肆虐、浪花打在甲板上的聲音。水花打在他們臉上。他們又溼又冷，因為這樣的打擊和恐懼而不停地發抖。

「我──我很抱歉，」坦尼斯舔舔他滿是鹽花的嘴脣。他的喉嚨疼痛，幾乎說不出話來。「我──我曾想過要告訴你們──」

「你這四天原來是這樣過的，」卡拉蒙輕柔、低沉地說。「和我們的姊姊在一起。和我們那位成了龍騎將的姊姊！」

坦尼斯軟垂下頭，船身在他腳底下晃動著，讓他撞向馬奎絲塔釘在地板上的書桌。他穩住身子，慢慢地起身面對他們。半精靈以往承受過許多痛苦──被歧視的痛苦，失去珍愛之物的痛苦，被刀、劍、箭矢傷害的痛苦。但他知道自己承受不住這種痛苦。他們眼中被出賣的神情直接刺向他的心中。

「求求你們，你們要相信我──」說這種話真是蠢！他狂亂地想。他們為什麼要相信我！我回來之後就不停地對他們撒謊。「好吧！」他再度開回，「我知道你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但至少聽我說幾句話！我那時走在福羅參的街道上，遭到一名精靈的攻擊。他看見我穿著這套弄來的服裝，」坦尼斯指指身上的盔甲，「以為我是名惡龍軍團的軍官。奇蒂拉救了我一命，然後認出了我。她以為我加入惡龍軍團！我能怎麼說？她──」坦尼斯疲倦地抹著臉，「她帶我回旅館，然後──然後──」他無法繼續。

「然後你整整四天四夜都躺在龍騎將愛的懷抱里！」卡拉蒙憤怒得提高音量。他蹣跚地站起來，伸出一隻手指對著坦尼斯。「四天的狂歡之後，你需要休息！所以你想到我們，然後回來看看我們是不是還在等你！我們偏偏還在癡癡地等！像羣沒腦袋好欺負的笨蛋──」

「是的！我是和奇蒂拉在一起！」坦尼斯大吼，突然滿腹怒氣。「沒錯，我愛她！我不期望你們會明白！沒人會明白的！！但是我發誓！我從來沒出賣過你們！當她去索蘭尼亞的時候，那是我唯一逃脫的機會，我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一個龍人跟蹤我，這顯然是奇蒂拉的命令。我也許是個笨蛋。但我不是個叛徒！」

「呸！」雷斯林一口痰吐在地板上。

「聽著，法師！」坦尼斯大吼。「如果我出賣了你們，她為什麼看到她弟弟們會那麼驚訝？！如果我出賣了你們，我為什麼不乾脆派出幾個龍人去旅店逮捕你們就好？我任何時候都可以這樣做。我也可以派他們來抓貝倫。他纔是她想要找的人。他纔是龍人搜遍福羅參要找到的人！我知道他在船上。如果我把他躲在哪里告訴她，奇蒂拉應允我可以統治全克萊恩！他就是這麼重要。我只需要帶著奇蒂拉抓住貝倫，黑暗之後就會親自賜給我這些東西！」

「別告訴我們你連想都沒想過！」雷斯林嘶啞地說。

坦尼斯張開嘴，接著沉默片刻。他知道自己所犯的錯就像臉上的鬍子一樣明顯。他嗆咳著，用手摀著眼以避開他們的面孔。「我──我真的愛她，」他斷斷續續地說，「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不願意承認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即使我知道了，我也剋制不住自己。如果是你，」他的眼光投向河風，「或是你，」他看著卡拉蒙。船身又再度晃動。坦尼斯感覺到腳下的地面開始傾斜，他抓住桌面穩住身子。「你們會怎麼做？我整整朝思暮想了她五年！」他停下來，眾人不發一語。卡拉蒙陷入難得的思考中，河風則看著金月。

「當她走了之後，」坦尼斯的聲音柔和，其中充滿了痛苦。「我躺在她牀上，不停地自責。你們現在也許會責怪我，但你們不可能像我那樣地痛恨和唾棄自己當時的樣子！我想到了羅拉娜──」

坦尼斯再度閉上嘴，抬起頭。即使當他不停說話的時候，他也感覺到了船的改變。其他人也開始打量著四周。不需要一名老經驗的水手也可以感覺出來，他們現在已經脫離了風浪，平穩地向前進，這種感覺是那麼不自然，讓人不禁毛骨悚然。在任何人想出這是什麼狀況之前，一陣猛烈的撞擊差點把門打成兩半。

「馬奎絲塔叫你們趕快上來！」克拉夫粗魯地大吼。

坦尼斯飛快地掃視同伴們。河風的臉色陰沉，眼睛直直地看著坦尼斯，但是不再有光芒。平原人一直都不願意相信非人類，在幾個禮拜出生入死的冒險後，他總算把坦尼斯當成自己的兄弟。這種關係已經消失了嗎？坦尼斯目不轉睛地看著他。河風避開他的目光，沉默地走過坦尼斯，然後，他突然停下來。

「你說的對，朋友。」他看著正試著站起來的金月說。「我也曾愛過。」說完，他頭也不回地走上甲板。

金月沉默地跟著丈夫，默默地看著坦尼斯，他可以從她雙眼中看見諒解和同情。她希望他能夠了解，有時他是可以非常體貼的。

卡拉蒙遲疑了片刻，不說半句話地走過他身邊，雷斯林悄悄跟在後面，眼光從未自坦尼斯身上移開。他金色的雙眼中顯露著的是高興嗎？早被人懷疑的雷斯林，是在高興終於有了同伴嗎？半精靈不清楚法師在想些什麼。然後提卡走過來，體貼地拍拍他肩膀。她知道愛情像是什麼──

坦尼斯孤單地留在船艙里，被自己黑暗的思緒所包圍。然後，他嘆了口氣，跟隨著朋友走出艙房。

一踏上甲板之後，他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其他人看著船邊，臉色蒼白，承受著無比的壓力。馬奎絲塔在前甲板上不停地踱步，用母語流利地咒罵著。

她聽見坦尼斯的腳步聲，抬起頭，黑眸中帶著無比的怨毒。

「你毀了我們。」她忿恨地說。「你和那個該死的舵手！」

馬奎絲塔的咒罵對他來說是多餘的，他早就在腦中不停地這樣告訴過自己。坦尼斯開始懷疑她到底有沒有開過口，還是這全是他自己的幻想。

「我們陷在漩渦里了。」

## １─４「弟弟──」

派裏丘號衝向前，像隻輕盈的小鳥劃過水面。但這是隻折翼鳥，牠乘著漩渦血紅的水流慢慢地轉向那無底的黑暗中。

那可怕的力量讓海面平靜下來，看起來彷彿是面鏡子。空洞、永不止息的吼聲從黑暗的水底衝出，連上空的烏云都被帶動著一起旋轉，似乎周遭空間中所有的物體都被漩渦所捕捉，無聲地邁向毀滅之路。

坦尼斯用疼痛的雙手抓住繩索。看著漩渦黑暗的中心，他感覺不到恐懼、害怕，只有一種奇怪的麻木感。一切都不重要了。死亡將會毫無痛苦，是讓人歡迎的。

在這艘註定毀滅的船上，每個人都靜靜站著，害怕地睜大雙眼。他們離漩渦中心還有一段距離，這漩渦的直徑有好幾哩那麼大。水流平緩順暢地流動著。他們頭頂和四周的暴風依舊肆虐，雨點仍然打在他們的臉上。但這都不重要了。他們根本不會再注意這些，他們眼中只看見自己正被慢慢地帶進那黑暗的中心。

眼前恐怖的景象足以將貝倫從麻木不仁的狀態中打醒。在一開始的震驚之後，馬奎絲塔開始忙亂地發號施令。水手們本能地服從命令，但他們的努力毫無用處。剛補好的帆此刻又毫不留情地裂開；繩索斷裂，抓著它的不幸人們慘叫著跌進海中。不論怎麼努力，貝倫就是沒辦法讓這艘船脫離漩渦的魔掌。

克拉夫也開始幫忙握住舵輪，但這彷彿是要阻止世界轉動般無望。然後，貝倫放棄了，雙肩低垂。他看著眼前不停旋轉的水面，不理馬奎絲塔，不理克拉夫。坦尼斯注意到他的臉色平靜，就像當年他握住依班的手，跑向帕克塔卡斯牆上崩落的石頭時的表情。他胸口的寶石發出奇異的光芒，和紅色的海面互相輝映。

坦尼斯感覺到一隻強壯的手抓住他的肩膀，將他從眼前的恐怖中搖醒。

「坦尼斯！雷斯林呢？」

坦尼斯轉過身，有片刻認不出眼前的人是卡拉蒙，然後他聳聳肩。

「這有什麼差別？」他喃喃自語。「讓他死在他自己選擇的地方──」

「坦尼斯！」卡拉蒙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搖晃他。「坦尼斯！那顆龍珠！他的魔法！也許可以幫上忙──」

坦尼斯突然清醒過來。「天哪！卡拉蒙，你說的對！」

半精靈很快地掃視周圍，但沒有看見法師。一陣寒意湧上來，法師可以幫助他們，當然也可以幫助他自己！坦尼斯隱約記起阿爾瀚娜說過的話，龍珠的創造者在里面加上了非常強烈的求生意志。

「底下！」坦尼斯大喊。他撲向艙門，聽見卡拉蒙跌跌撞撞地走在後面。

「怎麼搞的？」河風拉著繩索問。

坦尼斯回頭大喊。「雷斯林。那顆龍珠。別過來，我和卡拉蒙處理就好了，你跟其他人一起待在這里。」

「卡拉蒙──」提卡開始跑向他們，直到河風抓住她為止。她不情願地看了戰士一眼，閉上嘴，緊抓著繩索。

卡拉蒙沒有注意到她。他衝過坦尼斯，壯碩的身體以難以想像的速度移動著，連跑帶跳地衝下通往馬奎絲塔艙房的樓梯。坦尼斯看見房門是開著的，隨著船身的動作前後晃動。半精靈衝進去，剛進門口便像是撞上一堵牆般地急停下來。雷斯林站在小房間中間。他點亮了一枝蠟燭，插在頭頂上的燭臺中。火光讓法師的臉像張金屬面具，眼中反射著金色的火焰。雷斯林手握著他們從西瓦那斯提拿到的戰利品──龍珠。坦尼斯留意到它變大了，它現在有一顆球的大小，各種各樣的顏色在里面旋轉。坦尼斯感到暈眩，連忙移開視線。

卡拉蒙站在雷斯林身前，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紙，不禁讓坦尼斯想起夢中他垂死的臉孔。

雷斯林咳嗽起來，一隻手緊抓住胸口。坦尼斯走向前，但法師很快地抬起頭。

「坦尼斯，不要靠近我！」雷斯林用沾滿鮮血的雙脣說。

「你在幹嘛？」

「我要逃脫這死亡的命運，半精靈！」法師發出讓人全身不舒服的笑聲，那種奇異的笑聲坦尼斯以往只聽過兩次。「你以為我在幹嘛？」

「怎麼可能？」坦尼斯看著法師金色的眼睛和龍珠里面旋轉的顏色，感覺自己被恐懼慢慢地包圍。

「藉著我的魔法，還有龍珠的法力。這很簡單，雖然你的小腦袋可能沒辦法理解。我現在能夠將我的身體和靈魂的能源合而為一，我會變成純粹的能量。一道光，你這樣想會比較容易明白。藉著變成一道光，我可以像太陽的光芒般在天際漫遊，在我選擇的地方和時間出現！」

坦尼斯搖搖頭。雷斯林說的對，他的確沒辦法想像，也沒辦法理解，但是這卻讓他燃起了希望。

「這顆龍珠可以讓我們全部的人都變成光嗎？」

「也許吧！」雷斯林咳嗽著回答，「我不確定。但我不會冒這個險。我知道我逃得掉。其他人跟我無關，是你帶他們走到這步田地的，半精靈，你得負責帶他們逃出去！」

滿腔怒火取代了原先的恐懼。「至少，把你哥哥──」他憤怒地說。

「只有我一個。」雷斯林瞇起眼睛。「退回去。」

瘋狂、絕望的怒氣充滿坦尼斯的腦中。他得讓雷斯林聽聽道理！他們一定可以利用這個法師逃出去！坦尼斯對法術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雷斯林現在不敢施法，因為他必須用全部的心神去控制龍珠。坦尼斯衝向前，看見法師的手中銀光一閃。從他的手中，似乎無中生有地變出一把銀匕首（註１），它一直巧妙地隱藏在法師的袖子里。坦尼斯停下腳步，看著雷斯林的眼睛。

「好吧！」坦尼斯喘息著說。「你會想也不想地除掉我，但你應該不會傷害自己的兄弟。卡拉蒙，阻止他！」

卡拉蒙衝向雙胞胎弟弟。雷斯林舉起銀匕首警告他。

「不要做傻事，哥哥。」他柔聲說。「不要靠近。」

卡拉蒙遲疑了一下。

「阻止他，卡拉蒙！」坦尼斯堅定地說。「他不會傷害你的。」

「告訴他們，卡拉蒙。」雷斯林嘶啞地說。法師沒有正眼看著自己的哥哥，他的瞳孔擴大，閃爍著危險的金色光芒。「告訴坦尼斯我會怎麼做。你一定記得的。我也沒有忘記。每當我們看見彼此時就會想起來。親愛的哥哥，不是嗎？」

「他在說什麼？」坦尼斯逼問，注意力並不十分集中。如果他可以讓雷斯林分心──撲向他──

卡拉蒙臉上的血色突然消失。「大法師之塔──」他結巴地說。「但我們不能提這件事的！帕薩理安說──」

「沒關係了，」雷斯林嘶啞地打斷他的話。「帕薩理安現在也奈何不了我。只要我拿到我的力量，連偉大的帕薩理安也沒辦法面對我！但那跟你沒關係。這纔跟你有關係。」

雷斯林深吸一口氣，開口道出這個祕密，他的奇異雙眼仍然緊盯著哥哥。坦尼斯心不在焉地聽著，心臟幾乎快要從胸口迸出來。只要一拳，這個瘦弱的法師就會倒下──但是坦尼斯發現自己被雷斯林沙啞的聲音所吸引，不由自主地停下來傾聽，彷彿他也被雷斯林的法術所炫惑。

「大法師之塔中最後的試煉，坦尼斯，是讓我和我自己對抗。我失敗了。我殺了他，坦尼斯。我殺了我的親哥哥，」雷斯林的聲音無比鎮定。「至少我認為那是卡拉蒙。」法師聳聳肩。「後來我發現，原來那是個幻象，他們為了讓我了解我內心有多麼嫉妒和怨恨。他們希望藉此能夠將我心中的黑暗驅除。但我真正學到的是我自制的力量還不夠。不過，因為這並不是真正測驗中的一部分，我的失敗並沒有計算在測驗中──只對一個人來說例外。」

「我看著他殺了我！」卡拉蒙著魔般地大喊，「他們強迫我看著，好讓我可以了解他！」大漢雙手摀住臉，全身不停地顫抖。「我明白！」他啜泣著說。「我那個時候就懂了！我很抱歉！小弟，不要自己一個人去！你太弱了！你需要我──」

「不再是了，卡拉蒙。」雷斯林輕柔地嘆口氣。「我不再需要你了！」

坦尼斯看著這兩個人，感到一陣反胃。他沒辦法相信眼前的景象！即使是雷斯林也應該做不出來！「卡拉蒙，阻止他！」他粗魯地說。

「別讓他靠近我，坦尼斯。」雷斯林彷彿聽見坦尼斯內心的聲音，他輕柔地說，「我跟你保證我做得出來。我一輩子努力的目標就在眼前，我不會讓任何事阻止我的。坦尼斯，你看看卡拉蒙的臉。他也知道，我殺過他一次，我還可以再來一次。再會，哥哥。」法師將雙手放在龍珠上，把它高舉在蠟燭的火光底下。龍珠里面的顏色瘋狂地旋轉著，閃耀出刺眼的光芒。強大的魔法能量環繞著法師的身體。

坦尼斯努力抗拒內心的恐懼，強迫自己的身體衝向前，做最後一次絕望的掙扎，試著要阻止法師。但他完全無法動彈。他聽見雷斯林吟唱著奇怪的咒語。龍珠中的光芒愈來愈亮，彷彿要射穿他的腦袋。他用手遮住眼，但那光芒毫不留情地穿過他的皮肉，撕扯著他的頭腦。這疼痛再也無法忍受，他踉蹌地後退，靠在門上，聽見卡拉蒙在他身邊痛苦地大叫，接著聽見大漢咚的一聲倒在地上。

然後一切都平靜下來，艙房恢復原先的黑暗。坦尼斯顫抖著張開雙眼，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什麼都看不見，眼前只有一顆巨大圓球所留下的紅色殘影。慢慢地，他的眼睛開始習慣眼前的黑暗。燭火搖晃著，滴出的熱蠟在地板上形成了一個小池子，卡拉蒙不省人事地躺在旁邊。戰士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眨也不眨地看著一片虛無。

雷斯林不見了。

提卡．維蘭站在派裏丘號的甲板上，看著眼前的一片血海，非常努力地試著別再落淚。妳一定得堅強一些，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妳已經學到了如何勇敢地戰鬥，卡拉蒙說過的。現在妳得要勇敢面對這一切。至少，我們最後可以在一起。不要讓他看見我哭。

過去的四天對他們來說實在是飽受折磨。大夥害怕被福羅參滿街的龍人部隊所發現，整天躲在髒亂的旅店中。坦尼斯的神祕失蹤更讓大夥不知所措；他們什麼都不敢做，連打聽他的下落都不敢。因此有很長的時間，他們被迫待在房間里，提卡被迫要待在卡拉蒙的身邊。他們對彼此強烈的吸引力，那種他們無法表達的吸引力簡直是種折磨。她想要用手臂摟著他，想感覺他堅實的臂膀摟著她，感覺他強壯、結實的身體緊貼著她。

她很確定卡拉蒙也想這樣做。他有些時候會看著她，眼中有著無比的溫柔，讓她想要躲在他懷中，和他分享他心中那無邊無際的愛。

但只要雷斯林像個孱弱的陰影般杵在卡拉蒙身邊，這就永遠不可能實現。她不斷對自己重復卡拉蒙在抵達福羅參之前對她說過的話。

「我現在只能全心全意照顧我弟弟。在大法師之塔中，他們告訴我，他的力量可以拯救這個世界。我是他的力量，他外在的力量。他需要我。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將他擺在第一位，在這件事改變之前，我無法全心全意對待其他人。妳應該找一個能把妳放在第一位的人。妳不必顧慮我，儘管去找能夠這樣愛妳的人吧！」

但我不要別人，提卡傷心地想。她的眼淚開始掉下。她猛然轉過身，試著不讓河風和金月看見她臉上的淚痕。他們會誤會，會以為她是為了恐懼而掉淚。不對，她早就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她最大的恐懼就是孤單地死去。

他們在幹什麼？她用手背把眼淚擦乾，胡思亂想著。船被水流愈帶愈靠近那黑暗的漩渦眼。卡拉蒙呢？我得找到他，不管有沒有坦尼斯都一樣。

然後，她看見坦尼斯緩慢地爬著階梯，半拖半扶著卡拉蒙。提卡只看了戰士蒼白的臉龐一眼，就幾乎停止了心跳。

她試著大叫，卻發不出聲音來。在她含混不清的尖叫聲中，金月和河風都捨棄原先注視著的恐怖景象，轉過身來。河風看見坦尼斯勉強支撐著大漢，他立刻跑向前幫忙。卡拉蒙像是喝得爛醉的酒鬼，目光渙散。坦尼斯雙膝一軟跪倒時，河風正好扶住卡拉蒙。

「我很好。」坦尼斯柔聲回答河風關心的眼神。「金月，卡拉蒙需要妳的幫助。」

「怎麼搞的，坦尼斯？」提卡的恐懼終於讓她有了開口的力量。

「發生什麼事了？雷斯林呢？他是不是──」她突然閉上嘴，因為她注意到了半精靈灰暗的眼神，眼神中盡是他在底下看到和聽到的恐怖記憶。

「雷斯林走了。」坦尼斯簡短地說。

「走了？去哪里？」提卡瘋狂地觀察四周，彷彿期待他的屍體出現在船外混濁的血海中。

「他對我們說謊。」坦尼斯回答，一邊幫助河風將卡拉蒙扶到一堆柔軟的繩子上。壯碩的戰士什麼也沒說，他似乎看不見他們，彷彿什麼都消失在他眼前；他只是定定地看著紅色的血海。「還記得他堅持我們一定要去帕蘭薩斯，去學習怎麼使用龍珠嗎？他早就知道怎麼使用龍珠了。現在他走了，去帕蘭薩斯，也許吧！我想這都不重要了。」他看著卡拉蒙，悲傷地搖搖頭，走向船舷。

金月溫柔地把手放在大漢身上，喃喃地念著他的名字，其他人在風雨聲中幾乎聽不見她的聲音。她一碰之下，卡拉蒙顫抖起來，隨即全身開始劇烈地抖動。提卡跪在他身邊，握住他的雙手。卡拉蒙兩眼仍然呆滯地看著前方，開始無聲啜泣，眼淚從他無神的雙眼中不停流下。金月的眼中隱隱閃著淚光，但是她仍然繼續撫摸他的額頭，像是母親呼喚孩子般不停地喚著他。

河風神色陰鬱，忿忿不平地走向坦尼斯。

「發生了什麼事？」平原人神色凝重地問。

「雷斯林說他──我說不出口，現在不行！」坦尼斯雙手顫抖地搖搖頭。他靠在船舷上，看著底下混濁的海水。坦尼斯用他已經許久沒使用的精靈語低聲咒罵著，雙手抱住頭。

河風被他朋友的痛苦掙扎所感染，把手放在坦尼斯的肩膀上安慰他。

「原來最後就是這個下場，」平原人說。「就像我們在夢中看到的一樣，法師拋下他的哥哥等死──」

「就像我們在夢中見到的一樣，我讓你們失望了。」坦尼斯喃喃地說著，話聲中帶著懺悔。「我到底做了什麼？這都是我的錯！是我把這種恐怖帶到我們身上的！」

「我的朋友，」河風說，被坦尼斯的自責所感動。「我們不該質疑上天的安排──」

「叫祂們去死吧！」坦尼斯暴怒地大喊。他抬起頭看著朋友，握緊拳頭捶向船舷。「全都是因為我！是我的選擇！那麼多個夜里，我把她擁入懷中，不知道告訴自己多少次，我和她可以永遠在一起！我不能責怪雷斯林！他跟我很像。兩個人都被無比的熱情所毀滅！」

「你還沒有被擊倒，坦尼斯。」河風說。他緊抓住坦尼斯的肩膀，強迫半精靈轉過身面對他。「你並沒有像法師一樣臣服在自己的慾望下。如果你像他一樣，你會選擇和奇蒂拉在一起。但你離開了她，坦尼斯──」

「我離開了她，」坦尼斯咬牙切齒地說。「我像個小偷般鬼鬼祟祟地逃走！我應該當面挑戰她！她可能會直接殺了我，但你們就會安全了。你和其他人就可以逃出來。我的死就會非常簡單──但是我卻沒那個勇氣。是我帶大家走到這步田地的。」半精靈說，掙脫河風的雙手。「我失敗了。不只是讓我自己失望，我讓每個人都失望了。」

他看著周遭的狀況。貝倫仍然站在舵輪前，抓著無用的舵輪，臉上露出熟悉的認命表情。馬奎絲塔仍然不屈不撓地試著要拯救愛船，和漩渦中發出的吼叫聲搏鬥，嘶吼著發出命令。但她的船員被恐懼所震懾，不再服從命令了。有些人掉下眼淚，有些人指天罵地，絕大多數人只是沉默不語地看著眼前的恐怖景象──巨大的漩渦穩定而持續地將他們拖進深邃的黑暗洞穴中。坦尼斯感覺到河風的手再度放上他的肩膀。他隨即怒火中燒地試著掙脫，但平原人並不退讓。

「坦尼斯，我的兄弟，在索拉斯的最後歸宿旅店里，當你決定幫助金月時，是你決定走上這條路。如果我跟平日一樣驕傲，我便會拒絕你們的幫助，最後我和她兩人都會喪命當場。正因為你不忍心棄我們於不顧，我們才將古老真神的知識重新帶回這個世界。我們將醫療的能力帶回這個世界，同時也帶來了希望。記得森林之王告訴過我們什麼嗎？我們不需要為那些已完成自身使命的人感到傷悲。我們完成了使命，朋友。誰知道我們感動了多少生命？誰知道這個希望能不能夠帶來最終的勝利？對我們來說，看起來我們的戰爭已經結束了。就這樣了。我們放下手中的劍，好讓之後的人可以接手繼續戰鬥。」

「你說的很動聽，平原人。」坦尼斯插嘴道，「但是請告訴我實話。你真的能夠面對死亡而不感到傷悲嗎？你有那麼多活下去的理由──金月，你們倆還沒生小孩──」

一陣痛苦掠過河風的面孔。他轉身隱藏這表情，不過坦尼斯留心到這一點，突然間明白，他連這一點也摧毀了！半精靈無助地閉上眼。

「金月和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們的。你有太多事情要煩心。」河風嘆氣道。「我們的小孩會在秋天出生。」他喃喃地說，「在楓葉變紅、變黃，正如同我們帶著藍色水晶杖進入索拉斯那天一樣。那天那位騎士，史東．布萊特佈雷德發現我們，帶我們到最後歸宿旅店──」

坦尼斯開始流淚，淚水像銳利的刀鋒般刺穿了他的身體。河風雙臂緊擁著他。

「我們當時看到的楓樹如今都已死了，坦尼斯。」他壓抑著聲音說。「我們只能讓我們的孩子看看那堆腐爛的廢墟。但現在那個孩子可以看看神域中的楓樹，看看永不枯萎的楓樹。別傷心，我的朋友，我的弟兄。你幫忙將諸神的信仰重新帶回大地，你一定得對祂們有信心。」

坦尼斯輕柔地將河風推開。他沒辦法正視平原人的雙眼。他看著自己的靈魂，發現它像西瓦那斯提的樹木一樣扭曲、枯萎。信心？他沒有信心。神對他來講有什麼意義？是他做了這些選擇，是他放棄了他過去所珍惜的一切──他的家園，羅拉娜的愛。他幾乎差點也將友誼給放棄了。只有河風堅定不移的忠誠，對自己錯誤的信任才讓他沒有也跟著唾棄自己。

精靈是不容許自殺的。他們覺得這是瀆神的，生命的賞賜凌駕於所有其他的一切。但坦尼斯滿懷期待地看著眼前的血海。

讓死亡快點到來吧！他祈禱著，讓這些血紅的海水淹過我的臉頰，讓我埋在這深邃的海中。如果有神，如果禰們在聽，我只乞求一件事──別讓羅拉娜知道我所犯下的錯。我已經帶給太多人痛苦了──

正當他的靈魂在一字一句地傾吐著這最後的祈禱時，一個比暴風還要陰沉的影子正落在他頭上。坦尼斯聽見河風大吼，金月尖叫，但他們的聲音逐漸淹沒在船身沉入漩渦中的聲音。坦尼斯遲鈍地抬起頭，看見烏云中有一對屬於藍龍的火紅眼睛。在龍背上的是奇蒂拉。

只因為不願放棄可以帶給他們勝利的戰利品，奇蒂拉和藍天掙扎著穿過暴風雨，那隻龍現在伸出尖利的雙爪朝貝倫俯衝而下。那個人的雙腳像是被固定在甲板上，有如著了魔般呆呆地看著直衝而下的龍。

當紅色的海水開始淹過甲板時，坦尼斯下意識地在溼滑的甲板上飛快奔跑著。他重重撞向貝倫，正巧將他臉朝天地撞進海浪中。坦尼斯好像抓住了什麼東西──到底是什麼，他也不是很確定──緊抓著的東西在搖晃的甲板上支撐著。然後船身再度扶正。當他抬起頭時，貝倫不見了，頭頂上的藍龍憤怒地尖聲大叫。

隨後，他發現奇蒂拉以壓過風暴的音量高聲大喊，指著坦尼斯。藍天的目光轉向他。坦尼斯下意識舉起雙手格擋，看著那隻掙扎著在風暴中前進的巨獸。

這就是人生，半精靈瞥見龍爪逼近他，不由自主地想。這就是人生！試著活下去，不要離開這恐怖的世界！有一瞬間，坦尼斯腳下的甲板不見了，他感覺自己正浮在半空中。他意識不清，只來得及瘋狂地搖頭，拚命地尖叫。巨獸和海浪同時撲向他。他眼前一片血紅──

提卡蹲在卡拉蒙身邊，對他的關心將恐懼的情緒壓了下去。但是卡拉蒙甚至感覺不到她的存在。他瞪著眼前的一片黑暗，臉上滿是淚水，雙手握拳，不停地重復兩個字。

如夢幻一般，船身緩緩地在旋轉的水面邊緣停了下來，似乎連船都害怕得不願進入漩渦中。馬奎絲塔和她的愛船正在做最後掙扎，試著要逃脫這個命運，試著單靠著意志力來扭轉自然界的定律。但這全是白費心機。在讓人心碎的抖動後，派裏丘號滑進了那旋轉著、吼叫著的黑暗中。

甲板裂開，桅桿倒下。水手們尖叫著跌出甲板，看著巨大的漩渦張開大口，將派裏丘號一口吞下。

在一切都歸於平靜之後，海面上不停地迴蕩著兩個字。

「弟弟──」

【註】

１　為了紀念他被謀殺的摯友瑪濟斯，修瑪下令所有的法師都應該被允許攜帶一柄小型的銳利武器做為自衛之用。

## １─５歷史學者和法師

帕蘭薩斯的阿斯特紐斯坐在書房里，手握羽毛筆規律地書寫著。簡潔有力的字體自他筆下流瀉而出，即使在一段距離外都可以看得清楚。阿斯特紐斯（註１）寫滿一整張紙，幾乎不需要停下來思考。看著他，會讓人覺得他的思想彷彿是由腦中直流至筆上，再寫到紙上，所以他才能寫得那麼快。只有當他將羽毛筆沾墨水時，流暢的動作才會被打斷。但即使是這個動作也顯得那麼自然，就像是已成了筆畫的一部分。

書房的門嘎吱一聲打開。雖然他工作時這扇門並不常打開，但阿斯特紐斯並沒有抬頭。這位歷史學者可以用他的手指算出開門的次數總共有過幾次。其中一次是在大災變時，那次的確幹擾了他的寫作，他不悅地回憶起倒在紙上的墨跡。

門開了，一個陰影落在他的書桌上，之後是一片沉默。雖然來人吸了一口氣準備要說話，但是這種冒犯的行徑讓那人不住地發抖。

那是貝傳，阿斯特紐斯記下來，就像他記下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樣，他把這件事記在腦中的許多個小區域中，以便將來做為參考。

『這一天，日落時刻落二十九，貝傳進入我的書房。』（註２）

羽毛筆穩定持續地在紙上書寫著。到了這張紙的末端，阿斯特紐斯流利地拿起紙，將它放在桌面上一堆整齊的文件上。等到晚上稍後，當這名歷史學者工作完畢去休息時，那些服侍他的人會虔敬地將這些文件捧進大圖書館。在那里面，這些流暢、便於閱讀的文字將會被分門別類放進巨大的書冊中，上面標著「編年史──由帕蘭薩斯城阿斯特紐斯所著的克萊恩史記」。

「主人──」貝傳顫抖著聲音說。

『這一天，日落時刻落三十，貝傳開口了。』阿斯特紐斯將它記在紙上。

「很遺憾打擾您，主人。」貝傳小聲地說，「因為有個年輕人在您的門前，他快要死了。」

『這一天，大約在就寢時刻前二十九，一個年輕人死在我的門口。』

「記下他的名字。」阿斯特紐斯頭也不抬地繼續書寫，「這樣我才能記錄下來。確定拼字是正確的。如果他還能說話，就問他的年齡和出生地。」

「我問出他的名字了，主人。」貝傳回答。「他叫雷斯林，是從阿班尼西亞大陸上的索拉斯鎮來的。」

『這一天，就寢時刻前二十八，索拉斯的雷斯林死亡──』

阿斯特紐斯停下筆，抬起頭。

「索拉斯的雷斯林？」

「是的，主人。」貝傳回答，不禁因為感到榮幸而低下頭。這是阿斯特紐斯第一次正眼看他，雖然他已經在大圖書館里工作了十幾年，但這是他的第一次。「主人，您認識他嗎？這也是我鬥膽打擾您的工作的原因。他想要見您。」

「雷斯林──」

阿斯特紐斯的筆在紙上滴下一滴墨水。

「他在哪里？」

「在階梯上，主人，在我們找到他的地方。我們想，也許那些我們聽說的新的醫者，那些侍奉米莎凱的牧師可以幫助他──」

歷史學者惱怒地看著紙上的墨跡。他拿出一撮細密的白沙，小心地撒在上面，確保之後擺在其上的紙張不會被沾汙。然後，阿斯特紐斯低下頭，繼續工作。

「沒有醫者可以治好那個年輕人的身體。」歷史學者用一種彷彿從深沉的歷史中走出來的聲音說。「不過還是把他帶進來，給他一個房間。」

「把他帶進大圖書館？」貝傳不可置信地說。「主人，除了我們之外，從來沒有人可以進入──」

「如果我今天工作完畢之後還有時間，我會去看看他。」阿斯特紐斯繼續說，似乎完全沒聽到他的反應。「如果他還活著。」

羽毛筆繼續在紙上移動。

「是的，主人。」貝傳喃喃回答，退出房間。

他關上那扇門，快步走過古老圖書館冰冷、寂靜的大理石走道，眼睛因為這不可思議的狀況而圓睜著。他厚重的袍子拖在身後，奔跑時剃光的頭上閃著汗珠，顯然不習慣這樣的劇烈運動。他的夥伴們訝異地看著他跑向圖書館的大門。很快地透過玻璃往外看了一眼，他可以看到年輕人仍然躺在階梯上。

「主人命令我們將他帶進去。」貝傳告訴其他人。「今夜如果他還活著，阿斯特紐斯將會親自接見他。」

一個接一個的，歷史學者們以驚訝的眼光彼此對望著，不知道眼前將會有什麼樣的災難。

我快要死了。

法師很難接受這個事實。雷斯林躺在圖書館里白色、冰冷的房間中，詛咒著自己虛弱的身體。他詛咒粉碎它的測驗，詛咒安排這種命運的諸神。他不停咒罵著，直到用完腦中所有惡毒的語句，直到他太疲倦，沒辦法思考為止。然後他只能無助地躺在白色的亞麻牀單下，感覺自己的心臟在胸腔中像是被困住的小鳥般跳動。

有生以來第二次，雷斯林感覺到孤獨、害怕。他過去只有三天是單獨度過的，而那是在大法師之塔中接受測驗的三天。即使在那時候，他是真的孤單嗎？他不這麼認為，雖然他記不清楚。那個聲音──那個有時會和他說話的聲音，那個他永遠認不出來卻又有點熟悉的聲音──他總是將那個聲音和大法師之塔聯想在一起。它在那邊幫助過他，自此就常常出現。因為那個聲音，他通過了無數的考驗。

但他知道，他活不過這一次。他剛才經歷的轉變對他虛弱的身體來說是太大的負擔。他成功了，但代價卻不是他願意負擔的！

圖書館員發現他穿著紅袍，在階梯下不停地吐血。當他們詢問他的時候，他掙扎著說出阿斯特紐斯和自己的名字，接著便失去了意識。當他醒來時，他就在這里，躺在房間中。他一醒來就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從身體里透支了太多的力量。龍珠也許可以拯救他，但是他沒有使用魔法的力量了。呼喚出龍珠力量的咒語已經從他的腦海中消失。

他意識到，反正我也沒力氣可以控制它的力量了。只要它一知道我變得虛弱，它一定會立刻摧毀我。

不行，他只有一個機會，大圖書館里面的書。龍珠承諾過他，那些書中記載著古老、偉大巫師的祕密，那些巫師再也沒有出現在克萊恩上。也許他可以找到延長生命的方法。他得要和阿斯特紐斯談談！他得要進去大圖書館。他尖聲對館員們大喊，但他們只是點點頭。

「阿斯特紐斯會接見你，」他們說，「今天晚上，如果他有空。」

如果他有空！雷斯林惡毒地咒罵著。如果我撐得過去！他可以感覺到自己的生命正一點一點地從手指中流失，不管怎麼樣都無法阻止。

館員們同情地看著他，不知道能夠為他做什麼。他們給雷斯林食物，但他沒辦法吞嚥。他甚至無法喝下可以止咳的那種酸苦草藥。他憤怒地把那些白癡趕走，然後躺在硬枕頭上，看著陽光慢慢爬過他的房間。雷斯林用盡全身力量掙扎著活下去，強迫自己放鬆，知道這怒氣會讓他更早燃盡生命之火。他的思緒飄向哥哥。

雷斯林疲倦地閉上眼，幻想著卡拉蒙坐在他身邊。他幾乎可以感覺到卡拉蒙的雙臂擁住他，把他抬高，讓他可以更順暢地呼吸。他可以聞到哥哥身上熟悉的鋼鐵、皮革和汗水的味道。卡拉蒙會照顧他，卡拉蒙不會讓他死掉的──

不對，雷斯林迷迷糊糊地想。卡拉蒙現在已經死了。那羣白癡都已經死了。我得要自己照顧自己。突然他發覺自己又開始慢慢地失去意識。他絕望地掙扎著，但這是場贏不了的戰爭。最後，他努力地掙扎，伸出顫抖的手，伸進衣袋里握住現在已經縮成像彈珠般大小的龍珠，慢慢陷入黑暗中。

他聽見聲音，知道有人在房間里，因此醒了過來。雷斯林和包圍自己的黑暗掙扎著，努力撥開云霧，從幻夢中醒來。

已經是傍晚了，努林塔瑞的紅光從窗戶邊照進來，將整個房間染成一片血紅。他的牀邊點著一枝蠟燭。藉著蠟燭的微光，他看見兩個人站在他身前。他認出其中一個是發現他的圖書館員。另一個是？他看起來很眼熟──

「他醒過來了，主人。」館員說。

「他醒過來了。」那個男人沉著地說。他彎下腰，觀察年輕法師的臉，然後點點頭，露出微笑，彷彿等待已久的訪客終於到來。這是個不尋常的狀況，館員和雷斯林都注意到了。

「我是阿斯特紐斯。」那人說，「你是索拉斯的雷斯林。」

「是的。」雷斯林用嘴型說著，聲音只比呼吸聲大一點。雷斯林抬頭看著阿斯特紐斯，怒火重新燃起，想起了他輕蔑的態度：如果他有時間！

當雷斯林瞪著他時，突然冷靜下來。他從來沒見過一張如此冷漠、毫無感情的臉，一張完全沒有任何情緒波動、完全不受時間影響的臉──

雷斯林大喫一驚。藉著館員的幫助，他掙扎著坐起來，瞪著阿斯特紐斯。

阿斯特紐斯注意到雷斯林的反應，提出了質疑。「你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年輕的法師。你那沙漏般的瞳孔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一個──不會衰老的男人──」雷斯林痛苦掙扎著說。

「當然，不然你以為會看到什麼？」館員回答，輕輕地將這個氣若遊絲的年輕人扶回枕頭上。「主人來到這里是為了記錄克萊恩上第一個人的出生，也將會記錄最後一個人的死亡。書籍之神吉力安是這麼教誨我們的。」

「這是真的嗎？」雷斯林嘶啞地問。

阿斯特紐斯不置可否地聳聳肩。「我的個人經歷和這世界的歷史比起來微不足道。說吧，索拉斯的雷斯林，你想從我這里得到什麼？我正浪費著用來撰史的寶貴時間和你說話。」

「我要求──我請求──幫我個忙。」雷斯林從身體里勉強擠出這些字，還沾著他嘴邊的血沫。「我的生命──幾個小時之內──就要結束了。讓我──把這些時間──花在──大圖書館里！」

貝傳聽到這年輕法師過份的要求，不禁咋舌。館員害怕地看著阿斯特紐斯，擔心那毫無商量餘地的拒絕，會讓這個年輕法師嚥下最後一口氣。長長的沉默過去了，之間只有雷斯林掙扎著呼吸的聲音。阿斯特紐斯臉上的表情沒有改變。最後，他冷冷地回答。「照你想的去做吧！」

阿斯特紐斯不顧貝傳驚愕的表情，轉身走向門口。

「等等！」雷斯林努力擠出兩個字。他伸出顫抖的手，看著阿斯特紐斯停下腳步。「你問我當我看見你的時候看到了什麼。現在我問你相同的問題。我看到了你彎腰打量我時臉上的表情。你認得我！你知道我！我是誰？你看到的是誰？」

阿斯特紐斯轉過身，臉上的表情冰冷一如花崗巖。

「你說你看到一個不老不死的人。」歷史學者輕聲告訴法師。遲疑了片刻，他再度聳聳肩，轉過身。「我看見一個會死的人。」

說完這句話，他走出那扇門。

『我們假設正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應該已經通過了大法師之塔中的考驗，並且展示出了你控制龍珠或是其他經過認證的魔法物品（請參見附錄Ｃ）的能力，因此，你證明了自己有能力施展那些法術──』

「對，對。」雷斯林自言自語地說，飛快地掃視著書本上像是蜘蛛般的文字，不耐煩地跳過法術列表，他終於來到了結論的部分。

『完成了你上級所要求的測驗，我們將這本魔法書交給你。藉著這把鑰匙，你將可以接觸我們的祕密──』

雷斯林滿腔怒火地發出一聲吼叫，將那本深藍色封面、銀色字體的書推到一邊。他的雙手不住顫抖。他伸手在身旁堆積如山的書堆中抽出另一本深藍色的書。一陣咳嗽強迫他停下手邊的動作。他掙扎著呼吸新鮮空氣，擔心自己無法繼續下去。

那痛苦幾乎讓人無法忍受。有些時候他渴望這一切能夠終結，讓他不必再忍受這永無止息的折磨。他昏昏沉沉地趴在桌上，雙手抱著頭休息，甜美地，毫無痛苦地沉睡。他哥哥的影像出現在他的腦海中。卡拉蒙在死後的世界里等著和他弟弟團圓。雷斯林可以看見哥哥圓睜的眼睛，他可以看見其中的同情──

雷斯林拚老命吸進一口氣，強迫自己坐起來。和卡拉蒙團圓！我一定快昏倒了，他對自己說。太可笑了！

雷斯林用水溼潤他沾血的雙脣，將另一本深藍色封面的魔法書拉過來。它上面的銀色符號在燭光下閃爍著，它的封面觸手冰冷，就像他身旁所有的法術書一樣。它的封面和他已經擁有的那本法術書，那本他把每個咒語都背誦在腦海中、曾經屬於最偉大的魔法師──費斯坦但提勒斯的魔法書一模一樣。

雷斯林雙手顫抖地打開封面。他狂熱的雙眼掃視著每一頁，讀完了同樣的前言，只有極為高階的法師纔有能力和技巧學習這里面所記載的法術。沒有能力，卻又試著學習的人，將只會在這些紙上看到亂七八糟的符號。

雷斯林已然符合了這些要求。他也許是克萊恩上紅袍或白袍法師里唯一可以這樣說的，甚至偉大的帕薩理安也沒有這個資格。但是，當雷斯林看著這些書本上的記載時，上面只不過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符號。

『藉著這把鑰匙，你將可以接觸我們的祕密──』

雷斯林憤怒地尖叫，那微弱的聲音很快被啜泣聲所取代。在無助的憤怒與挫折感中，他趴在桌上，將所有書本掃到地上。原先因為虛弱而沒辦法使用的法術，全因為這強大的怒氣重回他的腦海中。

走過圖書館門口的館員們，聽見了那恐怖的叫聲，彼此交換著害怕的眼神。然後他們聽見另外一個聲音。一陣劈啪聲之後跟隨著悶響的雷聲。眾人警覺地面面相覷。其中一個人伸手試圖把門拉開，但門鎖住了。然後一個人伸出手指著前面，門底下閃耀著詭異的火光，每個人都像是遇到鬼般地往後退。硫磺的味道充斥在整座圖書館中，最後被那陣猛烈、幾乎將門吹成兩半的烈風給吹散。圖書館員們又再度聽見那淒慘的叫聲，他們在走廊上沒命地奔逃著，呼喊著阿斯特紐斯的名諱。

歷史學者來到門口，發現門被魔法給鎖住了。他認命地嘆口氣，從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冊子，找張椅子坐下來，開始不停地寫著。圖書館員們聚集在他身邊，清楚地聽著圖書館里發出的奇異聲響。

悶雷隆隆作響，讓圖書館的地基也為之動搖。不停地從門下射出的光芒，讓圖書館里面彷彿不是在深夜，而是處在白晝之中。門里暴風的尖銳呼嘯聲和法師的淒厲喊聲結合在一起。里面傳來各種的聲響，有書本在強風下翻動、重物掉落轟隆的聲音。火舌從門下噴出。

「主人！」其中一個館員害怕地大叫，指著那些火焰。「他在摧毀那些書！」

阿斯特紐斯搖搖頭，沒有中斷手邊的工作。

突然一切都寂靜下來。門下不斷閃動著的光芒似乎被黑暗所吞噬。館員們遲疑地走近，側耳傾聽里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什麼都聽不見，只有微微的窸窣聲。貝傳把手輕輕放在門上，大門一推就開了。

「門打開了，主人。」他說。

阿斯特紐斯站起來。「回你們房間去，」他命令那些館員們。「這里你們幫不上忙。」館員們沉默地低下頭，最後害怕地看了大門一眼，悄悄從走廊離開，留下阿斯特紐斯一個人。他等了幾分鐘，確定他們都離開了，然後慢慢打開通往大圖書館的門。

銀色和紅色的月光從狹窄的窗戶射進來。整齊地收藏著幾千本藏書的架子延伸進黑暗中。牆上是擺放著卷軸的小洞。月光照在一張桌子上，桌面被紙張所掩蓋。桌面中央是一枝蠟燭，旁邊是一本深藍色、被打開來的法術書，月光照在它雪白的書頁上。其他法術書則散落一地。

阿斯特紐斯看著四周，皺起眉頭。牆上四處是黑色的污跡，房里有濃濃的硫磺和火焰味。紙張在空中飄浮著，像落葉般慢慢降落到躺在地面上的一個人身上。

阿斯特紐斯一走進門，就小心地將門關起來、鎖上。然後他跨過滿地的紙張，走向倒在地上的那個人。他什麼都不說，也沒有彎腰幫助那年輕的法師，只是站在雷斯林身邊，若有所思地打量著他。

當他慢慢靠近時，袍子拂過雷斯林泛著金屬光澤的手。法師立刻抬起頭來。雷斯林以在死神威脅下逐漸暗淡的眼神看著他。

「你沒找到你要的東西嗎？」阿斯特紐斯冷冷地低頭看著法師。

「鑰匙！」雷斯林蒼白的嘴脣上沾滿血跡。「失去了──沒有人知道！──愚蠢！」他伸出像爪子般的手，體內唯一的生命火花就只剩下怒氣。「那麼簡單！每個人都知道──沒有人記錄下來！鑰匙！──我只需要──失落了！」

「所以你的旅程就到此終結了，老朋友。」阿斯特紐斯毫不同情地說。

雷斯林抬起頭，金色的雙眼閃著狂亂的光芒。「你果然認識我！我到底是誰？」他追問。

「這不重要了。」阿斯特紐斯說，他轉身要離開圖書館。

「不要不敢面對我，就像你不敢面對這整個世界一樣！」雷斯林咆哮道。

「不敢面對這個世界──」歷史學者慢慢地、輕柔地重復這句話，他轉過頭面對法師。「不敢面對這個世界！」阿斯特紐斯冷靜的聲音很少受到情緒的幹擾。但是，怒氣現在像是投進池塘里的漣漪般擴散開來。

「我？不敢面對這個世界？」阿斯特紐斯的聲音像是之前肆虐的雷聲在圖書館中流動著。「你知道得很清楚，老朋友，我就是這個世界！我出生了無數次！死了無數次！掉下的每一滴眼淚，我都跟著一起落淚；流出的每一滴血，都像是從我身體里流出的！每一種痛苦，每一個人的歡樂，我都必須要和他們分享！」

「我的雙手擺在現世逝時之球上，是你給我的，老朋友！我在這個世界的時空之中旅行（註３），記錄下它的每一段歷史。我犯過最可怕的罪行，我做過最偉大的犧牲。我是人類、精靈、食人魔。我是男性，也是女性。我當過小孩，我也親手殺過小孩。我看過你過去的樣子，我也看過你現在的樣子。如果我看起來毫無感情，那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我保持神智清醒！我的熱情都在我的字里行間。看過我書的人就會知道，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身體里，走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地方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雷斯林的手鬆開阿斯特紐斯的袍子，虛弱地倒在地上。他的力量消退得很快。但是法師緊抓著他的話聲不放，即使他已經感覺到死神冰冷的手抓住了他的心臟。我得活下去，只要多幾分鐘。努林塔瑞，再多給我幾分鐘就好，他對著紅袍法師的法力來源祈禱著。他馬上就要明白了，他知道。他馬上就要知道自己要怎麼活下去。只要他能夠撐下去！

阿斯特紐斯看著這瀕死的人，眼中閃耀著光芒。他對他說的話已經在編年史中記載了不知道多少個世紀。

「在那最後，完美之日。」阿斯特紐斯的聲音顫抖著說。「三位神祇將會重聚──光輝閃耀的帕拉丁、黑暗籠罩的塔克西絲，最後是吉力安，中立之王。祂們每個人的手中都會拿著知識之鑰。祂們會把鑰匙放在祭壇上，祭壇上面會擺我的書──每個活在克萊恩上生物的故事！最後，這個世界將會完成──」

阿斯特紐斯大驚失色地發現自己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

但雷斯林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他了。沙漏般的瞳孔擴散開來，旁邊的金色眼珠像是著火般閃爍著。

「鑰匙──」雷斯林用盡全身力氣說，「鑰匙！我知道──我知道了！」（註４）

雷斯林幾乎虛弱得不能動彈，伸手從腰帶上掏出一個不起眼的袋子，拿出彈珠大小的龍珠。法師用顫抖的手握住，以開始慢慢暗淡的雙眼注視著它。

「我知道你是誰了。」雷斯林用最後一口氣說，「我現在知道你是誰了，我命令你像在西瓦那斯提那樣拯救我！我們的交易已經完成了！你救了我，也救了自己！」

法師倒了下去，滿頭稀疏的白髮跟著鋪散在地板上，被詛咒的雙眼閉了起來。握住龍珠的手變得僵硬，卻不肯鬆開，他用比死神還大的力量緊抓著龍珠不放。

雷斯林看起來不過是被紅袍所包圍的一堆骨骼，動也不動地躺在飽經法術蹂躪的圖書館中。

阿斯特紐斯凝視那具軀體許久，看著他沐浴在兩個月亮所混成的紫色光芒中。然後，歷史學者低下頭，用發抖的雙手鎖上門，離開了死寂的圖書館。

回到他的書房後，歷史學者在椅子上呆坐許久，看著眼前的一片漆黑。

【註】

１　阿斯特紐斯又被稱作克萊恩上的歷史保存者，或是永生不死者。

２　帕蘭薩斯城中的每個小時都有名稱。在此提到的兩個名字是「日落時刻」、「就寢時刻」。每個小時都分成兩個三十分鐘的組合，「落下」的意思是從小時的一開始到下半個小時的過程。不過，這里的系統與我們的體系不同，它們被認為是從鐘底部開始運作的。不過，由於這和地球的系統有關，所以應不難理解。「就寢時刻」大約是晚上九點左右。因此，「就寢時刻前二十九」大概意思就是「九點之前二十九分鐘」，「日落時刻落三十」則意思是八點之後三十分鐘。

３　阿斯特紐斯在魔法和神蹟上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他的其中一個特技是同時出現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這樣他纔能夠同時記錄克萊恩上所有的歷史事件。阿斯特紐斯利用這個能力讓他可以展現出全知的能力。

４　讀者在讀這個段落時常常問的問題是──雷斯林到底是用什麼鑰匙來發現費斯坦但提勒斯和他之間的關係？這個答案是阿斯特紐斯不經意之間透露出來的（他立刻意識到自己說溜了嘴），「──祂們每個人的手中都會拿著知識之鑰──」答案就是「知識」。雷斯林在此刻知道了有關自己的知識。他接受了光明與黑暗，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也回憶起試煉時的情景，接著就想起和費斯坦但提勒斯之間的約定。

## １─６帕蘭薩斯

「我告訴你，那是雷斯林嘛！」

「我也告訴你，你只要再提一次你那套長毛象、傳送戒指、空中飄浮植物的鬼話，我就用那把胡帕克杖把你勒死！」佛林特暴怒地說。

「那本來就像極了雷斯林。」泰索何夫抗議道，但已明顯刻意壓低音量。兩人正走在帕蘭薩斯城美麗的街道上，坎德人和矮人相處多年的經驗讓他知道矮人所能忍耐的最大限度；佛林特這幾天比以往更暴躁。

「還有，我也不準你拿這些奇怪的話去打擾羅拉娜，」佛林特果真猜中了泰斯的想法。「她眼前已經有很多麻煩了。」

「但是──」

矮人停下腳步，從濃密的眉毛下瞪著坎德人。「你發誓？」

泰斯嘆口氣。「喔，好吧！」

要不是他真的看見了雷斯林，他的心情是不會這麼糟的！那時他和佛林特正走過著名的大圖書館，坎德人銳利的眼光注意到一羣館員圍繞在一個躺在樓梯上的人身邊。正當佛林特停下腳步欣賞對街的一座矮人雕塑時，坎德人逮住了機會，悄悄溜上階梯，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難以置信地，他看見一名跟雷斯林長得一模一樣的男人。他有著金色皮膚，身著紅袍，還有很多地方都一樣的傢伙被抬進圖書館中。但是當興奮不已的坎德人跑下階梯，到對街去抓住矮人，將他推到圖書館前時，那羣人已經消失不見了。

泰索何夫甚至還跑到門口，大聲敲門，要求進去。但出來應門的館員一見到有個坎德人想進大圖書館，臉上的表情實在難以形容。尷尬的矮人連忙在館員能夠開口回答之前把泰斯拉開。

「發誓」這東西對坎德人來說，是種非常模糊的概念，泰斯還是打算告訴羅拉娜，但接著他腦海中又浮現羅拉娜這幾天因為疲倦、悲傷、煩惱而蒼白的臉孔，最後，他想佛林特這次也許是對的。如果那的確是雷斯林，他可能正進行著某種祕密的計劃，想必不會感謝他們突然闖進去拜訪他。不過──

坎德人重重地嘆口氣後，繼續向前走，小腳踢著地上的石頭，重新打量這個閃亮的城市。帕蘭薩斯很值得一遊。這座城市打從力量之年代（註１）起便以它的美麗和格調出名。克萊恩上沒有可以和它相提並論的城市；至少人類是這麼想的。整座城的建造方式是以輪狀來設計的，輪子的正中心，實際上就是整座城的運轉樞紐。所有主要的公立機構幾乎都在那里，雄偉的階梯和優雅的柱子在這里爭奇鬥艷。從這正中央的小圓圈往外擴張，鋪著精心修整過的石塊（當然是矮人們的手藝）的寬闊大道，分別向八方延展，兩旁則是全年滿樹金黃的高大樹木。這些道路通往舊城牆（註２）的七個大門和北方的海港。

就連這些城門都可算是建築史上的經典傑作，每個城門兩旁都有成對的尖塔守護著，這對尖塔高聳入天幾乎三百呎高。舊城牆上面則曾經刻著精緻的壁雕，訴說著帕蘭薩斯在夢幻之年代的歷史。在舊城牆之外則是新城。新城經過精心設計，以便配合原先的建築，藉著相同的寬廣大道，以相同的圓形設計向外延伸。不過，新城之外並沒有任何城牆。帕蘭薩斯人並不喜歡城牆（會破壞他們的整體設計），這些年來，不管是新城或舊城里的所有建築，興建前都必須考慮到整體的設計。帕蘭薩斯城在夕陽西下時顯露出來的輪廓和城市本身一樣的美麗；只有一個地方例外──泰斯的思緒被佛林特從背後粗魯的一戳給打斷了。

「你又怎麼了？」坎德人面對矮人反問。

「我們在哪里？」矮人雙手扠腰說。

「呃，我們在──」泰斯看看四周。「喔──這里是，我想我們──，再想一想，好像也不是。」他冷冷地瞪著佛林特。「你是怎麼讓我們迷路的？」

「我？！」矮人暴跳如雷。「是你在帶路！是你在看地圖。你說你對這個城市了若指掌，就像在自己家後院散步！」

「但是我剛剛在想事情。」泰斯辯解。

「想什麼？」佛林特大吼。

「我在想很重要的事情。」泰斯無辜地說。

「我──喔，算了！」佛林特自言自語地開始觀察周遭的街景。他不太喜歡四周的氣氛。

「這里實在有點奇怪，」泰斯興奮地說，正好說出矮人的想法。「到處都空蕩蕩的，不像帕蘭薩斯的其他地方。」他滿懷期待地看著街道兩旁空曠的房子。「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行！」佛林特說。「絕對不行。我們要走原路回去──」

「喔，拜託啦！」泰斯邊走向那空蕩的街道。「多走一點點路而已，看看底下是什麼東西嘛！你也知道羅拉娜叫我們四處看看，觀察它的房子──房門──房什麼東西來著。」

「防衛系統。」佛林特不情願地跟在坎德人身後，喃喃自語。「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防禦工事，你這個豬腦袋。這里是城市的正中心！她是指城牆之外的配置。」

「城外面又沒有城牆。」泰斯一臉勝利地說。「反正新城旁邊沒有。如果這里是正中心，那麼為什麼看起來這麼空曠？我覺得我們應該找出原因來。」

佛林特哼了一聲。坎德人說的話也有些道理，這個念頭讓他突然覺得自己可能有點昏了頭，應該找個地方躺下來好好休息。兩個人靜靜地走了幾分鐘，愈來愈深入這座城的正中心。在另外一邊，只不過幾個街口的距離，就是帕蘭薩斯城主的宮殿。他們從這里就可以清楚看見它豪華的尖塔。但他們眼前的東西反而一點都看不清楚，一切都被陰影所掩蓋──

泰斯往窗戶里面打量著，經過每一棟房子都要探頭探腦一番。在坎德人開口之前，他和佛林特已經走到下一個街口。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佛林特，」泰斯不安地說，「這些房子全是空的。」

「被廢棄了。」佛林特壓低聲音說。矮人一隻手放在戰斧上，緊張兮兮地看著泰斯話聲的方向。

「這個地方感覺有點奇怪，」泰斯推推矮人。「我可不害怕，可不可以麻煩你──」

「我很害怕，」佛林特特別加強語氣。「我們快點閃人吧！」

泰斯看著他們左右兩邊的高大建築，它們都保存得很好。帕蘭薩斯人對自己的內部景觀感到很驕傲，甚至還花錢去維修這些廢棄的建築。這里有各式各樣的房子，有店舖，有住家，結構都還很完整。街上沒有任何垃圾和廢物。但所有的房子都空無一人。這一定曾經是個很繁榮的區域，坎德人心想，位置就正好在城的正中央。為什麼現在不是了？為什麼每個人都離開了？這讓他覺得有些「不大對勁」，而克萊恩上很少有東西能夠讓坎德人覺得「不大對勁」。

「這里連老鼠都沒有！」佛林特自言自語道。他握住泰斯的手臂，用力拉他。「我們已經看夠了。」

「喔，拜託！」泰斯把手拉開，他硬是壓下那種「不太對勁」的感覺，直起他的小肩膀再度沿著人行道繼續走，走沒幾步，他便發現只剩自己一個人。他惱怒地停下腳步回頭看。矮人站在人行道上瞪著他。

「我只會走到這條街底的那些樹那邊。」泰斯指著說，「你看！只不過是普通的橡樹嘛！也許是個公園還是什麼的，我們搞不好可以在那邊喫午餐──」

「我不喜歡這個地方！」佛林特頑固地說。「這讓我想起──想起──闇黑森林，那個雷斯林和一羣鬼怪聊天的地方。」

「喔，你纔是這里唯一的怪胎！」泰斯惱怒地說，故意不去想這的確也讓他聯想起那個地方。「天色還亮得不得了。我們是在一座城市的正中央！看在李奧克斯的份上──」

「那為什麼這里冷得要命？」

「現在還是冬天耶！」坎德人揮舞著手臂大吼。他立刻安靜下來，因為他注意到自己的聲音在空曠的街道上，用一種很奇怪的方式迴響著。「你要來嗎？」他壓低聲音說。

佛林特深吸一口氣，皺著眉頭抓起戰斧，走向坎德人，一路上不停地用擔心的眼光看著四周，彷彿那些幽靈會突然從房子里跳出來。

「現在纔不是冬天，」矮人抿著嘴說。「只有這里像冬天。」

「還要好幾個禮拜才會到春天。」泰斯回嘴，正高興著有事可吵，讓他忘了自己的胸口在作怪──里面好像開始打結了。

但是佛林特不肯接下去拌嘴，這是壞預兆。兩個人靜靜地走在人行道上，直到抵達了下一個街口為止。從這里開始，房子都被濃密的樹林所取代。就像泰斯說的，看起來不過是普通的橡樹叢。雖然它們可能是矮人和坎德人在克萊恩上四處遊歷這麼久，所看過最高的樹。

但是當兩人愈走愈近時，他們感覺到那股讓人牙齒打顫的寒意也愈來愈濃，甚至比他們在冰河所經歷過的還要咄咄逼人。感覺起來這麼強烈的原因是它從體內往外冒，而且一點道理都沒有！為什麼城里的這個地方會變得這麼冷？陽光普照，天上一絲云朵都沒有。可是他們的手指很快就變得僵硬、麻木。佛林特再也握不住他的戰斧，被迫要用顫抖的手把它放回背上。泰斯的牙齒開始打顫，他的尖耳朵一點感覺都沒有了，全身上下劇烈地發著抖。

「我──我們──我們快──快──快離離離──離開這──」矮人發青的嘴脣中冒出這幾句結結巴巴的話。

「我──我們──不不不過──不過是站在──站在陰──陰影下──下面，」泰斯差點咬到舌頭。「我我我──們只──只要曬到太──太──太陽就──就會暖──暖起來。」

「克──克──克萊恩上沒──沒有──沒有火可以──可以逐退這──這種寒意！」佛林特咆哮，雙腿不停地踱步，想要恢復腿部的血液循環。

「只──只要再──再走幾步──」泰斯堅持地搖搖晃晃往前走，雖然膝蓋開始不聽使喚，但他還是繼續往前走。他轉過身，看見佛林特似乎被凍僵了，無法動彈。他頭低低的，鬍子不停發抖。

我應該回去，泰斯心想，但是他辦不到。那種不停驅使他的好奇心是坎德人人口急速減少的重要原因。

泰斯走到樹叢邊緣，就在這里他的心跳差點就停住了。坎德人通常對恐懼免疫，所以只有坎德人能夠走這麼遠。但現在泰斯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某種毫無道理、沒有原因的恐懼俘虜。一切的根源都在那樹叢中。

它們只不過是普通的樹，泰斯發抖地告訴自己。我和闇黑森林里的幽靈說過話。我面對過三隻還是四隻的龍。我打破過一顆龍珠。不過是一叢普通的樹。我曾經被一個巫師關在城堡里。我看過地獄來的惡魔。這不過是叢普通的樹。

泰索何夫慢慢地、自言自語地一寸寸靠近橡樹。他並沒有走很遠，甚至沒有越過樹林外圍的那圈樹木。因為他現在可以看見樹林中心了。

泰索何夫吞了口口水，轉過身，拔腿就跑。

看見坎德人沒命地跑回來，佛林特知道一切都完了。某種可怕的東西正要從那樹林里冒出來。矮人急忙轉身，卻因為太匆忙而踩到自己的腳，在人行道上跌了個狗喫屎。泰索何夫跑到他身邊，抓住他的腰帶把他拉起來。兩人瘋狂地在街道上奔跑著，矮人幾乎可以聽見身後怪獸的腳步聲，因此特別拚老命地跑。流著口水的怪獸影像讓他絲毫不敢停歇，直到心臟快從胸口跳出來為止。最後他們終於跑到了街道的盡頭。

天氣很溫暖。陽光燦爛。

他們可以聽見從附近街道傳來活人的聲音。佛林特停下來，精疲力盡地喘息著。害怕地回頭看著那條街，他驚訝地發現上面空無一物。

「你看到什麼怪獸？」他心臟怦怦跳著，好不容易找到空隙開口。

坎德人的臉色死白。「一座──座──一座塔──」泰斯吞嚥著，氣喘吁吁地說。

佛林特張大眼。「一座塔？」矮人復誦。「我跑了這麼遠，差點累死，竟然只是為了一座塔！我不認為，」佛林特瞇著眼睛打量著他，「那座塔在追你吧？」

「沒──沒有，」泰斯承認。「它──它就是站在那邊。但那是我這輩子看過最可怕的東西了。」坎德人情緒低落地說，渾身不停地打顫。

「那應該是大法師之塔（註３）。」帕蘭薩斯城的城主告訴羅拉娜，兩人那天傍晚正在位於小山丘上的宮殿，可以俯瞰帕蘭薩斯美景的地圖室中。「難怪妳的小朋友會那麼害怕。我很驚訝他竟然可以走到修肯樹林那個地方。」（註４）

「他是個坎德人。」羅拉娜微笑著回答。

「喔，難怪。」這解釋了一切。

「有件事是我以前從沒想到的──僱用坎德人去那邊工作。我們每年都必須付出驚人的費用，來僱用人類進入那個地方維修建築。不過──」城主看來突然有些失望，「我不認為市民們會很高興看到一大羣坎德人。」

阿摩薩斯，帕蘭薩斯城的城主，現在正在大理石地板上不停來回踱步，他的手交握在身前。羅拉娜走在他身邊，小心翼翼地，深怕踩到帕蘭薩斯人堅持讓她穿上的美麗長裙。他們倒是很熱心提供服裝，當作送給她的禮物。不過她也明白，其實他們是難以忍受一位奎靈那斯提的公主穿著沾血、破爛的盔甲走來走去。羅拉娜別無選擇，只好接受；她可不能冒險觸怒這些唯一能提供幫助的帕蘭薩斯人。但沒有了劍和盔甲在身邊保護她，讓她覺得自己彷彿赤身裸體、毫無防備。

她也明白，那些帕蘭薩斯城軍隊的將軍、索蘭尼亞騎士的臨時指揮官，還有其他的貴族、市議會里面的參議員纔是讓她覺得毫無防備的人。每個人的眼光都不斷提醒她，對他們來說她不過是個假冒戰士的女人。的確，她做得還不錯。她已經打贏了她的小戰爭。現在，該回到廚房──

「那以前是大法師之塔嗎？」羅拉娜突然問。她和帕蘭薩斯城城主溝通了幾個禮拜之後，知道了一件事。雖然他相當有智慧，但他的思緒習慣性地會岔到別的地方去，需要有人常常提醒他纔能夠把話題固定在原先的目標上。

「喔，對，妳可以從這個窗戶看見，如果妳真的想──」城主看來有些不情願。

「我很想看看。」羅拉娜冷靜地說。

阿摩薩斯聳聳肩，走到一扇羅拉娜早先已經注意到的窗口，特殊之處在於上面覆著厚厚的窗簾。房間里的其他窗簾都是掀起來的，讓她可以看見整座城市每個方向讓人為之屏息的美景。

「沒錯，這就是我們把窗簾拉上的原因，」城主嘆口氣回答羅拉娜的疑問。「也很可惜。根據記載，這個方向以前可以看到城里面最美麗的風景。但那是在那座塔被詛咒之前──」

城主（註５）顫抖著將窗簾拉開，臉上有著遺憾的表情。羅拉娜驚訝於他的表情，小心地往外看，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氣。夕陽正慢慢地落到白雪覆蓋的山峯下，紫色、紅色的彩霞布滿天際。這律動著的色彩映在用來建造帕蘭薩斯城的稀有半透明大理石上，反射出正漸漸熄滅的微光。羅拉娜從來沒想過人類的世界中會有這樣的美景，這讓她想起美麗的故鄉奎靈那斯提。

然後，她的視線被這美麗景色中唯一的陰影所吸引。一座孤單的塔矗立在視線中。它的高度很高，即使這座宮殿建築在山丘上，塔的頂端仍然只比他們的位置稍稍低一點。這座塔由黑色大理石所建造，和周圍的一片雪白構成了強烈的對比。看得出來光滑的塔上以前曾經有許多小尖塔，不過現在都已經崩塌、粉碎。黑色的窗戶，像是空蕩蕩的眼眶，毫無目的地看著這個世界。塔的周圍環繞著一圈柵欄，柵欄似乎也是黑色的，在柵欄的門上，羅拉娜看見有樣東西迎風飛舞。有一瞬間，她以為那是隻被困住的巨鳥，因為它看起來好像有生命。可是正當她要開口問城主時，他渾身發抖地把窗簾拉上。

「我很抱歉，」他向她道歉。「我不能忍受。太可怕了。想到我們已經跟這樣的景色一起生活了好幾個世紀──」

「我不覺得有那麼恐怖。」羅拉娜認真地說，腦海中還記得那座塔和城市的景象。「那座塔──看來剛好出現在正確的地方。你的城市的確非常美麗，但它有時候太冰冷、太完美，讓我根本不想注意它。」羅拉娜從其他的窗戶向外看，又再度沉醉在她一踏進這個城市就看到的美景中。「但看過你城市中唯一的不完美，也就是那座塔之後，讓整座城市在我的腦海中更為鮮明──如果你明白──」

從城主臉上困惑的表情可以看出來，他並不明白。羅拉娜嘆口氣，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看著那被拉上來的窗簾。「那座塔是怎麼會被詛咒的？」她問。

「那是在──喔，真巧，現在剛好來了個比我更適合說這個故事的人。」阿摩薩斯看著打開的門，鬆了一口氣。「老實說，我實在不太願意提到那段故事。」

「帕蘭薩斯大圖書館的阿斯特紐斯閣下。」通報人說。

羅拉娜驚訝地發現，房間里的每個人都尊敬地站起來，連那些有貴族血統的將軍也不例外。這麼慎重其事，只為了一名圖書館館長？接著，更讓羅拉娜驚訝的是，在那位歷史學者進來時，帕蘭薩斯城的城主，率領所有的貴族，一起向他鞠躬行禮。羅拉娜為了不失禮，困惑中也跟著一起鞠躬。身為奎靈那斯提皇室的一分子，她不需要對克萊恩上的任何人鞠躬，除非對方是她父親。但是當她抬起頭來，仔細地打量這個人之後，她突然覺得剛才所行之禮真是再適當不過了。

阿斯特紐斯從容不迫地走進來，接受所有人的致敬，那種自然天成的風範，讓人相信他不但可以這樣輕鬆地面對克萊恩上的所有貴族，可能連天上的眾神也不會讓他有任何的例外。

他看起來大約三四十歲，但他的氣質讓人猜不透他確實的年齡。他的臉孔彷彿是用帕蘭薩斯城中的大理石所雕刻出來的。一開始，羅拉娜對他那張冷冰冰、不帶一絲情感的臉孔有些排斥，但是她隨後發現，那個男人的黑眸中閃耀著逼人的活力，彷彿是一千個靈魂在體內燃燒所散發出來的力量。

「您遲到了，阿斯特紐斯。」阿摩薩斯話中帶有明顯的敬意。在歷史學者就座之前，他和他的將軍們沒有一個敢坐下，羅拉娜特別注意到這一點，連索蘭尼亞騎士也不例外。羅拉娜難得地感到敬畏，在房間中央，鋪著地圖的巨大圓桌旁坐了下來。

「我剛剛有些事情要忙。」阿斯特紐斯用彷彿從深井中冒出來的空洞聲音說。

「我聽說您最近遇到一些不尋常的狀況。」帕蘭薩斯城的城主尷尬得紅著臉。「我真應該道歉。我們不知道那個年輕人怎麼會那麼潦倒地出現在圖書館的臺階上。如果你讓我們早點知道就好了！我們可以把屍體立刻移開──」

「一點也不麻煩。」阿斯特紐斯突然插嘴，看著羅拉娜。「那件事情已經處理好了，一切都塵埃落定。」

「但是──呃──那個──遺骸呢？」城主阿摩薩斯遲疑地問。「我知道這聽起來讓人困擾，不過議會宣佈了一些有關衛生的規定，我必須要確定一切都──」

「也許我應該先告退。」羅拉娜站起來，冷冷地說。「等兩位討論完之後再回來。」

「什麼？告退？」帕蘭薩斯城的城主狐疑地看著她。「妳不過才剛到──」

「我想，我們的對話讓這位精靈公主感到十分悲痛。」阿斯特紐斯解釋道。「您應該也記得，大人，精靈們對生命非常尊重，公開討論死亡通常是不太禮貌的。」

「喔，天哪！」阿摩薩斯滿臉通紅地站起來，握住她的手。「請妳諒解，公主。我實在太無禮了。請原諒我，請坐回位置上。給公主來些酒──」阿摩薩斯喚來一名僕人，將她面前的杯子斟滿。

「在我進來之前，你們正在討論那座大法師之塔。妳對那些塔知道多少？」阿斯特紐斯問，他銳利的目光幾乎可以穿透羅拉娜的靈魂。

羅拉娜不習慣那種銳利的目光，不禁打了個寒顫，她啜了一大口酒，開始後悔自己剛剛為什麼要提到這件事。「喔，」她話聲極輕的說，「也許我們應該討論正事。我想將軍們一定很想早點回到部隊里去，我──」

「妳對那些塔知道多少？」阿斯特紐斯重復道。

「我──呃──並不多。」羅拉娜結巴地說，覺得自己彷彿回到學校，正面對老師回答一個不是很有把握的科目。「我有個朋友──一個熟人──曾經在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接受過測驗，但是他──」

「我猜是來自索拉斯的雷斯林。」阿斯特紐斯斬釘截鐵地說。

「嗯？沒錯！」羅拉娜驚訝地回答。「你是怎麼──」

「我是個歷史學者，年輕女士。我的工作就是知道這些事。」阿斯特紐斯回答。「我會告訴妳帕蘭薩斯城大法師之塔的故事。不要認為這是浪費時間，羅拉娜賽拉莎，因為歷史將和妳的命運緊緊相繫。」不顧她臉上驚愕的表情，他對一位將軍比了手勢。「你，去把窗簾拉開。你們把這座城里面最美麗的景色給擋住了，我相信公主在我進來之前也提到過。」

「我的故事要從後世人稱為失落之戰的那場戰爭開始。在力量之年代，當伊斯塔教皇開始疑神疑鬼的時候，他硬是為自己的畏懼扣上了個名字──魔法師！他害怕他們，他害怕他們強大的力量。他不明白那種力量，所以對他來說是個威脅。」

「要煽動大眾對魔法師的反感十分簡單。他們雖然頗受尊敬，但是從來沒有人真正地相信他們；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的族羣之中擁有宇宙中三種基本力量的成員：白袍的善良法師、紅袍的中立法師，和黑袍的邪惡法師。因為他們明白整個宇宙是在這三種力量之間求取平衡，妄想破壞平衡不啻於自取滅亡。但教皇卻不懂。」

「因此人們開始攻擊魔法師。五座大法師之塔自然變成了最明顯的目標，因為在這些塔中，法師的力量最為集中。有膽量的年輕法師也是在這些塔中接受測驗。這些測驗是極為艱苦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要命的。失敗只代表一件事──死亡！」

「死亡？」羅拉娜不可置信地說。「那麼雷斯林──」

「他冒了生命危險來接受測驗，也幾乎付出生命當作代價。不過這跟我們要說的故事無關。因為死亡是失敗的唯一懲罰，所以在一般人之中開始散佈一些可怕的謠言，法師們徒勞無功地試著要解釋──這些塔不過是年輕法師接受訓練的地方，而他們願意冒死接受測驗也是因為明白真正的目的，心甘情願地。而且塔中也是法師們儲藏各式各樣的法術和卷軸的地方。但是沒有人相信他們。有關奇怪的儀式和祭典，甚至是恐怖犧牲的謠言開始在人們之間蔓延，再加上教皇和他手下牧師的推波助瀾──」

「所有的民眾起而抵抗法師的那一天終於到來。歷史上第二次，三種袍色的法師們聚在一起。第一次是為了製造龍珠，將邪惡和善良的力量用中立的束縛聚合在一起；在那之後，他們就分道揚鑣。現在，面對這急迫的威脅，他們被迫再度團結起來，保護彼此。」

「與其讓那些暴民們闖入，破壞那些他們並不了解的東西，法師們寧可自己摧毀兩座塔。這摧毀兩座塔的舉動將四周幾乎夷為平地，這讓教皇大驚失色，因為伊斯塔城和帕蘭薩斯城里面也都各有一座大法師之塔。至於第三座，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則沒有人關心，因為它距離任何人煙都有很遠的一段距離。」

「因此，伊斯塔教皇不得不對法師展現寬容的一面，只要他們同意不摧毀另外兩座塔，那麼他也同意讓法師們不受幹擾地撤退，將所有的卷軸和法術遷移到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中。法師們不得已接受了這個條件。」

「但是他們為什麼不反抗？」羅拉娜插嘴道。「我看過雷斯林和──費資本生氣時的樣子！我沒辦法想像真正厲害的法師會是什麼樣子！」

「啊，但是妳先想想，羅拉娜。妳年輕的朋友雷斯林施了幾個相當簡單的法術之後就精疲力盡。而且法術一旦施展，腦中所有相關的記憶就完全消失，必須要藉著重新背誦魔法書才能重新施展同樣的法術。即使對最高階的法師來說也不例外。這是神用來保護我們的定律，不讓那些具有力量的人變得太過強大，甚至威脅到神的存在。法師們必須要睡覺，他們必須要能夠集中精神，他們必須每天花時間背誦。他們要怎樣抵抗這些不停出現的暴民？而且，他們怎麼能夠對自己的同胞痛下毒手？」

「所以，他們覺得只能接受教皇的條件。即使是對他人生命最不關心的黑袍邪惡法師，也看出來他們一定會被擊敗，那時可能所有的法術就會因此完全消失。他們從伊斯塔的大法師之塔撤離。教皇幾乎馬上就派人進佔。然後他們捨棄了這里，也就是帕蘭薩斯之塔。這座塔的背後有個悲慘的故事。」

阿斯特紐斯原先在提及這個故事時臉上沒有絲毫表情，這時臉色突然一沉，變得嚴肅起來。

「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與其說他是在跟圓桌旁的其他人說話，不如說是他在自言自語。「他們將那些書籍和卷軸帶給我，保存在圖書館里。因為塔中有太多的書籍和卷軸，法師沒辦法把它們全部都帶去威萊斯。他們知道我會小心守護那些書籍。許多的法術書都因為年代過久而無法閱讀，因為它們上面有著封印的法術。開啟它們的鑰匙──已經失傳了。那些鑰匙──」

阿斯特紐斯沉默片刻，嘆口氣，彷彿把這些不快的記憶抹去，他繼續道。

「帕蘭薩斯城的人們期待地聚集在塔邊，最高階的白袍法師將金色大門用一把銀色的鑰匙鎖住。帕蘭薩斯城的城主饑渴地看著他們。每個人都知道城主打算像他的良師伊斯塔教皇一樣，住進那座塔。他的眼神貪婪地盯著那座塔，因為里面的寶藏和奇觀，不管是邪惡、善良的也好，早已傳遍全世界。」

「在帕蘭薩斯城的所有建築中，」阿摩薩斯喃喃地說，「大法師之塔應該是最雄偉的。現在──」

「發生了什麼事？」羅拉娜感覺到一陣寒意，似乎黑夜開始降臨這房間，她開始希望有人把僕人叫來點亮蠟燭。

「法師開始將鑰匙交給城主。」阿斯特紐斯用低沉、傷悲的聲音說。「突然間，一名黑袍法師出現在塔上的窗戶里。當人們畏懼地看著他時，他大吼道：『直到掌握了過去和現在的強者帶著力量回來之前，大門將深鎖，塔中將空無一人！』然後那邪惡的法師跳出窗口，墜向大門。當銀色和金色的尖刺貫穿法師的屍體時，他對這座塔施展了詛咒。他的血液沾汙了地面，金色的大門開始腐朽變形，成為邪惡的黑色。原先雄偉的紅色和白色的尖塔變成晦暗的灰色，黑色的尖塔則變成瓦礫。」

「城主和人們害怕得四散奔逃，直到今日，沒有人敢接近這座塔。即使是從不害怕的──」阿斯特紐斯露出短暫的微笑，「坎德人。那詛咒強到所有的活物都無法接近──」

「直到掌握了過去和現在的強者回來。」羅拉娜喃喃地說。

「啐！那傢伙瘋了。」城主阿摩薩斯吸吸鼻子，「沒有人可以掌握過去和現在，除非他說的是您，阿斯特紐斯。」

「我沒辦法掌握！」阿斯特紐斯空洞的聲音讓房里的每個人都轉頭看著他。「我記得過去，記錄現在。我並不想要控制這兩者！」

「果然像我想的一樣，他是瘋了。」城主聳聳肩。「現在我們就被迫要忍受這種可怕的景象，因為沒有人敢住在旁邊，更別提靠近把它給拆掉。」

「我覺得把它拆掉會很可惜。」羅拉娜柔聲說，看著窗外的塔。「它屬於這里──」

「的確，年輕女士。」阿斯特紐斯回答，不尋常地打量著她。

阿斯特紐斯說話的時候，夜色慢慢深了。很快地，當城市的其他部分開始發出各種各樣的光時，大法師之塔開始被黑暗所籠罩。帕蘭薩斯似乎想要與星光爭輝，但是對羅拉娜來說，它的中央將永遠會有一塊抹不去的黑色缺口。

「多麼傷感、可惜的故事。」阿斯特紐斯一直看著她，她感覺到自己得說些話，因此喃喃地說。「那個，我看到在柵欄上，不停飛舞的東西是──」她害怕得閉上嘴。

「瘋狂，太瘋狂了，」阿摩薩斯陰鬱地說。「沒錯，我們也這樣認為，妳看到的就是屍體的殘骸。沒有人可以靠近去看清楚。」

羅拉娜打了個寒顫，用手按摩著疼痛的頭，她知道這個陰森的故事將會讓她晚上不太好受，她很後悔自己剛剛的多嘴。跟她的命運緊緊相繫！她生氣地將這些念頭摒除在腦海之外。這無關緊要。她沒有時間胡思亂想。她的命運用不著加上這些恐怖的故事就已經夠晦暗了。

阿斯特紐斯彷彿聽見了她的心聲，突然站起來，請人來把照明點亮。

「現在，」他看著羅拉娜冷冷地說，「過去的已經過去，妳的未來還掌握在自己手中。到明天早上之前，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註】

１　大災變前一千年，此時人類成為克萊恩上最為強勢的種族。

２　舊城數千年前環繞著大法師之塔所建造出來的小鎮。起初它被稱作「明亮地平線」，起初維納斯．索蘭那斯佔領此地，讓它成為索蘭尼亞騎士團的根據地。神明稍後告訴維納斯「明亮地平線」座落在聖地之上，也就是帕拉丁第一次踏足克萊恩之處。他稍後為了尊崇帕拉丁，將「明亮地平線」改名為帕蘭薩斯，並且開始大興土木地擴建。

３　大法師之塔──一開始在克萊恩上共有五座大法師之塔。它們是由古代的法師為了研習法術和與同輩聚會所建造的。它們都座落於一些古老的城市之中，在後來的年代里，這些城市有些變得更為繁榮，有些則變成一片荒野。它們是帕蘭薩斯、威萊斯、伊斯塔、達提茍斯（Daltigoth）、如茵（Ruin）。

這些高塔的基本構造雖然相同，但是，在外觀和許多細節上卻大相逕庭。高塔的基本設計是由三個陣營的法師集會決定的（因為每一種法師都會使用這座塔），但監工的責任則是落在剛好居住在附近的法師身上。因為這些法師的觀點不同，所以才導致了許多的差異。

高塔的基本設計包括了位於中央的一座建築，包圍在四周的則是一座花園或是特殊的力場。舉例來說，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外圍的橡樹就是它最大的防衛，古代的法師在上面施展了極為強烈的恐懼術。至於有關其他大法師之塔的資料多半已經散逸。我們只能從史書中得知各座塔的特性──達提茍斯，睡眠；伊斯塔，遺忘；如茵，熱情。雖然每座塔都還有許多其他的防衛設施，但這些特點纔是它們的最後防線。

所有的大法師之塔都是中立區。任何陣營的法師在此不得爭鬥，這樣的滔天大罪只有一個處罰──死刑。屬於邪惡和善良陣營的黑袍和白袍法師在戰場上相遇時，他們會毫不遲疑地摧毀彼此。但是在大法師之塔這樣的中立區相遇時，他們會非常友善地切磋彼此對於魔法的知識。而當他們遇到外界的威脅時，則會攜手共同抵抗敵人。

威萊斯之塔是五座塔中最特殊的，它四周的花園存在於所有空間中，這個超空間力場可以讓威萊斯之塔的幻影出現在方圓五百哩中的任何地方。要讓什麼人進入這座塔是由掌管塔的大法師來決定。有句話說得好：不是你找到威萊斯之塔，而是它找到你。

４　每座大法師之塔外都有高聳的密林圍繞，讓外人不致發覺並幹擾居住在塔中鑽研魔法的法師們。帕蘭薩斯大法師之塔外環繞的是修肯樹林，其中施有極為強烈的恐懼術。

５　阿摩薩斯．帕蘭薩斯的家族已經統治了帕蘭薩斯數百年。帕蘭薩斯城的統治權一向是傳給長子，其他的兒子則會加入索蘭尼亞騎士團。

## １─７索蘭尼亞騎士指揮官

「首先，我得要將幾個小時前，我剛剛收到的剛薩爵士手諭念給大家聽。」帕蘭薩斯城城主從手工精細的羊毛袍子中掏出一個卷軸，放在桌面上。他瞇起眼睛，試著看清楚些。

羅拉娜很確定這應該是回應兩天前，她要求城主阿摩薩斯送給剛薩爵士一份訊息的回函，不耐煩地咬住下脣。

「上面有些油跡。」城主向大家道歉。「精靈們慷慨借給我們的獅鷲獸──」對羅拉娜點頭示意，後者強壓下從他手中搶走那份回函的念頭，微笑地回禮，「學不會怎麼樣毫髮無傷地傳遞這些卷軸。啊，現在我看懂了。『剛薩爵士致阿摩薩斯，帕蘭薩斯城主，您好，』剛薩爵士真是個有禮貌的人。」城主抬起頭。「他去年纔在春分慶典時來拜訪過。容我提醒妳，慶典剛好就在三個禮拜之後。也許妳願意賞光──」

「大人，我很樂意，如果三個禮拜之後還有人在這城里的話。」羅拉娜把緊握的拳頭藏在桌下，試著要保持鎮靜。

阿摩薩斯城主眨眨眼，寬容地說。「當然，我忘了惡龍軍團這回事了。好吧，讓我繼續念。『我很遺憾聽到騎士同袍們犧牲那麼慘重。勉堪告慰的是，他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他們擊退了那污染整片大地的邪惡力量。我個人更為了麾下三名最有能力指揮官的犧牲感到哀痛──玫瑰騎士德瑞克．克朗加、聖劍騎士阿佛瑞德．馬凱因和皇冠騎士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城主面向羅拉娜。「布萊特佈雷德。他是妳的好友，我沒記錯吧？」

「是的，大人。」羅拉娜喃喃低下頭，讓金髮遮住她眼中的痛苦。不久前她才將史東埋在法王之塔廢墟的地下墓穴中。失去好友的痛苦記憶猶新。

「繼續念，阿摩薩斯，」阿斯特紐斯冷冷的命令。「我不能在我的學術研究之外浪費太多時間。」

「當然，阿斯特紐斯。」城主紅著臉，急忙開始繼續。「『這悲劇讓騎士們陷入了不尋常的困境中。首先，就我所知，騎士團現在主要是由皇冠騎士所組成，他們是階級最低的騎士。這代表著雖然每位騎士都通過了測驗，並贏得了攜帶盾牌的榮譽，但無論如何，他們還是很年輕、缺乏經驗。最重要的，這還是他們的第一場戰役。這也讓我們找不到合適的指揮官。根據騎士規章上的規定，三種騎士都必須要有一名指揮官。』」

羅拉娜可以聽見騎士代表們不安地變換坐姿時所發出的叮噹聲。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他們都必須擔任臨時的指揮官。羅拉娜閉上眼，嘆口氣。求求你，剛薩，她心想，希望你的決定是明智的。有那麼多人因為政治鬥爭而犧牲。希望那是最後一次！

「『因此，我任命羅拉娜賽拉莎，奎靈那斯提精靈皇族，擔任索蘭尼亞騎士的指揮官──』」城主停了下來，似乎不大確定自己念得對不對。羅拉娜睜大眼睛，難以相信地看著他。但她的喫驚程度，還比不上騎士們的驚愕。

阿摩薩斯仔細地再把卷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聽見阿斯特紐斯不耐煩的低語後，他急忙繼續念下去，「『她是目前戰地上最有經驗的戰士，也是唯一懂得如何使用屠龍槍的人。以我的徽記證明以上所書皆出自吾之親筆。剛薩．鎢斯．威斯坦爵士，索蘭尼亞騎士團天位騎士，以上。』」城主抬起頭。「恭喜了，親愛的；或者我應該稱呼妳『將軍』。」

羅拉娜動也不動地坐著。有那麼一瞬間，她滿腔怒火，想要偷偷地溜出這房間。過去的景象開始浮現眼前──阿佛瑞德爵士無頭的屍體、可憐的德瑞克瘋狂而死、史東那雙平靜無生機的眼眸，以及那些在塔中犧牲騎士的屍體排成一列──

現在她成了指揮官。一名精靈皇室中的女子，以精靈的標準來判斷，甚至還太年輕，無法離開父親的家族。一個被寵壞的小女孩，為了「追上」她青梅竹馬的戀人半精靈坦尼斯而逃離故鄉。那個被寵壞的小女孩已經長大了。恐懼、痛苦、失落、遺憾的經驗，讓她知道就某種角度來看，她現在已經比父親更加成熟。

她轉過頭，看見馬克漢和派屈克交換了眼神。在所有的皇冠騎士中，他們兩人是資格最老的。她知道兩個人都是勇敢、重視榮譽的戰士。他們都在法王之塔中浴血奮戰過。為什麼剛薩爵士沒有聽從她的推薦，擢升這兩個人其中之一呢？

派屈克臉色陰沉地站起來。「我不能接受。」他低聲說。「羅拉娜女士的確是個非常勇敢的戰士，但是她以前從來不曾在戰場上調兵遣將過。」

「年輕的騎士，那你有嗎？」阿斯特紐斯不耐煩地問。

派屈克漲紅著臉。「沒有，但這不一樣，她是個女──」

「喔，派屈克，真的嗎？！」馬克漢大笑。他是個無憂無慮、好說話的年輕人。剛好和嚴肅、不茍言笑的派屈克是個明顯的對比。「你胸口會長毛並不代表你就可以當將軍。輕鬆點！這就是政治。剛薩做了個聰明的選擇。」

羅拉娜臉一紅，她知道他說的對。直到剛薩重建騎士團、穩固自己領導者的地位之前，她是個萬無一失的選擇。

「但是這樣做並無先例可循！」派屈克避開羅拉娜的眼光，繼續爭辯，「根據騎士規章，我很確定，女性不得進入騎士團──」

「你錯了，」阿斯特紐斯不帶一絲感情地說。「有先例。在第三次巨龍戰爭中（註１），一名年輕的女子在父親和兄弟們都陣亡之後，被允許加入騎士團。她晉升為聖劍騎士，並在戰場上英勇殉職，受到同袍們的追思。」

沒有人開口。阿摩薩斯看來十分尷尬，當馬克漢提到長毛的胸部時，他差點要躲到桌子底下去。阿斯特紐斯冷冷地看著派屈克。

馬克漢玩著手上的酒杯，微笑著看了羅拉娜一眼。派屈克經過一陣短暫的、表面即可見的內心掙扎後，皺著眉頭坐回位置上。

馬克漢舉起杯子。「敬我們的指揮官。」

羅拉娜並沒有回應。她是指揮官了，指揮什麼呢？她不悅地問自己。指揮前來帕蘭薩斯城，而今殘存的索蘭尼亞騎士們嗎？在一百名出征的騎士中，生還者低於五十人。他們贏了──但代價太大了！一顆龍珠被摧毀，法王之塔變成廢墟──

「是的，羅拉娜。」阿斯特紐斯說，「他們要妳獨自將一切重新拼湊起來。」

「我不要──」她嘴脣麻木，喃喃地說。

「我不認為在場有任何人會渴望戰爭來臨，」阿斯特紐斯厲聲道。「但戰爭還是來了，現在妳必須盡力去贏得勝利。」他站起來。帕蘭薩斯城主、將軍以及騎士們也跟著起立。

羅拉娜仍然坐著，兩眼盯著自己的手。她感覺阿斯特紐斯看著她，但她執拗地拒絕抬頭。

「你一定得走了嗎，阿斯特紐斯？」阿摩薩斯坦白地問。

「我一定得走了。我還有研究工作要做，這里已經佔用我太多時間。你們此刻還有許多事情要處理，其中絕大部分是瑣碎且無聊的。你們不需要我。你們已經有了領袖。」他比了個手勢。

「什麼？」羅拉娜用眼角瞄到他的手勢。她終於抬起頭，然後眼光轉向城主。「我？你不是認真的吧！我只不過是騎士的──」

「只要我們同意，也能讓妳成為帕蘭薩斯部隊的指揮官。」城主說。「如果阿斯特紐斯推薦妳──」

「我沒有。」阿斯特紐斯坦白地說。「我不能夠推薦任何人。我不可以介入歷史的運轉──」他突然住口，羅拉娜驚訝地發現他卸下了面具，露出苦惱和懊悔的表情。「我的意思是，我盡可能不介入歷史之中。有時，連我也不可避免──」他嘆口氣，隨即恢復自制，重新戴上那毫無感情的面具。「我已經完成了我來此的目的，告訴妳過去的歷史。這和妳的未來或許有關，或許無關。」

他轉身離開。

「等一等！」羅拉娜站起身大喊。她開始走向他，當看見他冰冷如巖石般的雙眼時，她不禁開始結巴。「你──你看見──你可以看見這世界上所有正在發生的事嗎？」

「是的。」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現在惡龍軍團在哪里，牠們在做些什麼──」

「啐！這事妳應該和我一樣清楚。」阿斯特紐斯再度轉過身。羅拉娜看看四周。她看見爵士們和將軍等著看她的笑話。她知道自己又開始像是被寵壞的小孩了，但是她一定要得到答案！阿斯特紐斯已走到門口，僕人已將門打開。羅拉娜忿忿地看了其他人一眼，快步走過上了蠟的大理石地板，急忙中踩到裙腳不少次。阿斯特紐斯聽見她的腳步聲，在門口停了下來。

「我有兩個問題。」她貼近他，柔聲問。

「好吧！」他看著她的綠色瞳孔回答，「一個是在妳的腦中，一個是在妳的心里。先問第一個。」

「還有其他的龍珠嗎？」

阿斯特紐斯沉默片刻，羅拉娜又再度在他眼中看見了痛苦，他讓人摸不清歲數的面孔突然蒼老起來。「有的，」他最後終於說。「我只能告訴妳這麼多。的確還有一顆。但是那顆龍珠妳既沒辦法找到，也沒辦法使用。別去想了。」

「坦尼斯找到了那顆。」羅拉娜追問。「這表示他把它弄丟了嗎？他──」她遲疑一下，這纔是她真心想問的問題，「他在哪里？」

「別多想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羅拉娜彷彿被那冰冷的聲音凍結。

「我不能預測未來。我只能看著現在變成過去。我打從時間的原點便一直這樣做。我曾經看過願意犧牲一切的愛，它把希望帶到這個世界上。我也看過試著克服驕傲以及對權力渴望的愛，但是失敗了。這個世界因為它的失敗而變得更灰暗，但它不過只是遮住太陽的烏云。象徵人類之愛的太陽，仍然沒有消失。我還看過迷失在黑暗之中的愛。被誤解、錯置的愛，只因他或是她，不了解自己的內心。」

「你在打啞謎。」羅拉娜生氣地說。

「像嗎？」阿斯特紐斯反問，隨即點頭為禮。「再會了，羅拉娜賽拉莎。我建議妳，專注在妳背負的使命上。」

歷史學者走出門外。

羅拉娜看著他的背影，重復他的話，「迷失在黑暗中的愛。」這是個謎語，還是她明知道答案，只不過就像阿斯特紐斯所暗示的一般，她拒絕承認？

「『我把坦尼斯留在福羅參，讓他處理我離開之後的事情。』」奇蒂拉說過這些話。奇蒂拉──龍騎將。奇蒂拉──坦尼斯的愛人。

突然間，羅拉娜胸口的疼痛──自從她和奇蒂拉說過話之後一直留存的疼痛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虛無，像是夜空中缺少了兩個星座後所留下來的空洞。「迷失在黑暗中的愛。」坦尼斯已經迷失了。這纔是阿斯特紐斯試著要告訴她的事實。專心在妳的使命上。沒錯，她必須要專心在自己的使命上，因為這是她僅存的目標了。

羅拉娜轉過身面對帕蘭薩斯城主和所有的將軍們，她一甩頭，金髮在燭光下閃閃生輝。「我接受所有部隊的指揮權。」她的聲音幾乎和她的靈魂一樣冰冷。

「這才叫石雕！」佛林特滿意地踏著舊城牆的防禦工事。「毫無疑問地，這是矮人的傑作。你看看每顆石頭都用讓人難以相信的精準度切割，完美地嵌進每一面牆。沒有任何一塊石頭是一樣的。」

「真有趣，」泰索何夫打著哈欠說。「矮人也建造了我們看過的那座塔嗎──」

「別提了！」佛林特大吼。「矮人根本沒有建造過大法師之塔。那是法師們靠著自己的力量，利用魔法將石頭從地面升起，重新塑造成建築物的外型。」

「棒極了！」泰斯深吸一口氣，醒了過來。「我希望我能夠看到──」

「這不算什麼。」矮人瞪著泰斯，繼續大聲地說，「和矮人工匠動輒花上數百年以求作品的盡善盡美比起來，真是差得遠了。你看看這塊石頭，看看上面斧鑿的痕跡──」

「羅拉娜來了。」泰斯謝天謝地地說，很高興終於可以結束有關矮人建築物的課程。

當羅拉娜從一個黑暗的走廊走過來時，佛林特把眼光從石頭上移開。她再次穿上了法王之塔中所穿的那件盔甲，血跡已從鑲金的胸甲上擦去，凹痕則全部修復了，金色的頭髮自紫紅色的頭盔流瀉而下，在索林那瑞的光芒下閃閃發亮。她步伐並不快，視線則投注在東方地平線的山脈上，在滿天星斗下變成一片明顯的黑影。月光撒在她的臉上，佛林特看著她，嘆了口氣。

「她變了，」他對泰索何夫柔聲說，「精靈們應該是從不改變的。你還記得我們在奎靈那斯提遇到她的時候嗎？不過是在秋天，六個月以前。現在看起來似乎過了好幾年──」

「她還沒忘記史東的死。至今不過才一個禮拜。」泰斯露出了難能可貴的嚴肅表情。

「不只是這樣，」老矮人搖搖頭。「這和她在法王之塔遇到奇蒂拉有關。可能跟奇蒂拉說的或是做的事情有關。她真該死！」矮人憤怒地大吼。「就算是以前，我也從不相信她！我並不訝異看到她穿著龍騎將的盔甲。我願意用堆積成山的鋼幣來知道她那天到底對羅拉娜做了什麼，讓她整個人變得這麼暗淡。藍龍和奇蒂拉離開後，我們將她從牆上帶下來，她的臉色難看得嚇人。我用我的鬍子打賭，」矮人咕噥著，「這一定和坦尼斯有關。」

「我實在很難相信奇蒂拉會當上龍騎將。她一直都──一直都──」泰斯尋找著適當的字彙。「嗯，很有趣！」

「有趣？」佛林特雙眉深鎖。「也許吧！但也冷漠自私透了。喔，如果她願意，她是可以顯得很有魅力。」佛林特壓低聲音。羅拉娜已經近得可以聽見他說話了。「坦尼斯從來沒發現。他一直相信奇蒂拉的外表下一定還有更多的內涵，他以為只有他能懂得奇蒂拉，她用一層硬殼包裹住那溫柔的心。哈！她的心腸跟石頭一樣硬。」

「有什麼消息嗎，羅拉娜？」泰斯興奮地問精靈。

羅拉娜對她的老朋友笑了笑，但是，就像佛林特說的，那不再是羅拉娜走在奎靈那斯提的白楊樹底下所露出的那種天真無邪的笑容。她的笑容如今冷淡得像是寒冬中無力的太陽。光芒耀眼，卻不溫暖，也許是因為她眼中布滿寒霜的關係。

「我是所有部隊的指揮官了。」她木然地說。

「恭──」泰斯看到她的表情，把話吞了回去。

「沒什麼好恭喜的，」羅拉娜哀傷地說。「我能指揮哪些人？一小羣的騎士，被困在敏加山脈中已成廢墟的陣地中，一千多名站在這城牆上的士兵。」她握緊雙拳，眼睛看著東方初露魚肚白的天空。「我們應該到城牆外面去！現在！把握住惡龍軍團分散各處、正試著要重新集結起來的機會！我們可以輕易擊敗牠們。但是，不行，我們不敢走上平原，即使有了屠龍槍也不行。它們對付飛翔的龍是一籌莫展！如果我們有顆龍珠──」

她突然沉默下來，然後深吸一口氣，臉色變得鐵青。「反正我們沒有。空想也沒什麼幫助。所以我們只能站在帕蘭薩斯城的防禦工事中，好整以暇地等死。」

「聽著，羅拉娜。」佛林特清清喉嚨，開始反駁，「也許事情沒這麼糟糕。這座城的城牆十分堅固，一千名士兵可以輕易守住。侏儒們的投石器可以守住港口，騎士們可以把守住敏加山脈唯一的通道，我們也派出援兵去增援他們了。我們手中還有屠龍槍。手頭上的確不多，但是剛薩捎來口信說還有更多正在運來的路上。就算我們不能對付飛行中的龍又怎樣？牠們這回想飛過這堵牆得三思了──」

「這不夠，佛林特！」羅拉娜嘆口氣。「喔，當然，我們也許可以抵擋惡龍軍團一週或兩週，甚至一個月。但是之後呢？等到牠們控制了我們周圍的土地之後要怎麼辦？我們對付龍的唯一方法就是躲在小小的安全掩蔽中。很快地這個世界就會變成一座座被黑暗所包圍的光明孤島。然後，一個接一個地，黑暗會把我們全都吞噬掉。」

羅拉娜手支著頤，趴在城牆上。

「妳上次睡覺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佛林特面色凝重地問。

「我不知道，」她回答。「我的清醒和睡眠時間似乎混在一起了。我一半時間在夢遊，一半時間是在真實世界里睡覺。」

「趕快找機會休息吧！」矮人用著泰斯常形容的「老祖父聲音」說。「我們快要回去了。我們的班已經快要結束了。」

「我睡不著。」羅拉娜揉揉眼睛說。睡覺的想法讓她突然明白自己有多疲倦，「我是來告訴你們，情報顯示，有龍羣向西飛過了卡拉曼城。」

「那麼牠們是往這個方向飛。」泰斯腦海中浮現一張地圖。

「誰的情報？」矮人懷疑地問。

「獅鷲獸。別皺眉頭，」羅拉娜看到矮人作噁的表情，不禁微笑。「獅鷲獸對我們幫助很大。即使精靈們除了獅鷲獸之外，都不提供任何其他的援助，他們仍然算是幫了個大忙。」

「獅鷲獸是很笨的動物，」佛林特表示。「我相信牠們的程度跟我相信坎德人的程度一樣。而且──」矮人不管泰斯的白眼，繼續說，「這沒道理。龍騎將不會派出沒有軍隊當後援的龍羣來攻擊──」

「也許惡龍軍團不像我們所聽說的那樣潰散。」羅拉娜疲倦地嘆氣。「也許這些龍只是被派來盡可能搗亂，降低守軍的士氣，把周遭的郊區全都摧毀。我不知道。你看，消息已經傳開了。」

佛林特掃視四周。已經下了哨的士兵仍然還待在崗位上，癡癡地看著東方積雪覆蓋，在晨光下變成粉紅色的山峯。他們低聲交談著，慢慢地有其他人加入他們，大約是剛醒過來就聽說了這個消息。

「我就擔心這樣。」羅拉娜嘆氣道。「這會讓城里面開始恐慌！我警告阿摩薩斯城主要保密，但帕蘭薩斯人似乎不知道保密是什麼！你看，我剛剛跟你們說的沒錯吧？！」

從城牆往下看，眾人可以看到街道上開始擠滿了人羣，衣衫不整、睡眼惺忪、害怕的人羣。見到他們一間一間房子地跑著，羅拉娜可以想像謠言正在快速地散播。

她緊咬著嘴脣，綠色的眼眸中滿是怒氣。「現在我還得要把守城的人力派下去，把他們趕進屋子里。如果惡龍來攻擊，我可不能讓他們待在街上！你們，快點跟我來！」羅拉娜帶領著一羣站在附近的士兵，匆忙地離開了。

佛林特和泰斯看著她走下城牆，消失在往城主宮殿的樓梯間。很快地，他們就看到全副武裝的巡邏隊走上街頭，試著要把人們趕回家里，並且遏止這即將蔓延的恐慌。

「一點屁用也沒有！」佛林特冷哼了一聲。街上開始變得愈來愈擁擠。

泰斯這時正站在一堆石頭上往城牆外看，他用力搖了搖頭。「這都不重要了！」他絕望地壓低聲音說。「佛林特，你看──」

矮人飛快地爬上石堆，站在朋友旁邊。士兵們已經開始拿起弓箭和長矛，不停地叫囂。屠龍槍上尖端的銀刺在火把的光芒下清晰可見。

「有多少？」佛林特瞇著眼問。

「十隻，」泰斯回答。「有兩個編隊。也有很巨大的龍，可能是像我們在塔西斯看過的紅龍。現在背著曙光，我看不清楚牠們的顏色，但是我可以看到有人騎在牠們背上。也許是龍騎將。也許是奇蒂拉──我差點忘了，」泰斯突然想到，「希望這次有機會能和她談談。當個龍騎將一定很有趣──」

他的話語被城中鐘聲齊鳴的巨響給淹沒了。街上的人們立刻抬頭看著牆上慌亂的士兵。在底下很遠的地方，泰斯可以看見羅拉娜和城主，以及兩名將軍匆忙地從宮殿中走出。坎德人可以從她的姿勢看出來，羅拉娜這次真的是氣炸了。她指著那些鐘樓，顯然希望它們能安靜下來。但一切都太遲了。帕蘭薩斯城的人民已經陷入極端的恐懼。即使最有經驗的士兵也和平民們差不了多少。城中四處都是尖叫、哭喊和扯開嗓門大吼的聲音。眼前的景象讓泰斯聯想到塔西斯的悲劇──人們在街道上自相踐踏而死，房屋被火焰所包圍。坎德人慢慢地轉過身。

「我想我其實根本不想和奇蒂拉聊天，」他看著龍羣不斷逼近，不禁用手揉揉眼睛。「我不想知道當龍騎將是什麼滋味了，因為那一定是很恐怖、折磨人的經驗──等等──」

泰斯往東方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他拚命攀出牆外，差點要掉出去。

「佛林特！」他揮舞著手臂大喊。

「又怎麼了？」佛林特大聲回應。矮人抓住坎德人的藍色綁腿，用力一拉，把他從牆外給拉了回來。

「就像在帕克塔卡斯里面看到的一樣！」泰斯語無倫次地說。「就像在修瑪陵寢里面一樣。就像費資本說的一樣！牠們來了！牠們到這邊來了！」

「誰來了？！」佛林特一肚子火地大喊。

泰斯興奮地跳上跳下，身上的袋子跟著甩來甩去。他不理佛林特的問話，飛也似地衝下樓梯。矮人一頭霧水地站在樓梯上，大聲喊道，「你這個豬腦，到底誰來了？」

「羅拉娜！」泰斯尖銳的聲音像是走調的小喇叭，劃破清晨的空氣。「羅拉娜，牠們來了！牠們到這里來了！費資本說的果然沒錯！羅拉娜！」

佛林特一面喘著氣咒罵坎德人，一面回頭看著東方。接著，矮人小心地環顧四周，悄悄把一隻手滑進一個大口袋中。他急忙抽出一副眼鏡，再度小心地確定附近沒有人注意到他，迅速地戴上眼鏡。

現在，他可以看清楚原先在粉紅曙光中一片模糊的景象。矮人深深顫抖著吸了一口氣。他的眼中滿是淚水。他很快拿下眼鏡，放回盒子里，收進口袋中。他碰巧看見粉紅色的曙光照耀在龍的翅膀上，反射出銀色的光芒來。

「放下你們的武器，小傢伙們。」佛林特對周遭的人說，一邊用坎德人的手帕擦眼睛。「感謝李奧克斯，我們終於有機會了，我們終於有希望了──」

【註】

１　這就是修瑪抵抗黑暗之後麾下巨龍的戰爭。

## １─８龍之誓約

當銀龍降落在帕蘭薩斯城外的郊區時，牠們銀色的翅膀讓晨間的天空充滿了令人目眩的光芒。蜂擁而至的人們擠在城牆上，不安地看著這些美麗、雄壯的巨獸。

一開始人們對這些巨獸心存畏懼，即使羅拉娜對他們保證這些龍並無惡意，羣眾還是想要把牠們趕走。最後還得勞動阿斯特紐斯放下工作，從大圖書館中走出來，冷冷地告知城主，這些龍不會傷害人類（註１），帕蘭薩斯城的居民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放下武器。

羅拉娜知道，即使阿斯特紐斯告訴他們太陽在午夜升起，人們也會毫不遲疑地相信；但這回他們並不真的信任這些龍。直到羅拉娜親自走出城外，和騎在美麗銀龍背上的一名騎士互相擁抱後，居民們這才開始想──也許這次這個傳說有機會成真。

「那個人是誰？是誰把龍帶到我們這邊來？為什麼龍要來？」

人們彼此推擠著，靠在牆上，不停地問著問題，也聽著各種奇怪的回答。外面山谷中，銀龍在凜冽的晨風中慢慢伸展翅膀，促進血液循環。當羅拉娜擁抱那名男子時，另一名銀髮如同銀龍翅膀般閃耀的女子從另外一隻龍背上下來。羅拉娜也擁抱了她。然後，在羣眾的驚呼聲中，阿斯特紐斯帶著這三個人走進了大圖書館，沉重的門在他們身後關上。

人們無所事事地四處遊蕩，交換著各種意見，懷疑地看著坐在城牆外的龍羣。

接著鐘聲再度響起，城主阿摩薩斯請全城的人集合。人們急急忙忙地離開城牆，到達城主宮殿前的市民廣場。城主走到陽臺上解答大家的疑惑。

「這些是銀龍，」他大喊，「就像修瑪傳說中所敘述的一樣，牠們是加入我們對抗惡龍陣營的善良龍族。這些龍是被──」

阿摩薩斯接下來的話聲被歡呼所掩蓋。鐘聲第三度響起，這次是為了慶祝。人們衝上街道，歡唱舞蹈著。最後，在徒然試著要把話說完之後，城主無奈地宣佈今天全城放假，轉身走回宮殿中。

（接下來的部分是節錄自克萊恩史記──由帕蘭薩斯城的阿斯特紐斯所記錄。它的標題是──龍之誓約。）

當在下──阿斯特紐斯寫下這些句子時，我看著精靈吉爾賽那斯──奎靈那斯提的統治者太陽詠者索拉斯特倫的小兒子。吉爾塞那斯的面孔與他妹妹極為相似，這不僅是因為血緣關係。兩個人都有著精靈們讓人看不出年紀的細緻臉部線條。但這兩人和其他的精靈不同。這兩張臉上都有著克萊恩其他精靈臉上所沒有的哀傷。我擔心，在戰爭結束前，許多精靈臉上可能也會有相同的哀傷。也許這不是件壞事，因為這看起來，似乎代表著精靈們終於學到自己仍是世界的一部分。

吉爾賽那斯身邊坐著羅拉娜，另一邊則是一位我所見過克萊恩上最美麗的女人。她看起來是名精靈，一名野精靈。但是她的魔法並不能瞞過我的眼睛。她的本體根本不是名女子，更別提是不是精靈了。她是隻龍，是一隻銀龍，是愛上索蘭尼亞騎士修瑪那隻銀龍的妹妹。西悠瓦拉的命運正如同其姊，愛上了一名凡人。但，這凡人不像修瑪那樣認命，吉爾賽那斯，不願接受命運的安排。他看著她，她看著他。除了愛情之外，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逐漸累積的怒意，慢慢地折磨這兩個人的靈魂。

西悠瓦拉開口了，她的聲音像是音樂，無比甜美。我房中的燭光照在她的銀髮和深藍色的眼眸中。

「在我把鑄造屠龍槍的力量賜給泰洛斯．艾昂菲爾德之後，」西悠瓦拉告訴我，「在他們把屠龍槍帶去聖白石議會前，我花了很多時間讓他們徹底參觀銀龍紀念碑，我讓他們看了巨龍之戰所留下來的繪畫，上面畫著善良的龍──銀龍、金龍（註２）、青銅龍（註３）和邪惡的龍族作戰。『妳的同胞呢？』大夥問我，『善良的巨龍到哪里去了？為什麼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牠們不來幫我們？』」

「我極盡所能地拖延他們──」

此時西悠瓦拉停下來全心全意看著吉爾賽那斯。他只是看著地板，沒有面對她的眼光。西悠瓦拉嘆口氣，繼續她的故事。

「最後，我再也沒辦法抵擋他們的壓力了。我告訴了他們有關誓約的事。」

「當塔克西絲，黑暗之後和祂的惡龍們被封印之後，善良的龍族離開了大地，以便保持善良與邪惡之間的平衡。在這個世界中誕生的我們，回歸這個世界，陷入了漫長的沉睡中（註４）。我們本來會繼續神遊夢鄉，但是接著大災變降臨，塔克西絲再度回到這個世界上。」

「這次祂計劃了很久，只要機會到來，祂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在帕拉丁發現祂之前，塔克西絲喚醒了邪惡的巨龍，並且命令牠們潛入這個世界上最深邃、祕密的地點，偷取善良巨龍的蛋。善良的巨龍們此時仍然毫不知情地沉睡著──」

「這些惡龍們帶著同類們的蛋來到了聖克仙城，也就是惡龍軍團集結的地方。在這里，善良巨龍們的蛋被藏在名為毀滅之王的眾多火山口中。」

「當帕拉丁喚醒這些善良巨龍後，這些巨龍們沉痛地知道了發生的事情。牠們前去尋找塔克西絲，希望能夠用某種代價換回牠們尚未出生的孩子。那個代價十分恐怖。塔克西絲要求牠們立下誓約。每隻善良的龍都被迫發誓不會干擾祂即將在克萊恩上發動的戰爭。前一次的戰爭中，就是這些善良巨龍讓祂嚐到了敗戰的苦果。這次祂得確定不會再半路殺出程咬金。」

這時候西悠瓦拉懇求地看著我，似乎要我去評判牠們。我堅定地搖搖頭，我只是名歷史學者，沒資格去評斷任何人。

她繼續說，「我們能怎麼辦？塔克西絲威脅我們，除非我們每隻龍都發誓，否則祂要摧毀我們還在蛋里沉睡的孩子們。帕拉丁不能幫助我們。我們得自己決定──」

西悠瓦拉垂下頭，她的頭髮遮住臉。我可以聽見淚水噗簌簌地流下。她的聲音只能讓我勉強聽見。

「我們立下了誓約。」

她很明顯地說不下去了。吉爾賽那斯瞪視她幾分鐘之後，清清喉嚨，沙啞地繼續說下去。

「我，應該說是我和泰洛斯，還有羅拉娜，最後終於說服西悠瓦拉這個誓約是錯誤的，一定有別的方法，我們說，可以救出善良巨龍的蛋。也許一小羣人有機會把蛋偷回來。西悠瓦拉那時還不相信我，不過在費了許多脣舌之後，她同意帶我去聖克仙城，讓我自行判斷這個計劃到底行不行得通。」

「我們的旅途十分漫長艱辛。有一天我會把我們所面對過的危險都告訴你，但是現在我太疲倦了，我們也沒這個時間。惡龍軍團正在重新集結，如果我們迅速地突擊牠們，我們可以攻他個出其不意。即使在我們說話的同時，我都可以看見羅拉娜眼中閃爍著不耐煩，急著要追擊牠們。所以我就長話短說。」

「西悠瓦拉，正如同你們目前所見，以她的『精靈形體』──」精靈聲音中的悲傷難以言述，「和我一起在聖克仙城外被俘虜，成了龍騎將艾瑞阿卡斯的階下囚。」

吉爾賽那斯握緊雙拳，臉色因恐懼和憤怒而蒼白。

「跟艾瑞阿卡斯比起來，猛敏那大王根本不算什麼。那男人的邪惡力量難以想像！他的殘酷程度和聰明才智，都高出常人所能理解的範圍，是他的戰略讓惡龍軍團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

「我無法形容他折磨我的種種酷刑。我不認為終此一生我還能對誰重提他對我們做的一切！」

年輕的精靈貴族渾身劇烈發抖。西悠瓦拉伸出一隻手安慰他，但他刻意遠離她，繼續他的故事。

「最後，藉著某人的幫助我們逃了出來。我們在聖克仙城中，一座鬼氣森森的小鎮，建造在那羣被稱為毀滅之王的火山所形成的山谷中。這些山脈遮擋了一切，它們噴出來的氣味讓空氣腐臭。建築物都是全新建造的，奠基在奴隸的血淚上。山脈之中建有一座祭祀黑暗之後塔克西絲的神殿。龍蛋被藏在這些火山口的深處。我和西悠瓦拉從該處潛進了塔克西絲的神殿。」

「我該怎麼形容這棟建築物呢？我只能說它是火焰和黑暗的集合體。燃燒的巖石所建造的高大柱子，高聳直入布滿硫磺的洞穴中。我們進入只有塔克西絲的牧師們才知道的密道，愈來愈往深層前進。你會問是誰幫助我們？我不能說，因為她的性命將會不保。我只能說這背後一定有神在庇佑我們。」

這時西悠瓦拉喃喃地插嘴，「帕拉丁──」但是吉爾賽那斯揮手打斷她的話。

「我們來到神殿的最底層，找到善良巨龍的蛋。剛開始一切似乎都很完美。我有個計劃──現在都不重要了，不過我想出了救出這些蛋的方法。就像我說的，後來都不重要了。我們走過一間又一間的房間，看到了帶著金色、銀色、青銅色光澤，在火把下閃耀著的蛋。接著──」

精靈突然住嘴，他的臉孔原先已經是死白了，現在變得更無血色。我害怕他會突然昏倒，吩咐館員送上一杯酒給他。啜飲一口之後，他振作精神，繼續說下去。不過我可以從他那看著遠方的眼眸中看見，他似乎正在重新目睹那些他曾經看過的恐怖景象。至於西悠瓦拉──我等下會再提到她。

吉爾塞那斯繼續說，「我們來到一間房間，發現──什麼蛋都沒有──只剩下殼──破成碎片。西悠瓦拉憤怒地尖叫，我害怕她這樣會讓我們會被發現。那時我們都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不過我們都感覺到血液中流過一陣刺骨的寒意，連火山口的熱度都無法驅逐的寒意。」

吉爾賽那斯停下來。西悠瓦拉開始微微啜泣。他看著她，我第一次看見他眼中充滿了同情和愛意。

「帶她下去。」他告訴一名館員說，「她得要休息了。」

館員體貼地將她帶離房間。吉爾賽那斯舔舔乾燥、破皮的嘴脣，輕聲說，「接下來發生的事，即使死後也會一直糾纏著我。每晚我都會夢到那個景象，許多無眠的夜里我都發現自己在驚叫中醒來。」

「西悠瓦拉和我站在滿地蛋殼的房間中，正在想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我們聽到被火焰照亮的走廊中傳來了吟唱的聲音。」

「『咒語！』西悠瓦拉說。」

「我們兩人都嚇壞了，但強烈的好奇心吸引我們走上前一探究竟。我們愈走愈近──然後我們看見──」

他閉上眼，流下眼淚。羅拉娜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眼中有著無聲的同情。吉爾賽那斯恢復了控制，繼續說下去。「在一個洞穴里面，火山的最底端，聳立著一個塔克西絲的祭壇。原先上面雕刻著什麼，我看不出來，因為現在上面被綠色的血液和黑色的黏液、似乎是從巖石里面長出來的可怕東西所層層覆蓋。在祭壇旁是披著袍子的人影，他們是塔克西絲的黑暗牧師和黑袍法師。西悠瓦拉和我敬畏地看著黑袍牧師將一顆閃閃發光的金龍蛋放上祭壇。黑袍法師和牧師們手牽著手，開始吟唱咒語。那些字眼燒灼我們的腦袋。西悠瓦拉和我彼此倚靠，害怕我們會被這可以感覺到，卻又無法了解的邪惡給逼瘋。」

「接著──祭壇上的金龍蛋開始變暗。就在我們的眼前，它變成了恐怖的綠色然後變成黑色。西悠瓦拉開始發抖。」

「祭壇上的黑色蛋啪的一聲打開來──一隻像是幼蟲的生物從殼中走出。看起來十分醜惡、腐敗，我不禁感到噁心。我腦中唯一的念頭就是趕快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但西悠瓦拉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堅持不肯走。我們兩人一起看著那隻幼蟲從滿是黏液的外殼中走出，竟是邪惡的──龍人。」

聽見這段陳述，周圍傳來倒抽一口氣的聲音。吉爾賽那斯雙手掩面，無法繼續說下去。羅拉娜摟著他，希望給他安慰，他也緊抓著她的手。最後他終於再吸了一口氣，平靜下來。

「西悠瓦拉和我──差點被發現。我們再度藉著某人的幫助，逃出了聖克仙城。我們只剩最後一口氣，沿著人類或精靈都不知道的小路，前往善良巨龍居住的地方。」

吉爾賽那斯嘆口氣，臉上露出寧靜的模樣。「跟之前我們所目睹的恐怖相比，那里像是噩夢後的甜睡。在那美麗的地方，我們難以想像我們所目睹的邪惡罪行全是事實。西悠瓦拉告訴善良巨龍牠們的蛋的下場，牠們起先拒絕相信，甚至還有些龍指責西悠瓦拉為了贏得牠們的幫助，故意編出這樣的故事來。但是，在牠們的內心深處，每隻龍都知道她所說的是事實，因此，最後牠們承認自己被欺騙，誓約不再具有約束的效力。」

「現在善良巨龍前來幫助我們了。牠們正飛向世界上的每一個地方，幫助還在奮戰的人們。牠們回到了銀龍紀念碑，就像幫助修瑪一樣地幫助我們鑄造屠龍槍。牠們也帶來我們在圖畫中所看到的，可以搭載在龍背上，更為巨大，騎士專用的屠龍槍。現在我們可以騎著巨龍加入戰場，並且在空中挑戰龍騎將的部隊了。」

吉爾賽那斯又多說了一些，那些細節我無需記載於此。然後他的妹妹將他帶離大圖書館，前往城主的宮殿，他和西悠瓦拉將在那里歇息，如果他們還能歇息的話。那些景象所帶來的恐怖即使會消退，恐怕也是很久以後的事了。這兩人的愛也許將落在黑暗用以遮掩大地的醜惡翅膀下，正如同克萊恩上許多的美景一般。

（帕蘭薩斯的阿斯特紐斯有關龍之誓約的記載就此結束。最底下的附註告訴大家，吉爾賽那斯前往聖克仙城的旅程、他們兩人在城中的冒險，還有兩人悲劇性的愛情故事，都由阿斯特紐斯在日後記錄了下來，可以在後來的史記當中閱讀得到。）

羅拉娜正在熬夜撰寫明天所要下的命令。一天前，吉爾賽那斯和銀龍羣才抵達這里，但是現在，用以驅逐尚未站穩腳步的敵人的戰略已經開始在她腦中成形。只要再過幾天，她就可以親自率領搭載全新屠龍槍的龍羣加入戰鬥。

她希望能先將敏加堡鞏固下來，釋放那里的囚犯和奴隸。然後，她計劃向南方和東方推進，將惡龍軍團驅離原先的佔領區。最後，她將可以把惡龍軍團困死在分隔索蘭尼亞的達加山脈，和她部隊的鐵騎之間。如果她可以重新拿下卡拉曼和它的港口，她將有機會切斷這塊大陸上惡龍軍團賴以維生的補給線。

羅拉娜專心致志地規劃著她的戰略，以至於沒聽見門外守衛的敬禮聲，也沒聽見答禮聲。門打開了，她以為是自己的助手，因此想把命令寫完再說。

直到那個人自在地在羅拉娜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時，羅拉娜才喫驚地抬起頭。

「喔！」她紅著臉說，「吉爾賽那斯，請原諒我，我太專心了──我以為你是──別說了。你覺得怎麼樣？我有點擔心──」

「我很好，羅拉娜。」吉爾賽那斯突然打斷她的話。「我只不過是比自己想像得還要疲倦，我──我從聖克仙城回來之後就沒有好好睡過了。」吉爾賽那斯突然沉默下來，看著眼前攤開的地圖。他心不在焉地拿起一枝新的羽毛筆，撫摸著它的羽毛。

「吉爾賽那斯，怎麼了？」羅拉娜柔聲問。

她哥哥抬起頭，哀傷地看著她。「妳太了解我了，」他說。「從小我就沒辦法瞞住妳任何事情。」

「是父親嗎？」羅拉娜害怕地問。「你聽到了什麼消息──」

「不是，我不曾聽到任何有關我們同胞的消息，」吉爾賽那斯說，「除了我告訴妳的之外──他們和人類聯手，準備將惡龍軍團趕出亞茍斯列島和聖奎斯特。」

「這都是因為阿爾瀚娜的努力，」羅拉娜喃喃地說。「她說服自己的同胞，讓他們明白無法再繼續遺世而獨立。她甚至說服了波修士──」

「她所做的應該沒那麼簡單吧？」吉爾賽那斯並沒有看他妹妹。他開始用筆尖在文件上戳洞。

「有關於聯姻的傳言。」羅拉娜慢慢地說。「如果是這樣，我相信這只不過是一場政治婚姻，目的是為了將我們的同胞團結起來。我無法想像波修士會愛上任何人，即使是像阿爾瀚娜那麼美麗的女子。至於阿爾瀚娜本人──」

吉爾賽那斯嘆口氣。「她的一顆心已經和史東一起埋葬在法王之塔中了。」

「你怎麼會知道？」羅拉娜喫驚地看著地。

「我在塔西斯看見他們兩人。」吉爾賽那斯說。「我看見他的臉，我也看見了她。我更知道了星鑽的事情。因為他顯然想保密，所以我並沒有出賣他。他是個好人。」吉爾賽那斯低聲加上一句。「我很驕傲我有這個榮幸認識他，我從沒想過我會這樣形容一名人類。」

羅拉娜揉揉眼睛，嚥下口中的酸苦。「的確。」她聲音沙啞地說。「但這不是你來找我的目的。」

「的確不是。」吉爾賽那斯說，「但這兩件事也許有些相關。」他沉默地坐了片刻，像是要下定決心一般，然後深吸一口氣。「羅拉娜，有些發生在聖克仙城的事情我沒有告訴阿斯特紐斯。只要妳願意，我絕對不會跟任何人說──」

「為什麼來找我？」羅拉娜臉色刷白。她雙手顫抖，被迫把筆放下來。

吉爾賽那斯似乎沒聽見她說的話。當他開口時，他愣愣地看著眼前的地圖。「當──當我們逃出聖克仙城之後，我們得再度回到艾瑞阿卡斯的宮殿。我只能說這麼多，因為再繼續說下去會危害到救了我們很多次、現在仍然待在那里冒死拯救同胞的那個人。」

「我們躲藏起來，等待機會逃脫的那天晚上，我們聽見了艾瑞阿卡斯和他麾下的一名龍騎將的對話。那龍騎將是個女的，羅拉娜，」吉爾賽那斯現在抬起頭來看著她，「一名叫作奇蒂拉的人類女子。」

羅拉娜一言不發。她的臉色死白，眼睛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十分無神。

吉爾賽那斯嘆口氣，靠近她，把手放在她手上。她的肌膚冰冷得像一具屍體，他也可以感覺得出來，她知道他接下來要說什麼。

「我記得當我們離開奎靈那斯提之前，妳告訴過我，半精靈坦尼斯曾經有一個人類戀人，她是卡拉蒙和雷斯林的姊姊。我從兩兄弟的口中所得知的描述讓我認出了她。我本來就應該可以認出來，她和雷斯林兩人特別地相像。她──她剛好提到有關坦尼斯的事情，羅拉娜。」吉爾賽那斯停下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夠繼續說下去。羅拉娜動也不動地坐著，臉孔罩上一層寒霜。

「羅拉娜，請原諒我讓妳痛苦，但妳有必要知道。」吉爾賽那斯最後終於開口。「奇蒂拉和艾瑞阿卡斯一起嘲笑坦尼斯，她說──」吉爾賽那斯雙頰飛紅，「我沒辦法重復她說的話。不過，羅拉娜，我可以告訴妳，他們的確是戀人。她說得非常露骨。她請求艾瑞阿卡斯準許將坦尼斯晉升為惡龍軍團的將領，以便換取他提供的情報，有關什麼綠寶石之人──」

「別說了──」羅拉娜黯然地說。

「我很抱歉，羅拉娜！」吉爾賽那斯握緊她的手，表情非常遺憾。「我知道妳有多愛他，我──我可以明白那樣──那樣深刻地愛一個人是什麼感覺。」他閉上眼，低下頭。「我知道那種愛被背叛是什麼滋味──」

「不要管我，吉爾賽那斯。」羅拉娜低語道。

精靈沉默地拍拍她的手錶示同情，站起身，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間，把門關上。

羅拉娜動也不動地坐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她緊抿嘴脣拿起筆，繼續完成剛剛被打斷的軍令。

【註】

１　善龍是金屬龍，也就是銀龍、金龍、青銅龍、紅銅龍和黃銅龍。

２　金龍──龍族之中最尊貴（至少牠們自己這樣想啦）的族類，金龍的身長超過五十呎。牠們可以居住在任何的環境中，但牠們的巢穴總是由堅硬的巖石所構成。牠們有能力可以改變自己的外貌，變成人類或是其他生物，但卻極少這麼做。因為對牠們來說，採用這樣弱小的形體對牠們來說實在是種侮辱。

金龍可以吐出高熱火焰或是劇毒氯氣。牠們最擅長的就是施法。由於牠們的智力極高，即使是最年輕的金龍也很少需要使用法術書。

３　青銅龍──牠們身長將近四十二呎，非常熱愛戰爭和格鬥。牠們喜歡居住在湖或海的旁邊。這種龍特別喜愛觀察人類的活動，根據傳說，在古時候，牠們常常會變成野生動物來觀察人類。

青銅龍可以吐出閃電和推進瓦斯，這種氣體會讓敵人無法靠近。

４　當龍族離開克萊恩時，牠們陷入了「龍眠」的特殊狀態。這是龍族和大地與巖石合而為一的神祕狀態。除非被喚醒，否則龍族會一直保持在冬眠的狀態中。大多數的善龍在帕拉丁的命令下陷入了龍眠中。據說只有塔克西絲和帕拉丁才能將巨龍從龍眠中喚醒。

## １─９勝利

「讓我推你一把。」泰斯好心地說。

「我──不要！等等！」佛林特大叫。不過這沒什麼用。精力過人的坎德人已經抓住矮人的靴子，把他用力一推，佛林特一頭撞上有著強健肌肉的年輕青銅龍的身體。他雙手瘋狂地揮舞著，勉強抓住龍背上的韁繩，像袋掛在空中的麵粉，緩緩地盪來盪去。

「你在幹嘛？」泰斯不可置信地抬頭看著佛林特。「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來，讓我幫你！」

「快住手！別碰我！」佛林特拚老命把泰斯的手踢開。「退回去！我說！退回去！」

「那麼你自己爬上去吧！」泰斯一臉委屈地後退。

矮人漲紅著臉，不斷喘息著跳回地上。「我自己會把握時機的！」他瞪著坎德人。「不需要你幫忙！」

「好吧，不過你最好動作快一點！」泰斯揮手大喊，「因為其他人都已經騎上龍背了！」

矮人回頭看了高大的青銅龍一眼，頑固地將雙手扠在胸前。「我要再考慮考慮──」

「喔，拜託你，佛林特！」泰斯懇求道，「你只不過是在拖延時間。我想要飛上天！求求你，佛林特，快一點嘛！」坎德人眼睛一亮。「我可以自己來──」

「你才沒辦法呢！」矮人冷哼道。「這場戰爭好不容易開始對我們有利。派一名坎德人騎龍上去作戰搞不好就世界末日了。與其這樣，那還不如直接把城門的鑰匙交給龍騎將算了。羅拉娜說你只能跟我一起飛──」

「那就趕快上去吧！」泰斯尖聲大叫。「不然仗都要打完啦！等你爬上去，我大概都變成祖父了！」

「還祖父咧！」佛林特嘟噥著，再看了那隻龍一眼，龍正用著非常不友善的眼光看著他；至少佛林特是這麼認為。「哼，你當祖父的那天，我的鬍子就會掉光光──」

這頭名叫克薩的龍，有點焦躁地看著這場好戲。身為一隻以克萊恩上龍族的標準來看尚屬年輕的龍，克薩同意坎德人的看法──現在是飛行的時刻，是作戰的時刻。在對金龍、銀龍、青銅龍、黃銅龍下達召喚之後，牠是最先回應的一個。對戰鬥的渴望之火，在牠體內熊熊地燃燒。

不過，這隻青銅龍縱然年輕，對所有的長者還是非常恭敬有禮的。即使牠比矮人年紀要老上許多，克薩仍認為佛林特是位擁有十分精采、豐富人生經驗的長者，一名值得尊敬的矮人。但是，克薩轉念一想，如果再不想些辦法，坎德人說的對，仗都快要打完了！

「請容許我打個岔，高貴的大人。」克薩插嘴，用的是在矮人之間非常禮貌的尊稱，「我可以幫得上忙嗎？」

佛林特驚詫地轉過身，看看是誰在說話。龍低下頭。「受人敬重，高貴的大人？」克薩再度用矮人話說。

佛林特吃了一驚，蹣跚地後退，一腳踩在泰斯身上，讓他摔了個狗喫屎。

青銅龍將巨首伸向前，輕柔地用牙齒啣起坎德人的毛背心，把他像隻剛出生的小貓般叼起。

「這個嘛，我──我不確定，」佛林特因為龍用如此尊敬的語氣稱呼他，而高興地漲紅了臉。「你可以──也許不需要──」矮人恢復了鎮定，決定不要露出受寵若驚的樣子。「如果你不介意，我很有經驗。騎龍對我來說不算什麼新鮮事。只不過，最近，我──」

「你以前從來沒騎過龍！」泰索何夫不顧情面地說。「而且──哎唷！」

「只不過是我最近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處理，」佛林特大聲地說，暗地里賞了泰斯肚子一拳，「所以我需要花一點時間回憶起一些細節。」

「當然，大人！」克薩巧妙地偽裝著，臉上一點笑意都看不出來。「我可以叫您佛林特嗎？」

「可以。」矮人含混不清地說。

「我叫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伸出小手說。「佛林特到每個地方都少不了我。喔，我看你大概沒有手可以握。不管了，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凡間的名號叫作火光。」龍優雅地低下頭。「現在，佛林特大人，如果您願意命令你的隨從，那位坎德人──」

「隨從？！」泰斯驚訝地說。但龍不理會他。

「指示您的隨從到我背上來，我會協助他為您備妥鞍具和長槍。」

佛林特若有所思地摸著鬍子。然後做了個威嚴的手勢。

「隨從，你，」他對張大嘴看著他的泰斯說，「快上去，照他說的話做。」

「我──你──我們──」泰斯結巴起來。不過坎德人根本沒機會把話說完，因為龍再度把他叼離地面。克薩緊咬住他的毛背心，用力一甩，把他丟到綁在他身上的龍鞍上。

泰斯坐在龍背上，感到新奇不已，因此閉上了嘴。這也正是克薩的用意。

「現在，泰索何夫．柏伏特，」龍說，「你剛剛試著將你的主人反向推上來，但你現在的這個方向纔是正確的。長槍擺放的位置必須是在騎士的右前方，也就是我的右側翅膀關節的地方，從我的右肩膀伸出去。你明白了嗎？」

「是的，我明白了！」泰斯滿腔興奮地說。

「你在地面上看到的那種盾牌，將可以保護你免受龍所造成的絕大多數傷害──」

「哼哼！」矮人再度交叉雙臂，看起來更為頑固。「你說大多數是什麼意思？我要怎麼同時拿著長槍和盾牌在空中飛？更別提那個該死的盾牌，比我和坎德人加起來還要高了──」

「我還以為你是老經驗了，佛林特大人！」泰斯大喊。矮人漲紅了臉，發出低吼聲，不過克薩很快地化解這尷尬的場面。

「佛林特大人也許還不習慣這改良過的設計，柏伏特。盾牌和長槍是一體的。長槍從盾牌中央的洞穿出去，而盾牌則放在龍鞍上的軌道，可以從這一頭滑到另一頭去。遭到攻擊時，你們只要躲在盾牌後面即可。」

「把盾牌給我，佛林特大人！」坎德人大喊。

矮人嘟噥著走到地上的盾牌旁。他悶哼一聲，用盡力氣將它舉起來，丟到龍背上。藉著龍的幫助，矮人和坎德人終於將盾牌裝置好。然後佛林特走回去拿屠龍槍，一路把長槍拖回來，他將長槍的尖端丟到泰斯手中，後者在差點失去平衡掉到地上的一番掙扎後，好不容易纔接住，並且將長槍推進盾牌的洞中。卡榫鎖定，長槍正巧處於完美的平衡下，坎德人的小手就可以輕易地將其左右揮動。

「太棒了！」泰斯模擬等會兒的戰況。「轟！打下了一隻龍！轟！又打下了一隻。我──喔！」泰斯站在龍背上，輕鬆地保持平衡。「佛林特！快點！他們已經準備好要起飛了。我可以看見羅拉娜！她騎著那隻巨大的銀龍往這邊飛來，開始檢閱所有的騎士。他們馬上就要發出起飛的訊號了！快點，佛林特！」泰斯開始興奮地跳上跳下。

「首先，佛林特大人，」克薩說，「您必須穿上有軟墊的背心。對──就是這樣，把那條帶子插進皮帶釦中。不對，不是那條。另外一條──沒錯，就這樣。」

「你看起來像是我看過的一種長毛象，」泰斯咯咯笑道。「我告訴過你這個故事嗎？我──」

「給我閉嘴！」佛林特擠在那件厚重的毛背心里，幾乎走不動。「沒時間聽你說那些爛故事了。」矮人走到青銅龍的鼻子前。「很好，巨獸！我現在要怎樣爬上去？我提醒你，不準用牙齒把我叼起來！」

「當然不敢，大人。」克薩尊敬地說。龍低下頭，將一邊的翅膀完全伸展到地面上。

「很好，這纔像樣！」佛林特說。他驕傲地摸摸鬍子，臭屁地看了嚇呆的坎德人一眼。佛林特架式十足地站上龍的翅膀，氣派地坐上龍鞍。

「訊號來了！」泰斯尖聲叫道，跳回佛林特背後的位置。他用兩隻小腿不停踢著龍背，大喊著，「快走！快走！」

「沒那麼快，」佛林特冷靜地測試屠龍槍。「嘿！我要怎麼操縱方向？」

「你可以用韁繩告訴我你想要往哪個方向轉。」克薩看著起飛的訊號，終於來了。

「喔！我明白了。」佛林特彎下腰。「看來是我當家的時──哇！」

「當然了，大人！」克薩撲向空中，追上他們所站的小山丘邊上的上升氣流。

「等等，韁繩──」佛林特大喊著，手上的韁繩滑了出去。

克薩竊笑著，假裝沒聽見。

善良巨龍和騎士們在敏加山脈東方的丘陵上空集結。在這里，北方的暖風取代了冬天的寒風，融化了地面的寒霜。空氣中充滿了新生和氣象一新的香氣，龍羣們開始結成弧形的攻擊隊形。

那景象讓人終生難忘。泰索何夫知道自己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也許死了之後也不會。銀色、黃銅色、青銅色、紅銅色的翅膀在晨光中伸展開來，裝在龍鞍上的超巨大屠龍槍反射著耀眼的日光。騎士的盔甲閃閃發光，金線繡成的翠鳥旗幟在藍天中顯得十分醒目。

過去幾周是由勝利的音符所譜成的。正如同佛林特說的，看來勝利女神終於開始向他們招手。

黃金將軍──羅拉娜的屬下們這樣稱呼她──幾乎是從一無所有的狀況下組成了這支部隊。帕蘭薩斯人興奮地回應她的號召，她以大膽的戰術、果決的行動，贏得索蘭尼亞騎士團的尊敬。羅拉娜的地面部隊從帕蘭薩斯城中湧出，快速通過大平原，將被稱作闇之女的龍騎將尚未站穩腳步的部隊給嚇得落荒而逃。

現在，在獲得不斷的勝利之後，惡龍軍團在他們的眼前逃竄，人們幾乎認為這場戰爭已經獲勝了。

但是羅拉娜比其他人更清楚──他們尚未和龍騎將的飛龍部隊交過手。牠們原本躲在哪里？又為了什麼不出面，這點羅拉娜和她的軍官都想不透。經過一天又一天，她讓騎士們和飛龍都做好迎擊的準備，準備隨時起飛。

決戰的日子終於來臨。龍羣的目擊報告已經經過確認──紅龍和藍龍的混合編隊正在往西飛，準備徹底擊潰那不自量力的將領和她的烏合之眾。

被稱作聖白石飛龍部隊的龍羣集結成一串銀色和青銅色的長鏈，飛越索蘭尼亞平原。雖然每名騎士都在時間允許的狀況下，盡可能接受飛行的訓練（堅決不屈服的矮人除外），不過腳底下的云朵和撲面而來的強風對他們而言仍是非常新鮮的體驗。他們的旗幟在空中飛舞著。地面的步兵在他們看起來不過是草地上的小蟲。對某些騎士來說，飛行是一次讓人興奮的經驗。對其他人而言，這是測驗他們每一分勇氣的考驗。

羅拉娜騎著兄長從巨龍列島帶來的巨大銀龍，始終身先士卒地在最前面帶領著他們。陽光也只能勉強和她頭盔底下露出的金髮爭輝。對所有的人來說，她和屠龍槍已經變成了一種圖騰，苗條而精緻，美麗而致命。他們願意跟隨著她直到地獄的大門。

泰索何夫從矮人的肩膀往前看，可以看見前頭的羅拉娜。她騎在領頭的位置，有時回頭確定每一頭龍都保持在隊形中，有時低頭和坐騎討論；看起來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所以泰斯決定他可以放輕鬆，好好享受這次飛行。這真的是他生命中最難得的經驗。當他滿心愉悅地看著地面時，眼淚不禁流下雙頰。

熱愛地圖的坎德人看到了一幅完美的地圖。

他腳下的景象細微，卻絕對精確；河流和樹木，丘陵和山谷，城鎮和農田。泰斯希望用他擁有的一切來換取這景象，永遠保留下來。

為什麼不行？他突然想到。用雙腿夾住龍鞍，他放開佛林特，開始忙亂地翻找自己的包包。他掏出一張紙片，開始在矮人的背上用木炭將這一切都描繪下來。

「不要亂動！」他對仍然試著要抓住韁繩的佛林特大喊。

「你在幹嘛，大笨頭？」矮人大喊，他覺得泰斯像是背後抓不到的癢處，不停地拍打他。

「我在畫地圖！」泰斯忘形地大喊。「一張完美的地圖！我會成名的！你看！這里是我們自己的部隊，看起來像是小螞蟻。這里是敏加堡！別亂動！你讓我的地圖一團糟。」

佛林特發出無奈的哀嚎，放棄了抓住韁繩和擺脫坎德人。他決定還是專心抓牢龍鞍，以及別把早餐吐出來。他犯了往下看的錯誤。現在他直直地看著前方，身體僵硬地發抖，頭盔上獅鷲獸的鬃毛不停拍打著他的臉。鳥兒在他腳底下飛舞著。佛林特決定在他不計一切代價避免的物品列表上，除了船和馬之外，再加入龍這項。

「喔！」泰斯興奮地倒抽一口氣。「底下是惡龍軍團！在打仗耶！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坎德人從龍鞍上彎身向下看。斷斷續續地，在高空的風聲之中，他可以聽見底下武器和盔甲撞擊的聲音。「喂，我們可以飛近一點嗎？我──哇！喔，糟糕！我的地圖！」

克薩突然俯衝而下。風將紙片從泰斯的手中吹走。他心疼地看著地圖像片樹葉般愈飛愈遠，但他沒有時間哀悼，因為突然間，他感覺佛林特的身體變得比之前更為僵硬。

「什麼？怎麼搞的？」泰斯大喊。

佛林特大喊著什麼東西指著前方。泰斯迫切地想要看清楚，可是就在那一刻他們飛進一團低懸的云中，就像溪谷矮人常說的一樣，「讓坎德人看不見自己的鼻子」。

然後克薩從云中飛出，泰斯看見了矮人指的東西。

「喔！天哪！」坎德人敬畏地說。在他們腳下，一羣又一羣的惡龍飛向剛剛看到的部隊。牠們紅色和藍色的翅膀像是邪惡的旗幟，毫不留情地撲向沒有防備的黃金將軍的部隊。

泰索何夫可以看見，底下嚴密的陣形在面對惡龍時也不堪一擊地開始潰散。可是在平原上無處可逃，這片廣大的草地上沒有任何掩蔽。泰斯突然明白，這纔是那些飛龍們遲遲不出擊的原因；他腦中開始浮現閃電和火焰落在部隊身上的可怕景象。

「我們得要阻止──哇！」

克薩突然盤旋而下，泰斯差點把舌頭給吞下去。天空開始在他四周旋轉，有一瞬間，坎德人興奮地以為自己正往下掉落。泰斯來不及思考，他單純地靠著本能行動，抓住佛林特的腰帶，突然間想起他應該要像佛林特一樣把自己綁在龍鞍上。好吧，下次他會記得的。

如果有下次的話。強風在他身旁怒吼，克薩盤旋落下時，地面不停地旋轉。坎德人很喜歡刺激的體驗。這當然是難能可貴的經驗，不過泰斯希望下次地面不要逼近得那麼快！

「我的意思不是說要馬上阻止牠們！」泰斯對佛林特大喊。往上看去，還是往下？他可以看見許多隻龍在他們頭上，不，腳下。泰斯的方向感開始混淆。現在所有的龍都變成在他們後面！他們變成在最前線！單槍匹馬！佛林特在幹什麼？

「不要這麼快！慢一點！」他對佛林特喊。「你已經跑到隊伍的最前端了！連羅拉娜都在你後面！」

矮人也想把龍慢下來。最後一次俯衝讓韁繩落到他手中，他現在正用盡全力拉住韁繩，大喊「駕！龍，駕！」他只記得這對馬好像有用，但看來對龍恐怕沒什麼用。

對嚇壞的矮人來說，發現他並非唯一無法駕馭龍的騎士，並未讓他因此放心。在他身後，銀色和青銅色的隊形彷彿在無聲的訊號下分裂了，龍羣分散成許多小隊，兩隻或三隻成一個小組。

騎士驚慌地拉著韁繩，全力試著將龍拉回原先整齊的騎兵編制中。但是龍在這方面可是老手──天空是牠們的地盤。在空中戰鬥和地面戰鬥有著天壤之別，牠們會讓這些騎馬的傢伙知道要怎麼樣在龍背上戰鬥。

克薩優雅地旋轉著，衝進另一朵云中。當濃密的霧氣掩蓋住他時，泰斯立刻失去一切的方向感。當龍衝出云層時，陽光燦爛的天空立刻出現在他眼前。現在他知道哪個方向是天空，哪個方向是地面了。地面是在非常靠近的那個方向！

然後佛林特開始大吼。泰斯吃了一驚抬頭往上看，發現他們正直直地衝向一羣正準備要追趕恐慌的步兵的藍龍，而且藍龍並沒有發現他們。

「長槍！長槍！」泰斯大喊。

佛林特抓起長槍，但他沒有足夠的時間將它調整到夾在腋窩下。不過這並不重要。藍龍依舊沒有看見他們。克薩衝出云層，降低高度到他們背後。接著，年輕的巨龍像是道青銅色的火焰，直衝向牠們的領隊。那是一隻藍色的巨龍，背上的騎士戴著藍色的頭盔。克薩迅速且悄然地滑翔過去，伸出四隻銳利的爪子，全力一擊！

撞擊的力道讓佛林特在龍鞍上往前滑。泰斯壓在他頭上，差點把他壓扁。佛林特不知所措地掙扎著坐直，但泰斯用一隻手緊緊地抱住他，另一隻手敲打著矮人的頭盔；泰斯正努力地替克薩加油。

「好極了！又打到一次！」坎德人尖聲大叫，興奮得不停敲打佛林特的腦袋。佛林特大聲用矮人語咒罵，把泰斯摔開。就在那一刻，克薩垂直爬升，在藍龍羣來得及反應之前躲進另一片云層中。

克薩等待片刻，也許是要讓受驚的騎士恢復鎮定。佛林特坐直身，泰斯緊緊抱著矮人。他覺得佛林特看起來有點怪異，臉色有些灰敗，精神恍惚。不過，泰斯提醒自己，這並不是尋常的經驗。在他來得及問佛林特有沒有不適之前，克薩又再度衝出云層。

泰斯可以看見底下的藍龍。領頭的龍已經爬升到半空中，正張開巨大的翅膀滑翔著。藍龍看來有些喫驚，身上也掛了彩，龍身的後側有些血跡，這里正是克薩銳利的尖爪穿透牠堅硬鱗甲的地方。龍和戴著藍色頭盔的騎士都在掃視天空，找尋攻擊者。突然騎士指向天空。

泰斯冒險往後看了一眼，看到了讓人喫驚的景象。眼前的景象實在太壯觀了。聖白石飛龍部隊的青銅龍和銀龍，在陽光的照耀下尖嘯著飛撲向這羣藍龍。藍龍們立刻四散飛開，一方面要爭取高度，一方面甩開後方的追兵。戰鬥立刻在空中展開。右邊飛上一隻青銅龍，電光一閃，讓坎德人目眩，那隻龍尖叫著往下掉落，頭部焦黑，冒出黑煙。泰斯看見騎士張嘴尖叫，從這個距離卻聽不見，他們無助地砸向底下的草原。泰斯看著地面愈來愈近，不禁開始幻想摔死在草原上會是什麼感覺。但是他沒有太多時間幻想，因為克薩突然發出一聲大吼。

領隊的藍龍發現克薩，聽見了牠的挑戰。藍龍和牠的騎士不顧天空中其他的混戰，飛上來繼續剛剛的打鬥。

「現在該你了，矮人！長槍就定位！」克薩大喊。青銅龍張開巨大的翅膀，不停往上爬升，一方面居高臨下方便攻擊，一方面讓矮人有機會可以準備。「我來握住韁繩！」泰斯喊。

但是坎德人不能確定佛林特到底聽見了沒有。矮人的表情十分僵硬，他的動作緩慢而且機械化。極端不耐煩的泰斯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看著佛林特泛灰的手指慢吞吞地調整長槍，最後終於將它夾到腋窩下，並且將它抱住。接著他只是瞪著前方，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

克薩繼續往上飛，然後向側翼翱翔，泰斯四下打量著，不知道敵人到哪里去了，他完全看不見藍龍和騎士的蹤跡。突然克薩往上爬升，泰斯吃了一驚，發現敵人就在他們的正前方！

他看見藍龍張開那張醜陋的大嘴，尖牙上滴著唾液。泰斯想起牠們致命的雷電，趕緊躲到盾牌之後。然後他發現佛林特仍然挺直著背，頭露出盾牌之外，呆呆地看著逼近的藍龍！泰斯手伸到佛林特的腰間，拉住矮人的鬍子，將他的頭一把拉下來，躲到盾牌後。

電光一閃，周圍雷聲隆隆。雷聲和衝擊力幾乎讓坎德人和矮人都昏死過去。克薩痛苦地大吼，仍然保持在航道上。

兩隻龍迎面對撞，屠龍槍插進對方的身體。

有一瞬間，泰斯眼前只看得見混淆的紅色和藍色。世界在他周圍不停地旋轉。一隻龍的眼睛怨恨地瞪著他。利爪一揮，克薩喫痛得大叫，藍龍也受到一擊。兩隻龍翅膀不停地揮舞著，掙扎著往下落，地面在他眼前不停旋轉。

為什麼火光不放手？泰斯忙亂地想。然後他看見屠龍槍並沒有擊中目標。長槍插進藍龍的翅膀關節中，嵌進牠的肩膀。藍龍匆忙地想掙脫，滿腹怒火的克薩正心無旁騖地用尖牙和利爪瘋狂攻擊敵人。

兩隻龍都全心全意在彼此的格鬥中，完全忘記自己背上的騎士。泰斯也忘記還有另外一個敵人，直到他無助地往上看──他看見那名戴著藍色頭盔的軍官正小心翼翼地抓住龍鞍，離他們只有幾呎遠。

兩隻龍再度纏鬥起來，天空和地面又攪亂成一團。泰斯昏昏沉沉地看著那軍官的頭盔掉落，金髮隨風飄揚。他的眼光既冰冷又明亮，絲毫沒有害怕的意味。他直直地瞪著泰索何夫。

泰斯彷彿靈魂抽離了這個戰場，這個人看起來很面熟，他恍惚地想。我在哪里看過這個人？與史東有關的記憶開始出現在腦海中。

惡龍軍團的軍官鬆開固定帶，站在鞍蹬上，他的右手無力地垂在一邊，但他的另外一隻手伸出來──

泰斯突然之間明白了一切。他清楚明白軍官想要做什麼，就像是軍官自己親口告訴他的一樣。

「佛林特！」泰斯慌亂地喊。「放掉屠龍槍！放掉它！」

但矮人依舊緊緊地抓住屠龍槍，臉上露出出神的表情。兩隻龍在半空中彼此撕咬著；藍龍不停地抽搐，一方面躲開攻擊，一方面想要拔出困住牠的屠龍槍。泰斯看見那個騎士嘴張開發出了聲音，然後那隻藍龍就暫停攻擊，在空中盤旋片刻。

那軍官身手敏捷地從一隻龍跳到另一隻身上，用他完好的那隻手抓住克薩的脖子，惡龍軍團的軍官大腿夾緊龍脖子，上半身坐直起來。

克薩完全沒注意到這個人類。他的思緒全然集中在對手身上。

軍官很快地看了坎德人和矮人一眼，判斷他們不足以構成威脅。他們一定都綁上了固定帶，在位置上不能動彈。軍官冷靜地抽出劍，開始劈砍青銅龍身上龍鞍的繫帶，這些帶子正好位在巨獸的胸口，在翅膀之前。

「佛林特！」泰斯懇求。「放掉長槍！你看！」坎德人搖搖矮人。「如果那個軍官砍斷了龍鞍，龍鞍會掉下來！屠龍槍會掉下來！我們會掉下來！」

佛林特慢慢地轉過頭，突然之間明白了一切。動作仍然遲緩得讓人擔心，他顫抖的手撥弄著可以釋放掉屠龍槍、將兩隻龍分開的裝置。但是來得及嗎？

泰斯看見長劍寒芒一閃，龍鞍的一條繫帶啪答一聲鬆了開來。沒有時間多想了。當佛林特撥弄著那裝置時，泰斯小心地站起來，把韁繩綁在腰間。然後，坎德人繞著龍鞍爬過去，爬過矮人，到了他前面。他從這邊開始，緊抱著龍背上的刺，無聲無息地爬到軍官背後。

那個人以為他們都被安全地鎖在龍鞍上，一點也沒有注意背後的騎士。他專心於眼前的工作，龍鞍已經快要完全鬆開，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打中了他。

泰索何夫站起身撲向軍官，後者雙手亂揮試圖保持平衡，不小心將劍給丟了，驚險萬分地攀住龍脖子。

軍官憤怒地大吼，試著要看清楚是什麼在攻擊他。突然間一切都變成一片黑暗！小手摀住他的眼睛，讓他什麼都看不見。軍官慌亂地放開手，試著掙脫想像中那隻六隻手、六隻腳，像隻大蟲般攀在他背上的恐怖怪獸。但他發現自己開始慢慢地往下掉，他被迫重新抓緊龍背。

「佛林特鬆開長槍！佛林特──」泰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兩隻受傷的龍開始往下掉，地面愈來愈接近。他沒辦法思考。他使盡全身的力氣抓住身子底下仍然不停扭動著的軍官，眼前金星亂冒。

一聲巨大的金屬撞擊聲響起。

長槍鬆開了。兩隻龍結束了彼此的糾纏。

克薩張開翅膀，從不斷下墜的勢子中掙脫，平飛起來。天空和地面恢復了正確的位置。泰斯的臉頰上流下兩行淚水。他並不害怕，他啜泣著告訴自己。但是他從來沒見過那麼美麗的藍藍天空──特別是在恢復了正常的位置之後！

「你還好嗎？火光？」泰斯喊。

青銅龍疲倦地點點頭。

「我抓到了一名俘虜。」泰斯突然想起這件事。他慢慢放開軍官，後者昏眩地搖搖頭，不停喘著氣。

「我猜你沒辦法去其他地方了。」泰斯喃喃地說。坎德人離開那個人的背部，沿著背刺爬回巨龍肩膀處。他看見那名軍官看著天空，憤怒地緊握雙拳，眼睜睜看著自己的龍被羅拉娜的部隊給驅趕開。他看著羅拉娜的眼光特別怨毒，泰斯突然想起在哪里看過這個人。

坎德人深吸一口氣。「你最好趕快降落，火光！」他大喊，雙手不由自主地發抖。「快點！」

龍回頭看著騎士，泰斯發現牠一隻眼睛腫得看不見了。牠臉上滿是刮傷和燒灼的痕跡，破掉的鼻孔還不停淌著血。泰斯搜尋那隻藍龍，發現四處都看不到牠的蹤影。回頭看看那抓來的軍官，泰斯突然覺得棒極了。他終於發現自己完成了什麼偉大的功績。

「嘿！」他得意洋洋地轉頭對佛林特喊。「我們辦到了！我們和一隻龍作戰，還抓到了一名俘虜！單槍匹馬！」

佛林特慢慢地點點頭。泰斯轉過身，看著地面靠近，坎德人以前從來不曾感覺地面看起來這麼美好！

克薩降落了。步兵聚集在他們身邊，歡呼和大喊著。有人把軍官帶開──泰斯很高興這個傢伙可以趕快離開；因為注意到他臨走前還惡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不過，當泰斯抬頭看見矮人時，他立刻忘記了那個傢伙。

矮人癱軟在龍鞍上，看起來十分蒼老、疲倦，嘴脣發紫。

「發生了什麼事？」

「沒事。」

「但是你剛剛一直緊抓著胸口。你受傷了嗎？」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抓著胸口？」

佛林特皺著眉頭說，「在你得到答案前，我一定不得安寧的。好吧，如果你要知道的話，這全是因為那該死的屠龍槍！設計那個的傢伙一定是比你還要蠢的豬頭！長槍柄直搗我的肋骨。我身上的瘀青可能一個禮拜都不會退。至於你抓到的俘虜，你這個笨頭，我們兩個沒有都犧牲實在是個奇蹟！俘虜，哼！如果你問我，我會認為那是意外。我還會告訴你另一件事！我有生之年都不會再騎上這種可怕的怪獸背上了！」

佛林特閉上嘴，目光嚇人地看著坎德人。坎德人立刻轉過身飛快走開，他知道佛林特又鬧脾氣了，這時候最好讓他冷靜冷靜。他喫完午餐後就會好多了。

直到那天晚上，當泰索何夫蜷在克薩身邊，舒服地靠著巨大的身體睡覺時，他突然想起佛林特抓著的是左邊的胸口。

長槍應該是在老矮人的右邊才對。

【註】

１　青銅龍克薩稍後將被稱為「泰索何夫之龍」。牠是我們所知唯一容許矮人或是坎德人騎上牠背後的飛龍。泰斯聲稱在戰後這隻龍陪伴他度過許多的冒險。如果真是這樣，對於通常十分嚴肅、認真的龍族來說實在很少見。

２　黃銅龍──黃銅龍喜歡居住在貧瘠的環境中。

牠們的軀體只有三十呎長，性喜喧鬧，並且有些自私。

黃銅龍最大的弱點就是喜愛流傳八卦消息。牠們彼此之間常常可以言之無物地交談數個小時，在野外的時候牠們也常常喜歡尾隨冒險隊伍一整天，只為了享受傾聽牠們說話的樂趣。

據說這些龍的後代有些由於不明的原因而退化，變成一種叫作「記者」的低等人類。

黃銅龍擁有兩種威力強大的武器，一種是催眠瓦斯，它可以讓敵人陷入深深的沉睡當中，另外一種則是恐懼瓦斯，它可以讓敵人倉皇地逃逸。

３　所謂的超巨大屠龍槍就是一般人們口中的「龍槍」。這些龍槍必須裝載在特殊的龍鞍上，利用滑輪和軌道來運作。這套系統不只可以讓騎士輕鬆地操縱龍槍，更可以將龍的龐大力量加入龍槍的攻擊威力中，同時不會讓騎士受到這撞擊的反作用力。

４　巨龍列島是一連串座落在克萊恩赤道上的島嶼。傳說中當人類的船隻靠近時，這些島嶼將會改變形狀。許多船長回報曾經在白天追逐某些島嶼，晚上它們反而主動接近。很明顯金屬龍們住在迷霧之島的黃金城中，其他的生物則住在另外它座島上。

## ２─１春曉

當黎明破曉，粉紅和金色的光芒普照大地，卡拉曼的居民們在鐘聲中醒來。孩子們跳下牀，衝進父母的臥室，搖醒爸爸媽媽，好讓這特別的一天可以展開。雖然有些父母嘟噥著把被子蓋住頭，但大多數的父母還是笑著爬下牀，跟他們的孩子一樣滿心期待。

今天是卡拉曼（註１）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不只是因為春分慶典，也是索蘭尼亞騎士慶祝勝利的日子。駐紮在城牆外的平原上，這支軍隊由現在已經變成傳奇的將領，一名精靈女子所率領，將在正午時分光耀地走進城門。

當太陽越過城牆後，卡拉曼城中炊煙瀰漫，很快地，火腿的香味和小圓麵包、煎培根、香醇咖啡的味道就讓最貪睡的人也從牀上醒來。反正他們也睡不了多久，不久之後滿街都會是小孩。在春分慶典這一天，所有的家規、校規都暫時放假。被困在室內一整個冬天，孩子們可以野一整天。晚上的時候，這些孩子一定會帶著滿頭包、破皮的膝蓋、吃了太多糖而胃痛的肚子回來。但每個人都會記得這精采的一天。

清晨過後不久，慶典達到最高潮。小販將琳瑯滿目的貨品堆積在七彩斑斕的攤位上。容易受騙的人們把錢虛擲在賭運氣的遊戲上。街道上有跳舞的熊四處遊蕩，幻術師吸引了老少的讚嘆和目光。

中午的時候，鐘聲再度響起。街道空了出來。人們聚集在人行道上。城門大開，索蘭尼亞騎士們準備進入卡拉曼的城門。

一陣期待的靜默掃過羣眾。他們迫不及待地窺探著，推擠著想要佔個好位置觀看那些騎士，特別是他們聽說過無數故事的主角，那名精靈女子。她一馬當先，單獨騎進城中，本來已經準備好要歡呼的羣眾發現自己被那精靈的美麗和尊貴所震懾，發不出聲音來。羅拉娜穿著閃亮的銀色盔甲，上面裝飾著鍛造的金飾，乘著坐騎走進城門。一羣事先安排好的孩子本來要在羅拉娜會通過的道路上撒花，但是他們驚訝地緊握住手中的花，一朵都沒丟出來。在那位金髮的精靈後面，是兩位讓許多羣眾指指點點的人物：一名坎德人和一名矮人，兩個人騎在一匹背寬得跟大木板一樣的馬上。坎德人似乎正在享受一段難得的美好時光，對羣眾喊著、揮舞著雙手。坐在他背後的矮人則緊抓著他的腰部，臉色死白。矮人不停的打著噴嚏，劇烈的程度彷彿讓他會從馬背上飛出去。

緊接著進來的是一名精靈男子，他和精靈女子面貌十分相似，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來他們兩人有血緣關係。在他身邊的是一名有著奇異銀髮、深邃藍色眼眸的女精靈，她在人羣中看來似乎非常地害羞、不自在。然後進來的是索蘭尼亞騎士，大約有將近七十五名精壯的漢子穿戴著閃亮的盔甲，騎著駿馬進入了卡拉曼城。羣眾開始歡呼，瘋狂地揮舞著旗幟。

有幾個騎士對此交換著眼神，每個人都知道，如果他們早騎進卡拉曼一個月，那歡迎的儀式將會大不相同。但現在他們成了英雄。三百年的仇恨、偏見和不公平的指控，都在羣眾對這些騎士歡呼時，從他們的心中抹去。騎士之後的是數千名步兵。然後，讓羣眾再度歡呼的景象出現了，城的上空布滿了飛龍。不是他們整個冬天一直害怕看到的藍色和紅色翅膀。相反地，陽光照耀在銀色、金色、青銅色的翅膀上，這些令人敬畏的生物在空中以整齊的編隊盤旋飛行著。騎士們坐在龍鞍中，屠龍槍銳利的尖端在晨光中反射著刺眼的光芒。

在遊行之後，市民們聚集起來聆聽市長向這些英雄致敬的演說。聽到市長說她一個人獨力發現了屠龍槍、找回善良的巨龍、帶領著部隊贏得無數的勝利，羅拉娜不禁漲紅了臉，指著她的哥哥和騎士們，結結巴巴地試著要解釋，但是羣眾的歡呼聲把她的話聲給淹沒了。羅拉娜無助地看著天位騎士剛薩．鎢斯．威斯坦的代表麥可爵士，他不久前才從聖奎斯特抵達。麥可只是笑一笑。

「讓他們擁有英雄吧！」他透過歡呼聲對她說。「應該說是英雌比較正確。他們整個冬天都活在恐懼之下，等待著哪天惡龍會出現在天空中。他們需要一個英雄。現在他們如願以償，一位美麗的金髮英雄從童話中走出來解救他們。」

「但這不是真的！」羅拉娜靠近麥可好讓他聽清楚，她對他大聲地抗議。她兩手都抱著冬天開放的玫瑰，它們的香氣太過濃烈，但是她唯恐冒犯任何人，不敢把它們拿開。「我不是從童話里面走出來的。我是踏著火焰、黑暗和鮮血前進的。我們都知道把我放在這個位置是剛薩的政治手腕。如果我哥哥和西悠瓦拉沒有冒著生命的危險帶回善良的巨龍，我們今天將會是戴著手銬腳鐐，跟在闇之女的身後遊街。」

「啐！現在這樣對他們很好，對我們也很好。」麥可對羣眾揮手時用眼角看著羅拉娜。「幾個禮拜之前，我們就算下跪都沒有辦法讓城主賞賜給我們一些麵包屑。現在因為黃金將軍您，他同意讓部隊駐紮在城中，並且提供我們馬匹、補給，任何我們需要的東西。年輕人如潮水般加入我們的陣營。在我們前往達加之前，我們的部隊至少可以增加上千人。妳也讓我們自己部隊的士氣大大提升。妳目睹了騎士駐守法王之塔時的樣子，看看他們現在怎麼樣。」

的確，羅拉娜憤世嫉俗地想。我看過他們因意見不合而分裂，陷入不光耀的困境中，彼此之間算計衝突。是一位高貴的好人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才讓他們恢復理智。羅拉娜閉上眼。周圍的噪音、玫瑰的香氣總是讓史東的影像出現在她腦海中；因戰鬥而留下的疲倦，中午炙熱的太陽，都像是一波波的浪潮擊打向她。她開始有些暈眩，害怕自己會昏倒。這個想法滿有趣的。不知道如果黃金將軍像朵凋謝的花倒了下去，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然後，她感覺到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環繞著她。

「穩住，羅拉娜。」吉爾賽那斯支持著她說。西悠瓦拉站到她身邊，將玫瑰抱走。羅拉娜嘆著氣，睜開眼睛虛弱地對城主笑一笑。後者剛在如雷的掌聲中結束了今天早晨以來的第二場演講。

我被困住了，羅拉娜發現。她整個下午都必須要坐在這里微笑、揮手，忍耐一場又一場讚頌她英勇的演講，雖然她心中真正想要的只是找個陰涼的地方躺下來休息。這全部都是謊言，全部都是騙人的。如果他們知道真相就好了。

如果我可以站起來，告訴每個人其實我每一場戰鬥時都怕得要死，現在只能在噩夢里記憶起那些細節？告訴他們，她只不過是騎士們的一顆棋子。告訴他們，她出現在這邊只不過是因為想要追回一個根本不愛她的人類，就像個被寵壞的幼稚小女孩一樣。他們會怎麼說？

「現在，」卡拉曼城的城主聲音壓過了羣眾的吵雜聲，「我非常榮幸、受寵若驚地有這個機會跟各位介紹那位一人扭轉戰爭劣勢，讓惡龍軍團在大平原上抱頭鼠竄，讓邪惡的巨龍無法在空中肆虐，轄下的軍隊俘虜了邪惡的巴卡力斯，惡龍軍團的指揮官，那位名號現在和偉大的修瑪並稱為克萊恩史上最偉大戰士的女子。一週之內，她就將率領所向無敵的軍團，敲開達加堡的大門，接受闇之女的投降。」

城主的聲音被歡呼聲淹沒。他戲劇化地停下話來，接著往後伸手抓住羅拉娜，幾乎是把她拉到前面來。「奎靈那斯提皇族的羅拉娜賽拉莎！」

底下的聲音震耳欲聾，連高大的石砌建築物也隨之震動起來。羅拉娜看著底下的旗海和瘋狂吶喊的人們。他們不想要聽我的恐懼，羅拉娜疲倦地意識到。他們自己就已經有夠多恐懼了。他們想要童話中的愛情、重生和銀龍的故事。

我們不都是嗎？羅拉娜嘆口氣，轉身從西悠瓦拉手中拿走玫瑰，她高舉著這些花，對著瘋狂的羣眾揮舞著。接著她開始了她的演說。

泰索何夫這幾天過得實在太棒了。對他來說，要從佛林特的視線底下悄悄從貴賓待著的平臺上溜走實在太簡單了。混入人羣之後，他可以重新探索這個有趣的都市。很久以前，他就和父母來過卡拉曼，他無法忘懷這里的露天商場，停泊在港口中的白色有翼船，還有其他無數的奇景。他漫無目的地在慶典中四處亂逛，銳利的眼睛觀察著每樣東西，小手忙碌地把東西塞到袋子里。天哪，泰斯心想，卡拉曼的這些人們實在太不小心了！錢包常常會不聽話的從其他人的腰帶上掉到泰斯的包包里面。如果照他發現珠寶的速度看來，這整條街可能都是珠寶鋪成的。

然後泰斯運氣奇佳地來到了一個地圖販賣者的小店舖。更幸運的是，店主人出門去看遊行去了。店門鎖著，上面掛著大大的「休息」標誌。

「太可惜了！」泰斯心想。「不過我想他不會介意我進去看看地圖的。」他伸出手，老練地摸了那個鎖幾下，然後快樂的笑了。只要多「摸」幾下，這個鎖就可以打開了。「他用這麼簡單的鎖鎖門，一定不是真的要讓其他人進不去。我只要溜進去拷貝幾分地圖，更新我的收藏就好了。」

突然泰斯感覺到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惱怒地認為不該有人在這個時候打擾他，他轉過身去，看到一個奇異但是熟悉的身影。那人穿著厚重的袍子和斗篷，雖然春天已經有點暖意。甚至連他的手都被繃帶裹住。煩死了，一個牧師，坎德人心不在焉地想。

「真抱歉，」泰斯對那個抓住他的牧師說，「我不是有意要冒犯，不過我正在──」

「柏伏特？」那個牧師冷冷地用帶著嘶嘶聲的話聲打斷他的話。「那個和黃金將軍一起來的坎德人？」

「對呀！」泰斯受寵若驚地發現竟然有人認識他。「就是我。我和羅拉──呃，不對，黃金將軍一起騎馬很久了。我看看，我想應該是從去年秋天。沒錯，我們在沙克沙羅斯殺了一隻龍之後，又被大地精給抓住，逃出來之後我們就在奎靈那斯提森林遇到她。這個故事很棒唷──」泰斯完全忘記地圖的事情。「你知道嗎，我們在掉進洞穴中的那個很老很老的城市里，那個洞穴里面都是溪谷矮人。我們遇到一個被雷斯林給迷住、名叫噗噗的溪谷矮人──」

「閉嘴！」牧師的手從肩膀移到他的領口。他熟練地用力一拉，把泰索何夫舉了起來。雖然坎德人對恐懼免疫，但泰斯還是覺得不能呼吸是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仔細聽我說，」牧師拚命搖晃著不停掙扎的坎德人，像是準備把獵物脖子弄斷的惡狼。「這才對。不掙扎就不會痛。我有個口信要給黃金將軍。」他的聲音低沉但具有威脅性。「在這里──」泰斯感覺到一隻粗魯的手把一樣東西塞進他的口袋里。「今晚當她單獨一人時，把這個送給她。明白了嗎？」

泰斯被牧師勒住脖子，沒辦法說話和點頭，只能眨眨眼。那個牧師點點頭，把坎德人丟回地上，轉身迅速地離開。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的坎德人，只能呆呆地看著那個人走開，長長的袍子隨風飛舞。泰斯心不在焉地拍了拍口袋里的卷軸。牧師的聲音讓他想起了極端不快的回憶：索拉斯城外的埋伏，穿著厚重的衣物，類似牧師的傢伙。不過他們可不是牧師！泰斯打了個寒顫。一名龍人！出現在這里！在卡拉曼城里。

泰斯搖搖頭，又把注意力轉回地圖商店去。不過樂趣已經都消失了。甚至連鎖打開的時候，他都感覺不到什麼興奮的情緒。

「嘿，你！」一個人尖聲喊。「坎德人！快給我離開！」

一個人跑向他，漲紅著臉，不停地喘氣。也許就是老闆本人。

「您別這麼客氣。」泰斯無所謂地說，「您不需要特地為我開門。」

「開門？！」那個男人的下巴差點掉下來。「什麼，你這個小賊！我剛好趕過來──」

「反正還是謝謝。」泰斯把鎖丟到那個男人的手中，心不在焉地避開店主試圖逮住他所做的努力。「我馬上就要走了。我感覺不太舒服。喔，順便一提，你知道鎖壞掉了嗎？現在不值錢了。你應該更小心一點才對。你根本不知道誰會偷偷溜進來。沒關係，不用謝我。我沒空。再見。」

泰索何夫很快就溜走了。「小偷！小偷！」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城里的一名警衛出現了，逼得泰斯必須要躲進一間肉舖，避免被踩到。坎德人搖頭感嘆著世態炎涼，並偷偷伸出頭，想要看看嫌犯到底長什麼樣子。由於視線所及之處沒看到任何有趣的人，坎德人繼續往前走，突然開始惱怒起佛林特到底是怎樣把他給甩掉的。

羅拉娜關上門，把門鎖上，謝天謝地地靠在門上，享受著房間里面難得的寧靜。她把鑰匙丟到桌上，疲倦地走到牀邊，甚至連根蠟燭都懶得點。銀色的月光照進玻璃窗，讓室內滿是銀色的光輝。

在底下，城堡的底層，她仍然可以聽見剛剛離開的精采宴會所發出的各種吵雜聲。現在已經快要午夜了。她已經試了兩個小時想要逃離宴會。最後還是靠著麥可爵士的說詞：「請大家同情戰鬥之後的疲倦！」才讓卡拉曼城的紳士和淑女們依依不捨地放她離開。

空氣污濁得讓她頭痛，濃烈的香水味、酒精味。她明白，自己不該喝那麼多酒的。她很容易就頭痛，不過反正她也不喜歡喝酒。但是她的頭痛還比心痛要輕微多了。

她往牀上一躺，迷迷糊糊地想著要把窗簾拉上，但是月光實在很美。羅拉娜不願意躺在黑暗之中，有些東西會在黑暗中出沒，追逐她。我應該把衣服脫掉，我會弄皺這件衣服。這還是借來的。

門上傳出敲門聲。

羅拉娜一身冷汗地清醒過來，渾身發抖。然後她纔想起現在在哪里。嘆口氣，她繼續躺在牀上，再度閉上眼睛。他們一定會知道我已經睡著了，並且離開門外。

第二陣敲門聲，比第一陣還要來得急迫。

「羅拉娜。」

「泰斯，明天早晨再跟我說。」羅拉娜試著不讓聲音顯露出她心中的惱火。

「這很重要，羅拉娜。」泰斯喊，「佛林特在我旁邊。」羅拉娜聽見門外傳來推擠的聲音。

「快啦，你跟她說──」

「我纔不要！這是你弄出來的！」

「但是他說這很重要，所以我──」

「好吧，我來開門！」羅拉娜嘆著氣說。她踉蹌地離開牀，從桌上摸索出鑰匙，把門鎖打開，門拉開。

「嗨，羅拉娜！」泰斯走進來，輕鬆地說。「那個派對實在太棒了！我從來沒有喫過烤孔雀──」

「怎麼了，泰斯？」羅拉娜嘆口氣，把門關上。

看見她蒼白、體力透支的神情，佛林特戳戳坎德人。泰斯給了矮人一個白眼，伸手進口袋里拿出一份用藍色緞帶綁起來的卷軸。「一個看起來像牧師的傢伙叫我把這個交給妳，羅拉娜。」泰斯說。

「就這樣？」羅拉娜把卷軸從坎德人手上搶過來，不耐煩地說。「大概是求婚信。我上個禮拜就收到了二十幾封，更別提其他各種奇奇怪怪的書信了。」

「不，不是。」泰斯突然之間變得嚴肅。「絕對不是那種東西，羅拉娜。這是從──」他突然住嘴。

「你怎麼知道這是誰送來的？」羅拉娜以洞悉一切的眼神看著坎德人。

「我──呃──我想──我不小心看了一眼──」泰斯被迫承認。然後泰斯突然變得比較輕鬆。「不過那是因為我怕是不重要的事情打擾妳。」佛林特冷哼一聲。

「多謝。」羅拉娜說。打開卷軸，她走到窗邊藉著明亮的月光來閱讀。

「我們讓妳自己一個人看。」佛林特含混地說，一邊把抗議的坎德人拖到門口。

「不！等等！」羅拉娜語不成聲地說著。佛林特轉過身，警覺地看著她。

「你還好嗎？」他說，眼睜睜看著她癱軟在一張椅子上。「泰斯，把西悠瓦拉找來！」

「不，不用。不需要找任何人。我不想。你知道上面說什麼嗎？」她嘶啞地說。

「我試著要告訴他。」泰索何夫委屈地說，「但是他不肯聽我說。」

顫抖著手，羅拉娜把卷軸交給佛林特。矮人打開它，大聲地念出來。

『半精靈坦尼斯在敏加堡的一次戰鬥中受了傷。雖然一開始他以為自己沒事，但傷勢很快就惡化到黑暗牧師也幫不上忙。我下令將他帶到達加堡（註２）中，好讓我可以照顧他。坦尼斯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請求我準許他臨死前和妳在一起。好讓他可以對妳解釋一切，讓他的靈魂得到安息。

我提供妳一個交換條件。妳手上有一名我的軍官，在敏加堡附近俘虜的巴卡力斯。我願意用坦尼斯來交換他。這次交換將在明天清晨、城外的一座樹林中進行。帶巴卡力斯過來。如果妳不信任我們，妳可以也把佛林特．火爐和泰索何夫．柏伏特帶來。不準帶其他人！這個口信的傳遞者將會在城門外等待。明天日出和他見面。等到他確定一切都沒有問題，他便會護送妳去見半精靈。如果出了問題，妳將沒辦法看到活著的坦尼斯。

我會這樣做的原因只是因為我們都是女人，可以彼此了解。

奇蒂拉。』

三人陷入讓人不安的沉默中，然後──

「哼！」佛林特哼了一聲，將卷軸收了起來。

「你怎麼能夠這麼冷靜！」羅拉娜喫驚地從矮人手上奪走卷軸。「還有你──」她的眼光憤怒地轉向泰索何夫，「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你多久以前知道的？你知道他快要死了，你怎麼還──」羅拉娜雙手抱住頭。

泰斯張大著嘴看著他。「羅拉娜。」他片刻之後說，「妳該不會以為坦尼斯真的──」

羅拉娜突然抬起頭。她飽受打擊的雙眸先看著佛林特，然後再看向泰斯。「你們都不相信這是真的，對吧？」

「當然不相信！」佛林特說。

「沒錯。」泰斯附和著。「這是個騙局！一個龍人交給我的！而且奇蒂拉現在是個龍騎將。坦尼斯跟她在一起幹嘛──」羅拉娜突然別過頭。泰索何夫看著佛林特的臉，覺得他突然間蒼老了許多。

「原來是這樣，」矮人低聲說，「我們看見妳在法王之塔上和奇蒂拉談話。妳們不只是在討論史東的死，對吧？」

羅拉娜點點頭，無言地看著放在膝蓋上的雙手。

「我從來沒告訴你們。」她用微弱得只能勉強聽到的聲音說。「我沒辦法抱持希望，奇蒂拉說──說她把坦尼斯留在一個叫作福羅參的地方。處理她離開之後發生的瑣事。」

「騙子！」泰斯斬釘截鐵地說。

「不對。」羅拉娜搖搖頭。「當她說到兩個女人彼此了解的時候，她是對的。她沒有說謊。她說的是實話，我可以知道。在那座塔上她也提到了那個夢。」羅拉娜抬起頭。「你還記得那個夢嗎？」

佛林特不安地點點頭。泰索何夫搔搔腳。

「唯一的可能是、坦尼斯告訴了她我們所分享的那個夢。」羅拉娜繼續說，嚥下彷彿卡在喉間的那種感覺。「我在夢中看見她和他在一起，就像我看見史東的死一樣。夢境成真了。」

「等等。」佛林特像是快溺死的人抓住浮木般試圖回到現實來。「妳說妳在夢中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就在史東死後。但是妳並沒有死。也沒有什麼怪物把史東砍成肉醬。」

「我也沒有像夢中一樣死掉啊！」泰斯好心地說，「我也開過很多鎖，喔，不算是很多，這里幾個，那里幾個，不過都沒有淬毒。而且，羅拉娜，坦尼斯不會──」

佛林特警告性地瞪了泰斯一眼。坎德人立刻閉上嘴。但是羅拉娜看見那目光，明白了。她抿緊雙脣。

「不，他會。你們兩個人都知道。他愛她。」羅拉娜沉默了一段時間，然後說，「我會去。我會帶巴卡力斯去。」

佛林特重重地嘆口氣。他早猜到了。

「羅拉娜──」

「等等，佛林特。」她打岔，「如果坦尼斯收到一個口信說你們快要死了，他會怎麼做？」

「這不是重點。」佛林特嘟噥著。

「即使他必須踏進地獄，即使他必須通過一千隻龍，他還是會去找你們──」

「也許會，也許不會。」佛林特沙啞地說。「如果他是個部隊的指揮官就不會。如果他還有責任未了，還有人指望著他就不會。他知道我能諒解──」

羅拉娜的聲音似乎是用大理石雕刻成的，她的表情冰冷、絲毫不為所動。「我從來沒有要接下這些責任。我從來都不想。我們可以弄成看起來像是巴卡力斯自己逃脫的──」

「別這樣做，羅拉娜！」泰斯懇求。「他就是在法王之塔把德瑞克和阿佛瑞德爵士的屍體帶回來的人，就是那個被妳廢了一隻手臂的軍官。他痛恨妳，羅拉娜！我──我俘虜他的時候看見了他瞪妳的眼神！」佛林特的眉毛蹙在一起。「城主和妳哥哥還在底下。我們可以和他們討論最好的處置方式──」

「我不要討論任何事。」羅拉娜傲氣地抬起下巴，矮人極為熟悉的那個動作。「我是將軍。這是我的決定。」

「也許我們應該問問其他人的意見──」

羅拉娜忿忿地看著佛林特，「誰的忠告？」她反問，「吉爾賽那斯？我要怎麼說？奇蒂拉和我想要交換愛人？不行，我們絕不告訴其他人。本來騎士也不能夠把巴卡力斯怎麼樣。頂多不過是依照騎士的律法將他處死。他們本來就欠我的。我要把巴卡力斯帶去交換。」

「羅拉娜，」佛林特絕望地試著想出方法來穿透她冰冷的面具，「囚犯交換有一定的規矩。妳說的對，妳是將軍，所以妳也應該知道這有多重要！妳在妳父親的宮廷里應該待得夠久──」糟糕，說錯話了。矮人一張嘴就知道他說錯了，硬生生把話吞回去。

「我已經不在我父親的宮廷里了！」羅拉娜反駁。「管他什麼狗屁規矩！」她站起身，冷冷地看著佛林特，彷彿在打量一個她剛認識的人。矮人事實上提醒了她一件事，讓她想起自己在奎靈那斯提時是多麼地幼稚。「多謝你把這個消息帶給我。我明天早上之前還有許多事情要處理。如果你還關心坦尼斯，請回到自己的房間，不要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泰索何夫瞪了佛林特一眼。矮人紅著臉試著要挽救剛剛造成的傷害。

「羅拉娜。」他沙啞地說。「不要把我的話當真。如果妳已經做了決定，我會支持妳。我不過是像個祖父擔心妳而已。即使妳是個將軍我還是不放心。妳應該像口信上說的一樣把我帶去──」

「也帶著我去！」泰斯氣憤地說。

佛林特瞪著他，但是羅拉娜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她的表情軟化下來。「多謝你，佛林特。你也是，泰斯，」她滿臉倦容地說。「我很抱歉我對你們大吼。但是我真的認為我應該一個人去。」

「不行！」佛林特頑固的說，「我和妳一樣關心坦尼斯。如果他真的快要死──」矮人哽咽著揉揉眼睛。然後他吞下喉中那塊大石。「我也想要陪陪他。」

「我也是。」泰斯小聲地嘟噥著。

「很好。」羅拉娜淒然一笑。「我不能怪你們。我也知道他會想要看到你們的。」

她聽起來那麼有自信，那麼確定自己會見到坦尼斯。矮人從他的眼中看出來。他最後試著要挽回。「羅拉娜，如果這是個陷阱，是個騙局──」

羅拉娜的表情再度冰冷起來。她的眼睛生氣得瞇起來，佛林特吞回到口邊的話。他看了泰斯一眼，坎德人也只能搖搖頭。

老矮人嘆了口氣。

【註】

１　卡拉曼位於索蘭尼亞的北邊海岸，就在帕蘭薩斯和諾德瑪之間。這是黑暗之後的飛行要塞第一次出現的地方。

２　達加堡是死亡騎士索思爵士所居住的地方，目前奇蒂拉也暫住在該處。

## ２─２失敗的處罰

「就是那里了，大人。」一隻擁有黑色眼珠、雙眼閃閃生光的紅色巨龍說。「達加堡。等等你就可以在月光下看個清楚──等到云朵分開之後。」

「我知道了。」一個深沉的聲音說著。巨龍聽見那聲音中難以抑制的怒氣，便迅速地開始下降，不停盤旋，測試著山脈間變換的氣流，緊張地看著被亂石和山脈包圍的碉堡，搜尋著一個可以安全平穩降落的地方。絕對不可以震動到艾瑞阿卡斯大人。

在達加山脈北方的盡頭矗立著他們的目標：達加堡，正如同傳說般陰沉。曾經，當這個世界還年輕的時候，達加堡曾經和山脈相映生輝，玫瑰色的城牆優雅得像是峭壁上伸出的玫瑰。但是現在，艾瑞阿卡斯嚴肅地想，玫瑰已死。龍騎將不是詩人，也不喜歡幻想。但被火焰燻黑的碉堡像極了樹叢中枯萎的玫瑰，這景象讓他頗有感觸。黑色格子狀的雕刻從一座焦黑的塔伸到另一座，不再像是玫瑰的花瓣。事實上，艾瑞阿卡斯心想，看起來像是毒死這株玫瑰的蟲所結的網。

巨大的紅龍盤旋了最後一次。環繞著碉堡的南方圍牆在大災變時掉到一千呎底下的懸崖底，露出一道通往碉堡大門的通道。紅龍放心地嘆了口氣，終於看到底下有片鋪著磚塊的廣場，上面只有少許的破損，看來頗為適合平穩地降落。即使是在克萊恩上無所畏懼的龍，也覺得應該盡量避免讓艾瑞阿卡斯大人不悅。

在底下的廣場上，突然一陣騷動，看起來像是被胡蜂打翻的蟻丘。龍人尖叫著指著天空。值夜的隊長急忙跑到防禦工事上，往下看著廣場。龍人們並沒有錯，的確有一羣紅龍降落在廣場中，其中一隻背上還帶來一位從盔甲看起來應該是長官的人物。隊長不安地看著那位長官在龍完全停穩前就從龍鞍跳下來，龍忙亂地揮舞著翅膀以免擊中他。塵沙吹得四周一片迷濛，剛跳下來的騎士頭也不回地往大門走去，黑色的靴子踩在廣場的石板上，發出不祥的聲音。

一想到此，隊長吃了一驚，認出了那人的身分。他急忙轉過身，差點撞上背後的龍人，邊跑邊咒罵著龍人，開始在碉堡里找尋代理指揮官，加巴努斯。

艾瑞阿卡斯大人戴著鎖子甲的拳頭轟然敲上大門，釘子由門上飛出。龍人們你推我擠地把門打開來，恭敬地退到兩旁讓龍騎將通過。他的到來帶來了一陣寒風，將蠟燭吹熄，火把的火光也跟著搖晃起來。

艾瑞阿卡斯面具下的銳利雙眼快速地打量了四周，他看見頂上是一個圓形的天頂，下面則延伸著圓形的走廊，兩道巨大的彎曲階梯往上直到二樓的一個陽臺處會合。當艾瑞阿卡斯環顧四周，對身旁的龍人置之不理時，他看見加巴努斯從樓梯上的一個房間里匆忙跑出來，慌張地把褲子穿好，上衣套上。值夜班的隊長站在加巴努斯身邊不停地喘息，指著龍騎將。

這個代理指揮官剛剛到底是和誰在一起？艾瑞阿卡斯思考了片刻。很明顯地，這傢伙代理的不只是巴卡力斯指揮官的職務而已！

「原來她在那里！」艾瑞阿卡斯滿意地想。他大步走過大廳，兩階併一階地衝上樓梯。龍人像是見到老鼠的貓，紛紛閃開讓他通過。警衛隊長突然消失了。加巴努斯剛把衣服穿好，艾瑞阿卡斯已經走到樓梯的一半。

「艾──艾瑞阿卡斯大人，」他結巴地說著，一邊把上衣塞進褲子里，慌忙地走下樓梯。「這──這真是讓人意想不到的無上光榮。」

「不會意想不到吧，我想？」艾瑞阿卡斯流利地回答，他的聲音在面具底下聽起來像是鋼鐵撞擊的聲音。

「呃，也許不完全是──」加巴努斯心虛地微笑。

艾瑞阿卡斯繼續往上爬，他的眼睛瞪著樓上的門廊。加巴努斯發現他的目的，橫身阻擋在龍騎將身前。

「大人，」他帶著歉意說，「奇蒂拉正在著裝。她──」

艾瑞阿卡斯一言不發，甚至沒有慢下腳步，一拳揮了出去，正中加巴努斯的肋骨，傳出一陣像是氣球洩氣、骨頭折斷的聲音。年輕人的身體往後飛射，直接撞上了十呎外的牆上。癱軟的身體滑到地面上，但是艾瑞阿卡斯毫不在意。他頭也不回地繼續往上爬，眼睛瞪著樓梯盡頭的那扇門。

艾瑞阿卡斯，惡龍軍團的直屬指揮官，直接對黑暗之後負責，是個智慧高超的軍事天才。艾瑞阿卡斯幾乎已經完全征服了安塞隆大陸。他也開始稱呼自己為「皇帝」。他的主子也對他非常滿意，從黑暗之後手中得到的賞賜既多且慷慨。但是現在，他看見他的夢想像是一陣煙從手指間流失了。他所收到的情報顯示，他的部隊在索蘭尼亞平原上抱頭鼠竄，從帕蘭薩斯撤退，棄守敏加堡，放棄了進攻卡拉曼的計劃。精靈們和南、北亞茍斯的人類結盟；高山矮人從索巴丁的地底要塞中湧出；一羣人類難民竟然與他們數百年以來的宿敵丘陵矮人聯手，要將惡龍軍團趕出阿班尼西亞。西瓦那斯提已經被解放了。冰河地區有一名龍騎將陣亡。如果傳言正確，一羣溪谷矮人竟然佔領了帕克塔卡斯！

艾瑞阿卡斯在樓梯上邊走邊想這件事，讓自己的怒火愈燒愈旺。很少人能夠活著逃過他的不悅。從來沒有人能夠在他的怒氣之下活命。

艾瑞阿卡斯是從父親的手中繼承了指揮權，他父親原本是名黑暗之後的高階牧師。雖然年僅四十，但艾瑞阿卡斯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叱吒風云將近二十年。他父親相當不巧地死在兒子的手里。艾瑞阿卡斯兩歲時目睹了父親殘暴地殺害母親，罪名只不過是要在兒子變得和父親一樣殘暴之前，帶著他逃出去。

雖然艾瑞阿卡斯表面上一直十分尊敬父親，但他從來沒忘記母親的死。他努力學習和工作，讓父親感到無比的驕傲。許多人常常在想，不知道當他十九歲的兒子為了替母親報仇（當然還有覬覦龍騎將的寶座），而將刀刺進他胸口時，這驕傲還存不存在。

這對黑暗之後來說當然不算是什麼損失，稍後祂發現年輕的艾瑞阿卡斯比他父親還要能幹許多。這個年輕人本身並沒有牧師的才能，但是他驚人的技巧不但讓他穿上了黑袍，也獲得了邪惡導師的大力推薦。即使他通過了大法師之塔中的恐怖試煉，魔法仍然不是他的最愛。他並不常練習法術，而且從不穿那件標誌他擁有邪惡法力的黑袍。

艾瑞阿卡斯真正愛的是戰爭。是他在幕後策劃了幾乎讓龍騎將佔領全安塞隆大陸的戰略，是他確保了他們幾乎沒有遇到任何的抵抗，藉著艾瑞阿卡斯的運籌帷幄，他們用無比的速度攻擊了分散的人類、精靈和矮人，並在他們有機會團結起來之前將他們徹底擊潰。夏天一到，艾瑞阿卡斯的計劃就將讓他登上安塞隆大陸的王座。克萊恩上其他大陸的龍騎將無不用羨慕和恐懼的眼光看著他，因為一個大陸絕對不會讓艾瑞阿卡斯就此滿足。他的慾望已經開始西進，越過了西曆安海。

但現在──難以想像的悲劇。

艾瑞阿卡斯走到奇蒂拉的寢室門口，發現它已經鎖上了。他冷冷地念了一句咒語，厚重的木門就在他面前炸成碎片。艾瑞阿卡斯跨過門口飛濺的碎片和藍色的火焰走進奇蒂拉的寢室，一隻手放在劍柄上。

奇蒂拉躺在牀上。一看見艾瑞阿卡斯，她立刻拿一件睡衣遮掩著苗條的身軀站了起來。即使在熊熊的怒火之下，艾瑞阿卡斯仍然不由自主地欣賞在眾多指揮官中他最信任的女人。雖然他的造訪必定出乎她的意料，雖然她知道自己失敗的代價就是死，她仍然冷靜地面對他，眼中沒有任何恐懼的火花，緊閉的雙脣沒有一句求饒的話。

這只是讓艾瑞阿卡斯更生氣，提醒了她有多麼讓他失望。他一言不發地脫下頭盔，對準角落的一個箱子擲去，把它打個粉碎。

一看見艾瑞阿卡斯的臉，奇蒂拉事實上亂了方寸，她下意識縮進被單里，雙手緊張得撥弄著睡衣上的緞帶。

看過艾瑞阿卡斯的臉的人，幾乎馬上就會變得臉色蒼白。那是張毫無人類感情的臉。即使是憤怒的時候，也只能從他下巴附近抽動的肌肉看出來。黑色的長髮掩蓋住他蒼白的臉孔，臉上剛颳得乾乾淨淨的地方又冒出了鬍渣。他的眼睛黑暗深邃得像是一個被冰凍的湖。

艾瑞阿卡斯一個箭步衝到牀邊。他拉下四周的布幔，伸手進去糾住奇蒂拉的短髮，將她扯下牀，咚的一聲把她摔在地板上。

奇蒂拉重重地落地，口中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哀嚎。但是她很快就恢復了，她幾乎已經準備好像貓般迅速站起來。不過，艾瑞阿卡斯的聲音將她凍結住了。

「給我跪著，奇蒂拉！」他故意慢慢地從劍鞘中抽出長劍。「跪在地上，低下頭，就像是要被公開斬首的罪人一樣。因為我就是妳死刑的執行者，奇蒂拉。這就是我屬下失敗的代價！」

奇蒂拉繼續跪著，但她還是把頭抬起來。艾瑞阿卡斯看見她褐色眼中所燃燒著的仇恨，他很慶幸自己手中正握著劍。他不得不再度讚許她，即使面對死亡，她的眼中也沒有恐懼，只有復仇的怒火。

他舉起劍，但是致命的一擊始終沒有落下。

冰冷的手指握住了他握劍的手腕。

「我想，你應該聽聽龍騎將的解釋。」一個空洞的聲音說。

艾瑞阿卡斯是個強壯的人。他可以用長矛一擲刺穿一隻馬的身體，用手一折就可以將人的脖子扭斷。但是他發現自己竟然沒辦法從這個慢慢收緊的冰冷手中掙脫。最後，艾瑞阿卡斯終於疼痛不堪地將劍放開，閃閃發光的長劍匡的一聲落在地上。

奇蒂拉有些恍惚地站起來，比了個手勢，命令她的手下放開艾瑞阿卡斯。他立刻轉過身，舉起一隻手，準備施展出可以讓背後這個怪物變成飛灰的法術。

接著他靜止了下來。深吸一口氣，艾瑞阿卡斯踉蹌地後退，腦中完全忘了原先要施展的法術。

在他眼前站著的那個人形並不比他高，身上穿著大災變前的古老盔甲。那副盔甲是屬於索蘭尼亞騎士的。玫瑰騎士的符號雕刻在胸前，經過了歲月的刻蝕，如今只是依稀可見的黑影。那穿著盔甲的人形沒有戴頭盔，手上沒有武器。但艾瑞阿卡斯瞪著那人形，又往後退了一步。因為那個人形並不是一個活人。

那個人形的臉是透明的。艾瑞阿卡斯可以看見它身後的牆壁。在它兩眼的凹槽中閃爍著微弱的紅光。它直直地瞪著前面，彷彿也可以看穿艾瑞阿卡斯。

「死靈騎士！」他敬畏地低語。

艾瑞阿卡斯揉揉疼痛的手腕，上面依稀留有不屬於人界的冰寒魔氣。艾瑞阿卡斯受到了比外表看起來更大的驚嚇，他彎腰拾起劍，一邊喃喃念著咒語，消除這陰氣逼人的一握所留下的後遺癥。他站起身，惡狠狠地瞪著奇蒂拉，後者正帶著促狹的笑容看著他。

「這──這個怪物是妳的屬下？」他沙啞地問。

奇蒂拉聳聳肩。「這樣說吧，我們各取所需。」

艾瑞阿卡斯不得不用佩服的眼光看著她。他從眼角瞄了死靈騎士一眼，還劍入鞘。

「它常常這樣臨幸妳的閨房嗎？」他輕蔑地說。手腕現在痛得不得了。

「它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奇蒂拉回答，她漫不經心地用睡衣將自己的身體裹起來，與其說是為了面子，不如說是為了春寒料峭的天氣。她發著抖，用手梳理短而捲的秀髮，聳聳肩說。「畢竟，這里還是它的城堡。」

艾瑞阿卡斯閉上嘴，腦中飛快地掠過各種古老的傳說，經過片刻的出神之後，「索思爵士！」他轉過身面對那身影說，「黑玫瑰騎士。」

騎士禮貌性地點點頭。

「我竟然忘了達加堡的傳說了。」艾瑞阿卡斯若有所思地看著奇蒂拉。「這位小姐，妳比我想像的還要有種，竟然膽敢住在這受詛咒的房子里！根據傳說，索思爵士是一整團骷髏兵的統率者──」

「在戰場上十分有用。」奇蒂拉打著哈欠說。她走到壁爐邊的一張小桌子旁，拿起一個水晶玻璃瓶。「只要讓它們碰一下，」她微笑著看了艾瑞阿卡斯一眼。「嗯，我想你也知道，沒有足夠法力抵消它們影響力的可憐蟲會有什麼下場。要喝些酒嗎？」

「好！」艾瑞阿卡斯回答，同時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張透明的臉。「那隨侍在側的怨靈們呢？」

「它們在這里──的某個地方。」奇蒂拉又打了個寒顫，然後舉起酒杯。「也許你不久之後就會聽到它們的聲音了。索思爵士理所當然是不睡覺的。這些『小姐們』幫助它度過難熬的漫漫長夜。」有那麼一瞬間，奇蒂拉的酒杯放在脣邊不動，一臉蒼白。然後她原封不動地把杯子放下來，手微微顫抖著。

「實在不能算是悅耳。」她簡潔地說。她轉頭打量著四周，「你把加巴努斯怎麼了？」

艾瑞阿卡斯玩弄著酒杯，滿不在乎地說。「我把他留在──樓梯底下。」

「死了嗎？」奇蒂拉問，一邊倒給他另外一杯酒。

艾瑞阿卡斯皺起眉。「也許吧！他擋住我的路了。這有什麼問題嗎？」

「我覺得他──很有趣。」奇蒂拉說。「他代理了巴卡力斯許多方面的任務。」

「巴卡力斯，我想起來了。」艾瑞阿卡斯喝完另一杯酒。「妳的指揮官被俘虜，妳的軍隊竟然被打得潰不成軍！」

「他是個蠢貨。」奇蒂拉冷冷地說。「即使殘廢，還試著要騎在龍背上。」

「我聽說了，他的手臂是怎麼回事？」

「在法王之塔里那個精靈女人射了他一箭。那是他自己的疏失，他也付出了代價。我已經將他撤職，讓他擔任我的貼身護衛。但是他堅持要洗刷恥辱。」

「妳看起來似乎對他的被俘絲毫不在意。」艾瑞阿卡斯看著奇蒂拉說。那件睡衣僅僅在脖子處用兩條緞帶支撐住，並無法遮住她苗條的身軀。

奇蒂拉笑了。「沒有什麼好損失的。加巴努斯是個相當不錯的代替品，我希望你沒把他給殺了。明天要派別人去卡拉曼真是讓人傷腦筋的一件事。」

「妳明天去卡拉曼做什麼？準備向騎士和那個女人投降嗎？」艾瑞阿卡斯諷刺地問，黃湯下肚，他的怒氣又開始高漲。

「不對。」奇蒂拉在他對面找了張椅子坐下來，冷冷地打量著他。「我準備接受他們的投降。」

「哼！」艾瑞阿卡斯冷哼一聲。「他們不是瘋子。他們也知道目前戰爭對他們有利，妳我都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他的臉紅成豬肝色。艾瑞阿卡斯拿起酒瓶，把剩下的酒全倒進杯子里。「奇蒂拉，妳的死靈騎士救了妳一命，至少今晚是這樣。但它不可能永遠待在妳身邊。」

「我的計劃比我希望中的還要順利。」奇蒂拉流利地回答，絲毫未受到艾瑞阿卡斯的怒氣影響。「如果我能騙過你，大人，那我就很有自信能夠騙過敵人。」

「妳什麼時候騙過我，奇蒂拉？」艾瑞阿卡斯如冰山般地冷靜。「妳是說妳的部隊沒有潰不成軍？妳是說妳沒有要撤出索蘭尼亞？屠龍槍和善良巨龍的出現沒有讓妳一敗塗地？」他的聲音愈來愈激昂。

「他們的確沒有！」奇蒂拉褐色的雙眼閃著怒火。她彎身跨過桌子，抓住艾瑞阿卡斯正要將酒杯湊到脣間的手。「提到善良巨龍，大人，我的間諜告訴我，是因為一名精靈和一隻銀龍潛進聖克仙城，發現了龍蛋的下場。那是誰的錯？是誰駐守在那邊？防守神殿是你的責任──」

艾瑞阿卡斯憤怒地將手拉開，將酒杯用力擲出，站起來面對她。

「該死，妳太過份了！」他咆哮。

「別裝模作樣了。」奇蒂拉說。她冷靜地站起來，轉身走向房門。「跟我到我的戰略室去，我會跟你解釋我的計劃。」

艾瑞阿卡斯低頭看著北安塞隆大陸的地圖。「這也許會成功。」他不得不承認。

「當然會成功，」奇蒂拉優雅地伸懶腰。「我的部隊在他們面前假裝成受驚的小兔子般逃跑。太可惜了，那些騎士不夠機靈，沒發現我們總是往南跑。即使在我們講話的時候，我的軍隊正在這些山脈南邊的一座偽裝的山谷中集結。一週之內，幾千名的兵力就會向卡拉曼進軍。失去黃金將軍將會嚴重影響他們的士氣，那座城搞不好會不戰而降。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要收回原先我所有偽裝失去的土地。把南方那個笨蛋投德的軍隊指揮權交給我，派出我要求的飛行要塞，索蘭尼亞將會像是被第二次大災變襲擊一樣！」

「但是那個精靈女子──」

「不必擔心。」奇蒂拉說。

艾瑞阿卡斯搖搖頭。「奇蒂拉，這在妳的計劃中是比較薄弱的一環。半精靈呢？妳怎麼確定他不會出面阻撓？」

「他不重要。她纔是我們真正在乎的人，而且她也是個陷入熱戀中的女子。她太相信我，太不相信坦尼斯了。不過，戀人本來就是這樣。我們最愛的人，也是我們最不相信的人。還好巴卡力斯落入了他們的手中。」

艾瑞阿卡斯聽見她語調中的改變，精明地看著奇蒂拉，但她故意轉過身，不讓他看見自己的臉。他立刻明白，其實她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有自信，他也知道她沒說實話。那個半精靈！他現在怎麼樣了？他在哪里纔是問題的關鍵。艾瑞阿卡斯聽說過很多有關他的描述，但是從來沒見過他。龍騎將正考慮著要不要繼續追問下去，轉念一想又放棄了。最好還是假裝不知道，這樣這個弱點才能讓他擁有控制這個危險女人的機會，讓她沉醉在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幻夢中。

他故意打了個哈欠，露出毫不關心的表情。「妳要怎麼處置那個精靈？」他按著她所預期的來問。艾瑞阿卡斯對於金髮女人的偏好是眾所皆知。

奇蒂拉挑起眉毛，戲弄似地看了他一眼。「太可惜了，大人，」她嘲弄地說。「偉大的黑暗之後已經親自要求將這女子送到祂身邊。也許在黑暗之後利用完後你可以再去接收。」

艾瑞阿卡斯不禁打了個寒顫。「啐，她那時候對我就沒用了。把她交給妳的朋友──索思爵士。如果我記得沒錯，它曾經很喜歡精靈。」

「你沒記錯。」奇蒂拉喃喃地說。她瞇起眼，舉起手。「你聽──」她低聲說。

艾瑞阿卡斯沉默下來。一開始他什麼都沒聽見，然後慢慢聽見一陣奇異的聲響──哭喊聲，彷彿有幾百個女子在同時哀悼親人的死去。當他側耳傾聽時，那聲音愈來愈大，劃破夜間的寧靜。

龍騎將放下酒杯，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手在發抖。他看著奇蒂拉，注意到她臉色也突然變得蒼白，大眼圓睜。奇蒂拉感覺到他注視的目光，舔舔乾澀的嘴脣。

「真可怕，對吧？」她沙啞地問。

「我面對過大法師之塔里的恐怖景象。」艾瑞阿卡斯低聲說，「但跟這個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這是怎麼搞的？」

「跟我來，」奇蒂拉站起來說。「如果你夠種，我可以讓你看看。」

兩個人一起離開了戰略室，奇蒂拉領著艾瑞阿卡斯在城堡中曲折的通道間前進，最後兩人來到奇蒂拉在拱形大廳之上的臥室中。

「走在陰影里。」奇蒂拉警告。

不尋常的警告，艾瑞阿卡斯心想，兩人躡手躡腳地走到俯瞰那房間的陽臺上，從陽臺的邊緣往下看。艾瑞阿卡斯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恐懼感所攫住。他滿頭大汗地飛快退回奇蒂拉的寢室中。

「妳怎麼可能忍受得了？」她關上門走進來之後，他問，「這每天晚上都發生嗎？」

「是的！」她顫抖地說。她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她很快就恢復了鎮定。「有時我會以為我自己已經習慣了，然後我會大意地往下看。那歌也不難聽──」

「那根本就是陰氣森森！」艾瑞阿卡斯喃喃地說，一邊將臉上的冷汗擦乾淨。「原來索思爵士每晚都會坐在它的寶座上，身邊被骷髏戰士包圍，聽著怨靈唱著搖籃曲！」

「而且每天都是同樣的歌。」奇蒂拉喃喃地說。她打了個寒顫，心不在焉地拿起空掉的酒瓶，然後又將它放回去。「雖然過去的記憶會不斷折磨它，它卻沒有辦法逃脫。它必須不停地反覆思量著，當初到底可以怎麼做，纔不會導致它今日被詛咒在大地上永遠地漫遊。那個闇精靈，那個導致它悲慘命運的女子，被迫要每夜不停地重復這個故事，兩個人必須夜復一夜地聽著。」

「內容是什麼？」

「我現在幾乎和它一樣清楚歌曲的內容了。」奇蒂拉大笑，突然又發起抖來。「如果你有時間，再去拿瓶酒，我可以告訴你它的故事。」

「我有時間，」艾瑞阿卡斯靠著椅子坐下來。「不過如果我要派出飛行要塞，我明天就得離開。」

奇蒂拉露出曾擄獲許多人的那種促狹而魅力十足的微笑。

「多謝你，大人！」她說。「我不會再讓你失望的。」

「不會的。」艾瑞阿卡斯冷冷地說，一邊敲響一個銀鈴。「我可以對妳保證，奇蒂拉。如果妳再讓我失望，妳會發現它的命運──」他指著樓下正好到達高潮的鬼哭神號，「和妳比起來幸運多了。」

## 黑玫瑰騎士

「正如你所知道的，」奇蒂拉開頭說，「索思爵士原本的確是個高貴、貨真價實的索蘭尼亞騎士。但是他滿腔熱情，又缺乏自制力，這就造成了他的墮落。」

「索思和一名美麗的精靈陷入熱戀，她是伊斯塔教皇的一名門徒。他那時已經結婚，但一看到這精靈女子的美貌時，對妻子的愛早就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同時拋棄了神聖的婚姻和騎士的誓約，向自己的熱情屈服了。他對那個女孩說謊，將她騙到達加堡中和他一起生活，騙她以後會和她完婚。而他的元配妻子則在十分可疑的狀況下失蹤了。」

奇蒂拉聳聳肩繼續道：「根據我從歌里聽到的故事，即使在發現了可怕的事實真相後，那名精靈女子仍然深愛著他。她向醫療女神米莎凱祈禱，希望讓他有機會洗刷這樣的恥辱；很明顯地，她的祈禱獲得了回應。索思爵士得到了阻止大災變的力量，不過卻必須犧牲自己的生命。」

「受到了他所錯愛的那名精靈女子的愛情支持，索思爵士前往伊斯塔，準備要阻止教皇，洗刷他的惡名。」

「但是騎士在路上被一名精靈攔了下來，她也是一位教皇的門徒，她威脅要公開他的罪行，毀了他的一生。她們為了要打擊他，還欺騙索思他的愛人在他離去之後背叛了他。」

「索思的熱情將他操縱，摧毀了他的理性。他滿腔妒火地騎馬趕回達加堡，一進門就指控那個女孩背叛了他。然後大災變降臨了。入口的大吊燈砸了下來，讓那個精靈女子和她的孩子們都被火吞噬。她臨死之前，詛咒那個騎士不得好死，永遠不能安息。索思和他的隨從在火中死亡，卻以更恐怖的姿態重生了。」

「所以這就是他平常聽的歌。」艾瑞阿卡斯喃喃地說，仔細地聽著。

在夢幻的境界中，當你回想起她，

當幻的世界擴張，光芒閃動，

當你站在幸福和陽光的邊緣。

然後我們要讓你記得，

要讓你重生，

永遠剝奪你的肉體。

因為你是光明中的第一道黑暗，

像是癌癥，像是污跡。

因為你是在淺水中游移的鯊魚。

因為你是蛇的頭，

永遠只能感覺到形體和溫暖。

因為你是小屋中可怕的死亡，

房屋也被你出賣。

在眾人的視線中，你比這些還要恐怖，

因為你不受損傷，毫不改變地出現。

當那個女人尖叫，劃破沉靜時，

將世界的大門打開，

喚來邪惡的猛獸。

像是在火焰的拋物線中被開腸剖肚的小孩，

在邊界上，

在兩個燃燒的大地上。

當世界分裂，想要將你吞沒，

願意放棄任何事情，

只求能將你關回黑暗中。

你毫髮無傷，毫不改變地通過，

但是現在你將可以目睹，

你將可以目睹──因為你的疏失，

讓你度過黑夜──在黑夜中度過。

知道恨意是冷靜，

這代價必須永遠付出，

讓你在隕石雨中度過，

讓你在寒冬中存活。

踏過破碎的玫瑰，

穿過鯊魚遍佈的海域，

穿過黑暗的海域，

穿過巖石──穿過巖漿，

穿過你自己──穿過空無一物。

讓你被視為空無一物，

讓你知道將會降臨的命運一次又一次，

照著相同的規律出現。

## ２─３陷阱──

巴卡力斯在監牢中睡得不很安穩。他雖然經過白天一整天的勞頓辛苦，夜晚的夢中仍然充滿了和奇蒂拉火熱的記憶，以及被索蘭尼亞騎士處決的恐怖景象，讓他輾轉難眠。或者他是被奇蒂拉之手處決。他一直不能確定，當他滿身冷汗醒來時，到底剛纔是哪一個夢境。當他不能成眠地躺在冰冷的囚牢中，他不停詛咒著那個讓他陷入這種處境的精靈女子。他一遍遍地籌劃著復仇的計劃：只要她落入他手里！

巴卡力斯正在半夢半醒之間思考著，突然聽到鑰匙孔中插進鑰匙的聲音，讓他從牀上彈了起來。幾乎已經快要黎明了，快到了處刑的時間！也許騎士要來處決他了！

「是誰？」巴卡力斯沙啞地說。

「噓！」一個聲音說。「只要照著我說的乖乖做，你就不會有危險。」

巴卡力斯驚訝地認出這個聲音。怎麼可能認不出來？這個聲音每夜都會在他的噩夢中出現，都會跟他講同樣一段話。那個精靈！陰影中還可以看見另外兩個小小的身影，最有可能是矮人和那坎德人，他們通常出現在那個精靈身邊。

牢門打開了。精靈大踏步走進來。她穿著很厚的斗篷，手中還拿著另外一件。

「快點，」她冷冷地命令。「穿上它。」

「在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之前，我絕不穿。」巴卡力斯雖然內心竊喜，卻仍懷疑地問道。

「我們用你來交換──另一名囚犯。」羅拉娜回答。

巴卡力斯皺眉，他一定不能看起來太著急。

「我不相信妳，」他躺回牀上。「這是個陷阱──」

「我不管你怎麼想！」羅拉娜大吼。「即使我要把你打昏你都得跟著來！不管你是醒著還是昏迷，只要我可以讓奇──讓那個想要你的人看見就好！」

奇蒂拉！原來是這樣。她在搞什麼鬼？她在玩什麼遊戲？巴卡力斯（註１）遲疑了一下。他和奇蒂拉彼此都沒什麼互信可言。她很擅長利用他來完成自己的目標，很顯然她現在就是在這樣做。但或許他也可以反過來利用這個機會。

只要我知道現在到底怎麼回事就好！看到羅拉娜陰沉的表情之後，他很確定她會將方纔的威脅付諸行動。他得要等個好機會。

「看來我別無選擇。」他說。月光穿過鐵窗，照進這惡臭的牢房中，照在巴卡力斯的臉上。他在監獄里已經將近一個禮拜了，確實的時間他並不清楚，他已經失去了時間的概念。當他伸手拿起斗篷時，注意到羅拉娜冰冷的綠眸正微瞇起來，厭惡地看著他。巴卡力斯不由自主地伸出還能活動的那隻手，抓抓剛長出來的鬍子。

「真抱歉，將軍大人，」他諷刺地說，「我能夠體諒你們精靈看到臉上的毛髮有多厭惡，但是妳這棟房子里的僕人沒有把刮鬍刀帶來！」巴卡力斯驚訝地發現，那段話有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效果。羅拉娜的臉上血色全無，嘴脣白得像紙。她是在用超乎常人的控制力壓抑著自己。「快點走！」她壓抑著聲音說。

矮人一聽見那聲音，立刻手放在戰斧柄上走了進來。「你也聽到將軍說的話了，」佛林特咆哮道。「快點走。不知道你這個爛傢伙怎麼配和坦尼斯交換──」

「佛林特！」羅拉娜緊張地說。

巴卡力斯突然明白了！奇蒂拉的計劃開始在他的腦中成形。

「原來，坦尼斯是我要交換的人。」他仔細看著羅拉娜的臉。沒有反應。好像他剛剛提到的是一個陌生人，而不是奇蒂拉提到過的，她的愛人。他再試了一次，驗證自己的理論。「不過，我可不認為他算是個囚犯，除非妳說的是愛的囚犯。奇蒂拉一定已經厭倦了他。啊，可憐的傢伙，我會想念他的，他和我有那麼多相同之處──」

現在有反應了。他看見她下巴肌肉的抽動，斗篷底下顫抖的雙肩。羅拉娜轉過身，一言不發地走出牢門。他是對的。這跟那個留鬍子的半精靈有關。但到底是怎麼回事？坦尼斯在福羅參離開了奇蒂拉，他又被抓到了嗎？還是他回來找她了？巴卡力斯沉默地把斗篷穿上。現在對他來說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將可以利用這消息來替他復仇的計劃鋪路。巴卡力斯回想起羅拉娜在月光下肌肉僵硬和緊張的臉，當矮人推他出去時，他在心中默默地感謝黑暗之後的庇佑。

雖然太陽還沒出來，但泛紅的東方天空已經無言地預告了黎明即將到來。卡拉曼城中仍然一片漆黑，這座城在狂歡之後沉沉地熟睡著。連守衛都在崗哨上大打哈欠，有些則乾脆頭一倒，打起呼來。對那四名穿著厚重斗篷的人來說，要溜過這些守衛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他們絲毫沒有受到攔阻地來到城牆上的一個小門。

「這以前是通往城牆頂端的一個樓梯，越過城牆之後，從另外一邊出現。」泰索何夫低聲說，手不停地在袋子里找著開鎖的工具。

「你怎麼知道？」佛林特緊張地東張西望。

「我小時候曾經來過卡拉曼，」泰斯說。他抽出那段細鐵線，小手靈巧地將它插進鎖孔。「我父母帶我來的。我們一向都是走這條路（註２）。」

「你們為什麼不走正門，那樣對你們來說太簡單了嗎？」佛林特低聲說。

「快點！」羅拉娜不耐煩地說。

「我們其實也想要用正門──」泰斯一邊撥弄著那條鐵線。「啊，好了。」他把鐵線抽出來，小心地將它收進包包里，悄無聲息地將老舊的門打開。「我剛剛說到哪了？喔，對，我們也很想要走正門，只不過坎德人不能進卡拉曼城。」

「你父母還是進來了！」佛林特輕蔑地說，他跟著泰斯穿過門，走上一連串的狹窄階梯。矮人一邊專心注意著巴卡力斯，一邊心不在焉地聽坎德人說話。他認為，巴卡力斯也太合作了點。羅拉娜完全不跟其他人說話，她口中唯一冒出來的話，就是催促大家快一點。

「當然囉！」泰斯快樂地踏步前進。「他們一直認為這是過度小心的措施。我是說，為什麼我們要和地精列入同一個等級？一定是有人不小心把我們給寫進去了。但是我父母覺得和人家爭吵不禮貌，所以我們就只好從側門進出了，這樣對大家都方便。我們到了。打開那個門，那通常是不會鎖的。喔喔，小心，那邊有個守衛，等他走過去。」

眾人緊貼著牆，躲藏在陰影中，一直等到守衛拖著沉重的步子走過去後才鬆了口氣。然後他們悄悄地越過圍牆，走進另一扇門中，再度走下另外一道階梯，終於走出城牆外。

四周沒有任何人。佛林特打量著四周，除了曙光之外沒有任何人跡。他渾身發抖地將斗篷拉緊，一股不安的感覺開始將他包圍。如果奇蒂拉說的是真話怎麼辦？如果坦尼斯真的跟她在一起怎麼辦？如果他真的快要死了怎麼辦？

佛林特生氣地強迫自己不要再想。他幾乎打從內心希望這是個陷阱！一個沙啞的聲音打斷了他陰鬱的思緒，彷彿就在他耳邊，讓他嚇了一大跳。

「是你嗎，巴卡力斯？」

「是的，很高興見到你，加漢。」

佛林特渾身發抖地轉身過去，看見一個身影從牆邊的陰影中冒出來。牠穿著厚重的斗篷，全身都用衣服包裹起來。他想起泰斯有關龍人的描述。

「他們有攜帶其他的武器嗎？」加漢看著佛林特的戰斧說。

「沒有。」羅拉娜果斷地答。

「搜他們身。」加漢命令巴卡力斯。

「我以我的榮譽向你保證，」羅拉娜憤怒地說。「我是奎靈那斯提的公主──」

巴卡力斯向前一步。「精靈們有自己的榮譽準則，」他不屑地說。「妳用那枝該死的箭射我的時候是這樣說的。」

羅拉娜臉上突然一紅，巴卡力斯用左手抬起右手，然後讓它無力地落下。「妳毀了我，我的一生。」

羅拉娜毫不退讓地看著他，「我說過我沒有攜帶武器。」

「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搜我的身。」泰索何夫舉起雙手歡迎它，並且意外地阻擋在巴卡力斯和羅拉娜之間。「你看！」他把一袋子的傢伙通通都倒在巴卡力斯的腳上。

「該死！」巴卡力斯咒罵著摑了泰斯一掌。

「佛林特！」羅拉娜咬緊牙關警告矮人。她可以清楚看見矮人已經氣得滿臉血紅。在她的警告之下，矮人強忍下怒氣。

「我──我很抱歉，真的！」泰斯抽噎著把滿地的東西撿起來。

「如果你再拖延，我們就不需要特別通知警衛了。」羅拉娜冷冷地說，決定不要在那個男人可惡的碰觸之下屈服。「太陽馬上就要升起來了，守衛就可以清楚地看見我們。」

「那個精靈說的對，巴卡力斯，」加漢蜥蜴的聲音中帶著一絲緊張。「把矮人的戰斧拿走，我們就馬上離開這里。」

巴卡力斯看看露出魚肚白的天空，然後又看看龍人，最後惡狠狠地瞪了羅拉娜一眼，從矮人身上將戰斧給拿走。

「他一點都不算是威脅！像他那樣的老人能做什麼？」巴卡力斯喃喃自語。

「快點走，」加漢命令羅拉娜，不理巴卡力斯的抱怨。「去那叢樹那邊。行蹤隱密一些，不要驚動守衛。我是個魔法師，我的法術可是不會饒人的。闇之女只有交代要把妳平安帶到，可沒提到妳的兩位朋友。」

他們跟著加漢走過城外那片開闊的平地，走到那叢樹的地方，途中盡可能避開光亮處。巴卡力斯走在羅拉娜身邊。她將頭抬高，甚至不願意承認身邊有他這個人。到了森林中，加漢往前一指。

「這里是我們的交通工具。」牠說。

「我們沒打算要離開這里！」羅拉娜警覺地看著那個生物，憤怒地說。一開始佛林特認為牠們是比較小隻的龍，但是當牠們靠近之後，矮人不禁屏住呼吸。

「翼龍！」他低呼。

翼龍和真正的龍只有遠親關係，牠們比真正的龍要來得瘦小輕盈，通常被龍騎將們用來做為訊息的傳遞，正如同精靈們使用獅鷲獸一樣。牠們和真龍的智慧相差甚遠，並且以狂暴和殘酷的個性著稱。牠們蠍子般的尾巴不停地擺動著，上面沾滿了劇毒，在幾秒之內就可以將敵人給毫不留情的殺死。林中的那些動物用紅色的眼睛瞪著牠們。

「坦尼斯呢？」羅拉娜逼問。

「他狀況更嚴重了，」加漢回答。「如果妳想要見他，就得要來達加堡纔行。」

「不行。」羅拉娜往後退，卻感覺到巴卡力斯靠上來，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臂。

「不準叫救兵，」他聲音輕柔的說，「不然妳的朋友就會有人死掉。看來我們也準備要去達加堡好好地玩一玩。坦尼斯是個很好的朋友，我可不希望讓他沒辦法和妳見面。」巴卡力斯轉向龍人。「加漢，回去卡拉曼，通知我們當人們發現他們的將軍失蹤之後會有什麼反應。」

加漢遲疑片刻，爬蟲類的雙眼擔心地看著巴卡力斯。奇蒂拉警告過牠，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牠可以猜到巴卡力斯腦中在想什麼──他自己報仇雪恨的機會。加漢當然可以阻止巴卡力斯，這沒什麼問題。但是在面對不幸的遭遇時，有可能會有人逃走，去找救兵。這里離城太近，要放心還太早。該死的巴卡力斯！加漢皺起眉，然後突然發現自己也無能為力，除非奇蒂拉針對這樣的狀況做過準備。加漢聳聳肩，腦中想著巴卡力斯回到闇之女的身邊後會是什麼下場，讓心里好過一點。

「當然沒問題，指揮官。」龍人流利地回答。他們可以看見牠披著斗篷的身影從一棵樹閃到另一棵樹，然後往卡拉曼絕塵而去。巴卡力斯的臉上露出期待的表情，長滿鬍子的嘴脣邊露出殘酷的線條。

「來吧，將軍。」巴卡力斯把羅拉娜往翼龍的方向推。羅拉娜並沒有往前進，相反地反而轉過身來。

「告訴我一件事，」她嘴脣蒼白。「這是真的嗎？坦尼斯真的和奇蒂拉在一起嗎？那──那張紙條上面寫著他在敏加堡──快要死了！」

看見她眼中的痛苦，並不只是為了她自己，而是為了那個半精靈，巴卡力斯露出微笑。他從來沒想到復仇可以這麼快樂。「我怎麼會知道？我一直都被鎖在牢房里。但是我認為他實在不太可能受到什麼傷害。奇蒂拉從來不肯讓他靠近戰場！他唯一作戰的地方是臥室──」

羅拉娜低下頭。巴卡力斯把一隻手放在她手臂上，故作同情狀。羅拉娜生氣地把他的手甩開，轉身隱藏住自己的面孔。

「我不相信你！」佛林特大吼。「坦尼斯絕對不會讓奇蒂拉這樣──」

「喔，你說的對，矮人，」巴卡力斯發現自己編的謊言竟然有這麼容易讓人相信。「他一點都不清楚狀況。闇之女為了準備要晉見黑暗之後，前幾個禮拜才把他派去奈拉卡。」

「你也知道，佛林特，」泰斯嚴肅地說。「坦尼斯真的很喜歡奇蒂拉。你記得那次在最後歸宿旅店里面舉辦的派對嗎？那是坦尼斯的成年禮（註３）。就精靈的標準來說，他那天剛好成年──天哪！真是個很棒的派對！你還記得嗎？卡拉蒙那時候為了抓住德絲拉，把一杯酒倒到自己頭上。雷斯林喝了太多酒，不小心用魔法把歐提克的圍裙給燒掉。奇蒂拉和坦尼斯兩個人躲在壁爐旁邊，他們倆個──」

巴卡力斯憤怒地看著泰斯。他不喜歡有人提醒他奇蒂拉是真的很喜歡坦尼斯。

「叫那個坎德人給我安靜一點，將軍大人，」巴卡力斯皺眉說。「不然我可能要被迫讓那隻翼龍吃了他。兩個和三個俘虜對闇之女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原來這是個陷阱，」羅拉娜呆呆地看著四周，柔聲說。「坦尼斯並沒有受重傷──他甚至根本不在那邊！我一直那麼笨──」

「我們不會跟你去任何地方！」佛林特穩穩地站著。

巴卡力斯冷冷地看著他，「你看過翼龍將人刺死嗎？」

「沒有，」泰斯饒富興味地說，「但是我看過蠍子這樣做過。像是那樣嗎？不要誤會，不是我想試試看。」坎德人看到巴卡力斯的臉色一沉，緊張地開始結巴。

「牆上的守衛也許會聽見你的慘叫聲，」巴卡力斯對羅拉娜說，後者用完全不能理解的眼光看著他。「但是──那時已經太遲了。」

「我一直是個笨蛋。」羅拉娜低聲重復。

「只要妳吩咐一聲，羅拉娜！」佛林特頑固地說。「我們可以反擊──」

「不行，」她的聲音微弱的像個嬰兒。「不。我不能拿你們的生命冒險，尤其是你和泰斯的。這都是我的錯。我會付出代價的。巴卡力斯，我隨你處置了。讓我的朋友離開──」

「夠了！」巴卡力斯不耐煩地說。「我不會讓任何人走的！」他爬到翼龍背上，對羅拉娜伸出手。「只有兩隻翼龍，看來我們得要擠一擠了。」

她的臉上毫無表情，拉住巴卡力斯的手，爬上了翼龍的背。他用完好的那隻手摟著她，臉上露出邪惡的微笑。

羅拉娜的臉上立刻露出原先沒有的血色，她生氣地試著掙脫他的手。

「妳這樣比較安全，將軍大人，」巴卡力斯在她耳邊沙啞地說。「我不希望妳掉下去。」

羅拉娜緊咬著嘴脣，試著不要掉下眼淚。

「這些怪物一向都聞起來這麼臭嗎？」泰斯幫助佛林特爬上去，一邊噁心地打量著那隻怪物。「我認為你應該說服牠們洗澡──」

「小心尾巴，」巴卡力斯冷冷地說。「沒有我的命令，翼龍通常不會開殺戒；不過牠們現在神經相當緊張，小傢伙讓牠們不是很舒服。」

「喔，」泰斯嚥下了口口水。「我並不是要羞辱牠們。事實上，我覺得只要習慣之後，也許可以忍受這種──」

巴卡力斯比了個手勢，翼龍張開皮翅，直飛上天，因為不習慣背上的重物而有點行動遲緩。佛林特緊緊抓住泰斯，擔心地看著和巴卡力斯飛在前面的羅拉娜。偶爾矮人可以看見巴卡力斯故意靠近羅拉娜，而她厭惡地避開。佛林特的神情非常凝重。

「那個巴卡力斯可真是壞透了！」矮人對泰斯喃喃地說。

「什麼？」泰斯轉過頭來問。

「我說巴卡力斯真是壞透了！」矮人大吼。「我打賭他一定是自作主張，沒有按照命令行事。那個叫加漢的傢伙不是很高興被人家支開。」

「什麼？」泰斯說。「我根本聽不見，風這麼大──」

「喔，算了算了！」矮人突然覺得有些暈眩。他發現自己呼吸非常困難。他試著要讓自己分心去想別的事情，陰沉地看著底下從陰影中冒出來的樹林。

飛了一個小時之後，巴卡力斯比了個手勢，翼龍開始緩慢地盤旋，在這片樹木眾多的山邊尋找可以降落的平坦之地。巴卡力斯指著樹林中隱約可見的一片空地，大聲喊出命令。翼龍服從指示降落。巴卡力斯爬了下來。佛林特打量著四周，他的恐懼正在慢慢滋長。這里看不出來有任何要塞的痕跡，也沒有任何生物的痕跡。他們是身處在一片小空地中，四周都是高大的針葉樹，枝椏粗壯到幾乎完全遮住了日光。四周的森林則是完全黑暗，林中還有許多不停移動的影子。在空地的另外一邊，佛林特可以看見懸崖上有一個小小的洞穴。

「我們在哪里？」羅拉娜嚴厲地問。「這不可能是達加堡。我們為什麼要停下來？」

「精確的觀察，將軍大人。」巴卡力斯故作溫柔地說。「達加堡在山上，距離這里大概還有一哩左右。他們還不知道我們會來。闇之女應該連早餐都還沒喫過，我們可不想不禮貌地打擾她，不是嗎？」他看了泰斯和佛林特一眼。「你們兩個待在上面。」坎德人正準備要跳下來，一聽見這句話立刻停止了動作。

巴卡力斯走到羅拉娜身邊，他的手放在翼龍的脖子上。那怪物眨也不眨地看著他，彷彿是一隻等著主人餵食的狗。

「妳下來，羅拉娜女士。」巴卡力斯用帶著威脅的語調說。他走到羅拉娜身邊，挑剔地看著她。「我們還有時間──用個早餐──」

羅拉娜眼中精光一閃。她閃電般地握住腰間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劍柄。「不要靠近！」她的聲音中充滿了威嚴，巴卡力斯不禁呆了一下。然後他微笑著走上前，抓住她的手腕。

「不對，女士。如果是我就不會掙扎。記得那翼龍還有妳待在那邊的朋友嗎？只要我說一句話，他們就會死得非常痛苦！」

羅拉娜抽搐了一下，看見翼龍的毒刺放在佛林特的脖子上。那怪獸迫切地期望能夠有機會大開殺戒。

「不行！羅拉娜──」佛林特痛苦地說，但羅拉娜瞪了他一眼，提醒矮人她還是將軍。她看來生氣全無，讓巴卡力斯將她扶下來。

「妳看，我也覺得妳看來有些飢渴。」巴卡力斯微笑著說。

「讓他們走！」羅拉娜命令。「你要的是我──」

「妳說的對。」巴卡力斯摟住她的腰。「但是他們在場可以確保妳不會輕舉妄動。」

「別擔心我們，羅拉娜！」佛林特大吼。

「閉嘴，矮人！」巴卡力斯暴怒地大喊。他把羅拉娜推向翼龍，轉身看著矮人和坎德人。看見那男人眼中的瘋狂氣息之後，佛林特感到全身的血液幾乎要凍結了。

「我──我想你最好照著他說的做，佛林特，」泰斯嚥了一口氣。「他會傷害羅拉娜──」

「傷害她？喔，我才捨不得呢！」巴卡力斯奸笑著說。「到時她仍然不會影響到奇蒂拉本來準備要利用她的計劃。不過，矮人你可別亂動！我一氣起來可能就失去控制囉！」巴卡力斯聽見佛林特的低吼，警告他。他轉身面對羅拉娜。「也就是說，奇蒂拉不會在乎我和這位女士先享受享受。不，不要昏倒──」

那是精靈們自我防衛的一種方法，佛林特以前看過很多次，這次他全身僵硬地等著羅拉娜兩眼一翻，雙膝一軟，他就準備馬上行動。

巴卡力斯下意識地上前去扶住她。

「不，妳不行！我要我的女人是清醒的──喔！」

羅拉娜給了他肚子一拳，讓他一時之間沒辦法呼吸。他痛苦地往前倒下。羅拉娜再度用膝蓋給他的下巴來了狠狠地一記。當巴卡力斯面朝下倒地時，佛林特連忙拉著泰斯從翼龍背上跳下來。

「快跑，佛林特，快！」羅拉娜跳離翼龍和倒在地上呻吟的男人。「快逃進森林里！」

但巴卡力斯的面孔因為憤怒而扭曲，伸出手來抓住羅拉娜的腳踝。她一個不穩跌了下去，不停地踢著他。佛林特撿起一枝粗大的樹枝，撲向掙扎著站起來的巴卡力斯。巴卡力斯聽見佛林特的吼叫聲，半轉過身，用手背擊中矮人的臉，同時拉住羅拉娜的手臂，將她從地上拉起來。然後他轉過身，瞪著跪下來察看佛林特的泰斯，佛林特已不省人事。

「她和我要進去洞穴里──」巴卡力斯說，不停喘著氣。他用力扯了羅拉娜的手臂一下，讓她痛苦得大叫出來。「坎德人，只要你敢動一下，我就把她的手扯斷。當我們進去洞穴之後，我可不想被打擾。我的腰帶里有把匕首，我會用它對準她的咽喉。小笨蛋，你明白了嗎？」

「是──是的，」泰索何夫結巴地說。「我──我絕對不會打擾。我──我會和──和佛林特留在這里。」

「別想逃進森林里。」巴卡力斯開始把羅拉娜拉向洞口。「龍人在那邊駐守。」

「不──不會的。」泰斯愣愣地說，一邊跪在佛林特身邊，張大了眼。

巴卡力斯滿意地看了瑟縮的坎德人一眼，然後將羅拉娜推向洞穴入口。

羅拉娜滿眼淚水，什麼都看不清楚，踉蹌地走向前。巴卡力斯似乎是為了提醒她無路可逃，又再度扭了她的雙手一次。那疼痛幾乎無法忍受。她根本沒辦法掙脫這個男人有力的掌握，羅拉娜詛咒自己為何會陷入這樣的陷阱中，同時試著克服恐懼，清楚思考。這很困難，那個人的手臂十分強壯，他的味道，人類的味道讓她害怕得想起某些時候的坦尼斯。

巴卡力斯似乎猜到了她的想法，將她拉近，用滿是鬍渣的面孔摩擦她白嫩的臉頰。

「妳將會是我和那個半精靈分享過的第二個女人──」他沙啞地說，然後他的聲音變成毫無意義的呻吟。

有那麼片刻，巴卡力斯的力氣大到幾乎讓羅拉娜無法忍受。然後他鬆開手，鬆開羅拉娜的手臂。羅拉娜掙脫了他的束縛，轉過身來面對他。

巴卡力斯按著腰部的手指間不停冒出鮮血來，傷口上還插著泰索何夫的小刀（註４）。那個男人拔出自己的匕首，怒氣沖天地轉過身面對那大膽的坎德人。

羅拉娜體內的某些束縛斷掉了，釋放出一股她無法想像的怒火。她再也感覺不到任何恐懼，再也不考慮自己的生死，腦中只有一個念頭──殺了這個人類。

她野蠻地尖叫一聲，將他壓倒在地上。他悶哼一聲，然後就不再掙扎。羅拉娜拚命地試著要奪取他的武器。然後發現他的身體已經不再移動。她慢慢站起身，渾身不停發抖。

有一陣子她眼前一片金星，什麼也看不見。當她重新看清楚時，她看見泰索何夫已經將屍體翻轉過來。巴卡力斯僵硬地躺在地上，眼睛瞪著天空，臉上留著臨死前的恐懼和驚訝，手上還握著刺進自己心窩的匕首。

「發生了什麼事？」羅拉娜低聲問，全身因憤怒和用力過度而不停地發抖。

「妳把他撞倒之後，他撞上了自己的匕首。」泰斯冷靜地說。

「但是在那之前──」

「喔，我刺了他一刀。」泰斯說。他驕傲地將刀子從他腰間拔出，自豪地看著。「卡拉蒙還說這把刀連對付一隻兇猛的兔子時都派不上用場！等我告訴他就知道了！」

「妳知道嗎，羅拉娜，」他有點傷感地繼續道，「大家都小看了我們坎德人。巴卡力斯應該先搜過我的包包才對。對了，剛剛妳假裝暈倒的演技真不錯，妳是──」

「佛林特怎麼了？」羅拉娜插嘴道，完全不想回憶過去恐怖的幾分鐘。她把自己的披風從肩膀上卸下來，蓋在滿是鬍子的那張臉上，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麼。「我們得趕快離開這里。」

「他會沒事的。」泰斯看著正在呻吟的矮人。「那些翼龍呢？妳認為牠們會攻擊我們嗎？」

「我不知道。」羅拉娜瞄著那動物。翼龍不安地看著四周，不確定牠們的主子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聽說牠們不是非常聰明，通常也不會自己行動。也許，如果我們動作快一點，在牠們弄明白之前，我們就可以逃進森林里。幫幫佛林特。」

「來吧，佛林特，」泰斯十萬火急地拉著矮人。「我們得要逃──」

坎德人的話聲被一聲尖叫聲給打斷，這聲尖叫中所蘊含的恐懼讓泰斯的頭髮幾乎倒豎起來。他抬起頭，看見羅拉娜瞪著一個很明顯是從洞穴里面冒出來的身影。一看見那個身影，泰索何夫被無比的恐懼所包圍。他的心跳加快，手變得冰冷，無法呼吸。

「佛林特！」在他的喉嚨完全啞掉之前，他拚命擠出一句話。

矮人聽見坎德人的聲音中帶有他從來沒聽過的恐懼，掙扎著要站起來。「什麼──」

泰斯只能指著眼前的景象。

佛林特模糊的視線開始朝泰斯指著的方向聚焦。

「看在李奧克斯的份上，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傢伙冷酷地走向羅拉娜，後者完全被它的法術所控制，只能呆呆地看著。它穿著古老的盔甲，也許以前曾經是個索蘭尼亞騎士，但是盔甲滿布焦黑的痕跡，似乎被火燒灼過。頭盔底下發出橘色的光芒，彷彿飄浮在空氣中。那個身影伸出一隻戴著盔甲的手臂。佛林特害怕得嗆住了。那隻手臂的盡頭並不是手掌。騎士用來抓住羅拉娜的只是一團空氣。但是她痛苦地尖叫，倒在那個模糊的影像之前。她頭一軟，倒了下去，對那冰冷的碰觸毫無知覺。騎士彎下身，將她抱了起來。

泰斯往前一步，騎士用閃著橘色光芒的眼睛瞪著他，坎德人彷彿立刻被困在橘色的火焰中，他和矮人都無法移開視線。眼前的景象太過恐怖，佛林特害怕自己會失去理性。由於他對羅拉娜的愛和關懷才讓他勉力保持住清醒。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他一定得做些什麼，他一定得救她。但是他沒辦法移動自己顫抖的身體。騎士閃爍的眼神掃過他們兩人。

「回到卡拉曼去，」一個空洞的聲音說。「告訴他們我抓住了這個精靈，闇之女明天中午將會抵達，討論投降的條件。」

騎士轉過身，跨過巴卡力斯的屍體，盔甲閃爍著穿過了底下的屍體，彷彿它並不存在。最後騎士消失在森林的陰影中，手中抱著羅拉娜。

「我要去追它──」矮人喃喃地說，他的手不停地發抖，幾乎沒辦法把頭盔撿起來。

「不──不行，」泰索何夫結巴地說。他臉色蒼白地看著騎士的背影。「不管那個東西是什麼，我們都打不過它。佛林特，我──我很害怕（註５）！」坎德人難過地搖搖頭。「我──我很抱歉，但是我沒辦法面對那個傢伙──那個怪物！我們得趕快回卡拉曼，也許我們可以找到援軍──」

泰斯開始衝向森林中。佛林特滿腔怒火地呆站了片刻，看著遠去的羅拉娜。然後他的臉色一沉。「他說的對，」他喃喃自語地說。「我也沒辦法去追那個怪物。不管它是什麼，它都不屬於這個世界。」

佛林特轉過身，瞄了躺在羅拉娜斗篷底下的巴卡力斯一眼。佛林特的心臟開始抽痛。佛林特不管這些，堅定地對自己說，「有關坦尼斯的事情他是在撒謊。奇蒂拉也是。他並沒有跟她在一起，我就是知道！」矮人握緊拳頭。「我不知道坦尼斯在哪里，但是有一天我得要面對他，我得要告訴他──我讓他失望了。他相信我可以保護她，我失敗了！」矮人閉上眼。然後他聽見泰斯的叫喊。他嘆口氣，盲目地跟在坎德人身後，一邊揉搓著左手臂。「我怎麼能夠告訴他？」他低吼著。「要怎麼辦？」

【註】

１　巴卡力斯來自埃思特維德，他的野性和暴烈的脾氣替他惹了不少麻煩。他心中的黑暗陰影和對於享樂的追求是他最大的弱點。他在惡龍大軍中不斷受到奇蒂拉的破格擢升，他對她比對軍隊更為忠誠。不過，他也知道奇蒂拉隨時可能出賣他。

２　雖然柏伏特家的長輩把坎德摩爾稱作家鄉，但很明顯地，他們常常帶著小孩四處旅行。難怪泰斯在十六歲時就因為漫遊慾發作而離開溫暖的家。

３　奎靈那斯提貴族的少年們會在一個被稱作坎託曼（精靈語中的「成年」）、為期三天的成年禮中大肆慶祝。這舉辦的時間是在他們九十九歲的生日時。坦尼斯還不到這個年齡就已經離開了奎靈那斯提，即使沒離開，詠者恐怕也不會讓他舉辦這樣的慶祝。大夥們很明顯地提早慶祝了坦尼斯的成年禮，因為當時他才九十六歲。不過，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即將分離五年的時間，所以才提早了一些。

４　這就是那把殺兔刃。卡拉蒙說這柄刀只能夠殺兔子，他可是大錯特錯了！

５　泰索何夫？害怕？很明顯地，坎德人偶爾還是會覺得恐懼（不過對方得要很努力），但他們很快就會忘記這經驗。於是，每次的恐懼對他們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

## ２─４平靜的間奏

「好的，」坦尼斯看著冷靜地坐在他眼前的男人。「我要答案。你是故意帶我們進漩渦的！為什麼？你知道有這個地方嗎？我們在哪里？其他人呢？」

貝倫坐在坦尼斯對面的木椅子上。上面雕刻的鳥獸圖樣和精靈們喜歡的圖樣十分類似。事實上，這里讓坦尼斯想起了羅拉克在西瓦那斯提那毀滅的精靈王國中的王座。這樣的類似並未讓坦尼斯的心情平靜下來，貝倫在半精靈憤怒的眼光下顯得有些退縮。他相對於外表來說太過年輕的那雙手，緊張地扠在破爛的褲子里，不停打量著四周的環境。

「該死！回答我！」坦尼斯暴躁地說。他撲向貝倫，緊抓住那個男人的衣服，將他從椅子上拉起來。然後他緊握的手移向那男人的咽喉。

「坦尼斯！」金月立刻將手放在坦尼斯的手臂上安撫他。但是半精靈已經失去了理性。他的面孔滿是恐懼和憤怒，她幾乎不認得他了。她焦急地拉扯著抓住貝倫的手。

「河風，快點阻止他！」

高大的平原人握住坦尼斯的手腕，將他拉離貝倫，用強壯的手臂摟住他。

「不要這樣，坦尼斯！」

坦尼斯掙紮了一陣子，然後癱軟下來，斷斷續續地吸了一口氣。

「他是個啞巴，」河風嚴厲地說。「即使他想告訴你，他也不行。他沒辦法說話──」

「你錯了，我能說話。」

三個人停下來，驚訝地看著貝倫。

「我可以說話。」他冷靜地用通用語說，心不在焉地摸著脖子，上面還留著坦尼斯雙手所留下的痕跡。

「那你為什麼要假裝成啞巴？」坦尼斯喘息著問。

貝倫揉揉脖子，眼睛看著坦尼斯。「人們不會亂問一個啞巴問題──」

坦尼斯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試著思考這件事。他看著河風和金月，看見河風搖搖頭，皺起眉；金月微微聳肩。坦尼斯最後拖來一張椅子，坐在貝倫對面。他注意到椅背已經裂開了，便小心地坐下來。「貝倫，」坦尼斯慢慢地說，試著隱藏住心中的不耐煩，「你在跟我們說話，這代表你會回答所有的問題嗎？」

貝倫瞪著坦尼斯，緩緩地點了點頭。

「為什麼？」坦尼斯問。

貝倫舔舔嘴脣，看著四周。「我──你一定得幫我──離開這里──我──我不能待在這里──」

即使這里十分溫暖，坦尼斯還是感到一陣寒意。「你有危險嗎？我們有危險嗎？這里是哪里？」

「我不知道！」貝倫無助地看著周遭。「我不知道我們在哪里。我只知道我不能待在這里。我一定得回去！」

「為什麼？龍騎將正在獵殺你。其中一個──一個龍騎將──」坦尼斯乾咳兩聲，繼續沙啞地說。「他們其中一個告訴我，你是黑暗之後完全勝利的關鍵。貝倫，為什麼？你有什麼他們想要的東西？」

「我不知道！」貝倫握拳大喊。「我只知道他們在追殺我──我已經逃竄了很多年！沒有任何平靜──沒有休息！」

「有多久了，貝倫？」坦尼斯柔聲說。「他們已經追你多久了？」

「很多年了！」貝倫壓抑地說。「很多年了──我不知道有多久了。」他嘆著氣，滿意地沉浸在平靜當中。「我已經有三百二十二歲了。還是二十三？二十四？」他聳聳肩。「這其中大多數的日子里，黑暗之後都緊追不捨。」

「三百二十二歲！」金月驚訝地說。「但是──你是人類！這不可能！」

「你說的對，我是人類。」貝倫的藍眼睛盯著金月。「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死過很多次了。」他的眼光轉向坦尼斯。「你看過我死過一次，那是在帕克塔卡斯。當你第一次來到船上時，我就認出了你。」

「那些石塊掉下來的時候你的確死了！」坦尼斯驚訝地說。「但是我們在婚禮上看見你活生生地出現，史東和我──」

「沒錯，我也看見了你，所以我才逃跑。我知道──會有更多的問題。」貝倫搖搖頭。「我怎麼能夠對你解釋我是如何生存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知道的只是我死了，然後又活了過來。一次又一次。」他雙手摀住臉。「我只想終止這一切！」

坦尼斯完全迷惑了。他搔搔鬍子，看著眼前的人。他確定貝倫在說謊。喔，不是有關復活的事情。坦尼斯自己也目睹過。但是他知道黑暗之後幾乎派出所有可以從戰場上撤出的兵力搜尋貝倫。他一定知道為什麼！

「貝倫，那綠色的寶石，呃，是怎麼嵌進你的皮肉里的？」

「我不知道，」貝倫的聲音讓他們幾乎聽不清楚。他不由自主地抓住胸膛，似乎這讓他感到疼痛。「這是我身體的一部分，就像是我的骨頭和血肉。我──我想是它讓我不停地復活。」

「你可以把它拿出來嗎？」金月在他身邊的一張坐墊上坐了下來，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溫柔地說。

貝倫劇烈地搖著頭，灰色的頭髮遮住了眼睛。「我試過了！」他喃喃自語地說，「有很多次我試著要把它給挖出來！差點連我自己的心臟都跟著一起挖出來！」

坦尼斯打了個寒顫，無助地嘆口氣。這一點幫助都沒有！他仍然不知道他們在哪里。他希望貝倫可以告訴他們──坦尼斯再一次看著四周的奇異環境。他們身在一個年代不明顯的古老房間中，像是掛毯般懸在牆壁上的青苔，發出奇異的光芒，照亮著這房間。傢俱和這間房間一樣歷史悠久，看來十分破爛，不過看得出來以前一定十分富麗堂皇。這里沒有窗戶，外面什麼也聽不見。他們不清楚自己到底在這里待了多久。時間的概念開始變得混淆，這中間他們只吃了一些奇怪的植物，睡了一覺。

坦尼斯和河風已經仔細檢查了這間建築，找不到其他的出口和其他的生物。坦尼斯不禁懷疑，這里似乎被下了強力的魔法，讓他們走不出去。因為每當他們沿著狹窄的走道往前走，總是會出乎意料地回到這間房間。

在船被吸進漩渦之後，他們只記得一些片段。坦尼斯記得聽見甲板破裂的聲音。他記得看見桅桿倒下，風帆被扯成碎片。他聽見尖叫聲。他看見卡拉蒙被一道大浪衝下了甲板。他記得看見提卡的紅色捲髮在海面上飄浮著，然後她也跟著消失了。還有龍──奇蒂拉──他手臂上的抓傷讓他沒辦法忘記這件事。然後又一陣大浪──只記得自己屏住呼吸，直到肺部快要爆炸為止。他記得自己十分歡迎這死亡的到來，不過他仍不由自主地抓住一塊木頭。他記得在水面上不停漂浮，最後被吸了下去，知道這就是結束──

然後他在這個奇怪的地方醒了過來，身上的衣服被海水浸溼，發現貝倫、河風和金月都跟他在一起。

一開始貝倫似乎很害怕他們，躲在角落，拒絕讓他們靠近。金月耐心地跟他說話，並且把食物帶給他。慢慢地，她體貼的態度贏得了他的信任。當然，坦尼斯注意到還包括他急著離開這地方的意願。

當他一開始詢問貝倫時，坦尼斯就知道他是故意把船開進漩渦中，因為他知道有這個地方，他是故意把他們帶到這里來的。

但是現在半精靈反而沒辦法確定。貝倫臉上害怕和迷惑的表情透露了他也不清楚這是什麼地方。他願意跟他們說話就表示他其實也不知道這里是什麼地方。他已經走投無路了，他想離開這里。為什麼？

「貝倫──」坦尼斯站起來，試著要在房間里踱步。他感覺到貝倫的眼光盯著他。「如果你計劃要躲開黑暗之後，這里似乎是個理想的地方──」

「不對！」貝倫半站起身來大喊。

坦尼斯猛然轉過身。「為什麼？你為什麼這麼堅決地想要逃離這里？為什麼你想要回到她能夠找到你的地方？」

貝倫抽搐了一下，重新躺回椅子上。「我──我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我發誓！我──我一定得回去──我得要去某個地方──我有個目標──在我找到之前，我不能休息。」

「找到它！找到什麼？」坦尼斯大喊。他感覺到金月的手放在他的手臂上，發覺自己像隻瘋狗般地咆哮，但這一切都太讓人失望了！手中擁有了黑暗之後願意用整個世界去換取的東西，卻不知道原因！

「我沒辦法告訴你！」貝倫低聲說。

坦尼斯吸進一口氣，閉上眼，試著要平靜下來。他的頭非常痛。感覺自己似乎會變成幾千個碎片。金月站了起來。把兩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低聲呢喃著他聽不懂的話來安慰他。他能夠聽懂的只有米莎凱這三個字。慢慢地，那種恐怖的感覺消失了，他感覺自己彷彿被掏空一般。

「好吧，貝倫。」坦尼斯嘆口氣。「好吧，我很抱歉。我們不會再逼問你這件事情了。告訴我有關你的事情吧！你是從哪里來的？」

貝倫遲疑了片刻，他瞇上眼睛，開始變得有些緊張。坦尼斯注意到他奇異的反應。「我是從索拉斯來的，你呢？」他小心地重復一遍。

貝倫疲倦地看著他。「你──你一定沒聽過那個地方。一個──一個小村莊在──在──」他清清喉嚨。「奈拉卡。」

「奈拉卡？」坦尼斯看看河風。

平原人搖搖頭。「他說的對，我從來沒聽過。」

「我也是。」坦尼斯自言自語。「真可惜泰索何夫和他隨身攜帶的地圖不在這里──貝倫，為什麼──」

「坦尼斯！」金月大喊。

半精靈立刻站起來，手反射性地放在早已不見的劍柄上。他依稀記得在水中掙扎時，它的重量不停將它往下拉。他暗地咒罵自己竟然忘記派河風到門口去看守，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站在門口的紅袍法師。

「你好。」那個男人用悅耳的通用語說。

紅袍讓雷斯林的影像回到坦尼斯的腦海中，半精靈的視線開始模糊。有片刻他以為眼前的是雷斯林。然後他開始看清楚。法師年紀大多了，面孔十分和善。

「我們在哪里？」坦尼斯沙啞地逼問。「你是誰？為什麼要把我們帶到這里來？」

「KreeaQUEKH。」那個男人厭惡地說。他轉身走了開去。

「該死！」坦尼斯跳向前，試著要抓住那個人，把他拉回來。但是他感覺到一隻手壓住他的肩膀。

「等等，」河風告訴他。「冷靜下來，坦尼斯。他是個法師。即使你帶了劍也不可能和他作戰。我們要跟蹤他，看看他去哪里。如果他在這里施了個法術，也許他必須要將它解除纔能夠走出去。」

坦尼斯深吸一口氣。「當然，你說的對。」他不停地喘息。「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出了什麼差錯。我覺得自己太過緊張了，像是被蒙在鼓上面的獸皮。我們可以跟蹤他。金月，妳和貝倫待在這里──」

「不要！」貝倫大喊，從椅子上彈起來，差點將坦尼斯撞倒。「不要把我留在這里！不要！」

「我們不會把你留在這里！」坦尼斯試著要掙脫貝倫用盡全身力氣的摟抱。「喔，好吧！也許我們一起行動會比較好。」

他們飛快地跑向狹窄的走道，開始在陰森的長廊里前進。

「他走到那邊去了！」河風指著前面。

在微弱的光線下，他只能看見紅袍的一角從走廊上一閃而過。他們躡手躡腳地跟在後面。長廊連接到另外一個連著房間的走道。

「以前根本沒有這個地方！」河風說。「這里每次都是堅硬的牆壁。」

「堅硬的幻象。」坦尼斯喃喃地說。他們踏進走道，好奇地打量四周。這些房間就像他們之前的房間一樣，歷史悠久，充滿古色古香的傢俱。這些房間也是空置著，但每間都有那種奇異的亮光。也許這里曾經是間旅店，而且他們似乎是近百年來唯一的客人。

他們在殘破的走道和有著巨大石柱的空間中不斷地前進。他們沒時間打量四周的環境，尤其是在跟蹤這個動作出乎意料地迅速的紅袍法師時。有兩次他們以為被他給甩掉了，但隨即又在空曠的大廳或是破爛的樓梯間發現了紅色的身影。

在一個岔路口，他們無助地站了片刻，看著兩個分岔的路口。

「分開來吧！」坦尼斯片刻之後說。「但是別走得太遠。我們要回到這里集合。如果你有了他的任何蹤跡，河風，立刻吹口哨。我會照做的。」

平原人和金月點點頭，貝倫常常踩到坦尼斯的腳，他們兩人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他什麼都沒發現。長廊通往另一個巨大的房間，同樣也被那種奇異的光芒所照亮。他應該仔細搜查還是回頭？坦尼斯遲疑了片刻，決定快速搜索一下這個地方。這房間里空無一物，只有一張巨大的圓桌。在那張圓桌上，當坦尼斯更靠近察看時，發現是一張驚人的地圖！

坦尼斯飛快地低下頭察看那張地圖，希望能夠找到暗示這里位置的線索。那張地圖是某個城市精細的縮影！外面罩著一層澄澈的水晶，每一個細節都沒漏掉。坦尼斯覺得里面的模型比外面的城市要更為真實。

「真可惜泰斯不在這里。」他腦海中浮現了坎德人興奮的模樣。

這些建築物式樣十分古老（註１）。精緻的高塔直伸向水晶構成的天空，白色的圓頂之下是許多的光芒，石製的拱門底下是雄偉的林蔭大道，街道的形狀像是精緻的蛛網，通往城市的正中心。

坦尼斯感覺到貝倫怯生生地拉著他的袖子，示意他們該離開了。即使他會說話，那人似乎已經習慣，甚至可說是比較喜歡沉默。

「好，一下下就好。」坦尼斯不情願地說。他沒聽見河風發出任何訊號，而且這張地圖很有可能可以帶他們逃出去。

他彎下腰，更仔細地看著眼前的模型。城市正中央被許多美麗的亭閣所包圍，還有許多雄偉的宮殿。玻璃製成的圓頂即使在寒冬中，也讓底下屬於夏天的花朵盛開。城市正中央的一棟建築物讓坦尼斯感覺十分熟悉，雖然他知道自己從來沒到過這個地方，但是他還是可以認得出這個地方。當他不停地絞盡腦汁要想起這個地方時，他背後的毛髮不由自主地倒豎起來。

那似乎是座神殿。那是他所看過最美麗的建築物，比精靈王國里的太陽之塔和星辰之塔還要更美麗。七座直達云霄的高塔彷彿是在讚頌諸神功績。中間的高塔甚至更超越了那七座塔，彷彿它不是為了要敬神，而是為了要超越祂們。精靈老師教導他的有關大災變的模糊記憶開始回到腦海中，讓他想起大災變的故事，教皇的傳說──

坦尼斯往後退了一步，他的呼吸幾乎沒辦法繼續。貝倫警覺地看著他，臉色變得蒼白。

「這是哪里？」他沙啞地拉著坦尼斯說。

半精靈搖搖頭，他沒辦法開口。暗示他們所在地的這個線索，讓他害怕得無法開口，彷彿被血海上的海浪淹沒。

貝倫迷惑地看著地圖正中央。他的眼睛突然睜大，然後他尖叫起來，坦尼斯以前從未聽過這麼恐怖的叫聲。貝倫突然撲向那個水晶圓頂，不停地敲打著，似乎想要把它給徹底破壞。

「被詛咒的都城！」貝倫哀嚎著。「被詛咒的都城！」

坦尼斯正準備要安撫他，這時聽見了河風的口哨聲。坦尼斯抓住貝倫，將他從水晶圓頂上拉開。「我知道，」他說。「來吧，我們得趕快離開這里。」

但這怎麼可能？他們怎麼會出現在一座應該已經從克萊恩地表上消失的城市里？他們怎麼會出現在一座應該躺在血海底下的城市里？他們怎麼可能──

當他把貝倫推出這地圖室時，坦尼斯看著長廊的上方。碎裂的大理石上刻著一些字句，一些曾經描寫過無法想像的富麗堂皇的字句。這些字句現在被青苔和裂痕所掩蓋。但他還是能夠看得懂。

『歡迎，喔，高貴的來訪者，來到我們美麗的城市。

歡迎來到諸神寵愛的城市。

歡迎，高貴的客人，

來到伊斯塔。』

【註】

１　伊斯塔在被諸神擊沉之前已經存在了千年之久。

## ２─５「我殺死過他──」

「我看過你對他做的事了！你試著要殺死他！」卡拉蒙對著帕薩理安大吼。身為座落於威萊斯奇異森林中最後一座大法師之塔的首領，帕薩理安是目前克萊恩上最高階的法師。

對這位二十歲的戰士來說，他可以赤手空拳地將眼前這名穿著白袍的蒼老傢伙折成兩半。過去兩天這個戰士已經忍受了許多的折磨，但現在他的耐心用完了。

「我們不是殺手，」帕薩理安柔聲說。「當他同意接受這項測驗時，你弟弟知道他將要面對什麼。他知道死亡就是失敗的懲罰。」

「他不知道，他並不真的明白。」卡拉蒙揉揉眼，低聲說。「即使他真的理解，他也不在乎。有時候對魔法的熱愛迷惑了他的思緒。」

「熱愛？不對，」帕薩理安哀傷地笑了。「我不認為這可以叫作熱愛。」

「好吧，隨你便，」卡拉蒙喃喃地說。「他不明白你會怎麼處置他！你們都太認真了──」

「當然應該這樣。」帕薩理安低聲說。「戰士，如果你不知道怎麼用劍就急著要上戰場，你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卡拉蒙皺眉道。「不要轉移話題──」

「會發生什麼事？」帕薩理安追問。

「我會被殺。」卡拉蒙強自壓抑，因為他覺得眼前的老人已經變得有些幼稚。「現在──」

「不只你會死掉，」帕薩理安繼續說，「你的同伴、倚靠你的那些人，也都有可能因為你的能力不足而喪生吧？」

「是的。」卡拉蒙不耐煩地回答，試著要繼續追問下去。然後他暫停下來，沉默了片刻。

「你知道我的用意了。」帕薩理安溫柔地說。「我們不要求所有會使用魔法的人接受這個測驗。有許多具有魔法天賦的人可以一輩子只靠著學校里教的、最基本的魔法來過活。這些就足夠讓他們的日常生活過得很不錯了，這也是他們想要的。但有些時候會出現像你弟弟那種人。對他來說，魔法就是生命。他想要更多，他想要可能會變得危險的知識和能力。不只對法師來說危險，對他周遭的人來說也是這樣。因此，我們要求所有想要進入真正的高階魔法領域的法師接受這項考驗，投身於這個測驗。藉此我們剔除那些能力不足的──」

「你們已經盡了全力要淘汰雷斯林！」卡拉蒙大吼。「他不是能力不足，但是他現在已經很虛弱，甚至受傷，也許快要死掉了！」

「沒錯，他的確不是沒有能力，相反地，你弟弟做得非常好。他已經擊敗了所有的敵人，他像是個真正的專家般掌控一切。幾乎太專業了。」帕薩理安露出思索的神情。「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已經對你弟弟開始感興趣了。」

「我不知道，」卡拉蒙的聲音中充滿了決心。「我也不在乎。我只知道我要阻止這些事，就是現在。」

「你不行。我們不準許你這樣做。他的生命並沒有垂危──」

「你沒辦法阻止我！」卡拉蒙冷冷地表示。「魔法！不過是讓小孩子娛樂的騙術！真正的能力！呸！不值得為了這個冒生命的危險──」

「你弟弟相信這值得。」帕薩理安柔和地說。「要我讓你看看他有多相信魔法？要我讓你看看真正的力量？」

卡拉蒙不理帕薩理安，往前走了一步，準備要終止弟弟的苦難。那是他踏出的最後一步；至少一段時間內是如此。他發現自己動彈不得，雙腳像是被冰塊凍結住一般。恐懼攫住了卡拉蒙。這是他第一次中了魔法，完全被其他人控制住的那種無助感，比面對六個拿著斧頭的地精還要讓人害怕。

「你看，」帕薩理安開始頌唱奇異的咒語。「我要讓你看看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卡拉蒙突然發現自己進入了大法師之塔！他驚訝得不停眨眼睛。他穿過那些門，走過那奇異的走道！眼前的景象真實到卡拉蒙害怕地低頭看著自己的身體，害怕發現它已經消失不見了。但身體還在。他似乎是在同樣的時間里，位在兩個不同的地方。真正的力量。戰士開始流汗，突然感到一陣寒意。

卡拉蒙，塔里的卡拉蒙正在找尋弟弟。他不停在空蕩的房間和走道里四處遊蕩，呼喚著雷斯林。最後終於找到了他。年輕的法師躺在冰冷的石地上，嘴角流下鮮血。他身邊是一個死了的闇精靈，這是雷斯林魔法的傑作。但代價非常的可怕，年輕的法師似乎快要死了。

卡拉蒙跑向前，用他強壯的臂膀將孱弱的弟弟抱起來。戰士不顧雷斯林懇求讓他留下來的微弱抗議，抱著孿生弟弟離開這座邪惡的塔。即使犧牲生命，他也要把雷斯林帶離這座塔。

但是，正當他們來到通往塔外的門前時，一個幽靈（註１）出現在他面前。另外一個測驗，卡拉蒙沉重地想。好吧，這個測驗不需要雷斯林來承受了。他溫柔地將弟弟放下來，戰士轉身面對這最後的挑戰。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一點道理都沒有。呆呆看著的卡拉蒙不停地眨眼，他看見自己施展了一個法術！他丟下自己的劍，手中拿著一個奇異的東西，開始念著他完全不懂的咒語！閃電從他的手中向外射出，幽靈尖叫著消失了。

真正的卡拉蒙迷惑地看著帕薩理安（註２），但法師只是搖搖頭，一言不發地指著在卡拉蒙眼前不停晃動的影像，示意他繼續看下去。卡拉蒙既害怕又迷惑，但仍回頭繼續看。他看見雷斯林慢慢地站起來。

「你是怎麼做到的？」雷斯林背倚著牆說。

卡拉蒙不知道。他怎麼可能會做到弟弟花了十幾年才學會的東西！但是戰士聽見自己說出憋腳的解釋來。卡拉蒙這時看見弟弟臉上的痛苦和掙扎的表情。

「不對，雷斯林！」真正的卡拉蒙大喊。「這是個騙局！是這個老傢伙的騙局！我不可能辦到！我絕對不會偷走你的魔法！絕對不會！」

但卡拉蒙的幻象大搖大擺地走去「拯救」他的弟弟，讓他不要自食惡果。

雷斯林舉起手來，指著哥哥。但並不是要擁抱他。不對。那年輕法師，全身傷痕累累，精疲力盡，被妒火吞噬，開始頌唱最後一個咒文，最後一個耗盡他力量的法術。

雷斯林的手中噴出火焰，魔法的火焰撲向前，將他的哥哥包圍。

卡拉蒙害怕地看著自己的影像被火焰吞噬，驚訝得說不出話──他看著弟弟倒在冰冷的地上。

「不要！小雷──」

冰冷、溫柔的手觸摸著他的臉龐。他可以聽見聲音，卻無法理解他們說的話。如果他願意，他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不想明白。他的眼睛是閉上的。

他可以打開它們，但是他拒絕這樣做。睜開眼睛，聽見那些話，只會讓他的噩夢成真。

「我得休息了。」卡拉蒙聽見自己說，然後他就沉入了黑暗之海。

他正走向另一座塔，不同的塔。西瓦那斯提里面的星辰之塔。雷斯林又再度和他在一起，只不過這次他穿著黑袍。這次該雷斯林幫助卡拉蒙了。高大的戰士受了重傷，肩膀上差點砍斷手的傷口不停冒出血來。

「我一定得休息了。」卡拉蒙再說了一次。

雷斯林溫柔地將他放下，讓他躺得舒服一些，他的背靠在塔外面冰冷的石牆上。然後雷斯林轉身要離開。

「小雷！不要──」卡拉蒙大喊。「你不能把我留在這里！」

這位受傷、手無寸鐵的戰士往四周看去，看見剛剛攻擊過他們的不死生物又開始躍躍欲試。只有一樣東西讓他們沒辦法前進，就是他弟弟的魔法。

「小雷！別離開我！」他尖聲大叫。

「又弱又孤單的感覺怎麼樣啊？」雷斯林柔聲問。

「小雷！好兄弟。」

「我殺死過他一次，坦尼斯，我還可以再做一次！」

「小雷！不要！小雷！」

「卡拉蒙，我求求你。」出現另外一個聲音。這個聲音很溫柔。柔軟的手碰觸著他。「卡拉蒙，求求你！醒過來！快醒過來，卡拉蒙。醒過來看看我，我需要你。」

不要！卡拉蒙把那個聲音推開，把那雙柔軟的手推開。不要，我不想回來。我不要。我很累了。我很傷心。我想休息。

但是那雙手、那個聲音不願意讓他休息。它們抓住他，把他從深淵里往外拉。

現在他不停地往下掉，掉入可怕的紅色黑暗當中。骷髏的手抓住他，沒有眼珠的頭骨在他四周環繞，嘴巴張開卻沒有發出聲音。他深吸一口氣，沉入四周的鮮血之中。他掙扎著，拍打著，終於又再度浮出水面，試著要呼吸。雷斯林！不對，他已經走了。他的朋友，坦尼斯也走了。他看見他們被水沖走了。船也走了。裂成兩半。水手們被撕裂，血液和海水混合在一起。

提卡！只有她在身邊。他將她摟近，她掙扎著要呼吸。但是他卻抓不住她。湍急的水流將她從他手中奪走，並且將他往下拉。這次他沒辦法浮上水面了。他的肺像是快要著火了一樣。死亡──休息──甜美，溫暖──

但那雙手總是不願意走開！又把他拉到該死的水面上。又讓他再度有機會呼吸那空氣。不要，讓我走！

然後另一雙手，從鮮紅的海水中伸出，堅定的手，將他拉下了黑暗的海水中。他不停地往下落──往下──黑暗。咒語讓他感覺好一點，他開始呼吸──在水中呼吸──他閉上眼──水既溫暖又舒服──他又再度像是一個小孩了。

但他不是個完整的小孩，他的雙胞胎弟弟不見了。

不要！醒來太痛苦了。讓他永遠在那黑暗的夢幻中浮沉，也比這可怕的痛苦要好得多。

但是那雙手緊拉著他，那聲音不停地呼喚他。

「卡拉蒙，我需要你──」

提卡。

「我不是個牧師，但是我相信他現在應該已經沒事了。讓他睡一會兒。」

提卡很快地把眼淚擦乾，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堅強一點。

「怎麼──怎麼搞的？」她強迫自己冷靜地問，卻仍然不禁打了個寒顫。「當船沉──沉了的時候他受傷了嗎？他已經這樣子好幾天了。從你找到我們之後就一直這樣。」

「應該沒有，我不這樣認為。如果他受傷了，那些海精靈應該會治好他才對。這跟他自己有關。誰是他口中一直念著的『小雷』？」

「他的雙胞胎弟弟。」提卡遲疑地說。

「發生了什麼事？他死了嗎？」

「沒──沒有。我──我不是很確定發生了什麼事。卡拉蒙很愛他的弟弟，而他──雷斯林背叛了他。」

「我明白了。」那人神色凝重地點點頭。「上面總是會發生這種事，妳還不明白我為什麼會選擇住在這里？」

「你救了他一命！」提卡說。「我還不知道你──你的大名。」

「賽布拉。」那人微笑著回答。「我沒有救他的命。是因為妳對他的愛才讓他醒過來的。」

提卡低下頭，紅色的捲髮遮住臉。「我希望是這樣，」她低聲說。「我太愛他了。如果可以救他一命，我寧願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換。」

在確定卡拉蒙不會有事之後，提卡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這個奇怪的男人身上。她判斷這個男人大約中等年紀，鬍子颳得很乾淨，眼神和他的微笑一樣真誠。他是個穿著紅袍的人類，腰間繫著一些袋子。

「你是個法師，」提卡突然說。「像雷斯林一樣！」

「啊，這解釋了一切。」賽布拉微笑地說。「他在半昏迷狀態中看見我，讓這個年輕人想起了自己的弟弟。」

「但是你在這里幹什麼？」提卡打量著四周的環境，第一次仔細地打量它們。

當那個男人帶他們來的時候，她當然有注意過這個地方。但是她那時太擔心了，沒辦法集中注意力。現在她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頹圮的大廳中。空氣十分溫暖、潮溼。植物在這潮溼的空氣中旺盛地生長著。

四周有一些傢俱，但是都像這房間一樣地破敗不堪。卡拉蒙躺在一張三隻腳的牀上，第四隻腳用長滿青苔的書籍代替。小小的水流，像是發光的小蛇般從牆上不停地往下流。事實上，每樣東西都沾滿了溼氣，上面映射著牆壁上的青苔發出的奇異光芒。到處都是青苔，各種各樣不同的顏色、外型。深綠、金黃、珊瑚紅的苔蘚攀爬過每一座牆，以及頭上的圓頂。

「我在這里幹嘛？」她喃喃地說。「這里又是哪里？」

「這里是──好吧，我想妳可以就叫這里作『這里』。」賽布拉溫柔地回答。「海精靈們讓你們逃過溺死的命運，我帶著你們到這里來。」

「海精靈？我從來沒聽過什麼海精靈，」提卡好奇地看著四周，彷彿可以看見壁櫥里面躲著一個海精靈一樣。「我也不記得有什麼精靈救過我。我只記得有某種巨大、可愛的魚──」

「喔，在這里妳看不到海精靈的。他們害怕，而且不相信 KreeaQUEKH ──他們語言中『吸空氣的人』。妳看到的那些魚就是海精靈，他們只讓 KreeaQUEKH 看到這樣的他們。你們叫他們為海豚。」

卡拉蒙在睡夢中抽搐、呻吟了一下子。提卡把手放在他的前額，將汗溼的頭髮撥開，讓他冷靜下來。

「那麼你們為什麼要救我們？」她問。

「妳認識任何的精靈，陸地上的精靈嗎？」賽布拉反問。

「是的。」提卡柔聲說，腦中浮現羅拉娜的影子。

「那麼妳就知道，對所有的精靈來說，生命都是神聖的。」

「我明白，」提卡點點頭。「就像陸地上的精靈一樣，他們與這個世界隔離，而沒有幫助它。」

「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去幫助這個世界。」賽布拉立刻反駁。「不要批評妳不了解的東西，年輕的小姐。」

「我很抱歉。」提卡紅著臉說。她改變了話題。「但是你，你是個人類。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在這里？我既沒時間，也不願意告訴妳我的故事，因為很明顯妳也不會了解我。其他人都不會的。」

提卡屏住呼吸。「還有其他人嗎？你看過我們船上的其他人，我的朋友嗎？」

賽布拉聳聳肩。「底下永遠都有其他人。這個廢墟很大，許多廢墟里面還留有一部分的空氣。我們把救上來的人帶到最接近的廢墟里。至於妳的朋友們，我也不確定。如果他們也和妳在同一艘船上，那麼多半是已經去世了。海精靈已經將那些不幸身亡的人，藉著適當的儀式，釋放了他們的靈魂。」賽布拉站起來。「我很高興妳的愛人活了下來。四周有很多食物，妳看到的大多數植物都是可以喫的。如果妳想要到處看看的話也沒問題，我已經施了法術，讓妳不會跑到海里面，不小心溺死。把這個地方整理一下，妳會找到更多的傢俱──」

「等一等！」提卡大喊。「我們不能待在這里！我們一定得回海面上去。一定有出去的路吧？」

「每個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賽布拉有些不耐煩地說。「而且，坦白說，我也同意，一定有別的出去的路。偶爾會有人找到這些路。也有些人像我一樣，決定不要回到地面上。我有幾個待在這里已經很多年的老朋友。但是，妳自己看看。妳可以自己找找看，只要待在我們替妳安排好的區域里就沒問題。」他轉身走向門口。

「等等！不要走！」提卡跳起來，踢翻那張不穩的椅子，追上紅袍法師。「你也許會看到我的朋友。你可以告訴他們──」

「喔，我很懷疑。」賽布拉回答。「告訴妳實話，小姐，我沒有冒犯之意，但我已經說得夠多了。我住在這里愈久，就愈討厭像你們這樣的 KreeaQUEKH。總是忙得不得了，從來不會滿意地待在同一個地方。妳和妳的男人在這里一定會比在地面上要快樂得多。但是很奇怪，妳寧願死也要回到地面。妳在上面會面對什麼？背叛！」他瞥了卡拉蒙一眼。

「上面正在進行一場戰爭！」提卡激動地說。「人們在受苦，難道你無動於衷嗎？」

「上面的人們總是在受苦，」賽布拉說。「我根本沒辦法改變這個情況。沒錯，我的確無動於衷。畢竟，妳看看，關心讓妳變成什麼子？又讓他變成什麼樣子？」賽布拉憤怒地比了比卡拉蒙，轉身離開，用力把門摔上。

提卡不確定地看著那個人的背影，考慮要不要衝出去緊抓著他，懇求他幫幫忙。很顯然他是和上面世界的唯一聯繫。不管這里到底是什麼地方──

「提卡──」

「卡拉蒙！」提卡把要去追賽布拉的想法丟到一邊，跑到戰士身邊，後者正掙扎著要坐起來。

「我們到底在什麼鬼地方？」他睜大眼睛看著四周。「發生了什麼事？那艘船──」

「我──我也不大確定，」提卡結巴地說。「你可以坐起來了嗎？也許躺回去會比較好一點──」

「我很好！」卡拉蒙無禮地說。然後他隨即發現提卡被他的粗魯所驚嚇，他伸出手去摟著她。「我很抱歉，提卡，原諒我，我──我──」他搖搖頭。

「我明白。」提卡把頭放在他的胸前，柔聲說。她告訴他有關賽布拉和海精靈的事情。卡拉蒙專心的聽著，不停地眨眼，試著要吸收他聽見的東西。他皺著眉看著門。

「我希望我那時是清醒的。」他自言自語。「那個叫賽布拉的傢伙很有可能知道出去的路。我可以讓他告訴我們。」

「我可不確定。」提卡懷疑地說，「他是個法師，就像──」她立刻住了嘴，注意到卡拉蒙臉上的痛苦，她靠近他，伸手撫摸他的臉。

「你知道嗎，卡拉蒙，」她柔聲說，「某些方面來說他是對的。我們在這里可能會很快樂。你發現到了嗎，這是很久以來我們第一次獨處。我是說真正的單獨在一起！這里一切都那麼寧靜平和。青苔發出的光芒又那麼地柔和，不像陽光那麼刺眼。你聽聽那水流的聲音，好像在對我們歌唱。這些破舊的傢俱，還有那張好笑的牀──」

提卡閉上嘴。她感覺到卡拉蒙的手臂摟得更緊。他的嘴脣撫過她的頭髮。她內心的愛意流遍全身，讓她有了十分迫切的渴望。她很快地回應了他的擁抱，將他摟緊，感應著彼此的心跳。

「喔，卡拉蒙！」她喘息著說。「讓我們結合吧！求求你！我──我知道我們一定會離開這里。我們得要找到其他人，回到地面上。但是現在，讓我們結合在一起！」

「提卡！」卡拉蒙緊緊地摟住她，彷彿可以將兩個人合而為一，變成一個單獨的生物。「提卡，我愛你！我──我告訴過妳我還不能夠全心全意的灌注在妳身上。我現在還是不能──時候還沒到。」

「不對，你可以！」提卡反應激烈地說。她推開他，直視他的眼睛。「雷斯林已經走了，卡拉蒙！你可以過自己的生活了！」

卡拉蒙輕輕地搖搖頭。「雷斯林仍然是我的一部分，他永遠都會是。就像我永遠都會是他的一部分一樣。妳能夠明白嗎？」

不，她不能，但是她還是點點頭，把頭低了下來。

卡拉蒙微笑著深吸一口氣。然後把手放到她的下巴上，將她的頭抬起來。她的眼睛好美，他心想。深邃的綠色眼眸現在閃爍著淚光。她的皮膚因為在戶外長期的生活，而長出比以往更多的雀斑。那些雀斑讓她感到不好意思。提卡願意用七年的壽命來換取和羅拉娜一樣光滑的肌膚。但卡拉蒙深愛著每一顆雀斑，他更愛她捲曲的、包圍他手掌的秀髮。

提卡看見了他眼中的愛意。她屏住呼吸。他將她拉近。他的心跳愈來愈快，他低聲說，「我把我能給妳的所有都給妳，提卡，如果妳這樣就滿足的話。我希望妳能夠得到更多。」

「我愛你！」她只說了這句話，緊摟住他的脖子。

他想要確定她真的明白了。「提卡──」他開口道。

「噓，卡拉蒙──」

【註】

１　幽靈──曾經是生物的邪惡怨念所組成黑云。它擁有模糊的人形，卻無法開口。除了憑藉魔法之外，你完全無法知道這是誰的靈魂回到世間大肆破壞。不管原先它生存的目標為何，幽靈出現的目的就只是為了帶來恐懼和痛苦。它通常會在屍體被埋葬的地點附近肆虐。

２　是帕薩理安決定讓年輕的法師雷斯林．馬哲理接受大法師之塔的試煉。他接受試煉時比大多數的人都要年輕。許多法師相信是這次的決定讓費斯坦但提勒斯得以跟雷斯林定下契約，並引領他走上邪惡的道路。帕薩理安當時預知雷斯林將會是未來善惡大決戰中最關鍵的武器。

## ２─６阿波莉塔

這場漫長的追逐穿越了這城市的許多街道，它那頹圮的美麗讓坦尼斯覺得十分可怕。最後他們來到了正中央的其中一個宮殿前，穿過一個死寂的花園，進入一個大廳，轉過一個角落之後，他們停了下來。紅袍的男人不見了。

「樓梯！」河風突然說。坦尼斯的眼睛剛好適應了這奇怪的光芒，發現他們正站在一個樓梯的頂端，這樓梯深到連盡頭都看不見。快步走到樓梯間，他們剛好來得及看見紅袍在底下一閃即逝。

「躲在牆邊的陰影里。」河風出聲提醒，帶領大家走上這個足以讓五十個人肩並肩行走的巨大樓梯。

牆上暗淡、剝落的壁畫看來仍然栩栩如生，讓坦尼斯不禁產生幻覺，覺得牆上的人物可能比他還要有活力。也許當燃燒的山脈打中教皇的宮殿時（註１），他們之中有些正好站在這里──坦尼斯把這可怕的想法摒除，繼續往前走。

在走了大概二十階之後，他們來到一處寬闊的樓梯間，這里裝飾著真人大小、純金和純銀的雕像。從這里開始又是另外一段樓梯，通往另外一個樓梯間，這樣一直繼續下去，直到他們氣喘吁吁為止，但是那紅袍還是不斷出現在他們前方。

坦尼斯突然注意到空氣中的變化。它變得愈來愈潮溼，海的咸味愈來愈強。側耳傾聽，可以聽見水滴打在石頭上的聲音。他感覺到河風拉住他的袖子，把他抓回陰影中。他們已經接近了階梯的底端。那紅袍人站在樓梯的底端，看著眼前一個黑幽幽、通往前方一個大洞穴的水池。

紅袍男人跪在水邊。接著坦尼斯發現另一個人影──這個人是在水里！他可以看見火把底下閃耀著的長髮似乎是綠色的，兩隻細瘦潔白的手臂放在石階上，下半身則看不清楚。那個人的下頜放在自己的手臂上，看來完全地放鬆。穿著紅袍的男人伸出一隻手，溫柔地觸摸水中的那個人。那人抬起頭。

「我等你很久了。」一個女人語帶失望地說。

坦尼斯倒抽一口氣。那個女人說的是精靈語！現在他可以看見她的臉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尖耳朵，細緻的五官──

海精靈！（註２）

當他試圖要聽清楚那人和海精靈的對話時，小時候聽過的傳說又開始浮上腦海，此時海精靈正對著那男人露出迷人的笑容。

「對不起，親愛的，」紅袍人用精靈語流利地說，並且在她旁邊坐了下來。「我去看看妳關心的那兩個年輕人怎麼樣了。他馬上就會沒事的。真險。妳是對的，他本來完全失去了求生意志。他的弟弟，一個魔法師背叛了他。」

「卡拉蒙！」坦尼斯自言自語。河風狐疑地看著他，他當然聽不懂精靈們的對話。坦尼斯搖搖頭，不想錯過兩人的對話。

「Queaki' ICHKeecx。」女人輕蔑地說。坦尼斯感覺有些迷惑，這句話不是精靈語！

「沒錯！」那個男人皺起眉。「在我確定那兩個人安全之後，我又去察看其他人。那個留鬍子的半精靈撲向我，好像要喫掉我一樣！其他我們救出來的人都還算沒事。」

「我們已經安葬了那些死者。」那女人說。坦尼斯可以聽見她聲音中帶著無比的悲傷，精靈們惋惜逝去生命的悲傷（註３）。

「我想要問問看他們來伊斯塔血海幹嘛？我從來沒看過有船長會笨到開進漩渦中。那女孩告訴我們上面正在打仗，也許他們別無選擇。」

精靈女人頑皮地把水潑到紅袍男人的身上。「上面一向都有戰爭！你太好奇了，親愛的。有些時候我會以為你要離開我，回到上面的世界去，特別是在和那些 KreeaQUEKH 談話後。」

坦尼斯聽見那女人的聲音里帶著真正的擔憂，雖然她仍然不停地潑著水。

穿著紅袍的男人彎下腰親吻她那在火把底下閃耀著綠色光芒的潮溼秀髮。「不會的，阿波莉塔。讓他們自相殘殺，兄弟彼此間背叛吧！讓他們自己管好暴躁的半精靈和愚蠢的船長吧！只要我的魔法效力不退，我就會繼續居住在這波濤下──」

「說到暴躁的半精靈。」坦尼斯飛快地走下階梯，用精靈語打斷他們的話。雖然河風、金月和貝倫都不知道他說了什麼，但他們還是跟了下去。

紅袍法師警覺地轉過頭，精靈迅速沉入水中，讓坦尼斯以為剛剛不過是自己的錯覺。黑暗的水面上連氣泡都沒有，完全看不出精靈到了哪去。坦尼斯跑到階梯底端，正好來得及抓住準備要跟著跳進水中的紅袍法師。

「等等！我沒有要喫掉你！」坦尼斯懇求道。「我很抱歉之前那麼失禮。我知道那看起來很糟糕，鬼鬼祟祟地跟蹤你，但是我們別無選擇！我知道如果你要施法我根本不可能阻止你。我知道你可以讓我全身被火焰包圍，讓我被蜘蛛網掩蓋或是其他幾百種可怕的狀況。我以前常和法師混在一起。但是求求你聽我們說，請幫助我們。我聽到你提到我們的兩個朋友：一個壯漢和一個漂亮的紅髮女孩。你說那個男人差點死掉，他的弟弟背叛了他。我們想要找到他們。你可以告訴我們他們在哪邊嗎？」

那人遲疑了片刻。

坦尼斯急忙繼續試著要留住這唯一可以幫助他們的人，匆忙中說的話顛三倒四。「我看見那個女人，我聽見她跟你說話。我知道她是什麼。一個海精靈，沒錯吧？你說的對，我是半精靈，但是我是在精靈國度中長大，我聽過他們的傳說。我一直以為他們只是傳說，就像我認為龍也是傳說一樣。上面的確有場戰爭，你說的也沒錯，上面總是有戰爭。但是這場戰爭不會只在地面上打。如果黑暗之後征服了地面，你就會知道祂會繼續找到底下的海精靈。我不知道這底下有沒有龍，但是──」

「海里面有龍（註４），半精靈。」一個聲音說，精靈女人重新出現在水面上，身上反射著銀色和綠色的光輝，游到階梯旁，手支住下頷，用綠色的大眼睛打量著他們。「我們也聽說牠們突然重現了。不過我們並不相信。我們還不知道龍已經醒了過來。這是誰的錯？」

「這很重要嗎？」坦尼斯疲倦地問。「牠們已經摧毀了精靈古老的家園。西瓦那斯提現在變成噩夢中的森林。奎靈那斯提已經被從家園趕走。惡龍們毫無節制地燒殺肆虐。沒有任何地方，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黑暗之後只有一個目標──統治所有的生物。你們會安全嗎？即使在海面之下？我假設這里是海底？」

「沒錯，半精靈，」穿著紅袍的男人嘆氣說。「你是在海底下，在伊斯塔的廢墟當中。海精靈們救了你們，把你們帶到這里來，就像他們處理所有遇到海難的人們一樣。我知道你們的朋友在哪里，我可以帶你們去。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麼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

「帶我們離開這里。」河風平板地說，他第一次明白兩人間的對話。賽布拉剛剛說的是通用語。「這個女人是誰，坦尼斯？她看起來有精靈的血統。」

「她是海精靈。她的名字是──」坦尼斯停頓下來。

「阿波莉塔。」那精靈女人微笑著說。「原諒我沒辦法正式和你們打招呼，但是我們不像你們 KreeaQUEKH 一樣用衣服遮蔽自己。即使過了這麼多年，我還是沒辦法說服我丈夫踏上陸地時不要穿上那奇怪的袍子。他管這個叫尊嚴。所以我必須要失禮，不從水里面走出來和你們打招呼，免得讓大家尷尬。」

坦尼斯紅著臉將精靈的話翻譯給同伴聽。金月睜大眼。貝倫似乎沒聽見，他好像又迷失在自己的夢境中了，只勉強地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河風的表情則毫無變化，精靈的習俗再也沒辦法嚇到他了。

「不論如何，這些海精靈救了我們。」坦尼斯繼續說。「正如同所有的精靈一樣，他們尊重生命，會幫助任何遇到船難的人。這個人，她的丈夫──」

「賽布拉。」他伸出手。

「我是半精靈坦尼斯，這兩位是奎蘇族的河風和金月，還有貝倫，呃──」坦尼斯結巴了起來，不太確定要怎麼繼續下去。

阿波莉塔禮貌性地笑笑，但她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賽布拉，」她說，「找到半精靈提到的那兩位朋友，把他們帶到這里來。」

「我們可以和你一起去，」坦尼斯好心地說。「如果你以為我會吞掉你，那麼卡拉蒙更──」

「不行，」阿波莉塔搖頭說。水氣在她的頭髮和泛青的皮膚上閃耀著。「讓那兩個野蠻人去，半精靈，你留在這里。我要跟你談談，多知道一些這可能危及我們的戰爭。聽見龍族已經甦醒過來讓我感到很難過。如果這是真的，恐怕你是對的。我們這里不再安全了。」

「我很快就會回來，親愛的。」賽布拉說。

阿波莉塔把手伸向丈夫。他拉著她的手，輕柔地將它湊到脣邊，然後他就離開了。坦尼斯很快地將他們的對話翻譯給河風和金月聽，兩人立刻同意一起去尋找提卡和卡拉蒙。

當他們跟隨著賽布拉走上伊斯塔殘破的街道後，他告訴他們伊斯塔陷落的故事，一路上指著不同的建築物。

「你們看──」他解釋道，「當諸神將燃燒的山脈丟向克萊恩時，它正好擊中了伊斯塔，在地面形成巨大的凹洞。海水很快地湧進來，造成日後被稱為血海的地理景觀。伊斯塔上的許多建築物都被摧毀了，只有一些保留了下來。有些地方還保留著一些空氣。海精靈們發現這是個讓溺水者居住的完美地方，很多受害者漸漸習慣了這個地方。」

法師口氣中的驕傲讓金月覺得很有趣，她禮貌地沒有表示出來。那種口氣是獨佔的驕傲，彷彿是他擁有這整座廢墟，由他安排好在公眾前面展示出來。

「但你是人類，不是海精靈。你怎麼會住在這里？」金月問。

魔法師笑了，他的眼神回到許多年以前。「我那時年輕且貪心，」他柔聲說，「總是希望能夠找到快速發達的方法。我的魔法讓我來到了海底，找尋伊斯塔失落的寶藏。我的確找到了寶藏，但不是金子也不是銀子。」

「有一天傍晚，我看見了阿波莉塔，在海中優遊自在地漫遊。我在她注意到我且來得及變換形體之前看到了她。我愛上了她──並且要追求她。她不能夠住在海面上，而我在這里平和地居住了這麼多年，我也明白我不可能在上面有什麼適應的機會了。但我還是很喜歡偶爾和你們講講話，所以我會常常在這些廢墟里漫遊，看看海精靈們又救到了什麼人。」

金月看著四周的環境，賽布拉則藉這個空檔喘口氣。「傳說中教皇的神殿在哪里？」她問。

法師的臉上劃過一道陰影。原先的快樂現在被夾雜著憤怒的遺憾和傷悲所取代。

「我很遺憾，」金月很快地說。「我不是有意要勾起你的回憶──」

「不會的，沒關係。」賽布拉短暫、哀傷地一笑。「事實上，能夠讓我回憶那恐怖的時光也是好的。在我每天的漫遊之中，我試著要忘記這里也曾經是個歡笑、哭泣、活生生的城市。孩子們在街道上嬉戲，在那燃燒的山脈落地時，他們依然在嬉戲著。」

他停頓了片刻，然後嘆口氣繼續。

「妳問我神殿在何處。它已經不在了。在教皇站著的地方，在他對諸神無理地大吼的地方，現在只剩下一個漆黑的洞穴。現在雖然里面都是海水，但仍然沒有活物敢居住在那里。沒有人知道那有多深，因為海精靈們不願靠近那個地方。我曾強忍著恐懼靠近看著那個洞穴，發現那里似乎是沒有盡頭的，彷彿是黑暗邪惡的出口。」

賽布拉踏上一條黑暗的街道，回頭專注地看著金月。「罪行已經被懲罰了，但是為什麼要牽連那些無辜的人？為什麼他們要跟著受苦？妳戴著醫療女神米莎凱的護身符。妳明白嗎？神明有對妳解釋嗎（註５）？」

金月遲疑了片刻，沒意料到會有這個問題，專注地從內心搜尋著答案。河風站在她身邊，像以往一樣隱藏著自己的思緒，臉上的表情沒有任何改變。

「我自己也常常問這個問題。」金月遲疑地說。她更靠近河風，握住他的手臂，彷彿為了確定他還在身邊。「在一個夢中，曾經有一次，我被懲罰了，因為自己缺乏信心而被懲罰，被懲罰失去自己所愛的人。」河風用強壯的手臂摟住她。「但是每當我為了自己的懷疑而感到羞愧時，我也會同時想起就是這樣的懷疑，才讓我找到了古老的真神。」

她停頓片刻。河風撫摸著她的金髮，她抬頭露出微笑。「我不知道，」她柔聲對賽布拉說，「我不知道這個謎題的答案。我仍然在質疑。當我看到無辜的人受害、惡人猖狂時，我仍然滿腔怒火。但是我知道這怒火就是鍛燒一切的泉源。藉著這火焰，我將像是生鐵的靈魂鍛造成堅硬的精鋼，也就是我的信仰，是這信仰讓我軟弱的肉體度過了重重難關。」

賽布拉沉默地打量著金月。她站在廢墟之間，頭髮閃耀著金色的光芒，如同永遠不會照耀到這里的陽光一樣，散發著熱力和光芒。她的古典美被她所經歷過的苦難更為突顯。那些苦難並沒有給這美麗帶來瑕疵，反而讓她更完美了。她的眼中原先就有智慧，現在更有了體內小生命所帶來的無比愉悅。

法師的視線轉向那名溫柔摟著金月的男人。他的臉上也有著黑暗、漫長的道路所留下的痕跡。雖然他臉上都沒有任何表情，他對那女子的愛清楚地呈現在他的黑眸和他摟抱那女子的溫柔方式中。

也許我待在水底下這麼久是個錯誤，賽布拉心想，他突然覺得非常蒼老、非常傷心。也許我能夠幫得上忙。如果我能夠像眼前這兩位利用自己的怒氣，也許可以幫忙他們找到答案。但是，我卻讓自己的憤怒囓咬我的靈魂，欺騙自己躲在這里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我們不該再拖延了。」河風突然說。「卡拉蒙很快就會傻傻地來找我們，搞不好他現在正在瘋狂地找尋我們。」

「沒錯，」賽布拉清清喉嚨。「我們該走了，雖然我不認為那個年輕女孩和他可能離開。他還是非常虛弱──」

「他受傷了嗎？」金月關心地問。

「不是他的身體，」賽布拉走進破爛的街道前這樣回答。「受傷的是他的靈魂。即使在那個女孩告訴我他孿生弟弟的故事前，我就可以看出來。」

金月細緻的眉頭間出現了一道皺紋，她抿緊了嘴脣。

「請原諒我，平原來的小姐，」賽布拉微笑著說，「但是我看見妳眼中那可以鍛造靈魂的怒火。」

金月紅著臉說。「我告訴過你我還十分的軟弱。我應該毫無懷疑地接受雷斯林和他對哥哥做出的事情。我應該相信這是一個我所不能理解的計劃的一部分，但我就是不能。我只能祈禱諸神不要讓他遇到我。」

「我也是，」河風沙啞地說。「我也是。」他嚴肅地重復。

卡拉蒙躺著望看眼前的一片黑暗。提卡在他懷里沉睡著，他可以感覺到她心臟的跳動，可以感覺到她緩慢的呼吸。他輕柔撫摸她落在肩膀上的紅色捲髮，提卡抽搐了一下，卡拉蒙連忙把手拿開，害怕會把她吵醒。她應該要休息了，天知道她硬撐著看顧他多久。她永遠都不會讓他知道的，他也清楚這點。當他開口問的時候，她只是微笑著取笑他如雷的鼾聲。

但是她的笑聲中比平常多了些什麼，她似乎沒辦法直視他的眼睛。

卡拉蒙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讓她更靠近些。當他確定她已經睡熟時，他終於可以放下心來。幾個禮拜之前，他才對提卡發過誓，在他可以全心全靈地回應她的愛之前，他不會接受她。他仍然可以聽見自己說的話，「我將雷斯林擺在第一優先，我是他的力量。」

現在雷斯林已經離開了，他已經找到自己的力量。就像他告訴卡拉蒙的一樣，「我不再需要你了。」

我應該要很高興，卡拉蒙瞪著眼前的黑暗告訴自己。我愛提卡，也得到了她愛的回應。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情感了。我可以對她做出承諾。我以後可以將她擺在第一優先。她很愛我，願意為我奉獻。她值得被愛。

雷斯林從來不是這樣。至少他們都這樣相信。有多少次，當坦尼斯以為我聽不見的時候，他和史東討論著，為什麼我可以忍受那諷刺、那無理的指使，和野蠻的命令。我看見過他們憐憫我的眼光，我知道他們認為我反應很慢；至少和雷斯林比起來我的確是。我是那隻笨牛，背著沉重的負擔，毫無怨言地往前走。這就是他們對我的印象。

他們不明白。他們不需要我，即使提卡也不需要我，不像雷斯林那樣需要我。他們從來沒聽過他小時候半夜醒來尖叫。從來都只有兩個人，他和我。只有我在黑暗中傾聽他，隨時準備安慰他。他從來記不住那些夢，只知道很可怕。他瘦弱的身體不停發抖，眼中充滿了只有他纔看得見的恐怖景象。他緊抓著我啜泣。我會說故事給他聽，或者用手在牆上比出可笑的影子來，幫他把恐懼趕走。

「你看，小雷，」我會說，「小兔子──」我會伸出兩隻手指，像兔子耳朵般地擺動。

過了一會兒，他就不會再發抖。他不會露出笑容，即使在他小的時候都不會。但是他會放鬆下來。

「我要睡覺了，我好累。」他低聲說，緊緊握住我的手。「但是你要醒著，卡拉蒙。看著我，不要讓它們過來，不要讓它們抓住我。」

「我會醒著，我不會讓任何東西靠近你的，小雷！」我會保證。然後他會露出勉強算是微笑的表情，然後精疲力盡地閉上眼。我信守我的諾言，他睡覺時我會醒著看著他。真有趣，也許我真的讓它們沒辦法靠近，因為只要我醒著，他就不會作噩夢。

即使當他年長了一些之後，他有些時候半夜仍然會哭喊著醒來，伸手要找我，而我也會在那邊。但是他現在要怎麼辦？沒有我之後，當他在黑暗中孤獨、恐懼時要怎麼辦？

我沒有了他要怎麼辦？

卡拉蒙閉上眼，輕輕地，怕吵醒提卡，他開始啜泣。

【註】

１　伊斯塔教皇真正的宮殿已經不在這陸沉的城市中。黑暗之後把它收回到無底深淵里，試圖以它為基地重新進入人間。這座神殿所在的位置現在被稱為「伊斯塔之坑」，是通往無底深淵的大門，但大夥並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２　海精靈──他們原先是喜愛親近海洋的精靈，在蓋加斯灰寶石的力量影響下變成了水底的居民。他們通常擁有藍色的皮膚和有蹼的四肢，身高也是所有精靈中最高的。他們銀色的長髮上常常會裝飾著許多美麗的貝殼。由於大災變所造成的災害，他們原先居住的許多王城和堡壘都被摧毀，讓他們的人數大為減少。海精靈們可以變身成為海象或海豚，並且常常在船難時拯救遇難的水手。

３　海精靈是寶石所創造出的魔法風暴中誕生的種族。如果地表的精靈算孤僻的話，那麼這些海精靈孤僻的程度遠超過他們的表親。兩個團體之間的除非真有必要，否則根本不相往來。達加那斯提（Dagonesti）是深海精靈，而狄摩那斯提（Dimernesti）則是居住在沿海的精靈。

４　海龍（看起來像是長脖子的大烏龜）加入了黑暗之後的陣營，組成水底部隊來攻擊海面上的船隻。牠們可能設法阻止了海精靈接觸地表精靈的嘗試，直到牠們的好奇心消失為止。

５　很明顯海精靈和人間失去聯絡已經太久，甚至不知道古老真神消失的現實。他們只是把落入海中的伊斯塔當作諸神的禮物。但賽布拉很明顯地知道這全部的故事。

## ２─７貝倫．意料之外的幫助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坦尼斯簡單地說。

阿波莉塔非常專注地聆聽，綠色的大眼睛動也不動地看著他。她沒有插嘴。當他說完之後，她仍然沉默不語。她的手臂放在通往水中的階梯上，似乎陷入沉思。坦尼斯沒有打擾她。海面下寧靜、肅穆的感覺讓他十分地放鬆。一想到要回到那吵雜、粗魯、陽光刺眼的水上世界，就不禁讓人感到害怕。要放棄一切留在這里，躲在水面下，永遠與這個世界隔離有多簡單啊！

「他怎麼了？」她最後終於開口，朝貝倫點點頭。

坦尼斯嘆口氣回到現實中。

「我不知道。」他聳聳肩看著貝倫。那個男人看著洞穴中黑暗的地方，嘴脣不停地翕動著，彷彿是在重復一遍又一遍的句子。

「根據黑暗之後的說法，他就是關鍵。找到他，祂說，勝利就屬於祂。」

「好吧，」阿波莉塔突然說，「你抓到他了。這讓你獲得勝利了嗎？」

坦尼斯眨眨眼。這個問題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抓著鬍子思考著。這是他以前沒考慮過的問題。

「的確──我們已經找到他了，」他喃喃地說，「但是我們能把他怎麼樣？他身上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任何一方帶來勝利？」

「他不知道嗎？」

「他說他不知道。」

阿波莉塔皺眉打量著貝倫。「我認為他在說謊。」片刻之後她說，「但他是個人類，我對人類腦袋奇怪的運作方式其實並不了解。不過，有個方法可以讓你找出答案。去黑暗之後位於奈拉卡的神殿。」

「奈拉卡！」坦尼斯驚訝地重復道。「但那是──」一聲恐怖的尖叫聲打斷了他，讓他嚇得差點想跳進水里。他的手摸向空蕩蕩的劍鞘，嘴里喃喃咒罵著。他轉過身，以為自己會面對一整羣的惡龍。

只有貝倫一個人，睜大眼睛看著他。

「貝倫，怎麼了？」坦尼斯惱怒地問。「你看到什麼東西了嗎？」

「他什麼都沒看到，半精靈。」阿波莉塔饒富興味地觀察著貝倫。「當我提到奈拉卡的時候他纔有這樣的反應──」

「奈拉卡！」貝倫瘋狂地搖頭，「邪惡！可怕的邪惡！不要──不──」

「那不就是你住的地方嗎？」坦尼斯往前走了一步。

貝倫堅定地搖搖頭。

「但是你告訴過我──」

「我說錯了！」貝倫喃喃自語。「我不是要說奈拉卡。我是要說──要說──塔加──塔加！我是要說這個──」

「你說的是奈拉卡。你知道黑暗之後在那里有一座雄偉的神殿，就在奈拉卡！」阿波莉塔嚴厲地說。

「祂有嗎？」貝倫定定地看著她，藍眼睛看來十分無辜。「黑暗之後在奈拉卡有座神殿？不會吧，那里只有一座小村莊。我的村莊──」他突然壓住胸口，倒在地上，彷彿陷入極大的痛苦。「我不舒服，不要吵我──」他像個小孩般自言自語，倒在靠近水邊的大理石地上。他坐在那里，一手抓住胸口，愣愣地看著眼前的黑暗。

「貝倫！」坦尼斯氣餒地說。

「覺得不舒服──」貝倫陰沉地說。

「你說他有多大年紀？」阿波莉塔問。

「超過三百多歲，至少他是這樣聲稱的。」坦尼斯反感地說。「如果妳認為他說的話只有一半值得相信，那就縮減到了一百五十歲，對於人類來說仍然是個太難以接受的數字。」

「你知道嗎，」阿波莉塔若有所思的說，「奈拉卡的黑暗之後神殿（註１）對我們來說一直都是個謎。我們到目前為止只知道它在大災變之後突然出現。現在我們又發現了這個男人，他的經歷正好可以一直追溯到同樣的地點和時間。」

「真奇怪──」坦尼斯又瞪著貝倫說。

「沒錯，這也許只是單純的巧合。但是，我丈夫說，只要緊緊地跟著巧合，你就會發現他們和命運之間的關係。」阿波莉塔露出微笑。

「不管是不是巧合，我都不想直接走到黑暗之後的神殿中，當面問祂為什麼要搜遍整個世界，只為了找尋一個胸口有顆綠寶石的人。」坦尼斯尖酸地說，重新在靠近水邊的地面上坐了下來。

「我想也不太可能，」阿波莉塔承認。「但是從你說的話看來，祂會變得這麼強大實在讓人很難相信。善良的巨龍這段時間里面都在幹什麼？」

「善良的巨龍？」坦尼斯驚訝地反問。「什麼善良的巨龍？」

現在輪到阿波莉塔驚訝了。「你不知道？就是那些善良的巨龍呀！銀色、金色、青銅的巨龍，還有屠龍槍。銀龍應該早就把牠們保留的那些屠龍槍交給你們了──」

「我從來沒聽過什麼銀龍，」坦尼斯回答，「除了在有關修瑪的一些詩歌里。屠龍槍也是。我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去搜尋這樣東西，幾乎讓我已經開始相信它們只存在童話里面。」

「我不喜歡這樣的狀況。」阿波莉塔用手支著下頷，臉色十分蒼白。「有什麼東西不對勁。善良的巨龍呢？牠們為什麼沒有挺身而出？一開始我不相信海龍回來的傳言，因為我知道善良的龍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發生。但如果像你所說，善良的巨龍消失了，那麼，半精靈，我的同胞們的確就陷入了危機。」她抬起頭仔細傾聽。「啊，很好，我丈夫和你的朋友們走過來了。」她離開了水邊，「我和他可以先回去，跟我們的同胞談談到底該怎麼辦──」

「等等！」坦尼斯聽見樓梯上傳來腳步聲。「妳得要告訴我們出去的路！我們不能待在這里！」

「但是我們不知道什麼出去的路，」阿波莉塔的雙手在水面劃著圓圈，讓自己飄浮起來。「賽布拉也不知道。我們從來不關心這件事。」

「我們可能要在這座廢墟里耗上一整個禮拜！」坦尼斯大喊。「也許要一輩子！妳也不確定這里的人到底有沒有離開過這個地方，對吧？也許他們只能孤獨地死去！」

「我說過，」阿波莉塔冷冷地回答，「我們從來不關心這件事。」

「好吧，現在給我開始關心！」坦尼斯大喊。他的聲音在水面上引發奇怪的回聲。貝倫抬起頭，警覺地縮起身體。阿波莉塔瞇起眼，眼中充滿怒火。坦尼斯深吸一口氣，咬住嘴脣，突然感覺有些羞愧。

「我很抱歉──」他開口，接著金月跑到他身邊，把手放在他的臂膀上。

「坦尼斯？怎麼了？」她問。

「沒有什麼妳幫得上忙的地方。」他嘆著氣看著她背後。「妳找到提卡和卡拉蒙了嗎？他們還好吧？」

「是的，我找到他們了。」金月回答，她的眼光跟隨著坦尼斯，一起盯著跟在賽布拉和河風身後走下來的一對情侶。提卡好奇地四處打量著。至於卡拉蒙，坦尼斯注意到，則是目不斜視地看著正前方。坦尼斯看見那人的臉色，回頭看著金月。

「妳沒有回答我的第二個問題？」他柔聲問。

「提卡還好。」金月回答。「至於卡拉蒙──」她搖搖頭。

坦尼斯回頭看著卡拉蒙，勉強忍住重重嘆氣的衝動。他認不出來那個樂天、開朗的戰士，眼前這個人看來嚴肅、滿臉淚痕，眼神充滿陰鬱之色。看見坦尼斯驚訝的眼神，提卡將卡拉蒙拉近，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被她碰了一下之後，戰士才從自己的思緒中醒了過來。他低頭對她微笑。

但是他的微笑中有著溫柔、遺憾等以前從來沒出現過的東西。坦尼斯又嘆了口氣。更多的問題。如果那些古老的真神的確回來了，祂們到底有什麼意圖。要看看他們在倒下之前能夠承受多少哀傷嗎？祂們覺得這很有趣嗎？被困在海底──為什麼不就此放棄？為什麼不從此待在這里？為什麼要累得半死尋找出去的路？留在這里，忘卻一切。忘記那些龍──忘記雷斯林──忘記羅拉娜──忘記奇蒂拉──

「坦尼斯。」金月輕柔地搖搖他。

他們都已經聚集到他身邊，等待他告訴大家下一步該怎麼做。

他清清喉嚨，準備要說話。他的聲音有點沙啞，他又乾咳了幾聲。「你們不需要看著我！」他最後粗魯地說。「我沒有答案，很明顯地，我們被困在這里了。沒有路出去！」

他們依舊看著他，眼中的信任仍然沒有縮減一絲一毫。坦尼斯憤怒地看著他們。「不要期待我領導你們！我出賣過你們！你們還不明白嗎？這是我的錯，每件事情都是我的錯！去找別人──」

坦尼斯轉過身隱藏流下的淚水，看著黑漆漆的水面，試著要恢復平靜。在阿波莉塔開口之前，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她正看著自己。

「也許我可以幫助你們。」海精靈緩緩地說。

「阿波莉塔，妳說什麼？」賽布拉快步走到水邊，恐懼地說。「考慮──」

「我已經考慮過了，」阿波莉塔回答。「半精靈說我們應該要考慮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他說的對。發生在我們西瓦那斯提同胞身上的事情，也可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他們自外於整個世界，讓黑暗邪惡的生物有機會入侵他們的家園。我們的警告來得還算及時。我們仍然有機會和邪惡對抗。你的到來也許救了我們，半精靈，」她真誠地說。「我們欠你一次。」

「幫助我們回到海面上。」坦尼斯說。

阿波莉塔陰沉地點點頭。「我可以做到。你們要去哪里？」

坦尼斯嘆著氣，搖搖頭。「我想每個地方都差不多。」他疲倦地說。

「帕蘭薩斯。」卡拉蒙突然說，他低沉的聲音在水面上迴響著。

其他人不安地看著他。河風皺起了眉頭。

「不行，」阿波莉塔再度游到水邊，「我不能帶你們去帕蘭薩斯。我們國度的邊界只有到卡拉曼。我們不敢越過那條線。特別如果你們說的是真的，那就更不可能，因為卡拉曼之外正好是海龍的巢穴。」

坦尼斯揉搓著臉，轉過身面對朋友們。「好吧，有什麼建議嗎？」

大家都沉默地看著他。接著金月走上前。

「半精靈，要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嗎？」她溫柔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一個有關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兩個人都迷失了方向，感到非常害怕。他們帶著沉重的負擔，到了一間旅館。那個女人唱了一首歌，藍色的水晶杖製造了一個奇蹟，暴民攻擊他們。有一個人站了出來，有一個人扛下責任。有一個人，一個陌生人說，『我們快從廚房走。』」她露出微笑。「坦尼斯，你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他低聲說，完全被她迷人的神情給攫住。

「我們在等你呢，坦尼斯。」她簡單地說。

淚水再度模糊了他的視線。坦尼斯不停地眨眼，然後看著四周。河風嚴厲的面孔放輕鬆了下來。他嘴角露出微笑，把手放在坦尼斯的手上。卡拉蒙遲疑了片刻，然後大步走向前，用他習慣的熊抱法抱住坦尼斯。

「帶我們去卡拉曼，」坦尼斯能夠呼吸之後立刻告訴阿波莉塔。「反正我們也要往那個方向。」

大夥在水邊休息了一陣子，在踏上旅途前盡可能地休息，阿波莉塔告訴他們這場旅程將會十分漫長、艱苦。

「我們要怎麼過去？坐船嗎？」坦尼斯看著賽布拉扯掉紅袍，跳進水中。

阿波莉塔看著丈夫，輕鬆地拍打著水面。「你們游泳過去。」她說。「你們沒想過我們是如何帶你們下來的嗎？我和丈夫的魔法，讓你們能夠輕鬆地在水里面呼吸。」

「你們要把我們變成魚嗎？」卡拉蒙害怕地問。

「你要這樣想也可以。」阿波莉塔回答。「漲潮的時候我們會過來找你們。」

提卡用力握住卡拉蒙的手，他也緊緊地回握。坦尼斯注意到他們兩人彼此陶醉的模樣，突然覺得肩上的負擔減輕了。不管卡拉蒙心中有多少折磨，他都已經找到一個可以讓他不會被黑暗沖走的倚靠。

「我們絕對不會忘記這個美麗的地方。」提卡輕聲說。

阿波莉塔只是笑了笑。

【註】

１　黑暗之後在奈拉卡的神殿，其實就是被拉進無底深淵的教皇神殿。

## ２─８黑潮

「爸爸！爸爸！」

「怎麼了，小羅加？」漁人早已習慣這年紀剛好足以發現這個世界上無數奇觀的兒子，所發出的驚奇叫聲，因此並沒有抬起頭。腦海中浮現的景象是兒子又發現了插在沙子里的鞋子，或是在海灘上的海星。當兒子衝向他時，漁人繼續不停地補著網。

「爸爸，」一頭亂髮的小孩抓住爸爸的膝蓋，一不小心把自己給纏進魚網里，「一個漂亮姊姊，溺死了。」

「呃？」漁人心不在焉地問。

「一個漂亮姊姊，溺死了。」小男孩嚴肅地說，用胖胖的小手指著背後。

漁人停下手邊的工作，呆呆地看著兒子。這可是個大消息。

「一個漂亮的小姐？溺水了？」

小孩點點頭，指著背後的沙灘。

漁人對著正午的太陽瞇起了眼，看著漫長的海岸線。然後他回頭看看兒子，眉頭緊鎖。

「這又是小羅加編的故事嗎？」他嚴肅地問。「如果是的話，你喫晚餐的時候可能要被罰站囉！」孩子搖搖頭，眼睛圓睜。

「不是，」他揉揉自己的屁股。「我保證。」

漁人再度皺起眉頭，看著海面。昨晚有陣暴風雨，但是他沒聽到任何船隻擱淺在礁石上的聲音。也許是鎮上的蠢蛋昨晚駕著小船出海，不小心擱淺了。更糟糕的，可能是謀殺。這可不是第一個被沖上岸、胸口插著小刀的屍體。

他喚來正在沖洗身體的大兒子，漁人把手邊的工作放下，站了起來。他正準備要把小兒子送回家，突然想起來他們還需要小兒子來帶路。

「帶我們到那個漂亮小姐那邊去。」漁人用沉重的聲音說，意味深長地看了大兒子一眼。小羅加急迫地拉著爸爸往海灘上跑，他的哥哥則步伐沉重地跟在後面，害怕會發現什麼可怕的東西。

他們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距離，漁人看到的景象讓他立刻拔腿往前跑，大兒子飛快地跟在後面。

「船難，沒錯！」漁人氣喘吁吁地說。「該死的土包子！老是愛乘那種爛船出海。」

沙灘上躺著的不只一位美麗的小姐，而是兩位。她們身邊還有四名穿著華麗衣服的男人。破碎的木頭散落一地，很明顯是小船的殘骸。

「淹死了。」小男孩蹲下來拍拍其中一個女子。

「不對，他們沒有淹死！」漁人摸摸那女子的脈搏，低聲說。其中一個男人已經開始抽動，那是一名比較老、看起來似乎五十歲左右的男人，坐起來打量四周。他一看到漁人，立刻害怕地試圖把昏迷的同伴搖醒。

「坦尼斯，坦尼斯！」那男人大喊著搖動其中一個留鬍子的傢伙，後者立刻坐了起來。

「別害怕，」漁人看見留鬍子的人眼中警覺的神色。「我們會盡力幫助你們。大維，快跑回去找你媽來。叫她把毯子和我冬天留下來的那瓶白蘭地帶來。來，小姐，」他體貼地扶著其中一位女子坐起來。「放輕鬆，你們會沒事的。真奇怪──」漁人自言自語，邊安慰懷中的女子。「看起來差點淹死，可是你們為什麼都沒喝到什麼水呢──」這些遇難者包著毯子，被領回漁人在海灘附近的房子。他們在這里喝了不少白蘭地，再加上漁人老婆想得起來、所有治溺水的祕方。小羅加驕傲地看著他們，知道自己這次的「漁獲」會變成村民整個禮拜談論的話題。

「再次感謝你們的幫助。」坦尼斯感激地說。

「我的榮幸，」那人含糊地說。「下次小心點吧！以後如果要坐那種小船出海，拜託你們一看到風暴的徵兆就立刻回航。」

「呃，沒問題，我們──我們下次絕對照辦。」坦尼斯有些迷惑地說。「請你告訴我們這里是哪里──」

「你們在城的北方，」漁人搖著手說。「大概有三到四哩。大維可以駕馬車送你們過去。」

「您真是太熱心了。」坦尼斯遲疑地看看其他人。每個人也看著他，卡拉蒙聳聳肩。「喔，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怪，但是我們──我們被吹離了航線，我們是在哪座城的北邊？」

「當然是在卡拉曼城囉！」漁人懷疑地看著他們。

「喔！」坦尼斯說。他露出微弱的笑容，轉向卡拉蒙。「我跟你說過了，我們──呃，其實沒有離目的地太遠嘛！」

「我們沒有嗎？」卡拉蒙睜大眼睛回答。「喔，我們沒有，」提卡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他連忙回答。「對，我想我又錯了，跟平常一樣。你也知道的，坦尼斯，我從來記不住──」

「演戲不要太誇張了！」河風壓低聲音說，卡拉蒙立刻停了下來。

漁人看了每個人一眼，「你們實在是羣怪人，」他說。「你們不記得是怎麼把船撞壞的。現在你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想你們大概全都喝醉了，不過這跟我沒有關係。如果你要聽我的忠告，不管你們以後是清醒還是酒醉，再也不要踏上船了。大維，把馬車駕過來。」

漁人最後厭惡地看了他們一眼，把他的小兒子扛在肩膀上，回去繼續工作。他的大兒子消失了，應該是去將馬車開過來。

坦尼斯嘆口氣，回頭看著朋友們。

「你們之中有人知道我們是怎麼到這邊來的嗎？」他小聲地問。「或者是我們為什麼會穿成這樣？」

一個接一個的，每個人都搖搖頭。

「我只記得血海和那個漩渦，」金月說，「其餘的部分好像都是場夢。」

「我記得小雷──」卡拉蒙臉色難看地說。然後感覺提卡握住他的手。他低頭看著她，臉上的表情柔和下來。「我記得──」

「噓，」提卡紅著臉，臉頰埋在他的臂彎中。卡拉蒙親吻著她的捲髮。「那不是個夢。」她喃喃地說。

「我也記得幾件事情，」坦尼斯嚴肅地看著貝倫。「但都是片片段段的，沒有任何一段可以清楚拼湊起來。好吧，往回看沒什麼意義，我們得要往前看。我們必須要去卡拉曼，看看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所以──」

「帕蘭薩斯，」卡拉蒙說，「我們去帕蘭薩斯。」

「我們再看看吧！」坦尼斯嘆著氣說。大維駕著一匹瘦馬拉著的馬車回來了。半精靈回頭看看卡拉蒙。「你確定你想找到你弟弟嗎？」他靜靜地問。

卡拉蒙沒有回答。

眾人在早晨抵達了卡拉曼。

「發生了什麼事情？」當大維駕著馬車進入城門時，坦尼斯問。「這是什麼慶典嗎？」

街上擠滿了人羣，大多數的商店都關了起來。許多人成羣地站在一起，彼此小聲談論著。

「看起來不如說是個葬禮，」卡拉蒙說。「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人死了。」

「或者──是戰爭。」坦尼斯喃喃地說。女人不停地啜泣，男人臉上露出遺憾或是憤怒的表情，孩子們呆呆站著，害怕地看著雙親。

「不可能是戰爭，先生，」大維回答，「春分慶典已經過了兩天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等等，我可以幫你問出來。」他把馬拉住說。

「去吧！」坦尼斯說。「等等，為什麼不可能是發生了戰爭？」

「當然不是，我們已經贏了呀！」大維驚訝地看著坦尼斯。「天哪，你不記得黃金將軍和善良巨龍，你一定醉得很厲害──」

「喔，沒錯。」坦尼斯急忙說。

「我會在這邊停下來，這里是魚市場，」大維跳下馬車，「他們會知道的。」

「我們跟你一起去。」坦尼斯用手勢叫大家下車。

「有什麼大消息？」大維對著一羣站在發出濃厚魚腥味的店舖前的男男女女大喊。有幾個人立刻轉過身來，每個人都搶著說話。坦尼斯跟在他身後，只能聽見片段的對話。「黃金將軍被俘虜了！──城市要完蛋了──人們逃跑──邪惡的龍──」

不管他們怎麼努力，大夥都很難讓這些人對陌生人吐實，特別是在看到他們穿著那麼華麗的衣服之後。

大夥再次感謝大維順道送他們進城來，然後讓他和他的朋友們聊天。在討論了片刻之後，他們決定往市場走，試著要找出整件事情的原委來。人羣愈來愈密集，到了後來，他們甚至必須將身邊的人推開才能前進。人們四處亂跑，詢問最新的謠言，然後失望地搖搖頭。有些時候他們會看到一些背著行李的居民，匆忙地往城門走。

「我們應該要買一些武器。」卡拉蒙面色凝重地說。「聽起來狀況不太妙。你猜這個黃金將軍到底是什麼人？人們似乎很看重這個傢伙，他的失蹤好像讓每個人都亂了分寸。」

「也許是某個索蘭尼亞騎士。」坦尼斯說。「你說得沒錯，我們的確應該要買武器。」他把手放在腰帶上。「該死！我剛剛還有一整袋奇怪的古老金幣，現在不見了！難道我們的麻煩還不夠嗎？」

「等等！」卡拉蒙摸索著腰帶。「怎麼搞的！該死！我的錢包本來還在的！」戰士急忙轉過身，看見有個小小的身影消失在人羣中，手中還拿著一個破爛的皮包。「嘿！就是你！那是我的東西！」卡拉蒙大吼，他把人羣推開，撲向那個小賊。伸出手，抓住那賊的背心，將他從街道上舉了起來。

「把錢還給我──」高大的戰士吃了一驚。「泰索何夫！」

「卡拉蒙！」泰索何夫大喊。

卡拉蒙驚訝地把他放了下來。泰索何夫喫驚地看著四周。「坦尼斯！」他看見半精靈從人羣之中走出來，立刻大喊。「喔，坦尼斯！」泰斯飛快地奔向他的老友，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卡拉曼的居民們在城牆上擁擠地看著城外。不過是幾天之前，他們還做過相同的事，不過那時是為了要觀看騎士和銀龍、金龍走進城里，那時的心情是興奮的。現在他們一言不發，臉上滿是絕望的神情。他們看著太陽慢慢升起到天空的正中央。快要中午了，他們靜靜地等著。

坦尼斯站在佛林特身邊，他的手放在矮人的肩膀上。老矮人看到朋友差點高興得崩潰了。

這是個讓人難過的重聚。佛林特和泰斯壓低聲音，斷斷續續地輪流告訴他們幾個月之前，離開塔西斯之後發生的事情。一個人講到沒辦法繼續的時候，另外一個人就接著說下去。因此，大夥知道了屠龍槍的發現、龍珠的毀滅，以及史東的遇害。

坦尼斯低下頭，這個消息讓他悲痛欲絕。有一刻，他沒辦法想像這個世界少了這高貴的朋友會是什麼樣子。佛林特看見坦尼斯的憂傷，繼續哽咽地訴說著史東最大的勝利，和他死後終於得到的平靜。

「他現在是索蘭尼亞的英雄了，」佛林特說。「他的事蹟已經變成傳說，就像修瑪一樣。他的犧牲拯救了騎士團，至少傳說是這麼說的。這對他來講已經足夠了，坦尼斯。」

半精靈無言地點點頭。然後試著露出微笑，「繼續，」他說。「告訴我當羅拉娜到達帕蘭薩斯之後做了什麼。她還在那里嗎？如果是的話，我們還想去那里──」

佛林特和泰斯交換了個眼色，矮人低下頭，坎德人轉過頭去，用手帕擦著小鼻子。

「怎麼搞的？」坦尼斯發現自己的聲音和以往不同。「告訴我。」

佛林特慢慢地把故事說完。「我很抱歉，坦尼斯，」矮人抽噎著說，「我讓她失望了──」

老矮人開始傷心地啜泣，讓坦尼斯也跟著心痛起來。他緊摟住老友，想要分攤他的痛苦。

「不是你的錯，佛林特，」他的聲音沙啞。「如果說是誰的錯，那應該是我的錯。她是為了我冒生命的危險。」

「責怪任何人，最後就會怪罪到神明頭上。」河風輕拍坦尼斯的肩膀。「這是我族的俗語。」

坦尼斯並不覺得比較好過一些。「那個闇之女什麼時候要來？」

「中午。」泰斯輕聲說。

現在已快要中午了，坦尼斯和卡拉曼的其他居民一起站在城牆上等待闇之女的到來。吉爾賽那斯故意離坦尼斯遠遠的，假裝沒有看到他。半精靈不怪他。吉爾賽那斯知道羅拉娜會去冒險的原因，他知道奇蒂拉是用什麼餌讓他妹妹上鉤。當他冷冷地問坦尼斯，是否真的和龍騎將奇蒂拉在一起的時候，坦尼斯沒辦法否認。

「那麼你就要為了發生在羅拉娜身上的事情負責。」吉爾賽那斯的聲音中充滿憤怒。「我每天晚上都會向神明禱告，不管她遇到什麼樣悲慘的命運，你都會比她還要悲慘一百倍！」

「如果這樣就可以讓她回來，我很樂意接受！」坦尼斯憤怒地大吼，但吉爾賽那斯只是冷漠地轉過身。

人們現在開始交頭接耳，指著天際。天上出現了一個黑暗的影子──一隻藍龍。

「那就是她的龍，」泰索何夫面色凝重地說。「我在法王之塔看過牠。」

藍龍懶洋洋地在城市上空盤旋，然後悠然自得地降落在弓箭的射程之內。當龍背上的騎士站起來時，整座城陷入一片死寂。闇之女脫下頭盔，開口說話了，她的聲音在清澈的天空下顯得格外清楚。

「現在你們已經知道，我俘虜了你們稱為黃金將軍的精靈女子！」奇蒂拉大喊。「為了要讓你們有個證據，我帶來這樣東西。」

她高舉手。坦尼斯看到陽光下有一頂閃著光芒、精緻的銀色頭盔。「雖然你們現在看不見，但在我的另外一隻手中是一綹金色的頭髮。當我離開之後，我會把這兩樣東西都留在這里，好讓你們有東西可以來懷念這個黃金將軍。」

城牆上聚集的羣眾發出吵雜的聲音。奇蒂拉停頓了片刻，冷冷地看著他們。坦尼斯看著她，指甲深深陷入緊握拳頭的手中，強迫自己保持冷靜。他發現自己腦中竟然在無意識地想著從這里跳下去，一劍把她殺死的瘋狂計劃。

金月發現他眼中瘋狂、絕望的神色，想要靠近照顧他。她感覺到他的身體不停地發抖，然後在她碰觸之下，他全身僵硬地試著恢復平靜。她低頭看著他握緊的雙拳，驚訝地發現鮮血正沿著手腕汩汩往下流。

「那個精靈，羅拉娜賽拉莎，已經被送到奈拉卡的黑暗之後神殿去了。直到下面的條件達成之前，她都將是黑暗之後的俘虜。首先，黑暗之後要求立刻交出一個叫作貝倫的人，永恆之人。第二，祂要求善良的巨龍立刻回到聖克仙，任艾瑞阿卡斯處置。最後，精靈吉爾賽那斯必須命令索蘭尼亞騎士和奎靈那斯提、西瓦那斯提的精靈放下武器。而矮人佛林特．火爐則也必須要求他的同胞們照做。」

「這太瘋狂了！」吉爾賽那斯大喊，低頭看著闇之女。「我們不可能同意這些要求！我們不知道這個貝倫是什麼人，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能替我們的同胞回答，更不能夠代表善良巨龍。這些要求根本就不合理！」

「黑暗之後不會不講道理，」奇蒂拉流利的回答。「黑暗之後知道你們需要時間。如果時間到了，你們沒找到那個叫作貝倫、曾經出現在福羅參附近的人，或者你們也沒有遣走善良巨龍，我會再度回來，這次，你們卡拉曼的城門前，將不會只有黃金將軍的一束頭髮！」

奇蒂拉停頓片刻。

「你們會看到她的腦袋。」

說完之後，她把頭盔丟到龍的腳下，藍天在她的命令之下飛上天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每個人都沉默地動也不動。人們低頭看著城牆前面的頭盔。上面不停舞動著的紅色緞帶似乎是四周唯一的動作，唯一的色彩。然後有人恐懼地大喊，指著前方。

在地平線上出現了一個恐怖的景象。因為實在太過驚人，一開始沒有人願意相信那是真的，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瘋掉了。但當那東西愈飄愈近，他們必須承認這是真的！這東西的恐怖依舊。

克萊恩上的人們第一次看到艾瑞阿卡斯所向無敵的戰爭機器──飛行要塞。

黑袍法師和黑暗牧師在聖克仙的神殿底下努力地工作，他們將一座城堡連根挖起，讓它飄浮在天空中。現在，它飄浮在烏云之上，四射的閃電照亮著它黑暗的表面，四周圍繞著數百隻的藍、紅龍羣，要塞飄浮在卡拉曼城之上，遮住了正午的太陽，讓恐怖的陰影落在城市之上。

人們害怕得跑下城牆。對龍的恐懼讓城里的居民籠罩在無比的絕望和恐慌中。但是要塞並沒有攻擊。等待三個禮拜，他們的主子這樣吩咐。他們會給這些驚惶的人類三個禮拜。這段時間里他們會不停地監視，善良巨龍和騎士不會繼續在戰場上獲勝。

坦尼斯轉身看著其他同伴，他們都眼神空洞地看著飄浮的要塞。他們早已習慣了對龍的恐懼，沒有像卡拉曼其他的居民一樣驚惶地逃竄。因此城牆上面只剩下他們。

「三個禮拜。」坦尼斯清楚地說，他的朋友們轉身面對他。

自從他們離開福羅參之後，他的臉上第一次不再有那種自責的哀傷。他的眼中只有寧靜，正如同佛林特在史東死後從他眼中所看見的平靜一樣。

「三個禮拜，」坦尼斯用讓佛林特毛骨悚然的冷靜聲音說，「我們有三個禮拜。這時間應該夠了。我要去奈拉卡，我要去找黑暗之後。」他的眼光投向靜靜站在身邊的貝倫。「你也要跟我一起去。」

貝倫害怕得睜大眼睛。「不要！」他哀嚎著往後躲。卡拉蒙看見他準備要逃跑，立刻用粗壯的手臂抓住他。

「你要跟我一起去奈拉卡，」坦尼斯柔聲說，「不然我現在就要把你交給吉爾賽那斯。那個傢伙很愛他的妹妹。如果他認為交出你可以讓她自由，他會毫不遲疑地去做。你和我都知道這一點用都沒有。即使把你交出去也不會改變任何事。但是他不知道。他是個精靈，他相信祂會信守承諾。」

貝倫疲倦地瞪著坦尼斯。「你不會把我交出去嗎？」

「我要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坦尼斯冷冷地說，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不論如何，我都需要個嚮導，一個熟悉那地方的人──」

貝倫掙脫了卡拉蒙的雙手，無奈地看著眾人。「我願意去，」他勉強地說。「不要把我交給精靈──」

「沒問題，」坦尼斯冷冷地說。「不要再哭哭啼啼的了。我天黑之前就要離開，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他突然轉過身，並不驚訝有一雙強有力的手拉住他。「卡拉蒙，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坦尼斯沒有轉回身。「答案是不可以。我和貝倫要單獨過去。」

「那麼你也是準備要單獨地死去。」卡拉蒙靜靜地說，堅持不肯放手。

「如果是這樣，那也是我的選擇！」坦尼斯掙脫不開大漢的手。「我不要讓你們其他人跟著我去。」

「你這樣會失敗的。」卡拉蒙說。「這是你想要的嗎？難道你只是想要找個方法可以帶著罪惡感死去？如果是這樣，我現在就可以給你一刀。但如果你真的想要救出羅拉娜，你將會需要我們的幫助。」

「神明讓我們重新聚在一起，」金月輕柔地說。「祂們在最關鍵的時刻讓我們團聚。這是上天給我們的訊號，坦尼斯，不要故意視而不見。」

半精靈低下頭。他哭不出來，眼淚已經流乾了。泰索何夫的小手抓住他。

「而且，」坎德人愉悅地說，「想想看，少了我同行，你們惹上多少麻煩！」

## ２─９一根蠟燭

在闇之女發出最後通牒後的當晚，卡拉曼城一片死寂。卡洛夫城主宣佈進入備戰狀態，也就是說，所有的酒吧通通關閉，城門上鎖，沒有人可以離開。唯一可以進入的是從附近的農村和漁村前來避難的居民。這些難民在日落時蜂擁進來，訴說著龍人在燒殺他們家園的可怕故事。

雖然卡拉曼城中的某些貴族不贊成這麼快進入嚴格的備戰狀態，但坦尼斯和吉爾賽那斯難得地團結在一起，說服了城主採取這樣的手段。兩個人都生動地描述了塔西斯城在烈焰中陷落的慘況，這讓他們顯得特別有說服力。卡洛夫很快便發布了命令，接著只能無助地瞪著眼前這兩個人。很明顯地，他也不知道該怎樣防守這座城市。飄浮在空中的要塞投下的陰影讓城主完全六神無主，他的將領們也好不到哪里去。聽了他們提出來的許多異想天開的計策之後，坦尼斯站了起來。

「我有個建議，大人，」他尊敬地說。「這里有一名很有資格負責處理整座城市守備的人──」

「你嗎，半精靈？」吉爾賽那斯苦笑著說。

「不對，」坦尼斯輕聲說。「吉爾賽那斯，是你。」

「一名精靈？」卡洛夫驚訝地說。

「他曾經去過塔西斯。他也有和龍人以及飛龍作戰的豐富經驗。善良巨龍相信他，也願意服從他的命令。」

「這倒是真的！」卡洛夫說。當他看著吉爾賽那斯的時候，臉上露出鬆了口氣的表情。「我們知道精靈對人類的看法，同樣的我也必須承認，大多數人類對精靈的看法也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你願意在這個迫切的時候幫助我們，我們會很感激的。」

吉爾賽那斯看著坦尼斯，有一陣子搞不清楚他的用意。他從半精靈長滿鬍子的臉上看不出在想些什麼。那張臉幾乎就像一張死人的臉。卡洛夫城主又再度問了一次，這次加上了什麼「回報」的內容，很顯然的是以為他的遲疑是因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責任。

「不需要，大人！」吉爾賽那斯從出神狀態醒了過來。「我不想要任何的回報。如果我能夠讓這里的居民不致受到傷害，這就是足夠的獎賞了。至於種族上的歧異，」吉爾賽那斯再度看著坦尼斯，「也許我已經學到了這其實不會造成任何的差別。也許從來都沒有差別。」

「告訴我們該怎麼做。」卡洛夫城主急迫地說。

「首先，我要和坦尼斯私下談談。」吉爾賽那斯看見半精靈準備要離開，立刻說。

「沒問題，你的右手邊有一個小房間可以讓你們不受幹擾地談話。」城主比了個手勢。

兩個人走進那間狹小的房間之後，尷尬地站了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兩個人都不願意直視對方。吉爾賽那斯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以前一直瞧不起人類，」精靈緩緩地說，「現在我竟然準備接受一個保護他們的任務。」他露出微笑。「這感覺真不錯。」他輕聲加上一句，第一次直視坦尼斯的雙眼。

坦尼斯的眼神遇上了吉爾賽那斯，他嚴肅的神色放鬆了一下子，不過並沒有回應精靈的笑容。然後他的視線移開，陰沉的表情再度出現。

「你要去奈拉卡，對吧？」吉爾賽那斯停了很久之後說。

坦尼斯點點頭，不願意開口。

「你的朋友呢？他們要跟你一起去嗎？」

「其中一些，」坦尼斯回答。「他們都想去，但是──」他發現自己想起他們奮不顧身的樣子，無法繼續說下去。他搖搖頭。吉爾賽那斯看著雕工很精細的桌子，心不在焉地摸著上頭的紋理。

「我得走了，」坦尼斯沉重地說，開始走向門口。「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計劃在半夜離開，在索林那瑞落下之後──」

「等一等！」吉爾賽那斯把手放在半精靈的手臂上。「我──我想要告訴你──我很抱歉說得太過份了。不要，坦尼斯，別走。聽我說完。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吉爾賽那斯停頓了一下。「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坦尼斯。有關我自己的。那些教訓讓我付出很大的代價。當我聽說羅拉娜發生的事情時──我忘了那些教訓。我很生氣，很害怕，想要找個人出氣。你是最近的目標。羅拉娜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對你的愛。我還在學習這樣東西，坦尼斯。至少我試著去學。」他的聲音中帶著很沉重的壓力。「大多時候我學到的只有痛苦。但這是我的問題。」

坦尼斯仔細地看著他。吉爾賽那斯的手仍然放在他的肩上。

「在我有時間思考之後，我現在明白了，」吉爾賽那斯繼續說，「羅拉娜做的是正確的。她一定得去，不然她的愛就毫無意義了。她相信你，願意在聽見你的噩耗時立刻趕去，即使這表示她必須要去那個邪惡的地方──」

坦尼斯的頭低了下來。吉爾賽那斯緊緊抓住他，兩隻手都放在他的肩膀上。

「泰洛斯．艾昂菲爾德有一次曾經說，在這輩子他從來沒看過為愛所做的事情是邪惡的。我們得要相信這句話，坦尼斯。羅拉娜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愛。你現在所要做的，也是為了愛。神一定會祝福你們的。」

「他們也祝福了史東嗎？」坦尼斯粗魯地反問。「他也有愛啊！」

「難道他們沒有嗎？你怎麼知道？」

坦尼斯的手握住吉爾賽那斯的手。他搖搖頭。他想要相信，這聽起來很棒，非常美好──正如同飛龍的傳說。在小時候，他也曾經想要相信有飛龍──

坦尼斯嘆著氣，轉身離開精靈。當吉爾賽那斯再度開口時，他的手正好放在門把上。

「再會了──兄弟。」

眾人在城牆邊會合，就在泰索何夫找到、可以越過城牆通往外面的密道門外。吉爾賽那斯當然可以準許他們從正門離開，但是這趟旅程愈少人知道愈好。

現在他們聚集在樓梯頂端的一個小房間中。索林那瑞正好沉入了遠方的山脈之中。坦尼斯站得離其他人遠遠的，看著最後一絲銀光照在頭頂上飛行要塞恐怖的外表上。他可以看見那飄浮的城堡中射出的光芒。黑色的身影四處移動。是誰住在那可怕的東西里面？龍人？還是那些將這個可怕的怪物飄浮在烏云之上的黑袍法師和牧師？

在他身後，他可以聽見其他人低聲的交談，除了貝倫之外。卡拉蒙緊緊看守著永恆之人，倆人站得離其他人有一段距離，眼中露出恐懼的神色。

有很長一段時間，坦尼斯看著他們，然後嘆了口氣。他又要面對另外一次的分離，這次讓他感到額外的難過，他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能耐可以承受。他微微轉過身，看見索林那瑞的最後一線光芒照在金月美麗的金銀混合的頭髮上。他看見她平靜、安詳的面孔；即使她正準備要開始一趟黑暗危險的旅程。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力量。

他嘆口氣，離開窗邊，回到同伴身邊。

「時間到了嗎？」泰索何夫迫切地問。

坦尼斯笑了，他伸出手摸著泰斯可笑的馬尾巴。在一個不斷改變的世界中，坎德人似乎不會改變。

「是的，」坦尼斯說，「時間到了。」他的眼神轉向河風。「對我們其中某些人來說。」

當平原人看見半精靈穩定、毫不動搖的眼光時，他腦中的想法反應在臉上，對坦尼斯來說像是飄過天空的烏云一樣明顯。這是河風第一次沒聽懂他說的話，也許他根本沒在聽。然後他才明白坦尼斯剛剛說了什麼。現在他明白了，他漲紅了臉，眼中揚起怒火。坦尼斯什麼都沒說，他只是簡單地把視線轉向金月。

河風看著他的妻子，正站在銀色的月光下等待，她的思緒飄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她的臉上帶著一抹微笑，這個甜美的微笑是最近纔出現的。也許她正看著自己的孩子在陽光下嬉戲。

坦尼斯回頭看看河風。他看見平原人內心的掙扎，坦尼斯知道他會願意──不，他會堅持要跟隨他們，即使這代表他必須要留下金月一個人。

坦尼斯走上前去，把手放在那高大男人的肩膀上，直視著平原人的黑眸。

「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朋友。」坦尼斯說。「你已經在酷寒的冬天里陪伴我們夠長的距離了。在這里，我們必須要分道揚鑣。我們的道路通往一片空虛的沙漠。你的道路將會通往一叢翠綠美麗的森林。你們有責任要讓你們的兒子或是女兒平安降臨在這個世上。」他現在把手也放在金月的肩膀上，把她拉近，看見她正準備要抗議。

「孩子會在秋天出生，」坦尼斯低聲說，「當楓樹轉紅時。別掉眼淚，親愛的。」他摟住金月。「楓樹還會再度生長。你們可以再度帶著年輕的戰士或是美麗的小姐進入索拉斯，你們可以告訴他們一個故事，兩個相愛的人將希望帶到惡龍肆虐的世界里。」

他親吻了她美麗的秀髮。接著提卡輕輕地啜泣著，取代了他的位置，和金月道別。坦尼斯轉身面對平原人，他卸下了臉上的面具，露出了他所經歷的悲傷。坦尼斯淚眼模糊中幾乎什麼都看不清楚。

「吉爾賽那斯正準備防守這座城，他會需要你們的幫助。」坦尼斯清清喉嚨。「我向上天祈禱，現在就可以終止你們漫長的苦難，不過看來恐怕還要再等一會兒。」

「神永遠與我們同在，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河風泣不成聲，擁抱著坦尼斯。「願祂們也和你們同在。我們會在這里等待你們回來。」

索林那瑞落到了山脈之後。夜空中唯一的光芒就是閃爍的星光和要塞中的光。一個接一個，眾人和平原人道別。然後，他們跟在泰索何夫身後，靜靜地越過城牆，走進另外一道門，走下另一座樓梯。泰斯推開最底下的門，每個人的手放在武器上，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平原。

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彼此緊靠在一起，看著眼前寬闊的平原。即使在這片黑暗中，看來他們也很難逃過天上要塞的幾千隻眼睛。坦尼斯站在貝倫身邊，可以清楚感覺到他正害怕得發抖，他很慶幸自己派了卡拉蒙看守他。自從坦尼斯明白表示他們要去奈拉卡之後，半精靈就從他藍色的眼中看見了瘋狂的神情，就像是一隻被困住的野獸。坦尼斯發現自己很同情那個男人，然後他被迫硬起心腸。這賭注實在太大了。貝倫就是關鍵，答案就在他身上，也在奈拉卡。他們要怎麼找出答案，坦尼斯現在也不清楚，現在他腦中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

在很遠的地方，號角聲劃破了夜空。地平線上升起一道橘色的火焰。龍人正在焚燒一座小鎮。坦尼斯將斗篷裹緊。雖然春分慶典已經過了，但空氣中還有著冬天的氣息。

「出發。」他低聲說。

一個接一個，他看著他們跑過開闊的草原，奔向草原邊緣可以掩蔽的樹叢中。在那里，身材比較小，速度較快的黃銅龍（註１）等著要載他們到山脈之中。

一切也許在今晚就會結束，坦尼斯緊張地想，看著泰斯像隻老鼠般飛快奔跑著。如果那些龍被發現了，如果要塞中的人看見了他們，一切都完了。貝倫將會落入黑暗之後的手中，黑暗將覆蓋整片大地。

提卡跟在泰斯身後，輕快而有自信地跑著。佛林特喘著氣跑在後面。矮人看起來比以前還要蒼老。坦尼斯曾經想過矮人的身體似乎不太好，但好強的矮人不可能同意被留在這里。現在卡拉蒙開始拚命地跑著，他的盔甲發出金屬撞擊的聲音，一隻手緊緊抓著貝倫，一路拉著他前進。

現在該我了，坦尼斯心想，看見其他人都安全地躲在樹叢里。就是這樣了。不管是對善良還是邪惡來說，故事已經快要到尾聲。抬起頭，他看見金月和河風從塔中的窗戶看著他們。

不管對善良還是邪惡來說都一樣。

萬一這個故事是以悲劇收場呢，坦尼斯第一次這麼想。這個世界會變得怎樣？留在這里的人會變得怎樣？他緩緩看著塔上那兩位跟家人一樣親密的好友。當他目不轉睛地看著時，他看見金月點亮了一根蠟燭。有那麼短短的一瞬間，那蠟燭照亮了她和河風的臉孔。他們舉起手來道別，為了不讓不友善的眼睛看見，他們很快又把蠟燭熄滅了。

坦尼斯深吸一口氣，轉過身準備衝刺。

黑暗也許會征服一切，但它永遠不可能會消滅希望。即使一根蠟燭，或是許多根蠟燭會閃爍或熄滅，但是新的蠟燭又會接著燃起。

因此希望永遠生生不息，在黎明來臨前照亮這片黑暗。

【註】

１　在往後的日子里，青銅龍克薩被指為唯一願意讓坎德人騎上背的龍類。不過，很顯然謠傳有些錯誤，泰斯還是跟著大夥騎過黃銅龍。

## ３─１一位老人和一隻金龍

牠是隻年老的金龍，同類之中最年長的一隻。當牠年輕時，是個偉大的戰士，標記著勝利的傷疤在皺縮的皮膚上仍然清晰可見。牠的名字曾經一度和牠的豐功偉業一樣光耀，但是牠很久以前就把名字給忘記了。幾個年輕不懂事的金龍叫牠派賴特（愚人的金子），多半是因為牠常常忘記自己是活在現在，老是在恍惚中又回到過去的日子里。（註１）

牠大多數的牙齒都已經不見了，也很久沒能享受好好地嚼一塊美味鹿肉，或是把地精撕成兩半的滋味了。現在牠有些時候還是可以喫些兔肉，但大多數時候是以燕麥維生。

當牠的腦筋清醒的時候，是個很有智慧、不過有些健忘的夥伴。雖然牠不太願意承認，但是牠的視力不太好，耳朵更是聾得什麼都聽不見。牠的腦筋仍然轉的很快，說的話也仍像是牙齒般鋒利──這是龍族習慣的說法。只不過牠通常沒辦法和周遭的龍討論同樣一件事。

但是當牠開始回想過去時，其他的金龍們立刻躲回洞穴中。因為只要牠能夠記起那些魔法，牠仍然可以準確地施展它們，牠口中吐出來的攻擊威力仍然不小。不過這一天，派賴特既不是在現在也不是在過去。牠正在埃思特維德大平原上（註２）打盹，享受春天溫暖的陽光。牠身邊是另外一個老人，頭枕著牠的腰部，正做著相同的事情。

一頂形狀破破爛爛的尖帽子蓋住老人的臉，替他遮擋住陽光。帽子底下是長長的白鬍子。灰不拉幾的袍子底下伸出穿著靴子的雙腳。

兩個傢伙都睡得很熟。金龍的腰部隨著牠嘶嘶作響的呼吸聲不斷起伏著。老人的嘴巴張得開開的，鼾聲有時候會把自己給嚇醒。當這種狀況發生時，他會突然坐得挺直，帽子這時會飛出去在地上打滾（它的形狀依舊是扭曲得不成樣子），同時警覺地看著四周。在什麼都沒發現之後，他會惱怒地喃喃自語，重新把帽子放好（在好不容易找到之後），不爽地戳戳龍的肋骨，然後繼續打盹。

雖然說今天是個溫暖、陽光普照的日子，但如果有人路過，他一定不明白這兩個傢伙為什麼挑這時候在這邊睡覺。路過的人也許會猜測他們在等待什麼人，因為老人偶爾會醒過來，把帽子移開，專注地看著空無一物的天空。路過的人也許會懷疑，不過現在很明顯地並沒有任何人路過。至少沒有什麼友善的路人，埃思特維德大平原上滿是龍人和地精部隊。如果這兩個傢伙知道他們在很危險的地方睡覺，他們看起來也似乎不太在意。

老人被自己特別劇烈的鼾聲嚇醒，正準備要斥責同伴為何發出這麼可怕的聲音時，正好一道陰影飛過他們頭上。

「哈！」老人生氣地站起來，瞪著天空。「龍騎士！一整隊的龍騎士！我想也沒什麼用。」老人的眉毛交纏在一起。「我已經受夠了。現在他們竟然還敢遮住我的陽光。快醒來！」他用一根看起來飽經風霜的柺杖戳著派賴特。

金龍呢喃著睜開一隻眼，看著老人（眼中其實只看得見一團灰呼呼的顏色），又繼續把眼睛閉上。

陰影繼續飛過他們頭上，那是四隻龍和背上的騎士。

「我說，快醒過來，你這個大懶蟲！」老人大喊。金龍享受地打著鼾，翻過身來，爪子伸向天空，肚子朝著暖暖的太陽。

老人瞪了金龍一陣子，然後，突然靈感一來，跑到那顆巨大的頭旁邊。「打仗啦！」他快樂地對著其中一隻耳朵大喊。「打仗啦！我們被攻擊了──」

這效果實在驚人。派賴特的眼睛立刻張開，飛快地翻過身，爪子緊緊抓住地面。牠憤怒地抬起頭，伸出翅膀開始奮力地拍打著，揚起的煙塵幾乎有一哩高。

「戰鬥！」牠大喊著。「戰鬥！我們接到通知了！把隊伍整理好！準備和敵人作戰！」（註３）

老人似乎被這突然的轉變嚇了一跳，同時也因為不小心吃了一大口灰塵而說不出話來。不過，看見金龍準備要升空，他還是揮舞著帽子往前跑。

「等等！」他大喊，不斷地咳嗽。「等等我！」

「我為什麼要等你？」派賴特大吼。金龍看著揚起的沙塵。「你是我的法師嗎？」

「是的是的，」老人急忙說。「我──呃──是你的法師。把你的翅膀放下來一點點，好讓我可以爬上去。多謝，你心地真好。現在我──哇！我還沒坐好！──小心！我的帽子！該死，我還沒叫你起飛！」

「我們得要趕上那場戰鬥，」派賴特憤怒地大吼。「修瑪正在單獨作戰！」

「修瑪！」老人不屑地說。「好吧，看來你不太可能趕上那場戰鬥了。至少晚了幾百年，不過這不是我剛剛說的戰鬥。我說的是東邊的那四隻龍。邪惡的怪獸！我們得要阻止牠們──」

「惡龍！啊，沒錯！我看到牠們了！」派賴特大吼著追逐兩隻吃了一驚，也覺得有些受辱的老鷹。

「不對！不對！」老人大喊，踢著龍的腰部。「東邊，你這個笨蛋！再往東飛兩度！」

「你真的是我的法師嗎？」派賴特低沉地說。「我的法師從來不會這樣對我說話。」

「我──呃──抱歉，老朋友，」老人飛快地說，「我只不過有點緊張，因為即將來臨的衝突等等的狀況。」

「天哪，有四隻龍！」派賴特驚訝地說，此時才模糊地看見牠們的影子。

「讓我靠近，好讓我給牠們一點顏色瞧瞧，」老人大喊。「我有個超棒的法術──火球術。現在，」他喃喃自語，「只要我能記起來它是怎麼施展的。」

兩名龍人軍官和四隻黃銅龍，其中一名留鬍子的騎在最前面，頭盔對他來說似乎是大了點，正好遮住他的眼睛。另一名軍官騎在最後面。他是個很壯的傢伙，幾乎快把他的盔甲給撐破。他沒有戴頭盔，搞不好沒那麼大的尺寸，但他的眼神十分專注，特別是在望向騎在正中央龍背上的那些犯人時。

那是個很奇怪的組合──一位穿著不合身盔甲的女人、一名矮人、一個坎德人，還有一位一頭灰色長髮的中年男子。

會注意到老人和金龍的路人，也會發現這羣人故意避開會被龍騎將地面部隊偵測到的路線。沒錯，當有一羣龍人發現他們，大吼大叫希望吸引他們的注意時，這兩名軍官假裝沒聽見。一個目光真正銳利的路人更會發現，黃銅龍怎麼可能會出現在龍騎將的軍隊里呢？！

不幸的是，那個老人和他年邁的金龍都不是這種目光銳利的旁觀者。

他們保持在云層里，悄悄接近這羣毫無防備的騎士。

「一聽到我的命令就衝出去。」老人為即將到來的戰鬥感到十分興奮，尖聲指揮著。「我們要從後方攻擊他們。」

「修瑪大人呢？」金龍在云霧中四下打量著。

「死了。」老人喃喃地說，開始專心在他的法術上。

「死了！」金龍惋惜地大吼。「那我們太遲了嗎？」

「喔，別管那麼多了！」老人突如其來地說。「準備好了嗎？」

「死了。」金龍傷心地說。然後牠的眼睛一亮。「但是我們要替他報仇！」

「是的，沒錯。」老人說。「現在──看我的信號──不對！時間還沒到！你這個──」

金龍俯衝而下，老人的話聲被劇烈的風聲給掩蓋了。金龍像是枝天神射下的長矛，對準這四隻體型較小的飛龍射去。

殿後的高大軍官感覺到了一些動靜，往後一看，吃了一驚，忍不住睜大雙眼。

「坦尼斯！」他警覺地對前頭的軍官大喊。

半精靈轉過頭，聽見卡拉蒙緊張的聲音，他準備好要面對任何的麻煩，但是他什麼也沒看見。然後卡拉蒙指了指。

坦尼斯往上看。

「天哪，這是──」他倒抽一口氣。

從天上俯衝而下，直直對著他們而來的是一隻金龍。騎在牠背上的是一位老人，白色的頭髮在他背後飛舞著（他的帽子又掉了），長長的白鬍鬚從肩膀上往後飄。巨龍的嘴大張，如果不是因為里面一顆牙都沒有，看起來一定十分兇猛。

「我想我們遭到攻擊了。」卡拉蒙敬畏地說。

坦尼斯也得到相同的結論。「散開！」他大喊，口中不停咒罵著。在他們底下，一整羣龍人興致盎然地看著這場空中戰鬥。他們最不想要的就是被這些傢伙發現，現在這一切都被一個瘋老頭給毀了。

四隻龍聽見了坦尼斯的命令之後，立刻脫離隊形，但還是不夠快。一顆巨大的火球正好在牠們正中間炸了開來，讓四隻龍在天空中翻滾。

坦尼斯被那陣突如其來的光芒弄得目眩，他丟掉韁繩，緊抓著黃銅龍的脖子，害怕一切都會失去控制。

然後他聽見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給他們好看！好棒的法術，火球術──」

「費資本！」坦尼斯發出哀嚎。

他絕望地眨著眼，試著要控制住這隻龍。黃銅龍很快就恢復了平衡，看起來牠比背上經驗不足的騎士還要知道該怎樣應對。現在坦尼斯終於有機會可以看清楚了，他立刻四下搜尋其他人的蹤影。他們看起來沒有受傷，但是卻都散落在天空的各個角落。老人和他的龍正在追逐著卡拉蒙。老人剛好伸出手，準備再施展一個毀滅性的法術。卡拉蒙正在大吼大叫，他似乎也認出那個迷糊的老法師。

佛林特和泰斯正飛快地從費資本身後趕上來，坎德人興奮地揮舞著小手，佛林特緊抓著韁繩避免掉下去，矮人看起來有點臉色發青。

但是費資本非常專注地跟在獵物後面。坦尼斯聽見老人念了幾句咒語，把雙手伸出，手指尖射出閃電。很幸運地並沒有瞄準，閃電擦過卡拉蒙的腦袋，逼得他低下頭來閃躲，不過沒有傷到他。

坦尼斯口中所罵出的粗話讓自己也嚇了一跳。他踢了跨下的龍一腳，指著眼前的老人。

「攻擊！」他命令腳底下的龍。「不要傷害他，只要把他趕開就好。」

出乎意料之外的，黃銅龍不願服從命令。龍搖搖頭，開始不斷地盤旋，坦尼斯這時才發現牠竟然準備要降落！

「什麼？你瘋了嗎？」坦尼斯對龍大吼大叫。「你會讓我們直接闖進惡龍軍團之中！」

那隻龍似乎聾了。現在坦尼斯也可以看見其他的龍正不停地盤旋，也準備降落下來。

坦尼斯徒勞無功地懇求跨下的龍。坐在提卡身後的貝倫緊緊抱著她，差點讓她喘不過氣來。永恆之人看著底下，龍人正蜂擁而上，羣聚到他們準備要降落的地方。卡拉蒙正瘋狂地閃躲著，試著要躲開在他身邊四射的閃電。佛林特清醒過來，瘋狂地怒吼，拉著韁繩，想讓跨下的龍聽命；泰斯仍然興奮地對費資本不停揮著手。老人一直跟在他們後面，把黃銅龍像羊羣般驅趕在一起。

他們在靠近卡基斯山脈的丘陵上降落。坦尼斯快速地看了看腳底下的平原，可以看見龍人瘋狂地湧上來。

我們也許可以唬過牠們，坦尼斯急中生智地想，雖然他們的裝扮只是為了要離開卡拉曼，而不是為了應付一羣多疑的龍人。但這仍然值得一試，只要貝倫記得閉上嘴躲在後面就還有希望。

但在坦尼斯來得及開口之前，貝倫從龍背上跳下來，瘋狂地跑向山里。坦尼斯可以看見龍人指著他大喊。

別想什麼躲在背後了。坦尼斯又開始咒罵。反正還有可能騙過牠們──他們可以聲稱一名囚犯逃跑了。不對，他絕望地想，那些龍人一定會追上去，抓住貝倫。根據奇蒂拉說過的話，克萊恩上所有的龍人都有關於貝倫的描述。

「該死！」坦尼斯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理性地思考，但是情況很快就超出控制之外。「卡拉蒙！快去追貝倫。佛林特，你──不行，泰索何夫，快回來！該死！提卡，去追泰斯。不對，還是留在這里。佛林特，你也是──」

「但是泰索何夫跑去追那個瘋──」

「如果我們運氣好的話，地會裂開來，把他們兩個人都吞掉！」坦尼斯往回看，惱怒地咒罵著。被恐懼所驅使的貝倫用山羊般的速度撥開樹叢，在崎嶇的地形上快速奔跑著。而被沉重的盔甲和身上的武器所拖累的卡拉蒙，每走兩步就會往下滑一步。

坦尼斯回頭看著平原上的景象，可以清楚看到那些龍人。陽光照耀在牠們的盔甲和武器上。也許還有機會，如果黃銅龍願意攻擊──

正當他準備命令黃銅龍攻擊時，老人從他的金龍降落處跑過來。「快走，」老人對黃銅龍說。「快走！回到你們來的地方！」

「不要！等等！」看著老人揮舞著雙手，像是驅趕雞羣的農夫一樣四處亂跑，坦尼斯急得差點把鬍子給抓掉了。接著半精靈驚訝地看見黃銅龍竟然在老人灰袍前順從地跪下來。然後牠們舉起翅膀，優雅地飛上天空。

坦尼斯怒火中燒，完全忘記自己身上穿著偽裝用的沉重盔甲，他跟著泰斯穿過及腰的草叢，跑到老人身邊。費資本聽到他們靠近的聲音，轉過身來面對他。

「我要用肥皂幫你洗嘴巴！」老法師大聲說，瞪著坦尼斯。「你現在是我的俘虜了，給我安靜地放下武器，不然就準備嚐嚐我的法術──」

「費資本！」泰索何夫雙手抱住老人。老法師低頭看著抱住他的坎德人，然後踉蹌地後退。

「你是泰索──泰索──」他結巴地說。

「柏伏特，」泰斯說，往後退了一步，有禮貌地鞠躬。「泰索何夫．柏伏特。」

「修瑪的鬼魂呀！」費資本驚訝地大喊。

「這位是半精靈坦尼斯，那位是佛林特．火爐。你還記得他嗎？」泰索何夫繼續說，一邊對矮人招招手。

「喔，是的，我沒忘記。」費資本紅著臉說。

「還有提卡──那邊是卡拉蒙──喔，好吧，你現在看不見他。那位是貝倫，我們從卡拉曼把他帶出來──喔，費資本！──他有顆綠寶石卡在──呃，哎唷，坦尼斯，這樣很痛耶！」

費資本清清喉嚨，尷尬地看看四周。

「你們──呃，不是和──呃──惡龍軍團一起的嗎？」

「不是，」坦尼斯面色凝重地說，「我們不是！至少我們剛剛還不是。」他比著背後，「不過看來隨時都要改變了。」

「你們真的跟惡龍軍團一點關係都沒有？」費資本滿懷希望地繼續追問。「你確定沒有變節嗎？被拷打？被洗腦嗎？」

「該死，沒有！」坦尼斯扯下頭盔。「你還記得嗎，我是半精靈坦尼斯──」

費資本立刻想起來。「半精靈坦尼斯！真高興再見到你，閣下。」他拉起坦尼斯的手，誠懇地和他握手。

「該死！」坦尼斯無助地大喊，抽回被老人握住的手。

「但是你們騎著龍！」

「牠們是善良的龍！」坦尼斯大喊，「牠們已經回來了！」

「沒有人告訴我──」老人無辜地說。

「你知道你做了什麼嗎？」坦尼斯不管剛剛打了個岔。「你把我們從天上轟了下來！把我們前往奈拉卡的唯一方法給趕走了──」

「喔，我知道我做了什麼。」費資本喃喃地說。他回頭一看。「喔喔，那些傢伙似乎快要趕上來了。我們一定不能被牠們抓到。好吧，你們為什麼要呆呆站著？」他瞪著坦尼斯。「你還真是個好領袖啊！我想應該由我來帶頭──我的帽子呢？」

「大概在五哩之外。」派賴特打了個大哈欠說。

「你還在這里？」費資本惱火地看著金龍。

「不然我應該在哪里？」金龍睡眼惺忪地問。

「我叫你跟其他龍一起離開！」

「我不要。」派賴特不屑地說，鼻子里噴出了一些火苗，讓牠抽搐了一下。然後牠打了個大噴嚏。金龍吸吸鼻子，焦躁地說，「一點都不尊重長輩，那些愚蠢的黃銅龍。牠們一直說話，還不停咯咯笑。讓我很緊張，那種愚蠢的笑聲──」

「好吧，那你就得自己回去了！」費資本走到金龍面前，看著牠模糊的雙眼。「我們要到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去──」

「我們要去？」坦尼斯大吼。「聽著，老人，費資本，不管你叫什麼來著，你為什麼不和你的──呃，朋友一起回去呢！你說的對，這旅程將會十分漫長、危險。現在我們失去代步的龍，應該會變得更漫長──」

「坦尼斯──」提卡警覺地看著逼近的龍人。

「快點跑進山里去。」坦尼斯深吸一口氣，試著要控制自己的恐懼和怒氣。「提卡，妳和佛林特先走。泰斯──」他抓起坎德人。

「不行，坦尼斯！我們不能把他留在這里！」泰斯哭喊著。

「泰斯！」坦尼斯的口氣讓坎德人知道半精靈已經受夠了。很顯然地，老人也明白了同樣的事情。

「我得要和這些人一起走，」他告訴金龍。「他們需要我，你不可能自己一個人走回去。你得要變態──」

「變形！」金龍不耐煩地說。「那個字是『變形』！你每次都說錯──」

「不管怎樣啦！」老人大喊。「快點！我們要帶著你一起走。」

「好吧！」金龍說。「我正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我不認為──」坦尼斯開口，思考著他們到底可以怎麼處理一隻巨大的金龍，但是來不及了。當泰斯好奇地看著，坦尼斯頭頂冒煙地在旁邊等待時，金龍念了幾句咒語。一陣閃光，金龍就突然消失了。

「什麼？到哪里去了？」泰索何夫看著四周。費資本彎下腰，從草叢中撿起一樣東西。

「快走！快點！」坦尼斯催促著老人和泰斯，跟在提卡和佛林特後面跑進山里。

「你看，」費資本邊跑邊拿東西給泰斯。「把手伸出來。」

泰斯照做了。坎德人接著驚訝地倒抽一口氣。他本來會停下腳步仔細地檢查，但是趕上來的坦尼斯剛好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向前。

在泰斯的手掌中是一個小小的金龍，雕刻得非常精細。泰斯甚至覺得自己可以看見翅膀上面的傷疤。眼睛的地方是兩顆閃閃發光的寶石。然後，正當泰斯目不轉睛看著的時候，金色的眼瞼閉了起來。

「喔，費資本，這──這真的好漂亮！我真的可以收起來嗎？」泰斯對後面氣喘吁吁跑著的法師大喊。

「當然，孩子！」費資本說。「至少在這場旅程結束之前可以借給你。」

「或者是這場旅程會把我們給結束掉。」坦尼斯喃喃地說，一邊快速地在巖石間攀爬著。龍人們愈來愈靠近。

【註】

１　金龍的壽命很輕易地就能超過五百年。派賴特很明顯已經活了快一千歲。當然啦，常常打盹混時間也有幫助。

２　埃思特維德是卡拉曼南邊的平原。

３　派賴特全心全靈都投入保護修瑪的這個任務上。所以，即使是現在，只要聽到有敵人接近的警告，這隻老當益壯的巨獸也會立刻警醒起來。

## ３─２金色拱橋

他們不停地往山（註１）里面爬，原先不斷追逐他們的龍人，現在看起來不過是羣小點。

眾人早就找不到卡拉蒙和貝倫的蹤影，更沒時間特地去找他們。因此，當他們發現卡拉蒙的時候的確感到十分驚訝。他正靠著一顆大石頭好整以暇地休息著，昏迷不醒的貝倫平躺在他身邊。

「發生了什麼事？」坦尼斯氣喘吁吁地說，爬了這麼遠的路，他幾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我最後終於追上了他，」卡拉蒙搖搖頭。「他想反抗。以他那種年紀來說他算十分強壯，坦尼斯。我得把他打昏纔行。但恐怕我太用力了。」他補上一句，後悔地看著地上昏迷不醒的傢伙。

「好極了！」坦尼斯累得連咒罵的力氣也沒了。

「我來處理。」提卡開始摸索她的袋子。

「龍人剛才通過最後一顆大石頭。」佛林特踉蹌地走到眾人視線中。矮人看起來已經快不行了。他靠著一顆大石頭坐了下來，用鬍子擦乾滿臉的汗。

「提卡──」坦尼斯正準備開口。

「找到了！」她驕傲地拿出一個小瓶子。她跪在貝倫身邊，把瓶塞拔掉，在他的鼻子前面搖一搖。昏迷的傢伙吸了口氣，立刻開始咳嗽。

提卡不停地拍著他的臉。「站起來！」她用酒吧女侍的聲調說。「除非你想讓龍人抓到你。」

貝倫的眼睛立刻張開，抱住自己的頭，昏昏沉沉地站起來。卡拉蒙扶他站好。

「好極了，提卡！」泰斯興奮地說。「讓我試試──」在她來得及阻止之前，泰斯一把將小瓶子搶過來，深深地吸了一口。

「哇啊啊啊──」坎德人腳步不穩地撞上費資本，後者正好纔跟在佛林特身後走上來。「噁！提卡！實在──好噁心！」他幾乎沒辦法說話。「這是什麼？」

「歐提克的祕方。」提卡微笑著說。「我們女侍身上都帶著一瓶，在很多場合都派得上用場，如果你懂我的意思。」她的笑容消失了。「可憐的歐提克，」她柔聲說。「不知道他怎麼樣了。還有那間旅館──」

「沒時間給妳回憶往事了，提卡。」坦尼斯不耐煩地說。「我們得走了。站起來，老傢伙！」他是對剛剛才舒服地坐下來的費資本大喊。

「我有個法術，」當泰斯又拖又拉地把費資本弄起來的時候，他不禁抗議。「可以馬上消除這些麻煩。呼！」

「不可以！」坦尼斯說，「絕對不可以。運氣好的話，你大概會把牠們全部變成食人魔。」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費資本的臉上露出希望。

下午的太陽剛好開始西沉，他們之前一直不停走著的小路，在這時候突然分成兩條。其中一條直接通往山頂，另一條似乎是繞過山頂的路。也許山頂上有條小路，坦尼斯心想；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可以死守那條小路。

但是在他們來得及開口之前，費資本第一時間衝向那條繞過山頂的小路。「這條路！」老法師倚著柺杖前進，一邊大聲說。

「但是──」坦尼斯準備要抗議。

「來，來嘛！走這條路！」費資本堅持道，並轉過身來瞪著每個人。「那條路是死路──兩種意思上都是。我知道的，我以前來過這里。這條繞過山脈的路通往一個大峽谷，有條橋通過那個峽谷。我們可以走過去，然後在那里和試著追上來的龍人作戰。」

坦尼斯皺起眉頭，不願意相信這個瘋狂的老法師。

「這是個好計劃，坦尼斯。」卡拉蒙慢慢地說。「我們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和牠們作戰。」他指著身後沿著小路往上爬的龍人。

坦尼斯看著四周。眾人都已經精疲力盡了。提卡的臉色蒼白、目光渙散，她靠著卡拉蒙，後者甚至為了減輕重量而在路上把帶著的長矛給丟了。

泰索何夫對坦尼斯露出愉悅的笑容，但是他氣喘吁吁得像隻小狗，一隻腳還一跛一跛的。

貝倫看起來跟以往一樣害怕、擔憂。坦尼斯最擔心的是佛林特。矮人一直都沒說話。他毫無落後地跟在他們身後，但是他的嘴脣泛青，呼吸也變得愈來愈急促。坦尼斯發現每隔一陣子，當佛林特以為沒有人注意他時，他會揉搓胸口或是左手臂，彷彿那兒讓他感覺到疼痛。

「好吧！」半精靈下定決心。「繼續吧，老法師。雖然我也許會後悔。」他急忙跟上費資本時又加上一句。

※※※

在日落的時候，眾人停了下來。他們站在山側一個大約三呎見方的平臺上，在他們面前的是一道狹長的峽谷。他們可以看見底下距離這里很遠的地方，有一條像是發亮水蛇般蜿蜒前進的小河。

這一定有四百呎深，坦尼斯在心中估量著。他們之前一直跟隨著的小路到這里停了下來，頭上是陡峭的懸崖，另一邊除了空氣之外什麼也沒有。要通過這道峽谷只有一個方法。

「那座橋，」佛林特說，這是他幾個小時來第一次開口說話，「看起來比我還要老──狀況還更糟。」

「這座橋已經支撐了幾百年！」費資本憤慨地說。「拜託，它連大災變都撐過去了！」

「我很相信這件事。」卡拉蒙衷心地說。

「至──至少它不會太長。」提卡試著要鼓舞大家，但是她自己也變得有些結巴。

跨過這個峽谷的橋結構十分獨特，兩棵巨大的楓樹橫跨這座狹窄的山谷，縱橫交錯的樹枝構成了支撐上面木板的結構。很久以前，這一定算是工程上的奇蹟。但現在那些木頭都已腐朽、開始動搖。如果原先還有固定的繩子，那麼一定很久以前就掉到底下的河谷里了。在他們眼前，木頭依舊在冷冽的風中不斷搖晃著，發出讓人牙齦發酸的聲音。

然後，在他們背後，傳出了大聲交談和武器撞擊巖石的聲音。

「看來是回不去了。」坦尼斯喃喃自語。「我們大概得一個接一個地走過去。現在只能希望神站在我們這一邊。而且，雖然我實在不願意承認，但費資本說的對，只要我們一走過這座橋，就可以輕易阻止這些龍人。牠們會卡在橋上，變成非常醒目的目標。我第一個走，其餘人跟在我後面，排成一行。卡拉蒙你走在最後壓陣，貝倫你緊跟在我後面。」

坦尼斯踏上吊橋，盡可能快速移動。他可以感覺到橋身開始搖晃。腳底下的河流在峽谷間順暢流著；銳利的巖石從它佈滿白沫的表面上升起。坦尼斯深吸一口氣，很快地看向別的地方。

「不要往下看。」他對其他人說，感覺到自己的胸口一陣空虛。有那麼一瞬間，他根本沒辦法走動，然後，他咬緊牙關，強迫自己一寸一寸地往前走。貝倫在他身後大步走著，對龍人的恐懼讓他完全忘了其他的威脅。

貝倫身後是泰索何夫，坎德人矯健的身手讓他輕鬆前進，偶爾可以好奇地往下看。然後是嚇壞了的佛林特，費資本攙扶著他。最後提卡和卡拉蒙踏上吊橋，不斷緊張地往後看。

當木板開始破裂時，坦尼斯幾乎已經走了一半，他腳下的木板喀啦一聲裂了開來。他本能的行動，在恐懼中及時抓住腐朽的木板。但是那木板開始在他手中碎裂，然後──

──一隻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貝倫！」坦尼斯吃了一驚。「抓住！」他強迫自己不要晃動，知道自己只要一移動，就會讓貝倫更難保持平衡。

「把他拉起來！」他聽見卡拉蒙大吼，然後，「每個人都不要動！整座橋快要垮了！」

貝倫臉上滿是緊張的神色，前額開始滴下汗珠，他開始用力拉。坦尼斯看見他手臂上的肌肉鼓起，血管幾乎爆裂而出。貝倫以讓人幾乎無法忍受的緩慢速度，將坦尼斯慢慢拉上破橋的邊緣。坦尼斯倒在橋邊，害怕得全身發抖，抓住木板不放。

然後他聽見提卡大喊。他抬起頭，意識到也許他剛撿回來的這條命馬上就要完蛋了。大約有三十個龍人出現在他們背後。坦尼斯低頭看著眼前那個大洞，其他部分的木板還完好無恙，他也許可以安全地跳過這個大洞，貝倫和卡拉蒙可能也沒問題。但是泰斯、提卡、佛林特和老法師就有問題了。

「完美的目標，你剛剛說的。」卡拉蒙喃喃自語地拔出劍。

「快施法，老法師！」泰索何夫突然說。

「什麼？」費資本眨眨眼。

「法術！」泰斯指著龍人。牠們看見這羣人被困在橋上，正急著趕上來把他們給除掉。

「泰斯，我們的麻煩已經夠多了。」坦尼斯說，吊橋在他腳下發出奇怪的聲音。卡拉蒙小心翼翼地移動，剛好擋住面對他們的龍人。

坦尼斯把箭搭上弦，射了出去。一個龍人掩住胸口，尖叫著掉下懸崖。半精靈又射出一箭，再次準確地擊中目標。在隊伍正中央的龍人遲疑了一下，困惑得不知該怎麼辦。附近沒有任何掩護，沒辦法躲開坦尼斯致命的箭矢。前排的龍人蜂擁衝向吊橋。

就在那一刻，費資本開始施展他的法術。

坦尼斯聽見老法師念咒的聲音，覺得一顆心開始往下沉。接著他提醒自己，反正狀況不可能更糟了。站在他身邊的貝倫則看來毫不在乎地面對龍人，這讓坦尼斯覺得不可思議，最後，他想起貝倫並不怕死亡──他會不斷地復活。坦尼斯又再度射出一箭，另外一個龍人尖叫著倒下去。他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瞄準上，幾乎忘了費資本的存在，直到他聽見貝倫驚訝地大喊。坦尼斯抬起頭，看見貝倫指著天空，隨著貝倫的視線，半精靈差點把手上的弓箭也給丟了。

從云端上降下，在落日餘暉中閃耀著的是一條金色的拱橋。老法師用手指引著它，讓它從天上降下來，剛好把橋上的洞給補起來。

坦尼斯恢復了理智，打量著四周，他發現，至少這片刻連龍人們也呆住了，牠們用發亮的眼睛看著那金色的拱橋。

「快點！」坦尼斯大叫。他拉住貝倫的手，拖著永恆之人跳上拱橋，它正好還距離橋面大約有一呎高。貝倫跌跌撞撞地跟上來。即使當他們踏上去之後，那座拱橋還是在繼續地往下降，在費資本的指揮下速度減緩下來。

當泰索何夫拉著嚇呆的矮人尖叫著跳上去時，拱橋距離橋面大概還有八吋高。龍人們突然意識到眼前的獵物快要逃跑了，憤怒地大吼，衝上木橋。坦尼斯站在金色拱橋盡頭，對為首的龍人不停地射箭。卡拉蒙殿後，也不停揮舞著劍，讓牠們沒辦法靠太近。

「快過來！」坦尼斯命令剛跳上拱橋的提卡。「待在貝倫身邊，好好注意他。你也是，佛林特和她一起去。快點！」他暴躁地咆哮。

「我要跟你在一起，坦尼斯。」泰索何夫好心地說。

提卡回頭看了卡拉蒙一眼，心不甘情不願地服從命令，她抓住貝倫，粗魯地把他往前推。她看見龍人不斷逼近，不需要太多催促，他們兩個一起衝過那金色的拱橋，越過剩下的吊橋。在他們的重量下，吊橋發出不祥的聲音。坦尼斯只能夠禱告它撐得住，但他卻沒太多時間仔細觀察。至少目前還撐得住，因為他聽見佛林特沉重的腳步聲。

「我們過來了！」提卡從峽谷的另一端大喊。

「卡拉蒙！」坦尼斯大喊著射出另一箭，試著要在金色的拱橋上保持平衡。

「快往前走！」費資本對卡拉蒙惱怒地說。「我試著要集中注意力。我已經把拱橋放在正確的位置上了。我想只要往左移個幾公分──」

「泰索何夫，快過來！」坦尼斯命令道。

「我不要離開費資本！」坎德人頑固地看著卡拉蒙踏上金色的拱橋。龍人們見到強壯的戰士開始撤退，立刻蜂擁向前。坦尼斯盡可能不停地射箭；一名龍人倒在自己綠色的血泊當中，一名龍人從橋邊跌了下去。但是半精靈已經疲倦了，更糟的是，他的箭快要用完了。龍人還在不斷進逼，卡拉蒙跨過拱橋，停在坦尼斯身邊。

「快點，費資本！」泰索何夫搖著他的手，不停地懇求。

「好了！」費資本滿意地說。「完美無缺。那些侏儒還說我不是工程師的料。」

正當他們在談話時，上面載著坦尼斯、卡拉蒙和泰斯的金色拱橋堅牢地將斷裂的橋連結在一起。

就在那一刻，木橋的另外一半──剛剛仍然完好的另一半，通往峽谷另一邊的那一半──嘎吱一聲裂開來，掉落底下的河谷中。

「神哪！」卡拉蒙大喫一驚，剛好來得及將正準備跨上木橋的坦尼斯拉回來。

「我們被困在這里了！」坦尼斯沙啞地說，看著木板不停地往下落，他的靈魂彷彿也跟著一起落下去。他聽見吊橋另外一邊，提卡發出尖叫聲，叫聲和龍人的咒罵聲混雜在一起。突然啪啪一聲，龍人憤怒的叫聲變成恐懼的哀嚎聲。

「你看！坦尼斯！」泰索何夫興奮地大喊。「你看！」

坦尼斯剛好來得及看見另一半的吊橋掉落，上面大部分的龍人也跟著一起翻滾下去。他感覺金色的拱橋震動了一下。

「我們也會掉下去的！」卡拉蒙大吼。「沒有東西支撐──」

卡拉蒙的話說到一半。他用力吞嚥了一下，慢慢看著兩邊。

「我不相信──」他喃喃地說。

「不知道怎麼搞的，我──」坦尼斯斷斷續續地吸了一口氣。

在峽谷中間，這個魔法拱橋掛在半空中，兩邊的木橋都掉了下去，只剩下它在落日的餘暉中閃爍著光彩。橋上站著四個人影，低頭看著腳底下的一片混亂──還有對面不遠的安全之地。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四周只有完全、絕對的死寂。然後費資本驕傲地對坦尼斯說。「棒極了的法術，」法師自豪地說。「有繩子嗎？」

天黑之後好一段時間，大夥才終於離開金色的吊橋。他們把繩子丟給提卡，等著她和佛林特把一端牢靠地綁在樹上。然後一個接一個地，坦尼斯、卡拉蒙、泰斯、費資本盪過去，讓貝倫把他們從懸崖邊拉上來。當他們都跨過去之後，立刻疲倦得倒了下來。他們累得沒力氣找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只是找了棵松樹下把毯子鋪起來，安排好守夜的人。沒值夜的人很快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坦尼斯全身僵硬地醒了過來。他第一個看見的東西是那座金色的拱橋，仍然掛在半空中，在陽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想你大概沒辦法把那東西處理掉吧？」他問正在和泰斯一起喫乾糧的老法師。

「恐怕不行。」老人若有所思地看著那座金色的拱橋。

「他今天早上已經試過幾個法術，」泰斯說，他對著一個覆蓋著蛛網和另一個被燒成灰燼的大樹點點頭。「我判斷最好在他把我們全部變成蟋蟀之前阻止他。」

「好主意。」坦尼斯憂鬱地看著眼前的拱橋。「好吧，即使我們在峭壁上劃上箭頭恐怕也沒這麼醒目。」他搖搖頭，在提卡和卡拉蒙身邊坐了下來。

「我敢跟你打賭，牠們還是會追上來的。」卡拉蒙心不在焉地嚼著乾糧（註２）。「有龍可以載著牠們越過這個地方。」他嘆口氣，把大部分的乾糧塞回袋子里。

「卡拉蒙？」提卡問。「你喫的不夠多──」

「我不餓。」他喃喃自語地站起身。「我想應該要先去探探路。」他背上背包和武器，開始沿著小路往下走。提卡開始忙亂地整理自己的東西，表情不是很專心，一直避開坦尼斯的目光。

「是因為雷斯林嗎？」坦尼斯問。

提卡停頓下來。她的手放在膝蓋上。

「他會一直都這個樣子嗎，坦尼斯？」她無助地問，擔心地看著他的背影。「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坦尼斯靜靜地說，看著大漢消失在荒野中。「但是，我從來沒有過姊妹或是兄弟。」

「我能明白！」貝倫語帶感情地說，吸引了坦尼斯的注意。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但是，聽到他的問題之後，永恆之人臉上那熱切、渴望的神情消失了。

「沒有──」他喃喃地說，臉上毫無表情。

「等等！」坦尼斯很快地站起來。「你為什麼可以明白卡拉蒙的舉動？」他把手放在貝倫肩上。

「不要煩我！」貝倫惱怒地大喊，把坦尼斯往後推。

「嘿，貝倫，」泰索何夫抬起頭微笑，彷彿什麼都沒聽見。「我剛剛正在翻我的地圖，我找到一張有很有趣故事的地圖唷──」

貝倫幽怨地瞪了坦尼斯一眼，走到泰索何夫盤腿坐著、地圖散落一地的地方。永恆之人蹲下來看著地圖，很快就專注聽著泰斯講故事。

「最好不要煩地，坦尼斯。」佛林特建議。「如果你問我，我會說，他唯一可以理解卡拉蒙的原因，是因為他跟雷斯林一樣瘋狂。」

「我沒有問你，反正都沒差，」坦尼斯在矮人身邊坐下來，喫著自己的乾糧。「我們馬上就要離開了。運氣好的話，泰斯可以找到這邊的地圖──」

「哼！」佛林特不屑地說，「那對我們實在太有用啦！上次他那張地圖帶我們到了一個乾涸的港口去！」

坦尼斯隱藏住笑容。「也許這次會不一樣，」他說。「至少比跟著費資本亂跑要好一點。」

「好吧，你說的也有道理。」矮人不情願地承認。佛林特斜眼看著費資本，靠近坦尼斯的耳邊說。「你會不會很懷疑他到底怎麼活過帕克塔卡斯的那次崩塌啊？」他壓低聲音問。

「我懷疑很多事情。」坦尼斯低聲說。「像是──你覺得身體怎麼樣？」

矮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嚇了一跳。「很好！」他漲紅著臉說。

「只不過，有時候我注意到你會按摩你的左手。」坦尼斯繼續說。

「風溼痛，」矮人皺起眉頭。「你知道春天的時候我總是被這癥狀所困擾。躺在地上睡覺更是雪上加霜。我以為你剛剛說過我們馬上要走了。」矮人開始匆忙打包。

「沒錯。」坦尼斯嘆口氣轉過身。「泰斯，找到什麼東西了嗎？」

「有的，我想有找到一些。」坎德人迫切地說。他把地圖捲起來，將它們塞進地圖盒中，然後把盒子塞進包包里，順便偷瞄一下他的金龍還在不在。雖然看起來像是金屬做的，但是那模型還是會不停地改變姿勢。現在它正蜷縮在一枚戒指上──坦尼斯的戒指，當他告訴羅拉娜他愛上奇蒂拉時還給羅拉娜的戒指。泰索何夫愣愣地看著戒指和那隻龍，幾乎忘記坦尼斯還在一旁等待。

「喔，」他聽見坦尼斯不耐煩地乾咳。「地圖，好的，沒問題。你知道嗎，當我還是個小孩時，我父母和我一起在卡基斯山脈里面旅遊，也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在前往卡拉曼的路上。通常，你也知道，我們會走北方那條比較遠的路。因為塔曼布沙克那里每年都有一個慶典，各種各樣的奇珍異寶都有賣。但是有一年，我猜應該是他們和某個珠寶商因為誤會而被關進監獄之後的那一年，我們決定要穿過這座山脈。我母親一直想要看看神之鄉，因此我們──」

「地圖？」坦尼斯打岔道。

「是的，地圖。」泰斯嘆口氣。「你看，我想這是我爸爸的地圖。這里是我們所在的位置，這是我和費資本能夠想出來最接近的地方。那里就是神之鄉。」

「那是什麼地方？」

「一座古老的城市。它是個廢墟，在大災變時被廢棄──」

「也許里面有很多龍人。」坦尼斯替他說完。

「不對，那個神之鄉絕不可能。」泰斯繼續說，小手指指著地圖上代表那座城的小點。「這整個地區也叫作神之鄉。事實上，在有那座城之前，那里就叫那個名字了，費資本是這樣說的。」

坦尼斯斜眼看了看老法師，他點點頭。

「很久以前，人們相信有神住在那邊，」老法師嚴肅地說。「那是個非常神聖的地方。」

「而且也非常隱密。」泰斯說，「它位在這些山脈所包圍的盆地中。你看到了嗎？根據費資本的說法，從來沒有人會到那邊去。除了他之外，沒有人知道那條小路。我的地圖上不知道怎麼搞的也有一條路，至少是通到山里面的路。」

「從來沒有人去過那里嗎？」坦尼斯問費資本。

老法師惱怒得瞇起眼睛。「沒有。」

「除了你之外沒有別人？」坦尼斯繼續追問。

「我去過很多地方，半精靈！」法師不屑地說。「你有一年的時間嗎？我可以告訴你這些地方！」他對坦尼斯伸出一根手指。「你不懂得感激我，年輕人！總是那麼多疑，在我為你做了那麼多事之後──」

「喔，我可不會提醒他這件事情！」泰斯看見坦尼斯的臉色一沉，急忙說。「快來吧，老傢伙。」

兩個人匆忙地沿著小路走下去，費資本生氣地沿著小路大踏步走下去，鬍子氣得亂抖。

「我們要去的地方真的有神住在那邊嗎？」泰斯詢問他，希望他不要打擾坦尼斯。

「我怎麼會知道？」費資本惱怒地說。「我看起來像個神嗎？」

「但是──」

「有人告訴過你，你話太多了嗎？」

「幾乎每個人都這樣說。」泰斯雀躍地說。「我有說過我發現過一頭長毛象嗎？」

坦尼斯聽見費資本發出無奈的聲音。提卡很快地越過他，試著要趕上卡拉蒙。

「要來嗎，佛林特？」坦尼斯對他喊。

「好！」矮人回答，突然在一顆大石旁坐了下來。「給我一分鐘。我把我的包包弄掉了。你繼續往前走。」

坦尼斯邊走邊專心地看著泰斯的地圖，沒注意到佛林特坐了下來。他沒聽見矮人聲音中的不同，也沒看見他臉上偶爾會出現的痛苦表情。

「好吧，快一點，」坦尼斯心不在焉地說。「我們可不想把你留下來。」

「好的，小子！」佛林特靠著大石頭坐下來，等著疼痛過去──總是會過去的。佛林特看著老友在小徑上走著，穿著盔甲看來有些笨拙。

『我們可不想把你留下來。』

「好的，小子！」佛林特對自己說。矮人很快用手揉揉眼睛，站起來跟上他的朋友們。

【註】

１　他們正進入卡基斯山脈。聖克仙城也在卡基斯山脈中，但是他們前往的區域（奈拉卡）則沒有火山活動。

２　精靈所稱呼的 Quith-pa 可能是通稱營養豐富、便於攜帶的乾糧。因為有些精靈把它烤成麵包，有些則是以曬乾的果子來替代。

## ３─３神之鄉

在羣山間毫無目標地漫遊是很疲倦的，而且這幾乎已經到了半精靈耐性的極限。

唯一讓他剋制住不把費資本勒死的原因（尤其是在他們四個小時里再度走進第二個峽谷之內後），是不可否認地，那個老人一直把他們往正確的方向帶去。不管他們看起來有多麼漫無目的（坦尼斯發誓他經過了同一個石頭至少三次），任何時候他只要留心太陽的方向，就會發現他們仍然不停地往東南方前進。

但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他愈來愈沒辦法看見太陽。冬天的冷風開始慢慢消退，空氣中甚至還有綠色植物的味道。天空很快就被鉛灰色的烏云遮蔽，開始下雨，那雨堅持不停地下著，水滴足以穿透最厚重的斗篷。

到了下午，全部的人都毫無生氣，一點精神也沒有；即使是原先精力充沛，不斷和費資本爭吵神之鄉方向的泰索何夫也不例外。對坦尼斯來說，最讓人感到挫折的莫過於沒有人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事實上，大家發現，費資本把地圖拿反了）。那場爭執讓泰索何夫把地圖塞回包包里，拒絕把它再拿出來。費資本則威脅要把泰索何夫的馬尾巴變成豬尾巴。

坦尼斯受夠了這兩個人，命令泰斯到隊伍的最後面去，一邊安慰著費資本，腦袋里不停模擬著把他們兩個關在洞穴里面的計劃。

半精靈在卡拉曼感覺到的平靜，經過這幾天旅行都已經徹底消失無蹤。他現在才明白，那個平靜的來源是需要做決定、需要不停地忙碌，是因為他終於可以幫助羅拉娜的這件事所帶來的。這些想法讓他可以繼續在黑色的水域中漂浮，正如同伊斯塔血海的海精靈幫助他一樣。但他現在又覺得黑暗開始將他包圍了。

坦尼斯的思緒一直集中在羅拉娜身上。一遍又一遍，他腦海中浮現吉爾賽那斯的指控──她是為了你才這樣做的！吉爾賽那斯也許原諒了他，但是坦尼斯知道他永遠不可能原諒自己。被關在黑暗之後神殿里的羅拉娜會發生什麼事？她還活著嗎？坦尼斯心中感到一陣恐懼。她當然還活著！黑暗之後不會殺死她，只要祂還想要貝倫來交換──

坦尼斯的目光轉而投向走在他前面、靠近卡拉蒙身邊的人。我願意用一切換取羅拉娜活命，他雙拳緊握，低聲地咒罵。任何代價！即使要犧牲我自己或是──

他停頓下來。他真的會交出貝倫嗎？他真的會用貝倫和黑暗之後交換，讓整個世界陷入深不見底的黑暗中嗎？

不會的，坦尼斯堅定地告訴自己。羅拉娜寧願死也不會接受這樣的條件。但是，走了幾步之後，他又改變主意。讓這個世界自生自滅吧！他陰沉地想。我們註定完蛋。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勝利。羅拉娜的命，是唯一重要的──唯一──

坦尼斯不是唯一心情沉重的人。提卡走在卡拉蒙身邊，她的紅色捲髮是這陰沉天氣中唯一的焦點。但是那光芒只存在於她的秀髮上，而從她的眼中消失了。雖然卡拉蒙對她一直很好，但是自從海底下那個兩情相悅的片刻之後，他就不曾再抱過她，這讓她在漫漫長夜里感到十分憤怒。他利用了她，她這麼想，只是為了減輕他自己的痛苦。她發誓當這一切都結束之後，她要離開他。卡拉曼城里有一個有錢的貴族無法將視線從她身上移開──但那些是晚上才會出現的想法。白天時，當她看見卡拉蒙，當她看見他在她身邊憂鬱地低頭走著時，她的心融化了。她溫柔地碰觸他。他很快便抬起頭，露出微笑。提卡不禁要嘆氣，管他什麼有錢的年輕貴族。

佛林特跌跌撞撞地跟在後面，很少說話，一句話也不抱怨。如果坦尼斯腦子里沒有充滿自己的困擾，他一定會注意到這是個不好的徵兆。

至於貝倫，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走得愈遠，他看起來似乎就愈疲倦，愈緊張。看起來太過年輕的藍眼睛四處打量著，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動物。

在山中的第二天，貝倫失蹤了。

每個人那天早上的心情都比較好，即使費資本也宣稱他們馬上就可以抵達神之鄉。但是陰沉的天氣很快就隨之而來，雨愈下愈大，費資本一個小時之內接連三次帶著他們闖進樹叢中。老法師興奮地宣稱「就是這里了！我們到了！」最後只發現了沼澤、峽谷，還有──一道峭壁。

這最後一次是條死路，讓坦尼斯開始覺得靈魂從體內飄離。即使是泰索何夫也警覺地發現到半精靈滿臉怒氣的表情。坦尼斯絕望地試著要控制自己的脾氣，這時他突然發現不尋常的狀況。

「貝倫呢？」一陣寒意澆熄了他的怒火。

卡拉蒙眨眨眼，似乎從很遠的世界里回來。高大的戰士急忙看著四周，然後紅著臉，羞愧地面對坦尼斯。「我──我不知道，坦尼斯。我──我以為他站在我身邊。」

「他是我們去奈拉卡的唯一嚮導，」半精靈緊咬牙關說，「也是羅拉娜還活著的唯一理由。如果牠們抓住他──」

坦尼斯突然停下來，淚水讓他無法繼續。他無助地試著要思考，感覺到血一直往頭上衝。

「別擔心，小子，」佛林特拍拍他的手臂，含混不清地說。「我們會找到他的。」

「我很抱歉，坦尼斯。」卡拉蒙咕噥著說。「我正在想──小雷的事情。我──我知道我不該──」

「你那該死的弟弟怎麼有辦法人不在這邊還搞出這種名堂來？！」坦尼斯大吼，然後恢復了理智。「很抱歉，卡拉蒙。」他不停地深呼吸。「不要怪你自己，我也應該要注意他的。我們都應該要注意的。除非費資本可以帶我們穿過巖石，不然我們也必須要走回頭路──不行，老傢伙，你想都別想──貝倫應該還沒走遠，他的足跡應該很好辨識。他藏匿的技巧並不好。」

坦尼斯說的對。往回走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們發現了一條原先都沒注意到的小徑。是佛林特在泥漿中發現了那個男人的足跡。矮人興奮地對其他人大喊，一頭鑽進樹叢中，輕易地追蹤那人的足跡。其他人蹣跚地跟在後面，這次矮人似乎突然間獲得了活力。佛林特像是隻知道獵物就在前方的獵犬，毫不遲疑地穿過樹叢，砍斷擋路的樹枝，停也不停地往前跑。他很快就把其他人都甩開了。

「佛林特！」坦尼斯不只一次大喊。「等等我們！」

但是眾人離興奮的矮人愈來愈遠，最後連他的身影都看不見了。佛林特的足跡後來變得比貝倫的還要清晰。他們毫無困難地可以追蹤矮人沉重的足跡，更別提那些折斷的樹枝和被連根掀起的藤蔓。

然後他們突然停了下來。

他們來到另一個懸崖邊，不同的是，這次有路可以過去──巖石中間有一個看起來像是通道的洞。矮人可以毫無困難地擠過去，他們輕易就發現他的足跡。但洞口實在太窄，讓坦尼斯不大情願地看著這個入口。

「貝倫擠了過去。」卡拉蒙面色凝重地指著洞口的血跡。

「也許吧，」坦尼斯懷疑地說。「泰斯，去看看另外一邊是什麼東西。」他命令道。在他能夠確定另外一邊有什麼東西之前，他實在不太願意就這樣冒失地衝進去。

泰索何夫輕易地爬了過去，眾人很快就聽見他尖銳的聲音在另一邊大吼大叫，但是迴音嚴重到讓他們聽不清楚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突然費資本臉色一亮。「就是這個了，」老法師興奮地說。「我們找到了！神之鄉！進去的路！從這條小路進去！」

「沒有其他的路嗎？」卡拉蒙問，陰沉地看著狹窄的入口。

費資本露出思索的神情。「我似乎記得──」

然後，「坦尼斯！快點！」清楚地從洞穴的另外一端傳出來。

「別又是死巷。我們要走這條路，」坦尼斯喃喃自語，「不管怎麼樣都別無選擇。」

大夥手腳並用地爬行，爬進了狹窄的入口。里面的路並沒有變得更好走；他們還被迫要把自己縮成一團，在泥巴里匍匐前進。肩膀寬大的卡拉蒙最痛苦，有一度坦尼斯還慎重考慮要把他留在後面。泰索何夫在洞口的另外一邊等他們，急迫地不停往洞穴里看。「坦尼斯，我聽到了什麼，」他不停地說。「佛林特在大喊，就在前面。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了，坦尼斯！你不會相信的！」

但坦尼斯沒時間觀光，至少在每個人都安全穿過通道前不行。最後，花了全部人的力量，才終於把卡拉蒙給拉了出來。當他終於出現的時候，手臂和背上的皮膚都已經磨破皮流著血了。

「就是這里了！」費資本說。「我們到了。」

半精靈轉頭打量著叫作神之鄉的這個地方。（註１）

「如果我是神，我可能不會選擇住在這里。」泰索何夫壓低聲音說。

坦尼斯被迫要同意他的看法。

他們站在山脈中一個圓形的盆地里。坦尼斯一看到這個地方時，最讓他感到驚訝和不可置信的，是這里的疏離與空虛感。在山脈里的每一條路上，大夥都看見生命的跡象：樹幹上新生的芽、剛長出的綠草、野花掙扎著在雪地上生長。但這里什麼都沒有。這個盆地的底部非常平滑，一點生命跡象都沒有。環繞盆地四周的山脈包圍著他們。尖銳的山頂似乎不停地往下壓，給人一種似乎會被壓扁在巖石下的感覺。頭頂上的天空是湛藍、清澈且冰冷的，沒有太陽也沒有云朵，更沒有任何飛鳥。更奇怪的是，當他們進來時外面正在下雨，但這里像是個眨也不眨、愣愣地看著天空的眼睛。坦尼斯很快地打了個寒顫，把視線從天空抽回來，仔細地看著四周。

在盆地正中央是一圈巨大、沒有特殊形狀的石塊，它是由不完美的石塊所構成的完美圓圈。它們雖然彼此形狀各異，卻是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讓坦尼斯從這里沒辦法看清楚石圈里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這一片荒蕪中，只有那圈石塊特別顯眼。

「這里讓我感覺非常傷心，」提卡低聲說。「我並不是害怕──這里看起來不邪惡，卻有很多的遺憾！如果神明真的會來這邊，那麼祂們一定是在這里為這個紛擾的世間哭泣。」

費資本轉過身，睿智地看著提卡，彷彿正準備要開口；但是在他來得及說話之前，泰索何夫開口大喊，「這里，坦尼斯！」

「我看見了！」半精靈立刻拔腿就跑。

在盆地的另一邊，他們可以勉強的看到兩個人影：一個比較高大，一個比較矮小，正在不停掙扎著。

「那是貝倫！」泰斯尖聲大叫。兩個人影在他銳利的目光下看得很清楚。「他不知道在對佛林特做什麼！快點，坦尼斯！」

坦尼斯咒罵著自己的漫不經心，沒有多派一些人看著貝倫，沒有強迫他說出心中的祕密。他飛快地在崎嶇的地面奔跑著，心中充滿恐懼。他可以聽見其他人叫著他的名字，但是他絲毫沒注意。他只是專注地看著眼前的兩個人，現在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看見佛林特倒在地上。貝倫低頭看著他。

「佛林特！」坦尼斯尖叫著大喊。

他的心臟劇烈跳動著，眼前金星亂冒。他的胸口疼痛，空氣似乎稀薄得不夠讓他呼吸。但他還是愈跑愈快，現在他可以看見貝倫轉過身來看著他，似乎要說些什麼。坦尼斯可以看見那人的嘴脣在翕動著。半精靈的血直往頭上衝，讓他聽不見貝倫在說些什麼。佛林特躺在貝倫腳邊，雙眼緊閉，頭無力地垂在一邊，臉色死灰。

「你做了什麼？」坦尼斯對貝倫尖聲怒吼。「你殺了他！」傷心、罪惡感、絕望和憤怒就像老法師的火球般在他體內爆裂了，讓他的頭疼得彷彿要被劈裂開來。他什麼都看不見，一陣紅霧阻擋了他的視線。

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的劍已經握在手中。他可以清晰感覺到冰冷的劍柄。貝倫的面孔在他眼前的一片紅霧中不斷地飄移；那人的眼中充滿的不是恐懼，而是深深的遺憾。接著坦尼斯看見他的眼睛因為疼痛而圓睜，這才發現自己竟然將長劍刺進貝倫毫無抵抗的身軀中，刀鋒刺得那麼深，坦尼斯可以清楚感覺到它劃過了肌肉和骨骼，甚至刺穿了永恆之人背後所倚靠的石頭。

溫熱的鮮血噴濺著坦尼斯的雙手，恐怖的尖叫聲從他的腦中發出，一個重物倒向他，差點把他給撞倒。

貝倫的身體壓在他身上，不過坦尼斯並沒注意。他狂暴地試著抽出武器，不停地刺著。他感覺到一雙強壯的手抓住他。可是瘋狂的半精靈奮力將它們掙脫。最後他終於拔出劍，看著貝倫倒在地上，鮮血從閃耀著邪惡光芒的綠寶石下的傷口激射而出。

他可以聽見身後傳來一陣低沉的吼聲、女人啜泣的聲音，還有一聲尖銳的哭叫。坦尼斯滿腔怒火地轉過身，想要看看剛剛那些試圖阻止他的人。他看見一個滿臉哀傷的壯漢，和一個兩頰上滿是淚痕的紅髮女孩。他完全不認識這兩個人。接著他面前出現了一個很老很老的人。他的表情十分平靜，眼中滿是遺憾。老人溫柔地對坦尼斯笑了笑，伸出手，抓住半精靈的肩膀。他的碰觸像是發燒的人所需要的冰水一樣。坦尼斯覺得理智又回到了體內，他眼前的一片血紅消失了。他將沾滿血跡的劍從被鮮血染紅的手中丟下，倒在費資本的腳邊啜泣著。老人彎下身，輕柔地安撫他。

「堅強一點，坦尼斯，」他柔聲說。「你必須要和一個還有很漫長旅程的老友道別了。」

坦尼斯突然記起來了。「佛林特！」他喫驚地說。

費資本哀傷地點點頭，看著貝倫的屍體。「來吧，這里你已經無能為力了。」

坦尼斯逼自己吞下眼淚，踉蹌地站起來。他把法師推開，搖搖晃晃地走到佛林特倒地之處，看見他的頭枕在泰索何夫的大腿上。

當矮人看見半精靈靠近時，他笑了。坦尼斯跪在最老的朋友旁邊，緊緊握住佛林特皺紋遍佈的手。

「我差點讓他給逃掉了，坦尼斯。」佛林特另外一隻手拍著胸口。「貝倫差點要從另外一邊的那個小洞溜走，但我的心臟剛好在那時候爆發了。他──他聽見我的叫聲，我猜是這樣的，因為等我恢復意識後，他已經抱著我躺在地上了。」

「那麼他沒有──他沒有──傷害你──」坦尼斯幾乎無法成聲。

佛林特勉強哼了一聲。「傷害我！坦尼斯，他連老鼠都沒辦法傷害。他跟提卡一樣溫柔。」矮人對著也跪在他身邊的女孩露出笑容。「妳要照顧卡拉蒙那頭大笨牛，聽到了嗎？」他對她說。「妳看，他剛好走過來了。」

「我會的，佛林特。」提卡啜泣著說。

「至少你沒機會再把我淹死了。」矮人咕噥著把視線轉移到卡拉蒙身上。「如果你看到你弟弟，替我瞄準他屁股踢一腳。」

卡拉蒙沒辦法說話。他只是搖搖頭。「我──我去看看貝倫怎麼樣了。」大漢喃喃自語。他扶起提卡，輕柔地將她帶開。

「不可以，佛林特！你不可以拋下我自己一個人去冒險！」泰斯哭喊著。「你會惹上很多麻煩的，你知道你會的！」

「這將會是我們相遇以來，我第一次可以享受的寧靜。」矮人含混不清地說。「我要把頭盔給你──就是上面有獅鷲獸鬃毛的那頂。」他堅定地瞪了坦尼斯一眼，然後轉回頭去看著不停啜泣的坎德人。他嘆口氣，拍拍泰斯的手。「乖，乖，小傢伙，不要太傷心。我這輩子過得很快樂，身邊都是值得信任的朋友。我看過許多邪惡的事物，但是我也看過更多美好的東西。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有了希望。我也不想離開你們，」他迅速將模糊的視線轉到坦尼斯身上，「特別是在你們需要我的時候。可是我已經把我所知的一切都教給你們了，小子。一切都會沒問題的，我知道──沒問題──」

他的聲音慢慢微弱下來，閉上眼，矮人的呼吸聲變得沉重。坦尼斯緊緊抓住他的手，泰索何夫把臉埋在佛林特的肩膀上。接著費資本出現了，他站在佛林特腳邊。矮人張開眼。

「我現在知道你是誰了，」他柔聲說，看到費資本時眼睛突然一亮。「你會和我一起來吧？至少在我旅程剛開始的時候──不要讓我單獨一個人。我已經和朋友們一起走了這麼久，要我自己一個人──這樣離開──我覺得有點不大習慣。」

「我會跟你一起走的。」費資本毫不遲疑地承諾。「閉上你的眼睛，佛林特，好好休息。這個世界的紛紛擾擾已經與你無關了。你已經贏得安眠的權利。」

「睡眠，」矮人微笑著說。「沒錯，這正是我需要的。你準備好就叫醒我──該離開時叫醒我──」佛林特閉上了眼。他輕輕吸進一口氣，然後呼了出來──

坦尼斯把矮人的手湊到脣邊。「老友，再會了。」半精靈低聲說，同時把矮人的手放在他已經停止跳動的胸口上。

「不要！佛林特！不可以！」泰索何夫狂亂地大喊，整個人趴在矮人的身體上。坦尼斯輕柔地將大哭的坎德人抱起來。泰斯不停地亂踢、掙扎，但是坦尼斯仍然像是抱小孩一樣將他抱得緊緊的，最後泰斯終於因為精疲力盡而屈服了。他抱著坦尼斯，傷心地哭泣。

坦尼斯摸摸泰斯的馬尾巴，接著他抬起頭，停頓下來。

「等等！老傢伙，你在做什麼？」他大喊。

坦尼斯把泰斯放在地上，很快地站起來。那年邁的法師將佛林特的屍體抱起來，當坦尼斯震驚地看著時，他開始走向盆地中央的那圈石塊。

「停下來！」坦尼斯命令。「我們應該要給他舉行一個儀式，幫他建造一個墓穴。」

費資本轉身面對坦尼斯，表情十分嚴肅。他輕鬆地抱著沉重的矮人。

「我對他保證過，他不會一個人走。」費資本簡短地說。

然後他轉過身，繼續往那圈石塊前進。坦尼斯遲疑了片刻，跟著他跑過去。其他人彷彿被定在原地，呆呆地看著法師遠去的背影。

對坦尼斯來說，要追上一個抱著那麼重屍體的老人應該是很簡單的事，但是費資本的速度驚人，彷彿他和佛林特都像空氣一樣輕。坦尼斯突然開始覺得自己的身體十分笨重，好像要追上空中的一縷輕煙般困難。他仍然踉蹌地跟在後面，正好在老法師抱著矮人的屍體走進石圈之內時追上了他們。

坦尼斯想也不想地跟著擠了進去。他一開始以為眼前是一池平靜的水，平靜到沒有任何東西幹擾它無波的表面。然後他發現這不是水，這是一片圓形、光滑的黑色巖石（註２）！黑色的表面被打磨得十分光亮。它在坦尼斯面前像是美麗的夜空般伸展開來，而且，坦尼斯低頭注視這片巖石時，他竟然看到了閃爍的星辰！清晰得讓他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以為夜晚已經降臨了；雖然他也知道現在不過是下午。他頭上的天空是湛藍的，沒有星星，沒有太陽。坦尼斯感受到無比的震撼，雙膝一軟跪倒在池邊，再度往里面看去。他看見了星星，看見了月亮，看見了三個月亮。他的靈魂開始顫抖，因為原本只有黑袍的偉大法師才能看見的黑月，現在他也能看見──就像一片黑暗中的一個黑色圓圈。他甚至可以看見英勇戰士和黑暗之後的星座消失之後所留下來的空洞。

坦尼斯想起了雷斯林說過的話，「兩個都走了。黑暗之後降臨克萊恩，坦尼斯，英勇戰士則是要來阻止祂──」

坦尼斯抬起頭，看見費資本抱著佛林特的屍體，踏上這黑色的巖石。半精靈努力強迫自己跟上，但眼前這片黑巖就像地獄般讓他沒有膽子踏上去。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老法師輕柔地走著，彷彿不願意吵醒懷中沉睡的孩子，朝閃耀著光芒的黑巖正中央走去。

「費資本！」坦尼斯大喊。

老法師既沒回頭，也沒轉過身，他只是繼續走入那閃爍的羣星中，坦尼斯感覺泰索何夫爬到他身邊。坦尼斯伸出手緊握著他的手，正如同他握緊佛林特的手一樣。

老法師走到了黑巖正中央──然後就──消失了。

坦尼斯吃了一驚。泰索何夫一躍而起，開始奔向那閃閃發光的巖石。但是坦尼斯抓住了他。

「不行，泰斯，」半精靈溫柔地說。「這次你不能和他一起去冒險了。時候還沒到。你得要先和我待在一起。我現在需要你。」

泰索何夫退了回來，難得的聽話，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指著前面。

「你看，坦尼斯！」他的聲音顫抖著。「那個星座！它出現了！」

當坦尼斯看著那平滑的巖石表面時，看見英勇戰士的星座重新出現了。它們閃了一閃，讓整個池子里面充滿了藍白色的光芒。坦尼斯立刻抬起頭，但他頭上的天空仍然是一片空虛。

【註】

１　在塔曼布沙克曾經有個叫作神之鄉的村落，位在更東邊的地方（這也就是泰斯地圖上的神之鄉）。但那個地方現在已經變成廢墟。這個卡基斯山脈中的神之鄉是個神祕之地，只有擁有魔力的人才能找得到。在古代，這里曾經建有一座美麗的神殿，卻在大災變時被摧毀了。修瑪的龍槍就是在神之鄉接受淨化，並且被灌注了擊敗黑暗之後的力量。

２　事實上，這是一塊高熱所形成的黑曜石，擁有非常光滑的平面。這塊平面可以映射夜空的星辰。費資本利用這個地方來讓大家知道佛林特已經踏進了另外一個世界。

## ３─４永恆之人的故事

「坦尼斯！」卡拉蒙的聲音大喊。

「貝倫！」坦尼斯突然想起自己做了什麼事情，立刻蹣跚地穿越崎嶇不平的地形，飛快地跑向貝倫的屍體。提卡和卡拉蒙站在他身邊，附近的巖石沾滿了血。當他們看著的時候，貝倫開始抽搐、呻吟；彷彿是為了記憶中的痛苦，而不是因為現時的痛苦。貝倫顫抖的手掩住胸口，慢慢地站起來。剛剛恐怖的傷口現在只在他身上留下一些清晰的血跡，最後，這痕跡很快也消失了。

「他的名字叫作永恆之人，還記得吧？」坦尼斯對面色灰敗的卡拉蒙說。「史東和我看見他死在帕克塔卡斯，被埋在幾噸的巖石底下。他已經死了無數次，每次都會重新復活。他還聲稱他不知道為什麼。」坦尼斯走到貝倫的面前瞪著他，後者用陰沉、小心的眼光看著他。

「其實你知道，對吧，貝倫？」坦尼斯說。半精靈的聲音十分輕柔，舉止非常平靜。「你知道的，」他重復說，「你也準備要告訴我們。很多人的命運可能就掌握在你手中。」

貝倫看著地面。「我很抱歉──你的朋友──」他喃喃地說。「我──我試著要幫忙，但是我──」

「我知道，」坦尼斯吞嚥著說。「我也很抱歉──對於我的所作所為。我──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

當坦尼斯這樣說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其實在說謊。他其實有看到，不過他只看到願意看到的東西。他的生命中過去有多少事情是像這樣？他看到的東西有多少經過他自己心靈的扭曲？他不了解貝倫是因為他不想了解他！貝倫對他來說就像是他最討厭自己心中的黑暗祕密一樣（註１）。他殺了貝倫，半精靈也知道；但事實上，他的劍是刺穿了自己。

彷彿那道傷口讓里面鬱積已久、腐化他靈魂的毒液流了出來。現在那道傷口終於可以癒合了。佛林特的死像是萬能的靈藥，讓他想起善良的事物，讓他想起超越生死的努力。坦尼斯覺得自己終於掙脫了罪惡感的糾纏。不論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已經盡了全力，試著要導正所有的事。他曾經犯過錯，但現在他可以原諒自己，繼續往前走。

也許貝倫從坦尼斯的眼中看到了這些。因為他很清楚地看到遺憾，看到了同情。接著，「我很疲倦了，坦尼斯，」貝倫看著坦尼斯哭紅的雙眼，突然說。「我實在太疲倦了。」他的視線轉移到那黑色的鏡面巖石上。「我──我很羨慕你的朋友。他現在可以安息了，他已經找到了平靜。難道我永遠沒有這樣的機會嗎？」貝倫握緊拳頭，打了個冷顫，最後用雙手掩住臉。「但是我好害怕！我看見了結局，非常接近了。我好害怕！」

「我們都很害怕。」坦尼斯嘆口氣，揉揉發熱的雙眼。「你說的對，結局已經很接近了，似乎是黑暗在等待著我們。貝倫，答案在你手上。」

「我會──我會告訴你們我所知道的一切。」貝倫斷斷續續地說，彷彿這些話是從他的體內被一個字一個字地拖出來。「但是你們一定要幫我！」他緊抓住坦尼斯的手。「你一定要保證幫助我！」

「我不能夠保證，」坦尼斯嚴肅地說，「在我知道一切之前還不行。」

貝倫坐下來，背靠著沾血的石塊。其他人圍坐在他旁邊，把斗篷拉緊，因為越過山峯吹來的風愈來愈急，吹過這些奇怪的巖石，發出怪異的聲音。他們心無旁騖地聽著貝倫的故事，只有泰斯偶爾會忍不住吸吸鼻子，頭靠著提卡偷偷地流淚。

一開始貝倫的聲音很低沉，他不情願地訴說著自己的故事。有些時候他們會看見他自我掙扎著，然後再一鼓作氣地把故事說出來，彷彿憋在體內會非常痛苦。但是他漸漸愈說愈快，這麼多年來終於可以說出實話的解放感，讓他感覺到十分輕鬆。

「當──當我說我可以了解你，」他對卡拉蒙點點頭，「失去弟弟的感覺時，我說的是實話。我──我有過一個妹妹。我們──我們不是雙胞胎，但是我們可能跟雙胞胎一樣親密。她只比我小一歲，我們住在奈拉卡外的一片小田地里。它四周沒有鄰居，什麼都沒有。我們的母親在家里教我們寫字和讀書，反正夠用就好。大多數時候我們在田里工作，我妹妹是我唯一的同伴，唯一的朋友。我對她來說也是一樣。」

「她工作得很勤勞──太勤勞了。在大災變之後，我們只能這樣辛勤地工作才能確保下一餐有東西喫。我們的雙親都又老又病。第一個冬天我們差點就餓死了。不管你們聽說過多少有關饑荒的故事，你們是無法想像的。」他的聲音變小，眼神渙散。「飢餓的野獸和餓瘋了的人羣在荒野中四處亂跑。我們由於與世隔絕，所以比許多人運氣要好。但許多夜里，我們還是醒著，手中抓著棍棒，聽著野狼在我們房子四周踱步，等待著。我看著我的妹妹──可愛的小東西──在二十歲之前就變得十分蒼老。她的頭髮和我現在一樣灰白，她的臉上有著皺紋和斑點。但是她從來不抱怨。」

「那個春天，事情並沒有什麼改變。至少我們有了希望，我妹妹這樣說。我們可以把種子種下，看著它們生長。我們可以狩獵那些跟著春天一起回來的獵物。桌上也會有食物。她喜歡狩獵，她的箭術相當不錯，她也喜歡在野外亂跑。我們常常一起去，那天──」貝倫停頓下來。他閉上眼，彷彿受寒似地開始發抖，之後咬緊牙關繼續說下去。

「那一天，我們走得比平常要遠。一道閃電引起的野火把樹林燒出一片空地，我們看到了一條以前從來沒出現過的道路。因為那天實在沒獵到什麼東西，我們便沿著小路走，希望那是野獸的小徑。過了一會兒，我發現那不是野獸走的路。那是條很古老很古老、人類走出來的路；已經不知道有多久沒有人走過了。我想要回頭，但是我妹妹繼續不斷地往前走，好奇地想要看看前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貝倫的表情看起來十分緊張。坦尼斯有一陣子擔心他不會繼續下去，但是貝倫依舊狂亂地說著，彷彿被什麼事情所驅趕。

「那條路通往──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妹妹說那里以前一定是個神殿，一個供奉邪神的神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四周有很多斷裂、倒塌的柱子，中間夾雜著枯死的野草。她說的對，那里的確有股邪惡的氣息，我們應該離開的。我們應該離開那個邪惡的地方──」貝倫不停重復這句話，彷彿是在念經一樣。接著他沉默下來。

沒有人亂動或是開口，過了幾分鐘之後，他開始低聲繼續說下去，其他人被迫要靠近才能聽得清楚。他們慢慢發現，貝倫已經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何時，他已經倒回那個時空了。

「但是廢墟中有一個好美好美的東西；一個斷裂的柱子底部上嵌著許多寶石！」貝倫的聲音中帶著敬畏。「我以前從來沒看過那麼美麗的東西！也沒看過這麼值錢的東西！我怎麼可能就這樣離開？只要一顆寶石！只要一顆就可以讓我們變成有錢人！我們可以住到城里去！我妹妹可以有專屬的裁縫師，她應得的。我──我跪下來，拿出刀子。有一顆寶石──綠色的寶石──在陽光下閃耀著！它比我看過的任何東西都還要美麗！我要它。我把刀子插進──」貝倫用手比了個動作，「寶石底下的石塊中，開始試著把它撬出來。」

「我的妹妹嚇壞了。她對我大喊，命令我住手。」

「『這是個神聖的地方，』她懇求我，『這些寶石是神的東西。這是褻瀆，貝倫！』」

貝倫搖搖頭，臉上露出記憶中的怒氣。

「雖然我自己的心中也感覺到一陣寒意，但我還是不理她。我告訴她，『如果這是什麼神的東西，祂們早已經放棄了這里，就像放棄了我們一樣！』但是她根本不聽我的。」

貝倫的眼睛突然睜開，雙眼中充滿了畏懼。他的聲音彷彿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她抓住我！她的指甲刺進我的手臂！好痛！」

「『住手，貝倫！』她命令我。是我耶，我是她哥哥！『我不會讓你冒犯神的東西！』」

「她怎麼敢這樣跟我說話？我是為了她才這樣做！是為了我們家！我纔不讓她阻擋我！她知道當我生氣時會怎麼樣。我的腦中會有什麼東西繃斷，理智就會被掩蓋。我沒辦法思考或是看東西。我對她大喊，『不要煩我！』但她還是抓住我的手，刀子飛舞著，割壞了那些寶石。」

貝倫的眼中突然露出瘋狂的光芒。卡拉蒙下意識地握住腰間的匕首，那人雙手握拳，聲音幾乎陷入半瘋狂狀態。

「我──我推了她──我不是故意要那麼用力──我根本沒有要那麼用力推她！她往後倒！我想要抓住她，可是來不及。我動作太慢了，太慢了。她的頭──撞上了柱子。尖銳的石塊刺穿了這里，」貝倫比比自己的前額，「她滿臉都是血，血蓋住了那些寶石。它們不再閃亮了。她的眼睛也暗淡下來。它們瞪著我，可是看不見我。然後──然後──」

他的身體劇烈地顫抖。

「那景象太恐怖了，我每次閉上眼都會看見那恐怖的景象！那像是大災變，只不過那是場摧毀一切的過程！這次是創造，只不過創造出來的是邪惡、陰森森的東西！大地裂成兩半！巨大的石柱開始在我眼前出現。一座神殿從黑暗的地底冒了出來。那不是美麗的神殿，它畸形且恐怖。我看見黑暗從我眼前升起，有著五個頭的黑暗，每一顆頭都在我眼前不斷扭曲變形。那些頭用和墓穴一樣死氣沉沉的聲音跟我說話。」

「『很久以前我被這個世界封印，我只能從某個地方重新回到這個世界。這個滿是寶石的柱子對我來說曾經是一扇鎖上的門，讓我無法自由。你釋放了我，人類，所以我把你要的東西賞給你──綠寶石是你的了！』」

「接著是一陣恐怖、嘲諷的笑聲。我感覺到胸口一陣劇痛。我低下頭，看見綠寶石嵌在我胸口，就如同你們今天看到的一樣。我被眼前的邪惡和自己魯莽的行為給嚇呆了，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的黑影愈來愈清晰。那是隻龍！我現在還可以看見──一隻五頭龍（註２），我從小在鬼故事里就常聽到的怪物！」

「我知道只要這些龍回到這個世界上，我們就死定了。我最後終於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事。這就是牧師們跟我們提到過的黑暗之後。祂很久以前被修瑪擊敗，但從來沒有放棄回到這個世界上。現在，因為我的愚蠢祂可以重新踏進這個世界。其中一顆巨大的蛇頭撲向我，我知道我就要死了，因為祂絕對不可能容許任何人目睹祂的出現。我看到祂閃閃發光的利齒。我沒辦法移動。反正我也不在乎。」

「接著，我妹妹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她還活著，可是當我試著要摸摸她的時候，我什麼也摸不到。我尖叫著她的名字，『潔思拉！』」（註３）

「『快跑，貝倫！』她大喊。『快跑！祂還不能穿過我，至少現在還不行！快點跑！』」

「我呆呆地看了片刻，我的妹妹飄浮在黑暗之後和我之間。我害怕地看見那五顆頭憤怒地後退，不停地咆哮。但是祂們真的沒辦法越過我妹妹。而且，就在我眼前，黑暗之後的形體開始晃動、變形。祂仍然在那邊，一個邪惡的影子，但是就這樣了。可是祂的力量很強大，祂再度衝向我妹妹──」

「接著我轉身就跑。我不停地跑，綠寶石在我胸口燒出了一個洞。我不停地跑著，直到眼前變得一片漆黑為止。」

貝倫閉上嘴。他的臉上滿是汗珠，彷彿他真的剛剛馬不停蹄地跑了好幾天。沒有人開口。這可怕的故事將他們變成和四周的石頭一樣僵硬的生物。

最後貝倫斷斷續續吸了一口氣。他的眼睛重新聚焦，又看見了周遭的人。

「然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什麼都不知道。當我醒過來時，我老了，就像你們現在看到的一樣。一開始我告訴自己這是個恐怖的噩夢。接著我感覺到綠寶石在我的胸口燒灼著，提醒我這是真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也許我已經走遍了全克萊恩大陸。我一直很想要回到奈拉卡。可是我知道那里是我唯一不能去的地方，我沒有那種勇氣。」

「之後我又四處遊蕩了更多年，沒有平靜，沒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死了又復活。我到的每個地方都聽說了邪惡蔓延的傳聞，我知道這是我的錯。接著惡龍和龍人們出現了。只有我知道這意味了什麼，只有我知道黑暗之後的力量已經足夠了，可以開始征服這個世界了。祂唯一需要的就是我。為什麼？我也不確定。我只感覺到有什麼人掙扎著要關上一扇門，另外一個人則努力地要打開它。我好累──」

貝倫的聲音變得很低。「好疲倦，」他雙手掩住臉。「我要結束這一切！」

眾人靜靜地坐了很長一段時間，試著搞清楚這像是恐怖牀邊故事的遭遇。「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把這扇門關上？」坦尼斯問貝倫。

「我也不知道，」貝倫含混不清地說。「我只知道有股力量推我去奈拉卡，可是那又是全克萊恩上我唯一不敢去的地方！這──因為這樣我才逃跑。」

「但是你最後還是要去的，」坦尼斯慢慢地、堅定地說。「你要和我們一起去那里。我們會和你一起，你不會孤單一個人。」

貝倫渾身發抖地搖搖頭，發出哀嚎聲。突然他閉上嘴，抬起頭，漲紅了臉。「好！」他大喊。「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跟你們一起去！你們保護我──」

「我們會盡力。」坦尼斯喃喃地說，看見卡拉蒙翻了個白眼，立刻把視線移開。「我們最好趕快找到出去的路。」

「我找到了。」貝倫嘆口氣。「當我聽到矮人慘叫時，我幾乎已經要跑過去了。往這邊。」他指著巖壁間一個狹窄的縫隙。卡拉蒙嘆口氣，自怨自艾地看著全身上下的刮傷。大夥一個接一個地擠進縫隙中。

坦尼斯是最後一個。他轉過身，再一次看著這個荒涼的地方。黑夜很快便降臨，湛藍的天空變成深紫色，很快地繼續變黑。奇異的石圈慢慢被暮色包圍。他現在看不見費資本消失的那個黑色池子了。

光是想到佛林特已經離開，就有種怪怪的感覺。他的心中感到非常的空虛。他一直期待可以聽到矮人囉囉唆唆地抱怨全身上下各種的疼痛，或是鍥而不捨地和坎德人爭論的聲音。

坦尼斯掙紮了一陣子，盡可能回憶這位好友。然後，悄悄地，他讓佛林特安息。他轉過身，鑽進巖壁間狹窄的石縫中，離開了神之鄉，再也沒回到過這個地方。

一回到小路上，他們沿著路來到一個小洞穴。他們圍在一起，在這麼靠近奈拉卡的地方不敢生火，因為這里是惡龍軍團勢力最集中的地方。有一陣子，沒有人開口，然後他們開始談論佛林特，讓他從他們的記憶中安息，就像坦尼斯做的一樣。他們的記憶中只剩下好的事物，回憶佛林特豐富、多采多姿的一生。

當卡拉蒙回想那次悲劇性的露營旅行：他試著要用空手抓魚，結果把船給弄翻了，害佛林特掉進水里去──他們都開懷大笑。坦尼斯回憶起佛林特和泰斯命運的會面，那時泰斯「不小心」拿走了一個佛林特剛做好、要在市集上賣個好價錢的手環。提卡還記得他替她做的那些精巧的小玩具。她想起當她父親失蹤時，矮人是怎麼樣好心地收留她，一直等到歐提克幫她找到住的地方為止。（註４）

他們回憶起許多許多的故事，直到深夜，他們的痛苦已經被撫平，只剩下失落的遺憾。

至少，對他們之中大多數的人來說是這樣。

稍晚，當泰索何夫守夜時，他坐在洞口看著天空，小手中拿著佛林特的頭盔，眼淚不停地從臉頰上滑落。

坎德人哀悼曲

正如往日，春天再臨。

明亮的世界再度運轉。

在空氣和鮮花，在綠草和蕨類中，

都在太陽的懷抱中茁壯。

正如往日，你可以解釋，

泥土為何變黑，

這黑暗如何帶來雨滴，

讓花朵和蕨類生長。

我已經忘了這些事情，

金色的藤蔓是如何生長，

春天是如此地生機旺盛，

無數的生命在此時爭著冒出頭來。

現在冬天只存在於我的記憶中，

秋天，夏天的陽光──

從今以後每個春天都將是，

通往黑夜的季節。

【註】

１　在坦尼斯的少年時期，詠者曾經這樣評斷他──「兩族血統各佔一半，註定一事無成」。難怪他心中會有所謂的黑暗祕密。

２　五頭多彩龍（一個腦袋一種顏色）就是塔克西絲，黑暗之後化身的其中一種。而這形象也是祂星座的形象。投德有時會這樣咒罵：「以五頭賤龍之名！」在龍槍傳奇中，通往無底深淵的大門就是雕刻成五頭龍的樣子。

３　潔思拉是貝倫的另外一半。她代表的是愛。貝倫現在感到非常迷惑，但潔思拉並沒有。她知道自己是唯一阻擋黑暗之後進入這個世界的屏障。

４　提卡的父親是魔術師維蘭。他是名巡迴表演的魔術師，私下幹些偷雞摸狗的勾當。他從索拉斯消失了，每個人都推測他沒落到什麼好下場。最後，是佛林特和歐提克撫養提卡長大的。

## ３─５奈拉卡

到了最後，大家才發現，要進去奈拉卡實在非常簡單。

簡單得讓人不敢相信。

「底下到底在搞什麼鬼？」卡拉蒙喃喃地說。他和坦尼斯依舊穿著偷來的盔甲，從奈拉卡西邊山脈里的制高點往底下的平原看，發現了令人困惑的景象。

蜿蜒的黑色線條像蛇一般一路延伸到百哩之內唯一的建築──黑暗之後的神殿。看起來好像是山脈里冒出了幾百隻的巨蛇，只不過這些線條不是蛇，而是成千上萬的惡龍軍團。兩個人看到四處都是陽光照在長矛或盾牌上所產生的反光。黑色、藍色、紅色的旗幟在高聳的旗桿上隨風飄揚，上面繡的是龍騎將專屬的徽記。天空中飛舞著各色各樣的巨龍──紅、藍、綠、黑，幾乎湊齊了彩虹上的色彩。兩座巨大的飛行要塞飄浮在神殿上空（註１），投射下來的陰影讓底下陷入永恆的夜晚中。

「你知道嗎，」卡拉蒙慢慢地說，「幸好那個老傢伙之前就把我們的坐騎給趕走了。如果我們騎著黃銅龍來到這一大團混亂中，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沒錯。」坦尼斯心不在焉地說。他剛剛也在思考有關這個「老傢伙」的事情，把幾件事情拼湊在一起，回憶他自己看到的，和泰斯告訴他的東西。他愈是想要弄清楚費資本的身分，答案就愈是呼之欲出。他「打了個寒顫」，就像佛林特說的。

一想起佛林特，突然的心痛感強迫他把有關矮人，還有那老傢伙的事放到一邊去。他現在已經有夠多事情要擔心了，這次可沒有什麼老法師可以幫助他度過難關。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坦尼斯靜靜地說，「反正這對我們有利，減少了我們的阻礙。還記得伊力斯坦說過的話嗎？米莎凱白金碟上面記載著，邪惡往往會自相殘殺。黑暗之後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正在聚集祂的部隊，也許是準備要給克萊恩最後一擊。不過這卻讓我們可以輕易地趁著這陣混亂溜進去。沒有人會注意兩個押解犯人的守衛。」

「這是你的判斷？」卡拉蒙陰沉地加上一句。

「我祈禱會這樣。」坦尼斯低聲說。

奈拉卡城門守衛隊的隊長最近受到不少困擾。黑暗之後召集了作戰會議，這些安塞隆大陸上的龍騎將從大戰開始以來，第二次全員集合在這里。他們四天前開始陸續蜂擁而來，從那時候開始，隊長的日子就過得生不如死。

龍騎將們應該要照著階級依序進入──艾瑞阿卡斯大人第一個領著他的侍從、他的部隊、貼身護衛、飛龍大隊；然後是奇蒂拉，闇之女，帶著她的侍從、她的部隊、貼身護衛、飛龍大隊；然後是塔加的盧西安（註２）帶著他的侍從等等，一直到投德，駐守最東邊境的龍騎將為止。

這整個順序不只是為了滿足地位較高的龍騎將的虛榮心而已，它是為了要讓大量的部隊和補給，能夠在原先不是設計來集合部隊的建築中進出。而且，由於龍騎將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沒有人願意攜帶比其他人少的兵力進去。這系統設計的原意非常好，理論上也應該可以好好地運作。不幸的是，從一開始艾瑞阿卡斯大人遲到了兩天之後，整個設計就遇到了麻煩。

他是故意這麼做，好引發意料之中的麻煩嗎？隊長當然不確定，也不可能去查證，反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當然，這就表示比艾瑞阿卡斯先到的龍騎將，必須先暫時駐紮在神殿外的平原上，直到他帶著部隊進去為止。這只代表兩個字──麻煩。龍人、地精、傭兵們急切地想進入神殿前臨時搭建的帳篷市集中享受一切的娛樂，他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距離，當發現竟然無法進入近在咫尺的神殿時，他們的憤怒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許多人晚上偷偷地溜進城牆里，像是蜜蜂尋找蜂蜜般地撲向酒吧。鬥毆發生在每一個角落；每個龍騎將的士兵都只對自己的指揮官忠心。神殿底下的地牢已經爆滿，隊長迫不得已只好下令手下每天早上用推車把喝得爛醉如泥的士兵推出城牆外倒掉，讓氣急敗壞的指揮官去領回。

巨龍之間也開始有了爭執，每一種龍都想要支配其他的龍。一隻綠龍，湛青．血暴在爭奪一隻鹿的過程中，失手殺了一隻紅龍。很不幸的，那隻龍剛好是黑暗之後的寵物。現在這隻巨大的綠龍被關在奈拉卡地底的一個洞穴中，牠的怒吼和揮舞尾巴的動作，讓地面上的人以為附近正不停地發生地震。

隊長已經有兩天晚上沒睡好了。當第三天早上，艾瑞阿卡斯大人抵達的消息傳來時，他幾乎高興得跪下來。他很快地將手下召集起來，宣佈入城的儀式正式開始。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直到投德手底下幾百名醉醺醺的龍人士兵看見艾瑞阿卡斯的部隊開始進城之後，由於牠們首領的無能和膽怯，這些士兵開始失去控制，推擠著也要進去。艾瑞阿卡斯十分憤怒遭到這樣的幹擾，命令屬下的軍官率領士兵還擊。混亂開始了。

黑暗之後憤怒地派出配備著鞭子、鐵鏈和釘頭錘的親衛隊。黑袍法師和邪惡的牧師也跟著一起出動。在法術和鞭打中，秩序終於恢復了。艾瑞阿卡斯大人和他的部隊終於不失尊嚴（卻有些狼狽）地進入神殿前的廣場。

現在應該是下午了；隊長已經完全失去時間的概念（那些該死的飛行要塞把太陽都遮住了），一名守衛這時出現，希望他能夠到前門去看看。

「怎麼搞的？」隊長不耐煩地用一隻銳利的眼睛瞪著牠（另外一隻眼在和西瓦那斯提精靈作戰時被弄瞎了），「又有人打架了嗎？把他們倆個都打昏，丟到監獄里去。我不舒服──」

「不──不是打鬥，長官。」守衛結巴地說，年輕的地精守衛一直很敬畏牠的人類指揮官。「正門的守衛派──派我來的。兩──兩個軍官帶著犯──犯人想要進城。」

隊長幾乎要破口大罵。以後不知道還會遇到什麼？他幾乎準備要叫地精回去放他們進來。這里早已擠滿了犯人和奴隸，多一兩個不會有太大的差別。龍騎將奇蒂拉的部隊正在外面集結，準備要進城了。他得準備好正式歡迎他們。

「什麼樣的犯人？」他惱怒地問，試著要加快速度把手邊的工作處理完，好去參加歡迎的儀式。「喝醉的龍人嗎？把牠們──」

「我──我想你應該來看看，長──長官。」地精開始流汗了，滿頭大汗的地精可沒什麼好味道。「有幾──幾個人類，還有──還有一個坎德人。」

隊長捏住鼻子。「我說──」他停頓下來。「坎德人？」他突然之間十分感興趣。「該不會，里面正好有一個矮人吧？」

「我沒看到，長官。」可憐的地精回答。「但是我也許沒注意到，長官。」

「我立刻去。」隊長說。他急忙將腰間的佩劍掛上，跟著地精來到正門。

至少到目前為止，正門恢復了平靜。艾瑞阿卡斯的部隊都已經進城了。奇蒂拉的士兵則正奮力整好隊形，準備要走進來。典禮已經快要開始了，隊長飛快地看了那羣站在城門口的人一眼。

兩個高階的惡龍軍團軍官看守著一羣悶悶不樂的犯人。隊長仔細觀察這些犯人，努力地回憶他兩天前才收到的命令。他受命要特別注意一名和坎德人一起旅行的矮人；也可能有一名精靈和一名有著長長銀色頭髮的精靈女子──實際上是隻銀龍。他們是被俘精靈的同伴，黑暗之後預料到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會來救人。

這里的確有個坎德人，但是里面的女人一頭紅色捲髮，不是銀色的，如果她是隻龍，隊長寧願把他的盔甲給喫掉。那個蒼老、滿臉鬍子的傢伙很明顯的是個人類，不會是矮人或精靈。最奇怪的是，他根本無法想像，為什麼兩個軍官要把這羣沒什麼價值的犯人帶進來。

「割斷他們喉嚨就好，不要煩我們，」隊長疲倦地說，「我們監獄的空間已經不夠了。把他們帶走。」

「這樣多浪費啊！」其中一名手臂跟樹幹一樣粗的軍官說。他抓住那個紅髮女孩，把她拉到前面。「我聽說奴隸市場里面，嘿嘿，對這樣的貨色會出很高的價錢！」

「你說的沒錯。」隊長喃喃自語，一邊用那隻完好的眼睛打量著那女子傲人的身材，她身上穿戴著的鎖子甲在他的想像中讓這優點更明顯。「但我就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把這傢伙帶進來了！」他指著坎德人，後者立刻大喊，但很快就被軍官給阻止。「殺了他們──」

壯碩的軍官似乎被這場爭執給弄迷糊了，不停地眨眼。在他來得及回答之前，另外一個之前一言不發、躲在後面的軍官走上前。

「那人類是個法師，」軍官說。「我們猜測那個坎德人是個間諜。我們在達加堡附近抓到他們的。」

「好吧，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說，」隊長暴躁地說，「還要浪費我的時間。隨便啦，把他們丟進監獄里。」他聽見號角聲，急忙說。典禮的時間要到了，巨大的鐵門晃動著開始打開。「我把你的派令簽好，拿過來。」

「我們沒有──」壯碩的軍官說。

「你說的是什麼文件？」留鬍子的軍官插嘴，在袋子里摸索著。「身份證明──」

「不是！」隊長氣呼呼地說。「你們指揮官派遣你們運送犯人的證明文件。」

「我們沒拿到，長官。」留鬍子的軍官冷靜地說。「這是新的命令嗎？」

「不，不是，」隊長懷疑地看著他們。「你們怎麼可能沒有這份文件還能通過封鎖線？你們要怎麼回去？你們會回去嗎？還是想要用快賺到手的這筆錢去好好樂一樂？」

「纔不是！」壯碩的軍官憤怒地說，他的眼中閃著怒火。「也許我們的上級長官忘記這件事，這不過是小事一樁。他必須要考慮很多事情，這對他來說又有點喫力──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他威脅性地看著隊長。

大門打開了，號角聲震耳欲聾。隊長無助地嘆口氣，此刻他應該要站在正中間，歡迎奇蒂拉的到來。他對附近的黑暗之後親衛隊比了比。

「把他們帶下去，」他說，一邊把制服整理好。「我會讓他們看看我們是怎麼處置逃兵的！」

當他快步離開時，他看見黑暗之後的親衛隊十分樂意執行這個命令，迅速且有效率地抓住兩名軍官，並且讓他們都繳了械。

當龍人抓住他的手臂，把他的劍卸下來的時候，卡拉蒙對坦尼斯使了個眼色。提卡的眼中充滿了恐懼：事情似乎失去控制了。貝倫幾乎被假鬍子遮住的臉上也露出驚慌的神情，看來他似乎準備要尖叫著逃跑。即使是泰索何夫也被這計劃的突然改變給嚇了一跳。坦尼斯可以看見坎德人的眼睛骨碌碌地四下打轉，想要找到逃跑的機會。

坦尼斯忙亂地思考著。當他擬定進入奈拉卡的計劃時，他以為自己已經考慮到了每一個可能性，但是他卻從來沒想過可能會被當作逃兵捉起來！如果守衛把他們都抓進地牢里，一切都完了。只要他們把他的頭盔脫下來，就會立刻認出他是半精靈。然後他們會更仔細地檢查其他人──他們會發現貝倫──

自己纔是危險的源頭。沒有他，卡拉蒙和其他人還有可能混過去。沒有他──

附近傳來一陣巨大的號角聲，還有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一隻巨大的藍龍載著龍騎將走進神殿的大門。坦尼斯一看見那名龍騎將，心中五味雜陳，突然有了個新靈感。羣眾瘋狂地湧向前，喊著奇蒂拉的名字。此時，守衛們把頭轉過去，擔心龍騎將會不會遇到危險。坦尼斯把握機會，盡可能地靠近泰斯。

「泰斯！」他很快地說，希望泰斯能夠聽懂他說的精靈語。「告訴卡拉蒙繼續偽裝。不管我做了什麼，他一定得相信我！一切都靠他對我的信任了。不論我做什麼。你明白嗎？」

泰斯驚訝地看著坦尼斯，遲疑地點點頭。他已經很久沒聽人說精靈語了。

坦尼斯只能希望他聽得懂。卡拉蒙根本不懂精靈語，即使他的聲音會被羣眾吵雜聲給掩蓋過去，坦尼斯還是不敢冒險使用通用語。雖然這樣，一個守衛仍然用力扭住他的手，命令他閉上嘴。

吵雜聲停了下來，羣眾被驅趕回原來的位置。守衛們看見狀況已經在控制中，開始帶著犯人離開。

坦尼斯突然一個不穩，絆了一跤，把抓著他的守衛給一起帶著跌倒了。

「快起來，混蛋！」另一個守衛用鞭子握把對坦尼斯的臉狠狠來上一記。半精靈撲向守衛，抓住鞭子和他的手。坦尼斯用盡全力往外扯，讓那個守衛狼狽地倒在地上。有那麼短暫的一瞬間，他擺脫了所有的束縛。

坦尼斯拚命跑向前，意識到身後苦苦追趕的守衛，還有卡拉蒙驚訝的表情，他旋即撲向騎在藍龍背上的那個人。

「奇蒂拉！」他大喊，守衛這時正好抓住他。「奇蒂拉！」他啞著嗓子不要命地大喊。他和守衛奮力搏鬥，空出一隻手來把頭盔脫掉。

穿著深藍色盔甲的龍騎將聽見有人叫她的名字，立刻轉過身來。他可以看見她面具底下的褐色雙眼大睜，他也可以看見她跨下那隻雄龍轉過來，目光灼灼地看著他。

「奇蒂拉！」坦尼斯大喊。他因為絕望而產生無比的怪力，將追捕者甩開，再度撲向前。但是人羣中的龍人衝出來，奮力將他壓在地上。坦尼斯仍然不停掙扎著想要看見龍騎將的臉。

「停下來，藍天。」奇蒂拉戴著手套的手命令式地放在龍的脖子上。藍天順從地停了下來，牠的爪子在鋪滿鵝卵石的地上輕輕地滑動。但當牠的眼睛瞪著坦尼斯時，里面燃燒著熊熊的妒意和忿恨。

坦尼斯不停地吸氣，心臟劇烈跳動著。他的頭彷彿裂了開來，血水不停流進一隻眼睛里，但是他不在乎。他一直等待著同伴們大吼著追上來幫忙的聲音，但這代表泰斯沒聽懂。他等待著奇蒂拉注意到背後同母異父的弟弟卡拉蒙，並且認出他來。他不敢回頭觀看朋友的下場。他只希望卡拉蒙能夠聰明一點，對他還有足夠的信心，不要靠近他。

現在隊長走了過來，他剩下的一隻眼睛閃爍著怒火。隊長抬起一隻腳，準備要把這個惹麻煩的傢伙給踢昏。

「住手！」有人說。

隊長突然停了下來，因為用力過度差點摔倒。

「放他走。」同樣一個聲音。

守衛不情願地在闇之女不容質疑的手勢下，放了坦尼斯。

「什麼事這麼重要，讓你打擾我進城的儀式？」她冷冷地問，從頭盔後面傳出來的聲音變得比較深沉。

坦尼斯踉蹌地站起來，因為壓力突然消失而感覺渾身發軟，剛剛和守衛們搏鬥的後遺癥讓他昏昏沉沉。他步履不穩地走到奇蒂拉身邊。當他愈走愈近時，他看見奇蒂拉的棕眼中帶著一絲愉悅。她很享受這一刻──和舊玩具玩的新遊戲。坦尼斯清清喉嚨，大聲地說。

「這些蠢蛋用逃兵的罪名把我給抓了起來，」他說，「只不過是因為那個該死的巴卡力斯忘記把文件交給我。」

「竟然有人敢讓你受委屈？我會讓他得到應有的懲罰，我的好坦塞勒斯。」奇蒂拉回答。坦尼斯可以聽出她話聲中的笑意。「你怎麼有這麼大的膽子？」她加上一句，回頭瞪著隊長，後者一看到她轉過來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我──我只不過是服從──服從命令而已，大人。」隊長結巴地說，像個地精般全身發抖。

「快滾，不然我會拿你來餵我的龍。」奇蒂拉毫無轉圜餘地地搖搖手。然後，用同樣優雅的姿勢對坦尼斯伸出手。「為了彌補你所受到的驚嚇，我可以順路載你一程嗎，指揮官？」

「多謝，大人。」坦尼斯說。

坦尼斯瞪了隊長一眼，握住奇蒂拉的手，一下子就爬上藍龍的背。奇蒂拉命令藍天前進時，坦尼斯飛快地掃視了人羣一眼。有那麼片刻，他沒看到他的目標，接著他滿意地嘆口氣，終於看到卡拉蒙和其他人被守衛帶開。大漢看著他們經過，臉上露出迷惑的表情，但他還是繼續往前走。也許泰斯已經把消息告訴了他，讓卡拉蒙繼續偽裝下去；再不然就是卡拉蒙還是很相信他。坦尼斯自己也不確定。他的朋友們現在安全了，至少比跟他在一起安全得多。

坦尼斯突然意識到，這也許是最後一次看見他們。他搖搖頭，不能讓這件事困擾他。他轉過頭去，發現奇蒂拉的棕眼中混雜著狡詐和毫不掩飾的敬佩。

泰索何夫踮著腳想要看清楚坦尼斯的下場。他聽見了叫喊聲，然後是片刻的沉寂。後來他看見坦尼斯爬到龍背上，和奇蒂拉坐在一起。整個儀式又繼續進行。坎德人以為坦尼斯望向這邊，如果真的是這樣，他並沒有露出任何異樣的表情。守衛們繼續推著其餘的犯人穿過人羣，泰斯很快就看不見朋友的蹤跡了。

其中一名守衛用短劍戳了戳卡拉蒙的肋骨。

「看來你的朋友搭上龍騎將的便車，讓你自己一個人在監獄里發臭。」龍人咯咯笑著說。

「他纔不會忘記我。」卡拉蒙喃喃地說。

龍人笑著推推同伴，後者正拉著坎德人的領子往前走。「當然，他會回來找你的，如果他能夠找到路離開龍騎將的牀！」

卡拉蒙漲紅了臉，眉頭緊鎖。泰斯擔心地看了高大的戰士一眼。坎德人還沒找到機會把坦尼斯的口信轉告卡拉蒙，他很害怕戰士會把一切都毀了，雖然泰斯自己也不太確定還有什麼好毀掉的。不過──

卡拉蒙只是用受辱的聲音說，「我日落之前就可以出去了。」他用深沉的聲音說。「我們是同甘共苦的好哥們，他不會讓我失望的。」

泰斯聽見卡拉蒙話中的意思，急迫地扭動身體，想要找機會告訴卡拉蒙。就在這一刻，提卡憤怒地尖叫。泰斯轉過頭，看見龍人把她的袖子扯了下來；她脖子上已經有了龍人爪子所造成的血痕。卡拉蒙出聲警告，但一切都太遲了。提卡毫不遲疑地用手背打中這隻爬蟲類的腦袋，就像酒吧女侍習慣的動作。

龍人憤怒地把提卡推倒在街上，舉起了鞭子。泰斯聽見卡拉蒙吸了一口氣，坎德人閉上眼，準備接受故事的結局。

「嘿！別弄傷她了！」卡拉蒙大喊。「除非你願意負責。奇蒂拉大人叫我們要賣到六個銀幣的價錢，如果她身上有傷痕就賣不到這個價錢了！」

龍人遲疑了片刻。的確，卡拉蒙還是個犯人，但每個龍人都看見了闇之女是怎樣親自歡迎他的朋友。牠們敢冒險觸怒另一個可能也很受她寵愛的人嗎？牠決定還是不要冒險。牠們粗魯地將提卡拉起來，把她往前推。

泰索何夫鬆了一口氣，偷偷地回頭看了貝倫一眼，覺得他安靜得有些不尋常。他的感覺沒錯。永恆之人似乎完全在另外一個世界里。他嘴張得大大的，看起來像個白癡。至少他應該不會造成什麼麻煩。看起來卡拉蒙會繼續稱職地扮演他的角色，提卡一時間也不會出什麼差錯。至少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沒有人需要他。泰斯開始興致盎然地打量著神殿的四周，至少在脖子被龍人拉住的可轉動範圍內。

他很懊悔自己看了眼前這景象。奈拉卡和它以前的形式完全一樣──一個小小的、為了養活居住在神殿里的人所建造的村莊；只不過里面現在蓋滿了大量的帳篷，看起來像是許多蕈類在雨後突然冒了出來。

在神殿廣場的遠端，神殿像兀鷹般地俯視這整座城。它變形、扭曲的結構似乎讓遠處的山脈也跟著臣服。任何人只要一進到奈拉卡來，他們的眼光一定立刻移到神殿上。之後，不論他在做什麼事情，腦袋里想什麼，那座神殿都會一直出現在他眼前，即使在晚上，即使在夢里。

泰斯再看了一眼，很快地把視線轉移到別的地方，覺得自己全身冰冷。其他的景象看來更加糟糕。這座帳篷搭建的臨時城市擠滿了士兵、龍人、人類傭兵，地精和大地精在臨時趕工出來的酒吧里進進出出，在惡臭的街道上四處遊蕩。各種族的奴隸都被帶進這座城，一方面服侍主人，一方面提供主人各式各樣的娛樂。溪谷矮人在腳下四處流竄，利用各種各樣的穢物過活。這景象彷彿是地獄的翻版，到處都臭得讓人無法忍受。現在只不過是下午，但是廣場上黑暗、冰冷得如同夜晚一般。泰斯抬起頭，看見兩座巨大的飛行要塞，用它們獨有的姿態飄浮於神殿之上，龍羣則在四周不停地飛舞著。

當他們一開始走上這條街時，泰斯還希望有機會可以逃走。說起混入人羣，他是個專家。他也注意到卡拉蒙的眼神四處亂飄；他想的也是同樣的事情。走不了幾步路之後，泰斯發現空中要塞不停地監視底下的情況，心中明白想溜走是毫無希望的。很明顯地，卡拉蒙也意識到這點，因為坎德人注意到戰士的肩膀垂了下來。

嚇壞了的泰斯突然想到羅拉娜也被關在這里。坎德人樂天的個性最後終於被四周無比的黑暗和邪惡給壓垮了。他壓根就沒想過世界上會有這樣的黑暗和邪惡存在。

守衛一邊推開那些酒醉、互相爭鬥的士兵，一邊不停催促他們向前。不論泰斯怎麼努力，就是沒機會把坦尼斯的口信告訴卡拉蒙。然後他們被迫在黑暗之後親衛隊前停了下來。親衛隊們肩並著肩在街上走著。來不及把路讓給他們的人會被毫不留情地抓起來丟到一邊去，甚至被一拳打倒，沒有絲毫遲疑的踐踏過去。押送他們的守衛急忙將他們推到一堵牆邊，命令他們靠牆站好，等待部隊走過。

泰索何夫發現自己被擠在一名龍人和卡拉蒙中間。守衛放開了他的手，很顯然認為即使是坎德人也不會笨到衝進這樣的隊伍中。雖然泰斯可以意識到那雙眼睛仍舊盯著他，但他還是可以擠到卡拉蒙身邊和他說話。他希望沒有人會聽到他說的話，他也不認為有人能夠聽到，因為現在四周都是如雷的踏步聲。

「卡拉蒙！」泰斯低聲說。「我有話要告訴你，你聽得見嗎？」

卡拉蒙沒有回頭，直直地看著前方，表情沒有絲毫改變。但是泰斯看見他眨了眨眼。

「坦尼斯說要相信他！」泰斯很快地說。「不論如何。還有──還有──你要繼續裝下去──我想他是這個意思。」

泰斯看見卡拉蒙皺起眉頭。

「他用精靈語說的，」泰斯有點生氣地說。「而且很難聽清楚。」

卡拉蒙的表情沒有改變，最多隻是變得更陰沉。

泰斯吞了口口水。他挪了挪身體，緊靠在戰士旁邊的牆壁上。「那個──那個龍騎將，」坎德人遲疑地說。「那──是奇蒂拉，對吧？」

卡拉蒙沒有回答。但泰斯可以清楚看見他下巴的肌肉抽動了一下，卡拉蒙的脖子上有根筋在跳動。

泰斯嘆口氣。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他扯開嗓門大喊。「你真的相信他吧，卡拉蒙？因為──」

毫無預警地，看守泰斯的龍人回手給了他一巴掌，打得他一頭撞上牆壁。泰斯眼前金星亂冒，跌坐在地上。一個黑色的身影彎下身。他的視線一團混亂，泰斯什麼都看不清楚，準備忍受另外一拳。然後他感覺到一雙溫柔、強壯的手把他舉了起來。

「我告訴過你們我不想弄傷他們。」卡拉蒙皺眉說。

「呸！死坎德人！」龍人吐了口痰。

隊伍現在幾乎已經完全通過了。卡拉蒙把泰斯放回地上，坎德人試著要站起來，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人行道不停地在他眼前搖來搖去。

「我──我很抱歉──」聽見自己喃喃地說。「我的腳有點奇怪──」他最後感覺自己被卡拉蒙扛了起來。

「他知道一些重要的消息，」卡拉蒙低沉地說。「我希望你沒弄傷他的頭，讓他把這些消息給忘了。闇之女會不高興的。」

「什麼腦袋？」龍人咆哮著回答，但是泰斯從他在卡拉蒙肩膀上顛倒的姿勢來看，發現龍人有點不知所措。

他們又繼續開始往前走。泰斯的頭痛得很厲害，他的臉頰腫了起來。他用手摸著臉頰，發現龍人爪子抓傷的地方留下黏黏的血液。他的耳朵里好像飛進很多蜜蜂，不停地嗡嗡作響。整個世界似乎在他的周遭開始旋轉，讓他有點反胃，尤其在卡拉蒙穿著盔甲的背上彈來彈去，讓情況更糟糕。

「還有多遠？」他可以感覺到卡拉蒙的聲音在他的胸口嗡嗡作響。「這個小混蛋實在很重。」

龍人伸出一隻手指回答。

泰斯非常努力地，試著要讓自己忘記頭昏和疼痛，轉過頭去看。他只來得及瞄了一眼，這樣就夠了。隨著他們的靠近，那棟建築愈來愈大，到最後它不只佔滿了他們的視線，同時也佔滿了他們的心靈。

泰斯癱了下去，他的視線愈來愈模糊，他迷迷糊糊地想著為什麼四周起了大霧。他最後記得的一件事是聽見幾個字，「去地牢──在黑暗之後，塔克西絲陛下神殿底下。」

【註】

１　這些要塞原先是座落在地面上的，但是聖克仙城的黑袍法師和黑袍牧師找到了將要塞從地面上拔起、讓它在天空中飛行的方法。

原先只有善良的力量懂得這個技術（德肯的飄浮墓穴和現在已經消失的霧海谷飄浮宮殿）。在「龍槍傳奇」中我們將有機會一探飛行要塞的內部。

２　有謠言說盧西安在白色龍騎將費爾薩斯死亡後接任他的位置，但是他是以綠色龍騎將的身分前來奈拉卡。

## ３─６坦尼斯的條件．加漢的調查

「要酒嗎？」

「不要。」

奇蒂拉聳聳肩。她把瓶子從放著雪冰鎮的碗里面拿出來，慢條斯理地給自己倒了一杯。她心無旁騖地看著血紅的液體從水晶瓶中流進杯子，然後把瓶子放回碗里。她在坦尼斯對面坐了下來，冷冷地打量著他。

她已經把頭盔拿了下來，但是仍然穿著那件深藍色、鑲金邊的龍鱗甲，像是她自己的鱗片一樣合身。房間的許多蠟燭照在這件精心打磨過的盔甲上，反射出炙烈的火光，奇蒂拉彷彿被火焰包圍。她的黑色捲髮完全被汗沾溼，捲曲著貼在她臉的周圍。她褐色的雙眼彷彿著火一般，長長的睫毛不停地眨動。「你為什麼要來這里，坦尼斯。」她柔聲問，一隻手輕柔地撫摸手中的玻璃杯。

「妳也知道為什麼。」他簡單扼要地回答。

「當然是為了羅拉娜。」奇蒂拉說。

坦尼斯聳聳肩，小心地保持自己神色不變。眼前的這個女人讓他感到十分害怕──她有時比他還更了解他自己──害怕她會猜到他在想些什麼。

「只有你一個人嗎？」奇蒂拉啜飲著酒。

「是的。」坦尼斯毫不退縮地看著她。

奇蒂拉挑起一邊的眉毛，表示不願意相信。

「佛林特死了。」他哽咽地加上一句。即使在面對這麼多的恐懼時，他還是沒辦法輕鬆地提到他的朋友。「泰索何夫不知道跑哪兒去了，我找不到他。我──反正我也不想把他帶來。」

「我可以理解。」奇蒂拉不悅地說，「原來佛林特死了。」

「就像史東一樣。」坦尼斯忍不住緊咬牙關加上一句。

奇蒂拉銳利地瞪了他一眼。「這就是戰爭，親愛的。」她說。「我們倆都是軍人，他和我都是。他能夠明白。他的魂魄不會責備我的。」

坦尼斯憤怒地把到口的話吞回去。她說的的確沒錯，史東會明白的。

奇蒂拉靜靜地看了坦尼斯的臉孔片刻，匡啷一聲把杯子放了下來。

「我的弟弟們呢？」她問，「在哪里──」

「妳為什麼不直接把我押到地牢里去拷問我？」坦尼斯咆哮道。他離開椅子，開始在房間里四處走動。

奇蒂拉笑了，一個理解、若有所思的微笑。「沒錯，」她說，「我可以在那里拷問你。你會說實話，親愛的坦尼斯。你會告訴我所有想知道的事情，你還會求我讓你說更多。我們不只有專精於拷問技術的人才，這些人還都十分熱愛他們的工作。」奇蒂拉優雅地站起來，走到坦尼斯面前。她一手拿著酒杯，另一隻手從他的胸口一路移到他的肩膀上。「但這不是拷問。說吧，你就把它當作一個姊姊在關心家人。我的弟弟呢？」

「我不知道。」坦尼斯說。他堅定地抓住她的手，把它們從他身上移開。

「他們兩個人都消失在伊斯塔血海里了──」

「和綠寶石之人一起嗎？」

「和綠寶石之人一起。」

「你怎麼會活下來？」

「海精靈救了我。」

「那麼他們一定也救了其他人囉？」

「也許有，也許沒有。畢竟我是個精靈，其他是人類。」

奇蒂拉看了坦尼斯很長一段時間。他仍然握著她的手腕。在她銳利的眼光下，他下意識地收緊了手指。

「你弄痛我了──」奇蒂拉柔聲說。「你為什麼要來，坦尼斯？要單槍匹馬救出羅拉娜？即使是你也從來沒這麼愚蠢過──」

「不是，」坦尼斯說，將奇蒂拉的手臂抓得更緊。「我是來交換的。用我來換她自由。」

奇蒂拉睜大了眼。接著，突如其來的，她仰頭大笑。她迅如閃電、輕鬆地掙脫了坦尼斯的手，轉過身走到桌子邊去重新裝滿酒。她回頭對他露出微笑。

「怎麼搞的，坦尼斯，」她再度大笑，「你以為你對我來說算什麼？我為什麼要和你做這個交易？」奇蒂拉邊笑邊說。坦尼斯覺得臉上一陣熱。

「坦尼斯，我已經俘虜了他們的黃金將軍。我已經取走他們的幸運符了──他們美麗的精靈女戰士。就事論事，她也不是個太糟糕的將軍。她把屠龍槍交給他們，並且教導他們如何戰鬥。她的哥哥把善良的巨龍帶回大地，不過每個人都把這當作是她的功勞。當騎士們彼此爭鬥的時候，她讓他們團結在一起。你竟然要我用她來交換──」奇蒂拉不屑地比著手勢，「一個和坎德人、野蠻人、矮人在荒野里四處遊蕩的半精靈？！」

奇蒂拉又開始大笑，她笑得如此劇烈，以至於她必須強迫自己坐下來，用手背把眼淚擦乾。「說真的，坦尼斯，你也實在太看得起自己了。你認為我會為了什麼接受你？愛情嗎？」

奇蒂拉的聲音中有些微妙的變化，她的笑容看來有些不自然。她把玩著手中的杯子，突然皺起眉頭。

坦尼斯沒有回答。他只能呆呆地站在她面前任她取笑，感覺自己的臉燙得可怕。奇蒂拉瞪著他，低下頭。

「假設我說好呢？」她冷冷地說，愣愣地看著手中的杯子。「你能夠給我什麼補償我失去的東西？」

坦尼斯吸一口氣。「妳軍團的指揮官已經死了，」他努力保持自己聲音的平靜。「我知道這件事。泰斯告訴我他殺了那個人。我願意接替他的位置。」

「你願意在惡龍軍團底下服役？」奇蒂拉真的吃了一驚。

「我願意。」坦尼斯咬緊牙關。他的聲音聽起來很痛苦。「反正我們都已經輸了。我已經看過了你們的飛行要塞。即使善良的龍留下來，我們也不可能獲勝。而且，牠們也不會留下來，因為人們會趕牠們走。反正人們也從來不真的信任牠們。我只關心一件事情──讓羅拉娜毫髮無傷地重獲自由。」

「我相信你真的會這樣做。」奇蒂拉不可置信地說。她打量他很長一段時間。「我得要考慮考慮。」

接著，她彷彿在和自己爭論，搖搖頭，把杯子湊到脣邊，一口喝光酒，放下杯子站起來。

「我要考慮考慮。」她又說。「現在我得要先離開，坦尼斯。龍騎將們今晚有個會議。他們從安賽隆大陸的各地趕過來參加。當然，你說的沒錯，你們已經輸了這場戰爭。今晚我們將討論如何握緊鐵拳。你要跟我一起去，我會讓你見見黑暗之後。」

「羅拉娜呢？」坦尼斯不願意放棄。

「我說過我願意考慮！」奇蒂拉的眉宇間出現了一道皺紋。她的聲音十分尖利。「儀典用的盔甲會送到你手上，一個小時之內穿戴妥當，準備跟我一起參加會議。」她準備要走，隨即又回過頭來再度看著坦尼斯。「我的決定也許會和你今晚的表現有關。」她柔聲說。「別忘記，半精靈，從這一刻起，你服侍的是我！」

褐色的雙眸將坦尼斯緊抓不放。這女人的意志開始慢慢地收緊她的羅網，他感覺自己像是在光滑的地板上被人強迫推著前進。惡龍軍團的強大力量在她身後，虎視眈眈的黑暗之後飄浮在她四周，讓她全身沐浴在前所未有的力量之中。

坦尼斯突然間明白了他們之間的差距。她是優越的，人類中的人類。因為只有人類對權力的渴望會讓他們的愛情腐化變質。人類的生命有如曇花一現，他們必須要全心全意地去過活，才能像金月手中的蠟燭燒出燦爛，才能像史東眼中破碎的太陽留下痕跡。相對地，這生命之火也可以毀滅一切，將路經的一切夷為平地。他用這樣的火焰溫暖他體內冰冷的精靈血統，在心中小心地守護這火焰。現在他看見了自己可能的下場，正如同他在塔西斯城里看到的、被活活燒死的焦黑屍體一樣，血肉變成一團焦炭，停止的心臟變得焦黑。

這是他的原罪，也是他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必須要把自己的靈魂放在這女人的祭壇上，正如同其他人把銀幣放在枕頭上一樣。這是他欠羅拉娜的。她已經為他受了夠多的苦。他的死沒辦法讓她自由，但他的生命可以。

坦尼斯慢慢地將手放在心臟的部位，低頭鞠躬。

「遵命，大人。」他說。

奇蒂拉走進了她的私人密室，心中一團亂。她感覺得到血液在血管中跳動。刺激、慾望、勝利所帶來的喜悅讓她不飲自醉。但是她心中還有個地方在不停懷疑著，因為它讓這一切得意洋洋都變得毫無意義，所以更加惱人。她憤怒地試著不要去想這件事情，但是當她打開這扇門時，它又突然佔據了她的腦海。僕人們沒預期她會這麼早回來。火把還沒點亮；爐火已經佈置好了，但是還沒點著。她惱怒地準備伸手去拉鈴，讓僕人們快點走進來，處理好一切該做的事務，突然一隻冰冷、沒有血肉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那隻手的寒意讓她的血液幾乎結凍，心臟幾乎停止跳動。奇蒂拉痛得深吸一口氣想要擺脫這隻手。但這隻手牢牢地抓著她。

「妳沒忘記我們的交易吧？」

「沒有，當然沒有！」奇蒂拉說。她試著不要讓聲音發抖，顯露出恐懼來，嚴厲地命令道，「放開我！」

那隻手慢慢地鬆了開來。奇蒂拉飛快地把手抽回，不停按摩方纔被抓住的部位；即使在這麼短的時間里，那部分的肌肉也已經變得灰白。

「精靈女人會是你的。當然，要等黑暗之後把她料理完之後。」

「當然，她活著對我也沒用。活著的女人對我沒什麼意義，不像那個活著的男人對妳的用處可大了──」騎士的聲音讓人不悅地停留在最後的字句上。

奇蒂拉惱怒地瞪了那透明的面孔一眼，閃爍的眼睛和身體分開，飄浮在騎士黑色的盔甲上。

「不要那麼愚蠢，索思爵士。」她急忙拉動叫人鈴。她突然覺得需要一些光亮。「我可以分辨公私──有些時候你還做不到，如果你的傳說正確的話。」

「那麼妳打算怎麼處理那個半精靈？」索思爵士問，它的聲音聽起來就像平常一樣，好像是從很深的地底傳來的。

「他將會變成我的東西，完全、徹底的。」奇蒂拉不停地按摩她凍傷的手腕。

僕人們遲疑地走進來，不敢正視闇之女，害怕又觸動她著名的怒氣。不過奇蒂拉腦中思索著別的事情，並沒有分神去管他們。索思爵士如同往常點起蠟燭時一樣，躲進陰影中。

「唯一可以完全佔有半精靈的方法，是讓他親眼看著我摧毀羅拉娜。」奇蒂拉繼續道。

「這恐怕不是贏得他的愛最好的方法。」索思爵士不屑地說。

「我不想要他的愛。」奇蒂拉拔下手套，解開盔甲，發出短暫的笑聲。「我想要他！只要她還活著，他的靈魂就會一直跟她在一起，一直想著自己所做的偉大犧牲。不行，唯一讓他臣服於我的方法是，讓他在我的靴子底下茍延殘喘，直到他不成人形為止，這樣他才會對我有點用。」

「不會太久的，」索思爵士經驗老到地說。「死亡將會讓他重獲自由。」

奇蒂拉聳聳肩。僕人們已經完成了工作，很快就退下了。闇之女站在燭光下，靜靜地思考著，她的盔甲只脫了一半，頭盔在她手上前後晃動著。

「他對我說謊，」她片刻之後輕聲說。她把頭盔丟到一張桌上，打破了一隻蓋滿灰塵的精緻花瓶。奇蒂拉開始前後踱步。「他對我說謊。我的弟弟們沒有死在血海里，至少其中一個活了下來，我可以感覺得到。永恆之人也是！」奇蒂拉斷然地打開門。「加漢！」她大喊。

一名龍人急忙走進房中。

「有什麼新消息嗎？他們找到隊長了嗎？」

「沒有，大人。」龍人回答。牠就是那個在福羅參一路跟蹤坦尼斯到旅館的龍人，也就是那個幫忙抓住羅拉娜的傢伙。「他下哨了，大人。」牠加上這句話，彷彿就足以解釋一切。

奇蒂拉明白了。「搜索每一個妓院和帳篷搭成的酒吧，直到找到他為止。然後把他帶過來，如果有必要，不惜把他關在牢里。我從龍騎將會議回來之後會審問他。不，等等──」奇蒂拉停頓片刻，又加上一句。「你來審問他，弄清楚半精靈是不是像他說的，只有一個人，還是有其他人跟他在一起。如果是的話──」

龍人低下頭。「我會馬上通知您的，大人。」

奇蒂拉一揮手命牠退下，龍人再度鞠躬，在身後把門關了起來。奇蒂拉若有所思地站了片刻之後，氣惱地撥弄著頭髮，重新開始卸下盔甲。

「你今晚也跟我一起去。」她對索思爵士說。她看也不看地就假設死靈騎士仍然待在原先的位置上。「小心點，艾瑞阿卡斯大人不會對我要做的事情感到很高興的。」

奇蒂拉把最後一件盔甲脫掉，同時也把底下的皮褲和藍色絲織長統襪脫掉。終於從這些束縛中解脫後，她優雅地伸了個懶腰，回頭看看索思爵士對她剛才那些話的反應。它不在身後。她驚訝地看著房間的四個角落。

死靈騎士低頭看著躺在花瓶碎片中的頭盔。索思爵士毫無血肉的白骨一揮，讓花瓶的碎片全部飛起來，飄浮在它面前。死靈騎士用魔法將它們固定在原處，轉過頭，用閃著橘色火焰的雙眼打量著赤裸裸站在它面前的奇蒂拉。那火光讓她柔嫩的肌膚變成金黃色，黑色的捲髮看來帶著暖意。

「奇蒂拉，妳仍然是個女人。妳還會愛──」

騎士沒有開口也沒有移動，原先飄浮的碎片砸在地上。它透明的靴子踐踏過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妳就會受傷。」他愈來愈靠近奇蒂拉。「不要自欺欺人了，闇之女。妳也許可以蹂躪他，那個半精靈永遠都會是妳的主人──即使在死後。」

索思爵士融進房間中的陰影。奇蒂拉呆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看著熊熊燃燒的火焰，也許想要從火焰中看到她的未來。

加漢匆忙地在黑暗之後的宮殿中走著，爪子在大理石地板上發出刮擦的聲音。龍人的思緒動得和牠的腳步一樣快。牠突然想到可以在哪里找到隊長。看見奇蒂拉麾下的兩個龍人站在走廊的盡頭，加漢用手勢示意牠們跟上來。雖然加漢在惡龍軍團里已經沒有任何的階級──公開的場合里牠是闇之女的軍事顧問，私底下的場合里，牠是她的專屬殺手──牠們立刻服從。

加漢在奇蒂拉的麾下工作很久了。當藍色水晶杖的消息傳到黑暗之後和祂的爪牙耳里時，沒有多少龍騎將知道區區一柄水晶杖消失有多重要。全心全意投注在屠殺整個北方所有抵抗勢力的他們，沒有閒暇去思考像是水晶杖這種小東西到底有多重要。艾瑞阿卡斯曾公開地在作戰會議上大笑著說，這個世界恐怕需要很多的醫療水晶杖纔能夠治好。

只有兩位龍騎將看出水晶杖失蹤的嚴重性：一位是統治水晶杖被發現的那個區域，一位是在那個區域出生、長大。一位是黑暗牧師，一位則是劍術高人一等的劍客。兩人都明白這個能夠證明真神存在的水晶杖，對他們的計劃會有多大的傷害。

也許是因為管轄的地區不同，他們做出了不同的反應。猛敏那派出成羣的龍人、地精和大地精，每個人都知道藍色水晶杖的長相和一切細節。奇蒂拉則派出了加漢。

是加漢一路追蹤河風和藍色水晶杖到奎蘇族的村落，是加漢發動了對那村莊的攻擊，為了尋找水晶杖而有系統地屠殺了大多數的村民。

在聽到水晶杖出現在索拉斯的消息後，牠匆忙地離開了。龍人很快就到達那座小鎮，卻發現自己已經晚了幾個禮拜。但是在那里，牠發現帶著水晶杖的人現在已經有了一羣從索拉斯出發的冒險者同伴。當然，這個消息是從牠技巧的「詢問」過許多村民之後纔得到的消息。

加漢這個時候面對了兩個選擇。牠可以試著繼續追蹤下去，但他們留下的痕跡經過這麼久大概也沒什麼搞頭了；或者牠可以帶著這些冒險者的描述回到奇蒂拉身邊，看看她認不認識這些人。如果認識的話，她也許可以提供牠更多的資訊，讓牠可以預料到他們下一步的行動。

牠決定回到奇蒂拉身邊，她正在北方作戰。猛敏那成千的龍人部隊應該比加漢還更有可能找到水晶杖。牠把有關那些冒險者的完整描述交給奇蒂拉，後者驚訝地發現那些人是她同母異父的弟弟、老戰友，還有她的前任情人。奇蒂拉立刻發現這其中有強大的力量在運作，因為她知道這一隊看來毫不搭配的隊伍能夠變成善良或是邪惡力量的強大武器。她立刻把這個不幸的發現稟告黑暗之後，後者從很久以前就對消失的星座感到困擾。黑暗之後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知道自己是正確的，帕拉丁回到克萊恩和祂作戰了。但是當祂發現這個危機時，傷害已經造成了。

奇蒂拉派加漢回到他們所走的路上。這個聰明的龍人一步接一步地從帕克塔卡斯一路追蹤這羣人到了矮人的地底王國。是牠跟蹤他們到了塔西斯，如果不是因為突然殺出的阿爾瀚娜．星光和她的獅鷲獸，闇之女早就抓到這些人了。

加漢耐心地繼續追蹤下去。牠知道這羣人分成兩邊，牠收到了西瓦那斯提那邊傳來的報告，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把巨大的綠龍湛青．血爆從那里趕走。然後是冰牆城堡傳來的噩耗，羅拉娜殺死了邪惡的精靈魔法師，費爾薩斯。牠知道他們發現了兩顆龍珠──其中一顆摧毀了，另一顆則落在雷斯林的手上。

是加漢在福羅參跟蹤了坦尼斯，讓闇之女可以追蹤他們到派裏丘號上。但是在那里，像以前一樣，加漢下的一著棋又被對手的棋子給擋住了。龍人沒有絕望。加漢知道牠的對手是誰，牠知道是什麼力量在和牠作對。這場比賽的籌碼非常高，高到無人能想像。

當牠離開黑暗之後的神殿時，腦中不停地思考著──所有龍騎將這時都聚集在里面參與最高召集（註１）──加漢則獨自一人來到奈拉卡的街道上。現在還有一些光亮，白天正要結束。當太陽從天空西沉時，它的光線終於脫離了飛行要塞的阻擋，從山頂上熾熱地照耀著這個城市，讓依舊積雪覆蓋的山峯反射出血紅的色彩。

加漢的眼睛並沒有沉迷在日落的美景上，牠反而更仔細地搜尋著整條街，因為所有的龍人都奉命待在崗位上隨時接受龍騎將的命令，所以整條街空蕩蕩的。由於牠們彼此間以及和黑暗之後間的不信任，所有的部隊都已經進入最高警戒狀態。祂的宮殿里以前就發生過謀殺，這次則更有可能還會發生。

不論如何，這並沒有對加漢造成困擾。事實上，這反而讓牠的工作更簡單了。牠很快地帶領著龍人穿越這惡臭、滿地垃圾的街道。牠其實可以不需要親自進行這個任務，但是加漢對牠的對手非常了解，牠有很強烈的危機感。各種各樣的巧合已經開始構成一個巨大的漩渦。牠現在正站在颱風眼中，牠知道很快地這也會把牠捲進去。加漢想要利用這陣風，而不是被玩弄著撞上巖石。

「就是這里了。」牠站在一個帳篷搭成的酒吧外面說。一個掛在柱子上的招牌寫著通用語──「龍之眼」，底下則是一段彆腳的字體──「龍人和地精禁止進入」，從帳篷的布門往內看，加漢看見了牠的目標。牠對兩個護衛比了個手勢，掀起了布門，大剌剌地往里走去。

酒吧里的人類醉眼朦朧地看見三個龍人走進來，立刻開始狂亂地大叫。當加漢移去牠頭上的兜帽時，這陣騷動幾乎立刻就停息下來。每個人都認得出奇蒂拉的左右手。一陣比酒吧里面的菸味和酒味還要沉重的死寂蓋過了所有的人。人類縮著脖子，畏懼地看了龍人幾眼，繼續回頭開始喝酒，希望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來。

加漢銳利的眼睛掃過眾人。

「那里！」牠對一個龍人指著躲在吧臺附近的人類。牠的護衛立刻就付諸行動，抓住那個獨眼的人類士兵，後者醉眼惺忪、畏懼地看著牠們。

「把他帶出去，到後面去。」加漢命令道。

龍人們完全不管喝醉的隊長的抗議和懇求，當然也不理羣眾中傳來的咒罵聲和白眼，牠們拖著俘虜來到帳篷後方。加漢好整以暇地跟上去。

這些技術高超的龍人們只花了幾分鐘時間，就讓牠們的對象清醒到可以說話──那人的淒厲慘叫讓酒吧里的許多人突然喝不下眼前的酒──不過最後他還是可以回答加漢的問題。

「你還記得你今天下午逮捕了一名軍官，指控他是逃兵嗎？」

隊長記得今天盤問了許多的軍官──他是個忙人──每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加漢對龍人比了個手勢，牠們立刻有效率地做出該做的事情。

隊長痛苦地大叫。是的，有的！他記起來了！但是不只有一個軍官。實際上有兩個。

「兩個？」加漢的眼睛閃閃生光。「描述另外一個軍官。」

「一個高大的傢伙，非常壯，制服底下都是肌肉。還有一些犯人──」

「犯人！」加漢的舌頭興奮得不停吞吐著。「描述他們！」

隊長非常樂意可以效勞。「一個人類女人，紅色捲髮，胸部有──」

「說快點！」加漢咆哮道。牠的爪子開始顫抖。牠用眼神示意兩個龍人再抓緊一點。

隊長啜泣著很快地描述另外兩個人，他的話似乎是自己跑出來的。

「一個坎德人，」加漢重復道，感到愈來愈興奮。「繼續！一個老人，白色的鬍子──」牠暫停了片刻，感到有些迷惑。那個老法師？他們怎麼可能讓那個笨傢伙參加這麼重要、九死一生的任務。如果不是他，那會是誰？是他們路上遇到的其他人嗎？

「再把那個老人的外表描述得清楚一點。」加漢命令道。

隊長非常努力地在他泡滿了酒精、因為疼痛而麻木的腦袋里搜索著，那個老人──白色的鬍子──

「有駝背嗎？」

沒有──很高，肩膀很寬──藍色的眼睛。眼睛很奇怪──隊長痛得快要昏過去了。加漢抓住那人的脖子，用力握住。

「那雙眼睛怎麼樣？」

隊長害怕地看著眼前即將把他活活掐死的龍人。他勉強擠出了幾個字。

「年輕──太年輕了！」加漢興奮地說。現在牠知道了！「他們在哪里？」

隊長掙扎著說出一個字，加漢馬上碰的一聲把他丟在地上。

旋風已經開始攪動了。加漢感覺到自己已經開始乘風飛起。當牠和同伴離開帳篷時，牠的腦中只有一個念頭不斷地跳動著。三個人飛快地跑向宮殿底下的地牢。

永恆之人──永恆之人──永恆之人！

【註】

１　又被稱為最高會議。

## ３─７黑暗之後的神殿

「泰斯！」

「好痛──別吵我──」

「我知道，泰斯。我很抱歉，可是你一定得醒過來。拜託，泰斯！」

那聲音里的急迫和恐懼穿透了坎德人被疼痛所麻木的心靈，有一部分的他正跳上跳下地叫他醒過來，但是另一部分則叫他繼續昏睡，雖然這樣並不舒服，但總比醒過來面對無比的疼痛要好得多──

「泰斯─泰斯──」這隻手輕拍著他的臉頰。那聲音聽起來十分恐懼，卻故意強自鎮定。坎德人突然明白他別無選擇。他一定得醒過來。而且，他腦中那不停跳上跳下的部分還在提醒他：你也許會錯過什麼有趣的事情！

「感謝神！」提卡看見泰斯睜大眼看著她的時候說。「你覺得怎麼樣？」

「糟透了。」泰斯口齒不清地說，他試著要坐起來。但果然跟他預料的一樣，疼痛突然從他身體的某處冒出來，在他身上跳躍。他呻吟著抱住頭。

「我知道──我很抱歉。」提卡再度用溫柔的手撫摸他的頭髮。

「我知道妳是好意，提卡。」泰斯哀怨地說，「但是妳可以停下來嗎？感覺起來好像有個矮人拿槌子敲我的頭。」

提卡很快地抽回手。坎德人努力地用一隻眼睛看清楚周圍的環境；另一隻眼睛幾乎完全腫了起來。「我們在哪里？」

「在神殿底下的地牢里。」提卡柔聲說。泰斯坐在她身邊，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她因為害怕和冰冷而顫抖著。他看了四周，明白提卡害怕的原因。眼前的景象讓他也覺得害怕。他懷念起很久以前，那個不知恐懼為何物的日子。他現在應該覺得非常興奮，畢竟他現在是在一個完全沒到過的地方，也許四周有很多值得一探的事物可以讓他看一看。

但是泰斯知道，這里有的只是死亡。死亡和痛苦。他已經看過了太多的死亡，看過太多的痛苦。他的腦海里浮現了佛林特，浮現了史東，浮現了羅拉娜。泰斯的內心有了一些改變，他再也沒辦法像其他的坎德人一樣了。他藉著傷悲，了解了恐懼；不是為了自己而恐懼，而是為了其他人。他暗自決定今後寧願犧牲自己也不願意再看到親愛的人死去。

『你已經選擇了黑暗的道路，但是你有勇氣走上去。』費資本這樣說。

他有嗎？泰斯不確定。他嘆口氣，用雙手遮住臉。

「不要，泰斯！」提卡搖晃著他。「不要這樣子！我們需要你！」

泰斯痛苦地抬起頭。「我還好。」他愣愣地說。「卡拉蒙和貝倫呢？」

「在那邊，」提卡比著牢房另一邊。「在他們能夠找到人決定怎麼處置我們之前，守衛決定先把我們都關在一起。卡拉蒙的演技實在太棒了。」她驕傲地加上一句，用欽佩的眼光看著那名壯漢，後者正縮在一個角落，離他的「犯人」愈遠愈好。然後提卡露出恐懼的神色，她把泰斯拉近，「但是我很擔心貝倫！我覺得他好像發瘋了！」

泰索何夫馬上開始打量著貝倫。那個男人坐在惡臭的地板上，眼神渙散，低著頭彷彿在傾聽什麼。提卡用山羊毛幫他做的假鬍子現在看起來有些鬆垮，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讓它掉下來。泰斯警覺地注意起四周，立刻往門外看。

這個地牢是由巖石中挖出來的許多地道所構成的。從中間的一個守衛室分支出無數的走道。那間守衛室是一個小小的圓形房間，神殿之上有一道階梯直接通往這個地方。在守衛室里面，一個身軀臃腫的大地精坐在一張被火把照亮的破爛桌前，喫著一塊麵包，用瓶子里裝著的不知道什麼液體把它沖下肚。牠頭上的一根釘子上掛著一串鑰匙，這表示牠是這里的獄卒。牠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大夥，也許在這暗淡的火光下根本看不見他們，泰斯心想，因為整個牢房距離牠大概有一百步左右，附近的照明又十分糟糕。

泰斯輕手輕腳地跑到牢門邊，打量著相反方向的走道。他弄溼一隻手指，把它伸出去。那個方向是北方，他推測。更遠、更大的一個牢房里關著許多喝醉酒的龍人和地精。在那條走道盡頭有兩扇巨大的鐵門，微微地開了個小縫。泰斯側耳傾聽，覺得自己彷彿可以聽見門後的聲音──交談聲和哀嚎聲。那是地牢的另外一個區域，根據過去泰斯的經驗推測。也許那邊的獄卒故意把鐵門留下一個小縫，好讓牠可以注意這里的所有動靜。

「妳說的對，提卡。」泰斯低聲說。「我們是被關在某種拘留室里面，也許在等待上面的命令。」提卡點點頭。卡拉蒙的演技即使沒有完全讓守衛昏頭轉向，至少也讓牠們在做出什麼粗魯的事情之前必須三思。

「我要去和貝倫說話。」泰斯說。

「不要，泰斯，」提卡不安地看著那個人，「我不認為──」

但是泰斯不聽她的話。他向後看了獄卒一眼，完全不理提卡的警告，悄悄爬向那人，想要幫他把假鬍子戴回原位。他正好爬到貝倫身邊，準備伸出小手把他的鬍子扶正時，永恆之人突然大吼著跳起來，撲向坎德人。

泰斯吃了一驚，尖叫著往後退。但是貝倫根本沒看見他，他不知所云的大吼著，越過了泰斯，用無比的怪力撞上那扇鐵門。

卡拉蒙現在站了起來，門外的大地精也是。

卡拉蒙試著要假裝因為睡眠被打擾而十分惱怒，嚴厲地瞪了地板上的泰斯一眼。

「你對他做了什麼？」大漢從嘴角對他低聲說。

「什麼──什麼都沒有，卡拉蒙，我說的是實話！」泰斯吃了一驚。「他──他瘋掉了！」

貝倫看起來似乎真的發瘋了。他似乎毫不在乎疼痛，不停地往鐵柵上撞，試著要把它們撞開來。當這樣做沒有用的時候，他又用雙手拉住鐵條，試著要把它們扳開。

「我來了，潔思拉！」他尖聲大吼。「不要走！原諒──」

獄卒睜大了豬眼，警覺地跑上樓梯，開始對上面大喊。

「牠在叫守衛過來！」卡拉蒙悶哼一聲。「我們得要讓貝倫冷靜下來。提卡──」

那女孩已經跑到貝倫身邊。她抓住他的肩膀，懇求他停下來。一開始那瘋狂的男人一點也沒注意到她，只是粗魯地把她甩開。但是提卡鍥而不捨，不停地安撫他，最後他似乎終於聽進去了。他已經不再拉扯鐵條，只是雙手握著鐵條發呆。他的假鬍子掉了下來，滿臉是汗，剛剛用頭撞鐵條的動作在前額留下一道不停滲血的傷口。

提卡仍然不停地安撫貝倫，幾乎已經把腦袋里所有有意義的字句都講了出來。貝倫似乎沒在聽，但至少他平靜了下來。他不停喘息著，用空洞的雙眼看著四周的牢房。泰斯注意到他手臂上的肌肉在不停抽動著。

「這是怎麼搞的？」卡拉蒙對龍人大喊。「你把我和這個神經病關在一起！他試著要殺我！我命令你們馬上把我放走！」

泰斯注意看著卡拉蒙，發現戰士用右手迅速地比了比守衛。泰斯看懂他的手勢，全身緊繃地準備要行動了。他也看見提卡做好了準備。一個大地精加兩個守衛──他們遇過更糟糕的狀況。

龍人看了看獄卒，後者遲疑了一下。泰斯可以猜得出那傢伙的笨腦袋里在想些什麼。如果這個高大的軍官是闇之女的好朋友，那麼她一定不會對一個讓她的好友在監獄里被殺死的獄卒太親切。

「我把鑰匙拿過來。」獄卒笨拙地走回守衛室。

龍人開始用牠們的語言交談，似乎在交換著對那個大地精不大高明的評論。卡拉蒙看了提卡和泰斯一眼，比了個把兩個頭撞在一起的手勢。泰斯在包包里翻了翻，緊握住他的小刀。（他們當然搜過他的包包，但是，為了要幫上忙，泰斯不斷的把包包換來換去，直到那些困惑的守衛在第四次搜到同樣的包包之後放棄了。卡拉蒙堅持坎德人的包包要留下來，因為里面有闇之女要親眼看到的物品。除非，守衛們願意負責──）提卡不停地輕拍貝倫，不停地呢喃，讓那雙狂熱的藍色雙眸中重新出現了寧靜之氣。

獄卒剛剛從牆上把鑰匙拿下來，正準備走回來，突然一個聲音從樓梯上阻止了他。

「你想做什麼？」獄卒大吼，生氣地看到那個披著斗篷的身影突然毫無預警地出現。

「我是加漢。」那聲音說。

龍人一看見那新來的傢伙，立刻閉上嘴，尊敬地立正站好；而那個大地精則變得臉色死灰，胖手上所握的鑰匙止不住地抖動。另外兩名守衛從樓梯上走了下來。披著斗篷的傢伙比了個手勢，牠們立刻站到他身邊。

那傢伙越過不停發抖的大地精，愈來愈靠近牢門。現在泰斯可以清楚地看見牠了。那不過是另外一個穿著披風、頭上蓋著一塊布的龍人。坎德人滿腹挫折地咬住下脣。好吧，現在還不算太糟糕，至少卡拉蒙還應付得了。

那個戴著兜帽的龍人絲毫不理像隻小狗般跟在後面的獄卒，逕自從牆上拿下一枝火把，定定地站在牢門口。

「把我放出去！」卡拉蒙大喊，一邊用手肘把貝倫推開。但那個龍人略過卡拉蒙，伸手進牢房里，用爪子掀開貝倫的衣服前襟。泰斯不知所措地看了卡拉蒙一眼。戰士的臉色灰敗，絕望地試著抓住那龍人，但一切都太遲了。

龍人的爪子揮舞了一下，把貝倫的衣服撕成碎片。火把照耀著胸前的綠寶石，讓整間牢房里都是綠色的光芒。

「就是他。」加漢靜靜地說。「把牢門打開。」

獄卒用不停發抖的手將鑰匙插進鎖孔內，其中一個龍人將鑰匙從牠的手中奪走，自己將門打了開來，所有人一湧而入。另一個龍人用劍柄狠狠地敲了卡拉蒙腦袋一下，讓他倒了下來，另一個則抓住提卡。

加漢走進牢中。

「殺了他，」龍人指著卡拉蒙，「還有那個坎德人和女子。」加漢把爪子放在貝倫的肩膀上。「我會把這個人送到黑暗之後面前。」龍人用勝利的眼光看著四周的人。

「今晚，勝利將屬於我們。」他柔聲說。

坦尼斯穿戴著盔甲，不停地流汗。他和奇蒂拉一起站在通往大殿的一間巨大房間里。半精靈的四周是奇蒂拉的部隊，還包括了死靈騎士索思爵士率領的骷髏兵團。這些士兵都站在奇蒂拉身後的陰影中。雖然整個房間其實擠得滿滿的，奇蒂拉的龍人部隊也已經擠到了摩肩擦踵的地步；但是那些不死生物四周還是留有很大的空隙。沒有人願意靠近它們，沒有人願意和它們說話，它們也不跟任何人說話。雖然許多人擠在這里，讓空氣十分悶熱，但如果有人敢太靠近它們，那股寒氣還是會讓他們的心跳停止。

坦尼斯感覺到索思爵士閃爍的眼光看著他，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奇蒂拉抬起頭，看著他笑了笑，那促狹的笑容以前是那麼的吸引人。她站在他旁邊，兩人的身體緊靠在一起。

「你會習慣它們的。」她冷冷地說。然後她的眼神就轉回大殿里正在進行的儀式。她眉宇間的黑暗線條又再度出現了，她用手不耐煩地拍打著劍柄。「艾瑞阿卡斯，動作快一點。」她喃喃地說。

黑暗之後塔克西絲的大殿，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讓進入的人明了自己的渺小。這就是那讓黑暗的力量不停運行的心臟，因此它的外型看來十分恰當。他們現在待著的巨大房間通往一個雄偉的圓形房間，地板上鋪的是閃閃發光的黑色花崗巖。地板不停地往上升，構成了牆壁，然後變成扭曲的弧形，像是被凍結的黑色浪潮。看起來，那些牆壁似乎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會倒下來，將所有大殿里面的人和怪獸都壓成肉醬。只有黑暗之後的力量讓它們保持在原地。這些黑色的浪潮繼續往上升，在一片巨大的圓頂邊緣會合，被一片龍所吐出、不停變幻的淡煙所掩蓋了。

現在大殿的地面還空無一物，很快地龍騎將們麾下的士兵就會蜂擁而入，在他們主子的王座底下集結。四個寶座距離地面發亮的花崗巖大概有十呎高。凹陷的牆壁上有幾扇門，門外則是通往這兩個平臺像是邪惡的長舌的黑色走道。在這每邊各兩個的巨大平臺上，坐的是龍騎將，也只能是龍騎將。沒有別人有這樣的榮耀，即使是貼身護衛也不能走上這神聖平臺的最高階。貼身護衛和高階軍官站在從地面伸向這些平臺的黑色階梯上，看起來像是站在史前怪獸肋骨上的小螞蟻。

大殿的正中央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平臺，從地板上像是一隻兇猛的毒蛇般升起來。這也正是這平臺模仿的對象。一個比較細長的石橋從這個蛇的「頭部」通往大殿另一邊的門。那顆頭正面對著艾瑞阿卡斯──還有他頭上被黑暗之氣所包圍的一個壁龕。

「皇帝」，艾瑞阿卡斯這樣自稱，他坐在一個比四周的平臺還要高一點的王座上，大約比周圍的平臺要高上十呎。

坦尼斯發現自己的視線不由自主地投向艾瑞阿卡斯王座上的那個壁龕。它比其他的壁龕都來得大，而且在它里頭彷彿有活生生的黑暗在蠕動著。它呼吸、脈動著，讓坦尼斯感覺無法忍受，必須立刻將視線移開。雖然現在還什麼都看不見，但是他知道很快地是誰要坐在那陰影里。

坦尼斯渾身打顫地轉回頭去打量大殿里的那些黑暗力量。事實上沒有太多可以看的東西。在整個圓頂之下，環繞的是比龍騎將頭上那個壁龕要小一點的空間，里面是給龍休息的地方。牠們的身影被自己所吐出的煙氣給掩蓋，幾乎看不清楚。這些龍面對著龍騎將，敬畏地看著牠們的「主人」──至少龍騎將是這樣想的。事實上，這羣龍里只有一隻真正關心牠主人。那就是奇蒂拉的龍，藍天。即使是現在，藍天坐在位置上，也正用程度和主人不相上下，但更明顯的恨意看著艾瑞阿卡斯。

鑼聲響了。隊形整齊的士兵湧進大殿，每個人都穿著艾瑞阿卡斯部隊的紅色盔甲。幾百雙靴子和爪子踐踏著地面，人類和龍人所組成的禮兵隊驕傲地走到艾瑞阿卡斯的王座底下列隊。沒有軍官走上階梯，沒有貼身護衛站在主子面前。

然後那人從王座之後的門走了出來。他單獨地走著，披著高貴的紫色袍子，暗色的盔甲在火把底下閃閃生光。在他頭上是一頂皇冠，點綴著血一般鮮紅的寶石。

「權力之冠。」奇蒂拉喃喃地說，坦尼斯現在從她的眼中看到了情感──急迫的渴望，這種強烈的渴望他以前不曾在人類眼中看到過。

「『戴上此冠者將君臨天下。』」她背後傳來一個聲音。「書上是這麼記載著。」

那是索思爵士。坦尼斯全身肌肉僵硬，試著讓自己不要發抖，這個傢伙的出現讓他感覺像有隻冰冷的骷髏手放在他脖子上。

艾瑞阿卡斯的部隊對他大聲歡呼，長矛不停撞擊著地板，劍盾互擊。奇蒂拉不耐煩地大吼。最後，艾瑞阿卡斯終於伸出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他轉過身，虔誠地跪在頭頂上那個布滿陰影的壁龕前。然後，龍騎將的首領以戴著手套的手一揮，對奇蒂拉比了個手勢，動作中充滿了優越之情。

坦尼斯從她臉上看到了強烈的恨意，讓他幾乎認不出她來。「是的，大人。」奇蒂拉低聲說，她的眼睛閃動著逼人的光芒。「『戴上此冠者將君臨天下。』書上是這麼記載──用鮮血記載的！」她半轉過頭，對索思爵士說。「把精靈女人帶過來。」

索思爵士鞠躬為禮，像陣灰色的霧氣飄過這個巨大的房間，閃爍不定的骷髏士兵們跟在它身後。龍人們驚惶地彼此踐踏，試著不要擋住它的路。坦尼斯抓住奇蒂拉的手臂。

「妳保證過的！」他壓抑地說。

奇蒂拉冷冷地看著他，輕而易舉地掙脫了半精靈有力的手。但是她褐色的雙眼仍然直視著他，從他身體里把每一分生命力都吸得乾乾淨淨，直到他像是具乾枯的空殼為止。

「聽我說，半精靈，」奇蒂拉的聲音冷淡且尖銳。「我要的只有一樣東西，艾瑞阿卡斯戴著的權力之冠。這纔是我俘虜羅拉娜的原因，這纔是她對我的價值。我會依承諾將精靈交到黑暗之後座前。黑暗之後將會獎賞我，當然，就是那頂權力之冠。祂會下令將那個精靈送到神殿底下的處刑室里。我不在乎那之後她會遇到什麼事情，所以我把她交給你。我比個手勢，你就往前走。我會讓你晉見黑暗之後，請求祂給你一個賞賜，讓你護送那個精靈去接受死刑。如果祂瞧得起你，祂會讓你這樣做。你那時就可以把精靈帶到城門口，或是任何地方，從那里開始你就可以放她自由。但是我要你保證，半精靈坦尼斯，你會回到我身邊。」

「我保證。」坦尼斯的眼睛毫不動搖地看著奇蒂拉。

奇蒂拉笑了。她的表情放鬆下來，突然間又變得那麼美麗，讓坦尼斯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看到那張殘酷的臉。她把手放在坦尼斯的臉上，輕柔地撫摸他的鬍子。

「我有了你的保證。這也許對其他人來說不算什麼，但是我知道你會信守承諾！最後一個警告，坦尼斯，」她低聲地說，「你一定要讓黑暗之後相信你是祂忠心的僕人。祂的力量難以想像，坦尼斯！記得，祂是個女神！祂可以看穿你的靈魂，看穿你的心。你一定要讓祂毫不懷疑你的忠誠。只要一個動作，一句話露出馬腳，祂就會把你給毀了。那樣的話，我也無能為力了。如果你死了，你的羅拉娜賽拉莎也將遭遇到相同的命運！」

「我明白。」坦尼斯感覺到身體在冰冷的盔甲下，不由自主地顫抖。

震耳欲聾的號角聲。

「來了，這是我們的信號。」奇蒂拉戴上手套和頭盔。「坦尼斯，往前走，領著我的部隊。我會最後進去。」

奇蒂拉穿著閃耀的深藍色龍鱗甲，高傲地站在一旁，坦尼斯則領著部隊走過華麗的拱門，走到大殿里。

一看到藍色的旗幟，羣眾立刻開始鼓譟。藍天和其他的龍一起觀禮，這時也不禁驕傲地吼了一聲。坦尼斯察覺到幾千隻眼睛都在看著他，於是堅定地將所有事情都排除在腦海之外，只留下必須要完成的事。他的眼睛動也不動地盯著目的地──艾瑞阿卡斯身邊的平臺，那裝飾著藍色旗幟的王座。他可以聽見身後奇蒂拉的禮兵隊驕傲地往前進。坦尼斯走到平臺前，如同事先講好的一樣，在樓梯底下停了下來。此時，羣眾靜了下來，當最後一個龍人走進大殿時，低聲交談的吵雜聲蓋過了一切。眾人踮起腳來，迫切地想看看奇蒂拉的風采。

奇蒂拉在房間里等著，吊足羣眾的胃口。她從眼角瞥見了一樣東西。她轉過頭，看見索思爵士進入了房間，它的手上扛著白布包裹著的一具軀體。活生生的眼睛和那個死靈騎士空洞的眼神都流露出完全同意和明白的態度。

索思爵士低下頭。

奇蒂拉笑了，接著，她轉回頭走進大殿接受無數熱烈的掌聲。

卡拉蒙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絕望地試著要保持清醒。疼痛已經開始逐漸消退。把他打倒在地上的那一擊，並沒有真正擊中目標，那一擊打飛了他的頭盔，震暈了他，但是並沒有真的讓他昏過去。

他真的很想就這樣昏過去，因為他實在不知該如何是好。為什麼坦尼斯不在這邊？他無助地想，不禁詛咒起自己遲鈍的腦袋。半精靈一定會想出計劃，他一定知道該怎麼做。我根本沒辦法接下這麼重的責任！卡拉蒙不停地咒罵，然後──『不要自怨自艾了，你這頭牛！他們都指望你了！』他的腦中有個聲音說。卡拉蒙眨眨眼，努力地剋制住自己微笑的衝動。那個聲音實在太像佛林特了，他幾乎可以發誓那個老矮人就站在他身邊！他說的對，其他人都指望他了。他一定得盡全力，這是他唯一能做的。

卡拉蒙微微睜開眼，半瞇著眼睛打量著四周。一名龍人就站在他面前，背對這個應該已經昏過去的戰士。卡拉蒙沒辦法看見貝倫或是那個叫加漢的龍人，而他又不敢隨便轉頭去看，怕引起別人的注意。他知道他可以解決掉這個守衛。也許在被另外兩個解決掉之前，還可以解決掉第二個。他恐怕是沒辦法活著逃出去了，但是這樣可以讓泰斯和提卡跟貝倫活著逃出去。卡拉蒙緊繃起肌肉，正準備要撲向眼前這個守衛，突然一聲痛苦的慘叫打碎了地牢的寧靜。貝倫的尖叫聲中帶著可怕的憤怒，讓卡拉蒙不禁抬起頭，完全忘記自己應該還是昏迷的人。

接著他僵住了，驚訝地看著貝倫衝向前，抓住加漢，把牠從地面上舉了起來。永恆之人手中抓著那不斷掙扎的龍人，用盡全身力氣把牠往牆上扔去。龍人的腦袋裂成兩半，就像善龍的蛋在祭壇上裂開來一樣。貝倫瘋狂地咆哮著，一次又一次抓住龍人往牆上撞，一直到最後加漢變成一灘綠色不成形的血肉為止。

一瞬間沒人反應過來。泰斯和提卡緊抱在一起，被眼前恐怖的景象給嚇呆了。卡拉蒙努力用劇痛的腦袋把事情拼湊在一起，這時候連他眼前的龍人也只能呆呆地看著首領的慘狀，不知所措。

然後，貝倫把加漢的屍體丟到地上。他轉過身，看著同伴，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卡拉蒙顫抖著發現，貝倫已經完全瘋狂了。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眼神中充滿了瘋狂的神采，唾液不停的從嘴邊滴下。他的手臂上沾滿了綠色的黏液。最後，貝倫終於意識到抓住他的人已經死了，也似乎恢復了理智。他打量著四周，看到躺在地上的卡拉蒙半抬起頭來瞪著他。

「她在呼喚我！」貝倫沙啞地說。

他轉過身，沿著走廊向北邊跑，把試著要阻止他的龍人推到一邊去。貝倫根本完全不顧眼前有什麼東西，轟然一聲撞上虛掩著的鐵門，幾乎讓它倒了下來。他經過之後，那扇門還因為剛剛的撞擊而不停前後晃動。他們可以聽見貝倫狂野的吼聲，一路傳遍了整條走廊。

這時候，兩個龍人清醒過來。其中一人跑向樓梯，扯開嗓門大喊。牠用的是龍人語，但是卡拉蒙用猜的也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犯人脫逃了！叫警衛來！」

牠的呼聲喚來了樓梯上面雜亂的腳步聲。大地精看了龍人的屍體一眼，立刻沒命似地逃回牠的守衛室，驚慌地跟著龍人一起亂喊。另外一個守衛很快地站穩腳步，跳進牢房里面。不過現在卡拉蒙已經站了起來。只有行動了。他可以處理這狀況。壯碩的戰士伸手捏住龍人的脖子，大手一拉，那個傢伙就癱軟在地上。卡拉蒙飛快地把劍從迅速石化的龍人手中奪下。

「卡拉蒙！小心背後！」泰索何夫看見另一個守衛高舉著劍衝進牢房里。

卡拉蒙轉過身，正好看見提卡給了牠胸口一腳，讓牠倒了下去。泰斯用他的小刀刺進第二個守衛的胸口，因為興奮而忘了把小刀抽出來。坎德人注意到另一具石化的屍體，立刻飛快地撲向他的小刀。太遲了。

「別管它！」卡拉蒙命令道，泰斯不情願地站起來。

他們現在已經可以聽見頭頂上傳來的咆哮聲，和爪子、靴子踏在樓梯上的聲音。大地精已經爬上了樓梯，現在正對著他們亂比著。牠的叫聲蓋過了衝過來的士兵的腳步聲。

卡拉蒙不知如何是好地看著樓梯，然後看了看貝倫身後的走廊。

「沒錯！卡拉蒙，跟著貝倫走，」提卡十萬火急地說。「跟他一起走！你難道看不出來嗎？『她在呼喚我！』他這樣說。那是他妹妹的聲音！他可以聽見她的聲音了，那是他突然瘋狂的原因。」

「沒錯──」卡拉蒙愣愣地看著走廊。他可以聽見龍人從樓梯上不斷地往下跑，盔甲和長劍撞擊著石牆。他們只有幾秒鐘的時間。「跟我來──」

提卡抓住卡拉蒙的手臂。她的指甲深深地陷入他的肌肉中，她強迫他轉過頭來看她，紅色的捲髮在火把下看起來像是一團火焰。

「不行！」她堅定地說。「他們一定會抓住他，一切就這樣結束了！我有個計劃，我們分開走。泰斯和我把牠們引開。我們會替你爭取時間。沒問題的，卡拉蒙。」她看見他搖搖頭，堅持地說。「還有一條通往東邊的走廊，我進來的時候看到的。牠們會往那個方向追我們。你快走，不要讓牠們看見你！」

卡拉蒙遲疑了片刻，臉孔痛苦地抽搐著。

「這就是結局了，卡拉蒙！」提卡說。「不管對善良還是邪惡都一樣。你一定得跟著他！你得幫助他找到她！快點，卡拉蒙！你是唯一可以保護他的人。他需要你！」

提卡竟然真的把他給推開了。卡拉蒙走了一步，又回頭看著她。

「提卡──」他開口說，試著說服她不要採用這個瘋狂的計劃。但是在他來得及說完之前，提卡飛快地親了他一下，抓起龍人手中的劍，飛也似地衝出牢門。

「我會照顧她的，卡拉蒙！」泰斯保證道，他跟著提卡奔跑，包包不停地甩來甩去。卡拉蒙看著她的背影。大地精獄卒看見提卡拿著劍衝向牠，害怕地尖叫起來。獄卒試著要抓住她，但提卡奮力一揮，竟然把大地精的喉嚨給劈開來，讓牠喉間發出奇怪的咯咯聲，激射出腥臭的血液。

提卡絲毫不理會倒在地上的屍體，沿著走廊往東不停地奔跑。泰斯本來一直跟在提卡身後，突然在樓梯口停了下來。龍人現在已經可以看見他們，卡拉蒙可以聽見坎德人對那些守衛尖聲的辱罵。

「喫狗肉的傢伙！血跟果凍一樣，愛地精的傢伙！」

然後泰斯一溜煙地跑了，跟在已經從卡拉蒙視線中消失的提卡背後。龍人被坎德人的辱罵和犯人逃跑的景象所激怒，根本沒花時間仔細搜查。牠們想也不想地就追著動作迅速的坎德人，手中彎曲的劍發出奇異的反光，長舌因為渴望大開殺戒而不停吞吐著。

卡拉蒙幾分鐘之後就發現他自己是孤單一人。他浪費了寶貴的一瞬間，看著四周黑暗的牢房。什麼都看不見。他唯一可以聽見的只有泰斯大喊「喫狗肉的傢伙」的聲音。然後一切都平靜下來。

「我只有一個人了──」卡拉蒙心想。「我失去了他們──失去了每個人。我一定得追上去。」他準備往樓梯的方向走，隨即又停頓下來。「不對，還有貝倫。他也是孤單一個人。提卡說的對，他現在需要我。他需要我。」

卡拉蒙最後終於考慮清楚，轉過身笨拙地沿著走廊往北方跑，追著永恆之人。

## ３─８黑暗之後

「龍騎將投德。」

艾瑞阿卡斯懶懶地看著整個流程，他並不是厭煩了這些儀式化的東西。正好相反。召集這次作戰會議並不是他的主意。事實上，他反對這次的會議。但是他必須要掌握分寸，不可以太激烈地反對這項提議，因為這樣也許會讓他看起來膽怯；黑暗之後不會容忍膽怯的傢伙。不，這次作戰會議絕對不會無聊的──

一想到他的黑暗之後，他微微轉過頭，看著頭上的壁龕。那是整座大殿里最雄偉的壁龕，里面的寶座現在還空無一物，通往這王座的門被那活生生的黑暗給遮擋住了。沒有階梯通往這個王座。那扇門是唯一進出的方法。至於那扇門通往哪里？這樣說吧，人類最好不要常想這件事。沒有任何凡人曾越過那扇鐵門。

黑暗之後還沒有抵達。這並不讓他感到驚訝。這些開始的儀式對祂來說無關緊要。艾瑞阿卡斯靠著王座半躺著。他的視線從黑暗之後的王座轉到闇之女的平臺上。當然奇蒂拉已經在那里了。這是她勝利的時刻，至少她是這樣認為的。艾瑞阿卡斯低聲咒罵。

「讓她放手來吧！」他喃喃地說，心不在焉地聽著司儀重復了一次投德的名字。「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艾瑞阿卡斯突然發現有什麼東西不大對勁。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剛剛在專心思考，沒有注意到周遭的狀況。出了什麼問題？寂靜──要命的寂靜──怎麼搞的？他努力地回想剛剛聽到了什麼東西。最後他想起來了，目光銳利地看著左手邊的第二個王座。大殿里面的部隊，大多數是龍人，在他腳底下不安地蠕動著，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空蕩蕩的王座。

雖然投德的部隊有出席，牠的旗幟和其他龍騎將一起出現在大廳里，但是王座卻是空蕩蕩的。

坦尼斯站在奇蒂拉王座前的階梯上，跟艾瑞阿卡斯看著同樣的地方。半精靈聽見那個名字時，腦海中浮現那大地精的影像，他曾經看過牠站在索拉斯路上的滿天塵土中，這影像讓他回想起這次旅程的一開始，那個溫暖的秋日。讓他回想起佛林特和史東──坦尼斯咬緊牙關，強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發生的事情上面。過去已經結束了，不會重來了，而且，他衷心期望這一切很快就會被忘卻。

「投德呢？」艾瑞阿卡斯憤怒地說。大殿里面的部隊開始交頭接耳。以前從來沒有任何龍騎將膽敢違抗命令，不參與作戰會議。

一名人類軍官走上通往空曠王座的階梯。他站在最高階（規定不準他再往上走）囁嚅了片刻，害怕地面對底下那些黑色的眼睛。而且更糟的，還有艾瑞阿卡斯頭上的那團黑影。他深吸了一口氣，開始報告。

「我很遺憾地通知大人您，和黑暗之後陛下，」他緊張地看了王座一眼，幸好那座位還是空著的，「龍騎將──呃，前龍騎將投德，很不幸而且不巧地陣亡了。」

坦尼斯站在最靠近奇蒂拉王座的地方，聽見頭盔底下傳來不屑的聲音。龍人羣中也開始傳出喫喫的竊笑聲，軍官們則交換著「早就料到」的眼神。

不過，艾瑞阿卡斯可不覺得這很好笑。「誰敢殺害一位龍騎將？」他憤怒地追問。一聽見他的聲音，還有其中蘊含的怒氣，所有人都安靜下來。

「是──是在坎德摩爾，大人。」軍官回答，他的聲音在巨大的空間中迴響。軍官停頓片刻。

即使從這個距離，坦尼斯仍然可以看見那人的手緊張得不停放鬆又握緊，握緊又放鬆。很顯然地，他還有不好的消息，不太願意繼續說下去。

艾瑞阿卡斯瞪著那軍官。他清清喉嚨，提高音量繼續說下去。

「我很遺憾地回報，大人，坎德摩爾已經失──」那個人的聲音有片刻完全啞掉了。他勇敢地逼自己繼續說下去。「失守了。」

「失守了！」艾瑞阿卡斯用彷彿悶雷的聲音重復道。

這聲音的確讓那軍官像被雷電擊中般，他結結巴巴地不知所云了一陣子，然後──顯然決心要趕快結束──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投德被一名叫作克朗因．西嗩那的坎德人給殺了，他的部隊被──」

羣眾中開始傳來焦躁、怒罵的聲音，許多士兵憤怒地咒罵著，發誓要踏平坎德摩爾。他們要把這個該死的種族從克萊恩上完全殺光。艾瑞阿卡斯惱怒地把手一揮，讓整個大殿安靜下來。

然後那寂靜被打破了。

奇蒂拉在大笑。

那是毫不掩飾、輕蔑、諷刺的笑聲。它在鐵製的面具之下不斷地迴響。

艾瑞阿卡斯的面孔氣得扭曲變形，站了起來。他往前踏了一步。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的龍人們紛紛將長劍出鞘，以長矛撞擊地面。

一看見這個狀況，奇蒂拉的部隊立刻收緊陣形，緊密地將他們主子的王座包圍起來，那正好是在艾瑞阿卡斯的右邊。坦尼斯下意識地把手放到劍柄上，他發現自己竟然無意間往奇蒂拉移動了一步，雖然這代表了踏上不允許他踩上去的地方。

奇蒂拉沒有反應。她仍然坐著，冷冷地用諷刺的眼光看著艾瑞阿卡斯──雖然從外表看不出來，卻可以明顯地感覺出來。

突然大殿里所有的部隊都靜了下來，彷彿是被某種力量扼住咽喉，沒辦法呼吸。站著的人都覺得一陣呼吸困難、肺部疼痛，視線也開始模糊，連心跳都快靜止下來。接著整座大殿里的空氣彷彿被完全抽光，由黑暗取而代之。

這是種有形體的黑暗嗎？還是，這只不過是他們腦中的幻覺？沒有人知道。他看見大殿中成千的火把不停地閃耀著，他看見幾千枝蠟燭像星辰般在夜空中閃爍。但即使是夜空也不像他現在所看到的景象一樣黑暗。

他感到一陣暈眩，無助地試著要呼吸，感覺起來卻像是又身處在伊斯塔的血海底。他的膝蓋開始顫抖，幾乎虛弱得站不起來。他依稀感覺到有許多其他人在大殿的各處倒了下來。他痛苦地勉強抬起頭，可以清楚看見奇蒂拉的頭一軟，彷彿被某種力量壓在那王座之上。接著黑暗揭起了。冰涼、甜美的空氣湧進他的肺部。他的心臟又再度開始跳動，血液衝上他的腦部，差點讓他昏過去。有一陣子他什麼也不能做，只是跌坐在階梯上，迷迷糊糊地看著眼前亂冒的金星。然後，他的視線清晰了，他看見那些龍人絲毫不受影響（註１）。牠們直挺挺地站著，每個人都瞪著相同的地方。

坦尼斯看著那在整個儀式中一直空蕩蕩的雄偉平臺。應該說是到剛才為止還是空蕩蕩的。他的血液在血管中凍結，呼吸幾乎停了下來。塔克西絲，黑暗之後已經進入了這座大殿。

祂在克萊恩上還有其他各種的名字。精靈們叫祂龍皇后；平原上的野蠻人叫祂腐敗者耐拉特；塔麥克絲，虛假的金屬，索巴丁的矮人們這樣稱呼祂；邁臺，多面者，亞茍斯的討海人們這樣叫祂；萬色返空之後，索蘭尼亞的騎士這樣稱呼祂。

很久以前祂被修瑪擊敗，封印起來。

塔克西絲，黑暗之後，回到這個世界上了。

但還不完整。即使坦尼斯敬畏地看著頭上的壁龕，即使祂帶來的疼痛穿透了他的大腦，讓他痛得無法思考，腦中只有純粹的恐懼和害怕──但他也發現，黑暗之後並沒有以真身出現。彷彿祂只能出現在他們的腦海中，在那個地方製造了黑影的幻象。祂，只能夠用祂的力量讓其他人看見祂在那里。

有什麼東西阻擋了祂，讓祂無法進入這個世界。一扇門──貝倫的話回到了坦尼斯的腦海中。貝倫在哪里？卡拉蒙和其他人在哪里？坦尼斯發現自己竟然差點忘記他們的存在。他們被他腦中不停糾纏的羅拉娜和奇蒂拉的影像給趕走了。他的視線開始旋轉。他感覺自己手中握有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只要他有機會靜下心來好好思考。

但是這不可能。那個陰影不斷地加深，直到它在這個花崗巖構成的大殿中，形成了一個空無一物的空間。坦尼斯沒辦法移開視線，愣愣地看著那塊空洞，覺得自己彷彿正慢慢被吸進去。就在那一刻，他聽見自己的腦海中有一個聲音。

『我把你們聚集起來不是為了要看你們可笑的互相爭鬥，更不是為了要看你們可悲的野心破壞了我即將到手的勝利。不要忘記這里的統治者是誰，艾瑞阿卡斯。』

艾瑞阿卡斯單膝跪地，大殿里的其他人也跟著照做。坦尼斯發現自己也跟著不由自主地跪下來。他沒辦法剋制。雖然祂全身上下充滿了邪惡、恐怖的氣息，但祂畢竟是一位女神，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之一。從時間之始祂就統治著──直到最後一刻。

那個聲音繼續說，燒灼著他的腦海，還有在場所有人的。

『奇蒂拉，妳過去的表現讓我們很滿意。現在妳的禮物讓我們更高興。把那個精靈女人帶上來，好讓我們看看她，決定她的命運。』

坦尼斯看著艾瑞阿卡斯，發現他雖然回到王座上，臨走前還是惡毒地瞪了奇蒂拉一眼。

「遵命，陛下。」奇蒂拉低下頭，「跟我來。」當她走過坦尼斯身邊，走下樓梯時，她說。

她的龍人部隊立刻讓出一條路來，讓她可以走到大殿正中央。奇蒂拉走向那個像是肋骨般的樓梯，坦尼斯跟在她身後。隊伍在他們面前分開來，在他們走過去之後幾乎立刻聚攏。

奇蒂拉走到大殿正中央，爬上那仿蛇頭的巨大平臺背後的階梯，直到她站到大理石平臺的正中央。坦尼斯的動作更緩慢，因為那狹窄的階梯十分難走，更因為他發現那黑暗的陰影似乎可以看穿他的靈魂。

在那畸形的平臺正中央站定之後，奇蒂拉轉過身，對著那扇連接這個平臺的門比了個手勢。

一個人影出現在門口──一個穿著索蘭尼亞騎士盔甲的黑暗身影。索思爵士走進了大殿，跟隨著它的動作，窄橋兩邊的士兵不由自主地往兩邊退，彷彿有一隻墳墓里伸出來的手把他們撥了開來。在索思爵士枯乾的手中抱著一具裹著白布的軀體，似乎是以人們包裹屍體的方式捆綁著。整個大殿中死寂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到，在他們的幻覺中彷彿可以聽見騎士的靴子踏在地板上的聲音。

索思爵士抱著那具軀體慢慢地往前走，穿過那座橋，走到蛇頭旁。奇蒂拉比了個手勢，它把那團白布放在龍騎將的腳邊，然後它就突然消失了。這情景讓每個人都恐懼地眨著眼，不知道剛纔看到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因為過度恐怖所產生的幻覺。

坦尼斯可以看見奇蒂拉頭盔底下露出的笑容，滿意於她僕人所製造的效果。奇蒂拉抽出劍，把綁在那身體四周像繭一般的白布劃開來。她用力扯了一下，把它們給鬆了開來，然後退後一步觀賞她的俘虜的掙扎。

坦尼斯看見一團晶蜜色的頭髮和銀色的盔甲。羅拉娜不停地咳著，差點因為四周的束縛而喘不過氣來，她努力試著掙脫這些纏人的白布條。士兵們看著犯人虛弱地掙扎，不禁竊笑──而且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好玩的事情。坦尼斯不由自主地往前一步，想要扶羅拉娜起來。然後他發現奇蒂拉的褐色雙眼正瞪著他，監視著他，提醒他──

『如果你死了──她也跟著一起死！』

他的身體開始感覺到一陣寒意，坦尼斯被迫停了下來，退回原來的位置。羅拉娜終於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她恍惚地看著四周，在明亮的火把光芒底下不停地眨眼，不太明白自己到底在什麼地方。她的視線最後落在微笑地看著她的奇蒂拉身上。

一看到她的敵人，那個出賣她的女人，羅拉娜立刻站直身。有一瞬間，她的怒火讓她忘卻了恐懼。她怒火中燒地瞪著她，視線掃過整個大殿，幸運的是，她並沒有回頭看。她沒有看到那個站在她背後穿著惡龍軍團盔甲，正定定地看著她，滿臉鬍子的半精靈。不過她看到了黑暗之後的部隊，她看見坐在王座上的龍騎將，她看見棲息在圓頂上的龍羣。最後，她看見了黑暗之後捉摸不定的影子。

現在她知道她在哪里了。坦尼斯難過地想。看見羅拉娜臉上血色全無，現在她應該知道她人在哪里，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她。

他們在黑暗之後神殿下的地牢到底告訴了她什麼樣的故事？他們也許告訴她黑暗之後處刑室里的各種配備，她甚至可能聽見其他人的慘叫，坦尼斯推測。看見她那麼地無助和恐懼，他感覺心中一陣抽痛。她整日整夜地聽著那些慘叫聲，現在，幾個小時，也許幾分鐘之後，她就將加入他們的行列。

羅拉娜臉色死白，她轉頭看著奇蒂拉，彷彿她是這個不停旋轉的宇宙中唯一固定的點。坦尼斯看見羅拉娜咬緊牙關，試著要控制情緒。她絕不會讓眼前這個女人看見她的恐懼，她絕不會讓這里的任何人看見她的恐懼。

奇蒂拉指了指。

羅拉娜順著她指的方向看去。

「坦尼斯──」

她轉過身，看見了那個半精靈，當羅拉娜的視線和他相遇時，坦尼斯看見了希望。他感覺到她對他的愛包圍著他，像是寒冬過後春天的氣息一樣迷人。因為坦尼斯最後終於意識到，他對她的愛是他體內兩種不同血統間唯一的束縛。他用他精靈血統中永不改變的愛去愛她，也用他人類血統中熱情、猛烈的愛去愛她。但是這來得太遲了，他將要為這遲來的理解付出代價，獻上他的身體與靈魂。

只有一眼，他只能看羅拉娜一眼。這一眼一定要將他心中的千言萬語都傳遞給她，因為他可以看見奇蒂拉的褐色雙眸仍然毫不放鬆地監視著他；另外一雙在陰影中的眼睛也是一樣。

坦尼斯意識到這些監視著他的眼睛，強迫自己不要顯露出內心的想法來。他用盡全力控制自己，繃緊臉上的肌肉，眼睛看著遠方，強迫自己不要露出任何表情。羅拉娜是個陌生人。他冷冷地轉過身。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可以看見羅拉娜水汪汪大眼中的希望之火熄滅了。彷彿太陽被烏云遮蔽，羅拉娜溫暖的愛意突然間變成完全的絕望，讓坦尼斯感覺到刺骨的嚴寒。

坦尼斯緊緊抓住劍柄，讓自己不要發抖，轉過身面對黑暗之後──塔克西絲。

「黑暗陛下，」奇蒂拉抓住羅拉娜的手臂把她拉向前，「我獻給禰這個禮物，這個會帶給我們勝利的禮物！」

她被如雷的歡呼聲暫時打斷了一下子。奇蒂拉抬起頭，暗示所有人安靜下來，然後繼續說下去。

「我獻給禰這個精靈女人，羅拉娜賽拉莎，奎靈那斯提精靈的公主，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的領袖。是她把屠龍槍帶回這個世界，是她在法王之塔中使用了龍珠，是她授意哥哥和一隻銀龍潛入了聖克仙城。由於艾瑞阿卡斯的無能，他們順利潛入神殿，發現了我們的祕密。」艾瑞阿卡斯往前走了一步，但奇蒂拉完全不理他的反應。「我將她獻給禰，王上，請禰用禰認為最適當的刑罰處置吧！」

奇蒂拉把羅拉娜推到她面前。精靈女子踉蹌地倒在黑暗之後座前，她的金髮披散開來，變成一道閃亮的波浪，在坦尼斯狂亂的腦海中是這黑暗大殿里唯一的光亮。

『奇蒂拉，妳做得很好。』黑暗之後無聲地說，『我將會獎勵妳。我們要押解那個精靈去我的處刑室，然後我會賜給妳我的獎賞。』

「感激不盡，王上。」奇蒂拉鞠躬道。「在這件事情結束之前，我還希望禰能夠恩準我兩件事情。」她伸出手，強有力地抓住坦尼斯。「首先，我將這位想要在禰偉大的麾下服侍禰的人帶過來。」

奇蒂拉把一隻手放在坦尼斯的肩膀上，示意他應該跪下來。坦尼斯沒辦法把羅拉娜最後的影像從腦中抹去，遲疑了一下。他仍然可以拒絕這黑暗的誘惑。他可以走到羅拉娜身邊，兩人一起面對一切的結局。

然後他醒悟了。

我怎麼變得這麼自私，他痛心地問自己，我竟然會考慮讓羅拉娜犧牲，只為了我自己犯的錯？不行，我要為這些事付出代價。如果我這輩子什麼好事都沒做，至少我救了她。我會牢牢記住這件事，在黑暗吞噬我的時候，這將會是我手中最後的一根蠟燭！

奇蒂拉的手抓得愈來愈緊，即使透過盔甲也讓他覺得非常疼痛，頭盔底下的眼睛開始燃燒著怒火。他緩緩低下頭，在黑暗之後面前跪下來。

「禰忠心的僕人，半精靈坦尼斯。」奇蒂拉恢復了鎮靜，不過坦尼斯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她鬆了一口氣。「在前任指揮官巴卡力斯不幸犧牲之後，我將他任命為我部隊的指揮官。」

『叫妳的新僕人走上前。』坦尼斯的腦中響起一個聲音。

坦尼斯感覺到奇蒂拉仍然沒有放開抓在他肩膀上的手。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她將他拉近，在他耳邊說。「記得，你現在是黑暗之後的僕人了，坦尼斯。祂一定要完全信任你，否則我也沒辦法救你，你也沒有辦法救出你那個精靈女人。」

「我沒忘記。」坦尼斯面無表情地說。半精靈甩開奇蒂拉的手，走到平臺邊緣，黑暗之後王座的正下方。

『抬起頭，看著我，』那個聲音說。

坦尼斯深吸一口氣，從體內擠出所有的勇氣，他從來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勇敢。如果我失敗了，羅拉娜就會死。為了愛的緣故，我必須要放棄愛。坦尼斯往上看。

他的視線就此定住，被黑影牢牢地抓住，沒辦法移開。他根本不需要裝出戒慎畏懼的樣子，因為每個凡人看著黑暗之後時，都會有同樣的感覺。即使他覺得自己就要向祂臣服，他也發現在他的腦中深處，他仍然是自由的。祂的力量還不完整。祂仍然沒辦法強迫他違反自己的意志。雖然塔克西絲掙扎著不要顯露這個弱點，坦尼斯仍然可以清楚知道祂為了要進入這個世界花費了多少力氣。

祂的黑影在他眼前晃動，顯露出祂所有的偽裝，證明祂還沒有辦法控制這些力量。一開始祂像是索蘭尼亞傳說中的五頭龍。然後那影像又改變了，祂變成一個女祭司，擁有男人願意用生命換取的美貌。然後那形體又再度地改變。現在祂變成了黑暗戰士，一個高大強壯的邪惡騎士，手中握著的是無數的死亡。

即使在這些形體不停變化的同時，那雙仍然不變的黑暗眼睛冷冷地看著坦尼斯，五頭龍的眼睛，女祭司的眼睛，黑暗戰士的眼睛。坦尼斯發覺自己在這強大的壓力下發抖。他沒辦法忍受，他沒有這種力量。他不由自主地再度跪倒，匍匐在黑暗之後之前，唾棄自己的無能。他的背後這時傳來了斷斷續續、痛苦的啜泣聲。

## ３─９末日號角聲

卡拉蒙在走廊上往北不停地找尋貝倫的蹤跡，絲毫不理四周牢門內伸出的手。到處都沒有貝倫的蹤跡，甚至連他經過的痕跡都沒有。他試著要問其他的犯人有沒有見到他，但大多數的犯人都因為嚴刑拷打而被整得不成人形，沒辦法回答他的問題，搞到最後，他的心情也跟著沉重起來，只好放棄這個念頭。他繼續往前走，走向愈來愈深的地底，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找到那個瘋狂的傢伙。他唯一的線索是這里沒有其他的岔路。貝倫一定是走這條路！如果是這樣，他現在人呢？

卡拉蒙看著每一間牢房，注意著每個轉角，差點沒發現那個朝他直撲而來的大地精守衛。卡拉蒙十分惱怒這傢伙竟敢打擾他，一劍砍下了牠的腦袋，在腦袋落地前就跨過了牠的屍體。

他接著鬆了一口氣，快步走下一座樓梯，差點踩在另一具大地精的屍體身上。牠的脖子是被人徒手扭斷的。很顯然地，貝倫來過這邊，而且是在不久以前。因為那屍體還是溫熱的。

卡拉蒙一確定他走對了路，立刻開始狂奔。四周監獄內的人犯對他來說，都變成飛快往後掠過的影子，他們哭喊自由的聲音也只剩下一片模糊。

放他們走，我就有了一隊士兵了，卡拉蒙突然想到。他正考慮在此停步，打開這些牢門的點子，前面某處突然傳來淒厲的叫喊聲。

一認出那是貝倫的聲音，卡拉蒙立刻繼續往前衝。牢房已經到了盡頭，走廊縮減成狹窄的隧道。牆上雖然插著火把，數量卻很少，彼此相距也很遠。卡拉蒙沿著隧道繼續衝，嘶吼聲現在愈來愈清晰。戰士試著要加快腳步，但是這里的地板又黏又滑，愈往下走空氣就愈潮溼。他害怕會不小心摔倒，被迫將腳步放慢下來。叫喊聲又更接近了，就在他前面。隧道愈來愈亮，一定是快要到盡頭了。

接著他看到了貝倫。兩名龍人用長劍劈砍他，貝倫赤手空拳地應付牠們，胸口的綠寶石發出奇異的光芒，讓整個房間都籠罩在綠色的光芒中。

貝倫靠著他瘋狂的力氣才能支撐這麼久。鮮血從他臉上和腰部的傷口不受控制地往外飛濺。卡拉蒙跌跌撞撞地在泥地上往前衝，貝倫同時徒手抓住了其中一個龍人的劍鋒。冰冷的鋼鐵切進他的手掌中，他似乎一點也感覺不到痛。鮮血流到他的手臂上，他反轉刀口用力一推，把龍人推了開來。然後他踉蹌地後退，喘息著。另外一個龍人靠近準備宰了他。

守衛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的獵物身上，根本沒看見卡拉蒙從隧道里面衝出來。卡拉蒙剛好來得及想起不要用劍刺這些怪獸，不然有可能要冒著劍被卡住的危險。他一隻手抓住一名守衛，俐落地把牠脖子扭斷。他把屍體丟下，對著衝過來的龍人脖子迅速地來了一記手刀。守衛尖叫著倒下去。

「貝倫，你還好嗎？」卡拉蒙轉過身，正準備要幫助貝倫，突然覺得腰間一陣熱辣辣的疼痛。

他疼痛地往後退，轉過身看見一名龍人。很顯然牠一直躲在陰影里面，也許聽見了卡拉蒙的腳步聲。那一劍本來應該把他刺死的，但是因為牠匆忙之中沒瞄準好，再加上卡拉蒙穿著厚重的盔甲，所以只有劃出一道頗深的傷口。卡拉蒙摸索著自己的劍，不停往後退，想要爭取時間。龍人不準備給他這個機會。牠高舉起劍，衝向卡拉蒙。

所有的東西一陣晃動，一道綠色的閃光，龍人死在卡拉蒙的腳下。

「貝倫！」卡拉蒙吃了一驚，用手壓住腰間的傷口。「多謝，你──」

永恆之人彷彿完全不認識他。接著，他慢慢地點點頭，走了開去。

「等等！」卡拉蒙大喊。大漢忍住腰間傳來的劇痛，跳過腳邊的龍人屍體，追到貝倫身後。他抓住貝倫的手，逼他停下來。「等等，該死！」他不停重復，不願放手。

這突然的動作讓他很快就嚐到苦果。整個房間在他眼前不停地搖晃，逼得卡拉蒙只好站著不動，與傷口的痛楚搏鬥。當他又可以睜開眼的時候，他打量著四周，想要弄清楚現在的位置。

「我們在哪里？」他不期待會有任何答案，只是想讓貝倫聽見他的聲音。

「在神殿底下很深很深的地方。」貝倫用空洞的聲音回答。「我很接近了。非常接近了。」

「對啊！」卡拉蒙不明不白地跟著說。他緊拉著貝倫，看著四周。他跑下來的樓梯連接這小小的圓形房間。他意識到這是一間守衛室，這里有一張舊桌子，四周散佈著幾把椅子，牆上還有一枝火把。這很合理。這里的龍人一定是守衛，貝倫意外地撞上牠們。但牠們在看守什麼東西呢？

卡拉蒙快速地打量著這間小房間，什麼都沒發現。這房間也許有二十呎寬，是從巖石中挖出來的。一道樓梯通往這里，另外一邊則是一道拱門。當卡拉蒙抓住貝倫的時候，他正準備要往這個方向走。卡拉蒙看著這個拱門，並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門後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卡拉蒙覺得自己彷彿在看著諸神創造天地前的一片渾沌。他唯一可以聽見的就是水流拍擊的聲音。地下水道，他心想，難怪這里會這麼潮溼。他跨出一步，看著頭上的拱門。

拱門不像這間房間是從巖石中挖洞建造出來的。它是由巖石建造的，上面原先一定有非常精緻的雕工，只不過現在什麼都看不清楚了。它們許久以前就因為這里的潮溼和歲月的累積而剝落了。

當他看著那拱門，希望能夠找到什麼線索時，貝倫突然狂熱地抓住他，差點把卡拉蒙撞倒。

「我認識你！」那人大喊。

「當然，」卡拉蒙哼了一聲。「你到底來這里幹嘛？」

「潔思拉呼喚我，」貝倫說，他眼中又再度露出野性的光芒。他轉過身，瞪著拱門後的一片黑暗。「就在那里，我得要去──守衛──要阻止我。你跟我來。」

卡拉蒙突然明白，那些守衛一定是在看守這道拱門！為什麼？門後有什麼？他們認出了貝倫？或者只是奉命不讓任何人進來？他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隨即又明白，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重要。連問題本身也不重要。

「你要進去。」他對貝倫說。這不是個問題，只是個陳述。貝倫點點頭，急迫地往里面走了一步。如果不是卡拉蒙拉了他一下，他一定會毫不遲疑地走進那一片黑暗中。

「等等，我們需要光。」大漢嘆口氣說。「在這里等著！」拍拍貝倫的手。卡拉蒙目不轉睛地瞪著他，一邊小心地後退，直到能夠摸到牆上的火把為止。把它從架子上拿下來，他回到貝倫身邊。

「我跟你一起去。」他氣喘吁吁地說，不知道自己還能在這樣的傷口和疼痛之下撐多久，「拿著，等我一下。」他將火把交給貝倫，接著從貝倫已經不成形狀的衣服上撕下一片布條來，緊緊地紮在傷口上。他最後將火把拿回來，繼續走向拱門。

走過那扇門，卡拉蒙覺得有東西飄到他臉上。「蜘蛛網！」他喃喃地說，噁心地拍打著。他恐懼地看著四周，害怕會出現很多蜘蛛，可是什麼都沒有。他聳聳肩，想也不想地繼續往里面走，一手拖著貝倫。

寧靜的氣氛被號角聲劃破。

「這是陷阱！」卡拉蒙面色凝重地說。

「提卡！」泰斯驕傲地在地牢走道里大喊。「妳的計劃奏效了。」坎德人冒險回頭看了看。「沒錯，」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想牠們全部都跟在我們後面！」

「好極了。」提卡喃喃地說。不知道怎麼搞的，她其實不太希望這個計劃這麼成功。她以前所做的其他計劃都沒成功過。難道這會是第一個嗎？她也偷偷地瞄了背後一眼。至少有六個還是七個龍人在後面緊追不捨，手上還都拿著劍。

雖然長爪子的龍人沒辦法像女孩和坎德人一樣跑得那麼快，但是牠們的耐力驚人。提卡一開始還領先牠們許多，但看來恐怕撐不了多久。她已經開始不停地喘氣，腰痛得讓她想要躺下來休息。

我每撐一秒鐘，就給了卡拉蒙更多時間，她告訴自己。我只要把龍人引到那麼遠的地方就好。

「我問妳幄，提卡。」泰斯伸出舌頭，表情一如往常地愉悅，只不過顯得有些蒼白，「妳知道我們要去哪里嗎？」

提卡搖搖頭，她沒力氣回答。她感覺自己逐漸地慢下來，腿變得像鉛一樣沉重。回頭又看了一眼，發現龍人正慢慢趕上來。她飛快地看著四周，希望能夠找到另外一條通道，甚至是門、洞穴，什麼都好，只要能讓他們躲進去。可是什麼都沒有。眼前的走廊空蕩蕩的。這是條狹窄、漫長、逐漸往上升，看起來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

接著她突然感到十分振奮。她慢慢地調整呼吸，看著泰斯，後者的影像在火把的煙霧中顯得有些模糊。

「這條走廊──在往上升──」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泰斯不明白地眨眨眼，然後他突然理解了。

「它往上就要出去了！」他興奮地大喊。「妳做到了，提卡！」

「也許吧──」提卡只能擠出這句話。

「來吧！」泰斯興奮地大喊，體內充滿了新的力量。他拉住提卡的手，把她拉向前。「我知道妳是對的，提卡！我聞到──」他嗅嗅，「新鮮的空氣了！我們會逃出去──找到坦尼斯──再回來──救出卡拉蒙──」

只有坎德人能夠一邊被龍人追著跑，一邊還可以說話，提卡疲倦地想。她現在唯一的動力就是恐懼，她知道。很快地這股力量也要離她而去。然後她會倒在走廊上，又累又難過，沒力氣去管龍人──

接著。「新鮮的空氣！」她低聲說。

她剛剛以為泰斯是在說謊，好讓她繼續撐下去。但她現在可以感覺到一陣微風吹在臉頰上。希望，再度讓如鉛般沉重的腿變輕了。她回過頭，覺得龍人的速度也變慢了，也許牠們知道永遠抓不住我們了！高昂的情緒將她包圍。

「快點，泰斯！」她大喊。兩個人一起藉著新湧出的力量不停地往前跑，新鮮空氣的味道愈來愈強烈。

繞過了一個轉角，他們都突然停下來，泰索何夫踩到一顆小石頭，煞不住車，撞上牆壁。

「原來牠們是因為這樣才慢下來。」提卡柔聲說。

走廊到了盡頭。兩扇木門把出口封了起來。門上有著小小的窗戶，上面有鐵條，讓夜晚的空氣可以吹進地牢中。她和泰斯都可以看見外面的景色，自由就在眼前，他們卻摸不到。

「別放棄！」泰斯停頓了片刻說。他很快便恢復鎮定，跑上前推推門──鎖住了。

「可惡。」泰斯老練地打量著兩扇門。卡拉蒙也許可以撞開它，或者可以用劍把鎖劈開。但是他和提卡都辦不到。

泰斯彎下腰檢查那個鎖，提卡靠著牆壁，疲倦地閉上限。血液在她的腦中跳動著，雙腳疼痛得快要打結。她嚐到嘴里有眼淚的咸苦味，發現自己因為精疲力盡、絕望而忍不住掉下眼淚。

「不要哭，提卡！」泰斯很快地拍拍她。「這是個很簡單的鎖，我馬上就可以讓我們逃出去。別哭，提卡。我只需要花一點時間，不過妳得要準備好面對那些龍人。只要讓牠們不要來煩我就好──」

「好。」提卡嚥下眼淚。她急忙用手背擦擦鼻子，轉過身握著劍，面對走廊，好讓泰斯可以專心處理那道鎖。

那是個簡單，非常簡單的鎖，泰斯滿意地看著。上面還有個簡單得不得了的機關，他根本不明白為什麼要多費這個手腳。

『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麻煩──簡單的鎖──簡單的機關──』這些字在他的腦海中迴響著。好熟悉！他以前曾經想過。泰斯驚訝地抬頭看這扇門，覺得自己曾經來過這個地方！但是不對，這不可能。

泰斯惱怒地搖搖頭，在包包里面翻找著工具。然後他停了下來。冰冷的恐懼攫住了坎德人，不停地搖動著他，讓他幾乎不能動彈。

那個夢！

這是他在西瓦那斯提的夢里所看到的那扇門。這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鎖和一個簡單的機關！提卡在他背後作戰──死亡──

「他們來了，泰斯！」提卡握住劍的手不停流汗。她飛快地看了他一眼。「你在幹什麼？怎麼還不趕快動手？」

泰斯沒辦法回答。他可以聽見龍人的腳步聲，以及知道獵物已經無路可逃之後所發出的粗魯笑聲。牠們繞過那個轉角，泰斯聽見牠們看到提卡拿劍的方式後笑聲愈來愈大。

「我──我想我沒辦法，提卡。」泰斯畏畏縮縮地說，害怕地看著那鎖。

「泰斯，」提卡很快、很嚴肅、眼睛盯著敵人、頭也不回地跟他說，「我們不能夠被俘虜！牠們知道貝倫的事情！牠們會讓我們說出一切有關貝倫的事，泰斯！你也知道牠們會怎麼樣讓我們說實話──」

「妳說的對！」泰斯哀怨地說。「我試試看。」

『你有勇氣走上──』費資本是這樣跟他說的。泰斯深吸一口氣，從袋子里面拿出另外一條細長的鐵線。反正，他不斷發抖地告訴自己說，還有什麼對坎德人來說會是比死亡還要精采的冒險？佛林特還在那里獨自一個人亂跑呢！也許惹上了各種各樣的麻煩──泰斯的手現在相當穩定，他小心翼翼地把鐵線插進鎖孔，開始精細的工作。

他身後突然傳來粗魯的吼聲，他聽見提卡怒罵，還有金鐵交鳴的聲音。

泰斯偷偷回頭看了一眼。提卡從來沒學到使劍的技巧，但她可是職業的酒吧鬥毆專家。她手上的刀鋒不停亂舞，她用腳踢，用手挖，用頭撞，用牙齒咬。她狂暴的攻擊讓所有龍人都往後退。每個人身上都有流血的割傷；其中一個在地上流了一大灘血，一隻手臂軟垂下來。

但是她不可能阻擋牠們太久。泰斯轉過頭去繼續工作，只不過現在他的手又開始發抖，笨拙的手抓不穩精細的工具。他只需要把鎖打開，不要觸動機關就可以了。他可以看見那個機關了──一個由彈簧控制的小小毒針。

不要慌亂！他命令自己。這像坎德人的作風嗎？他重新把鐵線插了進去，這次手又再度穩定下來。突然，正當他可以把鎖打開的時候，他被人撞了一下。

「嘿！」他惱怒地轉過身對提卡說。「小心點──」他突然閉上嘴。那個夢！他說的話一模一樣。在他的夢中，這時候他會看見提卡躺在他腳邊，鮮血滲透她紅色的捲髮。

「不要！」泰斯憤怒地大喊。鐵線滑了一下，他的手碰到了鎖。

鎖喀答一聲打開來。緊跟著那聲音的是一個微弱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一個類似「喀答」的聲音。機關被觸動了。

泰斯不可置信地睜大眼，看著手指上小小的一滴血，然後再看看鎖里面彈出的小小金針。龍人現在抓住他了。泰斯不理牠們。反正都不重要了。他的手感覺到陣陣的刺痛。這疼痛很快就會爬上他的手臂，擴散到全身。

當毒液運行到我的心臟時，我就不會有感覺了，他迷迷糊糊地告訴自己。那時我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然後他聽見了號角聲，喧鬧、銅製的號角發出的聲音。他以前聽過這聲音。在哪里？對了。在塔西斯，就在惡龍攻擊前。然後抓住他的龍人消失了，忙亂地沿著走廊往回跑。

「一定是某種警報聲。」泰斯心想，注意到他的腿已經支撐不住了。他滑到地板上，跌坐在提卡身邊。他伸出一隻顫抖的手，輕柔地撫摸她沾滿鮮血的紅色捲髮。她的臉色蒼白，眼睛緊閉著。

「我很抱歉，提卡。」泰斯覺得喉嚨好像被什麼東西哽住了。疼痛蔓延得很快，他的手指和腳都已經麻木了。他沒有辦法動了。「我很抱歉，卡拉蒙。我試過了，我真的試過了──」泰斯靜靜地啜泣著，靠著牆等待黑暗來將他帶走。

在聽到羅拉娜心碎的哭泣聲時，有一瞬間坦尼斯無法動彈，反正他也沒動的意願。如果有任何神聽得見，他祈求慈悲的神在這時候，當他跪在黑暗之後面前的時候，當場用閃電將他打死。但是神沒有這麼仁慈。黑暗之後的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陰影離開了他。坦尼斯掙扎著想站起來，臉上滿是羞愧之色。他沒辦法直視羅拉娜，也不敢面對奇蒂拉，因為他知道會在那雙褐色眼眸里看見嘲弄的樂趣。

但是奇蒂拉腦海中有更重要的事情。這是她勝利的一刻。她的計劃已經完備了。正當坦尼斯要自願護送羅拉娜的時候，她伸出手抱住他，冷冷地把他推到一邊去，挺身站在他面前。

「最後，我希望獎賞幫助我俘虜羅拉娜賽拉莎的手下，索思爵士。它希望禰能夠把她的靈魂賜給它，好讓它能夠報復那個很久以前詛咒它的精靈女子。如果它被詛咒要永遠居住在黑暗之中，那麼它希望這個精靈女人也能夠在死後跟它享受同樣的命運。」

「不！」羅拉娜抬起頭，恐懼穿透了她麻木的腦海。「不！」她不停地說。

她往後退一步，試著要找到逃出去的方法，但已經無路可逃了。地面擠滿了龍人，都用渴望的眼光看著她。她絕望地再度望向坦尼斯。他的臉色陰沉，充滿了仇恨；他不是在看著她，而是用灼灼的目光瞪著那個人類女人。羅拉娜已經開始後悔剛剛的失態，她下定決心，今後寧死也不要在這兩個人面前露出恐懼的神情，再也不要。她驕傲地抬起頭，再度恢復了鎮定。

坦尼斯根本沒看見羅拉娜。奇蒂拉的話像是一記重錘擊在他頭上，讓他什麼都看不清楚，什麼都不能夠思考。他氣沖沖地向前一步，走到奇蒂拉身邊。「妳出賣了我！」他說。「計劃不是這樣的！」

「噓！」奇蒂拉低聲說。「不然你會破壞一切！」

「什麼──」

「閉嘴！」奇蒂拉兇狠地說。

『奇蒂拉，妳的禮物讓我很滿意。』那聲音穿透了坦尼斯的怒火。『我同意妳的要求。精靈女人的靈魂可以交給索思爵士，半精靈可以加入我們的軍團。為了完成這個儀式，他將要在艾瑞阿卡斯面前放下自己的劍。』

「去啊！」奇蒂拉看著坦尼斯，冷冷地說。大殿里每個人的眼睛都看著半精靈。

他的思緒開始混亂。「什麼？」他喃喃地說。『「妳沒有告訴我這件事！我該怎麼做？」

「走上平臺，把你的劍放在艾瑞阿卡斯的腳邊，」奇蒂拉很快地回答，護送他到平臺邊。「他會把劍撿起來，還給你，然後你就正式成為惡龍軍團里面的軍官。這是儀式，沒什麼特殊的意義。但這可以幫我爭取更多的時間。」

「要幹什麼？妳有什麼計劃？」坦尼斯沙啞地問，一腳已經踏上了往下的階梯。他抓住她的手。「妳應該先告訴我的──」

「你知道的愈少愈好，坦尼斯。」奇蒂拉露出迷人的微笑給旁觀的人看。有些人發出了不自然的笑聲，一些取笑這對戀人的粗魯笑話。但是坦尼斯看見奇蒂拉的眼中一點笑意也沒有。「不要忘記誰現在站在我身邊，」奇蒂拉低聲說。「不要衝動。」她回過身，站在羅拉娜旁邊。

坦尼斯因為恐懼和憤怒而發抖，腦袋里一片混亂，跌跌撞撞地走下平臺。士兵發出的聲音像海一般地將他淹沒。矛尖閃動著光芒，火把的光線模糊了他的視線。他踏上地板，開始走向艾瑞阿卡斯的平臺，腦中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反射性地走到階梯底下。

艾瑞阿卡斯禮兵隊中龍人的面孔像是噩夢般飄浮在他四周。他只看見牠們的頭，一排一排白森森的利齒，還有不停吞吐的舌頭。牠們讓路給他，樓梯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彷彿是從地板上長出來的。

他抬起頭，無力地往上看。平臺的頂端站著艾瑞阿卡斯大人，一個高大、尊貴，握有無比權力的男人。房里面所有的光線似乎都被他頭上的皇冠吸引。它耀眼的光芒暈眩了他的雙眼，坦尼斯眨眨眼，意識模糊地將手放在劍上，開始慢慢爬上樓梯。

奇蒂拉出賣了他嗎？她會信守諾言嗎？坦尼斯很懷疑。他不停地咒罵自己的愚蠢。他又再一次屈服在她的魔力之下。他又再度扮演了笨蛋的角色，相信了她。現在她手中握有所有的籌碼。他沒別的選擇──抑或還有？

坦尼斯腦中突然浮現了一個點子，他剛好一隻腳踏上階梯，停頓了下來。

白癡！繼續走，他命令自己，感覺每個人都在看著他。坦尼斯一階一階地慢慢往上爬，強迫自己裝出冷靜的模樣。當他愈來愈靠近艾瑞阿卡斯時，計劃在他的腦中逐漸成形。

『戴上此冠者將君臨天下！』這句話在坦尼斯的腦海中不斷地迴響。

殺了艾瑞阿卡斯，奪走皇冠！這不會太困難！坦尼斯的視線不停打量著四周的環境。艾瑞阿卡斯的身邊當然沒有任何侍衛。除了龍騎將之外，沒有人能夠踏上平臺。但是他連階梯上都沒有士兵，這跟其他龍騎將不一樣。很顯然地，這人對自己的能力太有自信，太過驕傲，因而變得太大意。

坦尼斯的思緒不停轉動著。奇蒂拉一定會願意用靈魂交換那頂皇冠。只要皇冠在我手中，她就必須聽我的命令！我可以救出羅拉娜──我們可以一起逃！只要我們安全地逃出這里，我可以對羅拉娜解釋，這一切我都可以解釋！我會拔出劍，但不是放在艾瑞阿卡斯的腳邊，我會刺穿他！只要皇冠在我手中，沒有人敢碰我一根寒毛！

坦尼斯發現自己興奮得發抖。他費了很大的力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不敢抬頭看艾瑞阿卡斯，害怕那個男人會從他眼中看出他垂死掙扎的計劃。

他把視線保持在階梯上，因此，當他看見階梯還剩下五階就會到平臺時，他才知道自己已經快要到艾瑞阿卡斯的面前了。坦尼斯的手在劍柄上抽搐著。感覺到自己已經恢復了鎮靜，他抬頭看著那個人的臉，有那麼一瞬間，幾乎因為那張臉上的邪惡而失去控制。那是張因為野心而變得冷漠的臉，那是張可以毫不在乎屠殺幾千名無辜犧牲者的臉。

艾瑞阿卡斯厭煩地看著坦尼斯，臉上露出愉快的微笑。然後他突然對半精靈完全失去了興趣，腦中開始擔心其他事。坦尼斯看見那人的視線轉向奇蒂拉，一邊思考著。艾瑞阿卡斯看起來像是在棋盤前陷入沉思的棋手，試著要想出下一步棋，或者預知對手的下一步棋。

坦尼斯感到憤怒與反感，開始從劍鞘里抽出劍。即使他沒辦法成功地救出羅拉娜，即使他們兩個人都死在這里，他至少還是可以殺掉惡龍軍團的指揮官，對這個世界有一點補償。

但當艾瑞阿卡斯一聽到坦尼斯抽出劍的聲音時，他立刻轉過頭盯著半精靈。冷冰冰的視線幾乎刺穿了坦尼斯的靈魂。他感覺到那人強大的力量撲向他，像是火爐里噴出的熱浪。然後坦尼斯突然意識到一件該死的事實，幾乎讓他從樓梯上摔了下來。

他身邊的能量──艾瑞阿卡斯是個法師！

瞎了眼的笨蛋，坦尼斯詛咒自己。現在，當他愈走愈近時，他看見龍騎將身邊一堵隱形的牆。當然，他根本就不需要侍衛！在這些人當中，一定沒有艾瑞阿卡斯能夠信任的人。他會用自己的魔法來保護自己！

現在艾瑞阿卡斯已經提高了警覺。坦尼斯可以從他冰冷、毫無感情的眼中看到這點。

半精靈的肩膀垂了下來，他已經被徹底擊敗了。

突然，「坦尼斯，攻擊！不要害怕他的魔法！我會幫助你！」

那聲音像是有人在他耳邊說話，清晰得讓人難以相信，坦尼斯幾乎可以感覺到耳朵一陣躁熱。他背後的毛髮都豎直起來，一陣寒意湧上他的身體。

他顫抖著看著四周。除了艾瑞阿卡斯之外，根本沒有人站在他身邊！而他就在三個階梯遠之處，皺著眉頭，很顯然希望趕快結束這無聊的儀式。艾瑞阿卡斯看見坦尼斯的遲疑，不耐煩地比了個手勢，示意他把劍放在他腳邊。

「攻擊，坦尼斯！」那聲音又再度在他腦中說。「快點！」

他的前額開始流汗，雙手開始發抖。坦尼斯慢慢地抽出劍。他現在和艾瑞阿卡斯只差一階了。他周遭的隱形牆像是水面上的彩虹般不斷變換著顏色。

我沒有選擇了，坦尼斯對自己說。如果這是個陷階，那就這樣吧！我願意這樣死去。

坦尼斯彎曲一隻膝蓋，把長劍的劍柄朝前做出放下的姿勢。突然，他飛快地反轉劍身，衝上前，對準艾瑞阿卡斯的心臟刺下去。

坦尼斯預期自己會死掉。揮劍時咬緊牙關，他預期自己會像被閃電打中的樹木一樣，被魔法牆給燒得焦黑。

閃電真的打了下來，但不是對著他！他驚訝地看見那面閃著各種顏色的彩虹牆爆了開來，他的劍刺穿了它。他感覺到劍身觸及了人類的血肉，一聲震耳的哀嚎和憤怒的吼聲幾乎將他震聾。

當劍鋒刺進胸口時，艾瑞阿卡斯掙扎著站起來。一般人可能會當場死亡，但是艾瑞阿卡斯的力量和怒火讓死神也無法靠近。他的表情因為仇恨而扭曲，摑了坦尼斯一掌，讓他倒在平臺上。

坦尼斯頭上感到一陣劇痛。他模糊的視線中可以看見他的劍掉在腳邊，上面沾滿了鮮血。有一瞬間，他以為自己要失去意識，這就代表了死亡，他和羅拉娜都會死。他神智不清地搖搖頭。他要撐下去！他一定得拿到皇冠！坦尼斯抬起頭，看見艾瑞阿卡斯低頭看著他，雙手高舉，準備施展出最後毀滅半精靈的法術。

坦尼斯什麼都不能做。他沒辦法抵抗魔法，他也知道那個隱形的幫手不會再出手了。它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

即使像是艾瑞阿卡斯那麼偉大的人，也有無法抵抗的敵人。他不斷地咳嗽，神智開始渙散，咒語從他的意識里流失。低下頭，他看見自己的鮮血染紅了紫色的袍子，隨著一分一秒過去，血跡愈來愈大，生命力正從他心臟中不斷地流出。死神就要來將他帶走了。他已經沒有辦法再抵抗。艾瑞阿卡斯無助地掙扎，懇求黑暗之後能幫助他。

祂只會捨棄弱者。正如同祂眼睜睜地看著艾瑞阿卡斯殺死自己的父親，祂也看著艾瑞阿卡斯倒下，嘴里呼喊著祂的名諱。

艾瑞阿卡斯倒下之後，大殿里陷入一片死寂。權力之冠從他頭上掉下來，噹的一聲砸進一團血泊中，和黑色的頭髮纏在一起。

誰能拿到它？

這時傳來一聲淒厲的尖叫。奇蒂拉叫著一個人的名字，叫著某個人。

坦尼斯聽不懂，反正他也不在乎。他伸出手去抓住權力之冠。

一個穿著黑色盔甲的人影出現在他面前。

索思爵士！

坦尼斯努力壓抑住腦中無邊的恐懼和恐慌，把所有精神都集中在一樣東西上。皇冠距離他的手指只有幾吋。他拚命伸手去抓。很幸運地，當另外一隻枯骨伸出手時，他正好抓住了皇冠。

這是他的！索思爵士的目光炙熱。那雙沒血沒肉的手伸出來要奪回這件寶物。坦尼斯可以聽見奇蒂拉喊著顛三倒四的命令。

當他把那沾血的皇冠高舉到頭上，無懼地看著索思爵士時，大殿中的一片死寂被喧鬧的號角聲所打破了。

索思爵士的手停在半空，奇蒂拉靜了下來。

士兵們開始交頭接耳。有那麼片刻，坦尼斯迷亂的腦中以為那聲音是在為他喝采。但是接著，當他轉過頭看著大殿時，他發現每張臉上都露出警覺的神色。每個人，即使是奇蒂拉都看著黑暗之後。

原先黑暗之後的目光是在坦尼斯身上，但是現在移到別的地方去了。祂的陰影開始擴張，變得愈來愈濃密，像黑云般掩蓋整座大殿。穿戴著祂黑色徽記的龍人服從無聲的命令，從原先的崗位往外跑。原先站在黑暗之後身邊的黑袍人現在消失了。

號角聲依然響著。坦尼斯抓住皇冠，呆呆地看著它。過去兩次聽到這個聲音時，都是代表破壞和殺戮。這次這聲音又代表了什麼呢？

## ３─１０「戴上此冠者將君臨天下。」

震耳欲聾的號角聲幾乎讓卡拉蒙在潮溼的地面上滑了一跤。貝倫反射性地扶住了他，兩個人都警覺地看著四周，聽著號角聲毫不止息、不斷迴響在這個房間里。在他們頭上的樓梯上，他們可以聽見回應號角聲的腳步聲。

「那個拱門！上面有機關！」卡拉蒙不停地說。「好吧，完蛋了，神殿里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來了，不管他在什麼地方！我向上天祈禱，希望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潔思拉呼喚我──」貝倫反覆地說。因為號角聲而換來的片刻清醒消失了，他繼續往前走，拉著卡拉蒙一起邁步。

卡拉蒙高舉著火把，也不知道該往哪兒去，只知道呆呆地跟在後面。他們站在一塊很顯然是由流水所沖刷出的空間里。那扇拱門通往一道階梯，卡拉蒙注意到，那階梯直接通往一條黑色湍急的小溪。他將火把往所有的方向照去，希望能夠找到一條路渡過那條小溪。但什麼都沒有，至少在他火把照得到的地方沒有。

「等等──」他大喊，但是貝倫已經一馬當先地衝進水中。卡拉蒙不敢呼吸，以為會看到那人被湍急的水流沖走。不過那黑暗的小溪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深，只有到貝倫的小腿肚而已。

「快來！」他對卡拉蒙說。

卡拉蒙又再度碰碰傷口。流血的速度似乎已經慢了下來，繃帶雖然溼了，但還沒有完全溼透；不過疼痛仍然很劇烈。他的頭很痛，因為大量的失血和運動而感覺有些暈眩。他想到了提卡和泰斯，甚至還花時間想想坦尼斯。不行，他得要把這些念頭都趕走。結局已經快要到了，不管是對邪惡還是善良都一樣，提卡這樣說過。卡拉蒙也開始相信這件事。卡拉蒙踏進水中，強烈的水流把他沖向前，他有種感覺，這水流就像是時間，不停地將他沖向──什麼地方呢？他的末日嗎？世界的末日嗎？還是新的希望？

貝倫急迫地越過他，卡拉蒙又把他拉了回來。

「我們不要分開，」大漢低沉的聲音在洞穴中迴響著。「也許還有比那個更可怕的機關。」

貝倫遲疑了一陣子，讓卡拉蒙趕上他。然後他們慢慢地往前走，手牽著手，穿越那湍急的水流。每踏出一步都必須小心地試探腳下的地面，因為落腳處又溼又滑，還有許多鬆動的石頭。

卡拉蒙慢慢地涉水向前，呼吸變得比較平順。突然間有樣東西劇烈地撞擊上他的靴子，差點把他給撞倒。他踉蹌地扶住貝倫。

「那是什麼？」他怒目而視，舉起火把照耀著水面。

似乎被火光所吸引，一顆頭從水面抬起。卡拉蒙害怕地倒抽一口氣，連貝倫都往後退了幾步。

「龍！」卡拉蒙低聲說。「幼龍！」那隻小龍張開嘴尖叫。火把照耀在兩排銳利的牙齒上。然後牠又再度消失在水面下。他的腳又捱了一記，然後是另一隻腳；他看見水面因為不停揮動的尾巴而激烈地翻滾著。

他的皮靴暫時讓牠沒辦法傷害到自己，但是，卡拉蒙心想，只要我掉到水里，這傢伙一定會把我連皮帶骨喫得乾乾淨淨！他面對過很多次死亡，都沒有這次來得恐怖。他驚慌了片刻。我要回去，他慌亂地想。貝倫可以自己一個人去，畢竟他不會死。

戰士隨即控制住自己。不行，他嘆口氣。他們知道我們到了這里。他們會派出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來阻止我。我一定要拖延他們，讓貝倫有時間能夠完成他該做的事情。

那最後的念頭似乎一點意義也沒有，卡拉蒙心想。實在是有點莫名其妙，彷彿是為了嘲笑他的想法，身後傳來了全副武裝士兵趕路的聲音。

這太瘋狂了，他疲倦地想。我不明白！我也許會死在這里，為了什麼！也許我只是和一個瘋子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也許我自己瘋了！

現在貝倫已經意識到守衛追上來了。這讓他更害怕，他下意識地衝上前。卡拉蒙嘆口氣，試著忽略腳下不斷的攻擊，跨過這黑暗的水面，緊跟在貝倫身後。

永恆之人一直看著眼前的黑暗，偶爾會發出嚎叫聲，或是對前面比著手勢。這道水流帶他們來到了一個轉角的地方，水變得更深。卡拉蒙不知道如果水升高到靴子以上他該怎麼辦。那些幼龍仍然緊追不捨，人類的血肉和熱氣讓牠們開始瘋狂。士兵的腳步聲開始愈來愈清晰。

然後某種比黑夜還要黑的東西飛向卡拉蒙，正中他的臉。他一時間失去了平衡，努力地試著不要掉進水里。他手上的火把一不小心掉了下去，嘶的一聲熄滅。貝倫摸索著再度抓到了他。兩個人互相扶持了一陣子，困惑且不知所措地看著眼前的一團漆黑。

即使他被變成瞎子，卡拉蒙也不會像現在一樣更沒方向感。雖然他沒有移動，他依然沒辦法知道他面對的是什麼方向，連周遭的景物都完全記不得。他有種感覺，如果他再往前踏一步，他就會掉進一片虛無，永遠不停地往下掉──

「就是這里了！」貝倫啜泣著說。「我看見那斷裂的柱子，還有上面閃亮的寶石！她就在那里！她在等著我，她已經等了這麼久，潔思拉！」他尖聲大喊著跑向前。

卡拉蒙看著眼前的漆黑，小心地把貝倫拉回來。雖然他可以感覺到那人的身體在劇烈地顫抖著。他什麼都看不到──還是？

看到了！他感覺鬆了口氣。他可以看見一段距離之外是許多閃爍的寶石，在這一片虛無中閃耀著，寶石發出的光芒連這片沉重的黑暗都無法掩蓋。

這距離他們並不遠，最多一百呎。卡拉蒙放開了抓住貝倫的手。他心想，也許，至少對我來說這是條出去的路。讓貝倫和他的鬼妹妹重聚。我想要的只是一條出去的路，一條可以去提卡和泰斯身邊的路。

他的信心回來了，卡拉蒙大步跨向前。只要幾分鐘之後，一切都結束了──對善良──或是對──

「施拉克！」一個聲音說。

一道白光激射而出。

卡拉蒙的心臟停止跳動了片刻。他慢慢地，抬起頭看著那光芒。他看見兩個金色、閃爍著光芒的沙漏狀眼眸看著他。

他像是垂死的人一樣呼出了胸中所有的氣。

號角聲停了，大殿里再度恢復了平靜。再一次的，大殿里的每一雙眼睛，包括黑暗之後的眼睛都轉回到平臺上。

坦尼斯抓著皇冠站了起來。他不知道這號角聲是什麼意思，代表著誰的末日。他只知道不管有多痛苦，他都必須玩完這場遊戲。

羅拉娜──是他心中唯一掛念的人。不管貝倫和卡拉蒙在什麼地方，他都已經幫不上忙了。坦尼斯的眼睛動也不動地看著底下站在平臺上的金髮女人。幾乎是意外的，他的視線轉向奇蒂拉，後者站在羅拉娜身邊，表情被頭盔遮住。她比了個手勢。

坦尼斯感覺到背後的動靜，像是一陣冷風吹向他。他轉過身，看見索思爵士走向他，橘色的眼里充滿著怒氣。

坦尼斯往後退了一步，知道他無法和這個超脫生死的怪物作戰。

「住手！」他把皇冠高舉起來，對準地面。「阻止他，奇蒂拉，不然我拚死也會把這樣東西丟到地上。」

索思爵士無聲地笑著，毫不退縮地進逼，只要一碰就可以殺人的手伸了出來。

「拚什麼死？」死靈騎士幽幽地說。「我的魔法會把你變成灰塵，皇冠會掉在我的腳邊。」

「索思爵士，」大殿中央的平臺上傳來了一個聲音，「住手。讓奪得這皇冠的人把它獻給我！」

索思遲疑了一下，它的手仍然對準了坦尼斯，橘色的眼睛懷疑地看著奇蒂拉。

奇蒂拉脫下頭盔，只看著坦尼斯。他可以看見她的褐色雙眸中閃爍著光芒，雙頰因為興奮而泛紅。

「坦尼斯，你會把皇冠獻給我，對不對？」奇蒂拉大喊。

坦尼斯強自鎮定地說。「是的。」他舔著乾澀的嘴脣。「我會把皇冠獻給妳。」

「衛兵！」奇蒂拉指揮他們走上前。「護送他。任何人膽敢碰他，我授權殺無赦。索思爵士，確保他安全地走到我身邊。」

坦尼斯看著慢慢把手放下來的索思爵士。「他仍然是妳的主人，小姐。」坦尼斯認為自己聽見死靈騎士輕蔑地哼了一聲。

索思爵士走到他身後，身上所散發出的寒氣差點把坦尼斯凍僵。兩人一起走下階梯，十分怪異的組合──一個穿著黑色盔甲的透明騎士和拿著沾血皇冠的半精靈。

艾瑞阿卡斯的部下站在階梯旁，手拿武器不情願地讓開。當坦尼斯走過他們身邊時，看到了許多雙怨毒的眼神，他看見有些人握緊了匕首，眼中有著沒說出口的意圖。

奇蒂拉自己的士兵圍上來，不過大半還是靠著索思爵士那股死亡的氣味，讓他安全地走過擁擠的人羣。坦尼斯開始冒汗。『戴上此冠者，將君臨天下』──但是某天深夜殺手的匕首可能就結束這一切！

坦尼斯和索思爵士繼續往前走，很快就來到雕成蛇頭的平臺底下。奇蒂拉站在最上面，因勝利而顯得無比美麗。坦尼斯獨自一個人爬上石階，讓索思爵士站在階梯底下，橘色火焰在眼眶里燃燒著。當坦尼斯走到平臺的頂端，走到蛇頭的部位時，他可以看見羅拉娜站在奇蒂拉身邊。羅拉娜的臉色蒼白，強自鎮定。她瞄了他一眼，一看見那沾血的皇冠，立刻別過頭去。他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這不重要。他可以解釋──

奇蒂拉奔向他，抓住他。歡呼聲響徹整個大殿。

「坦尼斯！」她喘息著說。「你和我果然註定要一起統治這個世界！你太好了，太棒了！我願意給你一切──任何東西──」

「羅拉娜怎麼樣？」坦尼斯低聲問。他微微瞇起眼，那雙可以讓人看出他血統的眼睛，直視著奇蒂拉。

奇蒂拉回頭看了那精靈一眼。精靈的臉色蒼白，眼神僵硬，彷彿是一具屍體。

「如果你要她的話。」奇蒂拉聳聳肩，「你也會得到我，坦尼斯！我們白天可以一起率領軍隊，統治世界。晚上，坦尼斯！將會是隻屬於我們兩個人的，你和我。」她的呼吸愈來愈急促，手放在他長滿鬍子的臉上。「親愛的，把皇冠戴在我頭上。」

坦尼斯看著那雙褐色的眼睛，他看見里面充滿了溫暖、熱情和興奮。他可以感覺到奇蒂拉的身體貼向他，帶著一些渴望。在他們四周，士兵們瘋狂地大喊，噪音像是波浪一波波地湧上來。坦尼斯慢慢地將皇冠舉起，不是戴向奇蒂拉頭上而是自己的頭上。

「不對，奇蒂拉。」他大吼著讓所有人都可以聽見。「我們其中一個人會統治白天和黑夜──那就是我。」

大殿里面響起轟笑聲，夾雜著憤怒的低語聲。奇蒂拉驚訝地睜大眼，隨即又瞇了起來。

「不要輕舉妄動。」坦尼斯抓住她準備掏出腰間小刀的手。他緊緊抓住她，低頭看著她。「我要離開這個地方，」他在她耳邊低聲說。「和羅拉娜一起走。妳和妳的部隊要護送我出去。當我們安全離開這里時，我會把皇冠給妳。出賣我，妳就永遠沒機會戴上它。明白了嗎？」

奇蒂拉露出輕蔑的笑容。「原來你還是最在乎她？」她低聲說。

「是的，」坦尼斯回答。他抓緊她的手，從她的眼里看到了痛苦。「我以兩個最敬愛人的靈魂發誓──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和佛林特．火爐。妳相信我了嗎？」

「我相信你。」奇蒂拉憤怒中夾雜著痛苦。她的眼中再度亮起那不情願的敬佩神情。「你原本可以擁有那麼多──」

坦尼斯一言不發地放開她。他轉過身，走到背對著他的羅拉娜身邊。坦尼斯抓住她的手。「跟我來。」他冷冷地說。士兵的喧鬧聲開始提高，他可以感覺到頭上的黑暗之後正冷冷地看著底下的權力轉移，看看最後到底哪個強者會出線。

羅拉娜沒有任何反應。她慢慢轉過頭，晶蜜色的頭髮糾結成一團。綠色的大眼中一點生氣也沒有。他在她眼里什麼也沒有看見，沒有恐懼，沒有憤怒。

一切都會沒事的，他默默地想，心中一陣抽痛。我會解釋──

眼前突然閃過一陣銀光，金色的頭髮一晃，有什麼東西打中了坦尼斯的腹部。他踉蹌地走向前，步履不穩地試著要抓住羅拉娜。但是他抓不住她。

羅拉娜把他推到一邊，撲向奇蒂拉，手抓向奇蒂拉戴在腰間的那柄劍。她的行動完全出乎那人意料之外。奇蒂拉短暫地掙紮了一下，但是羅拉娜的手已經放到了劍柄上。她動作迅速地將劍從鞘里抽了出來，用劍柄狠狠地敲了一下奇蒂拉，把她打倒在平臺上。羅拉娜轉過身跑向平臺的邊緣。

「羅拉娜，停下來！」坦尼斯跳向前去抓住她，突然感覺到劍尖已經對著他的喉嚨。

「不要動，坦賽勒斯，」羅拉娜命令道。她綠色的眼眸中滿是激動的神情，毫不遲疑地舉起劍。「不然你就會死。如果有必要，我會殺了你。」

坦尼斯往前一步。銳利的刀鋒刺穿他的皮膚。他無助地停下來，羅拉娜露出傷心的笑容。

「你看到了嗎，坦尼斯！我不再是你認識的那個被寵壞的小孩了。我不再是我父親的女兒，只知道父親宮殿內的事情。我甚至不再是黃金將軍了。我是羅拉娜。我不需要你的幫助也能夠決定自己的死活。」

「羅拉娜，聽我說！」坦尼斯懇求道，走上前去把劃傷他肌膚的刀刃推開。他看見羅拉娜的嘴脣微微閉起，綠色的眼睛閃動了一下。然後，她嘆著氣，慢慢地放下劍。坦尼斯露出微笑。羅拉娜聳聳肩，將他從平臺上推了下來。

半精靈瘋狂地揮舞著雙手想保持平衡，整個人快速地墜向地面。當他落下時，他看見羅拉娜手中握著劍，跟著他跳了下來，輕鬆地在他身邊著地。

他重重地撞上地面，幾乎沒辦法呼吸。皇冠從他的手中掉落，在地面上滾動著。他可以聽見頭上奇蒂拉憤怒地大吼著。

「羅拉娜！」他憋住氣大喊，狂亂地找尋她的蹤跡。他看見銀光一閃──

「皇冠！把皇冠拿給我！」奇蒂拉的聲音在他耳中迴繞。

但她不是唯一大喊的人。大殿里所有的龍騎將都站了起來，命令自己的部隊往前衝。所有的龍都從棲息的地方飛了起來。黑暗之後五個頭的身體俯瞰著這場競賽，看看最後到底誰是最強的獲選者──適者生存！

龍人的爪子、地精的靴子、人類鑲著鋼鐵的靴子踏過坦尼斯。他努力地試著站起來，躲過被活活踩死的命運。他試著要追隨那道銀光。他看見它一次，然後又消失了，消失在這場混戰中。一張扭曲的臉出現在他面前，暗色的眼眸閃爍著怒火。矛柄給他腰部重重的一擊。

坦尼斯哀嚎著倒了下去，大殿這時陷入無比的混亂中。

## ３─１１「潔思拉呼喚我──」

雷斯林！這只是個念頭，沒有說出口。卡拉蒙試著要出聲，卻發不出聲音來。

「是的，好兄弟。」雷斯林如往常般回應他哥哥的思想。「是我，我是最後的守衛，如果號角聲響起，黑暗之後命令我必須要到這里，阻止任何想要接近目標的人。」雷斯林露出險惡的微笑。「我早就應該知道，只有你會笨到觸動我的魔法陷阱──」

「小雷！」卡拉蒙一開口就嗆住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沒辦法說話。卡拉蒙因為大量失血和恐懼而感到虛脫，他在冰冷的水里發抖，覺得眼前的一切非常難以接受。讓黑色的水掩過他的頭，讓幼龍的牙齒將他撕裂都會輕鬆得多。那絕對比不上現在的痛苦。然後他感覺到貝倫在他身邊扭動著。那人迷糊地看著雷斯林，不明白這一切。他拉拉卡拉蒙的手。

「潔思拉在叫我，我們得走了。」

卡拉蒙啜泣著把手臂從那人的手中抽回。貝倫生氣地看著他，然後轉身準備自己往前走。

「不對，朋友。沒有人可以離開這里。」

雷斯林伸出細長的手指，貝倫突然間停了下來。永恆之人看著那對金色的眼眸，看著站在巖石邊緣的法師。他口中發出無意義的聲音，不停的扭絞雙手，渴望地看著那鑲滿了寶石的柱子。但是他沒辦法移動。一個強大的力量擋住了他，一道無法撼動的障壁成了他和妹妹之間的溝壑。

卡拉蒙忍住突然冒出的眼淚！他感覺到弟弟身上的力量，試著不要放棄希望。他什麼都不能做──除非試著殺死雷斯林！他害怕得發抖。不行，他寧願自己死！

卡拉蒙突然抬起頭。就這樣吧，如果我要死，我也要轟轟烈烈的死──這不就是我一直以來的期望嗎？

即使這代表著死在自己弟弟的手中。

卡拉蒙的視線慢慢地和雙胞胎弟弟接觸。

「你現在穿著黑袍了嗎？」他顫抖著雙脣說。「在這樣的光線下──我看不清楚──」

「是的，老哥。」雷斯林舉起瑪濟斯法杖，讓光芒照在他身上。柔軟的天鵝絨所製成的袍子掛在他的肩膀上，在光線下反射著光芒，看起來比周遭的永恆黑夜還要黑暗。

卡拉蒙渾身發抖地想到他該怎麼做，他繼續問，「你的聲音，更有力量，不同了。很像你──但又不大一樣──」

「那是個很長的故事，卡拉蒙。」雷斯林回答。「以後有時間我會告訴你的。但是哥哥，你目前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況下。龍人守衛們已經趕過來了。牠們的命令是要抓住永恆之人，將他帶到黑暗之後面前。那時他就完了。他不是永生不死的，我可以向你保證。祂有能夠讓他永世不得超生、化成飛灰的法術。然後祂會殺了他的妹妹，最後，黑暗之後終於可以真正地進入克萊恩。祂會統治整個世界，包括天堂和地獄。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祂。」

「我不明白──」

「當然，你當然不懂，親愛的哥哥。」雷斯林話聲中依然帶著惱怒和不屑。「你身旁站著的是永恆之人，全克萊恩上唯一可以趕走黑暗之後、結束整場戰爭的人，而你不明白。」

雷斯林走近他站著的石塊邊緣，靠著柺杖彎下身。他示意哥哥走近些。卡拉蒙渾身發抖，沒辦法動彈，害怕雷斯林會對他施展法術。但是他弟弟只是專注地看著他。

「永恆之人只要再走幾步路，哥哥，他就可以和他自願在這麼多年中，承受無比痛苦和折磨的妹妹團聚了，他將可以終止她的這些磨難。」

「然後呢？」卡拉蒙結巴地說，他弟弟的眼光用比任何法術更強的力量攫住他。

金色的雙眼瞇了起來，雷斯林的聲音變得柔和。他不再需要沙啞地說話，但是這已經變成他喜歡的說話方式。

「阻礙門關上的東西將會被移開，親愛的哥哥，大門將會緊緊地關上。黑暗之後將只能在地獄中獨自憤怒地嚎叫。」雷斯林細瘦的手比了個手勢。「這座重建的伊斯塔神殿，被邪惡所控制，將會崩潰。」

卡拉蒙吃了一驚，接著他皺起眉。

「不對，我沒說謊。」雷斯林回應他哥哥腦中的問題。「如果有必要的時候我會的。但你會發現，親愛的哥哥，我們已經太靠近，我沒必要對你說謊。而且，無論如何，我都沒必要撒謊，讓你知道事實對我比較有利。」

卡拉蒙反應不過來。他一點都無法理解。但是他沒時間發呆。他可以聽見在他身後，龍人們的腳步聲開始在樓梯上響起。他的表情變得冷靜，露出了堅定的決心。

「那麼你一定知道我要怎麼做了，小雷。」他說。「你也許力量很強，但是你依然要集中注意力才能使用你的法術。如果你花時間對付我，貝倫就有時間可以逃開。你沒辦法殺了他，」卡拉蒙只希望貝倫這時候能聽懂他的暗示，在時機來臨的時候行動。「我猜只有黑暗之後可以辦到。這樣一來──」

「是的，親愛的哥哥，」雷斯林柔聲說。「沒錯，我可以殺了你──」

他站直身體，舉起手，在卡拉蒙來得及大吼或是抓住他的手之前──一顆巨大的火球像太陽般點亮了這黑暗的空間，在卡拉蒙的頭上爆了開來，震波把他壓進黑暗的水中。

卡拉蒙被那陣閃光所燙傷，眼前金星亂冒。他被衝擊力撞得昏昏沉沉的，發現自己倒在水中快要失去意識。然後，鋒利的牙齒咬住他的手臂，撕去一塊皮肉。這刺骨的疼痛讓他醒了過來。卡拉蒙瘋狂地大喊，試著要從致命的水流中站起來。

他渾身發抖地站起來。已經嚐到了血腥味的幼龍瘋狂地攻擊他，不停撞著他的靴子，卡拉蒙抓住手臂，惋惜地發現貝倫竟然連動都沒動。

「潔思拉！我在這里！我要讓妳自由了！」貝倫大喊著，但是他站在原地，被法術給固定住。他狂暴地敲打著眼前阻擋他的隱形牆，幾乎快要陷入完全的瘋狂。

雷斯林冷靜地看著哥哥站在他面前，鮮血汩汩的從裸露的手臂上不停流下。

「我的力量很強，卡拉蒙。」雷斯林冷冷地看著雙胞胎哥哥痛苦的眼神。「藉著坦尼斯無意中的幫忙，我已經解決掉克萊恩上唯一有可能超越我的人。現在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強的法師了。我將會愈來愈強大──在黑暗之後被趕走之後！」

卡拉蒙愣愣地看著弟弟，聽不懂他說的話。他可以聽見背後有龍人涉水而過，和勝利的呼聲。他整個人傻住了，呆呆地看著弟弟。當雷斯林對著貝倫比了個手勢之後，卡拉蒙才依稀了解他的意思。

那個手勢一比，貝倫就恢復了自由。永恆之人很快地回頭看了卡拉蒙和拿著刀劍進逼的龍人一眼。最後他看著穿著黑袍，站在巖石上的雷斯林，發出一聲在隧道里不停迴響的呼喊聲，貝倫跳向那點綴著珠寶的柱子。

「潔思拉，我來了！」

「記住，哥哥。」雷斯林的聲音在卡拉蒙的腦中迴響，「這一切都是我的選擇！」

卡拉蒙回頭看見龍人怒吼，眼睜睜地看著獵物從牠們眼前逃脫。幼龍不停地咬著他的靴子，手臂上的傷口非常疼痛，但卡拉蒙都沒注意到這一切。他再度轉過身，彷彿作夢似地看著貝倫跑向那個鑲滿寶石的柱子。事實上，看起來比夢還要不真實。

也許是他的幻覺，但是當永恆之人跑近柱子時，他胸口綠色的寶石發出了比雷斯林的火球還要眩目的光芒。在那道光芒中，蒼白、模糊不清的女人形體出現在柱子中。她穿著簡單的皮褲，看來十分柔弱、美麗，就如同貝倫那雙看起來太過年輕的眼睛。

然後，當他跑到柱子旁時，貝倫在水邊停了下來。一瞬間一切都停止了。龍人們手中握著致命的武器站著不動。不知為何，牠們依稀知道，牠們的命運正在轉捩點，一切都要看這個人的了。

卡拉蒙再也感覺不到冰冷的空氣，或是冰冷的水，或是傷口的痛楚。他再也感覺不到恐懼、絕望或是希望。淚水在他的眼眶中打轉，喉嚨彷彿有什麼東西在燃燒。貝倫面對他的妹妹，他親手殺死的妹妹，她犧牲了自己讓他和這個世界保有了希望。藉著雷斯林法杖的光亮，卡拉蒙看見那人蒼白、哀痛欲絕的面孔因為痛苦而扭曲。

「潔思拉，」他低聲說，張開雙手，「妳能原諒我嗎？」

除了水流聲之外，四下萬籟俱寂，水滴不斷地從巖石上滴落，彷彿從亙古以來從來沒改變過。

「哥哥，我們之間沒有什麼需要原諒的。」潔思拉的影像張開雙手歡迎，她飽經風霜的臉上滿是平靜和愛。

貝倫發出了毫無意義的吼聲，愉快地撲向妹妹的雙手。

卡拉蒙眨眨眼，吃了一驚。那影像消失了。他驚愕地看見永恆之人猛力撲向那柱子，以至於他的肌肉被柱子銳利的邊緣給割裂。他最後發出的聲音是慘叫聲，其中帶著無比勝利的驕傲。

貝倫的身體不停地抽搐。暗紅色的血蓋過寶石，讓它們不再閃亮。

「貝倫，你失敗了。什麼都沒有了！謊言──」卡拉蒙沙啞地吼著，撲向那個瀕死的人。他知道貝倫根本不可能會死。這太瘋狂了！他要──

卡拉蒙停頓下來。

他四周的巖石開始震動。地板在他腳下搖晃。黑色的水流停止原先的流動，突然變得遲緩。他可以聽見背後的龍人警覺地開始大喊。

卡拉蒙看著貝倫，他倒在柱子上，身體微微地抽搐了一下，彷彿吐出最後一口氣。然後他就不動了。有一瞬間，柱子里面出現兩個晃動的影像。然後就消失了。

永恆之人死了。

坦尼斯抬起頭，正好看見一個大地精高舉起長矛，準備刺進他的身體。他很快地翻過身，抓住牠的靴子，把牠拉倒在地。這次，另外一個穿著不同制服的地精，用釘頭錘把牠的腦袋給打爛了。

坦尼斯急忙站起來。他得要離開這里！他得要找到羅拉娜。一隻龍人衝向他，他不耐煩的把劍刺進牠的身體，剛好在屍體變成石頭之前，想起要把劍抽出。然後他聽見一個聲音喊著他的名字，他轉頭看見索思爵士站在奇蒂拉身邊，它的骷髏士兵包圍在四周。奇蒂拉忿恨地看著坦尼斯，她指著他。索思爵士比了個手勢，派出它的骷髏士兵從平臺上衝下來，像是一陣死亡的浪潮，摧毀經過的一切事物。

坦尼斯轉身正要逃，卻發現自己被困在人羣中。他瘋狂地推擠著，可以感覺到那冰冷的殺氣愈來愈近，慌亂幾乎讓他失去了理智。

然後，傳來一陣脆裂的聲音。地板在他的腳下開始搖動。他四周的人都停止了格鬥，努力地試著站穩。坦尼斯迷惑地看著四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塊巨大、覆蓋著瓷磚的石塊從頂上掉了下來，正好砸往一羣龍人身上，牠們驚慌地四下逃竄。然後另外一塊，另一塊。火把從牆壁上落下，蠟燭掉到地面，被自己的蠟油給弄熄。地面的震動愈來愈劇烈。坦尼斯看到連骷髏戰士都停了下來，著火的眼睛害怕地看著它們的首領。他腳下的地板突然陷落下去。坦尼斯緊抓住一根柱子，好奇地看著四周。然後黑暗像是有形的重量一樣壓向他。

『他背叛了我！』

黑暗之後的怒氣在坦尼斯的腦中舞動著，那氣憤和恐懼的情緒幾乎把他的腦袋給劈開來。他痛苦地捧住腦袋大叫。塔克西絲發現祂的危險，努力要阻止門關上；此時黑暗更為濃密了。祂巨大的黑暗形體弄熄了每一個火焰。黑夜的翅膀降臨了這座大殿。

坦尼斯四周的龍人在這片黑暗中踉蹌地走動著。牠們長官的聲音從四周響起，試著要壓制這混亂，試著要阻止士兵們感覺到黑暗之後正在逐漸消失時所感覺到的恐慌。坦尼斯聽見奇蒂拉憤怒地大喊，然後突然中斷了。

一陣恐怖、劇烈的崩塌聲傳來，坦尼斯的第一個想法是，這整棟建築物似乎要倒塌下來了。

「羅拉娜！」坦尼斯尖聲大吼。他努力地試著站直，步履不穩地往前走，卻被驚慌的龍人士兵給撞倒在地。武器互相撞擊。他可以聽見奇蒂拉的聲音又再度出現，命令著她的手下。

坦尼斯無助地試著要重新站起來。他的手臂非常疼痛。他憤怒地躲開黑暗中砍向他的劍，用盡全身的力氣踢向攻擊他的人。

然後，一聲巨大的聲響讓所有戰鬥都停了下來。讓人屏息的一瞬間，每個人都抬頭看著頭上濃密的黑暗。每個人都因為敬畏而閉上了嘴。塔克西絲，黑暗之後，用祂活生生的形體出現在這個空間里。祂巨大的身體變換著許多顏色，讓人目眩，讓人困惑。人類的感覺沒辦法接受這麼強的刺激，辨認這麼多種顏色，欣賞祂無比的尊貴──萬色返空的塔克西絲看起來是這樣。五顆頭都張大了嘴，復眼中露出燃燒的火焰，彷彿每張嘴都打算吞噬這個世界。

一切都完了，坦尼斯心想。這是祂勝利的一刻。我們失敗了。

五顆頭勝利的高舉──圓頂被撞開了。

伊斯塔的神殿開始萎縮變形，重新組合，改變形體，回到黑暗操縱它之前的樣子。

在大殿里面，黑暗晃動了一下，然後被索林那瑞，矮人們稱作「黑夜之燭」的銀色月光給粉碎了。

## ３─１２還債

「現在，哥哥，再會了。」

雷斯林從口袋里抽出一顆小圓珠。龍珠。

卡拉蒙感覺到他的力量被抽走。他把手放到腰間的繃帶上，發現它沾滿了黏答答的鮮血，濕透了。他感覺暈眩，弟弟手杖上的光芒在他眼前晃動著。從很遠的地方，彷彿是在夢中，他聽見龍人擺脫了恐懼的束縛，開始跑向他。地面在他腳下晃動，也許是他的腿在抖。

「殺了我，雷斯林。」卡拉蒙用失去感覺的眼睛看著弟弟。

雷斯林停頓片刻，瞇起金色的眼眸。

「不要讓我死在牠們手中。」卡拉蒙冷靜地說，要求這最後的恩惠。「現在就痛快地了結我。你至少欠我這一樣──」

金色的眼眸突然亮了起來。

「欠你！」雷斯林吸了一口氣。「欠你！」他壓抑著聲音說，臉色在法杖的光芒下顯得蒼白。他憤怒地對龍人們伸出手，閃電從他的手中激射而出，正中牠們的胸口。龍人發出痛苦的尖叫聲，無助地跌進水里，很快就變成一團混濁的綠色肉塊；幼龍們則興奮地大啖牠們的表親。

卡拉蒙呆呆地看著，虛弱得沒力氣去思考。他可以聽見更多的咒語，更多的尖叫聲。他跌向前，虛弱的雙腿再也無法支撐，黑色的流水迎向他──

他發現自己坐在弟弟身邊堅硬的巖石上。雷斯林跪在他身邊，手中握著法杖。

「小雷！」卡拉蒙喘息著說，眼中湧出淚水。他伸出手去碰觸弟弟的手臂，可以感覺到黑色天鵝絨光滑的觸感。

雷斯林冷冷地移開他的手。「卡拉蒙，記住這一點，」他的聲音和四周的流水一樣冰冷。「我只會救你這一次，然後我們的糾葛就結束了。我不再欠你什麼。」

卡拉蒙吞嚥著。「小弟，」他柔聲說，「我──我不是那個意思──」

雷斯林不理他。「你能站起來嗎？」他沙啞地說。

「我──我想可以，」卡拉蒙遲疑地說。「能不能──你能不能用那個──那個東西──帶我們離開這里？」他指著龍珠。

「我可以，但是恐怕你不會太喜歡那種感覺，哥哥。而且，難道你忘了那些跟你一起來的人嗎？」

「提卡！泰斯！」卡拉蒙大驚失色。抓住溼滑的巖石，他努力的站起來。「還有坦尼斯！還有──」

「坦尼斯得靠自己了。我已經把欠他的都還清了。」雷斯林說，「但是也許我還可以還清我欠其他人的債。」

走廊的盡頭傳來了叫喊聲，一羣部隊衝進水中，執行黑暗之後最後的命令。卡拉蒙疲倦地把手放在劍柄上，但是弟弟冰冷的手阻止了他。

「不用了，卡拉蒙。」雷斯林露出鬼魅般的微笑。「我不需要你了。我以後都不再需要你了──永遠不需要。你看！」

一瞬間，這黑暗的地底洞穴被雷斯林驚人的法力給照亮了。卡拉蒙只能握著劍，站在弟弟身邊呆呆地看著敵人一個接一個地倒在雷斯林的法術之前。閃電從他的指尖射出，火焰從他的掌心噴出，幽靈被召喚出來。它們看來可怕無比，單是恐懼就可以解決面對它的敵人。

地精們慘叫著倒下，成羣結隊的騎士幻影用長槍刺穿牠們，雷斯林用咒語召喚出幻影，接著又讓它們消失。幼龍害怕地跑回牠們黑暗、祕密的巢穴中。龍人在火焰中變成焦炭。服從主人的命令，從樓梯上蜂擁而下的黑暗牧師，被明滅不定的透明長矛刺穿，最後的祈禱變成淒厲的呼喊。

最後來的是黑袍法師，最資深的法師要來摧毀這個初生之犢。但是他們不情願地發現，雖然他們十分年長，但雷斯林從某種方面來說比他們要更為蒼老。他的能力無法估計，他們立刻就知道這人是無法打倒的。空氣中充滿了法術的吟唱聲，一個接一個，他們如同來時一般迅速地消失。當他們乘著法術的翅膀離開時，許多人尊敬地對雷斯林行禮。

最後只剩下一片寂靜，唯一的聲音是潺潺的流水聲。瑪濟斯法杖的水晶散發出光芒來。每幾秒鐘神殿就會有一次劇烈的震動，讓卡拉蒙提心吊膽地往上看。這場戰鬥很明顯的只持續了幾分鐘，在卡拉蒙昏眩的腦海里，他和弟弟卻像是在這個恐怖的地方待了一輩子。

當最後一個法師融化在黑影中之後，雷斯林轉過頭面對哥哥。

「你看吧，卡拉蒙。」他冷冷地說。

壯碩的戰士無言地點點頭，雙眼圓睜。

地面不斷地搖動，黑水噴濺到旁邊的巖石上。在洞穴的盡頭，那嵌著寶石的柱子搖動之後裂開來。碎石和飛塵從頂上的巖壁掉在卡拉蒙往上看的臉上。

「這是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他警覺地問。

「這是結束的意思。」雷斯林簡單地說。他把袍子整理好，不耐煩地看著哥哥。「我們得離開這個地方了。你有力氣走嗎？」

「應該還可以吧！給我幾分鐘。」卡拉蒙悶哼了一下。從巖石邊站起來，他往前走了一步，一個不穩，差點跌倒。

「我恐怕比我想的還要虛弱。」他喃喃地說，一邊痛苦地摀住傷口。「讓我──喘口氣。」他站直身子，嘴脣蒼白，冷汗從前額上滴下來。卡拉蒙再度往前走了一步。

雷斯林沉重地笑了，他看著哥哥踉蹌地在他面前走著。法師扶住他的手。

「靠著我，哥哥。」他柔聲說。

大殿圓頂的裂口愈來愈大。巨大的石塊從那里掉進大殿中，將不幸的人砸成肉醬。大殿里的一團混亂立刻變成瘋狂的恐慌。指揮官們不停地下令，用鞭子和長劍強調他們的權威。但龍人們完全不喫這一套。牠們彼此互相推擠著，想要逃出即將崩塌的神殿，毫不留情地殺掉擋路的傢伙，連原先的同袍也不能倖免。有些比較精明的龍騎將能夠保持住貼身護衛的秩序，安全地逃脫；但也有許多被自己的部隊殘殺，或是被大石壓死，被亂軍踐踏而死。

坦尼斯在這團混亂中不停地左衝右突，突然發現諸神對他的祈禱做出了回應──一頭金色的秀髮在索林那瑞的光芒下像燭火般搖曳著。

「羅拉娜！」他大喊，不過也明白這聲音會被這一團混亂快速地淹沒。他急忙往那個方向衝去，一塊碎石劃破了他的臉頰。坦尼斯可以感覺到溫熱的鮮血沿著下巴往下滴，但是這鮮血、疼痛和四周不停湧上來的龍人，似乎都只是一場夢。他不停地和亂竄的龍人搏鬥，讓他很快就忘記這件事。一次又一次，他好不容易接近了她，卻又被另外一羣狂亂的龍人撞開。

她站在其中一扇拱門下和龍人作戰，用她在戰場上這幾個月來培養出的熟練劍術，以及奇蒂拉的劍不停地揮砍著。他幾乎就要抓到她了。她正好剛擊敗眼前的敵人，四周沒有其他人。

「羅拉娜，等一等！」他在這團混亂中大喊。

她聽到了他。在月光照耀的房間下望著他，她的眼神冷靜，目光毫不退卻。

「再會了，坦尼斯。」羅拉挪用精靈語對他說。「我欠你一命，但是我不需要把靈魂也出賣給你。」話畢，她轉過身離開他，跨進那扇拱門之後的黑暗中。

神殿頂上的大石有一塊掉在坦尼斯附近，濺得他滿身碎塊。片刻之間，他疲倦地站著，看著羅拉娜的背影。隨即鮮血滴進一隻眼中。他心不在焉地擦去它。突然，他開始大笑。他不停地笑著，直到鮮血和眼淚混在一起為止。然後他重新恢復了鎮定，握緊沾滿鮮血的劍，跟在她身後走進黑暗中。

「這是他們走的方向，小雷──雷斯林。」卡拉蒙生疏地叫著弟弟的名字。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對弟弟的暱稱似乎不再適合這個黑袍、沉默的法師了。

他們站在獄卒的桌子旁，靠近大地精的屍體。在他們四周，牆壁瘋狂地搖晃、移動著，許多灰塵從牆壁上掉下來，牆壁本身還不停地變形。眼前的景象讓卡拉蒙隱約感覺有些恐怖，彷彿是一個他已經忘掉的噩夢。他只能目不轉睛地看著弟弟，感激地抓著他的手臂。這，至少是有血有肉的人類，在這可怕的噩夢中唯一的真實。

「你知道這通往哪里嗎？」卡拉蒙看著東邊的走廊。

「是的。」雷斯林不帶一絲感情地回答。

卡拉蒙感覺自己被恐懼攫住。「你知道──他們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非常愚蠢。」雷斯林不屑地說。「那場夢警告了他們──」他看看哥哥，「同時也警告了其他人。不過，我也許還來得及，但是我們動作得快一點。你聽！」

卡拉蒙抬頭看著樓梯，他可以聽見許多龍人跑去阻止囚犯因地牢崩塌而脫逃的腳步聲。卡拉蒙把手放到武器上。

「住手！」雷斯林突然說。「仔細想一想，你還穿著盔甲。牠們對我們不會感興趣的。黑暗之後已經走了，牠們沒有需要服從的主人了。現在這些怪物只是在為自己搜尋戰利品而已。走在我身邊，步伐速度保持穩定，看起來有事待辦的樣子。」

卡拉蒙深呼吸之後照著做了。他現在已經恢復了部分體力，可以不需要依靠雷斯林的攙扶。兩人絲毫不理那些龍人。牠們看了這兩人一眼後就急忙跑過他們身邊，繼續往目標走去。此地的牆壁仍然在不停變換著形狀，天花板在搖動，地板則是上下跳動著。他們可以聽見背後有犯人嘶吼著要逃出去。

「至少沒人會看守這扇門。」雷斯林指向前。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卡拉蒙警覺地看著弟弟。

「上面有機關，」雷斯林低聲說。「還記得那場夢嗎？」

卡拉蒙臉色變得死白，三步併作兩步地往那扇門的方向衝去。雷斯林則是搖搖頭，好整以暇地跟在後面。一走過轉角，他就看見哥哥趴在地上的兩具屍體旁邊。

「提卡！」卡拉蒙哀嚎著。他把蒼白臉上所覆蓋的紅色捲髮撥開，伸手去探她的脈搏，他謝天謝地地閉上眼睛，然後伸手去碰坎德人。「還有泰斯──不可以！」

坎德人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慢慢地張開眼，彷彿連這個動作都很喫力。

「卡拉蒙──」泰斯斷斷續續地說。「對不起──」

「泰斯！」卡拉蒙輕輕地將小小的身軀擁入懷中，將他抱緊。他輕輕搖著坎德人。「噓，泰斯，不要說話。」

坎德人的身體開始微微地抽搐。卡拉蒙心碎地看著四周，發現泰斯的小包包躺在地上，里面的東西像是小孩的玩具般撒了一地。卡拉蒙的眼中湧出淚水。

「我試著要救她──」泰斯低聲說，因為疼痛而中斷。「但是我沒辦法──」

「你已經救了她，泰斯！」卡拉蒙哽咽地說。「她沒死，只是受傷了而已。她會沒事的。」

「真的嗎？」泰斯的眼睛亮了一下，隨即又暗淡下去。「恐怕──恐怕我不是很舒服，卡拉蒙。但是──但是沒關係，真的。我──我要去和佛林特見面了。他在等我。他不該一個人的。我不知道──也許他會丟下我一個人先走──」

「他怎麼了？」雷斯林慢慢蹲在坎德人身邊，卡拉蒙問他。坎德人的聲音這時已經變成不知所云的囈語了。

「中毒。」雷斯林的眼睛看著在火光底下反射出致命光芒的金針。雷斯林伸出手，緩緩地推了門一下。鎖喀答一聲彈了開來，門打開了一個小縫。

他們可以聽見士兵和奴隸們尖叫著逃離奈拉卡神殿的聲音。天空中滿是怒吼的飛龍。龍騎將們自相殘殺著，想決定誰纔是新秩序的主人。雷斯林傾聽著，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他的思緒被一隻抓住他手臂的手給打斷了。

「你可以救他嗎？」卡拉蒙問。

雷斯林看著瀕死的坎德人。「他只剩下一口氣了，」法師冷冷地說。「這會消耗我不少的力量，而且我們還沒逃出去，哥哥。」

「但是你可以救他？」卡拉蒙追問。「你有足夠的力量？」

「當然。」雷斯林聳聳肩。

提卡扭動了一下，捧著抽痛的頭。「卡拉蒙！」她高興地呼喊，接著她的視線落在泰斯身上。「喔，不要──」提卡低聲說。忘了自己的疼痛，她把沾血的手放在坎德人的前額上。坎德人立刻張開眼，但是不認得眼前的人。他痛苦地呻吟著。

在他的呻吟聲中，他們可以聽見爪子在走廊上不停奔跑的聲音。

雷斯林看著哥哥，他看見那雙抱住泰斯的大手竟然可以如此溫柔。他也曾經這樣抱著我，雷斯林心想。他的視線轉向坎德人。他們年輕的記憶生動地出現在他眼前，無憂無慮地和佛林特──他死了。史東，死了。溫暖的陽光，索拉斯面翠綠的白楊樹林──在最後歸宿旅店的無數個夜晚──那里現在已經成了一片廢墟，白楊樹被燒成灰燼。

「這是我欠你們的最後一份情，」雷斯林說。「從此互不相欠。」他不理卡拉蒙臉上露出的感激表情，指示他們該怎麼做。「把他放下來。你去應付龍人。這個法術會耗去我全部的注意力。不要讓牠們打擾我。」

卡拉蒙輕柔地將泰斯放在雷斯林面前。坎德人的眼睛看著天空，身體僵硬地抽搐著。他的呼吸變成喉嚨里的咯咯聲。

「要記得，哥哥，」雷斯林將手伸進袍子里的內袋時說，「你還穿著惡龍軍團的盔甲，可能的話不要大張旗鼓。」

「好的。」卡拉蒙看了泰斯最後一眼，然後深吸一口氣。「提卡，」他說，「躺在這里，假裝妳還在昏迷──」

提卡點點頭，躺了回去，聽話地閉上眼。雷斯林聽見卡拉蒙叮叮噹噹地走過轉角，聽見哥哥低沉的聲音，然後法師就完全忘了他哥哥，忘了靠近的龍人，專心在他的法術上，忘了周遭其他一切東西。

雷斯林從內袋里拿出一顆潔白圓潤的珍珠，另一隻手則拿著一片灰綠色的葉子。雷斯林把坎德人緊閉的下巴撬開，將葉子放在他腫脹的舌下。法師看了珍珠一會兒，把法術的復雜咒語喚回腦中，在心中不斷地重復，直到他確定完全正確為止。如果他犯了錯，就不只坎德人會死，他也會跟著一起丟掉小命。

雷斯林把珍珠放在自己的胸口，閉上眼，開始喃喃地念誦咒語，把每個句子都念上六遍，每次都用不同的語調。他感覺到一陣狂喜的刺激，強力的魔法流經他的身體，消耗他一部分的生命力，將它禁錮在珍珠之中。

法術的第一部分結束了，雷斯林把珍珠放在坎德人的心口。他再度閉上眼睛，重新念誦這個復雜的咒語，這次完全倒過來。他慢慢地將珍珠揉碎，把細白的粉末撒在坎德人僵硬的身軀上。雷斯林的法術完成了。他疲倦地睜開眼，驕傲地看見坎德人臉上的痛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無比的平靜。

泰斯睜開眼。

「雷斯林，我──呸呸呸！」泰斯把葉子吐出來。「噁心！那是什麼噁心的東西？怎麼會跑到我嘴里？」泰斯昏昏沉沉地坐起來，然後看見他的包包。「嘿！是誰在亂弄我的東西？」他譴責地看著法師，立刻張大了眼。「雷斯林！你穿著黑袍！棒極了！我可以摸一摸嗎？喔，好吧，你不需要那樣瞪我嘛！只不過它們看起來好軟喔！喂，這代表你現在真的變邪惡了嗎？你可以表演一些邪惡的動作讓我看看嗎？我知道了！我看過一個法師召喚來一隻惡魔。你可以做到嗎？一隻小惡魔就好？！等下你可以把牠送回去。不行？」泰斯失望地嘆氣。「好吧──嘿！卡拉蒙，那些龍人在和你幹嘛？提卡怎麼搞的？喔，卡拉蒙，我──」

「閉嘴！」卡拉蒙大吼。他皺著眉指著泰斯和提卡。「法師跟我本來要把這些犯人帶去見我們的龍騎將，他們竟然意圖反抗。他們是很值錢的奴隸，尤其是那個女孩。那個坎德人是個聰明的賊。我們可不想失去他們。他們可以在聖克仙城賣個好價錢的。黑暗之後走了之後，每個人都只能為自己了嘛，對吧？」

卡拉蒙用手肘撞撞龍人。那生物同意地嚎叫著，黑色的爬蟲類眼睛貪婪地看著提卡。

「小偷！」泰斯感覺自尊嚴重受損，他尖銳的聲音在走廊上迴蕩。「我是──」他吞下了到口的話，應該昏迷的提卡朝他肋骨揍了一拳。

「我自己來抓那個女孩。」卡拉蒙看著那個流口水的龍人。「你看著那個坎德人，還有你，去扶那個法師。他施了太多法術，現在有點虛弱。」

其中一個龍人在雷斯林面前鞠躬，尊敬地把他扶起來。「你們兩個人──」

卡拉蒙正在指揮他其餘的士兵，「走在我們前面，確定在出城之前不會遇到其他的麻煩。也許你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聖克仙。」卡拉蒙抱起提卡繼續說。她搖搖頭，假裝剛恢復意識。

龍人紛紛同意地點頭，其中一個抓住泰斯的領口，粗魯地把他推向那扇門。

「可是我的東西！」泰斯不停扭動哭叫著。

「往前走！」卡拉蒙大吼。

「喔，好吧！」坎德人嘆口氣，哀怨地看著散落在血泊中的寶物。「這也許不會是我冒險的最後階段。畢竟，空袋子還可以裝更多，我老媽常這樣說。」

泰斯蹣跚地跟在兩個龍人背後，看著滿是星辰的天空。「對不起囉，佛林特，」他柔聲說。「多等我一下吧！」

## ３─１３奇蒂拉

坦尼斯走進拱門之後的房間時，四周的改變快得幾乎讓他難以理解。前一刻他還努力地試著在驚慌的羣眾間站穩，下一秒鐘他就到了另一個陰暗、冰涼的房間，就和當初奇蒂拉的部隊所待的房間一樣。

坦尼斯很快地打量著四周，發現只有自己一個人。雖然體內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催促他趕快跑出去，繼續原先的搜尋，但坦尼斯強迫自己停下來，吸口氣，將不斷滲入眼中的鮮血拭淨。他試著想起之前是否曾經過神殿的入口。通往大殿的這些房間，應該有著極長的走道直通正門。許多年前，這座神殿在伊斯塔建造時，想必是按著某種規則所建造的。但是神殿剛剛才經歷的變形，讓它們成了毫無意義的迷宮。走廊在原本該繼續的地方突然中斷，該中斷的走廊突然無限延長。

腳下的地面不停地震動，頭上則飄下陣陣灰塵。牆壁上掉下來一幅畫，砸碎在地面上。坦尼斯不知道羅拉娜會在哪里。他只看到她走進來，其他就一無所知了。

她曾經被關在這座神殿里，不過那是在地底下。他不知道當它們送她進來時，她有沒有把周圍的路線記起來，只有這樣纔有機會逃出去。坦尼斯隨後發現自己其實也不太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處。他找到一枝仍點燃著的火把，用來照光整個房間。一扇掛著壁毯的門開了道小縫，在一個壞掉的門樞上前後搖晃。他看到那扇門通往一條陰暗的走道。

坦尼斯深吸一口氣──現在，他終於知道要怎麼找到她了！

一陣氣流衝進這房間中，吹上了他的左臉頰。那是新鮮的空氣，夾雜著春天萬象更新的氣息，夾雜著夜晚寧靜的氣氛。羅拉娜定然也曾感受過這陣風，她一定會想起這條通往神殿之外的路。坦尼斯不顧頭疼，飛快地沿著走廊往前跑，強迫自己疲倦的肌肉不停地動。

一羣龍人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從另外一個房間來的。坦尼斯想起自己還穿著軍官的制服，於是將牠們攔下。

「那個精靈女人！」他大喊，「她一定逃跑了。你們有沒有看見她？」

從牠們的反應看來，顯然地，這羣龍人壓根就沒看見。坦尼斯所碰見的第二羣龍人也沒看見。只有兩個落了單、正忙著搜刮財物的龍人看見過，牠們依稀指了個方向，指著坦尼斯現在面對的方向。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此時，大殿中的戰鬥已然結束。運氣好的龍騎將逃了出去，正和城外的部隊會合。有些彼此交戰，有些撤退，等著要看看最後到底誰是當家。

有兩個問題仍然困擾著大多數的人。第一個，這些龍會像第二次巨龍戰爭之後一樣跟著黑暗之後消失，還是會留在這個世界上？

第二個，如果這些龍留下來，誰會是牠們的主人？

坦尼斯拚命剋制自己不要一直思考這兩個問題。有時他會不小心轉錯彎，對著一條死巷咒罵自己；然後他得退回原地，退回到原先可以感覺到新鮮空氣撲面而來的地方。

最後，他疲倦到無法思考。疼痛和疲倦開始主導他的行動。他的腿逐漸變得沉重，每一步都是掙扎。他的頭抽痛著，眼睛旁的傷口再度流出血。地板在腳下開始不停地搖晃。雕像在他面前坍塌，天花板墜下石塊，弄得到處灰飛塵揚。

他開始喪失信心了。雖然他確實沿著她唯一可能的路徑不停前進，但之後經過的龍人沒有一個看見過她。她發生了什麼事情？莫非──不，他不願再想。他繼續往前走，同時感覺到新鮮空氣夾雜著濃煙迎面而來。

火把引燃了大火。神殿開始陷入火海之中。

然後，正當他沿著一條狹窄的走道前進、跨越過一堆瓦礫時，坦尼斯聽見一聲細微的聲響。他停了下來，屏息聆聽。沒錯，又有了，就在前頭。他試著看穿眼前的灰塵和迷霧，手中握著劍。他所遇見的最後一羣龍人已經酩酊大醉，正渴望大開殺戒。一個落單的人類軍官看來是個很好的目標，直到其中一個人想起曾看過他和闇之女待在一起，這樣的幸運不會有下一次了。

眼前的走廊是一片廢墟，一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來，四周陷入一片黑暗，他手中的火把是唯一的光源。坦尼斯被迫在「照明」和「被發現」之間擇一而行。最後，他決定冒險一試，讓火把繼續燃燒。如果他在黑暗中摸索，是絕對不可能找到羅拉娜的。

他得要相信自己的裝扮。

「誰在那邊？」他沙啞地大喊著，用火把照著眼前的瓦礫堆。

他看見一道盔甲的反光，看見一個人影在奔跑，但人影是在逃離他，而不是跑向他。這很奇怪，如果是龍人──他腦袋似乎不太管用了。他現在可以清楚地看見那個身影，細長、削瘦，跑的速度太快了──

「羅拉娜！」他大喊，然後用精靈語。「愛人！」

坦尼斯咒罵著阻擋他去路的柱子和大理石磚，他不停地跌倒又爬起來，強迫自己疲倦的身體支撐著，直到找到羅拉娜為止。他抓住她的手，強迫她停下來，他殘存的力氣只夠讓他抓住她的手，靠在牆上喘氣。

每一次呼吸都帶來了劇烈的疼痛。他的腦袋昏昏沉沉的，差點就暈了過去。但是他緊抓著她，死也不放手，目光也同樣不肯抽離。

他現在知道為何龍人們沒看見她了。她已經脫掉了銀色的盔甲，穿上她從屍體上奪來的龍人盔甲。有一段時間，她只是瞪著坦尼斯。一開始她沒認出他，差點就要一劍刺死他。唯一阻止她下手的是那句精靈語──愛人。那句話，以及他蒼白臉上所流露出的委屈及痛苦。

「羅拉娜！」坦尼斯說話的聲音有如雷斯林一般沙啞，「不要離開我。等等──聽我說，求求你！」

羅拉娜手一揮，掙脫了坦尼斯的束縛。但是她並沒有離開他。她正打算要開口，但另一波地震讓她停頓下來。當灰塵和碎片掉在他們頭上時，坦尼斯將羅拉娜拉近，用身體保護她，兩個人在黑暗中害怕地彼此擁抱，然後，震動結束了。坦尼斯手中的火把熄滅了，他們置身於一片黑暗中。

「我們得離開這里。」他的聲音顫抖。

「你受傷了嗎？」羅拉娜冷冷地說，再次試著掙離他的擁抱。「如果是，我可以幫你。如果不是，我建議我們省掉道別的繁文縟節。不管怎樣──」

「羅拉娜──」坦尼斯柔聲說，不斷地喘著氣，「我不奢望妳能體諒──因為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不期待妳能諒解──我自己也沒辦法原諒我自己。我只想告訴妳，我愛妳，我始終很愛妳。但是現在我連自己都無法忍受，不能愛自己的人要怎麼去愛別人？！我只能說，羅拉娜，我──」

「噓──」羅拉娜低聲說，用手掩住坦尼斯的嘴脣，「我聽見有聲音。」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彼此相擁，站在黑暗中傾聽著。一開始，他們只聽到彼此的呼吸聲。他們什麼也看不到，即使兩人已如此靠近，仍舊看不清對方的臉。然後火把一亮，他們為之目眩，一個聲音開口了。

「告訴羅拉娜什麼，坦尼斯？」奇蒂拉悅耳的聲音響了起來。「繼續啊！」

一柄出鞘的劍握在她手中。紅色和綠色的未乾血跡在刀鋒上閃閃生光。她臉上沾滿了灰色石屑，嘴脣上的一道割傷治著下頷開始滴血。她眼中帶著疲憊，但笑容魅力依舊。她將沾血的劍回鞘，把手在破爛的斗篷上擦了擦，心不在焉地撥弄了一下頭髮。

坦尼斯疲倦地閉上眼睛。他的臉似乎開始慢慢地蒼老；這一刻，他看起來十分像人類。痛苦、疲憊、罪惡感、哀傷從不曾在精靈青春永駐的臉孔上留下痕跡。他可以感覺到羅拉娜肌肉開始僵硬，手移到武器上。

「放她走，奇蒂拉。」坦尼斯靜靜地說，緊緊抓住羅拉娜。「信守妳的諾言，我就任妳處置。讓我把她帶出城門，我就會再回來──」

「我真的相信你會。」奇蒂拉用讚佩的眼神看著他。「半精靈，難道你從來沒想過，我可以一邊吻你，一邊拔出劍來殺了你，甚至連換氣都不需要嗎？喔，我看是沒有。事實上，我現在也可以殺了你，因為我知道這會是對精靈女人最沉重的打擊。」她拿著熊熊燃燒著的火把照著羅拉娜。「看，她的表情！」奇蒂拉輕蔑地說。「愛情是多麼軟弱可笑的東西啊！」

奇蒂拉的手再度放到頭髮上。她聳聳肩，看看四周。「但是我沒時間了。一切都在流逝中。重要的是，黑暗之後已經失敗了，必須要有其他人取代祂的位置。坦尼斯，你覺得怎麼樣？我已經開始建立起在其他龍騎將心中的權威了。」奇蒂拉拍拍腰間的劍。「我的國度將會是個巨大的帝國。我們可以一起──」

她突然停頓下來，視線轉到她剛才來的方向。雖然坦尼斯看不見，也聽不見是什麼吸引了她的注意，但他感覺到一陣刺骨的寒意開始在走廊里擴散。羅拉娜突然抓住他，恐懼感淹沒了她的理智，即使那雙橘色的眼睛尚未出現，坦尼斯也已經知道出現的會是什麼。

「索思爵士。」奇蒂拉喃喃地說。「快點做決定，坦尼斯。」

「我早就決定了，奇蒂拉。」坦尼斯冷靜地說。他往前一步，盡可能用自己的身體擋住羅拉娜。「索思爵士得殺了我才能碰她。雖然我很清楚我的死不能阻止它還有妳奪去她的生命，但我仍會用最後一口氣對帕拉丁祈禱，希望能夠保護她的靈魂。諸神欠我一個恩惠。我知道，我最後的願望一定會實現的。」

坦尼斯可以感覺到羅拉娜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開始靜靜地啜泣。他的心平靜下來，因為哭聲里只有對他的愛和同情。

奇蒂拉遲疑了一下。他們已經可以清楚看見索思爵士往這個方向飄過來，橘色的眼珠像火把一樣明顯。然後，她用沾血的手抓住坦尼斯。「快跑！」她沙啞地說。「快點跑，沿著走廊。盡頭是一扇門。你也感覺得出來。它通往底下的地牢。從那邊你們可以逃出去。」

坦尼斯不解地看了她一眼。

「快跑！」奇蒂拉大喊著推了他一把。

坦尼斯看了索思爵士一眼。

「這是陷阱！」羅拉娜低聲說。

「不！」坦尼斯回頭看著奇蒂拉。「這次不是。再會了，奇蒂拉。」

奇蒂拉的指甲陷入他的肉里。

「再會了，半精靈。」她用充滿感情的聲音說。「記得，我是因為愛你才這麼做的。快走！」

奇蒂拉把手中的火把一扔，身影完全消失，彷彿被黑暗所吞噬。

坦尼斯眨眨眼，在一片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他盲目地伸出手，試著抓住奇蒂拉。但隨即又縮回手，轉過身，他找到了羅拉娜的手。兩人一起跨過瓦礫，沿著牆壁摸索著出去的路。從死靈騎士身上流瀉而出的冰冷殺氣，讓他們的血液也為之結凍。坦尼斯往回看，可以看見索思爵士愈來愈靠近，眼神毫不放鬆地看著他們。坦尼斯瘋狂地摸索著石牆，他的手不停地搜尋那扇門。接著他感覺到石塊變成了木頭。他摸索到了鐵手柄，轉動了它。大門一推就開了。拉著羅拉娜，兩個人闖進那扇門，樓梯上明亮的火把讓兩個人眼前一瞬間什麼都看不見。

坦尼斯聽見奇蒂拉在他們背後出聲叫住索思爵士。不知道那個索思爵士在失去獵物之後會怎麼處置她。那場夢生動地出現在他腦海中。他又再度看見奇蒂拉倒下──羅拉娜倒下──他無助地站著，沒辦法救任何一個人。那影像消失了。

羅拉娜在樓梯上等著他，火把照耀著她金色的秀髮。他急忙把門關上，飛快地奔向她。

「是那個精靈女人。」索思爵士說，它橘色的雙眼輕易地就追蹤到那兩名像老鼠般在他眼前逃竄的人。「還有那個半精靈。」

「我知道。」奇蒂拉懶懶地說著。她拔出劍，開始用斗篷的底部擦拭那柄劍。

「要我上去追他們嗎？」索思爵士問。

「不用了。我們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奇蒂拉回答。她抬頭露出狡黠的微笑。「反正精靈女人就算死了，也不會變成你的，有神在保護她。」

索思爵士的目光轉向奇蒂拉，後者蒼白的嘴脣露出嘲弄的曲線。「半精靈仍然是妳的主人。」

「不，我不認為。」奇蒂拉回答。她轉身看著坦尼斯關上門。「從今而後，當他夜里躺在她身邊時，他會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想著我。他會記得我最後所說的話，他會被我的話感動。我給了他們幸福，她從此必須忍受我的影像常駐在他的心頭。我已經在他們彼此之間的愛苗中下了毒。我對他們的復仇已經結束了。現在，你把我要的東西帶來了嗎？」

「是的！闇之女。」索思爵士回答，藉著一句咒語，一樣東西在它的手中實體化。它的骷髏手伸出來，莊嚴地將它放在她腳邊。

奇蒂拉屏住呼吸，眼中的光芒幾乎跟索思爵士一樣的閃亮。「好極了！立刻回達加堡。集合部隊，我們要奪下艾瑞阿卡斯派往卡拉曼的飛行要塞。接著我們得撤退，重新整編。」

索思爵士指著眼前的東西。「現在它已經完全屬於妳了。膽敢反抗妳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在我抓到他們之前倉皇地跑了。」

「他們的末日已經到了。」奇蒂拉收起劍。「你做得很好，索思爵士，你會得到你的獎賞的。我想，這個世界上一直都會有精靈女人的。」

「妳下令該死的就必須死。妳認為該活的──」索思爵士看著那扇門，「就應該活。記住，在那麼多服侍妳的人當中，闇之女，只有我可以提供妳永遠不死的忠誠，這也是我很榮幸提供的。我的戰士將會依妳的指示回到達加堡，我們會在那里等待妳的命令。」

它對她鞠躬，無肉的手抓住她。「再會，奇蒂拉。」它停頓了片刻道。「帶給被詛咒的形體快樂，親愛的，感覺如何？妳讓我可怕的死亡噩夢變得有趣。如果我生前便認識妳就好了！」透明的影像笑了。「但，反正我有的是時間。也許我可以等到有人與我一起分享王座──」

冰冷的手骨撫摸著奇蒂拉的肌膚。她不禁全身發抖，眼前看到的是無數個永不止息的黑夜等待著她。那個影像無比生動，即使在索思爵士消失之後，奇蒂拉還有好一陣子回不過神來。

此刻她一個人獨處於黑暗中，有一瞬間，她感覺到恐懼。神殿在她四周搖晃著。奇蒂拉靠著牆，一個人感覺孤單害怕。那麼的孤單！然後她的腳碰到地上的什麼東西。她彎下腰，謝天謝地的用手緊緊握住它。她將手中的東西高高舉起。

這纔是真實，貨真價實，她鬆了一口氣。

沒有火把的光照耀在它金色的表面和奪目的紅寶石上，奇蒂拉不需要火光就能夠欣賞這樣東西。

她獨自一個人站在走廊里，手不停地撫摸那沾滿鮮血的皇冠，呆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坦尼斯和羅拉娜沿著螺旋的樓梯跑向地牢。坦尼斯在獄卒的桌邊停了下來，看著大地精的屍體。

羅拉娜看見他遲疑的看著北方，對他大喊。「快點來，」她指著東邊，打了個寒顫。「你不會想要去北邊那個部分的！那是他們──關我──」聽見那個方向傳出的囚犯嘶吼聲，她臉色蒼白地迅速回過頭。

一個龍人匆忙地跑過去。也許是個逃兵，坦尼斯看見牠看到軍官盔甲有些退縮。

「我要找卡拉蒙。」坦尼斯喃喃地說。「他們一定被帶到這里來了。」

「卡拉蒙？」羅拉娜驚訝地問。「什麼──」

「他和我一起來的，」坦尼斯說。「還有提卡和泰斯、佛林特──」他停頓片刻，搖搖頭。「好吧，如果他們在這里待過，他們現在想必也走了。我們走吧！」

羅拉娜漲紅了臉。她回頭看著樓梯，然後又看看坦尼斯。

「坦尼斯──」她結結巴巴地說，他用手掩住她的嘴。

「我們還有的是時間。現在我們得找路出去！」

彷彿是為了應和他的話，另外一次劇烈的震動搖晃了整座神殿。這次比以往都要來得激烈，讓羅拉娜撞上了牆壁。坦尼斯本來就已經因為疲倦而蒼白的臉孔，在他試著要站穩時變得更蒼白。

北邊的走廊傳來一聲巨大的聲響。突然從那個方向噴出一陣濃密的煙塵，原先的吵雜聲都停了下來。坦尼斯和羅拉娜開始沒命似地往東奔跑，不停地越過破裂的柱子和屍體。

神殿又開始了另一陣的晃動。他們再也站立不穩，手腳並用地往前爬，他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害怕地看著走廊開始移動變形，像蛇一般地蠕動。

他們一起鑽進一個大樑下，彼此緊擁看著地板和牆壁上下晃動著。他們可以聽見頭上傳來奇異的聲響，不是大石掉落的聲音，卻比較像大石滾動的聲音。然後一切都靜了下來。

他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再度開始奔跑，恐懼讓他們發揮了超乎平常的力量。每幾分鐘就有一次劇烈的震動。坦尼斯每次都害怕天花板會垮下來，每次抬頭時卻又發現它和之前沒什麼兩樣。兩人害怕地聽著頭頂上發出的奇異聲響，嚇得不知所措，也許讓它就這樣崩塌下來會是個更好的結局。

「坦尼斯！」羅拉娜突然大喊。「空氣！新鮮的空氣！」

兩人疲倦地鼓起最後一絲氣力，穿過曲折的走廊，來到了一扇前後晃動的門前。地上有一灘紅色的血跡，還有──

「泰斯的包包！」坦尼斯喃喃地說。他跪下來，搜索著坎德人散落一地的寶貝。然後他心一沉，難過地搖搖頭。

羅拉娜跪在他旁邊，雙手握住他。

「至少他來過這里，坦尼斯。他到了這麼遠的地方。也許他逃了出去。」

「他絕對不會丟下這些寶貝的。」坦尼斯說。坐在搖動的地面上，半精靈看著外面的奈拉卡。「妳看，」他沙啞地對羅拉娜說。「這就是結局，也許坎德人也面對同樣的狀況。妳看！」他憤怒地指著，看到她臉上有著一貫的冷靜，拒絕承認已經被擊敗了。

羅拉娜往外看。

拂過她臉上的冷風現在感覺起來帶著諷刺的意味，因為微風帶來的是濃煙和血腥味，以及瀕死生命的哭喊。天空被橘色的火焰照亮，成羣的龍在天空中搏鬥，龍騎將們有些是為了逃跑，有些則為了權力在互相爭鬥。夜空被吐出的火焰和閃電所照亮。龍人在街上四處亂竄，瘋狂地砍殺牠們遇到的所有生物，毫不留情地彼此互相殘殺。

「邪惡自相殘殺。」羅拉娜低聲說，把頭靠在坦尼斯的肩膀上，看著眼前恐怖的景象。

「那是什麼意思？」他疲倦地問。

「伊力斯坦以前常說的。」她回答。神殿再次搖動。

「伊力斯坦！」坦尼斯淒涼地笑著。「他的神現在在哪里？從祂們星辰間的城堡往下看，欣賞這刺激的景象。黑暗之後已經走了，神殿即將被毀。我們在這里──被困住了。我們也不可能在外面那地方活超過三分鐘──」

然後他的呼吸卡在喉間。他輕柔地將羅拉娜推開，彎過身仔細地在泰斯的寶貝中翻找著。他匆忙地把一塊破碎的藍色水晶掃開，還有一片白楊樹的木頭、一塊翡翠、一片白色的雞毛、一朵枯萎的黑色玫瑰、一顆龍牙、一塊似乎是矮人的手工雕刻出來的坎德人雕像。在這些東西之間有一個小小的金飾，上面有著外面地獄般景色所造成的反光。

坦尼斯把它撿起來，淚水開始滴下。他用手緊緊地抓住它，感覺到它鋒利的邊緣壓著手掌。

「那是什麼？」羅拉娜不明白地問，聲音里充滿了恐懼。

「原諒我！帕拉丁。」坦尼斯低聲說。他把羅拉娜拉近，在她面前打開了手掌。

在他手中，是一個小小的、精緻的戒指，黃金打造，上面有著精細的長春藤雕刻。繞著那個戒指，仍然在魔法之下沉眠的是，一隻金龍。

## ３─１４善良與邪惡的結局

「好吧！我們到了城門外了。」卡拉蒙對雙胞胎弟弟低聲說，眼睛看著那些期待的龍人。「你跟提卡和泰斯待在一起，我要回去找坦尼斯。我會帶著這羣龍人──」

「不必了，哥哥。」雷斯林柔聲說，金色的雙眸在努林塔瑞紅色的月光下閃閃發光。「你沒辦法幫助坦尼斯，他的命運在自己的手中。」法師看著被烈焰照亮、飛龍充斥的天空。「你仍然還有危險，那些倚靠你的人也是。」

提卡疲憊地站在卡拉蒙身邊，臉上的表情非常痛苦。泰斯的表情雖然和以往一樣的快樂，但是他的臉色蒼白，眼中有著未曾在坎德人眼中出現過的遺憾和智慧。卡拉蒙看著他們，臉色變得凝重。

「好吧！」他說，「從這里之後我們應該怎麼辦？」雷斯林舉起手，指著天空。黑袍隱隱生光，他的手被夜空襯託得彷彿只有一根骨頭。

「在那邊有片光亮──」

他們全都轉過頭去，連龍人也不例外。在這片荒涼的平原之後，卡拉蒙可以看見一座山的影子，上面有一點閃亮的白光穩定地閃動著，像是一顆落地的星子。

「有人在那邊等你。」雷斯林說。

「誰？坦尼斯嗎？」卡拉蒙急迫地說。

雷斯林看了泰索何夫一眼。坎德人還沒從那光點上移開視線，愣愣地看著。

「費資本──」他低聲說。

「沒錯。」雷斯林回答，「現在我得走了。」

「什麼？」卡拉蒙結巴地說，「但是──跟我們一起來──你──一定得一起來！見見費資本──」

「我和他之間的會面不會很愉快的。」雷斯林搖搖頭，黑色的兜帽跟著他的動作移動著。

「牠們怎麼辦？」卡拉蒙指著龍人。

雷斯林嘆口氣，舉起手，念出幾句奇異的咒語。龍人們往後退，爬蟲類的臉上露出畏懼的表情。卡拉蒙大喊，雷斯林的手上這時剛好射出無數道閃電。那些龍人痛苦地哀嚎，爆出一團火焰，焦黑地倒在地上，很快就變成石像。

「你不需要這樣的，雷斯林，」提卡的聲音顫抖著。「牠們會自己離開的。」

「戰爭已經結束了。」卡拉蒙沉重地加上一句。

「是嗎？」雷斯林嘲諷地問，從袍子里拿出一個小小的黑袋子。「就是這種多愁善感、婦人之仁，我親愛的哥哥，才會讓戰爭繼續下去。這些──」他指著眼前石像般的屍體。「不屬於克萊恩。牠們是用最黑暗的邪術所製造出來的，我知道。我目睹了牠們的誕生。牠們纔不會『自己離開』。」他的聲音變得尖細，模仿提卡的聲音。

卡拉蒙紅著臉，試著要說話，但是雷斯林冷冷地故意忽略他。看見弟弟專心地施展魔法，大漢最後終於閉上嘴。

雷斯林再一次地把龍珠握在手中。他閉上眼，開始柔聲的念誦。水晶中的顏色開始不斷旋轉，然後發出一道奪目的光芒。

雷斯林睜開眼，看著夜空等待著。他沒有等很久。很快地，月亮和星辰就被一個巨大的黑影掩蓋了。提卡警覺地往後退。卡拉蒙抱住她安撫著，雖然他自己也在發抖，武器下意識地已經到了手中。

「一隻龍！」泰索何夫驚訝地說。「可是牠好大。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大──還是我看過？」他眨眨眼。「不知道怎麼搞的，看起來很眼熟。」

「你的確看過。」雷斯林冷冷地說，一邊把暗淡下來的龍珠放進黑袋子里，「在那場夢中。這是湛青．血暴，那隻虐待精靈王羅拉克的龍。」

「牠為什麼會在這里？」卡拉蒙驚訝地說。

「牠是回應我的召喚。」雷斯林回答。「牠是來帶我回家的。」

飛龍盤旋著落下，巨大的翅膀隱藏著黑暗的氣息。即使是泰索何夫（稍後他否認了這件事）也發現自己抓著卡拉蒙，渾身發抖地看著巨大的綠龍降落。

湛青看著眼前這些可悲的人類縮成一團，牠紅色的眼睛亮起，舌頭不斷地吞吐著，用仇視的眼光看著他們。然後，在更強大的意志力控制下，湛青的視線被迫轉移開來，畏懼、憤怒地看著黑袍法師。

雷斯林比了個手勢，巨大的龍頭往下趴到地面。

雷斯林疲倦地倚靠著瑪濟斯法杖，走向湛青．血暴，爬上牠細長的脖子。

卡拉蒙看著那隻龍，努力地和恐懼搏鬥著，提卡和泰斯都抓著他，害怕得全身發抖。然後，他沙啞地大喊一聲，推開這兩個人，跑向那隻巨龍。

「等等！雷斯林！」卡拉蒙斷斷續續地大喊。「我跟你一起走！」

湛青警覺地轉過頭，眼睛輕蔑的打量著眼前的人類。

「你要嗎？」雷斯林柔聲說，邊安撫著跨下的龍。「你願意跟我一起踏上黑暗的道路嗎？」

卡拉蒙遲疑了一陣子，他的嘴脣變得乾燥，恐懼在他的喉中跳躍。他沒辦法說話，只能點了兩次頭，痛苦地聽見提卡在他身後啜泣。

雷斯林打量著他，他的眼睛在夜空中看起來像是兩池金色的水潭。「我相信你真的會。」法師驚訝地自言自語。雷斯林坐在龍背上思考了片刻，然後堅決地搖搖頭。

「不，我的哥哥，我去的地方你不能跟隨。即使像是你這麼強壯的人，也只會面對死亡。我們最後終於變成了兩個完整的個體，卡拉蒙，我們的道路也從此分成兩條。你必須獨自走自己的路，卡拉蒙。」雷斯林被瑪濟斯法杖照亮的臉上，突然泛起詭異的微笑。「或是跟那些選擇願意跟你一起走的人共同邁步。再會，哥哥。」

湛青．血暴在主人的一個手勢之下，張開翅膀，飛進夜空中。法杖發出的光芒在翅膀散發出來的黑暗之中像顆小星星。然後，它也熄滅了，黑暗吞沒了一切。

「你們一直在等的人來了。」老人溫柔地說。坦尼斯抬起頭。

在老人升起的火光中，出現了三個人影：一個高大壯碩的戰士，穿著惡龍軍團的盔甲，和一個滿頭捲曲紅髮的年輕女子手牽著手走著。她的臉色因疲倦而蒼白，上面還有著血跡，當她看著身旁的男子時，眼中有著深深的遺憾與傷悲。最後，在他們背後拖著疲倦步伐的，是一個連站都站不穩、穿著破爛衣裳和破爛藍色綁腿的坎德人。

「卡拉蒙！」坦尼斯站起來。

大漢抬起頭，臉色一亮。張開雙臂，他哽咽地抱住半精靈。提卡站在一旁，看著兩人團聚，眼中閃著淚光。然後她看見火光旁還有別的動靜。

「羅拉娜？」她遲疑地問。

精靈女子跳進火光中，她金色的秀髮像太陽般耀眼。雖然穿著破爛、沾血的盔甲，她還是有提卡很久以前在奎靈那斯提遇見她時的那種高貴氣質。

提卡下意識地摸摸自己髒亂的頭髮，感覺上頭都是凝固的血。她白色泡泡袖的美麗衣裳破破爛爛的，勉強掛在她身上，不合身的盔甲是唯一讓它沒掉下來的原因。醜陋的疤痕留在她修長圓潤的雙腿上，露出來的部分也實在太多了些。

羅拉娜笑了，提卡也笑了。這都不重要。羅拉娜奔向她，緊緊地抱住她。

只有一個人，泰斯呆呆地站在火光邊，看著站在旁邊的老人。在他身後，一隻巨大的金龍趴著睡覺，身軀跟著鼾聲起伏。老人示意泰斯走近些。

泰斯嘆了一口長長的氣，彷彿是從腳底冒出來的。他低下頭，拖著腳，不情願地走到老人身邊。

「我叫什麼名字？」老人伸出手去撫摸著坎德人的馬尾巴。

「你不叫費資本。」泰斯傷心地說，不願意多看他一眼。

老人摸著馬尾巴，笑了。然後他試著把泰斯拉近，但坎德入僵硬地拒絕了。「直到剛剛之前，我一直都不是。」老人柔聲說。

「那你叫什麼名字？」泰斯躲避著他的目光問。

「我有很多名字。」老人回答。「精靈們叫我愛力。矮人們叫我達克。人類叫我天刃。但是我最喜歡的名字是索蘭尼亞騎士的說法──龍神帕拉丁。」

「我就知道！」泰斯哀嚎著撲向地面。「一個神！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他開始傷心地哭泣。

老人憐愛地看著他好一會兒，甚至用蒼老布滿皺紋的手揉揉溼潤的眼睛。然後他蹲在坎德人身邊，輕拍著他。「你看，孩子。」他說，把手指放在泰斯的下巴上，導引他看向天空，「你看見我們頭上那顆紅色的星星嗎？你知道那是屬於哪位神的嗎？」

「李奧克斯──」泰斯哽咽地小聲說。

「那顆星紅得有如祂熔爐里的火。」老人看著它說，「它紅得像是當祂在鐵鉆上敲打這世界時所噴出的火星。在李奧克斯的火爐邊是一棵樹，無比美麗的一棵樹，沒有凡人見過那麼美麗的東西。在那棵樹下有一個不停嘟噥著的老矮人，在辛勤工作許久之後終於可以休息了。他的手邊有一杯冰涼的麥酒，火爐的火烘得他全身舒暢。他整天都待在樹下，雕刻著他喜愛的木頭。每天都會有路過的人在他身邊這棵美麗的樹下坐下來。」

「矮人厭惡地看著他們，眼光嚴厲得讓他們立刻站起來。」

「『這個地方有人要坐，』矮人會嘟噥著說。『還有一個豆腐腦袋的蠢坎德人在外面四處亂跑，替自己和那些倒楣跟他在一起的人，惹上各種各樣可怕的麻煩。記住我說的話。有一天他會到這邊來，他會欣賞我這棵樹，他會說：『佛林特，我累了，我想我要在你身邊休息一下。』然後他會坐下來說：『佛林特，你聽過我最近的冒險故事了嗎？好吧，有個黑袍法師和他哥哥還有我，我們一起在時光里面旅行，遇到了超級精采的事情──』然後我就必須忍受那些胡說八道的故事──他繼續嘟噥著。那些本來要在樹下坐下來的人會隱藏住微笑，悄悄地離開。」

「那麼──他不孤單囉？」泰斯揉著眼睛問。

「是的，孩子。他很有耐心。他知道你還有很多事情沒完成。他會等的。而且他也已經聽過你所有的故事。你得要有一些新故事纔行。」

「他可還沒聽過這一個！」泰斯立刻興奮起來。「喔，費資本，這棒極了！我差點死掉──又一次。當我張開眼睛時，眼前是穿著黑袍的雷斯林！」泰斯興奮得全身發抖。「他看起來好──嗯──邪惡！但是他救了我一命！還有──喔！」他嚇壞得停頓下來，搖搖頭。「對不起。我忘了。我想我不應該再叫你費資本了。」

老人站起身，溫柔地拍拍他。「叫我費資本。從現在開始，在坎德人之中，就讓它變成我的名字。」老人的聲音變得十分有智慧。「說實話，我已經開始喜歡它了呢！」

老人走向坦尼斯和卡拉蒙，在他們身邊站了一會兒，偷聽他們的對話。

「他走了，坦尼斯。」卡拉蒙傷心地說。「我不知道他去哪里。我也不明白。他仍然不夠強壯，但是他不再虛弱了。那種咳嗽已經消失了。他的聲音恢復了正常，卻又不太一樣。他是──」

「費斯坦但提勒斯。」老人說。

坦尼斯和卡拉蒙立刻轉過頭。一看見那老人，兩人立刻虔敬地低下頭。

「喔！少來這套！」費資本說。「你們就是喜歡鞠躬，兩個偽君子。我聽過你們在背後怎樣批評我──」坦尼斯和卡拉蒙兩人的臉都開始發燙。「別管了！」費資本笑著說，「你們只不過是相信我讓你們相信的東西。現在，繼續有關你弟弟的問題。你說的對，他是自己卻又不完全是。正如同預言所說的，他已經變成掌握過去和現在的強者。」

「我不明白──」卡拉蒙搖搖頭。「這是龍珠對他造成的改變嗎？如果是，也許這可以逆轉或──」

「不是別的東西造成他這樣！」費資本嚴厲地看著卡拉蒙。「你弟弟自己選擇這樣的命運。」

「我不相信！怎麼可能？誰是費斯坦──什麼鬼的？我要答案──」

「你要的答案不是我應該給你的。」費資本說。他的聲音依然柔和，但是里面隱藏的力量讓卡拉蒙感到壓力。「小心你要的答案，年輕人。」費資本輕柔地說。「更要小心你的問題！」卡拉蒙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看著綠龍已經消失很久的天空。

「他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他最後終於問。

「我不知道。」費資本回答。「他的命運是自己選擇的，正如同你一樣。但是我知道這件事，卡拉蒙。你得要放他離開。」老人的視線轉向走到他們身邊的提卡。「當雷斯林說你們兩個人的道路已經不同的時候，他是對的。平靜地去開始你的新生活吧！」

提卡對卡拉蒙露出微笑，靠得更緊。他抱著她，親吻著她紅色的捲髮。即使在回應她笑容時，他的眼睛還是看著天空，奈拉卡的天空中，龍羣仍然在為這崩潰的帝國而爭鬥。

「原來這就是結局。」坦尼斯說，「好人獲勝了。」

「好人？獲勝？」費資本精明地回頭瞪著半精靈。「沒這麼簡單，半精靈。世界已經恢復了平衡。邪惡的龍仍然飛舞著。牠們會留在這里，和善良的龍一樣。再一次，天秤又開始自由地擺動了。」

「這麼多的苦難，就為了這樣？」羅拉娜站到坦尼斯旁邊。「為什麼不能讓善良獲勝，永遠地趕走黑暗與邪惡呢？」

「年輕的小姐，難道妳還沒學到嗎？」費資本皺著眉，對她伸出一根搖動的指頭。「善良曾經大獲全勝過。妳知道是什麼時候嗎？正好就在大災變之前！」

「是的。」他繼續說，看見他們的驚訝。「伊斯塔的教皇是個好人。這讓妳感到驚訝嗎？應該不會，因為你們兩個都看到了那樣的女神能夠做出什麼樣的事來。妳也看過了精靈的下場，代表古老善良力量的種族！它讓無知、墨守成規滋長，相信因為自己是對的，所有不同意的人都是錯的。」

「我們這些神看見了自滿會給這個世界帶來的危機。我們看見許多的善良美意都被這樣的想法摧毀，只因他們不了解。我們也看見了黑暗之後，祂靜靜地等待；因為這當然不會持續到永遠。超重的天秤一定會翻倒，祂就可以回到這個世界上，黑暗將可以飛快地降臨這世界。」

「因此，大災變降臨。我們為無辜者掉淚，我們為罪人掉淚。但是這個世界得要做好準備，因為即將到來的黑暗也許永遠不會結束。」費資本看見泰斯打哈欠。「說教到此結束。我得要走了。有事要做，這個夜晚還很忙碌。」他突然轉過身，走向打鼾的金龍。

「等一等！」坦尼斯突然大喊，「費資本──呃──帕拉丁，你曾經去過索拉斯的最後歸宿旅店嗎？」

「旅店？在索拉斯？」老人摸著鬍子說。「一家旅店──有好多家。但是我似乎記得辣馬鈴薯──對了！」老人看著坦尼斯，眼中露出光芒。「我曾經在那邊跟小孩子說過故事。相當刺激的地方，那家旅店。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美麗的女人走進來，她是個有著金髮的野蠻人，唱了一首有關藍色水晶杖的歌，引發了一場暴動。」

「果然就是你對那些守衛大叫！」坦尼斯驚呼道。「你讓我們蹚進這渾水的！」

「小子，我只是佈置好舞臺。」費資本機智地說。「我沒有把劇本給你們。對話都是你們自己決定的。」他看著坦尼斯，又看著羅拉娜，搖了搖頭。「應該說我在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修改了一下，但是──別管了。」他又轉過身，開始對那隻龍大喊。「醒過來。你這隻滿身跳蚤的臭野獸！」

「滿身跳蚤！」派賴特的眼睛立刻張開。「什麼，你這個該死騙人的法師！就算冬天你也沒辦法把水變成冰！」

「喔？我不行嗎？」費資本氣沖沖地大喊，用手杖戳著金龍。「好吧，讓我秀給你看。」他拿出一本破爛的法術書，開始一頁一頁地翻動著。「火球術──火球術──我知道這里有寫。」

老法師心不在焉地喃喃自語，繼續爬上龍背。

「你準備好了嗎？」老龍冷冰冰地問，不等老人回答，牠就張開破爛的翅膀，試著讓血液循環，準備要起飛了。

「等等！我的帽子！」費資本驚慌地大喊。

太遲了。龍的翅膀開始拍擊，搖搖晃晃地飛到空中，在懸崖邊飄浮了一陣子之後，派賴特抓住了上升氣流，飛上夜空。

「停下來！你這個──」

「費資本！」泰斯大喊。

「我的帽子！」法師大喊著。

「費資本！」泰斯又再度大叫。「它在──」

但是兩個傢伙已經飛遠了。很快地，他們就變成了金色的小點，龍的鱗甲在索林那瑞的月光下閃閃發亮。

「在你的頭上。」坎德人小聲的自言自語。

大夥靜靜地看著，轉過身。

「卡拉蒙，幫我一個忙，好嗎？」坦尼斯問。他把盔甲一片一片地脫下來，丟下懸崖。「你的呢？」

「我想我要再穿一陣子。我們眼前還有一大段路呢，恐怕會十分困難而危險。」卡拉蒙比著陷入烈焰的城市。「雷斯林說的對，龍人不會因為黑暗之後離開就變得不邪惡。」

「你要去哪里？」坦尼斯深吸一口氣說。夜晚的微風輕柔而溫暖，帶來春天萬物生長的氣息。他終於脫離討厭的盔甲，疲倦地在一叢可以俯瞰神殿的樹下坐了下來。羅拉娜在接近他的地方坐下來，但是沒有靠著他。她雙手抱膝，膝蓋支著頤，若有所思地看著眼前的平原。

「提卡和我已經討論過了。」卡拉蒙兩人在坦尼斯身邊坐下來。他和提卡彼此對看著，都不願意開口。片刻之後，卡拉蒙清清喉嚨，「我們要回去索拉斯，坦尼斯。我──我想這代表我們必須要分開──」他沒辦法說下去。「我們知道你會回到卡拉曼。」提卡看了羅拉娜一眼。「我們討論過要和你一起去。畢竟，那里還有一個飛行要塞，而且還有那些羣龍無首的龍人。我們也很想要看看河風、金月和吉爾賽那斯，但是──」

「我想回家，坦尼斯。」卡拉蒙沉重地說。「我知道要回去並不容易，看見索拉斯被火焰徹底地摧毀──」他加上這一句，預見坦尼斯會說的話。「但是我想過阿爾瀚娜和精靈們，當他們回到西瓦那斯提的時候會怎麼想。我很高興我的家鄉沒變成那樣──一個活生生的噩夢。坦尼斯，他們在索拉斯會需要我的，需要我幫忙重建，他們需要我的力量。我──我已經習慣於──有人需要我──」

提卡把臉貼在他的手臂上，他溫柔地撥弄著她的頭髮。坦尼斯諒解地點點頭。他很願意再去看看索拉斯，但是那不是家鄉。不再是了。沒有了史東和佛林特──還有其他人，不再一樣了。

「你呢，泰斯？」坦尼斯微笑地看著拖來一袋剛裝滿的水囊走過來的坎德人。「你願意和我們一起去卡拉曼城嗎？」

泰斯臉紅了起來。「不，坦尼斯，」他不自在地說。「你看，因為我已經這麼接近了，我想我應該回家一趟。我們殺了龍騎將，坦尼斯──」泰斯驕傲地抬起下巴，「全靠我們自己。人們現在會比較尊敬我們。我們的首領，克朗因很有可能會變成克萊恩傳說中的英雄。」

坦尼斯抓抓鬍子，試著要隱藏他的笑容，不太願意告訴泰斯他們殺掉的是那個臃腫、懦弱的修馬斯特．投德。

「我確定有一個坎德人會變成英雄。」羅拉娜認真地說。「會是那位打破龍珠、那位在法王之塔中奮戰、那位俘虜巴卡力斯、那位冒了犧牲一切危險，去從黑暗之後手中拯救一個朋友的坎德人。」

「那是誰？」泰斯急切地問，接著──

「喔！」泰斯突然明白了羅拉娜的意思，他羞得從頭紅到腳，咚的一聲坐下來。

卡拉蒙和提卡都靠著樹坐下來，至少這一刻，兩人臉上都充滿了平靜祥和的神情。坦尼斯看著他們，感到羨慕，不知道這樣的神情會不會出現在他的臉上。他轉頭看著現在已經坐直的羅拉娜，後者眼睛看著被火焰照亮的夜空，思緒飄往非常遠的夜空。

「羅拉娜，」坦尼斯不確定地說，看見那美麗的臉龐轉向他，他開始有點結巴，「羅拉娜，妳以前把這個給過我一次，」他手掌中放著金戒指，「那是我們兩個都對真愛和奉獻完全不懂的時候。羅拉娜，現在這個對我意義重大。在夢中，這枚戒指讓我脫離了噩夢，正如同妳的愛把我從黑暗的深淵中拯救出來一樣。」他停頓了片刻，感到一陣懊悔。「我要把它留下來，羅拉娜，如果妳仍然願意留給我的話。我也願意給妳另外一枚戒指，和它成對，戴在妳的手上。」

羅拉娜看著戒指很長的一段時間，沉默不語。然後她從坦尼斯的手掌中把戒指拿起來，用力一擲，丟下了懸崖。坦尼斯吃了一驚，半站起來。那戒指在努林塔瑞的紅光中閃耀著，翻滾著，消失在黑暗中。

「我想這就是我要的答案，」坦尼斯說，「我不怪妳。」

羅拉娜轉過身面對他，神色非常冷靜。「當我給你那枚戒指時，坦尼斯，那是年少輕狂的初戀。我現在知道，你把它還給我是正確的。我得要長大，學習真愛到底是什麼。我曾經跨過火焰和黑暗，坦尼斯。我殺過惡龍。我曾經在我摯愛的人的屍體前哭泣。」她嘆口氣。「我曾經是個領袖，我有我的責任。佛林特告訴過我，但是我把它給拋到一旁。我掉進奇蒂拉的陷阱。當我發現時已經太遲了，我的愛實在太膚淺了。河風和金月堅定的愛情把希望帶給這個世界。我們幼稚的愛差點毀了它。」

「羅拉娜──」坦尼斯開口，感到一陣心痛。

她的手握住他。

「噓，讓我再說幾句話──」她低聲說。「我愛你，坦尼斯。現在我愛你是因為我了解你。我愛你體內的光明和黑暗。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把那枚戒指丟掉。也許有一天我們的愛情會成熟到足以讓人倚靠，但是那將不會是一個長春藤的戒指，坦尼斯。」

「不會是的。」他微笑著說。他伸出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開始慢慢地將她拉近。她搖搖頭，開始抗拒。「那將會是一個一半由鋼一半由金製成的戒指。」坦尼斯更堅定地抱著她。

羅拉娜看著他的眼睛，接著屈服在他的懷里，坐在他的身邊，頭倚著他的肩膀。

「也許我應該刮刮鬍子。」坦尼斯搔搔鬍子。

「不要！」羅拉娜披上坦尼斯的斗篷。「我已經有點習慣了。」

整夜大夥都在樹下觀望著，等待黎明。他們又疲倦又難過，沒辦法睡覺，他們知道危險還沒結束。從這個角度，他們可以看見許多龍人從神殿里往外跑。龍人沒了領袖，很快地必須為了生存而開始搶劫、殺人。而且龍騎將還沒死光。雖然他們都不願意提到她的名字，但是他們都知道有位龍騎將一定逃出了神殿里的這一團混亂。也許還有更可怕的邪惡等待著他們，邪惡到這些同伴都不願意去想。

現在是平靜的時候，他們都不願意輕易地結束。因為黎明就代表了道別。

沒有人開口，連泰索何夫也一樣。他們之間不需要交談。他們要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或是還沒說出口。他們不願意打破現在的寧靜，不願意匆忙結束現在的狀況。他們祈求時間能夠停下來讓他們休息。也許，它的確有。

在黎明之前，當東方纔微微地泛起魚肚白時，黑暗之後，塔克西絲的神殿爆炸了，地面隨著搖晃起來，閃光讓人目眩，像是新太陽的誕生。

他們的眼睛被那閃光弄得一片模糊，什麼都看不清楚。但是他們依稀可以看見神殿的碎片被一道強烈的龍捲風捲起來，往天空飛去。那些碎片愈來愈明亮，愈來愈接近天空，直到他們在羣星之間開始閃耀。

然後星辰出現了。一個接一個地，神殿的碎片在天空中適當的地方安定下來，填滿了雷斯林去年秋天，從水晶湖里抬頭看見的兩個空洞。

再一次的，兩個星座在天空中閃耀。

再一次的，英勇戰士──帕拉丁──白金龍回到夜空中祂原先的位置，而祂的對面，出現了黑暗之後，塔克西絲──色彩繽紛的五頭龍。從此，祂們又繼續了原先永恆的旅程，一個永遠監視著另一個，永恆地繞著吉力安，中立之神，平衡的天秤──旋轉著。

## 回家

當他回到這座城市的時候，沒有人歡迎他。他在一個沉靜的黑夜回到這里；天空中唯一的月亮只有他看得見。他已經遣走了綠龍，等待他的命令。他沒有經過大門，沒有守衛看到他的來臨。

他不需要穿過大門。凡人的疆界對他已經沒有意義了。神不知鬼不覺地，他走在寂靜、沉睡的街道上。

不過，還是有一個人感應到他的出現。在大圖書館中，阿斯特紐斯像任何時候一樣專心於工作。他暫停書寫，抬起頭。他的筆在紙上停了一會兒，然後，聳聳肩，他繼續撰寫他的史記。

那人快速地在街頭走著，倚靠著一個頂端裝飾著一隻金色的龍爪、鑲著一顆水晶球的法杖。那顆水晶暗淡無光，他並不需要光照亮所走的路。他已經在腦中不停地走了幾個世紀。黑袍在他身上隨著微風輕輕地搖動；他金色的眼睛在黑色的兜帽下閃爍著，似乎是整個沉睡的城市中唯一的光亮。

當他到達整座城的正中央時，他並沒有停下來。他甚至沒有打量那些像是骷髏般空蕩蕩眼眶般的廢棄建築物。當他走過那高大橡樹的冰冷陰影時，他並沒有減慢速度，雖然這些陰影就可以嚇退坎德人。試著要阻止他的骷髏守衛在他面前變成灰燼，他毫不關心地繼續往前。

高塔終於出現在眼前，黑色的高塔像是黑暗夜空中切割出來的一扇窗。在這里，終於，黑袍法師停了下來；他的眼睛把所有事物盡收眼底。他站在門前，看著這座塔，冷冷地看著那些崩壞的尖塔，看著那些在星光下閃耀著的大理石。他慢慢地點點頭，露出滿意的神情。

金色的雙眼轉向塔的大門，轉向大門上飄動著的殘骸。

沒有凡人可以站在這門前而不被它的詛咒給嚇瘋。沒有凡人可以走過那守衛的橡樹。

但是雷斯林站在這里。他冷靜地毫無畏懼地站著。舉起瘦弱的手，他抓住飛舞著、上面沾滿變色血液的黑袍，將它從門上扯了下來。

一陣刺耳、尖銳的叫聲從無底深淵冒了出來。那聲音尖銳震耳得讓帕蘭薩斯城的居民從最熟的夢中醒來，在牀上恐懼地等待世界末日。城門的守衛僵硬得不能動彈。他們閉上眼，躲在陰影中，等待死神降臨。孩子們害怕地哭嚎，狗兒躲在牀下，貓的眼睛閃閃生光。

那尖叫聲再度響起，一雙蒼白的手從塔中伸出。一張鬼怪的臉，被憤怒所扭曲的臉，飄浮在空中。

雷斯林沒有反應。

那雙手愈來愈近，表情則保證會讓他在地獄中永恆的受苦，他將會因為膽敢侵犯這座塔的詛咒而被拖進無底深淵。那雙骷髏手碰觸到了雷斯林的心臟。然後，顫抖著，它停了下來。

「記住！」雷斯林抬頭看著那座塔，冷靜地提高聲音，好讓里面的人聽見。「我就是掌握過去和現在的強者！預言里面預告了我的到來。面對我，這扇門將打開。」

那雙骷髏手往後退，比了個歡迎的手勢，它消失在黑暗中。大門靜靜地打開了。

雷斯林看也不看那雙恭敬垂下的手，走過了大門。當他進門時，所有黑暗、無形的、居住在塔里的生物都恭敬地低下頭。

然後雷斯林停下來看著四周。

「我到家了。」他說。

平靜再度降臨帕蘭薩斯，睡意趕走了恐懼。

一場夢，人們喃喃自語。在牀上翻過身，他們又繼續陷入沉睡，黑暗在黎明之前讓他們陷入甜甜的睡眠中。

## 雷斯林的道別

卡拉蒙，諸神欺騙了這個世界，

用棄而不顧，用賞賜，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跟著祂們的喜怒無常而生活。

我們血液中的智慧，祂們在我的心中，

察覺到這麼多的不同：

那光芒，當提卡看著別的地方時，在她的眼中，

那顫抖，當羅拉娜和坦尼斯說話時，

金月柔順的金髮一飄，當河風接近時。

他們看著我，即使你的心中也是。我察覺到這不同。

我坐在這里，身體像鳥兒般軟弱。

為了回應，

諸神教導我們同情。有時祂們成功，

因為我會感覺到那些不公的責備，

那些無力反抗他們兄弟的人，

為了活命，或是為了愛，為了這些感覺，

那疼痛漸漸縮減，變成了光芒，

我和你一樣地同情，

因此，我是子孫中出現的最弱者。

你，我的哥哥，在你不假思索的自然氣質中，

在那個長劍飛舞的特殊世界中，

野心的弧形和眼睛，

給了那雙完美無缺的手臂毫無缺點的引導。

你不能跟上我，

你不能觀察靈魂中破裂的地形，

巧手中所隱藏的空虛。

但是你仍然愛我，簡單直接，

讓我們混在一起的血統獲得了平衡。

像是滾燙的劍在雪地翻滾：

我們對雙方的需要讓你迷惑，

血管中復雜的糾纏。

在戰鬥中活躍，當你站著，

用身體護衛你的弟弟，是那個時候，

你的義行讓我心中虛弱之處更為滋長。

當我離開之後，

你要去哪里補足你血液中缺少的另一半？

在你心中那空虛的地盤中？

我聽過，

黑暗之後柔聲的安眠曲，

祂的小夜曲在夜晚呼喚著我去戰鬥；

這音樂帶著我到了那寧靜的王座上，

在祂無意義的王國之中。

龍騎將，

想要將黑暗帶入光明中，

在晨光中腐化，哪些月亮──

所有的單純都被摧毀，

但是在邪惡的黑暗中有著真理，

最後，高雅的舞蹈。

但不是給你的：

你不能和我一起進入黑夜，

在甜美的迷宮中。

因為你站在陽光的搖籃中，在大地上，

不知道任何事情，

在無法言語的道路上，

將會迷失。

我無法解釋，這些話將會讓你混淆。

坦尼斯是你的朋友，

我孤單的好哥哥，他會向你解釋，

那些他在陰影中看見的，

因為他認識奇蒂拉，

看過黑暗的月亮照在她黑色的秀髮上，

但是他不能夠威脅到，在夜晚，

迎著我的面吹來一陣溼潤的風。